



十九	大理寺少卿于廣奏請於京師設客籍取士以柔遠人摺	一八
二〇	大理寺少卿于廣奏陳州縣官員應眼同吏役庫承折兌經徵錢糧摺	一九
二一	候選知縣于存棧奏請敕各省督撫詳酌法定例通行糾戒狂悖士民以淳士習民風摺	二〇
二二	刑部福建司員外郎于其珣奏請敕各省督撫等保薦足膺刑名之人送部及滿洲司官照漢司官例生司摺	二一
二三	大學士九卿等奏陳蒙恩賜觀浙江所進瑞穀不勝歡躍摺	二三
二四	直隸永平副將王仕泰請俯賜教訓以資遵循摺	二三
二五	刑部河南司員外郎王相奏陳刑案牽連人員宜發五城兵馬司取保候質摺	二四
二六	湖南衡永郴道王柔奏陳六里地方宜歸保靖同知管轄及礦產開採等事管見摺	二四
二七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覆已將硃批交與督撫公看商酌並宣建兵倉旨令督臣勸帶買四分給餘丁等事摺	二七
二八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詳請督撫委員勘丈保永桑三屬耕田並按畝納賦等情摺	二八
二九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將原永順土司彭肇槐遷移內地任職以杜宵小游移之念摺	二九
三〇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楚蜀黔交界地方容美等土司肆虐並請派兵宣諭招撫等情摺	三〇
三一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呈料理苗土應行事宜六條摺	三三
三二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呈六里保靖等地建治立營處所並應設官兵數目摺	三四
三三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謝恩命著理桑植副將同知各印務並兄弟均蒙恩命摺	三六
三四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以武昌知府張淑郡調補新設永順府摺	三七
三五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報審訊許英賢等捨藥行醫招搖捏騙情形摺	三八
三六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沿邊沿海地方應仍留子母砲位以防萬一摺	四三
三七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謝續增養廉銀兩並繳硃批摺	四四
三八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報續獲許英賢案內許世基等人及訊供情形摺	四六
三九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辰關稅務和楊緒兩案實情並請立賜革職解京飭司質訊摺	四九
四〇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報本地春雨霑足麥苗茂盛村民安樂摺	五三



四一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飭督撫令提督等武員按所食親丁名糧數目改給養廉摺	五三
四二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土苗案件應以機密方式處理以免洩漏摺	五四
四三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謝聖訓教誨周詳並繳硃批摺	五五
四四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定密旨遵奉之法以免承辦洩漏摺	五六
四五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報辰靖永順等處年景收成雨水米價摺	五八
四六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報辦理永保各營買備兵糧情由摺	五八
四七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謝聖訓開誠指示敬慎特重辦理苗民事宜並繳硃批摺	五九
四八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謝恩命被參成都府知府臣父王游以京官補用摺	六〇
四九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瀘溪縣苗漢衝突各案原委及該縣孫鏡安揭緣由摺	六一
五〇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將單職知縣陳煥王作人留用銜署幫辦檢察記簿摺	六四
五一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辦理辰關稅課情形並請另委賢員監收摺	六五
五二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繳硃批並謝屢諭治理苗務方策摺	六六
五三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報容美等土司悍惡不悛應派兵攻勦並請陞見摺	六八
五四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嗣後凡差委責摺人役沿途俱赴驛站衙門歇宿以防稽遲遺失摺	七一
五五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六里土苗騷擾情形並請帶領應設官兵進內調度佈置摺	七二
五六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飭藩司嚴定佐雜差委之例以專職守摺	七五
五七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造就奉發各省試用人員以勸吏治管見摺	七六
五八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請勅各省查覈荒蕪地畝資助牛種以安插無業窮民摺	七七
五九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苗疆案件宜就近覆審不必遠解臬司衙門摺	八〇
六〇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西陽土司所產炮硝應悉行交官照常給價嚴禁私販摺	八一
六一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陳邊遠營汛兵餉宜兩季兼發以免兵丁等候之苦摺	八二
六二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謝聖主救養賑卹山東災民摺	八六

六三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繳硃批並謝聖訓教誨摺	八七
六四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報領兵招撫六里等處苗民安設塘汛及患病情由摺	八八
六五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報靖州等處被水不甚為害及各屬豐收情形摺	九〇
六六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報監管辰關稅務徵收銀數及交代日期摺	九一
六七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繳硃批並謝訓以秉公持正摺	九二
六八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於六里地方設塘稽查化誨苗民等辦理苗疆事宜摺	九三
六九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呈六里城垣官署營房宜速建等善後事宜六條摺	九五
七〇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謝恩授臣父光祿寺卿及招撫六里完竣蒙恩議敘加級摺	九六
七一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報黔省銅仁新撫土苗滋事及調撥官兵進剿情形摺	九八
七二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請按新開之永順四縣與六里新編民戶添設鹽引摺	九九
七三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宜於黔省坡西等地安設官兵分訊防範摺	九九
七四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報前在署幫辦文案之原知縣陳煥因病回籍摺	一〇〇
七五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謝恩加按察使銜並請進京面陳邊務摺	一〇〇
七六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繳硃批並謝訓以不可自是摺	一〇一
七七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鎮寧四營復請添兵四百名實屬得設糜餉情由摺	一〇二
七八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籌畫招民墾荒徵收賦稅等治理苗疆管見摺	一〇五
七九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酌建倉廩及添設文員等項治理鎮寧所屬地方邊務管見摺	一〇八
八〇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永順境內需要更改佈置與議辦未安事宜摺	一〇九
八一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籌畫辰靖兩屬地方防範疎略與水路阻滯等事宜管見六條摺	一一二
八二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請勅部查例楚南煉鐵各商販應否輸稅並勅湖廣兩江督撫稽查奸商販鐵出洋摺	一一五
八三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陳預防分貯各府州縣帶金侵虧管見摺	一一六
八四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奏請進京陛見敬聆準噶爾軍務以陳勇莧管見摺	一一七

八五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陳楚省各標營虛冒額餉情弊並籌畫清除摺	一一八
八六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報長永靖及永綏地方雨水未償情形摺	一一三
八七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繳硃批並謝訓誡摺	一一三
八八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謝命臣父王潯前往山東查賑摺	一一三
八九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報辰永靖各屬州縣年景未償及雨水情形摺	一一四
九〇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謝恩授臣父王潯太常寺卿仍兼光祿寺卿摺	一一四
九一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陳招民墾殖六里荒地開採永順銅礦等事摺	一一四
九二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謝恩命代倩考職一事免議摺	一一七
九三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陳楚省新開苗土鹽引應從川省運銷並請勅部速議摺	一一七
九四	湖南長永靖道王柔奏陳稽查安插山東災民等管見六條摺	一一九
九五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謝恩授湖北按察使並請赴京引見摺	一一一
九六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謝減免山東本年地丁錢糧四十萬兩摺	一一二
九七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原黔陽革職知縣王作人老實勤慎熟諳苗務請恩准赴京引見摺	一一三
九八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謝欽授胞弟王檢為翰林院庶吉士摺	一一三
九九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六里苗民感化情形摺	一一四
一〇〇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請飭令湖南永綏協營將官兵實在年貌查造報部摺	一一五
一〇一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容美土弁田畧如拖延進京懇請總任辦理撥帶官兵前歷該境摺	一一五
一〇二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到任承審積案情形摺	一一六
一〇三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沿江地區遭受水災荆堤潰漫及米價等情摺	一一八
一〇四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宜於各省府州縣遍開常平倉捐穀之例以通裕民食摺	一一八
一〇五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繳硃批並謝聖訓精嚴開導摺	一一九
一〇六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駁查天門縣吳氏溺死案情摺	一四〇

一〇七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地方雨水調勻秋季豐收米價平穩摺	一四一
一〇八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明俸擬貪賍案情節可疑未敢草率會行緣由摺	一四一
一〇九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外結贖銀兩應將因公動用各項註明報部以杜侵漏之弊摺	一四三
一一〇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請嚴禁各營給發餉乾長支之弊以免虧缺攤賠摺	一四三
一一一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繳硃批並謝訓示摺	一四四
一一二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楚蜀水陸道途艱險請勅開關疏鑿以利往來運輸摺	一四四
一一三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審理南漳知縣孫叔諫與典史周世榮互參一案情由摺	一四六
一一四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原襄陽知縣徐宗典等審理趙士奇殺人案不公駁發重審摺	一四七
一一五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拿獲田吳如門客劉壘等並派員查拿逃犯吳金枝摺	一四九
一一六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地方雨雪米價等情摺	一四九
一一七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請進京陛見摺	一五〇
一一八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屢受督臣斥辱情由摺	一五〇
一一九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辦理美蓉改土歸流善後事宜摺	一五二
一二〇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報湖北西南邊境十八土司情慮向化歸流情形摺	一五四
一二一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請定審案報駁核批之例以省拖累摺	一五六
一二二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外任參軍旗員有追捕項應勒限半年在原任地方追賠摺	一五七
一二三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陳應於武昌設局開爐鑄錢以絕私鑄摺	一五八
一二四	湖北按察使王柔奏請飭各省督撫提鎮令各府州縣會同營汛酌貯火藥有備無患摺	一五九
一二五	欽差刑部廣西司主事王班奏陳應將游民編戶入籍及增減牛禾等船廠地方事宜十條摺	一六〇
一二六	翰林院編修王峻奏保舉江南吳縣生員俞尚摺	一六四
一二七	廣西道監察御史王恕奏覆典試貴州途次見聞地方雨水收成及官員政績等情摺	一六四
一二八	廣西道監察御史王恕奏陳貴陽府同知宜移駐定廣專理苗務等情摺	一六六

一二九	安徽巡撫王紘奏報各府州二麥收成分數及米糧價值摺	一六八
一三〇	管禮部右侍郎事王紘奏繳安徽巡撫任內硃批一件摺	一七〇
一三一	鐵犁山東臨淄知縣王崧奏陳宜將四川歸併諸縣復設摺	一七〇
一三二	國子監祭酒王傳奏請查修五城樓留之所以使流民寒暑無虞摺	一七二
一三三	國子監祭酒王傳奏請嗣後落第舉人免給路引以廣皇仁摺	一七二
一三四	陝西候補人員王瑛奏覆與年莫克並無營私請托及聞其繩糾不實舉劾失宜摺	一七三
一三五	順天府丞王漪奏陳四川田賦宜均平稅務宜清理等管見五條摺	一七四
一三六	光祿寺卿王漪奏請添設縣考以除冒籍情弊摺	一七九
一三七	光祿寺卿王漪奏請開倉平糶以濟民食摺	一八一
一三八	戶科掌印給事中王澍奏請將新舊緩決人犯分別杖徒發遣以清刑獄摺	一八一
一三九	協理河南事試監察御史王璋奏保舉現任戶部主事馮祖悅摺	一八三
一四〇	江南分守江常正道王璣啟報河工舊欠帑銀宜分別確查豁免以清虛案本	一八三
一四一	江南分守江常正道王璣啟請清查卷觀寺院以靖奸盜本	一八四
一四二	江南分守江常正道王璣啟報崔三案內帑項誣振應行核實追抵以避變累本	一八五
一四三	江南分守江常正道王璣啟陳各省領解顏料布疋應徵價銀隨正供解部以杜侵蝕管見本	一八六
一四四	署蘇州巡撫王璣奏報江蘇所屬每年解司耗羨及養廉公事應需數目摺	一八七
一四五	四川成都府知府王凝奏保舉現任成都縣知縣王紹文摺	一九〇
一四六	署廣東布政使王暮奏報查核前司官達移交冊籍錢糧相符及奉旨辦理盜案等清摺	一九一
一四七	署廣東布政使王暮奏明藩司經管項下隱留陋規宜革宜留情由摺	一九一
一四八	署廣東布政使王暮奏覆審理官達與王士俊為選用黃江廠吏缺互參一案情由摺	一九三
一四九	署廣東布政使王暮奏報粵省額徵起存正雜錢糧數目及買補平糶米糧情形摺	一九四
一五〇	署廣東布政使王暮奏明廣東向設公費項目並由藩司督催辦理摺	一九五

一五一	署廣東布政使王蕃奏請將粵省各衙門報充吏贖公費銀兩統歸公項摺	一九六
一五二	刑部山東司郎中王瞻奏陳刑部滿司員不可移易及漢司缺出由州縣遴選管見摺	一九六
一五三	掌陝西道事監察御史王瓚奏保舉告假在籍翰林院檢討陳法摺	一九七
一五四	巡察湖廣史科給事中王瓚奏陳飭令地方官向士民宣講聖諭廣訓等管見三條摺	一九八
一五五	巡察湖廣史科給事中王瓚奏陳州縣試用官員應寬給時日不宜轉調繁劇摺	一九九
一五六	刑科掌印給事中王瓚奏請於湖廣地方聽民墾荒栽植樹木以裕農民摺	二〇一
一五七	刑科掌印給事中王瓚奏請嚴管州縣衙門文卷關防以肅吏治摺	二〇二
一五八	刑科掌印給事中王瓚奏陳滿漢科道官員每年應分別出具內陞外轉題本摺	二〇二
一五九	刑部江南司主事王之銜奏陳應於每司增設額外主事及為囚犯搭棚以避寒暑摺	二〇三
一六〇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參李維鈞與年羹堯素為契密懷私觀望摺	二〇五
一六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請裁浙省原造供應差使船隻以甦商民重困摺	二〇六
一六二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請復設臺灣道標營兵以資彈壓摺	二〇七
一六三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陳清除地方錢糧虧空挪移弊端等事管見摺	二〇八
一六四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請嚴肅朝班查處借故不到官員以勵臣職摺	二〇九
一六五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請嚴核國子監衙門教習人員以造就人材摺	二〇九
一六六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奏請將州縣應解藩司地丁銀兩留充本地兵餉摺	二一〇
一六七	翰林院庶吉士王士俊奏陳清理國子監諸生及釐正貴州軍戶四賦管見摺	二一一
一六八	河東總督王士俊奏覆豫省並無某羅現密飭州縣接濟江南廬鳳所屬地方等情摺(尾殘)	二一三
一六九	河東總督王士俊奏請勅勘河南孟縣小金堤堤工動支帑金委員承修摺	二一四
一七〇	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報河南山東兩省瑞雪盈尺歲春疊慶摺	二一五
一七一	河東總督王士俊奏陳豫省宜建萬壽宮緣由並報現已告成摺	二一七
一七二	署兵部侍郎王士俊奏請酌定官員歸養父母之例以先孝治摺	二一九

一七三	署兵部侍郎王士俊奏請畫一刑具以重民命摺	二二〇
一七四	署兵部侍郎王士俊奏請通飭私鹽案件不許株累拖延以卹貧民摺	二二一
一七五	署兵部侍郎王士俊奏陳湖北湖南人文日盛請勅部定議酌增解額以光文治摺	二二三
一七六	內閣侍讀學士王以異奏請借動藩庫銀兩於湖南乾州設倉貯穀以濟兵民摺	二二四
一七七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王以謙奏請嚴禁各省新任官員修飾衙署等事摺	二二五
一七八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王以謙奏陳波羅和屯一帶圍場應禁絕私耕摺	二二五
一七九	新補浙江處州總兵王安國奏謝恩補總兵及遵命赴京引見摺	二二六
一八〇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報學臣養廉銀數及用途摺	二二六
一八一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陳杜絕州縣徵收錢糧隱弊管見摺	二二七
一八二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請杜絕地方生監干預公事摺	二二九
一八三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報全省士子交相勉勵及百穀堂稔摺	二三一
一八四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報學政衙門積弊漸除等事摺	二三二
一八五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陳沿海荒地回贖情形摺	二三三
一八六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請濟南等屬應徵漕米酌照時價折徵摺	二三四
一八七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陳貢監為任進之階請詳核冊籍以杜奸弊管見摺	二三五
一八八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陳武生教演之法以收實用摺	二三七
一八九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報遵旨激勵士習薦舉優行諸生情形摺	二三七
一九〇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陳東省監穀宜照常平倉創每歲出陳易新摺	二三九
一九一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陳直省外結刑案應勅部議定期限以求速結摺	二三九
一九二	山東學政王世琛奏保舉刑部郎中宋韋全摺	二四〇
一九三	戶部山西司郎中王式曾奏保舉教習候選知縣顏肇維摺	二四一
一九四	大理寺少卿王廷揚奏陳李復鹽販宜嚴格跟究以絕私鹽等情管見摺	二四一

一九五

翰林院庶吉士王克宏奏請行臨雍之制及嚴勸學臣詳察士子品行摺

二四二

一九六

左春坊左諭德王希曾奏保舉翰林院庶吉士莊柱摺

二四四

一九七

刑部河南司員外郎王希整奏陳鞭板之刑似應一例折責摺

二四四

一九八

太常寺卿王沛愷奏陳將廣西備荒餘穀雜賣以防霉爛管見摺

二四五

一九九

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沛愷奏陳宜於提鎮協標各營設立營學以教誨兵丁子弟管見摺

二四六

二〇〇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沛愷奏陳邊遠文武解餉領餉宜有變通以免勞費管見摺

二四七

二〇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沛愷奏請截留河南山東漕米以濟大工以平市價摺

二四八

二〇二

吏部右侍郎王沛愷奏報老病致仕起程日期摺

二四八

二〇三

協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王承烈奏陳吏員積弊並請嗣後凡有五年役滿者送部銓用摺

二四九

二〇四

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王泰銓奏保舉江西清江縣舉人黃夢麟摺

二四九

二〇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國棟奏陳宜於庶吉士中揀選數人專習清書等管見三條摺

二五一

二〇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國棟奏報典試廣東沿途所經各省雨水收成米價等情摺

二五二

二〇七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覆抵任後訪察田文鏡居官為人情摺

二五三

二〇八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報懷慶彰德等地雨雪情形摺

二五四

二〇九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陳盧氏縣民俗澆凌請將教諭劉晉留任摺

二五五

二一〇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報地方雨水收成及米價情形摺

二五五

二一一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覆遵旨繕呈西奉諭旨摺

二五七

二一二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陳直隸州縣宜量加學額等學政事宜摺

二五九

二一三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報上蔡等地作物並茂儀封等縣被水成災摺

二五九

二一四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陳豫省承修河工及祥符分縣等事宜摺

二六一

二一五

河南學政王國棟奏薦舉光州學正申程章懷慶府學教授袁蟬摺

二六一

二一六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覆抵任宣示諭旨並申飭整頓民風等事摺

二六二



二二七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請聖安摺	二六四
二二八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陳杭嘉湖三府風俗澆漓等情摺	二六五
二二九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覆遵旨動支帑銀於杭嘉湖三府修城濬河等情摺	二六七
二二〇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陳簡閱浙西營伍及武職養廉情形摺	二六九
二二一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陳驛鹽道王鈞等官員操守及稽查錢糧平糶賑濟事宜摺	二七一
	附件：杭嘉湖府縣各官名摺	二七二
二二二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陳巡查浙東紹寧臺三府所見民風士習官員操守雨水收成摺	二七三
二二三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陳天台仙等縣急需調派能員料理等情摺	二七五
二二四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請聖安摺	二七六
二二五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陳李銜與許容似不相協及藩司書辦索銀案情摺	二七六
二二六	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奏謝恩賞各種錠藥並繳硃批摺	二七八
二二七	新授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授湖南巡撫並請陞見摺	二七九
二二八	新授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浙省官民財賦積欠未清情形摺	二八一
二二九	新授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浙省金衢嚴溫處五府民風吏治情形摺	二八二
二三〇	新授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赴任途經嚴金衢三府所見民風士習官員操守及年景收成摺	二八四
二三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到任日期及核查清理錢糧等事摺	二八五
二三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遵旨整飭湖南刁悍風俗並許容實能勝任浙江觀風整俗使等事摺	二八七
二三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賞孔雀翎帽等物並陳下悃摺	二八八
二三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遵旨查明湖南行宮情形並將南嶽行宮改為祝聖寺摺	二九〇
二三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賞養廉銀一萬兩並報病體漸痊摺	二九一
二三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聖安摺	二九二
二三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祝皇上五十壽辰摺	二九三

二三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病體調養已癒摺	二九四
二三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續賑湘陰等十一州縣衝被水災民情摺	二九五
二四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賞家母貂皮等物並報委員查勘興修堤工賑濟災民等事摺	二九七
二四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料理桑植保靖二司土衆歸心投誠等事摺	二九八
二四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關懷愛惜並報調養痊癒摺	三〇〇
二四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長沙善化二縣不宜合併摺	三〇〇
二四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減糶倉穀務於秋成買補定限盤明以杜虧空之弊摺	三〇一
二四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准沅陵辰谿黔陽三縣復則田地墜糧概從雍正六年起徵摺	三〇三
二四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撫標家丁糧二十名內募補十名以抽調永保桑添設營制之需摺	三〇四
二四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長沙知府孫元等降級留任並報米價瑞雪摺	三〇四
二四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永順土司彭肇槐懇請改土歸流摺	三〇五
二四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勅節興修洞庭湖邊堤岸及雨水米價摺	三〇七
二五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保舉湖南驛鹽糧儲道楊紉摺	三〇八
二五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岳州府同知鐵顯祖與辰州副將楊凱不睦及擾民不法等情摺	三〇九
二五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賞御書福字等物並陳覆已令孫元汪樹復任摺	三一〇
二五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下崗長官司向鼎晟呈請自願改流摺	三一〇
二五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明長沙等十三州縣衝買補借賑穀石入倉情由摺	三一二
二五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借動庫銀開濬長沙舊有河道以泊船隻摺	三一三
二五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查拿嚴訊在逃管關書辦張壽元等情形摺	三一四
二五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長沙岳州常德三府各屬堤工告竣及米價雨水時疫等情摺	三一五
二五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飭員緝拿道州寧遠等處犯人勒贖拒捕傷兵之奸民摺	三一六
二五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辦理寧遠縣生員刑之寶家被劫一案情形摺	三一七

二六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會同督提緝拿劫盜尋遠縣生員荆之寶家案犯情形摺	三一八
二六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詳籌開濬長沙舊河等硃批事宜摺	三一八
二六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籌議下崗土司向鼎晟改土歸流事宜摺	三一八
二六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嚴察屬員並報迎請龍神入祠等情摺	三一八
二六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湖南目下米價雨水情形摺	三一八
二六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查追原湖南布政使宋致銜空落庫及未補軍需銀兩情由摺	三一八
二六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遵與觀風整俗使李徽協力共事摺	三一八
二六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澧州改為直隸州並裁九谿永定二衛守備摺	三一八
二六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賜御定駢字類編一部及錦扇等物摺	三一八
二六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酌議湘西苗疆墾荒及開礦事宜摺	三一八
二七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參軍知縣吳大燁張人松送部引見摺	三一八
二七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各府州縣雨水露足禾苗暢茂及水順王村遭受風雹摺	三一八
二七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各屬雨水情形及早稻收成分數摺	三一八
二七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岳州等十三州縣衝被旱成災擬動帑買穀賑卹平糶摺	三一八
二七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硃批事宜並報長沙等府雨水糧價等情摺	三一八
二七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因案解任之龍陽縣知縣劉鐸等四人開復留楚効用摺	三一八
二七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豫省知縣魯之裕調湘協查欺隱地畝等事摺	三一八
二七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動用庫銀搶修洞庭險要堤工情由摺	三一八
二七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裁減各州縣驛站夫役以節省經費摺	三一八
二七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永明縣扶靈地方瑤人搶劫不法曉諭化導情形摺	三一八
二八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明緩丈量保靖桑植永順三土司田地情由及疫氣漸消等情摺	三一八
二八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遵旨詳議驛站事宜及效法日文鏡李銜蓋職摺	三一八

二八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明革職遊擊楊京瑛被捉放回屬實及委員開挖長沙引河摺 三四一

二八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再揀發二十名候補試用人員以備題用等事摺 三四二

二八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賞賜鮮荔枝並報審理遵瑞欺隱關稅案情摺 三四三

二八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祝萬壽摺 三四四

二八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料理赴黔千名官兵軍需緣由摺 三四五

二八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賜哈密瓜並報辦理扶靈瑤民等事摺 三四六

二八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番禺道府州縣屬員之才守短長均須試看教導以利後效摺 三四八

二八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送部引見知縣趙佃數仍發回省補用摺 三四八

二九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查訊原長州知府遵瑞案犯張高元情形摺 三四九

二九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已將劫盜寧遠縣刑之寶家盜首七十七拿獲歸案摺 三五一

二九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欽遵訓示惟有益加謹凜摺 三五二

二九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欽遵傳諭訓誨竭力化導整頓楚南民風摺 三五三

二九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拿獲曾靜張熙等案犯及地方安靜情形摺 三五四

二九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等奏覆究審周楠誣捏袁熾與曾靜交往情由摺 三五五

二九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陳委許登瀛協辦軍需及吏悖化揭許一案緩審情由摺 三五五

二九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革除添平麻寮二所土千百戶以靖地方摺 三五七

二九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明岳常道溫而遜公出暫由長沙知府孫元才護理印務摺 三五九

二九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惟追原長沅靖道張琳名下虧空銀兩情由摺 三五九

三〇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寬限一年清查隱匿地畝摺 三六一

三〇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明將茶陵知州王克修調補慈利知縣摺 三六一

三〇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王柔獲解行營各犯及其審訊情形摺 三六二

三〇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勦除三岔坪等苗寨盜犯吳老貴等人情由摺 三六九

三〇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恩賜御書福字及平安丸等物摺	三七〇
三〇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硃批訓勉並報湖南雨雪米價等情摺	三七一
三〇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委員查明南岳衡山並無匪類緣由摺	三七一
三〇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許英賢捨藥騙人案內並無張易珍等情摺	三七二
三〇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明辰州府徵收鹽木二稅情由並請酌定部頒稅則摺	三七四
三〇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遵旨東公料理各級官員養廉銀事宜摺	三七五
三一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勸諭王柔接管辰關木稅等事摺	三七六
三一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永順土苗聚眾鬧事撫諭解散情由摺	三七八
三一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硃批訓飭辦理許英賢一案實未妥協摺	三八〇
三一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原醴陵知縣袁振緒於永順等處新設四縣內酌量補用摺	三八一
三一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聖慈體諒誠勉摺	三八二
三一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各屬早稻收成及雨水禾價情形摺	三八三
三一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安仁等六縣文勘復則田畝限內報竣摺	三八四
三一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各府州縣中晚二稻收成分數及糧價摺	三八五
三一七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陸見面聆聖訓摺	三八六
三一八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完審曾靜所供安仁縣生員何忠立等人情形摺	三八七
三一九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覆查詢當日岳長衝兵役押解達色等犯時所聞流言摺	三八九
三二〇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於武昌城內拿獲王倬並押解刑部與曾靜對質摺	三九一
三二一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謝硃批教誨並賜荔枝摺	三九一
三二二	湖南巡撫王國棟等奏報周楠指首袁熾與曾靜認識往來情由摺	三九二
三二三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報審訊陳帝西等情形及將陳帝西等押解赴京摺	三九四
三二四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代原長沅靖道吳開傑請臣轉呈摺子摺	三九七
三二五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代原長沅靖道吳開傑請臣轉呈摺子摺	三九七

三二六 湖南巡撫王國棟奏請將慈利知縣陳采調補城步知縣摺 三九七

三二七 廣東提督王紹緒奏請聖安摺 三九八

三二八 湖南巡撫王朝恩奏呈湘浙粵諸省稱職官員摺 三九九

三二九 湖南巡撫王朝恩奏呈廣東方員職名摺 三九九

三三〇 內閣學士王朝恩奏陳廣東捐納銀兩應予清理等事摺 三九九

附件：廣東湖廣各府落地稅贏餘數目清單 四〇〇

三三一 福建汀州總兵王朝璘奏請聖安摺 四〇一

三三二 刑部左侍郎王景曾奏保舉現任雲南學政張謙摺 四〇一

三三三 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奏請勅諭百官嚴格官職品級以肅威儀以安職守摺 四〇一

三三四 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奏陳嚴禁學規名色以清文治摺 四〇二

三三五 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奏陳宜使孔氏子孫熟曉經書禮法等管見四條摺 四〇三

三三六 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奏請從寬議定磨勘舉人試卷條例摺 四〇五

三三七 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奏請御製平定青海碑文刻石太學以昭盛治摺 四〇六

三三八 廣西左江總兵王無黨奏請聖安摺 四〇六

三三九 大學士王項齡奏保舉李鳳翥可補湖北布政司摺 四〇七

三四〇 大學士王項齡奏保舉太僕寺少卿須洲等別缺可用之員摺 四〇七

三四一 大學士王項齡奏覆遵擬《律曆淵源》序文進呈聖裁摺 四〇八

三四二 湖北按察使王肅章奏請萬安摺 四〇九

附錄：修訂摺一件 四〇九

三四三 刑部江西司郎中王夢堯奏陳漢司官俱宜全設以供辦事等刑部事宜管見四條摺 四〇九

三四四 國子監祭酒王國炳奏陳風聞湖南丈量地畝加徵累民並保舉翰林彭維新等六員摺 四一一

三四五 國子監祭酒王國炳奏請停監生考職以清流弊摺 四二二

三四六	詹事府詹事王國炳奏請將各直省情實斬絞諸犯秋決一體勾留摺	四三
三四七	詹事府詹事王國炳奏陳民間男婦出家須報官驗准以清奸宄以正風俗摺	四四
三四八	詹事府詹事王國炳奏陳聖祖御選唐詩內杜甫詩誤至二首合一情由並請通行改正重刊摺	四五
三四九	在籍守制王國炳奏覆原江寧船政同知劉鑑居官為人才猾及捐納知府胡文溥庸懦不堪摺	四六
三五〇	在籍守制王國炳奏請勅令河員上緊堵築宿遷決口及疏濬丹陽月河以利漕運摺	四七
三五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國炳奏請令在籍閒居科甲翰林來京修書効力以便約束摺(殘件)	四七
三五二	協理陝西道事試監察御史王應珮奏陳原通政使張懋誠丁憂潛住京師請勅部議摺	四八
三五三	刑部陝西司郎中王鐸曾奏保舉表弟顧師仁摺	四九
三五四	翰林院編修王蘭生奏陳酌定常服差等制度以崇節儉以興禮讓摺	四九
三五五	翰林院編修王蘭生奏陳查禁銷燬淫辭戲文小說以杜邪念摺	五〇
三五六	內閣學士王蘭生奏陳封陝甘流民宜酌定懲做誘掖贍養捕逃之法等官見三條摺	五一
三五七	協理江南道事監察御史王麟瑞奏保舉胞弟監生王麟祥摺	五二
三五八	廣西布政使元展成奏請將廣西田租十分減一以惠黎民摺	五三
三五九	太僕寺少卿尹泰奏陳宜委令隣近府州官員互相盤查州縣倉庫錢糧摺	五五
三六〇	內閣大學士尹泰等奏擬呈八旗佐領二百嘉吉清字請欽定連行摺	五五
三六一	翰林院侍講學士尹繼善奏保舉母舅之子現任內閣中書岱齊摺	五六
三六二	署廣東按察使尹繼善奏報王士俊揭官違貪瀆阿克敦曲庇方願瑛勸釋一案始末摺	五六
三六三	署廣東按察使尹繼善奏陳廣東礦徒情形並請嚴處分以清盜源摺	五八
三六四	署廣東按察使尹繼善奏覆查審去年督撫將軍串通欺隱各盜案情由摺	五九
三六五	署廣東按察使尹繼善奏報裁減廣東各州縣每年解部使費羨餘情由摺	六一
三六六	署江蘇巡撫尹繼善奏請聖安摺	六一
三六七	署江蘇巡撫尹繼善奏報發員陳陞誠等四人參革原案事由摺	六二

三六八	署江蘇巡撫尹繼善奏呈吳存禮家人王國壘開出餽送借欠等項人名數目摺	四三三
三六九	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請聖安摺	四三八
三七〇	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請萬安摺	四三八
三七一	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請萬安摺	四三八
三七二	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請萬安摺	四三八
三七三	翰林院侍講文岱奏陳赴閩省典試沿途見聞雨水鹽價及禁私鹽漕運河摺	四三九
三七四	國子監司業文保奏陳八旗三年比尺所造清冊應按騎縫蓋都統印信摺	四四〇
三七五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方觀泰請欽簡公正大臣巡查各省督撫所行所奏虛實情形摺	四四一
三七六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方觀泰陳吏戶禮兵工五部司官應照刑部條奏本部事宜摺	四四三
三七七	戶科給事中方觀泰保舉雲南宣威州知州張漢摺	四四三
三七八	貴州按察使方顯奏請聖安摺	四四四
三七九	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孔泰奏保舉國子監助教朱蘭臺摺	四四四
三八〇	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明自認分賠廣西司庫俸工銀兩緣由摺	四四四
三八一	兩廣總督孔毓珣奏保送廣西第二次引見武員職名摺	四四六
三八二	兩廣總督孔毓珣奏保送廣東第三次引見武員職名摺	四四六
三八三	兩廣總督孔毓珣奏保送廣東第六次引見武員職名摺	四四七
三八四	兩廣總督孔毓珣奏保送廣東第七次引見武員職名摺	四四七
三八五	總督戶部三庫怡親王允祥等奏請緞疋顏料二庫各添員外郎一員摺	四四七
三八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繳工部存留康熙年間硃批摺子片	四四八
三八七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觀風整俗使與司道相見儀注文書體式無容另議片	四四八
三八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報歷代齋宮名稱及致齋時間片	四四九
	附件：歷代齋儀單	四四九



三八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覆李世倬所請接任官員承審案件展限之處毋庸議等四事摺 四五〇

三九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覆彭亮所請撥兵短解人犯之處無庸議片 四五三

三九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派文武官員同領同辦水師船隻片 四五三

三九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謝榷所奏州縣徵收錢糧之法似屬難行片 四五三

三九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各省司道府州縣等官之防護應仍用壯丁不宜撥兵摺 四五四

三九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陳查辦晉省長餘民欠管見摺 四五五

三九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李衛請以浙省耗羨等項銀兩酌充公務養廉均屬可行摺 四五六

三九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沈廷正所請查辦閩縣等州縣無徵地畝等閩省事宜摺 四五七

三九七 怡親王允祥等奏覆宣化所屬被挖州縣仍應改徵折色情由摺 四五六

三九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李衛所請防禁蘇松踰匠之事有益地方應准具題片 四六一

三九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請令商人范毓積將宣化大同倉糧運往阿爾泰軍前以節運費摺 四六一

四〇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楊錕所報支給直隸各級官員耗羨銀兩養廉似屬得當片 四六三

四〇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直隸藩司原以平飯銀為養廉應准開銷片 四六三

四〇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楊錕所至雍正三四年耗羨已未完數及六年動存各款經核無悞片 四六三

四〇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楊錕預估雍正七年直隸應徵支存耗羨銀兩數目片 四六三

四〇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准楊錕所請將雍正七年耗羨剩銀賞給督臣衙門公用片 四六四

四〇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舒喜所請丈量直隸任縣涸出地畝之事容後再議片 四六四

四〇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覆直隸各御史及古北口驛站員外郎毋庸議給養廉銀兩摺 四六四

四〇七 怡親王允祥等奏陳三陵祭祀牛羊所需草豆應仍交薊州等三州縣承辦等事摺 四六五

四〇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王柔請於湖南保永桑地方按畝納賦和開墾田土之處應毋庸議摺 四六六

四〇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王柔請撥兵勦撫容美西陽等土司應無庸議等情摺 四六八

四一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姑緩委員化導容美西陽苗民片 四七〇

四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岳鍾琪所奏西陽之事亦屬可緩片	四七〇
四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如岳鍾琪所請密賞千總把總銀兩片	四七一
四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可令許容前往肅州協辦軍務片	四七一
四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勅用正項公項銀兩賞給河南辦理軍需官兵及製辦軍裝片	四七一
四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報將查郎阿等議覆按察使查揭疎防失事處分之摺交部議奏片	四七一
四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請密諭查郎阿等詳審楊七是否確在酉陽不可草率搜查片	四七一
四七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將查郎阿所請採買解甘驛頭之事行文查納納等的辦片	四七二
四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蘇州知府童華兼理清查錢糧事務片	四七二
四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尹繼善所請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分辦銅餉之事可行片	四七二
五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尹繼善辦理漕項費用甚屬妥協應為定例片	四七二
五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將鄂爾泰所報地方收成及景雲日華二摺抄錄進呈片	四七三
五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將鄂爾泰所請於黔省擺頂宗地等處設立營訊之事宗發夾入本內進呈片	四七三
五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將鄂爾泰所請將滇省銀廠底母餘息歸入課內報銷之處俟廠課奏銷到日查核等情片	四七三
五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如鄂爾泰所請將丁憂回籍之李旭等交與廣西仍發滇省委用片	四七四
五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如鄂爾泰所請加增廣西新設府州各官員養廉銀兩片	四七四
五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劉世明所請加增閩省官員養廉銀數等事摺	四七四
五七	附片：閩省各員增加養廉銀數清單	四七六
五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高其倬覆稱陳倫炯不能勝任總兵之職已於稟發內添寫來京引見等事片	四七八
五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覆尚崇虞所請清查陵工歲需祭祀牛羊草與不數米等價銀情由摺	四七八
六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王以翼條陳在乾州設倉貯穀之事應請遷柱等確查定議片	四八〇
六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禮兵二部於知會會試之後即查照各省文武舉人支領盤費片	四八〇

四三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俟揀發州縣佐雜人員到川令憲德酌量委用片	四八〇
四三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川撫憲德等將金竹坪等處鉛銅之廠嚴行封禁片	四八一
四三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馬維翰於建昌清文完畢再至川東協辦清丈片	四八一
四三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高維新所請議叙往川丈量人員應交吏部引見請旨片	四八一
四三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高維新請設川北道及五道分管通省鹽茶之處似屬無益片	四八一
四三七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查辦四川把總徐蔭押運軍糧被劫一案片	四八二
四三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准趙弘恩所請酌留陋規以資藩司書辦飯食紙筆費用片	四八二
四三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南河工部飯銀應令淮陽淮徐二道按歲搶工程計算彙解片	四八三
四四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孔毓珣將手餘鹽規銀支作總河養廉銀兩片	四八三
四四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孔毓珣所請於瓜州運口批挖越河實有裨益片	四八三
四四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高堰加築石工採辦物料事宜片	四八四
四四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孔毓珣請揀發高堰大工人員一摺抄交吏部定議片	四八四
四四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如孔毓珣所請令欽差四人分段查督高堰堤工片	四八四
四四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孔毓珣將遺悞工程之山安同知常建極等題參片	四八四
四四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請勅諭孔毓珣等將堤工單薄之處務加寬厚片	四八五
四四七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孔毓珣知會督撫俟新淤地畝查丈清理之日將裁革潼安衛情由一併具題片	四八五
四四八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許容請親至寧夏督修三渠之處毋庸議片	四八五
四四九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如許容所請恩免河州等處新歸內地番糧片	四八六
四五〇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如許容所請將赤金等營馬匹所需草束折給銀價片	四八六
四五一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馬繼勅所請清理錢糧拖欠之款似屬難行片	四八六
四五二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王士俊所請以捐納款項開墾廣東荒地之處無庸議片	四八七
四五三	怡親王允祥等奏議應令王士俊於回房稅羨內酌量添給東省督撫等官養廉片	四八七

四五四 怡親王允祥等奏報已將查弼納等奏參知縣汪自重私販米石摺交部嚴議片 四八八

四五五 怡親王允祥等奏報已將查弼納等辦理出口軍需摺抄錄存案片 四八八

四五六 怡親王允祥等奏報行文查弼納等四肅料理西路應運米麵片 四八八

四五七 多羅貝勒允禩等奏謝賈賜庫銀滋生利息以為紅白事及官學等費摺 四八八

四五八 莊親王允祿等奏陳酌議頒行聖祖御製律曆淵源曆象考成事宜十條摺 四八九

四五九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請循照定制在雍和宮苦次居住二十七日後即行回宮等事摺 四九一

四六〇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覆遵議北路生臺効力年久及實在無力人員更換事宜摺 四九二

四六一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請勅部查明八旗現有得過戰傷功牌人員量加恩賞摺 四九三

四六二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未圖正陳請安插乏食蒙古人等邊疆事宜三條摺 四九五

四六三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善請另設公所教習八旗世職人員之處似可不必摺 四九八

四六四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未弒所陳徵收關稅宜立定制似應從緩摺 四九九

四六五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應如陳世倌所請蠲免錢糧宜並免耗羨等事摺 五〇〇

四六六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應如史貽直所請科道銓選宜用正途出身人員摺 五〇三

四六七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應如馬蘭鎮總兵所請將古北口提督所轄曹家路一汛改隸馬蘭鎮以巡護霧 五〇四

四六八 靈山摺 五〇四

四六九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張照所奏哈元生元展成不勝其任並請暫不更易摺 五〇五

四七〇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應如朱軾所請停止丈量各省田地摺 五〇七

四七一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請將朱軾嚴禁濫刑之奏勅下法司並行文直省奉行摺 五〇九

四七二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應照史貽直所請內外官員遺擯俱循資格摺 五一一

四七三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覆查議與恩詔赦款相符之枷鎖鎖禁人犯摺 五一三

四七四 總理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議應將已故三阿哥弘時仍載入玉牒摺 五一四

四七五 總理事務廉親王允禩等奏議黃炳所奏追賠山東各州縣虧空錢糧事宜摺 五二四  
四七六 管理工部事務廉親王允禩等奏覆詳查盛京等八省戰船情形摺 五一六

四七七 管理工部事務廉親王允禩等奏覆查明江南等七省漕船數目及協運自備船隻摺 五一七  
四七八 果親王允禮奏報岳格莊福地興工日期並准陳昌督修工程等事摺 五二一  
四七九 果親王允禮奏謝恩賜鹿尾等物摺 五二二  
四八〇 果親王允禮奏報已到西安沿途民風馴善閭閻安堵等情摺 五二三  
四八一 果親王允禮奏報到西安日期及飲食起居俱好摺 五二四  
四八二 果親王允禮奏報入川聞得督撫不睦並呈巡撫鄂昌結黨書劄摺 五二五  
四八三 果親王允禮奏報抵泰寧日期及面見達賴喇嘛等情摺 五二六  
四八四 果親王允禮奏報自泰寧起程到川日期及精神健旺等事摺 五二七  
四八五 果親王允禮奏謝恩賜宗鏡大綱一部摺 五二八  
四八六 果親王允禮奏報自川到陝沿途雨水調勻及在陝觀看兵丁操演摺 五二九  
四八七 果親王允禮奏報山西巡察王班卑鄙不職摺 五三〇  
四八八 果親王允禮等奏議查郎阿所奏安西無庸添設提鎮兵丁似屬妥協等事摺 五三八  
四八九 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巴顏德泰奏參石景山河堤監督爾賽怠玩溺職摺 五三八

五 畫

四九〇 廣東雷州知府甘士琦奏覆撫臣楊文乾與督臣孔毓珣並無不和形跡摺 五三八  
四九一 廣東雷州知府甘士琦奏繳御批並陳府屬耗羨錢糧等事摺 五三九  
四九二 廣東雷州知府甘士琦奏保舉胞姪候選知州甘運清摺 五四一  
四九三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甘汝承奏謝恩命仍往廣西署理巡撫印務摺 五四一  
四九四 庶吉士司馬灝文奏陳端風敦學民生重學校廣思澤等項管見摺(中殘) 五四二

四九五	刑部江南司額外員外郎包括奏陳秋審案犯招冊應酌情增刪摺	五四四
四九六	內閣學士史貽直奏保舉楊汝毅張謙堪任湖北藩司摺	五四五
四九七	內閣學士史貽直等奏覆查明孔子及啟聖公歷代封爵摺	五四六
四九八	吏部右侍郎史貽直奏陳武場取士應專在拔勇不宜憑文去取管見摺	五四六
四九九	吏部左侍郎史貽直等奏議賑濟安直隸等省流散饑民摺	五四八
五〇〇	工部右侍郎史貽直奏請勅倉場總督稽核京通各倉餘米以防虧空摺	五四九
五〇一	戶部左侍郎史貽直奏薦舉原山東學道呂文櫻摺	五五一
五〇二	署兩江總督史貽直奏請萬安摺	五五一
五〇三	署兩江總督史貽直奏陳江南漕規之弊並請嗣後徵糧時嚴格查驗摺	五五二
五〇四	總理陝西巡撫史貽直等奏請萬安摺	五五三
五〇五	戶部尚書史貽直奏繳先帝硃批摺	五五三
五〇六	戶部尚書史貽直奏陳科道銓選宜用正途出身之人等管見四條摺	五五三
五〇七	署湖廣總督史貽直奏請聖訓摺	五五七
五〇八	兵科掌印給事中丘尚志奏請勅部的定經過幾次秋審緩決之犯減等發落摺	五五八
五〇九	工部右侍郎申大成奏陳流通鼓鑄以平錢價管見摺	五五九
五一〇	工部右侍郎申大成奏請於廣東開設礮廠以濟窮民而杜盜民摺	五六〇
五一一	山西巡撫石麟奏請萬安摺	五六一
五一二	山西巡撫石麟奏請聖安摺	五六一
五一三	禮部尚書石文焯奏陳歲修河南黃河兩岸堤工事宜管見摺	五六一
五一四	禮部尚書石文焯奏請定滿洲司官按司銓補之例以專責成摺	五六三
五一一	署馬蘭口總兵石文焯奏明吏部行文稱臣已經列案革職効力贖罪與原奉諭旨大相互異摺	五六三
五一一	署馬蘭口總兵石文焯奏陳修整營伍甲仗事宜摺	五六四

五二七	署馬蘭口總兵石文焯奏陳禁止姦戶放債苛盤官兵並請賞撥帑銀摺	五六五
五二八	署馬蘭口總兵石文焯奏繳硃批並謝諄切訓誨摺	五六六
五二九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石文焯奏呈面奉聖訓摺	五六七
五三〇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石文焯奏陳陝西漢中屯糧應改折色徵放以便兵民摺	五六九
五三一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石文焯奏陳杜絕發往河工効力旗員借端在外逗留之弊摺	五七〇
五三二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石文焯奏請嚴承追參處之例以清國帑摺	五七一
五三三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石文焯奏請將八旗兵丁每歲三季放米之例酌改四季給發摺	五七二
五三四	看正白旗漢軍都統事務石文焯奏請撥給八旗火班馬匹以備差使以免兵累摺	五七二
五三五	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石文焯奏保舉鑲黃旗漢軍參領張正文摺	五七三
五三六	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奏陳補放長槍營營牌領催員缺管見摺	五七三
五三七	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奏陳八旗參領亦應於題奏事件內列名管見摺	五七四
五三八	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奏陳督撫提審旗員宜由沿途州縣僉差按程遞解摺	五七四
五三九	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奏陳外任官員回旗具家口人丁應查明造冊以防逗留摺	五七五
五三〇	江西布政使石成斌奏陳裁革藩司規禮止存平頭一項情由摺	五七五
五三一	江西布政使石成斌奏請萬安並謝硃批訓誨明切摺	五七七
五三二	浙江提督石雲傳奏請萬安摺	五七七
五三三	福建陸路提督石雲傳奏呈酌定公糧整理軍械咨稿並條規四則摺	五七七
五三四	廣西提督田畷奏請聖安摺	五八一
五三五	廣西提督田畷奏陳廣西地方礮砂似可明令開採設員管理摺	五八二
五三六	署山西布政使田文鏡奏報山西道府州縣官員操守官聲摺	五八三
五三七	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奏報到任所日期及雨水田禾與追賠虧空錢糧等情摺	五八三
五三八	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請萬安摺	五八五

五三九 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請聖躬萬安摺 五八五

五四〇 河南總督田文鏡奏請萬安摺 五八六

五四一 河南總督田文鏡奏進精潔柿霜二盒摺 五八六

五四二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萬安摺 五八六

五四三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聖躬萬安摺 五八七

五四四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聖安摺 五八七

五四五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萬安摺 五八七

五四六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聖躬萬安摺 五八七

五四七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進呈豫紆汗綫等物摺 五八八

五四八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請皇上萬安摺 五八八

五四九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覆知縣劉永鏡置產隱糧及濟寧盜案等事摺 五九一

五五〇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東省各處倉穀酌量買貯緣由摺（下殘） 五九一

五五一 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山東濱州董姓人家向有不法之行宜嚴加懲戒摺（上殘） 五九二

五五二 順天鄉試正考官田從典等奏請欽賜順天鄉試四書題目摺 五九三

五五三 順天鄉試主考官田從典等奏擬呈四書九題請欽定三題發下摺 五九三

五五四 順天鄉試正考官田從典奏報內簾監卷之漢御史田嘉穀係臣同宗請予調換摺 五九四

五五五 順天鄉試正考官田從典等奏請聖安摺 五九五

五五六 順天鄉試正考官田從典等奏請欽定試卷前後次序以光大典摺 五九五

五五七 吏部尚書田從典奏請御書匾額懸於六部衙門以警堂司各官摺 五九六

五五八 大學士田從典等奏報會審孟桓代查嗣庭鑽營求謀一案情形摺 五九七

五五九 大學士田從典奏保舉戶部郎中孟孫繩摺 六〇〇

五六〇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奏請以徒流人犯開荒屯田以保軍需以固邊防摺 六〇〇



五六一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奏請令部院滿漢三品以上官員各保薦文武賢能一人摺	六〇一
五六二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奏陳乘輪入朝者不應至內東華門外下輪以正禮儀摺	六〇二
五六三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奏陳嚴立法令以助教化管見摺	六〇三
五六四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奏陳在京八旗官兵宜輪班隨值尾從管見摺	六〇四
五六五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奏陳設置專管人員訓練火器營兵丁管見摺	六〇五
五六六	雲南道監察御史田嘉穀奏報往浙江典試沿途所見雨水禾苗火耗等情摺	六〇六
五六七	湖南巡撫布蘭泰奏呈清查欺隱告示稿牌稿	六〇六
五六八	江西巡撫布蘭泰奏請聖安摺	六〇九
五六九	大學士白潢奏請准副將以下各官解任病故後聽其家口隨地居住摺	六一〇
五七〇	大學士白潢奏保舉田從典陳鵬年等內外官員摺	六一一
五七一	大學士白潢奏保舉南昌府知府汪弘垣等四人摺	六一一
五七二	大學士白潢奏報再無可舉之人並請司道守令循資按俸陞轉摺	六一二
五七三	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祿奏請諭各省學臣錄遺不得濫收平庸之輩並禁止大收一考摺	六一四
五七四	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祿奏請仍令京師五城增加銀米煮粥以濟窮民摺	六一四
五七五	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祿奏陳直省貢生監生願應武鄉試者亦應准其入場一次摺	六一六
五七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世祿奏陳六部滿司官缺出亦應酌定司分掣籤補授等情摺	六一六
五七七	稽察抵通漕船監察御史吉良等奏陳千總王國英貪婪情形並請將其革職嚴審摺	六一七
五七八	稽察抵通漕船監察御史吉良等奏報漕白糧石俱已進倉並陳漕務管見摺	六一九
五七九	稽察過淮漕船監察御史吉良等奏報赴濟寧稽察漕政利弊情形並請准移駐臨清稽查摺	六二二
五八〇	大理寺少卿任奕鑾奏請勅禮部詳考並增定聖門祀典摺	六二三
五八一	翰林院檢討任際虞奏陳前赴雲南典試沿途所見地方情形摺	六二四
五八二	翰林院檢討任際虞奏陳自雲南回京沿途聞見地方官員操守情形摺	六二五

五八三	江西鄉試副考官任蘭枝奏報差往江西沿途經過地方見聞摺	六二五
五八四	四川學政任蘭枝奏呈從前面奉諭旨摺	六二六
五八五	四川學政任蘭枝奏請聖安摺	六二七
五八六	四川學政任蘭枝奏覆川撫王景灝等文武官員與年羹堯關係及操守從政情形摺	六二七
五八七	四川學政任蘭枝奏請聖安摺	六二七
五八八	四川學政任蘭枝奏繳硃批並謝聖訓摺	六二七
五八九	順天鄉試主考官任蘭枝等奏呈順天鄉試元魁卷並請欽定摺	六二八
五九〇	刑部督捕司郎中江洪奏陳滿洲司官宜有專司及現審司官宜有專責管見摺	六二八
五九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球奏陳考試月官之例宜稍變通以收實効摺	六二九
五九二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球奏請飭學臣歲考文武生員應查其素行優劣等情摺	六三〇
五九三	署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報陽曲縣糧價摺	六三〇
五九四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薦原任刑部筆帖式長在摺	六三一
五九五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對外貿易禁用全銀以裕財源摺	六三一
五九六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嚴禁硝磺火藥軍器銅鐵等物私出蒙古各處邊口摺	六三二
五九七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陳六部堂主事缺出應陞人員宜嚴考清文翻譯管見摺	六三二
五九八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陳吏員書辦仍在雜職佐貳陞轉不宜署任正印摺	六三三
五九九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陳嚴禁八旗官員兵丁家僕私逃藏匿管見摺	六三三
六〇〇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議定八旗官員兵丁婚喪成例以去奢從儉摺	六三三
六〇一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陳鑄大錢以作官俸兵糧等事管見摺	六三三
六〇二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令各省督撫布告所屬東公言事以達民隱摺	六三三
六〇三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嗣後秋審連刊各省摺冊以重民命摺	六三三

六〇四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陳清查拖欠錢糧人員家產嚴行承追管見摺	六四三
六〇五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勅地方官清查乏種窮民以資播種摺	六四四
六〇六	詹事府少詹事伊爾敦奏請飭查民間閒田僱民墾種摺	六四五
六〇七	刑部雲南司郎中朱崧奏陳慎選刑部漢堂主事以益部務管見摺	六四六
六〇八	刑部雲南司郎中朱崧奏薦舉姻親丁憂在籍御史王珪摺	六四七
六〇九	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四七
六一〇	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奏請將各省內地軍戶就近編屬州縣管轄並將守備等官裁汰摺	六四七
六一一	會試正考官朱軾等奏請萬安摺	六四八
六一二	會試正考官朱軾等奏進元魁十卷懇請欽定摺	六四八
六一三	會試正考官朱軾等奏謝硃諭體卹摺	六四九
六一四	會試正考官朱軾等奏請萬安摺	六五〇
六一五	會試正考官朱軾等奏進呈會試元魁十卷恭候欽定摺	六五〇
六一六	吏部尚書朱軾奏請定徵員銓選之例以重庶職摺	六五一
六一七	吏部尚書朱軾奏請廣移封之例以先孝治摺	六五二
六一八	欽差吏部尚書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五三
六一九	欽差吏部尚書朱軾奏報前往江浙查看海塘沿途地方雨雪米價等情摺	六五三
六二〇	欽差吏部尚書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五四
六二一	吏部尚書朱軾奏請勅定喪葬禮制以正人紀摺	六五四
六二二	吏部尚書朱軾奏陳聖孝彌隆於千古典禮宜昭於萬年摺	六五五
六二三	大學士朱軾奏請定鹽法嚴杜竈戶鹽商私賣摺	六五七
六二四	大學士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五九
六二五	大學士朱軾奏賀聖躬郊祀雪霽風和及回宮旋復大雪摺	六五九

六二六 大學士朱軾奏報隨怡親王查看京東水利工程並請開濬溝渠引流種稻摺 六六〇

六二七 大學士朱軾奏謝硃批聖示並賞費綢疊摺 六六一

六二八 大學士朱軾奏謝恩賞貂帽名裘等物並報京東米價摺 六六一

六二九 大學士朱軾奏報永平府地方得雪及遵安灤州各村可種杭稻摺 六六二

六三〇 大學士朱軾奏報運河東岸及薊運等處長堤竣工等情摺 六六二

六三一 大學士朱軾奏請皇上萬安摺 六六三

六三二 大學士朱軾奏報隨怡親王查看京西水利工程摺 六六三

六三三 大學士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六三

六三四 大學士朱軾奏報查勘水利一路平安並謝硃批慰勞等摺 六六四

六三五 大學士朱軾奏報查看天津至交河一帶河道及沿途地方得雪米價等情摺 六六四

六三六 大學士朱軾奏報查看永定河道及經過地方未苗雨水米價情形摺 六六五

六三七 大學士朱軾奏謝恩賞內府貴重食物摺 六六五

六三八 大學士朱軾等奏報查辦折爾金等冒銷侵蝕軍餉案情形並請旨追賠摺(尾殘) 六六六

六三九 大學士朱軾奏屬舉賢員原監察御史王恕摺 六七〇

六四〇 大學士朱軾奏謝恩命臣子朱必階離任來京服侍調理摺 六七〇

六四一 大學士朱軾奏請聖安摺 六七一

六四二 大學士朱軾奏報直隸各局稻田豐盛及各省秋成俱登大有等情摺 六七一

六四三 大學士朱軾奏賀萬壽令節及雲南地方慶雲呈瑞摺 六七一

六四四 大學士朱軾奏謝道醫調治舊疾及命內大臣佛倫探視摺 六七二

六四五 大學士朱軾奏請解退以調養病體摺 六七三

六四六 大學士朱軾奏謝硃批褒嘉諭慰詳切並報遵旨靜養摺 六七五

六四七 大學士朱軾奏謝特賜褒嘉恩命照舊供職摺 六七七

六四八	大學士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七八
六四九	大學士朱軾奏報病體漸癒摺	六七八
六五〇	大學士朱軾奏陳諸症皆癒摺	六七九
六五一	大學士朱軾奏謝恩命太醫診視摺	六八〇
六五二	大學士朱軾奏請聖安摺	六八〇
六五三	大學士朱軾奏請聖安摺	六八〇
六五四	大學士朱軾奏請皇上萬安摺	六八〇
六五五	大學士朱軾奏請萬安摺	六八〇
六五六	大學士朱軾等奏陳遵旨考試貢監分等錄取候部注冊摺	六八一
六五七	大學士朱軾奏請勅各地神會祠堂均易銀為穀以裕積儲摺	六八三
六五八	大學士朱軾奏請嚴禁浙江里書江西里長之弊以清錢糧以省民累摺	六八四
六五九	大學士朱軾奏請定虧空之罪以懲劣員以清帑項摺	六八四
六六〇	大學士朱軾奏請禁提解耗羨之弊以澄官方摺	六八五
六六一	大學士朱軾奏報在德州驚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星馳回京辦事及到京日期摺	六八六
六六二	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朱藻奏進罔榴木瓜等物摺	六八六
六六三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朱之璉奏陳頌給八旗佐領參領印信關防以便文移鈐蓋管見摺	六八八
六六四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朱之璉奏陳嚴格八旗兵丁補放以杜請託鑽謀之弊摺	六八九
六六五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朱之璉奏呈面奉諭旨摺	六八九
六六六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朱之璉奏陳八旗兵米宜定為四季關支以免兵丁借貸糴買摺	六九五
六六七	戶部浙江司郎中朱士俊奏保舉易州知州彭人瑛摺	六九五
六六八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朱成家奏陳嚴禁閒雜人等探監摺	六九六
六六九	發往陝西揀選知縣朱廷歲奏覆年羹堯帶往陝西原由及其所行事蹟無從得知摺	六九六

六七〇 翰林院編修朱良裘奏保舉江南山陽縣拔貢生毛詔芳摺 六九七

六七一 刑部四川司郎中朱倫瀚奏陳審理案件須確引一定律例不得以意斷案摺 六九七

六七二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朱國極奏陳八旗及部院衙門會議稱述上諭時諸臣俱應起立恭聽摺 六九九

六七三 國子監司業朱蘭泰奏請加派兵丁巡守聖廟等事管見摺 七〇〇

六七四 國子監司業朱蘭泰奏陳宜添解錢糧買補張家口外軍站馬駝摺 七〇一

六七五 康親王冲安等奏報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恭請陞殿慶賀摺 七〇二

六七六 康親王冲安等奏請陞殿受賀以慶亘古大瑞摺 七〇四

六七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明地棍於無鹽商州縣擡價霸賣之弊片 七〇六

六七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整頓貴州武備裁革驛丞等事摺 七〇六

六七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晉省藩司連肖先臬司高成齡及河南臬司張保採守摺 七〇七

六八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已將諭旨詳告晉撫德音等情摺 七〇七

六八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渣克旦藏匪財產惟有原山西藩司森圖家一處作何查追請旨遵行等事摺 七〇七

六八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署西安將軍普照到陝日期片 七〇八

六八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將臣題參河東鹽政廢弛摺于發九卿公議片 七〇八

六八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郎中佟智借勢招搖片 七〇八

六八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明劉袞劉常捐銀修城摺 七〇九

六八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妻病月餘暫留長子年興在署請寬給假期片 七〇九

六八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謝恩將胞兄年希堯實授廣東巡撫片 七〇九

六八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明告假翰林郎四川庶吉士董新策此外再無他人片 七〇九

六八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宜以回峻陞補涼州總兵等事摺 七一〇

六九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趙之垣賠補伊叔虧空銀兩可否就近交至西安藩庫請旨遵行摺 七一〇

六九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陝西全省雨水收成糧價等情摺 七一一

六九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海禁宜嚴及雜職人員宜迴避本省摺	七一
六九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貝子允禔家口目下不宜西來摺	七二
六九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復岳鍾琪之子岳濬以文職補用並請令允禔家眷起身西來等事摺	七二
六九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參允禔隨員渣克旦奸頑可惡並報貝子允禔家眷至今未到等情摺	七三
六九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允禔家眷到陝日期及其帶來銀兩頗多等情摺	七三
六九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允禔之婿額駙永福病故請飭永壽照管其子女摺	七四
六九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允禔之女與永福不合及待商永福子女交何人撫養摺	七四
六九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呈滿文摺以憑發旨摺	七四
七〇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噶世圖才性及其所辦奏銷事宜片	七五
七〇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明年進勒西海及派人監視允禔等情摺	七五
七〇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批示聖躬起居情形並將范時捷實授陝西巡撫摺	七五
七〇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進羊羔酒藏香等物摺	七六
七〇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羅布藏丹津騷擾內地及擬於來年青草將出前進勒等情摺	七六
七〇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恒德阿錫爾禮將有贖官馬售賣所送馬匹雜濟進勒摺	七八
七〇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羅卜藏丹津動向及起程前往西寧摺	七八
七〇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擬旨一段添入兵馬起程摺內以便存案摺	七九
七〇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呈河州副將岳超龍稟帖摺	七九
七〇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謝頒給撫遠大將軍印信並請賞西寧總兵黃喜林孔雀翎子摺	七九
七一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抵寧日期及調兵布防情形摺	七〇
七一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於西寧驗看恒德阿錫爾所送馬匹情形摺	七一
七一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寧周圍寺院藏奸納污等情摺	七一
七一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明川陝出征兵丁賸補倒馬等事片	七二

七二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寧戰守情形摺	七二二
七二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邊報西海貝勒色卜騰查爾投降原由摺	七二三
七二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堪布堅參為人詭詐與羅卜藏丹津相依為命摺	七二四
七二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察罕丹津之婿喇卜坦情願改其衣帽隨軍効力片	七二四
七二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察邊安民林馬勵兵俟來春進剿片	七二四
七二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安端雷盈尺並呈所製擦牙散摺	七二五
七二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調集西寧各路兵馬已到未到等情摺	七二五
七二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岳鍾琪已統兵抵西寧並請委令那沁暫署四川提督等情摺	七二六
七二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留用已忒馬達什以誘羅卜藏丹津等情摺	七二七
七二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格撫西海番回以使川陝邊地長治久安摺	七二七
七二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察罕丹津部落散敗及委員安頓情形摺	七二八
七二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都統席倫圖所帶滿兵應撤回柴達木原處摺	七二八
七二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撤回額駙阿寶等兵馬並參都統席倫圖祖芥皆庸摺	七二九
七二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復遵行阿寶額駙與鄂爾多斯兩事摺	七二九
七二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達賴遣使來為羅卜藏丹津求和並擬竊留達賴之父摺	七三〇
七二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羅卜藏丹津回書已有善完之機及軍前情勢摺	七三〇
七三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固原提督楊盡信玩忽職守請准其回籍守制摺	七三一
七三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來年與策妄阿刺布坦會盟事宜摺	七三一
七三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對策妄阿刺布坦應採取招撫政策摺	七三二
七三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呈與策妄阿刺布坦書稿以供御覽摺	七三二
七三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策妄阿刺布坦使者所帶買賣交易之事已寄信綽奇辦理摺	七三三
七三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心力不佳願進京効力擬舉可代之人摺	七三三



七三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策妄阿喇布坦感恩畏威此次不必回書摺	七三四
七三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預備料理策妄阿喇布坦使者出口回歸等情摺	七三四
七三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策妄阿喇布坦無意與羅卜藏丹津協同進犯摺	七三四
七三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侍郎常壽自羅卜藏丹津處回來所言情形摺	七三四
七四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仍令胞兄家人烏蘭太父子回至粵東摺	七三五
七四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遵旨代批周瑛二摺等事摺	七三六
七四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議進勦羅卜藏丹津事宜摺	七三六
七四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官兵攻勦郭莽寺番僧等情摺	七三九
七四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恩賞進勦凍殘兵丁銀未摺	七四〇
七四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官兵平定郭隆寺僧番等情摺	七四一
七四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督兵進勦深山番族得獲小張家喇嘛等情摺	七四一
七四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小張家喇嘛搬往雜隆等情摺	七四二
七四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涼州莊浪西山番族橫肆搶掠與調兵懲創情形摺	七四三
七四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督兵進勦羅卜藏丹津情形摺	七四三
七五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平定羅卜藏丹津之亂並請獻俘告廟垂示史冊摺	七四四
七五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侯岳鍾琪旋師後即進勦涼州莊浪番彝等事摺	七四四
七五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委令岳鍾琪統領漢土兵民進勦涼州莊浪一帶番彝摺	七四四
七五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官兵進勦涼莊一帶辛苦艱險情形摺	七四六
七五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捐犒勞打箭爐等地漢土官兵摺	七四六
七五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進勦西海所獲戰利品並請免賠補隨征倒斃馬騾摺	七四七
七五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阿爾卜坦溫布逃往不哈及羅卜藏丹津移住柴旦木等情摺	七四七
七五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以孫繼宗補用涼州總兵摺	七四八

七五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將常壽鎮解西安查抄其家產等情摺 七四九

七五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預備接待策妄阿喇布坦來使摺 七四九

七六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貝子允禔及其家人在西大通活動情況摺 七四九

七六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速議覆允禔違人前往河州一事並報鎮拿貪賊道員何廷圭等情摺 七五〇

七六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貝子允禔目今情形並請於西大通改設守備摺 七五一

七六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貝子允禔及其家人近日行事頗知收斂畏法摺 七五一

七六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呈與貝子允禔行文五件及允禔回文五件摺 七五二

七六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遵令阿爾納速至布隆吉統領兵馬相機行事摺 七五二

七六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貝勒延信已到西安並問貝子允禔在京不肯磕頭一事摺 七五二

七六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先行撤回土默忒鄂爾多斯兩處兵馬等情摺 七五三

七六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皇上為蒙古人宣說佛法並報料理沿邊喇嘛寺廟摺 七五三

七六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參江南按察使葛繼孔原翰林徐用錫不可重用摺 七五三

七七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程如絲被參一案所發上諭和御批已與石文焯恭看遵行摺 七五四

七七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川撫蔡廷威逼知府蔣興仁致死等情摺 七五五

七七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知府程如絲自縊係傳誤及蔣興仁身故原由摺 七五五

七七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蔡廷於川省無益陝臬司王景灝藩司胡期恒皆為川撫好人選摺 七五六

七七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將在川辦事之江南糧道馬世廕留任摺 七五六

七七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將恩賞荷包寶石等物賜給岳鍾琪等進勦得力官員摺 七五七

七七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酌酌可帶翎子之總兵副將名單及岳鍾琪感激恩賜蓋甲摺 七五八

七七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遊擊岳舍琦隨征表現及岳鍾琪年齡生辰摺 七五八

七七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寧喜得瑞雪人心安定摺 七五九

七七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岳鍾琪並從征將士凱旋進城宣讀上諭官兵歡聲雷動摺 七五九

七八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治理各省土司管見並擬呈嚴禁漢奸約束土官上諭摺	七五九
七八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官兵所借錢糧查造清冊宣旨准免扣還摺	七六〇
七八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遵旨設法套問黃叔琳案內人沈竹並錄其語進呈御覽摺	七六一
七八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派督標守備高勉押送沈竹由驛進京摺	七六一
七八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參副將潘之善在卜隆吉縱兵搶掠現調來西寧片	七六一
七八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千總馬忠孝招撫上下白塔有功令具照遊擊品級辦事摺	七六二
七八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榆林道朱曙孫不宜調任河東運使及沈廷正破格出力摺	七六二
七八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風聞福建民人買鹽私販及奪鹽傷命情形摺	七六二
七八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料理西海蒙古與陝西四川雲南沿邊地方諸項事宜摺	七六三
七八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西海蒙古不必更改服色及編立牛錄為第一要務等事摺	七六五
七九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王景灝移交就緒旨令赴京並請以黃焜陞補陝臬摺	七六五
七九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西海戰後可用之人甚多請予陞補摺	七六六
七九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將老張家喇嘛骨殖移居西寧廟內並處決達克巴呼圖克圖等事摺	七六七
七九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得獲小張家喇嘛等情摺	七六八
七九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小張家喇嘛應對敏捷言行坦然摺	七六八
七九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自藏撤兵及音撫諾岷居官行事等情摺	七六九
七九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藏撤兵後擬令康金鼎兼辦藏務及送回大將軍印信等事摺	七六九
七九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內地衛所宜歸併州縣及河東鹽商輸粟領鹽等事摺	七七〇
七九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原江西巡撫王企靖捐銀修城等情摺	七七〇
七九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委員料理寧夏建築新城以駐滿兵事宜摺	七七一
八〇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擅自料理協理將軍阿爾納為兵丁借銀一事情由摺	七七一
八〇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斟酌律例館名例一書應更正者十四條並將原書密封進呈摺	七七一

八〇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閱改考試時文並仍入原封內呈進摺	七七二
八〇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已令王嵩統領督標兵馬前往軍前請即補督標中軍副將片	七七二
八〇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硃批內有交辦事件者曹略節抄錄其他悉皆陸續封繳摺	七七二
八〇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裁汰原允機駐甘隨從人員以節錢糧片	七七三
八〇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以楊啟元陞補固原提督王嵩補授寧夏總兵等事摺	七七三
八〇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手腕已愈八分及妻病漸愈片	七七四
八〇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寧會盟情形並善用兵卜隆吉事宜摺	七七四
八〇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寧至寧夏一帶豐收景象及左腿患病等情摺	七七五
八一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阿爾納到卜隆吉後姑息不職並請以噶爾弼更替摺	七七六
八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於王景灝陞辭之日准其頂戴孔雀翎子赴川撫新任摺	七七七
八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小張家喇嘛現在出痘俟七月初再行起送摺	七七七
八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腿病乃勞苦所致非有他故並報將至河東盤查鹽庫摺	七七七
八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延綏總兵李耀已從卜隆吉撤兵回汛等情摺	七七八
八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羅卜藏丹津收集殘部擬督兵往勦摺	七七八
八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副將紀成斌病痊業經宣旨令其赴京摺	七七八
八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選補西安理事同知缺出並呈給羅卜藏丹津書底稿御覽片	七七九
八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回署日期及沿途所見田禾茂盛等情摺	七七九
八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張鵬翮保薦王景灝知河工事務原由摺	七八〇
八二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蘇州巡撫何天培官聲才守摺	七八一
八二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西大通允塘住房情況及在城內添撥兵丁事宜片	七八一
八二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令岳鍾琪酌量帶兵前往南坪壩就使勦撫雜谷土司摺	七八一
八二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王景灝起身前赴川撫新任日期摺	七八二

八二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行令蔡璉照築城料價交銀等情摺	七八二
八二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酌量增減邊民上納糧草數字摺	七八三
八二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議叙蘇丹黃喜林等十一員西海用兵有功文武官員摺	七八三
八二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欲行陞見情由懇祈密賜批允摺	七八五
八二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請示明有否令四川副都統赫色回京之旨摺	七八六
八二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察汗丹津所造西海丹仲部落戶冊隱匿不實摺	七八六
八三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欽頒孔廟從祀議單持論平正及元儒趙復斷宜增祀摺	七八七
八三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呈孔廟從祀參考及從祀補遺各一篇摺	七八七
八三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擬赴京陞見時間安排摺	七八七
八三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小張家喇嘛出痘痊愈擬遣官送京摺	七八八
八三四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經收鹽茶銀兩數目並用於買種修城等情摺	七八八
八三五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家人桑成鼎家世履歷摺	七八九
八三六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川陝官兵前往南坪壩勤撫情形摺	七九〇
八三七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胡期恒赴任日期及金無極等人起程陞見日期摺	七九〇
八三八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原西安布政使胡期恒與諾穆渾交代清楚並無虧空摺	七九〇
八三九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晉撫諾岷病情並薦表妹夫董紳等事摺	七九一
八四〇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覆官兵前往邵陽擒拿鹽梟並無殺傷平民摺	七九一
八四一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陳范時揆蘇丹居官情形摺	七九二
八四二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呈寫與范時揆回書摺	七九二
	附件：年羹堯寄復范時揆回書	七九三
八四三	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恭讀訓臣硃諭不勝恐懼感愧摺	七九四
八四四	杭州將軍年羹堯奏覆未曾聞知三江口之謠摺	七九四

八四五 年羹堯奏請垂憐悔罪求饒恩賜生路摺 七九五

八四六 陝西延綏總兵朱國正奏請聖安摺 七九五

八四七 散秩大臣夸岱奏遵旨繕呈面奉聖訓五章摺 七九五

八四八 內大臣夸岱奏陳隆科多與婁妻四兒陰惡劣蹟並請交部正法摺 八〇〇

八四九 工部尚書夸岱等奏報刑訊隆科多婁妻四兒堅供再無轉運埋藏銀兩摺 八〇一

八五〇 鴻臚寺少卿呂謙恒奏陳於浙閩贛等六省的童差官察盜管見摺 八〇二

八五一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匡名世奏請將蘆溝橋炮場放演之期每位炮改十出為五出摺 八〇三

八五二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匡名世奏陳嚴格八旗漢軍各佐領下家人開戶管見摺 八〇三

八五三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匡名世奏陳禁止邊滯挪移八旗交部銀兩管見摺 八〇四

八五四 吏部奏覆開列鴻臚寺少卿候選人員摺 八〇五

八五五 吏部奏報湖北巡撫那齊喀應否帶去侍衛趙弘濟等人請旨遵行摺 八〇六

八五六 吏部奏報推陞南汝道員缺之張嘉穎尚未具題此缺可扣片 八〇六

八五七 吏部奏報應准嵇曾筠所請仍留隆昇等在塘工効力贖罪片 八〇六

七 畫

八五八 正紅旗漢軍都統李林奏陳嗣後開放八旗兵餉宜於各旗衙門由都統等按名散發管見摺 八〇七

八五九 刑部河南司郎中李易奏保舉原任刑部主事張考摺 八〇七

八六〇 兵部右侍郎李紱奏陳去歲蘇杭旱歉今太湖之盜尚多請密諭督撫加意防緝摺 八〇七

八六一 兵部右侍郎李紱奏陳請改正印捐納以杜虧空根源摺 八〇八

八六二 工部右侍郎李紱奏謝屢加赦宥並令赴廣西協同督撫等清理土司曠徒事務摺 八一〇

八六三 刑部雲南司主事李渭奏陳攢造檔案宜定程限以專責成等三條管見摺 八一〇

八六四 浙江提督李燦奏請萬安摺 八一〇

八六五 雲南鹽驛道李銜奏謝特旨召見復授道員摺 八二二

八六六	浙江巡撫李衛奏進雨前茶等物摺	八三三
八六七	浙江巡撫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三
八六八	浙江巡撫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三
八六九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四
八七〇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四
八七一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四
八七二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四
八七三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五
八七四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五
八七五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五
八七六	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六
八七七	直隸總督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六
八七八	廣東潮州城守營遊擊李濤奏請呈面奉諭旨摺	八三六
八七九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李璿奏請嗣後五城正副指揮初選時照州縣例揀選引見等事摺	八三八
八八〇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李璿奏請勅下直省督撫查明各州縣分別大中小三等選授人才摺	八三八
八八一	浙江巡撫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九
八八二	浙江巡撫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三九
八八三	浙江巡撫李衛奏請萬安摺	八四〇
八八四	江南副考官李蘭奏覆赴南途中採訪地方收成米價吏治等情摺	八四〇
八八五	戶科給事中李蘭奏請勅諭追封闕帝先世以植綱常摺	八四二
八八六	戶科給事中李蘭奏請照學田例賞撥太學近京官地以資貧窮士子膏火摺	八四三
八八七	江西督糧道李蘭奏遵旨繕呈面奉聖訓摺	八四四

八八八 直隸古北口提標石營守備李文明奏繕呈面奉諭旨摺 八二五

八八九 協理山西道事監察御史李元直奏陳揣摹迎合之弊以辨忠佞摺 八二六

八九〇 協理山西道事監察御史李元直奏陳杜絕漏稅病民之管見摺 八二八

八九一 協理山西道事監察御史李元直奏陳敬等徵收之法以便小民以平銀價摺 八二九

八九二 協理山西道事監察御史李元直奏陳律例無私奉行各異情形請旨遵行摺 八三〇

八九三 署掌山西道事監察御史李元直奏請詳八旗虧空之例畫一定議以昭法守摺 八三一

八九四 署掌山西道事監察御史李元直奏陳宜根究賭具從重治罪等五條管見摺 八三二

八九五 陝西平慶道李元英奏報會勘寧夏新築八旗城工街署營房冒銷錢糧營私悞公等情摺 八三七

八九六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謝恩投稟司並授胞兄佛保為湖廣鎮軍總兵等情摺 八三七

八九七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報查出革任藩司鍾保虧空銀兩隱匿耗羨等款緣由摺 八三八

八九八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陳甘省估撥兵食之例宜為畫一等二條管見摺 八四二

八九九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陳欽遵教誡益勵初心奮勉辦事並繳硃批摺 八四六

九〇〇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陳訓諭嚴義切惟有時時警惕並繳硃批摺 八四六

九〇一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陳酌更以財行求及說事過錢審實與受財人同科之例等管見摺 八四七

九〇二 陝西蘭州按察司李元英奏報甘省料理進藏官兵並委用人員情形摺 八四九

九〇三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李元亮奏陳嗣後預行保舉漢軍八旗參領本旗不得其人宜行文本旗滿洲都統揀選摺 八五一

九〇四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李元亮奏陳嗣後舉行祀典之期勅令糾儀科道稽查與祭官員管見摺 八五一

九〇五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李元亮奏請嗣後提鎮衙門各設書吏數名處理衙門案件摺 八五二

九〇六 刑部浙江司主事李五福奏陳刑部現審司宜特設專人以供厥職管見摺 八五二

九〇七 甘肅按察使李世倬奏謝恩准具摺陳事摺 八五三

九〇八 甘肅按察使李世倬奏陳接審案件宜寬限期等事摺 八五四

附錄：修訂摺一件

甘肅按察使李世倬奏陳接審案件宜寬限期等事摺 八五五



九〇九	湖北布政使李世倬奏謝恩授湖北藩司並報起程赴楚日期摺	八六〇
九一〇	刑部廣東司郎中李丕煜奏陳嗣後刑部承審事件不得濫行監禁管見摺	八六一
九一一	新放直隸三屯營副將李如柏奏請聖訓摺	八六二
九一二	署川北總兵李如柏奏陳保題人員管見摺	八六二
九一三	直隸宣化總兵李如柏奏請聖安摺	八六三
九一四	直隸宣化總兵李如柏奏請聖安摺	八六三
九一五	安徽巡撫李成龍奏請聖安摺	八六三
九一六	安徽巡撫李成龍奏請聖安摺	八六四
九一七	翰林院庶吉士李光燠奏陳宜將周敦頤程顥程頤併預陞堂隨十哲之後摺	八六四
九一八	工部尚書李先復奏陳澄別郡守之優劣以清吏治管見摺	八六五
九一九	工部尚書李先復奏保舉朱綱堪任湖北布政使暨阿靈阿等四員堪膺別任摺	八六五
九二〇	兼理鑲紅旗漢軍都統李永陞奏陳八旗虧空案內開報抵充分別著追等管見二條摺	八六六
九二一	工部尚書李永陞奏請勅查原在浙辦理塘工之舊員命往浙省遇缺題補摺	八六八
九二二	盛京工部侍郎李永紹奏請萬安摺	八六九
九二三	工部尚書李永紹奏陳盛京工部七廠廠丁疾苦情形並請該部侍郎等會議確查摺	八六九
九二四	工部尚書李永紹奏請慎掌印之選並定辦事之員以專責成摺	八七一
九二五	工部尚書李永紹奏請勅令各省提鎮自副將以下等官概行騎馬勿許坐轎著為定例摺	八七二
九二六	蘇州織造李東忠奏薦舉江南稽察錢糧伊拉齊江寧糧道劉永鎮堪勝潘臬之任摺	八七三
九二七	湖廣鎮守總兵李佛保奏謝恩授總兵並請陞見摺	八七三
九二八	附錄、修訂摺一件	八七四
	湖廣鎮守總兵李佛保奏報地方營伍苗情並查明前鎮臣董象台所陳三事附片呈覽摺	八七五

附件一：查明董象台請借銀貯穀一事實有益於兵丁片 八七七

附件二：查明董象台請撥兵精賞苗十事甚屬錯謬片 八七七

附件三：查明董象台請苗寨開學授徒一事未能有效摺 八七八

附錄：修訂摺一件 八七八

九二九 湖廣鎮軍總兵李佛保奏陳今歲兵食無數前議借銀貯穀實屬冒昧並繳硃批摺 八七九

九三〇 湖廣鎮軍總兵李佛保奏報前任鎮臣董象台虛冒名糧虧缺存庫盡甲等情摺 八八〇

九三一 湖廣鎮軍總兵李佛保奏報前任真陵鎮臣劉業溥貪婪索詐違例拔官等情摺 八八一

九三二 廣東肇慶副將李建功奏報查明韶州府屬瑶民情情形請勅督撫轉飭賢能有司進山勸化招徠摺 八八二

九三三 廣東肇慶副將李建功奏請聖安摺 八八四

附錄：修訂摺一件 八八四

九三四 戶部左侍郎李周望奏陳請嚴卯班會議以勵臣職摺 八八四

九三五 戶部左侍郎李周望奏保舉開歸道陳時夏堪任湖北布政使及喬雲名王璋堪用別任摺 八八五

九三六 戶部左侍郎李周望奏謝恩命以原銜充經筵講官摺 八八六

九三七 戶部左侍郎李周望等奏請萬安摺 八八六

九三八 禮部尚書李周望奏保舉現任直隸保定府北路捕盜同知雷之瑜摺 八八六

九三九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請復行設立漢軍火器營並將藤牌歸併於該營操練摺 八八七

九四〇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請將漢軍副參領等亦照正參領之例於八旗內揀選摺 八八七

九四一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請較戶部按春夏與秋冬分別扣增八旗兵丁餉銀並戒諭兵丁節儉摺 八八八

九四二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請勅部頒發關防一顆令八旗當月大人輪流掌管摺 八八九

九四三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陳八旗捐納候補候選人員及貢生監生願改文就武者准其引見候用摺 八八九

九四四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請勅粵閩駐防將軍等將歸京旗仍復逃回之三藩舊屬查拏解京摺 八九〇

九四五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林森奏請勅直隸巡撫清查各旗屯地以嚴約束摺 八九一

九四六	正黃旗漢軍副督統李林森奏保舉湖廣黃州府副將李繩武摺	八九三
九四七	山東青州知府李根雲奏保舉丁艱回籍之推陞奉天府治中蘇霖泓摺	八九三
九四八	大理寺卿李敏啟奏請嚴禁褻慢字跡以肅文風摺	八九四
九四九	翰林院編修李清植奏陳江南滁州關山嶺路面應行修葺及告不害錢唐等不宜從祀孟林摺	八九五
九五〇	翰林院編修李清植奏薦舉候補知縣莊亨陽摺	八九六
九五一	翰林院庶吉士李梅賓奏請嚴飭督撫提鎮凡文武官員犯八法之條者立即題參摺	八九六
九五二	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李淑德奏陳議政所關重大理應機密防微等二條管見摺	八九七
九五三	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李淑德奏請將各旗管守砲廠章京引見併詞後缺出概行引見補放摺	八九八
九五四	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李淑德奏錄呈面奉諭旨摺	八九九
九五五	署都統事副都統李淑德奏請飭江南督撫細查河間情形酌量疏修摺	九〇二
九五六	正白旗漢軍都統李國權奏陳考取八旗印房辦事人員管見摺	九〇三
九五七	侍衛李景泰奏謝恩賞藍翎並以守備補用摺	九〇四
九五八	廣東韶州右翼總兵李萬倉奏報裁減親丁名糧以實營伍摺	九〇四
九五九	廣東韶州右翼總兵李萬倉奏陳韶州宜另設守城一營守備把總各一員以專責成摺	九〇五
九六〇	署廣東潮州總兵李萬倉奏陳礦徒流患情弊請教法窮治摺	九〇六
九六一	署廣東潮州總兵李萬倉奏請改陸營為水師捍外防內兩得其宜摺	九〇八
九六二	廣東廣州左翼總兵李萬倉奏請准赴西陸軍前効力並赴關陞見聆授方略摺	九〇九
九六三	工部右侍郎李鳳翥奏請勅江西並南數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嚴禁溺死女嬰以除陋俗摺	九一〇
九六四	工部右侍郎李鳳翥奏請勅江浙督撫行令地方官查拏的確鹽梟按律究擬等事摺	九一〇
九六五	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謝恩賜藏香摺	九一一
九六六	常隸巡撫李維鈞奏呈直屬賢員名單摺	九一二
九六七	太常寺少卿李鍾我奏督撫保留屬員在任守制似鮮裨益應否停止伏俟睿裁摺	九一二

九六八 太常寺少卿李鍾我奏請照湖南江北二處新例增設甘肅學臣摺 九三

九六九 太常寺少卿李鍾我奏請頭養聖體摺 九四

九七〇 廣西鄉試正考官李鍾我奏遵旨開呈沿途聲名甚好官員姓名摺(尾殘) 九四

九七一 倉場總督李儀貴等奏陳倉場晒颺折耗未及三升八合照未弊端二條并請勅九卿速議具奏摺 九六

九七二 翰林院庶吉士李應綬奏陳經學吏治士習管見摺 九七

九七三 湖北彝陵總兵杜森奏陳請於浙閩水師揀選熟諳水操兵丁送楚教習水操等管見三條摺 九一

九七四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杜濱等奏謝簡補御史摺 九〇

九七五 協理河南道事試監察御史杜濱奏請嚴京察之典以勵官方摺 九一

九七六 翰林院侍講學士吳拜奏請令各省駐防官兵子弟習武者就近在該省學臣處考試武生等事摺 九二

九七七 福建陸路提督吳陞奏請聖安摺 九二

九七八 福建陸路提督吳陞奏請聖安摺 九三

九七九 宗人府府丞吳梁奏請嚴百僚朝賀班次定位以肅朝儀以昭大典摺 九三

九八〇 宗人府府丞吳梁奏請嚴幕客勸懲之法以振吏治摺 九四

九八一 順天學政吳襄奏報昌平州歲考文生張弘人控告侍衛張弘人頂冒情弊並請具本題參摺 九五

九八二 順天學政吳襄奏報在通州辦理歲考情形並請陞見摺 九六

附錄：修訂摺一件 九七

九八三 順天學政吳襄奏請加增八旗廩增額數以弘作養摺 九八

九八四 順天學政吳襄奏陳濬水利并以達民情摺 九九

附錄：修訂摺一件 九三〇

九八五 順天學政吳襄奏覆訪明磁州建閘年月並請勅直隸督撫酌議定期放水等情摺 九三一

九八六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恩賜荔枝摺 九三二

附錄：修訂摺一件 九三三

九八七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欽賜三子吳兆雯二甲進士並請賞其中秘讀書摺	九三三
九八八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欽點三子吳兆雯為翰林院庶吉士摺	九三四
九八九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恩賜哈密瓜摺	九三五
九九〇	順天學政吳襄奏請准雍正三年元旦令節赴京朝賀摺	九三六
九九一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欽賜蓮心茶摺	九三七
九九二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恩命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摺	九三八
九九三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欽賜聖諭廣訓等書摺	九三八
九九四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恩賜御書福字並陳按試以來地方情形摺	九三九
	附錄：修訂摺一件	九四一
九九五	順天學政吳襄奏謝欽賜御書福字硃殿一幅摺	九四二
九九六	順天學政吳襄奏陳冒籍改歸滋弊實甚請勅部停止摺	九四三
九九七	內閣學士吳襄奏保舉刑科給事中劉運鰲摺	九四四
九九八	內閣學士吳襄奏請勅部議定拔貢廷試之期以昭大典摺	九四四
九九九	內閣學士吳襄奏請酌定考試童生之例以專責成革除弊端摺	九四六
一〇〇〇	內閣學士吳士玉奏密陳典試江西沿途經過地方官員優劣摺	九四七
一〇〇一	內閣學士吳士玉奏陳典試江西沿途經過地方收成城垣等情摺	九四九
一〇〇二	內閣學士吳士玉奏陳江西宜行推丁入畝並撫綏邊民事宜摺	九五〇
一〇〇三	戶部右侍郎吳士玉奏請嗣後輸納社倉米石至三四百石者照議給予八品頂帶准其加捐等情摺	九五二
一〇〇四	戶部右侍郎吳士玉奏陳敬籌社倉保甲事宜以足民衛民摺	九五三
一〇〇五	工部右侍郎吳士玉奏薦舉工部主事魏繹摺	九五五
一〇〇六	禮部左侍郎吳士玉奏陳勵實學以收實用管見摺	九五六
一〇〇七	禮部左侍郎吳士玉奏請嗣後鄉會試主考官等將中式墨卷擇優選刊頒發以廣文教以勵人才摺	九五七

一〇〇八	內閣學士里行走吳士玉奏陳各省吏員宜照邊遠省分就近考職以杜頂冒等管見兩條摺	九五八
一〇〇九	內閣學士里行走吳士玉奏陳嗣後在京文職官員罰俸案件准改紀錄抵銷請勅部施行摺	九六〇
一〇一〇	翰林院檢討吳大受奏舉屬候選知縣嚴洪摺	九六一
一〇一一	太常寺少卿吳廷揆奏請勅諭各省督撫嚴飭各屬依照時價現銀辦買衙門需用物件摺	九六一
一〇一二	翰林院編修吳兆燮奏保舉命往江南候補教諭吳恭龐摺	九六二
一〇一三	翰林院編修吳廷熙奏舉屬浙江歸安縣監生韓楮摺	九六二
一〇一四	廣州左翼副都統吳如譯奏請聖安摺	九六三
一〇一五	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東正奏薦舉現任雲南廣西府知府周埭摺	九六三
一〇一六	翰林院編修吳家驤奏保舉湖北黃州府教授彭士商摺	九六三

## 編輯說明

雍正朝一十三年，上承康熙，下啓乾隆，在清代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康熙、乾隆兩朝，史稱『康乾盛世』，然康熙朝後期，皇帝倦勤，官吏玩愒，『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以致『私派浮於國課，差徭倍於丁糧』，庫帑虧絀，國力漸衰，社會矛盾亦趨尖銳。雍正改元，力除時弊，並實行了攤丁入畝、耗羨歸公、改土歸流、除豁賤籍等一系列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成了吏治的相對澄清，社會的相對安定，國庫的充裕和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為乾隆初期的持續發展和康乾『盛世』的維持奠定了基礎，兼有鞏固和開創之功。所以，國內外的清史研究者，無論對雍正帝的繼位和個人品質持何種見解，但於雍正帝的治績和雍正朝的歷史地位，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近幾年來對雍正朝歷史的研究愈益受到重視，很多研究者在來我館頻繁查閱雍正朝檔案的同時，一再要求系統公布雍正朝的漢文奏摺，以便於廣泛利用，深入研究。為此，我館繼影印出版《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之後，即續編印《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以饗讀者。

奏摺，又稱密摺、摺子或奏帖，大致產生於康熙二十年代。然終康熙之世，能够具摺的滿漢官員總計不過二百餘人，奏摺的內容也還不甚廣泛。雍正帝即位之後，為了進一步強化君權，洞悉下情，推行政令，始將原來只准極少數親信官員使用的，具有君臣間秘密通信性質的奏摺，逐步推廣為內外臣工普遍使用的正式機密官文書，並採取和建立了一套相應的措施和制度。這主要表现在：其一，擴大具摺人的範圍。不僅中央各部門衙門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官員，地方督、撫、布、按、提、鎮以及欽差官員如學政、織造、鹽政、監督、各種巡察御史等皆令具摺奏事，而且還特許了一些道府、州、縣及副將、部院司官等中下級官員徑上奏摺。據現存雍正朝漢文奏摺統計，在十三年之中，實際具摺官員總計已達一千二百餘人，遍佈全國各地。其二，擴大奏事的範圍。反復諭令內外臣工無論本職本地，抑是都門內外，鄰省遠省，一切地方之利弊，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某劣，營伍是否整飭，雨暘果否時若，百姓之生計若何，風俗之淳澆奚似，以至廷臣臧否，皇帝之一切舉措或得或失，總之是『凡天下有關吏治、民生、興除、勸懲各事』，不必真知灼見，也無須待訪的確，但有心得聽聞，都要密奏毋隱。其三，加

強保密措施。在反復告誡內外官員奏摺既非露章，惟以慎密為要，「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的同時，規定具摺人不得私自存稿和外洩所奏內容，不得將硃批內容傳告他人或寫入本章，違者即停止其使用奏摺權乃至予以嚴懲。並由內廷特製配備西洋鎖鑰的摺匣，頒給每個具摺人二至八個不等，專供封裝遞送奏摺之用。摺匣鑰匙由皇帝和具摺人分別執掌，他人無權也不能開啓。其四，建立繳回硃批奏摺制度。雍正帝即位之當月，便嚴諭內外官員將乃父康熙帝的硃批奏摺和硃諭俱行收集封固呈繳，同時規定：「嗣後朕親批密旨，亦著繳進，不得鈔寫存留」。此後，又以呈繳日期遲早不一，復通飭接到硃批後即於下次具摺時乘便繳進，不得任意遲延，並規定：「凡緣事降調或病故之員，其未繳硃批奏摺及鎖鑰摺匣，即由本人或家屬呈明本省督撫、本旗都統代繳，不得隱匿留存。繳回之硃批奏摺，存於宮中懋勤殿等處。其五，建立錄副、發鈔和存檔制度。軍機處成立之後，大致從雍正八年十二月左右開始，奏摺經皇帝拆閱批示後，除個別「留中」者外，無論是否奉有硃批，均交由軍機處分別辦理錄副、發鈔、存檔事宜，遂為定制。錄副，即硃批奏摺於發還具摺人之先，由軍機處鈔錄一份副本，並於副本摺面註明「某人所奏某事及月日、交與不交」字樣，留備發鈔和存檔。發鈔，即需交有關部院衙門承辦的奏摺，軍機處便將錄副摺或未奉硃批之原摺交由內閣領出，傳鈔於各有關衙門，鈔畢繳回。存檔，即軍機處將每日之錄副摺和未經硃批之原摺，連同隨摺進呈的附件如單、圖等，每日緝為一束，半月合為一包，存檔備查，稱為「月摺包」。由於上述措施和制度的大力推行，使得清代文書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奏摺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重要，成了雍正帝借以直接處理庶務，察核官吏，洞悉下情，制定和推行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而題本則逐步變成了例行公事的文牘形式了。也正由於此，奏摺所反映的歷史內容及其史料價值，也便大大超過了題奏本章，這是我們今天在利用清代檔案時所應該注意的。

雍正朝的奏摺原件，現分存於我館和臺灣省臺北故宮博物院兩處。這次將我館所藏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前此影印出版的《宮中檔雍正朝奏摺》中之漢文奏摺，彙集一起，約計三萬五千餘件，套色影印出版，以便廣大讀者得見雍正一朝比較系統、完整的珍貴原始文獻。此外，我館尚存有一些雍正朝的漢文請安摺，因其內容僅是某人「跪請皇上聖安」之類的例行套話，以及「朕安」、「知道了」一類的御批，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為節約篇幅，未予收錄。

本書所輯雍正朝漢文奏摺，多數為經過皇帝批示的「硃批奏摺」，也有一部份是未經皇帝批示的「原摺」。在硃批奏摺中，有一些是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開始編纂《硃批諭旨》過程中形成的「臚清修訂摺」，其摺文和批文業經修飾增刪，與硃批奏摺之原件頗多歧異，鑒於原件有的已經無存，而這些「修訂摺」於研究雍正朝政事及



《硃批諭旨》一書的編纂情況確有助益，故仍予收錄，惟原件尚存者只作為原件之『附錄』，不再作為正件編列順序號。此外，還有五千餘件硃筆引見單和履歷單，具體地記錄了被引見官員的履歷和皇帝的硃批評語，是研究雍正帝用人行政和這些歷史人物的新鮮、生動而又翔實的重要史料，故亦酌予輯錄，附於卷末。

本書採用編年體例，按各件之具文時間順序編列，每冊並分別編定文件順序號。至某件原有之附件如單、諭等，仍附於各該正件之後，不編文件順序號，而於該正件之目錄標題下註明為『附件』。但本書卷帙浩繁，情況多異，對於具體摺單的編排亦酌情變通，大體上分為三種情況：（一）原件具明時間者，以具摺之年月日為序；其有年月無日或有年無月日者，則分別系於該年月或該年之後。（二）原件未具時間者，由於編務匆忙，無暇一一考定，則一律系於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之後，按具摺人之姓氏筆畫順序編列，惟每人之下的摺件仍大體以具摺時間之先後為序。（三）凡引見履歷摺單，一律按被引見官員的姓氏筆畫順序編列；其一人有兩個以上履歷摺單的，則以各摺單時間之先後為序；其一個摺單有兩人以上者，以第一人姓氏筆畫為序，其餘人員則於該件之目錄標題中寫明，以便檢索利用。

本書所收臺北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一書中之漢文奏摺，原則上仍照該書所具各件之時間及正、附件之從屬關係編列，惟於存在下列三種情況之摺件，酌予更正和調整：其一，附於某摺之諭旨或條奏等，顯非該摺之原有附件者；其二，正文中之原件未具年月日，而目錄標題中所署時間顯有不當者；其三，『無年月奏摺』中，一人名下有兩個以上奏摺，其編次未依時間順序，而顯有前後顛倒者。即以附件為例：如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雲南驛鹽道李衛奏覆蔡起俊官聲摺（見該書第一冊第八〇七頁），其所附之『上諭一件』，實為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浙江總督李衛奏報江南吏治摺（見該書第十冊第七七八頁）之硃諭；又如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撫黃國材奏繳硃諭摺（見該書第二冊第四二七頁），其所附『上諭督撫飭屬裁減供應』一件，乃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撫黃國材奏為恭繳硃諭摺（見該書第一冊第八二〇頁）所繳之硃諭；等等。凡此種種，我們盡量酌予更正。但由於我們知識所限和時間匆迫，其中忽略而過未及更正者，自是在所難免，尚請讀者鑒諒並於利用時留意焉。

本書所輯為雍正朝的漢文奏摺，起自雍正元年正月，迄於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而不是雍正帝從即位至病逝期間的奏摺。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繼位之後至該年十二月底的奏摺，仍收入本書之中；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雍正帝繼位之後至該年十二月底的奏摺，則收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一書。

本書由張書才主編。每冊之具體編輯人員詳見於各該冊。此外，雁旭、李守郡參加了本書的選材工作。我館管理部、技術部、辦公室的各級工作人員，也為本書的編輯出版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本書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江蘇古籍出版社、江蘇新華印刷廠的全力支持和幫助，謹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我們缺乏經驗，加之時間緊迫，本書的編輯工作定會存在許多缺點和不足，謹請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 符 号 说 明

- 表示硃圈
- ◎ 表示硃批
- ⊙ 表示硃点
- ⊖ 表示硃划
- ▲ 表示墨批
- ★ 表示藍批
- ⊕ 表示硃框
- ☆ 表示墨划
- ◆ 表示墨点
- ※ 表示墨圈
- ⊛ 表示廷议
- ⊗ 表示奉旨
- ▲ 表示部议
- △ 表示硃諭

新授御史臣丁士一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山左鄙儒至愚極陋由康熙四十五年進士

於五十四年二月選授四川什邡縣知縣歷任七

載陞授戶部陝西司主事仰荷

天恩頒賜二等賞奉

命監督寶泉局

陰思異數有加無已臣方夙夜悚惶莫報涓埃茲於十

一月十七日蒙

恩特授御史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惟有勉竭駑駘以仰答

高厚於萬一已耳為此具摺謝

恩臣謹

奏

丁士一仍兼監督寶泉局謹此

奏恭請

聖主萬安

順安不肖奏大托一事甚為可嘉此事至非朕意

亦貴州官員之德慶朕當知特優行者其文能

奉行不善朕已聞請令已詢未由問其地方上者以



禮部右侍郎加級保級留任兼學士仍兼管寶泉局臣謹

奏為慎選科員事臣查得六科之職最為清要漢

官惟進士舉人出身者得與考選以其讀書明

理可以無忝厥任也惟滿洲向無定例即非進

士舉人出身之員俱得以科員用臣愚以為六

科職掌內稽六部事務外察各省案件在科抄

發部尚有滿漢字樣至各省督撫行文進來只  
有漢文並無滿文若滿洲科員非明白漢文之  
人則各省文書進來必至茫然不曉視為僞員  
矣豈能一體辦事以稱六科官職臣仰體

皇上勵精圖治慎重官方之念請照漢官例嗣後滿

洲六科給事中缺出亦於進士舉人出身官員  
引

見選用查六科給事中不過十二缺各部司官內由

進士舉人出身者其數儘足挑選若非進士舉  
人出身之員或由考試或由保舉亦必取通曉

漢文者方准補用庶滿漢一體可以協力辦事

而六科俱各稱職矣且滿洲官員子弟讀書者

甚少如六科給事中皆用通曉漢文之人定必

聞風興起皆好讀書則慎選科員雖為辦事起

見而鼓舞人才之道亦隱寓于中矣臣冒昧無

知倘有片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四

禮部侍郎降一級降級留任兼學士仍兼掌卷等事臣三奏謹

奏為請嚴幕佐以靖地方事臣素聞督撫以下俱  
有幕佐因地方事務煩劇延請幕客所以佐已  
之不逮我

皇上慎重官方澄清吏治

諭督撫等官幕中人員奏明薦舉所以重治道而勵

人才者至矣盡矣但督撫以下或有為此省官

即延此省之人為幕客者其意原為生長於茲

熟悉地方利弊可以動中機宜豈知為幕客者

心術未必皆端弊即從此而生或事通書吏以

行奸或假借聲勢以抗糧或托言地方公事以

濟已私或報復自己私仇轉為公事種種弊端

在督撫司道豈能逐一留心如為上司幕客則

父兄子弟便向下屬說情為下屬者往往聽從

其言皆因上司幕中有人或拂其意見凡申詳案

件便欲借端批駁是官之陞降操於幕客之手

矣臣查定例本省之人不得為本省之官豈可

以本省之人而獨為本省之幕客乎請

二

皇上勅諭地方官員嗣後督撫以下為某省官即不

得以某省人為幕客如有任意延請者或經察

出或被科道糾參本官從重議處希圖營私之

幕客亦必嚴加治罪如此則弊絕風清於地方

人民亦有裨益矣臣愚昧無知謹

奏倘有片言可取伏祈

厚鑒施行

謹神漢奏

五

禮部右侍郎降三級留任欽學士仍兼管太常寺事臣三春謹

奏為請禁私建祠堂書院以清吏治事臣聞人臣

奉公盡職不在沽名干譽是非好惡本有一定

豈可做借營私乃各省督撫往往建造生祠書

院以博美名在清廉愛民之官興利除弊于地

方上實有裨益民心感激樂輸建造固其所宜

至有貪婪肥己地方受累民心怨恨者自知聲

名不好每托用事之人買出百姓各處設立生

祠書院歸人耳目或出己之財借名公建或

授意下屬及地方好事之人苛斂民財擅與土

木在倡其事者樂於借此逢迎以得歡心而地

方之出財者又畏其聲勢不敢不遵以至強佔

民房橫行加派弊端不一而足是為害地方之

事無如蓋造生祠書院也臣請直省地方凡有

生祠書院者着督撫查明奏

聞

皇上明無不照凡大吏賢否俱在

存鑒之中其賢者存之其不肖者除其匾額碑記改

為義學以為本地方士子肄業之所嗣後永不

許私建生祠書院如果有有心愛民地方感激

公心欲蓋生祠書院者許難任後于督撫地方

官處具呈地方官訪得若官實跡方許據呈具

題伏候

聖裁倘積習相沿仍有私建等事許科道官

題參將本官與倡首之人一併從重治罪則沽名

干譽之風可息而不肖官員亦無所掩飾矣

愚昧無知敬

陳管見伏祈

睿鑒施行

者名爲小抄各處寫送以致爲文武大臣坐京  
之人探聽消息故爲擬議皆所不免原其傳寫  
緣由皆因通政司副本藏封不固書辦等因得

抄出傳送射利且恐以爲未呈

御覽本章外人豈可預知

國體攸關理當嚴禁請

皇上勅諭通政司嗣後各省本章進來其正本查驗  
後即送內閣翻清其副本必謹加封固不許經  
書辦之手抄出洩漏倘仍有傳寫者一經察出

將該司一併議處則未嘗

進呈之本外人無由預知而

國體更爲嚴肅矣臣愚昧無知謹

奏倘有片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禮部左侍郎蔣六級留任兼學士仍兼管太常寺事臣三奏謹

奏爲請

持中嚴禁事臣查得直省文武大臣凡有具題本章

皆由通政司送至內閣然後翻清

進呈

御覽恭候

聖旨一切事務俱有關係理宜謹密乃臣訪得有外

省賫送之本尚未

進呈即有宣傳某省題請某事者某官題參某人

七 ● 該部議奏

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三泰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關防印記乃重責任以憑公務凡係紫

要地方奉差之官俱經

賞有即監察御史奉

旨巡察摘伏懲奸責任甚重尤宜使有憑信是以臣

衙門御史內各省巡察以及地農巡漕皆

賞有關防惟稽查

盛京五部將軍衙門稽查寧古塔稽查黑龍江之

御史未經

賞給伏思稽查

盛京五部將軍衙門寧古塔黑龍江皆屬重要實

八

當嚴密乃一應稽查事件文移概用白片一無

所據或有疎忽亦非淺鮮且請嗣後稽查

盛京五部將軍衙門寧古塔黑龍江亦照巡察各

省例一體

賞給關防庶巡察之下辦事有憑弊端不作而

欽差之遠體統更覺攸隆矣臣不勝惶悚上瀆

聖聰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為此謹

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三泰謹

奏為請崇塑賣

先聖先賢之土像以示崇禮事

聖天子垂道崇儒教忠勸義故於

孔子追封五代

開帝追封三代與至淫也但有無知之徒多塑

孔子

開帝之像同諸色泥像設攤貨賣復買像者無非散

給孩童稚子以為嬉戲之具設即棄遺狼藉靡

所不至夫小民即業此以謀生一切形像何不

可塑至若

先聖先賢在

皇上極極尊崇而小民顧乃妄行狼藉殊非所以同

法則而一遵守也似應通飭直隸各省地方官

嚴行禁止如有仍前捏塑

孔子

開帝泥像設攤貨賣者將塑賣之人嚴加處治庶不

負

聖天子追封尊禮之至意為此謹

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三奏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

國家設立各官分任辦事皆有攸司以盡厥職查

宗人府府丞向設漢缺乃虛授漢員是特於宗

人府事務原備漢文之用也但今宗人府承辦

之王公內通曉漢文者甚有理事之司官內諳

練繙譯者已多況優蒙

聖明廣照

睿慮周詳於宗人府今又已添漢主事二員是漢文

事件儘有人辦理且宗室覺羅事務而府丞名

為協辦但不能諳練通曉實亦未有協同辦理

故虛有其職竟同閒散伏思宗人府所辦理者

皆係宗室覺羅一應事務則其所關更為緊要

既有其職必取其用未便徒存名色而已臣愚

以為此府五一缺於漢職內亦屬閒任不若將

此漢缺改為滿缺於宗室內遴選通習滿漢文

義者以授斯職則於宗室覺羅事務庶可諳練



通曉亦覺考於協辦而一轉移間乃開設之機  
旋為有用之官於宗人府似為允協有所裨益  
矣實屬陋見上讀

聖聰且不勝惶悚恐懼之至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為此謹

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三泰謹

奏為請定提鎮儀注以肅體統事竊臣查內外文

武官員相見與往來文移儀注俱已分別等威

著為定例遵守罔敢矣惟提督總兵相見文移

會典內尚未條載以致各省提鎮彼此相沿或

早或亢未能畫一臣思提督統轄全省總兵分

守一鎮受節制於提督其品級名分原有不同

則相見文移自應分別定例請嗣後提督與總  
兵相見照總督與提督相見儀注提督正生總  
兵僉生迎送之處亦一例運行其性來文移提  
督與總兵用咨文總兵與提督用咨呈庶幾顯  
名恩義不致越禮失儀再查會典內順治十二  
年題准總督與提督用劄付提督與總督用咨  
呈後於順治十八年更定總督提督文移俱用  
平行咨文提督之提督受節制於總督之義似有  
未宜若仍循舊例總督劄付提督亦覺稍過應  
否照臣請定提鎮文移儀注總督用咨文提督  
用咨呈以崇體統以昭畫一餘款悉照會典遵

行為此謹

奏請

旨

署理鑲黃旗滿洲都統印務左都御史臣三恭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臣自署理鑲黃旗滿洲都統印

務以來我

皇上特沛洪恩於各兵丁拜唐阿等紅白事件

恩賞銀兩內看得於本旗內嫁娶者易得稽查其別

旗嫁娶者無憑可查祇慮該統領領保結印

准領

恩賞銀兩其間不肖之徒妄指作弊亦未可定嗣後

嫁娶於本旗內者照常稽查外其聘女於別旗

者該管統領領處將女家之父兄并承聘人

之姓名佐領及聘於某人之處俱著呈明各本

旗大人等移咨娶婦之旗令其較對稽查再入

旗兵丁拜唐阿等內有娶附近鄉屯中民人之

女者若不稽查任其妄領亦未允協嗣後如果

係娶民人之女者是某州縣并伊父兄承聘人

之姓名地方聘於某旗佐領下某人之處明白

開載具呈於該州縣該州縣即將聘於某旗之

處詳報某旗其娶婦之旗亦得較對稽查如此

二二



則不肖之徒不得冒名妄領而

皇上洪恩各項人等俱得均沾實惠矣俟

命下之日行文八旗直隸總督一體遵行可也為此

謹

奏請

旨

翰林院編修臣于坊謹

奏為遵

旨保舉事

現任工部主事陳樹堂湖廣湘潭縣監生

徐原任總河陳鵬年之子為人明白辦事

勤慎臣從前為監生舉人時與陳鵬年父

子同在

武英殿修書行走即知其人為此達

旨保舉謹

奏

臣于振謹

奏為

奏開事 臣於正月十五日奉

旨差往河南典試即日

召見

聖諭周詳銘心刻骨隨即遵

旨於十六日起程二月初五日抵開封省城初

六日入闈三月初三日挂榜發榜之後留

省中二十三日發刻試錄并驗看舊科舉

人訖今於四月初六日到

京初七日恭請

聖安所有途次及在省見聞理合臚列

奏

聞謹

奏

一燕豫接壤自去冬以來雨雪希少臣去時

在連風埃甚盛順德以北風高土燥邯鄲

以南雖無雨雪而土膏滋潤及三月初三

日大雨彌天遠近霑足臣歸途所見麥苗  
大盛邯鄲內丘一帶既經雨澤又汲井灌  
注益茂邯鄲可觀皆由我

皇上德福並隆天人協應群黎百姓感道惟呼

臣等不勝抃舞之至

一黃河決口臣等雖不能親歷其地然留心

訪問知中牟縣地方十里店東口十里店

西口及楊橋口等處俱已建築月堤靠堤

南北兩壩支河盡行堵塞桃汛已過俱各

平穩但伏汛秋汛為期甚遠須預先加謹

防護方能永保無虞

一中州八府錢糧臣知詢新舊藩司及開封

知府并各州縣大約通省貯空不過八萬

有餘目下正在徹底澄清據布政使回更

鏡云數月之間可以補苴如額

一錢價順德一帶每枚銀一兩換錢一千六

百文至一千七百文不等彰德一帶每枚

銀一兩換錢一千七百文至一千八百文  
不等開封省城每紋銀一兩換錢一千八  
百五十文至一千九百文不等

一米價大米每石大錢一千八百文不等  
小米每石大錢七八百文不等自初三日  
大雨之後米價減十之四所過村落農夫  
孺子飽腹而耕今歲秋成可以預卜矣

一四

日議官處原注翰林院撰擬奏稿等語學士知一疏

奏為條陳學政事宜事竊臣一介庸愚蒙

皇上天恩按置為甲

召入內廷才長未効復蒙

恩簡任湖北學政受

命以來夙夜祗懼惟恐弗克負荷以滋隔越除臣以今年

正月初六日到任業已

題報在案復遵於正月十九日開印視事凡一應學政

事宜照例陸續舉行外臣查湖北文風向來頗盛惟

是士子習氣未純其中讀書閉戶者固多而出入衙  
門色攬生事者亦復不少且謹於朔望日親至明倫  
堂齊集文武生員宣講

萬言廣訓詳諄開導使知欽奉

諭旨遵為法守臣復酌立條約廣布學宮再三勸誡凡各  
府提調及各學教官屢行申飭令其加意訓誨勤月  
課嚴季考不率教者申詳別其輕重隨時戒飭其  
有悞事應行統率者即行統率以示創懲且竊自念  
才具至疎學政至重非勤加體訪無由周知士子之  
賢否非立法精詳無由約束士子之身心至於丁祭  
乃典禮所關學田為  
國賦所賴不揣愚昧條陳六款敬為表

呈上陳之

一教職之選授宜嚴也查教職一官有董率士子之  
責我

皇上興崇學校

特命尚用正途出身之人優

令各直省督撫於鄉試之後會同典試官將歷科舉人分

別其堪為縣令堪為教官者咨部候選此誠彌世覺

民之盛意也且竊見各省舉人其文理優通者大都

前後皆成進士其文義稍遜而年力精壯者又往往

不願為教官爭就檢選其為縣令惟年老才庸絕意  
上進者然後安坐而待教職以為養榮藏拙之地此  
等人員雖係舉人出身然自如文理荒疎就教之後  
並不應公車會試惟以守青禮替備為事其視諸  
生之課業漠不關心臣到任以來訪聞各屬教官多  
有疲老不能稱職者容臣按臨時留心詳察會同與

臣惟列去留外臣恐竊維今歲乃會試之年於檢選  
竣恭懇

皇上勅下禮部將湖廣下第舉人中檢選其學問尚有可  
觀年力猶能董率者交吏部帶齊引

見  
欽選數十人發下楚省遇有教職員缺該撫按其件分名

伏

題請補授伊等有志上進仍許其會試若在任實能督  
率士子著有成效該撫遵照六年議叙之例

題請議叙則教諭一官皆知激勵自勉訓育人材矣但  
教職微員舊無引

見之例然臣竊自思維我

皇上明日達聰凡各省解詞解翰等官俱得恭觀

天恩以教職為士子儀型若得勝

天仰

聖心更加感激奮興夙夜迨勉求稱厥職矣至訓導一官  
例用恩校成副恪遵

功令各省按貢人員該撫會同學政驗看後方准咨部

候選試善法也但查該生既准出貢不復在歲考之

列學業易至荒疎且該生出貢之後尚當需次多年

方得選授教職故有出貢驗看之時頗猶強健及其

得缺則已衰邁不堪者且查全書開載按貢歲貢有

應入監讀書者學臣給文送部劉監肄業等語臣請

嗣後各省應貢人員既經該撫會同學臣驗看後學

臣即給文送部劉監肄業就近應北闈鄉試每於鄉

試之後圖于監奏請

勅下九卿驗看過其年力壯盛學業可觀者歸部選用其

已經衰老及雖未衰老而屈指竭選之期不堪復用

者並准其以訓導職銜休致則訓導一官亦得其人

矣

一門簿之考校宜勤也查學政全書開載該管有司官於諸生進見須設立門簿詳悉填寫或公事入或私事入悉登姓名或自據訟或為人訟或自為証或被入証全載情節所以稽察文武生員滋事搆訟等弊法至善也但日久廢弛該管官不過奉行故事並不將諸生首蹟填寫送除且一面已經飭行各該

教官將諸生出入衙門情由務須逐一填寫備環門簿每月申送查核外且猶慮教職微員賄徇情面奉行不力復擬行各州縣官凡遇文武生員干謁長吏除干犯法紀應行誡革者詳請隄革外其餘戶婚田土雀角細故雖無關行止亦必用驗文中報學政存案以便與教官所會之門簿一一查對教官遺漏責

在教官州縣遺漏各歸州縣庶諸生知所儆懼雖不肖者亦知歛跡矣抑且更有請者生員搆訟徇性徑赴縣庭不使教官得知教官亦難於每日查考且請嗣後文武生員果有切身不得已之事當赴有司控理者必將呈訴先詣該管教官挂號然後移送有司其未經教官挂號者有司毋得受理至諸生呈訴是

非曲直聽之有司該教官止許登記號件毋得借端越俎以開濫收詞狀之漸如此則門簿之設為不虛諸生亦不敢輕詣訟庭矣

一貢監之優劣宜考也恪遵

功令凡一應捐監捐貢俱令學臣酌東考其優劣且查貢監之在地方與生員不同生員不過一領青衿尚

且有妄行多事者貢監則自稱紳每與地方官往還尤不肯謹守法度且惡請照全書設立門簿稽查文武生員之例令各州縣官亦設立備環門簿凡遇貢監生出入衙門或係已事或預人訟務須逐一填寫每月申報督撫學政嚴加查核庶貢監各士得以一例勸懲而士習益端矣

一優劣之資時宜詳也行真先於孝友品英者於端方勤

國課以省催科守廉隅而遠爭訟嚴取於一介足經學於三冬此優時之大凡也若其行非孝友品失端方拖欠錢糧生事搆訟趨利如鶩廢學荒功則劣時之彰著者也且竊計一省貢監生員不下萬人豈能

朝考夕問家至戶曉以知其優劣即地方有司各學  
教官偶舉一士之優偶指一人之劣亦難遽信其無  
歎也巨愚請設立科條明開款項優之屬有六一日  
居家孝友二曰立品堪方三曰勤幹

國課四曰經濟可試五曰清操不苟六曰學問優長劣  
之屬亦有六一日倫紀不修二曰行止卑污三曰抗

欠官糧四曰與減詞訟五曰貪庸鄙陋六曰學業荒  
疎以此科條銜令地方有司攢造貢監花名冊籍於  
每員名下標題各款或係訪聞或係確見務將為優  
為劣之實蹟詳注於各款之下再令各學教官攢造  
文武生員花名冊籍於每員名下標題各款或係訪  
聞或係確見務將為優為劣之實蹟詳注於各款之

下每遇鄉試年分彙造清冊中書督撫學臣秉公查  
核督撫學臣仍不時密訪以杜欺誑庶優劣之蹟可  
憑而不致於混淆矣且竊惟天下之士中材為多果  
有奇才異能可到

國家之用者自當特旌薦舉保送至於鄉黨自好之流  
無善可稱無過可摘不便獎以為優亦不得遽斥為

劣又有一種秉性淳樸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之人  
尤不可無法以鼓勵之巨請嗣後各省學臣報滿之  
日將確核既定優劣之貢監生員照考試出榜之例  
明揭榜文大書姓名張挂通衢曉諭遠近人情莫不  
好榮而惡辱彼見為善者有獎借之榮為不善者有  
斥名之辱雖中材謹愿之士亦將勉自樹立以進於

行優之列矣

一丁祭之禮宜肅也查每歲春秋上丁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為典甚鉅我

皇上崇儒重道於上年秋月

特頒諭旨以上丁日

親詣文廟行禮且職司柱下伏觀我

皇上至敬至誠禮明樂備誠千古未有之遺遠萬世準循

之軌則也乃楚省春秋二祭惟司道府縣等官以上

丁日行禮而督撫學政則先期一日於階下行九叩

之儀謂之祭丙似非實明行事崇重

先師之意在從前定為此制必有所據然巨竊謂

國家典禮當從畫一旦除器視壯晉爵其學儀文甚多

今但行九叩之禮亦未允協似宜

勅下禮部詳議各省丁祭自督撫以下如何一體行禮

之處通行各省畫一遵守別典禮依陸宮牆整肅矣

一學田之開墾宜先也臣竊查湖北八府屬舊額學

田共一萬四千三百六十六畝七分零內除成熟田

地共八千八百七十八畝七分零尚有荒蕪田地共

五千四百八十八畝零未據報墾是汗菜未盡闢而

地有遺利也且竊思楚瓊米之鄉諺云湖廣熟天

下足然去歲漢黃等府一被水災各屬人民幾至乏

食仰賴表

皇上施恩賑濟入春以來漸有起色而學田所在十分之

中荒蕪者殆及三四我

國家承平日久農民樂業野無曠土楚省乃產米之區

何至田疇荒廢如此之多非地方官漠不關心則必

民間有欺隱之弊此開墾之法不可不講也但楚省

學田俱係有司經理學臣不與其事每歲惟據學冊

奏銷其荒蕪無由周知且愚以為學田民賦均關

國課一例

奏報似應

一五

勅下地方官照例召募開墾則地無遺利野有益藏不特

學校攸賴而於

國家餉項亦少有裨益矣臣才識疎庸到任日淺楚省

利弊尚未悉知謹據目下見聞條陳六款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九卿議奏

僕大學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修撰黃湖北等處學政四級直學奉

請

皇上聖躬萬安

程安儀奏對事其為可嘉爰廷議

一四



日講官起居注所於院修撰會同此等是學政以一統于法理

奉高

聖諭之化導業宏

廣訓之備民孔易請通行鄉會以彰

德教事欽惟哉

聖王至孝至誠善繼善述遠念

聖祖仁皇帝

聖諭十六條直捷十六字之心傳永為億萬年之

寶鑑是以

躬親袖輝開導宜揚又至萬言

訓垂六合大則綱常倫紀小而日用云為莫不洞

悉詳明乞罪費還又復

如恩士子

頌賜學宮俾成人小子皆得祇誦

翰言淑身善行此誠備世覺民之盛心也且至慈

極隨蒙

皇上天恩俾以學政重任蒞事以來夙夜匪懈思

所以費教化振士風者竊惟

廣訓一書其啓迪人心者至切極與風教首義宏

是以每月朔望及按臨所至均賜送學之日

必親至明倫堂傳果師工人等宣講

廣訓至再至三務使聞者咸知欽敬感悟凡童生

覆試之日遵

則然書

廣訓一條且開今詮釋皆能言其大義可見四子

五經其言微則難於尋譯

萬言廣訓其義顯則便於躬行且伏念

萬言廣訓既已用之於歲科即當行之於鄉會重

鄉會兩試頭場四子五經三場策問五道詞

業義博無可置議惟二場止論表列五經曾

五經者如詔語二篇應試者往往草率了事

且駢偶之體不遺風雲月露之詞無益於身

心性分之空况日來列衣等所惟向省人上

為之地有則多平反未編者律乘時者難勉

惟完篇無關工拙且愚以為鄉會試第二場

應限童子覆試之則於論表列之前取諸然

寫

萬言寶訓一萬有能教陳大義者多或五百字少

或五百字令其以意詮解欲理首於

寶訓之後用以觀其誦習之功備給其詮釋之是

非以為去取則人知自勵致舜而發

聖祖之寶訓與日月共其昭回

皇工之恩愴與天地同其悠久其於世道人心大

有裨益矣臣職司教化謬敢芻蕘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唐訓以訓宗之書身于子用之于歲耕本佛身則不可也  
以去歲九月廿八

一七

奏為啟事

上諭軍機才前任大同新平路余時於雍正九年歲月俗陸

日大同總兵官馬龍白遵

旨輪流送部引

見 以才於本月初十日在箭場射箭兵部帶至

乾清宮

上子則應歷那裡出邊兵以才回奏打箭噴出邊兵

上子聞可有議叙以才回奏有議叙

聖祖仁皇帝賞功加五等軍功紀錄一次奏軍功須增

恩 出矣即題侍

昔春元輔擢將勇于義春員候起身箭感日來故奏於初別

日領

聖賞銀貳拾兩初以日臣

乾清門故奏奉

旨召至

養心殿跪聆

聖諭你們幾時起身以才等回奏初五日起身又蒙

聖訓你們各人我看你們可用之人叫你們進來你們武臣

張成義

一六

聖祖皇上

聖祖阿瑪嘗說文官不要發武官不借命就是好官你們必委  
諸理學臣詞賦矣了不要錢做好官我自然知道你  
們若學為要快我知過必要治罪你們行走通交遊  
苦的若不治罪

國法安在如今你們要錢也錢有做了總兵心搖不要變就

好了你們記着你們出去不要聽信人種種我有指

子記着的又

天恩賜以才朋素梅查帖卷月卷得再詩堂福臨及瓜張大

錄色查把察全致或洽以頌頌

恩 出陸於拾壹日自京起身回營於伍月歲除日奉

旨特放山東制明達於刑月谷歲日列任今次違和錄

上諭臣等奉通

聖訓賜寫封用呈呈設正何保忠特

奏進呈

御覽謹奏

一八

大理寺少卿臣于廣謹

奏為兼用舉人教習八旗官學以資實效事竊臣

山左迂儒荷蒙

皇上特達之知拔置卿貳仰見我

皇上臨御萬幾知明處當大綱小紀各立章程以臣

愚陋實無寸忱可以仰贊

高深臣再四思維伏查

國初設立伴讀其後改為教習康熙六年曾用舉

人考充嗣又

題定專用貢生雍正元年吏部

題請准以進士考充後又經國子監

題請進士與恩拔副歲貢生一同考充各蒙

俞允欽遵在案臣伏查通來進士選法單月加班銓

期甚速不願再入國子監考充教習是進士考

充之例有名無實也臣伏思

皇上鄭重科目屢欲疏通舉人選法

恩旨稠疊舉人感激効用之情至深至切若於考取

教習之時比照新設宗人府教習例許舉人與

恩拔副歲貢生一體考充其有願考者具呈禮

部彙冊轉送國子監秉公考取挨名撥補務必

勤守教職盡心課訓使官學生砥礪成材再令

國子監堂官按時督率如有怠惰者即行

題參若有用心課訓優勤可嘉者於期滿日咨部

選用如此則教學相長造就有成克以仰副

國朝設立教習八旗之至意矣臣愚昧之見如有

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一九

大理寺少卿臣于廣謹

奏為文教日隆輻湊京師請設客籍取士以兼遠

人以杜頂冒事竊惟我

國家養士垂及百年學校科舉之盛曩代遠不能

及適年

皇上繼統以來加意振興作人雅化莫罄靡颺四方

士子舍讀書敦行更無進身之塗此文教所由

日隆也臣伏見京師首善士子雲集或係仕宦

弟男或係商賈子姪艱於資斧憚於跋涉往往

不能考試其間或有功名心急過小試則設法

冒籍過科舉則蹈險頂替及至徽幸成名敗露

隨之雖作姦犯科自陷法網而以誦法儒先之

人麗於

國憲珠堪矜憫臣查各盛運司設立運學或有以

商籍附府學者現在直隸設立鹵字號取中

舉人是皆我

朝優恤遠人之至意今以京師根本之地萬國朝

一八

宗遊官貿遷其子弟之成材可造者不少伏乞

皇上俯念遠人思及仕商勅部議立客籍於順天府

學許各省童生各報本籍取其同鄉京官印結

過歲科兩試學臣一體考試其取進額數臨時

量報考人數

奏請定奪所取生員即在府學肄業過科舉年南

生入南皿北生入北皿字號一體入京闈鄉試

即於南北皿原額內取中其中如仍有以南冒

北或出身微賤干碍等情一經發覺將本人及

出結官按律治罪如此則冒籍頂替或可少戢

而人文炳蔚之觀倍深鼓舞矣臣因人才起見

不揣愚昧可否允行伏乞

睿鑒採擇臣謹

奏

二〇

大理寺少卿臣于廣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欽惟我

皇上體卹民瘼無微不至而於催科一事蠲租減賦

凡有益於民生者隆施渥澤尤為惠被無疆司

牧之員仰體

仁惠一切加耗派累固已釐剔無遺矣惟是臣風聞

得州縣經徵錢糧拆封之時不能親自眼同吏

役庫承稱兌分兩或因事繁假手於人濫開短

封以至花戶之中十有三二如果糧戶完納短

少

國課攸關理應補足若每於拆封之時即開截一

單祇羅列某名短少幾分差役另催而原銀已

經合并無從對證其中不無不肖官吏借此多

索在一戶不過數分積少成多何可計莫是名

為革除火耗而實暗中加添也臣愚以為嗣後

凡州縣官拆封必眼同吏役庫承每封拆兌如

有短少即將原封發出令其驗明補足倘原封

已經拆混不得但憑單開數目重征其該管上

司亦宜嚴加稽察如有濫開短封之員不時

題叅則細民急公者均免額外之追呼而

皇仁實被于悠遠矣臣不揣愚昧敬陳管見可否施

行伏乞

皇上睿鑒採擇臣謹

奏

存子科道議奏

三

候選知縣臣于存斌

臣于存斌江南鎮江府金壇縣人年四十七歲

康熙五十三年舉人揀選知縣今吏部挑選帶

領引

見欽惟我

皇上

德協清寧

功弘參贊

誠能動物體太極而順應咸宜

敬以勤民建一中而用敷永錫

重農耕耨繪嘉禾於圖畫千百國屢奏豐年

發粟蠲租著分穀於科條億萬載長霑惠澤固已

小廉大法盡沐鈞陶亦且達至通安成資化育

金甌永固玉燭常調臣幸際

昌期忻逢

聖世謹就其間見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教法脩而人心以正訓誡嚴而風俗

以淳則士習民風其最要也夫士習之不端莫

甚於逞文士之浮詞以肆為議論民風之不厚

莫甚於惑左道之邪說以妄結交遊蓋士子讀

書不知大義而但習為浮夸於是恃其筆墨之

長輒好為放誕之語或形諸歌咏或見諸批評  
遂至侮慢聖言譏訕時事種種不法由此而起  
小民平居未聞正言而但甘心游蕩於是見有  
邪曲之教輒聽其黃鼓之說或聚眾成羣或私  
相附和遂至造作妖言要結黨羽種種大逆罪  
不容誅蓋其始不過一念之無忌憚其後遂入  
於匪僻陷於罪惡而莫可挽回獨不思綱常倫  
紀不可少違

國法王章斯難姑違同虛光天化日之下而甘為  
犯法獲戾之人盡惑人心敗壞風俗其罪有不  
可勝言者此固下愚之習於邪妄不知其非而  
亦地方官吏平昔不能實心實力開導教誨以  
至此也考之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  
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士師掌士之八成  
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可見造作語言交結  
朋黨皆法之所必誅而今之所必防也臣愚以  
為宜倣古者州長黨正四時糾戒之制以士子

之妄肆筆墨責之地方有司以小民之聽信妖  
言責之推行保甲請

勅下各省督撫詳酌法定例通行嗣後一有此種  
狂妄士子悖逆小民事經發覺將失察之有司  
與甲長一同議罪則教法既備而士習民風自  
日進於淳厚矣為此謹

奏

刑部福建司員外郎臣于其珣謹

奏為遵

旨條陳事竊臣草茅愚賤由生員歷指主事於康熙  
五十四年八月內選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恭遇  
皇上登極寵荷

天恩於雍正元年四月內得有頭等賞七月內本部

大人保舉  
特恩陞補福建司員外郎夙夜冰兢感恩報稱恭惟

我

皇上神聖天縱育旰圖治刑獄一事尤厯

聖懷屢下

訓旨博採輿論仰見我

皇上如天好生慎重刑罰之至意前十月十四日

面諭本部大人揀選人員我

皇上聖明洞悉至要期於得人誠為今日之先務臣

竊思量材授職古有成效知其才而任使之立

可奏功用違其才亦或至於敗事夫刑罰關係

民命匪材詎可輕任與其既用而退之於後孰

若未用而慎之於先况天下人才至衆在外知

州知縣同知通判皆係臨民之官時親聽斷必

有才識練達足膺刑名之人臣請

勅下各省督撫於州縣應員之內實心體訪註定考

語每歲每省保送一二人其現在候補候選及

各衙門人員中或有留心經濟曉習律例之士

或有天資明敏夙具斷獄之才者本部大人及

九卿核實保舉選刑部員缺以保送保舉之人  
補授駕輕就熟與素未經練者不同自可收得  
人之效矣再滿洲司官量例俱不出司前到一  
司旋又派撥他司甚至一歲數移不惟聞人規  
避之門書吏窺其初到亦易放朦蔽之心嗣後  
滿洲司官似應如漢司官之例令其坐司一切  
案牘知其始末遇有到部之件不待查問而自  
了然設事有繁簡之不同才有短長之不齊本  
部大人酌量具

題調補或於事亦有裨益臣學識短淺謹誌所知

繕摺陳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大學士九卿等謹

奏雍正五年十月初七日臣等蒙

賜觀浙江巡撫李衛所進瑞穀一莖二穗三穗

者穀本竊惟嘉禾駢穎本屬奇祥而瑞穀

雙歧尤為罕見皆由我

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寰宇之內編產

嘉禾浙江為抗穉之鄉亦呈此瑞穀年歲

豐登米價平減人民樂業共慶昇平之成

臣等不勝踴躍欣忭謹

奏

覽州等所奏小祥祥後不致致斯者說不致至嘉夫

不致不祥成也

上倉以以瑞穀祥秀州者臣民慶幸為得此瑞穀共才衛是

通者據請

城守米平府訓導王任

奏為恭請

聖訓事王由佐領至參領行走參拾伍年從未查

經外任諸事不諳敬思山未查缺有靖盜安

民整舊營伍之責伏求

皇上俯賜教訓俾王知所遵循得以盡犬馬之力仰

報

天恩於為一體

奏

刑部河南司員外郎臣王相為遵

旨條陳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遠聽明目兼聽並親凡內外事件

庶慮靡不詳慎而刑部一曹民命攸關尤望

聖懷今奉

諭旨命臣等各獻愚衷臣雖愚昧敢不據所知者以

陳臣到却未久每見一索中有情實罪當者亦  
有無辜牽連者情實罪當之人囚禁困圍此固  
法所不宥而牽連之人或正紀潛匿未出或干  
証拘喚未到一時難分皂白亦必繩以縲絏迨  
至人犯拘齊質審明確無辜者雖依舊釋放其  
於監禁中已受無限苦楚甚至有感病獄中者

殊負我

皇上愛民至意臣之愚見除命案強盜等重罪自  
應為監審訊其餘牽連待質事在疑似之人宜  
發於五城兵馬司取保候質如是則奸徒不得  
借以延案而無辜被牽者亦不至有日久拖累  
之苦敬陳芻蕘伏乞

御覽臣不勝悚慄之至謹

奏

湖南衡永郴道臣王秉護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一介庸愚知識淺薄荷蒙

皇上鴻恩由僉員

特授監司

殊榮異數振稱無由謹將地方情形素所熟悉實有

裨於

圖計民生者竭盡愚誠敬行一得為我

皇上陳之

一六里之宜歸復也查乾州六里地方與保靖

土司接壤向為該土司竊據康熙肆拾玖年

題歸乾屬彼時保靖未經改土道隸乾州其實隔

越寫遠不惟命盜案件艱長莫及而所納苗糧

茶拾餘石徵收甚難臣受事之日親歷查勘

該地方遠距乾州百餘里中隔紅苗一切事

件難於道制今保靖奉

旨從流臣愚以為六里地方宜歸保靖同知就近管

轄不必遠隸乾州六里既歸保靖則乾州所

屬只有鎮溪所一處其地在瀘溪縣界內額

收秋七銀壹百餘兩亦宜歸瀘溪管轄則乾

州同知一缺似爲冗員至於六里地方延袤數百里土苗盤踞居民絕少自臣到任後設法招民開墾來者接踵但逼近紅苗無兵防衛勢必爲其擾害臣已詳陳督撫現批查議伏懇

勅下楚省酌量險易添設營汛不惟鎮壓地方且以防

獲開墾之民其開墾事宜即責保請同知兼

理且身蒞既久不敢以難任而謂非已責也

一邊營之宜嚴密也湖南邊徽形勢北曰桑植

與湖北容美等土司接壤中曰永順南曰保

靖與乾州六里接壤悉土苗居住向無官兵

彈壓地勢險阻苗性兇頑素多劫掠雖設之

惠今奉

旨改土設流誠過恭安民之善策也但營汛之設聲

息必使流通首尾必須聯絡今桑植添設副

將而容美等土司未設流官保靖添設遊擊

而永順六里未擬措置形勢閭閻聲氣難通

臣愚以爲容美之地廣於桑植數倍六里之地要於永保二區宜將桑植副將移於容美

而桑植地方分駐都司一員千把總各一員

領兵防守隸桑植鎮管轄保靖遊擊改爲副

將移於六里永順分駐都司一員千把總各

二員保靖止分駐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

領兵防守隸鎮筵鎮管轄如此則沿邊一帶

兵勢既重聲威聯絡庶幾苗民不敢滋事而其

中荒蕪之地亦可招徠開墾以增

國賦而業窮民查通者兵制合計三萬有餘各營

抽取儘可敷用無事另爲招募至各官駐札

衙署材木出產之地設法興修亦無大費也

一烏鎗之宜勸散也查沿邊紅苗習用烏鎗凡

偷劫牛畜恣恃爲強吏之具失主追捕捕役

稱拿報用以拒敵傷人性命故竊盜每成大

案雖屢經嚴禁而兇頑成性抗不遵奉流弊

日久徒以空文曉諭決不肯輕易獻出請

勅下鎮臣飭將備會同文員帶兵勒令散繳

匪即以私造軍器創立重典懲一足儆百  
庶頑苗懼威克器既無地方得安靜矣

一稅關之宜移設也湖南辰州鹽木稅探額徵  
銀貳千肆百兩零由來久矣且於去年叁月

內奉

命小查任事柒月抽收銀柒千餘兩必俟年終約其

所得定為成額官商方無偏累惟是辰州山

峻灘急每遇山水暴漲之時地稅通同奸商

乘黑夜陰雨私偷過關無可稽查且詳查形

勢常德水勢稍平為南北要衝且下有洞窺

之險木筏難於徑下河湫地方原係賣木行

市若移稅關於其地則偷越之弊可杜責令

武陵縣將從前私立牙行盡行逐革擇本地

殷實良民給與行帖令其查報徵收庶奸商

不得偷越而額稅不致短少至於鹽船自洞

窺而上必先自常德經過若於常德一體徵

收實為允便一轉移間於稅務大有裨益矣

一厥利之宜亟興也湖南邊徽地方重山複嶺

金銀銅錫鉛鐵所產者不一其處郴州桂陽  
雖開採黑白兩鉛而其餘封閉者尚多人跡  
罕到之區率奸棍勾通盜徒徑竊偷挖微錫  
窮民反性漢厥傭工且闖天土生五材民並用  
之山澤自有之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矧楚  
地幅員遼闊終年經制除俸薪兵糧數大項  
外銀兩有費堤工有費與其取資於

正供何如兼採於土中伏祈

勅下楚省督撫查境內產礦地方令有司據實通報

遠委能員按畝分管儘收儘解毋俾浮議掣

肘毋俾土豪強霸毋俾奸民竊挖雖未必處

處有濟但得一二有成效者則經費有濟數

十萬失業之民得有營生之處至硫黃亦屬

楚產封閉雖足杜盜賊之利器然營伍製造

火藥在所必需本地產礦之鄉反以重價購

買於鄰省夫天下之人情一也楚省有偷挖

之弊鄰省現採礦之地豈不慮及且以為處

置得宜唯明開採益可以杜盜取祈

示開株之令官發工本募民株取盡入官局毋俾私

相授文等位需用行文官局支取照本收價

省費良多並以施及於不產礦之省蓋員特

工本領支俾益者不止本省矣

秋督梓詳奉南則也行息疑者夫廷意梓者梓  
奉以開內湖株一事有面詢王才

二七

呈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恭

硃批并傳奏宣

旨事竊臣於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摺

奏救陳管見事當蒙

硃批并奉

俞旨

命臣揀費至楚與督撫公看詳悉商酌而行欽此欽

遵臣於三月十九日抵武昌恭捧

硃批與督臣邁杜恭看於四月初四日抵長沙恭捧

硃批與撫臣王國棟跪看訖至臣奉

旨令督臣動督買田分給餘丁耕食與臣

奏請速設兵倉及臣巡查開墾邊土

奏懇添給隨防官兵并沿邊鎮營赴長沙請領兵

餉隔有河反之險請將附近州縣應解藩庫錢

糧撥給兵餉等事俱已宣與督臣再原任辰州

府知府遞瑞歷年款陸續開辦餘稅課銀兩保

與管事家人杜大杜二李大李二及經承張壽

元張國寶等通同分蝕臣奉

旨已宣與督撫當即撤飭拘拿查追所有臣欽奉

俞旨緣由理合具摺一併

奏

聞臣謹

奏

虎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恭為據實奏

聞事欽惟我

皇上天福洽被地運更新臣查得六里與保永桑邊

上一帶往時天氣陰寒收成歉薄據所居土民

會稱每年六月必須夾衣被體至今年七八月

間尚且晴明暄暖可著單衣穀米蔬菜俱得豐

收實屬自古未有之事臣因傳各土頭人前來

宣布

皇上福運宏昌以致邊民得遇大有各土頭人俱歡

欣踴躍感謝

天恩當即賞給豬酒炮其務本力農安分守業臣

更有請者在哉

皇上臨御萬邦子惠元元本欲使家給人足永享昇

平之福然臣以為食王之土即當供王之賦尊

君親上之道更不可不使之家喻而戶曉也茲

查保永桑未改之先該土司俱照烟戶科派錢

糧較之田賦不止加倍其上輸

國課則僅有秋糧名色為數無幾皆係土司自行

抽解並非各土民自照田畝輸納者今各土司

既經歸流即與內地民人無異按畝陞科自應

以改土之日為始乃查保桑於去歲改土後其

土司從前所派烟戶錢糧業已革除而土民耕

種之田畝却未經清丈起科仍止輸納秋糧即

今春永順歸誠其田畝亦尚未清丈臣自六月

抵任後即詳請督撫委員勘丈繼經督撫以方

在建治立營不宜滋擾應且緩圖此固督撫小

心謹慎之意臣愚以為既經改土祇緣田畝未

曾清丈故兩年俱未輸賦此皆仰沾我

皇上高厚天恩然土民却陰受其福而不知且恐習

為固然將來建治後再興丈量令其接畝納賦

或轉致驚疑以為出於意外是既不知任土作

貢之大義又未識

皇上錫免之殊恩臣不揣愚昧跪懇我

皇上或將永保桑於未經輸賦之度念係向化土民

田畝未丈悉令先自首明准其量輸一半或全

賜豁免統俟督撫委員勘丈後再行按田起科庶治

邊土民既盡感

天恩從前之寬免又咸知將來貢賦之常經德洋恩

昔歌頌無極臣例應詳請督撫轉

題但錢糧關係

國課踴租出自

皇恩若願行詳請又屬干譽沽名之舉罪益難逭臣

輒轉思維因不得不披瀝愚衷密陳再個祗候

聖裁再查新改邊土地方樹木業多嵐氣深重致移

駐官兵每易致有感染之虞俟建治後當即召

募民人令其砍伐開墾田土務使嵐氣全除俾

官兵得安居樂業共遊化日之舒長矣臣身歷

邊境目觀情形理合據實上

聞臣謹

奏

二九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采為檢舉事竊臣先因水

順土司彭肇槐嚮化歸誠情應改土初觀其外

貌魁梧生長苗疆意必諳練邊務是以臣於

陛見時曾冒昧陳奏懇留於苗邊補用今臣歷桑植

永順地方駐劄數月見其才具平庸性耽安逸

且不曉兵法紀律查凡苗邊皆係新闢之區現

擬建治設官若將彭肇槐仍留於彼地補用不

獨設營務廢弛魚恐伊承司狡獪之徒或假復

土之議論惑愚頑亦未可定不若將彭肇槐遷

移內地隸督撫提鎮標下暫為借補既可令其

熟悉營伍兼杜絕宵小游移之念臣先經冒奏

今既自覺錯誤於前又何敢復掩飾於後臣冒

奏之懇理合檢舉伏乞

皇上勅部議處臣臨奏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臣謹

奏

二九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孫為等畫邊疆要務備摺

愚忱跪懇

聖恩乾斷事竊臣庸愚陋質仰蒙

皇上委畀開闢治疆重任仰

命以來朝夕悚惕極思出力報効以上答

高厚深恩自臣六月抵任以來親履邊土情形博採

輿論將六里保靖永順岳植地方議設建治立

營規模并一切應行事宜臣已詳議數條業經

移會布按兩司候詳請督撫核

題惟俟奉有

俞旨到日遵奉施行謹將臣議應行事宜敬摘大略

并建治立營處所與應設官兵數目另具清單

二合恭呈

御覽臣更有請者我

皇上撫有萬邦薄海內外一視同仁凡苗土地方悉

欲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並非利其地土民人但

臣查得六里與保永岳等處地方北連湖北之

容美并諸小土司西接四川之百陽地蜀色極

與黔省之平頭烏羅等土司以分省而論係楚

蜀黔各省之邊徽合楚蜀黔而觀實間居三省

之腹內其地雖處重山複嶺之中而幅員萬有

餘里若就其中四土已熟者清查未熟者開闢

則國賦可增數萬而生齒之蕃賴自此無窮是

為

國家之封疆界址計萬不可聽土司之盟諾而任

其荒廢阻隔也查現今已經改土者十分之四

未經改土者尚有十分之六其已改者雖議設

文武各官駐劄彈壓然僅可防範已改之土司

而未改之土司保彼自行管理無憑稽查且土

民頑犇情性不齊易於煽動倘嗣後文武各官

稍有怠違彼土司究賴者勢必乘隙鼓惑致生

巨測况查容美一司其平日之奸惡異常恃厲

寄心腹於內地猖狂無忌楚南永保諸司火被

殘害且將擄去男丁違法開創使用怨聲沸騰

即百陽一司重征苛徵凌虐土民以致越境逃

竄田野荒蕪至於湖北諸小土司之頑梗亦甚



抄收無忌兼聽容美驅使相助為惡是諸土司  
無一良善而土民無一得所者已非一日今保  
永保已經改土凡鄰境土民無不引領望救而  
容美不惟不思歸誠反恃百陽與為姻親各小  
土司受其脅制近訪伊於諸司要約聯絡大有  
負固觀望之意至湖南已改之水順桑植其中  
猶間有毛崗上崗下崗三土司更屬漢土雜處  
家易滅奸尤為不便在

皇上恩威遠播諒此蜂蟻寧敢稍有跳梁而臣身歷  
邊徼實有見於容美百陽各土司其形勢不當  
棄置於疆域之外其罪惡尤不可姑容於天地  
之間雖容美屬於楚北百陽隸於川東黔之平  
頭等司皆非臣屬內地方然悉係

朝廷疆土臣受

皇上道格隆恩又何敢從旁歧視使臣隱然不言復  
留此有餘不盡之舉則今日之開關固不足以  
為功而異日之貽累於邊陲者臣竊竊恐百身  
莫贖矣毋念及此不覺直在傍徨寸衷鬱塞臣

愚以為容美一日不除則邊疆不可一日不虞  
而容美之肆虐無忌者恃有百陽及各小土司  
為之脅從今若得於就近各鎮營量撥官兵帶  
領前往先於各小土司宣布

皇上恩威詳細開導諒各小司自必俯首聽命彼既  
歸誠即時派撥官兵駐劄該地再移師百陽宣  
諭招撫令其嚮化亦即設官駐兵俾得有所統  
攝是容美之黨羽既散性雖兇頑已成孤立於  
是領兵懸境順則撫之逆則勦之一勞永逸不  
獨苗疆之後患除而國賦可增且楚蜀黔三省  
聯絡邊境清寧更極亘古未有之宏圖矣抑臣  
更有委曲苦衷於職分則不敢冒請於事勢又  
不得不平陳於我

皇上之前者將來各土司地方開關之後經營事屬  
文臣而招撫之先防衛必須武備臣等仰體  
聖心自當文武和衷相助為理但文武不相統攝凡  
領兵劄遊與臣道職敵體無所顧忌倘營將弁  
兵遇有小過即行規戒彼必以為侮慢而懷怨

心若緘然不言則姑息又適所以養奸及至釀成大過據實詳揭

題參既上煩

聖主之宸念且更調補授復多需時日必致稽遲邊務况違做僻慮寓遠倘遇有急猝調遣之處又恐領兵者以不敢擅動官兵見阻若待詳請督撫復移商提鎮則去省城隔遠往返三千餘里動經月餘事機洩漏貽誤匪輕且百傷烏雅等土司更隸於川黔管轄萬一於兩省鄰近邊營有急需應援之虞更恐呼應不靈事益掣肘是臣於官兵既不能約束於內又不能調遣於外倘至事有違誤在臣一身之處分不足惜而於開關之重務勢必至有始無終此臣所為憂夜焦思而寢食不寧者也臣再四籌議跪乞

皇上特命總統官一員令開關邊土之文武官弁聽其約束調遣臣亦受其驅使并懇

勅賜方略密下楚蜀黔各督撫提鎮一體凜遵庶幾事有責成罪有攸歸邊務易於奏績而臣仰報

皇上寸心亦可稍盡萬一再臣身膺開關事務凡差違官役監費賞春需用甚多臣合家父子兄弟

切沐

皇恩浩蕩時恐圖報未盡又何惜天家訖查臣道署養廉每年合計三百餘金臣因公務繁多已違家人回籍措辦但往返為有餘里不能旦夕應

用跪懇

皇上准臣於湖南藩庫內借支銀三千兩以備需用臣容臣按照借項銀數就近繳於東省藩庫庶公私兩濟更戴

皇恩於無既矣臣之今日偷祈陳

奏在旁觀者非指臣為多事即議臣為急迫然機不可失時不可緩是以披肝瀝膽無所避忌干冒

宸嚴并繪楚蜀黔三省交界各土司與圖一幅進呈御覽統候

皇上乾斷施行臣謹

奏

湖南沅靖道王王柔謹將開關各苗土應行

事宜除已移會布按兩司候詳請督撫核

題臣不敢備錄煩請

宸嚴又念新開之區時屢

聖慮若俟督撫核

題尚稍需時日臣謹先摘大略進呈

御覽

一苗土之治宜倣屯法也保永桑六里等處擬

請每縣分為四鄉每鄉分五十社每社分立各

村每村設長查連戶口丁冊力行保甲每戶令

派壯丁一名使三時務農冬日講武俾得兵民

相助

一兵穀之宜籌畫變通也保永等處地方廣闊

需兵頗多且路徑崎嶇官兵運難熟悉應土司

從前所用土兵悉係強悍之人一旦革除恐其

不安本分擬應仍照土例每名給工食銀六兩

零令其入營當差此項於額兵百名內議除守

兵四十名之糧作給土兵工食之用則一兵之

餉可募土兵二名既可安其心志兼獲嚮導之

利

一錢糧之宜請征本色也保永等處水陸道途

險阻穀米負運艱難擬開關後新設各縣錢糧

請令其輸納米穀貯倉按季撥作兵餉將兵丁

應領藩庫餉銀照數扣准正賦

一除丁之宜預謀安插也保永等處議設各營

其移撥駐防日兵必有跟隨餘丁家口擬應分

給策土替令屯田責成各縣管轄兼使隨營操

演如有技藝優嫻者造冊登記姓名遇缺須補

一開關之以得人為急也保永等處建治立營

新設文武各官請於通省內選擇熟練邊情者

調補進事竣之日果著有勞績造冊詳報查核

題請議叙

一請給養廉以示鼓舞也保永等處議設府廳

各官有錢糧利名捕盜之責按戶查丁丈量之

舉即調委辦理開關諸務各員亦有日用需費

擬請酌給養廉庶得急公辦事至請添設銷司

以免累民法公開濟水陸道路以便官民來往

并巨道衙門請設標兵以資隨巡俱經詳明咨

撫統候

題請奉

旨施行



王系所奏料理苗土時宜六條據稱已移會布

按兩司候詳請督撫核題應俟具題刻日交部

議覆

三三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素謹將六里保靖水順桑  
植地方議設建治立營處所并應設官兵數目  
繕具清摺恭呈

御覽

一六里地方廣袤五百餘里此地係紅苗巢穴  
山田雜種不曉開濟水田播種稻穀故田  
土荒蕪甚多開墾後田土可出萬有餘畝  
文職應設

理苗同知一員 駐劄崇山衛照乾鳳兩廳  
例於本營內撥給把總一

員帶兵一百  
名跟隨地查

知縣一員 駐劄地名隆園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 駐劄地名花園

巡檢一員 駐劄地名遠盤河

武職應設

副將一員 駐劄崇山衛與議設同知同城

都司一員 駐劄隆園與議設知縣同城

守備一員 駐劄地名坡頭

千總二員 分汛駐防

把總六員 分汛駐防

三四

32486

以上共帶兵八百名

一保靖地方廣袤四百餘里 查保靖現在四種  
百餘石計田一萬六百餘畝  
加清丈開墾後田畝更可加增

文職應設

知縣一員 駐劉保靖司治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 駐劉地名張家壩

武職應設

遊擊一員 駐劉保靖司治與鎮設知縣司  
城

守備一員 分汛駐防

千總一員 分汛駐防

把總三員 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四百名

一永順地方廣袤三千餘里應分設兩縣查永  
在四種約計官斗一萬石畝計田五萬一  
千七百餘畝再加清丈開墾後田畝更可  
增加

舊司治東南一帶廣袤一千五百餘里

文職應設

知府一員 駐劉舊司治

理苗捕盜同知一員 駐劉地名喜鶴營此  
地係乾州與沅陵瀘

溪兩縣及保靖永順五處交界之區魚  
屬免悍苗土雜處游蕩乾州同知隨  
標把總一員帶兵一  
百名撥給跟隨巡查

經歷一員 隨駐府治

知縣一員 駐劉舊司治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 駐劉地名田家崗

巡檢一員 駐劉地名施涪州俱歸舊司縣  
治管轄

又永順西北江西寨一帶廣袤一千五百餘里

文職應設

分防捕盜通判一員 將存拉同知改為通  
判駐劉江西寨縣治

以便彈壓治  
邊各土司

知縣一員 駐劉江西寨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 駐劉地名隆頭歸江西寨縣治  
管轄

武職應設

副將一員 駐劉永順舊司治與鎮設知府  
知縣同城

都司一員 駐劉永順西北之江西寨與鎮  
設通判知縣同城

守備一員 駐劉永順東南之且武營

千總二員 分汛駐防

把總六員 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八百名

一桑植及現議歸併九龍慈利地方廣袤共五

百餘里 查桑植現在田種約計一百石零加

歸併九龍衛慈利縣附近地方田種  
再加清丈開墾後  
土可出二萬餘畝

文職應設

知縣一員 駐劄地名安福所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武職應設

遊擊一員 駐劄舊桑植地方

守備一員 駐劄地名安福所與議設知縣  
同城

千總一員 分汛駐防

把總三員 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四百名

三三



王桑所開六里保靖水順桑植地建設官兵較

日清單應存供該督撫具題到日或有不同之

處請將此摺一併發與該部議奏

三六

湖南辰沅靖道 臣 王 秉 為 恭 謝

天恩事竊 臣 山左庸愚才識鄙陋荷蒙

特授監司重任抵楚之後涓埃未報復奉

俞旨著 臣 署理桑植副將同知各 臣 隨於六月初

二日抵桑植任事接讀家信知 臣 父 臣 王 渭 奉

旨補授四川成都府知府繼又接家信知 臣 弟 臣 王

拱 蒙

恩命往河工効力補用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 臣 何人斯一家父母兄弟屢沐

皇恩至優極渥當思

奏謝復恐違例借妄今因陳

奏開關苗疆要務特具摺叩謝

天恩稍速懇忱 臣父子兄弟惟思竭盡駑駘努力勤

慎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爾 謹

奏

覽奏謝知恩了獨力勉力 臣父子兄弟不才過意未過極  
亦不及諸凡保以第第之也亦委實指皆大有開  
任之事惟洋仙射的勇有奇功至於未歸保  
士刃直然既歸勇不才一事再此任生以專帶  
道不而留待後步三百全不通一極也自有其  
五千全者康以第第之勇再此不委事件  
舉折亦小通指至固保以第力舉折可保  
理者過小帶一人方寸主小帶一切以等事保  
保舉折而不能收功亦聞且臣既聞房言所不保  
兼於者為種正在清河又生得此瑞凡且  
以西抄卷之不一詳保者知根處少待保以第  
特理房工

三四

湖南辰沅靖道 臣王 柔 為 遵

古保舉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上諭外員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

人 臣於雍正六年荷蒙

皇恩特授辰沅靖道例應保舉近查有現任湖廣武

呂府知府張 淑 邵 辦事誠實才具練達理合繕

摺保舉仰 臣 更有請者水保保三司地方曾議

建設一府四縣業經督撫繕具

題倘蒙

俞旨允行此係新設荒僻之區諸凡規模俱屬創始

而知府一官更有統率各屬總理經營之責非

得一誠實練達之員難以勝任 臣不揣愚昧仰

懇

聖恩可否將張淑邵調補新設之永順府恭候

聖裁 謹

奏

湖南辰沅靖道王秉為密行奏

閩事臣蒙

皇恩於雍正六年五月內委署森植副將同知各印

務於六月初二日到任事於十一月十二日

新任副將朱文華到森臣隨即交代清楚因沿

邊地方廣闊建治設營之議尚未奉行是以臣

遂起程赴永順保靖各土崗一帶巡查於十二

月初三日行至永順猛洞地方見有粘貼招子

上書張官為母聘醫施藥病愈免謝字樣臣心

竊疑此等作為或非善類因遂詢問該地土人

據云近日見有四人沿村捨藥貼此招子臣即

差役四處訪拿前獲陸續拘到許英賢陳世名

即盧安臣盧瑞臣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到

案盤詰來由據盧安臣供小的是江西人於雍

正二年到散毛司開油榨房素常曉得些醫道

今年五月間聽說有許英賢同些人到散毛司

小的不在家不曾見他到十月初十許英賢同

許世基趙張太劉英士又到散毛司在小的油

榨房住下他就邀小的捨藥他說捨藥治好了

病也還有謝禮錢小的就出銀一兩買了些藥

於十一月初四日同他叫盧瑞臣劉英士挑了

藥擔到永順地方捨藥他叫向吃藥的人說是

江西廣信府張天師大老爺家為報母親的恩

叫我們出來捨藥治好了病不叫要錢只要感

激張大老爺家的恩德給他家傳名又聽見他

叔子許世基說今年三月間張大老爺家僱有

四十八個人分往湖廣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各

省捨藥去小的却沒聽見他告訴這些人的姓

名只求賞問許英賢等語訊據許英賢供稱奉

張天師之叔張易珍命四處捨藥救濟百姓的

又云原係賣藥者圖假借名號欺騙人家錢財

的及喚曾經服藥土人田士和李應祖等面詢

云云捨藥並不要錢他說治好了病只要感激

張大老爺家的恩臣因其言多疑實再四駁

詰復據許英賢供稱小的是江西南康府建昌

縣人住在唐上村於雍正三年出外賣藥生理



於九月裏到雲南阿迷州賣藥在東門外遇見江自得對店居住因同是江西人往來熟識他於夜間邀小的吃酒就向小的說你這樣行醫也沒有什麼大利錢我現替張易珍大老爺家捨藥不如你替我在這各處捨藥多醫好些人每年給你工食銀三十五兩他又問小的從那一路到雲南來的小的對說我從湖廣走來的他就問湖廣湘潭縣有個朱文先他是个秃子怕要錢押寶你曾見朱沒有小的說從不認得朱文先昨過湘潭時曾見有个秃子白日押寶黑夜說書不知是他不是江自得說就是他他又對小的說康熙六十一年有張天師叔子張易珍同他七個人商議在本省捨藥到七八月間伊祖墳龍虎山內裂開一石孔易珍遂往觀看忽然不見了七日落後出來聽說得了一本書張易珍遂就傳達雷之法并能於紙上畫一人書一道符照書上念過呪語燒化了其人即現就可作兵將江自得又說他對張易珍說這

是有用的兵考不可決滿因於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在城隍廟裏同從前商議捨藥的七個人牽牛殺馬吃血酒第一個就是江自得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住在麻洋洲平素行醫有三十多歲身長面帶黑色微鬚人瘦第二個是張子明江西南昌府奉新縣人平素教書還曉得算命地理有四十多歲身中面帶黑色有連鬚鬚人胖聽說他會土遁第三個是朱文先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人住在馬腹嶺聽說他平素會算命看地理有四十多歲身中面帶黑色微鬚頭禿還有何子雲劉公俊李汝文李文魁四個人這四人的都不曾見過聽說張易珍與眾人吃過血酒後都給過他們官職各人就分散各省都裝作捨藥算命看地說書各樣的人招人去了小的因為生意不濟圖他幾兩工錢就替他在雲南蒙自縣臨安府石屏州易門縣潞江府寧州曲坊府阿迷州各處捨藥住了二年到五年八月盡走到石屏州明至微

上又會見江自得的就辭要回家他就對我說他於四年間因魯魁山各標家地方有標標頭日李姓家請他去主謀行兵就征服了普姓方姓還有一個叫和尚家他這四家的標標如今都歸服了他的他還叫小的明年從湖廣岳州荊州襄陽歸州巴東烏山施州衛大田所及四川黔江縣酉陽司源河司貴州思南府石阡府龍泉縣遵義府黔西州大定州畢節縣威寧府雲南霽益州曲靖府陸豐縣彌勒州阿連州臨安府石屏州迤山下河底的江到魯魁山沿途在人烟多的地方捨藥總不可要人家的錢只要治好了病叫他們感激張大老爺的恩典後日不可忘情并叫小的查看這各處路道那裏有什麼河道坡嶺及營汛官兵駐劄他說將來帶人出雲南要走這些土司地方到前州還說張子明現在四川涪州府因烏蒙土官仗上之後他的餘黨都與張子明結連又說何子雲往陝西潼關去劉公俊往寧夏去都招得

有人李火文李文魁在福建臺灣招人來文先在湘潭縣合南岳山兩處也招得有人他們招的人較小的實不知道只聽說還招得不多將來都要到荊州取齊的他又對小的說雍正二年張易珍得了一個道士叫清一道人曉得法術合天文地理是海外人小的於去年九月在明至嚴起身同行五個人有賣藥的許世朝許世基還有江東榮江東就是江自得一家他曾叫江東榮帶書與張易珍小的不曾看書內的話大約想是說魯魁山的事江東就路上對小的說有個李天華他往北京去招人住了些時因京裏歲身不住也往陝西西安府招人去了小的於十一月初十日到江西家裏至今年二月盡有江東榮給小的三十五兩銀子給許世朝許世基劉冠棟各三十五兩叫劉冠棟帶着張梅子於三月內由常德鎮進徑往雲南魯魁山送張易珍的回書與江自得去又有劉惟和他也帶有徒弟往四川去小的與許世朝許

世恭帶了徒弟趙張太劉英士到湖廣來當三  
月起身時又聽得江東蔡說張易珍招的人都  
隱藏在鄱陽湖合龍虎山內他還向小的說你  
不要走荊州真陵合烏山巴東去這條路山坡  
大得很叫小的走岳州曾市澧州慈利永定茅  
崗桑植散毛漫水百陽公灘整川思南府前往  
雲南去這條路山嶺平河道小人戶多小的因  
此繞走這條路的於五月初頭到永定街於二  
十邊過桑植司住了五日由桑植到散毛走各  
土司地方於七月十五日到百陽公灘會見劉  
惟和他告訴說他今年在常德府七里橋賀家  
店內住來又說有何黃道劉號何半仙會算命  
在湖廣朱文先處傳遞信息朱文先招的人都  
往南岳山隱藏去了小的合他同住了兩三日  
到十八日就分散了如今不知他往那裏去了  
小的聽人說岳州安川縣羊景凱荒園盤盤  
不足許世朝就往永定一帶去了小的同許世  
恭又回到散毛司地方在盧安臣家油榨房住

下因安臣也曉得些醫道小的就約他同俗藥  
醫好了也私自要人家些錢又帶兩個批搭的  
叫盧安相盧瑞臣許世恭帶盧安相趙張太做  
一路往各土司行醫去小的同盧安臣劉英士  
盧瑞臣到遠水順猛洞地方捨藥他盧家這些  
人合小的的徒弟都只曉得是給張天師叔  
子家捨藥的他實不曉得這些事情就是小的  
的父母在家也不敢向他告說的又據許英噴  
供稱雲南江自得去年傳遞信息就是江東蔡  
江東號二人其別省傳遞信息的人小的不知  
道這江東蔡年有四十多歲面白鬚長身中而  
胖江東號年有三十歲身中而瘦面尖黑無鬚  
都是江自得一家的人也在南康府建昌縣麻  
潭洲住劉惟和年有三十歲面尖白無鬚身矮  
而瘦南康府建昌縣人在雙洲劉家販住離小  
的家不過十數里路許世朝年二十多歲面圓  
白無鬚身長而胖許世恭年二十多歲面方白  
無鬚身長不瘦不胖也是建昌縣人住在白槎

村劉冠祿年紀不過三十歲而長微麻帶黑色  
 微鬚身長而瘦也是建昌縣人住在雙洲劉家  
 版何黃道年三十多歲面白而方微鬚身中不  
 胖不瘦妻子姓呂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人住在  
 三溪橋是小的平素聽得的這些事情小的都  
 是聽說的別的詳細小的實不知道至盧女臣  
 所供四十八個人拾藥這是小的們的假話其  
 實沒有這些人各省也聽說有人去拾藥其人  
 數與姓名小的實在不曉得等語至訊據盧瑞  
 臣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供係許英賢等  
 徒弟皆他們挑擔拾藥不過圍衣食他們醫好  
 人家的病也要人家謝禮錢至別的事情實不  
 知道又據趙張太盧安相供許世基已逃往散  
 毛司地方去了等語 臣見其供吐鑿鑿不禁才  
 表憤激晝夜靡寧故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自  
 承順起程於本年正月初八日星赴長沙即回  
 明撫臣隨令 臣與布按二司同審訊與前供  
 無異懇經撫臣復訊並發臬司審問許英賢俱



改前供似屬虛實未定本不應冒昧徑奏有煩  
 宸念但前此之供吐如繪更慮事虛各省關係重大

倘以目前狡供遲疑瞻顧如事涉匪虛更貽誤  
 不淺臣何敢因慮異日事虛預避宵秦之罪隱  
 默不言故特繕摺奏

聞跪懇

皇上密下各省督撫暗行訪拿各犯對質則虛實自  
 能辨之固非臣所敢請也謹將詳錄奏

明夫 臣謹奏

奏

此事據臣因據訊問之奏似屬兼存疑過此等  
 事寧防不虞不可大意玩也且以身心為國本  
 臣等之忠誠服甚嘉一事後屬虛實有仍過此  
 許英賢者亦財亦勇小臣臣氏亦不為先押事  
 也一切事但能東分若一服保法一切盡不務也勉  
 為一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審陳砲製關係重大  
跪懇

聖裁事竊惟邦畿為四海之根本直省乃

帝宇之藩籬內外雖分捍衛則一臣署嘉植副將時

按署提督臣劉世明來文催飭各將營壘墩子

母砲位內稱

皇上見

聖祖仁皇帝實錄載有山西總兵官金國正題請捐造

子母砲一本不准設立因思

聖祖仁皇帝所降諭旨必有

聖意從前所議俱屬錯誤今議政王大臣另行議奏復

議得子母砲除原議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等處仍准設一百位將各省

所貯悉行繳部仰見我

皇上天鑒精詳孝思周審明察無遺但臣身歷永順

桑植土司地方訪有子母砲位隨即於沿邊各

苗土嚴行查追是在已改之土司既製有此砲

其餘未改各土司諒必久已私相仿造且臣曾

借底協卷案檢閱知辰協軍器庫內存有康熙

十九年恢復辰州子辰龍關之山背中檢有吳

遂遺下似子母砲者九位過山鳥六位鳥機四

位班鳩砲一位又見提臣通行文內有福建提

臣石雲傳曾奏哈密回子地方有子母砲二位

目今復接提臣來文知兩廣督臣孔毓均亦奏

稱彼省有沙吃班鳩砲等砲皆仿子母砲製法

不過變換其名臣又檢閱武備志籌海圖編二

書知前明正德時有佛榔機圖入貢將彼地砲

製造留中國遂有佛榔機之名復經戚繼光仿

佛其製鑪而大之有所謂發鑪銃者約而精之

有所謂鉛錫銃者查閱佛榔機圖形其製造體

勢短小不若子母砲之衝擊便利然形製實亦

相似且佛榔機本傳造於外洋今奉

俞旨查繳子母砲直省無不遵違查行解部但能禁

內地之不得存留而邊外之私相仿造實難以

概禁是轉使利器在人深為未便在

皇上恩威遠播山陬海隅無不重譯來朝固無需此

砲位然寧可萬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皇上格外天恩特為沿邊沿海地方起見不敢避斧

鉞之誅隱嘿不言倘蒙

皇上俞允飭各邊海鎮營仍留子母砲位令其據實

造冊報部嚴飭各鎮營密藏軍器庫內至操演

之時按名撥給演單即今貯庫不得指留營外

營將備令本營熟習打造軍器兵丁于營內密

地修補毋使地方工匠習造致令窺見製造之

法其於邊外以及各土司有存子母砲位者嚴

行查繳倘有隱匿以及私造者查出從重治罪

是

聖祖仁皇帝命造子母砲位之利苑既不致遺留於邊

外更永助

國家防範之威靈此實臣仰思

聖祖仁皇帝製造之

聖心與我

皇上慎重軍器之至意輒轉善畫謹抒愚昧管見

請

三七

天威至可否准行伏候

聖裁臣謹奏

奏

所奏是道有裨於防軍器庫密藏軍器庫內至操演之時按名撥給演單即今貯庫不得指留營外營將備令本營熟習打造軍器兵丁于營內密地修補毋使地方工匠習造致令窺見製造之法其於邊外以及各土司有存子母砲位者嚴行查繳倘有隱匿以及私造者查出從重治罪

呈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跪

殊批恭謝

天恩事臣白蒙

皇上特優邊疆重任

恩眷異常感激無地凡稍有得一得惠表不敢不悉心

陳奏臣於上年十月以開關苗疆事宜繕摺進

呈臣方且悚懼戰慄惟恐上責

宸嚴有負

四四

皇上高厚之德飲食寤寐惺汗靡寧後於十二月十

六日在永順跪接

硃批蒙

恩賜五千金養廉以為犒賞之需復蒙

恩賞哈密瓜一菓臣何人所屢叨

天眷在臣初竟本為受

恩深重自應行力報効故懇請借替莫公私兩濟即

蒙

俞允已屬望外菲意謀承

聖恩安逆

寵錫臣驚喜之下益增愧悔伏思

君上賞賜為臣子者自不敢辭但臣合家父母兄弟

俱受

皇上道格龍禁即竭力志公亦不足仰酬

高厚於萬一乃臣冒請借替原為辨公竟蒙我

皇上仁恩下逮命以五千金賜臣養廉臣寤寐輾轉

覺前此奏請似屬詩

寵選

臣生有以辨臣臣位有以辨臣臣事君有以辨臣臣意則上不可以對

恩存意于求但臣事君有以辨臣臣意則上不可以對

天下不可以質同僚又安可以事

聖明之主臣今日涓埃未報復過蒙

賞賚殊覺類此實無地以自容矣跪懇我

皇上念臣愚蓋令圖報素志稍盡必微臣查現今朵

水保三司開修道路蓋造營房以及差委官役

需費正多需費臣即以

摺奏

皇恩所賞此項銀兩節省辦公俟事竣之日再具清

開庶臣犬馬之微忱猶可稍安於寤寐惟祈

聖明鑒原臣復敬輝

硃批諭旨仰見我

皇上淵衷睿慮於邊土情形纖微洞悉如天地之涵

積

蓋如日月之照臨非臣愚昧所能窺揣萬一伏

聖訓凡事不可過急太過猶如不及諸凡徐徐次第

為之此誠

聖主俯恤臣下因人教誨雖人子不能得之於慈親

而史冊所傳亦未有叨荷寵光如臣之蒙

皇上優容體測胞挈周詳若此之有加無已者臣捧

讀再四不啻俯伏

御前親承誥諭俯仰天地激切傍徨臣惟有益加勉

勵於桑水保新闢地方加意撫綏美於現今一

切應行之事自揣猶可努力向前次第料理不

敢稍干

**必** 宸念倘遇有重大事情臣另當恭摺請

旨批示遵行總不敢稍萌自是之念輕踰邀功尤不

敢略存自滿之心偷安泰業此則臣一點涓忱

永矢圖報委在滄溟無刻或違者爾臣謹繕摺

望

關叩頭恭謝

天恩并跪呈

硃批臣不勝悚惕屏營之至臣謹

奏

悅

湖南沅靖道臣王柔為密行奏

聞事竊臣上年十二月內巡查邊地於永順猛洞地

方拿獲許英賢等一素當經錄取口供一面差

役徧行嚴鞫許英賢所供之許世基許世朝等

臣隨即帶許英賢等星赴長沙回明撫臣於

正月十三日在長沙堂經繕摺奏

聞至正月二十五日旋前差役報稱於湖北散毛土

司地方拿獲許世基盧士奇許世朝等三名又

於湖北壤壁土司地方拿獲許世龍許世貴二

名俱交辰州府沅陵縣投禁臣當即兼程回辰

將各犯逐一審訊據許世基供稱上年二月裏

小的同許英賢許英安許英彥許世朝許世龍

許世貴許世唐趙致太劉英士劉冠祿劉冠法

盧安臣盧安相盧瑞臣十五個人從江西家裏

出外行醫惟有許世唐他是不裁縫不是行醫

的小的們起身由通山縣過湖廣岳州府地方

走安鄉華容石門慈利永定茅岡司到散毛司

與許英賢他們就分散了許世唐往四川做裁



縫去了小的就在木柵司地方行醫賣藥到十  
一月間又到散毛司來有許英賢許英房到冠  
橋劉冠法都回家去了會着許英賢他就叫小  
的掛捨藥的招牌說是張天師大老爺家為母  
聘醫捨藥病愈免謝有人家來取藥叫小的對  
他說治好了病不要錢叫人家初一十五念阿  
彌陀佛給張大老爺家傳名人家若問你們有  
多少人捨藥就對他說有四十八個人在湖廣  
各上司地方捨藥每人一年給三十六兩銀子  
安家再過有人問說是誰人發給錢的就說  
是許英賢他住張大老爺家去領藥就帶領工  
錢來分散的許英賢還有幾句詩詞教與小的  
待小的寫出來天上下來必有因世間宜假不  
宜珍萬里江山走一次過後難逢呂洞賓勸君  
捨藥施三年你的母親性命我保全若還不施  
三年藥性命依舊喪黃泉他說這詩詞是張天  
師的母親得了中風不語的病感死了三天有  
一個道人來化緣聽說他母親患病這個道人

就說他會醫治張天師就請他給母親醫病吃  
了一服藥病就好了張天師拿銀子謝他也不  
肯要道人在他家樓上歇宿就在壁頭上寫有  
幾句詩詞勸他捨藥這個道人就不見了因就  
催請我們替張家施藥行好醫好了病不要藥  
錢謝禮的小的一時誤聽許英賢的話因掛這  
個招牌道是小的該死至他說這四十八個人  
的姓名小的實不知道就他說道人題詩勸張  
天師捨藥的話其虛實正假小的也不曉得只  
求審問許英賢及再將許英賢從前所供各情  
由再四駁詰據供小的並不曾得江東榮發給  
銀子這本是許英賢叫小的向吃藥的人說的  
假話惟有雍正五年九月裏小的同許英賢從  
雲南回家在雲南省城許英賢曾對小的說有  
一個江白得託他帶家信送過他銀子是實的  
其餘並不知情又據盧士奇供稱小的於雍正  
三年間到散毛司有兄弟們在那裏開油榨房  
小的就在那裏行醫上年五月裏有許英賢同

些人到散毛司住了幾日就去了到十一月裏  
又到散毛司因約小的同捨藥他告訴小的說  
是張天師大老爺為母親害病許愚信僱請四  
十八個醫生在各土司地方捨藥治好了病不  
要錢叫吃藥的人物一十五念阿彌陀佛給張  
大老爺家傳名每個醫生給三十六兩工食這  
都是許英賢叫小的這樣說的其實病好了還  
要人家謝禮至別的事情許英賢不曾向小的  
說小的不知道又據許世朝供稱小的於上年  
同許英賢他們從家裏出來行醫賣藥走到岳  
州府地方許英賢告訴小的叫向吃藥的人說  
是張天師為母親醫捨藥請我們這些醫生捨  
藥行好醫好了病不要藥錢每年給三十六兩  
銀子安家小的並沒有掛招牌也沒有向吃藥  
的人說這些話其餘別樣事情小的並不曉得  
等語再有許世龍許世肖密係實不知情臣查  
許英賢結伴多人且前供情節歷歷似難於同  
夥隱瞞今許世基等經臣隔別研訊再四會稱

許英賢惟叫伊等掛張官為母親醫捨藥病愈  
免謝招牌并說治好病不要錢與張天師傳名  
的話其餘許英賢所供別事堅供實不知情則  
許英賢前供出於一人之口又似無有確據但  
許英賢是否係聚集多人造言惑眾抑或果係  
實有別情事處各省難以懸定統俟各省督撫  
將許英賢供出之江自符洪子明等拘從訊問  
則虛實自明除將各犯移交按察司質訊相應  
將臣續獲各犯并訊供緣由具摺奏

聞臣謹奏

奏

以事獲小村為子虛步訪其男

湖南辰沅靖道 王 赤 為 澧 陳 徵 臣 苦 衷 懇 懇

聖 鑒 事 竊 臣 本 山 左 庸 愚 賦 性 粗 直 自 服 官 以 來 凡

過 職 守 事 件 惟 恐 實 心 辦 理 不 敢 稍 存 瞻 徇 之

念 與 衆 浮 沉 自 欺 固 上 查 得 辰 州 府 關 鹽 木 二

稅 每 年 額 征 銀 二 千 四 百 餘 兩 雍正 四 年 前

撫 臣 布 蘭 泰 到 任 後 訪 知 有 加 倍 之 多 又 經 辰

州 通 判 蔣 素 曾 署 辰 州 府 篆 具 稟 前 撫 臣 布 蘭

泰 亦 有 每 年 羨 餘 六 千 餘 兩 之 語 前 撫 臣 布 蘭

泰 於 雍正 五 年 三 月 內 題 委 臣 監 收 清 查 積 弊

以 定 一 年 額 征 之 數 臣 即 將 從 前 關 役 一 切 需

索 陋 規 俱 行 詳 明 革 除 并 請 徵 收 則 例 以 便 永

遠 遵 行 經 撫 臣 批 布 政 司 查 議 遂 據 前 布 政 司

未 綱 詳 稱 從 前 辰 關 徵 收 款 項 原 係 崇 崇 次 詳 請

例 有 多 不 盡 一 難 以 永 循 總 以 木 作 價 若 干 兩

每 兩 征 稅 銀 三 分 當 請 督 撫 咨 部 并 行 文 知 照

臣 在 案 臣 因 易 服 裝 作 客 商 偏 訪 向 來 征 收 木

稅 數 目 據 各 商 同 稱 皆 係 經 承 經 紀 臨 時 估 計

總 按 各 木 該 價 值 若 干 兩 每 兩 征 稅 銀 三 分 臣

又 細 訪 各 項 木 價 確 數 詳 慎 酌 案 造 清 冊 以

定 按 價 征 稅 之 實 數 免 致 將 來 復 滋 征 多 報 少

之 弊 併 詳 明 各 上 司 請 行 咨 部 在 案 至 辰 關 從

前 之 所 以 征 多 解 少 隱 匿 盈 餘 未 露 者 悉 以 各

木 價 值 實 數 並 未 開 報 每 遇 上 司 行 查 則 假 捏

各 木 價 比 微 開 報 掩 飾 故 辰 州 府 與 靖 州 兩 屬

奸 棍 有 染 越 生 鄧 玉 林 江 東 順 楊 學 文 潘 國 臣

等 讖 破 此 弊 更 因 辰 河 灘 高 急 流 每 遇 水 發 騰

行 迅 速 一 日 可 至 數 百 里 故 於 常 德 府 武 陵 縣

之 實 木 墟 市 河 坎 地 方 聚 集 盤 踞 混 冒 商 販 並

非 領 官 票 身 行 榜 稱 為 客 總 名 日 惟 勾 通 奸 商

多 於 水 勢 長 發 之 時 乘 陰 而 昏 夜 之 際 偷 關 暗

渡 木 牌 一 抵 河 坎 即 行 折 開 混 雜 於 舊 木 窠 內

無 憑 稽 查 因 得 價 行 已 攬 偷 關 漏 稅 私 影 分 肥

至 經 征 之 官 有 間 行 進 出 者 彼 即 指 在 關 征 多

報 少 之 弊 聲 言 出 首 故 歷 來 受 其 挾 制 不 敢 嚴

拿 深 究 迨 自 臣 清 查 關 稅 積 弊 既 據 實 詳 定 木

價 則 例 凡 遇 奸 商 之 偷 關 漏 稅 者 悉 行 查 追 第

往回千里不無逃稅之失臣擬轉無奈因查常

德河坎地方為商木聚集發賣之區故從前即

有移關之議彼土棍等恨積弊難容遂於十月

間因從前撫藩俱已陞離乘間赴署布政司事

獲道指秘處以臣查民遊功黍乳成章粘單控

告但臣前因苗邊事務曾赴湖北謁署督臣傳

敏彼時見有楚省採買

皇木底冊臣曾得一本因將冊內木價數目比量較

對如伊粘單所開杉木圓圓三尺者控稱向作

價八錢經臣詳作價五兩近查採買

皇木價值則係發銀十兩圓圓四尺者控稱向作價

一兩二錢經臣詳作價一十五兩近查採買價

值則係發銀二十六兩圓圓五尺者控稱向作

價三兩五錢經臣詳作價三十三兩近查採買

價值則係發銀四十五兩圓圓六尺者控稱向

作價四兩五錢經臣詳作價五十八兩近查採

買價值則係發銀七十五兩其於圓圓六尺以

上者控稱向供照六尺價值征稅今經臣詳定

有七八九尺不等其價值遞加至一百七十兩

近查採買價值如圓圓六尺三寸者則已發銀

一百六十兩以此較對則臣詳定之木價實並

未嘗加重倘非得採辦

皇木底冊對証則臣清查關稅積弊之苦衷幾無以

自明矣臣當將此案始末以光棍藐法妨官阻

稅額據

國憲嚴除刁風事通詳各上司在案至今因原告

百犯梁越生逃匿以致懸案未結不料竟滋物

議及謂臣於展關加稅聚斂恐以後關稅不足

難於賠墊故請移關常德賠累他人臣聞此言

不勝駭異然猶恐傳聞之言不可深信及至上

年正月臣蒙

皇上天恩調臣引

見臣於敬陳管見事內一條奏請移關常德蒙

皇上硃批諭旨該督撫詳悉商酌而行督撫遂即飭

行各府查議而常德知府王業滋武陵知縣陳

沈等朦混控稱謂移關常德則木牌自辰至常

沿途發賣無從稽查，且謂澗河怪石森嶙，黑夜不敢偷放，因議移關為斷，難舉行之事已經詳准。不知自常德以上，皆係產木地方，為商民採買之所，必於河洑木市會齊，始得發賣。從無中途拆賣之事。且辰河灘石，惟冬月水淺露出，若當水勢長發之時，河窄激流，每高數丈，木簾順行無阻。奸商黑夜偷關，經臣查拿，有業伊等並不知辰河形勢，乃擅以黑夜不敢偷放，詳阻總之。懇請移關原為河洑地方，平河緩流，且下有洞庭之險，阻難以偷越。本白。

朝廷圖課起見，故上年因移關之議，尚未准行。臣只得差人遠赴河洑地方，稽查是以自上年三月至今春二月間，約算共收鹽木稅銀已幾萬兩。有零尚有一月限期未滿，是較雍正五年分所收九千三百餘兩之數，又加盈裕。據此，益見凡國家政務，若果皆實心辦理，又何患弊不盡除。假使臣加稅累商，則農商皆宜裹足，不至安得稅額轉多。况移關常德，亦非必即請責之於

該府縣管理，豈獨不可再令臣監收何至互相具詳推阻。近且以楊緒胎誤工，他出即捏詳潛入桑植，務使株連於臣，以俾報復。故常德府知府始則嚴刑其僕，今伊供臣延請楊緒入桑植作幕，復謂楊緒欲往臣處投遞條陳。臣前任永州府同知時，解餉赴川，路過常德，偶於深夜患病，疾索藥因此誣讒楊緒。臣何敢隱諱上年臣蒙

皇恩，特授辰沅靖道。四月抵長沙時，楊緒曾於省城投帖拜謁未會。臣因奉

命著理桑植，到將同知各印務當由驛路兼程赴任。路過常德，德過謁臣時，楊緒又來臣寓投帖。臣因往行營拜謁，仍由驛路起身。及到辰州府後，正在清查關稅，而楊緒又來辰州拜見。臣當即阻回至永保桑係新聞之地，恐有漢奸潛入滋事。曾經出示嚴禁，及臣於五月二十四日由辰赴岳時，復親詣沿途塘兵小心盤查。復於六月十三日據辰州府明漢塘塘兵報稱，六月初六

日有楊緒坐船經過遂即阻回當時通詳督撫  
 轉行各府屬嚴禁在案若臣果欲延請楊緒作  
 蘇伊既到原當即帶往蘇植何至落後數天被  
 明漢塘兵阻回而臣又為何通詳并請飭禁如  
 謂楊緒欲往臣處條陳則楊緒係常德府縣所  
 應時常稽查拘管之人何以任其往來各處今  
 楊緒幸已到案其曾否身到蘇植即以蘇植之  
 山川道路形勢嚴訊果否供吐相符則臣屈易  
 伸諒在撫臣亦自必有明察假使楊緒潛逃無  
 踪則王業滋等又豈不謂臣暗行窩隱臣即可  
 噫恐亦莫辨矣更可異者現今為許英督一兼  
臣原木嘗信其必有第因事關重大魚處各者  
 不敢隱匿故經稟明督撫并行奏聞此奉臣子  
 之愚衷並非敢滋事紛擾乃是省物議紛紛請  
 息愈甚伏念臣係  
 皇上特用人員彼悠悠之口臣一身受之何足重輕  
 而仰荷  
 皇上千載之知過珠覺有玷



天顏如關稅楊緒兩案臣既經據實陳奏在哉  
 皇上聖明至誠御下纖悉畢照其於臣之屈衷或自  
 蒙  
 恩鑒宥但臣受  
 恩深重旁觀謗忌者多又安知不謂係臣一面飾詞  
 蒙赦  
 君上跪懇我  
 皇上立降諭旨將臣革職并關稅楊緒兩案內之各  
 犯一併解京  
 勅下三法司質訊使臣果屬情虛即將臣加倍治罪  
 立賜珠戮以為負恩者戒如臣實係受人誣謗  
 一經剖析不但臣之屈衷得明即內外臣工亦  
 咸知我  
 皇上並非任用匪人嗣後做臣坦白報  
 申解小停並是臣以臣聲  
 君之心亦得以竭力向前勞無阻礙矣臣不勝戰慄  
 天不臣志誠力之人言何是有志小我事情至誠待  
 命之至臣謹  
 先入之言得才可惟行假一片公明之是付之統  
 水矣似此者皆不保如臣不致

四〇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采為奏

聞事臣查辰沅靖各屬地方上年冬臘兩月雨雪調

勻本年正二月至今氣序和暖春雨霽足現今

春養油菜與二麥青苗俱各茂盛而早稻亦俱

經播種將來春季收成預卜可幾十分而沿邊

各州縣村民俱皆安樂臣謹將地方情形據實

奏

聞臣謹

奏

洋盤形全

四一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采為冒行惡忱密行奏

聞跪懇

聖裁事竊臣於本年三月初六日聞邸抄見河東督

臣田文鏡為奏明武職事奉

旨武弁等眷瞻家口僕從除名種外別無所資若但

給以步糧恐不敷用者自提督至守備馬步各半

千總馬一步四把總馬一步三各省一體遵行臣

伏請之下仰見裁

皇上洞察武員微情加意體恤用勵清操此誠

聖恩之高厚無微不至但臣歷楚省日久素聞提

臣俞益讓從前社食兵糧竟至數百餘分伊誠

恐一旦終覺致得重罪是以有覩丁名糧之奏

請此本為掩飾虛冒之說計爾故相沿日久此

弊未破臣查各省營制其額設馬步兵數從前

悉係於各地方相度形勢之險易籌畫駐兵之

多寡計慮周全然後定額是馬步戰守兵丁誠

缺一名不可況臣嘗考漢臣馬援具表言馬中

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別尊卑之序有喪

以濟遠近之難是馬本為鼓勵兵丁之資格更

以永壯

國家之藏靈關係甚鉅愈不可使有缺少且臣查

南省各營制俱係馬一步九為定額如楚省南

北地方幅員數萬餘里其額設營馬僅四千餘

匹今約除覩丁馬糧一千四百餘名其南北兩

省各營所存馬糧止遺二十六百餘名無論考  
拔兵丁之俊傑與獎勵士卒之勤勞其缺額一  
千較百有零已覺需用之缺少況於

國家大體成勢更殊覺未便倘一旦遇有調撥之  
處而欲倉猝備補勢必愈屬周章歎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為國計民生計者每助及數百萬

金而不惜也見其為營制實有關於

社稷焉

國家之重務故不避斧鉞冒昧陳奏跪懇我

皇上勅下督撫令武員自提督以下至於千把悉按

伊等所食現丁名糧數日查照各省每年應存

公項改給養廉倘不敷用即動支正項並令尤

期即速核算清楚密行奏明我

皇上欽定至從前額設馬步戰守兵丁俱令召補足

數如有虛冒發覺按律嚴加治罪庶武弁等之

養贍已足既可以悉砥廉隅而

朝廷之兵威赫濯營制整全更為萬年鞏固之宏

規矣臣因素蒙逾格之

寵眷故敢行方寸之愚衷上肯

宸聽密行繕摺奏

四二

聞伏乞

聖裁臣謹

奏

新以何謂：會其明自而新的時付而信行也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素為敬陳未識跪懇

聖裁事竊臣者得各地方凡有機密事務須防閑

謹慎勿使洩漏方免辦理有濟至沿邊土苗案

件更屬緊要查土苗詭譎者多遇有事犯發覺

即勾引漢奸朋以重利多為散布潛往大小文

武衙門探聽一切消息而大小文武衙門凡一

應文移俱由書吏抄寫即使釘封密差在書吏

預交賄賂業將上下文移之辦理情由瓜構暗

通消息土苗得信先為布置非顯行抗拒即先

脫逃聽所聞匪細是遇土苗機密案件凡大小

文武衙門中報批飭文移不可不備為變通也

以臣愚昧跪懇我



皇上勅下督撫提鎮通行所屬官員凡遇上苗機密

事件許屬員轄具密稟鈐蓋印信釘封申報各

上司即發換提鎮與各上司有應行批飭之事

亦指用平札鈐蓋印信釘封飭發該管官員至

於文武平行衙門亦以手摺鈐印知會統不得

經書吏之手并徑用文書進行俟本套歸結之

後再照手札與屬員稟摺按其年月另換文書

粘卷存案如有疎忽令書吏抄寫并誤用文書

以致事機洩漏者許詳揭督撫提鎮

題恭尤懇哉

皇上勅部嚴加議處庶苗土奸宄無從探聽信息承

辦各官自得相機料理而案件不致難結矣至

於私事密行具稟與手札往來者仍嚴行禁止

臣現在辦理邊務故敢行末議繕摺奏

開伏候

聖裁 臣謹

奏

法神詳誠定考

四三

湖南辰沅靖道 臣 王 壽 為 跪

呈

味批感愧無地仰懇

聖恩俯鑒事本年正月十三日 臣 為 恭 謝

天恩并許英賢一案與沿邊地方請仍留于母吃位

曾 經 繕 摺 奏

聞嗣於三月二十一日在辰州稅關公署奉到

味批諭旨仰荷

皇上勅勉諄諄又復叨蒙

寵賜 臣 何 人 斯 過 承

天眷雖竭犬馬叩結之忱莫盡報答

恩光之悃繼於二月二十八日 臣 因 拿 獲 許 世 基 升

為 辰 州 關 稅 與 楊 緒 等 事 復 經 繕 摺 奏

聞茲於五月十三日在永順之王村奉到

味批諭旨敬讀之下戰兢悚懼深自悔責竊 臣 賦 性

愚鄙因仰邀

皇上知遇之隆故私擬凡有關於 臣 躬 之 事 舉 不 敢

纖悉隱匿以致冒昧具摺干瀆

宋襄及跪請

殊批教誨周詳俾臣等蒙頓開識見漸廣仰見我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而臣等德淺區區以一

受謬之細事妄為剖析在愚昧之罪固不能運

且於我

皇上公明御下之天心大相違悖是何異頂戴萬

而不知天地之廣大蒙被照臨而不知日月之

精明識鄙智陋莫臣為甚自今以後臣惟有仰

遵

聖訓諸事運躬內省力戒自欺勉期無愧不敢再計

人言心懷願願致負我

皇上待臣公明之至意除臣為永順土民滋事一案

謹將日今情形熟籌此事善後機宜會同鎮軍

鎮軍周一德合詞繕摺奏

已批飭該鎮軍等將此案內所有兩次奏到

本後得數多北廷才成致不不後現以成者以善性真

殊批諭旨臣等謹將此項情形

或力不足臣等謹將此項情形

進臣不勝戰慄悚息之至臣謹

傷臣仁善待字於時者少其有為不臣原其加勉信

不傳計也

四四

覽

再照保赤法一摺所奏其屬丁黃蘇神漢行以與刑可  
重知者為湖廣督辦衙門請於本年正月在案作  
皆得便謝任心作一事子素好意思及此等之飭區中  
報一摺也此舉甚善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請定

密旨之遵奉以免承辦之洩漏事竊臣於本年八月

間接准奉省通行文內准兩江總督咨開雍正

七年八月初一日接准內閣大學士字寄恭奉

上諭查拿大盜趙七一案內開該犯遊戈於江南江

西湖廣之沿江各處地方黨羽數千強劫肆行

而上下各捕盜衙門之兵役皆受賄庇庇飭令

設法查拿務期必獲等因到院除咨飭該管文

武官弁上緊查拿外所有寄到字札相應照抄

移會項為查照希即併飭該管各文武官弁一

體偵訪設法擒拿等語併抄原字臣因檢閱原字乃知江湖大盜趙七聚匪黨猖狂無忌

奸究異常

皇上深慮民害急思剪除因

諭大臣等密寄信於各省該管督撫令其密相知會設法緝拿正恐官役等因護從前夫察及實放之態又復走漏信息致匪類逃蹤併着該督撫等應作何防範之法悉心密察務為妥密行此在裁

皇上之為緝盜安民計者其機密慎重之至意已明

示於

諭旨中則水辦之督撫大臣自應仰體

聖心立傳該地方文武大員密為籌畫仍用密札

轉致於各省之該管督撫互相關照各遵選能

員於本省境內密查該犯之平素寄跡地方暗

用重賞挖線買脚埋伏兵役設計擒拿自必不

至於漏網若沿江一帶之文武衙門其兵役既

久為勾通又安可通行飭知令該犯之耳目得

以竊聞乎今江省督臣承辦此案乃於鄰省督

撫不以密札約竟將內大臣等所寄

密旨仍用文書照抄移會各省併令飭該管文武官

弁一體偵訪擒拿是於三省之文武大小衙門

無不通行該犯耳目徧布又安保無洩漏之失

臣愚以為各省事務凡內大臣欽奉

密旨札肅之件本為事不可緩機不可露惟機不露

而迅速辦理始免有濟此皆我

皇上英明天縱神不可測之善定也是本旨督撫遵

鎮承辦

密諭事件尤應慎選深信能員密與籌畫布置勿得

草率通行致失事機徒貽後患至上下往來一

切文移絕應改換密札俱於內署抄寫用印鈐

蓋外加釘封緘月差役親投令其領目警心勿

得視為尋常方稱慎密倘稍有疎忽仍擅用文

移以致事洩漏應將起始承辦不慎之官

勒部嚴定處分以為漫不經心者戒庶嗣後凡遇

密諭事件悉知敬謹辦理不敢稍洩機宜而素無難

結之虞矣臣因事聞

密旨恐相沿疎思所夫匪淺故不敢臆拘含隱謹繕

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裁施行 臣謹

奏

此奏原係是覽駐慶安到後之批語所出  
之奏身今符節所以不得其人委何人  
皆以鄂東素回文統孝衛之身公在國之大  
以守跡思不備之恭不事也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奏

聞事竊臣查所屬之辰靖與新設永順等處地方其

收成年景多幾十分雖永順與沅陵瀘溪辰溪

等縣境內在夏雨調勻各村莊稻穀收穫僅有五

八九分至雨水未勻之村莊稻穀收穫僅有五

六分然春秋兩季雨水悉屬調勻所種雜糧等

項則多屬大收統算俱可幾十分至雜費米價

照官斗每擔約價銀不過八九錢謹將地方收

成情形據實奏

聞臣謹

奏

欽此 覽 奏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奏明事竊查永保

等處已奏

俞旨建治立營於永順駐兵八百名保靖駐兵四百

名兵糧駐兵三百名日今各兵俱已到齊但此

皆係新開苗邊地方素無雜費穀米行市每於

青黃不接之時即難買無處若途臨時差兵赴

外府採買而此地水路多屬難通陸路尤艱有

鹽山越嶺肩挑背負運費甚為浩繁連年遠戍

何堪當此日今值秋收之時鄉民多以穀易布

鹽其價值尚賤此時即發銀兩猶易雜買但去

省寫遠若持詳請督撫動項辦理恐批司轉行

查議其往返多需時日適此秋收勢必無從購



買臣現存

皇上恩賜養廉銀兩除水順現存官穀千餘石無需

買備外臣更擬於保靖桑植兩營共買穀一千

六百石先發銀八百兩飭文水順府分發兩縣

令照該地方市價各買穀八百石存貯俟買足

之後移交該營員批共看守仍將買備數目造

冊詳報督撫咨部存案以備邊兵接濟以廣

皇仁待來年二三月間該營員移明府縣即將所存

穀石按照時價酌減報明督撫接濟各兵俟領

餉到日該營員即照報明較價移交該縣至秋

收後買備運倉其於稍有盈餘銀兩亦應添買

穀石統報督撫查核事關買備兵糧除報明督

撫外理合繕摺

奏

聞臣謹

奏

覽

四七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亦為叩

謝

聖訓跪

呈

硃批事已於六月初一日為謹

奏敬陳末議一事蒙代

皇上不棄謫荒

物部議行臣是時因水順聚眾之案會同鎮軍鎮臣

周一德合詞繕摺具

奏奇蒙

皇上開誠指示宜靜定彈壓嚴督文武屬員仁恩撫

育較時再加懲治此誠我

皇上履歲之大德臣等知識淺陋莫復仰見

宸衷先於未經奉

旨之前即將聚眾奸舍拿獲到案聽候

欽差審訊又念聚眾一事曾經招奏恐塵

天心故將獲犯解候情節執行上

聞乃蒙

皇上聖恩不以臣等輕忽多事即加處分尤復訓臣

等向後事宜敬慎持重辦理臣嗣後惟有祇遵

訓旨敬慎持重不敢稍有輕忽致負

天恩垂訓之至意並將收陳末議一事奉到

硃批原摺跪封呈

進臣謹

奏

此事在通籍不存一毫自奉過不及一慮夫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采為叩

謝

天恩事竊臣父臣王爵以罷職之員於上年欽奉

皇上特旨召

見荷蒙

恩施格外補授四川成都府知府臣闕家固已感激

無地至本年閏七月初七日接閱邸抄知四川

撫臣憲德以放縱無禮等事將臣父

題參臣正在晝夜傍徨恐懼莫寧不意越二日於



初九復接邸抄親知臣父臣王爵又蒙

皇上恩旨特令赴京以京官補用臣闕家鷓喜殊出

望外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父子何人消埃未報乃蒙

天恩高厚若此之有加無已在我

皇上聖明御下舉錯至公凡為臣子者從未嘗稍有

屈抑而自傲臣父子之身受實覺

殊恩為獨厚臣即竭盡駑駘亦何足仰酬萬一用是

銘心鑠骨無刻釋懷臣因摺奏事件謹披瀝丹

悃叩

謝

天恩伏乞

皇上俯鑒臣謹

奏

親一生得力處惟能不負人三字臣素

上天

聖祖歷來是佑者亦以此心臣存感居則負臣之念

未嘗不取敗臣者報臣一違皆在人臣自作也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采為奏明事竊臣查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接准按察司朱文知臣屬之辰州府瀘溪縣知縣孫鏡以違例審陳苗情仰祈核

題事通揭督撫部科內稱乾州所轄之苗寨龍溪漢勞神寨及瀘溪縣之冲角營民田被三岔坪苗百戶吳貴三等黨佔霸耕不納錢糧并充苗吳老賞等捉拿兵丁齊國俊與拿仰子卷石和尚及吳老花等沈燬冲角營民房復館祀瀘溪縣民楊柱諸事請保臣與鎮軍鎮臣周一德因循玩縱之所致等語臣查勞神寨等處苗田係康熙四十二年招撫紅苗即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委補當將各苗寨地名并輸納雜糧數日俱經造冊

題達在案又康熙五十年前督臣鄂海為訪查鎮軍等事一疏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命前督撫提等公同出邊查看妥議因會議將營汛移於民人地畝之外令其駐劄

遊巡已經

題准在案是遵管以內保民田邊管以外保苗田更歷有成素可據今查勞神寨等處苗田悉現居邊管之外迨至康熙五十三年回湖南清丈復額而瀘溪縣奸民遂生飛種詭計因將該縣各處民糧隱匿委將勞神寨等處苗田捏造認

整冊內填註苗號字樣以為實事張本隨即以田畝荒缺等事具控而前任知縣王光燮隨據呈通詳經前督撫批委廳縣會同公審當將奸民所告之苗佔民田俱審屬虛捏至瀘邑缺額荒糧應於該縣清查符額已經詳明督撫批准在案後至康熙五十七年王光燮又署理乾州同知印務復朦蔽混詳而繼任督撫未識此案情由復行批委查勘臣前任乾州同知時因查識此弊當經檢案通詳而督撫未經批結至冲角營苗田從前係保靖土司管業因康熙四十年間該土司之親屬人口被瀘溪縣楊姓奸民僑據糾眾當經通詳而知縣王汝楫畏懼跡縱

之咎因令該縣之鄰蠻武生楊鍾舉控稱該種  
一十六石又上五都之百姓田汝輩等亦但得  
款糧二十三石俱控告保靖土司霸佔該縣地  
呈通詳亦經前督撫批委勘丈然此地已久經  
該土司轉授於瀘民楊劉諸姓管業因勘丈未  
明又適與苗界接連是以至今朦混毒扯且自  
抵道任以來每於接見瀘溪縣時屢將此案情  
弊詳晰告知令將該縣民人隱匿田土清查乃  
該縣竟置若罔聞且已經詳請督撫委員令將  
各苗寨編行勘明并請將瀘邑百姓田地先行  
清丈果有缺額則苗佔民田之虛實自明至先  
苗吳老實等拿兵丁蔣國俊一案因署理彝  
植事務駐鎮軍寫遠曾經行查准鎮軍鎮臣周  
一德通咨內稱蔣國俊持銀赴強虎哨買穀被  
死苗吳老實父子哄誘至伊家捉拿斬滅與伊  
戚勸兒寨石老虎家當即勒令百戶寨長蔣齊  
國俊退出以擅離汛地責革一面稟明督臣道  
柱併咨商撫提遵奉從前

奉明賜刺事宜令百戶吳貴三等前往緝兇寨  
擒拿死苗不意該死苗等操戈拒捕吳貴三等  
遂奮勇直前官將吳老實吳老元石老虎三死  
殺死又生擒吳普六吳老滿現在收禁候審有  
吳老花吳老童二人深岩脫逃亦現在嚴行緝  
拿再上年二月間有獅子巷石和尚被死苗捉  
拿亦經通報旋即退出至死苗吳老花等燒燬  
冲筒營民房並鎗死楊桂讀一案係上年三月  
間據署乾州同知事白堂以偷竊傷人詳報臣  
當經據轉又准鎮軍鎮臣周一德亦以偷竊傷  
人通咨又據據署乾州同知劉法祖亦詳稱因  
偷竊放火傷人至瀘溪縣知縣孫鏡則既執死  
苗所委匿名仇帖詳稱係因攻打勸兒寨死苗  
以致挾仇滋事且因縣縣兩詳且吳而死苗又  
尚在未獲無憑審明是以臣曾移明按察司此  
案以放火傷人為罪重至因仇因竊惟依拿獲  
死苗方可確審定案至該縣詳揭署同知劉法  
祖將吳得勝鎖拿有吳貴三統領多苗至乾城



放鎗勒釋等語臣查若同知劉法祖因民人舒世雄夫去牛隻該署同知併未經查明竊犯係苗係民乃適將苗百戶吳得勝拿旋復釋放勒限尋逐年隻而吳得勝之子姪無知聞伊父無辜被拿遂在後山放鎗并將民人田尚瑜捉拿當經吳貴三赴塘汛報明而乾州遊擊孫載即委千總鄧興茂將田尚瑜追出此案又經報明督撫後復據乾州同知將吳得勝詳奉百戶并拿伊子姪有懲批結在案而舒世雄所夫牛隻經經犯查實則審係民人熊老大等偷竊又揭稱臣路過瀘溪曾向該縣云此案係因仇起釁後竟改為偷竊等語臣查上年三月間臣為辦理此案曾由瀘赴乾適該縣接見臣言百姓告詞內執充苗所去仇帖有仇百戶外委之語此明是充苗為百戶外委攻打鶴兒寨他們丟放仇帖將來好說是百戶外委擅啟邊釁的此係臣向該縣所說之語也以上各案俱經詳報督撫歷有案卷可查至該縣所以妄揭情由

係由上年九月二十七日有瀘溪縣四都百姓聚集八百餘人棍棒齊整在苗邊之老狗冲地方結嚴經五營司巡檢詳報臣以苗地聚集多人恐致滋事當於二十八日即飛檄該縣親往解散臣與鎮臣當即將此事通報及於十月初一日接該縣回文乃稱擬於初五日起身前往以事關緊急而該縣乃敢玩視除一面嚴飭辰州府星速委員前往解散一面仍飭催該縣親往查獲已去老狗冲僅一百六十餘里乃該縣延至初九日方抵都蠻地方僅差役赴老狗冲張示解散而該民已於前二日經該管之汛弁巡檢解散矣俱經詳報督撫有案而該縣因疑屬民聚眾擅入苗地有干嚴例遂起怨與鎮臣通報致混據各案倒提月日妄揭督撫詳科以施報復此案起事之由現今督撫已批兩司查審俟審明之日自當

奉聞但臣既被屬員詳揭恐致上干

宸念不敢不將各案原委與該縣妄揭緣由一併

奏明伏乞

皇上俯鑒臣謹

奏

覽書明是亦自有定法

五〇

湖南辰沅靖道 王 壽 為據實奏明事竊 臣蒙

恩高厚圖報靡涯惟時凜一敬謹之心不敢稍有欺

回以上員

聖明知遇之隆愚以故事無巨細 臣 不敢不悉行陳

奏自 臣 上年抵任以來凡 臣 署錢糧刑名與關

稅事件併保保三司地方籌畫建治立營諸

務多奔馳於沿邊各處親身相度稽查小心謹

慎辦理其於檢查一切卷宗與上下文移登記

號簿不得不需人幫助今查有 臣 之舊屬原任

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陳煥係順天府宛平縣人

因前署熱陽縣事為跟究三命一案錯誤經前

撫臣布爾塞題參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內奉到

部文革職永不叙用在案嗣因陳煥前任知縣

王光燮有應文存庫田價銀二百兩陳煥未獲

追出因致竊留瀘邑現今詳請咨行王光燮原

籍追還又有原任熱陽縣知縣王作人係浙江

錢塘縣人因伊前任知縣武弘登控報

呈賞老婦銀兩未經查明首出於雍正六年五月內

奉到部文以徇隨革職離任當經交代清楚在

案此二員者 臣 任乾州同知時素知其尚明白

老實今皆置身閑曠猶儘可為 臣 署檢案記簿

之幫助 臣 意欲留用但於員例應回籍 臣 不敢

擅便故直抒愚忱跪懇於 裁

皇上前倘蒙俯鑒

恩允所請在 臣 圖報之微誠更得收臂指之助矣 臣

謹

奏

陳煥王作人等王壽等請回法部知道

湖南辰沅靖道王禾為稅務已有成額苗糧  
現宜清理謹恐愚忱仰懇

聖恩俯鑒事竊臣於雍正五年前任乾州同知時經  
前撫臣布爾泰為清查稅銀於錢糧有益事案  
內

題委臣清查辰關鹽木二稅臣抵關時即為一身  
難以兩顧詳請將乾州同知印務另委著理臣  
始得親駐辰關清查從前盈裕之侵隱自雍正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至雍正六年三月二十  
日止共計鹽木稅銀九千三百七十餘兩零至  
臣蒙

皇上天恩特授辰沅靖道而前撫臣王國棟又

題委臣身監收兼准部咨令再監收一年即為定  
額臣日深水兢不時稽察復自雍正六年三月  
二十一起至雍正七年三月二十日止又共  
征收稅銀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一兩九錢零走  
清查稅銀已有成局臣隨即移明藩司詳請定  
額在案臣因念辰沅靖道之職守以苗務為專  
責臣自抵任以來其於苗糧一應整飭事件尚  
未獲清查辦理而臣署駐劉鎮守又去辰關寓

遠往近千有餘里難以兼顧是以臣於上年曾  
經詳請督撫另行委員監收乃亦未經批允故  
臣復自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至本年正  
月初十日止多任州州特行稽查又已征收過  
稅銀一萬零三十五兩零尚有兩月限期未滿  
今臣現為清理苗糧摺奏

開如蒙

俞允則臣必須常駐鎮守與係靖兩處相機料理斷  
難再為分身稽查辰關商稅若以稅課重務竟  
專委之巡役家人倘伊等以臣身不能親查或  
致有朦混侵蝕之處俾臣身一臨失察之咎雖  
後悔何及且聞稅業經臣清查三年俱各創有  
成局已可即此定額惟須委一專員常駐辰關  
按照定則稽察征收自無不足之虞臣謹懇我  
皇上俯鑒愚衷  
勅下督撫令另委賢員

題請監收俾臣得以專心清理苗糧稍盡厥職庶  
國課邊務悉得兩無貽誤矣至臣辦理辰關鹽木  
稅務如鹽稅每已額征銀一釐六毫從前皆征  
至二釐二毫臣當經革除六毫五木稅從前悉

憑關從任意濫征臣當經詳請舊例以本作價  
若干每兩征稅三分臣復詳細核酌各木大小  
市價公平征稅以便商販當即造冊申報督撫  
前經繕摺

奏明其於從前征收火耗并書役茶銀銀錢等項  
每兩約加三錢有零臣當將各項陋規盡行革  
除止請留火耗一錢五分為在關人役工食及  
巡查船隻併起解用費經前撫臣布蘭泰批示

以一錢留作辰關一切公費以五分批解藩庫  
充公臣自征收至今除每年正項稅銀悉經解  
交藩庫獲批存案其於五釐耗羨一項亦俱解  
交藩庫獲有小批附卷臣因清查三年稅課俱  
多盈餘今將五釐充公之項詳請免征以昭我  
皇上加惠恤商之至意所有臣辦理辰關稅課事宜  
合併

奏明臣謹

奏

有旨湖南印信費式各節該督據此仍遵行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承為跪

呈

味批恭

謝

天恩事竊臣以庸愚菲材濫叨苗疆重任雅鑒孫息

愚報効究未元事多慙忒每們心自問日覺悚

惶無地臣於上年九月二十日以條奏事宜當

請

天聽荷蒙我

皇上教誨諄切臣伏讀

味批諭旨諭臣常存過猶不及之念自無過不及之

慮矣臣惟有念念敬誌時時遵遵以仰副

聖訓造就之至意更於叩謝

天恩事蒙

味批朕一生得力處惟能不負人三字臣跪請之下

不覺感激涕零如臣於上年十月內接京抄見

順天鄉試題名錄內臣胞弟王裕中式第三名

舉人臣弟年方二十二歲以弱冠之期即叨列

經魁

恩榮異常又於上年十二月間接京抄見臣父王爵  
特授順天府府丞伏念臣父以四川撫臣憲德恭勤

之員蒙戎

皇上曲體寬宥固已邀

恩格外乃抵京引

見史蒙

恩授四品京員越數級而超擢驚喜愈出望外當即

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再如臣於楊燭一案從前愚昧相與罪實難辭

復蒙戎

皇上寬免處分再四於全是即就臣一身在我

皇上非惟不負於臣而且

恩施彌厚乃臣自雍正六年五月抵任以來速令將

及三載如承順改上臣以涖忍而上望滋事有

致上千

宸念更加六里廢弛至今未經開闢紅苗無賴未盡



後改臣日廷躬自責其有負於

君恩為甚多臣輟轉五內慚愧益深戰慄愈甚矣無

刻可以自容今幸撫臣趙弘恩拔任以來諸事

急圖振飭庶臣之素天圖報於

君上者或得稍伸犬馬之微忱於萬一爾臣不勝感

激奮勵之至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八件理合繕摺呈

進臣謹

奏

威皇恩報其善待恩厚則不可也報之之道  
惟自勉一往來中務無事過猶不及不可一味  
誇盈置置是亦於在外者必公効力也勉之誌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奸士悍惡不俊為難  
非為寬宥復滋惡忱跪乞

聖恩迅賜乾斷事臣於雍正六年十月十三日以專

畫邊疆要務上清

天聰曾將容美百陽及諸小土司殘虐橫暴要約聯

絡種種奸惡情形濫沈具奏蒙我

皇上鑒臣愚悃訓誨諄諄臣惟敬誌欽遵不敢輕踰

亦不敢稍有疎忽第念各土司仰承

皇上覆載生成大德俱當謹慎安分共遊熙皞之

盛世乃不意容美土司於上年散割川省邀結人心

且因湖北之監利縣界安設海汛輒敢抗拒阻

撓并勾通院司書吏作稿詳阻當經督臣邁柱

查覺發審至百陽謀為不軌東鄉私結假印忠

建焚燒龍山縣所管嚴家壩之兵房種種猖狂

無忌至今猶如此也且臣近訪聞容美百陽與

諸小司俱私製有子母砲位暗地操演更為肆

勝臣查此砲位久奉

諭旨通行查禁如哈密邊外尚且追繳而該土司等

附居腹內省分蓋容任其違禁私藏似此強梁  
巨測實為沿邊之貽患聽之不可違之未能其  
罪惡又安可一日姑容於人世如是而但欲以  
義理化誨在若輩之悍暴成性恣肆異常非惟  
不足勸其感激之心且益起其玩愒藐忽之念  
臣嘗備考土蠻之情形而日揣摩治理之經緯  
誠有見於始而招撫繼而蠢動土蠻悉反覆無  
常如處紛擾滋事則惟置之於不諭不議之列  
而姑可照進改皆

朝廷之赤子殘虐日久頗連無吉

聖天子有不得不為匹夫匹婦而復仇出師誅暴實

為造化之參贊但兵少實所以誘敵誘敵而敵

勁勢必單弱而受制更不得不添重兵以懲創

則良頑莫辨反覺偏廢于大德若重兵實所以

威敵威敵而敵懼勢必綏怯而投降即當飲兵

以開導則雖大不驚而實有濟於大德夫以兵

禦土臣已善之熟矣今如容美與百陽之諸土

司其狡猾百出奸詐多端而欲假兵威以攝服

倘毒黨防範稍有未周務必兵將聚而悅首兵一散而跳梁擬其前則後為之動撫其左則右為之擾倘兵威稍有未震則所謂匪細是更須環匝布置四圍防禦以備緩急應援必令無所躲閃方為控制全策查該上司之地方形勢容美處東北百陽處西南十八土司則紛處其中其形如長蛇容美為首百陽為尾而諸小司則為胃腹臣擬於各省附近邊土地方如川屬重慶之黔江縣界應備兵二十名湖北之恩施縣應備兵二十名湖南之九路街應備兵二十名黔屬之正大營應備兵二十名皆於外而駐劉逆張發榜至中路進用之兵則斷需三千由辰州永順而直入於龍山以抵十八土司之境在各小司人寡營弱官兵所至聞聲膽寒加以宣布

皇恩開誠曉諭自必俯伏聽命諸司既歸即以重兵分布彈壓是長蛇之胃腹已滅而首尾難以相顧然後移師百陽發榜明其罪戾茲經類當無不

歸誠恐後亦即以重兵鎮之是長蛇之身尾已獲所遺者任張類懸存謀彼容美既四顧無所後盾自當未薄而請罪張慈不先死而復救仇拒然已實為龍為釜魚更安所逃遁於其間哉是兵雖多備而仍不用實與我

皇上覆冒無疆之威德原未嘗相悖此臣所以擬博弄端而復敢於冒瀆

天聽也但各省官兵之備援以及一人臨時之調遣若非以才優望重熟練邊務者為提衛恐事未辦而從旁掣肘事將辦而借端啟釁逆事已成而又作流言以傾陷種種奸弊在所不免臣自揣分量第可以供驅策任調遣今於本年正月內通雲貴督臣邵爾恭由粵回滇路過長沙臣因公赴省得以接見備聆教誨因識其克承天訓體用兼備倘蒙我

皇上俯鑒愚忱即懇

命督臣邵爾恭總統辦理則事易舉而易成於以靜邊因而除民害翦先暴而廓羣氛庶幾戡于里荒

發之疆土即可成億萬年綿續之規模矣抑臣  
更有請者臣自六年春恭請

聖訓中辭

天顏以來迨經三載臣時切孺慕之微忱雖片刻而  
難釋况應辦之邊務頭緒紛紜其巨細淺深之  
處更非摺奏所能罄悉查現今承順建治立營  
諸事其大規已定應辦事件在該府縣俱各分  
任料理其六里添兵一事倘蒙

俞允又須待秋成草枯之際而始可前往布置臣不

揣愚昧跪懇我

皇上俯念微臣依戀之寸心

恩賜臣呈地赴

湖且約計兼程往還不過四十餘日即可回任既

得違仰瞻

天顏之鄙衷而邊疆一切應辦事宜更悉得獲知而

陳跪領

聖訓指授機宜咸得有所遵循而不致有錯誤之失

矣臣謹



奏

臣查自陽向未原首備越不詳履通日亦如  
惟地欽跡功國家未嘗征割身事、利崇美  
向謀官歷此皆為大幸勿貪利、試亦事子生  
事不佳、一孫仕何了輝亦言及此也現擬有封  
土勇乃果內地更法、情勢任起勢、身身何  
力生飲謀不族、以而西而王、神、沐、也、使、六、  
事、不、可、神、及、者、以、分、張、大、其、利、以、得、本、股、能、未、知、法、  
其、何、神、附、也、以、此、直、法、事、知、一、情、事、不、可、違、以、心、女  
特、降、聖、地、才、了、也、不、可、生、事、會、切、之、念、備、者、有  
出、成、事、跡、之、跡、不、必、發、去、特、以、請、事、以、以、奏、奏  
令、用、一、格、如、一、



湖南辰沅靖道王未為容行奏

聞事欽惟我

皇上健行不息光照萬邦於直省地方情形民生疾

苦無不洞悉乃猶憂夜靡寧周諮博採而於各

省臣工

恩賜繕摺密奏誠欲使事務之凡有關

國計民生者俱得縷晰上達而不欲令其稍隱於

下此誠我

皇上宵衣旰食勤求治理之至意臣近訪聞貴摺人

役乃行至中途歇店夜遭竊劫者有之臣伏思

凡摺奏事件在臣下盡心竭智各抒己見武殿

一得之愚或陳一方之事志有關於地方軍民

之利弊故凡遇摺奏事件遜差家丁捧骨每日

夜就榻懸念惟恐接奉

味此諭旨而臣下之心始安若行至中途有大如僅

止盤費衣物等項雖下役之困苦顯沛尚不過

累及本身倘被無知宵小擅將貴摺奏箱一併

竊劫在摺奏之臣子與貴摺之人役其諫忍之

罪固屬難辭而以摺奏之緊要機密事件乃致

宵小得以窺見不獨

國家事機洩漏所關匪輕而以此入告

至尊之奏件致使宵小膽玩偷竊亦大有關

朝廷體統臣請

皇上密勅各省督撫轉飭各官嗣後凡差委貴摺人

役沿途不得住歇客店應給護身印牌仍自備

腳驢令於沿途俱赴驛站衙門歇宿併飭各驛

官查驗印票登簿容留以便往回查封即發該

地方汛兵防護至所需飯食草料仍照時價給

發倘遇有貴摺人役或短欠各驛之草料價值

與各驛官勒稍刁難並汛兵不聽撥護違事經

發覺如係貴摺人役則重杖嚴懲如經過之驛

汛各官有敢於違誤者則以違誤

功令參革似此防微杜漸庶沿途自無稽遲遺失

之愆倘嗣後所過地方仍有匪類竊劫者更祈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該管地方官勒限嚴拿務獲鞠

訊其或有指使之入抑或係自行偷竊務使容

得實情加倍治罪該管地方官亦請

勅部嚴加議處庶英道肅清奸匪絕跡而於摺奏

重務不致稍有疎虞矣臣謹



奏

以事不通一挫嘆此等微員未及專材二級有人  
 難參今奏摺者野有原乃原野則見其  
 出年不可聲張以爲作務作或模則上可也  
 同條介身奉明有全守端柱令等奉卷摺  
 或何得體以智持摺者亦未有少是行多也  
 而司事指財尚皆命不至官門全是法卷遂  
 沈江岸微員也觀此進一時高勢蓋保不遠  
 慮甚多難身代江身一書和把識見平身備多  
 不不自持但性才保身虞一切後積甚方  
 不坐英謂其甚不能外長也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備陳苗疆情形仰懇

皇上迅賜批示以便清理事竊臣自雍正六年蒙

天恩特授辰沅靖道未抵鎮軍任所即奉

旨著署兵植副將同知各印務臣當即前往署理迨

雍正七年春始獲交代清楚遂清查辰關稅課

此解舊庫此時通有乾州之鶴兒寨先佑滋事

臣即前往與鎮臣辦理乃於四月間永順土民  
 不靖隨即星赴解散復籌緝此案首犯連至九  
 月方經

欽差大人審明復

奏至十月臣始得親抵鎮軍細查紅苗內之險巢

共有四十五寨其各寨內之虎苗共有一百二

十餘名貽患日久此皆因從前招撫之時遠報

苗寨戶口悉係沿邊土民邀功冒賞多據伊等

任意開造復因各苗寨遠居深山密箐之中道

路崎嶇難以深入而管苗文武各官并未獲確

查的實故汛地參差寨名錯繆歷今二十餘年

官苗扞格聲教未通兼苗類生苗繁衍亦有四

土全無為飢寒所迫者多被充頑招引偷竊營

生且紅苗界外更係六里土苗遠處查六里廣

袤五百餘里處崇山峻嶺之內保楚窮於三省

咽喉實為紅苗之內巢深穴隱米沿邊充苗凡

潛入內地捉人牽牛悉於此處寄頓窩藏非勒

銀取贖即假道販賣於他省與匪鎮軍邊營百

有餘里官兵畏其險阻平素不敢深入遊檣以致沿邊先苗與六里土苗表裏為奸猖狂無忌邊民受其騷擾業請莫休日今若擬將此各寨先苗逐獲鵬對之法蓋以共威翦除恐致各苗驚疑因而滋擾上干

宸念是即臣子之不能仰承

天訓近諸五中益覺難安臣自抵任以來將及三載宵於整理苗邊諸務終未得及時承辦而地方之廢弛如故臣日夜憂思自覺殊負

天恩竊念莫寧因再四籌畫而實有見於六里為紅苗之巢穴其安設官兵彈壓為清理紅苗積患之要策茲值撫臣趙弘恩抵任後臣因於本年

正月赴長沙省城西商六里安兵一事當將沿邊情形并從前移會兩司於六里地方應須安設文武官兵條議俱開清單再撫臣趙弘恩詳閱通值雲貴督臣鄂爾泰由粵西回滇路過長沙詢及此事亦以速宜招撫添設官兵為安因議於六里南界熟省所屬之正大營令銅仁協

副將移駐并帶重兵彈壓務使於六里新營接連以備應援而撫臣趙弘恩以新開苗疆其添設官兵宜多而不宜少因查照臣從前添兵八百名之原議復議應添兵四百名似此較臣從前原議共布汛添兵更覺周密臣謹議於六里安設官兵妥協之後臣即會同鎮臣於沿邊紅苗青成該管將弁及管苗百戶傳集各苗日寨長的行賞齊宣布

皇仁詳加訓誨令各將所管寨苗戶口并股實窮苦與各家之牛馬器械數目盡皆查明分晰造冊以便稽查其於該管各寨地方有道路險峻人馬難行之處臣即捐發銀兩交各汛并協同百戶面分各寨長轉散各苗民及時修理平坦臣即會同鎮臣親行巡視將各營所管汛地盡清疆界均分寨數責令各汛并百戶以便就近管轄并於銀單內令各苗所屬紅苗地方分設四路塘汛直抵六里新營使邊聲息倘各苗寨有倚踞險峻者則勒令遷居平坦如遇有無業

窮苗臣即代為籌畫另行

奏請安插其於所查先苗名數即應相機誘諭重  
法嚴除而烏鎗亦即以漸次收繳似此倘或  
再有先苗蠢動則六里保靖既有官兵控制又  
兼有鎮軍四營為之協助內外交攻勢如破竹  
自可以畏憚其心志而永絕其劫掠之根株日  
久化成其苗性自可以漸底於馴良矣臣復於  
二月二十六日親抵湖北武昌將辦理此事原  
委亦與督臣適柱面議訖抑臣更有請者凡事  
豫則立更恐以事權紛雜而滋擾查從前永順  
歸誠後其應設文武官兵果當時即行安設併  
雁又馬有土壘不靖之虞今六里添兵倘蒙

俞允尤懇我

皇上迅賜勅下督撫凡應議設之文武官兵務須預  
為調撥齊全俟臣於六里土苗一經招集化路  
約行與實差即便帶官兵前進立為分布安設  
營汛庶不致防範稽遲致有他虞其所需添設  
之兵應先於就近邊營抽調仍令該營即如數

另行召補至應設副將一員臣誠恐該員新准  
違因未悉苗情動靜與事宜應否緩急之處或  
與臣意見不合迨臨時外錯後悔無及臣不揣  
愚昧跪懇我

皇上勅下督撫即令臣身帶領應設官兵進內調度  
布置俟安設妥協後臣再詳請督撫另為揀選

武員

題補庶苗疆咸得清理而免致有貽誤之失矣臣  
為邊方起見故冒行瀆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批示遵行臣謹  
奏

以查詳仙斯的本

湖南辰沅靖道王柔為請定佐雜之差委以專職守事竊臣查各官之差違委者亦甚有關於吏治之興廢嘗見臆員與州縣之雜職等官凡遇有差違委者在藩司詳請督撫批委多未確查該臆員之職守緊要與否及該州縣之佐雜等官共有幾員統行區處妥協免滋地方廢弛如沿邊之分防同知通判有彈劾苗土之責苗性兇頑事多巨測實難疏須之防範似令差違遠出而按署之員輒蒞邊地上俗未諳遇事固多生疎之失即以邊員而再為委署然一官兩印兼路遠往返據地充亦難免顧此失彼之虞再如各州縣之吏目典史專司捕務監獄者守城池倉庫稽查盜賊博賦雜升微而責任則甚重雖過京差與鄰省各差其缺亦仍行委若兼監索於按轄之員例無重處捕獲乘隙實政署員徒聽其遠颺而至於本省差違與鄰治兼攝雖懸懸月日則從不為委署此悉以州縣有兼理之責但查各牧令逐日之於錢糧刑名及尸塚田土其一切辦理事件多屬紛繁精神易於不繼因於監獄之啓閉及半夜之查

照即委等從家人代為稽查每易致有疎虞貽誤匪輕且遇有鄉村命盜田土案件其親身相驗與查勘往還亦須時日遂至無縣派之小縣與州治佐貳之已奉差外省者其正印與佐雜等官竟恒有懸屬空懸此在腹內固不可而在苗邊吏未使臣請

勅諭督撫飭藩司嗣後遇有差委之時除腹內之府佐首領巡檢等官與苗邊之州同州判縣丞仍照舊差委外其餘苗廳員巡檢與腹內州縣之吏目典史一概停其差委更請將楚省試用人員

謝督撫選其材幹超俊者撥發二三名令跟隨苗邊廳縣學習辦事倘遇有苗邊廳縣缺出立行飭委就近署理再於通省廳縣內另行揀選題補其於苗邊之巡檢典史缺出應令於附近之巡檢委署外即於本省之巡檢典史內立行選調補授至各州縣吏目典史遇有缺出應即委該州縣之佐貳與鄰近之巡檢兼署亦不得委別州縣之吏目典史為代理似此責任既專防守

宜嚴備仍致監犯越獄與城內有犯逃盜賭博等事應將專管該員嚴加議處庶佐雜職守之緊要各官既無差委之紛更自成潔責成之專嚴恪盡厥職而地方自無廢弛之失矣此亦未始非振興吏治之一端也臣為地方起見敬獻

聖裁 謹

奏

以奏命是法查儀儀儀

五七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壽為敬陳初任之選就以勅吏治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開門額俊多方取士凡各省俱發有試用人員前福建撫臣劉世明奏請將往人員令隨藩臬兩司學習吏治再為委用似於試用人員大有裨益然臣愚以為兩司事件悉屬

知府與直隸州核轉已成之案即令初任人員跟隨學習然亦不過總覽吏治文義與大槩情由至刑名之如何承審招擬錢穀之如何征收奏銷俱由各州縣逐件解起又何得洞晰其源委且兩司政務紛繁更何暇事與之講論是初任人員之學習必須於官政起始之處目觀

身親方得操練成熟臣請將奏發各省試用人員令該督撫就其中有素諳吏治者先行選擇試用其餘存人員應查所屬繁劇州縣有諳練吏治者酌派分撥令其跟隨學習該州縣即於准理戶婚田土細事的移試用人員審判查勘仍移覆該州縣查奪定案其審斷允協者應如所移定案倘若斷未協即行公同會審另為改正定案其於刑名之承審招擬與錢穀之征收奏銷等項俱全跟隨學習辦理至各鄉村之宣講

上諭併稽查牌中一切應行事宜悉責令試用人員代辦如果學習半年事無錯誤識見明敏該各州縣即將所辦事件造冊詳報該督撫查核以

備

題補州縣之用倘學習半年事多件錯識見糊塗  
實係庸愚之輩亦將所辦事件造冊詳報該督  
撫查閱即行具

題谷回原籍若遇有賦性貪劣遇事濫擾者該州  
縣即詳揭發撫

題察如此則以聽斷為學習以州縣為就正吏治  
易熟人才易成其賦性庸劣者悉不得濫賜於  
試用之內而委署各地方亦不致有貽誤之失  
矣臣不揣愚昧敢抒管見是否可行伏乞

聖裁 謹

奏

體本正乃以擬議多有奇謬

五八

廣

皇仁事竊查我

朝昇平日久生齒彌繁凡腹內州縣曠野無曠土

而農民蕃衍多苦田有未足歛惟我

皇上宵旰勤無刻不以民生為念而於無業之窮

民為更薦如屢降查荒開墾之

旨實欲使田無不闢民無不足而始快現今於川黔

浙三省之墾荒民人悉給發牛種資助其經費

亦動獎數十萬金而不惜是為窮民而謀安全

者固已無所不至矣則凡各省之地方官吏自

當仰體我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詳查各境內所有荒蕪地土

務念無業窮民而悉如川黔浙三省之

奏請開墾安插在小民固多遂生而復性且上行

我

皇上愛民之宸衷諒自無不嘉獎而

勅行無如多憚經營之勞齊與墾費之紛煩恐累

及身而有碍墮遠置荒土於不問查窮民而  
非願因故民無恒產多負男孀士遠徙遠方其  
覓荒土以謀生兼長途困乏流離失所者有之  
其經過各府縣之責廣父母斯民者皆宜哀矜  
體恤有荒土則籌所以安插無荒土則計所以  
周濟此固職分之應然罪惡不容小民遠徙之

苦情非出示查訪驅逐即嚴飭拘拿遠解且無  
論如彼省之民流至此省而查逐彼府之民徙  
至此府而拘解甚至如同一府屬之民自彼縣  
而遷移此縣者亦即差押回籍是窮民以無業  
而遠徙今更以遠徙而解回非惟謀生未獲且  
滋拖累難堪即間有些微之行業亦莫足供治  
遠解差之酬飽窮迫無聊相染為盜雖保甲之  
功今日嚴而盜賊之風安息吏治之弊莫此為  
甚仰懇我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州縣先將該管地方  
內其所有荒坪山土與民無恒產者一一秉公  
清查統限四個月內據實查出分晰造冊詳報

該督撫即詳加查核先於所屬各府州縣內查  
算某府州縣之荒坪山土若干畝與某府州縣  
之窮民若干戶如每戶於荒坪則應撥給二十  
五畝若過山土則須撥給四十畝底足以資一  
戶之養贍統按照戶數之多寡計算荒土之數  
日均勻分撥一面奏

聞一面安插并請將藩庫所存正項錢糧酌給半種  
與築居之資助其餘如本省荒土已經招墾而  
猶有多餘窮民與本省窮民已經安插而猶多  
未墾荒土悉令詳晰造冊具

題並懇我

皇上勅部查核先於鄰界各省查明某省所屬州縣  
之荒坪山土若干畝與某省州縣之窮民若干  
戶飭令就近遷移安插并令各省督撫飭令該  
管窮民之原籍州縣先查明該民之應過沿途  
保經由某省州縣地方與遠移窮民之戶口數  
日及獲送批差姓名一併通詳該督撫當即知  
照鄰省督撫飭行所屬內有需經過之州縣以



便按批查照料中送之宿歇更免致有匪類混雜之虞但窮民遠徙路費維艱更不得不仰懇

皇恩之周恤給發口糧以養贖查程途之站數以六十里為定例每日可行一站凡經過地方之該管官吏應查抵前途州縣之里數約計站數之

多少每站大口給米一升小口給米半升即准動常平倉穀辦理倘遇有陰雨阻滯之處亦按日給發口糧該州縣取據該民結狀詳報亦准一例開銷迨至開墾州縣地方該管官即將查出冊報之荒坪山土按例撥給安插并查照戶口多寡給發一年口糧為養贖再動支正項錢糧酌量借給為養居牛種之費令其盡力開墾統計所領口糧與養居牛種兩數日查為五分俟開墾成熟後令該管地方官於五年之內按數征收補藩庫倘本省與附近省分之荒坪山土俱已安插此外尚有無業之民仰懇我皇上勅令直隸督臣與奉天府尹及貴州廣西與山

陝各督撫悉行揀委能員查明沿邊已開未墾之地其中之荒坪山土盡行造冊詳報咨部統計查核并飭各省督撫仍令該管窮民之原籍州縣查造伊戶口清冊與所需經過州縣地方并批差姓名先行通詳本省督撫該督撫亦即咨明鄰省轉飭各屬查照批文按窮民口數沿途撥給口糧令其有所仰藉得以速徙而無慮迨一抵墾荒處所而該地方官亦即遵照前例善為撫綏安插但查

朝廷之正項錢糧每年俱有經費請先借正項辦理并懇援水利營田事例開捐補項庶督項無虧曠土盡開窮民悉得安居飽食而不至有流離困弊之虞既可以廣天地生成之大德更可以慰我

皇上休養上恩之聖心而普天率土永戴皇仁矣此因臣一得之愚倘留光可採伏乞我皇上勅諭嚴飭各省地方大小官吏務令實力奉行倘有視為具文漫不經心或將荒土隱匿或將

窮民遺漏與查造冊籍及借項安插而該管吏

役有向窮民需索之處別經發覺則該府州縣

即按溺職例罷職而督撫司道亦併照失察例

議處

功令森嚴更免致有陽奉陰違之弊矣臣謹

以中丞請革中丞者勤於考

查遊惰好閑之民每多輕去故鄉流離他省實  
非美事是以例有遷移之禁若如王素所奏凡  
遷徙之人在途有口糧之養贍生復處又有土  
田之可種築室之可居牛種之可資人又何樂  
而復居故土乎是即湖廣一省已為難行而欲  
通行直省似有未便王素所奏應毋庸議

五九

湖南長沈清道臣王素謹

奏為歌陳不議事法制之設當因人情之淳澆以

為輕重欵逢我

皇上德威遠振殊域向化各省土司地方情愿改流

者不一其處折附之地固當仰體

皇上過作奸犯科者遵現行之條一體判斷以彰

恤仁而盛先頑性或多畏威而不懷德革面洗

心自古為難若立法之初稍涉寬縱無以震懾

其風習而使之改轍盡土司懲盜舊法重者殺

戮輕者掠資雖其法過刻然因地制宜亦有不

得不然者臣愚以為嗣後邊疆盜案訊明情由

強姦者照內地而馬例

題請未正法至竊盜必有漢奸黨主發覺之日

一概充發北省驛站當差雖初犯不想則法立

而知異亦著後而苗清且查命盜等件例解各

犯赴省城定案苗匪沈因曰內地但僻在邊

未重山深著間隔易有中途搶劫之患據捕不

能速獲則案情不能速結會差之員難受長處

無濟玩法之後愈得遠颺肆行仰懇

齊鑒首領案件該地方官詳復正化究擬詳解該道

就地覆審分明加罰詳報督撫核奪

題結不必速解臬司衙門庶稽犯之故智無所施

而為非之心亦悉知飲美且謹行一傳之見未

審妥協伏祈

天裁施行謹

奏

六〇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清除川硝之私販仰

乞

齊鑒事竊臣查得永順之里耶地方與四川酉陽土

司邊界該司素產焰硝外省小販多以布鹽雜

物向煎熬之家零星易換約價每觔不過分餘

統運至梅樹地方發賣而私販者即於此處僱

船裝載由永順之里耶河路下抵辰州之北河

而入於沅江分往各處發賣屢經該管文武官

之兵役拿獲詳報治罪不一而足且楚省沿邊

苗土又與該司接壤更多偷買私製火柴甚有

未便是本應嚴禁煎熬以絕私販但查該司土

民多藉此為生業倘行禁止勢必無所依賴游

子為非且楚南各鎮營之操演兵丁更不能不

於此處購買臣請裁

皇上勅下川省撫臣於管轄該司之流官酌發公項

銀兩飭令查明該司內各產硝地方即曉諭各

土令頭目傳諭各寨土民令將所煎焰硝悉行

交官照常給領按季造報該撫查核除通行本

省各鎮營之有需焰硝者令報明該撫採買倘

鄰省各鎮營有擬於此處採買者應先報明本

省督提預咨川撫轉飭該管之員查照所買數

日驗明採辦印票照價收明即將官硝如數給

發其所收價銀仍令買硝存貯如有外來奸徒

以及沿邊土苗潛往該司竊買者該員即查拿

究擬倘遇有竊買私販別經發覺定將該員  
嚴加治罪似此則私販既除而煎硝土民亦不  
至夫所資生之計矣臣緣私販始萌所關重大  
謹繕摺奏

聞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此事多神詳奏議寺另有存案

湖南廣沈靖道臣王采為籌畫兵食以資餉騰  
事欽惟我

皇上於念營兵特發獎金與各省將軍督撫提標兵  
丁生息以資培塚等事之用又蒙

皇上俯念兵丁素多依賴餉銀任意花費致滋重利  
借貸之累

特降諭旨禁止此議我  
皇上體恤兵卒無微不至之

聖意也而各省督撫提鎮與協恭等營之請領兵餉  
每年四季俱係於本季初月委員赴藩庫請領  
此歷來之定例但查各營內有駐劄省城與士  
省鄰近者其按季請領兵餉皆無需多日即可

到營是故惟各省之沿邊營汛其去省駕遠動  
輒千有餘里且多峻嶺急灘之險如春餉係正  
月內委員請領乃每因程途踰延必待二月初  
旬方得抵省及至投文批示守領回轉每遲至  
仲春後方得抵營給散兵丁其前此兩月之食  
用雖皆稟遵

諭旨不敢再向富家出息借貸而鹽米柴薪等項又  
皆日用所必需務不得不向舖戶賒借而舖戶  
之本經營圖家又皆資微利以養生其兵丁  
之賒借米鹽等項價值又不符不較現買者稍  
加增泰且遂季請領每次更多並擬轉運之費  
臣不得不言也

呈上勅部飭行直省替換查各鎮營中有七省寫遠  
者其營餉悉令兩季兼發併令各營於季前請  
領以化臨季即為散給庶兵丁先致有等候之  
苦與多請領轉運之費但兵丁不知樽節從前  
散放舊例俱係餉一到營即將三月全餉當為  
給發而各營兵丁每多假伴酣飲遺為窟主決  
一時之解飽花銷數月之用度而不惜其陋習  
亦當杜絕且請將各營官兵所預領兩季餉銀  
俱飭存貯於同城文員庫內武員掛共者守嗣  
後則按月給發該管將備當嚴為稽查禁止如  
仍臨故撤別經發覺該管官照失察例議處倘  
遇有婚嫁等事之急需亦可不准其那借資助臣  
復查各營兵米一項有領本色者亦有領折色  
者查本色每兵一月應給米三斗至折色如該  
米一斗則折銀六分但查米糧四時價值各有  
貴賤不同如秋冬二季當收糧之後其兵丁所  
領折色價銀猶可雜買如穀至於春夏兩季值  
青貴不悽之期米價昂貴則兵丁所領折色價

銀實大不敷用且請於各省營兵之支領月米  
折色者悉令改給本色至從前有未經征米之  
州縣俱令於額征錢糧十分內查照兵米折色  
數目除八分仍舊征餉約計二分改米其扣算  
改米銀數如花戶有應完餉六分者則令納米  
一斗在百姓以已田所獲穀石碾米交納較難

米易銀贖餉既可免行戶之消費又可省領銷  
之折耗是非惟於兵有益且更覺於民有便如  
州縣有隔兵營稍遠者即令將新議改征兵米  
錢糧內有該征加一耗銀之項即動為運米船  
費至於各營所需貯米倉廩應令該營撫轉行  
飭查各需倉廩若干間即勅公項建運至待秋  
收交米之時則令該地文武官監收仍撥兵者  
守公同詳報督撫查核嗣後各營每月支領兵  
米亦俱令該管文武監放似此則兵餉既無等  
候多費之累而月米又無折色之苦且按月支  
放兵丁雖欲浪費而不得庶兵食常足營伍歡  
騰志永戴

皇恩於無既矣臣謹

奏

比查是役着卹卹在案明舊例酌量有

據王柔奏稱查各省標營兵餉每年四季定例  
于季季初月委員赴藩庫請領但各省沿途營  
汛去省駕遠動輒千有餘里如春餉每遇五仲  
春後方得給散兵丁其前次兩月之食用皆蒙  
遵

諭旨不敢再向富家出息借貸而盈米柴薪等項又  
皆日用所必需勢不得不向舖戶賒借價值不  
得不較現買者增添伏懇

皇上敕部轉行直省督撫查各鎮營中有去省駕遠  
者其管餉總令兩季兼發併令各營于季前請  
領以便臨季即為散給但兵丁不知場節從前

散放舊例俱係餉一劃管即將三月全餉當為  
給發而各營兵丁每多取伴酬飲適為竇主快  
一時之醉飽花消數月之用度而不惜其德習  
亦當杜絕臣請將各營官兵所預領兩季餉銀  
俱貯存于同城文員庫內武員撥兵自守安  
月給發該管將備嚴為稽覈禁止如仍暗故散  
別經發覺該管官照失察例議處倘遇有婚嫁  
等事之急需亦可准其那借資助等語查各  
處離省遠近之標營每領季餉往往需時兵丁  
不免坐待之苦王柔所請兩季兼發于季前請  
領臨季即為散給併請將餉銀存庫按月支領  
請令將陪嚴禁兵丁花費等語似屬可行但各  
省支放不同其管制亦不能畫一是否可以通  
行之處請將王柔所奏抄錄令各省督撫提鎮  
各據該省情形議奏

又王柔奏稱查各營兵米一項有領本色者亦有領折色者查今冬每兵一月應給米三斗至折量如該米一斗則折銀六分但查米糧四時貴賤不同如秋冬二季當收穫之後兵丁所領折色價銀猶可贖買如春夏是值青黃不接之期折色價銀實不敷用臣請于各省營兵之支領月米折色者悉令改給本色至從前有未姓徵米之州縣俱令于額徵錢糧十分內查照兵米折色數目除八分仍舊徵餉約計二分改米如州縣有陽兵營稍遠者即令將新議改徵兵米錢糧內有該徵如一耗銀之項即動為運米船費至于各營所需貯米倉廩應令該督撫轉行跨查各需倉庫若干間即動公項運送至待秋收交米之時則令該地文武官監收仍撥兵看守公同詳報督撫查核嗣後各營每月支領兵米亦俱令該管文武監放等語 查各省兵米之有給折色者原以營汛僻近州縣額徵糧米無多不敷兵食是以折給銀兩令兵丁自行

贖買其徵之于民改折銀兩者亦以本地產米無多若徵收米石則小民不免艱食之苦是以改為折徵俾本地之米稍有贏餘以濟民間糧食且各省兵糧改折銀兩多寡不同自議定折中價值之後兵民咸便若又悉改本色于事無益徒滋紛更若以州縣有陽兵營稍遠者令將改徵兵米錢糧加一耗銀為運米船費大既改徵兵米則收米之時已有斛面加增又復以折銀計算再出一耗銀則未免苦累小民倘有不肯州縣借此吏多如欲其終不可勝言至各營兵米每季在州縣倉取支給兵丁領米回家以資食用何須各營再建倉庫貯貯王柔所奏實屬無益應無庸議

湖南辰水靖道臣王壽為跪謝

聖王教養之殊恩伏乞

睿鑒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六里吉多斯

營接閱京抄得收覲

上諭內山東昨秋荒歉叨蒙

皇恩逾格賑卹而本省人民不但不知感激反誣官

員等奉行不善以致旁人擬議有捏報收成分

較刪改飢民戶口並於就食者驅逐他往者擱

阻等語之陳奏似此昧心負

恩之浮言臣不覺感憤而痛恨狀念自裁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固已大法小廉

上感

天和以致景星慶雲與嘉穀呈祥登見各省至東省昨

秋之水滂實由於本地風俗之洗薄

天加鑑罰昭示警懲凡被災士民正宜當之而滋修省

況欽遵哉

皇上仁育萬民軫念維殷遂戶散賑序

賜金粟飢民慈蒙

恩卹於格外而各府屬之田畝額賦與不蠲免之漕

米俱邀免征更無人不敢非常之

隆恩又蒙遠運奉天穀石截留鄰省濟米以濟東省

之平糶使無一夫之不獲更屬亘古未有之仁

政前奉

恩旨登降如臣之籍隸東省者固倍深感戴難忘即

普天下之人聞之亦無不歌頌於弗替且臣查

上年六月間臣家人有自東省南來者悉稱經

過通省地方二麥俱係豐收至今春二月又有

南來者更稱昨秋登州府屬地方秋禾亦係豐

收惟至青萊濰兗東等處其窪下田土多被水

澇歉收蒙

皇恩差大人合本省督撫飭令各地方官挨戶散賑

各家俱有飯吃凡秋初逃荒的飢民多蒙行查

招回賑濟米價也不甚貴其於飢民內有說名

假冒的查律甚嚴各衙門盡後及里總地棍多

因不能作弊背地忿怨此則臣於上年夏時及

今歲春月兩次所聞於家鄉來人口觀情形之

語實覺與

欽差及東省督撫之稟奏情由暗相符合則臣言

虛假是早已彰明於天壤聞矣其於臣誌浮言



者理應於奏陳之人追究其由來嚴加懲創以  
為肆行謬議者警乃蒙我

皇上覆載含弘不加深究固過濫寬大之典史合士  
民愚昧或執迷不悟而乖戾之氣上干

天怒再致災擾

聖心復早為憐憫警者於士民領袖之負

恩幸永紹其虧欠

國帑應追銀兩着撫臣岳濬查明嚴追以示懲儆

並奏

旨通行曉諭東省人等 查李永紹身本寒儒由科

第官歷工部尚書以致家道饒裕固已叨荷

皇恩之罔極且所應追帶銀更關係仰邀

天恩減免之餘項此即早為補還亦殊有愧臣節之

清白况復有意玩延繼之而伊長子李師泌並

伊長孫即師泌之長子不數日而兩亡已足徵

天道不爽

國恩難負今我

皇上即李永紹以示儆則凡東省人民更當觸目警

心各痛改其涼薄日趨於淳良以祈預免

上天之譴罰蓋仰見我

皇上於不屑教誨之中復

六三

賜提撕警覺之至意臣除敬書

諭旨訓誡子弟各宜洗心滌慮以凜

天戒用期無負我

皇上曲成之大德臣不禁感激涕零謹繕摺跪

謝

天恩伏乞

聖鑒臣謹

奏

跪

湖南辰水靖道 臣王壽為跪

呈

硃批恭摺

聖訓仰祈

睿鑒事 臣於本年三月初十日以跪

呈

硃批恭謝

天恩事結摺具

奏荷蒙

皇上格外訓示諭臣以教恩之道惟自勉一從容中

理更於陳奏奸上悍惡不悛摺內蒙

硃批諭臣在朕無知之性萬不可逞只以安靜詳歷

地方可也不可生多事貪功之念又於審行奏

聞事蒙

硃批諭臣當知己識見平庸萬不可自恃任性方保

無虞欽此臣竊自惟山左庸愚賦性粗鄙荷

恩深重感激心切故遇事冒行鄙陋多有未當之處

幸蒙

皇恩高厚不以臣于清

宗聽即行斥革復遂伴

恩賜訓飭教誨諄諄令臣茅塞頓開恍悟前非且將

來更待識所違循臣不知何修而得蒙我

皇上之裁成有加無已若此也故於惶悚戰慄之下

益覺感激涕零嗣後諸事惟有敬謹小心循理

辨行斯不敢諉執鄙性自臨咎戾有負我

皇上訓誨成全之至意再臣所奏奸上悍惡不悛一

六四

件蒙

硃批將

聖諭與臣所奏容令周一德知之臣當即欽遵

諭旨密詣鎮臣周一德知悉理令一併奏明所有奉

到

硃批原摺十一件跪封呈

進臣謹

奏

但知通捕及別亦多虧矣

湖南辰水靖道臣王素為奏明招撫安設情形

仰祈

睿鑒事臣於本年三月初十日具奏備陳苗匪情形

一件於七月間接到部文奉

旨着臣管理副將事務帶領官兵前進六里招撫安

設臣當即差役張示各里編布

皇恩因志心籌畫安設事宜稟明督撫聽候酌示並

移商藩臬兩司公同奏酌隨准督撫提會商訓  
撥各營官兵一千二百名於八月二十日後齊  
抵鎮軍 臣因念時值深秋官兵遠戍恐綿衣木  
全難以禦寒即將前蒙

恩賜春鹿銀兩內按每兵五錢共給銀六百兩其於

蘇丁各官弁等復共給銀四十八兩以為木浦  
綿衣之需當即通報督撫在案併令各官兵悉  
知仰沾

天恩謹俟防汛以圖報効萬一臣即於本月二十八

日分發官兵陸續抵保靖會齊於九月初七日

臣即同保靖遊擊王進昌率領官兵由六里花

圍前進但念官兵齋集恐致苗民聞聲驚擾臣

是以議令保靖遊擊王進昌與承順同知李向

帶領官兵前往五里地方招撫安設臣即親帶

官兵前往六七九十各里地方招撫安設

弁除儀仗輕騎賊從先行其所領各里應設官

兵則令應復隨行凡抵一寨 臣等即設該寨頭

日傳集各散苗宣示

皇仁浩蕩視爾苗民同為赤子不思今棄化外是以

命官設汛為爾等保護身家併各得相安耕鑿

共謀太平而各苗民亦悉感動天良齊稱向安

土司凌虐與自相仇殺日不聊生今蒙

皇恩不棄邊苗設官分汛自今以後老幼男婦永得

安居樂業俱各歡欣鼓舞朝

闕叩謝逆即相度地勢險易酌量官兵多寡安設

營汛 臣見各苗撲誠嘉其順化即將

恩賜春鹿銀兩所支辦糧糧稅袍衫紅銀牌等物

逐一俱行分別犒賞臣約計前進各里招撫安

設往還不過半月而六里各寨苗民悉帖然寧

謐此皆我

皇上德化遠被聲教革教故悉得仰賴

天恩隨到即行安設毫無阻礙至鎮軍鎮臣周一德

由鎮軍所屬陽孟寨地方一路前進 臣於初九

日早至十里排補美地方等候會合因伊至初

十未到 臣於次日即前往八里九里招撫安設

伊於十一日由陽孟寨帶兵復於十里至九里

一路安設小塘前來會合供經通報督撫提 臣

在案 臣於行營內所需備用銜銜馬鎗與應用

器具等件及官兵急需棲宿房間臣俱料

恩賜養廉銀內勅用備辦統俟事竣另行奏明但此

事創議自臣今更蒙

恩今臣領兵辦理事無為難之處覺於旁意不合因  
多招搜攬之忌嫌再臣素患胃疾有時觸發飲  
食難進肢體木滯近復感染氣愈覺增劇更  
難

魚有心怔等症惟是受

恩高厚正須候撫臣臨邊等議善後事宜現在急行

藥料調治勉強支持辦理所有臣患病情由不

敢隱瞞理合一併奏明伏惟

宸鑒臣謹

奏

跪

六五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壽為奏

聞事臣查所屬辰永靖各州縣與紅苗邊徼及六

里地方自夏至秋雨晴時若百穀豐登雜清州

與會同綏寧通遠各地方於本年五月間因起

蛟水發臨河之窪下地方田畝間被沖淤當即

據州縣中詳轉報隨經撫臣趙弘恩發項賑濟

但查當時水發不過半日既經水退其沖淤之

淺者農民仍行栽種現今秋收豐成似與別畝

無殊其沖淤之深者以各家分計為數無多亦

不甚為害至統計各屬收成俱係十分有餘村

邑民人各皆安樂所有臣屬豐收情形理合據

實奏

聞臣謹

奏

跪

九〇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岳為奏明事臣清查辰蘭  
 鹽木稅務自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一起至雍  
 正八年三月二十日止共征收稅銀一萬三千  
 四百一十六兩八錢八分九釐又自雍正八年  
 三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二十三日經撫臣趙  
 弘恩檄委辰州府知府白堂接收止臣於三月  
 內共征復稅銀三千四百二十六兩七錢六分  
 三釐俱已全行批解藩庫從批存案所有臣上  
 年監管辰蘭稅務及征收銀兩數目與交代日  
 期緣由前因帶領官兵安設六里營汛未獲陳  
 奏今合一併奏明伏惟

宸鑒臣謹

奏

謹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岳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臣於上年之九月內以奏明招撫安設情形

仰祈

睿鑒事謹摺具

奏蒙

皇上硃批訓臣以秉公持平合中合理欽此臣當即

望

闕叩謝仰見

皇上之教臣若深成臣若大臣自覺茅塞頓開惟有

欽遵永誌以敬承

皇上裁成之至意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三件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欽此  
 欽遵永誌以敬承  
 皇上裁成之至意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三件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湖南辰水靖道 臣王秉為備陳辦理苗疆事宜

仰祈

睿鑒事竊 自上年九月初旬前進六里招撫化海

後隨清編各里戶口共計苗寨二百二十八寨

烟戶四千七百六十九戶男婦二萬二千三百

二十六名口其各寨苗目寨長者共俱捐給纜

帽布衣靴掛鞋機彩紅銀牌兩套針線等物至

各戶散苗俱捐給纜帽彩紅銀牌等物其安設

營汛初設大中汛一十八處分布彈壓業經撫

臣趙弘恩具疏

題明 臣復念既經開闢則各路之商賈兵役往來

不絕若非於各汛之十里處所添設小塘恐內

多山莽間阻稽查難周因相度險易添設小塘

二十四處每塘設兵十餘名以備稽查兼於各

營內捐備銜釘架子槍六十桿每桿重二十餘

斤兩單藥已通條俱全外鎔鐵砂四百斤又捐

備柴刀單鏟共四百八十把撤撤共二百四十

把銅鑼二十面以備防範需用更念時近隆冬

帳房難以禦寒兼日期倉猝因酌量於各官給

房三間每塘建塘廳一間兵丁五名共給房一

間約共捐造三百四十餘間俱於冬月告竣給

官兵船為棲止并築五圍牆烟竿塘旗以備警

候至各里道途俱捐備人夫開墾修除以便往

來行旅再有各里苗民詣征秋糧七十二石 臣

惟念開闢之初恐該管百戶征收滋擾 臣因將

本年應征銀兩按數捐解通報督撫在案並編

諭各里苗民知悉以昭我

皇上仁育之聖德而各里苗民皆感戴

天恩即聞遇養頑不法之徒 臣一經密訪即呈夜前

往諭以

國法俾令知所顧忌以消弭事端於未萌其於若

輩自相仇抵事件則飭令各汛弁排解化誨而

各苗民亦咸知畏法今於正月初旬司知李向

與副將張奎俱前後抵任視事 臣仍駐吉多除

將各里地方情形與苗民習俗及所辦一切邊

務機宜皆詳悉告知協幫辦理已歷四月更因

苗值東作之期於各里苗民 臣悉教導廣為耕

種待秋收豐富便於多換鹽布等物以資衣食

復於耕種農民親行獎賞鼓舞而各苗民亦皆

知愛養之意悉用力而誠多開田土地方寧靜

但念六里新開惟恐後之該管各員或大意疎

忽與私賄紛更以致嗣後辦理未安上干

宸念不得不跪懇

皇上密勅督撫提臣嚴飭該員等俾令於各里苗民

平時小心稽查親身化誨如遇橫拙者固不可

寬縱以拒絕倘遇蠢頑者更不可縱容以養奸

至城垣營房諸事更須當查照撫臣

題明處所勤慎經營統期辦理妥協無負我

皇上撫綏邊疆之至意除謬議善後事宜六條另摺

陳

奏謹將辦理苗疆各事宜並會呈具圖摺指呈

覽伏乞

睿鑒臣謹

奏

跪

六九

六里善後事宜恭節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秉謹

奏今將新開六里善後事宜六條除已移會藩臬

兩司詳請督撫核

題外謹先摺大畧恭

呈

御覽

一城垣官署營房宜速建也查六里既經新開

則城池與文武官署及各兵營房俱刻不可

緩其建造城垣與官署工價請照永順府縣

估計之例給發至蓋造營房工價請照綏寧

營瓦房之例給發統交吉多同知迅速辦理

庶免致駁查遲延而官兵亦早得安身之所

再同知經歷與巡檢等員應設各役工食俱

請以到任之日照例給發

一兵丁月米宜給本色也查苗民耕種皆按日

計食並無餘糧糶青今兵丁速成若令赴內

地採買則搬運脚價更多請令於就近辰州府之各州縣積穀內查取花園與高崖兩路河道按數借撥移交吉多同知會同武員撥兵搬運貯倉支款其借撥穀價應令藩司糧道將各兵月米折色銀兩扣發各州縣買補運倉其運費銀兩請於公項內酌量給發俟開種二三年後米糧可以贖買則各兵月米仍照例發給折色

一各里雖種宜快戶均徵也查六里苗民從前額設雜糧七十二石撥充鎮軍兵米今既建官設治已清編各里苗寨烟戶共四十七百六十九戶應令吉多同知於各里戶口除老幼孤寡免征外其於年壯而有家室苗民按照七十二石數目逐戶均攤造冊達部即將此項雜糧充本營兵米至秋收後則責令各巡檢與汛弁及百戶會同征收不得需索至向應撥充鎮軍兵米數目請令糧道改給折色并咨部存案

一民苗宜准結姻親以潛移習俗也查六里苗民僻居山菁之內村野成性不曉衣冠禮法

今既經建治立營悉得見兵後商民往來因皆恥伊舊俗之粗鄙欲徵民俗規模多懇請與民人聯結姻親得以觀者學習此實

聖化所被感格神速之所致且各里苗人自經化誨後皆披荆摘棘是已化苗為民則民與民結親固當順與情而弗某况彼此往來親睦其語音動作更易潛為改移

一苗人宜分別良頑以示勸懲也查六里新設各文員俱應設立民壯但苗民言語侏儻腹地差役難以通曉應於各里苗民之老實者招充民壯以便差遣即各賞給工食銀兩以示鼓舞其於各里校猾奸苗素行不法者該管文武各員俱當暗訪其劣蹟察果格無預為設法遷出內地安插以消患於未萌

一請設義學以廣教化也查六里苗民平素未觀詩書故不諳禮法至苗童之知覺方萌天良未滿其需訓誨為更切請於六里各設義學二處即於沿邊之苗生中各延師二人每年給廩銀十六兩令其訓導苗童先教之敬請



聖諭廣訓十六條逐句講解迨苗童已識文義該地方

官即於每月朔望令各里苗童以該地語音

宣講

聖諭廣訓使各里苗民恣家喻戶曉俟化誨數年之後

而苗童果有文理明通者再請設學校以鼓

舞之庶日久化成咸歸一道同風之盛矣

中梓投信日有午訪

七〇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叩

謝

天恩事竊臣於上年十月間接臣父臣王潯手信知

臣父於九月內尚蒙

聖恩擬授光祿寺卿今於本年二月內復接到部文

為招撫六里安設完竣奉

旨擬叙蒙

恩加級臣俱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伏念臣父以被勦之員逃遯

天寵普秩御歲實為臣闔家夢想之所未及至臣於

六里之招撫安設悉由澤遠我

皇上前諭苗民主惡頂得較年化誨方有成效不可

徒視以戚臣領會日久今復從容謹慎辦理而不

至稍滋事端者此皆

君恩陶成之所賜再如臣之捐辦六里諸務并辦事

吏使捐給八月之盤費其一切用履之數應而

不至有指摺貽誤者更悉皆仰賴我

皇上恩賜養廉之徧遠臣俯心自思有何寸長之足

錄乃復進

恩誠叙愈覺感激涕零臣父子惟有竭力盡心永矢

圖報以仰答

高厚於萬一謹繕摺陳叩謝

天恩伏乞

聖鑒臣謹

奏

跪

湖南辰永靖道王柔為容泰事竊查上年十二月內於省銅仁府新撫之落塘橋坪等寨先由具覈法傷官一案原因承辦未善以致征糧啓釁及調撥官兵進剿與請調楚省官兵應援業經兩省督撫提臣遵次奏明臣於彼時現任言多惟念六里新開苗性反覆恐鄰邊蠢頑或致勾連滋擾當請貼防官兵四百名相度分布嚴行堵禦幸仰邀

天福邊疆寧謐至楚省應援官兵鎮草左營遊擊孫載帶兵五百名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後抵五里米棉駐劉提標後營遊擊劉景榮帶兵五百名於本年正月初十內亦抵米棉駐劉至正月二十二日鎮草鎮臣周一德統領提標與沅協及本標官兵共五百名抵鎮草池河營駐劉迨於二月初五日據黔省銅仁協副將張禹護銅仁府知府姚謙呈請鎮臣來文內請一路自木樹赴桃子坪駐劉由榔木坪進發一路自木樹赴下買橋駐劉由上石花進發並坡東之芭茅坪奧檻二處請兵暫駐彈壓又稱下石花及琪馬沙派三處俱係苗人退路更請分遣官兵堵禦

並費與圍寨商以圖分別良頑協辦查此時運先寨分不過落塘橋坪等數寨其先寨不過數百人雖起事之初在坡東坡西各寨多被煽惑附和及至提臣岳超龍於正月內迅遣官兵前來各寨先苗一見重兵處境悉皆膽落解散更據然員咨呈鎮臣來文內稱副將張禹護親帶兵七百名遊擊白人仙親帶兵五百名是然兵已有一千二百名再加楚省應援官兵一千五百名則備用兵數已共有二千七百之衆多此時楚省應援官兵若即會合黔省協辦通場計算初度險易分撥於各隘口彈壓堵禦誘拿兇首確訊餘黨分路搜擒又何難事竣旦夕繼於鎮臣周一德照覆黔員回文內則見稱現在官兵為僅數一路協剿之用至黔員所請堵禦五處則稱係黔省緊要巢穴自應黔省防範堵禦而是省現在官兵則仍駐楚境不為前赴應援復迭咨提臣送請再行調撥堵禦提臣岳超龍當於回文內直言兵貴神速似此遷延遲疑必致先苗逃匿伏滋屢費錢糧除已撥給貼防六

呈官共四百名復另於官兵七百名於三月初四日前抵池河營統聽鎮臣調遣鎮臣周一德於三月初七日始將楚省前後撥發應援官兵二千六百名擬議分派各路堵禦照會於員相商而於員等前因呈請堵禦不應當已調撥本省漢土官兵於松桃等處彈壓設法誘擒至三月初六日已拿獲兇苗十二名隨於呈覆鎮臣回文內稱正兇已擒所有搜捕餘黨照省現在漢土官兵儘足應用可以無煩楚兵鎮臣周一德於本月十一日亦即以於員回文緣由咨咨到臣兼稱檄飭提臣所調各領兵將弁盡行撤回歸隊於三月二十五日復接准提臣岳旭龍來文內稱恐照省搜捕餘黨或又四出竄匿仍令本標遊擊劉景榮帶兵五百名回駐未標防範彈壓近探賊匪兇苗然員現在設法搜捕餘黨而各兇犯等先於二月間因會剿官兵已至未進悉聞於進區山等負隅恃險兼值春雨之復該地溪水泛漲山徑阻隔尚未得擒獲臣查苗性生惡當初撫之時因需官兵彈壓而承辦各員更宜順性引導從容辦理則與情自無



奏

奏  
睿鑒臣謹

難歸附慰貼若辦理未協以致蠢動而有事兵威懲創亦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方可奏捷迅速乃於員於楚省應援官兵抵界之初即呈請堵禦而未獲應援則已耽誤事機矣雖繼經調撥漢土官兵分路彈壓誘擒兇苗十餘名而餘黨悉早已倚山為勢其搜捕尚須時日即楚省仍留堵禦之官兵千餘名亦惟曠日持久徒滋糜費糧餉臣日觀此事原委情形不敢隱瞞謹據實密奏伏乞

湖南辰水靖道臣王柔為請設鹽引以便商民  
 事竊查臣屬新開之永順四縣及六里等處從  
 前係上司與生苗地方河道未通兩淮引鹽未  
 至而此地一帶之食鹽悉因西與川省之百陽  
 聯界該地土苗多於重慶府屬之產鹽地方私  
 行鹽運販賣而川省官引前亦未載由來日久  
 今蒙裁

皇上不棄某僻多方撫綏建治立營並開濟河道通  
 聯江漢是與腹地居民一視同仁則食鹽既為  
 民生所必需而私鹽又為

國法所嚴禁在土販自必多畏兵役之盤查或久  
 而致滋需索之弊實勢必至鹽積價貴商民均

屬未便令臣檢查永順四縣與六里新編各戶  
 口冊籍永順縣屬之男婦人丁共四萬四千零  
 二十四名口保靖縣屬之男婦人丁共二萬八  
 千五百一十八名口龍山縣屬之男婦人丁共  
 三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名口桑植縣屬之男婦  
 人丁共六千一百六十名口新開六里同知所  
 屬之男婦人丁共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六名口

是共計戶口一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名口  
 伏乞

皇上勅部查照直省行銷鹽引之例其每口逐日食  
 鹽應需若干即按新開各縣與六里之戶口數  
 目統計每年應需食鹽若干勅部核辦應設官引  
 若干道較飭行楚省督撫轉行各地方官招徠  
 販賣商民令伊於川淮各產鹽處所自度運販  
 之便具呈米芘某省鹽商該地方官加結詳報  
 該督撫查核具

題達部以憑給引納課行銷仍嚴飭各地方文武  
 官弁兵役不得借端需索並示禁各鹽商亦不  
 得昂價累民庶商民兩獲其便而食鹽得以通  
 行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以查有得題者

七三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咨行奏

聞事臣查黔省銅仁府所撫三不管之生苗其猖獗  
 傷官一事固由苗性兇頑亦因地闊兵少乘隙  
 煽惑之所致今據黔省已稱擒獲正兇惟須搜  
 捕餘黨但臣念苗情叵測反覆無常則該地營  
 汛之安設更不可不急為調護臣於上年九月  
 內會勘黔楚疆界時親查得黔省已撫之坡西  
 及以北未撫之牛角山一帶邊民四十餘寨東  
 與六里接壤北與保靖縣聯界而正西一面又  
 與川屬之石耶百陽土司接連亦應令黔員招  
 撫為黔省坡西之捍衛臣於彼時相度形勢坡  
 西地廣幅闊約四百餘里應須設遊擊一員守  
 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帶兵一千名分汛  
 防扼至坡西地覺窄狹東與鎮遠紅苗聯界北  
 與六里接壤幅闊二百餘里附近黔省之正大  
 營應須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帶兵四百名分  
 汛防扼仍歸正大營遊擊管轄其兩處應設官  
 兵數日須速早安設方足分布彈壓免致疎虞  
 而川屬之石耶土司亦應撥歸黔省管轄以除  
 挑釁之慮此固臣一得之愚見但因親歷深

七四

悉恐邊務上座

宸念理合據實密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卯尔泰白着料理

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奏明事臣於雍正七  
 年二月內為料理永保苗邊務具檢業記  
 簿需人幫助曾具摺懇請留用臣屬之原任蘆  
 溪縣知縣陳煥在臣等幫辦當蒙  
 恩准敕部行知欽遵在案雍正八年七月內陳  
 煥因染病告請回籍臣當即詳明督撫并懇咨  
 部此時臣因辦理六里事務未獲具奏今合一  
 併奏明臣謹

奏

知道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王柔為敬謝

天恩事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部文內開

奉

上諭直隸口北道王棠湖南辰永靖道王柔實心任

事尚才守兼優之員朕久欲加恩遷權祇因要缺

需紳是以將伊等仍留道員之任王棠王柔俱著

加按察使銜以示恩獎欽此欽遵臣聞

命之際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訖伏思臣本山左菲材叨蒙我

皇上昇以苗疆重寄時切艱短汲深之慮幸重賴

聖慈垂注頻加訓誨兼

恩賜帑金五千兩臣乃得於一切邊務知所遵循復

所資助三年以來敬謹辦理而不至隕越者此

皆仰邀

君恩生成之所賜也臣有何能復蒙我

皇上之寵眷恩獎若此是即一字之褒嘉已非臣意

中所敢期况謬膺加銜之曠典實為臣夢想所

不及愈不禁感激而涕零更思臣以楚南之僻

壤下吏益進

聖主知遇之獨隆因念誠為物之終始愈不敢有一

毫之不實以自欺才如自恃則債事惟能博取

諸人者之為太守如過橋則多刻亦惟以義制

事者之為責臣益覺凜凜焉時恐厄勉之未至

惟有細心體會以措諸事為而莫幸老歸於中

正以無負我

皇上陶鈞之至意抑臣更有訪者新開之永綏地方

臣與該副將同知協幫辦理一年有餘仰邀

天庇而苗疆悉各寧謐臣伏念自雍正六年春仰瞻

天顏跪頌

聖訓至今已越四載魚僻處數千里之外孺慕下忱

末由稍伸且臣本賦性庸愚而識見更多茅塞

茲查新開各苗土邊疆合計幅員數千餘里雖

已經建治設營劃立規模至經久之永圖則實

多猶有未至也臣除於尋常治理之大端敢抒

管見繕摺陳奏外但其中之一切頭緒紛紜更

非筆墨所能悉可否仰邀

天恩許臣赴京引

且下

見既得伸依戀之私更獲於一切邊務詳晰陳陳敬

請  
聖訓遵循辦理而不致後有遺憾者以圖仰報  
高厚於萬一臣謹

奏

覽

七六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上年四月內為恭謝

聖訓繕摺具奏蒙

聖慈眷注訓臣以不可自是臣即朝

闕叩謝

天恩詎惟自敬承

天訓以來臣無時不靜會而深輝因益仰窺

聖意之淵源是欲臣克其己心之自是而務求夫天

理之極是其遠迪夫臣者大也更欲臣毫無自  
是之失而永除自是之患其惠愛夫臣者深也

臣何人斯而更沐我

皇上加恩訓誨若此臣惟凜遵

天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亦不敢因自是之當戒  
而即恐與人意不合遂不問理之是否而專務

因人以為是復致有負於

聖訓者益甚用敢愚抒愚衷繕摺奏

謝所有奉到

硃批原摺十件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覽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 王 岳 為 新 兵 之 浮 設  
據 實 奏

聞事 竊臣嘗念兵為民衛餉關督費此皆為經國之  
要務而不可使其有餘與不足 臣近查鎮軍四  
營於額兵三千外今復請添新兵四百名若  
不能無疑焉及細訪其由則因前鎮軍周一德  
議謂從前安設塘汛原係內民外苗至今議分  
四路營汛而直抵六里新營則係安設於險遠  
之苗巢外營內民而紅苗居其中必須內外兼  
攝方足以無虞遠此非於操兵抽撥四百及復  
請添兵四百而不可然 臣於此而益不能無疑  
焉遠指鎮軍之設鎮及分中前左右四營而添  
兵三千之由者此本為鎮軍之西北邊外合六  
里為一區域其幅頓千里設苗民之兇頑者多  
表裏為奸猖獗無忌故於沿邊以內曾議以邊  
營而代邊備為一帶之堵禦此所以有方鎮與  
重兵之安設今六里業經開闢其分撥幅頓之  
五百餘里者已設有水陸協營而安兵以一十

六百名為彈壓是貴者鎮營之所堵禦於邊外  
者今已分去一半矣至查目今鎮軍之所管轄  
苗疆界址則自西南之鳳凰營起由鎮城而直  
抵東北之喜鵲營止其延袤不過一百八十里  
再自附近民村之沿邊苗寨起而直抵西面之  
新設水陸交界止其橫寬不過六十里至鎮城  
更係從前所改五寨土司地方除東南一帶之  
宜屬內地其餘西北之二十里以內者亦悉係  
民村是合苗疆之幅頓而統計其約數亦僅  
五百里即較諸水陸之汛地亦未始備見其或  
多難以鎮標之額兵三十而撥諸水陸之兵制  
一千六百名者則又覺難矣於加倍查鎮軍  
所屬之北鄰其向之毗連永保等土司地方者  
今又已建營設汛而更大獲犄角之資助若是  
則鎮標之舊設額兵三千者至今日而不得謂  
其不多也乃復請添四百名者又何為哉且即  
依從議險速與兼攝之說而試以苗疆之形勢  
論之鎮軍列於內而水陸協營於外以是南之腹



內而視鎮軍則鎮軍固為苗疆若以新制之永  
綏而視鎮軍則鎮軍猶為內地夫以幅員五百  
餘里之新關永綏兼遠處鎮軍遠外而設兵以  
一千六百名者既不畏其險遠已分佈彈壓而  
有餘寧永綏腹內之久設鎮軍其幅員亦不過  
五百里而前已設兵三千名者尚復畏其險遠  
於分佈汛防而更有不足哉且確查鎮軍所屬  
之苗疆如五百里之內尚又有高山大箐於三  
分而佔一其於各苗寨之要隘處所則悉可以  
屈指而登履屐即於此額兵三千內再除撥隨  
乾州同知與鳳凰營通判之巡兵二百名併分  
防麻陽與黔陽之汛兵共一百名以及各營公  
費苗糧與官弁之親丁守戡等項更有需兵四  
百數十名其所實存之兵數則尚應有二十二  
百餘名亦較永綏之兵制為多蓋若米將此實  
存之兵數統查照當年之定制除分撥四營而  
布設汛防外其於鎮城之存兵二百數十名以  
及將備各營之俱存兵百餘名者悉遵舊部

之定額即按各營之苗疆而區分四路復行相  
度那移酌量安設則亦自無不呈羅而悉布如  
此而果使汛防聯絡兵無虛曠則營息之相通  
緩急之相助凡大營即可為小汛之策應而此  
營更可為彼營之聲援在屯頑恙自當隨涸而  
多恐是汛審兵足即所以為兼攝又何需再有

額外之添設無如從前各鎮臣之不遵功令每  
於四營各汛兵而擅行抽撥於城內竟至存城  
之閑兵除運部額外而更有數百之眾多以致  
汛廣兵單屯頑每藐視而滋擾乃鎮臣等復假  
撥動為多佔之口實但查四營之相隔俱不過  
四十里而將險又俱有存營之兵百餘名縱遇  
有先苗事犯而鎮臣若果欲計擬勦擒則指東  
伐西即臨時審割於四營亦悉無難飛調而尤  
勦又何必多為抽撥常存於鎮城而始為撥動  
哉況臣謹此苗疆五載而備木見各鎮臣有撥  
動之一舉則是以有用之兵而悉置諸無用之  
地非惟令於額兵三千而以為少竊恐復添兵

四百名造一抵於後日亦未必患即以爲足且查鎮軍四路之新汛其所議安設之兵丁又僅約計八百名若以五百里之地務度之其跡畧者亦復不少其所餘膏存之兵一千四百餘名者則皆仍留於邊內之民村各汛但臣考佈汛之長策則從未有輕視夫險遠而偏加意於近易者若此也則是新兵四百之添設愈爲臣之所不解況苗民初無難治之理查若輩之性情大抵皆本乎生惡非盡出於克頑其舊俗多仇怨盟結每以殺人抵事而成風併無百家之和好卽值有棄犯之克頑亦志無難設法而緝擒其該管之文武各員果能順其性而治之鎮靜彈壓從容化誨縱未能卽期其革面而洗心然亦無不可使之安分而守法矧苗疆千里之內既有永綏協營攝於外復有鎮軍四營取於內且更有永順興保靖之新營爲將節而鎮臣復近駐於腹裏之城內爲統率其威勢之赫濯在克頑愈無不視之而膽寒又豈猶夫鎮城與

邊內之多兵而始可兼攝哉故臣意益爲該鎮標之兵制應仍遵舊額而無常復加焉至臣於此事始則未復預議雖亦未經奉文然不敢以浮兵糜餉之事復囑詢隱然以自處但念此件既經督撫提臣會題今臣復將浮設緣由據實具奏如蒙

睿鑒或將臣奏摺仍交本省查議務必將愈加回

謹然臣亦不敢輒謂臣議之盡當惟懇裁

皇上特命親信之

欽差向臣於鎮軍及永綏一帶首途通行踪勘併於

鎮軍四路營汛酌布置繪圖呈

覽庶虛實自彰而臣心愈白矣臣謹

奏

以身是多有身傷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壽為善蓋治理邊  
疆之永圖敬抒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嘗釋人臣經國之道雖云國計民生區

為兩端然深究其理則實相為表裏而不可偏

有輕重於其間故凡為新開之經營者亦必相

持兩得其平方可以期其經久而無弊也如楚

南之苗土各邊徼叨蒙我

皇上之仁慈普照而有見夫各土司之暴虐與頑苗

之仇殺甚不忍仍棄於化外而急思登斯民於

衽席

勅諭楚省臣工先後經理建官分治設兵彈壓併不

惜動支帑金之浩費其所以為苗民謀生全若

重也但既設有官從之治理弁兵之防衛則其

為俸工之支給與糧餉之請領是每年各添此

數萬之經費而不可以稍減則凡臣工之承辦

者理宜謀此經費之所出雖云邊徼遼濶非某

林之阻塞即茅草之障蔽然於此而招聚其阻

塞者未始不可以伐去其障蔽者未始不可以

芟除更未始不可以使雞鳴狗吠相關而達乎

四境地開田治比戶則壤而成賦實歲興備財  
殖凡五金材木悉行輸稅而裕課如此而籌度  
經營非惟於國計有補更實於民生多利乃謀  
取者成之見者勸誦

國家之帑金充裕謀大事者慮不恤小費何濟此

苗土之經營更謂漢人入土而恐其滋擾經種

五穀而慮其播毒以及查田科糧而懼其激變

因地理財而畏其聚集遂謂總不如永禁之為

愈也以故該苗土之出產與田賦之輸納則多

係仍照昔日之奏報而為數無幾竟至以邊賦

而較邊費幾不啻有萬百之殊焉則其所持大

國計者輕也惟其輕視大國計故新開各苗土

之官糧兵餉不經營於邊徼而悉借採買於內

地夫內地既多此採買則米糧勢必以採買而

騰貴而該地無業之窮民自難免艱食之虞夫

是偏為邊徼之民生謀者實偏為內地之民生

累焉况年景之豐歉難必倘內地歲收偶歉採

買難艱姑無論內地窮民之將多病於殍也且

恐沿邊各營雖兵丁之月米有資而養口之需

食難備更多以內顧而不能安其身或致為邊  
激之貽累與苗上乘隙之蠢動亦未可定至是  
則偏輕大國計者非但有虧於國計抑更有累  
於民生矣臣每遠慮及此而惶悚無地因反覆  
思維生家食家為聖賢理財之大道並未聞有  
以國帑充裕即無量入以為出如此而欲求  
經久之長策莫若及時開墾隨地興墾之為善  
也大張開墾之示撤飭腹地各州縣查有家室  
之農民而身無過犯者准本地鄉保出具甘結  
該州縣查核後加印結具文中送該府廳點驗  
以憑分發安插如此則漢人之奸匪自不得混  
雜首入而滋擾之端已杜至各邊徵之荒土則  
曉諭該苗上等令各據實呈報更嚴飭該府廳  
與各縣務再備查勘除先儘苗土認領墾種  
外其餘山林地土之猶有棄遺者則約計畝數  
分給各招徠之農民認承墾種統飭該廳縣畫  
清界限併發給印照為憑即編造魚鱗冊申送  
該司道府查考照例五年起科以憑轉詳督  
撫題達如此則爭競之源既清而撫字之弊自

無縱或謂土弱苗悍此議易行於土而難行於  
苗然苗民多惟利是圖惟飭該有司等於附近  
荒土之苗民傳曉曉諭而令墾荒之農民官官  
酌給田價立契交易其為股亦屬無幾併可令  
該苗民等出具永無偷竊甘結更屬費少而益  
多如此則野無曠土自民多餘種而官兵食米  
之免買俱當取資而無盡矣至墾荒各農民之  
安插則應照該民人之原籍各分鄉保立五十  
二戶為一村內設鄉總二人為統率使其三時  
務農冬日講武無事則守望相助有事則令一  
鄉總率二十五人協同汛兵合力遏緝其一鄉  
總則率二十五人為守禦如此則兵為民衛民  
為兵助民村既已填實則募家民眾而勢力已  
不相敵况准其遵例耕墾則民與募既以親情  
而相浹洽募與民更可觀感而化舊習尚何慮  
夫滋擾與據奪之事哉至科種又有定例查田  
分則因則起科悉屬寬大便民之典固已較土  
司火坑之苛征苗日保寨之科欲其輕重已大  
相逕庭則苗上之良弱者諒自無不心願而樂

從況任土作貢吏係自古聖王治世之大經豈  
可懼奸匪之弗顧遂議令廢止而愈恣其輪縱  
假令王法既不行於初開又安望使知於後日  
臣實不為科種激變之是懼而愈為姑息養奸  
之是慮矣是應查田科種征收本已以充兵水  
之用其於地產五金之處則准令該地民墾之  
採取而外來之奸匪禁馬以及山林之材木其  
拱把者則令其封禁而畜植於合抱者則准其  
採伐而與販惠令按例輸稅如此則邊徼之民  
莫不悉耕於農忙而用力南畝農閑而有事與  
殖將見各衣食統裕而咸有身家之顧忌又安  
肯聚謀為非而以身試法况語云有治人無治  
法其已行於滇黔而不作惡者罕獨行於楚南  
而為奸哉迨果家富人足其與行教化之道亦  
即可次第而舉行其於新設之各府廳縣等則  
責成各如意治理即於此奏效之多寡而分政  
績之優劣如五年之內果地闢田治而財理造  
俸滿之日令該府廳縣等各行造具事實冊通

詳齊令該道員查核出具無虛冒印結題達方  
准其優陞否則即行甄別調換不得仍因循姑

容而任令地方之廢弛使聞冗者反得藉此新

開各款以為掩護之階如此則利無不興姦無

不格而吏無不動其兵糧無資於外雖休餉無

損於額賦固大利於民生復有益於國計行之

於一時而有濟即行之於百世而亦無弊實因

地治地以人治人之至道順其理而治之其事

如運掌而無難臣又何敢於治理邊疆之水國

尚賄物隱然自干欺罔之咎哉臣謹摺摺具

奏伏乞

奏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 王 恭 謹

奏 臣 查該軍所屬紅苗既經開闢安設四路營汛

所有應添派文員及善後事宜除詳明督撫轉

題外謹備大畧奏明

一 紅苗素皆耕種山地不墾開濬水田故一遇

旱潦即多歉收因致偷盜難禁今既經開闢

化導懇請

勅諭楚省督撫即於今秋豐收後動發公項銀兩飭

令乾州同知鳳凰營通判各買備雜糧五千

石於所管四營苗地查通中處所附於大汛

內的建倉廩分貯春借秋收倘遇荒歉即令

賑濟至水陸地方亦令一例遵行庶苗民得

免飢饉成災

呈 仁 浩 蕩 自 益 蒸 蒸 向 化 矣

一 鎮軍紅苗既經四路開闢雖從前設有百戶

權糧約束然該弁悉屬鄉民恐私作威福及

需索情弊今查有鳳凰營通判屬內之池河

營與應仍歸乾州同知屬內之地良坡既相

隔寫遠魚係新開紅苗通中之地請各設巡檢一員附營內居住就近化誨苗民并稽查百戶以專責成

百戶以專責成

一 鎮軍四營所屬紅苗內舊有逃匿劫殺兇犯

與滋事苗目此等最為惡苗之煽惑難以

久容今軍屬既已分設四路營汛魚六里極

邊獲設營聯絡草苗兇勢洪散應令該管文

武確查舊案除已奉

恩赦外其餘各套犯兇苗先行密報並即設法誘拿

按律治罪如應充發者亦即援例充發以除

嗣後煽惑之害不得仍援九款條例加責了

局徒令免惡滋蔓難除若經查無此等兇苗

即責令該管文武出具印結轉報查核庶奸

惡除而惡苗自悉歸於馴良

一 乾州城垣與該同知所管屯田秋土俱雜於

瀘溪縣屬界內至東距縣城則一百二十里

該地民人愚悍平素滋事為非悉踵苗習每

遇有事化奸民既多借地開闢迨移拿又

多遠聽此歷來雜治之根由應令該廳縣於  
 乾成附近地方查明種界分清并將該地民  
 人各編保甲治理以專責成而惡俗亦自漸  
 可復改看乾屬之二三四里土民歷來設有  
 鎮館所土千總以為專汛但念該所借錄本  
 地自不無親族恐平素既多瞻徇臨事又復  
 偏袒請將土千總裁革於乾屬適中之司馬  
 漢地方改設巡檢一員以便管轄治理庶免  
 苟且因循之積弊而地方自有起色矣

一 乾州自西南城外起抵鎮軍城八十餘里所  
 有田土民人俱係鳳凰營通判管轄故乾州  
 同知於附近村民之為非者素多不究約束  
 該通判又多縱長莫及恐日久廢弛臣因飭  
 該同知通判面議曾定於適中之洞口哨地  
 方畫界各分四十里就近治理以專責成庶  
 免致廢弛再鎮軍四營苗地從前因乾州管  
 轄六里其地方遼闊故曾將右營苗地亦撥  
 歸鳳凰營通判管轄今六里既經添設水安

八〇



同知則現今乾屬僅有左營苗地一處請將  
 右營所屬苗民仍撥歸乾州同知管轄其中  
 前兩營所屬苗民則仍令鳳凰營通判管轄  
 庶分治均勻而沿邊苗務不致貽誤矣以上  
 四條皆係緊要邊務伏乞  
 皇上勅諭楚省督撫迅速辦理毋致任延實於邊方

大有裨益臣謹

奏

才：舒赫麟其的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據實表明事  
竊臣自歷任苗疆以來惟時時仰體  
 天心凡一應辦理新開事務務期籌畫妥協可無久  
 遠不敢因循瞻顧稍留遺憾今因永順境內尚

有更改布置與謀辦未妥之處謹據實分晰奏

陳

一永順所屬王村河南之田王二崗及功冲西

英四旗地方西接保靖東聯沅陵瀘溪兩縣

南界乾州幅員二百餘里皆崇山複嶺苗土

惡頑遠距該府城百里之外臣前經往返相

度惟喜鵲營一區地稍平坦兼為各州縣通

衝雖係乾屬實與保屬之湯圪永屬之寶家

樓毗聯一處非設同知一員無以司水保捕

務與就近化導至向北五十餘里之田家崗

非設巡檢一員無以備巡查而供驅策故當

經議設喜鵲營同知田家崗巡檢俱經移司

轉詳

題達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及至雍正八年春前任藩司楊文

斌並未查勘即議將喜鵲營同知改駐旦武

營田家崗巡檢移駐舊司治但查旦武營不

過永順東南邊隅臣已議設官兵防禦若復

以同知移駐則西去保屬為遠實覺倉中而

處偏至於舊司治則去永順府城僅二十里

若以巡檢移駐更屬棄遠而就近臣因見其

議改未協當即札移藩司兼稟明督撫未允

繼經

題請改設臣若遠行奏辦莫似回護前議之非兼

奉

旨開關六里關經年餘時時以改設未安懸念而歷

任同知三員悉因且武營險阻衝者未建遠

居保靖是該地附近並無文員化導臣於今

春復嚴飭該府縣於該地清編保甲實力化

誨去後迨至四月內據沅陵縣詳報永順縣

民張志賢等打傷劉名科等四人一案又據

永順縣詳報該縣民石教化等打死石往哥

等四人一案查此二案人犯悉處功冲兩旗

地方現今嚴飭該縣移營查拿審擬是則該

同知地檢之駐劄地方更置錯誤臣有確據

臣又何敢不據實奏

聞仰祈

皇上勅諭楚省督撫仍查照臣之前議令該同知巡



檢速建衙署並令將乾屬善鷓營地方亦撥歸該同知管轄底就近治理實大獲裨益再該同知駐劄苗邊其於所屬地方時應巡查化海需兵護衛請於鎮寧浮設兵丁內撥給五十名跟隨駐劄並令附永順協營造報

一永順西北之龍山縣遠距該府城一百二十里與湖北之諸土司接壤地處極邊臣原議設都司一員帶兵彈壓再且武營地方保永順縣西南邊隔臣原議設守備一員帶兵駐劄前經移明藩司後經藩司趙斌於轉請

題達時俱行裁去今奉

旨各協營守備改設都司一員臣查永順府城地處腹內既有副將駐劄其存城都司實屬曠閒再臣於初議營制之時請設兵八百名者原私計於湖北諸土司俱行開闢設營聯絡協助繼奉

聖諭未允今查該協營兵丁除分布各汛外至龍山縣治則僅派千總一員帶兵四十名防守實

屬軍容不得不懇請裁

皇上將鎮寧浮設兵丁撥給一百名並令該都司帶領移駐以專責成至且武營今僅設把總數弁分防難以彈壓應仍請設守備駐劄況該員亦無須增添臣查保靖營制原設守備各一員今六里既安設營汛則保靖縣城更處腹內既有遊擊駐劄其存城守備實屬曠閒且去且武營不過百餘里為今之計應將保靖存城守備移駐且武營所有永順協原駐防王村河南之汛兵仍留駐各汛撥歸該守備管轄而此地亦即撤歸保靖管轄屬則一轉移間而邊隘之防範愈覺嚴密矣

一永順府縣城垣互築遠石城查該地土性不堅與鎮寧無異前明曾於鎮寧沿邊築有邊牆雖極其寬厚而歷今百餘年悉坍塌無存且該府縣俱逼近山嶺取石甚易即今建造石城需費亦不甚多臣從前曾與陞任藩司楊文斌面語未見允從業經詳請

題達老達土城今復據永順府稟稱邊地土質多

沙各街署所築圍牆隨築隨圯若城垣築土

更高萬難保其堅穩等語臣為念邊城垣

係內地之藩籬尤宜預圖久遠不得不懇請

我

皇上勅諭楚省督撫仍令築達石城嚴防該府縣確

實估計勿得浮冒庶新達邊城咸復有鞏固

之虞矣臣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旨：旨按着飭吏議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王 壽 為奏明邊務事

臣查得辰靖兩屬地方寬廣 自蒞任以來為

辦理永順與六里事務未復巡歷周徧惟嚴防

該州縣勤慎供職今於本年四月後復於各屬

地方親身備歷詳察情形及水陸道途其中猶

有防範疎略與水路阻滯尚須籌畫之處謹行

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辰州協營既設副將與中軍都司駐劄府城

而左營守備亦住城內實屬曠闕查辰州府

西南邊隅有沅陵縣之六堡與瀘溪縣之六

堡兩界交聯多係崇山峻嶺與永順苗疆接

壤土民愚悍每多率牛拿人為非拒捕與頑

苗無殊請將該協守備酌帶本營兵丁移設

於六堡六堡之適中地方駐劄再請將鎮守

游設兵丁撥給五十名以資彈壓為永順

且武營之持節則官兵皆得實用而頑民志

知顯志矣

一沅州地方延袤千里多重山峻嶺苗徭雜處

上接滇黔下通辰常實為楚省西南之緊要

門戶向設偏沅巡撫及總兵帶兵二千餘名

駐劄此原為毗聯黔省各苗安邊界故設大

員重兵彈壓迨後巡撫移駐長沙而總兵又

移設鎮遠該地則改設副將至今查額兵則

僅六百九十名除分防水旱七十六塘及各官親丁公費等項外而存城兵丁則僅一百七十餘名點多護送差遣雖從前各副將屢有添兵之詳請俱未准行但臣因查點邊北西一帶苗彝寬廣多與沅界通聯揆諸形勢殊覺單寡不得不懇請裁

皇上俯察黔楚兩省交界與圖則沅州疆圍之有關緊要及營制之單寡與否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再沅屬西南之晃州地方遠去州城一百二十里請於沅州協營添兵五百名並設守備千把各員以資分布協助更於晃州地方酌撥守備帶兵分防以為楚省邊地之藩籬更為黔疆各營制之犄角况官兵更無需增添臣查湖廣提標五營俱駐常德城內且東有長沙撫標與協營西有襄陽鎮營北有荆州滿兵與襄陽鎮營東北更有武昌督撫各標兵而東南又有水州鎮營與西南之鎮遠鎮營六處官兵分地駐劄其形勢俱極

聯絡而兵威更甚雄壯是即於提標官兵內按數抽撥沅州駐防非惟提標不覺其寡少且於楚兩省更獲大彰矣

### 圖成

一靖州協營分防奉州及會同通道兩縣幅員幾二千里地多崇山復嶺苗彝雜處南與黔省黎平之苗彝毗聯東南與粵省柳州之猛獍接壤實屬險要及查該營額兵則僅四百八十五名除分布水陸塘汛四十餘處僅用兵二百五十餘名至存城兵丁除親丁公費外連字識各役則僅存一百六十五名汛守俱屬單寡現經該副將詳請增添尚未議准臣為念該協營係楚粵黔三省苗彝極邊不得不懇請裁

### 皇上俯念該地情形

勅諭楚省督提將鎮遠營添設兵丁內撥給二百名以資靖協之分布防守則一轉移間而兵復實用其極邊地方永受寧謐之福矣

一靖屬一州三縣城多殘廢靖州舊係石城今梁口殘毀者過半城牆傾圮者十之二三至綏寧會同兩縣亦係石城高僅丈餘其城壕則俱全無城牆廢來坍塌僅用碎石堆砌其接縫處並未灌灰漿皆不牢固再通道一處原係土城並無城壕今更坍塌過半查此各州縣城垣俱經該員請修未准今不得不懇請裁

皇上俯念城垣為倉庫監獄之防範且邊城更為內地之藩籬關係匪淺

勅諭楚省督撫令發公項修造並嚴飭該州縣確實估計毋致浮冒至通道城垣圍不週里餘地近山嶺取石甚易其修築費用不繁懇乞亦令建造石城庶幾久遠

一靖州河道上至黔省黎平府屬地方下通辰常大江現今黔省古州保軍軍糧皆由此河裝運今查有會同縣界內之大麻小麻牛步乳石等灘極其陡險船隻最易損傷懇祈

皇上勅諭楚省督撫立飭該州縣確實估計請發公項開濬務期寬平以利舟楫

一靖屬綏寧縣地處苗邊歷來盜案堆積自雍正五年於黃岳坪添設遊守官兵分布彈壓而靖屬碩苗近多邊法惟鄰界甯慶府屬城步縣之長坪大寨等處免苗越境焚劫肆無忌憚及追緝而免黨則多拒捕與關移而汛官又多推延此實由該管文武歷置各免苗於化外從不於該地議設營汛居中彈壓故致有恃險招徠之積弊且查城步汛地係武岡營屬該營額兵四百餘名僅防此一州一縣且該州北居城步腹內民多徭少平素安靜而該遊守則帶領多兵駐劄州城至城步則懸奇武岡南面之極邊與粵疆聯界奸宄潛藏勾通滋事素稱難治今僅令撤弁帶兵分防此本布置錯誤邊患安得消除懇請裁

皇上勅諭楚省督提於城步之長坪大寨等處相度

地方將武備遊擊今酌帶本標六丁移駐  
分布彈厝且西北八十餘里更有新設之黃  
桑營近為犄角聲氣聯絡威勢愈震則城苗  
亦自無不畏法而歸化矣以上六條臣謹繕  
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小亨：智得

八二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鼎為奏明事臣查  
楚南各府州所屬地方多山嶺重復產鐵之處  
甚廣採取最易凡農民耕松器具與窮黎之衣  
食皆藉資於此雖歷來飭禁而創控難以杜絕

臣伏思我

皇上于惠元元凡窮民得取自然之利以資生者位

多

恩施不禁但查新例嚴禁廢鐵出洋而楚南產鐵各  
地方外來射利商販悉於就近設爐鑄鍊下船  
裝運赴湖北漢口發賣或由漢口而轉運兩江  
遠販臣為念江海通聯若不設法稽查則奸商  
圖利或私販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懇請我

皇上勅諭楚省與兩江督撫於各關口處所嚴飭該  
員稽查不得私販入洋至楚南各商販之爐  
煉鐵勸應否輸稅之處更乞

皇上勅部查例施行庶公私兩得其便矣臣謹

奏

另有旨諭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 臣王柔為分貯各府州之帑金宜預為防範以免侵虧事 臣於雍正九年奉接到通行部文內開奉

旨為各省州縣辦理軍需與應付急切公務之用不容刻覈蒙

勅諭大學士等議奏著該督撫於各省藩庫內酌留帑銀數萬分貯於各府州庫存貯以備應付欵此欵進而各省督撫藩司亦即按照各府州之衝要的查應存銀數之多寡當將庫帑分發存貯并造冊造報在案 臣為念此項銀兩計數匪少且為預備急切公務之需更所係匪輕但分貯於府州各庫存貯此非如隨發隨用而報銷

迅速之項其中稍有虧空即難以掩飾者可比使於此而不為防微杜漸竊恐不肖之徒視此常貯之公項幾如囊中之已物或貪圖利息而那為經營或沽名蒙使而擅自借借以及用度奢華而浪費無節惟專探報上司之動靜一聞盤查之信即暗向所屬紳衿與舖商等那借控補俟該上司之實貯印結一出盤查方回而此銀亦即潛運原主即遇有急切公務之用彼仍

復左借右那隨時掩飾而不露倘遇有恭奉病廢難任事故其侵虧之銀數則不能不水落而石出但一至科罪勒追則業已赤貧如洗而無可如何矣此無論該管上司之例于夫察而猶有力不能賠者縱即按例分賠而國帑則已虧空一半他地多時倘該地方一旦遇有急切公務之需勢將坐視其貽誤而所關匪小 臣因慮及於此而再四思維其隄防帑金之侵虧者誠不可以不嚴密也 臣愚以為此項銀兩雖已分貯於各府州庫內而各府城之有首縣與各直隸州之有學正者即責令該首縣與學正為監查今於該府州庫內所分貯之帑銀悉將各包封編號而於每百兩之封內其散銀之錠件數日更行詳記復令這印冊五本按照號次開載其各號封內之錠件數目俱詳註於各號之下併令該管道員親同查驗各加押封更於各冊加印鈐蓋除印冊肆本分費督撫司道存案查核外其下存印冊壹本則發交該首縣與該州學正收貯以便遇有急切公務隨時監同府州按冊照號逐次支用一面即於詳內開明通報

該督撫司道查核再各府州庫內所用貯銀米  
 糧之鎖鑰責令該首縣與該學正親加押封其  
 鑰即封交收貯以備該府州臨時就近之取用  
 如遇有開用之時該首縣學正等俱即面同該  
 府州支取仍即親行鎖閉照前押封併於詳內  
 聲明至該道員之四季盤查務當按冊查號復  
 抽封點數倘遇有舛錯虧短不符者則其為侵  
 蝕借墊無疑矣即准該道員立將封內之錠件  
 不符銀兩齊解撫臣查驗併將借墊之府州與  
 監查向隱之縣學一同揭參俱嚴加議處若落  
 催賄倘該道員既經查出復徇情容隱而不揚  
 恭者這一經該督撫藩司查覺除該道員之參  
 革不用外仍於該道員名下查照該府州之借  
 墊銀數罰令額外賠出如此則上下之稽查日  
 密而借墊之詭計難容各員咸知儆戒而使虧  
 之弊端永除即遇有急切公務之需用亦必不  
 致有遲誤之虞矣臣為防範分貯等語起見理  
 合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麻聖施行謹  
 奏

八四

按察使湖南辰永清道臣王壽為敬謹愚衷仰  
 祈

亦繁事竊臣自雍正六年正月銜蒙

天恩簡任苗疆歷今五載仰叨

聖訓隨事敬謹辦理不敢稍有疎忽除六里開闢業

經二年凡該管文武熟悉風土兵苗相安臣復

於所屬辰永靖各地方徧歷查勘其於治理事

務之有須籌畫之處今史另摺

奏明倘蒙

聖鑒如可採擇惟懇

勅諭楚省督撫公忠為心切飭各該管文武實心奉

行以專責成而地方自無遺憾但臣惟念交

恩深重圖報心切每懷懼日不足且近聞邸抄見有

準噶爾小醜之跳梁致以調兵遊將上屋

聖懷臣每中夜謗惶跼蹐靡寧此正為臣子者當

殫精竭力奮往圖報之日也但念西域之地勢

與逆賊之情形兼我軍之所以料敵制勝者臣

俱未得與聞雖欲效管窺之計謀實阻於難以

逆度跪懇

天恩准臣馳驛赴京聞殿陛敬聆軍務情形臣亦

得於近屯連戰之法權度變通以竭陳窮荒如

無可取而愚悃已盡臣無後悔倘有可掇即跪

請

聖訓折中機宜試諸軍政俾臣得仰仗

天威自効犬馬微力圖效逆賊之股亡以上報

聖主之知過於萬一若夫僻處而安居者實微臣之

所深秘也至軍國大事臣非不知位卑言高罪

有難運然以願罪而罔思上慰

天心更為微臣愚衷之所不安臣謹海沈具

奏伏乞天

皇上睿鑒施行臣臨奏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

奏

貴子得恩去其任大言不慚也

按察使湖南辰水靖道臣王柔為深悉武備之

虛飾據實善畫以昔

國賊事竊臣嘗念

朝廷之養育將卒而不惜有督餉之重費者本以

壯威勢而資捍衛雖經國之道理應於此而謀

萬年之不用然干城是寄則斷不可於此而使

有一日之不實乃臣近查是省各標營其虛官

領餉積弊如武員之仰遊

天澤者既食有俸薪與心紅紙劉馬乾等項復奉

恩旨成賜有馬步親丁其養廉之費可謂厚且渥矣

乃復有家人與親友等於名糧而認意頂會各

營既於領兵內每百抽二為公費素多任武員

之私用而於營務無濟乃更有小公費與各官

弁之紙劉併隊日之發口各名色以及字識之

多占與匠作之濫頂再如兵餉馬乾之武曠竟

有至一兩季之拖廢不報而為各官弁之私侵

至詳究其弊則皆以兵丁之本名未盡改歷係

以乙代甲故將弁之虛冒頂會悉無由查除且

公費與親丁之空糧姓名仍存縱遇有覺查其

弊而詰訊者彼吏將以公費與親丁之空名為



抵塞魚公費併不奏銷故武員得以冒侵而私  
用字識原無定額因易致有私情之濫收匠作  
借供私好每假托親丁之項而概以大餉為已  
贖其於侵德共馬之截曠雖逐季經文員監放

然兵曠而有餘丁之頂替馬曠而有官馬之借  
充尚何據而追究其虛實哉况即有預識其弊  
者動慮及詳奏而易致互揭之牽累兼念兵隸  
虛冒而有干督臣之議處遂皆因循瞻顧而其  
弊已牢不可破是各營兵額之虛曠亦幾難計  
其數矣倘一旦而值有需用之時始招募軍民  
為頂補則自無非技藝之主疎與隊伍之本暗  
且恐其以無紀律而有碍於諸事者不少也如  
是而於

國威亦未必其無妨也尚得謂無須遠慮也可乎  
然於此而楚之營員又安知不盡辨其為無也  
抑思使此弊而果無彼其於營兵本名之未盡

改者又何故如或云前於奉

旨之初已經盡改而達部矣乃臣於雍正四年前任

乾州同知時曾於撥隨巡查之兵丁百石內嘗  
奉文之日而即盡行改正移營轉報繼經鎮軍  
中管駁回因探知係前任提臣趙坤不准盡改  
之故益可知前日之不准盡改者非但鎮軍四  
營而止如或云此算前果有之繼復經陸續盡  
改而達部矣然盡改則臣必識之但歷今六載  
臣亦並未見後之提臣其曾將此弊奏出而飭  
行楚省各營之盡改者為誰也再查各營兵年  
多係兵之子恆為兵其於掛名餘丁更皆係游  
手之徒賄求營兵而冒姓頂充至農民之有勇  
力者則多無由而入若輩於平素既皆不知有  
稼穡之艱難手足之胼胝乃各將備等更多悉  
任其驕養性成營家居而以汲水負柴為恥迨  
出路則更以肩挑行李為難志非傭工不可以  
至如四五十里之路程連行兩日竟多腿脚腫  
傷而怨尤之不已迨一遇調撥外戍非賄人頂  
替即半路潛逃與抵邊汛而伴病告歸者亦幾  
莫可指屈此弊之在外營固多有而標營更覺  
其為甚即如前歲秋間提標營以兵丁二百名  
撥補鎮軍四營者至今則已聞逃解過半再如

上年為援勸禁苗一案臣親見夫提標兵丁之往來於鎮草六里路者其米也既前運後而步

履雖艱其去也器械則全交與夫運竟至有遺

夫而不知該標之領兵守備王亞官文移再風

營通判查追似此標兵之怠弛則亦深幸夫前

之本為節省用也倘其時於黔苗而從事援勤

或經先領之窺破勢必將臨險況而挑戰及違

擊而奔伏逆力疲而司時雖有天不容登臨不

虛放之技恐至此而神倦心驚將亦無可如何

矣其於該標兵之大有未便者多也若是則援

勤之標兵尚何益哉臣既有見及此安敢不預

為直陳而提實籌畫之臣愚以為求足兵之道

則莫若於藍放兵餉之定制詳擬而備舉之凡

各地方之軍民勇士有欲入營充伍者准將面

親詣貢赴該地方官具呈復令鄉保加結而該

州縣等即於四季會同管員考試分別次第立

案以備餘丁之用併各行造冊通報各上司查

考嗣後營內如有兵丁缺出即於此餘丁內選

次補用併即具文通報其於各營兵之凡有本

名未經畫改者飭令該管員據實報出統行改

換本身姓名併令移知文員即編入該地方保

甲牌內除本兵准武員管轄外其餘該兵丁之

家族則俱令該地方官管轄武員不得袒護如

有不遵者一經發覺嚴加懲處倘本兵逃有執

捕及革逃逃故併馬倒等事應飭武員立即移

知文員併具文通報該縣保等亦即據實報

該地方官併飭該州縣等覆加親查具摺通報

併將所報事故即於所屬之保甲簿內而填註

於該兵戶之下以便稽查至各營公費與視丁

兩項其從前所開空糧姓名則應令悉行刪除

至季報冊內則應令開註公費若干與親丁各

若干字樣庶影射虛冒之積弊可除再如大小

武職之字識應令查照文職大小衙門之典史

額數而酌定名糧之多寡其於各行匠作有必

需應設者令開明各行手藝准於通營內酌留

二三名以為收拾軍器之備仍令操演技勇不

得疎懈至公費一項原係扣除帶餉銀兩應令

收貯公處為製備營中軍器之公用併令逐年

造冊附卷報銷算造各季散放糧餉時惟應責令該地方官於兵馬親行點驗協同監放併出具有無虛冒印結資查該督臣再於每年內擇賢能之府廳等撤委親赴各營調取該州縣之保甲簿與各營之額兵冊兩相核對併於兵馬點驗復令出具有無虛冒印結中資以備查考

建部尚該州縣具折騰等如有徇隱情弊或別經發覺准與該武員等一例議處如此則各營之罪存兵額日無下按段而俱足至欲求有勇之道則莫若於武備訓練之字義體會而力行之飭令各營將備悉訓練兵卒等使先知重甲練身重器練手沙囊練足此雖粗淺之伎重實為兵卒之本分不如是而何以別其為武士不如是而何以無愧於糧餉且不如是而更何以持重行遠擒賊而立功務於平日而訓海朝夕而練習該管之文武大臣等復定期考驗分別賞罰以示勸懲將見三月之內而兵卒之勇力皆可觀矣再進之如練騎而使三軍之輕放練撥而使軍器之相資練陣而使分合之有主奇

正之無定練地而使山川廣狹不能為之阻練時而使寒暑雨夜不能為之擾此更為軍政之要務該管之文武大臣愈當稽古示訓而將衛更宜實力奉行方可以令各營兵卒之不至於稍有荒疎者以自免於廢弛也其餘兵丁之於汛水負薪等事更俱當令其自任不可聽其惰工而開偷安之漸至調撥外戍之兵丁其將營私逃與規避解歸等弊更不可任其姑縱應令各武員等據實查報免其議處以便嚴行罰拿按罪徵懲其於外營官弁如有擅收入伍者更請嚴加議處追詳究大提標兵丁之所以怠弛而不可驅策者皆以素名為援勸毫無差防姑息日久每至驕縱而廢棄夫以提標之操勦兵丁尚如此至督撫標兵之名為援勸者諒亦大抵皆營衛之政耳迨查各城守營之兵卒盡則多護送之差使更有巡吏之責既偏覺其困苦且更覺其耐勞嗣後如有護送差違凡同城值有督撫提鎮之標兵者應悉令按營分派輪流應役其於城內之街坊及城垣與各門處所復

查照該標營與城守營各附近地方畫界分管  
 凡查盜犯等事俱令各標營或至城內之倉  
 庫監獄以及城外之關河與各汛地則仍責城  
 守并兵為專管此非但各兵卒之營遠獲均而  
 地方之防範益密且標兵吏憲因平日之差巡  
 而操練造成者不少也該督臣復於每年內擇  
 賢能文武之大員撤委親赴各營於兵卒而考  
 驗其技勇之優劣與行走之遠近據實中報併  
 出具有無虛飾印結通達部以備查考倘奉  
 行不實如有徇隱情弊迨別經發覺請嚴加議  
 處如此則各營之馬步兵卒自無不力銳而營  
 精將見存之於營伍固可以威鎮而遠攝若用  
 之於疆場更可以摧鋒而破敵則軍國之永固  
 咸可預卜億萬斯年之慶矣臣謹繕摺具奏伏

乞

審裁施行

另有摺會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壽為奏

聞事臣查辰永靖所屬州縣及新開永綏地方上年  
 雨水霪足百穀豐登農民歲慶大有惟因安設  
 六里及應援點省官兵悉借支辰屬各縣倉穀  
 碾備米糧運供軍需迨冬月買補運倉故現今  
 之米價凡倉斗每石有貴至八九錢不等其於  
 冬月至今則雷雨應時田土大獲潤澤腹地安  
 康邊疆寧謐理合據實奏

聞臣謹

奏

保忠貞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壽為跪

呈

殊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內以籌畫治理邊疆等件

繕摺陳奏蒙我

皇上不棄萬荒俯垂

天鑒至於臣識之庸鄙有過於瑣屑之處更仰邀

聖恩訓示臣跪讀之下愈感激難名今將奏到

硃批原摺九件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親以有竹不為不稱臣奏

八八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承為恭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臣於五月間接閱邸抄見山左東莞二府歉

收叨蒙

皇恩散賑減糧復

簡命臣父臣王蔭同奉省人員前往查賑此誠欲民

隨無救賑恤周滿膏屬糖典繼於五月間又接

邸抄見直隸山東地方雨澤愆期此皆由兩省

人民素行多忒故

上天昭示微愆凡籍隸該省者各當隨分修省真補缺

憾乃至上煩

聖心思准廷議於凡被災與賑收地方俱散賑疏微

兼通商便食著重周詳則凡直東兩省人民益

當感愧無地愚等思自淑仰承

君德之溥博上感

天和轉災為祥而西成可望豐熟臣本籍山左身受

殊恩益時稟報稱未至固思奮迅自矢以冀俯仰之

無懈再查賑任臣父臣王蔭身叨

簡用益仰見我

皇上信任之隆恩臣隨即寄字臣父務期查賑周密

慎飢民無一戶之或道廩無負我

皇上委用之至意所有臣感戴徹忱理合繕摺奏

謝伏祈

睿鑒臣臨奏不勝感激之至臣謹

奏

此公此在保分相息憂不才程奉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據實奏

聞事臣查辰永靖各屬州縣及新開永綏地方自春

迄今感仰邀

天福雨暘時若蕃菜二麥與早稻俱獲十分收成即

中稻之結實晚稻之吐穗以及雜糧田禾俱極

豐盛現今米價計官斗每石不過七八錢四境

民人安寧惟於閏五月二十日後大雨兩三次

溪水稍泛頃刻即平俱於田禾無傷所有年景

雨水情形理合據實奏

聞臣謹

奏

覽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六月十五日接閱邸抄見臣父臣王

潯仰荷

皇恩簡授太常寺卿仍兼理光祿寺卿事臣伏念臣

父子何人而乃叨沐

殊恩異數若斯寵榮逾分感戴無地惟有益竭忠誠

赤心圖報以上答

天恩於萬一所有臣感激涕理合繕摺奏

謝伏乞

睿鑒臣謹

奏

仰祈 聖鑒 謹

奏事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柔為據實陳

一查永綏六里苗蕪素皆耕種山地不諳開濬

水田今於近水荒地多自行招民認墾其已

經開田栽稻而秧苗茂盛據永綏副將查報

墾墾者已六十餘戶近聞督撫察諭營員凡

招墾農民與兵屬買地墾種者俱令嚴禁惟  
准於各苗墾捐給牛種勸其自墾而認墾之  
農民固亦不敢不棄地外出但六里山溪水  
冷其如農民之開渠曬水與石灰暖秧及糞  
汁墾田並隨時修治得宜諸法苗墾素所未  
知故耕種水稻每不秀實而水田久任其荒  
盡今若勸苗自墾終屬無濟則該地糧食之  
出產勢將仍自無多兵食又安獲其資助况  
查六里苗墾四千七百餘戶至汛兵則一千  
六百名若以兵數而較苗丁幾不啻有什伯  
之殊雖現今苗墾極其安靜然生惡已久豈  
能必其盡革面而洗心即臣前於招墾一事  
據議五十二戶為一寨設五鄉長責令務農  
講武無事則守望相助有事則協力進剿此  
本理屯法之遺制而欲藉消苗孽之強悍今  
督撫乃禁止招民而但勸苗墾縱即田無不  
墾而於兵農協助之法則已廢况近查滇省  
昭通亦有招民墾田之奏彼於保無滋擾之

後而急為填實計則楚省於苗墾安靜之始  
自益當預為填實謀况查臣屬辰靖各州縣  
地狹民稠每畝水田約值價銀十五六兩其  
業少而丁多者恒不足以供養膳至六里近  
水荒地每畝不過數錢是內地一畝之價可  
買苗地十數畝而沿邊民村更多毗聯苗寨  
民苗素若儕偶凡民人之資田養生者固不  
得不需少而園多而各里苗墾更欲借荒地  
獲利且得學習墾種之法故益皆踴躍爭先  
所有此事現今情形臣不敢稍為隱瞞

一查永順縣之雷公嘴地方舊開銅礦

朝初年於長沙鼓鑄皆取資於該地之銅勸供用裕  
如並無滋擾再永順府屬桑植縣之水棚鋪  
地方產有銅礦康熙五十九年間是兩各府  
承辦銅勸該地土民曾私採出賣每百觔價  
銀九兩雍正八年夏月間因奉

旨採驗該縣曾經採勘並將所產樣銅呈督督撫驗  
看再靖陽綏寧縣之把冲地方亦經該縣採

試僅經兩月據該縣通報共獲紅銅四萬餘  
且查此兩地礦砂俱於每百觔內可出淨銅  
三十餘觔至淨銅百觔其價銀不過九兩民  
苗文悅地方安靜旋即奉文封閉臣為念戶  
工兩部須用銅勸沽繁而現今採買部價每  
百觔價銀十四兩五錢若以杞沖等處所出  
銅勸價值相較則減省殊多况查衡永郴各  
州屬其出產銅礦更多臣愚以為楚省廠  
務若欲舉行無弊則莫若懇請我

皇上欽差人員於楚南產銅各地方嚴謹採辦則數  
月之內諒有成效倘各處俱獲開採則銅勸  
出產日盛非惟貧民得獲資生楚省採辦甚  
易即江浙兩省亦可就近買辦而無須有出  
洋之險其洋銅價值將亦自當減下其餘銀  
鉛各廠亦即可逐次查辦造廠務章程已定  
即交與該省督撫總理並遴員接辦庶此事  
既難推卸并無侵隱矣

一查江省河工椿木與糧船戰艘之所需板料  
及棧鐵桐油等項多係商賈赴楚地方販  
賣近自黔省清水江開闢後而材木出山愈

多各由江河總歸洞庭而下運江省至查出  
產木植與棧片油鐵各項之該地價值及運  
販江省經費數目除關稅運費外其獲利半  
倍有餘但念河工椿木與江省之糧船戰艘  
所需材料俱係動用帑金採辦用費浩繁與  
其重價而轉買於商販之手則不如委員而  
親赴出產各材料地方採辦其節省殊多臣  
愚以為河工椿木請

勅總河預行委員於楚兩省地方採辦運用至糧  
船戰艘嗣後如有修造請

勅該督撫委員赴楚省常德地方就近辦料修造  
造成而運致江南則一轉移間而於經費項  
下殊覺大有裨益矣以上三事皆有關於  
國計民生臣故據實陳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一奉旨旨皆不可行



按察使湖南辰水靖道 臣 王 霖 為 叩 謝

天恩事 臣 上年為代倩考職一事具詳楚省撫臣轉

題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接奉部文知得遊

恩賜免議欽此欽遵 臣 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詒伏思 臣 夙蒙 聖 訓 材 身 多 愆 應 叨 蒙

皇恩優容異常不加 罪 黜 復

賜 矜 全 似 此 寬 大 之 曠 典 實 覺 感 德 之 無 地 惟有 永

天恩 蓋 盡 心 竭 力 以 圖 仰 報

天恩之高厚 前 臣 謹

奏

跪

按察使湖南辰水靖道 臣 王 霖 為 再 行 奏 請 伏

乞

聖鑒事 竊 臣 於 上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為 新 開 各 治 土 地

方 請 添 設 鹽 引 一 件 具 奏 奉

硃 批 諭 旨 此 應 督 撫 題 奏 者 欽 此 欽 遵 臣 於 八 月 十

一 日 即 將 前 事 具 文 通 詳 其 准 行 與 否 至 今 未

經 議 覆 且 近 查 此 新 開 各 地 方 准 鹽 既 以 路 遠

而 價 貴 川 鹽 又 以 私 販 而 阻 禁 故 該 地 食 鹽 現

今 每 觔 價 值 幾 至 四 分 民 實 難 堪 臣 因 思 此 新

開 各 苗 土 原 未 經 設 有 引 鹽 是 臣 前 議 之 無 病

於 商 也 明 矣 况 引 鹽 設 而 裕 課 利 民 吏 亦 未 始

無 益 於

國 政 再 查 此 苗 土 各 處 去 川 省 重 慶 府 屬 之 產 鹽

處 所 計 程 不 過 六 七 百 里 而 道 途 之 水 陸 各 半

至 距 江 省 淮 揚 兩 府 之 產 鹽 處 所 則 相 隔 三 千

數 百 餘 里 其 引 鹽 之 運 行 自 當 遠 貴 而 近 賤 則

此 地 之 應 食 川 鹽 無 疑 矣 但 念 邊 徼 僻 僻 其 民

人 之 較 貧 者 恆 少 更 恐 以 招 募 外 商 而 致 滋 各

官之需索與運送指勒之弊實臣以復善其甚  
若查照川省引鹽之例請借支藩庫帑項即令  
新開各地方官承行運銷照時價酌減發賣余  
辦交國課外其所獲羨餘銀兩先行扣還帑本  
後則儘實歸公既不誤課更為便民相應懇請  
裁

皇上俯念微臣為國計民生起見可否將臣前後兩  
議

勅部議奏再行楚省督撫令即速會同川省督撫查  
照川省鹽法將楚省新開之各苗土戶口數日  
統計所需食鹽若干酌共應設引若干道即於  
各廳縣應設引內俱開載各廳縣名目飭發川  
省產鹽該源收存以便為楚省新開各廳縣之  
完課領運並於川屬就近之場窰地方確查其  
鹽動值直若干以及應外加盤運之脚鹽酌數  
俱詳細妥議一併具

題俟部覆至日即動支楚省帑項發交新開各地  
方官赴川省產鹽地方辦理務期減價便民其

新增鹽課按數交兌川屬之產鹽該縣報解川  
省鹽道統歸正賦奏報外至楚省新開各廳縣  
之發賣鹽勸其所獲羨餘銀兩內每一兩除三  
分為該地方官辦理鹽務一切之需用其餘則  
盡行報解楚南藩庫扣還帑項統令該管知府  
四季盤查出具無虧空印結以備查考嗣後各  
廳縣遇有陞遷及新舊各員授受之際併令將  
此項鹽本銀兩載入交盤冊內出結達部違節  
年羨餘運足帑本之外其以後之所獲羨餘銀  
兩則令充該苗種公費無新開各苗土成額有  
成鹽得食而民生幸甚即將來該運鹽之公用  
亦可資藉挹補而不至盡費帑項又覺於

圖計便甚此本微臣一得之愚理合再行奏明伏

乞

呈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戶部建議具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 王 壽 為 駁 陳 管 見 仰

祈

睿鑒事竊臣聞邸抄見直隸山東各地方雨澤愆期

其或災與歉收之處俱切蒙我

皇上至仁如天緩征賑恤既周且渥實欲該地人民

無一夫不得其所今 臣 更有一得之愚不敢不

為我

皇上臚列陳之

一山東登州各屬地方自上歲歉收以來凡無

業窮民多陸續跟隨海船渡往閩東覓食但

念

或京保我

朝廷祥地方請

勅該管大臣嚴飭州縣官務於東省逃荒流民設法

稽查酌量安插毋令失所或聚集為非而地

方自成獲寧謐之福矣

一被災地方既迤商而不定價則商米自然雲

集復登儲平糶則米價自不得騰貴此誠救

荒之要策但念倉儲各有定額既經減糶復

魚散賑恐或有不敷以至奸商囤積乘一時

之缺少高擡米價窮民難堪况秋成更難預

必其買補運倉一項更不可不為預籌懇請

我

皇上於被災鄰省之豐收地方有可通水運者即令

該督撫動發帑項按照時價多為採買即連

掛運被災地方以為平糶之資而商米不得

騰貴以為倉儲之備而原額得以補還

一荒歉各地方米價既經騰貴其各營兵丁糧

餉俱有定額則難買資生勢必不敷兼營兵

內多愚悍於鄉里中每有借無還自絕通融

之路况常守行伍更不得別尋生理衣食維

艱縱之而易於為非嚴之亦易於滋事請

勅令該省督撫轉飭地方官會同營員查明各標營

之貧窮兵丁戶口據實造冊令與該地平民

一體散賑則兵心戢而軍旅整矣

一各地方百姓其馴良者雖飢寒亦知顧忌惟

游手無賴之徒平素專恃餉酒賭博勾引販

戶子弟以資魚肉近來

聖諭嚴行飭禁若輩故智難用但效謬日久不事耕

鑿一遇荒歉即多怨尤固知王法難父兄族

黨亦莫能禁約每多覲觀溫飽之家或氣強

借稍拂其意即糾聚愚民夥衆擄奪凡良弱

人家惟有忍受雖在彼事出無奈然此風實

漸不可長請

勅諭省督撫嚴飭各地方官令於各飢民中設法稽

查如遇有兇頑者當善為約束毋令釀成事

端致有意外之虞

一東省地方每遇荒歉凡富家糧糧皆要制錢

至窮民窮產則俱賒銀兩故制錢多歸聚於

富家因而流行者少錢價漸昂兼之當商固

利平素銀錢象用迨一見錢貴即將制錢扣

住至售當則只用銀兩因此而錢價愈貴故

每至錢銀一兩僅換制錢八九百文近聞亦

然是富者多獲囤錢之利而貧者愈受錢少

之病甚屬未便懇請裁

皇上勅令東省督撫切飭地方官出示勸諭各地方

酌平錢價銀錢對用不得低昂固利即在官

平糶如有存錢亦令平價發賣銀兩存貯此  
實為流通制錢之一法

一兩省倉儲既經捐賑自必動帑買補用度浩

繁兼西邊吏多軍需之費則

國帑亦不可不為預籌查京師現開營田事例凡

外省較實小戶悉屬鄉愚多因去京師遙遠

借往來路費且見託人代捐者恆多誣騙故

皆遠邇不前有願莫遂兼時值荒年凡積糧

小戶悉以報費致富更急圖上進懇請裁

皇上將直隸營田捐納實監及考職各款暫准於山

東各荒歉地方一例遵行令藩司印造空實

收分發各府州縣俾富民之願捐者悉得親

赴該府州縣就近援例具呈交納銀兩並嚴

禁各胥役之一切阻滯需索等弊該府州縣

即將本人姓名籍貫與所捐款項填入實收

給發即註入印冊按季造報藩司該藩司轉

請督撫咨部聽隨各人赴部換照如此則趨

捐者自衆而於買補運倉之項亦未始無小

補且雖糧富民悉因捐納功名各出園錢買

銀文庫則制錢愈得流通貧民俱獲利用更

為轉通制錢之一法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臣謹

奏

通鑄札道不違旨

九五

湖北按察使臣王采為恭謝

天恩跪陳愚悃事竊臣謬以菲材仰荷

聖慈并以苗疆重寄幸蒙

聖訓履頒敬謹遵循得免隕越臣於上年八月內奉

委兼理永綏副將事務於十二月十一日接到

部文欽奉

諭旨授臣湖北按察使之職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託隨將事務及辰水靖道印務節次交代

署員束裝起行於本年正月十八日抵武昌新

任伏念某司為通省刑名總匯職守愈大責任

愈重臣惟有仰體我

皇上欽恤之

聖心敬謹辦理但臣每憶自雍正六年春月瞻覲

天顏歷今五載犬馬依戀之私時不能釋從前兩次

陳請未邀

俞允今又何敢再瀆惟是臣材識庸愚刑名吏多未

諳不得不跪懇

聖恩准臣赴京引

見俾得跪聆

天訓開啓茅塞庶不致有負

簡用史出自

聖慈之鑒憐臣曷勝戰兢待

命之至臣謹

奏

不

湖北按察使臣王肅為恭謝

天恩事 臣接閱邸抄奉

上諭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解司耗羨從前因公  
動用條款紛繁多有浮濫之弊自雍正六年經前  
任督臣田文鏡逐一查核應補應銷分別清楚此  
後凡有動用皆係地方應辦之項並無浮濫茲據

布政司鄭禔寶報稱歷年耗羨銀兩現存庫七十  
五萬四千兩有零理合奏聞等語前據孫國璽奏  
報豫省存庫銀七十萬有零朕已降諭旨將豫省  
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十萬兩以加惠通省百姓  
今東省亦應一體加恩蠲免四十萬兩即以存貯  
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省督撫務飭有司實力  
奉行俾閭閻均霑實惠倘有不肖官吏從中作弊  
私徵侵蝕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欽此臣隨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

謝訖竊思任土作貢原屬臣民維正之常經從前

東省偶被災荒即蒙

皇上軫念有加蠲賑備至浩蕩深仁固已淪肌浹髓

今復以撙節浮濫致歷年存貯充裕

特降

諭旨減免本年地丁錢糧以加惠通省即以存庫之  
耗羨補項此不特取民有制薄賦稅於田疇抑  
且格外施

恩沛膏澤於蔀屋警官吏之私徵侵蝕飭有司以實  
力奉行萬井萬呼千村謳頌臣生長齊東膝懷  
桑梓隸食德和之列沐  
高厚覆戴之恩感激無涯賡頌莫罄惟有益勵匪躬  
矢圖報効以仰答

聖主隆施於萬一耳臣曷勝感戴之至謹具

奏

聞

悅

湖北按察使臣王素為據實奏明事務臣在辰  
沅靖道任內因辦理苗土邊務需人查有臣之  
舊屬原任黔陽縣知縣王作人明白老實堪以  
驅策隨於雍正七年三月內繕摺具奏奉

旨准臣留用歷今四載有餘該員於苗土新疆事務  
俱隨臣跋涉幫辦寒暑莫避允為勤慎臣查該  
員革職之案係因前任參革知縣武弘登開報  
呈實老婦銀一十五兩零屢喚該家屬未到存貯縣  
庫致以不先查首附恭其銀兩隨經解部今臣  
奉

旨陞任湖北所有新疆事務俱已告竣謹將王作人  
幫辦勤慎緣由據實陳奏懇請

聖恩可否念其意公微勞准令赴京引

見恩出

聖裁伏候

批示謹

奏

邊部引見

湖北按察使臣王素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到家信知臣胞弟王檢中式新科二  
甲進士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

謝託伏念臣父王潯以革職之員仰荷

殊恩歷階御史以邊隅同知疊膺

宸眷昇以楚北臬務今臣弟王檢少年新進更蒙

聖主洪慈准令讀書中秘臣一家父子兄弟不識何

修而叨沐

天恩有加無已若此也惟有失踴頓誠力圖報効并

字篤臣弟上心學習勤謹行走以仰副我

皇上栽培之至意臣曷勝感戴悚切之至謹

奏

但願一身不取聲名兄弟和睦友以即休戚  
實為不才不情者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敬陳苗民感化情形及  
現在措置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查六里地方自蒙

恩開闢以來俱各嚮化維殷輸誠恐後固已戶安耕

墾人樂恬熙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無庸濬奏臣於上年冬月間復適巡

各里村寨親見苗民悉歸馴順凡向之荷戈執

械日以防仇報寃為事者今俱出入無阻彼此

相安鎗刀棄置不用即如近奉

恩旨許令兵苗結親其已完姻之苗女俱自奉有餘

枕衣履之安且鼓樂迎娶伊父母史欣以為榮

而旁觀村寨苗婦因咸以赤足露體為恥是以

苗人等爭先共謀樂與兵丁結親往來歡洽多

不計較財禮臣每見苗民來至營汛兵則分讓

飲食苗感兵情亦各持蔬菜飽贈大相水乳此

皆我

皇上太和翔洽德澤洋恩薄兵苗俱仰承而齊化也至

該協營有奉

旨准存苗糧二十分為賞勸辦事苗日工食臣即率

同文武官弁於六里大小各寨分別苗日等次  
均勻散給無一寨遺漏俱知感戴

天恩急公踴躍各行分管約束已得振振習領之要

矣惟是苗俗崇尚巫鬼率牛遠慮之積習牢不

可破臣仰體

聖心屢以勿寧耕牛詳晰開導伊等亦頗知覺悟但

據稱若不宰牛恐思業難脫近見內地多有苦

薩廟宇傳說鐘鼓聲響是多聽聞遠去懇求建

立廟宇請供菩薩懸置鐘鼓以驅逐鬼業等語

臣見其敬佛之誠因迎其機而導之即為相度

地勢捐俸購買并與工匠材建立寺宇延請禪

僧朝夕焚修講解輪迴懺悔俾知茹素持齋可

以消災延壽諒行之數年苗民不信鬼業則宰

牛惡習自除矣統俟梵宇告成之日恭請

欽賜嘉名俾得萬世瞻仰再六里苗日向臣悉稱從

前阻隔遠隔與禽獸無殊今蒙

皇恩安官設汛得見天日感戴難報聞知有採辦

萬年吉地木植伊等俱於該地山林查有合挖楠木

急圖恭



連但因不諳河道水運維艱臣見苗民一片血誠  
不使運沮已與督撫言之聽其酌議合併撥實

奏

聞伏祈

聖鑒臣謹

奏

以可以不善者何善的學力一以有奇學多何以厚後子也

一〇〇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

奏明事竊查湖南水綏協營設兵一千六百名均

由外營先後抽撥其中多有年貌不符者臣於

道任內兼理副將事務曾將不符緣由通報督

提并飭令都守逐名清查造報繼因陞授湖北

赴任倉卒各冊未據造齊自應接任副將催造

一〇一

惟是營員舊習多以糧名年貌先經過部有案  
只可陸續報換碍難總造臣念水綏係新設邊  
營更與內地不同土武傳務求實濟未便留此  
不符滋弊似應飭令該管協營逐一查造實在  
年貌違部實於邊營有益為此繕摺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旨一旨日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請綏邊土事竊照容美

土弁田畹如不法經督臣題恭奉

旨着來京詢問嗣因該土弁懇請寬限至今未報起

程前於十月二十五日臣接督臣密札據彝陵

鎮稟稱容美斑竹園等處土民男婦三百餘人

逃出鄔陽關等情當飭歸巴等州縣安撫去後

茲於十二月初四日復接督臣霽札奉有徵問  
田畧如着伊如何回覆一面就近酌調官兵詳  
籌妥備之

上諭霽抄轉行到臣欽此臣查田畧如倚恃土職恣  
意妄行我

皇上屢加弘宥仍不悛改今復蒙

聖恩寬大暫停革職着令赴京詢問理應即日起程  
何得藉詞寬限如果尅期就道情猶可原倘仍  
復推延自應加以兵威使知懲戒從前永保桑  
等處臣仰承

聖訓敬謹辦理並無滋擾今容美情形已久悉其大  
槩且現官楚北更當身任其事懇請我

皇上准臣總任辦理撥帶官兵前歷該境先於附近

諸土司宣布我

皇上德威曉以大義惡使安靜絕其附和即擇能幹  
土弁傳諭田畧如聞其惡蒙使知覺悟諒不待  
張弓發矢自可輸誠倘仍負固執迷逞其螳臂  
只須分佈附近各營官兵四路堵截伊自困於

範圍之內便可設計就擒而使邊土永臻綏靖  
也但必事權歸一呼應始靈更懇我

皇上將一切機宜准臣措置調度無致將弁掣肘庶

臣得以悉心籌畫慎重辦理一勞永逸斷不致  
有輕率孟浪及遲悞事機之虞耳除經回明督  
撫二臣聽候示行外臣謹恭摺奏請伏乞

皇上睿鑒俯賜俞允施行

枕戈大者瘋氣：豈不覺何狂誕至於此極

湖北按察使臣王崧為

奏明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到任檢查未結  
積案甚多其最久者無過黃安縣吳子先被盜  
劫殺一案自雍正七年二月獲犯鄭典周等到  
官拖延五載推究其由皆緣黃州府參革知府  
康忱始而不能審出實情誤揭屬員繼於解府

之後三限已逾不審不轉先經督臣題參革職  
現發武漢二府承審其吳子先被殺本業業經  
臣審明定擬撫臣具題在案此外康忱尚有沉  
擱三十六案護黃州府事蔣嘉年於按察使唐  
繼祖任內曾經造冊報明次第完結繼祖以此  
三十六案情罪皆輕又悉已完結無庸續詳以  
滋業情康忱延擱之咎莫重於吳子先一案  
已經參究按二事俱發從重論之律更不待言  
重就輕再為搜剔也乃康忱復有於黃安縣丁  
銀違例市忠一案亦經督臣題參奉

旨交撫臣審擬臣與布政使鍾保奉檄會訊康忱以  
黃郡共有八屬倘欲市忠應徧及通府斷不獨  
市忠於黃安一邑等語曉曉置辯惟自認失察  
咎無可辭及加詰問而其逞辯愈力雖在公堂  
跪伏但其詞色之間與吃字抗審無異隨於六  
月十七日會詳督撫請參理應靜候批示十九  
日鍾保復以沉擱三十六案叙稿約臣會詳臣  
因前詳尚未奉批答以俟批後酌行旋於二十

日督臣批候撫臣核參二十三日撫臣批再會  
同研審按擬詳解仍將抗違情由聲明併議倘  
再不悛立請參究等語今鍾保已將前情徑奏  
奉

旨究審將來督撫二臣審題自遊

聖鑒臣因康忱三十六案久經完結而其吃字之處

又已會詳請參奉有督撫批示是以未敢瀆奏

理合恭摺叙明伏祈

皇上睿鑒再臣衙門未結積案臣自開印至今已辦

過五百餘案合併陳明謹

奏

悅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自入夏以後二麥普收田禾豐熟雜糧亦俱茂盛通省年歲均稱大有惟五月間雨水過於霑足適遇川江泛漲裹水湧匯六月初間荆堤稍致潰漫江陵監利兩縣低田被淹其高阜仍俱豐收即被水之處從前春麥亦屬倍獲日下水勢漸消再俟涸退堤工便可加築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再湖南新闢苗疆凡官弁因公至鄂臣俱留心細詢咸稱兵苗和輯年景豐登昨四月內臣因查催六里建廟工程差人前往水綏於各寨苗日每名俱帶給涼草帽一頂以慰數載之依總理合一併據實奏

聞伏祈

聖鑒臣謹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再陳管見敬請

睿裁事竊臣前以通裕民食之法請於秋成確探上游豐收之處差員領銀前往採買至次年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平糶繕摺陳奏業經奉旨發議惟是豐收地方一經各處差員赴買恐一時米價昂貴更不得不為籌及臣查豐收之地其米價未得平減者多因富商大戶恣意囤積所致若必強之使賣恐有不肖胥役藉端滋事而需食之民仍未均沾實惠臣再四思維有不禁自除之法莫善於各省府州縣遍開常平倉捐穀之例以備積儲以資轉運也蓋富商大戶蓄積銀穀每思過聞

思例急公上進祇以開例之地離鄉寓遠不能自赴

上納輒轉托親友順帶包捐不無多用盤費且有被騙重納者以故率多觀望今若於各省府州縣悉開常平捐穀之例是本地之人即於本地親身上納既無詐騙亦免盤費節省穩便凡有米穀之家無不踴躍一遇豐收之歲米穀必

一〇五

半在官而半在民矣其所收穀石遇有鄰省差  
 員赴買價銀收貯藩庫即可碾米撥發領運則  
 鄰省採買之員不必求米穀於市而止問米穀  
 於官自無市價高昂之患而囤積者更無所容  
 其奸如有謂捐多米貴者殊不知本地收捐之  
 穀即可於本地隨時碾米減價平糶更不須遠  
 謀於他省尤為捷便似於通裕民食之計大有  
 裨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抑臣更有請者如照常平  
 舊例收捐恐穀數過多就捐者少請悉照營田  
 例款銀數酌定穀石則官生自各樂從統聽部

議臣謹

奏

以奏是位尚待了行：一特

湖北按察使臣王棊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因胞弟王禎  
 恩賜翰林繕摺奏謝奉  
 硃批

諭旨但願一身不必牽繫弟兄子姪親友此即懷私  
 之窠窟不可不慎者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難名  
 伏念臣以東齊愚陋仰荷

聖主特達之知自顧菲材毫無報稱惟守此迂拙砥  
 執孤立寡援素叨

宸鑒茲奉

訓示精嚴開導詳切防微杜漸至密至周反覆細繹  
 臣何人斯得蒙

皇上天恩賜以提撕警覺不致墮入歧趨欣幸曷既  
 且臣自服官以來夙慕古純臣風節每思追步  
 未能今得仰承

聖訓愈信人品心術實於公私之介分別人獸關頭  
 絲毫難紊臣惟有益以公忠自勗絕去一切牽

置繁縟慎之又慎不使念慮之間稍雜一毫私  
意庶幾無負此身以仰答

聖主之知過於萬一干人王春明湖北賸錢一事現

在繕詳督撫聽其定議所有接奉

硃批原摺五件理合跪封呈

進 臣 謹

奏

跪 奏 切 記 者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據實陳明事竊臣荷蒙

聖恩昇以刑名重寄務期案無留積獄無冤民以副

委任從不敢刻意苛求自矜聰察無如楚屬州

縣承審案件多有未能妥協而且互相瞻顧有

不得不秉公駁查及委員另審者即如天門縣

監生丁址家僕胡曰中之妻吳氏溺死一案相

驗左曲揪左腿接連左膝俱有木器傷胡曰中

之兄胡友位初供係丁址調姦不從致死先據

該縣知縣張特進審稱並無調姦致死元情事將

胡友位照誣告擬絞由安陸府知府偉璵覆審

解司署司事武漢黃道朱瀟審轉經前撫臣王

士俊以供情可疑駁飭另委孝感縣知縣金虞

確審金虞仍照原擬解臣隨研訊各犯僉供

實係調姦致死元詰之丁址不待刑求自認不諱

并供縣姦何有義誘令打點又經臣提到何有

義供出縣幕得賍情由則是張特進既枉斷於

前而金虞又瞻顧於後矣臣因命案例由縣府

成招當經詳委黃陂縣知縣黃與中另審旋據

與中以陂邑事繁詳請改委又經詳委蘄水縣

知縣汪歆確審并聲明前後不審實情及失察

職名統於招內附參在案茲據汪歆審明丁址

調姦吳氏致死及何有義等指名詐賍俱實將

各犯分別擬罪開列失察衙役犯賍不審實情

之張特進及混照原招率詳之金虞各職名招

1000-10

解到臣照例發武昌府核審去訖此業從前枉

斷瞻徇將來撫臣題達法司核擬之時

聖明自有洞鑒其他供招不符駁委另審案件臣不

敢悉贅以瀆

聖聽惟就此一業而論若非駁審幾至覆盆但民寬

雖當而嫌怨叢生臣職司察吏文何敢少為寬

假以取悅於衆理合據實陳明伏冀

聖慈垂電謹

奏

覽

一〇七

湖北按察使臣王采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秋成歲登大有經臣奏明兩月

以來雨水調勻百物暢遂通省境內咸欣萬寶

告成豐穰有慶其蕎豆蔬菜雜糧亦各茂盛現

一〇八

湖北按察使臣王采為據實

奏明事臣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奉督臣密札內

開為遵

旨回奏事奉

旨遵柱回奏俾認並無劣蹟緣由一招交與該督會

同巡撫德齡秉公審明具奏欽此欽遵行令兩司

覽

奏

廉鑒之謹

聞伏祈

奏

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八九錢江水以次涸退

荆堤漸可施工地方安和兵民樂業理合據實

會同各道秉公審明會請具奏等因到臣隨經  
布政使鍾保訂期會審臣查督臣原摺內應審  
之事共有三件一係徐諤之子徐方弘招認送  
過偉璵銀二百四十兩杯緞表禮八色一係夏  
可俊告偉璵苛徵商稅一係偉璵著漢陽府王  
內房船稅契銀多徵少解今既奉

旨審明自應逐一推究乃於七月十二日審期徐方  
弘改供並無送偉璵銀兩禮物之事前係畏刑  
妄認其前供送銀之徐諤家人方起與收銀之  
偉璵家人劉六均未到案臣謂應加研鞠鍾保  
則云甚麼大不了的事其餘二款亦未確訊隨  
發武漢二府會審今於八月三十日據該府等  
覆稱徐方弘並未送有銀兩禮物從前實係畏  
刑妄供并稱夏可俊告偉璵苛徵稅銀一案係  
可俊把持不遂任意誣讎其偉璵徵收漢陽房  
船稅契審係經承徐有光作弊少填侵收稅銀  
三十兩六錢入已偉璵並無劣蹟等情除偉璵  
有無苛徵侵稅係布政司專管之事臣衙門無

案可稽無憑查核至徐方弘所供送銀及表禮  
一事從前臣奉撫臣發訊之時據徐方弘供吐  
鑿鑿臣雖取刑恐嚇並未用刑夾訊何稱畏刑  
妄供且伊父徐諤與家人方起皆係隔別研訊  
并未刑嚇何以供詞如出一口今悉翻前供而  
方起劉六復未到案不無可疑正擬駁飭間九  
月初一日鍾保即叙照轉之稿送臣書行臣於  
初二日親至藩署力言應駁之故鍾保堅欲照  
轉臣因案情可疑未敢書行隨將應駁情節詳  
明督撫而鍾保亦將轉稿具各道會詳在案是  
非可否督撫自有權衡惟是臣於此案在先不  
過據供錄報在今不過就案揆理並不曾執定  
偉璵之果經得贖第以案情可疑案犯未齊似  
非信讞是以未敢草率書行所有此案臣未曾  
會行緣由相應據實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 臣謹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秉為奏明事竊查湖北贖銀兩例係各屬申解臣衙門貯庫其題咨案件聽候部覆彙批搭解若係督撫批斷追貯之項名為外結或動用修造救生船隻及給水手工食或修葺監獄或賞給捕役等項悉屬地方公務詳請督撫批准支銷從不報部但臣查康熙七年五月內刑部議覆御史徐旭齡條奏嗣後凡州縣等官自理贖銀歲底造冊申報臬司查核藩臬自理贖銀造報督撫查核督撫彙造清冊俟題報到日查核如有折多報少並隱漏等弊該督撫查奏治罪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湖北從前外結贖銀悉於本地公務動用未經報部實與原題定例不符此係臣衙門經手錢糧何敢因循緘默理合奏明請祈勅下督撫嗣後一切外結贖銀務於奏銷時彙造清冊將公務動用各項悉於冊內註明報部查核庶與原題定例相符并可杜日後侵漏之弊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以由任內事書一留待定議送清

湖北按察使臣王秉為請禁各營長支之弊免致虧缺攤賠事竊查兵餉馬乾例應扣除小建每季各營差弁請領藩司率將全季餉乾悉照滿數給領回營存貯名曰長支有於下季請領時將上季小建扣存銀兩抵作應領正數者亦有曠通藩司書吏拖延壓捺至數季而尚不扣清者每致不肯營員任意侵挪虧缺一遇事故離任水落石出於是經手錢糧之弁日事出無奈往往以甜言好語婉勸營代為攤賠分認實於兵丁不無貽累臣思月建大小頭曆招然儘可預為扣清毋庸長支以啓侵蝕之漸請祈初部通行各省嗣後按季給發餉乾之時即將小建銀兩扣存藩庫如有書吏通同受賄仍前作弊長支者查出嚴加治罪庶營員不致侵挪那兵丁永免攤賠之累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法印漢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十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原摺共九件內有覆奏前奉

諭旨但願一身不必牽繫弟兄子姪親友一件欽奉

硃批覽應切記者臣跪讀之下益深感激惟有書紳

銘座觸目警心以期無負我

皇上裁成造就之至意再臣奏明湖南永綏協營兵

丁年貌不符一件欽奉

硃批言之督臣遵即敬錄面交督臣訖謹將接奉

硃批原摺九件跪封呈

進臣謹

奏

跪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敬陳楚蜀水陸道途之

險請

勅開關疏鑿以利攸往事臣查湖廣入川大路由彝

陵以至簡州多崇山峻嶺草木叢雜其濱江道

路每係山頂懸崖窄隘尤甚下臨不測之湖倘

值坍塌卸偏及尚不盈尺行人乘騎失足不

但無從救援即身屍亦難撈獲至於水路除川

省各灘不計外即以楚之歸州而論水大則有

拽灘之險江心大石橫亘中流舟行必須迎石

而放將次抵靠則須急扭頭鋸從旁瀉下頃刻

數十里勢不可遏故唐詩有千里江陵一日還

之句倘操舟毫釐差謬即撞礁瓦裂莫可挽留

若水小則又有新灘之險四面狼牙怪石中僅

溶道一泓勢更衝激而湍下則係深坎數丈形

司瀑布稍一誤觸雖巨艦立成齏粉縱於工水

手十分諳習亦難保必無舛錯舟行其間未有

不震心駭目毛髮悚豎者臣於雍正元年在湖

南永州府同知任內奉委解運川餉陸路而往

水路而回數濱於危至今每一念及輒夢寐驚  
怖魂飛天外近詢之往來蜀中者亦莫不皆然  
每歲每月之間行人必遭覆溺貨物每被沉淪  
殊堪憫惻臣查夔關荆關兩處稅課盈餘大倍  
往昔則知楚蜀道路百貨轉輸商賈絡繹是此  
途既為億萬財賦之所關尤為億萬生靈之所  
繫似應將礙水巨石人言有大神力者乃發之及灘下陡坎鳩工疏鑿使  
平庶水勢不致過激舟楫可保無虞其陸路之  
濱江者則宜酌加改闢寧紆程數日務使有實  
地可憑方不致悞墮淵阱也夫當日設險守國  
蓋為割據地利而言方今天下一家聲教四訖  
東西南朔悉在幅員版圖之內更宜使血脉流  
通周行無滯臣不揣愚昧懇請

勅下川湖督撫飭令夔巫歸一帶水路則估計疏  
濬陸路則另闢坦途由夔至渝以及蜀省險峻之區一一  
查勘備鑿平坦不特往來商旅咸祝我

皇上仁壽萬年即一切解運轉輸亦均資利便矣再  
照各處險灘在客商以為畏途而在該地灘夫

却藉放舟為覓利之計一議濬鑿勢必以難開  
阻撓至陸路開平不免紆程數日在地方官因  
餉鞘經過有倍夫護送之責惟恐途長不能即  
時脫卸亦必以難開抵塞臣稔悉其弊更不得  
不預為陳明伏乞

聖鑒施行臣謹

奏

觀此陸路之奏皆非無不怪矣亦有瘋症即皇者後  
不計其子為君父之為任意亂是是何理也觀此似有不  
素閑之病亟亟之極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明事案查本年六月初八日據南漳縣知縣孫叔諫通稟內稱

計恭典史周世榮於正月內打傷刑書李緒經職差

押潛逃於五月內拿回因其辱及祖父當即薄

責稟府提訊而世榮又肆口誣讒等情隨經督

臣檄行藩司以世榮已經

計恭例應候文處分不合罵毆行兇該縣擅行扑責

亦屬違例並如何誣讒情由飭令會臣確查旋

於十七日據襄陽府知府趙佃敬通詳孫叔諫

於上年九月內指借

計典名色得受典史周世榮銀十二兩又先得過生

日禮銀四兩係總吏朱若錦經手又世榮於被

恭不謹之後打傷刑書李緒叔諫將世榮鎖押

潛逃拿回先責後枷等情臣即具揭稿密送藩

司鍾保會行當據字覆令早奉督憲面言此案

已批會同查例稿內未經聲明容俟明早面為

商定次日鍾保至臣署云總督說此係恭後反

噬即日果奉督臣批仰會同查例詳恭夫以督

臣之批檄合之鍾保之面言則是指此案為反

噬也明矣臣查恭後首告例不准行但事關行

賄受賊何敢消滅兼奉撫臣批飭查明詳恭當

即轉行該府至八月初二日據該府詳稱審明

朱若錦供認過賊是實據縣教互揭之例將周

世榮并朱若錦等批解前來臣當同鍾保會訊

供詞無異但孫叔諫未經到案對質難以遽定

為實遂將應否題恭究審抑或先提叔諫到案

發武漢二府審實詳恭等情會詳奉撫臣批仰

速確查詳恭奉督臣批仰即飭提到案發審隨

即行提孫叔諫於十月初三日到省發武漢二

府確審十一月十六日據武漢二府轉據江漢

二縣訊供詳解臣隨會同署藩司武漢黃道朱

潘昂集覆訊據朱若錦自供賊銀係伊中飽臣

恐係賄騙改供遂如刑訊矢口不移遠襄陽府

趙佃敬在省當復發該府會同武漢二府秉公

確審隨據該府等審稱賊銀實係若錦中飽會

詳前來臣等揆之情理叔諫如果得賊何敢於

計典內恭揭世禁而復行枷責是中飽之供確有可  
信但叔諫即未得賊而昏庸失察違例濫刑亦  
難姑容當即會詳請恭革職業經撫臣會疏題  
恭在案但係上屆

計典內行賄之事有關督臣會核臣不能以反噬詳  
結未免有觸督臣之怒所有此案前後情由相

亦未出也  
應據實奏明伏祈

皇上聖鑒 臣謹

奏

惟未親親以察鴻何定也非因分而觸想因形而觸  
恐未達其情據以二由狂辭莫才材大而重小先  
入之言乃是也

湖北按察使臣王乘為奏明事案據前任襄陽  
縣知縣令陞襄陽府同知徐宗英通詳一件為  
打死弟命事雍正十年十二月初八日據縣民  
陳之捷指報趙雲成等於初六夜打死伊弟陳  
之欽相驗顛門右眉叢左鼻孔刀傷左耳輪右  
手指咬傷腎囊揪傷訊供未認經督撫暨前署  
臬司武漢黃道朱潘批行確審去後十一年六  
月十二日據襄陽府趙佃敬詳據徐宗英詳稱  
審明趙雲成並未殺死陳之欽請行保釋另緝  
正兇臣查核原卷初六夜趙雲成同陳弘聖等  
至陳之捷家報信云之欽身死之捷即云必是  
趙家人打死雲成隨即跑避情有可疑駁令確  
審九月二十三日據該府詳據署襄陽縣張鍾  
秀請照原詳將趙雲成保釋報恭仇盜未明臣  
查閱詳內叙有陳之捷在府告詞內稱前縣審  
訊雲成曾經供認等語何以前詳刑除不無疑  
實又即駁審十一月初八日據該府詳解前來  
臣隨親訊趙雲成始猶狡飾畧加究詰便稱求

提趙士奇到案寬就伸了當即飛提趙士奇質對據雲成供士奇從前打死陳淑玉賄買伴作用藥掩傷捏稱中毒被陳之欽擦去敷藥驗出傷痕問成絞罪買通屍親假做獨子留養所以懷恨去年十月十三日拿十五兩銀子與小的要小的同去殺害至十二月初六夜殺死陳之欽是他帶一把小刀殺的腎囊的傷也是趙士奇揪的而屍兄陳之捷亦稱陳之欽從前為堂兄陳淑玉被趙士奇打死帶領陳子玉告狀及擦洗屍傷是實訊據趙士奇雖不認謀殺陳之欽情事而假捏獨子留養之處則自稱係用銀六十兩買陳家出結且將有兄趙士璧有弟趙士璜直認不諱隨查舊卷亦係徐宗與任內據陳子玉告趙士奇於八年十月十九日打死伊兄陳淑玉驗有眼胞腎囊二傷將趙士奇擬絞以該犯之母薛氏年七十二歲家無次丁附請留養九年七月內准到部文奉

旨趙士奇從寬免死減等發落准留養親經前臬司

皇上睿鑒臣謹

奏

唐繼祖欽遵轉行在案臣思趙士奇從前打死陳淑玉被陳之欽洗傷擬抵賄捏留養則其懷恨之欽黑夜殺害似為情之所有且該犯既非獨子則前案亦難寬縱除駁發該府將趙士奇假捏賄買各情一併審明取應恭各職名分案招解并報明督撫外但此案有干從前承審出結各官處分而徐宗與又係督臣題陞之員臣益將不免於嫌怨理合預為奏明伏乞

仿抄中法抄自原稿恕不並補恕不另為批諭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明事竊查田晏如在日借越多端心存不軌招納妖僧邪道燒丹煉汞除經督臣恭奏各款無庸贅叙外近復拿獲晏如門客匪類劉璽趙打虎劉安太等審係傾銷假銀及拳棒端公大緊俱係詭托誘騙之徒現在按律究擬又有脫逃之吳金枝一犯訊據土日向日芳等供該犯年約三十餘歲原係無賴遊僧雍正九年隨趙打虎進司皆呼為陳和尚後忽稱姓吳自云係逆賊吳三桂之孫吳應熊之子山東江南伊都有兵馬晏如今其還俗給以族人之女田氏為妻已生有幼子上年九月間晏如差向應時同金枝往各處招兵則皆毫無影響金枝遂中途逃匿已據向應時赴督臣衙門投首發司訊供羈候查金枝妻子尚存容美業經解省收禁惟金枝本身未獲臣思吳逆殲滅五十餘年豈復尚存餘孽其為假哄誑騙顯然但該犯胆敢自認逆種情狀叵測不敢以事涉荒唐稍為忽視除經差撥員役帶同

認識該犯之人四路查拿並懸賞緝捕務期弋獲外理合奏明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秋收豐稔情形經臣奏明在案自入冬以來十一月內曾得微雪天氣暄寒相間晴雨均勻江水涸退現今武昌米價每石一兩有零麥苗秀發至湖南新聞苗疆凡有官弁來鄂臣詳加詢問地方安和寧輯臣謹一併據  
實奏



閱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再懇

天恩准臣歲底赴京引

見事竊臣自雍正六年春月入覲

天顏跪聆

聖訓歷今已滿六載依戀之忱時不能釋疊經奏請

引

見未蒙

俞允臣又何敢再瀆惟是臬司一官為通省刑名總

匯臣以菲材膺茲重寄雖兢兢業自矢惟知秉理

執法不敢一毫瞻顧有失枉縱而於裁判事宜

及變通圓融之處多所未諳伏思義以制事理

以制心臣秉性既多堅執自必見嫉於眾此中

權衡之準諒需調劑之宜非得瞻叩

齊顏而聆

天語則臣之茅塞終無由開而事之化裁又何能達

此臣所以不憚再四陳請而仰懇

聖恩於格外者也查臣衙門接受積案臣已趕辦清

楚不致聞革臘底封印儘有餘暇且武昌此京

不遠如蒙

皇上允臣所請臣即於十二月初旬輕裝減從兼程

趨赴

闕廷跪懇

聖恩指示一切開正以內便可回任辦事庶臣數年

之積悃得以稍紓而鉅任之仔肩可免隕越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

奏請

旨

不為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瀝陳苦衷跪懇

天鑒事竊臣自六年春陞授道員蒙

皇上特恩著臣摺奏臣惟感

高厚難酬凡事關

國計民生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未免觸督臣之

避忌積恨日久但從前遠處尚猶不過詳索



文案之間受其斥辱臣何敢瑣請今日仰荷

聖恩陞任湖北臬司惟知謹守理法凡遇事案有情

罪可疑者臣俱詳加細訊一經審出寬抑則將

來承審各官均有處分而保薦之上司亦有干

礙督臣不無蓄怨在心即以事端交結一也近復因俸理受賄一事

臣以業多疑實不能瞻顧阿從於會詳未敢書

行益致督臣理應為是怒不可解果為是則人亦身能遇事尋釁如臣所奏賄

錢一事奉

硃批此汝任內事告之督撫定議題請臣當經具詳

而督臣即斥臣為多事更如兵餉小建一事經

臣具奏而督臣復厲言變色將臣痛加詈辱臣

惟念

朝廷莫如爵倘稍露詞色督臣必謫臣以倚恃

君恩日無

國憲致臣難以自剖是以俯首忍受笑面相迎孰

意見臣順受不抗習以為常於僚屬同見之際

有議論未合者輒肆行怒罵幾視臣同奴隸矣

臣既不能曲就勢必受罵無休但臣職任提刑

為通省各府州縣之表率似此屢遭挫辱而竟

一味忍氣吞聲臣亦幾成陰險小人觀瞻不雅

我

皇上亦何樂有此無品之臣耶所有屢辱難受屈衷

不得不跪懇

聖慈之垂憐臣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謹

奏

觀世自遠莫未一味任性自肆况所係奉十月八九札  
如字行  
實則以二心以者惟念一高宵動憂力年親世近未  
陳奏更覺狂誕不傳情思而氣才然則上受後事  
才亦其多生屬謙順之能乃所不美其工一讀未別朕  
嗚呼此世者誤矣此者真不知歸勉以修習臣奉奏別朕  
必嚴懲此夫身詳情之英屬性之恩諒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明事竊臣於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奉督臣檄委前往彝陵州會同荆州道姜邵湘辦理容美一切善後事宜將臬司、印務暫委武昌府知府馬靈阿護理臣即檢查各案件交代清楚於二十六日輕裝減從星夜前往至本年正月初五日抵彝先即委員張

示宣布

皇仁曉諭土衆各安生理去後隨會商鎮臣治大雄派撥遊擊守備各一員千把六員帶兵五百名陸續前往以便分佈復因容美田多荒蕪米穀出產稀少兵食全資外運隨於附近之長陽宜都巴東等縣派撥糧運催趨就緒臣等即於正月十八日自彝起程由長陽縣所轄之漁洋關前進至二十九日抵容美之中府山勢險峻多羊腸鳥道而該地土民夾路歡迎莫不感頌

皇仁咸慶更生之樂臣等俱一一撫慰安業並將田畧如從前苦累慘刺諸弊槩行革除隨查點畧如家口及一切違禁鎗砲等項封貯冊報復遍歷大崖鄖陽奇峰各關隘逐一親加查勘分佈

各路塘汛計容美四至疆界約共幅員一千五百餘里及查各村寨烟戶僅二千三百八十餘戶稽其男婦老幼大小不過一萬一千四百餘口皆緣畧如平素貪殘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戶口率多潛逃今一聞歸流皆欣然思還故里其深林密菁與荒蕪田土將來可漸開闢臣與道臣姜邵湘相度形勢擬於中府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五里坪設州同一員北府設巡檢一員再於五峰司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分任管理更於適中之灣潭地方設同知一員就近稽查彈壓其營制則擬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丁七百名分佈操防遊擊與知州同駐中府守備與同知均駐灣潭仍歸彝陵鎮臣兼轄查容美土司舊係荆州府管轄但荆郡遠在東北中隔長陽宜都枝江松滋四縣至去彝陵則僅隔長陽一縣且彝陵為楚蜀水陸咽喉設有重鎮城郭亦甚寬敞而歸州巴東興山長陽等縣又皆附近况未改土以前容美邊防事宜原責成彝陵鎮控制今文武事應畫

一莫若於彝陵建設府治改彝陵州為附郭之縣將歸州改去直隸併巴興長三縣及容美議設之一州一縣悉隸新府管轄再查巴東所屬之勸農亭距縣二百餘里荒僻遠山勢遼濶易藏奸匪應請設通判一員駐劄其地管理捕務如此分設管轄則地界聯屬郡城扼要一切便於治理至歸州所屬之恩施縣管轄十八土司遠處西南地甚廣濶儘可建設一府五縣現在諸土司呈請改土歸流臣更另摺陳奏再查長陽所屬之漁洋關遠處該縣之南相距百有餘里為容美五峰出入要路今五峰議設縣治將來漁洋關即為水陸通衢應請設巡檢一員稽查防範即撥縣議設之新縣就近管轄又容美大堰關外即湖南澧州所屬之慈利縣界其白果樹山羊隘皆遠距該縣三百餘里鞭長莫及從前漢土攸分經界區別今既設流則楚屬南北皆為內地兼山羊隘現有河道而容美境內不通舟楫請將附近大堰關五十里以內地方撥歸容美議設之新州管理則在慈利無寓

遠難治之虞而在容美更得通商運糧之便至容美地方事務現有督臣檄委之安陸府通判毛峻德及枝江縣知縣傅棟并揀選佐雜人員在彼料理查毛峻德向任苗疆素稱諳練傅棟熟悉該地情形臣更教以撫綏之方蓄威彰德務期寬嚴得中諸事敬慎辦理鎮靜彈壓勿負委任日今官民相安地方甚為寧謐臣於四月二十三日回至武昌將容美事宜又面與督臣再四酌議定有成局現在會詳總督臣核明題達所有查勘辦理過緣由理合奏明併繪具輿圖呈

國呈  
進伏祈

呈上睿鑒再照臬司印務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准署司事襄陽道曹之裕移交到臣業經接受辦理  
合併奏明臣謹

奏



王柔奏稱督臣委辦容美事宜親歷各關隘與  
 姜邵湘相度形勢擬設知州州同等官分任管  
 理並設遊擊等弁員兵丁駐劄彈壓真陵州應  
 改設府治等因已面與督臣再四酌議定有成  
 局現在會詳總督臣核明題達等語 查容美  
 一切善後事宜關係該地方久遠章程王柔既  
 經詳覆該督過梓自必的核具題應俟該督具  
 題到日請

旨交部定議可也伏候

聖訓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明邊土向化情形仰  
 祈

睿鑒事竊查湖北西南一帶環繞十八土司均屬恩  
 施縣管轄地方三千餘里內忠建東鄉二司已

經歸流施南一司現在改土臣因辦理容美善  
 後事宜必得查勘周逸方可以佈全局隨於三  
 月十二日自容美起程前往清查各地界即於  
 經過各土司地方宣揚我

皇上惠愛邊民一視同仁之至意詳晰開導今其加

意撫綏若仍踵科斂殘虐之舊習勢必有干

功今後悔無及隨據忠峒宣撫司田光祖同長子

田邦畿散毛宣撫司覃煊忠路安撫司覃梓楚

高羅安撫司田昭木冊長官司田應鼎唐崖司

護理田氏大旺安撫司田正元金崗安撫司覃

士英東流長官司田堯封臘壁長官司田豐疆

忠孝安撫司田璋龍潭司護理黃氏卯崗安撫

司向舜百戶向權沙溪司黃正爵等僉云自近

年以來永桑保六里等處苗土均沾

聖化安官設汛無一人不得其所鄰近土眾莫不聞

風鶴慕飯依恐後且弁等山野不通律例平日

相沿土習不合於

國法者甚多兼昔年屢遭容美擄掠人戶凋殘因

招窮民填實以致漢土雜處奸良不一倍難約  
束弁等愚昧實不勝任倘不早請安官設汛日  
後子孫不肖或舍把滋擾必致貽誤地方在土  
弁身家本不足惜而有負

皇上生全之大德弁等死有餘辜惟有意懇改土歸  
流俾得息肩卸責庶不至自罹罪戾况弁等之  
老病者情願退守田廬墳墓耕鑿安生以輸  
國賦其年力尚強及子弟之精壯可供奔走者願

隨標効力以竭犬馬惟懇免其遷徙異地流離  
失所各願造具戶口冊呈請附入版圖前來臣  
因土司事件係督臣主政未便率准當即諭以  
候請總督示行而伊等又懇請隨臣赴省因即  
帶領抵鄂齊赴督臣衙門具呈自願呈繳印信  
號紙委牌等項統聽督臣酌奏外臣查恩施所  
轄諸土介在川東與楚省南北之間遠距武昌  
二千餘里環繞多崇山峻嶺壤境甚為遼闊奸  
匪易熾似不宜棄置於疆域之外且伊等相沿  
土法一切用度悉取給於土民至舍把遇事需

索更習為常技若繩以

國典未有不違犯者今臣以理法訓誡伊等感慕  
聖化咸自知土習之非急請歸流實屬天良不昧倘  
不准其所請勢必仍蹈覆轍身陷法網轉恐有

負

聖主矜恤保全之深恩臣於諸土司及恩施縣之大  
田支羅等處既經適歷已悉為相度籌畫約可  
建設一府五縣其應設武營文治及一切善後

事宜臣俱已創有成局但未經請

旨不敢冒昧瀆陳倘蒙

俞允臣即當另繕清摺並繪具與圖進呈

御覽謹將各土弁向化情形先為奏明伏候

聖裁臣謹

奏



王秉泰稱據忠峒等土司會稱情願改土歸流

俱造具戶口冊呈請附入版圖臣即帶領赴督

臣衙門具呈自願呈繳印信隨紙委牌等項查

恩施所轄土司均可建設一府五縣其應設武

營文治及一切善後事宜已創有成局等語

查容美司既經改流則附近之十八小土司

自應一併改設以示撫綏今各土司既俱願改

土歸流已將印信隨紙委牌向總督衙門呈繳

其應否改流並如何安設及一切善後事宜俱

關係重大未可輕率該土司等既已赴省具呈

該督自必會商妥酌具奏請

旨王秉此摺似應存查無庸議伏候

聖訓

一一一

湖北按察使王秉泰為請定審案報駁核批之

例以省拖累事竊照

欽部案件以及命盜重情州縣審解府之時一面

將供看開造方冊先行通報名曰樣招其州縣

審擬未協之案經知府駁回知府審擬未協之

案經臬司駁回者各將駁由通報立案此現行

之成例也若即將駁語與樣招兩相比對則招

擬之是非與駁語之合否固已洞若觀火矣乃

今之報駁者或止云供情可疑引擬未協已經

駁飭等語或全錄駁語止用驗文中報而院司

衙門每將樣招與駁文置之高閣不為核其是

非及至府解司而司始駁查司解院而院始駁

飭其未經到司到院之先率皆因循怠息更或

有所瞻顧每於解到後復藉端苛駁以致案件

不能速結無辜枉受拖累甚非大吏公忠辦事

之道且負我

皇上勤求治理之聖心也請嗣後凡知府駁州縣之

案令將駁語改用詳文報司即取州縣樣招與

駁語細加確核將應駁與不應駁并未及駁到

之處東公批示則業經知府報駁之後便有成規其知府審定解司亦令將樣招通報督撫如尚有情罪未盡允協及犯証口供互異臬司必須駁審者亦將駁語詳報督撫即將知府樣招核明批示則一經解院覆訊便可立時具題庶案件易於速結而人犯免致拖累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法押議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秉為敬陳管見事竊查各省叅革旗員有拖欠錢糧者先於任所勒追及至查無可追然後咨解回旗此相沿之成例也乃有一種旗員憚於歸旗每藉欠帑為由竊留任所在伊本身已屬廢員而其十八歲以下子弟

並無正業可務易至遊蕩流於不肖臣思廢員欠帑若果力能完項不過半年即可清楚如其力實不敷自必任所無可追抵徒令羈滯外省既無益於帑項更致子弟廢棄殊負我

皇上培養矜恤之至意臣請

勅部定例嗣後凡外任叅革旗員有應追帑項於審題定案後勒限半年在原任地方追賠補項如過半年以後勿論有無報完即令查明家口造冊起解回旗追補庶旗人廢員子弟不致在外遊蕩而於侵欠帑項亦不致藉端拖延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而末 外任旗員虧空定例

於奉革後即在任所勒追並一面咨旗查產如  
果力不能完再咨回該旗追補若定限半年後  
勿論有無完報即令起解回旗在該省承追之  
員固可以卸責得免考成而虧空之發員知定  
限不過半年或巧於寄頓故意隱忍似於帑項  
毫無裨益且回旗後或又有首告發覺應行待  
質之處則又將咨請解往抑或瞻顧朦混

奉旨嚴行查辦

一一三

湖北按察使臣王采為敬陳管見事竊查私鑄  
律禁甚嚴而江安豫楚各省界連地方仍不能  
盡絕者則以制錢尚少不能遍處流通故私錢  
猶有雜用之處也欲絕其弊務須多為鼓鑄使  
官錢充足而私錢自除惟是制錢工本浩大各  
省銅鉛轉運維艱自難悉為鼓鑄似宜擇遠中  
之地開爐辦理使制錢四面流通無須節省工

本則莫便於武昌也臣訪聞鼓鑄之法每紅銅  
百觔白鉛百觔共鑄制錢二十千零八百文內  
除人工雜項三千一百一十四文淨得錢十七  
千六百八十六文以運京價脚而論銅每百觔  
約需十七兩五錢鉛每百觔約需九兩二錢是  
費銀二十六兩七錢之多而所得錢文尚不及  
十八千值銀不上二十兩如積數千萬吊而計  
之其貼賠銀兩不下數百萬

國家經費詎可不酌籌慎重乎查楚省採買雲南  
銅價每百觔交藩庫銀十三兩臣前據水綏協  
副將張宦面言伊於雲南遊擊任內辦理東川  
廠務礦商所得賣價每百觔不過八九兩自東  
川而至武昌水陸運脚不過二兩五錢通計價  
脚二項不過十二兩其雲南藩庫收價十三兩  
於中不無浮費且責令楚員赴買滇省不無岐  
視價必昂貴宜令滇省廠員照實在價值收買  
開報勿浮開侵帑勿短付病商即令滇員運至  
武昌交收更可節省浮費至湖南郴桂等州縣  
悉出白鉛每百觔價銀三兩三錢其滇黔所產



白鉛官買礦商價值不過三兩加以運至武昌  
脚費總不過四兩有奇是合銅鉛兩項需銀不  
上十八兩即可得錢十七千六百餘文絲毫並  
無貼賠將來節省何止百萬倘蒙

聖恩俞允於武昌設局開爐鼓鑄並請

欽差廉幹部員至楚監督銅鉛兩便則制錢自多其

鑄出之錢即令江安豫蜀各省差員赴楚領回

搭放兵餉

國寶既得流通私鑄自可淨絕臣於此事留心已

久聞見頗確且經再四酌籌實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因敢冒昧陳請如果窮蹙可

株伏祈

皇上睿鑒俯允施行再滇黔銅鉛利弊知者多不肯

言臣為

國計攸關何敢避嫌疑合併陳明臣謹

奏

通鑄幣未見於色一語論小爭願後舉訓補世不肖

人事之愚故也

一二四

湖北按察使王秉為敬陳管見仰請

睿裁事竊查火藥一項衝擊擊遠最為利用而防守  
地方尤資禦侮寧使萬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者也臣謹荷

聖恩蒞任苗疆每見黔省咨調湖南兵丁策應俱令  
多派鎗手而需用火藥必取給於湖北因湖南  
向無藥局其各營火藥又皆存貯無多不敷接  
濟臣伏思腹內地方悉有城池倉庫防範宜嚴  
其沿海沿邊尤關緊要火藥一項與其酌籌於  
臨事何如預備於平時與其調撥於他方孰若  
取用於本處遠近遞運之間所關匪細且楚省  
如此則他省可知仰請

皇上勅部行令各省督撫提鎮查明各地方險易酌  
定存貯多寡轉飭各府州縣會同營汛查原存  
火藥若干及應須酌添若干如有多貯之處准  
其均勻移撥如無存貯則請動正項置備每於  
歲底令營員造具實貯冊結呈請報部查核庶  
為有備無患設遇一時需用更無緩不及事之

度再查各處砲位率多收貯不謹而淋日曬每致銹朽無用臣愚以為亦應查照地方險易酌量多寡數目勻撥存留飭令加謹收貯勿致銹朽似亦防護周密慎固疆圉之一助也如蒙鈞亮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勅議施行謹

奏

官、督、辦、三、日

刑部廣西司主事王壯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

皇上差往船廠會同將軍辦事巨細無不悉心辦理除錢糧按季發足倉庫並無缺少外伏見將軍臣哈達額能節省差使愛惜兵丁更荷

皇上洪福收成甚豐八旗安堵各得優游化日弟邊塞習俗靡鄙一時未易頓改自

聖訓四條頒到隨令官兵朝夕講頌凡有血氣莫不向化風俗自當日趨淳厚惟是臣一年之內或係訪聞或經目擊其利弊之宜與宜革弊稍為變通似於

國計民生不無小補臣請為我皇上敬陳之

一游民宜設育司也從來兵與民有相須甚殷之勢船廠原只八旗通年以來商賈輻輳工絡繹彼誠團利而未而官兵未嘗不賴其來也雖然此皆游民非若直省之民土著而各有州縣專司也督率既無專司故往往易於為非或奸暗盜逃或好勇鬪狠而身罹於罪者且比比也凡事皆將軍審理既未免於軍務分心而刑司止二三武職於律例未嘗究心吏或有軍民偏袒之念於是兵常得恃以肆其欺凌而民之有隱莫伸者多矣我

皇上於郵軍民初無異視今船廠民齒日繁不減

盛京以臣愚見若於船廠率古塔北部訥等處亦分設州縣三四缺并奉天府將現在游民編戶入籍更嚴保甲之法庶專司督率有人而罹罪之民可以或募若以府戶衙門距船廠或遠偏見奉天府丞其所司九州縣生童歲科試事兩三月而事竣則閉居無事若移駐船廠統轄此幾州縣過考期按臨奉天考畢仍回船廠則一官可收兩効

至於在廠有事應題表原有印信許竟違通政使司自無掣肘如事關軍民者亦必仍與將軍及應年辦事官會同辦理則兵民各有其司可免弱勾強食之弊也又見官庄及官兵耕種之餘閒地尚多民或有力聽其申報開墾成熟三年之後起科照奉天州縣額徵交糧貯倉行出陳入新之法積至萬石外將萬石存倉餘則羅價以充兵餉亦可佐正項錢糧之萬一如此則游民皆有恆產不致放肆邪侈將軍亦得悉心教習兵丁不使武備廢弛庶幾古者兵民兼重之意可否施行伏候

### 皇上睿裁

一 翻清之員宜增也船廠等處筆帖式共五十八員無一能翻譯者因另於

盛京咨取能翻譯者二員辦事俟八年任滿復出缺回

盛京候補清字筆帖式始得較俸陞轉而前傳不算致終身

不得陞轉者甚多并有守候一二十年而終不得補者至

於八年內無品者每年俸止十二兩一應本章吏移只此

二人翻譯較單清字者實為勞苦此所以避難就易而還

外習學翻清之人寥寥矣今九題奏行文供兼清漢四司

現只二人不敷辦理臣請於八旗官學生中選擇能翻譯

者添放二員事可免致沉悶但寒苦微員行走殊屬指搯

若不聞以上進之階何以勸其實心効力臣愚以為現有

左右兩翼助教向係

盛京筆帖式補放此後缺出即着將軍同辦事官折調清之

員考其文理明達行走勤豫者儘題補放庶幾人思鼓舞

即或不然如翻清已滿八年不必出缺即得同單清字一

體較俸陞轉則亦可免終身沉抑而將來塞外兼習清漢

者不患無人矣

一 書吏不可久缺也將軍衙門書吏二名原係奉

旨於奉天府咨取辦事五年咨送吏部考授雜職雍正二年一

吏年滿去後屢行奉天咨取俱以召募無人額充令就近

任船廠召募召募員等以定例不便擅改復經行離去後

至今未到年來一應本章文移告示雖俱是臣屬稿而瞻

碼亦須有人臣謹請

旨嗣後准在本地召募或擇居久誠實民人或擇水師營驛站

官庄謹慎閑丁充當効力五年內如果勤慎咨送吏部照

各衙門供事之例即選雜職則雖屬苦差而人見進身有

望自願前來効力矣

一 奏票法宜變通也向創人參整年嚴禁而終不絕再三

再畫未得良法給發官票誠善但兩年票到即速示諭軍

民船廠無人額領細結情由或構票到稍遲或云官價重

大而完不係乎此也蓋發票必先視其保額保額者非般

實不敢輕發而二三股實客商安分貿易恐有暗累不齊

作保所以保頭實難而票每不得發臣見八旗差少頗有暇日若來年發票以二千張召募民人仍要保頭以二十張專發八旗不用保頭船廠兵多發一千專古塔北都訥兵少各發五百專票令交官參二十兩或交來價銀四十兩參則詳京銀則報部留充正餉停止每年巡踪差使以絕費山之弊即令領票到參之兵巡察偷創之人私參許竟奪取交元官賬餘參可潤身家縱所創不足官數可即將伊錢糧扣算計二千張票共收官價可供每年正餉之少半且偷創人等懼奪不敢入山或亦首刑罰之一道歟

一東西卡路宜撤也將軍每年立夏之後派官兵三路查爭偷參之人所謂巡踪是也繼又因發遣人有脫逃者派先鋒兵東西兩路巡查謂之卡路每月輪換而經年未見其查獲匪類逃入惟運貨物東去不詢義細要載索銀每車二三兩善於抽稅商賈苦之貿易原為微利此費勢必仍取償於原貨而長價則難取於商賈之實出自八旗耳臣同即中黑色屢次禁止然利之所在或難免陽奉陰違之弊夫與其徒供先鋒之寵斷不若立稅以便民請嗣後撤去此卡路於邊門設官一員按各關例令各商照貨上稅則上可稍裕

國幣而下亦不致病商矣

一牛录不均宜量增減也船廠共五十牛录其中製軍牛录只一命生齒日繁弓馬嫺熟之人甚多以披甲限於頭數每多聞散而巴爾虎八旗有八牛录現任人丁不足頭數除老幼充補外往往又借滿洲漢軍補數其統騎校佐領缺出則承襲居多代補者但有差使之責絕無進身之分未免苦樂不均臣愚請將巴爾虎照京城之例一牛录缺甲十五副以上者即歸并入於別牛录至於漢軍壯健既多請令將軍挑選人材量增牛录幾員如此則老弱不得濫冒錢糧而強壯兵丁不致沉埋燼下矣

一失察逃人宜加分析也凡發遣人犯無論當差及為奴發到之日即分派各旗該旗佐領統騎校即為專管官其所路最近而亦最少如有人脫逃其處分當嚴若協領以上至將軍所轄漸遠而漸多則處分亦應漸寬故向來兵刑二部定例失察逃人一年至四十名以上者佐領統騎校各降一級罰俸一年協領罰俸一年將軍副都統各罰俸六個月若逃人過少則處分遞輕雍正二年船廠逃人十名軍古塔逃人十一名北都訥逃人三名總計不及三十名而將軍副都統處分各降一級罰俸一年似覺太重在將軍猶以其有統轄之責至兩副都統彼此各轄其所

廣風馬牛不相及處分宜各執其所轄而論若總而論之  
此有咎而彼被讓得毋未為允湯子令頓

聖明寬免不然非李代桃僵勢必趙坦代庖矣臣請

皇上勅部重加定例分析遠近官轄之員官轄過遠而志分過  
輕若兩副部統則各執其所轄者而論庶幾責專專司可  
杜疎防徇縱之弊而封疆之臣亦免意外求全之變矣

一監獄宜加嚴密也自古囹圄之設所以禁暴禦奸法至  
重也故有牢獄則必有監守之人此司獄之不可少也船  
廠雖有牢獄而無監官止派八旗官兵首守除原任佐領  
石榴任刑司可稱嚴緊其他往往視為具文蓋以五日輪  
班接換可以輾轉推托非若監官責有專司也故安守任  
內者不過窮苦罪囚如稍有劣者傍晚或竟潛出茂視

國法莫此為甚臣一到訪知即同將軍及兵部即中黑色屢  
加嚴緊看守始固但積弊已深況墻垣傾圮難保其不旋  
覆跡忽令除現在重設堅固監禁外臣請照直省州縣設  
立獄官一員專司其事庶無推諉再派八旗佐領一員每  
月輪班照部例提牢可以永遠嚴緊至獄官或體部選  
或於本處書吏之內擇其誠實勤慎者令將軍保題補放  
但官微任重俸滿八年如果稱職許以按品即陞倘有疎  
縱等弊將軍及辦事官不時查察重處則不特可使

國典森嚴且兵民知法難化而罹罪者亦可或寡矣

一種船修造宜於節省也船廠之有種船戰船蓋因昔征  
老先而始及老先既平戰船則盡留於黑龍江而種船八  
十隻存於船廠後又將五十隻毀廢今尚存三十隻舊例  
每年小修五年大修至十年則拆毀另造繼因其無用停  
止每年小修改為俟臨用始修而五年之大修十年之拆  
造今尚如故虛糜工料不可勝計方今海宇澄平實無所  
用之即曰

國家有悔無患寧必惜此修造小費然以臣愚見此船十年  
未即打爛嗣後宜改為十年一小修二十年一大修三十  
年方一拆造如此則舊制仍不廢而可省虛費錢糧無數  
矣

一若差宜給口糧也船廠至寧古塔每日行人不絕而江  
水隔阻非擺渡不能達向有渡船四隻每船水手八人俱  
係

國初陳人子孫除冰凍之日經年擺渡自朝至暮無間而欲  
求升斗餬口不得也窮丁既無家業又無暇種地凍饑應  
差賦屬困苦曾屢次具呈求給口糧將軍以事小未便題  
請因循未決臣聞黑龍江擺渡人現得錢糧又查船廠水  
師營壯丁係先逆藩之人且正丁現給錢糧其餘丁皆得  
種地此係陳人非比發來者似宜周卹請照例按月給  
口糧俾得一體活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恕謹

奏為遵

旨密

奏事竊臣一介庸愚荷

皇上天恩差往貴州典試又蒙面

諭採訪地方情形仰見我

皇上念切民依周諮博訪雖虞廷之明日遠聰

無以復加臣仰承

聖諭謹將經過地方見聞思慮之所及者為

皇上陳之竊惟年歲豐歉之不齊關乎

國計吏治賢否之各異係乎民生臣於三月

二十六日自黔省起程見黔省皆係稻田

時當春暮到處農民皆揮耒治田以為下

種之地雨水霑足大有可期行至湖廣辰

沅地方甘雨淋漓盈溝盈壑秧針茂盛一

望青蔥常德則鼓聲盈耳栽種方忙人人

有豐年之慶矣惟荆襄雨水稍歉下種未

齊臣訪問居民若一二十日內得雨猶不

恩窮丁永荷

皇仁於無既矣

以上十條皆臣管窺蠡測不揣冒昧敬抒蕝莠以仰副

聖天子安愈永安之至意如有一二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臣無任兢惕惶悚之至謹

奏

以奏其屬才嘉澤到至天津祥讓其李十款內保秀

乘之李書祥在歸的

翰林院編修臣王峻謹

奏為遵

旨保舉事今保得生負俞尚係江南蘇州府吳

縣人才堪任使人亦誠實謹

奏

甚遲目今二麥將熟可以指食荆襄接壤  
四川湖南若兩處豐收此處米價自平可  
無大慮及自南陽至開封二麥連雲秋苗  
茂盛婦子嬉恬太平有象河北因去冬少  
雨種麥不全約有六七分收成秋苗已經  
長出目前正望雨水順德正定保定等處  
麥子低田可比河南高田不及河北秋苗  
尚未長齊其間衛輝懷慶二府各州縣聞  
得俱有蝗蝻巡撫正委南汝道督領地方  
官撥夫捕撲其勢稍息此一路年歲豐歉  
之大概也 臣愚以為若年歲成災必行

奏報

皇上發倉蠲賑百姓盡沾浩蕩之仁惟不豐不  
歉之年不能盡行入告全在督撫督責州  
縣實心愛養豈則勸諭樽節賽會迎神之  
禁冠婚喪祭之條其已經

聖諭諄諄者務須身體力行期於實效為百姓  
留其有餘款則百計經營或採買於平日

或平糶於臨時古人行之而有效者必當  
殫智竭慮因地制宜為百姓補其不足庶  
不負

皇上任用之恩而無愧於父母斯民之道矣至  
於各省官員道路所經不能知其全體然  
據臣所聞見亦有一二端之可指者如貴

州布政使劉師恕操守清廉實心辦事士  
民稱頌大定州知州魏霖泓聞其捐修學  
宮留心文教該員辦事外廉 臣勸其盡到  
朱子學記於壁以訓士子該員即向 臣取  
朱子文集鈔錄奉行普定縣知縣何經文  
實心作養人才聞其著理安平兩縣生員

有家貧不能赴者應試者該員量給盤費  
且代之租房作寓俾得觀光士子悅服河  
南許州知州王士俊實心愛民聽斷平允  
臣過象城地方去許州九十里聞其署祀  
縣印革除陋規百姓頌祝葉縣知縣崔赫  
臣沿路見其刻印勸民歌謠到處張貼頗

奏

切民生日用之事再有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知縣陳昌言臣過江陵時聞該員已被恭擒印而江陵兵民皆稱其做官好臣聞該員有何好處皆說仁慈愛民至如鄭州知州高文慎臣過黃河時見其騎從跟隨乘輪旋行臣問地方云係鄭州奏委捕蝗臣思捕蝗救民急務該員安針從容恐平日亦非能憂民之憂者其餘循分供職臣未有所見聞不敢繕述蒙

皇上殷殷垂問謹據實

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該部議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恕謹

奏為遵

旨敬陳管見事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百度振舉凡事之有

關於

國計民生者自畿甸以及要荒固已因時置

宜周詳盡善乃猶不棄芻蕘傳

旨命臣條

奏臣自揣才識疎淺何能仰贊

高深謹抒一得之愚或有少裨於治理者為

皇上陳之一責陽府同知宜移駐定廣也藉見

貴州漢苗雜處苗民種類不一而惟仲家

一種為最橫凡仇殺搶擄為害於地方者

皆此族也其耕田納賦與漢民錯雜而居



者謂之熟苗固已沐浴太平草心向化矣  
惟定番廣順二州之外叢山密箐接壤廣  
西仲家聚族於斯者不可數計黔人謂之  
生苗其人賦性克悍難戢

朝德威遠播不敢相率為非然燒劫搶擄之  
事時或有之蓋恃山箐險遠無所忌憚故  
定廣特設一協以資彈壓制誠善也然臣  
愚見以為與其有事而施之以威不若於  
無事之時撫之以德宜專設理苗同知一  
員駐劄定廣與協營相為聲援平時則宣  
揚德化以撫柔之一遇有劫搶等事則飭  
行地方官發民壯嚴緝務復以示懲創其  
餘各種苗民亦責令該員時加教化務使  
風移俗易共享太平庶畏威懷德無遠弗  
届矣今貴陽一府所轄祇四縣三州設有  
同知通判同駐省城莫若即將貴陽同知  
加理苗之銜移駐定廣則官不另設而於

邊疆有所裨益矣一署印務徇之弊宜除  
也上司有盤查屬官之責職有攸司豈容  
兼任臣奉

命典試所過地方見有本屬道員署知府印者  
本府知府署州縣印者夫以該管上司署  
屬官印則新任到日凡刑名錢穀有未清  
之項恃在上司強行交代難交盤不許通  
勒奉行已久然勢分相臨或有瞻徇情面  
勉強出結者該上司既於所屬到任之初  
不能正本清源以端表率則嗣後不無徇  
庇甚至錢糧虧空亦不能從實盤查上下  
通融弊端百出殊為未便臣請嗣後知府  
缺出止許本府佐貳官署州縣缺出止許  
隣近州縣官署則瞻徇通融之弊可除而  
自無違勒交盤之事矣如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謹將安徽省各州府屬雍正拾貳年分二麥收成分數併米麥價值逐一開明細數恭呈

御覽

今開

安慶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壹

玖分者居拾之壹捌分者居拾之伍柒分

者居拾之貳陸分者居拾之壹現在大麥

價銀每石自叁錢肆分至伍錢陸分不等

小麥價銀每石自柒錢至壹兩不等米價

銀每石自壹兩肆分至壹兩貳錢壹分不

等

徽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伍

玖分者居拾之壹捌分者居拾之貳柒分

者居拾之貳現在大麥價銀每石自肆錢

至壹兩貳錢不等小麥價銀每石自柒錢

捌分至壹兩肆錢不等米價銀每石自壹

兩壹錢至壹兩貳錢不等

寧國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壹

玖分者居拾之壹捌分者居拾之壹柒分

者居拾之叁陸分者居拾之肆現在大麥

價銀每石自叁錢柒分至柒錢不等小麥

價銀每石自伍錢肆分至壹兩貳錢伍分

不等米價銀每石自壹兩壹錢至壹兩陸

錢不等

池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捌分者居拾之伍

柒分者居拾之伍現在大麥價銀每石自

叁錢至伍錢伍分不等小麥價銀每石自

陸錢貳分至捌錢不等米價銀每石自壹

兩至壹兩貳錢不等

太平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叁

捌分者居拾之伍柒分者居拾之貳現

在大麥價銀每石肆錢伍分小麥價銀每

石捌錢伍分米價銀每石自壹兩壹錢至

壹兩貳錢不等

廬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壹

玖分者居拾之貳捌分者居拾之貳柒分

者居拾之肆陸分者居拾之壹現在大麥  
價銀每石自肆錢叁分至伍錢叁分不  
小麥價銀每石自玖錢叁分至壹兩零貳  
分不等米價銀每石自玖錢至壹兩壹錢  
不

鳳陽府屬統計二麥收成以分者居拾之貳  
捌分者居拾之肆柒分者居拾之叁陸分  
者居拾之壹現在大麥價銀每石自叁錢  
叁分至伍錢柒分不等小麥價銀每石自  
陸錢伍分至玖錢伍分不等米價銀每石  
自玖錢貳分至壹兩壹錢不

滁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壹  
玖分者居拾之貳捌分者居拾之壹柒分  
者居拾之貳陸分者居拾之壹伍分者居  
拾之叁現在大麥價銀每石自伍錢至伍  
錢伍分不等小麥價銀每石自捌錢至玖  
錢不等米價銀每石自壹兩至壹兩叁錢  
不

和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以分者居拾之壹  
捌分者居拾之叁柒分者居拾之叁陸分  
者居拾之貳伍分者居拾之壹現在大麥  
價銀每石柒錢小麥價銀每石自壹兩壹  
錢至壹兩伍錢不等米價銀每石自壹兩  
壹錢伍分至壹兩貳錢伍分不

廣德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捌分者居拾之  
貳柒分者居拾之捌現在大麥價銀每石  
自伍錢至伍錢柒分不等小麥價銀每石  
自玖錢至壹兩不等米價銀每石自壹兩  
至壹兩貳錢伍分不

六安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  
壹玖分者居拾之貳捌分者居拾之叁柒  
分者居拾之貳伍分者居拾之貳現在大  
麥價銀每石自叁錢至伍錢不等小麥價  
銀每石自陸錢至壹兩不等米價銀每石  
自捌錢至壹兩肆錢不

泗州府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壹

以分者居拾之壹捌分者居拾之貳分

者居拾之叁陸分者居拾之叁現在大麥

價銀每石自肆錢叁分至伍錢伍分不等

小麥價銀每石自柒錢肆分至壹兩不等

米價銀每石自壹兩至壹兩壹錢不等

頓州併屬統計二麥收成拾分者居拾之壹

玖分者居拾之貳捌分者居拾之貳柒分

者居拾之叁陸分者居拾之貳現在大麥

價銀每石自貳錢捌分至伍錢不等小麥

價銀每石自伍錢陸分至柒錢伍分不等

米價銀每石自柒錢伍分至玖錢叁分不

等

亳州併屬統計二麥收成玖分者居拾之壹

捌分者居拾之肆柒分者居拾之肆陸分

者居拾之壹現在大麥價銀每石自肆錢

至肆錢貳分不等小麥價銀每石自陸錢

伍分至柒錢柒分不等米價銀每石壹兩

壹錢米每石自柒錢肆分至壹兩壹錢

貳分不等

一三〇

奏為恭啟

硃批事切日遵查從前外官各任一切奉到

硃批俱已陸續彙繳惟存安廠巡撫任內奏請

聖安

硃批查件理合恭繳為此具

奏

刑部侍郎管禮部右侍郎事臣王崧謹

一七〇

一三一

籤掣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知縣臣王崧

已原委

臣王崧四川嘉定州夾江縣人年五十八歲康

熙二十六年舉人原任順天府平谷縣知縣服

滿赴補今掣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知縣欽此

皇上

道合中和

功昭久大

存誠立政因時存以健行

任事建官選人材而分任舉凡弘綱要務在在區

畫咸宜猶恐各直省奉行未協復賴

頒諭旨詳慎開示為臣下者敢不洗滌清心物慎自

天以仰副哉

皇上察吏安民之至意臣西蜀庸愚初任福建閩縣

五年因盜案降調捐復一級補授平谷一載丁

憂難供勉供厥職自揣才識短淺今復滿補得

臨瀾受

恩益深愈思報効惟敬體

皇上之諭州縣者銘心而力行之伏請

上諭有曰州縣為吏治之始基當以愛民為先務期

於深已奉公實心盡職尤在節檢正直以清弊

空之源煌煌

天語誠致治不易之經也臣性恪遵不渝凡所為履

校刊名學校農桑以及為民防盜諸務當益盡

心竭力勿懈勿欺求無負於

國期有神於民爾抑臣更有請者臣生長蜀中瀛

見川省歸併諸縣宜復設也如成都府屬則有

雙流崇寧彭縣彰明羅江五邑重慶府屬則有

大足安岳壁山定遠武隆五邑夔州府屬則有

大寧大昌新寧三邑潼川州則有安岳一縣眉

州則有彭山青神二縣嘉定州則有威遠一縣

共計一十七處昔以人稀歸併今俟民稠地墾

樂利或風俗仍然不分在州縣恐有地遠難察

之慮在百姓亦有輸將往還之勞且疆界互瀆

田糧戶口易於影射伏乞

皇上勅川省督撫查明復設庶小民便於奉公有司

各有專責矣恭摺履歷進呈

仰覽臣不勝戰慄悚之至謹

奏

國子監祭酒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

傳謹

奏為請修棲留之所以廣

皇仁事欽惟

皇上仁恩普徧

聖慮周詳匹夫匹婦咸使各得其所而於四窮

之民尤為上厯

宸衷伏讀

恩詔各處鰥寡孤獨殘疾無告之人有司留心

贍養無致失所此誠

如天之仁

好生之德也竊思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各

處來覓食者甚多疲瘵殘疾者不少直則

乞食街衢夜克無處棲止是以遇冰雨而

展轉泥中遭霜雪而僅卧道上惟仆相望

情狀可憫查五城舊各有棲留所一區廣

大可容多人流民朝出暮歸住宿於此間

有患病不能行走者并置其中加以調養

制甚善也但以年久不修漸至倒壞請

勅下五城查明基址清核房舍破壞者隨宜葺

補坍塌者更為修造務使流民殘軀有託

寒暑無虞仍着司坊官設立一簿每日逐

名看視該城御史不時稽查不得視為故

事有名無實則四窮可免願連

皇仁於以益廣矣為此謹

奏

日講官起居注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傳

謹

奏為請免舉人路引以廣

皇仁事竊惟

皇上聖道崇儒振興文教雍正元年特設

恩科二年又補行鄉會正試兩載之間掄才

之典再舉普天士子無不感激惟所淪肌

浹髓矣更

念落第舉人往來奔走資斧艱難

特諭頒發庫幣逐名分給以資其道路之費

聖主浩蕩洪慈體恤至周至備士子感戴靡極

莫不涕零此誠數千年以來史冊所未見

之

曠典也日更有請者舊例落第舉人必須到

順天府領路引一張否則不敢徑歸來科

起文會試無路引者多被地方官留難查

路引之由始於開國之初其時多有匪類

冒名舉子以便竄逐又或挾持軍器夾帶

私貨故給路引便於稽查觀引中所開之

語可考而知也今承平日久豈有冒名之

人且落第舉子行李蕭然有何夾帶路引

之給似可不必伏乞

勅諭嗣後落第舉人免給路引既無在京守候

之苦又省沿途需索之費亦足以推廣

皇仁於萬一也為此謹

奏

核神諭書

一三四

臣王瑛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原任山東泗水縣知縣丁憂回籍雍正

元年某月服滿赴部候補歲年拾壹月吏部出

示奉

旨欽遵得與選列本月拾伍日引

見案准發陝拾貳月貳拾肆日到西安雍正元年正

月初叁日前總督臣年羹堯始行傳見嗣即稱

疾不令稟謁臣在部候缺與陝陝候補悉屬

皇恩況已需次頂補何敢營私請托至年羹堯從前

所行事蹟臣未能周知及到陝後聞其緣科不

實舉動失宜幸

聖明遠燭彰輝悉歸

睿裁凡屬臣工莫不頌

聖德之如天

皇恩之溥徧者也臣遵奉特旨緣由不勝水鏡悚慄

之至謹

奏

順天府府丞臣王鼎謹

奏為敬陳木議仰請

天鑒事竊臣庸愚陋質年過六旬

特用廢員之中

愚弄首府劇任突被彈劾自謂無復上規

天顏尚蒙

聖慈矜臣年老過出無心

命以京官補用

俞吉到川文武官并黃童白髮群驚

聖主明見萬里

引見之日後荷

天恩授以順天府府丞聞

命之下惶悚靡已

寵榮逾分報稱愈難臣蒞任成都已逾一載前後兩

獲道兼職必應為之事固次第辦理

因計休朝之意履歷總無遺巨目整情形詳籌詢

聽有考為可行而非能員俾去者有行之便民

而一旦優更者有已行而未獲或成者臣身雖

去蜀不致為法已責任而獲不入

去禮顧列五條恭以木議明知身光淺見無能勿謂

夫

高深然矣

思深畫情不自安於誠懇謹摺恭呈

仰覽

一田賦之不均不也區州古稱沃野非若秦貴

山多田少課苗者半乃每年額征錢糧止三十

餘萬而正供所入不敷支用歲需協餉補足臣

每莫之及抵川境通昭化初關入鄰州平地見

阡陌或行漢水流過木苗茂衍節落接聯且至

省城無殊固重圍省田賦科則成都府屬每水

田一畝征銀一分五六厘多者不過二分陸地

無分上中每畝征銀四厘重慶府屬之江津長

壽諸縣活合等州每水田一畝征銀七八厘陸

地一畝征銀一厘七八毫保寧府屬之開中平

處水田一畝征銀一分一厘受屬之梁山水田

一畝征銀一分四五厘皆漢江江水膏沃之士



而科則不及他處下下之數至嘉定州為之茂  
看洪惟地江等縣水田一畝征銀九分陸地一  
畝征銀五六分潼川州為水田一畝征銀六分  
陸地一畝征銀四五分嘉定興重慶一江  
上下土質相若重至十倍有餘潼川產薄不及  
重慶陸地一項重至二十餘倍細考其由余云  
或重一著曾經過款賦版籍無存科則俱係新  
定嘉定昔為土人楊展所據捕存舊冊臣思其  
事已閱八十餘年

朝廷所以東休養生息久已人繁物阜版籍重陳  
東者其內吏胥作奸後之司事者明知畏諉故  
睽視至今此田賦之所出無幾而每年軍國之

需不能下特濟於他省也今四路查丈所增之  
賦不過一倍而於定則輸科輕重猶未校量重  
者如困窮者首出鉅多賦亦無幾者

聖祖仁皇帝屢賜賦於前代

皇上思矜重濟優於各省馮賦至五百餘萬而臣等  
敢妄議加賦第取民什一萬世無弊之良法也

減乎此無以供海虞之食用今水田賦之輕者  
七八重所產之穀僅僅七八分陸地賦之輕者  
三四重所產之穀僅僅三四分夫小人之情思  
自上出則和感若徵律以其私久而不察使  
方慶吾許之得行而不知焉

朝廷之寬大且同為王民同耕王土以墾嘉興或  
重較固已畸重畸輕况其法如保順建叙諸府  
項寶眉種諸直隸州所轄之地尤多咫尺懸殊

臣請戒

皇上於丈量之後冊籍報部之時

勅部查現征之額適者較重歷法更定重者酌減輕  
者量增因地制宜率成萬平之治抑臣更有請  
者川民年保湖廣建楚性刁詐遇事生端今  
已加至四十萬兩俟其辦納一年之後再以新  
定之賦較量料則斟酌定賦既漸漬而不迫并  
可以省協深之費下難達賦之重困上構

聖主之弘仁矣

一稅務之宜清理也川省稅額舊制不及什一

自值收復解後固非昔比但蜀中稅口共計七處惟夔渝二關特

題其餘如成都永寧雅州昭化等處皆年終彙報此其成額為單多寡可以自由申報彙在一處孰多孰寡又無從分權安知不有徧充私囊而待口可費少至首安知不有任用匪人而中飽長隨吏胥之賤者且多寡亦何定之有如省城雜稅前任批解之數每年二萬四千餘兩臣接征一年將及二萬七千未嘗松立口岸未嘗加征累商惟稽察不疎漏全解不肥已則自然有贏而無始今額數雖難遽定而當前現征之數便可執為大概歲量固應加益即偶歉亦不至

相惡但將現今彙報之各稅口一如夔渝二關之例分析報部如經征之期不及一年者按其月日稽其彙報加以勤懇則多寡之分形前後比擬而昭然不可假借在自好者固益盡心力即或稍萌利心亦知法無可貸而預杜僥倖之萌勤察任用之人稅項不期增而日增矣

一安插之宜聽民便也民主專藉田土開墾全仗人力川省招徠數十年固已遠近四集但幅員廣闊周備匪易臣初入境時見山谷間荒田累然及經由府治如華陽新打全堂臨邛一帶已闢而成聚者唯近水平行之地其當為備城皆委為茂草一望無餘臣見其土質未開計地址存詢之附近農民何不開墾則云無力多耕問何不招佃則云無人可招是土廣人稀招佃可據臣查現行事宜流民安插資以牛種復恐奸良莫別行文本籍察驗

思非不宏而法非不密也但來川之民皆保無業窮民彼不憚背井離鄉而遠涉江河者必有先在比之親族通信招引故一至即代人佃種在川民受僱募之力而流民有傳業之樂是以從前者接踵不見其加多而亦無流離失所之患夫官之高民謀也常不如民之相為謀惟其通融於下故因其緩急而補助無誤若一一仰給於官始而守候重糧而待撥土田待發牛種

擬轉高時窮民携帶有幾久候必致無聊即現  
今成都沈民除金堂縣之西江河廢馬廠縣臣  
題定招墾知縣陶良喻猶日久原定臣題任丈量  
按戶開分安插清楚此外未經安插者仍照守  
候無期畫川省荒地土民佔據之處若多一旦  
奉與沈氏今其比屋而居勢不能相安於無事  
止行文重驗本籍外尚不相統屬遲誤五里計  
愚見察此無利權者必少人少則墾不廣墾不  
廣則以有用之田土得委之於草萊臣請現今  
守候安插者既已造冊行查仍如前議至嗣後  
東川者但令以籍貫報明地方官入冊任其代  
人墾荒佃種或有曠土無業主者令其具呈認  
墾牛種聽其自務墾熟之後按年起科倘律未  
籍犯有案件逃至川者查出逃罪回籍治罪後  
已東者各得自謀將東者無所阻礙謹不為  
樂節將見今日之荒土悉他日版圖之良田矣  
一墾價之宜預定也天生五味民並資之惟區  
為日用所必需有一人則有一人之食乃川省

戶口十倍於前而引課之增前後無異官私取  
充斥之所致也查各省產鹽之區不一其處多  
係深曠莽菁高嶺峽谷已故私梟趨利之心設  
官商肯淡泊求利於多中難取百粒無善法  
之心寧肯故買私鹽而甘取罪戾無如奸商一  
領引票便視為奇貨串通吏胥高擡價值至於  
倍蓰百姓不能堪其重價咸貪小利相率而食  
私如鴛所以官引行銷但在城郭附近之地山  
僻鄉即盡私販也臣抵任後官店鹽價每斤一  
分七八厘井蘆產於蘭州每渣引一張價銀二  
錢七分每鹽一包重一百五十斤井價五錢每  
包加五十斤為一歇價銀三錢店中食用每包  
約費一錢合諸項總計每百斤本銀九錢一斤  
本僅九厘設商竟敢加倍之利臣以為價賤  
則易善價高則多弊既通引課杜絕私販莫如  
先平鹽價臣出示華陰地方官之酒規與之觀  
面計算每斤今取利二厘定價一分一厘民頗  
便之日今奸商乘臣離任仍照舊價市費此固

前民受病而亦大鹽引謀蓋會咸且日遠地私  
鹽不得到商價雖貴民間不得不買至畧遠之  
村落仍照全食私鹽在咸都一府如此各府州  
縣大概相同且無鹽政責任罪難未淨志然  
去秋承審提臣黃廷桂奏達州營遊擊劉士威  
案內有買私鹽二千斤一收完其買於何舊則  
皆場上有批貨買來買者是竈戶煎出之鹽公  
然買賣無禁也臣八月過夔府益督臣龍昇向  
臣言鹽船開闢夜行起至巴東縣鹽後是私鹽  
出境猶如前也夫有引之鹽因責於無引者奸  
商既額外取利使私販能杜官鹽尚可流通仰  
請

皇上特降諭旨令各府州縣銷引之商概令取利二  
厘產鹽之窳重明鹽井幾口每月煎鹽若干行  
銷某處該官地方官按月申報巡撫鹽道衙門  
按引配發有餘者官給價買貯井地某其私  
相授受既通之後以新行銷不難量從進使止  
得察井地不合鹽得私出總責咸地方官督束

免其一切差違則人有欲販之心亦無從買之  
處况同一鹽本同一批運只少引費一項官與  
私價不相懸殊百姓較其利害自然直食官鹽  
將私販起而引課不得不增而不失利民不記  
法均受裨益矣

一堤成之宜墾修也府屬灌縣之都江堰乃秦  
太子李冰鑿離堆而下五十餘丈引江水入灌  
灌即成華等九縣之處北倚大山南以竹葉策  
石為人字陡束水入內河分派灌漑免條不能  
經久每歲水落之時更舊易新約費八九百金  
不啻皆於需水之九縣分派臣據上年五月山  
水冲壘沙石堵塞江口堤岸損壞正值農種之  
期無水不通臣呈覽督潯復道故道因住工日  
久詳視堤勢惟補入江之十餘丈仍須竹葉策  
修其岸旁之陡並無巨流衝刷易以土隄可以  
一勞永逸所需糧械必難對山取土亦不甚難  
約計工程所需銀兩不過較歲修之費加倍每  
年可省冰菓之六七臣曾稟明督臣岳鍾琪未

一三六 ● 談部議奏

奏

奏

光祿寺卿仍兼理順天府府丞事臣王澐謹

奏為請

旨事竊照

京師四方輻輳應試童生南北混雜不肖廉保借揭冒  
籍之名承檢詐由來日久雍正三年九卿議覆順  
天學政吳襄條奏入籍二十年有虛墓田種者准其

與考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此誠我

皇上浩蕩私恩軫恤流寓之至意也臣於府考之日凜遵  
定例嚴諭廩生凡冒考者勿濫保合例者勿妄摺至  
再至三乃考廉何玠翁大德楊麟魯澤遠許廷英劉  
育升楊顯杜振先張顯貴國瑞等互相標榜把持學

及舉行再省會城垣為四方觀瞻前經本府開  
如存擇省頂銀修理梁口雖砌未用反抹角樓

卡考未立沿牆上下樹木叢生風吹泥土粘連  
竟如道路可登且宋落缺隙之處甚多臣稟明  
撫臣接修兩月之間工已粗畢但時值冬月及  
越未直鉤抹樹木雖去根株未除恐雨必復滋

土內之蟻墊未焚百姓之易牧者履如平地仍  
有踐踏之虞臣估計工費不遺數百兩便可快  
然幸新以上二事均有關係而所費無多懇乞

皇上勅下撫臣委員董修則成功計日可待而凡邑  
黎民永享萬年之水利百城環帶均恃聖國之  
金湯矣敬 臣 奏

恩深重國報心切是以不揣愚陋敬陳末蕙藉摺上

呈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臣 謹

奏

政編府取童生之入籍者不分年歲久近雜混揭於  
學臣衙門童生格於場試究憤不已奔訴臣等審訊  
之下所揭之高業等入籍三四年現存檔案兼及  
土著之李敏証據確鑿非特阻有志者上進之階抑  
且顯違

俞旨誠宮牆之敗類大有關於士習業儀叙情由移咨學

臣請草在案總緣舊習相沿考廉視爲故然雖新例  
頒行之後猶以其向非土著而攻擊無忌非酌通現  
行之規無以息爭端而清學政查外府考試俱由縣  
考過中府至學臣考時有專轄之員爲提調惟順天  
止府丞一考學臣考棚僻在通州雖有知州提調大  
宛生童非其統屬之內不能殫歷從來考試之弊有  
鎗手之頂充有優倡之借濫其類甚多不止冒籍一  
端學臣所到之處不過月餘場內術文分其身以重  
場外獎賞自不能周悉若憑教官廉生之口若輩假  
公濟私愈滋紛擾恭達

右文盛世直省猶且獎絕風清則近在

肇旣之下臣以爲知縣視民之官耳目難以振嚴請嗣

從添一縣考凡入籍之年分田廬之坐落地方屬大  
興者責成大興縣知縣覈定年者責成宛平縣知縣  
先於報名時詳加查驗有牽引族姓冒考者許縣考  
時揭出不令入場如申送夾帶外籍照狗庇例處分  
統計童生數目今閩學原生按次換保如仍前勒索  
謝物扶同混結均革衣頂生童歲科兩考改併貢院

一棚與八旗一體應試順天府治中專爲提調自衙  
門更不時稽察則數十年爭競之端可除生童亦克  
往還跋涉之勞至冒籍之人利在直隸貝字號鄉試  
中式後南北可以自如請

旨永禁改歸原籍之例則其弊不待革而自杜臣爲學政  
起見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光祿寺卿仍兼理順天府府丞事臣王澐謹

奏為請廣平糶之

愚以濟民食事竊照數年以來時和年豐

京師米價不至翔踴民生樂業人享太平之福皆我

皇上厚德深仁之所致也今年秋冬之交米價稍貴經

城御史等

奏請平糶蒙

恩准行迄今將及一月又值八旗開放甲米之時而米價

未平麥豆高糧價亦騰貴總因現糶之米限定數目

不許多糶入販買食者俱係貧民其家口浩繁之人

不能零星雜買是以米糧未得流通價值不能即平

恐至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米價日昂食用愈艱不得

不豫為籌畫臣伏思

京倉

天庾積貯豈盈仰祈

聖恩勅諭廷臣定一適中之價開倉平糶凡軍民商賈聽

其買食不必限定多寡但不許囤戶居奇取利以病

貧民則米既流通價值自平一切雜糧俱不致如前

騰貴一至市價中平即使止糶於民生大有裨益再

查倉糧關係積貯平糶既多應須及時買補江浙川

湖數省舟楫可通稅運甚便照雍正元年之例差部

沈官員於秋收之後即領平糶之銀前赴收成地方

採買其水腳之費平糶備中儘足敷用則

天庾之積貯仍自充足而民生日用不致艱難皆沐

皇恩於無既矣為此繕摺

奏請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戶科掌印給事中加一級臣王澐謹

奏為請廣

皇仁恩施法外以清刑獄事竊惟刑期無刑古帝王

之所以弼教而自漢唐以來秦獄空者往往而

鮮良由有司有失人失出之愆吏胥有倚重倚

輕之弊遂致案情繁多獄訟紛起不可究詰欽

惟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訟簡刑清薄海內外靡不

蒸蒸向化自康熙五十年以後一切罪犯雖情

實不赦者亦往往屢奉

恩旨咸予停決豈我

皇上臨御以來尚德缓刑赦過宥罪

恩施稠疊更復有加無已比日秋審九一切情實罪

犯奉

旨今年停止處決仰見我

皇上德澤如天矜恤深情無所不至罪重者尚蒙寬

矧之恩即罪輕者必更有矜憐之典伏查直省

秋審招冊其間該決人犯新舊交積凡數百案

論其罪雖有輕重之殊而等其科俱非立決之

款久屬獄底深為可憐伏查康熙五十五年十

月初八日奉有

聖祖仁皇帝諭旨各省監候該決人犯甚多已緩則不

復論決着九卿科道會議作何分別多予減等完

結欽此誠千古之曠典也計自五十五年以至於

今又經七載舊積罪犯既已繁多歷年既久不

能復見天日以致小則疾疫纏綿大則死亡相

屬妻孥永訣沈寃莫伸徒供禁卒無厭之誅求

枉受兇徒百端之考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靡

所底止殊可痛憐且其科條既屬可緩即始終

不復論決與其減釋於數載之後何如減釋於

更始之初伏念今歲為

皇上御極之元年履端伊始必有非意殊思沉於法

外伏祈

皇上念

聖祖仁皇帝已緩則不復論決之語推停決重囚之恩

將新舊該決人犯

初下刑部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細加研究分別情

罪以定其杖徒之多寡發遣之遠近的議詳確

具

題咨行各省除輕罪折責之犯即行發落外其間

徒充發者概俟來春風和日暖之時方予起解



伴天下曉然知

皇上履端伊始咸予更新之至意莫不革心向化改  
行從風從此同圓空虛概訟寢息即克齊無刑  
之治指日將復見於今茲矣伏希

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一三九

協理河南道事貴州道試監察御史 王璋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 臣係舉得現任戶部主事馮祖悅係山西代

州人由甲辰科進士為人端方居官清慎 謹

奏

一四〇

江南市政使司分守江甯正道按察司會事王煥謹  
啓為河工舊欠似宜豁免以清庫業以廣

皇仁事伏查康熙四十年河臣張鵬翔所

題各員欠帑共九十餘萬兩內有未領帑銀而開入者  
有已做工程而不算者有承文發帑印據煙煙頓去  
而不准開銷者有已辦料物不收以致朽爛而指為  
欠帑者天高莫訴欽此合寬此議于本年四月間赴  
淮揚查勘淮安山陽宿遷等處水淹荒地詢訪河工  
利弊得悉其詳迄今二十三年進寸數亦復死固圍  
逃亡過半累及子孫難以枚舉稽之冊籍完納寥寥  
雖其中亦有未做工程未辦料物者乃其自作之孽  
久復何辭然不過十之二三年其他做過工程日久  
塌卸或解過料物年遠朽爛整全進賠情實堪憫自  
有違賂之案其間借帑拆害殃及無辜又不知凡幾  
此有河督張鵬翔所深知者雖有追比之名終無完  
利之實故河臣趙世顯有開明補還欠額之請業奉  
聖祖仁皇帝俞旨先行在案今河工捐制已溢欠數可否

特恩

初今河渠雖重分別豁免保固果人員得有失出之日不

致沉淪廢瓦以彰

聖朝寬大法仁永歎為奇無極矣

朕同知事亦非小臣之過冒陳慶者必其中  
情得亦不任論不為知之人

江南市政使司分守江甯正道按察司僉事王成謹  
疏為清查僧寺以靖奸盜事竊惟四民各有恒業

聖世至容游惰况歲耕整匪多在善觀寺院歲伏金會與僧

尼必以及林為然今共茲非食之徒每份出家為尼

禮自披師披剃其師又因完未歷不查素行一入巷

寺竟他大僧坐食道送其中戒律情履初心經典者

不過十中一二至如無籍匪類借此潛踪或目犯事

懼法逃身北跡或煽納誘莫可考據千百為群流行

四方一邑之中寺院卷坐不知凡幾一寺之中僧衆

多者數十數百少者亦不下十人以至三四人不等  
統計一縣之中何止萬僧以一邑之衆除歲耕種以  
養此道遊惰之人其為害兩病民甚矣更有不肖  
之徒閑居無事驅酒食肉私行誅賭奸盜邪淫深為  
民害至如應付僧人名籍出家公然飲酒茹葷不遵  
戒律種種乖為或於八月間著理長某書訊詳並等  
業往往強人聚集多在寺院間有僧人司影行劫他  
如因無款命混毒地方尤難枚舉近聞師抄檢連大  
將軍所題

天威遠振四海蕩平善後十三條內口外喇嘛西請給以  
度牒以查詳究則內地僧人呈容私自披剃似應仍  
物裡卸項發度牒于直省藩司通行州府縣查明各  
寺奉批僧尼概令輸請度牒如無度牒者即令還俗  
胡獲凡有情願出家之人查明合例詳其披剃即令  
赴司領領度牒一張填明年籍籍實法名俗姓并取  
儀德保結則奸惡無所潛隱無賴不能混跡每給度  
牒一張有力者輸銀十兩無力者輸銀五兩聽歸落  
庫正於受牒完納如有出家已久時俸年老衰或無  
養之人及廢疾者准令取其該寺院住持的保甘結

乞令輸納其尼僧年過三十者方許然僧人一例全  
明請給度牒准予削髮受修庶業猶有別業者不難

其府州縣鄉鎮一切寺廟老觀但准修理不許營造

恐勞民力復傾民財也如有違犯照律治罪倘有

王許準為轉 奏

初部通行直省實力遵行一年之內上可為

國家增數百萬之餉下可清釐奸盜之源有益於公家

而無害于民庶增戶口而消游惰誠於

圖計民生大有裨益矣

事不可言生靈亂作了不可得非人隨  
字而己者少以此法名福不設障矣以事  
不知一身事想難比不西至怪：已任內一  
喜也程古教臣賦子亦多在讀書人童了因  
此而責以五多火錯了

江南布政使司分守江寧正運按察司余事王幾謹  
啟為等項証據應行核實違抵以趙曼買事喚音承  
職部會前達無違仰見哉

皇上玉承

弘量德邁居虞惠週海宇宵旰孜孜惟恐一人之不履  
故凡民生吏治莫不洞悉其數有善必彰有惡必彰

如原任總河趙世顯虛靡

圖等事員

天恩深誠莫道其家人在三等功主不法元難寬置

是上不即誅誣上今指沒其家此誠法外之仁走亦善天下

公好公益之心所有曾經借欠在三等本銀身財賬

私物什確有欠約憑據者自應一體送款清項至如

刑訊之下信口誣報滋蔓相延無辜拖累者錄地閱

圖與自去歲抵任之後即已熱聞然而任疑似未敢

奉聞

擬下今八月初十日署理按察司印務查閱卷卷并核各

人員呈訴使會及訊之下惟口稱寬或有曾經一面

而阻其借欠者或有從未識認而濫稱寄放者并屬

捕風捉影絕無中証恐據確三等不過藉以新寬一

時痛楚固願拖累平人振出一人身家立破有餘者

本營認運以克深炭無力者何從赴訴林某事違仰

且終難究項哉

皇上寬大仁慈仁同覆載

舉凡情形必如拾恤狀已

三弊併登下情錄

卷

聖明嚴運本身所有稅項核實有據者准令嚴違其一

應阻稅免林某均予宥釋以廣

皇仁以起冤抑曉諭身任其事日警無辜不敢墮于上聞以

頁

聖止後復深恐為此可以立陳謹啟

尤某胡說大言請托高者

江南布政使司分守江甯正道按察司僉事王瓚謹

啟為各省額解顏料布疋應徵價銀解部以杜侵蝕

以免運費事切惟江南省每年例解各色顏料以及

青藍布疋查係各府屬縣徵收價銀彙解府庫例由

知府遵委佐貳徵員辦買押解赴京投部交收歷來

解官多有貽誤不清之事蓋因徵員貧寒者居多或

辦物稽延中途違限或顏料不足赴京乏銀購買或

盤費支吾消耗虧空種種不一更有貧婪之員罔知

法紀頭俸入手先已化銷其羊希圖到京賣緣作樂

及至敗露擊革提追已屬子虛熾思京師都會之地

百貨雲集無物不備顏料布疋若照部價儘可賒時

購買似應請

勅戶工二部行文該撫飭令各府照額徵收價銀隨正供

一併彙送藩庫解部應用之物即於京師購買既可

免侵蝕虧耗拖欠之弊又可省水脚輸運之費况歷

年所解顏料布足存貯必多陳陳相因豈無朽爛發  
變之虞或解貯物價將陳者用完再行現買充用又

可節省

國幣伏乞轉

奏施行

胡說

一四四

戶部在侍郎署理蘇州地撫印務王廣謹  
奏今將江蘇所屬各年解司批差并養廉公事應

需各款備列於後

解司批差款目

道省止雜費糧共卷百銀拾壹萬玖千餘兩

內

解司銀貳百柒拾貳萬壹千餘兩內每兩解批

差銀壹萬玖千餘兩每兩解批

餘兩

解糧河解鹽各道銀貳拾萬柒千捌百餘

兩每兩解批差銀柒分共解司銀陸萬玖

千捌百餘兩其餘各分留為解道補平之

用

以上款項共銀叁拾肆萬壹千玖百餘兩

養廉應需款目

總管養廉陸千兩

查原銀肆千兩但督臣從權三省事務

紛繁需用必多今議加銀貳千兩尚安

蘇江西二者應解養廉

巡撫養廉肆萬貳千兩

查原議在批差項下支銀肆千兩餘銀在

關地內動用嗣經前撫臣張垣麟增呈壹

萬貳千兩以為衙門用度且等的量可以

辦理其各關州現俟照數解時司庫以充

地方公用

巡茶養廉肆千貳百兩

查原議養廉貳千肆百兩今議上下兩江

各平均出

以內各款每兩用者並不解

學政養廉肆千伍百兩

以上各款係解司批差銀貳萬玖千兩

以上三司查原可遺派今改增派

布政司查原銀壹萬兩

按察司查原銀捌千兩

查原議布政司查原銀壹萬貳千兩按察

司查原銀壹萬兩今酌減各減銀貳千兩

已足用度

江蘇蘇州府准楊三道每員查原銀貳千伍百

兩共銀千伍百兩

查原議合道查原自貳千至貳千肆百兩

不等但各道分道分均均地方之貴事

第一體不宜異同今俱議給銀貳千伍百

兩

江蘇蘇州府知府每員查原銀壹千兩按察

准楊三府每員貳千兩共壹萬陸千兩

查原議知府查原自貳千兩至貳千肆百

兩不等但江蘇蘇州二府均所居省會地

街事繁盛不敷用今議各給銀貳千兩

七府同知七員每員查原銀伍百兩通判八

員每員肆百兩共陸千柒百兩

查原議同知通判查原自貳百兩至伍百

兩不等但同知通判均有差事事務不使

多寡懸殊今俱畫一支給

管河同知九員每員查原銀伍百兩管河通

判五員每員肆百兩共銀陸千伍百兩

查原議通判五員每員肆百兩同知通判短年

奔走現在一切工程現擬供糧督餉不

許浮冒薪水之資在所必需今無山東河

南之例一體議給

州縣六十六處養廉併備公銀自貳千肆百

兩至壹千貳百兩不等共銀拾萬叁千玖

百兩

查原議州縣養廉自壹千伍百兩至捌百

兩不等且等州縣各有地方事務需用

幕賓家丁以及上司所送費等項若養

廉不足未克完送今且等視地方衙門事



特警前項給養及銀自壹千捌百至壹千  
向不并於原項之外增設各州縣辦公  
銀自伍百而至貳百而不等遇有緊急公  
庫項亦有缺款以專款撥充以辦理軍事  
事報明勿支餘剩銀兩仍存司庫公用  
銀不至虧空  
做員出庫存備路費銀壹千兩

查做員遇有遠差必須盤費若不量加資  
助勢難勉力成則存不肖之心於公事無  
益原議通滿令酌量增議存備臨時撥用  
以上共養廉銀壹拾萬肆千叁百兩共清  
查民欠各官俸在列案存公項下動給不  
在耗度之內理合陳明

公事應需款目

竹連戰船貼費約銀伍萬兩  
查戰船一項既經將軍且祖東樹將小修  
改為戰修則各船每歲俱有節者應將每  
歲用過實數核明報銷餘剩銀兩仍存司  
庫公用  
起解魚餉補平約銀肆萬兩



查此項如卸撥款少有餘剩仍存司庫  
公用  
以項撥充各項工程經費俾其有保界出力  
補辦各項雜項經費壹萬壹千伍百壹拾  
貳兩零

辦解茶木食雜貼費滋生船水手工食等銀  
壹千伍百貳拾叁兩零  
辦送部科兩箱紙張等銀肆千玖百捌拾兩  
總督衙門紙張文無支從慶工等銀壹千柒  
百柒拾叁兩零餘俸委蘇江西二省分辦  
巡撫衙門紙張文無支從慶工等銀肆千叁  
百肆拾叁兩零  
江寧蘇州二處從速密新等銀壹千叁百肆  
拾伍兩零  
巡察衙門繕書工食銀壹百捌兩  
布政司衙門表費紙張等銀壹千壹百柒拾  
玖兩零  
提塘報費塘兵工食糧餉銀肆萬肆千肆  
百肆拾貳兩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四五



四川成都府知府臣王崑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內閣交出奉  
 上諭為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御以來夙夜孜孜廣  
 為諮詢期得人材以理庶政而內外臣工所保舉  
 之員其中秉公推薦足臨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  
 諭欽此欽遵該臣首得現任成都縣知縣王細知  
 係直隸冀州衡水縣人為人實心辦事操守廉  
 潔現任臣屬首邑是以深知謹按實保  
 雍正六年五月內奉  
 旨補授陝西西安府知府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臣王基謹

奏臣以庸才蒙

皇上隆恩

命署廣東布政司印務仰承

聖訓勉不違悞印後將前司官違移交冊籍逐加查核

其任內經收正雜錢糧銀兩開除實在數目相符並

無虧項藩司衙門不獨為錢穀總匯而通省案件水

陸營伍船隻砲械等皆為關紐加以海南人情俗尚

不似西北樸直見小而健訟詭弊百出非釐剔嚴整

未能肅清官違亦知勤於辦事而誤聽幕賓假手胥

吏不免乘機滋弊臣遇事躬親檢理有未協者隨加

嚴正但初涉吏治未經踏練地方遼遠頭緒繁多難

身履非吏分多勢多不能辦理

天壤失動夙夜益增兢惕也又奉督撫委查奉

旨寄信所聞盜竊等案五件其各案情節并縱容隱匿情

由密訪確訊已得其實仰見

聖明洞鑒萬里之遠無微不照現在同尹繕善會審陸續

轉詳

臣王基謹

奏為

奏明陋規事廣東各衙門陋規自雍正元年以来汰除

發盡今查布政司經管項下尚有一二隱留者俱屬

細微之項臣保署負不敢盡革以沽名亦不敢因循

而見小就近與撫臣楊文乾商酌宜革者已革宜留

題覆其王士俊揭報一案及布政司衙門經管錢糧款

石堵榜分摺具

奏伏祈

睿覽謹

奏

覽

者姑留據實

奏明仰祈

睿鑒

一每年

奏銷進冊時各屬例有餽送名冊冊費約共計銀三千

餘兩自雍正元年後前司概未收受而州縣仍舊

借送查公項已有

奏銷之費此項宜申明永禁

一各衙所經徵屯糧八萬九千餘石撥支兵米例有

布政司驗批銀每石三分共計銀二千四百餘兩

查此項陞司常費先經免繳前司官違仍復借端

行催臣等任後立即徹底永革

一各府州縣徵收雜稅例在布政司領雙照稅單每

百張繳隨規銀三兩查稅項現在嚴飭各屬儘收

儘解去冬今春已據溢解銀三千餘兩絲毫皆係

公帑何可再留稅單名色私收入已現在革除飭

令統歸餘羨內彙報

一九二

一商工匠價載在額納隨正項起解而各匠在布政

司領給匠單通省九千零十二名每年約共陋規

銀三百兩從前係收歸私彙查工匠手藝窮民

何堪科歛現已革除

一編審公費五年一辦雍正四年屆期通省派至六

千餘兩常費已收去銀二千三百餘兩查並非常

費應得之項現在催令歸還尚有已派未交銀四

千餘兩冊底存司查前數浮冒太多臣任內概未

收受

一歲參盤費一項統計各屬共繳銀壹百伍拾兩為

數無多內實有書役人等應支盤費宜存公用

一田房稅契向在布政司領發契尾係各屬預請備

用例有刷印紙張硃油等費每百張繳銀伍兩不

在止稅之內經承墊繳每歲即發一二萬張不等

計可得銀一千餘兩因查藩司衙門除平頭八千

兩養廉之外從前陋規革除淨盡此項似屬無碍

留俟新任酌量



此以等一奏雖皆不批詞是於案只提提還以  
是者三去材自然知道

臣王夔謹

奏前署撫阿克敦與解任布政司官達按察司方頤瑛  
同駐省城而僉事王士俊分駐肇慶緣黃江廠吏一  
缺雍正四年十一月內王士俊先以李弘材移送五  
年五月內官達又批准李長茂頂充遂至各執意見  
王士俊隨以李長茂重役行賄等情詳報督撫署撫  
阿克敦仍批官達審理徇庇之虞灼然可見乃奏案  
尚未歸結而又以別案

題參此王士俊之所以情極直揭也奉

旨查審情由其官達索取廠吏規禮之虛查頂充典史等  
省向有陋規黃江廠吏為收稅之缺陋規最重冊開



督撫心紅貳百兩布政司公費貳百兩共陸百兩今  
官達索銀壹千貳百伍拾兩即稱舊有陋規實已多  
加一倍迨事露後改易原冊數目以為辨釋地步又  
將任內所收各吏規禮除支用外尚存銀壹千伍百  
兩貯庫以為未曾入已然勒索情弊殊難抵飾至方  
頤瑛朋謀陷害之虛據揭內詞停恐嚇之言乃係兩  
人密語似無指証但初審作陸百兩後始審作壹千  
貳百伍拾兩且王士俊被參尚未奉

奏

旨例止地方官看管而專差司役守伺防範亦屬已甚其  
為袒護徇徇難支離陳辨而情跡亦難抵飾矣臣同  
署按察司臣尹繼善等奉督撫批審合先據實

聞

想奉不奉之於科舉分據事案行不子係身歸下處

臣王養謹

奏廣東通省額徵起存正雜錢糧連閩共壹百貳拾捌萬肆千捌百餘兩內除存留等項銀叁拾捌萬肆千肆百兩零實在起運充餉銀玖拾萬肆百兩零每年奏銷可完至九分以上各屬亦無虧空其通省額貯倉穀壹百陸拾餘萬石又撥運廣西穀叁拾萬石共穀壹百玖拾萬餘石現今勻撥各府州縣衛所分貯查每年存七雜三穀內先經

題定碾支各鎮協營兵米將應徵民米征穀還倉平糶之後秋收買補各屬皆然惟廣州肇慶惠州潮州四府屬平糶最多此內有官經更換不及徵買有穀價先平後昂未能全買有收成量歉不齊百姓完納愈期者臣抵粵之日仰體

皇上慎重倉儲之至意即嚴加確查有已經買補足額者有現在徵買尚未上倉完足者有未經買補捏報實貯者因地方遠濶查核需時所有捏結之負已詳明

督撫

題參究追其餘俟查明的確再行陸續詳奏至雍正五

年分平糶及碾支之穀有未徵買全完者念其逾限未久查明價銀無缺或民欠未清供勒令依限買補

徵完如係難於買補之處督撫現在商酌委員費價

赴隣省購府採買運貯總於今歲晚收之時務期盡

行實貯委員盤驗仍一面飛催確訪倘有捏飾延緩

情節立即揭報督撫

謹此奏

奏

天恩再今歲早禾仰賴

皇上洪福甘雨及時和風應節膏秧遍播黃茂可期合併

奏

以上所奏數語多係丁憂程由等官稟文奉旨三查程  
 志才親往未和力移三查抄以此恭錄言此行存則以了  
 嘉三才亦非宜文夫勉一

臣王夔謹

奏為

奏明公費事粵省遠在天南俗稱繁庶向來承辦公務

設有公費歷經清釐裁省今有定為成規者有因事

派用者條列於後

一通省額徵銀兩除對支兵餉州縣存留每年解司

約八十萬兩火耗每兩平頭三分約銀二萬四千

兩督撫布政均分各得八千兩以為養廉之資其

按察司道府以下養廉現在酌議

一每兩提耗四分解貯司庫作通省公用按計費及

四萬兩若如數解齊僅足公用而各州縣更換不

一前司任內延欠甚多查四年分未解銀一萬二

千六百兩零五年分未解銀二萬一千二百兩零

公用不敷常費官連任內每移支應用或應項未

發臣現在嚴催解辦

一每年

奏銷各屬分指公費共約七千餘兩查開局造冊紙筆

食用所費浩繁且費冊往返盤費部中飯食銀兩

均難節省通共核減實數必需五千餘兩除各屬

不無延欠外尚浮銀數百兩前司俱未開銷明白

此後照舊分指倘有餘溢仍歸公用

一補解棉木槍杆一項因長途水脚無項可支前議

州縣中有解槍杆者有幫水脚者分別勻認不過

四五兩至二十餘兩而止現在解繳未全

一內外河戰缸有不在應修之期而偶遇風水損壞

者向係該地方文武官公捐修理

一砲臺營房關係緊要間有倒塌亦向係該管地方

官捐修

以上諸條皆廣東向設公費俱係布政司督催辦理

之項合行

奏

聞

本以查核各屬因奏開三官房共計一解說也

臣王夔謹

奏查粵省經制吏償等缺督撫臬司自行募充其餘大小衙門共一千七百餘名五年役滿另選頂補由布政司給劄向有心紅公費二項隨規計其缺之大小繁簡自十二兩至二百兩不等有冊可稽其心紅一項則徵督撫歲約千餘金公費一項除應缺無人充認外歲約銀二三千兩不等係布政司所得伏思各吏選充之時例由地方官取結轉詳督撫批准後滿無過咨部考職原有揀選發實堪充字樣若竟概免其費將使全無身家之人鑽營投認圖利犯法無所顧惜而且積役憑缺等弊難於稽查致欲慎擇於始似手向來成規可以不廢但不得無缺而預批亦不得爭缺而多索遵照新例由道負送司給劄惟是皇上洪恩遠下布政司在火耗內已給養廉決不當以此項復歸私索且粵省公用甚多而公項甚少現在不敷支撥今審結官違案內貯庫銀一千五百兩已擬充公請將此後各衙門報充吏償公費銀兩每年造

冊報明督撫統歸公項以備地方公用謹

奏

是正事原詳請酌理不必延宕不通刻

刑部山東司郎中加一級臣王夔謹  
奏為遵

旨條陳事竊臣思刑部衙門法律所關民命所係既不可作聰明以紊舊章亦不可徇寬大以成姑息故任事司員一司各有一司之職掌苟非定其規模則政無專官人無專責鮮有不苟且塞責彼此推諉者蓋漢司員之在部者吏部銓選時某為何司郎中員外某為何司主事凡一經掣授無可更移其故舍難而耗易去繁而就簡至滿司員則僅定部分不定何司或尚任一司未及兩三月因繁瑣而至他司者有之或審理一事未定其始終因瞻顧而讓之他人者有之

燕之任事未久情偽莫辨寬嚴失中同寅內必至意見各出彼此均受其咎是承辦之不力案件之稽延皆由司員去來無定之故也我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用人之際選擇難公凡在刑曹者或賢或能久在

聖明洞鑒之內然亦必委任久而後才稱其職亦必

資成切而後人勗其能未有朝遷夕換而可以奉續者且請嗣後滿司員之在刑部者各照所分之司移咨吏部註明司分亦如漢人之不可移易俾知事無推託案難遷滯雖在中材猶思免勉從事夙夜匪懈而况充成練達之員心思材力尚注一司必能什伯庸衆滿漢相得而益彰矣至於漢司員之出差者頗多往往懸缺以待人一司或竟至乏員而初選之人一時律例或未能熟悉聽訟或未能平允保無有寄耳目於吏胥藉他司以為成式者且請嗣後漢司如有不足即遠選行取州縣之大地方官有曾經繁劇法度精詳者在外既見諸寔跡在內必非徒託諸空言縣則授以額外之主事州則授以額外之正副印務使人淳於缺廣為儲材如伊

奇在部果能聽斷周詳加意効力自當不次超擢使人盡知鼓舞如此則滿漢各有專責人地悉屬相宜有不和衷協恭庶幾績於威熙者故且至懇極隨敬獻蜀羌不勝戰慄恐懼之至謹

奏

此事世會同梅月對的可行？？不可行者留

奏

一五三

掌陝西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王贊謹

奏為遵

旨保舉事臣舉得翰林院檢討刑部郎中事陳○法○係貴州安平縣人今告假在籍品行醇謹人亦明白為此謹

奏

巡察湖北湖南等處吏科給事中加武級臣王時讓

奏為敬陳管見事臣荷

天恩拔擢巡察湖廣日夕水鏡仰圖報稱謹條陳奏

事伏冀

聖明採擇

一湖廣全省襟山帶湖民搖雜處習尚風俗至

為刁野尤喜奸訟臣巡察各處紛紛告許每

以小事張大其詞輒稱抄搶殺害且事屬遠

年登告不已臣深慮

諭旨不敢登進詞訟以滋擾累而目擊刁玩情形又

經出示開導曉諭嚴行禁止在案臣伏請

聖諭廣訓一書垂世化民至為深切著明現今各處

固已奉行至誦但日久相循視為故事愚民

耳目不新無以望其警醒至愚以為巡察一

官雖專司緝盜及驛站整頓等事然每歷一

處首先恭奉

牙受一任

聖諭謹切宣講實與奉管之事兩不相妨而遠近士

庶聞之遂覺肅然第向無此例理合

奏明臣更有請者臣見各州縣宣講

聖諭之時各官聚集一處齊集環繞者擁擠觀望

實無所聞殊為無益似宜令在省之督撫司

道在府之道府廳縣在縣之印官及佐貳散

職各就本城四境寬敞之處分率生員耆老

實力宣講庶士民就近皆得聽聞而愚頑者

漸歸淳樸矣

一現在欽遵

諭旨自引道以下各員俱設民社以為長隨護衛仰

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體恤大小臣工無微不至之至意臣

思各州縣民社俱係民人承充其中分有為

給弓箭練練之去亦與舊兵相同竊查各省

營伍則由步兵新次考核而民社則無上述

之路在技勇可操者既不樂於承充而各處

所設仍不過以老弱耐使虛名懸付也臣愚

以為引道以下各員履衝之民社俱宜嚴慎

選收照舊章一例編練每年之後果有技勇





役長皆司道衙門各保送督撫條下向馬兵  
不修其故中此杜若累不堪方去亦仍本其了矣  
一經考校校補知府以下及職職各員之  
杜先保送各該堂官轉送藩司衙門嚴行考

驗申送其有平時操練不勤要行保送者請  
衙該管官照例察不實則參處庶寓武備於  
民壯之中而各員亦無虛冒廢弛之弊矣

一 候選候補州縣人員案

呈上引見分發各省以便選缺要用臣思州縣為地  
方正印固不宜久曠而佐武等官如回知通  
判各前辦理督糧事件下至巡檢州判吏目  
典史均有巡緝地方捕盜安民之責大約所  
司不一俱不可令其人缺又慈巨漏見湖廣  
界連州省幅幅最為遼闊巡緝地方尤關緊  
要其佐武職職等官一遇缺出聽候即選物  
履原在此者尚未及等行履身親往身官而  
高半數雖經督撫委員兼攝然以一官而攝  
大員後開傳進一滿印此查多不選整據迎令  
兩職不無顧此失彼之虞臣愚以為現在赴  
非多管職一節  
和候選佐武職職人員可否照州縣之例先  
期揀選分發來楚令督撫就近委署試用其

一五五



有不堪任便者分別咨充如果備職准其  
越補實惟庶人缺不致久懸而巡緝地方督察匪  
類職守亦免廢弛矣倘或立言可操伏乞  
用之不逾令至理轉乃發具身  
呈上初下督撫酌議地行

以上參條至為淺陋是否可行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用江省裁員減人一明請夫存辭

巡察湖北湖南等處史料給事中加戴級臣王時讓  
奏為直隸省見恭請  
廢案事臣查州縣為親民之官政關緊要我  
皇上澄清吏治各省分發人員俱全量才試用其有  
人缺不宜者督撫復酌量調補所以察吏安民  
者無不至詳且直臣淺陋庸愚亦復何敢置議

惟是臣職司巡察稍有見而總忽或然不實

陳於

君父之前清夜們心何以仰答

高學臣既湖廣境內藉見各州縣吏胥衙役不無乘

玩愒厥所由大抵試用人員應事未幾數月概

致謂別類不知如何辦理  
試用人員應事未幾數月概  
致謂別類不知如何辦理  
試用人員應事未幾數月概

生此全隸月內尚未能洞悉勢不能不實欺

於吏胥上官察其行事備恐貽誤地方不得不

行吏調或改歸教職其實各員才不稱職者有

之而為齊使所保混者亦有之更有委署人員

自擬五日京兆於衙役既從優容而奸吏借虛

視本官不能又任兼開作弊或侵蝕錢糧或預

有是僅我

例公事新舊吏史此吏胥之所樂有者就使其

中或有才幹傑出之員能於全隸月內登時

方清理事務而督撫又因其才優於賦性剛察

則之任即如湖北黃陂一縣甫及查數陰陽其

官其他或有昏庸全隸月又復更劣者在督撫

事一屬難全不惟及乃對齊區報以法治財治之不

皇上察吏安民之心時時以整飭州縣為事州縣之

皆撫之教訓亦何事不勉力思為好官而委任

未久政務不能熟悉以致吏胥衙役視官府之

去皆德於己無涉急玩日如正惡以為人才無

不可以造就而造就之法莫要於稍寬時日俾

得訪察利弊庶幾事情除庸劣者不時科舉無

庸姑息外其試用人員適有缺出督撫委署時

即酌量人地相宜咨明吏部暫停錄選請以查

年為限該管上司隨事教導如能學習辦事新

疎地熟者

現請實後不得於查年內履行吏調及任事各伍

月進請改教則為時既久得以從容察核尋也

之行應嚴加整頓而并更亦有明其得下政肆

行豫嚴似亦造就人才肅清吏治之一法是否

臣言有當伏乞

奏

此以人機俱備矣

刑科掌印給事中巡視東城加一級降二級尋任主書理

奏為請因地制宜以裕農民事臣惟民生之大計

首在足食哉

皇上重農務本

躬親籍田於直隸地方專設巡農御史所以敦本計

而厚民生者至矣盡矣臣才識淺陋蒙

天恩委令巡察湖廣竊見兩湖南北幅員寥闊山原

林麓居其半長江巨浸居其半僅有川澤之利

最稱富庶之郡况家我

皇上軫念民瘼興修堤工兩湖黎庶咸沐

聖澤之汪洋且查湖南衡永等府容有未盡開墾之

地以及山坡石頂可栽樹木者俱未經種植緣

以楚俗健訟窮民既苦於無力開墾或有力之

家可以耕種方其地稍成熟刁民即以墳山地

業爭控以致可耕之地任其荒蕪一望重山不

勁樹植臣伏觀我

國家德惠旁敷休養生息民間生齒日繁正宜敦

其本計臣請

勅下湖廣督撫通行曉諭凡有未墾荒地聽民開墾

地方官給以執照永為本業俟耕種成熟按則

墾料其山坡亦許其栽植樹木倘不法刁民借

名爭控嚴加究治至於楚為澤國民間田土賴

堤工圍護者甚多全在時時修培重防衛資灌

溉似不可無經理之任臣請將兩湖分巡分守

道員各兼以河道水利職銜如堤堰之修築溝

澮之疏通田畝之浚治俱令加意督率務使早

潦有備野無曠土並請著為定例於每年農隙

之時俱輕騎減從親臨所轄之州縣地方地

查勘課年終彙報督撫彙奏即以農田水利之

修舉定為專官兼轄之責成現在兩湖有巡察

御史湖南又有觀風整俗使仰懇

皇上諭令於所歷地方留心稽察如該地方官不實

力勸課致河防傾圮農業怠廢者據實奏劾則

兩湖黎庶咸知務本力田永享德萬斯年之樂

利矣倘臣言或有可行之處伏冀

聖慈採擇臣謹

奏

刑科字印給事中巡視東城加一級降二級留任臣王慶謹  
奏為請嚴州縣文卷之關防以肅吏治以清弊滿  
事臣惟官有職守首重簿書欲秉情之有憑必  
嚴典守之責臣曾奉

差直隸地方見知縣衙門文卷竟有任吏齊收置  
私室臣思知縣衙門關係

國家兵農錢穀之要務且命益重情由之審定其  
後中詳該管上司以法度始基之地而漫無檢  
束其中增減洗補弊文弄法既多而缺主項代  
之習亦由於此又各處州縣審理戶婚田土事  
件往往有民人串通書役私抄全案並開頁割  
截文卷等與如兩造構訟或則買去卷案以

為將來確據輸者則希圖藏匿以為後日復行  
爭控之端官府更換不常無原案可稽致有已  
經審結之事經年累月全吉不休而刁風日長  
此皆文卷之關防不嚴而齊役之所以善於作  
奸犯科也臣請

勅下直省督撫通飭嚴禁州縣衙門文卷不特聽吏

齊持回私家以及民人串通書辦抄錄開買等  
事如有將文卷擅自携出衙門即照增減官文  
書律治罪或有作契營私之處加等科罪倘州  
縣不能整理查察仍致齊役作契或捏告發或  
被上司察出者除提該縣承責革外將州縣一  
併查參議處庶職守嚴而政務肅清矣臣言有  
無可株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刑科字印給事中巡視東城加一級降二級留任臣王慶謹  
奏為定例宜昭畫一事臣思  
國家量才授職慎簡庶司百官科道咸居言路尤  
重其選家裁

皇上澄序班聯以滿漢科道品級向未畫一  
特頒諭旨吏定臣仰承明詔之餘查得六科漢給事

中每年八月出具內陞外轉題本一次六道漢

監察御史每年二月八月出具內陞外轉題本

二次循例具題漢官則然滿洲科道不與似亦

未為九品且懸以為嗣後每年二月請以六科

滿給事中六道滿監察御史出具內陞外轉題

本一次每年八月請以六科漢給事中六道漢

監察御史出具內陞外轉題本一次如此則滿

漢科道品秩僉同陞遷盡一庶無參差不齊之

處至於臨時或簡用或停止以及滿漢各員稱

有微長即蒙

天恩不次優擢此則我

皇上甄拔簡畀之弘權非臣所敢輕為議及者也臣

芻蕘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齊鑒施行

一五九

奏為遵

旨條陳革痛臣楚南下士山左微員借條九年俸叨

行取雍正二年閏四月內補授今職愚昧無知

益滋惶悚欣逢我

皇上天縱神明勅精圖治而於刑名關係更加慎重

周詳

語誠懇動無微不燭末秩小臣夙夜凜遵猶恐不

逮更有何辜足以仰贊

高深緣奉

諭旨令將本部事件核次條陳用敢不揣冒昧敬獻

芻蕘以備

採擇焉

一請設額外司官以收實用也刑部為天下刑名

之總匯直省之案牘既繁現審之聽決不易輕

重出入人命攸關一切案件務在各司司官查

核清晰推勘詳明然後具稿呈堂再加審慎以

歸年允故司官一職必需律例通曉部務嫻習

方能勝任今各司所設漢官三十餘員而因公

差違兼派現審提牢將及一半每遇墜違事故

往往有一司竟至缺員者迨檢籍有人動需時日而其人或係初任或由別衙門望轉法律既少謀求事體粹難耽擱以巨惡見請將應墜應選人員挑選引

見於每司增設額外主事一員令其隨班辦事經歷之餘諸務諸練同官或有差違代理不悉無人若主事缺出額外即可實授推而員外郎中亦即於本部望補則明罰勅法之地無非駕輕就熟之員於以供本部堂官臂指之使上賢我皇上刑期無刑之治或不無少補爾

一請廣恤因寬典以垂經久也竊罪犯固非善類而凍餒必與袷全卽如新絞重犯法無可寬而囚種之外每遇

朝者必給禦寒衣帽茲執法雖嚴施恩寧厚也此外有直省解到免死減等例發三姓地方者亦有現擬軍流應行充於者緣值隆冬暫予停遣要皆以繫幽囚未不蔽體當此寒威凜冽類多凍苦莫可伏思此輩既罹法網幸從末減得以不死或未免積寒成病待斃固固亦非我

皇上曲賜哀矜之意也愿請將停遣人犯令提牢官

吏按名點驗除衣可禦寒者不必給發外如果卑薄難支懇照重囚之例分給絮衣棉褲則罪之不死於法者庶並不死於寒矣抑臣於閏四月內派委提牢在南北兩獄計有九監而每監罪犯不下四五十名爾時天漸炎熱竊慮暑氣薰薰易生疾疫詢之司獄云有好善捐貲者於每監搭蓋涼棚諸犯賴其陰翳兼聞於冬月內按日分給煤塊幽禁之中稍資溫暖臣思此舉誠善但屬偶爾樂施何能經久若皆出自皇上夏則搭棚冬則給炭並與停遣寒衣未嘗為例則計費不多而蒙

惠甚切推而直省郡縣自皆仰體遵行將格外之仁直可垂之萬世而無既矣

以上二條職見卑陋冒陳  
睿鑒臣不勝惶悚恐懼之至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之麟謹

奏為特參無恥之大臣以振國紀以勵官方事

臣聞自古及今國家所以高爵厚祿寵待大臣者以其能公忠體國止知有君父而不顧私交止知有名義而不顧利害表裏如一終始不渝為百寮所取法士民所具瞻也

皇上自御極以來

恩禮內外大臣有適當分雖天地之覆載父母之鞠育無以復加人未有負天地父母而可以久長者直隸總督李維鈞在守道任內尚為循分供職

皇上特恩授以巡撫陞為總督加至尚書

殊寵異數至於如此少有人心自當竭盡忠誠奮身

圖報乃敢交結勢要依傍門戶以

朝廷封疆大臣自同奴隸去冬年差克入京維鈞明

如其不帶大將軍印信則同為總督何至趨走

道旁屈膝求憐及差克罪惡貫盈

天心震怒維鈞復具本參揭其蓋前愆據稱去年十

一月內用大將軍印割行文豫備夫馬又中途有大將軍交不出之密語維鈞當思差克既未帶大將軍印何得有將軍印文復見其種種悖謬彼時即應明列彈章昭示中外乃遲至數月始行

奏

聞其從前代為欺隱是屬何心維鈞身為王臣當念君父為重私交為輕乃卑躬屈節以求福於先巧詞飾詐思免罪於後為大臣者當如是乎臣思維鈞與差克素為契密其所揭各款自有實據應候

聖明裁奪但維鈞心懷兩端挾持觀望患得患失實

為無恥之甚伏乞

皇上聖鑒將李維鈞玷辱官箴之處

初部嚴加議處以為天下趨附權勢巧詐倖免者之

戒臣以菲材膠居言職不勝受

恩激切謹特疏奏

奏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一六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翰謹

奏為請裁便民船隻以慰商民重困事恭達我

皇上御極以來聖不自聖安益求安凡有利於民生

有益於地方之事皆得各陳所見聽候

聖裁誠大舜愛民察言之盛心也且查浙江省前因

閩逆之變大兵差使往來甚多是以另行打造

便民船壹百隻供應差使蓋不欲有擾累民船

之意也及後閩逆既平差使甚少遂將此船交

發仁和縣收管而仁和縣又發船埠頭牙行領

駕修葺以致各衙門凡有差使及別項公務往

二〇六

來俱取此船應用更有勘合應用驛站之船團  
其省便亦有以此船是問埠頭因此船當官費

重只得在於客商僱船價內重扣牙用以補此

船賠累若使客商不經埠頭僱船則船戶之好

歹不得而知貨物亦不能信託所以寧出重價

不肯輕棄埠頭而自己僱覓也且以為欲平船

價禁止當官名色惟有請將便民船隻裁去變

價以充公用使各衙門無可藉口取用此船如

係公務自有額設站船應付私用俱自行給價

雇覓埠頭既無此船當官即不敢重扣牙用則

船價自平而商民稱便矣仍應飭禁埠頭凡客

商僱船每兩止許扣牙用查錢如數多扣地方

官查出從重治罪如地方官仍聽其重扣不行

嚴禁該管上司查出即行請參議處謹備陳

所見伏祈

審裁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之鼎謹

奏為復設臺灣道標營兵以資彈壓以守地方事

竊念臺灣一隅相隔重洋為全閩之門戶實邊海之要區且北連吳會南接粵東延袤數千里居民生長本地者少流寓者多兼之生番熟番雜處其間良頑不一游手好閒者往往潛結匪

類任意為非最稱難治是臺灣地方實與內地不同自入版圖以來設立府縣拊循復設重兵彈壓所有兵馬錢糧地丁餉稅及督察屬官暨否查緝地方奸宄全賴道員考核辦理居是官者於剛良則撫以恩於頑梗則制以威所以使事權而保生聚其責甚重是臺灣道員又實與內地之道員不同也且查臺灣一片沙場並無城郭可恃故雖設有鎮標兵丁防衛而道標亦設兵丁五百名以資防衛者原以助其聲援密其巡守之意且使奸匪知文武俱有防守兵丁可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而其中互相掎角牽制者蓋亦有深恐存焉夫近於康熙六十年內經

前閩浙督臣滿保於臺變之機

題將道標兵丁盡行裁革臣思臺灣道員所轄南路北路生番熟番如有奸匪住來地查嚴緝緩急之間必須兵丁差遣一旦裁去勢必事事仰承於總鎮在文或本無統轄倘或呼應不靈貽誤事機殊為未便臣仰見我

皇上睿鑒謹

奏

皇上德威遠布四海教寧然安益求安治益求治道標弁兵似應復設請仍照舊例於鎮標內抽出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兵丁五百名及原設傳遞公文之海船均屬道員管轄以復舊制於地方番民深有益處臣曾任臺灣道悉知情形理陳一得之愚是否可行伏乞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之麟謹

奏為敬陳末議以清虧空之源以杜那移之弊事

竊惟州縣有司經收錢糧公然侵用於情於律原無可恕非立法嚴無以懲後然處之甚嚴防之甚密而仍不能無虧空者新舊那掩之弊猶未盡除也但那移之弊出自州縣者其弊易知出自上司者其弊難防州縣未完錢糧已至二叅或有故離任則新任州縣以到任之日接征前官舊欠纔至初叅處分尚緩而各上司三叅將滿先受處分勢必通同商議以新為舊以欠為完以免上司現在之處分又通省奏銷完不及分數藩司顧惜考成往往串通屬官捏湊分數及至奏銷後解到新征錢糧扣抵奏銷前控湊之數勒令換批此際或上司更換或州縣轉移一經查揭即成虧空此等弊端許州縣即行揭報部科該管各上司發部嚴加議處而虧空之弊可除矣抑臣更有議者天下錢糧火耗或

輕或重隨地相沿今因清理虧空盡行查出提解司庫止以為州縣應支俸工經費正項及應得養廉耗羨應照數扣存支用不必解司庶免往返解費加平扣剋以及耗上加耗等弊則有關於民生不淺也總之藩司為錢糧總衙門選擇得人則稽查有法督撫實心辦事時加訓誨大法小廉州縣自不敢於虧空矣臣愚昧無知敬陳所見以備採擇伏乞

聖鑒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七聯謹

奏為嚴肅

朝班以勸臣職事竊思夙夜寐庶位之常班守  
職奉公羣僚之定分故班聯之必飭斯勤慎所  
宜先臣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百度咸脩萬方向化猶且勵精圖治

宵旰不遑凡屬臣下即夙夜冰兢恐也供職時

凜

天威咫尺之懼尚慮竊祿多漸弗克稍位

聖治於萬一何敢偷安自怠不恪守恒規也乃通者

臣見八旗各部院等衙門官員每逢

朝期坐班之日臣衙門查收職名到者寥寥無幾

其中或推託辦事或推託當差或推託患病以

致無從稽查恐有偷安掩飾之弊仰請

皇上勅下八旗及各部院等衙門嗣後確查所屬某

員實在當差某事緊要不能托身某員實

在患病均不能坐班并將此緣由預先知會吏

部并臣衙門以便稽查若無其事等情可以

悅身者仍全

朝期齊集坐班蓋進朝後儘可從容辦理於事亦  
不至遲悞自查飭之後如有仍敢借事借差後  
歸不到及假託有病者查出定行題參交與該  
部議處庶百官之勤惰以分而

朝班益加整肅矣臣職見短淺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七聯謹

奏為嚴核

國學教習以造就人材事竊思功崇惟志誦習貴

在精專素廣惟勤考課須防怠息願欲生徒之

策勵當思訓迪之率先欽惟我

皇上崇儒重道辟雍修釋奠之文登俊儲英興學慎

司成之選近又

親澆宸翰

賜懋扁額建旌

寶訓永示楷模所以振興學校者至詳且盡矣今國

子監衙門設立滿助教及考取漢教習教訓八

旗官學生讀書凡有教習責任者俱宜仰體

皇上造就人材德性無己之至意務須竭盡心力端

其模範定其課程使生徒氣習日正學業日精

養成其材以俟

國家之用者也乃適者教習八旗官學生人員竟

視為具文或自圖安逸或聽徇情面一任生徒

自去自來並不查察以致諸生學業荒廢各部

院衙門位位容取圖于監官學生考用是備任

使者甚少伏乞

皇上勅下圖于監衙門嗣後嚴飭教習人員每月按

名查察課業如或有懈弛職守不實心訓教之

員定行各處其端止不盡心肄業者亦必嚴加

訓責如是則師生各知勉勵而惰者自能勤慎

勤者愈加奮興庶人材日盛而益收傳人之效

矣臣不揣愚昧繕摺謹陳伏乞

皇上睿鑒為此謹

奏

漢御史

一六六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之楫謹

奏為請將解司地丁留給本地兵餉以省解領之

煩事日本庸愚毫無知識伏觀我

皇上勵精圖治無一日不以

圖計民生為念是以一得之愚上瀆

天聽仰候

聖裁臣查每年州縣應解布政司地丁銀兩凡係經

過陸路必須揷棧駝載水路更有需用船隻棧

夫以及過橋過塘俱須人夫棧送解役家人一

路有住宿歇店之費及到省城又有投批掛號

等項費用在所不免是州縣多解一兩之餉銀

即多加一兩之費用臣查各府屬境內亦有經

副協鎮兵丁每季應支餉銀又係遠赴布政司衙門領給在弁兵之赴省領餉四營所用夫船隻亦不可少是一解一領均有苦累且以為其若今藩司查明該府屬境內協營弁兵若干將每季應給餉銀數目行知即在於應解司庫地丁銀內照數扣除就近給發則州縣與協營之費用俱省甚為兩便至各營應發月餉在府城駐劄者應會同知府逐名查給如在州縣城內者即就近會同州縣散給仍照例取結送核倘有銀色青微秤有短少以及管員暗有扣剋虛冒情弊該府即行據實揭報請參議處抑且更有請者各州縣有應解驛站項下銀兩令布政司查照每年應需數目亦在地丁銀內照數撥存在縣該縣將支用過數目按季報明驛道查核彙銷更省往返解領之煩亦不受層層扣剋之苦如果日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翰林院庶吉士 臣 王士俊謹

奏切 臣 天末寒儒備員庶常恭逢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日昃不遑用人行政無不上契天心下慰民望乃猶

聖不自聖精益求精弘開言路採及芻蕘 臣 才識短淺何能仰贊

高深然幸際

聖明之世親受

教育之恩敢不勉竭愚衷以効一得謹就見聞所及遵

肯密陳

一請澄清國學以振士風竊惟庠序為儲材重地太

學尤四國儀型向何國子監肄業諸生俱由恩拔

歲副貢生咨送撥發六堂積分較課如果經明行

修即授職錄用是以碩彥宿儒成歸造就而人材

歌樂育者文教亦至振焉自諸捐納益生免其入

監讀書因而積分考課之數廢每屆鄉試考職雖

或起文到監不過備此錄送在祭酒司業間行李

考亦皆虛應故事伏思外省學校生員尚有虛增

附學以別次第歲科二次以分優劣一有行止不端學術荒謬者學臣即行革退不容側足其間獨國學首善之地一任捐納掛名不考文義不問人品成德達材之地樂同納污藏垢之所非所以羽翼中外興行教化也新奉

諭旨外省教官概不許捐納選用此誠慎重人材澄清根

本盛意臣愚以為國學諸生亦宜遵

旨照此清理嗣後國子監監生應否仍於外省恩拔歲副

貢生內選擇文行兼優者由督撫咨送到監撥入

六堂按月程課除入北場中式外餘肄業諸生三

年期滿亦請於鄉試後

欽點翰林官一員會同祭酒嚴加考試按其文義察其品

行分別上中下三等請

旨飭部酌擬授職即用其有才品卓越學問優長之人仍

許該監不時保舉引

見摺用以示鼓舞倘諸生有不守訓約行止不端學術荒

疎者該監查核得實亦彙題請

旨革退至於各項捐納監生改歸原籍附於本學冊後准

入本省鄉試有情願考職者俟捐監二年後由地方官起文僅授吏部考授職銜不必到監咨送亦不准入北場鄉試以絕冒名頂替之弊如此則流品既清勸懲有法不但國學重地多士奮興即外省官場亦是微矣

一請釐正貴州軍戶田賦以昭畫一竊惟黔圖自前

明洪武年間開闢設指揮千戶百戶世守其地名

曰衛所約有三十六處臣樂官軍圍占苗民田

土名曰軍田一應官從公費咸取給於中迨我

朝定畝裁去指揮衛設守備所設千總俱由部選及康

熙二十七年改衛設立州縣易置文官驛站供應

有經費召募兵丁有協餉則戍軍無所之用故於

所占之田酌加差種一體與民辦賦但查軍田科

則不一有科田畝田餘田學田各項名色其糧粒

而無差者為科田糧重而當差者為畝餘學田

同一田而賦有輕重似屬不均且查軍田子孫相

承外人不敢過問有司亦未清查迄今數百年來

軍戶有人有田者不過十之五六其田存而人亡

者共號為絕戶田軍戶之豪強者皆得兼併霸占

以一戶而兼收三四戶者有之即以臣平越縣而

論原係一衛五所絕戶之田已不下千餘畝一處

如是他處可知矣臣愚以為官既改為流官則軍

戶亦應編入民戶軍田亦應改為民田納賦亦應

同縣一則應否請

飭下撫臣轉行各地方官查明一切軍戶軍田悉行釐正

以示同仁至絕戶地畝未便一任豪強占據亦請

飭下撫臣按冊清查原係衛所之虛有人有田者仍令官

理委係人亡田存者悉令舉首入官該地方官估

計價值無論士民皆許納價營業其銀彙解藩庫

協充兵餉庶軍民歸於一體賦役得免不均邊鄙

黎民皆沐

浩湯洪仁矣臣生長遠方見聞未廣冒昧披陳伏祈

聖鑒臣不勝惶恐之至謹

奏

一六八

奏為據實奏

閩事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辰刻接到大學士張廷

玉字寄欽奉

上諭聞江南廬鳳所屬州縣上年有被水歉收之處民食

維艱不能不望濟於隣省而豫省禁糴不令米糧出境

以致鳳陽等處民人無所資藉此朕得之傳聞者朕思

豫省近年以來亦不真豐收今春雖已得雨而麥秋亦

尚在未定且又有運米赴陝之舉或因此禁米出境亦

未可知可寄信詢問王士俊令伊詳察本地情形若可

以兼顧隣省則當地禁通商倘有不得不然之處亦著

據實奏聞欽此欽遵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病瘵一體無微不至臣細察本地情形上年雖不算

豐收但今春正月瑞雪普降之後二月朔望等日又

得時雨霑足三月二十四五等日甘霖大沛茲據各

府所屬州縣報到所得雨澤均皆優渥透足是以入

春以來民情踴躍凡有蓄積米麥或赴市出糶而堆

積充盈或販賣隣省而絡繹道路所以平糶之穀赴

河東總督臣王士俊謹

倉買者甚屬寥寥臣到任以來原無禁糴之議惟查上年八月以後無雨三冬少雪署撫臣孫國璽曾有禁止囤戶之行或因此傳聞亦未可定而其實豫省

委無禁糴之事也中州民情臣所素悉仰望者全在

麥秋故有一麥頂三秋之語若麥秋果有培

計一家口食之外餘存米糧儘數出糴一閱價昂之

處無不爭先運售以圖高價臣前督運陝州往來途

中遇小車販米麥赴陝西者日以數百輛計布政司

刁承祖由濟寧赴任沿途遇河南小車運米麥赴江

南者甚多即此可見並無禁糴之事矣臣凜遵

諭旨仍密飭各州縣附近廬鳳所屬地方務令一體接濟

無分疆域仰懇

聖懷抑臣更有請者豫省州縣地方與直隸緊相接壤數

月以來伏聞雨雪未經霑足我

皇上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持籌民食念切民瘼凡屬臣工

敢不夙夜敬凜隨時措置上體

聖心昨見戶部左侍郎臣俞兆晟請將天津北倉存貯三

年分海運米石酌量購近需米之府州縣領運平糶  
并於九年截留漕米數內動撥添用等因具

奏奉

准行在案臣思順德大名廣平等府相距天津頗遠一

戶員運平糶恐難偏及臣查河南雍正九年分彰衛

開銷外尚存穀九萬九

奏為堤工實資捍禦籌築宜勤督全仰祈

睿鑒以恤民生事竊照河南懷慶府屬之孟縣地濱黃河

上流有小金堤一帶綿長數百丈逼近城垣最為險

要不但攸係圍邑生靈兼關通郡地方利害因該縣

從前離河身尚遠並未入於臨河十四州縣之內是



以此堤向係民募民脩未經動支帑項但查每歲堤  
 脩所需夫料工價約計二千餘金皆由百姓自行捐  
 派有司督率動工往往民力不齊工料欠缺脩築多  
 不堅固一遇伏秋等汛水勢漫溢沖決堤工民廢田  
 畝每受其害且小民歲歲竭蹶捍禦陟造無休息  
 之期時懷淹損之懼民力幾何亦殊堪憫州 臣 查河

工歲搶脩動逾數萬何獨因此一方民生而不併入  
 案內動支帑金統為脩築以資久遠之計况孟縣通  
 臨黃河工程實屬至險從前不歸入臨河十四州縣  
 之中本為疎漏未宜因循任聽民自為計不加軫恤  
 仰懇

皇上勅下河東總河令將孟縣小金堤一帶堤工確實勘  
 估分別工程除步各需銀若干統於歲搶脩項下動  
 支委員承脩免累民力庶數百萬生靈永享安寧之  
 福益沐

皇仁於無既矣為此具摺恭

奏伏乞

聖鑒 謹

奏



泰為恭賀豐雪告祥歲春叠慶事竊惟春為一歲之前  
 雪儲五穀之精本年元旦立春令節河南山東兩省  
 俱獲瑞雪盈尺上元良宵復得瑞雪盈寸次日各現  
 天氣澄霽景運光昌兆姓歡騰千官忭舞 伏懇 今  
 年

寶曆祥開四寅交會從此迭運繇遠是以諸瑞駢臻由干  
 支而論則為甲寅之年丙寅之月戊寅之日甲寅之  
 時年月日時俱會於寅又歲陽甲木生月建丙火而  
 以現行西洋推算乃是春  
 月建丙火生日辰戌土且立春卯刻復連元旦寅時  
 按多 曆日例修乃寅時主春雪少過者  
 以寅扶卯以卯拱寅俱見兩儀錫嘏五序順輪德載  
 難逢萬年希觀欽惟我

皇上

克時懋績

舜曆凝禧

弘參贊之功敬昭省歲

建中和之極道在撫辰是以

上蒼眷德彌殷錫福孔厚上年

萬壽聖節盈瑞雪之繽紛今歲四序履端復祥雲之煥彩

臣伏考韓詩外傳云雪花六出立春則五出蓋六出

者地之成數隆冬上瑞也五出者天之生數新春上

瑞也既有地之成充資天之生二氣循環萬寶豐阜

又伏考通鑑續編云軒轅氏於甲寅歲獲神農是謂

得天之紀週而復始又伏考律曆志云顛頊萬陽氏

命南正司天以建寅之月為曆元是歲正月朔旦立

春天地人胥兆昌樂是今日之璧合珠聯玉龍銀象

統會一歲實隆古之奇祥丕驗首春洵

鴻禧之永慶良由我

皇上之敬

天者彌深故

天之報

皇上者日隆也

皇上敬承宥密素不言瑞臣愚以為瑞雪一現於元旦如

日之升再現於上元如月之恒大哉乾元至哉坤元



乃由一紀以及千萬紀永卜豐亨之象也歲春之四

寅俱集是謂長生十干聯比是謂大生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乃由一紀以及千萬紀綿歷

無疆之兆也

天庥丕顯

帝祉孔昭以視夫諸福百祥疊臻翕集殆有加焉臣曷任懼

忭踴躍之至謹繕摺

奏賀伏乞

睿鑒謹

奏

覽佳此物亦治生有以去涉我君臣竭力量勉果

終不忝代

天宥化

上天之慈佑豈止此也苟不可存於歸之念有防敬慎

期考勉

河東總督 臣 王士俊謹

奏為豫省

萬壽宮告成瑞應協臻臣民普慶光昭

盛典恭祈

聖鑒事竊惟華封之祝肇自陶唐天保之章盛傳周雅人

臣忠愛願慶

聖壽萬年兆庶歡呼喜仰

天顏咫尺維茲豫省實號中州民俗最淳素切尊

君親

上之念

皇恩叠沛益驗滄旣決隨之深向因

聖節祝

聲未述

龍亭專地於是 臣 之心不敢安焉固省羣臣之心暨國有

紳士軍民之心俱不敢安焉以為人 臣 敬

君雖不因地而著然而地有不專無以起觀瞻之肅遠憲

擊之忱 臣 察億萬心如一心億萬口如一口遂伏而

思之竊謂豫省之宜建

萬壽宮視他省為特盛今歲之宜建

萬壽宮又視他歲為尤盛也蓋以分野而論考之唐天文

志壽星之躔照于會城貫珠聯璧常領三辰五緯之

祥燭耀含光永凝萬載億齡之祐此

萬壽宮之宜建者一也以輿地而論考之漢地理志呼嵩

之嶽拱於封域闡萬歲者三在昔為神符表異如南

山之壽况今建

恭運彌昌瞻洛而歌福祿涉河而見榮光此

萬壽宮之宜建者又一也今歲首春乃為寅之年月寅之

日時斗柄指火攝提結喜史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

人生於寅是寅屬長生之義特主

人君之壽序交四始洵係太古以來

盛世光陰之瑞曆兆

鴻禧自卜五帝以上

一人獨享之齡此

萬壽宮之宜建者又一也且今歲天時寒暑中節風雨協

期百殖繁滋民誇罕親詩曰跡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是壽為太和之符常於農夫之慶式許式歌

合寰宇歡心蒸釀之福為

天子之福時萬時德統海壽仙屋屢增之年為

聖人之年此

萬壽宮之宜建者又一也 臣恭達

上瑞兼採輿情爰於汴域之中敬謹度地營建祈獲天造

臺基迨夫宏構既成仰而望之翼然臨於百尺之上

者為恭設

黃幄蕭陳

御爐中奉

寶座至尊至嚴之所獲而煥華而固也四圍皆覆楹由南

而降中萬

御道砌以文石鑊以墻堵兩旁為階計六十四級東而二

廂分僧道階

福之堂左右二掖分文武列班之序繞以脩廊護以穹垣

其前為馳道長一百八十丈中拱一坊金書曰萬叶

兩旁疏泉為沼壘石成山亭臺拱花木繡粉曲岸

迴汀文綺瑞羽前為正門復拱一坊金書曰

萬壽宮規模大略如此其纖悉曲折具詳繪圖中所以起

觀瞻之肅遠愬擊之忱者由是也至於 臣 等敬隸養

康各殫誠悃百姓樂事勸功相率爭先聯袂而來新

予而賀自雍正十一年仲冬經始迄今年十月吉成

如雲斯集如雷斯動熙熙皞皞咸頌

皇恩而祝

聖壽日約數千人或數百人不能折計也又自經始以逮

告成嘉氣吐鬱蔥之象祥雲布藻采之形似霞非霞

色凝景麗天工默相人力歡馳於是 臣 等忝荷喜躍

羣相慶曰此由我

皇上之德合清寧我

皇上之壽同悠久所以符瑞駢臻嘉孚協應由此綿綿永

永千紀萬祀遠運迭推凡黃髮垂髫頤和食德含哺

鼓腹長享太平方自今伊始矣 臣 肅瞻

天睨俯見民情不敢塵於

上聞因誠懼誠忤并敬謹繪圖尊差 臣 標把總 王來朝 齋

捧恭

進謹

奏

程壽海看皇明丁以不西者以舉去允多以一奉今既

一一落成以待待就批書院奏三官年

署理兵部侍郎事務 王士茂謹

奏為請酌終養之例以光

孝治事竊照舊例官員父母年七十以上家無次丁許令  
回籍終養其父母年至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而請  
歸養者亦聽所以伸人子為鳥之私情實以敦重人  
倫而厚勵風俗也後因州縣各官或有規避地方之

難治或有經手錢糧之未清借以終養為名希圖離  
任以為脫卸之計遂復定例必歷俸三年後該督撫  
查明該員政務並無怠忽倉穀錢糧並無虧空取結  
具題照例准其回籍終養如歷俸未滿三年親年雖  
老兄弟別無事故妄請終養者俱照規避例革職茲  
緣嚴杜規避之萌是以定為年限藉其政治毋許借

名營私曠廢公務惟是地方有司平日政事有無怠  
忽錢糧有無虧空督撫司道及該管知府俱不時查  
察如有不肖之員借終養為名希圖規避掩覆者自  
應立即糾劾治罪若必概限三年盡為定制慮有父  
母實係年老衰邁艱於迎養者三年之內定省缺於  
展奉終養不能親奉其規則倚閣想念具子則望雲

思慕方且兩地掛牽形神靡定苟懷至性之員其於  
辦理政務恐亦不克盡心况父母年齒既增憂懼交  
迫倘如不違三年遠違變故風木之傷奉養莫及從  
請人子之心能無切憫 愚以為宜請

勅下禮臣定議酌覆制凡外任官員有實係父母年老  
家無以次或丁及父母年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願

請終養者不拘年限但令照例取其印結該督撫其  
題准其回籍終養如有捏報借名規避者日後發覺  
將出結官一併參處其雖有兄弟而為疾不能侍奉  
及母老雖有兄弟而同父異母者均應照舊例准其  
侍養又祖父母年七十以上家無次丁者亦如之使  
凡為人子者親老在堂當官懷捧檄之喜歸養有承

歡之樂天倫聚順和氣洽於兩間足以光昭

聖朝之孝治教戒作忠之大義而人心以端風俗以厚似

亦不無裨益如果 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謹

奏

吏禮二部議奏

署理兵部侍郎事務 王士俊謹

奏為密請申明刑具畫一之定制以重民命事竊照康

熙四十三年經刑部議定現用夾棍式樣中棍長三

尺四寸兩旁木長三尺上圓下方圓頭各潤二寸方

而各潤二寸二分從下量六寸處鑿成夾棍子骨窩

四箇面各潤一寸六分深各六分楔子式樣用五根

圓木為之各長七寸徑圓各五分嗣後應將夾棍方

圓減去二分圓頭各潤一十八分方面潤二分夾棍

子骨窩深七分楔子徑粗減五釐將此式樣頒發直

省間刑衙門俱照此式製造載在定例又於康熙四

十五年刑部議覆條奏例內竹板長五尺五寸大頭

潤二寸小頭潤一寸五分重不過二斤又律內枷重

二十五斤應通行各省嚴飭各屬竹板枷燒應遵所

定律例如有違例濫用大板重枷等項題奏交部嚴

加議處等語是直省刑具久經頒有定式理宜畫一

欽遵無容任意輕重乃州縣各官內每有殘虐性成

好以嚴刑示威以及割截之吏妄謂備伏於奸專事

武健酷烈於是不遵成式擅用短夾棍及大板重枷

因而流傳未改積習相仍視為固然全不知恤嗟此

民命每遭戕害更如比較錢糧原核其完欠之數目

以定錢責之多寡止欲其保限完納並非犯有重罪

之人向例州縣衙門比較錢糧俱用小板輕枷示以

薄懲下限完糧即行釋放乃遇有酷吏自願考成潤

恤民命每逞比較亦驟用大板重枷鄉民良懦素未

遭被官刑一旦頓受酷責加以荷校之慘毒往往有

斃於杖枷之下者尤堪憫惻恭遵我

皇上龍飛御極即

欽頌

諭旨慎重刑獄矜恤民命諄諄誥誡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通行所屬州縣除強盜惡棍積賊應嚴行

夾訊及律例開載應用重枷枷斃人犯外其餘一切

罪犯所用刑具務皆按照定例式樣製造器不得擅

用短夾棍及大板重枷仍令該管道府選赴州縣盤

查之便將所用刑具查驗違即詳揭照例奏處如司

道狗庇不揭發覺一并題奏倘督撫不行查奏或被

科道糾劾將該督撫一并交部處分再查現行刑例

開載除濶係強盜人命等情重罪人犯膝項及手足

繫用鐵鎖紐各三條外其餘人犯俱用鐵鎖紐各

各一條等語遵行日久誠恐不法官吏或換有仇恨

或索詐未遂不分罪犯輕重多用鎖紐等項恣其酷

虐荼毒民甚并請

勅下督撫申明定制永垂法守則薄海蒼黎永荷

聖德生全實非淺鮮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謹密

奏  
後御中議奏

一七四

署理兵部侍郎事務 臣 王士禛

奏為密請通飭私鹽案件不許株累拖延以恤貧民事

竊查律載凡犯無引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事發

止理現獲人鹽如獲鹽不獲人者不追獲人不獲鹽

者不坐當該官司不許聽其展轉攀指違者以故入

人罪論又原例查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

日者不必禁捕等語蓋私販不得不嚴而貧民宜加

軫恤律例所設誠為仁至義盡無如地方各官見近

年以來條奏禁私新例款日繁多禁令嚴切每遇獲

有私鹽不許供稱沿途零買務須追究買何場灶的

實下落是以獲鹽不獲人者必榜緝犯人姓名獲人

不獲鹽者必根追匪鹽處所展轉攀指株連無已因

而差捕等役或懷挾私學或希圖肆非誣陷良民榜

打逼認地方各官以事關私鹽現奉嚴禁例應窮究

到底訊鞫之下更復畏利妄攀遂有以一人而株累

數人因一案而化為數案者不可勝數甚至巡鹽差

役既已四處密布水陸無遺而鹽商又有雇倩私役

分道查拏其所獲之人多係無賴棍徒強生事端

往私梟大販受賄縱放專於鄉鎮之內偵探老少  
雖有挑背負之人指為私鹽捉拿送官每有鄉民市  
買食鹽不過一二十斤或數斤者雜店稍遠即以售  
私擊獲到官不問多寡其文通洋照凝城且且人從  
此互相攀染貽害無量是以每遇私鹽之案因禁固  
圍有至數年不結者臣聞此弊惟江浙地方為尤甚

而江浙巡鹽差船一項其受害則為更甚彼地州縣  
昆連之處支河港汊最多有新設巡鹽差船每船捕  
役數人分頭巡邏所以嚴緝私鹽法非不善無如日  
久弊生此等捕役竟敢肆行無忌每到一鄉村切則  
索取酒食繼則訛詐銀錢甚至恣淫擄奪無所不為  
其船隻甚小快槳如飛任意往來莫可窮詰鄉民歎  
泣吞聲無從控訴伏思鹽額攸關正課裕商正以安  
民况販賣私鹽即為盜賊窩藪理宜嚴杜不容懈弛  
但果係大夥私梟自應根追羽翼搜獲無遺若止屬  
愚民貪利轉售私賣無多者惟應照律定擬違結豈  
容刑求攀染株害良民至老幼貧難向例挑負四十  
斤以下者禁不過問今無論鄉民買食數斤之鹽稍

越地界捕役即行拿獲身家盡被傾害情實堪憐伏  
乞

皇上勅下直省督撫通飭各州縣務令督率差捕嚴拿大  
夥私梟毋令疎縱其有愚民販私無幾被獲者照律  
止就現獲人鹽運審完結不得株連其老幼貧難挑  
負四十斤以下者仍照舊例許其易米度日不得禁  
行禁捕其添設巡船及商人私雇捕役一弊停止則  
官捕專力訪緝私梟既不致漏網良善貧民均得安  
枕仰沐

恩慈無既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密  
奏



署理兵部侍郎事務 王士文謹

奏為楚省人文日盛仰請

聖恩勅部定議酌增解額以光

文治事竊查湖北湖南二省士子向皆統入湖北鄉試湖

南士子必經由洞庭湖方抵湖北省城往往畏避險

遠裹足不前雍正元年間荷蒙

世宗憲皇帝廣育人才心懷憫惻

特頒

諭旨令於湖南建立試院每年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

永無阻隔之虞自此兩省士子均沐

鴻恩感激踴躍奮興近科以來人文尤盛臣前任湖北

巡撫時於雍正十年壬子科鄉試幸遇監臨得親

盛典湖北士子入闈者幾及萬人除中式外繕閱落卷中

佳文尚多臣與典試諸臣以人文蔚起共相欣慶東

查湖廣鄉試從前兩省併考解額取中九十九名湖

北中式者大半居十分之七而湖南僅居其三茲由

湖南士子畏洞庭之險赴試者亦不過二三千人向

時湖北亦止七八十人通計皆百人之中拔萃一人

彼此本無懸絕今湖北一省已及萬人幾與大省相

同而解額與湖南均分僅得五十名未免人多額少

即湖南一省因得就近鄉試數科以來闈入闈者亦

約及七八十人文風幾與湖北相亞僅分中四十九

名較之中省中額亦似覺稍溢可否仰請

皇上聖恩勅部定議酌量加增解額俾兩省士子更得霑

被通格

恩施益昭棧榘菁莪之

盛治矣臣言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內閣侍讀學士臣王以共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草茅下賤至愚極陋荷蒙

聖恩拔置內閣侍讀學士

天高地厚之弘慈雖粉身碎骨莫能仰酬於萬一臣昔

任展沈靖道備員苗疆謹就愚見所及敬為

皇上陳之伏思湖南乾州地方倉儲宜備以濟兵民也

查苗邊地方最為遼濶歷來以鎮軍命名者蓋緣

乾州係苗人出入門戶其附近有鎮谿所算于哨

故總其名曰鎮軍鎮軍鎮道向駐沅州康熙四十

三年平定紅苗以後

題明移駐苗邊之五寨司城因倉儲關係重大前撫

臣將凱

題請借動藩庫銀五千兩又發鳳凰營通判於石羊

哨建立倉數積貯未較隨時平糶迨臣受事以後

因此項倉穀已積至萬餘石詳明督撫飭令鳳凰

營通判將原項分為五年解運藩庫從此苗邊地

方倉儲有餘無虞惟是乾州距石羊哨三百八十

餘里山路崎嶇不通舟楫自設倉以復近於石羊

哨者糧較南易而乾州一帶兵民肩挑背負往返

跋涉數百里始獲糶升斗之數且愚以為乾州地

方似應亦照鳳凰營例借動藩庫銀兩設倉貯穀

以備隨時平糶接濟兵民伏觀我

皇上聖德廣被

大化覃敷其永順保靖等土司已經改土設流且又

特頒

諭旨飭令督臣議於永順保靖地方妥設官兵駐剿巡

守是倉儲一項更應亟為詳議者也如或臣言可

採伏祈

聖鑒施行臣不勝悚惶戰栗謹

奏

奏為道

奏  
後日旗漢軍副都統王以謙跪

除陳奉事竊惟官員銜著破漏不能蔽風雨固不使其不備兵民苦累竭力修

造者亦非所宜且籍見外省自督撫提鎮以及司道州縣以上凡新任者必將銜

門重加修飾竭力鋪設雖番印官員亦必彰飾供履其間動用甚繁一切

之費勢必出之窮員窮員則累及兵民且愚以為新任官員止宜打掃舊

署居住即有破漏稍加修飾其竭力鋪設影射違上司者應請

勅下各省嚴行禁止抑且更有請者竊見今之官員受任任或去任其下無如家

令或將署內門窗毀壞或將器物私偷變賣及至復官接承不得不再加修

造應請一併

初知定議行文各省官吏各將署內門窗器物登載簿籍俟復官便於接交庶

不致藉口興造重累兵民矣且陳陳見是亦可採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

該部議奏

奏為據實陳奏仰祈

後日旗漢軍副都統王以謙跪

聖鑒事竊查於去年四月初九日奉

命出口牧放馬駝仰賴

皇上聖澤雨暘時若庶草蕃茂馬駝茁壯七月中旬

欽命進園之時臣等由牧場率領馬駝前赴波羅和屯交送其間徑途約

計五百餘里沿途多種水泉非牧放官場但道路開塞馬駝難行

夜間另尋有草之山放牧而山上亦多種種蕪蕪思慮荒蕪種園屬善

事而異籍流民杜耕佔道亦漸不可長且波羅和屯一帶既係園場

禁地又係馬駝必經之路若不嚴查禁止勢必使佔無已伏祈

敕下該管官員沿途清查禁地耕種不但違於無時亦且可以稽察匪類

肅清邊塞矣且謹陳實陳奏是亦可採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

奉為表

天恩幸甚 臣等一介微賤 至思感德 荷蒙

聖訓仁愛 幸天恩地厚 之恩由功加 德學不次 趨獲履 履泰山

水西制 橋才美 未行乃 蒙代

望上休休

特恩補授 所江是 可德 亦官 簡

每日天恩 承無地 隨年 隨國 大 小 望

關中 獲 謝

恩能今 於 廣 正 九 年 歲 月 均 承 日 昔 在 朝 廷 行 關 引

乞 此 一 還 即 能 赴

嗣是 因 恩 是 每 日 朝 儀 不 敢 懈

恩 候 遇 昏 或 以 一 年 行 州 謝

云 恩 為 此 未 嘗 懈 也

奉

聞

提督山東學政 王世琛 謹

奏為 奏

聞事竊 臣 於 雍正 四年 三月 內 准 山 東 布 政 使

張保印 文內 稱 學院 養 廉 例 照 本 省 道

員之數 每年 六千 兩 呈 詳 撫 院 蒙 批 如 詳

行 等 因 到 臣 伏 思 蒙

皇上 特 達 之 知 簡 任 學 政 潔 已 奉 公 分 所 當 然

但 各 府 供 應 久 經 裁 革 凡 日 用 束 脩 夫 馬

車 輛 及 吏 役 催 贖 飯 食 等 項 實 多 需 用 之

處 臣 家 本 寒 儉 備 員 史 館 十 餘 年 惟 甘 淡

泊 粗 以 自 給 今 有 此 養 廉 除 公 事 應 用 外

臣 居 常 食 用 務 自 樽 節 經 歲 所 需 充 然 有

除 此 皆 仰 荷

皇上 高 厚 洪 恩 舉 家 得 蒙 養 養 臣 惟 益 矢 水 鏡

謹 遵

聖 訓 冀 盡 涓 埃 之 分 耳 緣 據 布 政 使 臣 張 保 知

照前來合行奏

聞謹

奏

一八一

提督山東學政 臣 王世保 謹

奏為請杜州縣徵收之隱弊事竊惟州縣錢糧虧空皆由於平日之侵隱故泰追於虧空之後不若密防於侵隱之先查東省州縣拆封時皆令本學教官監拆所以杜絕多報少拆多解少之弊也但新舊錢糧不一每番拆封戶名不啻千萬計教官豈能逐一查算自不得不就拆完之數隨州縣具文詳報而此半月一月內實在徵收錢糧戶銀數無由而知則監拆教官縱能杜絕多解少之弊不能杜絕多報少之弊矣况

聞櫃書隱弊有私出串票銀不入櫃者有給櫃戶串票寫所完銀數而流水串根改多為少者有流水串根寫他戶姓名移新蓋舊者有跟封投櫃復行勾出偷換錠件者侵蝕既多至泰銷及交代時俱開作民欠捏造泚水藏匿串根或盡役賄官或官役通同即當知府盤查新任接收並能傳集櫃戶逐一查對止就所捏泚水串根核算便以為實係民欠矣一時苟得掩飾從此特為長技設或發覺役則舉室遠避官則重徵諸民侵課累民莫此為甚所以歷年民欠之數實欠在民者固多而侵隱在官役者不少在民者猶可漸次徵完在官役者移新蓋舊久而愈多且愚以為為今之計必先速規徵之銀無可那動而後侵隱之弊可除又必使櫃戶實完之數不由州縣開報不俟拆封司府先已知之而後那動之端可杜且酌陳末議伏候

聖明俯賜裁擇

一徵收之法設流水簿連三串票糧戶  
完銀糧書即登簿寫票一給糧戶收執一  
給催役應比一為串根存查而此每日徵  
收之數直俟拆封始行總報上司則改多  
為少司府何從查察且以為宜於連三串  
票中再添解上司一票當糧戶完銀時糧  
書將給糧戶解上司兩票一併寫交糧戶  
糧戶親齎赴學教官驗明騎縫號印始將  
兩票戴開一給糧戶一存教官再於流水  
簿外設日收簿每本百頁騎縫用府印該  
縣每日查對流水串根挨號抄入日收簿  
分晰新舊款項算明總數給印就所抄之  
若干頁折開於次日移送該學教官將昨  
日糧戶所交之票與該縣所送日收簿挨  
號查對如有不符即行移查如查對明晰  
即將所收之票若干張簿若干頁每日各  
自圓封於用學印積至五日票解知府軍  
解藩司是不由州縣開報不待拆封司府

已皆知其實徵之數俟至半月或一月知  
府彙計總數一面詳司一面委員監拆如  
數起解倘有不符即行嚴究如此則徵拆  
之數絲毫無難以那動官役無從侵隱矣  
一州縣新舊交代查核完欠全憑流水串  
根今聞竟有捏造隱匿託言遺失者新任  
無憑查核若欲傳集糧戶細查蠹書等即  
多方騰蔽賄買里民詭名承認新任信以  
為實便行接受後雖覺察而接受在前恐  
千慮分轉為掩護矣且請嗣後離任官有  
將流水串根捏造隱匿託言遺失者新任  
官即行揭奏先議處分查出實弊照例究  
追如且所陳票解知府簿解藩司之處業  
思准行則新任官詳請府司將收存票簿發出  
查對便完欠瞭然奸蠹無所售其欺矣  
一東省錢糧雖皆糧戶自封投櫃而亦有  
不同有糧戶將銀面交櫃書秤估如式然  
後眼同封固入櫃者有糧戶自己封固入

植書據所開銀數寫給串票者此自己  
 所封之銀當拆封時或致低潮短少其中  
 固有種戶作奸而植書乘間偷換之弊亦  
 多州縣捉輕捉低則與論紛然無從判辨  
 矣且以為收銀時宜悉令植書秤估如式  
 眼同種戶封固入捕倘有低少責之植書  
 賠補不得濫拘種戶則植書偷換與種戶  
 作奸之弊俱可杜矣  
 一教官職司訓士所有書役亦止辦學政  
 文移如臣所陳案

恩准行則每日收發串票繕寫文牒其事較繁  
 應令教官另行募選書役專管照州縣總  
 吏例役滿無過考職選用以酬其勞如有  
 於驗票時收發遲延勒索紙筆費用者州  
 縣不時查察其查對不實遺漏票簿詳解  
 遲延并勾通州縣植書作弊者司府不時  
 查察役則革處官則恭究  
 以上諸款在州縣官吏必以為繁瑣難行



一八二

但錢糧關係重大苟圖簡便即諸弊叢生  
 若能不厭煩勞使盡書無能作奸奸行之  
 漸熟并亦不覺其煩上清  
 國深下恤民生而官之受益弘多矣謹  
 奏

東省新開田土鏡以清練考成想自一二清理仍  
 用由未達吏治之才生弊見也況此健勇內有紳多  
 不才所慮或有才於前而才於後則弊亦叢多之慮多  
 難於考既不能通於民間則難於考不協於何為何皆  
 可省又何必多此一重提有二才不通

提督山東學政 王世琛謹

奏為請杜生監干預公事之端事竊惟生監  
 身列士林首崇品誼干預公事定例恭嚴  
 况蒙我

皇上鼓勵訓誠

恩諭頻頒通年米生監之結交官府把持公事者實少此皆感誠

聖教至誠動物之洪效也惟是有齊隸地方公

事有司每藉生監等公議公呈然後施行

者舊習相沿不知其非即如徵收漕米一

事東省濟南兗州東昌三府所屬州縣俱

有漕米徵收本色兌運此定例也但州縣

之難水次遠者或三四百里不等運送

維艱又濱海沙土宜種棉苴產米原少山

僻之區車行不便此等州縣向皆糧戶折

價與官官運役往水次糧米兌運漕務無

憾民亦稱便但米價隨時低昂兌運不無

虧耗故糧戶折價較市價未允淨多州縣

官雖明知折價之便民而懼違徵收本

之定例恐地方劣惡生監以違例多徵評

告阻撓故每年於徵漕時先集生監公議

折價聯名具呈州縣乃據以中詳上司出

示徵收此固所聞徵漕之一事也其他或

更有如此類者亦未可定且思此等事既

無悞於公有益於民州縣官身任地方苟

無一毫為己之私即應據實詳明上司定

議奉行何必假借生監以示公論倘欲於

公論之中存自利之私則劣惡生監必有

違合意指剔民揭官以為交結把持之端

從此妄行生事州縣不復能制矣且請

皇上勅下督撫凡地方公事應隨時隨地斟酌

宜民者皆令地方官悉心體訪據實詳明

督撫小則批示大則請

旨如有假借生監呈議中詳者即係假公濟私

將地方官生監一併恭處如有地方官詳

議允協不拘己私而劣惡生監以議非已

出故意阻撓者即行褫革從重治罪如此

則有司自盡其職生監各安其分而干預

公事之端可杜抑且更有請者東省向來

徵漕折價之州縣仰懇

皇上勅下督撫於每年秋收時該州縣將米穀

時價詳報督撫酌定折價數目曉諭糧戶

輸納州縣官仍於水次糧米兌運如有於



定價外洋做者即行泰處則州縣無違例  
之嫌漕務易辦官民俱沐

皇恩於無既矣謹

奏

九坤儀奏

一八三

擇詳，即刺議奏

奉為奏

提督山東學政王世琛謹

奉為奏

閣事學識庸陋案

皇上簡任督學山東感試已周接行濟南兗州

二府科試亦俱竣事現在科試東昌通省

士習仰被

聖天子訓諭詳誠感激悔悟日就循謹且頻荷

恩旨薦舉選拔諸士遵際之盛從古未有山僻

海隅靡不交相勉勵共切觀光至通省今

歲夏秋兩熟百穀俱各豐稔瑞麥嘉禾所

在多有士民歡忻之情塗歌巷祝臣巡試

所至日觀熙皞之休風沾被光華之

帝治得以策勵篤勉奉職守實深慶幸茲據

所聞士習錢糧二事不備愚昧繕摺恭呈

御覽伏祈

聖恩裁鑒謹

奏

院 條陳地方事宜三摺並申其微收一奏曰文鏡自

臣畫得法而自能得之者也

提督山東學政臣王世琛謹

奏為奏

聞事切臣一介庸愚荷

皇上知遇之恩至深至久兩年未由脩撰歷陞

侍講學士督學山東雍正四年正月初六

日恭請

訓旨蒙

召見

乾清宮西暖閣欽奉

聖諭云學政固爾本分內事自當潔已奉公剔

除積弊振興士行以稱爾職至出巡考試各

府州縣經歷者多民生利弊尤須處處留心

所見所聞有關係者具摺來奏爾在京任翰

林惟以作文寫字為職今奉差在外每日俱

有應辦之政事凡人心思材力必不能分用

一日之間若分心於作文寫字此日政事必

有貽誤處爾等為臣子者早作夜思總須從

國計民生專心研究方不負委用之意欽此

臣跪聆之下仰惟

皇上天縱聖神朝夕乾惕惟以民生國計詰誠

臣工臣分同犬馬心匪木石何忍不勉自

策勵仰副

聖訓於萬一自履任以來日夜謹凜隨處留心

濟南等處雖今夏雨水稍多秋成少減幸

前此二冬豐收民皆樂業青州等處連歲

大熟民間氣象充裕官吏小心奉職地方

亦俱寧靜至臣衙門學政積弊比年漸次

剔除惟缺主尚有隱佔者臣密訪得實盡

行驅革山東士習向有大秀才之號自

皇上屢頒

諭旨誠飭士習漸淳間有一二無知者臣密行

察訪及府州縣申報抗糧健訟等事臣即

嚴加懲治不敢稍存護惜以長刀風惟是

濟南等處秋成稍減似應預籌儲積之計

又聞沿海竈地回贖一事爭訟頗多良謹

陳臆見各另繕一摺恭呈

御覽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謹

奏

提督山東學政臣王世琛謹

奏為謹陳竈地回贖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查沿海一帶竈地之賣於民者前經

鹽臣蔣鵠立條奏令竈戶回贖此誠軫恤

竈丁為鹽政之本計也惟是竈地賣民年

分久近不一有六七十年至百餘年原賣

主已故其子孫支分人眾爭論不定者有

原主已絕同姓之人冒認爭贖真偽難辨

者有轉輾相售數易地主原主與現在得

主各不相識而中間轉賣之人或故或從

無憑對証者有轉售之價倍於原價原主

不肯倍價取贖得主又不甘半價聽贖而

中間轉賣之人既以貧乏素產力不能償

者有回竈地民地界分不明竈糧民糧年

久辨訛者緣此爭訟甚多地方官查勘雖

確係竈地而契券中証無憑難以剖決奸

弁訟棍遂得藉以唆構愈滋紛擾臣愚以

為此項竈地現在鹽法衙門官會同地方

官奉文清丈應俟丈量定界後內有交易

年近賣主買主中見契券確實可據者即

令取贖買主不得勒措其餘但履行定例

嗣後竈地在民者不許轉行典賣與民止

許於竈戶內竈主照時價賣永遠不得回

贖違者賣主買主中見作何處治

初部定議其現在妄相爭告者地方官不許濫

行准理一併通飭曉諭則目前爭訟可息

而數年之後寬地自漸歸於寬戶矣臣愚  
昧之見伏候

聖裁謹

奏

提督山東學政臣王世琛謹

奏為請酌東省令歲漕運之宜以廣

皇仁而裕民食事臣竊惟雍正三年濟南兗州

東昌等屬州縣內偶被水災蒙

皇上鑒賑兼施復得本年漕米或全緩或一

半緩微誠為從來未有之

特恩所以為民食計者至周至渥是以雖值荒

歉民無流移廣種二麥大獲豐收皆

皇上如天之仁所賜也今歲五六月間雨水復

多昨歲被災低窪處所仍有被淹者即高

阜之地雨中難以耘鋤亦未免減收臣伏  
思昨歲緩徵漕米自應於今歲帶徵乃今  
歲仍未十分豐收在小民感激

天恩新舊並輸義無所辭但漕運之米多一石

即民間之米少一石州縣倉役又已蒙

恩散賑而現今奉

旨開河為民間永除水患夫役所聚食米更多

則為濟南等屬民間食米計者不可不預

也臣伏查東省漕米俱徵自濟兗東三府

及泰安等州而青登萊三府亦無漕米運

歲又俱豐稔此時商販之米自東而西青

絡繹於道則登萊等處米價賤於濟南等

處可知矣臣愚請於九十月間撥藩庫銀

委賢能官於登萊等處糴米從萊州府昌

邑縣之下營口上船經海道至天津以充

漕運而濟南等屬應徵漕米酌量照時價

折徵以補運藩庫一轉移間漕運無虧而

濟南等處多留米石於民間將來青黃不

一八七● 讀部議奏

接時米價自不至騰貴況臣聞濟南等屬有漕米之州縣離運河遠者至二三百里雖有領設脚價而每年百姓有願照時價折銀往水次糴米兌運者是離遠運河之處原以折徵為便也至於濰運之船臣思前歲

皇上運官運奉天倉米至天津若即以此船至下營口起運又甚近便惟是登萊等處環山沿海可糴之米未必能得數十萬之多仰請

勅令撫臣委官核計可糴若干再於濟南等屬州縣內量其秋收分數水次遠近何處應折徵何處不必折徵詳加酌議以行則登萊等處亦不致以官糴而米價頓昂矣臣愚昧之見伏候

聖裁謹

奏

奏

提督山東學政臣王世琛謹

奏為貢監為仕進之階請詳核冊籍以杜奸弊事竊惟貢監一途品類不等其中庸碌無能藉為護符者固多而有志上進才具堪用者亦復不少但一經捐納則自部冊以及原籍文冊稍不明晰便多混冒事或敗露徒為胥吏營私之窟謹就臣愚見為

皇上陳之

一貢監每年考職吏部於考定奉

旨之後遵照等第以州同州判等職銜註冊存部從不行文知照原籍故某人考授某職該地方官無冊可稽或從此加捐赴選出結或平日往來優其禮貌皆憑本人自己指稱未考而冒稱已考吏目而冒稱州同詐偽百端猝難究詰臣請嗣後考職

命下吏部一面註冊一面行知原籍布政司道

冊存案并分晰轉行各府州縣存案別混  
冒可杜奸弊自少矣

一 生員捐納貢監半係規避歲考之人查  
學政定例生員歲試不到者除名如遊學  
等項准寬限補考逾限不補考者亦除名

其捐納貢監者以部文到日於學冊開除  
此定例也今捐納貢監之生員每當歲試  
時部文未到即措稱就捐不應考試學政  
衙門按照遊學等項例寬限補考至補考

之限已逾仍無准到部文自即照例除名  
迨除名之後部文始到是除名在先文到  
在後矣或學冊報部之後復陸續准到

部文則部冊除名捐納皆虛矣此種捐納  
之人無不鑽謀盡吏冊未解部為之改換  
冊已解部為之掩益種種奸弊不可枚舉

臣伏思伊等業已急公捐納祇緣久考除  
名以致所捐貢監皆虛其中宜無有志上  
進之人終身淪落切為可憫且滋鑽謀掩

飾情弊尤為不法伏懇

聖恩許此等捐納之人於本籍常平倉社倉內

貢生輸穀五十石監生輸穀三十石即將  
欠考除名之某註銷准其捐納其已報部  
者加倍輸穀咨部開復准其捐納如此則  
捐納貢監皆感沐

皇上高厚生成之德而鑽謀掩飾之費皆充地

方緩急之需冊籍不淆吏弊亦清矣至歲  
試前准到捐納部文者即將學冊開除不  
得借端勒索其緣事及考六等除名者不  
准照此例其應行輸穀者學政衙門准到  
部文即開送巡撫并行知該地方官輸穀  
實貯在倉地方官出具倉收一面申報司  
布一面申報學政衙門將學冊開除應咨  
部開復者即行咨部冬末布政司將一年  
所輸之人數較數造冊送巡撫查核歸入  
倉穀案內報部以上二條就 聖見所及  
亦於學政有關伏祈

皇上株擇旋行謹

奏

提督山東學政 臣 王世琛謹

奏為謹陳武生教演之法以收實用事竊查  
 武重入學例合內外場恭投第全材難得  
 從前學臣多憑文去取且思武生原以儲  
 干城之選文義雖不可闕尤當以騎射齊  
 力為重但入學之後教官止能考課文義  
 不能教演武藝且三年止有歲考一次伊  
 等平日無事必至怠惰荒廢或更恣其勇  
 悍之氣游于生事為害鄉里勢所必然臣  
 愚以為宜就附近標營春秋開操時令該  
 教官督率伊等一體演習該標營官加意  
 教導如有怠惰不率教者該教官責懲頑  
 抗者詳革處治其歲考鄉試仍照舊例教  
 演三年後如有弓馬嫻熟為人勦謹可用  
 者該弁與教官呈送臣衙門考驗確實即  
 移咨撫鎮衙門効用并酌定効用年分擇  
 其中材力出羣者比照年滿千總例咨部

提督山東學政 臣 王世琛謹

奏為奏

閏事雍正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臣 孫准部劉欽  
 奉  
 上諭二道一飭勵士習一薦舉優行 臣 跪讀之  
 下仰見

引

見思曠擢用如此則武生益加鼓舞不致怠廢  
 實可備干城之用而每歲操演亦必無游  
 于生事之患矣且愚昧之見伏候

聖裁謹

奏

具請停武生一與堂止也

皇上加意作人敦崇實行欲使風俗人心相觀

而化周詳怨至不啻父之教子師之教弟  
而於制科之外復令薦舉優行更為前古  
未有之盛典誠

天地之心克齊之治也 臣職司學政敢不夙夜

殫心正己率屬宣揚

聖化除通行各屬曉諭外備恐教官士子未能

恪恭奉行隨將行優行劣分別條款誇行  
各屬教官於諸生名下逐款填註務期得  
實茲於十一月內嚴考青州每一學生重  
試文後即令教官率領諸生望

闕跪伏敬聽宣讀

上諭 臣仍親為講解諸生感激歡忭咸稱生等

遵遵

聖世責被

隆恩加科廣額重生改學開門之盛已為曠古

所無今復蒙

聖主矜念恐鄉試惟憑文藝未必盡得入教

特命薦舉

高厚鴻慈更出望外生等雖極無知敢下交相

砥勵上報

皇恩 臣即令伊等當堂公舉品行優劣并抹訪

平日鄉僻合之教官所報分別懲獎其懲

獎過諸生應俟歲試畢造冊送部任滿之

日繕疏彙

題至于有猷有為有守之士固未可多得 臣

現在悉心體訪確實亦俟通省試畢後擇

其材品尤異灼然可信者方敢登諸薦牘

不敢草率濫舉以負

皇上鼓勵學校化民成俗之意所有做 臣現在

欽遵

上諭奉行緣由合行奏

聞謹

奏

奏 臣等才庸庸劣才庸庸劣



提督山東學政 王世琛謹

奏為謹陳東省監穀積貯事竊惟常平倉穀  
 每歲出陳易新存七糶三所以平穀價杜  
 朽蠹法至善也而東省昔年所收捐納備  
 賑之穀分貯各道府州縣倉者獨未議及  
 出陳易新之例 臣聞初收捐時原止穀價  
 後將價分發各處糶穀貯倉至今已十餘  
 年雖北地非若南方早濕而東省府州縣  
 傍山沿海者多傍山則風氣鬱蒸沿海則  
 地多鹹鹵久貯之穀或至霉爛 臣請

皇上勅部定議照常平倉例令各該管官每歲  
 出陳易新則民間青黃不接時可以平糶  
 價濟民食而倉儲亦不致澁爛矣 臣又聞  
 分發穀價有至今尚未糶足者有因前此  
 虧空後經陸續進出尚未糶者此項銀  
 兩存貯府州縣庫恐易虧空 臣愚以為宜  
 分別府州縣之衙門大小酌定應貯之數  
 並查現貯常平倉及監穀數多足借賑給



者將未糶之價撥貯藩庫共現貯常平  
 倉及監穀數少者將所存穀價酌量多寡  
 限一二年內發熟時糶收入倉如此則兩  
 三年內倉皆新穀而存貯之價亦無虧空  
 之虞矣 臣愚昧之見伏候

聖裁謹

奏

將未易穀積貯以存平以貯賑事仰者

提督山東學政 王世琛謹

奏為五省外結刑名懇請

勅部立限以期速結事竊惟訟獄之與每起於  
 做地方官苟能盡秉虛公於告發之後速  
 審速結則案牘易清人無拖累 臣伏觀我  
 皇上宵旰勤勞勞欽恤刑獄凡法司  
 題奏案件無論大小上履

展索審情慶理纖志周詳務使四海之內禁暴

戢奸又安良善人無少冤法無或訛此誠  
天地之大德克弊之用心也惟是

欽部案件俱有定限處分而直省外結案件

向無定限處分之例故承審衙門視為泛

常即有勤敏辦事之員亦未免稍為遲緩

其煩劇地方承審官才具畧短者經年累

月積案更多又或事內要緊人犯須隣境

關提質訊而隣境明知非係

題達咨部之案漫不關心甚且徇縱逃匿代

為文飾承審官雖奉上司嚴檄催提而事

未得審莫可如何更或借以推諉以致廢

案久稽奸宄之徒藉此勾通衙憲卸罪辭

文前案未結更起事端為累不小臣伏懇

皇上勅下法司將直省徒杖以上案件俱議定

限期以告發之日為始先申報各該上司

限內審結者申詳銷案其實有別情未能

速結者亦將緣由申明該上司察核如無

故逾限者議定處分其有應隣境關提者

隔縣申報本所隔府申報藩臬隔省申報

督撫一面行關一面申報亦議定限期關

到該地方官即拘即發毋許徇縱文飾逾

限不發者亦議定處分此應處分官員視

案件之輕重或隨時

題參或冬末彙

題如此則人皆知微莫可推諉果無留贖良

懦者不致拖累而奸民亦不得妄規漏網

更起事端矣謹

奏

已奉旨了



提督山東學政 臣 王世琛 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山東巡撫

臣 塞楞額咨開准吏部咨前事雍正五年

一九三

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上諭內外諸臣各舉一人密摺呈進欽此欽遵

咨行到 臣 伏念 臣 知識淺陋平素寡交在

京時與今刑部郎中 臣 宋 常 金 寓居相近

常共往來見其候選數年每日杜門從不

妄事鑽營濫行結納且聽其言論似能粗

曉事理可備驅策至其補任刑部辦事之

處 臣 已奉

命出京無由得知不敢妄奏謹遵

恩旨據實奏

聞恭候

聖裁謹

奏

奏為欽奉

戶部山西司郎中 臣 王式曾謹

上諭事 臣 謹保得 顏 肇 維 係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教習候選知縣為人謹慎才敏敏練為此謹

奏

六年五月  
命任浙江試用六年十月奉 旨 浙江試用知縣

一九四

大 理 寺 少 卿 臣 王 廷 德 謹 啟

奏為敬陳管見事伏乞 聖 裁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

無不悉心周詳而猶

諭在廷文武諸臣逐日輪班條奏愈見 聖 裁

皇上聖不自聖之意 臣 知識淺陋不揣冒昧謹就所

知者為 奏

皇上陳之竊見私鹽拒捕條例所載立法非不甚詳

而後書猶時有見告者蓋由愚民貪利忘害往往冒禁典販一經兵役盤詰不能束手就縛致

成拒捕大案無知蒼赤駢首就戮情亦可憫且

愚以為披其枝葉若拔其本遏其流莫若塞其

源竊計私鹽之出其口有二一則竈戶煎晒之

鹽除商人購買之外或有餘存無處發稅則售

于若輩一則商人任引行鹽或偶適地方荒歉

額引難銷則減價濫售以致與販之徒攷究車

載糾合無賴暗藏器械預防巡捕所及故每至

于拒捕且請嗣後凡遇擊獲與販之徒以該究

其鹽買于何地亦自何人確指姓名無論商人

竈戶即以私販之罪罪之其地方官亦照夫察

之例議處則無知愚民難改與販而鹽無從買

將不禁而自絕亦可永無私鹽拒捕之事矣抑

且更有請者竈戶煎鹽以供衣食如商人力

薄不能全買許買賣人收買屯積仍轉售諸商

自可少得規項當亦人所樂為但鹽非他貨可

比出入均須報明帶鹽官司知是而竈戶無憂

之之受矣商人承運之地如有銷不及額者許

其于過額之商通融認課代為銷引則商人亦

免墾積虧課之累矣臣蒙

天恩拔擢愧無一得仰報

高深祇就所知妄干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悚之至謹

奏

翰林院庶吉士 王克宏謹

奏 臣一介庸愚知識短淺今蒙

聖恩令 臣等各行已見具摺

奏

聞此誠懇粘設鐸之

盛心也 臣 伏見

皇上御極以來崇儒重道興學右文近者  
特頒恩命追封

孔子五代為千古未有之

盛典海內臣民莫不欽承

感卷仰頌

聖明矣臣竊有請者京師為首善之區國學乃觀化

之地是以臨雍釋奠典禮攸崇懇祈

皇上宣諭禮臣詳查舊制於

萬幾餘暇選擇吉日一行

幸學之典以昭

大治之隆斯誠

興朝盛事萬世永賴者也至於士為四民之首士

習實風化所關我

皇上加意作人慎選師儒

特命天下教職俱以正途充用此正本清源之至計

也臣以為學臣專司文教尤宜實心督率如士

子行優行劣學政原有定例而邇來視為具文  
不復修舉臣請

嚴勅督學諸臣於歲科兩試考校文字之外必飭所

轄儒學詳察士子果有賢良孝悌著聞遠邇者

採訪得實

題請優獎其有不守本分作奸犯科之徒即宜按

例分別究治不得虛行故事互相蒙蔽如此則

勸懲有法而人知自奮實學可與人品可正於

皇上儲才育士之至意自不至有負矣臣新進摺材

同知經濟謬陳一得伏乞

聖鑒謹

奏

一九六

左春坊左諭德 臣王希曾謹遵

諭旨舉得現任翰林院庶吉士莊柱江南常州府武

進縣人居官勤謹人品端方謹

奏

一九七

刑部河南司員外郎 臣王希曾謹

奏為遵

旨保陳第欽惟我

皇上

大德定命

至孝格天

秉聰明睿知之德

治聖神文武之才於日理萬幾之暇親定憲書法

之大者詳酌務盡其寬刑之小者處置必得其

當此誠古帝王無小亦無敢慢之憂心也然猶

聖不自聖

制命臣等各於一得據實錄陳臣等至愚敢不為求

皇上敬陳之伏思立法固有大小疏法貴於合一如

律內五刑之制最輕者笞杖二刑最重者斬絞

凡二笞二杖皆折一板此律法之由來矣迨後

人犯罪有應笞杖者乃定為鞭而鞭之數無折

應笞杖若干者鞭亦如之立法之功用鞭者原

以別罪人并非鞭之有輕於板也夫鞭之與板

為名雖異而輕重實同板有折而鞭無折撥之

於法似未合一今幸遵

皇上欽定律例罪重則法罪無大小修期先示凡用

人行政四海一家天下一人原無羣民之無節

無大公之心期於共戴日月仰體

聖主如天好生之德法外施仁之念為此月殊條陳

至於鞭板可否一刑折責伏祈

奉

奏

太常寺卿王正誼為題

旨休陳事臣遵過

聖主量入為出明並日月而猶

察及通言諱諱下問臣仰體

聖心非親歷熟悉者不敢以陳臣來自粵西周知西

粵虧空少在銀兩而多在倉穀蓋盤查銀兩易

而盤查倉穀難也西粵通省常平倉穀舊貯六

十萬石有餘儘足備荒至康熙五十三年布政

使臣曾國材詳請撫臣陳元龍具題開募例數

欵遂於桂林梧州柳州南寧四府捐納稻穀一

百一十七萬八千餘石即在此四府分貯其州

縣大者貯穀四五萬石次者二三萬石不等念

西粵小省倉穀將近一百八十萬石而多雨少

晴地氣潮濕易於溼爛不令出陳易新為患甚

大然新陳出易之法一行而不肖有司借此作

弊縱竭上司之力窮氓累月不能過盤州縣之

倉且盤出盤入必致折耗而夫後貨有多奇人

力則是盤查倉穀之難實有倍於地丁銀兩者

至於糧三在七易於影射則成虧空之漸春借

秋運將加利息則成累民之漸且愚以為廣西

古可學地山多田少地廣人稀通省錢糧不過

三十萬兩留穀八十萬石分貯備荒似亦寬然

有餘其所餘百萬石按特借糶賣銀兩解司以

充軍需少寧備而濟實用易盤查而却虧空如

以粵苑可據則他省之有捐納貯穀者皆可比

照此例亦似於軍需少有裨益不揣卑陋敬陳

管見應否可行

伏候

奏

奏

桂紳儀奏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王沛禮為敬陳管見事恭摺我

皇上躬親臨雍講明聖學又將天下教官專用科目使之勤其

考課董正士子文治之弘闡未有如今日者也然文武一

體尚有其事可以類推而天下營兵頃從來未有之

聖恩者則提鎮協營設立義學不可不講也兵丁子弟名為餘

丁凡遇空糧跌出即挑此輩頂補是今日之餘丁即真日

之營兵正當預為教習使之有勇而且知方又兵丁子弟

類伊父兄營糧類多游惰前及成童沿街鬧撞非飲即博

其父兄之貧者日益貧即有家道贍足亦必終歸於盡似

宜令地方官設立義學以為教誨之地並省飲博之費查

提鎮協標或五營或三營或二營一營不準俱當令巡撫

布政司查明營數轉飭府州縣每營各設營學一處數條

茅屋易於營造延請學究不過數金或於教讀而外再費

數金聘營中之能於弓箭者每月三次教射如恐日久怠

惰視為故事仍飭地方官會同營官不時查考則荷戈之

倫頗知詩書政虐之習漸歸禮讓是歷來未有之營學自

我

皇上而聞又不但營兵子孫頂視無疆也不揣卑陋敬陳管見

應否可行伏候

唐鑒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沛禮為詳領餉銀歸併司而

雖省運道之文武宜有變通以便兵民事戎

皇上敬天勸民宵衣旰食艱難臣一得習荒亦必

咨詢下及斟酌施行然猶有成例相沿倘不便於兵民者則

雖省運道之文武宜有變通以便兵民事戎

雖省運道之文武宜有變通以便兵民事戎

州縣其解餉不易而運道難協其領餉偏難似亦當少為

變通查各省所屬府分皆有近有遠以臣所親者言之

如雲南之昭安永昌廣西之南寧思恩皆去省城千有餘



呈陸行則山路崎嶇必需擔員脚夫與押解吏役舟行則  
 激高水險必需多雇水手拖舟上下至於兌銀製批其字  
 候之苦往往有遲至數月方得回音或贖項餉等營運  
 亦備一員帶兵丁數十名皆於公費內扣除蓋費其陸路  
 水路之艱難掛批須銀之守候與文員累司以宜將各省  
 運道斤分凡有應銀駐劄處所令所屬州縣地丁銀兩徑  
 解本府毋於起解之日將所解數目報明院司立行奉處  
 道銀公司查驗封貯府庫及兵丁按季領餉即於本府支  
 款仍令政府取其營領申報院司以便銷算如有餘銀仍  
 令解司院院倘本府地丁銀兩於兵餉不敷即令隣近府  
 分協濟庶遠近文武得免解餉領餉之勞費而兵民共頌  
 皇仁同祥無不體恤之下情矣敬行管見未知當否伏祈

肅鑒施行謹

奏

新案院左副都御史臣王沛禮為印體

皇仁請裁留漕米以濟大工以平市價事欽惟我  
 皇上至仁如天矜念民依無敵不問去年五稼地方偶被水災  
 皇上登沛恩膏舉行賑濟復特興水利工程俾小民得就食於  
 目前又未賴於萬世恩至深矣臣伏思燕藻之工一動則  
 趨事之民必多每日計功給價若專用銀錢均未甚便蓋  
 分銀易致折耗勢必碎錢散給農工齊舉換錢者多必致  
 錢價騰貴支費壅滯及恐有憚工作且恐以為給發工價  
 若若兼用錢米但直隸各州縣存貯米石經此屢賑之後  
 所餘銀俱無多今欲濟此大工似應裁留漕米並歲南正  
 順等府為河南漕運經由之路其河南地方為山東漕運  
 經由之路則應於三月內經過請即將河南漕米分撥正  
 順廣大興工各州縣山東漕米分撥河間順天興工各州  
 縣今在工夫役額領錢者按錢額領米者照時價給  
 米如此則官便於支發大使於食用而米糧散出既多市  
 價亦可漸平矣伏祈

肅鑒施行謹

奏

夫部右侍郎知縣安國左都御史銜致仕王鴻讓謹

奏為恭報起程日期事

皇上聖念老病加兩職任職於本月或檢案日起程從此棄朝

餘年等由

皇上恩賜為此具摺理呈

閣下恭報起程日期

奏

奏

協理陝西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王永烈謹

奏為吏員積弊事竊惟吏員自各部院衙門外凡

各省府州縣書辦五年役滿者每秋吏部考試

九卿公同閱卷定其前後以八品九品未入流

叙用其實親身到者十無一二例起本地方文

書投部考試堪屬孝史已覆堂上客音不通在

本省游手之人冒名充數而已及九卿取足數

目大張榜文空官自謂至公無私矣豈知榜文

掛後旋即毀棄無存而所注之冊經年累月任

意模改以銀之多寡為名之先後司官明知亦

視為故事弗怪也注冊之後換年截取則又非

多行賄賂不能給以致老死因斃者不知幾何

其冊上舊名仍不註銷即以行賄之人改換頂

替命之曰免接頭又有不用冊名但於近府州

縣書辦彼此串通真取考滿本名印結隨到隨

銓命之曰從天降間有改換年月被人告發行

文本省查覆及咨復到日則充一冒提塘改換

文書偷天之手於斯而極夫八品以下員雖至

微然皆

朝廷所設官吏於民最為親近受職之初即肆奸

尤天化日之下受職以後又莫怪其行私罔上生

事虐民乎且愚以為自今以後不必吏部堂考

九卿閱卷各省府州縣凡有五年役滿者該管

官查明即以衙門之高卑為品級之高卑以從

滿之先後為注冊之先後各詳本布政司各布政司每秋依期彙送吏部核叙銓用其各都院衙門書辦凡五年後滿者亦照此例至月銓之時本司官預將名冊親加詳察至堂驗過封固收存臨期滿漢官公同出敘書辦仍有從前等項作弊者本司官嚴加懲治司官如有仍前視為故事甚或通同作弊者堂官指名題參庶上下各知畏懼而吏治澄清矣且西邸下士為翰林時既思拙自守寡所見聞即今初登言路諸務未經諳練况我

皇上以天縱之才日新之德繼承

聖祖仁皇帝之統緒肝食宵衣屬精不怠且股肱左右惻惻款款各得其人百度莫不修舉萬姓莫不尊親焉光消埃豈足仰贊

高深於萬一惟是吏員宿弊素所深知固避忌諱員請

衆認且無任惶恐屏營之至謹  
奏

二〇四

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且上奏謹  
奏為欽奉

○  
上諭事臣舉得丙午科舉人黃夢麟係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為人謹慎見事明白現在本籍謹

奏

二〇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且王國棟謹  
奏為遵

旨敬陳事竊臣才識凡劣荷蒙我皇上知遇私思惟思竭愚忱以求報稱萬一益值係奏之期

聖治修明百廢具舉實無一得之見可以仰禱高深者惟恐慚汗莫知所措且思國家事無大小有一事必求一事之實效無其實而有其名難綱舉目張究於至治無補臣歷任國子監翰林院官謹條

上見聞以備  
聖明採擇

一 庶吉士年未四十者例習清書歷科教習庶常清書漢書人數務期相等其中不無平力就業勉充其數者且在衙門見進速臨躡之人大半寒微分得清書便為苦徑延師既皆用孔艱習學亦半塗勉強往往散館之前一特記誦授職之後多至廢

弛碑文祭文鮮有資能助力者且現在纂修各館翰林官皆職漢文翻譯一事仍於各旗各部院中選取則半塗學習與童年學習者優劣可知今我皇上恩科伊始慎重詞垣庶吉士中或縉紳子弟進取有資或難寒士而年少才俊者量揀數人分習清書散館後仍令職司翻譯毋得廢弛此外不必復分精力專習漢書則清書漢書均有裨益矣

一 各館纂修皆閑緊要現今

三朝國史及明史館皆奉

神旨 在館諸臣自心夙夜恪勤即

典訓館一統志館大典攸闕亦宜加謹纂修以垂萬世至

省方盛典當

聖祖皇帝神原禮部尚書蔡升元具疏乞修紀

聖祖巡狩諸事迄今尚未成書臣愚以為現修

聖祖皇帝實錄

神功聖德統為全書則省方問俗之事必已備載伏請

勅下總裁大臣詳議前事或應併入

實錄或應仍前另纂剋期告成則纂修各館不至虛糜乞

一 大學為首善之地觀化之本所以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今國子監六堂肄業止有虛名八旗官學亦無實濟整飭之法宜嚴培養之方宜厚伏請勅下該監詳查歷朝教育人材之道有可酌議者與現行事宜分別

事宜分別

奏請詳議施行其現在官廩貢生等肄業務須確實部務須考試區別優劣鼓舞勤懲伴辟雖有鐘鼓之風多士有思望之美則太學之設不為具文神且更有請者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必修文德如制禮作樂耕藉臨雍皆鄧隆之要務弄子之鉅典而非徒黼黻休明已也禮記云天子視學大斯鼓政所以警衆也三代盛時天子莫不視學兩漢近古猶有一二舉行者雖其治未必盡醇而臨雍講道三老五更史冊已傳為盛事况我

皇上時發勅命達紹啓虞夏道崇儒加封洙泗正德厚生之事無不準今酌古一一舉行治術心源三代以下莫可倫比夫千古未有之

聖人必能舉歷代未行之禮典如蒙

勅下禮臣查議臨雍盛典講學明倫以光至治則四海咸

思樂育而萬年求煥文明矣

以上所陳皆愚無知識是否可行伏候

聖裁日不勝惶恐慙汗之至謹

奏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國棟謹

奏臣典試粵東欽水

上諭仰見我

皇上明日遠聰無微不至安民察吏最厯

宸衷沿途文武各官臣道路偶經見聞未確不敢妄責

聖聰粵省巡撫布按皆循謹供職如年布臣國理琛朱等臣

在

聖明洞鑒之中至各省年歲廣東省自二月三月以來連次大

雨田苗茂盛較價不過七錢民食並無艱苦江西省贛州

以上較價七錢雨賜時若南昌九江等處較價不過一兩

臣於閏四月初三日經過其地初四初五大雨連日民慶

有秋江南安慶所屬之潛山桐城廬州所屬之舒城合肥

稍覺亢陽蝗蝻發動地方官現在祈雨分道捕蝗已去十

分之七大約不至成災鳳陽所屬之定遠宿州及下江所

屬之徐州等處二麥大熟山東所屬之鄒滕滋陽汶上等

縣東平高唐等州麥收或六七分四五分不等較價俱不

過一兩直隸所屬之河間阜城等處麥收俱屬豐稔閏四

月十八日大雨霑足秋成可必惟新城以北涿州良鄉二

麥分數似不及畿南等處我

皇上軫恤民瘼日勤宵旰下蒸黎庶上感天心臣所經各省年

歲大半豐盈即麥收間有不齊同之土人皆云二三年來

大小麥未見籽粒今年幸得收成雖多寡不齊皆可延至

秋成無憂饑饉臣謹擬實

奏聞伏候

聖鑒謹

奏

臣王爾德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才劣庸庸荷蒙

聖恩簡用視學河南

陛辭之日兩聆

聖訓指示詳切仰見我

原稿殘損

皇上為懷日月並履無微弗燭無遠弗周

事宜臣夫慎勉竭焉殆不敢絲毫苟且懸毫玩

忽仰負

皇上隆恩封丘罷考一案臣因奉

旨甄別學問品行未敢草率於懷慶府按試回省正月初

旬始行考試隨於開印日分別具

題是否允協伏候

聖明裁示至撫臣田文鏡居官之處奉

旨令臣細加體訪於兩三月後摺

奏臣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路經彰德衛輝

開封三府又於十二月內考試懷慶一府所見文武

各官以士民人等留心詢問其說不一大約咸頌田

文鏡者皆言其廉幹明敏怨望田文鏡者率言其儘

科太迫或言其御下太嚴不留餘地至於操守可疑

竟未有人議及者臣於封印後回省日擊其辦事甚

勤大小屬員一到即見家人夫役約束頗嚴門包小費一概謝絕居官如此可謂難得而聲名不甚純粹者實緣田文鏡蒞任以後諸事認真如徵收錢糧勅

限完解州縣催科迫促完納雖難此百姓怨望之所由來也又如州縣火耗解州司庫養廉不足皆以為

上司止知苛察不加體恤此屬員怨望之所由來也至唐縣令關一乘聞撤居官醇謹原無大過情因

信陽州知州李廷泰蓋查唐縣倉庫李廷泰家人所為不法關撤欲行審理李廷泰遂將關撤認送銀兩

據實揭報田文鏡見銀兩印封是實使行轉揭並無到情若論關撤平日聲名士民尚屬感戴應否寬宥

出自 聖恩他如河工驛站田畝諸事在官在民田文鏡稽察頗

嚴一無容隱遂至遠近播揚上履

家表我

皇上知臨天下明目達聰田文鏡居官之處已在

聖明洞鑒猶復周諮博詢下及窮荒所以軫恤民瘼澄清

吏治者至詳且重臣抵豫以來密加察訪此外實利

無所聞且近日官民情形已非昔比臣身受

厚恩深違

聖諭除所到密加察訪外凡接見官員士庶人等即將田

原稿殘損  
文鏡居官為人辦理公事之處揭理平體對為申言

觀其情景漸已相安此後巨考試他郡或別有見聞

自當據實摺

奏不敢一字欺隱上負我

皇上天地之心臣謹據實

上陳併遵照

諭旨從本官茲親王處轉

奏伏乞

睿鑒臣不勝惶悚懇惓之至謹

奏

所奏各事知道了

奏臣家

聖恩簡用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隨於二十六

日赴懷慶府考試錄入冬來雨雪稀少農民正在願

望十二月初一初二初四等日連得大雪入場士子

雖報四野農民有慶臣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事竣回

省於正月十一日起身考試彰德路經開封衛輝等

處詢之上人皆云去冬連有雨雪麥苗得存止開封

所屬中牟封丘秋處仰賴

聖主洪福河水雖已安瀾而原產地畝尚像沙也自德不

使耕種正供額報聞田文鏡現在清查其餘各郡皆

雨雪霑足二麥秋成可必我

呈上深宮宵密之內無日不念切蒼生上感

天和而賜時若中州荒歉之後兩載以來元氣漸復民生

樂業臣日繁情形不勝歡忭加額之至謹

奏  
知道了

臣王國棟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臣請方庸材返蒙

聖恩高厚力微任重夙夜靡寧茲於本年三月內按試河

南洛陽等處除考試事宜夫公矢慎劇弊登奸皆臣

分內應行毋容仰濇

聖聰外所有地方事務留心察訪聞河南府屬盧氏一縣

地處萬山之中向年亢徒一案盧氏亦為所煽惑一

時並起圍署縛官烏合甚衆學中生員亦多竄入其

中彼時地方各官見亢徒事經

上聞未肯又多一事設法和解並未正名定分懲創一人

現今盧氏一縣俗尚澆漫紀綱頹替皆緣如此妾為

未經處分勢尤成習何事不生臣荷

聖明委任不敢以事屬前任置若罔聞亦未便以既結之

案聲張滋擾密行廉訪將向日附和多事生員摘其

做過漸次削除以清學校但臣愚以為

國家事無大小與其懲創於既事之後毋寧防杜於未

事之先士子者百姓之耳目也教官者士子之表率

也臣於所屬教官無不留心試驗見現任盧氏學教

諭劉晉辦事勤敏心胸明白頗能彈壓多士且歷任

數載亦悉地方情形緣係生員情職例應離任赴部



改選撫臣田文鏡見其年力精壯留任辦事俟部選

有人始行交代臣思教官雖微關係學政誠恐將來

部選之人不識地方情事抑或夙老軟弱不得其人

盧氏士習便難整飭合無仰請

聖恩俯念學校關係重大准將劉晉留任辦事臣加意督

率俾其分別優劣明示勸懲庶盧氏一學不至無知

犯法則學校澄清地方寧謐

聖慈優厚天地同流矣查劉晉已捐陞知縣儘可赴部投

供臣為學校得人起見未敢具本陳請不揣冒昧謹

摺

奏

聞是否可行伏候

聖明裁示臣無任惶恐激切之至謹

奏

刑者身領當任道當當任以和縣缺較休法再陞

報者自去情願者有因者為不誤人附後理



臣王國棟謹

奏臣督學河南歷試數郡所經州縣聞去冬俱得雨雪  
 但多寡大小或有不齊入春以來河北三府又開封  
 所屬兩澤稀少二麥歉收臣於三月初旬按試河南  
 府四月初四日事竣起身初三日五鼓河南府城  
 約深數寸初五日臣按試汝州原籍汝州也本汝州雨  
 霑足二麥收成尚有五分四分不等迤西所屬伊陽  
 等處尤佳至棉花高粱等項業經得雨佈種可具秋  
 成米麥互價值二三月間稍長得雨復價入浙平水  
 至勝貴哉

皇上深宮宵旰無日不念切民瘼臣謹據實

奏

開伏候

聖鑒

知運了此百公岳據實不敢據實不以此不奏石  
 候事

臣王國棟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由汝寧府回至省城准撫臣田文鏡咨稱六月  
 十八日准吏部咨內閣交出

上諭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記載者俱將訓  
 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御覽內外文武  
 大吏着自行封進其不應奏摺之員着封固交與該上  
 司轉奏等因到臣欽此欽遵臣蒙

聖恩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簡任河南學政於十二日具摺恭謝

天恩隨蒙

召見跪聆

聖諭前任河南學政張廷璐辦事甚不妥當故特簡爾去  
 爾之學問人品尚屬可用即操守未經試驗看來爾亦  
 必顧體面不肯做無恥下流之事但知人不易如黃叔  
 琳差遣主考未嘗不好用為督撫頓然更改爾此去務  
 須敬慎小心實心任事天公矢慎教訓士子不可過於  
 寬縱亦不必過於嚴切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總要得宜



至於地方之事倘有所聞不妨具摺陳奏鄰近省倘有風聞亦可摺奏即未經確實亦不罪爾朕不過欲周諮博採以備見聞倘所奏即行亦不必欣喜所奏未允亦不必恐懼爾之是非黜陟只在爾學政之稱職與否不在於摺奏之行否也封丘一案王遜等既經正法其餘望候諸人爾但擇其平日行止不端及學問荒疎之人酌量革退具題爾即速起身俟有日期再奏等因

臣欽此欽遵又於十一月十九日啟奏起程日期復

蒙

聖恩召見跪聆

聖諭前學政事宜已經下旨與爾河南署巡撫田文鏡居

官近日聲名外間頗有議論言其見小巧取官民無不

怨望爾到去下旨與田文鏡言他係朕獨用之人外而

督撫內而九卿並無一人保舉朕因其辦理山西賑濟

事務甚是妥當故授為河南布政令如何做官以致官

民怨望之處令其據實陳奏爾所到之處密加察訪其

見小巧取及調簡調繁果有別情與否於兩三月後據

實奏聞田文鏡曾在朕前保爾為布政亦係爾一知己

爾亦不可因眾人之論隨聲附和然亦不可為他容隱又唐縣知縣關澂聞田文鏡參他頗有屈抑亦令田文鏡據實回奏爾仍細加察聽將有無冤抑之處奏聞田文鏡果無不好之處爾在河南並無地方責任凡接見官民士庶人等即將他居官為人之處替他表白陳說好好幫他如果巧取見小及官民怨望之處是真爾即據實奏聞若一字欺隱上負朕權用之恩下亦負爾學問欺天之事斷斷使不得前諭爾奏摺之事爾差人賈至本官莊親王處轉奏爾家中平常朕亦知之此去容賓夫馬費用爾即下旨與田文鏡叫他酌量幫你臣隨

叩頭謝

恩於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所有祇聆

聖諭緣由遵

旨具摺

奏

聞臣謹

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條陳學政事宜恭請

睿鑒事

聖恩簡用視學河南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到任歷試六府

州錄解冊部限迫促星夜辦理於六月內歲試竣

事仰惟我

皇上天治光昭日新月盛所有學政事宜應行裁酌者敬

陳一二伏候

聖明採擇

一河南新設直隸陳州許州鄆州陝州光州凡

六處分轄二十餘縣所以盤查倉庫清理命盜諸

案俾有責成法至善也但其中學政事宜尚有未

經詳議者案查各州縣舊屬開封河南汝寧三府

進學額政府學二十名大學十五名中學十二名

小學八名各州縣於本學定額之外酌量人材良

多益寡撥入府學今分為直隸不屬府轄則府學

二十名之數與州屬之數無涉除該州縣所有定

額之外不使多取一名是八學之人數反減於未

分之時也恭謹伏

皇上加意作人採興文教改學加額多士奮興而直隸州

入學之額反減於舊人材未免向隅現今陳許等

州紛紛具呈求撥府學臣未敢冒昧

題請且直隸山西山東江南新分直隸州之處甚多廣

西陝西現經

題請分設合無仰懇

聖恩

特勅該部詳議或於所分直隸州縣每學量加一二名則

法制周詳人材蔚起各省咸沐

皇仁矣

教授教諭訓導分理郡縣教化之事而學臣實總

其成督撫為一省大吏自藩臬府道而下以及州

縣刑名錢穀大小事件無不同知惟教職各官除

到任考驗之外相見之日甚少是以教化之事及

教職各官之年力才守未免寄耳目於有司或有

未能詳悉者學臣則每郡按臨凡教官文理之優

劣任職之勤惰知之最悉查條列內教職大計督

撫會同學臣舉行職此故也但大計定限或在學

臣受事之初賢否未及周知便生推諉甚至司道

各官薦勅議定始以空文聞白者有之是徒有會

同舉行之名而無其實也我

皇上振綱絜紀百度修明舉凡有名無實之事概行釐剔

臣愚以為教職舉勅之事俱宜於學臣報滿之時

嚴核才守率力會同督撫具

題別勤懇有方嚴於學政有裨又直省除順天江南浙

江等省例差學院凡教職大小之事俱屬學院官

理河南山東各省學道學院間有更換遂致教職年老告病及委署等事或由學臣或由督撫各省例不盡一臣愚以為教職一官原屬學政尚司若

一應事宜不由學政何以為鼓舞勸懲之資伏乞

初部定議行知各省應歸督撫者歸之督撫應歸學政者

仍歸學政則鼓舞得施而教化有賴矣

一捐納教職五年修滿改補舉丞主簿所以崇師儒

之趨重教化之事凡屬正途無不感奮興起仰頌

我

皇上育才造士之心但歲貢一途俱係由廉揆貢守候多

年如多老邁稱職為難臣按臨各郡留心教諭訓

導等官其捐納出身年少學淺不堪司鐸者自應

照例改補而年逾強壯學問頗優實心任事者亦

不乏人臣前於盧氏學教諭劉晉已經具摺奏

聞此外尚有教員東輝有方儘堪勝任臣至省城已與撫

臣田文鏡言之商同再加考檢此內有廉生捐貢

者亦在五年改補之例其由廉揆貢例係應得教

職而一經急公先用反屬異途人材未免屈抑且

教職需用正途原為教化得人今現在各員試之

已有成效似應分別去留以示勸懲合無仰懇

聖恩准臣會同撫臣細加考核擇其稱職之員酌留原任

或行調補分別

題請

聖裁則不惟現任諸員愈加感奮即恩拔歲副新授各員

亦知所勉勵矣

一武弁會同考試騎射原奉部議准臺臣條奏各省

武童該督撫提鎮將就近參遊選擇一員會同學

臣考試原因學臣皆僚詞臣不諳騎射故也但其

中似稍有未協之處查武童一途廣綠請托之端

較文為甚學臣按臨所至內外關防其或稍有不

肖便為人所指摘即府縣考試亦有關防未有可

任意出入者今若以副參遊守原無關防之官即

預本處考事凡童生學習弓馬半在營伍之中恐

交通熟識漸生他弊我

皇上勵精圖治慎簡官方現在河南所屬參遊皆恪謹任

事原無他說但恐日久法弛或彼此交通或侵挽

爭執而生童違身之始即敢資緣奔競之端人心

風俗所關不小臣愚以為武童小考非比大場像

劣可一覽而知即恐銜鑿有差或令於府考縣考

之時會同將弁考驗優劣分別前後送學臣錄取

則責任尚而關防密鑿端庶可永絕矣

以上數條臣愚無知識冒昧數陳是否可行仰祈

睿鑒臣不勝戰慄惶悚之至謹

奏

臣王國棟謹

奏五月十九日臣家人賈摺回豫領到

殊批凡事只宜據實

諭旨仰見我

皇上軫恤民瘼勤求吏治凡四海九州之大無微不至察有

感即通稍有人心敢不仰體臣於六月內歲試事竣

起身回省路經上蔡西平許州等處一路高下平原

禾麻菽黍一望如繡甸之土人皆云豫省數年以來

日所少晴即豐收大有之歲亦從無如此之早收晚

禾一時並茂者也惟六月中旬以後雨澤過多低窪

之地積水苦澇至七月十三日開封府屬儀封縣之

犬寨蘭陽縣之坂廠河堤一時潰決田苗廬舍深沒

頗多祥符縣相近地方亦有被其患者惟幸居民遠

避未嘗傷損河臣稔曾筠撫臣田文鏡赴工查勘并

委地方官料理賑卹堵築事宜十五十六兩日天氣

晴明十七日微陰未雨十八十九兩日天氣復晴聞

決口現在興工堵塞可無他慮其餘州縣低下處所

田苗減去分數平原高阜皆有十分成熟已經漸次

收穫臣謹據實

奏

聞

知道了二點抄傳不傳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豫省事宜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知臨天下仁育羣生明日達聰通言必察臣重蒙委

任凡有關於民生吏治者留意訪聞謹陳一二事宜

伏惟

聖鑒

**原摺殘損**

一河工關係重大錢糧向有成規春開閘前任河道

陳世倬建議加一節省河防各官紛紛皆稱未便

臣以為河員身在事內未免自便其私其支銷之

處或有浮溢臣未親歷河干不敢冒昧陳

奏荷蒙我

皇上睿慮周詳未即

俞允飭下撫臣田文鏡詳議聞田文鏡現在清查應節省

者核明節省其有取土太速募人不使正項尚不

敷用者核明找給徹底澄清情理為協今秋雨水

過多儀封蘭陽兩縣堤岸漫圯田廬傷損臣聞該

督云將來加一節省之事大有不便蓋節省二

應為因計起見而河工之事則與他事不同河

防各官水修工程原有難易其難者固不必論即

易者正項稍裕一切胥役往來之盤費繩索器具

窩棚之修補皆取給於此難易工程通行計籌應

節省者未必甚多而中州土性雜沙鬆浮殊甚伏

**原摺殘損**

秋搶護之外尚須同時修補現在河工各案未經  
奏銷其承修各官保固一年之處尚未起限兼聞  
今春原河道陳世倅因有加一節省之說應發錢  
糧欲留抵扣節省河防各官無不呈呈撫臣田文  
鏡嚴諭之後始行給發夫水潦時降雖

聖世亦有不齊倘有他虞即嚴追賠補而盈千累萬之帑  
介河員身家有幾是陽有節省之名陰受虧

**原稿殘損**

實上聞

國家已用之庫帑下聞豫省待命之生靈於河務似無  
裨益臣愚無知識河工利弊未能周知所聞如此  
謹據實陳

奏

一 中牟陽武封丘等處荷蒙我

皇上矜恤民依查勘被災田畝優與豁免臣考試所過地  
方士庶人等無不鼓舞呼感慶得生

免弊之世但聞懷慶府屬之原武縣與陽武接壤沙屯由

結被災之地頗多小民未能耕種正供亦艱聞

欽差到日士民曾經環請路勘部臣以未經奉

旨不

**原稿殘損**

查撫臣田文鏡亦以錢糧關係非輕尙可勉力  
和以速行請路且恐此例一開鄰近地方稍  
有波及者援例陳請未免紛紜慎重周詳似為允

協第臣聞懷慶府屬之原武開封府屬之祥符其  
被災情形與他處不同且百姓愚蒙日擊接壤州  
縣事屬一體已沐

皇上浩蕩之仁則望恩倖澤之心愈加迫切

皇上仁同天地明並日月一夫不獲即屋

宸衷臣所聞如此謹據實陳

奏

一 祥符縣為開封首邑每歲額征丁地銀一十一萬

九千餘兩省會之區五方雜處事務煩劇數倍他

縣南北兩岸堤工責令修築現今伏秋水漲知縣

**原稿殘損**

士俾奔馳兩岸搶護堤工危險殊甚幸保無虞

自縣治至所屬十二寨相距二百里密邇桃園集

與山東之曹縣北直之長垣接壤幅輿遼廓巡察

難周且中隔黃河每逢風雨驟來伏秋水發渡船

阻絕動即經旬故河北里民赴縣完糧及告理命

盜者深以黃河為患我

皇上睿慮周詳數施蓋善設府分縣無不因地制宜全查

祥符黃河以北共有一十九社應征錢糧約有三

萬其種其地散諸中縣尚為有餘河北陳橋鎮居

民稠密土脈平坦若分設一縣於陳橋管轄一十

九社不惟理事惟科無患黃河之阻而於桃園相

**原稿殘損**

之十二寨亦可謂終夕全如意稽查但建造城

原摺

倉庫添設衙署修工為費浩繁似非倉猝可辦  
臣伏見江蘇州縣原因毀種重大

題請分縣已蒙

俞允今祥符發種甲於豫省且有南北兩岸堤工如分官  
其事則伏秋沉發責任自專於河工亦大有裨益  
臣愚無知識條上見聞是否允備伏候

聖明裁擇謹

奏

和道了天行泰泰少不核益取福道也

分縣一事何不言於揚臣說情不可言奏

道

二一五

光緒帝即提督河南學政今報滿臣王西陲謹

奏為遵例將屬賢員恭請

旨鑒事臣一介庸愚所蒙

聖恩簡用督學河南一切學政事宜倍遵

聖訓指示同敢備越材識凡下未能得暇伏查學政

定例教官中有才品優長者錄實列為臣按試

所至留心訪查有光州學正中程章年印翠

人品行端方性情強直約來士子好善惡惡之

慮用力甚勇兼愛將學教後長準內成進士學

老就教師道見敦廉謹老成人品端粹此二員

者臣處科內誠知之頗深伏見我

皇上知臨天下明日遠思求賢若渴之心實為史才

所未有現在隔補教職改授佐雜等官皆得蒙

恩召見錄用多人如臣所知二員才品頗優無從仰

覽

天願恐致淹棄臣職司學政不敢以既經報滿微然

自安謹據實列為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覆

旨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觀風整俗重任於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湯山行宮恭請

聖安仰荷

隆恩賞賜貂帽貂褂

御用錦氈併蒙

聖恩訓誨對摯詳明大中至正聖經賢傳之奧一經

聖明闡發內聖外王之道一以貫之臣粗習章句學識無

淺蒙

皇上指示教訓之復始悟六經之理本自貫通一切立身

行已居官化俗之要益覺有所持循嗣後殫精竭力  
不敢有分毫懈怠惟恐有負聖恩之隆且蒙  
倘可稍圖報稱皆我

皇上天地造就之弘仁也臣於十二月初二日自京起程

遵

旨從河南省奉臣母赴浙江任河南撫臣田文鏡恭請  
聖安臣將款奉

諭旨逐一宣示雍正五年二月初一日抵任巡撫臣李衛

率同司道諸臣恭請

聖安臣隨將所奉

諭旨宣示撫臣李衛及按察司臣董永茂皆感激

天恩望

闕叩謝除臣到任日期已經具疏題報外所有宣示

諭旨緣由理合具摺覆

奏臣荷茲重任夙夜兢惕一路訪察知浙江省風俗澆

漓而杭嘉湖三府濡染惡習特為尤甚誠不出

皇上洞鑒之中近蒙

皇上再三申飭整齊化導之後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現在

紳衿黎庶中心畏懼漸覺統統奉法但我

皇上以唐虞三代之治治天下浙省士民雖一時畏懼未

必實能洗心臣到浙時傳集紳衿人等至明倫堂宣

布

皇上德意無不望北泥首感恩悔罪唾罵重注二逆似出

至誠臣又行文各府州縣宣揚

聖化務期革面兼且革心以昭一道同風之盛雖近日如



威麟祥事漸染惡習同知康和平湖縣批傳一事愚  
民惶惑殊駭聽聞撫臣李銜俱經具題然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浙省人文之地  
士民豈盡無良甘自棄於

聖明之世但積習已久惟知分助物使之翕然向化耳  
皇上面交與臣二摺臣與撫臣李銜同閱內閣稽察棚民

一事先經遵照部行大學士臣張廷玉條

奏奉

旨事理嚴行稽重在案各縣棚民現俱安靜茲復照額

摺內所請及未未摺內二條行令各該府縣確議詳

覆臣等公同酌定具

奏祈交二摺再行繕寫

呈報臣又待奉

上諭命臣清查浙省頑抗錢糧一項舊例包攬抗欠紳矜

州縣詳請革懲督撫院司始行查究臣思浙江風俗

澆漓不同他省必待有司詳請恐州縣官寬嚴不一

未必盡能執法即有執法州縣詳革一二人止能令

本縣矜士畏法完公不能遍及通省臣已行文各府

州縣依限催征仍令按季將完欠分數據實冊報臣  
於完半全完之期按冊稽查內中如有紳矜聚眾頑

抗不納者不待州縣詳請臣即分別輕重處分應恭  
究者恭究應革懲者革懲風聲所樹通省之人必咸

知奉法而頑欠可清矣又臣到浙江時訪聞民間有  
昏役市販合湊幾家買閱印抄者臣思小民無知不

宜與聞

因事論語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又云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難

皇上所行事皆化民成俗仁育義正之事無不可使人知

者但此輩一聞印抄每多訛傳以惑衆聽諸如此類  
亦風俗人心所關臣已嚴行戒飭倘有犯者立拿重

懲至

初書內閣載事宜容臣次第查酌實力奉行又臣在湯山

時面頌

上諭撫臣李銜奏帶領外郎中朱倫瀚今日稽察督否臣

到浙後於朱倫瀚進見之時即將

皇上戒董獎勵之意詳悉宣示朱倫瀚悚慄感懼涕

案據云

聖祖拔擢之恩

皇上矜全之德倘有纖毫專員非特

王章不宥亦無面目存留天地之間等語現經撫臣李銜

委署寧波府任事承久俟臣巡歷時細加查察據實

具

奏又杭州府仁和縣知縣紀道宜書生初任日到浙時

見其謹飭有餘而才具不足恐難當此頹劇之任或

地僻事簡難分庶幾人地相宜但紀道宜亦係任事

久臣將細察其賢否并辦事勤惰再行具

奏據省會案要地方臣仰體

皇上慎重官方至意預為奏

聞又臣自河南至浙江見浙江陰雨與江南不異因上年

入冬以後雨雪連綿直至今春晴日頗少民間去年

所收稻穀多未乾斃米臣到任後尚多陰雨初六

日撫臣李銜奉

旨行舊田禮是日天氣晴明農氏懼忤以為豐年有兆嗣

後仍時晴時雨十五日臣與撫臣李銜會詳

小詞待聖

聖諭是日天氣開朗連日稍覺晴和若得從此常

收有望望望仰體

原稿殘損

皇上矜念民瘼至意并附摺奏

聞臣於十五日料理阻車即欲巡查杭嘉湖各屬因撫臣

李銜言州縣現皆辦理潛隱宜稍遲數日約於二十

日後視州縣中潛隱報完者撥次巡查竭力辦理

合奏

關代惟

聖慈俯鑒臣無任惶悚懇摺之至謹

奏

謹

二二七

請

呈上聖安

膝安

浙江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奏

小股八乘上野河匪徒阻攔特巧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浙西風俗事宜仰祈

睿鑒事

皇上特恩昇茲重任夙夜戰兢深懼弗克負荷抵任後業

將欽奉

諭旨欽遵緣由具摺奏

聞仰祈

聖鑒

硃批詳悉訓示臣叩首跪誦益加潔切敢不鑠骨銘心竭

誠盡力以期無負

天恩臣於二月二十九日由省前往杭嘉湖所屬地方以

次巡查謹將各處風俗情形一一奏

聞浙江風俗澆漓惟杭嘉湖為甚而杭嘉湖州縣又微有

不同如杭州風俗漸染惡習者惟仁和錢塘海寧三

縣為最新城富陽昌化於潛次之餘杭臨安山邑稍

稱醇朴然仁錢二縣練在省城有文武大小各官呈

羅棋布人雖縱恣猶知畏法海寧去省城百餘里故

人多放蕩善於仁錢湖州風俗漸染惡習者為程歸

安德清長興四縣民多機巧詐偽百出至安吉州武

康孝豐等處皆山僻小縣風俗未盡漸染人心未盡

澆漓嘉興盡屬水鄉漸染惡習者如嘉興秀水嘉善

三縣民多輕儇虛誕不實石門洞鄉火之平胡海盛

又次之大抵杭州人狂放湖州人刁健嘉興人浮薄

臣每至一州縣即傳集紳衿人等至明倫堂宣布

皇上天地覆載之仁御極以來敬

天法

祖勅政愛民四海之內一夫不獲即屨

宸衷

湛恩溥被不可枚舉數計又因浙省風俗澆薄屢頒

訓旨深切著明復設專官整齊化導無非欲爾紳衿士民

明天地之經識尊親之義安上下之分重廉恥之防

爾等遵達

聖世仰沐

皇仁應各念父母之邦為子孫之計一切浮狂詐偽抗禮

健訟種種惡習務期洗心滌慮痛自革除庶幾化行

俗美共樂昇平一時紳衿人等聽聞之下無不感歎

愧悔眾口一辭似出中誠非由強歸至臣到海寧地

方紳士向多澆薄而民亦刁頑臣如前宣明

聖化之後更嚴加戒務難俱戰戰悚悚叩頭謝

恩切齒啞然或一時面從未必中心改革尚甯不時延

察倘有怙終不悛者應即分別重懲恭奉懲治臣於

杭嘉湖三府凡所巡歷之地無不加息察訪從前肆

惡之徒實皆畏懼欲跡但恐苟免刑罰難保其後查  
有情罪多端者先行懲儆除湖州府武康縣舉人徐  
朝陽杭州府海寧縣舉人邢鄂嘉興府秀水縣武進  
士孫江湖州府歸安縣武舉人孫鎰已經囑託待恭  
外如德清縣劣衿蔡立功係已故禮部尚書蔡升元  
之弟以倚勢抗禮生事種種惡跡臣訪拿咨革發湖  
州府審究嘉善縣劣衿曹善曾係已故吏部侍郎曹  
鑑倫之孫以倚勢害人種種惡跡亦已訪拿咨革發  
嘉興府審究又凡抗禮包訟生監及奸胥里棍拿交  
各該地方官審究者不一其人因生監人等例不具  
題未敢瀆

奏各州縣有力學教行之士臣訪知的實或給匾示旌  
或面加獎勵以為鼓勵吏部侍郎沈近思所奏十條  
遵奉刊布嚴禁凡浙省風俗人心所關事件臣一一  
條列禁約併刊小示遍貼窮鄉使咸知奉公守法再  
浙風向來健訟每達地方上下衙門故告動輒一二  
百紙語無情實臣遵

皇上訓旨所到之處竟不開期放告然又恐叢紳劣衿欺

凌小民下情不得上達特設鐘門外出示曉諭有實  
受沉寃不得伸者許為鐘控訴臣謂訟者必多不意  
所到州縣呈詞絕少訪之各屬有司俱云詞訟亦比  
往時減半總皆仰賴

皇上過化存神之用民知安分稍遠醇良此亦小小一轉  
關也又浙民雖浮狂詐偽而性終柔弱如杭州海寧  
紹興數處前者偶惑聞見訛言一傳聞邑震恐臣與  
撫臣李銜隨經出示曉諭安解大抵愚柔之人皆知  
畏罪臣恪遵

諭旨分別勸懲而勸懲之或可以漸轉移仰副我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臣謹稟

奏

聞伏乞

睿鑒臣無任瞻依惶悚之至謹

奏

條列浙省各屬同案榜案等事臣任事惟誠本分宜履  
去浙江州縣人心大者至廣將詳奏知道恭悅  
魁一二字之外何了涉也

臣 王國棟 謹

奏為 謹

旨事竊臣於二月二十六日正欲出巡杭嘉湖三府欽奉  
皇上恩旨以浙省上年被水米價騰貴窮民艱食

特命撫臣李銜會同將軍臣鄂彌達臣王國棟先勸帑銀

四萬兩在杭嘉湖三府修城濬河築堤使窮民傭工

力食此誠

皇上如天愛民之心也臣分勸得杭州至海寧一帶河道

水多淤泥其淺處宜深窄處宜廣應當開濬以便蓄

水灌田海寧以下至黃灣地方一帶支河亦有應行

開濬之處撫臣李銜分勸得湖州地界太湖堤開日

久傾圮應行修築將軍臣鄂彌達分勸得嘉興一帶

石塘日久坍塌應行整理臣等公同酌議各府河道

疏濬之事因冬春雨太多水勢未退此時築壩開

是 濬必致多費工銀當俟九月水落農單之後再議

疏濬目下採買物料尤葦城垣杭州府城於三月二

十二日興工湖州府城於三月二十一日興工嘉興

府城於三月十五日興工石門德清長興安吉州嘉

善平湖桐鄉等州縣城於三月十九二十一等日興

工已俱撥員分督臣巡歷所至仍親行察校毋使侵

冒合計現在興工各處四萬帑金約可足用容臣等

核實會

題但各處所報工程尚多提臣石雲倬又咨稱寧波城

垣頽廢已久應亟修葺現在批司查詳當

國家綱舉目張之日城垣河道一時經理整齊原屬萬

年利益而需用之處或恐浩繁難

皇上踴躍賜賑動輒數十萬現本有四萬不敷今臣等再

行政

奏之

明旨費帑利民在

聖心固所不惜然臣謂天下之正供有數而

國家之經費多端王制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言有

備也今以浙省三府而耗費多金

國計所關理宜籌畫臣思國有工作庶民子來靈臺室

固尚宜共輸其力況今修葺諸事原為利濟民生彼

受

國重恩罔惜名節而挾資自肥者豈得安然坐視臣出  
爬到德清地方有捐納候選通判蔡應龍者係已故  
禮部尚書蔡升元之子也蔡升元生前居官貪鄙刻  
野共知充為都察院時包攬保舉罔利營私無所不  
至從未為

國家出分表之力告假回籍竟以壽終遺資產於伊子  
蔡應龍等生享富厚盜利剝民臣訪之輿情無不訕  
笑著怒於蔡氏父子者蔡升元身為大臣上不快於  
朝論下不滿於鄉評如此又蔡應龍為昇伊父倚勢  
強買揚有祥等民房基地改造墳塋致揚有祥等憤  
怒控告撫臣李銜斷罰蔡應龍出銀五百兩修湖州  
府城今

皇恩發帑脩城湖州德清俱已興工而蔡應龍應出之銀  
尚不遵斷交出雖伊父久任京官家資不為巨富而  
彼所得者原係不義之物應儘其所有悉公利眾且  
在湖州德清修城濟河即係蔡應龍之鄉於應龍兄  
弟田產未為無益而以是懲貪使人知蔡升元居官  
贖貨雖倖逃於生前終難免於身後以為位極人臣

而不公忠者戒探之天理合之人心皆允當也臣至  
愚至昧欲於樽節

國用之中即寓維持風化之意伏祈  
皇上俯鑒若臣言可行當即繕疏

題奏又海寧縣城垣頽壞特甚據該縣估計工料浩繁  
未經批准修理臣查革職侍讀學士陳邦彥受

國恩蒙

皇上矜全錫里令現居海寧本地河道城垣或修或濬邦  
彥是三人並有在地方勤勞力了勳勞等三人名未獲賜卹卹  
彥亦出資出力亦屬分所宜然俟俟行設縣確估工費  
彥與撫臣李銜商酌料理一併附摺具  
奏伏乞

聖鑒臣無任惶悚屏營之至謹遣家人 楊馬 自備脚力貢

奏 體

覽 聞

120000

二二〇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浙西營伍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仰荷

恩命簡閱營伍欽遵祇揚抵浙任事之始即移行各鎮協

逆一飭查務各實心實力訓練士卒修理器械使營

伍改觀以期仰副

諭旨今巡歷浙西地方先行簡閱重杭州副將李際培兵

一千四百餘名嘉興副將顧弘亮轄兵一千三百餘

名湖州副將孫明良轄兵一千一百餘名臣簡閱各

鎮協兵丁時李際尚署理黃巖鎮印務孫明良已奉

旨陞授廣東碭石總兵孫協額弘亮臣視其人不過中材

而辦事猶屬小心就三協營兵而論杭州協左勝嘉協

次之湖協又次之其將備各官雖無出眾之材尚可

供職各營弁目有材技平常不能稱職者移咨提督

斥革除僻遠營汛因地方緊要未便調劑考驗外其

存城之兵及經歷處所逐一簡閱凡老弱不堪充伍

者飭令革糧另補故勇生疎者飭令立限訓習夜甲

或未鮮明器械或未整利嚴飭分別整理再查綠旗



兵丁有馬步二項而步兵之內又分戰守月支糧餉

相去懸殊臣愚未諳營伍竊以為治兵之要首在嚴

明賞罰以示勸懲若馬兵之技勇不及戰兵戰兵之

技勇不及守兵差等不分何由鼓勵臣於簡閱時細

加查察其有騎射生疎者馬兵降為戰兵戰兵改為

守兵併飭將備各官公同考驗挑選人材技勇戰兵

拔馬守兵後戰併令報明提督庶人人知所感奮行

伍可望整齊至營伍大槩尤在虛種冒餉臣簡閱時

細加盤詰據各協將隘泉口一辭整搦實無此共但

查副將以下千把總以上俱有隨丁一項冊內止開

花名無兵點驗查詢情由據云大小各官俱沾

皇上浩蕩之恩此項實際養廉之費向年營伍中尚有公

費空種數名甚至有借公費為名烹肥入己者

皇上御極以來整綱銜紀各營衙例盡已革除例擬隨丁

之外並無別情一切軍裝甲仗俱係捐備陸續設法

料理等語臣伏念我

皇上愛養羣臣體恤備至文職大小衙門俱有養廉之費

武職瞻養家口自家一體如

恩未便冒昧恭

奏臣簡閱後隨飭令各該營弁出具並無虛冒甘結號  
轄將備加具印結存案以備確行查核至浙緝公費  
無出一切軍裝甲仗俱係捐備陸續料理情由事關  
通省營伍俟臣巡查浙東各營汛再行確查作何仰  
類

聖恩之處據實

奏請定奪又浙西之民辦賦資生首賴蠶絲春夏之交  
正在育蠶時候俗忌不宜火器臣仰體  
皇上軫念民生至意是以鎗炮等項未經驗試杭嘉湖地  
方緊要臣當仰遵

聖諭不時巡查就近通行校閱如有怠玩縱弛及虛冒短

短等情該管將備弁員一併

題奏寬處抑臣更有請者浙江素稱澤國以舟為使常  
用馬兵之處無幾是以精於騎射者絕少而馬亦疲  
以守者千僅可保省復舊的保議會道能神議法有  
瘦居多臣愚以為浙江馬兵似可量行裁減計馬兵  
之糧裁去一名即可多設戰守步兵二名分撥防汛

以資捍禦臣經行浙西地方往往有數十里無塘汛  
者良由戰守各兵不敷分撥若一轉移種不如此地  
方可收實用是否可行臣與提臣石雲俾妥議後會

疏具

題恩之浙江風土柔弱營兵技勇等項不能比肩他省  
營伍素地誠如

唐照現今又奉

持旨撥陝兵百名分營訓習大小弁員咸知凜惕據撫臣  
李銜云現在營伍較向年已加整頓此後更嚴行操  
刑可望改觀以將

聖慮臣至愚極隨每見文武大臣於御前之始事無大小  
張對其詞以筆

躬聽及任事一二平後仍多即御前且甚或文過飾非於  
於凡及此等情何意此體身力大對廷臣亦非之有也  
地方實宜毫無裨益臣受

恩深重莫報涓埃惟有一事不敢苟一字不敢欺

皇上日月之明自能洞照謹將閱過浙西營伍情形據實  
但奏今日以查不心隨境轉為非手書一書臣奏勉之

聞伏祈

睿鑒臣謹

奏

跪



臣王國棟謹

奏為設陳浙西州縣事宜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仁育天下義正萬民因

念兩浙地方緊要

特設專官職司省訪恭頌

勅書內有稽察文武官吏之

旨現今巡歷浙西留心查察司道各官俱蒙

皇上特簡優劣賢否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且臣共事未久不敢冒昧陳

奏惟釋監道王鈞人頗謹厚辦理監關諸務亦屬相宜

但才具平庸未能詳應至府縣各官恭遇

皇上至聖至明振綱飭紀撫臣李銜督率亦嚴循分供職

者居多其中地有繁簡才有短長謹就臣一時聞見

繕單先呈

御覽其杭州府昌化縣知縣趙華臣巡歷至縣訪知該令

諸務縱弛曠廢職守已經特疏

題恭湖州府德清縣知縣徐廷任姦作奸孝豐縣知縣

范林等才力短淺臣巡歷訪聞俱與撫臣李銜會商

分別恭處改教在案但浙江風俗淳樸州縣才力稍

平即為虛役播弄臣按查各屬凡有州縣蠹役逐一

務提責革分別懲治非情關重大不敢責

奏浙省頑抗錢糧臣欽奉

諭旨即設法稽查先經

奏明蒙

皇上殊批實力為之臣跪誦之下益加凜切俟完半及全

完之期當細心稽查力懲頑抗以除積弊其各府州

縣命盜訟獄案件臣先令按察司開報查核仍於巡

歷所至逐一稽查清理至保甲一法須安民最關

緊要地方各官果能實力稽查使民不至為非律益

風俗實非淺鮮乃浙省各州縣有臣到任後方舉行

者有先曾舉行查編未盡得法者臣逐加窮詰據府

縣各官供云浙江地方與西北情形不同或零星居

址或連徙靡常或小船往來踪跡莫定難以一律編

甲臣思古人立法隨時隨地皆可變通特憲行之不

力耳浙江錢糧繁重地丁書折南糧等項頭緒頗多

州縣稽核僅比日夕不遑所有應行事宜常有名

無實臣現今嚴諭各該府縣就地方之繁簡分期限

之遠近務期實力編查毋得借端苛派毋得粉飾具

文臣所至親行查察如有仍前玩誤及奉行不善及

欽優民者立即

題恭治罪再查杭嘉湖三府地方戶口殷繁而倉穀積

貯無多倘有晴雨愆期每致仰煩

聖慮如今歲雨水過多米價騰貴若非

皇上如天之仁

勅令賑濟平糶小民艱食應倍他省臣思社若一事久延

奉

社若一事久延  
旨舉行而浙省地方捐輸無幾因上年收成稍薄民力艱

難議令各州縣先於紳大戶內勸輸捐積其里民

積粟俟秋穀登場後再為勸捐併禁抑勒指派務使

舉行無異實於民生有裨今自二月終連旬晴霽春

花仍又望雨至閏三月初五日以後陰雨數日旋復

晴和麥苗漸已成實將來可收五六七分不等亦足

稍濟民食現在各州縣平糶賑濟撫臣李銜專委杭

嘉湖道徐鼎督率各該地方官分頭踴躍臣巡歷所

至就近踴躍俾民得沾實惠無負

皇上懷保深仁臣材穢薦下叨沐

聖恩至深且渥竊以為人臣之義在於靖共如委蛇以昭

隨俗之愆必至有悞

國是倘乖戾以故嫌爭之漸亦或仰費

聖心臣恪遵

皇上同寅協恭之

訓旨凡聞地方事宜與撫臣李銜協表辦理不敢矯異亦

不敢苟同惟期有益吏治民生仰副我

皇上簡昇任使至意伏祈

睿鑒臣謹

奏

跪

臣等謹將

杭州知府張鳳子積穀有年到任甫及三月已著聲

理事向知相 雖屬初任屢經著夏而得暇職

海防同知谷 唯 川省夏米初回差委無誤

仁和知縣能運宜 書生初任現在請改昌化

錢塘知縣春 勤慎小心似可造就

宣 願知整飭地方但有悻悻自用之病

人亦老成現有足疾據稱患瘧未久已令杭州府確查

除任請未請陳年力尚強

新城知縣羅 廣 滄分供職未見所長

於潛知縣王自猷 亦屬新任人頗明白

嘉興知府劉允然 盡力辦事亦買稍粗

嘉興知縣劉德榮 人品雖未純粹而才識疎達洵屬能員

嘉興知縣吳之璜 有意整理錯誤殊多

海鹽知縣王任正 精力壯健敢下頑嚴

平湖知縣楊克恩 辦事稍純尚知自愛

石門知縣呂廷錫 料理地方可稱明敏但有言過其實之處

桐鄉知縣王絡生 才具中平

原補疏損

安吉知州前典義 外任人辦事熟但精力近衰

歸安知縣王錫年 辦事不無過愆然外觀才氣殊覺過人於諸令中可稱卓卓

長興知縣白環 署令場雖清未能得暇設令新理復任似屬人地相宜

武康知縣彭開宗 任事勤敏舉止稍粗

與該部持此二人調來引見

原補疏損

原補疏損

原補疏損

原補疏損

三三三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浙東紹寧台三府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四月十五日由杭渡江迤邐紹寧台一路

地方紹興府屬會稽山陰蕭山上虞等縣風俗澆漓

雖不至如杭嘉湖之甚然奔走京省慣熟衙門漸染

惡習亦他郡惟新昌最為醜陋餘姚嵊縣諸邑亦

之寧波環山濱海為全浙門戶所屬鄞縣慈惠路奉化

鎮海象山定海六縣形勢均關緊要民風士習雖稍

朴實而山野之性情強使剛者頗多如昔年大盤山

一案其明驗也台州最為樸陋屬縣亦多濱海惟太

平一縣風俗稍醇其臨海寧海黃巖等縣士民舊多

包攬健訟近亦長法收斂獨有天台仙居二縣積地

已久錢糧詞訟事事急需整理臣謹另借詳晰奏

開紹興府知府魏觀寧波府知府孫詒台州府知府楊滙

俱到任未久賢否一時難以確核其所屬各縣寧波

六屬似均可供職無礙台紹二處有另須商酌料理

浙省錢糧道等項人員到任未久亦須有商酌

也臣等才識庸陋所見將府屬官員隨單開呈

御覽至三府營伍提督臣石雲倬標兵四千餘名駐札寧

波府城訓練數月軍伍氣較向日已覺不同紹興

兵一千八百餘名副將汪虎山出身行伍料理營務

亦屬諳練台協兵二千二百餘名臣到新時即訪知

台協向來廢弛疲玩東閩挑一戰獲馬糧有饋謀費  
至數十金者一充行伍如衙門之有缺主子孫相承  
其以老弱及技勇生疎者頗多及臣到台查閱器械

衣甲已理料理即各沉煙收木柵亦復煥然可觀惟  
弓馬較他營尚未純熟查像副將吳進義到任後指  
實製備甲械革除老弱稍異從前近知臣奉

旨重閱愈加整飭而台協兵丁少者亦不但武人且官及軍卒皆不然也行  
過於苛刻者臣聞後隨嚴飭將隘曉諭兵丁  
國家設立營伍原以衛民捍也非以養身肥家此內老弱有未盡革除者悉行裁汰

騎射未盡熟練者勒限學習台協玩廢已久因現任  
副將頗能整理暫免奏究嗣後若不痛除積習定即

特疏嚴奏一時將隘弁兵無不冰聽稟畏將來再加  
整頓亦可改觀實嚴定海象山等處因現值漁汛之

期官兵出洋巡查臣與從臣會商海洋緊要若調集

簡閱恐致貽誤地方又值農務正忙士民人等伏著  
齊集時有不使臣仰體

聖心不敢勞民勸眾因由台郡督旋省城然亦不敢自圖

要安即欲扁舟減從巡察杭嘉湖三處緊要地方東  
閩修海各工及嘉湖各屬平糶之處再浙東地方紹  
興山會等處水可蓄淺旱澇不至大傷至寧台二府

山田居多四月中旬已經苦旱正在望雨臣建查至  
郡時適大雨連朝山溪漲溢田疇霑足四野農民惟  
呼之聲載道聞金衢嚴溫處等府大約俱同而浙西

杭嘉湖等處地勢早下掉秧之後又愁雨水太多撫  
臣李銜已率屬求晴適五月二十日後節屆小暑天  
氣朗賽連晴至今向來浙西成熟則浙東若旱浙東

成熟則浙西若澇據日前情形浙東黍稻成熟已七  
八分浙西穀都秧稻如雲現今晴明已久時復甘霖  
下沛兩浙東西仰賴

皇上憫恤之仁豐年可卜并附摺

關臣謹  
奏

詳名不符等情係因待批成後方了是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陳務需才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休批諭旨治天下之道惟察吏一事其餘皆枝葉也

大哉

聖言實該帝典王模之要旨臣欽遵

勅諭稽察文武官吏夙夜凜惕惟恐稍有違慢今巡歷紹

寧台所屬各縣逐一察查有前任廢弛舊習該令不

克整頓者有地方積弊相沿該令未能清釐者亦有

地方本可料理人地頗不相宜者如台屬之天台縣

地處山僻民多樸野因歷任縣令不能整理前令梁

懋勳尤事事廢弛催科無術總斷無能以致錢糧積

欠不清詞訟歷久不結經撫臣李銜與臣會訊詳奏

在案現在署縣之馬際清雖任尚無多日先曾委

署會稽縣印務辦事平常天台諸務廢弛之後急需

能員料理查該員原奉

旨以知縣陳丞等官題用應遵

旨另行酌補又如仙居縣田地山蕩魚鹽統舟火廢無存

每年徵收錢糧惟據冊書造冊催輸並無花戶田地

實徵頭數是以包攬抗欠歷年錢糧清量不易經徵

官吏每致挪移整詳現在歷任虧空尚多未究自非

將該縣山田塗地履畝清丈則地方積弊必不能清

而現署縣事之陶起潛托病乞休亦非清釐積弊之

才通省調任又難其人或另委專員查大庶幾其弊

可除又紹興府屬之嵊縣與新昌接壤似非難治縣

令張泌履任未久其操守頗潔但性氣躁暴甚不協

於民情且巡歷紹郡時違該令有加資踴打致荒冊

書金大賠一事屢屬哀號控訴臣以浙省地方頗蕩

素著恐長刁風未暇奏

奏及抵味境紳士齊集明倫堂臣宣布

聖德復重詰錢糧充欠據主員周頌等公集味縣戶書每

錢糧一兩勒索私費三分該縣並無覺察臣現發該

府查審以上各員臣與撫臣向商料理再查署仁和

令來舉臣首見其為人誠謹據實奏

奏蒙

皇上恩旨以仁和等縣補用雖現在屯租供職撫臣李銜

亦言尚可料理但省會甚屬煩劇仍宜量能調補使

人地相稱庶得盡力報効又海寧令中程章臣在河

南時因見其人頗有才識且約束生員不避嫌怨保

實具

奏蒙

皇上鈔令引

見按以知州職銜辦理海寧縣事

聖恩深厚不獨該令感激思奮臣亦悚懼戒諭務期竭誠

盡職以副

皇上知人之哲今聞該令蒞任伊始上下未孚求治過急

或致令辦事舛誤或地方奸徒有快私違謗等情臣

重確時再行具

奏伏惟

聖鑒臣謹

奏

所奏可辦是係分書自應明白由吏其去街者矣

三三四

請

皇上聖鑒

浙江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奏

朕安擾未及今不似今年吏治亦保領事

三三五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浙省同官辦事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按浙半載周巡六都在統之日無幾今由台

郡暫回省城因見巡撫臣李銜與藩司臣許容辦事

處似不相協臣思通省吏治咸否民生休戚均惟撫

順平是矣夫一人之秉性有善惡有否不和而大不若善

和是類而藩司為錢糧總匯事無大小與撫臣呼吸

相通今辦事不甚洽洽殊有關係細察其故巡撫與

藩司性情均屬強直而巡撫則蒞任在先一載之中

辦理諸務已竭心力藩司新理蒞任舉動稍輕似有

露平未持短長更張事務之意此所以漸至抵牾也

臣愚無知識竊以為人臣事君首嚴公私之辨微特

貪墨敗檢瞻顧身家方謂之私即有一毫近名之念

爭勝之心亦非公忠體國之義去歲而領

上諭近日大臣隨習性有深已而不奉公者此言誠千

古人臣之切誡督撫司道等官料理大小事件此屬

和與對督與事若非不和存德已之見其事親是亦

何必存德已之見夫此一點赤心總期公務有濟

皇上聖明日能洞照如浙省雍正四年錢糧現在奏銷除

昔賑恤履微數雖外通省未充分數較歷年情形似覺稍

勝雖臣與撫臣李銜藩司臣許容一同料理實預哉

皇上恩溥德洋教思廣被所致如必以功歸已而以過歸

二七六

人則雖為

國也而實以自為恐壞事漸起且有貽誤軍國之處無

臣李衛實心辦事其公明廉幹實為臣所佩服而性  
情微覺疎忽近者屢蒙  
聖訓漸就和平臣恪遵

皇上同寅協恭之

訓旨凡聞史治民生事宜悉與商酌料理仰荷  
聖慈已俱洞悉再京省各衙門胥吏作奸屢奉

明旨嚴懲而浙江一省尚未盡除近知撫臣李衛因米價

騰貴委官赴川買米到浙藩司書辦向買米各員需  
索使費勒索字條對金銀一百二十兩同知谷確

二百四十兩通判陳世則八十兩甚至以米算銀各  
書辦朋分三十餘石撫臣李衛訪知欲行恭勸因事

于布政司稍示寬容且念各員奉差數千里外川江  
備歷艱險恐或因此呈候止符各員記過書辦重懲

結案及將此米平糶委經歷縣丞司做等員分廠羅  
賣銀兩解交糧道庫而道庫書役每銀一千兩除

平項加重外又勒使費銀十二兩朋分方得收兌此  
項平糶銀兩原係減價濟民非地丁稅務等項博有

羨餘大耗者比如此費出之於民則非減價愛民之

意出之於官亦無微員結案之理現經杭州府據函

重查明果究因驛監道王鈞不無袒護至今未結臣

職司巡撫凡有聞見理宜據實糾劾因該司道係保  
是是是是

通省大員史後犯贓非同入已現在嚴行示禁並巡  
撫所至微賂大小衙門留後白役盡行裁汰且親從

印簿查核去留姓名務遵經制毋許陽奉陰違明知  
若輩奸狡百出即恐與瑞其勢無所不至但臣受  
恩深重仰賴

聖明在上盡力辦理猶恐有名無實致乖職守安敢過  
以不此以空行字不川也勉

奏伏祈  
睿鑒謹遣家人格著自備脚力費捧上

聞臣不勝惶悚惶懇之至謹  
奏

跪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敬

陳批叩謝

天恩事五月二十五日臣家人楊萬恭捧

皇上批回奏摺及

聖恩賞賜午節各種錠藥到浙臣出卸跪迎望

叩叩謝

天恩開讀

皇上陳批蒙

皇上諭以治天下之道惟察吏一事但能束公察吏治務

辦理百姓蒙福天下大治又

諭以武職養廉空饒亦少不得營伍製備數分公糧亦當

酌量給與但莫令將備私侵且以馬兵酌裁甚有千條

社倉之舉不可急為修城較諸水利乃為細事伏讀之

下仰見教

皇上至聖至明經緯萬端

仁智運於一心緩急周於庶務深居

九重而知臨四海史冊所紀實未嘗有是以

帝德光昭存神過化浙省風俗人心如何丕變之處臣何

敢言德托賴

皇上德化委曲開導詳晰宣諭近日浙省人民稍知耕賦

急公息事減訟研究之徒借踪跡此為身親向化

之一驗也至於海寧縣知縣申程章未定賢否之故

彼時舊令石秘已謝事而申程章到任日期尚未報

至所以未經開列其陳邦彥蔡應龍事臣與無日李

衝商酌料理再行奏

聞臣一介庸愚學識淺薄蒙

聖祖仁皇帝養蒙簡拔之恩滋厠詞垣

皇上御極以來又不次擢用存歷今職一切事

上行已蒞官臨民之要毫無知識且衙門又係新設指視

叢集倘或稍有傾越臣之罪戾何足重輕將使好事

之人指瑕索垢不特以為

皇上誤用此人且以為

國家多設此官上聞

聖治非同淺鮮臣是以奉

命以來夙夜悚惕恭承

聖訓鑠心不忘一切施行悉遵

諭旨前摺所

奏雖屬披瀝下情冒昧之愆寔深惶悚乃蒙我

皇上高厚之恩以古名臣相期嘉捧讀至此不寒而慄又

請

安一摺



待諭臣知難天地之交羣生父母之保赤子何以如前臣  
雖愚昧具有前狀請勿忘所奏之

訓念

君父之勤勉愈深潔心為境移之誠在臣子之操持益謹

敬承

天語當一一遵

旨奉行并手錄

聖諭供諸座右出入瞻仰朝夕服膺以為持循之要力雖

不逮而心實有餘惟有潔諸落深天之終身而已又

撫臣李銜及臣曾履朱木頓首條陳二摺葉家

皇上批示發回臣等祇遵料理謹將奉有

味批原摺封繳並謝

天恩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謹

奏  
覽坤奏謝知悉了以任當令你暫停數年但湖南是  
倉堅密而未廢弛且以財者爪伴不過訂補尚備博  
付聞南甯清才亦得其偏難故下不測未操守心術甚  
非但氣指偏遠不能整理以方不測也則你才才勉另  
且且者有等保保了也心不倉神理好老明都  
不才修難動三人新定如保保心行事歷久念得一應候去公未後竟

二二七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訓事竊臣一介庸才疊荷

聖恩不次擢用抵浙以來雖恪遵

諭旨多方誥誡次第勤懇以期革面洗心仰副

天心仁愛而才識短淺日懼墮越有負

任使乃蒙我

皇上高厚殊恩

簡授湖南巡撫臣驚聞

寵命感激涕惶

聖恩深重敢不殫竭貽力圖報稱惟是巡撫為封疆重

任各屬刑名錢穀之總與觀風整俗一缺又有不

同臣自念牽句似係一之至望大重不稱

聖祖仁皇帝簡拔激厲詞垣咸均佐教我

皇上御極以來叨沐

隆恩隆恩

講惟兩差鄉試考官一差河南學政臣學本空疏舊生

本分之事不解况辱備司勉強供職今驟膺通省重

寄兵刑財賦諸務未踏實深履錄之懼若非

皇上發委指授則臣手足無措何所持循去年十一月二

奏

十三四等日臣在

湯山行宮面頌

聖諭視圖才器儘可大用此番

諭旨無論歷用何職任使何處俱已訓誨爾宜恪守欽遵

臣聞

命之下汗流浹背即跪

奏臣材質凡下現今浙江任內深恐有辱

君命此外重任臣才實不能勝區區下情已叨

聖鑒今者過蒙

恩命夙夜恐懼既不敢冒昧赴

闕又不敢違進浙省謹遵

旨即赴湖南與署湖南巡撫臣布爾森交代外用救濟情

繕摺具

奏一切整飭官吏惠養黎庶竣請地方事宜仰祈

聖明

訓誨指示臣到任後並閱地方事務情形另疏具

題恭請

不心專請製印由部覆查於著依未便亦仍湯川之物

陸見叩懇  
旨准知州着於十月內赴任

天恩准臣於十月內赴任

聖安而聆

聖訓不但激臣犬馬戀

主私沈得以相慰而楚南苗民難處事務繁劇治理非易

得

皇上親切詳示庶幾臨民率屬事無巨細有所遵循予以

上宣

聖化下英民生即楚南德萬生靈亦永戴

皇仁於世世矣再臣家本寒素並無恩學誥誥承人臣抱

弟王國安原陝推守隘因騎射南欠嫻熟未經到部

履命承九恩重臣才實不能勝區區下情已叨

聖鑒今者過蒙

恩命夙夜恐懼既不敢冒昧赴

闕又不敢違進浙省謹遵

附摺

奏明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謹

奏

跪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浙省財賦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叨蒙

聖恩在浙數月凡有聞見關夫治民生者留心稽察浙省

為財賦重地撫臣李銜極力防查料理而在州縣則

有捐整流文之項在里戶則有回種不濟之弊查一

切正雜錢糧俱關

國帑豈容挪移整補然浙省州縣則實有萬不得已之

情如兵米計口授食刻不可緩青黃不接之時民間

無米可徵滿漢官兵徵散待哺不得不為整給又漕

糧兌限孔迫民間尾欠催徵不齊勢需柳整以濟兌

運其他應捐各項頭緒甚多承辦之員不得不動柳

整用既經柳整未及補數遇有陞遷事故接任之員

如報奉虧空則實有民欠官捐各項可抵及接受交

盤之徵徵補還項無多勢難賠補復有交代亦即流

交後任提解火耗一項亦有將民欠作抵者展轉相

沿無所底止此浙省在官財賦積欠未清之情形也

至民間錢糧按畝起科全在地畝清晰逐戶照則徵

收自無統奇飛洒之弊乃浙省地方如台州之仙居

天台等縣舊有魚鱗號冊散失混淆民間田地畝數

址形實難稽核里胥上下其手遂致強者有田無糧

弱者有糧無田其餘各縣如天台仙居者尚有即每

年徵收地丁冊籍各府屬縣多無花戶之名以致零

星分戶不便催徵詭奇田畝無從究詰於監督後從

而包攬使父經徵官吏不獨催科不易因糧控計累

積尤煩此浙省在民財賦積欠未清之情形也現今

浙省錢糧完納分數雖稍勝從前紳衿亦多畏法而

澄本清源經畫久遠之道不可不善撫臣李銜踴行

順庄催糧之法臣亦通飭十一府查造花戶之名冊

藉如果行有成效則說戶之弊或可稍除而田糧不

清實為病官殃民之本心為安餘員履職漸始開通

魚鱗冊冊則在民財賦始可頭緒一清至在官錢糧

撫臣李銜久欲清釐因兵米漕糧各項事關緊要不

人時詳細查過總有件可辦不能從事其詳見行詳

惟柳整勢必保公尚須通籌熟籌藩司臣許谷近曾

議詳未理料理奉有

新命臣職司巡查豫係地方重大事件謹繕摺奏

聞又臣奉

命之日適換臣李銜往嘉所學益于旬日內四省臣與面

商料理未竟事件即行起程赴楚合并附摺具

奏伏惟

聖鑒謹遣家人尤弘自備脚力賚捧上

聞臣不勝懇悃瞻戀之至謹

奏

覽

聞其金衢嚴溫處五郡所屬臣雖本身歷所有風俗吏治

營伍一切事宜久經通行撤銷兼隨處查訪閭民俗

金華刁悍温州浮蕘衢州稍覺質實但蓬民頗多處

州儉陋嚴州醇樸此五府風俗大概然較之杭嘉湖

等處厚薄相去甚遠現在錢糧詞訟供稍異從前此

皆仰賴我

皇上仁育天下義正萬民如天之於物裁者傾者無非萬

厚父之於子愛之勞之總切痼疾所以稍具人心未

有不感發天良中心愧悔者從此振其聾聵示之醫

往漸染雖深轉移亦易挽十載日額之陋習迨三代

極盛之休風不知兩浙士民何修得此臣周巡所至

分別勸懲各府屬紳矜人等現俱統統奉法十分收

效所有已經提拿各案地方官尚未審結者舊例一

經陞任概行註銷臣思彰善舉惡

國家大典豈以官員之新舊去留律若單倖逃苟免除

有情罪可原從輕發落外其實有過犯者仍飭地方

官嚴行查審詳明新使臣許容充結又杭嘉湖等處

休有符券不勝以任不

向有劣名今無過狀者就臣見聞開單交與許容再

行訪核料理至浙江吏治除杭嘉湖紹寧台六郡臣

臣王國棟謹

奏為

奏明事臣奉

命巡方抵任半載浙江十一府已歷杭嘉湖紹寧台六郡

計四十餘縣業將地方情形先後添晰奏

已繕單開呈

御覽外其金衢嚴溫處五府臣亦留心訪察但未經巡歷  
賢否尚難確知現臣赴任湖南道經金衢嚴所屬地  
方仍當加意查核具

奏不敢謂已經離任置之膜外也又浙江營伍向多廢  
弛近屢奉

皇上嚴諭大小弁員咸知凜畏且聞有簡閱飭查之

勅旨日下各鎮協練習騎射整理衣甲器械修築營汛煙

墩漸覺改觀臣所歷六郡查閱之處已經具

奏即未歷各營臣俱行文查取虛冒干結現在行伍作

何整飭騎射作何操練老弱作何裁汰之處具文中

報以憑巡查簡閱其温州鎮遠士偉處州鎮王安國

閩辦事俱勤弟遠士偉與同城文員不甚相協嚴

鎮董一隆定海鎮林亮俱係新任未閱短長袁山協

劉職聞其人稍有年紀然約來亦頗謹嚴金協現在

缺員嚴衝兩協俟臣經過時查驗并

奏至臣原摺所請馬兵改步一事蒙

呈上聖明遠慮

諭以事有干係臣當札致提臣確商稍有干碍必不敢冒

林史張其公費空糧一事現在浙江各鎮備兵并無  
不感激

皇上天恩賞給名糧盡力整理臣復嚴飭各屬令其將修

整之處報明存案以備稽察提臣石雲俾查核料理

亦甚嚴明諒不致將隱私侵重煩

聖慮臣才質凡庸蒞任以來竭蹶趨事不免廢墮厥官未

有涓埃之補受

恩深重懇汗悚惶謹將聞見情形據實

奏明伏惟

聖鑒謹

奏

惟難保人必得擇其才者而用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閩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超擢湖南巡撫浙江任內之事業經呈摺陳

奏所奉

諭旨事件逐一俱與無訛李銜會商料理臣於七月初四

日由杭起身路經嚴金衢三府凡各屬員接見之時

皆一一宣布

聖德關發

聖諭勤誠各該員仰體

皇上愛民育物之心嚴防紳士庶務期痛除積習急公

輸稅減訟息爭新整送樓運淳之治自適嚴州所屬

之建德桐廬縣金華所屬之蘭谿衢州所屬之西

安龍游常山縣其士民稍覺質樸無浙西淳流習氣

向日抗糧健訟之風近亦稍減建德縣知縣許景珪

人雖平庸詢其職務尚屬明白桐廬縣知縣張坦燕

新經

引見辦事頗稱廉幹蘭谿縣知縣胡敏敏年力精壯才

堪料理然久於外任不無漸染習氣其西安等三縣

俱係新奉揀發准任未及一月臣未敢遽定短長胃

道

天德嚴州府知府張芳居官聲名頗好但其人稍有年紀

著金華府知府杭州理事同知車栢前已單列

奏明衢州府知府朱倫瀚臣前奉

聖訓命臣察核賢否到浙時業將宣諭

聖旨之處附摺陳

奏臣與倫瀚原有瓜葛景知其平日愛惜廉和頗能自

好

湯山行宮曹經面

奏

皇上准賜李銜隨帶至浙先經委署寧波瑞奉

旨補授衢州知府臣巡查寧波聞其署任時頗有官聲換

臣石雲俾亦稱其在任甚好今遵理衢州見倫瀚恰

勤小心諸務辦理但其人平日謹慎周詳有餘而特

立獨行果敢之氣不足茲蒙

無誤臣仰見

皇上愛惜成就人材之意至為深切故敢陳愚悃

奏嚴備副將方文登訓練整飭最為勤慎但才氣平常

金湯故員現係方文登署理衢州副將俟文登年方壯

益精力強固似為可用至嚴金衢三府年景臣過時

見早指供已拘獲米麥價亦斬平三處所獲早稻為

多年歲量總已有定局臣所通江西地方年成亦好  
及至南昌見新督臣選桂所言通省雖有不齊較上  
年大概俱好并附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 臣謹

奏

覽

三三二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於八月初十日到湖南任著換臣布

簡恭即將錢糧倉穀

欵部案件連冊交代并將

味批分別催料以清積欠一摺遵

旨示臣跪請之下

皇上以分別催料為湖南一大招怨事

諭著撫臣布簡恭今既調省當為王國棟做的速速行之

并

諭凡有此等事皆當在王國棟未到之前速行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欲使去任者任怨任勞新任者使無

難處之事

皇上整飭綱紀之意既重以周而體恤下情之慈又詳以

摯臣等具有所備敢不勉勉辦公以求報稱臣愚又

以為督撫大吏在去任者固不可沽譽市恩在新能

者身任封疆之重為通省吏治民生所賴尤當加意

嚴肅整飭則風聲所播庶可以令行而禁止若物如

且能於此整飭則吏治必

愈知帥地治必以列綱紀而慎必由使勿物和御和使

聯聖聖臣在

湯山親承

聖訓時曾經面

奏凡人避嫌怨者只為利害二字今

聖明在上如日當天一切中傷讒間等事無有能遁

聖聰者既無利害二字疑諱詞中又何庸史避嫌怨惟有

際此一點血誠以事

君父鞠鞠御

即起而已為治之道莫大於察吏

皇上之訓臣者屢矣自初蒞任一時屬吏賢否未能周知

大約近日州縣貪污欺檢之員累少才具平常不諳

庶務者頗多州縣與民最親一切刑名錢穀皆伊經

理若止以不要錢二字了之則此一線事務便至廢

弛且本官雖不要錢若不能約束吏役人等或至舞

文弄法貽害民生其弊與貪污者等且到湖南接見

所屬州縣官員已將此等情節嚴加誨諭併語司道

各員東公開單密送以便自行察核分別具

題務期有司得人庶務可望辦理又錢糧倉穀最關緊

要其藩庫錢糧臣照例盤查具

奏至各屬常平倉所貯穀石據著撫臣布爾泰與各司

道俱云並無虧空臣亦不敢盡信現在各州縣官吏

見

功令嚴肅任意侵漁者或少然或存倉耗絕或折價未

有請人等情臣查核並勸諭等(則)不實心力夫

買俱未可定臣已委員確查於到任三月限內核實

具

題湖南向有拋荒之弊與復則減則各案亦聞案要前

署撫臣布爾泰交代各案其中有數處頗難清楚者

臣細閱案卷已而諭各該縣設法經理慎勿藉擾地

方務一一清釐使豪強無欺隱之弊小民無包賠之

罪亦務使不克息無藉藉以充指切

若至查首明白之田地塘畝俟各州縣履齊之日核

明額內額外分別抵補升科又苗錢一事尤為湖南

吃緊要務臣到任後即查閱案卷其保晴永順二司

已俱新設同知管轄地方諒必寧輯近據乾州同知

王秉祥稱鎮漢所十里版圖前朝原有崇山衛城設

立總兵今六里高土苗所佔歷年已久當此

聲靈赫濯之時不難仍歸版籍然臣新到湖南且事關

重大固不敢因循苟且以失事機亦不敢冒昧張皇

以揚

以才得仰為之履歷才不亦在內在上增修一體不務科

國體當與督臣傳教熟商當處再行具

據以科處奉上備因自早及寸一地方為生事一切及難

奏臣謹摺摺奏

附呈為多謝夫非之務也至案開清其內案然否已

附呈引見矣



臣王國棟謹

奏為覆

旨事臣於八月二十三日開讀

硃批恭錄

皇上聖訓湖南甚屬緊要浙省風俗不過刁詐而尚屬懦

怯湖南刁而悍甚屬難治仰見我

皇上明目達聰五方之民異宜異俗雁不洞照所謂萬里

之遠如同几席之近也臣入境後訪問詳明誠若

聖諭所云刁而且悍如湖南之米出產頗多向不遇濯而

江浙一路年年仰食於楚俗有云湖廣熟天下足是

也今年兩湖南北幾州縣偶被水淹米價稍貴聞楚

南之民不放米船出境官長禁約稍嚴竟多聚眾鬧

鬧甚至罷市者又聞里巷小民率多控告官長因前

撫臣趙申喬偏於為民釀成惡習至今未革即如詞

訟一事刁健之風與浙江無異每違督撫新到勒報

千餘紙前著撫臣布蘭泰新任時亦受詞兩日臣於

放告日前先嚴加曉諭有越訴誣告者必按所告情

罪之重輕以治其罪臨放告時又再三嚴防訟者長

縮止收三百餘紙總之大小公務敬承

聖訓實心奉行或可漸望整理至於刁悍之風動則聚眾

罷市惡習相沿匪朝伊夕臣遵奉

聖明指示斟酌於寬嚴緩急之間自當竭力料理仰副

聖懷

皇上硃批諭旨總難得人只得擇其重者而用你勉之勉

之

皇上萬幾之暇宵旰不遑日以四方億兆為念孰處當重

孰處尤當重

聖人憂勞天下欲得人圖治之心無時或釋凡為臣子請

至此而漠不動念者必無人心臣雖至愚蒙

思已極惟有夙夜匪懈殫竭血誠以求稍紓

聖慮耳

皇上又因臣交代許容事件

問許容可勝此任否臣觀其為人雖直措重叔惠分別勸

懲實能勝任但浙俗淳偽成風欲使之回心而嚮道

即彰善舉懲亦恐止能革而未必革心必得開誠布

公懇懇懇懇查明

皇上教養栽培仁育義正之至意務使深山窮谷咸喻此

旨庶幾遵淳返朴可以漸次轉移日已將出巡各屬時齊

集紳矜恭肅自朝至是委曲開導之意詳悉說知許

容將來諒能料理又臣在浙時欽奉

皇上發帑銀四萬兩修城濬河築堤一事其杭嘉湖修城之處業與撫臣遵

旨酌議臣亦親自查核餘俟九月議定疏濬河道撫臣另行具

題至革職侍讀學士陳邦秀及已故禮部尚書蔡升元之子蔡應龍兄弟効力一節陳邦秀業已出資八萬兩具呈急公而蔡應龍兄弟具呈止數十兩臣嚴加駁飭始出資一萬二千兩修理本處工程據湖州府知府唐紹祖稟稱家產實在無多彼時臣起身急迫已與撫臣李銜會同具

奏又臣恭請

陛見一摺雖湯山之

訓旨鑒心不忘而懇

主之微忱中懷如結及讀

皇上硃批總如浙省居心行事無益之往來何必但替撫

到任例應

題請

陛見臣前摺內有到任後恭請

陛見求於十月內准臣來京等語未敢稽延臣隨於八月

二十一日照例

二二三

已請家人傳為之於八月二十三日先後到楚

始見

味批不必

陛見之

旨合併附摺

奏明臣謹

覽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陳下悃事八月二十三日臣家人傳為之先

後恭捧

皇上兩次批回奏摺及

聖恩賞賜孔雀翎各樣克食到楚臣出郊跪迎至署望

閣叩謝

天恩開讀

硃批知

皇上聖安并讀從來夏令不似今年更好之

諭知

皇上聖安更勝從前臣不勝懼忤踴躍

皇上聖躬為天下臣民所托命以建極而啟福見天人感

孚之理纖毫<sub>不</sub>真但念臣以樗櫟下材

皇恩稠疊權至巡撫已出望外又復

賞以翎羽

賜以冠弁名器之重自

天寵錫從此金碧輝煌頂戴

高厚仙品珍饈茶奉臣母臣何人斯當此

異數即感之下復讀

硃批有覽卿奏謝之

旨臣更悚惶無地又蒙

皇上恩踰諭以直省督撫深信可托而不費神照顧者惟

鄂爾泰田文鏡二人近觀你居心行事又慶得一巡撫

此志疎亮不可移臣自愧庸愚才識淺薄

皇上馳臣之心甚摯而望臣之心又甚殷

訓詞到切如同父母雲霄督臣鄂爾泰臣在京時知其立

心制行迥異尋常近聞部抄見其章奏情詞懇摯聲明  
斷為地方整飭振刷不遺餘力誠不費

皇上聖懷至河南督臣田文鏡臣同事甚久其緒練明敏

臣未歷外任實不能及若其實心辦事任怨任勞不

避嫌怨之處臣知之最深而敬之甚至令身任封疆

與田文鏡事同一體見賢思齊敢不竭誠奮勵以期

無負

聖恩况又屢蒙

聖訓此志始終不移愈當精白一心勉副

皇上期望

皇上又因臣摺內迂腐字樣

訓語詳明臣本愚蒙此等字面習用不知其非

皇上聖明天縱一經

指出茅塞頓開信乎滿之一字豈可輕易自居而迂之一

字亦豈可以居官而理庶務從此時時謹凜

聖訓一字一義細心體認或可稍免墮越至於科目酒習

皇上訓臣少有一點於胸中必受無窮之大害恐實錄請

託書札一動即不勝其應酬

皇上愛臣之深訓臣之切至於斯極

天恩高厚實逾常格第日本旗人向在京日除公事衙門

相見與漢人往來頗少河南學政任內因臣判旨自

勵亦絕無一人書札通問即上年來京

陛見時與卿會考官及同年人等竟未一見臣前摺內

奏稱訪拿岑革嘉善縣學方裕曹喜曹傑已故吏部侍郎

曹繼倫嫡孫當年臣鄉試係工部尚書李永紹取

中而李永紹又係曹繼倫取中科目陋習此等皆云

世誼諸事均當闡照此番臣提拿喜曹一事外間議

論必已繁多李永紹現在京師亦並未敢一字到臣

又工部侍郎史貽直與曹喜曹姻戚臣在翰林衙門

與史貽直頗相熟悉亦無一字來鴛鴦

明旨屢頒人知凜畏臣仰恃

聖明在上止知有

國法不知有私情如以無益之陋習而蔑

國家之大法臣雖至愚必不為此

皇上日月之明自能洞鑿又臣在浙時蒙

聖恩賞給觀風衙門養廉臣得按月支領銀一千四百餘

兩除抵補巡撫臣李銜藩司臣許容預給出巡盤費

外餘銀奉母起程一路飲食舟車皆出

聖澤臣謹附摺叩謝

天恩至臣弟王國安何家

皇上聖諭命來見過准賜來幫你臣因無妥協家人冒昧

奏請實深悚懼今過沐

殊恩賜以引

見准令隨任協臣料理庶務敢不嚴加約束遵

旨訓飭臣謹恭謝

天恩併陳下悃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謹

奏

覽

二三四

臣王國棟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准禮部咨開浙江撫臣

李銜

奏稱浙江西湖

行宮一摺七月二十一日奉

旨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生者方問俗不費地方一錢一粟每次  
頒發

諭旨甚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至於

駐蹕之地方預備行宮乃出於臣民愛戴之心不能禁止

亦天下臣工所知者今行宮既屬閒設每年修葺需

費防護需人在本地有司未免又多一番經理非所以

體

聖心而惜物力也李衛所奏甚是即照所請行其餘地方有

行宮之處如何辦理方為妥協著該督撫會同該管官

悉心商酌具奏請旨該部知道欽此欽惟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休養生息爰慕決乎人心

功德昭乎宇宙四海之內皆頌瞻雲就日湖南雖未

巡幸而臣民望

幸心切長沙岳州衡州三府原俱建有

行宮臣據准都咨隨行布政司查明詳覆今據布政司據城

詳據長沙岳州二府重報供稱前建

行宮歲久傾圮無可招借看守亦未有存貯物件惟衡州所

重報建有

衡州行宮於年封閉至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內各官赴殿建

續慶記

萬年奉郡

御製儀經不便貯廟致將  
行宮改為祝

聖寺今已一十六載豈有原製

寶座龍墊鑿與久奉貯供

即舊儀有禪僧敬謹看守臣履歷無異錄欽奉查明具

奏請

旨事理謹繕摺奏

聞

知道了是

二三五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陳下悃事竊臣職見淺薄材質謫下隸蒙

皇上擢用惓臣愚蒙時加

訓誨使凡事知所遵行復念臣貧乏類給養廉使諸費無

憂不足如河南學政任內歲科兩試

呈上賞給養廉銀凡署中一切用度及按考各棚所虧俱

足敷用在浙江龍鳳任內

皇上復賞給養廉銀臣又得按月支用并自浙江至湖南

一路盤費皆出

聖恩今九月初八日接署督臣傅敏來書知雍正五年八

月十三日欽奉

皇上恩旨據署理湖廣總督傅敏奏請養廉一事着於監

規內撥給總督養廉銀一萬五千兩湖南湖北巡撫養

廉銀各一萬兩保靖永順乾州等同知養廉銀各六百

兩鳳凰營通判養廉銀五百兩此事不必行文爾等密

行寄書與傅敏知之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策勵臣工公忠辦事又復酌其用度優渥施

恩雖在臣子故事後食之心不敢稍存莫望而

皇上曲體羣下之德至為念及身家浩蕩

天恩無所不至臣惟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期稍酬

高厚之恩於萬一耳謹具摺九叩恭謝

天恩再臣於夏間滿災著熱蒞任二十餘日後寒熱間作

延醫調治地方一應要務在署仍勉力辦理至九月

二二六

中甸仰賴

皇上洪福漸次痊可尚未能出署行走所有盤查司庫局

閱兵伍等事容臣全愈之日次第舉行臣不勝感激

悚懼之至謹遣家人惜高齎摺

奏

聞

加去前稿不丁勉修得才

請

湖南巡撫臣王國棟恭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你大好全愈為動

二二九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祝

聖壽事竊臣身為外吏恭逢

皇上五十萬壽

聖誕

來乾以御適當五位之中

建極以臨敷錫萬民之福川至日升之候正太平有象

之年臣不獲偕在

廷諸臣隨班跪拜惟敬率屬負仰瞻南嶽望

闕九叩恭頌

皇上萬年寶曆

聖壽無疆臣伏讀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

皇上諭旨益信天人交感之理有

大德者天益保佑申重

皇上以今年

萬壽聖節

特諭外任諸臣不必來京臣伏思

皇上至仁廣運感召太和清獻瑞嘉穗呈祥雨暘時若

百穀成熟恭逢

聖壽普天同樂惟曰欲至于萬年而

皇上日以用人行政又安海宇為心但期百爾臣工實心

輔治務於吏治民生有益不在拜壽

形輝稱觴祝敬之儀節

皇上法天行德之心即與天同其悠久

一人有慶萬邦咸寧皞皞熙熙中天之景運臣慶幸微

忱敬陪湖南土產方物謹達臣標左營十總汪運家

人尤幸齋捧恭

退稍遠臣子瞻仰之私臣無任懼忤踴躍之至謹

跪

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蒙

皇上擢用隆恩有逾常格臣初至湖南夙夜小心辦理庶務深恐才質庸下稍或傾越無以信一心即無以對君父乃值任二十餘日後忽寒熱交作時發時止至九月二十日稍覺痊可臣即附摺

奏明又復半月寒熱始不復發日下調理已愈臣伏念

皇上宵旰勤政

訓迪百官雖一命下吏無不爭自濯磨拳拳努力臣具有肝腸安敢惜身圖安故雖在病中地方諸務在署仍勉力辦理如各屬錢糧倉穀徵收解散與一切刑名事件俱逐細稽查核至甄別屬員之賢否與軍地

方之利弊與夫訓練標兵安輯苗眾均未敢一事稍

怠一日稍懈但所辦諸務終恐一時精力照管不到

或有疎漏前在病時思欲具疏請

旨辭任調理恭逢

皇上萬壽

聖節臣不敢冒昧陳



奏又伏念

皇上有總難得人只擇其重者而用之

旨感

恩長罪日夜悚懼今幸托

皇上洪福調養已愈謹遵家人旨休養摺

奏明臣無任仰瞻悚恐之至謹

奏

為此分奉君國宗百姓盡心勞苦月強仔病不愈也  
考由淵保不憂朕未免棄念恩及  
天錫人自釋然今既考大愈將謀身愈悅惟然无  
百量力而為之不可適用精神但及之于心事惟  
則已不丁勉強辦事還請行



臣王國棟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湖南湘陰等十一州縣衝罹正五年夏被水災蒙  
皇上軫念民瘼

命著督臣傅啟著撫臣布爾恭查明賑恤已共沐浴湯

皇恩備恐所發之銀或未敷用復

命發帑金二萬兩交臣確查散給務使窮民均沾實惠又

恐地勢低窪堤岸未修疏濬不力易至泛溢設法興

修防護奠安民居又恐一時米價稍貴奸民借端囤

積著備獲者嚴加審訊分別首從治罪欽此

皇上仁育萬民包含備覆

躬居九重而

慮周四海宇內雨暘時若或或偏隅僻壤適被天災一夫

不獲上屋

寒衣既慮民饑又虞民溺凡所以全民命衛民生者靡所

不至以愛民如子之實心行愛民如子之實政此誠

皇上如天好生無時無刻不以生民為念者也臣受事之

後一一訪求民間疾苦知湖南地方除被災之州縣

衡外其餘所屬今歲秋成俱好即被水之州縣衝其

高阜之處亦頗豐收被淹田畝水退之後亦有補種

雖種者目下米麥價較春夏亦俱平減前著督臣傅

啟著撫臣布爾恭已於司庫公項內動銀散給又復

借用採買存倉穀石委員賑濟

皇上又念湖南濱湖州縣連年被水著確實查明亦照湖

北咸寧蒲圻等縣衝之例將今歲錢糧免被水窮

民漸覺安堵今冬亦稍可支持臣仰體

皇上軫恤民瘼之心與司道等公同詳酌若將奉發之銀

儘數一時散給恐將來青黃不接之時一有匱乏難

以接濟現在徵餉各該屬確查戶口先將一萬兩即

時給發將一萬兩亦即發交被水之州縣衝領回越

此秋成於隣近量收之處照依時價預行採買米石

貯倉待至明春正二月間仍照原報戶口按名給發

以濟窘窮庶小民今冬明春均有濟益我

皇上保民如同保赤臣雖至愚極隨詎敢慎重

國帑緩於頒發弟視民如傷者

皇上之仁而相時酌劑者臣子之職如果敢故待備到不

谷陵臣尚當據實具

奏即史發督全

聖心亦所不惜今以偶被水災之故暫撫諸臣先經遵

旨散賑

皇上又念被災窮民准照湖北之例特蠲正供以紓民力

今又發帑再賑雖民至愚而湖南之民又愚而悍不

知

皇恩叠沛為非常之典或視為易得一朝費盡又復妄想

嗣後賑恤事件使難辦理臣謹將

皇上恩綸全旨及准部咨米文事理先行宣布續將臣與

司道公同詳酌勻作兩次散給之處張示曉諭俾知

皇恩浩蕩明歲春間尚有賑款可望更可恃以無恐又重

湖南被水之處除湘陰等十一州縣外尚有長沙

永定二縣衛保續報水災造冊詳請亦經署撫臣布

蘭奏核

題在案雖未准到部覆以應一視同仁均勻分給以廣

皇仁臣俱出示曉諭嚴飭各府縣實力奉行并委岳常道

楊晏監督賑捐有侵蝕假借之處上負

皇仁下關民命立即嚴恭重究事關賑濟

洪恩臣謹會同署督臣傅敏合詞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至於衛損堤堰作何修理之處業經飭查俟督

臣遵往到任後會同辦理再行奏

聞又今歲收成分數查湖南所屬地方除先後冊報具

題被災之長沙湘陰等十三州縣外其餘九府州所屬

各州縣據報稱中稻晚稻分數俱有七八九分不等

惟九溪衛雖勸不成災中晚二稻止有六分現在天

氣晴朗甘霖時沛米價價值不過九錢一兩不等臣

謹具摺敬達家人責係恭摺奏

聞

欽此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覆

聖諭事十月二十三日臣家人言，恭捧

皇上硃批奏摺及

聖恩賞臣母召皮

賞臣哈密瓜等物到長沙臣恭設香案隨臣母望

闕九叩恭謝

天恩開讀請

安一摺知

聖躬甚安恭達

皇上五十萬壽

聖誕天眷

聖主保佑中重正天下臣民之福臣不勝懼忤踴躍稱祝

萬年但臣一介庸愚叠荷

聖恩優渥

首養所至榮及臣母當此

異數雖夙夜匪懈殫竭駘總難報

皇上深恩於萬一耳湖南瀘州縣先加賑恤再免錢糧

仍復為設法興修堤岸一事

硃批朕憫其連年被水故施此恩其於水利當熟思善  
畫務得一勞永逸之策而為之臣先會同著督臣傅敏  
業將建堤情形

奏明今越此水落之候派委幹員查勘湖南有堤州縣  
如益陽湘陰安鄉華容已廢澧州武陵龍陽沅江自  
某處起至某處交界止共有堤若干里以今年水勢  
為準某堤漫過水比堤高幾尺某堤水平堤面某堤  
水離堤面尚有若干尺應將被水漫過低矮之堤俱  
照水離堤面尚餘尺寸之堤一樣加高再查有卑薄  
坍塌之處與被衝潰口之處應修築堅固者逐一確  
查估計大工動費興修務圖一勞永逸與督臣會商

詳審計酌  
具奏又湖南被水灾民倚蒙

皇恩動用司庫銀二萬兩賑濟臣先將一萬兩即時按戶  
散給將一萬兩發交該州縣衙門回越此款成採買  
米石貯倉俟明春正二月間青黃不接之時仍照原  
報戶口按名發給前已  
奏明在案今據長沙湘陰益陽武陵龍陽沅江已廢臨  
湘華容澧州安鄉岳州永定一十三州縣衙各開報  
戶口數目大小畝場分別酌給到臣隨委候補人

員與本州縣衛一同設哈各該管知府監賑復專委  
以辦事勤加訪察不務保信為要也  
岳常道往來巡視務使窮民均沾活潑

皇仁不使吏胥分毫侵蝕為民無不感戴現在華家安鄉

岳州等縣衛散賑已畢餘亦即日報完再十月二十

七日接怡親王內閣臣張廷玉寄示雍正五年九月

二十三日面奉

上諭臣伏念

皇上宵旰勤政不自暇逸屢頒

諭旨朕朕語誠凡所以厚生正德為百姓善畫者實切於

民生日用雖古唐虞三代之聖君未有若

皇上之愛民如子念茲勿釋者也凡為地方大吏自當一

一仰體

聖表宣揚

聖德使僻邑遠鄉咸知

上諭方不負

皇上簡任之意今遵奉

諭旨之後恐張掛之處一時風雨飄落遠近百姓終有未

盡知者臣謹將接任後所奉

諭旨及從前屢年所頒

諭旨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與各司會商敬謹繕寫校對

案刊成書註出某年月日因何事所降之  
旨即頒發各屬鄉城在堡更蔚州縣衛朔望宣講俾家喻  
戶曉咸知

戶曉咸知

皇上憐憫為民之至意至於地方要務如清查保甲積貯

社倉嚴禁邪教當斟酌於寬嚴緩急間者臣謹遵

旨約束以漸而行不敢輕重失宜先後無序臣謹繕摺恭

謝

天恩敬覆

聖諭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謹

奏

覽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諭旨事竊桑植保靖二司土眾感悅歸誠土司遵法敬印

臣業經會同署督臣傅敏

題報在案其遵

旨綱度事宜相應奏

聞臣先撤防折投副將楊凱會同同知鐵顏祖領兵進秦

植駐防復酌用鎮軍鎮遊擊王連昌會同同知劉自

唐領兵進保請駐防臣隨出示宣揚

聖德安曲晚諭平日奉法各土司及桑保土民一切機宜

皆仰體

皇上除暴安民之至意嚴馭弁兵安輯苗土悉心籌畫而

行各官弁遵照辦理去後土民叩頭感泣土司雖印

并有刺布神旗各土人隨印出來叩頭投誠此皆我

皇上智仁廣運頑苗感格設官彈壓不費絲毫之力靡不

畏罪歸心

皇上過化存神之用直上下與天地同流而土民數十戶

生靈咸沐

皇仁於生世矣目下正商建置營署兵房設備弁員抽調

卒伍一應善後之策并商安紳土司何處會同酌妥

再行

題奏又乾州同知王柔詳稱鎮溪所十里版圖六里為

土苗所佔一事

硃批此事詳細為之朕意可不必在內在土苗係一體只

務料理彼此相安為上倘因六里尺寸之地方而生事

一切反難措置而無辭矣非急務也仰見我

皇上睿慮精詳包容廣大視四海猶一家地何分於內外



臣謹陳

聖訓撫綏苗民輯寧遠傲德在使之相安諸凡不敢冒昧

但六里土苗及紅苗之事王柔言之鑿鑿渠為人確

覺粗率然熟語苗疆辦事勤敏未京

暨見時

皇上詢其情形悉知原委雍正五年九月十一日奉

旨行文該督撫遇有押解公務差違之處將伊派來今因

遵

旨迎請

龍神已委王柔來京虔請設員充因委管辰開稅務現在

交代即日起程臣謹於衙門相近處相度吉方潔淨

之所已於十月二十六日興工建造祠宇仰體

皇上敬神重農之惠虔誠供奉為民祈福合併繕摺

奏明臣謹

奏

敬悅覽之若不特以深望貴諸不付之非事大加  
懋治此輩生情以此敬順也查科理一事亦過  
之事是館不得但不可為大喜功亦及事年耳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前受事之後偶患微疴臣雖不敢自惜深恐負

皇上任使厚恩帶病辦事至九月下旬稍痊可不敢不

據實

奏明臣方慮復罪猥蒙

皇上聖諭加意調攝不必勉强從事後復

賞賜哈窩瓜一筐臣捧讀

味批念

皇上生全愛惜雖天地之育物父母之保赤何以加茲

何人斯敢塵

宸表嘉注

皇恩深重感激涕零臣於十月間幸托

皇上洪福調養全愈於十一月初旬復附摺

奏明從此有生之日皆報

主恩之年今恭敬

味批敬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臣謹

奏

欣悅覽

臣王國棟謹

奏為覆

旨事竊雲南巡撫臣朱綱奏稱湖北湖南皆為省會之地

兩處相較湖北衝繁湖南偏僻乃湖北省會城中止

江夏一縣湖南省會城中有長沙善化二縣街巷通

衝即須分別所管遇有應辦公事不無推諉似應裁

併一縣將裁去各官俸薪及各役工食悉歸地丁項

下充餉亦可節省錢糧等因奉

旨爾將此情由說與湖南巡撫王國棟聽其斟酌可行可

止其摺奏

聞欽此臣思雲南巡撫臣朱綱所奏一為湖南不比湖北

衝繁一為

國家節省經費如果可裁併誠為善策但臣查長沙郡

城內舊置長沙一縣至宋元符年間以長沙幅員廣

袤劃分五鄉湘潭劃分二鄉置為善化縣歷今五百

餘年中間惟明代洪武十年歸入長沙十三年復為

善化倘可歸併則當日不復改為善化矣今復檢查

郡誌長沙地界東至瀏陽縣一百里西至寧鄉縣六

十里南至善化五里北至湘陰縣七十九里又善化

地界東至瀏陽縣九十里西至寧鄉縣六十里南至

湘潭縣六十里北至長沙五里二縣縱橫計四百五

12000-23

十九里邊有人命相驗以及緝捕緊要賊盜事件往

反需時若一歸併恐難免於貽誤至於湖北之江夏

縣長潤僅二百九十八里且隔江即有漢陽府漢陽

縣相為犄角是以湖北雖屬衝繁建設一縣可以料

理湖南雖非衝要而長善二縣所管地方遼闊一時

緩急恐非一官之所能辦如謂省城街巷須應分別

所管遞公推接之說似未可憑蓋城內地方分隸既

各有界限何至有因公推接之事且江南撫松常三

府所屬如長洲華亭武進等十三州縣雖因錢糧繁

重亦為地方廣闊

皇上猶增十三縣設官分理今長善雖非大縣之比而併

二為一臣恐貽誤公務據臣管見仍照舊例分隸二

縣可也臣謹具摺覆

旨伏祈

皇上睿鑒

樣在御奉命宜為一知道了

二四四

臣王國棟謹

奏為別減糧倉穀之積與嚴買補遠限之處分以杜虧

空以實倉酌事竊常平倉積貯較石事則

國計民生務須顧無虧方於緩急有濟臣查向例湖

南各屬常平倉穀每於青黃不接之際存七糧三若

值米價騰貴之時盡數減糧民無艱食之患較免紅

腐之虞法誠善也但糧費之銀即應抵當秋間買糧

存倉以備一時緩急乃湖南各屬漢視倉儲買補者

任意延延盤查者奉行不力積習相沿已非一日即

如雍正五年存七糧三者計三十八州縣盡數減糧

者計二十五州縣俱應照例秋收時買足於十月報

完今時屆歲終據冊報買補者僅有其半亦並無府

結到司其果否實貯究難憑信臣思秋成穀賤之時

尚不買補豈至穀價漸昂之後反能還倉且穀價在

手易致侵那倉項久懸愈難實貯轉瞬來春又屆成

糧之期其有不肖州縣急難措處勢必又於存七穀

內私行發糧移新糧之價買補舊項左支右絀百孔

千瘡虧空之源實基於此我

呈上設倉積穀減糶利民即王制九年之舊權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緩急可恃無恐此誠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也今州縣既不依限買補知府與直隸州自不能按季出結若不釐定處分則遲延抵銷之弊終不可絕臣現在徽勝州縣嗣後糶費之銀即解貯府州存庫秋收時具領買補設有虧空自難支

吾掩飾其減糶之潰過秋成穀賤或有贏餘今其僅數買穀貯倉造冊報明倘遇秋歉穀貴或買補之價

浮於減糶之價州縣不能賠整亦令其報明具

題酌給目今現在委員造盤如委長沙盤善化善化盤

湘潭除皆做此而行毋許互盤致滋徇隱之弊如果

各項存糶穀石顆粒無虧即出具盤明實貯印結詳

報倘有缺欠虧那或折價抵穀及混現行採買貯

行戶領狀抵銷情弊即係那蝕虧空該員隨應隨揭

據實詳報臣即指名

題恭仰懇

呈上照直隸之例令其解任賠補并請

初部核發候補試用人員二十名以備委署如此則遲延

抵銷之弊可絕而倉穀無不清之患矣再定例州縣

存倉穀石設管府州四時有結歲終有結無如有等

役縣府州或已蒙調用或暫行署理倉穀虛實既不詳奏又不出結寧受遲延之薄罰巧卸盤查之考成殊非公忠體

國之義伏懇

皇上勅定該管官盤查出結之限通飭各屬嗣後凡減糶

穀石務於秋成買補照數交倉該管道府定限於十

月內盤明先加印結由司核送如有虧空立即詳揭

其闕屬存倉實總冊於年終據實彙造補送如遇

十月之限不行詳揭者即將該管官照例從嚴處

分賠必得痛加整飭庶通省倉穀糶買如期實貯無

缺永杜虧空之弊哉

國家億萬年不匱之倉儲建南億萬姓無窮之粒食永

沐

皇仁於世世矣臣至愚極陋念倉穀關係重大敢抒鄙見

未能有當倘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

旨事湖南復則田地一案臣查得辰州府屬沅陵辰溪黔陽三縣界接苗疆在萬山之中土壤晚瘠稍欠即苦旱雨稍多即苦澇與別府州縣之平時沃野迥異而沅陵一縣田畝六升三合起科地畝三升四合起科較各州縣之田地塘種每畝不過一二三四升不等起科者實又偏重今據司詳辰州府知府汪立名適加履勘境以

呈上爰民之仁三縣民屯士庶踴躍赴自願陞科認復原則紛紛求請於雍正六年起徵輸納臣查各該縣復則田地例應於雍正三年復則起徵黔陽每年應補徵銀七十七兩零若補三年陞糧共計銀二百三十餘兩辰溪縣每年應補徵銀三百二十四兩若補三年陞糧共計銀九百七十餘兩沅陵縣每年應補徵銀四百九十六兩零若補三年陞糧共計銀一萬四千八百餘兩但三縣俱係瘠薄晚土終歲勤動收穫無幾欲將三年陞糧與當年之原額及新陞錢糧一并催徵恐歎朴徒加民力終難輸納臣前在

湯山

陞見親承

聖訓凡

國計民生原屬並重不可偏視臣格遵  
 諭旨不得不加意詳慎况查雍正五年五月十五日欽奉  
 上諭各省向來之地畝隱匿未報者准官民自行出首將  
 從前侵隱之罪悉從寬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復追問  
 定限一年令其首報竣於雍正七年入額徵解等因欽  
 遵在案今三縣既認復則所有雍正三四五等年陞  
 糧可否概行寬免准其雍正六年起徵發育元元皆  
 出自

皇上天恩臣知識淺陋謹繕摺請

旨批示以便具疏

題奏臣謹違家人等名齋摺奏

聞

○ ○  
 自 然 應 以 六 年 起 徵 是 以 此 具 題 奉 旨 奏 議 定 案 一  
 摺 奏 神 儀 儀 儀 行

臣王國棟謹

奏為

開事竊查湖南巡撫衙門標下左右兩營兵丁內向有空  
 糧四十名為撫臣家丁充當前標由越中停止留二  
 十名以二十名歸營養補歷任相沿至今臣蒞任後  
 雖照舊開支其應領米仍貯改營以充大藥等公  
 項之用但臣思撫標兵丁均屬營制所有家丁名糧  
 二十分未知前任撫臣曾經

奏明與否茲准署提臣劉世明咨商承順保靖兵糧三  
 處地方需兵彈壓添設營制不敷兵丁議於通省各  
 營抽調併臣標抽撥二十名臣現擬於中軍遊擊郭  
 錦右營遊擊郭永祚將家丁糧二十名內募補十名  
 以足抽調之數其餘十名糧餉於左右兩營內各存  
 五分以備大藥軍器等項公費之用理合據實  
 奏明謹遵臣標地總恭摺備案摺奏

聞伏惟

聖鑒

此下清宗亦奏過此動筆抄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臣前將至湖南時

奏紹寧台三府官吏賢否蒙

皇上硃批浙省朕皆選上等人材發來的到湖南未必能

及浙省屬員也勉力教導用者臣謹遵

諭旨每於屬員違見之時宣示

皇上造就人材之至意諄切教導近亦咸知勉勉於州縣

屬員尚多優劣不等臣自不時察核查有玷官箴者

先後

題恭才識平庸者

題改教職至知府各員尚堪供職如原任長沙府知府

孫元原任衡州府知府汪樹為承審長沙協副將李

登雲串通乍軍把總余成龍派索一業經前署督臣

傅敏咨奏降級調用照例摘印委署臣查此案前署

司長沙府知府孫元於雍正五年六月初七日接限

承審起於本年十月初七日滿二恭正限中間審解

後因議擬未協又復駁審發回官犯南北往返稽時

至十一月初七日餘限已滿官犯未到已據司詳將

遲延各官咨奏於十一月初十日方始解到官犯訊

問解後因總督在荊州審事遂由常德到荊州通總

督回省復由荊州來省等語道路紆迴以故逾限三

日亦經前著督臣傳政以延廷有因  
題明在案臣恩原任長沙府知府孫元先任衡州府知

府歷練已久地方諸務熟悉原任衡州府知府汪傳

光榮

皇上特簡長沙府知府辦事勤慎前著撫臣布爾森

題請兩人調用蒙

皇上俞允俱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蒞任後見孫元江轉亦俱實心任事順

能稱職猶屬可用之員今以承審遲延往誤殊為可

惜臣愚昧無識因

皇上愛惜人才起見可否令其降級留任該員自益加奮  
勵裁成造就此皆出自

皇上天恩臣謹繕摺具

奏再湖南省米價近日每石一兩一錢上下不等長沙

府城十一月十九日中時下雪起一夜積五六寸二

十日復大雪一日又積七八寸嗣後瑞雪連朝皆由

皇上愛民心切感召天和亦來歲豐稔之兆也并附摺奏

聞

去年大雪多謂

天恩浩蕩也主者善施原具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閏事癸丑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湖廣臬按司副將楊凱具

詳十一月二十六日據永順土司彭肇槐率子應襲

彭景燧呈稱高土弁世受

國恩無由報効懇祈請改土歸流另賞末職以盡犬馬

微忱事平職生長遣地蒙

朝廷養養殊恩

命掌土地約束土人仰體

皇上中外一體之

聖心從不敢殘刻一事暴虐一人近奉准司土弁向因懷

殘害土眾

皇上俯順輿情改土歸流出水火而登雅席奉檄行令早

職帶土兵二百名隨營聽候調遣早職即領土兵至

桑永交界處所聽候遣用親見桑植土民扶老携幼

嚮化歸誠因思

聖天子在上無雷之國不毛之鄉俱梯山航海領入版圖

況土司居幅幘之內而有土漢之分大非臣下之所

應為且生

免奔之世不得沐

克齊之德倘終老於荒僻僻壤與草木同腐朽更為犬馬  
之不若謹將卑職承順司戶口冊籍地輿全圖重造  
清冊伏祈俯賜轉詳並賞

題達改土歸流將卑職父子或賞賜外省武弁承職俾  
得稍盡犬馬微忱報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再卑職祖籍江西仍求賞入江西原  
籍則子子孫孫共沐

皇恩等語臣思楚粵滇黔蜀各省土司俱在幅隴之內非  
同海外要荒惟距各府州縣界址稍遠地僻人頑因  
擇其酋長授以世職乃歷年既久遂棄自尊大恣行

殘虐殺戮土民不一而足而欲其翦化歸誠自獻其  
土地民人願內附版圖永為

聖世良臣者豈古未之見也今承順土司彭肇槐感  
皇上養養深恩生

聖人之世而猶憤棄於土人之中不得與於內地臣民之  
列深自愧悔迨具該司戶口冊籍通計一萬九千八

百六十一戶男婦大小九萬九千三百七十口并繪  
地輿全圖呈懇改土歸流更求安插江西量授微員

効力情詞懇切出乎至誠仰見我



皇上德光所被

德威所及豈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前奈撫保靖改土歸

流與古有虞之世苗頑鼓叛無辜蹂躪有解于苗虞

舜清問下民哀矜還絕亦何以異今承順土司又以

十萬之眾傾心向化來求改土歸流與虞舜誕敷文

德舜于來格之化亦何以異固非僅同越裳之賁肅

慎之矢侈為一時盛事已也臣現在批行藩臬兩司

妥議具詳會同督臣遵柱另疏具

題外謹先繕摺奏

聞

此等悍勇有一主見高志是發利且糾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興修堤岸一事臣謹按湖南長沙岳州常德三郡適

近洞庭湖遠計有堤之處如湘陰巴陵華容安鄉澧

州武陵龍陽沅江益陽九州縣環遶大湖堤壩甚多

緣洞庭一湖春夏水發則洪波無際秋冬水涸則萬

頃平原濱湖居民遂築堤堵水而耕之土性肥美收

穫偏多以故爭趨其利堤坑日增坑內村落平曠民

皆聚處但地早於水雖土沃利饒而水患亦時有

惟恃堤坑以為固蓋同一堤壩而形勢與湖北迥異

者湖北之堤禦江秋田湖南之堤阻水為田湖北之

堤或東西長數百里南北長數百里湖南之堤大者

周圍百餘里小者周圍二三里方圓不一星羅棋布

名雖為堤其實皆坑而洞庭一湖三面受水凡汎湖

漢餘川學之水千條萬派皆灌其間而所賴以灌溉

者惟江偶值水大之年諸水併歸江水又漲不惟不

淺即灌入湖堤坑不能堅固以致沖決漫溢田禾淹

沒民難安堵向係民間歲修工費或多官修助之重

康熙五十七年官修堤費湖北四萬有奇湖南二萬

聖祖聖祖五十有奇此則三郡堤壩之大畧也我

皇上念切民生知濱湖之虞地勢低窪堤防不固易致泛

濫設法興修務圖一勞永逸為小民謀其萬全浩蕩

皇恩實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上年冬臣檄行布政司轉飭

長沙岳州常德三府將所屬州縣堤壩親查確估疏

詳并委岳常道督同確勘去後今據司道府詳據各

州縣回稱去年稍被水灾蒙

皇恩勳勞賑恤又免地丁錢糧各堤居民感戴

皇仁一切堤壩俱各踴躍爭先願自出力加高培厚等語

詳覆但臣查各屬估勘冊內現有潰口四百三十餘

處估計工銀七千四百九十餘兩民雖感戴踴躍而

工程策要費用頗多若不急為籌算深恐民力不齊

春水一發稍有貽誤有負我

皇上軫念無辜之至意臣已飭令水利各官搶修潰口刻

限趕築此外險工次第興修更嚴禁年以內等弊實大

實工務期增加高厚工程堅固使民享水之利而不

受水之害庶可仰慰

呈上現民如傷已飢已溺之

聖心下安水脚耕田樂利婦子寧居之民命所動工費銀

兩現在會同督臣送社具

題旨謹增湖南長岳常三府屬各州縣堤壩圖并擬

壩圖說裝成一冊恭呈

御覽至湖南藩庫存貯耗羨銀兩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十

一日接准部咨凡非關地方公務擅自動支者該司

即據實報部

題奉 臣即撤防署藩司李蘭遵

旨逐一查核從前各院司凡係應酬文情及已身用度者

共計支過耗羨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三兩九錢除

署藩司遵冊咨部

題外合并附

奏再湖南地方一冬多雪入春以來雨水又復調勻

聖德威孚休徵協應豐稔之兆也日下米價無稍每石一

天地神庥多保而移時子也各身皆下保身在小款式

閱候

覽

二五〇

臣王國棟謹

奏為遵

旨保舉事雍正六年正月初三日准部咨雍正五年十二

月初七日內閣交出奉

上諭內外諸臣等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

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自副將以上旗員自恭將以上

皆令每人各舉一人滿洲官員則保舉滿洲漢軍官員

則保舉漢軍漢人官員則保舉漢人欽此 臣思求才輔

治者

聖主之殷懷以人事

君者人臣之大義除移行湖南文武各衙門欽遵外臣查

有現任湖南驛監糧儲道按察使司副使楊敏年五

十五歲係正黃旗漢軍由監生出身初任順天府國

安縣知縣陞任霸州知州山東東昌府同知補廣西

潯州府同知調思恩府同知陞雲南曲靖府知府調

麗江府知府委護雲南驛監道陞授今職連任外吏

歷年已久臣上年蒞任以來見其辦理諸務諳練吏

治才守廉優雍正五年正月楊敏到任後復赴部引

三〇八

見早在

皇上洞照之中臣謹遵

旨保舉伏祈

皇上睿鑒臣謹

奏

二五二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湖南桑植地方前經改流

皇上憐憫苗民向受土司殘虐設立文武各官撫綏彈壓

副將楊凱先由遊擊超擢辰州副將以其熟諳苗務

系植業要新設官弁

特恩調補岳州府額外同知職願祖一減則業內呈請知

錄亦為其熟悉苗情破格擢用此二員者自當文武

和衷思撫土民謀寧苗地俾人人各得其所方不自

皇上任使隆恩願乃文武不睦動輒齟齬同知職願祖不

思盡力圖報擬故件派提民先謀副將楊凱行伊方

項案報臣亦審訪得實應會同督臣邊柱

題奏在案但臣又訪知副將楊凱蒞任以來不能除未

兵丁每事電報致擾居民臣已札致督臣邊柱提臣

劉世明其楊凱居官之度自必盡核確實具

奏再湖南軍政清冊開列標下左右兩營遊守等官履

歷內有右營遊擊郭永祚年七十四歲剛應填註年

老之員臣查郭永祚係於雍正二年七月十二日

引

見年已七十蒙

皇上天恩念伊出過力人由十總掣廣西守備

特放湖南遊擊早在

皇上洞鑒之中臣見其精力尚健整野營伍不誤令其

借供職謹附摺

奏明再新補湖北武昌道徐承綸係正六年二月初十

日奉

旨派大董事務料理清楚再赴新任臣查大董地畝報派

二年今快怡在田安待秋收以後方可料理事竣從

遵

旨令其赴任可也合併附

奏臣謹遵家人傳馬爾程奏

覽 閱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覆

諭旨事雍正六年正月初二日臣家人賈保恭捧

皇上硃批奏摺及

賞臣

御書福字一個貂皮二十張寧絢四疋荷包一對風羊一

隻到長沙臣出郊跪迎至者望

闕九叩祇受跪臣跪請

硃批祈家

皇上屢次

天心垂注並

賞賚多物臣自問何人受

聖恩如此優渥謹將

御書福字製匾高懸全家托庇

皇上洪福嗣於雍正六年二月初十日臣家人賈保復恭

捧

皇上硃批奏摺到長沙臣跪讀之下屢蒙

皇上優旨

聖恩深重難竭盡言總難圖報於萬一也長沙知府孫  
魁元其材功本出守今新能才不念隨境遷亦大夫大  
元衡州知府汪紳先經前署督臣傅敏以承審遲延  
缺缺人等亦能一日三復自公其材善不念中樞失  
恭出摘印臣以遲延有因且見二勇備屬可用為

國家愛惜人才起見

奏請可否留任後經部議以遲限不過三日例止罰俸

准到部咨已令其復任謹繕摺恭謝

天恩敬覆

諭旨臣不勝感激屏營之至謹

奏

跪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閩寧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湖廣鎮軍總兵著九龍協副將印務周一德具詳二月十三日據下崗長官司向勇嚴呈稱爾蘇早職下崗長官司創設始於唐末屬九龍衛管轄輸納錢糧世矣

國棟謹守忠順相傳十有餘年今逢我

皇上恩及苗疆澤流遠播桑梓保靖保准改土歸流設立文武官員撫綏彈壓自此數十土家永充強隣之擾得以安居樂業共享昇平隣近上司莫不欣悅向化是以永順亦請改流爾蘇思桑梓保靖原因履非改流至於永順上司實心向化之處所當效法今平職擇善而從自願改流水為

聖朝赤子以盡効順之誠但念早職祖居遠徼世為土人

實無原籍可歸伏懇轉詳

題達改流并求憫念荷負向化之志仍守祖宗廬墓不令違徙吳土再查早職彈丸遺部隨順甚小烟戶無多向因備司兵捷逃亡殆盡現存僅一百一十一戶仍請屬九龍衛就近管轄輸納錢糧共樂免天降日等語又據桑推司副將楊凱岳州府頭外同知張顯



祖報同前由臣愚桑推保靖殘害土家

皇上俯順輿情改土歸流之後應有永順土司遺裔戶口舟楫以十萬之眾自願改土歸流今下崗長官司向勇嚴世襲土職謹守忠順亦自願效法永順改土歸流為

聖世良民將所轄四至地界戶冊造冊前來願入九龍衛管轄輸納錢糧求勿違從臣見情詞懇摯出于至誠現在此行滿泉兩司妥議具詳會同督臣邊柱另疏具

題外謹先繕摺本

聞

此奏知道了謹將原詳咨卷內原呈不勝羨慕已命保親王等會同岳州府詳加詳酌一會利時了奏遵程悉心籌畫交關履具在本上批詢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倉穀事湖南各府屬常年倉積貯穀石事聞  
國計民生臣於上年各屬減糧之後即飭買補并委員  
巡盤如果存糧較石顆粒無虧即出具實貯印結詳  
報一或缺少該員隨盤隨場臣即指名

題恭前已

奏明在案但臣查長沙岳州常德三府所屬之長沙已  
陵武陵等十三州縣衝於雍正五年夏被水災經前  
著撫臣布爾泰先於司庫公項內動用散給又復借  
用各被災州縣新存貯倉穀共二萬八千六百石查  
員賑濟

皇上如天好生又聞其連年被水所發銀米或米穀用復  
特恩撥帑金二萬兩交臣確查散給并先奉本地丁錢糧  
浩湯

呈恩民既均沾實惠矣惟是前項借賑銀石係前著撫臣

布爾泰仰謹

呈仁一時從權動用未暇

題明旋奉司道府各捐銀買補運項每石銀價三錢五  
分飭發買補上年湖南被水穀價購費所權之價浮  
於所發之價除益傷已度武陵沅江九縣永定具報  
買充外尚有長沙相陰臨湘澧州安鄉龍陽華容岳

州等州縣衝無力賠墊一時不能買足臣思此  
項係借州縣石非同別府州縣倉穀減糧伏冬買補  
一有違限當即

題奏之比臣前於買補倉穀違限處分摺內

奏明各州縣理賣之銀過秋成穀收或有贏餘令其儘  
數買穀貯倉造冊報明倘或秋成穀收買補之價浮  
於減糧之價州縣不能賠墊令其報明具

題酌給在案今未買足各州縣衝臣現擬行作違誤買  
如數貯倉毋許遲延致干奉處但臣念前撫臣布爾

泰發價之後正著迭更又遇歲歉穀貴三錢五分原  
不敷買臣查有實係無力不能賠補者可否於司庫

三分耗長內酌給添補給今運買貯倉或定期至秋  
秋成買補是固原米石穀他省易於捐買有司理才博  
或秋成之時令其補足再有違誤立即  
不松為多之內捐款陸續買補了也  
題恭此出白

皇上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至通省各屬存七糧三倉穀臣已委  
員巡盤徹底清查倘有虧空另行

題恭合併陳明謹遵臣等謹在案地恩等奉  
聖旨依議欽此

院

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

旨事竊臣上年奉

命自浙赴湖南任道經長沙所屬之湘潭縣見千裡雲

四方商賈絡繹數百里鎮堆積貨物恐運有無居民

辨化而長沙係省會之區府城又遠臨湘江乃環鎮

江干無船停泊者蓋因湘江之水深深泊滯東流入

湖以入大江湘潭江形稍曲北風勢驟而長沙江而

既寬北風勢繁又無小港可以灣入連舟而泊則有

相觸之虞散舟而處又恐策蕩之患俾然風起濤湧

一時雖眾沉溺深淺者往往而是此官民船隻不能

停泊而商船亦多往湘潭以合湘潭無可接泊處也

即如江西之湖口關先設湖口接江水清泊加以卸

陽之水衝激商人上稅停舟常遭風濤之險荷蒙

呈懇移駐九江則人稱便馬臣謹按長沙北門外原有舊  
此處舊有長沙縣署以爲官船停泊之用因年久失修  
河一遺計長三百丈於舊已久若將此河無稍開挖  
廣寬可以泊船隻誠爲大便利於民之事不但往來  
深濶可以泊船隻誠爲大便利於民之事不但往來  
官民船隻可以泊船隻誠爲大便利於民之事不但往來  
乃泊船不致受風濤之害且商船四集來百工則時用足  
通百貨利生計既即有地食力之民有商貨往來上  
下可以據實稟報亦官民衣食之數也臣日擊地方



情形而興工費財無項可抵今據辦道諸紳  
老成謀國不計微利私衷身小亦係公心大共  
已得是者不計其功而後已誠以日久錢才  
以上不次性用由是江府知府  
以有年化委清之性已成惟前令員以革者是宜也心者

閣湖商便道

聖恩優渥有如應已惟有水能自勵勤快急公以圖仰報

萬一益長沙安州常志三府爲堤工本能整固以致

春夏水深之際沖決漫溢田禾淹沒民難安堵致奉

命旨行令修築此誠念切痛癢民胞物與之苦心也凡屬

臣工敢不仰體急公盡本道衙門向有每年修堤銀

八十兩額以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起至年

終止現存銀八十兩並雍正六年所餘銀八十兩年

終業齊共一萬六千兩作為修築堤工之用再查長

沙爲省會之地商民舟楫往來雲集長江浩翰竟

無停泊之所一遇波濤洶湧每多沉溺之患查北門

外有舊河一遺係雍正七年分所餘八十兩解到之

日可以開濬此河得泊船隻庶於地方民生不無小

補其嗣後每年所餘八十兩俱存貯道庫以充公用

擬合詳請俯賜核奪

奏明臣見格勅情詞懇摯以雍正五年六年分爲修堤

之用而以雍正七年分開濬河道與臣見適合今估

計工銀約費一萬四千有奇但事關爲民興利似不

可據據臣愚見或於秋冬與工應否先於司庫正項  
內動用開濟俟雍正七年道員歸公限批備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謹

說

王國棟  
奏為覆

旨事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接展沈靖道王乘武昌封發  
卷內云職道於二月十四日而奉

上諭原任湖南辰州府知府邊瑞貪賦不法歷辰州二十  
餘年欺隱關稅幾餘銀十萬餘兩罰伊修城勸力伊乃

不知愧悔感恩并不實心効力近訪此項欺隱從跟跟

兩像伊管事家人杜大杜二李大李二并會同書辦張

壽元張國寶等俱從中侵蝕杜大李二等現在藏匿武  
昌善德會過杜壽元張國寶現任住居辰  
州善德會王國棟拿辦理欵此以欵奉

特旨事伴立行按察司并歸辰州府知府查拿嚴訊去後  
苗據辰州府知府汪立名詳稱四月初七日查辰路

錄如據陳承侯咨張壽元張國寶到案一面將伊  
住宅家資首飾服物器皿賬目字跡逐一查明封固  
交貯沈慶標庫外早府隨復節集履加究訊張壽元  
張國寶暨供壽元張國寶四十九年邊瑞無當木稅  
於康熙五十二年考滿邊瑞因實原康熙五十九年  
邊瑞照會木稅至雍正元年八月革後據各供當日  
高敏幼稅伊等不遵算數掛號填票其稅銀有運三  
公子同內使李大豐收伊等在關每木一排止得銀  
五分為眾人飯食雜費之費此外毫無侵肥亦並無  
窩隱邊瑞財產之處嚴詰不移除現封府產貨物此  
外有無財產再訪沈沈慶標詳查另報等語臣以張壽  
元張國寶既於邊瑞任內經官關稅現在搜查家產  
無幾必有侵隱窩隱之處未便任其欺賴護子委食  
沈靖道王乘提犯審邊瑞并查歸辰州常德二府滿加  
察訪徹底清查毋致疏虞是應原任王乘查明覆到力  
說具

題外事關王乘傳奉

諭旨事理謹先遣家人等查摺奉

閱

此事保不報明自是即能委與之案事朕信而不疑  
大樣夫朕不能信之案如任法充懷一切也

臣王國棟謹

奉為奏明堤工情形事竊湖南長沙岳州常德三府屬有堤之湘陰益陽巴陵華容澧州安鄉武陵龍陽沅江九州縣上年八月初十五到任之日接准部咨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湖北湖南近江瀆湖之地居民常被水患朕心深為惻惻或有堤岸未修或有疏濬不力務須設法經理以安民若候選柱到任後會同湖北湖南巡撫悉心商酌將如何興修防護之處詳悉速議具奏欽此臣遵委員凡屬九州縣有之應逐項查勘估計大工作何修纂後督臣選柱到時會同料理而督臣選柱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蒞任臣即移咨商安於今年閏印後無工派員監督視其險易搶修潰口次趕險工又恐民力不逮臣等各捐銀石督給湖南之民既感

皇上恭帶賑濟錫免回祖之厚恩復荷皇上興修堤垸禦災捍患之至意已皆踴躍赴工額日出力加高培厚復於雍正六年四月初九日接准督臣選柱咨咨三月初三日欽奉

上諭朕念修築江皖疏濬河道該地方既有歲修之定例今百姓踴躍從事加高修濬甚屬可嘉用沛特恩助其力作費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興修堤垸河道

工程案

聖祖皇帝特恩賞助夫種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擬遵照此例將督銀賞賜六萬兩今選柱於湖北湖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派散給並飭地方有司實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黎民之至意欽此臣隨出示諭知堤工百姓感戴

皇恩喜出望外益加奮力整築歎呼

為歲今據九州縣陸續詳報潰口俱已告竣其首次險工有告竣者有報八九分與六七分者其平易工程有

告竣者有報現在興修者日下時值農忙則多抽缺民間一年種作身家所繫田功尤為緊要候裁撤辦事軍便可齊力搶築竣工惟華容一縣邊近洞庭湖遠堤垸工多較八州縣尚需時日耳臣謹據實陳

奏再湖南通省近日米價上未每石一兩起至一兩一二錢不等中米九錢起至一兩一錢不等二麥收成

有八九十分不等其有蠶豆菜子之處亦俱有十分

收成自正月至四月雨水調勻秧苗適時保身保像儘在試有就足皇上安民重農咸各天和豐稔之兆也春末夏初湖南各屬稍有時疫流行幸甘雨屢降時疫遂息合併

奏明臣謹

奏



今歲時疫傳染未聞十數不盡皆倚德也

上天恩惠增集之解意之速新中者自四月廿五日  
二十五六日二十天內城外未有不病之人惟  
朕不慮世者身壯好壯一信見不病一人心壯少無  
湖南亦名者約傷人也

臣王爾康謹

奉為奏明事竊湖南地近苗疆向多匪類潛隱作奸臣  
仰遵

呈上諭旨嚴飭文武各官督軍防範毋許姑息養奸以昭  
天憲現在各屬地方俱皆軍旅惟永州府屬道州寧  
遠等處界連兩粵深山密莽便於藏匿思有奸棍於

雍正六年二月初一日夜行劫刺之賈家捉去五人

索銀取贖二十一日據署寧遠縣知縣白治洋報云

即飛檄文武員弁協力擒拿去後續於三月初二日

據永州府知府善加報稱刺之賈家捉去五人已

集故回賊黨決派廣東人沿路道州所屬江華寧遠

交界之南行坪其地懸崖絕壁路徑叢雜與廣西之

准陽雷川賀縣廣東之連州連山縣相通二月十八  
日永州鎮標左營遊擊楊宗瑛親自帶兵擒拿賊首  
副營奔竄該遊擊窮追深入被賊於暗中窺徑定出  
拒捕致傷兵丁陳有奇等三員身故獲於三月初七  
日時據署寧遠縣知縣白治報稱已獲賊黨年惡跡  
一名文訊供稱有別家准工人李連油係廣東廣州  
府陽山縣人不知住居何處他引引賊首廖老四行  
劫別家廖老四住居廣東連州城內現有妻有子軍  
賊多係廣東人等語又據鎮守永州等處總兵官楊  
國相咨同前由臣恩軒從備特深山放於捉人勒贖  
拒捕傷兵不法已極豈可令其免脫自己嚴飭該營  
文武各官協力添差設法擒賊并嚴飭縣丞差捕獲  
關會連州陽山縣拿獲除奸惡以安良善臣等  
呈上格外隱恩事無巨細不敢隻字欺隱除殊方夫蔡文  
武各職名俟查明另疏會奏外謹先鳴謝

奏明伏惟

皇上睿鑒

遵批已奏聞矣著楊宗瑛等毋得中飽完結

臣王國棟謹

奏為查明事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立貞刺之賈家於

雍正六年二月初一日夜被劫一案賊眾以道州江

華寧遠交界之南竹坪山陡路僻人跡罕到道遠廣

東連州廣西賀縣等處潛聚深山十餘日捉人勒贖

拒捕傷兵旋即四散逃遁臣嚴飭各汛弁兵堵截隘

口協力會擒嗣獲賊黨年亞孫一名嚴訊供稱賊首

廖老四等係廣東連州人聞文容拿前已

奏明在案臣又訪知二月十八日永州鎮標左營遊擊

楊京瑛同把總王俊侯進山追擒不識路徑反被賊

捉放回楊係已極巨又陸續嚴飭文武官弁設法擒

拿務期全獲去後茲於四月二十二日准永州等處

總兵官楊國相移咨四月十六日據本標左營遊擊

楊京瑛呈稱行劫刑家賊夥當即四路出立賞路給

發弁兵路費訪查嚴緝於三月二十八日據江華縣

汛把總周永安等項江華縣民風成傳鳳黑子吳邦

正三人回營稟稱伊等深知此案賊犯來歷住居廣

西賀縣等處情急報効前往緝拿等情當即批道使

兵十名發給護票盤費令把總周永安等領同江

華縣民風成等於四月初一日前赴賀縣嚴緝於

四月初九日據弁兵與民風成傳等拿獲賊犯二名

押解前來一名潘文德一名方應隆應解送署寧遠

縣事案據縣知縣將德重嚴訊二犯供出夥盜黎青

奇黎國仕莫伯生岑奇岑蘭惠岑五和岑五音岑秋

雷等八人供係賀縣人今仍委把總周永安帶兵與

民風成傳等協同緝差前往接給路費於四月十五

日起身到廣西賀縣一帶地方照依標審姓名年貌

住址開文廣西賀縣文武嚴拿各犯去訖俟拿獲押

解到營交審之日另行詳報等情前來據此所有平

標左營遊擊楊京瑛所拿賊犯姓名并聞拿各犯姓

名理合呈報等因到臣臣已飛飭署寧遠縣知縣將

德重侯夥賊緝獲到日審明速報外謹先繕摺

奏明伏祈

皇上聖鑒

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

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欽此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永州府寧遠縣立員刑之賈蒙盜犯肆肆  
惟捕實為

因法所不赦

皇上銜旨此等匪類當盡法處之不可姑息一人臣據會  
同督提二臣設法懲實多方偵緝已於粵省連州等

處拿獲潘朝子等一十六名於廣西賀縣等處拿獲

岑五和等三十一名於廣東連山縣等處拿獲節

秀等二十七名嚴訊供自認正盜尚有獲某連山賀

縣等處夥盜三十餘名陸續解到現在取供盜首陳

廣東人名七十七據永州府知府姜那湘稟稱已有

信息正在拿拿大約不難擒獲合計現獲盜首明正盜

共有七十餘人連已獲已解未解者已有百人據各

盜原供當夜上盜實有一百二十二人現在獲盜已

經過半臣恐該管文武弁員拘獲盜首充該行例

命圖革半完結復又嚴防竭力會辦務期全獲匪類

以彰

國法但事涉三省邊境時時開弁兵越自備五急



院

皇上除暴安良之至意臣謹遵家人七日齊習奏

致獲良民臣已移行永鎮并請按察司嚴查究處又  
恐狡惡盜化挾恐証板復嚴防承審各官詳快惟  
總期無徒不致漏網無辜免於証累以仰副我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銜旨事竊臣以微末之員

聖恩優渥不次拔擢用至巡撫深愧才識昏庸難以稱職

幸蒙

皇上耳提面命又常傳



珠批訓誨又常見

頃接

聖諭言典則而於正已半屬敬

上堯氏之道庶稍知所遵循四月二十一日臣家人

復奏

皇上珠批奏摺到矣沙臣伏讀

諭旨聽之勉之莫移初志此四字人之難能者不令心隨

境違非大丈夫大聰明人不能也但能一日三復自心

其枝葉不令而從矣欽此臣思心隨境違一語

皇上實洞悉千萬人之心而深知其難能故厚以莫移初

志導導示訓曰敬承

聖誨時時捫心實雖下愚亦具知識術家

皇上期望教導必不敢一念怠惰一事廢弛以致先後易

斷有負

孝思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

皇上又

諭以公誠對越

天地神明可保而時時若臣稟遵

聖訓惟常存此公而不致私誠而不致偏之心庶可對越

天地即可仰答

若父主如督臣田文鏡李衛臣在豫在浙時曾與共事其

實心辦事之處臣所深知凡為臣子皆當效其公忠

盡力報

主臣以之自勵者即以勸導屬員俾咸知取法再恭請

皇上珠批海河一摺此事當首實詳慎審考此河為何許

塞而不用若因無意逐漸廢棄至此便極應行者矣若

恐引大江之水遠送或防大船便可至城有心不用慮

當另為籌畫不可因目前便易小事而不詳前人用意

之由則因小而誤大徒費而為愚矣至於所費之項乃

細事也不論如何若何皆可凡此等更張刻為之事

務須謀及遠大考之往古方可行而不悖不可因一時

一違之見或惑不達之人無稽之議論輕易操縱奏舉

事也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神廣運

睿算周詳制舉一事務使謀出萬全事期有益臣謹伏長

沙府志長沙門外原有舊河一道名南湖港前明嘉  
靖四十三年本府推官暨台呈請開成小港一時保  
便但開港後從未盡有築又工價不敷所起之土多  
堆港上而水淋漓岸遂順地泥復填塞故未久遂淤  
其迹至今尚在誠如

呈上諭旨因無意逐漸廢棄至此者也至於南北大江之

中支河曲港在在皆有一遇風發濤湧惟大江中雖  
以寫取潯泊曲港風波不驚江水亦不衝激到內不  
比大河之水虞其衝決沉淤逼近城邑也臣亦不敢

執一時一遷之見輕率妄動謹遵

旨詳審察考再行司一一查核務期有益無害計商為妥

然俱繪圖恭呈

仰覽一面咨部謹再具摺奏

聞又下前長官司向內嚴呈請領款承順土司改流舊沐

呈恩一事恭請

呈上味批土官若皆效法盡令改流恐不勝其繁已命怡

親王等齊審諭詳等詳細斟酌之旨到時可與邊柱忠

心籌畫奏聞欽此上各遵前從

衛吉已札致湖北督臣邊柱忠等自當悉心查核商酌若  
下崗土司果有他故改流之機於苗疆內地實有裨

益臣與督臣邊柱忠

題如止因目前時事而求請日當示以

呈上加天恤胃四海之外九州之內無不包容但能嚴慎

小心撫綏百姓

聖明自然洞照何必紛紛顯請臣不准其呈據令其照舊

輸賦供職可也臣履批行潘某二司察核詳覆妥議

奏

聞日謹

奏

覽

臣王國棟謹

奉 為查明事 屬下尚土司向為夷改土歸流一案 茲奉  
呈上諭旨 查明臣謹遵會同督臣撤防藩臬二司確查上

司自請改流有無利故 改流之後 於苗疆內地民人  
有無裨益之處 據藩臬二司轉據辰沅靖遊王業  
詳稱遵奉撤防事理 隨將下尚土司向為夷改而向  
情當據口果實因從前土法苛刻 令傳司供已結化  
上民咸思內附 恐其日不能約束 致土他變 此據實  
情 並無別故 再念司業代土人 恩守祖宗產業 勿  
令遷徙 仍為九路編戶 均種等情 奉 遵察 詞情  
形 甚感 等 奉 上 民 不 服 實 有 難 於 酌 未 者 若 准 其 所  
請 向 於 上 司 內 地 均 為 便 益 但 查 該 司 歸 流 之 後 若  
仍 令 住 居 舊 轄 地 方 恐 屬 未 便 或 酌 撥 附 近 州 縣 編  
戶 安 插 并 將 向 為 夷 所 有 自 己 管 業 地 土 重 明 造 冊  
憑 官 覈 實 即 將 所 費 價 銀 發 給 規 領 在 安 插 地 方 自  
置 產業 為 子 孫 之 計 等 語 到 臣 而 據 軍 機 總 兵 周 一  
德 亦 云 前 著 九 路 協 事 將 深 和 坡 地 情 形 下 尚 東 抵  
九 路 南 抵 水 定 北 抵 奈 維 西 抵 水 順 似 見 四 而 供 已

歸流子狀孤立 包羅於中 有不得不改之勢 是以情  
願 歸 流 改 設 之 後 則 一 氣 相 通 實 於 內 地 苗 疆 均 有  
裨 益 等 語 臣 因 欽 奉

皇上味批 諭旨 土官若皆效法 盡令改流 恐不勝其業 并  
命 怡 親 王 密 諭 詳 細 詳 酌 是 用 據 實

奏明

皇上若不准其呈請 臣當宣布

皇仁 令其敬慎 小心 恩撫 土民 照舊 輸賦 供職 臣已與督

臣 遵 往 會 商 恭 定 正 在 繕 摺 冊

奉 聞 遵 准 鎮 軍 鎮 臣 周 一 德 咨 稱 據 下 尚 土 民 田 士 最

詞 控 土 司 向 為 夷 據 妻 向 氏 滋 惡 貪 暴 等 情 臣 隨 據

行 按 察 司 范 甯 查 實 供 履 到 另 行 會

奏請

旨 遵 行 外 合 先

奏 明 伏 乞

睿 鑒 臣 謹

奏

另有旨 賜 神 旗 表



臣王國棟謹

奏為覆

旨事臣職淺才庸

皇上昇以封疆之任復蒙優降

諭旨治天下之道惟察吏一事但能秉公察吏諸務辦理  
浙省風俗不遜刁詐而尚屬淳樸湖南刁而悍甚屬難

治臣仰體

聖心勤察屬員分別賢否屬舉恭奉以示勸懲且於違碍

時委曲教導近亦咸知奮勉又因民俗刁悍屢訪各

屬員不可不愛民亦不可偏於向民礙成惡習防須

嚴加整理覺向來紳民聚眾罷市及控告官長種種

刁風近來止息而控詞謹訟甘受反坐者經懇到之

後近漸稀少四月二十一日臣標下把總李吉恭捧

皇上硃批春糧到長沙臣伏讀

皇上硃批春糧到長沙臣伏讀

置者只以整理刁悍之習俗屬員之因循欺隱為要務

可也臣謹遵

諭旨凡嚴察屬員懲治民俗之處當益加整飭仰副



聖懷再展沈疇道王乘迎請

龍神於五月初二日到長沙臣已建設祠宇誠敬供奉

皇上交民重農建立先農壇行耨田權令復度連各者

龍神像位為民祈福一誠所感通於神明日下湖南雨晴

時若神降已早四望田疇允允遍野從此

分區灌溉大獲豐收惟一歲誠對越 神明祈

天賜福祐之功一歲豐收皆賴有皇明皇帝聖澤神功

神功之顯 國佑民皆

皇上之德

天威召也近日湖南各州米價比去冬每石減有一錢上下

此大才事也秋後之長沙等州米價比前是佳心願

皇上之德

皇上之德

皇上之德

二六四

臣王國棟謹奏為奏

閩事竊查湖南白長沙省城暨衡永寶慶岳等府郴州等州各地方據各屬州縣報稱四月內田禾栽插已過其雨水自四月至五月初甘霖時沛十分充足惟常德府屬岳州湖西所屬近常德數縣據報田畝現在播種雨水亦有但尚未霑足日下米價每石八九錢至一兩不等所有南省日下米價雨水情形臣謹具摺奏

閱

二六五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原任湖南布政使宋致躬空藩庫及米儲軍需等項共銀一十八萬二千九百二十八兩零除原指河南家產估值及捐助軍需准抵并楚省任所陸續充交外臣到任後詳司督催勒限嚴比遵據宋致躬所完銀并甘河東督臣田文鏡咨詳原估各措

空產銀暨伊家人張應選等保銀共完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七兩該未完銀二萬一千三百二十兩先因限滿理臣

題恭奉

旨定罪監候未完銀兩着伊家名下追還臣復詳司行據嚴比未完之數今據布政司趙城詳稱據善化縣知縣周宗旦中緝早職遵奉撤防事理嚴比前司家丁宋章張應選據供小的家主虧空有十八萬二千多銀子

皇上把捐助軍需抵了五萬家主變賣家產什物完交

國深原指任所一無所有所少二萬一千餘兩實實難於賠補就把小的們每日嚴比終不能完小的家主平日弟兄情分最好在先家主做官時有家主二兄弟原任翰林院編修宋至原用過家主一萬多銀又家主三兄弟原任直隸寧道宋起用過二萬多銀雍正元年家主誠奉虧空打發小的們跟小主到河南變賣家產湊湊銀兩還

旨賂補那宋至的兒子宋華奎面對小主說我領帶一萬二千兩那宋起的孫子宋齊督宋齊銀亦面對小主說我弟兄兩人領帶二萬五千兩各備從前用過之銀尚有家人張羅宋王之佐玉舟跟主最久俱有產業曹許一共湊銀七千二百兩應次准取伊等供

遵延觀望懇求詳請

題遵行違等情到日臣查宋致虧空一十八萬二千九

百二十八兩家

皇上天恩將捐助軍需准抵五萬兩前撫臣布爾泰任內

完銀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兩臣接任後復完銀三

萬七千三百四十七兩該未完銀二萬一千三百二

十兩再查宋致減則分賠各案內尚有應完銀兩共

該三萬九千餘兩據編原籍家產變費已盡任所入

無財物又據供伊主之姓同姓孫等許留銀兩以應

於伊等子姓名下違賠完補况宋至宋起世爰

因恩家道饒富親房弟兄姪雖無用項備當留補今

又借用在前以舊欠而完公帑實於情理允偏其家

人張維京等現有家財頗豐亦為義不容辭且已移

浴河東督臣田文鏡轉飭該地方官詢問伊姪宋華

金等許留數目作違催解來楚補項但事涉隔省恐

伊姪等日久推諉臣无據實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另行具

題首遵違結底

因帑不致又懇臣謹

奏

是之總題時共題未

二六六

臣王國棟謹

奏為欽奉

諭旨事本年五月二十日湖南颶風整俗使臣李薇至長

沙臣謹跪請

聖安隨經臣李薇口宣

皇上諭旨王國棟前任浙江觀風整俗使你到那裡諸事

可去問他你就說朕是這樣傳諭又你與王國棟兩人

辦理地方事務當一心一意如同一人等因欽此仰見

聖恩高厚

肅洲周詳臣跪聆之下感激無地臣前奉

命赴浙荷蒙

皇上博切指示俾臣得有遵循又與督臣李衛共事同心

協力周敷隨越臣今既任封疆屢叨

聖慈詳加訓誨奈因南省民風習成刁悍臣實才識短淺

亦當加意晚諭而勸化未備亦嘗竭力稽查而耳目

未周仰賴

聖明

特命臣李薇昇以觀風整俗重任並

諭臣等一心辦理臣隨即一面將浙江觀風任內所有各

自行辦理并與督臣李衛公共辦理各事務及南省

地方情形與臣現在料理之處備細告知臣李薇外

三三四

從此格邊

聖諭協力同心總不敢稍涉偏私各存意見整齊化導分

別勤懲務期人心和厚奸惡潛消以仰副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至意耳臣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覽孝徽慎小他一片謀臣之心是才具能不同者  
其所以任相宜慎慎慎慎慎

二六七

臣王國棟謹

奏為改設直隸州以便管轄酌裁衛守隘以汰冗員事

竊湖南岳州府屬地方遼闊中隔洞庭一湖兼以石

門慈利二縣俱近苗疆九谿永定二衛軍屯雜處文

抄每至播遷案件易於推接非直官吏懈弛實由該

管地方鞭長不及之故臣查岳州府屬已廢原添附

郭臨湘離府九十里平江離府二百四十里俱與已

廢接壤華容離府一百八十里其他州縣如澧州已

離府五百七十里而石門慈利又在澧州之西位府

有七百餘里有洞庭阻隔風濤之險呼應不靈事

多遲誤臣謹按澧州原係古郡元時為澧州路明初

為澧州府後雖改府為州隸岳州府屬而石慈等縣

至今帶隸州衛臣愚為吏治起見似當因地制宜除

已廢臨湘平江華容安鄉五縣仍歸岳州府管轄外

其澧州請改為直隸州將石門慈利九谿永定諸縣

衛俱令澧州就近管轄以專責成再九谿永定二衛

守隘雖名為約束土司而九谿守隘駐劄石門澧州

交界之新安永定守隘駐劄澧州之襄陽衛離各土

司俱有五六百里以遠屬之微員安能約束土司哉

呈上德教遠敷桑植保靖等處俱已改土歸流又有永定

九谿桑植保靖永順各協營遠轄控制則此二員實

為虛設且軍戶屯散在石門慈利澧州境內有與

衛衛衛署相隔三四百里者百柱輸納錢糧甚為不

便據衛閩提案件往返延獎難收舉今既將澧州

改直隸州官轄慈利二縣應請將衛衛衛衛衛衛衛

戶屯田近州者歸州近縣者歸縣其兩衛領進文武

童生亦歸附近州縣酌量加額取入將所裁衛守隘

及衛學教官俸工即可移作桑植永順二處新設之

官俸俸食不須另動正項而錢糧易於完納案件不

致指延麻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再安鄉雖與華

容接壤但離岳州幾及五百里之遠離澧州僅八十

里應否併歸澧州官轄伏祈

皇上睿裁臣現散行司道議妥詳覆會同督臣遵任具

題謹先繕摺奏

聞

奏行詳酌具題者有

到臣并傳

諭旨此書未經過賜不必具本奏謝欽此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託

聖恩備查

竊查非常臣何人斯邀此

榮遇欽惟

聖祖仁皇帝

實本天恩

學務誠求

分詞臣博採羣書詳為駢字韻編冠字于首若提字于綱維

稽古分門似以難辨乎珠璧成墨林之別體彙括百家

為藝苑之大觀範垂奕世枚說訂修取材則簡而不

繁探明搜奇比事復詳而不漏洩以一書而萃羣函

之考且以文章而歸性道之全哉

皇上續承

允緒丕紹

前版諸書告成而茲編亦竣

升吉卷首本

臣王因休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六月十九日臣在常德府武陵縣重開堤工臣家

人馬各恭捧

皇上恩賜

御定駢字韻編一部錦扇二匣香囊四匣寶丹諸藥品一匣



至孝以為闡揚

頒錫臣工以作忠而資考覈臣材質愚陋知識疎庸庸何

殊恩得寵

必及今天以諸臣不能過得之奮

特加恩賜臣仰蒙

高厚未報涓埃惟捧函跪讀時時如對

聖主益勉竭萬躬以盡心於職守耳至錫命自兼實并諸

藥品製由

內府巧出天工臣謹宣播

仁風遍揚

德化保

恩無既舍管不窮臣不勝感激惟忭之至其摺恭附

天恩伏惟

皇上睿鑒臣謹

奏

覽

二六九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湖南苗疆邊地向設土弁所以輯寧內

外也我

皇上愛民保赤之心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不論中土外

地靡不恬冒總期地方寧謐苗民相安先是保靖土

司彭御彬桑種土司向國棟殘害一方

皇上明正其罪改土為流為寧民計也嗣有永順土司彭

贊槐懇求改流

皇上本不欲准其呈請適先法乾州同知王乘在京

陛見奏稱彭贊槐有不得已之情

皇上憫憐俯允授以參將之職而厚費之下尚土司向芳

歲亦求改流

皇上命督臣邊柱與臣查核會同具

題如果循分奉法撫綏其民即與州縣之循良者無異

何必改流即如六里之事臣上年蒞任後據王乘言

之鑿鑿隨經

奏明蒙

皇上硃批此事詳細為之朕意可不必在內在土皆潔一

體只務料理彼此相安為上欽此臣數月以來訪之衆

論皆云六里邊近紅苗向年原任總辦趙中壽到撫

紅苗亦止有歸順之名無向化之實其天性先服後

無異對狼野獸今六里地方寬廣肥饒倘能開墾  
成熟原屬大有利益而紅苗之人不知稼穡所有田  
上往往聽人開墾至秋復時概爭奪已產遂先佔到  
過從不能自耕仍復地荒從前漢民有興實苗地墾  
耕者多遭其害今招集農民給本望荒行之日前認  
或無事而二三年後開墾成熟勢必爭相無休或行  
盜竊雖設有兵弁而地方遼闊未苗過野豈能實行  
防範等語與

皇上去年所下

諭旨若合符節現今辰沅靖道王秉到楚恭錄摺奏事  
蒙

皇上硃批該督撫詳悉商酌而行併云奉

旨開闢苗疆復陳律安邊望荒未議十餘事內有清廢是  
省公項給本開荒員木植貯并添設州縣及開墾應  
用開墾利苗等議又請發協辦人員臣德符標下丁

備李建藩撥隨該道同往料理併將去年所奉

諭旨及現今所聞衆論而論該道務令詳慎舉行不可輕

率冒昧致滋事端至開墾之舉日前視之若有利且

但恐開闢湖老山空曠砂無幾則失業之民終恐易

聚難散所聞甚鉅臣文

二七〇

皇上異數隆恩凡屬耕種除害之舉莫不心自己出口不  
必自己成苟有益於

國計民生方且百計圖維共襄厥事但謀始必須慮終  
而計利務期遠害現在行司重議臣總逐一斟酌凡  
事務期實有裨益與督臣遵社會商請

旨而復舉行謹先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

跪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湖南辰州府黔陽縣奉知縣武弘登程報老婦  
瑞米內折價銀兩俱無領狀一案有署黔陽縣事  
浦標知縣吳大坤與現任黔陽縣知縣王作人因不  
先行首出理臣附奏據准都咨革職自己於試用入

員內除陽祿遠去王先電署理淑浦縣遠去吳漸著

理外其王作人澤書主切任才具平庸現在有查文

盤總其四籍而吳大坤居官時聲名頗好自上年

蒞任後因淑浦深苗雜要缺該員未全至者主難奉

見其人先據布政司趙城稱其吏才味遠復據展沈

靖遠王景稱其辦事勤敏又泉州府知府汪立名票

稱該員才守兼優實為辰屬第一好官倘該員他日

或有遠保之處情懇獨茲知府等語臣查淑浦深苗

雖要缺吳大坤蒞任四載並無重大案件則該員仿

堪任使令以一青革職殊屬可惜謹見

皇上用一州豫先之以試用繼之以實校惟恐用一不才

之吏貽累民生其難其慎以州縣為親民之官務在

得真人也臣仰體

皇上之心為人才難得起見伏懇

皇上將原任淑浦縣知縣吳大坤

勅部行咨令臣給文赴部引

見景職陳用樂必感戴

聖恩勿誤供職或可收一得之效此皆出自

皇上天恩又賀慶府新宰縣知縣張人恭為人誠實謹讓

雖初任未經諳練而操守頗好甚得民心前因監業

革職離任之日百姓奔走統呼如失父母今蒙



皇上天恩今日出其考語送部引

見倘蒙

聖鑒如其人尚可疎用請仍復補新宰則官民相安當獲

要地甚有裨益理合一併

奏明伏惟

聖鑒臣謹違家人之叩謝

臣查吳大坤係安徽人與吳大坤同宗惟才力能是之舉

則之所任於前年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臣前摺

奏稱湖南各府州雨俱霑足惟常德一府及岳州西屬

雨而未足復于五月初旬各處俱大沛甘霖神時之

後未苗暢茂五月內暨六月初旬雨澤均沾將來再

沛甘霖則中晚二指可望秋收現今奏指秀實收成

頗好俟各屬將實在分數報齊後再行奏

聞又辰州協副將李國米稟報永順王村地方于五月二

十五日未時有風雹一陣揭損民間草房臣現在行

令地方官確量輕重應賑恤者即動公項賑恤理合

一併附

奏臣謹遵家人信為附錄奏

聞

覽六持秋收時方敢言差不敢減處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報湖南雨水情形及早稻收成分數仰祈

睿鑒事竊惟楚而地方自本年春夏以來雨暘時若二麥

豐收惟五月十八日以後至六月初旬據辰永等屬

陸續具報得雨而長沙府城雨澤稍遜期臣以時

當早稻登場晚禾初秀農民望雨正殷臣身任封疆

邊值雨澤稀少寢食不安謹於六月初六日率同閣

屬文武各官於

初建龍神廟虔誠祈禱臣因暨勳堤工六月初九日自長

沙起程仍駐在城司道府縣一體祈求臣於舟次甯

居疏食度誠中禱本月初十日行至湘陰縣本日暨

十一日連得甘雨約三寸有零續據布政使趙城飛

報長沙府城同日得雨并據岳常等府呈報亦皆陸續

得雨而至十八日臣重堤至常德府龍陽縣地方又

得雨二寸有零二十二日暨勳武陵縣堤工至常德

府城本日辰已雨到大沛甘霖未申二時又復大雨

武陵縣所屬地方田疇皆足小民莫不懽呼載道感

頌

據在不自... 聖主神恩... 八九分不等... 亦可莫望有收至各屬

米價現在據報每石七八九錢不等價值甚平除各  
為清而有無富足之處各巨壘確另報外謹先將六  
月分雨水情形及早稻收成數據實奏

聞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湖南地方民間早稻種植無多一歲所  
需全在中晚二季今早稻情形不時報知今查長衡  
益且防各屬將雨水情形不時報知今查長衡  
永寶辰柳靖七府州雨水不致欠缺伏成有望惟長  
沙府屬湘陰一縣北鄉地近岳州六月中旬後雨水  
稍缺岳州府屬之巴陵臨湘華容澧州石門安鄉岳  
州衡九路衡永定衡常德府屬之武陵桃源龍陽共  
十二州縣街自六月初旬至七月中旬雨澤愆期田  
之臨塘近湖者猶可人力灌溉其依山傍麓高阜之  
區禾多枯槁紛紛詳報臣現委員分往確勘除不成  
災州縣街外果有實在成災者當先將被旱情形具



題一面催速分數冊結另報但各州縣街被旱之處恐

今冬明春一時米價騰貴小民即至艱食臣仰體

皇上懷保赤黎之至意酌勸常平倉穀及商捐銀所買

穀石分別輕重應行賑恤者賑恤應行平糶者平糶

動用之後即委員赴長衡所屬有收州縣採買穀石

運至本處其散賑處所即以司庫三分耗銀照數買

補平糶處所即以平糶價銀照數買補一轉移間而

于地方民生實有裨益再查現今十三州縣街雖經

報旱但岳常二府今春二麥大熟日下米價未長且

為將來民食起見預為善畫謹具摺

奏明以便隨時料理伏祈

皇上睿鑒謹遵臣標把總李松齋謹奏

聞

自是主產皆持惟此則度力次今歲天下寺設

亦惟此則度力次今歲天下寺設

天運之恩應慶分毫不棄才似此捷力形皆獲此不

知何股身轉而不解脫命曰又既今春督糧東省

則今歲山東收成皆言四十一一年多介力第一歲此

聖人力之能提成者身現山東各縣通運糧石則度

事於大有方今世道轉山東則糧石於不敷才夫

者何才何使保去去士士一轉轉則一句一併似此

挽危服業法強強強一切股身強強地地不不不

一切事皆夫提直運事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諭旨事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臣家人七王恭捧

皇上硃批奏摺到長沙臣跪迎至署展讀

皇上諭旨因臣敬奉

龍神摺內有從此載遠大有屢慶豐年等語臣是時以

龍神請到適值湖南春夏之交而陽時台神時方早臣以

皇上貴來重農

念念不忘民事宵旰勤勞思欲仰慰

聖懷逆革爾去吉

皇上教以一句過頭語折盡平生福臣一聞

聖海深深於中愈思愈覺臣言之謬

皇上又以左了念頓移了初志忘記回文鏡李衛之居心

行事獲耳警覺臣雖才識淺薄具有人心家

皇上勅也故海復家

皇上鼓勵期望

高厚之恩銘心鑒骨伏念臣自蒞任至今將及一載緣封

疆任重夙夜兢兢事無鉅細莫不細心辦理實不敢

於 有一念怠忽此固臣隱微之中可以自信亦可實陳

於

聖主之前者今又蒙

皇上切切訓誨當益恪遵

諭旨揚厲小心察吏除奸力圖報効又臣

奏明原任淑浦縣知縣吳大璋原任新寧縣知縣張人

恭一摺

皇上教以若稍涉私事恐為異日之累似此為舉保留

人員必須更加一番訪察仰見

皇上教臣之中寓以恤臣之意當時摺

奏吳大璋張人恭臣雖據布政司趙成廉沈靖道王某

辰州府知府汪立名寶慶府知府許登瀛之語臣實

訪查吳大璋張人恭四職皆屬重地事事俱能清結又

訪知張人恭操守頗好百姓愛戴臣不敢存私為己

聖於

上聞茲蒙

皇上訓臣回文鏡李衛有將保薦之員復奏處者人情實

否誠如

聖諭不能保其終始不移使臣所陳

奏之員日後稍有過愆臣亦必據實

題奏求

皇上從重治罪若稍存袒護拘隱之私因人累己臣雖至

惡必不肯為其中平不及之員現在補行大計臣已

諭飭司道等官確核屬員賢否并親自留心逐一察

訪有中平不及者即於計典內一一

12000

題奉但查湖南一省平屬苗疆而現在州縣各官多屬

新任書生廉隅謹訪者頗多而才思疎愚者甚少且

日夜憂勞留心察訪將來尚欲另選

聖恩懷德人員以備苗疆之用務期州縣得人地方寧謐

百姓家福以求仰副

聖心至

衡省所云認得正者得遠東公特正毫不為一身是非毀

譽計之為督撫者身深

皇上洪恩任以全省若不為

國是計得夫民主計安全而市恩避怨計一身之毀譽

此種私心豈能容於

免奔之世臣惟有深遵

聖訓實力奉行以求無負任使而已且謹隨摺敬覆

諭旨再湖南長沙常德兩府六月間雨水情形及各屬早

稻收成分數臣於重慶時已具摺

奏明嗣後各州府供於六月下旬及七月初旬甘霖連

津田霽霑足惟辰州府屬雨水甚少且下晚稻亦將

成熟秋收可望米價七八九錢不等亦甚平減惟水

順委植地方近日時疫流行臣已遵員查恤并附摺

奏

同

和道了

二七五

臣王國棟謹

奏為州縣人才難得仰懇

聖恩准予開復事竊湖南前撫臣王之樞派撤長沙等縣

減則銀兩業內群任之龍陽縣知縣劉錚安鄉縣知

縣趙琳澧州知州黃炎又來楚資富之醴陵縣丁憂

知縣朱振培經前撫臣布爾泰查明並非私自勒派

題請開復部覆以各員任內徵收減則銀兩或係奉

旨以後徵收

旨以前之處唯查具

題臣查所解減則銀兩俱非奉

旨以後徵收應請仍照原

題准予開復部覆又以各員徵收銀兩雖俱非奉

旨以後但所解銀兩現在著落王之樞等名下嚴催完備

況同案之張琳現於王之樞本案互揭革職實均

難逃准開復應俟王之樞等銀兩有無完報並互揭

之案審結具

題到日再議臣思州縣減則之案業已審結所詳成則

銀兩又已奉

旨著落王之樞等追補似與伊等無干至張琳互揭之案

更與減則之案無涉現在

命注試用人員雖陸續來楚酌量委署試用但俱係初任

尚未悉其居官行事而劉璋趙琳黃吳袁振諸等雖  
未知其從前操守若何然臣見各員俱諳練民事熟  
悉湖南風土雖臣委勸茶陵攸縣鄒縣安仁等處未  
經復則田畝頗能小心承辦清釐有法復委協辦湘  
陰華容安鄉堤工亦供實心料理臣思州縣人才雖  
得伊等尚屬可用可否准其開復留楚助用俟有等  
要州缺缺出容臣各照原銜酌量

題補給咨赴部引

見此皆出自

皇上天恩臣受

聖恩非常優渥而才識淺陋難竭盡心力不能仰答

君父推期得一二練達之員臣益加勤勉今其潔已奉公

辦理庶務庶於地方有益臣為人才起見仰懇

皇上天恩倘蒙

俞允當即會同督臣選柱具

題 謹

奏

於以才吏賢員考愛惜者長題未

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

旨事竊照上年七月內准有部咨欽奉

上諭各省向來地畝隱匿未報者定限一年准官民自行  
首出將從前欺隱之罪悉從寬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  
復追問等因欽此臣到任後屢屢次宣布

皇上寬大之恩併申轄各屬實力遵行前因首報未齊一  
年之限轉瞬屆期未便草率完結業經

奏請寬限第查湖南各屬依山傍湖田地畝隱蔽之他

者吏難盡察現在屬員中之實力開導者固百而息

民貪利始終欺隱者難保其必無若通行清丈苟不

得其人不得其法反致滋擾民間臣身任封疆又不

能親歷重察必得熟悉風土才具優長之員委令抽

大數處懲治一二庶奸頑知儆而弊端可絕前河南

巡察陞任廣西按察使臣張元懷道過長沙而吉河

南等屬無不稱善之裕曾在原任湖南撫臣魏廷珍  
少不能令親近所屬信譽於伊等年甚重之魏廷珍  
若中辦事欺隱弊竇所熟悉臣雖未識其人但使  
言必信行必果不遺餘力且其才具優長之員委令  
元懷為人明慎所當必非無據合無仰懇  
旨令該督履歷事臣等免致延誤等因欽此





此種不備任職之原由明性小工等情亦起見恐地此任過  
 空恐可否辦理現已明性小工等情亦起見恐地此任過  
 不達之責否夫亦不能令現任者負責而後任事也  
 命來湖南要才要用如各屬詳報有無現任之屬不  
 不逾以此為已夫以此任事者不逾不之其時不不  
 能深信者則與之而而委員或或即令改員前往  
 緊督統上司亦係力學心之而向現在者不不  
 清查於湖南四款事件實有裨益再河工功  
 身位使地有動入員過上司使人小隨上司之運轉去矣  
 州同來介主係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臣前任河  
 可增及保人才亦至是者以在應從自在地月  
 學差見其年力精壯留心吏治上年在折奉

命也無湖南通該員告假回籍曾今適至楚中再任該省  
 數月以來該員辦事歷歷勤慎無誤但係河工功  
 人員近奉

諭旨重家道嚴實嚴密之意理應回籍取結臣因其才  
 敏練曾留臣意以備督指之用抑或將來於查大日  
 畢佳男身身之學才佳少年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外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  
 外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無可  
 呈上批示以便欽遵謹

臣等查現在為其學賢不肖令人不和乃官之選正  
 已以事以此非亦良其亦他處才才再免其不不不不  
 考其人才也徒其瀾者存身之心協助湖南人年可  
 情不憚所失矣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長沙常德岳州府屬九州縣修築堤壩  
 臣於雍正六年六月初九日親往查勘工程於本月  
 二十九日回署具陳  
 題明在案臣查勘長沙常德一帶堤壩相繼益陽沅江  
 各堤俱已竣工惟武陵龍陽澧口亦俱竣工外尚

有一兩處險堤因逼近洞庭隨修隨潰且值農事忙  
 忙尚未完工臣查長沙府通判黃起盛岳州一  
 帶堤壩據詳已竣澧州安鄉華容俱已竣工同臣  
 前來

皇上諭旨湖南居民被水  
 命督臣遣往與臣該法興修堤壩於今春間中後起工查  
 各屬估勘冊內潰口有四百三十餘處尚有首級次  
 險工程民力不能任者深恐夏深秋深致有貽誤趕  
 工搶築已於二月內會同督臣遵往

題明臣隨將縣縣糧道楊毓公銀八千兩并動司  
 庫三分公項銀應在縣任鋪名下批補者陸續給有  
 堤州縣分領共計銀一萬九千兩有零復派給員監  
 督給發不使疎毫侵蝕民供奮力始得搶修潰口險  
 工完固嗣於四月初九日復准督臣遵往移咨



皇上特沛殊恩賞銀六萬兩助民力作督臣遵往賑恤

五十六年成例撥湖南二萬兩此係

皇上天地之仁格外恩賞所有湖南撥分銀兩散給堤夫

之處臣現同督臣遵往謹遵

諭旨動用庫銀酌量工程多寡均勻分派已委幹員監同

散給必使小民均沾實惠臣備案加察該備有吏胥

堤長夫頭人等事影虛冒扣剋情弊即行奏處并飭

監督各官將已未完工各堤相度地勢有應培高加

寬之處或西淋發缺之處即令居民再行加工整修

捕稟務為一勞永逸之計仰懇

聖懷臣謹將先後發給銀兩之處具摺奏

聞

覽

二七八

臣王國棟謹

奏為查明驛站夫役事竊湖南各州縣驛站通計有三

十九處額設夫役二千八百名查雍正五年閏三月

初二日准部咨開驛站夫役先經前撫臣魏廷珍疏

稱湖南早驛站長遠高山峻嶺夫役似應照數長

養以供應付部議差使聞少之各州縣驛詳重議裁

續經前著撫臣布爾森咨稱湖南雖屬偏隅乃係雲

貴粵西差使餉鞘往來要道並無滋擾夫役可議裁

減但照額長養遠無差及差少之日豈不虛糜

國帑請將額夫二千八百名內長養十分之六存留十

分之四等語部議以衡遠各驛照額長養偏驛詳

酌量裁汰因查差使聞少之處分別裁減二百四十

五名內將裁減夫數撥添辰輪等四站積大馬夫四

十五名實裁夫二百名節省工食銀一十四百三十

六兩四錢解部充餉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據驛監糧儲道楊松詳稱湖南各州

縣驛額設夫役二千八百名奉部行令裁減二百名

又平清二衛共夫一百五十七名歸併照舊管理通省

共存額夫二十四百四十五名現今長養在站總差  
但定例雖令長養各州縣實係臨時催覓不曰  
夫不長養可以扣灶工銀乃曰臨時催覓可以應差  
無供其中情弊誠有虛糜可指者夫招募夫役必平  
力精壯之人方能任奔走勞苦之事乃日給工銀二  
分止可供給一身不能養活家口勢不能時刻在站  
間隙然差使之來原無一定一遇餉項項大差來  
則需用夫役動數二三百名額夫既已不足差使又  
難追催若非平時酌省此時應付動用何項所以湖  
南各州縣錄之有夫役者按夫之多寡俱設立夫頭  
三四五名不等長養在站遇有差使用夫若干名夫  
頭即往四鄉臨時催覓按路之遠近或給銀六七分  
或八九分或一錢至一錢二三分不等至若風雪之  
辰農忙之候則又酌增工價所以窮民樂於應差雖  
用夫甚多不致缺乏而各州縣錄將平日不長養之  
夫價以補大差之不足即大價昂貴可免賠墊但既  
不長養則應付日少空曠日多額領銀兩不無盈餘  
便難若徑行請裁恐額夫過少未免貽誤水道職司

郵務既如各驛夫役名雖照例長養實係臨時催覓  
若總而不查難辦欺誑之累今詳如酌議凡各州縣  
驛按季發給本道印冊一本凡有勸令火牌及定例  
當應付者將逐日應付過某項差使夫役若干給價  
若干一一填註冊內不使少有浮冒每季終令州縣  
齎送核查俟一年期滿通計應付夫役工食若干節  
首銀兩若干詳請

題達原奏覆可免侵蝕而驛務亦無廢弛等語到臣

查驛站夫役前經九卿議

奏額養之夫雖不無空缺但臨時催用民夫恐不肯官  
役公然強派附近居民不能獨任勢必不論遠近按  
里輸充不但扣灶工銀且有分外需索甚或用少派  
多得錢私款者有之若額養之夫平日既得工食臨  
時或子弟同克親友相助自能設法應付若括復奉  
旨行文各省督撫清核驛站夫役具  
題到齊又經九卿會議有山路崎嶇站遠差使應  
付盼結者聽其照舊設立其偏僻驛道差使尚少之  
處酌量裁減均難裁汰亦奉

省依議欽遵在案今據揚州詳稱蘇州大使俱係臨時任

幕相沿日又乃湖南實在情形為節省經費起見臣

思頭設夫後既為虛名而大後工費

國家錢糧所關豈容虛冒且據據實

奏明或照舊遵行或飭令解盤追揚試行一年看示

平節者錢糧若干并有無誤公有無累民之處且再

行詳核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謹

奏

臣不勝定之身履在對十里外徑來於外任一月

何以定其是也為西等事分標之辦理遠勝

一書生亦考以此其成請令持未辦理者有不妥協

處重才以治請在三月可小和通印提招重慶年

觀此視一身判寄之念重房因亦辦事之心輕夫志之

致其學術而又能為要失之至厚則差千里矣勉

之樣

二七九

臣王國傑謹

奏為奏明事湖南永州府屬之道州寧遠江華永明四

州縣與各強盜匪人賊注兇頑動做刀鎗為記以

開殺為能從前州縣彈其刁惡逼有據拿條件樂不

能令其出當半皆從寬安撫德匪不報以致頑成編

縱毫無忌憚已非一日臣上年到任後飭令屬員凡

有劫殺等事違即詳報不得隱匿單半完結雖正六

年七月初二日據永州府道州知州著永明縣事兵

備詳稱永明縣林靈福素產杉枋種人逐年收伐惟

積山駁兩岸每年四月十三日溪水暴漲漂流而下

有附近強地之規劫村居民以為無主之物任意撈

取孰知強人跟踪尋至村民不還當即捉人獲於五

月二十二日既家肆橫到村搶去耕牛大小二百餘

隻隨經進出口給還杉枋先委桃川市巡檢陳廷

佐入強追故半隻強人抗不服追早職於六月初八

日親詣扶靈強地方委曲曉諭令其出贖不謂強人

始終負隅堅不退半抗不赴贖伏乞嚴批究治等語

臣屢經飭司移行該府該縣開誠曉示強人東公推

三三八

鞠究擬招解去後續於八月二十七日復據永州府知府姜邵湘轉據新任永明縣知縣何廷詳稱七月二十四日伏查強人復統眾撲去村民周正並許仔槍去牛一隻割去木豆等物八月初九日又統眾潛伏傷死在地摘棉花之毛端若在田割禾之毛榮仔等情永州鎮總兵官邊士偉亦同日咨同前由臣細閱此案伏查強人雖屬化外因村民擄去不運起粟非無端搶奪可比但已經給還杉枋進出口銀今觀指曉諭非惟不運牛隻不出赴審又復挾奪傷死二命強人雖然性尚屬人類乃其兇惡至此或者其中別有隱情亦未可定臣現擬委永州府知府姜邵湘親詣該地會同鎮總兵官邊士偉先出示明白曉諭

宣布

皇上德威民強均保

朝廷赤子並無岐視化導民強而進出實以息事端究擬

傷人擄頭以為強人肆橫之戒倘仍負固不服自應

臨以兵威臣與督提二臣另行商酌請

旨遵行謹將伏查強情形保實



二八〇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

此等凶惡強人強苗重多不遵曉諭擬據稟等情  
所不可不為事也未有能得苗苗土積一事故  
竟多於應懲者保一國之安委過於督提李之  
分効力一心切思少何草率而忽諸元洋債力  
之有標必誘可保身至者之可律動者用張帶  
不特欲將撤情洞曉之事寧靜以待一散一  
慎一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惟保靖縣永順三土司奉

旨先後改流其作何分建州縣一切善後事宜現在會同

督臣款商經理惟三土司地土頗廣輸稅無多自宜

通行蠲免以清

國課恭從前田地額為土民小分耕種甘受土司苛派

並不惟飲性科漸染已深安之若素化暴改革以當  
以漸且乘維保清煙向國依彭柳彬慶慕之復唐庚  
前復尤須知意撫按將各該土官平日橫征苛歛之  
處悉與踴除使貴重白吏普沐

皇仁羣如改土歸流之樂然後再內地之治治之地為  
安妥前據原任系祖同知職顯祖現任辰沈增道王  
乘先復詳請清丈煙苗會商督臣及各詢該管文武  
皆以寬期為便除煙苗務王乘督燒丈量俟該官定  
制之後再行設法清丈外所有各該土司地方寬期

大童之處合先奏  
臣三人有見桂東多事修一事便不請文并徵有云清一  
因再乘祖水烟地方前因偶有時疫曾附摺奏  
者何千餘人乘等亦見心便夫  
聞一而酌銀公項銀三百兩委員董恤今據布政使趙繼

報稱自交八月以後疫氣漸消人氏現已平復又湖  
南各府州屬早稻收成分數前經附摺  
奏明茲查中晚二稻收成計六七八九分不尋現在米  
價每石七八九錢不等合併附

知(道)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味批諭旨事臣於九月二十六日同督臣遵往提臣劉世

明會雷水州鎮總兵楊國相在安州舟次臣家人

自京恭錄

奏摺到岳臣現接開讀內有臣奏驛站一事蒙

皇上批諭只要汝等東公據實辦理只選駁一當字來重

此事先經詳覆通格和通詳前事臣愚查閱前後情

節似屬可行但雍正三年內奉九卿會議有直將人

大裁去現行僅暮恐有累民誤差之事等語臣未敢

冒昧具

題款于部敬是以摺

奏奉

皇上訓諭周詳且進准部咨又令各省督撫將現在驛站

情形詳議臣已敬踏司道公同酌妥即行具

題又蒙

聖訓令臣設法回文曉事斷為要夫之毫釐則差十里矣

也之慎之臣與回文曉同事二載事斷同事亦將一年

其居心行事臣所深悉又仰見

皇上加恩二臣至優極渥臣蒙

皇上高厚委任之恩雖至愚極味斷未有會榮而就辱者

13808 v. 2

但恐臣才庸識闇或有智力不及之處伏思

聖恩時加訓誨臣力雖不足而心實有餘惟有一到不敢

間一事不敢懈一人不敢暇一字不敢欺深恐血誠

以供職守而已臣臨

奏不勝悚息戰懼之至臣謹

奏

此任差不及前二任未知力量止此未知以前心行未

知工名員之考著實勉之不欺不隱二司乃最要

二八二

臣王國棟謹

奉為奏明事七月初二日接准部咨奉

旨今湖廣總督臣邊柱提督臣劉世明及臣會審蔡華總

兵楊國相一案臣等微防提犯解審據布按兩司

錄報口供則羊贖遊擊楊京瑛被賊捉去故回併送

賊銀兩等物均屬實情臣查楊京瑛蔡洪甲等火機

違避罪無可逭自應從重究擬京瑛等已罪重解其

被捉送銀情節罪無可如何而形之章奏似與

因禮有聞臣於九月間即詣岳州會同督臣提臣富理

至期當與邊柱劉世明商酌具

題合先據實

奏明伏惟

聖鑒又臣前

奏長沙城外開挖引河一事欽奉

皇上諭旨若有益無害免得擾透無所請行一面咨部知

道臣趙德防司道委長沙府公同查勘據據會詳

大江中一逼風濤實難灣泊若開挖引河通商忠民

實與民生有益並無衝決之虞計開河長三百三十

一丈高費一萬五千九百餘兩擬以司庫三分耗足

銀兩暫行動用而以道員歸公兩年銀兩補還正項

但臣未敢擅便據詳具摺奏

開奏候

命下一面委員興工一面遵

旨咨部除所用夫工細數另冊咨部外謹先繪圖恭呈

御覽臣謹

水田田院

二八三  
● 該部議奏

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仰懇

聖恩揀發人員事竊湖南六十三州縣苗疆要缺有二十

八處尚有銜業州縣俱關緊要臣自上年到任後尚

有前撫臣布蘭泰任內

皇上命任人員未用者十一員續於雍正六年三月二十

一日接准部咨

皇上命任人員二十員除臣任內州縣等官奉差改教者

二十七員陸續調告休丁憂病故者一十二員通計三

十九員除部選外來楚人員俱已補用本年十月內

又補行雍正二年計典現之候補試用之員湖南距

京甚遠將來遇有缺出若俟報部開缺銓選須憑赴

任有指時日要缺難以懸待即委員署理苗疆之缺

亦難兼攝仰懇

皇上天恩再

命任二十員以備

題用臣又查苗疆州縣如永州府屬之寧遠江華道州

永明寶慶府屬之城步武岡新寧靖州屬之安寧俱

界連兩省遠近苗匪時有出沒擾亂極難安插

最多尤為難治而此等要缺准予選俸一則使時應

於現任屬員內重疊任三載並無承運督催未完案

件方准

題請除臣前

題沈江標知縣沈元曾補授乾州同知又前

題寧州知縣潘增欽外查湖南屬員內俱歷任本

久實無合例之員仰懇

皇上天恩於

命任二十員內如有曾歷外任者

仍部揀發數員遇有緊要缺出即委署理

題請實授則苗疆要地不致懸缺久待而銜業各邑亦

無乏才之慮矣臣為地方起見具摺

奏請伏祈

皇上存鑒



臣王國棟

奏為恭謝

天恩敬覆

聖諭事雍正六年八月十二日臣家人修為恭捧

皇上硃批奏摺及

賞賜鮮荔枝一瓶到長沙臣跪迎至署望

闕九叩恭謝跪進臣母并分僚屬莫不感戴

天恩展讀

皇上諭旨因臣請發河南試用知縣營之裕一摺

皇上諭以屬員大弊皆現上司本領力量心之所向只就

尋現在屬員舉賢錯不肖令人人知為官之道正已以

率之此根本良策若他處多方尋覓恐未必有出衆人

才也臣思察吏安民之道

皇上之開導臣屬望臣者已至再至三矣臣雖下惡念

若父如此訓迪有不才之吏自當秉公恭勤有盡職之員

自當竭誠勤勉務期州縣得人安民為本庶可仰慰

聖懷前請發營之裕臣因湖南地畝滿稅者多奸民巧於

遮蓋隱匿不報正想善為清理之員適張元宗沈凡

皆之裕熟悉丈量地畝臣尚未見督撫

題帶人員俱令回京之

諭旨故爾

奏請令家

聖恩訓誨臣當謹遵

諭旨督率現在屬員備察辦理又原任辰州府知府遠瑞

欺隱開稅書辦張壽元張國寶體官從中侵蝕奉

旨交臣查拿辦理一案前接辰沈清道王秉憲案臣以欽

奉

特旨事件立防按察司辰州府知府查拿嚴訊去後隨經

辰溪縣知縣陳承虞密往鎮拿獲重而處家財備值

有限體辰溪縣知縣陳承虞沈陵縣知縣李瑾辰州

府知府汪立名幾次夾訊供稱並無藏匿遺據沈陵

知縣李瑾詳稱并出示各鄉鎮有窩隱違守產業及

張壽元張國寶四房買賣店業者速出首報免其治

罪如隱匿不報一經查出十家連坐據各里長回報

實無藏匿等語臣恐府縣各官查察未實王秉憲辰

沈清道辰州乃其所屬或有寄頓窩隱之處因就近

今其重審必可得實招解後臣復親加嚴訊然後具

題現今密訪泉州常德二府細加察訪併於省城及各

府州屬俱出示懲賞訪查又復移咨湖北撫臣於漢

口等處遍訪有無高歲及貿易生理之處臣自念才

庸愚蒙

皇上殊恩起擢授以封疆之重若稍有推諉非惟

聖明洞察有所不容即臣自念受

恩深重而瞻前顧後一籌莫展亦何顏而立於天地之間

實不敢萌此心臣惟有殫竭愚衷實心任事不敢一

日稍怠

聖訓仰圖報効而已臣謹繕摺恭謝

天恩敬覆

聖諭伏惟

皇上睿鑒

跪請清奠一摺留中奏神機

二八五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祝

聖壽事敬惟我

皇上御極六年安愈國安治益求治育時勤勞誠和萬民

而

聖心悅豫

聖躬寧和是天地以博厚高明而致悠久

聖人以自強不息而符行健書所謂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臣斗為外吏恭逢

皇上萬壽

聖誕不獲偕在

廷詣臣隨班跪拜惟敬率屬仰瞻初夜望

闕九叩恭頌

皇上萬年寶曆

聖壽無疆臣更念

聖諭大人感應之至理實為不與臣主違

聖主當陽萬國咸寧之日益思情白一心勤謹庶務敬謹

洪啟贊賀

三四四

盛治惟曰欲至於萬年以圖久安長治而已所有小臣  
慶幸微忱啟

迺湖向土產方物稍遠臣子瞻仰之私臣無任懼悚  
理之至謹

悅

奏

二八六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在岳州會審永州鎮革職總兵楊國相等一案

事畢於十月初一日仍由水路起身回省初六日戌

刻舟次巴陵縣鹿角地方接准兵部咨湖南派兵一

千名前往貴州荆州派兵一千名前往常德府駐札

其官兵起身給與馬匹及沿途口糧草乾令酌量料

理奉

旨湖南所派官兵丁俱着揀選賢能精壯者命往并多

給口糧令其速行起身再着預派兵丁一千名聽候調

遣等因欽此臣即分咨督臣遵往提臣劉世明并微行  
布政司趙城驛糧道楊如欽遵去後臣即於初九日

抵署初十日准提臣將派撥提標及常德澧州辰州

沈州龍陽寶慶洞庭各協營并臣標共一千名咨會

到臣隨與司道逐細籌畫除沿途口糧草乾飛飭經

過州縣動支正項預備應付毋許派擾累民并遵

旨多給務使士馬飽騰一面尚安妥常道郭朝祥寶慶府

知府許登瀛呈赴常德將沿途一應軍需事宜就近

料理惟查兵丁一千名除馬兵本身坐馬外其餘駝

載軍裝等項每兵五名需用馬四匹共計馬八百匹

但湖南地不產馬且師行迅速若候遠購未免需時

應暫於各協營內照數抽撥給發一面動支司庫銀

兩每匹給價十五兩買補庶可無誤即會商督提二

臣意見相同業經移行遵照撥給外又准提臣咨商

湖南所派官兵有多給口糧之

諭旨奉不感激

聖恩惟是楚黔相距遠遄經歷處所多係深山窮谷身衣

口食均屬維艱除口糧之外應再借支俸餉俟捷

回分扣還項等語伏思官兵調赴黔者時值隆冬臣

仰體

皇上愛恤官兵至意不揣冒昧亦經請司動銀照數借給

其所派臣探兵丁一百名已於本月十八日前往常

德會合起程至常德駐札滿兵應寓住房等項亦令

該道府酌量安頓再預派兵丁一千名現同提臣酌

撥聽候調遣除一切動用銀兩已據司道會詳發銀

四萬兩往常德俟料理事畢另疏

題報所有日下料理軍需緣由先行具摺奏

聞再查湖南苗疆地方與黔粵接壤供多臣恐苗人聲息

相通從中煽惑滋事業已會商督提二臣移行各鎮

協營預為整頓加意防範外合併附摺奏

院 聞

二八七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覆

諭旨事本年十月十九日臣家人傳奉奉回

味批奏摺并家

恩賜哈密瓜一菓臣謹望

闕叩頭謝

恩批頂奏奉

皇上批發各摺臣當逐一欽遵次第辦理伏讀原奏伏查

強摺

御批此等如禽獸之苗強至萬不可恕時相機慎重舉行

不可多事近來各省整理苗土疆之事略覺多些應

緩者徐徐圖之如王事過於從事急公効力之心切恐

少涉草率孟浪諸凡詳慎為之有操必勝可保萬全者

方可舉動若用張羅不能徹始徹終洞曉之事寧靜以

待之敬之慎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天地之大無所不容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臣故不益

加敬慎熟籌萬安重永明扶靈樞人充因視額村居

三四六

民得木葉蒙以救殺人潛匿據報後臣隨移會督提鎮臣並尚委永州府知府姜邵相會同永州鎮標左營遊擊劉士魁多齎告諭親詣該地宣布

皇上德威招徠法投奮仍飭調撥兵役分頭駐紮以備不虞並據永州鎮臣遣士偉洛及知府姜邵相文報已於九月二十日誘出充徭將沿仔等十三人被捉之周正董許仔二人久經放回各獲既悔罪出竄似當懲治先首寬其餘黨以康

呈仁臣又恐野性不馴見同惡被拘或報復生事又懇咨行文武知憲撫嚴行防範在案至開關六里一事辰沈靖道王柔於五月間恭捧

珠批奏摺令該督撫詳悉商酌而行臣即撤飭司道公同酌議併傳訪輿論多方體察凡該地方官及隣近文武員弁皆以六里環繞紅苗非移駐重兵斷難輕議開墾況計墾熟稅糧不及數百兩得不償費而民苗雖處必滋事端吳如停止為便獨王柔銳意力行臣實未敢冒昧又經面商督臣遵柱現委鎮標鎮臣周一德確加查勘如果開墾之後可以裨益

國課按靖苗雖萬全無恙自當與督臣計議妥當

奏請

聖裁倘功效難必或利害相半即當與督臣商酌停止另

行會

奏臣身任封疆復承

聖訓周詳指示事關地方重務固未敢瞻延畏愆亦斷不

敢因故道已經陳

奏隨聲附和輕妄舉行謹先具摺覆

奏又臣所

奏開挖引河一事擬動司庫公項今奉

旨辦理軍務需用正多自當分別緩急次第辦理請於明

歲秋冬舉行理合附

奏臣謹遵家人曹保齋摺奏

聞伏祈

奏鑒

如臣辦理才力不才最縮因循遠志臣無任不才不才  
奏功多事耳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陳屬員之才字短長并尚須試者緣由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材膠庠封疆重寄誰任裁察是無從  
得惟有仰承

皇上察吏安民之至意無日不以屬員之賢否優劣留心  
體訪加意訓飭其有貪墮卑張者先經不次糾參未

敢姑容貽誤地方前月補行

計典又復會同督臣邊柱天公天慎詳加甄別除應奏  
應勅之員分別具

題已在

聖明洞鑒所有不入舉劾之蒲泉道府丞倅州縣等官且

復另摺逐一開列其中或才字與優或才餘於字或

才有餘而字尚未可深信以及體分供職到任未久

者均須試看教導以勵後效臣雖不敢謂品藻確當

謹就臣目下所見知者為我

呈上陳之伏候

睿鑒如將來各員中有立志向上勉為良吏者臣即據實

為揚倘有自暴自棄甘心不肖者亦即立置律章斷

不敢稍有枉縱致負

皇上澄清吏治之盛心也臣謹

奏  
以亦不逾替時一編不才才據

臣王國棟謹

奏為苗疆務在得人懇留賢員以策後效事竊惟楚南

一省州縣半屬苗疆必須熟諳康幹之員方可遴選

補授而現今准改為流之水順保靖桑植各土司經

督臣邊柱會同臣酌議分設四縣管轄料理

題明在案似此等地方乃係新近向化又與現在苗疆

州縣不同官滋益土稍加寬縱仍恐習因循驟事

吏張易致戾民驚擾居官倘非廉潔科索難保其必

無供職稍不精勤措施未免于失當是非實經熟悉

苗情土俗潔已勤公之員斯難勝任臣惟有稟遵

聖訓于各屬員中矢慎矢公加意察訪凡係苗疆補州

縣其有改易前操撫綏不善者立即糾參不敢少為

瞻徇其有曾任苗疆熟諳真情辦理無誤安輯地方者雖被因公恭革尚可采以後效臣亦安敢墮于上聞不亟為

奏請查得湖南衡州府屬之臨武一邑地屬苗疆訪知原任知縣趙佃數係原任戶部尚書趙申喬之孫居官敦嚴恪守祖訓頗有聲台地方寧靜苗兵情形俱經請晚實屬廉介勤慎之員茲因該員久察前任知縣卜俊胃銷老民老婦銀兩一索奉文革職又欽奉

恩旨着臣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臣思地方緊要人材難得南省所屬苗疆州縣共二十八缺今又新改永順保靖桑植各土司分為四縣又增四缺均需撫馭彈壓現在屬員不敷調補仰懇

聖恩俟該員到京引

見後倘蒙

聖鑒以該員尚可錄用仍請發回楚省聽臣以新設之縣酌量補授該員亦必感激思奮益勵後圖庶要地收得人之效而臣亦獲臂指之用矣理合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

引見時禮自視其人由用一付之乃身兼兼信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辰沅靖道王柔恭傳

上諭原任湖南辰州府知府運端會匪不法歷辰州二十餘年欺隱開稅盈餘銀十萬餘兩罰伊修城効力伊乃不知愧悔感恩並不實心効力近訪此項欺隱稅銀兩係伊官事家人杜大杜二季大季二并官開書辦張壽元張國寶等俱從中侵蝕杜大季二等現在藏匿武昌着總督拿辦理張壽元張國寶等現在住居辰州着巡撫查拿辦理欽此臣即密飭前任辰州府知府汪立名嚴拿訊追當據覆稱遵即查拿張壽元等封貯家資什物查明田產造冊詳報等情臣以張壽元張國寶侵稅甚多現追財產無幾恐有隱匿寄頓隨批布按兩司會同究追據據陞任按察司趙弘思布政司趙城詳稱該司等雖展為遠請訪委本官辰沅靖道王柔就近督察究審經臣批准具摺

奏明

聖鑒嗣以王柔委署桑植副將同知事務屢催未據報詳

至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始據布按兩司報稱據據王柔查出借欠合夥張國寶等銀兩之周仲叔等並未逐一質明復經轉移王柔徹底追出等情臣竊

查原任辰州府知府逢端貪賍不法欺愚開稅張壽元張國寶等從中侵蝕法無可貸是以奉

旨查拿自應嚴究壽元等實在侵蝕之賍私追出充公以昭

國典本案查連半載據該管府縣食得張壽元等所有財產已全數追出此外毫無隱藏臣又行文通省府州并出示曉諭據八府州咸稱張壽元等並無隱藏財產各具印甘結前來臣風聞王柔將張壽元等借出零星火帳竟不詳明遵照簿內數目一本一列加倍比追甚至將無辜之人株累刑訊該道于正月間上省時經臣面詢方今

聖明在上子惠元元如張壽元等果有家產不實力清查聽其隱匿是謂實法為天地所不容如本無家產而株累無辜之人豈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併嚴批按察司郭朝祚等飛飭新任辰州府知府袁承龍速行查解茲據按察司郭朝祚會同布政司趙城具報張壽元已經病故據辰州府知府袁承龍將現犯審供詳解兩司會同審訊轉解到臣經臣覆加研訊據張國寶供稱伊父子經收開

稅共止六年所有稅銀羨餘供係逢端第三子同家人李大監當收去伊等除得紙筆費現外實無隱匿侵蝕其父子及繼子張國柱一應財產均經該府縣查出追貯並無藏匿奇傾再四嚴鞫矢口不移提訊王柔查出火賬合夥之周仲叔顏國侯等或係仇口誣首或係先曾合夥而久經分賬清給既非隱匿奇傾之人自難一概坐罪臣查張國寶父子係官闈竊書據供得交費現是實所有現在家資財產律應照追入官但首犯張壽元年逾八十已經病故張國寶

事犯

赦前且追出財產以及底賬火錢總數約有四十餘兩而將來清查估變為款實屬無幾似可毋庸具

題臣現在飭行兩司查明歸結其銀連變解司充公查張壽元等借出銀錢賬簿一本內自康熙五十四年起共欠戶二百二十餘人開載本銀二千三百餘兩今已追收銀九百三十六兩其餘欠戶內多有逃亡貧乏者或有已還而賬內未銷者現據紛紛辨訴即據張國寶亦供還銀者給還火票則已賬內實多有夫銷等語若仍照該道所行合美本利加倍照追則



所收亦屬無多而甯統責窮不無苦累且現在飭司

曾緩進比仰懇

呈仁可否將一切火戶人等今本人與張國寶當面質明

如果已還者取其兩造切實確供詳明路免如有孤

寡貧乏力不能完者查取甘結詳請免追其餘借欠

確實力能完納者除從前完過外仍飭該縣照律查

明年月日合算本利追取彙解至于一切挾仇誣首

并先離合夥生理後已分賬清楚確有實據者概免

追求分案詳結毋許少有枉縱緣奉

上諭事理合將查過緣由具摺

奏覆伏祈

呈上睿鑒

呈呈承亮先緒

二九一

臣王爾棟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永州府寧遠縣失主利之寶案內盜首七十七

糾率匪類為害地方斷難輕縱臣欽遵

諭旨歷次移行嚴緝復大張曉諭凡能緝獲本犯者除已

懸懸賞外臣又另懸重賞分委幹員往專緝緝去後

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據永州府知府姜泗湘詳述

據知縣蔣德重報稱本月十五日接江華縣歸田司

巡檢毛峻德自廣東廣州府雲梯盜首七十七已於

十月二十六日會同四會縣把總典史在廣東地方

拿獲連今帶去獲認之莫祥九認明的係七十七已

解赴廣東督臣衙門查訊等因轉報到臣除經飛咨

廣東督臣孔毓珣速將該犯嚴押來見實訊是否正

實盜首另行請

旨正法外所有據報已獲盜首緣由理合具摺奏

聞

聞得各處緝捕之盜踪脫者疎脫然概者越按  
是必後者以此尚不為不捕之徒遂失於降者耳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硃批諭旨十一月二十四日臣陳士聰來啟相恭捧

批回奏摺至長沙臣隨跪接閱讀臣所

奏覆

旨一摺蒙

皇上聖批汝此任甚不及前二任未知力量止此未知改

移心行未如上屬員之當否臣蒙

聖恩擢用惟任一職有餘職封疆任重食不甘味履不安

席夙夜兢兢惟以仰體

聖心察吏安民為務方且謹之又謹焉敢有改移心行之

處但臣才穉庸愚力量淺薄誠如

聖明察照至

聖諭所云當著實勉之不欺不德二句為最要伏惟我

皇上聰明睿哲天縱如神無德不周無微不至非臣下

所得而欺而臣實本凡陋違蒙

聖明亦惟以奉養之念區區之誠上事



若父實無一事敢蹈欺隱者今蒙

聖恩訓諭臣惟有益加謹凜敬錄

聖訓銘諸座右朝夕瞻仰如對

天顏咫尺而已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謹

奏

此特一任係極繁雜非特清慎勤三字而後不可  
稱職者用人柱石未備惟至者持不用金才少不遺  
慎小身也罪過者一謹慎統御為要一器生印片  
湖職天事考務大者速者考其在區區目前支撐  
才拙亦有不暇以失神者竭力勉一大字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訓旨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著吏部尚書

事臣抗弁祿奉

命至長臣謹跪請

聖安隨蒙臣抗弁祿口宣

皇上訓旨爾到去問王國棟他在湖南一兩年如果時常

宣揚德化曉諭愚民如何會有這樣百姓想河南必無

此事叫他從此以後勉力改過自新留心地方事務不

時晚諭惡蒙稽查匪類等因欽此臣跪聆之下悚慚無

地伏念臣本愚賤謬任封疆楚南刁悍習俗久屬

聖明洞鑒今乃有大逆不道之曹靜張熙出臣屬下臣

任一載有餘不能革易心志化導於先又不能扶捕

隱微覺察於後負職之罪百喙難辭乃蒙裁

皇上不加譴責格外優容復

諭旨部臣勉臣改過

天恩如此其高厚

訓誨如此其諄切臣雖短於才識亦畧具人心若不知加



意奮勉則屬下愚不移何以對揚

聖主何以替率官民更何以與田文鏡李衛諸臣比肩而

共事自今以往臣惟有時刻深遵

天語一念不敢懈弛一事不敢姑息殫心竭力化導整頓

以期仰報

殊恩於萬一耳除會訊逆賊供情及分咨各省提犯緣由

另行公同陳

奏外所有微臣恭頌

訓旨私心感激下情理合具摺附

奏

奏

既於大臣凡事均勢遠大二年人多以國小而慎大者

勉力



臣 王國棟謹

奏為陳明地方安靜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仰祈

睿鑒事竊臣謬荷封疆無報稱惟有督率屬吏整飭地

方以期稍盡職守不謂永興安仁縣屬忽有逆賊曹

靜張熙敢為逆書公行不道臣疎忽之咎自問莫追

乃蒙我

皇上不加譴責仍

命副都統臣海蘭至長同臣密行辦理此蓋

聖主鑒臣才本不及而曲賜矜原憫臣返復無心而勉其

後効

天恩高厚感激涕零臣隨公同臣海蘭密委長沙府知府

孫元等將主謀逆賊曹靜逆賊張熙之父張新華兄

張照堂叔張勛并供犯譙中翼等先後拿獲到案除

訊過口供另摺會

奏外臣竊以逆賊曹靜雖堅供並無同謀黨類但該犯

住居處所逼近苗疆倘有夥黨潛藏關係匪細臣又

分飭幹員細加遍訪并密札該營文武嚴行稽察據

稱各屬苗土人等俱極安靜實無匪類藏匿不敢矜

張滋擾等語臣伏查現獲逆賊曹靜及張熙之父張

新華等均係猥瑣下流既無白蓮無為等教可以哄

誘愚民復無才技片長以及家財巢穴可以號召匪

類徒以畧識點畫遂爾喪心病狂深山窮谷之中開

戶潛謀大逆不道誠為禽獸之不若覆載所不容宜

置極刑以彰

國法至地方有此匪類臣平時不能覺察雖遜

聖恩格外寬宥臣罪寔無可辭伏祈

皇上即賜嚴加處分以為疎忽之戒除現在會同臣海蘭

嚴追同謀知情夥黨實訊確實另行會

奏請

旨外所有地方現在安靜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合先具

摺奏

聞伏乞

睿鑒

伏



臣王國棟 臣李敬謹

奏為奏覆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撫標把總劉萬志

恭捧

批回奏摺到省臣等跪接開讀會奏周楠呈首袁熾與曹

靜交往一摺蒙

皇上硃批訊問曹靜並不識此人況陳學松等姓名亦皆

一人不知可將周楠誣捏情節究審為何起見亦不可

嚴用刑其袁熾可釋放此案無可究處欽此臣等隨將

袁熾當堂釋放并提周楠覆訊據供小的原不認得

袁熾前因聽見違話一點忠心就出首了並沒有心

要害他只想出首了

皇上自然說我好并有加恩之處並不為別的起見等語

反覆研訊別無異辭臣等備查周楠原供往滇之楊

天佩等三犯先經行據柳州永興縣細加察訪查

烟戶冊內並無其人出有印結在案惟傳言之張鳳

一犯現在移查廣東未覆而既經部臣說明曹靜未

與袁熾認識其餘各犯亦皆一人不知自應遵

旨察予免究其周楠誣捏之處據供妄想

皇恩並無別故可否俯念該犯吳鄉愚民無知犯法一併

從寬逸回原籍安插毋許出外滋事以結斯案臣等

未敢擅使理合繕摺

奏覆仰祈

皇上睿裁批示遵行

臣王國棟 謹

奏為據實陳明仰祈

睿鑒事本年十二月十三日申刻准兵部火牌遞到和碩

怡親王等咨札內開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奏實慶府知府許登瀛貪婪各款已將許登

瀛解任着杭奕棟海蘭會同該撫嚴察審擬具奏爾等

將奏奉之摺發去并寫字去問王國棟身為巡撫所屬

知府內有如此者員何以不行恭奏查直待別處發覺且

王國棟奏稱現在委令許登瀛解辦軍需如此貪婪之

員何以令其辦理軍需之事著王國棟秉公審究毋徇

母枉等因欽此臣恭讀之下不勝悚懼伏念臣謄任封疆

訓旨惟時刻以察吏安民為先務臣重實慶府知府許登瀛由部曹

簡任經督臣及臣九有差委實能不避勞怨盡力辦公本

年十月初六日奉

旨派撥湖南兵丁一千名應撥除省又奉

旨預派荆州滿兵一千名前往常德府駐防一切料理糧

餉馬匹以及預備營務等項必須大員指示統率臣

先委陞任岳常道郭朝祚總理因朝祚尚在攸縣督

大地畝未能即到恐致遲誤時各屬知府因循行

大計俱在長沙臣公道商酌先行委員協辦各府多

未請練惟許登瀛曾在陝西辦過軍需才具素優遠

令前往嗣據該員稟陳諸事井井有條而支放銀兩

公同在各官逐項清結並無貽誤隨於十月二十

九日准督臣札據羊職城步縣印呈許許登瀛貪劣

西義寧縣官封載貼城步縣印呈許許登瀛貪劣

各款密詢虛實於臣思思厚化貪賄不撤款跡昭

著先據現任布政司趙城陞任按察司趙弘恩實慶

府知府許登瀛等詳揭前來臣與厚化係鄉榜同年

不敢少存瞻徇當即據詳會同督臣遠往具疏

題奉奉

旨飭當欽遵在案今吏厚化所揭各款係屬恭復及噬並

非被害告發且既經官封踪跡詭秘例應不准但事

關重大証據實亦當究明臣隨札覆督臣批

發審究嗣據許登瀛料理軍需尚未告竣經臣嚴查

往察隨營支放官兵口糧什料而陞任提臣劉世明

著提臣岳超龍候有札及臣言許登瀛辦理妥協才

實幹練留其在常辦理用是權其緩急密商督臣督

隨發審追登瀛事竣回長臣即札致督臣提究虛實

今督臣已經發審此臣委許登瀛協辦軍需及吏厚

化告業督獲發審及日下會商批發之理由也伏見

我

皇上愛惜人材苟有寸長無不如意培植臣躬倚

殊恩身為大吏進選人材為第一要務在屬員之劣跡昭

著者自不敢一刻姑容若平日本係才能出眾之員

偶被人言未經究確又何敢不仰體

聖心以一面之詞驟加彈劾如許登瀛幹練精明實為知

府中所不易得者歷試皆有成效督臣亦所深知是

以前在岳州會審楊國相等一案曾經面商欲於

計典附屬嗣以被告中止並於奏

奉各官才守摺內註明豫守未能深信字樣至吏厚化

所揭各款原係說確之後仗登瀛會呈果正自難因才寬政如得化所控大實亦當如等並誣分別等疏

題卷心不敢少候姑容奉

旨防舊奏六款即屬史博化原呈所計似出一手其中

清節難逃

聖明洞鑒現在會同臣統率據臣海蘭提犯到案象公案

舊實則按律究擬虛則據實奏

聞斷不敢或徇或枉有負我

皇上澄清吏治愛惜人材之至意其原呈尚有四款侯六

款舊定虛實後另行會

奏請

旨臣謹據實

奏明並抄錄史博化原呈詳登瀛芳跡十款及兩提臣

致臣原札并臣致督臣各札一併恭呈

御覽伏祈

皇上睿鑒又十二月十五十六兩日長沙得雪數寸理合

附

奏謹遵自懷他總別致恩寄捧奏

聞

私達了心乃有奇矣

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準土千百戶以靖地方以保良善事臣上年交

事以來仰體

皇上愛民保赤之

聖心凡有益於地方者即思為民興舉有害於地方者即

思為民革除臣於湖南各府屬州縣留心稽查察訪

其有積年為害於民至今尚未革除者未有若岳州

府石門慈利二縣土千百戶之甚者也查前明洪武

年間石慈二縣設有浚平麻寨兩所土千百戶考諸

縣志因石慈界連苗地原令其看守隘口給以千百

戶之名遂得相沿承襲至正德乙亥年復設督糧道

則管轄衙所控制苗疆隆慶己巳年又令九路守隘

防兵防守則此土千百戶已在可有可無之數我

朝定典

皇恩浩蕩未經革除亦不遁存其舊有之召日康熙十二

年間當英逆多事之秋彼得東瀛惟詞請印然其賦

極急載驟版輿民一則編籍並未收以職掌況今各

土司輸賦向化雖土苗之人與漢民無異其繁要處

所現有九路永定二編設立營汛理應查防禦亦並不

用彼把守隘口且查添平所土千百戶計共二十五

頁內三頁

題請承襲已領印信號紙除員俱奉

題襲止前督臣給發鈐記重麻察所土千百戶計共三十二頁內四頁

題請水襲已領印信號紙除員亦俱奉

題襲止前督臣給發鈐記其為某所為某混為正千為副千為正百為副百名目甚多更有無數應襲陳等項臣訪知若輩不但恃符獲身抗父錢糧甚有擅理民詞出案拘人種種不法之輩臣復徵訪石慈二標確查添平麻察兩所土千百戶果否為害地方及

此等土弁有益無益之處令其家乘今據石門縣知縣張忠震稟稱添平所土千百戶積年為害於民之處又據慈利縣知縣陳采稟稱麻察所土千百戶積年為害於民之處大半皆抗拒不納勾通紳黨阻害准理詢害弊悉與臣訪聞不異且思地方有一上流一方之人即交其害區區石慈皆係山僻小縣乃適處土弁嚴若地方官莫不但難全掣肘且為民之患似此虛糜費為流毒上年六月間前撫臣布爾森據慈利縣知縣陳采詳稱麻察所土弁唐仁壽等持

符號

題襲奉

旨斥革審職在案而其餘效尤若輩抗糧作惡者尚多且伏思

朝廷印信原為地方踐履刑名一切公事而該故雖府同知通判係佐理之員尚有未給印信者今土千百戶並無職司公然有印通足濟其殘民以逞之計為網利營私之具臣請將添平麻察二所土千百戶革除名目違取印信號紙編入民籍一體納糧當差庶奸民知所儆惕而良善得以安全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即會同督臣遵行具

題隨往捕取印信伴同齊民治理實於地方有益臣謹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湖南岳常道溫而遵奉

旨派往江南太倉州清查積欠錢糧其印務著臣等委員  
 署理臣岳常道一官監司兩郡所屬地方或遠近  
 上司或濱臨江湖而常德史為漢黔鎮編苟非專員  
 不能彈壓整頓今溫而遵前往太倉稽核道賦年款  
 紛繁有需時日以難航期回任若委員魚攝未免顧  
 此夫彼益至長沙府知府孫元才猷幹練操守亦慎  
 應令護理岳常道印務而長沙為首會銜繁重有靖  
 州知州楊輔臣才守兼優已於

計典附薦應令署理長沙府印務至靖州地處苗疆界連  
 黔粵亦屬要缺查有該州所屬之通道縣知縣周正  
 操守謹飭辦事亦勤應令護理靖州印務其通道一  
 缺雖屬苗疆地尚簡僻查有先經委署岳州府屬之  
 臨湘縣試用知縣羅應運署事半載人頗明白應令  
 署理通道縣印務再行試看如此則官有專司各盡  
 所長而地方可無貽誤矣除現在會同督臣邊柱另  
 疏具

題外合先

奏明伏乞

呈上睿鑒

臣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查原任湖南辰沅靖道朱琳前在長沙  
 府及署岳州府任內分賠長沙等縣虧空並聚聖粥  
 等關欠各項共銀一萬三千二百餘兩較二千石奉  
 先後准到部咨俱經踴行催追不次礙比疎張琳呈  
 稱奉違跟較自應遵限完補但琳先因分賠茶陵善  
 化等州縣虧空以及三元橋許大定等關欠之項已  
 將原籍產業盡行變賣完公業奉移咨本籍搜查家  
 產盡絕出結在案今各業分賠關欠為難補並惟有  
 從前借火銀及賣出田房可以找價抵償如現任

廣東瓊州府知府宗恩聖借欠銀二千四百兩原任  
 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知縣許維發借欠銀一千五百  
 兩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朝俊借欠銀三百五十兩原  
 任善化縣知縣成泰燠借欠銀一千五百兩原任長  
 沙府知府武仙緒借欠銀三千兩又候補知州魏崇  
 寬借欠銀四百兩又解大成借欠銀一千二百四十  
 八兩又原籍武強縣考產與深州侯為亮照時價  
 可找銀三百七十餘兩又深州房產與田三省等  
 照時價可找銀一千八百兩又雷明  
 題定原任巡撫王之樞名下應還遺批項銀四十五百  
 五十九兩通共銀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七兩均有借  
 約印契及書札并審案可據並非假捏難蒙分治重  
 違但隔省延提亟請  
 題違等情臣查張林名下應完銀數雖非本身虧空然  
 分賠等項均關  
 因節先據聞欠請批臣恐其虛實未定不敢冒昧具  
 題當即分咨直隸河南江西廣東湖北等省並遠隨批  
 司確查據布政使趙城查覆張林欠項已奉准河  
 東督臣咨覆許維發借欠銀兩原係伊子請發伊父親  
 筆借約查對原任巡撫王之樞欠銀已自招認原任

善化縣成泰燠據署善化縣何潛中稱成泰燠已自  
 具呈認還則其所開各項似非假捏而張林原籍產  
 業先已盡變完公出籍咨覆有案今所開各項滿省  
 皆查悉致遲誤臣先據實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除另行具

題請

物各該員人等任所原籍並遠完補照

因節不致久懸謹

奏

奉命查辦張林等項  
 臣等查張林等項  
 係屬原任巡撫王之樞  
 名下應完銀數雖非  
 本身虧空然分賠等  
 項均關重要臣等查  
 該項銀數業經原任  
 巡撫王之樞之子請  
 發伊父親筆借約查  
 對原任巡撫王之樞  
 欠銀已自招認原任

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

旨事竊湖南田畝向有歲則復則與攤荒抵補各案清查  
丈量報墾料者固多而隱漏者亦不少雍正五年七  
月十七日勅諭臣布爾恭接准部咨五月十五日欽  
奉

上諭各省向來地畝隱漏本報者准官民自行出首將從  
前侵隱之罪悉從寬免其未納之復墾亦不復追問定  
限一年令其首報竣於雍正七年入類繳解倘逾限不  
首復經查出在官在民定行從重治罪著各該督撫轉  
飭地方官通行曉諭開導毋惡致此當經前經臣布爾  
恭欽遵徹司轉飭地方官通行曉諭在案臣自上年  
蒞任後屢次查催行司中務各屬宣布

皇上天地之德父母之心今爾民自行首出非但免其侵  
欺之罪而且施以寬大之仁稍具人心未有不感  
涕零盡數首出者若再有隱漏官則參處民則重懲  
至再至三諄切開導今湖南各府屬六十三州縣止  
據二十八州縣陸續具詳清出首報田地塘共四萬  
七百五畝二分零除已報者現在飭行藩司分別額  
內額外於雍正七年起繳外其未報者現復嚴催但

一年之限轉瞬屆期而湖南地畝有歲則復則攤荒  
抵補各項且山谷畸零之地奸民巧於遮蓋又與他  
省不同若照一年限滿州縣各官不遵取里總一結  
如結詳報府司據結轉詳臣復據詳具

題則日後所有隱匿田畝之處地方官畏避處分不肯  
詳報田地之漏稅者必多伏懇

皇上天恩再寬限一年容臣中務各該州縣吏加明白曉  
諭開導毋惡毋得徇親望自于法紀若至期乃有  
侵隱不報之處臣當具

題請  
旨委員設法通行查丈則湖南通省隱匿田畝之弊庶可  
徹底澄清倘蒙

題請  
奉  
已得神儀奏矣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惟州縣人材難得果屬酷烈無能之吏  
自難一到姑容如才本可取而性情偏致偏刻者似  
應教導曲成不使遽加彈劾茲查州現任知州王  
元修年力強幹辦事有才因賦性褻急用刑過嚴地  
方甚有怨聲但伊自雍正四年十月任事能將接做

康熙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年至雍正元二三四等年

積欠錢糧全數催完本任煙墩雍正五六年錢糧  
亦供通完無欠其才實有可取使能改性情即為  
令其文到州府應利縣知縣陳光經臣  
奏請調補城步縣要缺已蒙  
命允准有部覆在案所遺城步縣知縣一缺應  
酌應揀補且該縣地方遼闊尚有歷年積欠錢糧正  
須清理今王元修惟做積欠已有成效請即以王元  
修調補應利以知州會知縣事仍照原銜陞轉臣當  
仰體

皇上造就人材至意嚴加教導使之恪慎供職倘該員調  
任後仍前任性重刑不思力圖報効一有劣蹟臣即  
據實糾參必不敢稍事姑息貽誤地方者也除現在  
會同督臣邊柱另疏具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遵臣家人情各眷侍奏  
聞  
覽

聞事雍正七年正月初九日據駐劄鎮草鎮湖南辰沅靖  
道王采密稟內開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新任臬  
植副將朱文華到任職道隨即交代清楚因遵起程  
赴永順保靖各土苗一帶巡查於十二月初三日行  
至永順猛洞地方見有粘貼招子上書張官為母聘  
督施藥病愈免謝字樣遂詢問該地土人林云近日  
見有四人沿村捨藥貼此招子職道即差役四處訪

拿前後陸續拘到許英賢陳世名即盧安臣盧瑞臣  
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到案盤詰來由據盧安臣  
供小的是江西人于雍正二年到散毛司開油榨房  
素常曉得些醫道今年五月間聽說有許英賢同些  
人到散毛司小的不在家不曾見他到十月初十許  
英賢同許世基趙張太劉英士又到散毛司在小的  
油榨房住下他就邀小的捨藥他說捨藥治好了病  
也還有謝禮錢小的就出銀一兩買了些藥于十一  
月初四日同他叫盧瑞臣劉英士挑了藥擔到永順  
地方捨藥他叫向吃藥的人說是江西廣信府張天  
師大老爺家為報母親的恩叫我們出來捨藥治好  
了病不叫要錢只要感激張大老爺的恩德給他家  
傳名又聽見他叔子許世基說今年三月間張大老  
爺家僅有四十八個人分往湖廣雲南貴州四川陝  
西各省捨藥去小的却沒聽見他告訴這些人的姓  
名只求賞問許英賢等語訊據許英賢供稱奉張天  
師之叔張易珍命四處捨藥拯濟百姓的又云原係  
晉樂希圖假借名號欺騙人家錢財的及喚曾經服

藥土人田士和季應祖等面詢僉云捨藥並不要錢  
他說治好了病只要感激張大老爺家的恩典職道  
因其言多疑竇再四駁詰復據許英賢供稱小的是  
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住在唐上村于雍正三年出  
外賣藥生理於九月裡到雲南河迷州賣藥在東門  
外遇見江自得對店居住因同是江西人往來熟識  
他於夜間邀小的吃酒就向小的說你這樣行醫也  
沒有什麼大利錢我現替張易珍大老爺家捨藥不  
如你替我在這各處捨藥多醫好些人每年給你工  
食銀三十五兩他又問小的從那一路到雲南來的  
小的對說我從湖廣走來的他就問湖廣湘潭縣有  
個朱文先他是個禿子慣要錢押寶你曾見朱沒有  
小的說從不認得朱文先昨遇湘潭時曾見有個禿  
子白日押寶黑夜說書不知是他不是江自得說就  
是他他又對小的說康熙六十一年有張天師叔子  
張易珍同他七個人商議在本省捨藥到七八月間  
伊祖噴龍虎山內裂開一石孔易珍遂往觀看忽然  
不見了七日落後出來聽說得了一本書張易珍遂

曉得連雷之法并能於紙上畫一人書一道符照書上念過咒語燒化了其人即現就可作兵將江自得又說他對張易珍說這是有用的兵書不可洩漏因於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在城隍廟裡同從前商議捨藥的七個人宰牛殺馬吃血酒第一個就是江自得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住在麻潭洲平素行醫有三十多歲身長面帶黑色微鬚人瘦第二個是張子明江西南昌府奉新縣人平素教書還曉得算命地理有四十多歲身中面方帶黑色有連鬚鬚人胖聽說他會上適第三個是朱文先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人住在馬腹嶺聽說他平素會算命看地理有四十多歲身中而胖面方帶黑色微鬚頭光還有何子雲劉公俊李次文李文魁四個人這四個人小的都不曾見過聽說張易珍與眾人吃過血酒後都給過他們官職各人就分散各省都裝作捨藥算命看地說書各樣的人招人去了小的因為生意不齊圖他幾兩工錢就替他在雲南家日縣臨安府石屏州易門縣徽江府寧州曲靖府阿迷州各處捨藥住了二年

到五年八月晝走到石屏州明至晚上又會見江自得小的就辭要回家他就對我說他於四年間因魯魁山各探探家地方有探探頭日李姓家請他去主謀行兵就征服了普姓方姓還有一個叫和尚家他這四家的探探如今都歸服了他的他這叫小的明年從湖廣岳州荊州樊陵歸州巴東烏山施州衛大田所及四川黔江縣酉陽司源河司貴州思南府石屏府龍泉縣遵義府黔西州大定州畢節縣威寧府雲南霑益州曲靖府祿豐縣彌勒州阿迷州臨安府石屏州迤山下河底的江到魯魁山沿途在人烟多的地方捨藥總不可要人家的錢只要治好了病叫他們感激張大老爺的恩典後日不可忘情并叫小的查看這各處路道那裡有什麼河道坡嶺及營汛官兵駐劄他說將來帶人出雲南要走這些上司地方到荊州還說張子明現在四川叙州府因烏蒙土官改土之後他的餘黨都與張子明結連人說何子雲往陝西潼關去劉公俊往寧夏去都招得有人李次文李文魁在福建臺灣招人朱文先在相潭縣

合南岳山而處也招得有人他們招的人數小的實不知道只聽說還招的不多將來都要到荊州取齊的他又對小的說雍正二年張易珍得了一個道士叫清一道人曉得法術合天文地理是海外人小的於去年九月在明至殿起身同行五個人有賣藥的許世朝許世基還有江東榮江東統是江自得一家他曾叫江東榮帶書與張易珍小的不曾看書內的話大約想是說魯魁山的事江東統在路上對小的說有個李天華他往北京去招人住了些時因京裡藏身不住也往陝西西安府招人去了小的於十一月初十日到江西家裡至今年二月盡有江東榮給小的三十五兩銀子給許世朝許世基劉冠祿各三十五兩許劉冠祿帶着藥擔子於三月內由常德鎮遠徑往雲南魯魁山送張易珍的回書與江自得去劉惟和帶着兩個徒弟往四川去小的與許世朝許世基許世胃帶了徒弟趙張太劉英士許世龍許世堂到湖廣來當三月起身時又聽得江東榮說張易珍招的人都隱藏在鄱陽湖合龍虎山內他還向小

的說你不要走荊州蕪陵合烏山巴東去這條路山坡大得很叫小的走岳州曾市澧州慈利永定茅岡桑植散毛漫水酉陽公灘婁川恩南府前往雲南去這條路山嶺平河道小入戶多小的因此纔走這條路的於五月初頭到永定衝於二十道過桑植司住了五日由桑植到散毛走各土司地方於七月十五日到酉陽公灘會見劉惟和 he 告訴說他今年在常德府七里橋住來又說有何黃道別號何半仙會算命在湖廣朱文先處傳遞信息朱文先招的人都往南岳山隱藏去了小的合他同住了兩三日到十八日就分散了如今不知他往那裡去了小的又聽人說貴州婁川縣年景飢荒因盤纏不足許世朝許世胃同他徒弟許世龍許世堂都回去了小的同許世基又回到散毛司地方在盧士奇油榨房住下因盧士奇盧安臣他兩個都曉得些醫道小的就約他同捨藥醫好了也私自要人家些錢又帶兩個挑擔的叫盧安相盧瑞臣許世基合盧士奇帶盧安相趙張太做一路往各土司行醫去小的同盧安臣劉英士

盧瑞臣到達永順猛洞地方捨藥他盧家這些人合小的們的徒弟都只曉得是給張天師叔子家捨藥的他實不曉得這些事情就是小的的父母在家也不敢向他告說的又據許英賢供稱雲南江自得去年傳遞信息就是江東榮江東號二人其別省傳遞信息的人小的不知道這江東榮年有四十多歲面白鬚長身中而胖江東號年有三十歲身中而瘦面夫黑無鬚都是江自得一家的人也在南康府建昌縣麻潭洲住劉惟和年有三十歲面夫白無鬚身矮而瘦南康府建昌縣人在雙洲劉家販住離小的家不過十數里路許世朝年二十多歲面圓白無鬚身長而胖許世基年二十多歲面方白無鬚身長不瘦不胖也是建昌縣人住在白塔村劉冠祿年紀不過三十歲面長微麻帶黑色微鬚身長而瘦也是建昌縣人住在雙洲劉家販何黃道年三十多歲面白而方微鬚身中不胖不瘦妻子姓呂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人住在三溪橋是小的平素認得的這些事情小的都是聽說的別的詳細小的實不知道至盧安臣

所供四十八個人捨藥這是小的們的取話其實沒有這些人今年三月十五日從江西家裡出來捨藥的實在只有許世朝許世胃劉惟和劉冠祿許世基與小的六個人還帶有六個徒弟挑擔子同給張易珍家捨藥的各省聽說也有人去捨藥其人數與姓名小的實在不曉得等語至訊據盧瑞臣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食供係許英賢等徒弟替他們挑擔捨藥不過圖衣食他們替好人家的病也要人家的謝禮錢至別的事情實不知道等語職道不敢以許英賢一面之詞信其為必自然亦不敢以盧安臣等同伴不知即疑其為必無事關重大不便遲延理合錄具口供密行稟聞等情并據王采親解許英賢陳世名即盧安臣盧瑞臣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到省臣查閱供情事關重大隨即密委湘潭縣知縣陳緯飛往湘潭等處拿供犯未文先并追要何黃道即何半仙又密委署衡山縣知縣陳齊芳飛往衡山一帶協同該地文武搜查有無督匪類去後一面密委布政使趙城按察使郭朝祚辰沅靖道王采會



同案訊據各犯所供與原票無異。隨據湘潭縣知縣陳緯回覆於湘潭等處。迨如查拿不獨現在並無朱文先其人。即從前亦無朱禿子在地押質說書等語。臣隨親提密訊。據許英賢供小的自幼學做膏藥。在外行走。假稱張天師捨藥哄人窮的。醫好就罷了。富的好了。仍舊要錢。上年小的到永順捨藥。王道將小的拿到。不容分說。扯倒就夾小的。整供實係借捨藥騙人。是正而王道執意不信。說你們一定另有別情。連夾六次。小的受刑不過。纔混供這些情由的。這張

子明朱文先何子雲劉公俊李文魁名目都是夾昏了捏造的那朱文先人也沒得的。何來有聚人在南岳的事。又供江自得原是小的親戚。在雲南曲靖大理等府行醫。人極安分。正經現在各衙門行走。那吃血招人的話都是小的畏刑亂供的。那張易珍並沒有這個人。因王道說小的既替張家捨藥。自然張天師給有印票。夾着追要小的。沒法只得捏這鬼名說。是替天師叔子捨藥的。如今只求到江西去查。如有個張易珍小的就全家受極刑。也是情急的人供李

次文係小的母舅。是個秀才。現在家教書。從不出門的。江東榮江東號都是死過的。了劉惟和是小的隣居。在家行醫。何黃道會算命。許世朝是小的。一家這幾個人也無別事。是小的受刑不起。就把認識的親族都扯上了。還造了許多鬼名。是實等語。臣究其司道會審時。何以又行招認之處。據供小的解審時。王道說你若敢改供。就把你命追了。那時王道在座。小的怕夾不敢實說等語。訊據陳世名即盧安臣等各供俱係跟隨許英賢賣藥。實不知情等語。臣竊查許英賢假借天師名色。哄誘愚民。各處捨藥。業據自認。其非善類可知。但前供張易珍等結黨招人謀為。不軌各情。今稱俱係畏刑。妄說恐有恃刁。翻供情弊。臣親驗許英賢。盧安臣。盧瑞。臣劉英士。盧安相。及幼孩趙張太等。供帶夾傷。而許英賢現又患病。不便復加刑訊。臣隨密發按察使郭朝祚。傳同長沙府知府孫元。覆加詳。務得實情。并飭善為調治。毋致瘦斃。隨據郭朝祚等送到。訊過許英賢各供。與臣所訊相符。臣伏查許英賢初供江自得現在雲南。曹魁山結連

多人未文先招有匪類現藏南岳而張易珍亦於龍  
虎山鄱陽湖內聚有黨夥等語使其事果有影響各  
省該官文武豈竟無一處覺察今未文先一犯已據  
湘潭縣知縣陳緯查無踪影但其中或有匪類假捏  
某點希圖誘惑愚民誑騙財物亦未可定事關奸宄  
亟宜徹底究明且首犯張易珍前據許英賢供指歷  
歷今忽供係捏名影犯江東榮前據供係給銀之人  
今忽稱與江東榮疏係病故是一查張易珍之有無  
及江東榮等之果否存疑則該犯所供虛實自可立

明臣一面具

奏一面條錄供情恭差密咨江西撫臣張垣麟查拿張  
易珍并密查供內有名各犯有無其人現在存疑平  
日是否奸匪龍虎山鄱陽湖內有無藏匿奸人逐一  
詳悉查明以免縱漏其江自得一犯據許英賢供現  
在滇省行營亦經臣抄錄各供密咨雲南督臣鄂爾  
泰查拿咨覆至許英賢原供張子明等分往陝西四

川福建等省招人語雖據續稱皆係畏刑妄供未  
經查明難以憑信除咨檄本省所屬文武并通咨湖  
廣督提鎮臣及川陝福建督撫諸臣密飭所屬嚴行  
查緝外一俟江西撫臣張垣麟以及各省查確覆到  
之日另行具

奏請

旨遵行所有王柔獲解各犯及許英賢先後供情互異緣  
由合先據實奏

聞伏祈

睿鑒

大慶謹於在菲片事等小心詳慎是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竊惟苗疆賦性頑蠢習成兇惡奉法者自當加意撫  
綏使化者漸雖少存寬縱臣因貴州現在剿撫生苗  
竊慮苗中暗通信息屢經密札鎮道整飭兵馬嚴加  
防範據鎮遠軍鎮臣周一德覆稱十二月十一日親  
歷各汛遊巡查所屬三岔坪充苗吳老貴同伊子吳  
普六吳老元吳老花吳老董及崔兒寨充苗石老虎  
偷盜拿人黨串窩盜積惡多端復因苗頭吳老四火  
伊銀兩擅將乾州左營兵丁齊國俊捉白抵黑萬難  
寬縱現委該營守備陳友設法剷除等情又據鎮臣  
周一德札稱雍正七年正月十二日守備陳友同鳳  
凰營通判白豐押同百戶吳貴三吳得勝苗日吳老  
四吳老良等帶領兵役前往協緝詎吳老貴等藏匿  
崔兒寨石老虎家膽敢標戈拒捕戰傷苗日吳老四  
右手吳老三等當將吳老貴吳老元石老虎三充殺  
死又生擒吳普六吳老滿二名有吳老花吳老董二  
名帶傷滾崖脫逃各寨頭苗見果哇不保首領共生  
吳懼等情并據鳳凰營通判白豐稟同前由臣竊查  
吳老貴等肆劫窩盜擅捉兵丁復敢標戈拒捕戰傷



苗日誠為罪不容逭前因各苗倚險負隅非眾寡兵  
後所能構獲是以致兇肆惡為害邊民今見首惡就  
戮咸知警畏臣又密札本管文武宣佈

呈上德威相機撫輯固不可善功生事亦不可釀惡長奸  
務期剪惡安良以靖苗疆以弘

聖化除在事百戶苗日人等經鎮臣分贖牛酒花紅銀牌  
外理合具摺奏

聞伏乞  
聖鑒

為請將吳老元等事由通判王國棟等一摺存貯  
於案等因已才力為一不可見有獻者乃一人  
想蘇科科其匪徒亦勉法效學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覆

諭旨事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臣家人楊萬恭

呈上賜臣

御書福字一幅平安丸一匣哈答瓜一菓風羊一隻到長

沙府臣謹出郭恭迎至署望

聞叩頭謝

恩祇受托

天恩調查

御墨碑埋楊錫目

天眷同春至飽

御庖之上味嘗貢品之芳甘魚

賜平安寶丹期以阜康稱職

主德之高厚湛露均施臣職之曠疎問心滋愧隨跪請

殊批奏摺巡撫之任原極繁難非能清慎勤三字而便可

謂稱職者用人故不求降惟至督撫必用全才方不遺

誤非無包羅通省之襟懷統御屬員之器量即為弱職

凡事當務大者遠者若只在區區目前支撐去就未有

不顧此夫彼者竭力勉一大字欽此伏念臣才識愚陋

仰米

聖恩昇以巡撫重任臣雖事事遵循

諭旨時時稟揚

天顏不敢一念涉於徇私一言陷於欺誣而力小任重

多顧此夫彼加以楚南地雖苗蠻習俗刁悍如世出

常尋屬當前此積弊之後元氣初復宜加意撫綏如

辰永寶靖等屬為黔粵接壤之區奸匪易煽應留心

整飭而臣初任封疆昧於遠大亦嘗殫力以設施而

民風未盡丕變是臣之襟懷不足於包羅也亦嘗殫

心於考核而屬員未盡廉能是臣之器量不足於統

御也恭聆

天語之訓弘益愧臣心之褊淺

皇上之期臣訓臣者如此臣敢不勉竭萬端恪遵

訓旨化其舊習之拘墟以盡涓埃之報効臣謹具摺恭謝

天恩敬覆

諭旨伏乞

睿鑒

此

臣王國棟謹

奏為

聖主恩隆格外微臣感激情殷敬澆澆謝忱仰祈  
睿鑒事竊臣身任封疆不能留心遠大消奸愚于未萌曠  
職實多撫躬溢愧茲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臣標十  
總吳傑齋回臣敬覆

諭旨恭摺跪讀

味批既為大臣凡事尺務遠大二字人多以因小而快大

者勉為之欽此仰見

聖德廣大

聖度優容臣幸蒙

格外之恩全復荷

非常之訓勉雖知恨於近敢不力去其偏器局於小敢不

力求其大斷不肯自甘暴棄上累

聖主日月之明從此凜遵

天語惟當朝夕奮勉以期無負

高厚於萬一耳除逆賊曹靜等另行會同臣抗英報巨海

關欽遵奉到

諭旨辦理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先具摺

奏謝伏乞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竊惟辰沅靖道王柔拿解匪類許英賢等經臣親審  
許英賢借江西張天師名色捨藥騙錢是實其在王  
柔案下原供張易珍主謀坤血江自得等分往各省  
招人之語皆係畏刑妄供臣以事關重大一面飛咨  
江西撫臣張坦麟確查張易珍有無其人許英賢所  
供虛實并通咨英賢所供各省竊行查察當即備錄

摩鑿再照湖南通省去冬雨雪微少今年正月十五日至

十八等日連得大雪現在各屬米價中米每石七錢

至一兩不等上米每石八錢起至一兩上下不等合

併附

奏

和通)

供情

奏明

聖鑒臣又竊委本標守備周科前往衡山一帶協同本管

文武員弁嚴加查緝茲據守備周科暨衡州府知府

陳沆署衡州協謝瓏現署衡山縣知縣陳齊芳前任

衡山縣知縣金崑等先後回覆查本境實無朱文

先何黃道其人該守等復督同兵役親赴南岳山內

分頭查緝深山窮谷無不親歷不特毫無匪類踪影

且並無藏奸之處等語各具印結前來復據巡察湖

廣文科臣王贊巡查到衡督率稽察委無匪類藏匿

密札到臣又據辰沅靖道王系竊稟續獲許世基許

世朝盧士奇許世龍許世胄五名內許世龍許世胄

據王系審不知情其許世基等三犯審係聽從許英

賢捨藥行醫並不知招人情事等語除將報獲各犯

飭行按察使郭朝祚覆審鞫候俟江西撫臣查明張

易珍現在有無覆到之日另行具

奏發落并又竊札本省文武轉飭所屬細心稽察不得

濫拘驚擾外所有查明南岳山內並無匪類緣由合

先具摺

奏明伏惟

睿鑒

自不才賤之存於此也

三〇七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查辰沅靖道王系盤獲江西流民許英

賢等經臣具摺奏

聞並將湖南查無朱文先等藏匿南岳及王系續獲許世

基等各情由

奏陳

天聽益准署江西撫臣張坦麟咨咨內稱行據廣信府貴

溪縣前往上清宮公同署正人張慶麟逐戶挨查並

無張易珍其人止有疎遠房族張莫幹並無父母妻

子兄弟生平訓家餬口不與外人往來訊據隣佑鄰

為高哥會供並無為匪情弊又據南康府行據建昌

縣確查江自得劉惟扣劉社祿並無其人江東崇江

東號原往雲南行營已子丙午年身故許世基許世朝俱往湖廣行營其許世堂許世賢許世龍盧士奇出外未回止拘獲生員李次文許英賢之父許有儀許世基之父許冠瑞代許世基帶回銀信之許英賢代許世朝帶銀之許冠祿及收世朝寄銀之許世治又據南昌府奉新縣拘獲張子明并緝所聞何黃道

住居三溪橋係建昌縣所轄今查亦無其人又據九江府行據德化縣查並無朱文光名目煙改撫臣張坦麟及江西省城司道公同嚴訊張翼幹李次文供稱並無結盟伸血交結匪黨并龍虎山拾獲兵書之事詢其所聞夥黨姓名茫無所知其張子明一犯名姓雖同年貌實異觀其形像像山野農民毫無為匪確據且案內之人總無一識至許有儀為英賢之父許世基實冠瑞之子其子在楚省有無交結匪類代易珍施藥之事彼亦茫然即許英賢許冠祿雖營世基世朝帶銀回家而許英賢委供諸人俱不相識且家書中亦無招集匪人形跡可疑之處其許世治止收世朝寄回銀二錢五分其餘並無干涉等情經

撫臣張坦麟將許有儀許冠瑞暫行監禁餘人均已係釋放其著正人張慶麟及各府縣送到印甘各結移送前來又據江西撫臣張坦麟查據廣信府貴溪縣結緝張翼幹並非張易珍歷來訓蒙並無為匪情事向康府建昌縣結緝許英賢並無督張易珍拾藥招人為匪情事并據向康南昌九江廣信各府結緝

並無何子雲清一道人等在境其出外之許世基等亦無督張易珍拾藥等情轉咨到臣該臣伏查許英賢先在王素案下供報為首係張正人之叔張易珍雖正六年二月間江東榮給銀三十五兩等語及臣親訊該犯改緝畏刑妄供并緝如果查有張易珍及江東榮江東號現存情願領罪等語據江西撫臣張坦麟查復現在張正人之叔並無張易珍其人即查有同音之張翼幹亦訊無為匪情事其江東榮江東號二犯均先于丙午年身故與許英賢在臣案下所供相符似無捏飾查許英賢假天師拾藥名色騙人財物自非善良但既已查明並無謀為不軌情事似可毋庸具

題除行按察使郭朝祚逮提王乘續復之許世基等與

許英賢實取確供詳報一俟雲南督臣鄂爾泰查覆

江自得虛實覆到之日臣即將現獲各犯咨解江西

撫臣衙門給發各原籍地方安插收管毋許出外行

走其為首哄騙之許英賢仍聽撫臣張坦詳酌擬發

落完結所有准據江西撫臣張坦詳查覆並無張易

珍等各緣由合先具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臣謹違家人楊萬恭捧者

奏

此二件小事所屬必屬一經沖摺一報奉主心身自已  
似智持的尤解不以持業一陳考一言一事皆不才問  
矣

三〇八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明事竊查湖南辰州府盛木二項落地稅銀向

係知府監收每年額銀二千四百餘兩經前撫臣

布爾本訪知所收加倍復據政府通判符彙稟稱酌

有羨額六十餘兩行據該府知府汪立名詳稱止收

過盈餘銀三千五百餘兩

題請暫委將彙監收後因將長不符伊署府任內收過

盈餘銀一千二百兩據實報出捏詞欺詐復

題請改委陞任乾州同知王乘監收以定稅額臣查辰

州府徵收盛木二稅向無部頒定則如盛稅一項每

包徵銀一釐六毫而木稅一項則計價輸納查汪立

名詳稱伊任內悉照院司詳批定案如杉木圓六

尺者作價銀四兩五錢每銀一兩收稅三分其松木

藥不收稅而王乘當日

題請改委監收之後另定科則將杉木圓六尺者作

價銀五十八兩每兩收稅三分松木又一例徵收據

稱照現在採買解部木植定價徵收有減無增而較

之從前已多數倍又值雍正五年夏秋水災木牌給

三七四



釋而下所以一年之內收過正額盈餘共銀九十三百餘兩然王桑亦不敷即以此為定額仍請再收一二年照河水大小以定改年稅銀之多寡臣題明准有部覆在案惟是政府木稅祇因向無部頒定

則是以各任徵收例不畫一稅則懸殊難以遵守前布政司木綱任內曾經具詳前撫臣布蘭泰咨請工部頒發則例續准部覆以辰府盛木稅銀作何徵收技撫從前並未報明本部其應照何例徵收之處無憑定議等因咨覆在案臣思同一六尺圓木植而注立名照從前詳案作價銀四兩五錢每兩收稅三分五桑作價銀五十八兩亦每兩收稅三分未知各省木稅作何徵收自應酌定稅則頒發徵收庶商民不致偏累而可永遠遵循除現在將注立名五桑各任內徵收木稅款項造冊咨部酌定則例頒發徵收外相應

奏明伏祈  
呈上 慶鑒 臣謹  
奏



三〇九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諭旨事 臣謹跪讀  
皇上批臣會  
奏酌派司道府州縣各官養廉一摺奉  
硃批亦如前諭汝等料理此事不可言已奉過三字亦不可言奉旨二字但能令通省屬員心服將來不令接任者檢點則是矣若徒快一時任意草率料理眼前聲名他日身家保馬公慎為之 但內中地方雖有繁簡而

任主者之勤惰法皆主桑之身心任事已歷然矣今不特主桑試行免職而諸節是信想部中自仍川身過定議方稱似此身益一空文措未嘗行期事不解談必部中身是也等不能身之時又身如何樹也臣性鑽鑽臣王

薪水之資未必有多寡似此不均太相懸殊朕實不違  
地方情形未免有不通留調繁簡高下其手之地步之  
疑耳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訓至明至當勉臣辦理務要均平可使永遠遵守弗致  
日後更張臣雖至愚敢不矢公矢慎並商各省屬州  
縣向來所得耗羨多者或至一二十金少者或止二  
三百金原屬偏枯不均前荷

聖明洞鑒今將通省耗羨計其均勻分給臣與督臣遵往  
布政使趙斌公同分別衙辦酌量繁簡總期多者不  
致糜費少者不致掣肘凡係事繁賦重之地方州縣  
各官勢難一身兼顧其幕及家丁必須多人料理一  
應未修食用等項自倍于簡僻地方則養廉不得不  
重為加多然已減于從前所入之數其餘稍繁稍簡  
最簡地方在州縣各官調度既易為力而費用亦可  
漸省因之酌盈劑虛均勻派給今計最簡州縣所派  
養廉較諸最繁州縣其數誠如

聖諭太相懸殊若比諸向來所得二三百金已如至倍費  
可樽節足用臣惟蒙邊

聖訓屏心料理不敢稍有一毫草率以負  
皇上體恤臣工至意緣奉

三〇

殊批諭旨曰理其措

奏覆伏乞

皇上睿鑒

考滿查明朕意不違非任一得操持等事東公料理  
永遠遵行一是多是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殊批諭旨事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家人楊萬恭捧

批回奏摺到長沙臣隨跪接閱讀內奉

聞展闈木稅一摺蒙

皇上殊批汪立名之欺隱沽譽王柔之實心任事已歷然

矣今不待王柔試行定額而強部定價想部中自仍以

無惡定議為辭似此無益之空文往來咨行朕實不解

設如部中若定汝等不能為之時又當如何徵收也昏

憤錯珠之至又調補王克脩一摺蒙

皇上珠批王允備既能如此催科則恐聲嚴刑之說當詳察也今若又詞繁難之任而又不答其嚴勵則刻求之

憲矣似此待屬員恐將來湖南無一實心任事之員矣此人在汝屬下使不得朕調來另用欽此臣查展關木稅原無定則自王柔監收以來急公裕課之心最為迫切現在照買木價值定則徵收而商民徂于積習不無物議王柔于正月間上省時隨力言今歲不願接官且而諭方今

聖明在上但當竭力辦理如以人言為疑現今藩司商酌具詳請將前後收稅情形咨部王柔始言如果咨部永定章程則今歲情愿接官是以臣據詳咨部併具摺

奏明

聖訓以部中若定不能為之時又當如何徵收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至臣智識愚昧實切慚惶至王允備在任二載有餘能將積欠清完實為能吏但士民有以故入人罪控者有以多收火耗控者臣因其致怨有由未便概准復因每違告期即有控發擇其事理重者批准一二紙發審隨經按察司郭朝祚長沙府孫元雷出該員衙役彭龍等交監情由臣隨將彭

龍等重處該員記過完結總因其才有可用辦事實心仰體

皇上愛惜人材鼓勵官方至意委曲保全即

欽差侍郎臣杭奕祿副都統臣海蘭到長沙時尚有人棚

與賊控臣隨將已經接准現在批審之故說知嗣因

慈利縣保苗糧要缺且有積欠一時不得其人臣與

布政司趙城共商將該員

題請調補并將地方恩洽之情上達

大慈臣伏

恩深重聽期事無欺隱據實陳

奏今蒙

皇上天恩切加訓誨臣惟凜遵

聖諭刻骨銘心以勉供職守也緣奉

硃批諭旨臣謹具摺覆

奏不勝戰兢恐懼之至謹

奏

朕之仲仙仗倘不違據律等不委詳公辦理其被獲實身宜情一事身法不嚴使倘該處官衙保委今在委辦一事係一半令朕幸處外特會朕身不能既手有枉問又將條一事聲明支條便朕一過本比等階朕其不是據此為委朕一批准今天下人公認朕身道也朕不據事論情論理一外身他身身不許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土苗聚眾撫諭解散地方寧謐事竊查湖南辰州府屬

新改流之水順地方最為緊要一應善後事宜經督

臣邁往會同臣酌議具疏

題明現候部覆察該同知一員專司撫綏彈壓前任柳

州宜章縣知縣潘某係屬苗疆州縣在宜邑任事二

載地方法律臣題

題請補授水順同知該同知赴新任時臣復再三訓飭

水順土司初經向化晏民土日尚未盡措內地法度

務宜凜遵

上諭深已勤公嚴禁脅役不得肆恣滋弊必使苗民傾心

悅服然後逐漸整理方不驚擾隨據該同知稟稱土

司舊用舍把頭目不下百數此輩向預民事凌制小

民早職始至大張條約禁革不許私擅行事務絕假

借之端以緝欺凌之累等情前來臣又當即批飭漸

次料理毋得驟事更張去後詎及兩月以來水順地

方即不寧貼聞得水順土民于本年四月十六日擁

眾百餘及田王二尚亦聚眾多苗在水順南門城外

聚眾築寨四路守寨聲言潘同知酷刑重耗差役下

鄉苛索滋擾并投拿衙役等情臣思新附苗疆非內

地可比雖所稱方蹟虛實未定而撫綏不善即難辭

責似此不職厥員斷難姑容臣一面將該同知會疏

題恭一面飛檄辰沅靖道王柔暨辰州府知府袁永龍

持臣告示大張曉諭解散土眾委常德府通判劉法

祖署理同知事務併檄駐防水順遊擊馬騰蛟協同

撫慰毋致土民久聚別生事端又撤行布按二司速

將該同知摘取印信押回內地確查方蹟實情有無

別舉嚴拿擾民蠢役查明從嚴究辦又旨及田及寬

出倡首土民確審定擬並咨會督臣邁往署提臣岳

超龍臣更以鎮單鎮臣周一德駐劄地方離水順不

遠咨會就近彈壓務令土眾解散等因在案嗣于四

月二十八日據辰沅靖道王柔稟稱訪聞得潘同知

執法太密以致土民滋擾又據駐防遊擊馬騰蛟備

錄水順五十八旗各崗土民不列姓名公呈抄粘潘

同知款單具報前來臣聞所開各款雖未必盡實但

據稱徵比粟糧加耗聲言拿處舍把頭人二條或因

該同知徵比太急更張太驟番蠢又從中滋事情所

不免而土民呈首不列姓名顯係土目主持搆弄即

又撤司并查各款實情逐一嚴寬查明土民呈內因

何不列姓名詳報去後隨又准鎮臣周一德咨開差

撥千把二員各帶兵丁隨同辰沅靖道前往緝拿以

輯又撤行辰協守陽王其受右營遊擊王連昌各帶兵丁在附近水順地方聯絡聲援以防巨測等因等會並接署提臣岳超龍以潘同知到任甫及兩月即有劣蹟亦當控告何得聚眾捉役費官實干法紀札商到臣臣伏思永順土民既遵

王化頓附版圖今又行傾校聚眾捉役費官實干法所難寬惟是土衆多係無識愚民而倡首必係積惡土日不加先為慰諭解散勿致激成他變然後訪拿倡首土棍從重究治以屬安協立即飛檄辰沅靖道王柔嚴束兵丁相機料理務使寧靜各安土業又檄臣本標左營守備李建藩兼程前往會同彼此文武相機安輯仍札覆提臣岳超龍咨覆鎮臣周一德慎重機宜毋令土衆愈加驚張等因並咨會督臣逸往在案今于五月初四日據辰州府分防保靖同知劉自唐稟據衛役周禮等稟稱聞得土民到馬遊擊處逸過王子將李的衛役交與馬遊擊衙門了等情同日又據辰州府知府袁承龍稟據沅陵縣縣丞于文把總萬明煇等稟稱四月二十三日辰沅靖道已至王村傳集頭人勸諭日今漸次散去等情復于本月初六日辰沅靖道副將李國米稟據把總萬明煇沅陵縣縣丞于文等稟稱四月二十五日辰沅靖道

在王村吩咐水順案書魏先修功績未正傷等你們成軍聚眾法斷難寬若一發兵來勸何處逃避豈不抱害愚民這據魏先修等叩求赦全辰沅靖道又託若要赦全連去晚諭百姓各回安業又調田家尚舊長官諭令約東田王二高百姓不得滋事并張掛安民告示日下土衆漸次散去等情同日午刻又據辰州府知府袁承龍稟稱永順合把土民違奉晚諭俱已解散又赴辰沅靖道具呈懇請銷案等情又准署提臣岳超龍咨據恭將趙東鐸呈稱早職會同遊擊馬騰蛟宣布

呈仁出示晚諭隨有土民向禮向乾率同土衆赴職稟稱遵奉撫慰無不感恩即于四月二十七日四路盡行解散各歸安業地方寧靜等因咨報到臣臣即呈飛飭行辰沅靖道王柔辰州府知府袁承龍臣本標左營守備李建藩會同悉心安輯妥協漸加約束再行遠處明切晚諭毋得仍蹈前轍復又鼓眾滋事務期永遠寧謐一面查拿倡首土棍嚴行究處以儆刁頑以肅法紀仍毋得株累驚擾又飭署同知劉法祖駐防遊擊馬騰蛟料理地方必須寬嚴並濟約束兵丁禁止脅役不得綠毫需索務要調度得宜土民貼服土棍亦無從起釁各等情並咨會督臣逸往署提

臣岳超龍鎮臣周一德公同會飭等因至該同知所  
有劣蹟虛實並土民聚眾起釁情由已撤行司道府  
詳加確查既奉

旨飭審一併定擬另行

題報臣謹將現在永順土民聚眾已經解散之處理合

具摺奏

聞又臣揀選本當謹慎實深業于疏內檢舉該族部族合

併

奏明代乞

皇上睿鑒謹遵日操祀總對為志恭摺

才謂多和... 臣揀選本當謹慎實深業于疏內檢舉該族部族合  
併  
奏明代乞  
皇上睿鑒謹遵日操祀總對為志恭摺

臣王國棟謹

奏為敬覆

硃批諭旨事五月二十四日臣家人楊萬恭傳

批回奏摺到長沙臣跪迎閣讀內敬覆

諭旨一摺蒙

硃批朕之神仙伎倆不過據汝等所奏評公辦理若欲據

實當盡情一字無隱若不據實使向朕套含糊陳奏今

若奏開一半餘一半令朕章奏外體會朕實不能既至

有旨怪問又將餘一半辯明又請便朕之過亦汝等陷

朕于不是也據汝前奏朕之批諭便令天下人公論朕

無過也朕只據事論情論理之外其他實無所能也許

英賢一摺蒙

硃批此一件小事詎素何必屢屢煩瀆總之根本立心為

自己做賢無的見解所以枝葉之陳奏一言一事皆不

可問矣欽此伏念臣愚無知識荷蒙

聖恩深幸任重封疆雖雖

宸嚴數十餘里而

天顏咫尺實覺日豔在茲夙夜兢兢時時憂忒洪王允濟一

事臣前指所

奏原未詳悉許英賢一事本屬小事批傳臣又將江西

撫臣張坦解咨覆緣由復行陳

奏此皆臣智識短淺辦理實未妥協茲蒙

皇上高厚之恩詳加訓飭臣跪捧

硃批諭旨及覆尋釋無地自容悚惶既深感激尤切惟有

小心惕勵殫慮竭誠以求無負

聖訓而已臣跪

奏無任戰慄惶恐之至謹

奏

但防未美迨未及日又鏡爭皆賴保清楚存以投保  
違序將而即是也去就入海亦沙氣着力恐人未必有  
其以伎倆者

三三三

臣王國棟謹

奏為永順地方違制委員分駐以資彈壓事竊查湖南

新設流土司地方惟永順一隅最為寬廣內中苗民

有五十八旗名色又田王二商各苗吏為煩瑣現在

駐永止有同知一員管轄實屬鞭長莫及臣向于江

西寨相近永順地方委乾州同知沈元曾分駐管理

今沈元曾奉差往來管理之員並有原任醴陵縣知

縣張振緒在楚日久諳練民情由彼撥大營事竣回

省臣即撤委協理辰州同知駐劄江西寨向永順同

知分管在案但查該員原係減則案內解任之員理

臣查係無干

題請開復併請留是補用部議准其開復其應否留是

之處俟引

見時

欽定今因該員委勘攸釋田畝尚未給咨引

見惟是永順地方係新開苗疆地廣人眾非才裕守康熟

諸民風土俗之員不能勝任臣為地方人材起見者

得該員實屬才具廉幹可于苗疆緊要缺內補用仰

懇

聖恩准予留楚彈壓地方併請于永順等處新設四縣內

酌量將該員

題補一缺俟料理地方稍有就緒後再行給咨引

見無要地得人而臣亦得收臂指之效矣臣謹具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

或亦如借茶一議未可及每茶必得照例所請委  
由懷莊不用之也查有滿神奏

三一四

臣王國棟謹

奏為欽奉

訓旨事雍正七年六月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達到內閣大

學士等寄字一封內開雍正七年五月二十日

皇上發下

硃批湖廣巡察御史王瓚奏摺二件奉

旨爾等可將王瓚奏摺及朕所批諭旨抄錄寄與王國棟

聞者王瓚所奏皆湖廣地方之事朕以其不能體諒督

撫之苦衷已嚴切申飭但思督撫等如果能實心辦理

事事妥協亦不至被人指摘條奏可寄信與王國棟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欽此遵

旨謹將

硃批奏摺抄錄寄來等因到臣臣跪讀之下仰荷

聖慈體諒復蒙

聖海誠勉臣雖至愚亦有天良身受

聖主優恩如此深重敢不實心辦理事事求其妥協但臣

知識淺短封疆任重耳日心思稍有未到即予人以

指摘之端上履

辱慮臣之寤寐實難自安嗣後惟有殫心竭力更期詳審

以無負

皇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謹切期望之至意臣謹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仍是有涉白想其有則在臣自有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臣前摺奏稱湖南各府州縣地方自五月內至六月

初旬雨澤均沾將米早稻收成頗好今據各屬具報

早稻收成分數通計七八分不等其而水自六月中

旬至今如長衡永實辰等州各府州屬均稱雨水調

勻中晚二禾俱發秀茂盛將來甘霖再沛則秋收更

好惟岳常兩府屬雨水欠缺似是不根究其情現在秋成半同司道

奉派該等司道查勘請示器亦能名愈也

等官在

龍神廟祈求并徵行該府縣度禱奠沛甘霖日下米價上

米每石九錢七八分至一兩不等中米八錢七八分

至九錢不等所有湖南各屬現在早稻收成分數日

下雨水情形及米糧價值理合具摺奏

聞謹遵臣標祀總對萬志恭捧齋

通以等以類皆存朕亦不敢望

天年一時身也何則不能化移使臣以唯心一已榮辱

天神身是理也便傷身收成一而身亦不委教也一信亦八



力之感發者現湖廣省米省易收之也子分

運成主省儲養普救惟湖廣亦早即水如小湖

上天柱材慶也而小湖湖未在南而大小湖江則湖

湖等皆歸之于保以此湖湖影響而南不之信亦不

江漢也歸于湖則又不至至全在湖湖一人一運也

上若物信之道明地才義利之至則夫正開得秋泰司節期

補一味米香因循計約左著泥服者而司度扣伊德不

將到開而先振黃委履畫其一一心惟幸遇上司苟

且若查房得計假伊居小主志切要傲伊父即探房

練以不避勞心方一重更享子孫受榮的想頭即不

知大對多着他其孩到思他者不知改年以若若覺

洗洗肚腸退一故身家性命特伊父假若若較其國

集職不待疑一究竟度時莫謂不救而象分也其也

將履釋用之甚理又保人一這今以刑罰之有伊身

存主之去則心爾爾泰利其樂而方一可也身而向

他傳有者他若人未到大學士張廷玉處辭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遵

旨文勘復則田畝限內報竣仰祈

睿鑒事竊查湖南長沙衡州辰州各府屬之攸縣安仁鄧

縣沅陵辰縣黔陽等六縣未經復則田畝皆因原報

墾荒額數不實而從前查勘各官止文荒土不及熟

田遂致隱漏相仍攤賠滋累所以前著撫臣布爾泰

仍行

題請併文臣于雍正五年八月內到任後接准部咨奉

旨文臣周布政使趙誠悉心辦理揀選賢能諸練之員將

六縣荒熟田畝限二年內一併文勘報竣仰見

皇上慎重田賦務期均平至意臣隨行司道委能員分往

各縣秉公實力詳細查文并諭各委員宣佈

皇仁念令小民首出以除隱漏之弊永免攤賠之累去後

據據布政使趙誠詳據原任辰州府知府汪立名詳

稱帶同委員原任安鄉縣知縣趙琳原勘官著黔陽

縣事淑浦縣知縣吳大輝前任沅陵辰縣黔陽三縣

查勘遺據三縣士庶供稱理急公情願復則查明沅

陵辰縣黔陽三縣復則田地共應科徵銀五千九百

九兩零請于雍正六年起徵遺具冊結詳報經臣于  
上年四月內核

題准到部覆在案又據該司詳准原任衡永道徐聚倫  
咨稱帶同委員原任安鄉縣知縣趙琳調任江華縣  
知縣鄭尚敷并著安仁縣知縣改一發原任澧州知  
州黃炎并鄧縣知縣劉朝佑分勘安仁鄧縣田畝隨  
據二縣士民供感悟自首安仁文出復則田地應科  
徵銀共四千六百五十八兩零應科徵米共二百六  
十五石零鄧縣查明全復原則應科徵銀共二十四  
百四十五兩零又文出溢額田地應科徵銀共一百  
八十六兩零均請于雍正七年起徵遺具冊結詳報

復經臣于本年二月內核

題總核部覆在案又據該司詳據衡州府知府陳沆詳  
稱帶同委員原任醴陵縣知縣袁揀踏并現任攸縣  
知縣陳文吉查勘該縣田畝隨據該縣里民歡呼踴  
躍情願墾科文出復則田地應科徵銀共三千四百  
九兩零應科徵米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石零請于  
雍正七年起徵遺具冊結詳報臣現在核確具  
題以上沅陵辰縣黔陽安仁鄧縣攸縣等六縣田畝查

明荒豫合計沈慶辰裕隆陽輝縣全復原則并劃撥  
文出溢額並安仁攸縣文出復則田地通共應科徵  
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九兩零應科徵米二十四石  
零此皆仰賴

聖恩寬大准予自首免罪允茲小民俱感悃踴躍樂于輸  
符各委員亦能殫心清釐均于限內報竣從此田賦  
清而欺隱之弊可除徵輸定而攤賠之累得免純沐  
聖澤于無疆矣理合具摺奏

聞

去歲兇鳥似此身任事一書引復有奏其等次

題請諸叔以未材屬

三一七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開事備湖南地方長衡永寶辰郴靖七府州今歲雨水調

勻惟岳常二府屬被旱之處臣前已具摺

奏明茲據布政司趙城詳據各府州詳報中晚二稻收  
成分數長沙府屬收成八分者十之七七分者十之  
二五六分者十之一衡州府屬收成九分者十之  
二八分者十之四七分者十之四永州府屬收成九  
十分者十之二八分者十之五七分者十之三寶慶  
府屬收成通計八分辰州府屬收成八分者十之三  
七分者十之三五六分者十之四郴州屬收成九分  
者十之三八分者十之三七分者十之四靖州屬收  
成十分者十之四八分者十之六惟岳常二府屬被  
旱俱收成數簿日下米價每石七錢至八九錢不等  
小麥價每石七錢至八錢不等大麥價每石四五  
錢不等謹分別詳開敬達 聖 標 記 總 到 為 志 恭 摺 奏

奏伏乞

皇上聖鑒

才請身和極矣

臣王國棟謹

奏為

聖恩高厚臣罪難解仰懇

聖慈賜臣

陛見恭親

天顏而聆

聖訓事竊臣

奏永順土眾解散一摺蒙

皇上殊批嚴防切責復勞

睿慮以臣奉職無狀引咎

聖躬比猶如父母之于子愛之深望之切因予之不肯而

轉咎已之空勞撫育空勞救海也臣跪請之下恐懼

戰慄無地自容身任封疆似此緊要地方誤為濡果

撫綏不善濡果有難解之責即臣有莫追之罪伏念

臣愚無知識屢荷

皇上特達之知似以保甲所本之案更重任職人不勝之差陝西典試一差廣東典試一差河南

看介科選林等以較了備札送之性夫

督學一差浙江觀整

陸解之日俱蒙

皇上淳切訓誨開導指示臣俱敬謹殫心不敢稍怠得免

謹如對

臣親和才識淺薄責任重大而楚風刁悍遠處苗疆巨職

不供以致上煩

聖慮臣罪難解處刻不自安臣違維

闕廷屈指三載濡養之誠實不能已且在外日夕弗獲親

聆

皇上提撕警覺此心茅塞自難免于錯誤仰懇

皇上聖慈准

賜陸見臣將楚南一切緊要案件次第趕辦于十月武關

訓導者則將楚南一切緊要案件次第趕辦于十月武關

紳在楚南之人即由楚南加刑裁勇以久著德

大者少即早素性狂放者以指校校者素素陸見此

事任事六將楚南四五天之內由武關文統督帶陸回京

聖願將湖南文治民風及各屬苗疆軍理凡指

奏所不能盡悉之情形得一一而陳

君父之前跪懇

而能也今也未有教也而不敢則教而不道你教而不能

皇上詳明海軍無臣知所進備勉盡厥職得以稍獲

終身者乃者願職錄日未控謂未願加刑請以稍獲

陸思皆

臣不勝惶恐之至

臣不勝惶恐之至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到扣碩怡親

王等竒字內開據逆賊曾靜供稱記出有兩箇偶爾

傳言的人一是安仁縣生員何名忠立曾說他聽

聞有箇茶陵州人姓陳字帝錫傳說朝中有人上議

皇上多條又永興縣十八都有箇醫生姓陳字象侯也說

他在一處人家行醫聽得人說茶陵州有箇堪輿姓

陳字帝錫口傳有箇本章諫議

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鍾琪等語巡撫可

密將安仁縣生員何志立永興縣醫生陳象侯茶陵

州堪輿陳帝錫行提到省細訊何志立陳象侯伊等

向曾靜如何說并問陳帝錫所傳之語本于何處伊

等若承認直供則將伊供出之人一面奏

聞一面提問如伊等不肯承認巡撫可委曲開導曉以曾

靜乃首逆巨惡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尚以其聽信流言不忍即加誅戮況爾等

不過傳說之人但將傳自何處得自何人說出爾等

則皆係無罪之人何苦為人隱諱以身試法如此勸

諭伊等猶不實供則用刑訊刑訊若仍不得實着將

何志立等解京與曾靜對質又曾靜供所傳收審親

王妃嬪等語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內往來路上人傳

說衛州路上押解一個犯官逼他如此說等語巡撫

可密行查訪五年五六月間何犯逼衛查明一併具

奏且將五六月間逼衛人犯姓名密行知會廣西巡

撫等因到臣隨分差標員密檄各州縣逐一查提先

據永興縣知縣戴文謨獲解醫生陳象侯到臣訊據

該犯供稱五六年前因曾靜的妻子患病他來接小

的醫治所以認得他那陳帝錫小的並不認得前年

在安仁行醫曾聽得武生何獻圖說起京中有一個

臣子上了諫本

皇上說他是個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後來會着曾靜講開

話時也曾說及過的臣即密拘何獻圖去後又據安

仁縣知縣象紫垣獲解生員何立忠即何忠立到臣

審據該犯供稱我是文生叫何立忠平日與曾靜並

無往來舊年因犯生女塔死了曾靜到女塔家來弔

孝犯主會着他說起犯生女塔為人度量褊淺犯生隨口回他說目今只有

皇上的度量大聽見說朝中有人不知避諱上了諫本

皇上置之度外這也是因話答話並不是犯生造的是族

間何猷圖對犯生說是一個堪與陳帝西講的續據

署茶陵州知州李鳳生復解陳帝西即陳帝錫到臣

審據該犯供稱小的叫陳帝西是做堪與的平日並

不認得陳象侯也沒有在何猷圖面前講過什麼話

隨提何立忠質供那上本的話是何猷圖親口對我

講是你說的並不是我賴你復據陳帝西供前年十

月裡小的在何猷圖家看風水他的妹夫叫張繼堯

曾說有人去四川回來聞得岳老爺上一諫本說些

不知忌諱的話勸

皇上修德行仁又說四川冊出一個孔明碑那碑文上有

幾句詩說孔汝僅留二八邦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

士卒千萬大郊外東方荒又荒秦晉兵來蕪朝地秋

後鴉鳥盡無糧四民遍地遭淹沒天下從此動刀鎗

若問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藏這都是張繼堯

說的又據安仁縣知縣袁紫垣復解何猷圖到臣訊

據該犯供稱犯生曾請一個堪與陳帝西看風水他曾說過有個臣子上一諫本

皇上置之度外還加對他的官職犯生道聽途說原向族

間何立忠并在犯生地方行醫的陳象侯講過並不

曾聽見有什麼孔明碑的話隨提陳帝西質訊據供

那上本的話是你妹夫張繼堯對我講的就是他講

的孔明碑我解說不出還叫你寫出來你怎麼賴呢

據何猷圖又供那孔明碑的話犯生實沒有聽見若

說犯生罵的有什麼憑據至上本的話實在是陳帝

西說的並不是犯生妹夫張繼堯講的隨刑訊陳帝

西據供若提到張繼堯不認小的情愿與他對交等

語臣查逆賊曾靜在京所供陳象侯何立忠傳聞之

言均出堪與陳帝西之口及訊現犯何立忠及供出

之何猷圖亦稱陳帝西告知是陳帝西實係傳言要

犯經臣反覆開導詰其傳自何處得自何人據供實

係張繼堯傳說臣恐狡飾仇誣當經刑訊該犯堅供

必侯繼堯到案對質着落除現在容從張繼堯并追

取抄錄孔明碑文到日質審明確再行具

奏外所有訊取現犯供情合先繕摺奏

聞至奉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內經過衡州官犯臣即查

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逸過人犯一名遠色六月

初四日兵部逸過人犯一名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

後尚有遺漏遵又細查是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逸過

人犯一名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逸過人犯二名

耿桑格六格太監一名吳守義七月二十四日兵部

逸過太監一名霍成俱係發往廣西之犯其原文內

止有人犯太監名色並無官犯字樣臣復密行署衡

州府知府楊濬副將崔起潛查覆無異當經密行知

會廣西撫臣金鉞在案理合一併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

他地方下下姓如此用印而不能見知而不肯奏聞他處費  
其將命飲名未究審而不敢將此等一類匪物究  
其分程京指名交身保數人係屬惡匪洩川逃揚  
方著休就逐作速設法誘回今似將此也傳聞出口供  
而令彼以推卸延時日捏不能察其去之誰口  
亦不謂有德兼全忠誠任事之巡按夫以千人犯自出  
亦解京審問者其究問主地人自然不在休地方只  
須必速有名人犯未方了也

三二〇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覆事雍正七年閏七月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連

到怡親王等札開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聞得從前發遣廣西人犯心懷怨望在外捏造悖逆

之言沿途布散查雍正四年十二月內發遣人犯一名

遠色雍正五年三月內發遣人犯一名馬守柱閏三月

內發遣人犯一名蔡登科四月內發遣人犯二名耿桑

格六格太監一名吳守義五月內發遣太監一名霍成

以上七人俱係發往廣西之犯伊等既捏流言則沿途

解送之官員人等斷無不曾聞知之理爾等可寄信與

該督撫將從前曾經押解犯人之人員一一查出確如

詢問令其將各犯所捏悖逆之語一一據實說出不許

隱諱一字伊等係聞言之人毫無罪過不必畏懼代為

隱瞞倘此時不肯據實說出將來嚴加究訊之時本犯

自行供出及他處查出之後定將隱瞞之人從重治罪

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巡撫可遵照即行辦理務須明白開導使伊

等供吐實情至切至切等因到臣隨欽遵密行各犯

經過之岳長衝水等府協營查拘解詢復准督臣邁  
柱密咨前由并行湖南布按二司將經過南屬押解  
各犯之官役弁兵飭提就近詳由覆詢嗣據岳長衝  
三府暨岳州營長衝二協先後查拘當日護押各犯  
過境之兵役報解到臣經臣批檄按察使郭朝祚會  
同布政使趙城唯詢去後茲據逐一查詢各屬兵役  
咸稱當日遣犯連色等逸押過境護解之時中途實  
未聽聞伊等捏造流言傳播不敢妄供日後查出情  
愿治罪各共甘結存案等情錄供詳解前來臣復詳  
加開導并稱爾等若據實供出自當重賞倘有隱諱  
別經發覺定予重罪等情曲為誘問惟據逸解狀奈  
格六格吳守義一起之長沙協把總楊國瑞兵丁劉  
可立等及善化湘潭二縣解役龔岐黃桂等僉供吳  
守義一犯曾在途中自認命喪口稱如此著天受這  
般苦楚不如早死之語其餘護送連色馬守柱蔡登  
科霍成等犯之兵役俱稱如果遣犯造有流言我等  
不過護解公差並非各犯親識何必代其隱諱且係  
聽聞之人現奉再三明諭並無罪戾有何畏懼不行

據實供明代人受過等語悉與司審供情無異至永  
州府屬離省寫遠所有兵役未據解到今臣于八月  
初六日例應入闈監臨雖于覆詢未便延緩除經檄  
飭按察使郭朝祚俟永州府營查解到日即行確詢  
明白解赴督臣邁柱覆詢徑  
奏外理合將臣詢過岳長衝三協營岳長衝三府弁兵  
詳後供情先行據實奏

聞仰祈

皇上睿鑒臣謹

奏

乙未年八月





臣王國棟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七年七月初十日接到怡親王及大學士臣馬  
 爾賽張廷玉蔣廷錫等寄字有原任施州衛千總王  
 傳係蘇州人因改衛為縣裁缺另補今王傳並未到  
 部或仍留在楚亦未可定巡撫可即密行查訪倘王  
 傳尚在楚省即密行解送來京以與曹靜有對質之  
 事等語臣遵經密委親信家丁前往湖北奉裁施州  
 衛今改歸州地方確訪查拿一面密札總督臣邁柱  
 在武昌省城密緝去後茲准總督臣邁柱在武昌城  
 內拿獲改弁委員押解前來除經起具文批差委江  
 華縣歸田幕巡檢毛埃德于閏七月初四日將王傳  
 一犯押解刑部直收外理合具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

以人情獲了嘉 會神所供一事辦理期望混帳  
 已經有旨傳諭情親王大學士等核議

臣王國棟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覆  
 硃批諭旨事閏七月十八日臣標把總劉萬志恭捧  
 皇上批回奏摺到長沙併齎  
 欽賜鮮荔枝一瓶

聖恩高厚感刻難名臣謹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詔隨捧讀

硃批臣奏湖南雨水及恭請

陛見兩摺均蒙

皇上詳悉訓誨一一指示臣庸愚下質謬任封疆仰荷

聖恩深重雖于甄別吏治體恤民瘼清釐錢糧慎重刑罰

之處夙夜兢兢稽察辦理而上之不能感名天和下

之不能消涓匪類即自顧亦覺懷慙因思才庸任重

或得面承

聖訓庶幾有所遵循茲蒙我

皇上訓旨詳明不惜千萬言勉臣振作鼓舞臣跪讀之下

醉醒夢覺昭若發矇惟有整勵精神倍加奮迅以求

天人感名之本源以副

聖主委用之至意

呈上聖明自有遠鑒至陳帝西傳播流言一素臣將得自

何人之處設法誘問委曲開導刑訊數次總不能實

供得自何人復發按察司郭朝祚搜岳常道孫元著

長沙府知府楊輔臣分別研訊亦不能別指造言之

人業經錄供于閏七月初四日具摺請

旨存案現候

皇上批示遵行按察司郭朝祚臣即將所奉  
此等及是等知之人悉數搜捕即予教省乎  
聖旨詳悉宣諭伊甚恐懼戰慄已遵

旨遣人至大學士臣張廷玉處轉奏再臣前

奏文勘復則田畝一摺蒙

皇上殊批似此實心任事之員當引朕旨察其等次題請

議叙以示鼓勵欽此臣查湖南清查欺隱田畝如係額

內者向例不請議叙額外者照例附請今沅陵辰谿

黔陽攸縣安仁五縣俱係額內惟鄧縣田畝除足額

外又查出額外墾熟田地六十六頃零經臣于原

題案內將鄧縣知縣劉朝佑委勘之原任澧州知州黃

吏附請議叙已准部覆照例各准其紀錄二次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合併附摺奏  
閱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謹

奏

覽

三三三

臣王國棟臣李敏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李敏于本年閏七月二十六日二更時在衢州

府地方據衢州協副將崔起潛密稟本日據把總王

言稟稱梅田塘兵盤得浙江紹興府諸暨縣民間拘

言涉會靜逆業隨經臣李敏密傳訊訊據供會靜靈

羽為首有信通知會靜實係在省東城又梅門簿及

往來書札可查等語臣李敏隨差委衢州府知縣姚

奮翼把總王吉飛至長沙知會臣王國棟經臣王國

棟查明稟據係督催通省部務之人當即密檄香長

沙府知府楊輔臣會同衛陽縣知縣姚奎等拿獲收禁獲查該犯書籍字札封固貯庫臣李淑于二十七日自衛起程三十日回省即于次日會同臣王國棟面委在城布政使趙城按察使郭朝祚驛糧道楊鈺岳岳常道孫元取供去後今據會訊周楠供稱小的因往貴州取討借賬那借主貴筑縣吳中和已經解組復至貴慶訪視不遇即往洪江生理遇見曹靜地方上共有八九個人內有一個叫楊天佩一個叫朱士元一個叫王友生其餘不知名姓據他們說袁熾與曹靜有書信往來都是他起頭的我們為這個奴才往雲南去避避他不會說地方再小的于閏七月初三日從洪江來同一個在綏寧縣作長隨姓張的一船往長沙他說曹靜可比方孝孺又說這個事袁提塘胆大了些張長隨現住長沙瀏陽門再雍正元年二月小的在家聽得杜海在孟伯顯藥店理毀

榜

皇上有陳學松徐萬成周孟文連小的四個人聽得的那杜海是袁州衛守備袁信的家僕都是諸暨人孟伯顯在諸暨縣城內三官殿前住等語訊據袁熾供周楠告袁熾與曹靜傳遞音信謀為不軌等語袁熾並

認不得曹靜若說傳遞音信是何音信在何處與他的此何等事周楠說袁熾與曹靜往來若有往來的字跡經過多少大人審過其書籍現在貯庫豈有不查出的理若與袁熾往來不軌曹靜還有不說的麼今周楠說聽見人說的豈有這樣大事聽人傳聞即為實據的說的人又說往雲南去了這明是虛話毫無憑據又稱周楠在長沙袁熾並不認的等語隨經密提周楠供出之綏寧縣長隨張姓係伊妻何氏到案供稱伊夫張鳳本年三月往綏寧當長隨閏七月初頭回家住不幾天往廣東去了不知道那一個是原在衛州常寧的提標官如今在廣東做知縣等語錄供詳前來復經臣等公會同憲與該司道等所訊供情無異隨將搜獲袁熾家中現在札簿書籍傳同司道當堂細檢並無與曹靜往來確實字跡惟是門簿一項止有雍正七年門簿二本其六年門簿係府縣搜查之後藏家火日補送五年以前應有門簿尚多既未搜獲亦未補送無憑查刻案現在據供撤行永興縣確查該縣有無楊天佩朱士元王友生等曹百進往雲南并各行綏寧縣確查張鳳現在該縣充當長隨與否如已往廣東應再移咨查詢

三三四

確訊外臣等備查周樹指首末熾與逆賊往來雖係  
得之送人之口然事關重大未便以曹靜從前未經

供及現在未有確據致滋縱漏相應據情會

奏仰祈

皇上就近

勅諭部臣訊明曹靜果否與末熾逆賊有無交結往來  
如有一人不知將用仰臣等以便進行其周樹所供本  
起末熾逆賊情事知會臣等以便進行其周樹所供本  
指社海縱情由應否

勅下浙江督臣查拿確完合併附

奏統候

皇上睿裁

所奏是地方上乃以此等事皆皆留後光不不視  
乃身有之跡息也

臣王國棟謹

奏為遵

旨覆訊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准兵部火牌遞到怡親

王等奉

上諭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曹靜在京供出陳象侯何立  
忠轉述陳帝西得說流言一葉審訊陳象侯何立忠供  
出何獻圖林何獻國供得之陳帝西及究問陳帝西陳  
帝西又供出得之張頌堯以何獻圖為証刑訊張頌堯  
何獻圖皆呼冤不認又陳帝西供出抄錄孔明碑文曹  
與何知來何純忠看過提審茫無確據願屬陳帝西捏  
造既經眾証明白難容狡賴應否將陳帝西解京一併  
擬結等語從前令爾等寄信與王國棟令其將何立忠  
陳象侯陳帝西等細訊所傳之語本于何處如伊等不  
肯承認可委曲開導爾等不過傳說之人但將傳自何  
處得自何人說出則爾等皆係無罪之人何苦為人認  
罪以身試法如比勅諭猶不實供則刑訊刑訊猶不  
承認則解京與曹靜對質今該撫訊問陳象侯何立忠  
二人供稱爾等自何獻國得之陳帝西何獻圖供亦相符

又究陳帝西則供諫諍碑文係張頌堯說的是陳帝西已經自認傳說流言與曹靜所供無異史無再與曹靜對質之處何心又請將陳帝西解京至陳帝西所供之張頌堯及何知來何純忠等該撫既稱刑訊張頌堯等不認何知來等家中並無抄錄碑文顯屬陳帝西捏造則該撫應將陳帝西委曲開導令其悔悟感激則自必將傳言之實由何處何人招出乃王國棟既不將陳帝西詳悉晚諭使之感悟吐露實情而但將扳出之張頌堯加以刑拘不知王國棟出自何心况陳帝西將孔明碑文爛熟胸中隨口背出此決非陳帝西臨時造作之語其言必有所本即此可以推求其他流言之所自來而王國棟先用嚴刑訊究誣扳之人刑訊不得遂請將陳帝西解京以卸彼地方之責從前抗奕祿在湖廣時既不能詳悉推求是以特降旨令王國棟查訊而王國棟又復草率希圖完結如此有憑有據之事尚不肯細心推究以盡根株設地方有疑難之事則將作何辦理王國棟殊為溺職着王國棟再行詳訊務必追出傳言之人則此事方可歸着又前令王國棟將雍正五年

五六月間衢州路上解過犯官留心察訪王國棟亦未奏覆令其一併確查具奏等因到臣欽此臣于文閣後復傳陳帝西幾經詢問供吐游移臣恐該犯鄉愚畏罪適劉之珩等奉

旨釋放回籍臣即令劉之珩等將

皇上寬大弘仁當面遂為宣布并又多方委曲開導據陳帝西供前年八月初間小的奉母親的命往衢州買綉子走到地名磨堡司是條大路有個涼亭小的走得喫力在那裡息足買茶吃只見有四個長大漢子還有一個挑担的是走道兒的光景身上都穿着馬褂子口裡說的是官話像京裡內衙人模樣他們自己影裡在那邊講說什麼岳老爺上了諫本不知避諱恐怕不便內中一個人說

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因那挑担的來問小的要茶吃小的隨問他你們是到那裡去的他說往廣裡去那時路上偶然撞見不知他是什麼人又不曾問他姓名恐其着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從前不敢供出其實這句話實在是道聽塗說的就是小的

告慰何獻圖也講是聽見人說若果向小的說的人如今可以指得出姓名其時小的又不曉得有今日的事怎麼不在何獻圖面前就講是某人說的呢至于那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買鼎鍋在同年橋地方見有許多人攢着一個背葫蘆的道人白髮長鬚約有九十多歲據他講有一百歲了他招牌上寫着雲水道人善觀氣色又有一張詩句贴在橋上說是什麼孔明碑文那時看相的人也多要八文錢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錢相了一相已往的事有些對証他自己說是四川來的小的因識得幾個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幾遍記在肚裡也不知那詩句講的是什麼話因小的從前病在何獻圖家他郎舅說要纏繞將小的用草荐裹了逐出門外又因何獻圖將小的對他說的話告慰別人以致今日有這件事所以懷恨扯着他郎舅兩人是正如今小的供的都是實情並沒有半句假話等語正在其摺

奏覆閩又准大學士公馬爾賽等札開前巡撫奏請將

陳帝西解京擬結奉

旨以陳帝西並未供出傳言之人王國棟不能詳悉推求但請解京希圖草率完結務令再行詳訊進出傳言之人則此事方可歸看欵此寫字寄與巡撫在案今在京有與陳帝西等質問之處我等遵

旨再寄信前來巡撫可將陳帝西確訊取供即將陳帝西并陳象侯何立忠三人違員解送來京臣復欵遵詳加訊問堅稱此番所說實係正情並無捏飾除經遵旨將陳帝西陳象侯何立忠三人遞委醴陵縣典史陳繼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自長沙起程管押解送刑部查收外合將覆訊供情再行繕摺奏

聞至過衛官犯隨即容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內過軍犯達色蔡登科臣恐前後尚有遺漏遵又細查四七月過軍犯馬守柱耿象格六格太監吳守義霍成等姓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備叙

奏明在案合併陳明謹遵臣標十總宋欵相恭齎奏

聞

13700 4 2 E

三二五

臣王國棟謹

奏為代奏事臣於三月十二日正條摺起程進京適內

調原任展沈增道吳開杰以快人也至者來見據云雍正元年

正月初八日曾奉

皇上諭旨凡遇地方情事著令具摺從速撫處轉

奏前在山東兗州府知府任內一應

奏摺俱從前撫臣陳世倌處轉

奏覆陸續展沈增道具摺奏謝

天恩亦從撫臣塞楞額處轉

奏并

奏明到任後有應

奏情事容臣於湖南撫臣處轉

奏今首

係批奏摺到應恭繳并有奏謝

天恩一摺已為轉

奏等語臣謹附帶代為奏

聞

以初四日人何西桂化身捐獻也

三二六 該部議奏

奏

臣王國棟謹

奏為請

旨事臣屢蒙

皇上訓誨東公察吏州縣得人則百姓蒙福防勝辦理恪

遵

銜旨博訪密訪吏官或有玷查奏革才職平庸者改教

任以來先後

題奏之員懇不敢疎毫無稍涉袒護如近日恭奉長

沙縣知縣培天極善化縣知縣周宗旦俱係才力平

常之員臣原欲於本年十月內補行雍正二年計共

題勅乃因訪得徵收錢糧者未願重立即

題奏雖時有間微所收無幾而省會既昭之地豈能一

日容此病民之員至衡州府衡陽縣知縣李拔草常

德府龍陽縣知縣周大璋才具中平計與內亦所當

然而保守頗好學問亦優故

題改教職惟謹遵

皇上東公之諭期州無得人而已其有理煩治制才堪

應者臣又仰體

皇上愛惜人才之意實不敢墮於

上聞謹按湖南苗疆要訣計有二十八處皆需能以治

理而寶慶府城步縣一缺地土境屏苗疆難處益積

繁多兼稱難治故凡蒞茲土者咸視為畏途非才猷

練達善為防禦撫綏之員弗能稱職也臣每試用一

州縣必視其才之能否任之能勝而後委之必將地

方事宜委曲教導能則為華方則為華以勸懲之今

原任城步縣知縣史博化訪知方數藝華而苗蠻要

地高才甚急臣遠選屬員中惟岳州府應利縣知縣

陳承勳治史治頗有才情堪以調補雖應利亦深苗

疆而兩缺相較城步尤為緊要重設今於雍正四年

六月初八日引

見時奉

旨傳應利縣知縣陳承人去得著行次該督撫試看具奏

又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思該令委原能員久歷外任雖操守二

字不敢盡信而才敏練達屬員中無出其右者為鼓

勵人才起見仰懇

皇上格外施

恩再

賜召見可否加以同知知州之銜會知縣事則雖瓦礫因

苦之區設令必益加感奮盡力圖報或可收臂指之

效而地方亦受寧謐之福此皆出自

皇上天恩臣謹請

旨敬遣家人楊春齋摺奏

聞

提督廣東總兵官駐劄惠州府王統緒跪

恭請

皇上聖安

收安命委黃會龍一事其是才嘉已請神矣



湖南巡撫臣王瑚恩今將稱職官員開呈  
奏鑒

湖廣省

原任浙州府通判今現任御史張廷棟

本官品行端方才情練達堪膺繁劇之任

原任柳州知州范廷珠

本官才調優長辦事勤幹指監印中現經

遵米議叙以應陞之款即用

浙江省

原任府知府尚 瑛

本官為人老實供職謹慎

廣東省

廣州府理事同知汪若文

本官居心誠實辦事明白

東莞縣知縣于 粹

本官任強有守遇事能斷

三三〇

湖南巡撫臣王瑚恩今將劣員開呈  
奏鑒

廣東省

雷州府知府李延煥

本官行屬任意需索傷員苛刻百姓

廣州府通判李 洋

本官鑽利逢迎行止不端著印民有怨聲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王瑚恩謹  
奏為奏

閣事臣查廣西捐餉一案現據巡撫李汝敏疏請查  
俱有著落但廣東自康熙五十二年經原任巡  
撫滿王題請開捐起至康熙五十四年原任巡  
撫楊琳奏請停止三年之內所收捐餉亦係

百有餘萬石每石收價亦係一兩有餘發價買  
穀亦與廣西相同其餘銀兩俱係管捐各官分  
肥雖總督趙弘燾巡撫潘玉揚琳布政使王周  
霖俱已物故但廣西廣東事同一例亦應清查  
理合據實奏明伏候

唐載文廣西梧州二府徵收商稅約有六七萬兩不  
等解司完納止有一萬六千餘兩已據保奏行  
令該撫另選廉員監收一年正額之外如有贏  
餘據實奏

聞直隸廣東各府亦有此項名曰落地稅歷來知府  
徵收解司額少贏餘較多且有上司分規湖廣  
亦然且就其所知各府解司額數外約計每年  
可得贏餘數目開列表

聞伏候

唐載

計開

廣東省

廣州府落地稅每年解司額銀二千餘兩  
約有贏餘銀一萬二千餘兩

潮州府落地稅每年解司額銀六千九百  
餘兩約有贏餘銀一萬五千餘兩

肇慶府落地稅每年解司額銀一萬二千  
餘兩約有贏餘銀一萬五千餘兩

高州府落地稅每年解司額銀一千六十  
餘兩約有贏餘銀五十餘兩

瓊州府落地稅每年解司額銀八百餘兩  
約有贏餘銀三千餘兩

湖廣省

武昌府武昌漢陽落地稅每年解司額銀  
一萬三千兩約有贏餘銀二萬七千餘

兩

以上通共約計贏餘銀七萬七千餘  
兩但每年貨物有多寡不準則贏餘  
亦有盈縮不齊理合註明

禮部左侍郎臣王景曾謹

稽恭請

皇上聖安

此女恭請

聖考聖安之體已年及矣朕廣幼不勝悲憫汝等

聖恩推用至德兵官南海也職任重大汝等當心

辦理訓練官位務使兵民和睦武備修明以副

朕心之望勉之

刑部左侍郎在禮部侍郎裏行臣王景曾謹

奏欽蒙

聖諭令臣等各舉所知臣知識甚少所有現任雲南

學道臣張謙係湖廣人庚辰科進士居官聲名

好人亦端正謹此保舉伏候

聖裁謹

奏

禮部左侍郎臣王景曾謹

奏臣竊惟官職之尊卑有不同而

朝廷之體統有一定所以貴賤之各自不可踰

而借襲之端在所必禁如文武大小諸臣

朝服頂帶各照品級定有制度所以辨等

威而昭法令也但內外各官凡遇

朝賀諸大禮自宜穿用朝服頂帶以肅威儀以

嚴對越至於屬員謁見上司雖秩有尊卑

不過相為統屬乃各省相回下屬恭見上

司之禮有朝衣頂帶謁拜階下者甚或迎

謁道左長跪沉塗亦穿朝服不違顧惜殊

非所以肅觀瞻而尊

朝廷之意矣嗣後宜請

嚴飭禁止一應屬員於各上司前或初次相見

或遇令節止許穿用補服平時俱宜常服

不得襲用朝衣頂帽至於百官補服文官

以仙鶴錦雞等品級奉於少吳氏以高

紀官之意而都察院衙門及外省按察司

衙門則服獬豸蓋取任法觸邪之意以都察院及按察司皆有執法糾劾之責故服之也至於都察院之經歷筆帖式等按察司之經歷照磨等皆係僚員並無指佞觸邪之任而與堂官同其章服品級不分人莫能辨應請

敕諭禁止令各照本品改換有不遵者以僭越

論似亦釐正服色之一端也又查一官有一官之職守一日有一日之事宜乃各省相沿凡同城文武屬員有上衙門之例或逢五逢十日或逢三六九日下屬必至上司衙門投揭伺候率以為常或竟日不得見而不致不到亦不致即去以至政務廢弛諸事堆積似此陋習尤宜嚴禁應請

勅下各省嗣後督撫提鎮以及司道副叅等官如果有公事須與屬員面商者許其傳問若各屬官員有地方政事及任內關係緊要機密之事須與上司面陳者許其稟見

三三四

至五十三日三六九日上衙門之例永行嚴禁庶可各安職守而政務不致叢挂矣為此謹

奏

禮部左侍郎臣王景魯謹

奏為永革學規陋弊以清文治事竊查各直

省學臣俱係

皇上慎選公明有學問之人俾司文教則潔清自矢以拔賢才而廣教育本屬文學之官絕非財利之藪雖名為出差而與關差迥差迥不相同若有不肖之員負

聖明任使作弊營私則地方大吏自應據實糾叅以彰公道乃臣聞從前各省督撫衙門有每年應得學規若干之說比之關規鹽規視同一例殊不知學臣衛文課士何從

得有銀錢而積弊相仍或以有無而為毀

譽或以厚薄而定是非為學臣者若果能  
冰心鐵面持正自守可以不為所撓不然  
必至畏懼聽從自敗節操或且通同安賄  
聲名狼籍罔惜物議干

國憲而壞士風大負

朝廷廣勵學宮棧樸作人之意矣我

皇上知人善任遴選廷臣而又

諄諄訓誡委曲周詳在諸臣自必洗心滌慮剔  
除積弊但恐舊習相沿在外各衙門或仍  
存學規名色亦未可定應請

嚴飭禁革庶學臣可以一秉公明無所牽制而  
督撫大吏亦得從公查察不至互相容隱  
如有督撫故為需索許學臣據實叅奏倘  
學臣事迹敗露而督撫不先奏

聞者治以徇隱之罪如此庶各有顧忌而學政  
肅清矣為此謹

奏

三三五

禮部左侍郎臣王景曾謹

奏竊臣奉差闕里告祭所有臣耳目聞見就臣心

思之所及敬抒一得之愚為我

皇上陳之

一孔氏子孫宜使熟曉經書大義并摺習禮法  
今子姓眾多或遂散處失業至胄子有襲爵  
之任尤宜勤於學習聖訓行聖公孔傳釋雖  
家訓頗嚴現在延師訓導而臣以為教育之  
術不可不慎應請

皇上飭令孔傳釋於孔氏宗族內不論疎近揀擇品  
學兼優者一人俾專司訓迪胄子并孔氏子  
姓中有情愿就學及資質可造而貧不能學  
者一體收錄教訓令孔傳釋量資膏火之需  
并令曲阜教官隨同督課如此庶孔氏子孫  
人有詩書之氣羣知禮義之尊可以不愧孔  
門而亦不負我

皇上尊師重道之盛心矣

一闕里

孔廟作樂及佾舞不特觀瞻所係且實大禮攸關

從前

聖祖仁皇帝頒賜中和樂原係非常

異數但今闕里所奏音節未合皆由未有指授無從

學習所致應令闕里典籍挑選數人率赴太

常寺演習數月便可互相傳授至樂舞生人

多參差不齊應令衍聖公孔傳鐸會同巡撫

另行選擇充用其所穿戴衣帽俱與

國學不同亦應仿照改造以昭畫一庶音節克諧

而

大典益光矣

一曲阜知縣向係衍聖公將孔氏子孫題補謹

按宋建炎初孔子四十七代孫中散大夫孔

傳率衍聖公端友從高宗南渡賜家衢州世

封衍聖公子衢金人亦世封曲阜孔氏為衍

聖公由是曲阜與衢分為二至元時以在衢

者為孔氏宗子召端友六世孫孔洙封之洙

讓爵與居曲阜者明仍之但令衢之孔氏代

官博士一人

本朝亦于曲阜博士外令衢州孔氏世襲博士臣竊

查中散大夫孔傳義不忘君衍聖公孔洙志

甘讓爵官善守

孔子家法今曲阜孔氏有守祠墓之責固宜世襲

衍聖公奉墳廟祭祀至曲阜知縣似宜令衍

聖公子衢州孔氏內擇其賢者題請補授則

以浙人治魯地雖宗親無所私庶不失後世

易土而官之義

一先賢子孫得世襲五經博士奉祀祠廟此皆

我

國家崇儒重道之盛典也但各賢後裔資性不同

且知有世職可襲未免怠于學問將來或以

目不識丁之人濫膺五經博士之職不特上

負

恩意亦且有玷先賢似應飭令現在博士將子弟嚴

加訓導嗣後有應襲職者令地方官給文赴

國子監考試如有不堪暫停襲職令其在焉



禮部左侍郎臣王景曾謹

奏為平定青海恭請

御製碑文刻石太學以昭盛治事竊惟自古王

師出征受成獻馘皆在學宮具有平番服

遠必紀文勒石昭示無窮

聖祖仁皇帝平定朔漠於太學立告成碑祈謂出

則告於神祇歸而勒功太學今豐碑屹立

萬世而下咸仰誦

聖功神烈欽惟

皇上神謀廟算籌畫無遺厚澤深仁覃敷中外

二旬之內平定青海執訊獲醜獻於

宗

社舉古昔之典禮成

聖祖之弘功而三月初一我師於西陲振旅之日

正當

皇上詣學釋奠之期

皇上誕敷文德而萬里之外克奏武功兩階千

羽之化實煥美千古伏祈

御製平定青海碑文刻石立於

孔廟殿廷之內以昭

皇上文武功德與

聖祖仁皇帝平定朔漠碑並垂萬代伏乞

睿鑒施行為此謹

奏

九卿詹事神道會議具奏

請

皇上聖安

朕安

此奏苗匪情形指已交總理事務處存案矣  
苗地用兵已久尚多頭緒朕心甚為憂慮今命





張廣西為任事伊非哈元生張慈而此女當道  
甚謂度彈心竭力協同辦理俾虛功克奏  
首說又安候自有論功行賞真也

三三九

臣王項齡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日奉

旨湖北布政司員缺着六部都察院滿漢尚書侍郎

大學士等各用密封摺奏各舉一人別缺可用之

員如有深知者亦另行開寫具奏欽此臣歷任京

職未獲外任故在外司道等官素未共事無由

河知然仰承

皇上留意用人諄諄下問苟有所知敢不竭誠奏

聞茲有滿蒙守正卿李鳳青原係翰林出身素知

其品誼醇正操守廉潔已蒙

三四〇

臣王項齡謹

奏欽遵

諭旨命舉別缺可用之員茲有太僕寺少卿顏淵臣

曾與共事禮聞知其秉公閱卷辦事謹慎嚴察

御史湯之旭曾為江南浙江鄉試主考官操守

清謹士子悅服鄧州知府李大受才守廉優林

名甚好此三員者倘蒙

簡用必能報効伏候

聖裁謹

奏

皇上簡用差違直隸等處賑濟賑民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若用為藩司自必不負任使伏候

聖裁謹

奏

臣王頊齡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事員外郎張

文彬三等侍衛查克三轉傳奉

旨著大學士王頊齡恭擬序文一篇具奏并

發下律曆淵源奏摺一件欵此伏念臣年齒衰

邁才識庸虛聞

命之下惶悚戰兢竊思律曆淵源全書恭遇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智聖學高深積十餘年精研審

定之功乃

命承修諸臣編次卷帙我

皇上於定省間視之餘親承

庭訓洞晰精微本

生知儀典之休成

繼承紹述之孝其未定之書復

命諸臣校莫刊刻吉成以

聖繼

聖豆古希逢今諸臣奏請

御製序文特

命臣恭擬但臣學術固陋筆墨荒蕪不克彌嚴

天章繪畫

奎藻慚悚無地謹勉竭駑駘恭擬一篇進

呈伏候

聖裁訓定不勝願望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卿才識兼優著作甚善所擬律曆序文  
體裁有法其見老成宿學深矣

奏請

皇上聖鑒萬安

朕安不偏不倚他者凡有開國計民生之事皆有先圖了矣  
指處奉居宗人若果交與大學士張廷玉精選凡有不奉旨  
以情奉居宗人若果交與大學士張廷玉精選凡有不奉旨

湖北按察使臣王肅章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無論爾本省及他省凡有所見所聞關係國計  
民生之事具摺密奏以聞差爾家人費未交與  
大學士張廷玉轉達可也但宜慎密為主毋得  
少有疎漏若無可應奏之事亦不必勉強塞責  
勉為之

刑部江西司郎中臣王夢龍謹

奏為遵

旨條陳事竊臣由進士選授詞林於本年閏四月十

一日本部大人保舉未

旨補授今職臣自維愚昧夙夜兢兢懼無以仰副

皇上好生至意迭又蒙

天語煌煌諄復誥戒既聆於舟四不勝感激仰見我

皇上慎恤民命誠千古未有之盛德也臣竊慕一得

敢不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刑部之漢司官俱宜全設以供辦事也

國家刑名錢穀原而並重我

皇上御極以來慎重刑名更甚於錢穀臣見戶部十

四司郎中員外主事俱屬全設而刑部十四司

全設者僅六司其餘八司或有郎中員外而無

主事或有郎中主事而無員外倘一人出差或

督告病則止剩一人既須現審說堂又必看稿

對本未免顧此失彼即如日前廣西司郎中王

澄慈既出倉差主事王以又出船廠差一司竟

無漢官辦事是其明驗也且江南一司雖全設

三員而科抄咨中較倍於判司倘或偶缺一員則辦事必多壅滯臣愚以為似宜多設司官然後司不缺員而官無廢事仰請

皇上勅下九卿或於庶吉士與進士中或於行取知

縣中揀選才能數員補足八司之無員外主事者先令署理著六部堂官試首果其勤慎明白堪以任事本堂官即行題補實授至於江南一司請照吏部選司之員多設一主事協理如此則官得其人而刑名庶幾明允矣

一各司俱宜慎擇一清漢兼通之滿官以協同定稿也向來各司定稿皆漢司官先定送筆帖式翻清訖然後滿司官肯定說堂通來俱係滿漢司官同定然滿司官中清漢兼通者固多其通滿文而不通漢文者亦復不少且滿司官每月不時調換如所調司中有一二兼通漢文者則有稿易明而定稿易當其或一司中俱係不甚通漢文者彼則膠執已見與漢司官爭論數日不成一稿又或謂不便翻譯必須改換宜知刑名原有定理安可稍為增損乎臣請

勅諭本節大人每司中必擇一通曉漢文之滿官與

漢司官共同酌定則意見不執而事無留難矣

一現審司宜稍為廢通以期盡善也向來現審事件皆係十四司分理本部堂官以分散各處慮其查核不周易於沉積生弊是以設立現審左右兩司每司分為五股每股擇滿漢官各一員共理其事意誠善也但現審俱係八旗事件與近京大案以兩人兼理一股寧保無一人暗徇情面受人請託之私縱此一人當心覺察然以一人防一人其事頗難以臣愚見莫若每司只分兩股每股兼用四人人多則公聽並觀彼此自有所顧忌而不敢行私然股少事煩恐致辦理不及請以各本司科抄事件專責之各司之未任現審者承辦庶責有攸歸而案無沉積矣

一提字司官宜專委其事以杜假禁也臣曾提字知北監而所設者滿漢司做各四員管理但官卑職微每有禁卒書役通同勒索其犯重罪而有錢者則置老監外之板棚而鍊鎖不加或犯輕罪而無錢者則拘禁老監苦地以圖索賄至獄中人犯每人日給囚糧一升出自

皇恩原足以飽犯人之腹乃造飯火夫搗提字司官

有事躬身不暇看視即私行扣冠致令囚人受  
饑甚屬可憫再監所出入理宜嚴緊定例每月

初二十六許放犯人家屬入視一次原籍

皇仁寬典迭次各犯家人親友窺提牢司官不在廳

署乘間而至獄中往來者有之此不可以不謹

也舊例提牢司官每月沐新任一員監視但伊

甫入刑曹原未稽核獄中情弊兼有本司中書

稿說堂對本諸務屬身未暇查究是以茫然及

至料理一二十日始知大畧則又行更換矣馬

能盡別其弊乎臣愚以為嗣後提牢官員宜慎

揀汰於刑部者尋司其事或半年或三月始行

一換勿令兼辦司事使彼精神專注杜絕各種

弊端而固爾清矣以上四條皆臣愚昧之見

伏乞

皇上俯察施行謹

奏

臣王圖炳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雍正元年二月初三日蒙

皇上面諭爾等雖係詞臣然時務經濟亦須留

心可各將時事得失及平日所知之人有才

品優長者具摺密奏呈覽欽此伏念臣謏劣

駑材濫叨侍從恭遇

皇上初登大寶治化聿新數月以來凡所用之

人所行之政無一不大服臣民之心中外

懽慶共仰

如天之仁

大舜之知真千載難逢之

聖君臣身親目覩敢不踴躍思奮竭其愚忱冀

報萬一但臣自荷

先帝拔侍 內廷十三年未展入暮出一心供奉

即退直歸家見客甚稀耳目實屬短淺竊

思部院及外省一切利弊

皇上天縱聰明業已無微不至臣若僅僅拾取

衆論之餘屑泛瑣瀆無補實要即非臣子

忠誠事主之道矣伏乞

皇上寬以時日容臣有真知灼見切係民生之

事詳確密奏乃不負

皇上真心求治至意今先聞得湖南丈量地畝

加徵一事極為民累

先帝時趙申喬曾經奏過積弊稍除然邇來大吏

懈弛民苦猶在此事源委詳細臣未周知

懇祈

勅諭該撫澈底查明陳奏以蘇一方之困

惠澤誠非淺鮮也至才品優長之人亦未易

多得臣係翰林就翰林中言之山東學臣

彭維新清操甚著校士公明輿論翕然與

江南學臣鄭任銜同號真清洵為僅見湖

廣學臣恭致遠亦有清名傳聞衆口又編

脩楊椿學問頗博熟于諸史長于古文姚

之駟蔡嵩亦讀書好學詞林中皆稱優者

三四五

合並奏舉未知當否仰候

皇上別加諮訪以合臣言臣不勝冒昧悚惕之

至謹

奏

國子監祭酒臣王圖炳謹

奏為請傳監生考職以清流弊以重名器事

臣以菲材蒙

恩簡任祭酒永兢自矢不敢稍存因循懈弛之

念致負

皇上擢用之恩伏查舊例監生坐監期滿由國

子監咨送吏部考授職銜遵行已久但數

十年來流弊日甚各省監生除科場年分

在監肄業者極少每年五月吏部考職之

時皆以姓名籍貫寄托親友不由地方官

四二二

印文起送臨期雇人頂替到部考試臣衙門但憑本生呈詞咨部亦無從查其真偽部考亦無去取祇按名次前後考授州同州判縣丞雜職等銜是以一紙呈詞一篇試文即可得六七八品之官銜矣況此等考職監生大半納粟庸流甚且目不識丁原不思由科第上進惟藉職銜為護符出入郡縣武斷鄉曲者有之或借為加捐階級省費得官者有之臣思

朝廷以官爵為勸賞之用何可使若輩唾手

濫得乎臣請自今以後此等無憑查核之

監生傳其咨部考職其有志場屋親身在

監月課季考貢監生如有才藝優通屢考

前列而一時未得中舉願就微官者方准

咨送考授職銜酌量分班早得選用庶國

學諸生咸知鼓勵人材振興於以仰副

皇上中天文治之盛而名器亦不致濫施矣臣

三四六

本應會同滿漢同官具摺奏請因咨送考職一事臣訪知衙門向有陋規堂司官以至書吏皆有分潤若露章奏明臣遂為眾人之怨所不得已故繕摺密陳懇祈

皇上俯鑒下情於吏部奏事時出自

聖裁面諭酌議施行臣尤不勝悚切感激之至

謹

奏

日講官起居唐事府唐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級臣王國炳謹

奏為請將直省情實重犯秋決一體勾銷以昭

聖主如天好生之仁以廣惠民格外矜全之德事伏查定例凡在京情

實罪犯每年於冬至前取決之時三法司遵例舊典必三次覆

奏臨期具奉恭候

皇上於各犯內

御華勾者即行正法其留者仍舊監禁俟次年秋審時再行定讞

獨各直省情實大辟諸犯向無覆奏勾留之例秋後九卿

朝審定擬情實具題奉

旨取決刑部行文到日該地方官即奉行正法報部是問為情實重

因在京者尚有臨時望外緩決之機而在直省者獨不獲邀

朝廷格外寬仁之澤其情實為可憫臣愚仰體

皇上唐亮三宥之心無刻不以矜恤下民為念特懇將各直省情

實新絞諸犯亦照在京勾留之例刑部先於九月內照各直

省路途遠近以次具奏恭候

皇上裁定勾留將勾決之犯行文各直省於冬至前取決其留者

仍令監候則中外惠祇同被

聖主涵育覆載之恩均霑

皇上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詳議施行謹

奏

三四七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無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國炳謹

奏為請嚴僧道女尼披剃冗濫之禁以清奸宄以正風

俗事竊惟四民各有恒業男事耕讀女勤織紉有不

率教流於匪僻者閭黨宗親皆得規勸誠飭之俾相

安於教化之中共為良善之氓獨有僧尼道士寄跡

方外放誕不羈有禮法所不能約束者夫鯀寡孤獨

身無依倚自願度為僧道亦必矢志焚脩恪守清規

庶不負沙門羽士之高尚原無害於治世之政教也

乃近有釋道中之奸猾欲其徒侶衆多以為香火興

盛之計每勾引親鄰幼穉之童或托言命犯孤辰合

為僧道以消灾厄或因其父母貧困以利誘合強之

披剃收為徒子初非其人本懷及至出家之後不遵

戒律愚弱者漸流為邪蕩強悍者遂習於兇頑姦盜

抗法之事竟至肆行無忌夫更有尼僧道姑並非飢

寒驅迫少年離棄親黨托居庵院亦有坐擁厚貲備

葺精舍甚至蓄髮道裝潛通姦淫以致仇殺人命身

罹法網者往往而有臣於九卿秋審時見各省重囚

招冊內僧尼犯姦殺之罪者頗多其為民風世俗之

四一四



嘉其此為甚我

皇上聖仁御宇德化風行三年之間士農工賈咸感奮振

興各思去其舊汚日遷於善豈容二氏之徒猶復承

其流弊不知愧悔於

克天爵日之下乎臣請嗣後民間凡有男婦情願出家者

不許私自投師披剃務須報明里長轉報州縣官驗

准果係孤貧無靠自願於某寺某庵披緇修行方准

給與度牒僧綱道紀司俱著出結造冊送州縣官存

照如有僧道女尼敢違例私收平民男婦為徒者事

發治以重罪僧道官一併嚴加處治庶民俗日正而

奸慝日消矣臣識見淺陋所奏未知是否當理伏祈

皇上訓示謹

奏

三四八

奏為遵

旨密陳事臣供直

內廷奉

命同諸翰林繕寫

聖祖御製文集伏觀我

皇上大孝純萬繼述精深誠恐當時代言之臣於

聖祖勅諭宸章或有絲毫未當

特命尚書臣張廷玉度加校閱凡片辭隻字務必斟酌盡

善恭呈

覽定然後發臣等繕錄清本將來刊刻昭垂萬世此誠足

以深契

聖祖在天之心矣臣因體推

皇上聖意記得康熙五十年間

聖祖曾命 武英殿翰林編輯 御選唐詩一書加以箋註

隨得隨進午夜之繕閱既精三唐之英華備采洵足

鼓吹藝林生黃文苑超出千古選家之上矣但於杜

甫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古風後將杜甫謝安舟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級 臣 王國炳謹

楫風選起絕句一首連續合為一篇在

三四九

聖祖當日不過偶見來帑墨刻所書二詩連續因

降旨與編輯諸臣商論二詩或本係一首

聖祖原無回必之見而諸臣一時未能直言中正遂將二詩

聯綴成篇至今鐫板裝印成書藏之內府然二詩

本係二題歷來編選杜詩未見連屬為一詩者仍應

將謝安舟楫風選起四句列於絕句之中乃於詩體

合宜今此書 頒賜不多外間尚未廣布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查出此詩

御覽

密諭 武英殿總管將現在裝成之 御選唐詩查有若

千部通行改正重刊裝釘所更動之處僅止數頁猶

為易事也 臣既知有此事仰惟

皇上聖孝無窮之思不敢隱默謹為奏

奏

臣 王國炳謹

奏 臣於二月十五日蒙

皇上諭原任江寧船政同知劉鑑居官如何為人如何

爾可於無意中向人訪問確實回奏不得漏洩於人欽

此欽遵 臣於半月以來留心採訪據聞劉鑑做官尚

屬有才但為人多事近於刁猾曾與同寅爭謀署印

不遂即尋隙要挾上官出文訐奏後又得賄追回文

書以寢其事於此其為人恐非安分守正之流 臣於

外間交與甚少無由廣諮博詢得其詳倘謹將劉鑑

大畧覆

奏外 臣再有奏

聞者前二月二十五日月選官內戴掣湖廣鄖陽府知府

胡文溥其人本係市井富翁之子由例監捐納知府

平日家居專以串戲吃酒打馬吊為事以致家業耗

費殆盡實係庸庸下材不堪刺史之任伏祈

皇上於引

見時留心體察或以閒散小京職調用乃為允宜文溥係

臣同府居住之人故知之甚確謹一併密為奏

知謹

奏

臣 王圖炳謹

奏 臣由潞河一路水程南行所經北直山東各處運河  
 今年交冬後水亦不至甚淺自臨清以南直至臺庄  
 諸關亦俱有水回空漕艘通行無阻惟宿遷以下因  
 黃河決口尚未堵成黃河大溜別趨洪澤湖河水不  
 能暢入中河濟運致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  
 復多沙礫回空漕船至此畧有阻滯倘冬底春初決  
 口未能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  
 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伏乞

皇上勅諭總河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  
 遷決口築固使黃河水溜仍入中河濟運重運方無  
 遲悞之患矣又丹陽縣呂城地方向有石閘歲久傾  
 圯現在壩河備築一切行舟皆從關旁月河往來月  
 河向係淺水惟小舟可行今因壩河備開回空漕船  
 皆須經此南下地方官早應計及冬月水淺將月河  
 河底托去沙石使漕船回空無阻其淺處不過六七  
 丈所費不過二三十金河汛便可通暢而地方官惜  
 此小費漫不留意聽其淤淺以致回空漕船費盡人

力一日只過數舟竟強從沙石上拉過漕船大者船  
 底多有損漏未往民船擁塞不通已二十餘日臣父  
 樞舟比漕船稍輕故不致大礙此皆鎮江府水利通  
 判徐永隆丹陽縣知縣魏化麟忽視民事漫不經畫  
 所致以上二事因漕運所關臣既目見不敢置之膜  
 外隱默於

聖主之前為此密陳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 臣 王圖炳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臣自在京三載以來伏觀我

皇上朝乾夕惕致

天勤民無刻不以乂安億兆為念無刻不以治隆堯舜為心  
 念念至誠無非脩己以安百姓心心昭格業已感孚

驗於瑞徵凡内外大小臣工固皆親被

聖人之化中心悅而誠服之至矣惟是革野諸生識限方

隅或猶多狂瞽之見好為誣訛之辭然貢監生負尚

有教官約束不時考課訓飭猶能知所忌憚即有下

愚不移之人類皆庸碌無文不為士林所重若輩之

搖唇鼓舌正如犬吠狐嗥不足重輕獨有在藉閒居

之科目翰林身躋清華素膺文望自負當代之才華

優游林下歲月蕭閒既無職守以羈束其身心又無

官長以統轄其行止率其恃才傲世之性或私自割

記訛傳謗議無根時事遠為詩歌寄託諷刺者恐正

復不少但事既無憑不逢敗露終難查究臣愚以為

此等閒居之科甲翰林皆當查其年未老邁向有文

名稱譽者咸令來京於備書館上効力不應聽其投

三五二 談部察議具奏

奏

協理陝西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紀錄三次臣王鳳城謹

奏為大臣違規停種得往京師請

勅處分以重倫紀事欽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大小臣工理宜遵循禮制以爲

民表率乃有原任通政使桑思誠於雍正八年

三月初三日在京間詐下親分憂意不回籍守

制以盡子道未經奏有

諭旨概敢潛往京師迄今兩載與臣所會相避見其

朝夕出入則頂帽吉服車馬僕從仍如現任陪

不為怪且於雍正八年十月三十日九年十月

二十九日恭遇

萬壽聖節張懸旗幟穿朝服至

乾清門奏期見之許其善說又於雍正八年十二

月內張懋誠主婚嫁女與今湖南按察使胡漢

之子九年九月內又嫁女與捐納知州沈銓是

日皆門庭結綵鼓樂喧闐違制居喪婚嫁聞者

為之訝異似此行止乖張殊屬有虧大節竊恐

將來京官效尤丁憂不回籍守制志視履履風

化彼聞今臣家

聖恩簡用御史奉列言官不敢不據實奏

聞伏乞

皇上勅下知該以為違制查行者或并請將內外大

臣官員聞訃丁憂未奉在任守制也

旨而不同籍守制潛住京師及遠遊任所者作何處

分增入條例永遠遵行庶儆紀克乾而士行民

風益歸於厚矣謹

奏

三五三

奏為欽奉

刑部陝西司郎中兼左現審司事臣王繹曾謹

上諭事竊臣有表弟顧師仁係浙江杭州府仁和縣  
副榜教習候選知縣年二十八歲為人誠實處  
事明敏今現在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居住謹此  
保

奏

六年五月

命往河南試用

三五四

署理國子監司業翰林院編修臣玉蘭生謹

奏為辨別常服制度以崇節儉以興禮讓事欽惟我

上

德備中和

道隆參贊崇節儉以範世興禮讓以化民蓋使萬方臣

庶安分樂業一道同風也謹按公服之制各有等級

三五五

署理國子監司業翰林院編修臣王爾生謹  
奏為敬陳末議事欽惟我

皇上

仁義兼盡

教養咸周本大公之心行至正之道凡所以肅吏治而  
善民風者固已如天地之并包日月之悉照矣乃猶  
令諸臣各陳所見按日進摺臣愚陋無識忝與班末  
敬輸管見竊有陳請者在銷毀淫辭播揚善行以杜  
人之邪念而發其本心也夫義理之心人所固有情  
欲之私亦不能無况愚民無知動以道義則善念生  
誘以邪僻則私心起伏見淫辭小說之類久行禁止  
究未悉停臣愚以為司牧之官宜曉示舖戶凡戲文  
小說開單呈送為之區別有忠孝節義勸善懲惡者  
准其市賣更申文存案便於稽查以防假托其誨盜  
誨淫害俗傷教者限以時日悉令焚毀亦勿苛求如  
過期不毀違令出賣者重治其罪如此則淫辭悉去  
凡下里歌曲街談巷語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事  
蹟聲情雖著老童穉亦感動歎欣其存心行事可以

至於常服未有定制世俗之人喜為華美以相誇耀  
是奢侈之原即僭越之端臣愚以為官民常服宜做  
公服之制別其差等如有職者其常服之制帽頂上  
許定一珠或一寶石其珠與寶石之下用一金銀薄  
片作托皆按質與色以別其品外掛背後定一綵緜  
袍袖口用錦或用緞綠邊亦按質與色以別其品若  
舉人貢生監生生員與官員子弟帽頂上但定一金  
銀圓片作托外掛背後定一綵緜袍袖口以袖綉綠  
邊亦按質與色以別其等至於農工商旅以及衙役  
等項帽上不許用珠玉寶石金銀外掛背後不許定  
緜緜袍袖口不許綠邊犯者各有責罰亦不許官吏  
借端煩擾使公服常服俱有定制尊卑貴賤一望可  
知則世俗之人欲以華美相誇耀者將知其無益而  
自止是亦崇節儉興禮讓之一法也拘迂之見如有  
可採伏望

勅部詳議其制臣愚陋未知當否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臣謹

奏

齊化古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此或其一端也

臣愚陋未知是否伏候

皇上裁定臣不勝悚慄之至謹

奏

三五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五王蘭生謹

奏為敬陳利弊市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有利於人民者必興有害於人民者必

除次第舉行既已詳悉周至矣微臣幸生

聖人之世得以進言謹就臣數年以來見聞所及心思所

到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陝甘流徙之民宜酌定懲誘振贖養捕逃之法

以除民累也陝甘兩省有安插流民之例各縣約

有數十名不等其安插之法亦各不同大禁約束

稽查在官而上守多在民就流民之中有自貧其

力者有賴民養贖者有安分謹守者有刁悍無忌

者間有逃走官加處分而上守協助之良民共

數十家俱投累難堪臣竊以流民到日果無以為

生其養贖之資宜出之於公項准其開銷不必取

之於民則良民無贖養流民之累矣至於捕逃果

無勾通故縱情弊但將主守本人照例責懲其贖

拿之責專屬於官吏不許攬擾及民則良民無捕

逃之累矣又於流民到日即立簿稽查或自食其

力或待養於官或悔過自守或復有過犯俱詳細

登記年終造冊中送各上司衙門存案有自食其

力十年無過者督撫核明造冊送部該部查其原

犯情罪應否即可原宥或應再加數年無過亦准

原宥或終不可原宥供分別詳細註明看語要照

請

旨遵行若發遣後有過犯一次二次者除懲儆外每次是

其官部二年其有過犯三次者除重懲外終身不

許當部若有釋之後再有過犯俱加倍治罪如是

則流徙之民皆有所冀而為善復有所畏而不敢

為惡則天下無不可改之過亦無不可化之民矣

此法是否可行他省應否一例伏祈

皇上聖鑒勅部議覆施行

一數省輪派府州辦銅之法宜少如變通無不致有妨於吏治民事也夫一府並直隸一州所屬之事專在知府知州臣在江浙巡試所到之府州見有胥役怠玩諸弊差遲延者多由府州公出辦銅之故又有限期已迫心志散漫諸事勉強支吾不無訛錯伏思府州官之短長在撫字勸課刑名錢穀之能否難責以貿易之巧拙况銅斤出自海洋其到來之遲速實難預定該員即離任守候力無所施加以懲儆亦不足以為勸戒且辦銅本以利民使司牧之官辦銅先有妨於民事似宜畧加變通或選用大賈或仍歸關稅或特設專官或責成督撫使各邊專員委辦總期於吏治民事全無妨礙方為盡善臣愚陋所見未知當否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一直屬各衙門胥役須嚴加申飭立法防範方益見肅清也凡胥役所謀習傳授者皆作弊網利之方至辦事時弊置之多寡恒視本官之才力為消長再較論各衙門大概弊端之最大且多而難除者莫如藩司衙門為甚以藩司為一省錢糧之所會萃亦諸事之所經由凡一省之招租投槍機巧狡毒者多盤據於中其所需索分規陋例相沿已久

彼不以為貪人亦不以為狠若少有拙意伊必合力以欺之百方以掩之是以府縣官吏胥唯唯聽命也就臣所知者如舉節孝一事別衙門使費或有無多寡不等藩司衙門胥役分規最少者亦須銀二三十兩方得申詳題請即此以推他事可知矣臣於二十年前曾聞尚書楊名時為直隸巡道關防嚴密諸事肅清書吏不能作弊當時巡道即日下按察司也臣嘗叩其所以大略在於能使幕客家人俱不敢與書役勾通又能令書役不能與外人互通信息凡事到來俱按理剖斷即速施行無他法也臣愚以為若再嚴除缺主驅逐外班亦屬有益伏祈

皇上飭諭督撫與藩臬各須實心加意釐剔再祈

勅諭九卿有曾為督撫司道並府縣官深悉剔除之方者

各獻所知以待

皇上採擇施行庶虛役之弊實俱息而庶政庶事皆理道之流行矣臣謹

奏





做有不同似有宜于推廣者臣請為

皇上敬陳之查廣西通省漢少彝多凡為佃種窮民

類皆至愚極蠢終歲力作止知將每年應交業

戶之田租照數交足至于所種之田其為畝數

若干畝之田應納錢糧多寡皆不知也若照額

完錢糧之數分作十分以七分豁免業戶以三

分豁免佃種之民誠恐業戶隱報之多以為少

如據佃種之田本應完納糧銀一兩而業戶

謊稱納糧五錢止照五錢之數免租是佃民應

完三錢之租僅免一錢五分矣況田糧完至一

兩者佃種之民亦須數家于數家之中各派分

數照攤免租又恐業戶借來作西移中就乙任

意欺騙佃民既無憑不晰地方官又難以查察

未免弊竇叢生可否仰請

皇上于定例略為推廣不必按錢糧之數分三七蠲

免但就佃民應納業戶之租合計十分減一如

佃民應納田租一石不問業戶完糧多寡于本

年均減租一斗則為業戶若無從欺其佃民而

佃民莫不均富實惠至于業戶每過

恩免之年既得九分之租而止納一分大耗亦皆寬

然有餘是合一省之貧富膏腴相與合滿鼓視

嬉遊於

堯天舜日之中矣臣因惟廣積

聖祖仁皇帝澤及萬世之深仁更仰體我

皇上思過窮黎之厚德不揣冒昧妄請

天聽臣再查三分免錢糧之一分免租其佃民所完

之數亦大略相符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太僕寺少卿仍兼巡視北城御史 尹春謹

奏為敬陳末議事竊惟錢糧最禁虧空防範端在

盤查定例州縣倉庫錢糧令該管府州年終盤

查又下時盤查其法至善而報虧空者仍有

一由州縣於將臨盤查之時巧借曲那多方掩

飾一由該管上司或查不精詳墮其欺混或顧

惜情面暫為姑容是皆不肯若於定例不實心

遵守奉行 臣 愚以為州縣之該管府州各有盤

查專責仍照定例遵行外每年不物何時督撫

再行選委海運府州親臨展查如有虧空立即

揭報無則照例出結送部查核倘查盤之後於

一年內仍有虧空發覺者將承奉府州一併議

處如此則鄰近之府州既無黨屬相顧自然無

所瞻徇又知關係已之處分必不肯代他人受

累自必實心奉行嚴加盤查而州縣之有虧空

者常恐一時不及彌縫亦不敢下急為全補或

稍於盤查倉庫錢糧有益 臣 一得之愚是否可  
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三六〇

內閣大學士 臣 尹春等謹

奏為請

旨事 臣 等將八旗佐領名號恭擬漢字楷摺呈

覽奉

旨著選二百嘉吉清字欽此 臣 等今將原擬保合恭

和萬國咸寧八字兼擇清字又恭擬二百嘉吉

清字無譯漢字繕寫一摺并將八旗佐領名號

之上下字配合繕寫八摺恭呈

御覽候

欽定後交與兵部通行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包衣佐領察哈爾佐領令其遵行其各省駐防八旗佐領亦俱照此擬定字樣次序上加駐防地名一體遵行為此謹

奏請

旨

三六一

奴才尹繼善謹

奏為

旨保舉事今舉得現任內閣中書盛○齊○鑲白旗滿洲平珠佐領下人品行端方辦事勤敏因係奴才母舅之子素所深知理合據實保舉謹

奏

三六二

奴才尹繼善謹

奏為

奏聞事奴才賦質庸愚吏治未諳荷蒙

皇上天恩命著臬司印務刑名重寄事件紛繁朝夕

兢兢時以不能勝任是懼幸賴

聖訓精詳奉為法守惟有天勅天誨無隱無欺勉竭

犬馬之微忱仰報

法思於萬一所有筆高廉羅道王士俊揚官違禁賊

四二六

阿克敦由庇方願與勅擇一案以會同審布  
政司王來等已經訊明督撫將軍尚未會審誠  
恐回

奏稍進政考

天心遠注謹先將始末情由據實

奏明查得廣東一省各衙門投充典史皆由布政  
司給引視缺之高下定規禮之多寡自數百兩  
以至數十兩不等名為督撫布政司三衙門公  
費其銀布政司充收月終分送督撫因循陋規  
已非一日其黃江廠典史缺係經管稅務舊規  
督撫藩司各二百兩因其缺美孝長茂投充時  
官達竟不詳查重役索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准  
充給引此銀送阿克敦常查各二百四十兩其  
餘皆官達所得此官達多索規禮重役貪賊之  
情節也阿克敦身為大臣屬員貪污刑宜秉公  
審斷但因此項陋規不能革除業已分交研鞫  
執法故以揭官達之事而仍批官達審理後因  
王士俊詳請改員科詳文挖補改批兩司會審  
並將後詳竟不批發攜往廣西以掩其迹則其  
有心袒護已屬無疑此阿克敦由庇官達之情

節也方願與之揆意勅擇口舌傳言雖無確証  
而已自詎到王士俊高所談及此事則其動解  
已屬有因況未及三日阿克敦即將王士俊

題恭兩司各樓役看守而方願與又將改批詳文

倒提月日情弊顯然此方願與由意周旋通同  
徇庇之情節也總之阿克敦諸事優容不能寬  
心辦理已難逃

皇上洞鑒官達為人直率辦事糊塗內則幕賓作樂

外則書吏妄為以至顛倒錯悞諸事不守方願  
與極有才情但心術難信楊文乾往福建時痛  
哭流涕不忍相捨及與常養阿克敦文好又竭  
力逢迎設法排擠楊文乾同官之中不忍與泰  
黨職性性播弄是非互相猜忌竟至司道大員  
而彼此日以傳舌開氣為能者去年官場之情  
景至今猶傳為笑談夫阿克敦之袒護官達之  
弊職方願與之迎合固皆無可置辯在王士俊  
詳揭官達迹似為公而究其根由却因王士俊  
書辦鄒遜之親戚孝弘材謀充典史王士俊准  
呈取結官達偏袒取孝長茂以致互相爭執憤  
激而成此又起釁之由公私之辨廣東合省人

人共知者雖屬案外情節 如才交

恩深重自天恩誠凡有所知言無不盡斷不敢瞻前

顧後藏頭露尾有一毫欺隱一字含糊為此據

奏奉

閣議

奏

每身是為可嘉也 一果於事 以公心 以公方不食  
其 其用也

三六三

如才尹繼善謹

奏為敬陳礦使情形請處分以清盜源事 啟

皇上宵衣旰食念切災黎錫盜安民光闡

聲靈雖海隅日出神恐一夫不悖其所賦歛璫斯世

於休和登群生於杜席也竊查廣東一省盤錯

萬山易蔽賊盜往往數百成群噴聚林麓其本

地匪類名為赤徒外來村人名為黑馬為首者  
謂之大哥二哥有情願附從者有捉拿入夥者  
聚集多人肆行無忌如化山電白山龍門汛  
各案已經

皇上訪聞去冬以來又有長步山大哥藍李暖既來  
拒捕提兵又有湯春全坑山聚集多人為首者  
泥名新興二伯又有惠州府為一百餘人由龍  
川峯頭噴出山搶掠獲入黃石山等案陸續通  
報現在督撫無不協力同心特飭嚴緝任細查  
其聚集之由大半皆由偷礦而起廣東省內銅  
錫各礦可採者隨在皆有或數十人或數百人  
聚夥偷挖謂之礦使然雖處處最易為非特而  
米糧不暇則大奇連入下山橫行劫掠如遇違  
搶則公然拒捕皆由州縣及防汛各官平日惟  
求地方無事苟且姑容因循縱養此盜賊所以  
公行無忌也查開礦一事總督孔凱均前會條  
奏經九卿以刑少當多宜永行禁止奉

旨依議遵行在案乃有禁止之名無禁止之實有礦  
之山處處偷則偷礦之人在在為盜若不早為  
除滅恐貽累民生以至惡竊謂欲清盜源

當先絕盜竊欲絕盜藪當嚴定處分仰請

皇上勅下督撫提鎮凡深山大谷曠徒皆藏盜賊

聚之處務使文武各官遍行搜尋嚴加驅逐其

有不服抗拒者立刻撥兵剿捕務盡根株嗣後

倘有地方官苟且姑容仍聽聚眾至百人以

上者經上司查叅比尋常失察之例從重治罪

倘平日姑容聚成夥黨以致下山擄掠者比尋

常盜案疎防加倍議處即於到處發覺務究其

平日聚集之所將該地方官一併議處庶各官

稍知儆惕而不致眼容盜賊亦無地容留而不

能結黨矣走否可行伏乞

奏

山嶺匪徒知者內中有難處處以可聚匪督督力  
中行一事小需云通令一律徑自督督

三六四

奏為

奏聞事總督孔毓均地撫楊文乾接到和碩怡親

王大學士張廷玉來字內開奉

上諭着查審去年督撫將軍串通欺隱各盜案轉行

以才會同署布政司王養辦理仰見朕

皇上日月照臨無微不徹民生念切無遠弗周以地

方大員受封疆重任尚忍通同欺隱致令盜賊

公行擄掠之下稍有入心者亦皆惶悚難安以

才等衷公唯查去年各案或通同隱諱或任意

充結將案宗刪改多缺漏不全現在帶案核對

提犯質審已無不實情等語查與

皇上訪聞絲毫無異但供逐件查清督撫會審四

案尚需時日以才係承審之員又值請

安之便理特查出情由先呈

奏覽

一奉查從化山嶺取木料被盜搶擄差役一事查

將廣南韶道林北惠差役何美奇在從化山嶺

買木料於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被賊六十

餘從擄去一十二人先放回四名餘要限取贖

及報官追拿群盜知係奉

旨捧買木料未敢索銀隨即故回經惠州協都司

擒斬賊一十九名獲賊二十名阿克敦將賊犯

發按察司審訊業已供明因曾行劫到某分發

從化長寧二縣審擬並未

題恭及總督孔毓珣四任始恭疎防而原報賊

擄人勒贖等情疎防文內經原任按察司方順

瑛刪去未經叙入止稱一十餘人擄去酒米等

物現將原盜審明

一奉查龍門子汛被指軍營阿克敦勒令減報盜

數審作兵丁驟然被竊一事查得去年三月二

十一日龍門子汛被賊一百餘人劈柵而入指

刺軍器營兵不敢對敵任其擄掠而去已經通

報阿克敦因係督標之兵令改報一十餘人作

為贖然偷竊後陸續拿獲賊犯黃玉樓等十餘

人阿克敦囑令肇高道王士俊及府縣審作同

夥一十二人營兵贖然偷竊器械加責發落兵

丁千總薄行責革隨將盜首黃玉樓等五人枷

號竟不

題恭奉率充結在案今咨行拿獲賊犯魏學寬等

十餘人到案審供同夥一百餘人係盜首黃玉

樓等黃善等時合外來賊馬打劫龍門汛擄奪

軍器營自認不諱訊之兵弁咸供毫無不欺出

款並非贖然被竊阿克敦督令改報單是實肇高

道王士俊見奉

旨行查將去年囑令審作竊盜情由出首此案業已

查明

一奉查電白山大盜一日連劫二十七家料疎勇

劉耳一事查去年電白報呈於五月十一日

強賊多人聚黨竄掠連劫三村蔡文瑞等二十

七家壯丁被捉到去兩耳故回審信此事大盜

非尋常可比阿克敦並未

題恭後孔毓珣四任始恭疎防而原報二十七家

壯丁到耳之處方願瑛盡行刪改叙作行劫

四家打傷壯丁等語今已拿獲賊犯一十六名

供同夥一百餘人連劫三村劉耳等情先定

一奉查將軍標下兵丁窩盜獲賊將軍不卑不治

囑令審作誣良一事因署廣州府胡怡於寓所

被竊書函縣捕獲於民人胡仲德舖內查得該

衣二件據稱向不識姓名之人買當索贖回現



有那人葉老九同見捕役隨同葉老九認覆書  
 案之人係兵丁張萬良護錄移文將軍標右營  
 許軍名報行軍以控拿官兵不肯報發埋事  
 願審訊萬良屢審不招該廳兵詳將軍仍不奉  
 報有心偏護以致干証復罪脫逃著撫常春亦  
 至若周開慈某不結命將張萬良竊盜情由已  
 經審明其馮金雷作証良之處現在查訊  
 奉查常春營中收盜將留匪領鎗失去向將軍  
 借用一事查去年三月十九日常春營中被竊  
 鎗去衣箱二個傳守備中軍哈喇夫去責所包  
 鎗起必查查回後因直輝無踪俾鍾匠盧沃漢  
 進署配鎗令攝鍾匠供稱去平常著撫家人叫  
 進衙門見黃皮匠上面有個未字側旁兩圓領  
 用鐵配鎗是實隨將如何借鎗之處當訊將軍  
 准將軍當稱上年三月內常春撫因搬移公館  
 尋不着  
 諭留鎗鎗通有安事覆奏親來借鎗起用各以一領  
 配有一鎗若可彼此通融  
 皇上又何須各目頃給當行鎗起取者鎗起大用不  
 得隨即到去等語則常春向石禮哈借鎗是實

三六五



以上各款大端已具除供徹底查明著詳督撫  
 會核具

題外合先據實奏  
 閣議

奏  
 此才何所勉之能為此存心將未刃者不可因事併  
 千多年一人物何足自奉自棄竭力勉之宜仍十  
 志

故于尹題事謹

奏為裁減雜費羨餘事竊查刑部飯食銀兩一項  
 定例各州縣每年各解按察司衙門案送刑部  
 不宜以公充公足敷所用而止廣東每年解部  
 飯銀費用及差官解役盤脚共用銀二千二三  
 百兩備辦秋審賞給犯人並心紅紙張需銀六  
 七百兩但各州縣必不能解足約共三千五百  
 兩之數足敷所用乃准前法按察司方願填移

父母開從前每年竟派至六千兩之多自雍正  
 五年三月起至十月止方願竣任內共獲收過  
 銀五千三百餘兩除解部使費及秋審等項公  
 用外其餘二千餘兩盡係私用支銷此仰祈  
 聖恩至深至重即水鏡自持尚恐無以根柢於萬一  
 又何敢因循微規私派已據將刑部據天每  
 年各州縣止令共解銀三千五百兩其二千五  
 百餘兩盡行裁減已將前司多收銀兩及裁處  
 數目詳明摺摺謹此奏

聞

此查心竟不逾攝廉存必思挂任難於從事也

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 清安 怡悅 喜用 萬色

內閣侍讀學士署理江蘇巡撫臣尹傑善

臣尹傑善謹

奏謹將委員陳陸誠等恭奉節葉事由閣錄恭呈

仰覽

陳陸誠試用知縣委署江陰縣印於雍正六年  
 正月內陞前撫臣陳時夏以向以書役承夫  
 恭奉清經督臣范時偉審明並以同知清事  
 應照夫翁銜從化職一兩以上律二級調用  
 現據部覆任內經手錢糧已結交代清楚  
 雖據該試用知縣委署常州府印因清奉自任  
 失於防範酌恭奉職現在江省交代

嚴接原任金價和款雍正二年清糧徵兌該

運以災漕那乞前撫臣何天培飭革情經全

完經督臣查飭均具題開復部覆因尚有漕

項地丁未完夫察銜後紀職革職此案開復

准其註冊任內經手核撥已竣交代清楚前

撫臣陳時夏奏留水利功

江之漕原任元和知縣於雍正四年量糧宗

案業內經督臣彙奏部議革職又因原任太

倉州知州王利維知貢項名武童孫等病故

童生趙昂千等不法開闢州堂經前撫臣陳

時夏委令稽查之碑誤聽萬店之言半廢所

恭革職註冊任內經手錢糧已竣交代清楚

已奉旨矣

三六八

臣尹繼善謹

奏謹將要存懷家人王國臣開出親是借欠等項

照依原開姓名繕摺恭呈

御覽

計開親送  
烏爾蘇省後進  
松杞

松杞 共銀送銀一萬四千兩

松杞 共銀送銀五千五百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一萬三千五百兩

松杞 共銀送銀九千四百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一十八萬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三十一萬三千兩

松杞 共銀送銀八十八兩

松杞 共銀送銀九千四百六十六兩

松杞 共銀送銀二十七萬二千兩

松杞 共銀送銀八十六萬兩

松杞 共銀送銀二十二萬六千八百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一千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一十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兩

松杞 共銀送銀三十五萬六千兩



耿公忠	耿學俊	李斌	李涵德	許國柱	徐廣昌	趙五十一	錢以復	劉仲甫	李允復	李水福	李旭升	色爾圖	穆和倫	徐元夢	白漢	高保	林英	鄂海	巴儀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八百八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七百八十六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五百七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零四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零三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五百八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八百七十四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一百六十六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四百零八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二百五十六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七百二十八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一百九十二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三百七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六百四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八百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二百四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七百二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七百八十四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零八十兩

常景	傅紳	湯吉曾	王項齡	蔡升元	張廷樞	郭林	王金靖	薄有德	李光地	汪	黃東欽	李桂林	湯錦	陸煜遠	登德	孫柱	李華之	王英清	楊存理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三千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六百八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四千五百五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七千五百四十八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三千七百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五百二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五千一百二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四百零四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八百九十六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五百六十六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五千八百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七百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四百六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五百三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六百五十六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五百四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四百四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一千三百四十四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七百六十兩	原任江蘇總督 共銀送銀二千六百七十兩





青德福 共銀五百兩  
 劉蔭桂 共銀四百兩  
 塔拜 共銀四百兩  
 孫文成 共銀四百兩  
 曹頌 共銀四百兩  
 陳世安 共銀四百兩  
 高怡 共銀四百兩  
 王景曹 共銀四百兩  
 趙世顯 共銀四百兩  
 鄂克蘇 共銀四百兩  
 歐陽謹 共銀四百兩  
 甘國培 共銀四百兩  
 胡俊 共銀四百兩  
 張大交 共銀四百兩  
 巴顏太 共銀四百兩  
 張建策 共銀四百兩  
 去 共銀四百兩  
 安森 共銀四百兩  
 仲保 共銀四百兩

伍格 共銀四百兩  
 阿琳 共銀四百兩  
 鄂公 共銀四百兩  
 阿公 共銀四百兩  
 佛大人 共銀四百兩  
 高其但 共銀四百兩  
 陳毓年 共銀四百兩  
 梁文煊 共銀四百兩  
 朱斐文 共銀四百兩  
 祖應宸 共銀四百兩  
 龔榮 共銀四百兩  
 陳敷德 共銀四百兩  
 馬世勳 共銀四百兩  
 施世范 共銀四百兩  
 傅作棟 共銀四百兩  
 馬禮善 共銀四百兩  
 徐樹庸 共銀四百兩  
 黃規光 共銀四百兩  
 查克旦 共銀四百兩



李老公 共銀送銀六百兩  
 李三 共銀送銀十一萬五千八百兩  
 五老公 共銀送銀一千零六十四兩  
 麻芳 共銀送銀一千七百七十兩  
 六黃帶子 共銀送銀四百七十兩  
 周英貴 共銀送銀二萬零七百七十兩  
 楊珠 共銀送銀二千兩  
 馬世輝 共銀送銀二千兩  
 金以車 共銀送銀二千兩  
 哈姓 共銀送銀二萬五千六百兩  
 薛姓 共銀送銀四百兩  
 陳錫 共銀送銀八百兩  
 劉老公 共銀送銀二萬六千四百兩  
 傅大人 共銀送銀二萬六千四百兩  
 兵科楊存理經手送銀科道三十六人共銀  
 二千三百七十六兩  
 禮部傅郎錢以惟經手送銀科道三十一人  
 共銀二千零四十六兩

計開有券借欠  
 郭朝祚 係原任松江同知  
 借銀一千兩

張景傳 借銀三百兩  
 郭景辰 借銀一千一百兩  
 計開無券借欠  
 甘國璧 係雲南巡撫  
 趙友榮 係原任寧昌府知府  
 劉地琛 係廣西道司  
 南天培 係雲南總兵  
 陳志默 係浙江督政司  
 劉蕃 係陝西學道  
 海寶 係封上府林  
 張管 係江西院州府同知

三六九

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躬甚安且父仍甚健好御好康

雲貴廣西總督臣尹繼善

三七一

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仰祈康慶且父甚健健好

雲貴廣西總督臣尹繼善

四三八

三七〇

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且父甚健好御好康

雲貴廣西總督臣尹繼善

三七二

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年大得凡百如意

雲貴廣西總督臣尹繼善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文宗謹

奏為敬陳沿邊見聞所及仰祈

睿鑑事竊臣蒙

恩典試閱中丞思多所建白以報

主知無如性質庸愚見聞不廣僅有三事畧知

大槩謹為我

皇上陳之一聞省山隸引鹽宜令折中定價也

查開省去歲裁鹽院以後沿海窮民有挑

背負者任從與販即於場灶究探值鹽多

買少之時官即照時價買貯餘鹽聽鹽販

陸續買去沿海窮民得所鹽價亦平惟離

場灶路遠各縣難經督臣行令減價十日

一報究未有實意奉行者且於驛路所經

逐處細訪惟水口驛鹽價六文滿城縣鹽

價八文與去歲價值相符他處多擡價三

四文不等驛路鹽價如此山僻各縣可知

折

勅諭督臣無論官運商運引鹽務計州縣路程

之遠近場灶出鹽之多寡折中定價行令

各州縣實意奉行雖毋勅所減不過三四

文合道省一歲所食之鹽計之窮柳僻壤

所省者多矣一禁止浙省私鹽宜思變通

之法也且過浙江地方開去歲沿海一帶

薄收窮民多赴場灶販鹽糊口禁之不從

捕之不止今值浙省雨水調勻農夫力作

之時祈

勅該撫諭令歸農其有不能盡歸農者似宜暫

做開省鹽法或令其即於場灶納課以開

資生之路或以官銀買貯餘鹽以杜私販

之門是否可行并祈

勅該撫會同鹽臣商確至當奏請

睿裁一鎮江以下運河急宜及時開濬也查鎮

江口以下一帶運河原係開挖所成無洪

派灌注淺處既多開濬宜分緩急如江口

雖係淺水猶藉潮水可以行舟吳江石門

雖皆有淤淺之所但近日浙江八衛五所

糧艘至塘西吳望揚州丹行西溪至平望

高石橋復轉入東溪而行抵蘇州甯帶橋

始歸運河達鎮江是此數處均非開濬所

急也惟丹陽縣所屬七里橋至林口共十

里於淺大甚常州府至高橋共八十里徹底淤泥糧艘過此每每遲延誤漕起利滋擾向例今地方官設法每年一次撈淺隨撈隨淤究無益於運道不如急為開濬為一勞永逸之計也開濬之事且以為當屬總河督理以江甯鎮道一缺兼管河工擇熟悉河務者為之河員之趨事既熟其修河之器具亦備相時審勢先後開濬自爾費少功多雖開濬所費不貲無妨暫開捐例許士民捐納頂帶貢監既無關於名器又有益於工程實公私兩便至於東南田畝全賴支港旁渠流通灌溉近因河水淤淺不能內灌淤塞亦多吏當令地方官設法疏通者也且甬涉河干安設河務恐未足以濟實用可否

功兩江督臣會同河臣酌議伏候

睿裁為此理

奏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國子監司業臣文保謹

奏鑒事竊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三年一次比尺或另戶開戶養子等項該佐領造具清冊咨送戶部一本存貯部下一本存貯佐領比尺則佐領與項佐造冊更替或有從前不肯之從佐冊行私任意改註冊開戶與養子而改為另戶者有之造冊久日深無憑稽查以致佐領下有從此首告誤將訛詐之事及於部冊查對往往多有不符是皆由於佐領雖有冊籍而無印信珍蓋之所致也謹蒙

皇上洪恩令臣兼管佐領又查佐領下冊籍始知冊籍不清實爭訟之端所由起也且請嗣後遇比尺之年該佐領將另戶開戶養子等項逐一據實造具清冊出具保結申送參領參領呈送部統查核清冊冊籍遞寄按察使查用部統印信於蓋除咨送戶部存貯外一本存貯佐領以備查核三年一次永著為例如此則既有

印信可憑雖有不肖之徒無由作廢行私任意  
改註而佐領下獲此首告挾持此舉之事可以  
永克而人心風俗且日歸於厚矣 一得之見  
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三七五

協理河南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方觀謹

奏為遵

旨敬陳事 臣竊思

朝廷所信任而倚毗者內而六卿外而督撫分相  
等也乃六部近在

輦轂之下滿漢堂官同辦事件猶令科道逐月稽

察而督撫統轄外省凡事皆自專主無所監察

則無所畏忌或有之官雖有糾彈之責定  
例不許以風聞言事聞有傳聞無從覈實難以  
勘論舊制設巡按一缺以分其權具有深意自  
議裁之後地方事務皆歸督撫而一切自由矣  
且愚以為巡撫專制一方總督則兼轄兩省道  
里遼遠耳目多所不及所屬官易生欺蔽難  
在賢才難免過誤況官高勢重率多自尊自用  
人莫敢違又或受憎任情係科甲則徇徇科甲  
係旗員則徇徇旗員係蔭監則徇徇蔭監若非  
同途則深相嫉惡藩臬以下承意從風大分吟  
域因而舉劾或不得其平甚則有不應陞之官  
而越次題陞者有應離任之官而違禁保留者  
有應調補之缺因其寒者而請歸部選者有不  
應題補之缺而坐名題請者有藩臬等官屢揭  
之劣員而不肯題參者有先行題參而後補取  
藩臬等官即揭者有一時觸怒或受人讒毀砌  
款題參者有初參甚重其後事解怒平從輕歸

結者至於地方事件有奉文禁止而仍舊公行者有指稱舉行而仍舊廢弛者刑法則有人命重案許下司之懇請竟行外結者有犯罪之人不依律科斷而非刑致斃者倉庫則有以空報完者有以侵報挪者生殺予奪權自己操市恩作威其來舊矣哉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

諭旨森嚴自應人知凜畏又現在奉

旨令督撫等官將雍正元年以來凡奉

上諭及條奏准行之事有無成效分晰具奏自邀

聖鑒但信之於空言莫若徵之於實行且請仿漢代

遣使循行郡國之法

皇上特簡素所深信廉直公正之大臣分巡各省將

該督撫平日所行現今所奏事件是非虛實詳

查確奏其統轄地方所辦之事仍照巡按舊例

舉行惟官秩既尊應兼都察院職銜從前之

差遣御史權位差重體統俱照巡撫行則督撫

有所顧忌凡事益加說慎而僻遠州縣刑名錢

穀有無弊病以及方員處吏勢宦土豪有督撫查察不及者接臨所至均可詳加考察逐事清理矣似於吏治民生有所裨益若巡按官通同徇隱或奉職無狀加重治罪此後或數年一舉或偶遣一人不拘衙門不由部擬出自

聖衷則無可揣摩以杜預圖交結之弊是亦永行肅

清之一術也且下介庸材無所知識遵奉

聖旨不揣愚昧敬抒所見伏祈

皇上睿鑒臣不勝悚惕之至謹

奏

協理河南道事浙江原性幾損御史臣方觀謹

奏為遵

旨敬陳事 臣仰見我

皇上朝乾夕惕整飭萬幾一切政務罔不上勞

宸慮經畫周詳至矣盡矣伏奉

聖旨令科道御史將內外朝政吏治每人條奏一摺

臣竊思違言之弊在局外者雖華辨而少實在

局中者雖淺近而易明蓋可聞之不如目擊意

揣之不如身試其勢然也今團治之道先自內

始大小政事布於四方而統於六部六部之事

理則四方之政行乃各部諸司款項繁多務期

斟酌盡善永為如身歷其事者純析言

之斯其委曲纖細之處麻播廢損可洞悉而靡遺前奉

旨令刑部司官分日條奏業蒙

聖鑒交部詳議臣愚以為吏戶禮兵工五部雖不比

刑名為最重而政事所由出關繫均非淺鮮其

各司事件有堂官不能盡知者亦有知之而不

能盡言者惟司官逐事辦理知之必深而言之

必切請

奏為遵

旨薦舉事今臣舉得現任雲南宣威州知州張漢係

四川潼川州人由貢生出身人明白品行亦端

七年十月用重南同知八年六月用廣西知府

奏

勅令五部司官亦照刑部將本部事宜各行條奏則

其間利弊至纖至悉無微不至應行應改一日

了然而司官之留心部務辦事明白與夫昏庸

草率者其優劣亦可從而察見矣臣智識短淺

無足仰贊

高深於萬一敬陳管見伏乞

聖鑒謹

奏

管理戶部坐糧廳戶科給事中加四級臣方觀謹



三七八

奏請

皇上聖鑒

履安奏摺多神法

貴州按察使 方 題

三八〇

奏為

兩廣總督 臣 孔 瓶 均 謹

三七九

奏為遵

唐事府右春坊右中允 臣 孔 泰 謹

○

旨保舉事 臣 看得國子監正紅旗助教 朱 蘭 臺

人老成辦事慎謹

奏

四四四

奏為

奏明分賠廣西司庫俸工銀兩事 據廣西布政使 郭 銜 詳稱 粵 西 雍正 元 貳 兩 年 俸 工 銀 兩 雖 非 提 解 耗 羨 之 項 歷 年 藩 司 支 用 內 有 資 因 公 事 用 去 應 准 開 除 并 前 司 黃 叔 琬 情 願 獨 賠 若 毋 庸 置 議 外 如 黃 叔 琬 任 內 支 送 主 考 銀 肆 伍 拾 兩 應 同 前 撫 院 甘 汝 來 分 賠 又 前 撫 院 李 斌 支 用 銀 壹 千 柒 佰 壹 拾 陸 兩 前 撫 院 甘 汝 來 支 用 銀 柒 佰 伍 拾 肆 兩 壹 錢 除 黃 叔 琬 認 賠 一 半 其 餘 銀 兩 應 造 冊 報 部 訊 明 李 斌 甘 汝 來 著 落 充 補 本 司 又 查 雍正 元 年 肆 月 內 前 司 王 沛 擅 支 銀 壹 千 柒 佰 兩 送

恩 科 主 考 朱 曙 孫 德 齡 程 儀 雍正 元 年 伍 月 內 前 司

張 若 需 支 銀 捌 佰 捌 拾 兩 送 項

詔 大 人 李 據 進 京 路 費 陸 月 內 又 支 銀 捌 佰 捌 拾 兩

送 齋

聖 訓 大 人 布 顏 圖 進 京 路 費 前 任 藩 司 劉 廷 琛 子 廉

正元年恭月內支銀捌佰捌拾兩送領

詰大人世賞程儀又于雍正元年拾壹月內支銀捌

伯捌拾兩送齋

勅印大人齊勤程儀又于拾壹月內支銀壹千壹佰

兩送齋

詔大人索柱程儀又于雍正元年貳月內支銀捌佰

捌拾兩送齋

詔大人文基程儀又于貳月內支銀壹千柒佰兩送

癸卯科主考李鍾茂德新程儀又于叁月內支

銀捌佰捌拾兩送齋

詔大人程圖程儀以上正署藩司任內共支用俸工

銀玖千柒佰捌拾兩俱係酬應交際之費並非

地方公事不使開除查前司王沛懷謹司張若

需前司劉廷琛各員支用銀兩之時俱在院堂

任內是否院堂與前司公用支用應否補還惟

候批示等情到 臣據此 臣查各省捐解俸工于

雍正元年改月拾壹日奉

旨停止 臣廣西巡撫任內未提州縣耗羨地方應辦

公事將未經奉

旨停止以前提貯司庫之俸工公議照依向例支用

今廣西布政使郭拱所詳文送

欽差并主考路費共銀玖千柒佰捌拾兩實 臣任內



與正署布政使公議動支之項向未照例凡

欽差前至廣西皆有公送路費中書等官職分雖小

俱係

元使 等應加敬重而自京至廣路途又屬遙遠因

此公議照舊動支實非諸左向 臣 等需索亦非

正等與諸差有相與認識而致送也今布政使

郭拱以為酬應交際之費不使開除乃慎重庫

項珠為公當 臣 名下應分賠銀肆千捌佰玖拾

兩現在添發廣西布政使貯庫外至此項俸工

解支已久官役無可給還廣西地方公事現據

布政使郭拱請提州縣耗羨貳分辦應無所支

用均應一并報部充餉所有 臣 認賠銀兩緣由

理合奏

聞謹

奏

知道了臣任內未提州縣耗羨地方應辦

公用可也

以俸銀以抵項一查郭拱已批前情儘你查存此費

未你看過

何免致全心的婦人女子等知所和氣未保平人且使少

者說以有件等事於月就其人仍任候無二查開其地公



孫蘇約

孔毓均保送

孫士魁

王大綬

廣西省武職指

王濤

楊學溥

今將廣西省二次起送引

見武職官員列摺送

呈

計開

柳慶協副將孫士魁

本官弓馬好操守中平練兵中平

泗城協副將王大綬

本官操練勤操守中平

廣西提標中軍恭舒王清

本官弓馬中平練兵勤操守中平

永寧營參將楊學溥

本官辦事練兵供勤操守中平



孫蘇約

孔毓均保送

李斯捷

賀捷

廣東省武員職名摺

李萬倉

徐棟

楊德美

今將廣東省三次引

見武職官員列摺送

呈

計開

肇慶副將李斯捷

操兵甚嚴操守中等摘盜出力惟情性粗

由

廣州副將賀捷

練兵不動操守中平

督標右營參將李萬倉

練兵勤慎操守中平摘盜出力

提標後營遊擊徐棟

才守中平循分供職

左翼鎮標左營遊擊楊德美

營伍中平操守中平



三八三



孔毓珣保送

○ 張德

○ 白弘文

○ 賈天錫

廣東省武員職名摺

今將廣東省陸次武員職名列摺

進呈

計開

督標左營參將張德

本官路練營伍練兵勤操守亦兼人老貢

左翼鎮標中營遊擊白弘文

本官練兵勤操守中等

右翼鎮標左營遊擊賈天錫

本官練兵中等操守中等

三八四



孔毓珣保送

○ 陳國銓

○ 黃全盛

○ 蔡時中

廣東省武員職名摺

今將廣東省水次武員職名列摺

進呈

計開

澄海協副將陳國銓

本官係水師副將水師未得練兵中等操

守中等

三八五

奏為請

總督戶部三庫和碩怡親王臣名祥等謹

青事臣部三庫錢糧事務所關甚重故奏特

旨着銀庫添設郎中員外各一員一應錢糧收放等

事辦理並無遲悞段尺顏料二庫收貯各處供給事務亦屬繁多且段尺顏料等物現今分貯西什庫棧庫今清庫帑段尺顏料等項段尺顏料二庫郎中員外各一員辦理庫務實係不敷懇請段尺顏料二庫於各部院賢能員外郎內具題每庫添放各一員辦理事務爲此謹

奏請

旨

三八六

據工部尚書李永超左侍郎鄂爾奇史貽直右侍郎哲先說本部有康熙伍拾年至伍拾柒年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拾肆件內原任尚書林奕所奏參件添查森所奏貳件富寧安所奏貳件五項

三八七

查觀風整俗使與司道相見儀注文書體式原無定制而各省憲綱亦不畫一今廣東觀風整俗使該省既稱已照學院體式彼此相安等語應照現行之體而行無容再為分別另議

四四八

餘所奏肆件滿都所奏壹件郎中牛鈕所奏貳件係原任尚書徐元夢李先俊左侍郎郝林右侍郎常壽未曾恭錄之經查出摺摺恭

繳

齋宮之名見于國語自後漢唐宋元明  
初因唐曰行宮元曰大次其實一也入唐  
宋元皆于致祭之先在齋宮致齋一日惟  
周及明于齋宮致齋三日謹將歷代齋儀  
錄單呈

覽

齋單

國語說文公曰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齋三日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朕飭躬齋戒  
郊上帝祀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耀  
齋宮十有餘刻  
唐禮志大祀皇帝散齋四日子別殿致齋

三日其二日子太極殿一日子行宮  
宋史禮志凡郊祀皇帝散齋七日子別殿  
致齋七日子內殿一日子齋宮祭太廟散  
齋七日子別殿致齋二日子大慶殿一日  
子太廟  
元史禮志凡郊祀及宗廟之祭散齋四日  
子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子大明殿一日  
子大次  
明禮志洪武二年學士朱升等定大祀前  
四日戒後三日齋中祀前三日戒後二日  
齋太祖曰朕每致祭不敢司一毫懈怠今  
所擬之期以七日五日太久人心易怠故  
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著為令建齋宮  
于北郊祀前退處齋宮致齋三日

和碩怡親王巨光等謹

奏為遵

旨並議事

據李世倬奏編定例承審欽部事件限四個月

命案限六個月盜案限一年初限滿日不

結以遲延咨奏即于限滿日撥某扣限四個月

審結如仍不結以易給不給題奏接任官

于本限內展限一月若二春限內前官已承

審二三月者接任官以到任之日起扣限四

個月審結但初春限內有前官判限無幾二

春限內前官承審已過一月則除刑甚迫而

接任之官僅得展限一月未免太促請嗣後

欽部命盜案件初春限內前官承審止有原

限之半與二春限內承審未及一月者接任

官仍照定例外如初春限內前官承審已過

原限之半二春限內已過一個月者接任官

准其展限兩月限滿不結照例奏處等語

查承審欽部事件及命盜案限可四個月

六個月一年之限而初春之後又有四個月

之限為期甚寬各案情節大約已得十之七

八接任之官雖餘限無幾苟能實心查究自

無不歸結之理今若再寬展審之限恐新任

署事之員各生延玩之心不即上緊審理致

案內牽連無辜人犯久滯囹圄殊非矜恤刑

獄之寬應將李世倬所奏接任之員過初春

判限無幾二春已過一月之案展限兩月之

處毋庸議

又奏編定一切以贓入罪人犯定例一年限內

完贖者原擬死罪減一等又減一等發落徒

流等罪寬免釋放但其中有以財行求與說

事過錢兩項均與受財之人一同定擬彼受

財者于限內完贖即得援例減免而行求過

付之人反不能並遞寬典是同一計贓科罪

而獲例則異似未平允請嗣後凡貪贓案內

有以行求過付獲罪者應與受財之犯一同

監候如一年限內贖銀全完題請減免時將

行求過付之犯一例並請減免如一年限內  
贓銀未充或應監追或應遣配亦與受財之  
犯一例發落若行求過付人犯有于一年限  
內情節按照原出贓銀之數折半完納贖罪  
者該督撫查明先行題請照例減免充其無  
受財之犯一同監候等語 查條例內載凡  
有以財行求及說事過錢者皆計所與之時  
與受財人同科其有抑勒詐索者與財人及  
說事過錢人俱不生又

欽定例內凡以財行求並說事過錢之人有于事後  
陳實自首者免其治罪等語此于懲警之中  
間以自新之路立法已極周摯詳盡矣今若  
以行賄過付之犯與受財完贖之人一體減  
等且于一年之內照原出贓銀折半完納題  
請減免恐鑽營包攬之人肆無忌憚將來犯  
者愈多非明刑弼教之意應將奉世俸折奏  
毋庸議

又奏撫直地方失事文武疎防職名例由檢察

使重取文職以四月限內揭報延撫題奏武  
職以六月限內揭報總督題奏但武官既非  
按察使所轄且因例限寬舒而疎防定例又  
不開揭延是以任催爾應及至臨限揭  
不到無憑開送總督即以按察使查揭不力  
咨奏議處非惟寬抑實亦無益于盜案稽辦  
後直業發覺其疎防職名以失事之日扣其  
文職定限三個月武職定限四個月揭報按  
察使存案如逾限不報許檢察使一體開具  
遲延職名任揭咨奏如文武職過四個月或職  
過六個月仍不開報職名亦許按察使詳請  
題奏如此則文武官職名自必早為開送不  
致臨限周章而武職亦不敢膜視自然差兵  
協捕獲盜賊莫克虞分似于盜案實有裨  
益等語 查地方失事文武疎防職名分經  
部訂詳議且按察使亦無任揭咨奏之理應  
仍照定例無庸更易文武職揭報遲延或按  
察使因無憑開送而遽以查揭不力咨奏似

屬未允應通行各省如盜案至六個月之限  
烏路親轄之員不將武弁職名開送按察使  
者令按察使將原委申明督撫該督撫將開  
送送延之員一併咨報庶兩得其平可免玩  
愒推諉之弊恭候

命下通飭直省一體遵行

又奏鑄魚川省地處邊隅土人性令樸實因從  
前本地人民稀少田地荒蕪故許外省人民  
入川開墾近年以來田地開闢戶口繁衍已  
成樂土惟是人民衆多奸狡易生而其間刁  
猾異常為害地方者則惟楚民為最甚凡屬  
奸盜行兇唆訟以及控官挾吏扯旗罷市一  
切不法之事多屬其徒若不分別懲創貽害  
洵非淺鮮請嗣後蜀省地方有楚人犯事應  
治以罪者除人命強盜及罪該軍流仍照律  
例擬斬外其有竊物騙財唆訟誣証佔田奪  
婚賭酒賭博等項凡事干地方欺凌良懦者  
初犯照各罪加罪一等懲處再犯治罪之後

將伊本身妻子遞回原籍收管限以五年或  
八年之後若輩如果畏法自新不敢逞刁肆  
惡今巡撫查明具題停止此例無立法嚴嚴  
刁頑知所悔改而淳樸之風可以漸復等語  
查各省入川開墾之人蒙

皇上浩蕩鴻慈給以牛種計口授地自應感激

天恩安分守法共為良民乃有竊物騙財唆訟硬証  
佔田奪婚賭酒賭博種種行兇犯法欺凌良  
善情實可惡應如辜世俾所奉此等刁悍頑  
梗之人除犯流徒以上照律擬斬外其有初  
犯杖律者照本罪加等懲處再犯加等治罪  
之後將本身妻子遞回原籍收管毋論何者  
之人凡係入川開墾流民有犯者俱照此例  
治罪俟開墾人戶漸知禮法不敢逞奸作惡  
該督撫具題到日再將加等發回之例停止  
庶可警刁頑而正風俗恭候

命下行今川省地方官出示通行曉諭一體奉行

以上四條臣等遵

旨議覆伏祈

皇上訓示謹

奏請

旨

三九一

臣等看得外省各水師船隻始初修理之時甚屬煩難及至交收之後則任其棄置談如此摺內所言其所請派令文武官同領同辦及每年令將弁出具印結之處似屬可行臣等已將原摺抄錄恭摺  
上諭再行進呈先將原摺呈繳

三九〇

查得解送人犯過情罪重大者例皆添差撥兵防護而長解短解亦視人犯情罪之輕重而分今若使解犯概行撥兵則衝要路兵丁不勝煩擾且又沿途兵丁遞送則無論罪之輕重盡用短解矣查長解差役自顧責成尚未敢肆行凌虐至於短解則隨處交割易於卸責必致苛索凌累或交賄縱脫反滋弊端應將彭亮所奏撥兵短解之處無庸議

三九二

查謝禮所奏州縣徵收錢糧每限造冊一本注明每戶完銀若干兩日詳報知府知府即照冊謄寫告示發與教官實貼教署其離城遠之鄉村令教官出示發與該處廟宇公所實貼不得損壞隻字等語在錢糧最少之州縣尚或可行若錢糧繁重之處無暇為此瑣屑之事似屬難行

和碩怡親王臣允祥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奉事據南昌總兵官陳三章奏稱准兵部劄行  
 各州縣所設壯丁之內挑選壯健能軍者分  
 撥司道府等官作為長隨臣竊思各州縣召募  
 壯丁每名按年給與工食銀六兩計每月銀五  
 錢僅可供一身一口之計如有家室者以難贖  
 養恐其衣食不敷未免爪牙多事臣愚以為司  
 道府等官駐劄者會與督撫同城如遇齊集公事  
 或因公出境酌撥督撫標兵作為防範印外郡  
 道府等官亦有鎮協標營駐劄一體撥兵防護  
 較之壯丁似為駕輕就熟等因奉

旨怡親王等議奏欽此

查督撫提鎮協之標兵皆有守護城池防汛道  
 路及預備調遣之事是以

皇上特降

諭旨以武弁尚有營兵跟從而文員祇有衙役書吏

不足備禦捍之用臣等謹將額設民壯內挑選  
 為司道府州縣等員長隨以資防護今陳三章  
 請將駐劄者城之司道撥督撫標兵作為防護  
 外郡道府等員協鎮標營撥兵防護等語督撫  
 所撥之兵在司道等以為上司差遣而鎮協之  
 兵府州縣亦視同城情分其實給有侍既不可  
 慢養設兵丁亦有過化亦難遽加責罰其中情  
 勢種種難行且恐文武致生不睦實有未便至  
 稱壯丁年給工食六兩僅可供一身一口之衣  
 食如有家室者以難贖養等語夫既以壯丁為  
 長隨則斷無不另給與衣食之理所除工食即  
 可為贖養家口之資更無庸慮及于此似應照  
 舊等原議各省司道府州縣等官之防護仍用  
 壯丁為便為此謹

奏請

旨



和碩怡親王臣允祥等謹

奏 臣等查得晉省長餘民欠者保州縣催徵  
 屆限領措考成有自行墊補者有那新墊  
 舊者其那新墊舊者一時未能徵補或過  
 陞違事故接任盤查遂成虧空揭報之後  
 於本員著追而其實拖欠在民非該員侵  
 蝕可比其有本員冀邀開復於限內自行  
 完補者亦有接任將民欠徵收為前任清  
 補虧空者今該撫石麟查出康熙五十五  
 年起至雍正元年各州縣長餘民欠共一  
 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二兩零內除徵補  
 虧空銀十萬七千九百三十八兩私徵隱  
 匿銀二十九百七兩外其已徵解司及存  
 貯各州縣庫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兩請  
 將從前那墊之員有虧空者以此項撥補  
 虧空無虧空者以此項存留歸公其未完  
 民欠銀五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兩零一面  
 催追歸補一面仍於虧員名下著追其民

欠內果有無力無着之戶該州縣結送免  
 徵等語 應令該撫石麟詳晰清查除無  
 虧空之員將存貯徵收銀兩歸公外所有  
 撥補之項務將各員虧空確係那墊何項  
 民欠方將此徵收銀兩准其撥補或有影  
 射指名者不准撥補俱行歸公至未完民  
 欠應令各州縣實力催追俟一年限滿之  
 後有確係無追之戶該州縣加結詳免所  
 欠之銀仍於虧員名下著追倘接徵州縣  
 有以此為長餘民欠不入於奏銷而怠忽  
 玩徵或侵隱入己者該撫即指名題參從  
 重議處俟一年解理清完之日將前後徵  
 補存公數目彙造清冊具題查核可也為  
 此謹

奏請

旨

依議

總理戶部事務和碩怡親王 臣允祥等謹

奏為遵

旨密議事據浙江總督李衛奏稱恭奉

恩旨將嘉湖二府正賦減免八萬七千餘兩又於杭

處等九府正額銀內留存十萬兩同通省耗羨

一十四萬兩為各官養廉令臣秉公酌量派定

數目奏

聞餘銀存為公用欽此凡屬臣民莫不歡欣鼓舞感

戴

聖恩臣現在分疏另

題外至各官養廉銀兩查浙屬州縣舊有耗羨十

四萬兩零前署撫石文焯等每兩提取耗羨二

分五釐解貯司道庫內又馬械解戶雜款九千

餘兩及鹽商願復程費二萬六千兩皆以歸補

庫帑與本省公事之用今既蒙

賞給各官養廉

恩旨可否將一應公務即於

賞給銀內動支止將耗羨十四萬兩通融分給為養

廉之資其餘存剩銀兩或地方軫恤窮民農田

水利及修造戰船不敷工料如此等實在緊要

公事核實支用抑或竟將

皇上恩賞之十萬兩添入耗羨十四萬兩之內統算

議給各官養廉將餘存銀兩為本省一切公事

之用等語 臣等謹議

皇上軫念嘉湖民賦稍重浙省耗羨無多特沛

恩綸將嘉湖二府正賦減免八萬七千兩杭州等九

府正額內留存十萬兩以濟耗羨不敷養廉之

用

諭令李衛分別酌派具奏今李衛奏稱或以

恩賞銀兩料理公務羨耗銀兩為各官養廉之資或

將

恩賞銀兩統入耗羨之內議給養廉餘存為公事之

用并奏明馬械等項銀三萬五千兩仍為公務

之事等因請

旨臣等查得浙省所有耗羨并馬械等項與

恩賞銀共二十七萬五千兩一應公務養廉俱在於

此數內動支或彼或此均屬可行今該督李衛

既經奏明應令該督分別款項妥辦完結之日

再行奏明存案可也謹

奏

依議

三九六

總理戶部事務和碩伯親王巨光祥等謹

奏據福建布政使全陞貴州巡撫沈廷正奏稱臣

查山開縣候官閩清莆田仙遊尤溪永安甌寧

建安福寧福安等十一州縣未經報陞田地及

累積零星溢額銀約共八百五十餘兩米

六百餘石又查古田漳平寧德三縣建寧府建

軍廳有缺額無徵銀八百六十兩可否於此溢

額銀內撥補除撥抵外餘利息歸庫充公等語

查各項地畝錢糧無徵者自應據實開除隱

漏者自應據實陞報今開縣等州縣田地既未

報陞何以徵收在官有溢額銀米名色其古田

等處從前何以缺額無徵曾否請路應令新任

巡撫米綱新任布政使趙國麟詳細查應陞

科者入於正稅應豁免者予以開除則奸胥滑

吏不得隱吞而無產小民各當實惠至花戶家

呈尾積沈廷正雖未分晰若干大約為數無多

各省州縣皆有此項累積盈餘惟在地方官刻

盈酌虛於百姓不無小補若必清查厘息未免

項原且尾積歸公之名亦不甚美應令該撫未  
網轉飭各州縣將所有尾積作何公用之處據  
實申詳該撫嚴終另再報部

又奏稱聞省昔年富戶捨施寺僧田畝每歲收  
租約有八九千石不等如豐年竟可收至萬餘  
石內有僧有寺者將所收租穀六分給僧焚修  
香火之需四分歸官變價充納正供糧色有寺  
廢僧逃者所收租穀盡數歸官除完正供糧色  
外餘者撥充別用臣請嗣後四六分收者仍循  
舊例其盡數歸官者除抵完正供糧色外餘租  
盡歸義倉備賑其田即作為義田等語 查寺  
廟香火地畝既無業主收管又無寺僧承領徒  
為地稅消香朋分侵蝕實屬無益但以寺廢僧  
逃之田畝應數歸公有寺有僧之田畝四六分  
收似官與僧人爭此租穀亦有未便應令該撫

朱綱詳悉妥議據實密奏

又奏稱

欽差吏部郎中鄂彌達察出龍溪縣欺隱田地二百

餘項請據署府潘體豐詳稱係龍溪縣里書人

等首報臣現在批行該府縣文勘清查遵奉

上諭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將從前欺隱之罪悉從

寬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復追問定限一年令

其自首於雍正七年入額徵解等語 查隱

匿地畝既奉

恩旨於一年內首報免其治罪應將龍溪縣欺隱田

地飭令該府縣文勘清查業額徵解可也為此

謹

奏

總理戶部事務和碩怡親王臣元祥等謹  
奏為遵

旨是議事據口北道王宗泰奏請宜屬挖運一事部議  
改徵折色今據挖州縣照依撥運之數每米一  
石折中徵銀一兩解交運州縣支給兵丁但  
一徵折色將兵民俱有不便臣身任地方不揣  
冒昧一一為

皇上陳之宜屬產米之慶惟西府兩縣為最故挖運  
之數惟西府兩縣為多秋收之時兩縣米價每  
石均不滿一兩為全縣並稱石於家二口則地  
勢極寒秋冬之間一兩一石或猶可買春夏  
價有至一兩三四錢不等者今議改折色在百  
姓則額徵之米不難折徵之銀在兵丁則折給  
之銀不致額領之米其不便者一宜屬屯糧例  
于九月間徵滿漢兵米例于每季之首支伍張  
家口行糧吏需用不將今改徵折色邊地窮民  
勢不能無地糧之例二月即行文納亦必俟米  
穀登場始可催運是自春徂秋應運者方慮

莫辨而待運者早發贖不給其不便者二宜屬  
地處萬山之中商販不通交米則易易銀則難  
今改徵折色自應無限遠比難賣不及勢必既  
官窩囤之弊恐而不免至慶古庫單及邊臣  
後則以口外無產買米致于張家口行糧倉支  
領今折給以銀仍需易米出口其不便者三若  
挖運之必不能免者張家口三年一次支放更  
換阿爾泰駐防官兵口糧約需米六千石例係  
西府兩縣撥運今既除挖運之名勿論有司不  
故復行滋擾恐民亦將任咄而不免此臣所以  
再四籌議均擬折總不如照陝西之例每米  
一石每百呈繳給腳價一錢之為妥也至此項  
運價每年約需五十餘金宜屬屯糧比美內自  
可支給各官眷庶不足之慮仍于藩庫耗羨內  
請領亦毋庸另為添設等語奉

旨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壽是錫誠奏欽此

臣等查得宜屬挖運米豆一案先經戶部將地

察御史苗壽等條奏或令均攤預運或加幫脚費之虞行令直督並議據原署督楊煜以均攤加幫均屬未便請就耗羨米且輕價動支脚價臣部以耗羨米豆已留充公不便動支若仍令民間挖運未免艱難難若議給脚價人效費費公帑應改徵折色照直隸折中之例每石一

石折銀一兩徵支于兵民兩便等因具覆奉

旨依議遵行在案今王崇幹改折有不便者三四

兩縣秋收之時米價每石不滿一兩而為全縣

並獨石張家二口春夏米價每石有五兩三

四錢不等今若以一兩為定額在百姓則額徵

之米不敷折徵之銀在兵丁則折給之銀不敷

額領之米其不便者一等語查西蔚兩縣秋收

之時米價雖不滿一兩然以從前挖運計算據

苗壽等稱每石運送守候費銀一兩有餘則米

價即有不敷一兩之時而兩縣之民省費已多

必無轉以此為苦之理至萬全縣獨石張家二

口春夏之間民有價至一兩二三四錢之時但

此三處皆有倉穀可以預為存貯若于秋收米

賤之時令各該處支放之官先于布政司領銀

揀買存貯倉廩各縣折徵銀兩撥充之日解

司運項則自無米貴之虞是改米折銀于兵民

似無不便之虞又稱宜屬屯糧例于九月開徵

兵米例于季首支領張家口更需用不將今改

徵折色勢不能無地糧之例二月交納是自春

紐秋應運者方毫無莫辦而待運者早糶贖不

給其不便者二等語臣等竊以兵米行糧既短

改折自為于司庫先支給起於各縣徵完後

解司運項一轉移間更無不便之虞又稱宜屬

商販不通交米則易銀則難今收徵折色自

應按限進比難費不及勢必賤售窮困之弊恐

所不免至蒙古庫軍及過境兵隊則以口外無

贖買米故于張家口行糧倉支領今折給以銀

仍易易米出口其不便者三等語查宜屬雖商

販不通然易銀之難索更難于挖運且如臣等

所議于司庫先領銀給發而米費之虞先預銀

陳買則自無難處不及與易米出口之事是改  
 米折段實無不便之處又王業獲引大共出口  
 給價挖運之例又云不如照陝西之例每米一  
 石每百里議給腳價一錢之為是王業之意  
 總以支給腳價為主且云此項運價每年約需  
 五千餘金宜為屯糧耗羨內可支給各官養  
 廉不足之費仍于藩庫耗羨內請領夫藩庫耗  
 羨非公用錢糧乎且改折一事或行之一二年  
 其弊果有更甚于挖運者再思變通之道此時  
 即料以難行而又于支給腳價之外別無善策  
 臣等實未見其便應將王業所奏毋庸議為此

旨  
 奏請

三九八

三九九

李衛奏防禁蘇松臨區各條請  
 皇上訓諭方行欽遵具題等語 查蘇松臨區  
 雖分散各店而往往羣聚作奸歷為地方  
 之害李衛所奏立法禁約于地方有益應  
 准其具題

和碩怡親王 等

一 穀餉之宜充足也計兵丁夫役共四萬三千  
 六百九十九人每人每日米以八合二勺算炒  
 粳以一斤算六個月米應用六萬五千二百八  
 十六石三斗六合六個月炒粳應用七百八十  
 六萬五千八百二十斤 臣等謹議從前軍  
 興輸餉皆派府州縣官地畝今若仍令地  
 方官辦理恐運送之費不免派累民間且或所  
 委之員才非練達恐致延誤應將此項米粳選

擇殷實老成商人令其估計價脚及裝載口袋

繩索之費給發錢糧交與辦買裝運送至阿爾

泰等地方俟大兵駝隻到時將運到米駝交卸

今臣等傳聞商人范毓麟據稱查向來官運阿

爾泰米石每石合糶至一百一十餘兩奴才從

前用自有駝駝牛馬合糶每石四十兩運至查

漢史地方交納日今駝駝牛馬價值稍賤再擬

為設法節省每石二十五兩可以運到阿爾泰

左右地方其青稞粃糧所產地方官收買

給發奴才照價交銀又穀米為數甚多恐一時

艱於採辦或致米價騰貴祈將湖灘河朔所堆

米石或將宣化大同二府所屬州縣存貯淨色

倉糧給發奴才照各地方時價交納但事屬浩

繁不能墊辦求將價值全給庶不有誤等語臣

等請將應需米石青稞照范毓麟估計核減價

值於明年開印後陸續給發今其預行採辦駝

隻牛馬再給價與山西等處出產青稞之地令

該地方官採買青稞所用價值即於給發范毓

麟錢糧內扣除并令直隸山西晉撫將宣化

大同二府州縣存倉米石內選擇堅淨新色好

米照所需之數給發今范毓麟照時價將銀兩

交納司庫於明年秋收後各該布政司發與各

州縣照數買補運倉如所需米石二府州縣存

貯新色好米不敷再於湖灘河朔所堆米石內

揀好米補給亦令范毓麟照時價交納銀兩該

管官於秋收後照數買補奉

旨依議



楊觀將通省耗羨銀兩分別官之大小州縣之繁簡酌定多寡繕冊呈覽

臣等詳閱內除布政司天津道有平飯盤規不給養廉外其餘酌定之數似屬得當應知所擬令其照數支給併將原冊交部存案臣等又查冊內通判及直隸州州判

等皆議給養廉以為日用之資而縣丞等卑末之員薪俸無多似亦宜量給些微以資養贖而楊觀等未嘗議及查直隸通省耗羨幾及三十萬兩今酌定養廉及平飯公用等項二十二萬餘兩其餘剩尚多或將餘位等員亦量給百金或幾十金則微末各員均得需沐

天恩矣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諭令楊觀等再行的議

楊觀等將雍正六年以後三四五等年耗羨已未完數目及六年分耗羨動存各款繕造黃冊呈覽

臣等將錢糧羨銀照冊按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無悞應將原冊交部存案

楊觀等奏稱雍正七年耗羨實應徵提耗羨二十五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兩零除應給養廉等項銀二十二萬二千五百兩零應存三萬四千九百一十一兩零等語此係預為估算之數應令俟提解給發之日再行據實奏聞

楊觀冊稱平飯銀兩除給布政司養廉外實存銀二萬八千一百一兩二錢零 查

直隸布政使原以平飯銀為養廉係應給之項應准開銷原冊交部存案

楊紀奏請將雍正七年耗羨銀兩除給養廉平飯等項外於剩銀三萬四千九百一十一兩零之內仰懇  
 天恩將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一兩零賞撥為督  
 臣衙門公用等語 應准給為督臣衙門  
 公用俟歲底造冊報部戶部按款查核

和碩怡親王巨光祥等謹  
 奏據著直督楊觀鯤直隸三路巡察御史又巡  
 農御史及古北口驛站員外郎從前未給養廉  
 今各御史咨稱邊陲地方車馬多費而古北口  
 驛站員外亦屢次詳請養廉臣以事屬創始未  
 敢擅專相應請

查直隸巡農御史舒喜奏稱任縣之張家  
 泊即古大陸澤地連冀州寧晉隆平等州  
 縣近泊村庄俱苦水患雍正四年  
 皇上大發帑金修濟澧河水有所歸張家泊沿  
 河地畝漸次涸出居民得以耕種至五六  
 年間營田大開引流以資灌溉下流之水  
 四散引去張家泊之水患盡除地畝倍增  
 冀州寧晉任縣涸出地畝俱各丈量申報  
 等語 應將舒喜奏摺抄錄存案俟直隸  
 總督題報張家泊涸出地畝時再議

旨進行等語 查各御史巡察經過之地本有驛站  
 康給即邊陲地方或有無驛之處該署督應行  
 各州縣照驛地康給量為供應至古北口驛站  
 員外自康熙六十年設員以來至今已歷九年  
 從前並未見其短缺薪水之資今因通省議給  
 養廉該員冒昧詳請更屬不合應將該署督楊  
 觀鯤所奏各御史及古北口驛站員外郎請給養  
 廉之處毋庸議為此謹  
 奏

加碩帖親王 臣 允許等謹

奏據內務府奏稱伏查

三陵祭祀牛羊每年需豆三千三百餘石草二十萬餘

來其採買運送舊制薊州遵化州豐潤縣承

辦或係

陵上莊頭承辦或名為州縣承辦而仍舊

陵寢附近居人代為採買供應者臣查臣屬各禮部官

自郎中以至筆帖式甚為清閒請照採買牛

羊之例將採買草豆之虞准禮部各官承辦

其採買草豆銀兩于前邊豐之鄰近三河玉

田寶放等縣錢糧內支取供應草豆價銀

請照時價銷算其運送車脚價銀除每年節

省車脚銀三千兩外再有可節省之虞再行

節省等語 查得

陵寢官員原為糶奉

陵寢令其于祭祀典禮專誠盡敬是以不煩以分外差

委令若以採買草豆之事令其承辦未免分

擾其心且將來亦未能保其必無浮冒以應

仍照定例交薊州遵化豐潤三州縣承辦應

祈尚崇廉請令禮部各官承辦草豆之虞無

庸議

又稱查各衙門歲需米四萬五千餘石除現在

歲收漕米三萬五千餘石尚不敷粟米白米

共一萬四五百石今又添公費彬法爾善等

俸祿大糧若干石請照康熙五十七年

奏准豐潤縣添撥漕米之例仰請截留漕米或八

千石或九千石以為常則其餘不敷若干石

准臣衙門挑運能員照前例在前邊豐之鄰

近縣支領錢糧就近採買其不敷米價請照

時價報部核銷其不敷米內有太監白米現

在八百三十餘石仍准入在不敷項內等語

臣等伏查

陵工米石從前原係截漕支放至康熙五十年因漕米

不敷經直撫題請每不敷米一石折銀一兩

今尚崇廉奏請撥撥米既可除事通折價之樂又可免價青採辦之艱實屬可行應行

今尚崇廉將

工役官員太監兵仗每年需給米石分晰白米若干穀

米若干粟米若干預行造冊咨報戶部戶部

行知倉場預行照數截留分貯薊州遵化豐

潤三州縣于雍正庚戌年為始均以本色給

發更無不敷之米無庸挑運能官就近採買

為此謹

奏請

旨

和碩怡親王臣允祥等謹

奏為遵

旨議覆事據湖南辰沅靖道王柔奏稱並保永桑木

改之先議土司俱照烟戶科派錢糧較之田賦

不止加倍其上輸

國課則僅有秋糧名色為數無幾皆係土司自行

抽解並非各土民自照田畝輸納者今各土司

既經歸流即與內地民人無異按畝陞科自應

以改上之日為始乃查保桑于去歲改土後其

土司從前所派烟戶錢糧業已革除而土民耕

種之田畝却未經清丈起科仍止輸納秋糧即

今春永順歸誠其田畝亦尚未清丈臣詳請督

撫委員勘丈繼經督撫以方在建治立營不宜

滋擾應且緩圖此固督撫小心謹慎之意且恐

以為既經改土祇緣田畝未曾清丈故兩年俱

未輸賦恐習為固然將未建治復再與文童令

其按畝納賦或轉致驚疑以為出于意外臣請

或將永保桑于未經清丈輸賦之處悉令先自

首明准其量輸一半或全

賜豁免稅俟委員勘丈後再行按田起科等語

查改土為流者原以其土人受土司重征苛斂之

苦極之于水火之中或因該土司誠心歸土俾

其民人均雷浩蕩之

皇恩並非利其土地田賦也是以滇黔兩蜀凡改土

為流之地其輸賦悉仍其舊從無清丈地畝之

事今保永桑等處從前上輸

國課原祇秋糧今既改為流土人得免土司橫徵

苛斂之苦各得遂生樂業若以內地土田之畝

項今其按畝輸賦殊非安輯苗民之道也且此

草苗民若感戴

天恩則年年僅納秋糧彼必中心欣慶若云受福不

知則將來即豁免數年亦未必即以為福而一

經勘丈遂以為出于意外矣王桑所請按田清

丈同內地起科之處似屬難行

又奏稱新改邊土地方樹木最多嵐氣深重移

駐官兵每易致有感染之虞俟建治後當即召

募民人令其砍伐開墾田土務使嵐氣全除俾

官兵得安居樂業等語查人民稀少林菁深

茂之處每多瘴霧今王桑奏請永靖永善等處俟

建治之後召募民人砍伐樹木以除嵐氣所奏

誠是至稱開墾田土查改土為流之新地惟慮

安靜以撫綏向化之苗今若即行開墾恐民苗

雜處致滋事端應將王桑所請開墾田土之處

毋庸議可也為此謹

奏請

旨

和碩怡親王臣允祥等謹

奏為遵

旨議覆事據展沈靖道王岳奏稱重得六里與保水

泉等處地方北連湖北之容美并諸小土司西

接四川之酉陽地瀘邑梅興縣省之平頭烏羅

等土司以分省而論係楚蜀黔各省之邊徽合

楚蜀黔而觀實間居三省之腹內其地萬有餘

里若就其中田土已熟者清魚木壑者開闢則

國賦可增數萬而生齒之養賴自此無窮現今

已擬改土者十分之四未經改土者尚有十分

之六容美一司猖狂無忌楚南永保諸司久被

殘害酉陽一司重征苛斂凌虐土民以致越境

逃竄田野荒蕪至于湖北諸小土司之頑梗志

聽容美驅使相助為惡至湖南已改之永順桑

植其中猶間有七崗上崗下崗三土司更屬漢

土雜處最多歲奸尤為不便查容美屬于楚北

酉陽屬于川東黔之平頭等司悉保

朝廷疆土若留此有餘不盡之孽異日或貽累于

邊陲且悉以為容美之肆虐無忌者恃有酉陽

及各小土司為之脅從今若得于就近各鎮營

量撥官兵帶領前往先于各小土司宣布

皇上恩威詳細開導諒各小司自必俯首聽命彼既

歸誠即時派撥官兵駐劄該地再移師酉陽宜

諭招撫令其嚮化亦即設官駐兵俾得有所統

攝是容美之黨羽既散性難免頑已成孤立于

是領兵壓境順則撫之逆則剿之一勞永逸不

獨苗疆之後患除而國賦可增等語 查各省

改土為流或因該土司違例犯法為督撫奏劾

或因該土司呈請改流情詞懇切是以建立州

縣為之設官分職撫輯民人容美酉陽等土

司雖各自治其民而歷年以來頗稱恭順即有

奸惡猖狂苛斂凌虐亦彼于本地自行之事並

無致討顯迹且原保歸附之土司亦無庸再為

招撫今忽撥兵前往未免致令驚擾又容美酉

陽等土司皆與內地人民往還稍通人事非若

生苗逆獠之類居于深菁窮谷之中森然同于

禽獸者所比地方官但能盡撫綏之道彼等稍  
有人心自然循分守法若無端帶兵前進雖或  
俯首于一時未必歸誠于異日應將王系所請  
開關疆土之處無庸議

又奏稱各土司地方開關之後紐營事屬文臣  
而招撫之先防衛必須武備但文武不相統攝  
遙徵僻處寫遠倘遇有倉猝調遣之虞恐領兵  
者以不敢擅動官兵見阻若侍詳請督撫復移  
商提鎮則去省城隔遠往返三十餘里動經月  
餘事機洩漏貽誤匪輕且酉陽烏羅等土司更  
隸于川黔管轄萬一于兩省隣近造營有急需  
應援之虞更恐呼應不靈事益掣肘臣再四籌  
踏跪乞

皇上特命總統官一員今開關邊土之文武官升聽  
其約束調遣臣亦受其驅使并懇

勅賜方略密下楚蜀黔各督撫提鎮一體凜遵庶幾

事有責成等語 查文員亦得調遣官兵原有  
諭旨應行令湖廣總督轉飭沅辰靖等處營弁如六  
里保靖永順桑植已改流官之地方倘有應需  
兵丁之處即令該營弁將協同王系辦理無得  
阻撓至所請設立總統官令其約束開關邊土  
之文武官弁等語查湖廣現有總督巡撫提鎮  
等官豈有再設總統官之理且開關二字殊屬  
不經

奉朝幅員之廣從古未有薄海內外莫非  
土土而乃以楚蜀黔三省所屬之地加以開關之名  
建設總統大員于應將王系所請無庸議  
又奏稱臣道署養廉每年合計三百餘金臣因  
公務繁多已遣家人回籍措辦但往返萬有餘  
里不能旦夕應用仰懇

皇上准臣于湖南藩庫內借支銀三千兩以備需用  
容臣按照借項銀數就近繳于本省藩庫等語

查道員養廉一年祇三百餘金實屬太少且

等遵奉

諭旨寄字與湖南巡撫王國棟十存庫公用銀內動

支五十兩給與王柔作養廉之資可也為此謹

奏請

旨

四二一

四一〇

查容美酉陽皆係久經歸化之苗非生番

可比今若分省委員化導即督撫大臣能

不露威嚴而委任之員或少見圭角萬一

致生事端此時轉難料理臣等愚見應恪

遵

諭旨姑緩為是

四七〇

查湖廣荆州府之襄陽宜都長陽枝江四

州縣之外皆係土司其中容美最為富庶

本朝以來頗敢恭順但容美在前明時不無

越分僭禮當時官吏能嚴遂成風俗今雖

傾心內附而踵行之習未能盡改是以尚

有給劉私徵之事地方官吏應曉以大義

浙令革除似未可據濫給委牌科欵絲花

二事遂加以狂悖之罪也至委牌所稱

明天子臣等知玩文義即

駁天子之意與前明無異其百廢土司該書

稱強橫不法但云其元於秋蹟逐細訪明

是以細訪而得而非始著之案且與容美

土司勾結為奸之虞亦無實據臣等恭於

訓諭

皇上聖見至當臣等愚見以岳鍾琪所奏百陽

之事亦屬可較謹

奏

臣等遵

旨恭擬

上諭呈

覽



四二二

查千把總二年俸薪較之連歲實銀原有  
未數今岳鍾琪奏請千總每員密賞銀一  
百兩把總每員密賞銀八十兩應如所請  
於存庫未報之未增作銀兩內動支賞給  
戶部將原摺抄錄密存可也

四一五

此係查郎阿武格許容會同議覆察使  
查揭疎防失事處分之摺臣等將原摺抄  
錄交部議奏

四一三

查蘭州到肅州路程一千五百里總在巡撫  
管轄境內仍可兼辦巡撫之事若准許容所  
請暫令前往肅州協辦軍務於事有益

四一六

查郎阿奏獲捏造妖謠結黨揮血之楊大  
錦等一案以楊成勳必因事露潛逃決無  
自縊之理此言甚是應令嚴行搜緝務期  
擒獲至云首逆楊七既稱在酉陽土司處  
自應嚴查勒獲等語查據楊大錦供稱楊  
成勳家有金鑲玉印劉伯溫碑記他家第  
七個兄弟必要為王送在酉陽司去了臣  
等竊以酉陽土司若素行恭順必不敢留  
此叛逆之人即或心懷不軌又安肯容此  
等之人于彼地方是顯係荒唐借託之詞  
若地方官因此語著落酉陽土司勒獲楊  
七似非情理之當伏祈

皇上密

批諭查郎阿等須詳審虛實不可令將弁等革  
率搜查以致滋事

四一四

查河南辦理軍需臣等原議  
恩賞兵丁銀兩及賞給官弁二年俸薪銀兩俱  
動用正項錢糧其製造棉甲社帽及官兵  
至京路費製備兵丁行裝僱騾腳費等項  
俱動用公項銀兩

查郎阿奏稱鮮甘驛頭從前因報廢瘦甚多是以飭行採買一千頭今購買三百餘頭補換即可如數等語 查拉運糧車驛頭所聞甚重應令查納納等再行查驗如有碎小驛頭必得更換力壯健者已買三百餘頭或有未數即速另行採買以濟運糧之用且等將查郎阿原摺抄錄行文查納納等斟酌妥辦

尹繼善以江蘇承辦三省銅餉委員請將三省銅餉仍歸于安慶江西辦理等語 查江蘇一省獨辦三省銅餉一年之餉尚未完次年之解期又至選委大員既無其人分委佐貳又恐遺誤尹繼善請仍歸安徽江西分辦所有銅餉仍于江海採買不過三省委員協辦之意事屬可行且等將原摺抄錄彙案詳議具奏

尹繼善將今年解漕項費照鄂爾泰任蘇州布政時每石收漕費六分之議以三分給與旗丁以三分給與州縣其餘押運官之浮費彭維新現行之折扣一概嚴行禁革等因奉

聞臣等詳閱尹繼善所奏甚屬妥協應如所議

永為定例

查王璣已經緣事聽審不便令其清直蘇州錢糧據彭維新等奏稱蘇州知府查華雖有地方之責而才可兼理應如所請令查華兼理清直之事可也

鄂爾泰奏報雲貴廣西收成分數并普安  
州稻孫結實收成一摺又雲貴兩省景雲  
日華諸瑞甚多惟趙州之醴泉普安州之  
稻孫都勻府苗疆之石芝尤為從來所未  
有馳函撫臣題報一摺臣等將兩摺抄錄  
俟具題到日擬奏進

呈

鄂爾泰奏稱黔省馬鬃嶺等廠所出鉛勛  
每年可得探鉛五六十萬勛已敷新局之  
用其丁頭山等廠所出鉛勛應發價收買  
陸續發運轉售所得餘銀歸公充餉再有  
節者以補不敷各員養廉等語 臣等以  
錄存案俟黔省鼓鑄及收買鉛勛等案具  
題到日查核

前總督鄂爾泰奏請於黔省擺頂宗地等  
處設立營汛一本奉

旨令臣等寄信詢問鄂爾泰若必應於此處設  
立營汛則將原本仍舊封送即照所請批發  
若另有更移設汛之處即著本具奏欽此 臣  
等遵

旨寄信前去今據鄂爾泰與臣等之字內稱應  
當於擺頂宗地等處設立營汛並將原本  
封送前來 臣等謹擬著照該督所請行果  
奏夾入本內進

呈將鄂爾泰與臣等之字一併恭呈  
御覽

四二四

鄂爾泰奏明將漢省銀廠底母餘息以七年為始歸入銀廠課內報銷等語 臣等抄錄俟廠課奏銷到日查核又聞化府議請收稅既稱已會疏題請俟具題到日議奏

四二六

鄂爾泰奏請廣西通省額給養廉之外將新設府州及原未議給之佐貳首領與曹給養廉而尚不敷各官酌議加增銀一萬九千七百一十兩於播導二府開稅並餘銀內支給等因 應如所請臣等將原摺原單抄錄存案以備奏銷查核

四二五

鄂爾泰請將丁憂回籍李旭陳旭交與廣西省委用題補又丁憂回籍之夏治源王開銓仍發來滇委用題補并畚令李旭查勘思恩府九土司八土屬情形等因 臣等將畚差李旭一段不錄外其請將李旭等交與廣西仍發滇省委用之處另摺寫出應如所請交與吏部行文

四二七



以俾交核視之大等王等議書一摺查已有旨其並未准行今因文到直以等語酌量辦理

奉

和碩怡親王臣允祥等謹

奏為遵

旨查議事權福建巡撫劉世明奏核閩省九府一州

除臺海府耗羨皆臣高其俸議給該府各員養

庫外其八府一州總徵地丁錢糧并額徵糧米  
所有耗羨數及雜款出息共銀一十六萬九  
千二百三十四兩五錢等詳細確核每年承辦公  
務共應用銀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二兩餘銀九  
萬三千二百兩分給各員為養廉之資開辦除  
款以為定額將來每年承解通省公事分給各  
官養廉即以所有耗羨出息量入為出已足敷  
用大小臣工靡不葺密

天恩等語 臣等查得閩省自督撫以至府佐州縣  
共九十九員而所有耗羨除辦公之外僅九萬  
三千餘兩實不敷各員養給之用今臣等遵奉  
恩旨將閩省報出各項贏餘歸公銀兩核實為該省  
督撫等官增加養廉之資臣等查福建陸續報  
出閩安竹崎崇安杉關併稅課司等五處及上  
杭縣泉州府河橋車稅贏餘銀共一萬一千三  
百二十兩零又臺灣官庄等項歸公銀三萬七  
百三十九兩共歸公銀四萬二千五十九兩零  
倘蒙

天恩以此二項賞給各員為增加養廉之資臣等計  
員酌算共應加銀四萬九百兩存銀一十一萬  
五千九兩零請交與該督撫將閩省縣丞以下  
微員每員亦酌給數十金則閩省大小各官舉  
家之日用衣食寬然有餘可免拮据經營之累  
供需汰各等

天恩查臣等謹擬各員增加數目另單呈  
覽伏候

皇上欽定 又查辦公之內如津貼修整戰船軍器  
給放火藥及各項標費各官執事吏役工食與  
考試解試操用館師束修諸生不敷供給自應  
于耗羨存公內動支其春秋款祭各慶廟及世  
職功加半俸何以不支正項錢糧又存倉米石  
原有遺存耗米開銷何以閩省存留耗羨銀兩  
以補折耗應令劉世明另行詳查定議具奏其  
餘深遠船隻建營房等項應令該督撫悉動  
正項錢糧據實題報  
又查得福建原有承追無著十六案共銀十二

萬二千九百二十四兩題明分作六限各官捐  
補已報完過四限尚有二限未完銀四萬一千  
三百八兩零又有承運原任靜海縣革職病故  
知縣鍾尚志無著銀一千三百三十兩零題分  
三限均補除補二限未完一限銀四百四十四  
兩零二共應補無著銀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二  
兩零今臣議將分給各官養廉內除觀風整俗  
使學院并各屬官每員實給外于應給各官養  
廉銀內先實給八分三厘零存留司庫一分六  
厘零每年計銀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七兩分作  
三年均無著銀兩全補完日仍照原議十分全  
給等語 查原議各官養廉與加增養廉銀共  
一十三萬四千一百兩除觀風整俗使學院各  
屬官養廉銀共二萬兩實給外尚有應給各官  
養廉銀一十一萬四千一百兩計應補無著銀  
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二兩分作三年完補核應



于養廉內存留司庫一分三厘零三年可以全  
補應令該撫以此計算扣留可也為此理

奏請

旨

以邊界內形勢不固若養廉一疏未探守是為事  
着他籍家甲由用特比觀風整俗使養廉仍補出二年一  
以年之半公用以給其更換別紳也時時未他人之用再他  
省並原議應皆行於府今該省將原任養廉多行  
還原且自不就此等項議與增補法難不詳其情意中  
不必原物者以甲乃情既生等語楊亦捐不手均定就財  
是場法其數比二人再合用道詳仰京公酌定奉聞  
務令將予以修之而不悖不令人採進吏易方也

謹擬開者各員增加養廉銀兩數目

總督原議養廉銀七十兩 今議加九千兩共一

萬六千兩

巡撫原議養廉銀七十兩 今議加五千兩共一

萬二千兩

布政司原議養廉銀六十兩 今議加四十兩共

一萬兩

按察司原議養廉銀四千兩 今議加二千兩共

六千兩

觀風整俗使學院原議養廉銀各三千兩 今議

各加一千兩共各四千兩

禮備興泉汀漳延建邵四道原議養廉銀各一千

五百兩 今議各加五百兩共各二千兩

福州府原議養廉銀二十四百兩 今議加六百

兩共三千兩

泉州漳州二府原議養廉銀各二千兩 今議各

加四百兩共各二千四百兩

興化延平建寧三府原議養廉銀各一千八百兩

今議各加二百兩共各二千兩

邵武汀州二府原議養廉銀各一千五百兩 今

議各加三百兩共各一千八百兩

府佐廳等共二十四員原議養廉銀各三百兩

今議各加二百兩共各五百兩

閩縣侯官二縣原議養廉銀各一千三百兩 今

議各加三百兩共各一千六百兩

晉江等五縣原議養廉銀各一千兩 今議各加

二百兩共各一千二百兩

福清等十五縣原議養廉銀各八百兩 今議各

加二百兩共各一千兩

長樂等十四縣原議養廉銀各六百兩 今議各

加二百兩共各八百兩

閩清等二十一州縣原議養廉銀各五百兩 今

議各加一百兩共各六百兩

查福建報出林稅歲除歸公銀一萬一千三百

二十兩案臺灣官庄等項歸公銀三萬七百三

十九兩案共四萬二千五十九兩案今擬將二

項為增加各員養廉銀兩共動支銀四萬九百

兩存銀一千一百五十九兩案請交與該督撫

將閩省縣丞以下級員每員酌給銀數十兩

臣等遵

旨將陳倫炯能勝總兵之任與否詢問總督高其倬

據高其倬奏稱陳倫炯才識平常不勝總兵之

任但伊年力精壯熟曉水師若用為副將以下

等員尚可勝任等語臣等是以於陳倫炯降調

票咨內添寫來京引見字樣俟引見時候

旨再行補用

又據高其倬遵

旨舉出可勝總兵之任蔡添略及可以通行補授各

員臣等一併擬寫票咨之內恭候

欽定高其倬保舉名單併呈

御覽

和碩恪親王臣九保等謹

奏據尚書虞奏稱訪得直隸布政使將

改工歲需祭祀牛羊五草與不效米等價銀悉照折給

兵丁米豆草米折中價值定例取裁核違自廢

正元年至六年共取減五萬餘金俱在歷任各

州縣官名下連賠查折中定價米每石一兩五

每石七錢草每束一分四厘不論年歲豐歉折

給官兵自行採買若祭祀牛羊所需且草務要

堅實乾淨與別項豆草不同而獲

改買後米石務要充足毋許折銀自思雍正六年以前

米豆草米種種價值昂貴無以遵前聖三州縣

運送各糧部之遠近車脚價銀俱照定例開銷

各項下教米合算每石一兩四五錢以上且每

石一兩九分二錢不著草每束一分七厘今欲

改照折中價無論其從前各州縣之賠累實屬

寬抑而將來之差務必致不能承辦且折中定

價新例內云如米價貴高該督撫



聞請

昔如雍正五年米價昂貴已蒙

聖恩將三河縣善峯口羅文峪等處于折中定價之

外兵米每石加銀四錢在案則折中之例斷不

可行請

後寢明英事關

陵瘠瘠且惡先以應仍照例買時價據實核銷等語

臣等伏查

陵工米石草豆關係固屬重大但若聽州縣官吏借名

侵買控報虛銷亦宜清查懲警前原署督楊觀

于持參勇員沈嘉等事查出遵化等州縣買領

米價銀兩各行侵買究違其遵化州調任知州

毛德琦陞任知州雷之瑜奉

旨行文詢問各該督如各官米價免其離任令其明

白回奏若各官平常即著發往保定一同質審欽

遵在案今尚崇廉奏稱訪得直隸布政使許

陵工歲需祭祀牛羊豆草與不較米石等價悉照折中

價值取減核違臣思雍正六年以前米豆草米

昂貴無以道新豐三州縣運送各糧部之違近

車脚價銀俱照定例開銷各項不敷米合算無

石一兩四五錢以上至一兩九分二錢不等草

每束一分七厘今欲改照折中價值無論其從

前各州縣之賠累實屬完仰而將來之差務必

數不能承辦等語臣等正在查議際著員督唐

執玉題恭摺年浮冒請定題撥送解等事之本

已到其所參買領銀兩該督督等必有實據尚

崇廉所奏或因遵新豐三州縣從前侵買之吏

役因嚴查扣減未免違作寬仰查詞莫克追賠

亦未可定但各項價值每年貴賤不同折中之

價恐難齊一應于該處督執玉題內令其再行

確訪從前每年時價再為核減且等已將尚崇

廉原摺抄出以備查對大旨執玉題本內開擬

馬該部議奏案卷于今日進

呈合併奏

聞謹

奏

四三〇

臣等看得湖廣總督道杜一本乃請於新政永  
 順等四縣建倉積穀用商捐銀兩買備此本應  
 交部議 王以兵條陳乃在乾州地方設倉貯  
 穀以備接濟兵民與憲臣所奏不是一事其來  
 否有益之處應請

發與道杜王國棟就近確查定議具奏

四三一

查各省文武舉人主領會試盤費一項戶  
 部于各省奏銷到日行文禮部查對進場  
 點名簿及過堂驗到簿凡入場者皆准開  
 銷如文到人不到者俱令追繳其有人文  
 俱到而未入場者行查本省或有事故者  
 將所給銀兩免追此定例也但奏銷到日  
 與領銀之時已隔一年又轉展行文查核  
 日月既久未免花消王士俊所奏于會試

四三二

之後即令禮兵二部查照行文則冒領銀  
 兩不致懸虛實屬可行但此事非同重大  
 毋庸特發  
 上諭臣等將王士俊所奏節略大意作戶部行  
 文知會禮兵二部并通行直省可也

據其德奏請隸分州縣佐雜雜職等官以備川  
 省之用此奏與前題私恩所奏相同已蒙  
 皇上於保舉人員內揀發十五員往川吏部又規送  
 州縣佐雜等官四十餘員向候帶領引  
 見應俟該員等到川之日令其德酌量選用

四三三

據黃廷柱奏稱雷汝黃柳馬遠所屬各報  
俱有鉛銅廠座夾有銀砂似應聽民間開  
採上可稍資鼓鑄下可為眾民衣食之藉  
等語 查雷汝黃柳等處地接涼山諸彝  
新撫既宜示以鎮靜尤不可與之爭利今  
若聽民間開採則各處入川無業之人必  
羣相趨赴萬一滋事甚屬無益應令川撫  
憲德提督黃廷柱將金竹坪白驢山蠻彝  
司金竹壩烟草峯會龍堡陰巖農炒米廠  
木香岡新廠墩化及廠等處鉛銅之廠嚴  
行封禁毋致滋擾

四三四

川東所屬地方遼闊兵清一人辦理清丈之事  
恐致延誤該憲德奏請令馬維翰於建昌清  
丈事畢至川東與兵清協辦等語應如所奏行  
令馬維翰俟建昌丈完之日即至川東協同兵  
清將清丈之事作速辦理

四三五

高維新等將隨往四川辦理丈量之員王  
承堯等十三員分別優劣等次具奏應將  
高維新等奏摺及各員等次名單抄錄交  
與吏部俟各員領卷赴部引  
旨 見時吏部請

四三六

查道員有盤查錢糧審緝命盜案件之責  
是以州縣有虧空遲延之事該道與司府  
一例履分乃川省州縣刑名錢穀案件竟  
直詳藩臬視該道為具文殊非設官本意  
且與各省例不畫一應如高維新所奏著  
吏部行文四川巡撫令四道于所屬州縣  
每年巡歷一週如有虧空那移謀命謀盜  
等事即咨牒兩司詳報巡撫奏處其地方

詞訟該道皆得聽受審斷并申飭各州縣  
凡地方案件須從該道申轉毋得直詳兩  
司庶可專守巡之職任亦不致枉受處分  
至高維新以川省地方遼遠稽查鹽茶之  
事請添設川北道一員將鹽驛道裁省通  
省鹽茶事務歸于五道分管臣等查鹽茶  
事務各府知府實分任題查之責鹽驛道  
為其總理則凡所施設通省畫一若分子  
五道管理則各員之意見不能相同必致  
川省鹽茶之事凡查察禁革彼此參差寬  
嚴不一高維新所奏似屬無益

四三七

查前經魚郎阿奏稱四川撫標外委把總  
徐慶自裡塘押運軍糧八百餘石前往騰  
對于二月初二日行至標馬折山地方被  
賊擊攔阻道路將馱糧馬拉牛馬搶去三  
十餘頭直至初九日過山人遇賊擊滿路  
用鎗箭打射劫去軍糧大半等語今據魚

四三八

郎阿奏稱據捕標馬所搶糧好蓄將其上  
漢下漢二寨攻破焚燒其抗調之頭人澤  
陸奔憲等及下漢番人俱俯伏投誠認賭  
糧石馬拉其為首劫糧之犯已于裡塘正  
法等語 應將原摺錄交與兵部存案  
其陣亡帶傷漢土官兵俟魚郎阿造冊到  
日照例給賞可也

趙知恩奏稱布政司書辦每年飯食薪筆等  
費約需銀四五千兩皆於各項陋規內勒支  
今欲將各項陋規悉行裁革惟將條糧飯銀  
一項存留但此時條糧無幾所有飯銀不敷  
用度將無碍陋規暫存費用等語 應如所  
奏令酌留陋規以資書辦飯食薪筆之費

孔毓珣奏稱南河應解工部飯銀原係各廳自行交送其多寡本無一定今工部奏定每年飯銀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兩應于歲修搶修工程項下以每廳承修多寡照數均攤每年兩次彙解但應否仍照從前各廳自行交送或于歲修項下均攤彙解等語 查工部飯食若聽各廳自行交送恐各河廳借此開扣尅浮冒之端似應令准揚淮徐二道接歲搶修工程計算彙解但此項飯銀或係工程節省銀兩或于給發正項內扣減有無侵帶累工之虞應令該督據實具奏

據孔毓珣奏稱每年河庫繳平餘銀三千兩又監規銀二千兩作總河衙門養廉此項請  
皇上恩准仍留今發帑興修高堰大工將來所有平餘俱存貯河庫俟工完歸公等語  
查從前蘇勤因無養廉之資

皇上特恩令將監餘銀一萬兩賞給今據孔毓珣奏請將平餘監規銀共五千兩留為養廉將來大工所有平餘悉存庫歸公但總河衙門一年費用僅有平餘監規五千兩似尚不敷應令孔毓珣自行斟酌如已敷用則已若有未敷即在歸公平餘銀內據實具奏

聞支用

孔毓珣奏請于瓜州運口挑挖越河于齊蘇勒所開運口由開之上青蓮卷起至尤家碾止另挖越河一道建築東水草壩令重運船隻自齊蘇勒所開之運口入港至尤家碾入新挑越河至青蓮卷出口入于揚州運河以避由開之險已經發帑委員興工限一月內完工等語 臣等詳閱繪圖孔毓珣所開越河將來江水漲水盈漲之時一應重載船隻從越河而行若遇水不及輕小船隻即仍從由開而進二道並存實有裨益

據孔毓珣奏稱高堰加築石工所有抹辦  
石料裡磚著柴搭木及打運運石船隻僅  
募石匠必于歲內預為購備明年霜降後  
物料齊備一齊動工趕竣庶汎水可以無  
虞等語 查戶部于欽奉

上諭事案內勅撥江南鹽庫藩庫銀一百萬兩  
交與孔毓珣等採辦物料應令孔毓珣等  
即委員採辦齊全俟明年霜降後趕工速  
竣主妥選河員一條臣等已將孔毓珣另  
奏之摺抄錄交與吏部查議其總催之員  
應如孔毓珣所奏凡一應搭木磚灰并操  
料等物及召募夫役之事悉交與派委淮  
揚道白鍾山綜理

孔毓珣請揀發高堰大工人員臣等將原  
摺抄錄交與吏部定議揀選其所請許崑  
等五員亦令吏部一併議奏

據孔毓珣奏稱高堰工程浩大堤身甚長  
欽差四人應否分開工段查督或同臣一總辦  
理奏請

皇上批示等語 查高堰加築石工難各段工  
程皆有分修之員但必得大員分段督查  
方于工程有益應將高堰長堤分為四大  
段令汪澄張坦麟對琳吳昌祚分段管理  
查督所有應行事宜悉與孔毓珣尹懋善  
咨商

孔毓珣奏稱山安同知常建極有伊父虧  
空其奉任內亦有未完且所做工程多屬  
遲悞似此欠帑玩工之員留之無益又徐  
屬同知張鐸聞其粉飾庫錢擅代兄那墊  
以搶修預備工料為詞徐屬地方汎險工  
長該員少不更事不便仍留要缺但可否

念其人屬青年以簡缺調補或與常建極俱行題奏明請

旨等語 應令孔毓珣將常建極即行題奏其張鐸一員查明廳庫如果係虧空亦當即行題奏如預備物料是實其可否調簡或與常建極俱行題奏之處該督自行秉公酌定

孔毓珣尹懋善等查估高堰工程及取石築土等項事宜俱屬妥協但堤工卑小之處固宜增高而卑弱之所尤當加厚請勅諭孔毓珣等詳加斟酌凡有單薄之處悉將身面根底務加寬厚期于一勞永逸

查雍正五年十月齊蘇勒以泗虹等五州縣文出新淤地畝各按則陞科請于五州縣適中之地白洋河鎮設立衛官專司徵收錢糧等因戶部覆准設立潼安衛在案今孔毓珣既稱五州縣新淤地畝遠近相隔二三百里不等鄉民赴衛納糧路途遙遠守候候時未免有妨農業請將潼安衛裁去其地畝錢糧各歸各州縣輸納等語應令孔毓珣密行知會總督范時輝巡撫尹懋善俟新淤地畝查丈清理之日將裁革潼安衛等由一併具題可也

查今年八九月間正值辦理軍需之時軍夏修濬三渠現有通智史在甲料理許容但申飭地方各官協力同心毋得從中掣肘亦不得互相推諉則自可清釐積弊崇違乃頑應將許容所請親至寧夏之處毋庸議

查河西四府應徵糧草已奉

恩旨豁免其新場內地番糧因甘肅雍正三年  
錢糧至今尚未奏銷無從查核是以未入  
于

恩旨之內今許容既將河州洮州歸德所及西

寧涼州二府番糧數目奏請前來臣等將

原奏抄錄另擬

恩免

上諭呈

覽其各寺喇嘛應給口食衣單之需亦應如許

容所奏恭候

頒發

諭旨之後戶部行文于存貯番糧及額徵馬糧

屯草內撥給

查赤金靖逆柳溝三營馬匹所需草束從  
前軍務差繁之時每束俱以三分折給至  
雍正五年大兵既撤照例每束以一分給  
發今已爾庫爾現駐大兵往來差務繁多  
草價必致增長許容請照雍正元年之例  
每束三分折給俟凱旋之後再照內地一  
分折給等語 應如所請將赤金靖逆柳  
溝三營馬匹所需草束每匹以三分折給  
臣等將原摺抄錄交與戶兵二部存案

馬糧難奏稿發糧地文由於吏胥之勾通幕賓  
以致包攬隱漏等語 查錢糧繁多之州縣此  
等情弊實所難免惟在州縣官選擇老成精明  
之人以為幕賓自無勾串之事若以饒禮之充  
久為幕賓之功罪將來覆守自好之人必不肯  
就作幕一途而輕薄進階之人或冒險作樂而  
不顧似非除弊清源之道此條似屬難行



據王士俊奏稱粵東各府荒地無處不與而肇高雷廉等府為尤甚其故或因不通水道小民無力開渠或因原欲開墾一時若無農具又其已墾者土膏待勢墮佔有司因循顧慮未報甚多雖有照案查捐納項款皆開事例則開墾之佃戶既可領銀以為工本復可墾科而為恒業凡有原未報墾及已墾私墾之地無不逐處呈報不待督責清查而自無不報之荒地等語查各省未墾之土有願墾之人或以食用無資力量不及不能趨事赴工者已

奉

恩諭令各該督撫酌動存公銀撥發借給以為牛種口糧俾得盡力南畝戶部遵行在案其已墾未報者亦奉

案該署司但欽奉

諭旨有願墾無力之人量為資給牛種口糧其已墾未報之地勸訓令其自行申報俾各州縣以漸而行自有成效且雲貴土廣人稀又多折授州縣是以暫准開捐廣東非雲貴可比應將該署司王士俊奏請照案貴開捐之慶無庸議

查雍正七年正月臣等議覆孔毓珣傳奏奏請東省養廉一策令將落地稅羨餘併入耗羨之內分給各員總督巡撫布政司每員各八十四兩今王士俊奏稱督撫布政司每年養廉各有九千餘兩或係加出之數但督撫一年九千餘兩實不敷用應如王士俊所請將稅羨約存銀四千兩再將田房稅贏餘銀兩照福建督撫養廉之例總督每年給銀一萬六千兩巡撫每年給銀一萬二千兩庶各項用度及備辦公事供得寬裕又查廣東學政養廉銀一千五百兩今添出一員則不敷分給并新設觀風整俗使之養廉應令王士俊俱于田房稅羨內酌量添給

四五四

查辦納等奏莊浪縣知縣汪自重於糧車內夾帶私販米豆等因臣等已將原摺抄錄交部展察議奏

四五五

查辦納等辦理出口軍需增添車輛驛頭酌勻米麵及催夫撥兵牽送并隨車木鐵匠等俾糧運迅速到營料理均屬妥協臣等已將原摺抄錄存案

四五六

據查辦納奏稱鄂爾多斯及庫庫腦兒官兵跟役一應出口裹帶口糧羊價鹽菜銀兩俱備辦齊全庫庫腦兒官兵已由口外行走鄂爾多斯官兵於六月十七日由肅出口臣查辦納等德壽亦於是日由肅起程回京等語查辦理西路應運米糧一案臣等於六月十六日行文知照查辦納等計查辦納等米至西安之前已接部文料伊等必仍回肅州

四五七

臣聞孔毓璜等料理以待岳鍾琪到肅商酌此時去九月之期甚近查辦納等在肅辦理於事有益大約半月之內查辦納亦必有奏到

四八八

奏為叩

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德隆仁孝治邁唐虞中外沐浴膏歌聲匝

地旗民沾化雨喜氣敷天從前之惠愛既

多今歲之

恩施更渥七年而天下大治一舉而萬世承麻

故黷愾起自中州聿昭體要而愷澤先於

陵麓尤重本源臣等遵奉

諭旨領到庫銀二萬兩滋生利息以為紅白事

又官學等費此誠我

國家永永無極之良規也除臣等一面率領

應得

恩賞之人望

闕叩

謝

天恩託臣等伏思馬蘭峪等處地方我

皇上每日念必及之早已家知樽節慶溢千倉

士晚詩書名登一榜又蒙我

皇上睿謀成例

賞錫多金人無身後之虞戶有萬全之樂及時

婚嫁則士女並效驚呼是處談經則兵校

胥歸爾雅歡騰千贊瑞霽

三陵臣等日觀情形理合恭疏

奏

聞伏乞

聖明睿鑒謹

奏

覽

多羅貝勒臣允禩

領侍衛內大臣和

碩額駙臣尚崇廣

散秩大臣臣武格

四五八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條議事欽惟

聖祖仁皇帝

敬天勤民  
聲律身度

御製律曆淵源一百卷卓越古今我

皇上

道隆繼述

學貫天人

御製序文丕光鉅典茲當

親行禘祭之時正逢合璧聯珠之瑞裒潢初竣奉

旨頒行巨等欽遵恭議十條臚列於左

一曆法關係大典請

勅諭欽天監曆日面頁刊載欽遵

御製曆象考成印造時憲曆日頒行天下

茲將<sup>神</sup>恭查律曆淵源內分曆象考成律呂正義

數理精蘊三種事屬禮部欽天監專司請

頒賜禮部欽天監各一全部令其敬謹收貯存

案

一曆象考成欽天監曆科官生逐年推算人

所必需請

頒賜欽天監曆象考成一百分令其欽遵推算

一曆象考成既係

御製欽天監更無可治理之處治理曆法戴進賢應  
如何改授職銜請

旨定奪

戴進賢<sup>以</sup>授監正<sup>加</sup>神宗<sup>待</sup>御<sup>銜</sup>

一曆象考成戴進賢雖曾校對但該監官生

多未習熟必得夙昔學習通曉之人指領分

算方無錯誤查有在館効力原任監副今陞

工部員外郎四格曆算熟練請以陞銜留原

任將來仍照伊陞銜陞轉又查有在館効力

舉人侯選知縣高澤生員秦寧俱曆算熟練

請授為五官正仍准應鄉會試及本班選用

今其分算教習庶推算不致錯誤閩監官生

亦易於習學

一恭查曆象考成係木板刷印律呂正義數

理精蘊俱係銅字刷印今若仍用銅字所費

工價較之刊刻木板所差無多究不能岳之

永久請交與武英殿將律呂正義數理精蘊

一例刊刻木板刷印

一

頒賜臣工自諸王以下內外文職二品以上武

職一品以上由內閣開列職名具題請

旨

一板片交與禮部敬謹收貯其或欽天監需用及有情願學習者照佩文韻府例許其自備紙張工價刷印

一恭查

御纂周易折中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聽督撫重刊故今天下通行人人誦習謹按曆法樂律算法管理數實學非天文機祥可比請  
勅諭內外臣工有情願重刊者聽其刊刻以廣流傳

傳

一史館纂修須用通曉曆律之人方能不支不漏查有翰林院編修梅授成王蘭生在館始終預事通曉熟練請仍交與該員會同各館恭纂載入

實錄

典訓

國史會典以垂永久如此則曆律昌明制作弘備八音與玉燭常調七政共躋瓊永協矣是



四五九

否可行伏祈

聖鑒謹

奏

八條所議是恭著照舉行 和碩莊親王 臣 允 祿 謹 奏 知 遵  
詹事府少詹事 臣 何國宗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 臣 允 祿 等 謹

奏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同

辦理長儀王大臣面奉

上諭今日禮部奏稱奉移

梓宮擇於本月十一日伏念奉移之期太近朕覽奏慟

入五中諭令展期而諸王大臣奏稱奉移之後尚

有大祭典禮限於時日不便改易朕勉從十一日之請禮部又奏稱

梓宮出東華門時朕乘輿由別路先至雍和宮避還等語朕在哀痛迫切之際豈可乘輿由別路前行當步行隨

梓宮後送至雍和宮禮部人奏稱奉安

梓宮之後是日朕即回宮等語敬思

梓宮安奉之後朕哀慕正切何忍遽離朕意欲於雍和

宮宮次居住百日稍展思戀之忱於萬一欽此

臣等仰瞻

聖容悲慟

諭旨深切不能更措一語退而敬謹思維未移

梓宮例係乘轎繞道先行况雍和宮路有十里之遠步

行更難今我

皇上聖孝誠篤必欲步行臣等不敢勸阻至於雍和

宮居住百日之

諭旨臣等再四的議二十七日之後

皇上蒞官聽政必應在

宮殿之中此乃一定體制臣等仰體

皇上孝思請於二十七日之內

四六〇



皇上在雍和宮宮次居住至奉移梓宮之日及大祭次日釋祭之期

皇上例應回宮者仍應循照

國朝定制臣等謹合詞恭請為此謹

奏

覽奏諸王大臣既援引國朝定制具奏懇從所請知過了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覆事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三日臣等奉

上諭

皇考當年曾將

聖祖仁皇帝貽留弓矢寶刀賞賜各省提鎮等令其

收藏永戴

聖澤今朕即位之初擬將

10000

皇考昭留之弓矢寶刀等物賞賜督撫提鎮等爾等

可酌議具奏至司道副將等應否賞給之處亦

一併議奏欽此臣等遵查康熙六十一年二月

內

大行皇帝曾將

聖祖仁皇帝昭留弓矢寶刀賞賜提鎮其時所賞兼

及副將而督撫不在賞給之列今蒙

諭旨將文武官員如何賞資之處令臣等酌議

等伏思各省將軍提鎮身膺閫寄董率戎行

督撫統轄封疆按文奮武俱有管兵之責應

請

賜給

大行皇帝昭留弓矢寶刀等物俾感戴

聖德遠播聲靈至司道係督撫屬員所職不在軍伍

而副將雖係掌兵之員實為督撫提鎮所管

轄且各省司道副將人數甚多似不必偏行

賞給日等愚見如此伏候

皇上指示進行謹

奏

知道了

四六一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

上諭北路坐臺人員有効力年久者亦有實在無力

者其効力年久者自應更換其實係無力之人既

不能養贍蒙古何以管束彈壓有益於臺站其應

行撤回更換之處著速行查明請旨欽此欽遵

查北路臺站自第一臺至三十臺係坐站總管

五十四覺和托經管自三十一臺至四十七臺

係定遠大將軍經管今欽奉

諭旨令將坐臺人員內効力年久及實在無力者查

明撤回更換臣等查得現在坐臺之人有已滿

三年者二十二入謹將各該員發往坐臺緣由

及効力年分另繕清單呈

御覽如蒙

俞允准其撤回更換其應派前往更換之人若祇查

派歷員不但人數無多難於派往且恐無力之

人不能照管彈壓仍於臺站無益應令兵部行

文八旗通行曉諭如降革之文武廢員及舉監

生員閑散入內有願往効力者准其呈明該部

統等咨送該部奏

聞派往更換此次派往之人應仍以三年為期若三

年期滿於事無誤令大將軍及臺站總管查明

伊等實蹟具奏請

旨文部分別叙用至子現在半臺未滿三年者共二

十五人其中有實在無力者伊等現在軍臺巨

等不能深知難以懸定應令定遣大將軍及臺

站總管即行秉公確查具奏到日交部另行派

人更換可也為此謹

奏請

旨

呈依議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自內交出八旗查

奏得過戰傷功牌人員摺一匣奏

旨著臣等查奏欽此臣等謹查雍正八年七月二十

四日奉

上諭著大學士等將八旗及包衣佐領下現在大臣官

員護軍兵丁拜唐阿內曾經出征得過頭等二等戰

傷及頭等二等功牌者查明具奏欽此隨經大學士

等陸續查明八旗及察哈爾八旗共七百三十

人繕寫畧節恭呈

御覽留中在案臣等伏思從前

大行皇帝令查奏此等人員原係軫念効力行間欲行

加恩之意今已經數載摺內人員不無物故者

應否入於

大行皇帝上尊謚詔款內令該部查明八旗現有得過

戰傷功牌人員量加

恩賞之慮伏候

諭旨謹

奏

呈依議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陝西延綏鎮總兵官木圖正奏邊疆緊

要安愈求安等因一摺奉

旨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欽此臣等謹分條酌議

恭呈

御覽

一據木圖正奏稱安插之食蒙古請預籌久遠

也上年蒙古進口覓食典賣于女衙蒙

恩旨散給口糧又查照原價賞給贖出照者安插惟是

天時難以預期蒙古業已乏食萬一仍蹈前轍

暫給口糧豈可援為成例况從前散給實亦未

能均富臣思蒙古中貧乏者固多而內中未嘗

不有富庶者仰請

皇仁諭令查薩克將伊部落所有之食蒙古查明交

與富足之蒙古照管或代為牧養或代其耕採

種田使之自相撫恤庶不致失所流離從前邊

民出口種蒙古套中之地定有界限經查薩克

公議展界耕種收租因五那什不願查薩克不

能違拗仍照原界究竟邊民違例越界種地已

至百有餘里之外不如將閒餘套地仍照前議

明展界限令邊民耕種不但蒙古各得租銀而

之食貧夷得夥種地畝設遇歉收漢夷亦必共

為存養可否

初諭理藩院會同查薩克從長計議再蒙古渾樸良

苔所慮邊民漢奸是在地方有司奉公執法則

除漢奸即所以柔遠夷等語 臣等若得鄂爾

多斯邊外地畝先於雍正九年甘撫許容等奏

請照原定五十里立界經大學士議政大臣等

議覆准行奉

旨著行文詳詢鄂爾多斯查薩克等如此立界伊等有

無裨益之處著各行已見公同定議具奏欽此隨據

鄂爾多斯王札木養等稱若在五十里外設立

邊界遊牧窄狹難於牧放牲畜請照從前拉都

渾等所定在二十里內外立界俾蒙古等仍居

舊遊牧地方民人仍照舊墾種地畝等語隨經

臣鄂爾泰等議如所請仍照從前拉都渾等畫

定界地令民人俱於界內耕種毋得越過定界

其租銀亦照前給與蒙古等因奏准在案是鄂

爾多斯近邊開地原准邊民出口耕種其租銀

原照前給與蒙古該蒙古等原可藉以資生因  
雍正十二年該處天時亢旱致有貧乏隨蒙

聖恩賑恤不致失所今若將屢經查議立定之邊界又

明展數十里不特定制未久不便紛更且遊牧  
未免窄狹保無復起弊端是本欲兩益轉恐有  
一失矣應將米國正所奏明展界限之處無庸  
議

一據米國正奏稱邊堡要衝請設團練鄉兵以  
資防禦也榆林鎮協營堡通計額兵共設有九  
千二百餘名分佈於三十六營堡大堡額兵尚  
有百名內外等而下之別堡不過四五十名除  
去塘汛隘口調遣大堡存城之兵最多不過四  
五十名其餘別堡不過二三十名且更止有十  
名者榆鎮東西疆界十有餘里北邊一帶與蒙

古為隣邊堡衝要迥與內地不同仰請

皇上勅諭沿邊營堡按居民多少令做一御團練之  
法自相操習是大小堡內既有官兵更有鄉勇  
或亦鞏固邊圍之一節等語 臣等看得為兵

於農詳於周禮作內政以奇軍令此管子之法  
行於一國而數萬之軍取之三男五家之中而

裕如者不糜糧餉不廢農業其法最善雖時勢  
不同原無需此而榆關邊地人皆尚勇試行之  
較易應如該鎮所請

勅令沿邊文武各官遵行團練鄉勇之法每州每縣  
某堡某村實心操習共團練若干人逐一開明  
詳報量加賞給

恩諭褒獎以助防守以衛邊疆誠不為無補但須善  
導徐行毋得責成勒沐或致苛煩擾是則該  
督撫之責也

一據米國正奏稱榆邊積貯請詳稽河運以利  
餉道也榆林地方沙深坂峻止可載載不比甘  
涼肅沿邊一帶道路平坦車輛可行設有飛

駟統東隣省陸運勞瘁查山西河南陝西三  
省地俱近黃河從前豫省由黃河運貯潼關山  
西由黃河運貯保德州縣與榆林鎮屬東路黃  
甫川營相隔一河考倪岳議邊漕疏河道當潼

關北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  
流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游可通邊堡渭  
河西流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上舊有小  
河逕通延綏修濟必可行舟查鎮城建在榆林  
實為延綏之藩蔽延州亦有圍河一水現通  
榆林之芹河但內有數處難以行舟以陸路計  
程綏德州離榆林止二百餘里陸運亦易為力  
仰請

皇上勅部查議行令有司相度地勢按稽古跡何處  
避險可以陸運何處立倉可備倒運何處設舟  
以備裝運則糧儲水陸皆通等語 臣等看得  
延綏重鎮在榆林地方糧餉輸就最為艱難雖  
車輶不通尚有小河可達謹按漢魏隋唐以來  
多從水運輸粟關中山西河南皆由黃河達於  
陝西該鎮所稱何處避險可以陸運者如唐裴  
耀卿避三門之水關山十八里以為陸運之類  
是也所稱何處立倉可備倒運者如明楊鼎言  
古人有倒運之法即唐時由江淮倒至河陰倉

由河陰倒至太原倉由太原浮渭倒至關中之  
類是也所稱何處置舟以備裝運者如由黃河  
各路過至三門由三門之上有小河逕通延綏  
之類是也大抵前代凡建都關中俱由山西河  
南以達關中者其漕運之法甚備今為輸粟濟  
邊之計如做而行之其輸粟甚便省費甚多不  
獨延綏一鎮也但故道墮塞已久修濬工程亦  
復浩繁凡事難於謀成尤難於創始如果不惜

一二年之費即可為久遠之圖自屬善策伏乞  
皇上勅下陝西山西河南三省督撫各委賢員公同  
查勘可否施行全詳悉酌議據實會奏恭候  
睿裁非臣等愚見所能懸度至延綏一鎮所有小河  
理合批濬應請  
勅令該督撫酌量料理可也

以上三條 臣等謹會同酌議是否有當伏候  
諭旨謹

奏  
依儀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臣等議得鄂善條奏八旗世職人員

請設立公所演習弓馬及清文清話并謀

績

聖諭廣訓使其通曉文理以備錄用等因一摺

查八旗世職人員世受

國恩每藉祖宗餘庇無復志圖上進若仰蒙

聖恩設法教導俾得成立亦儲材備用之一道

也但鄂善奏請另設公所派員教導之處

似可不必查八旗現設官學有教習等官

教習清漢文檔譯等事今八旗世職人員

年二十以下者現有一百五十餘人每旗

二十名上下不等若分撥各該旗官學一

體教習最屬便易惟是八旗官學原設助

教教習等官其滿助教教習檔譯等事即

添入世職亦足辦理其漢教習每人已教

授十五六人今添入世職未免生徒太眾

訓迪難周又八旗教習時射清語止錄黃

等五旗有馬拉齊二名分教世家子弟今

添入世職亦應各學添撥應於八旗官學

各添漢教習一員各撥馬拉齊一名其教

習等應給月費等項照例支給再各旗官

學現在房屋有三十餘間者有二十餘間

者其三十餘間者已足敷用其二十餘間

者稍覺窄狹應於八旗官房內酌撥更換

其世職各員俟學習三年之後該旗大臣

逐加考試分別等第帶領引

見請

旨錄用可也伏候

諭旨

依議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巨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等因有大學士朱軾陳奏三條奉

旨總理事務王大臣密議具奏應交部者交部欽此

其請停丈量及恤刑二條謹另摺議覆恭呈

御覽外其徵收開稅宜立定制一條據稱開支勘收

開役需索種種刁難層層剝削以及落地雜稅

濫徵重徵諸情弊皆屬實事業於未賦未奉之

先荷蒙

聖明洞燭令臣等詳晰酌議伏查稅權之設原以抽

豐故於通津大路商賈必由之地酌立關所以

防逗漏而又酌定則例刻木榜伴往來通知

以防苛索此裕課之道實哀多益寡之義也其

非通津大路非商賈必由之地則並不設口岸

不設巡邏日用細物聽任交易舊例奉如是此

便民之舉即遠東滯穗之意也無如利在弊隨

弊成利險懦者託言考成黠者恃為幹濟輾轉

相因此強彼勝遂至贏餘多於正額雜稅等於

大關而且巧借文飾敷衍鋪張若舊例奉應如

是前官皆不能如是而獨能如是者此無論不

能仰體

大行皇帝恤商便民興利除弊之至意即以裕課論亦

宜經久之圖乎未賦所奏該宜亟為酌定并飭

禁革者惟是各省關稅雜稅及各州縣落地稅

款項繁多零總碎細今欲上無虧

國課下有裨商民為永遠遵行計若不辨其地酌

其時權其貨財悉其流滯然後通盤核算以定

章程縱使揀員抽收照一年正課贏餘之數酌

中定額恐所謂酌中之額仍未必得中猶未可

以永遠遵行也臣等愚見事須慎始始斯能有終

定制所關不妨從緩未賦此奏似應暫存請

勅下該部將各省關稅雜稅並集市稅大小條例原

委詳晰查明就歷年該關該撫所報正課贏餘

等數內將應裁應減可去可留之處核酌奏定

並請

勅交九卿再加詳議務期輕重得中俾永遠可行然

後具奏請

旨通行各直省著為定制庶商民永賴公私無虧較

之今各該督撫揀選委員議收定額仍不免彼

此觀望紛擾奏差終不得為平準者其虛文實

效殊未可以遲速計矣至於徵收情弊固應嚴  
禁但大綱既舉細目斯張且已樹之風聲誰敢  
肆行違越似應一併從嚴統俟續議可也謹  
奏請

旨  
依議

臣等查

國家經費應通行籌畫數年以來西北兩路用兵  
每年戶部將一歲所入之地丁稅課各項撥用  
外尚有無數俱在存留項內動用且荷蒙

皇上加恩兵民諸費亦復不少現今大兵在外軍務  
尚未全竣裁減關稅一事似應在軍務告竣之  
後再請

特旨頒行

是

四六六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奉事據署副都御史陳世倌條奏三款臣等  
逐條酌議恭呈

御覽

一奏蠲免錢糧其耗羨宜並免也雍正七年

定例

特恩蠲免錢糧其耗羨仍舊輸納蓋以耗羨一項各  
官養廉所由給若一併蠲除則官有拮据之  
苦但臣思正項既蠲而耗羨仍徵則胥役依  
然百端苛索書吏得以重賤稱收且恐不肖  
官吏借開徵之名暗中多取以飽囊橐是所  
徵之耗羨無多而額外之費必倍哉

皇上勤恤民隱蠲除錢糧

仁恩浩蕩與天地同其普被臣恐地方有司或拘  
定例將蠲免之正項及積欠等項仍徵耗羨  
則民間尚不免煩擾乞

勅部將耗羨一并豁免等語 查錢糧火耗提解

五〇〇

歸公以為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凡遇蠲免錢糧之年若將耗羨一併蠲除則民遊浩蕩之恩而官受拮据之苦必致轉滋弊端所以雍正八年欽奉

諭旨凡遇特恩蠲免錢糧其耗羨仍舊輸納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為例欽此欽

遵在案但查耗羨隨正項交納為勢猶使正項既竭而獨徵耗羨其弊最多蓋以耗羨原屬零星小項為數無幾一經徵比則往返守候飲食盤費等項必至加倍因而胥役遂得包攬苛索書吏遂得重戕稱收且不肖官員因非正項錢糧上司不為查察遂得於耗羨之外復徵耗

羨以飽私囊種種流弊皆勢所必至者况現在特恩蠲免之項尤與各官養廉無涉查本年九月內奉

旨寬免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錢糧其在雍正十二年以前各官應支養廉早已支給若現年之養廉自有現年之耗羨可做原不藉此舊

欠應用應如陳世倌所奏請

勅下該部通行各省將現在

特恩蠲免十二年以前之項其耗羨一併豁免嚴飭地方官不得私行徵收

一奏農忙之時宜停徵也舊例徵收錢糧農忙停徵以紓民力近因條奏農忙不更停徵

夫農忙之時在五六月此時禾苗方長尚在耕耘田既未登賦從何出况當青黃不接正小民百計經營乃復重以追比加以敲扑書吏匠役需索錢文奔走守候坐廢時日妨農實甚乞

勅直省農忙之時照舊停徵等語 查定例徵收

錢糧於農忙之時停徵嗣於雍正五年議准條奏頑民情有停徵之例輟轉規避以致積欠嗣後州縣於停忙之日查明糧戶限內完半者照例開徵後再完如完不足數之戶仍行追比等因通行在案夫小民辛勤力作一歲之中五六月最為緊要生計於是乎出

賦稅於是乎辦誠不可以催科妨其本業況四月限內之不能完半者多因青黃不接無力輸將不可因一二頑戶概行徵比即稍緩時日亦可於開徵之後催令完納應如陳世倌所奏請

物部通行直省嗣後農忙之時仍照舊例概停徵

比

一奏鹽課額外之虛名宜停止也查鹽課引有定額勦有定數按引辦課未必定有奇贏即獲微利亦何妨留與商人裕其資本乃近年來多有以陋例歸公者且狡詐之徒仍於暗中令商人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歸公在

商反添一分之誅求此商之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題請者名為急公實則暗諭商總勒令公派及項無所出非拖欠引綱即暗增引勦或高擡鹽價此國與民並受其弊者也請嗣後祇是按引辦課但令綱不拖墊課不虧欠便屬稱職一切歸公捐助等項虛名永

行停止等語查鹽規既已歸公止應如數完納豈得復於歸公之外勒索病商嗣後倘有不肖官員暗勒商人重出以飽私索者許該商控告治罪並令該督撫鹽政時加訪察違者即行奏處毋得徇隱至所奏捐助一事現奉

諭旨禁止官吏勒派并將督撫失察及徇庇者均照例分別處分在案嗣後鹽政等官倘有借名捐助而暗諭商總勒令公派者該督撫即將該鹽政等據實題奏如督撫有失察徇庇等情一經發覺將督撫一併議處可也為此謹

奏請

旨

所議甚為穩慎速行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sub>臣</sub>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戶部尚書史貽直奏稱科道銓儀之宜  
用正途也

朝廷不次用人惟才是與原可不論出身至於科  
道銓儀之四衙門向來必用正途者良有深意  
蓋六科者古之門下省也有獻替之資有封駁  
之任與中書省同居禁中中書寅亮天工六科  
拾遺補闕乃

朝廷啓心沃心之助所以自古以來最重其選必  
以清望居之至御史臺為風憲之司掌糾彈之  
任鐵冠秉筆整肅百僚必用熟諳典故端方骨  
鯁之臣然後班聯傲惕有師師濟濟之美若夫  
天下人材莫不孳於吏部古者謂之人倫水鑑  
苟非詩書稽古簡要清通何以掌握銓衡陶甄  
品類又儀部所司自郊壇宗廟朝聘燕饗以至  
五禮六樂興賢育才之典靡不畢准故所用者  
必須洞識南宮之故事然後文章禮樂炳乎與

三代同風此四衙門之必用正途自古相仍良  
有以也<sub>臣</sub>請嗣後考選科道仍取正途出身曾  
經兩任者考取試用其吏禮二部司官亦照舊  
取曾任外吏由進士出身之員陞補至科道任  
滿內陞外轉之例仍宜舉行以昭熙涉如此則  
臺省俱得其人可以佐卸隆之化矣等因

<sub>臣</sub>等議得六科給事中並各道御史及吏禮二  
部司員舊例俱用正途出身之人原以科道為  
朝廷耳目之官而吏部掌握銓衡禮部職司典禮  
均屬清要之任所以慎其選也應如尚書史貽  
直所奏嗣後科道缺出令各部院堂官於正途  
出身各員內保送引

見補授其吏禮二部司員缺出令該部以正途出身  
之員銓補至科道任滿舊有內陞外轉之例亦  
應照所奏嗣後仍照例舉行將開列各員詳具  
履歷隨本帶領引

見恭候

欽定可也為此謹

奏請

音  
依儀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奉事據馬蘭鎮總兵吳正泰稱伏覩霧靈山乃

風水之大源

後龍之正脈山前防維固當謹慎山後保護更宜

周詳但山後乃曹路地方係古北提督所管誠

恐無知潛入樵採樹木弋獵雉兔甚或暗開窰

殿悞遺火種倘干

龍脈關係匪輕緣在隔屬未便越界稽查仰懇

聖恩將附近之曹路官兵撥給管轄俾得就近相度

地方情形酌撥防守巡查保護則

後龍之霧靈山一帶前後左右巡查皆適等因

臣等查馬蘭峪山後有曹家路一汛係古北口  
提督所轄離古北口較遠去馬蘭峪較近該路  
原設有都司一員黑峪關把總一員吉家營把  
總一員馬兵二十三名守兵九十二名臺兵五  
十四名共計兵一百六十九名今馬蘭鎮總兵  
吳正既稱霧靈山為

風水之大源

後龍之正脈山後保護極宜周詳請將附近之曹  
路官兵撥給管轄則霧靈山之前後左右巡查  
皆適等語應如吳正所奏將古北口提督所轄  
之曹家路一汛額設都司把總兵丁俱改隸馬  
蘭鎮總兵管轄令該總兵就近酌撥巡查可也為

此謹

奏請

音  
依儀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臣等議得張照等奏稱鎮遠難民一萬  
六十餘口只在城外搭棚甚未妥協鎮遠在  
在高山峻嶺逆苗只在三里五里之內難將  
難民散佈安頓且其中奸良莫辨頗費料理  
總之賊淨方得民安臣等現在商酌妥辦等  
語 查前奉

諭旨已令張照來京其安插難民等事應令張廣  
泗悉心妥辦務期加意撫恤俾人人得所  
又據張照等奏稱地方大小事件文員訪實  
即密報上憲不令武職知覺或有武職查出  
徑呈提督不令文官知之等語又奏稱本年  
逆苗蔓延台拱韓總兵以地非我轄開關不

出乃逆苗四出勾結卜總兵尚復隱諱多方  
彌縫吏因提督調遣不當將無謀略兵不奮  
勇以致蔓延至此等語又奏稱兵則畏苗之  
悍而不敢鬪武臣詐為招撫以愚之招而來  
者殺其夫男燬其廬舍鬻其妻女猶覩然露  
布曰攻破某寨云云他苗聞之益負固不服  
等語又奏稱從前征剿之事收功太速未破  
亮苗之膽招撫之後寬容為治益長獠悍之  
心是以苗人不曰叛而曰做視大逆為兒戲  
及做不過則又洗白投誠尚能討賞等語又  
奏稱內地熟苗自新疆用兵以來頻徵力役  
文武賞犒只聞於屢叛之苗而此等苦役之  
衆亡者不聞檣卹存者不蒙休息制兵月糧  
猶歲歲用此苦役之民連赴而此糧即係此

苦役之民條丁銀兩改徵雖發有每夫每里一厘腳價而幫貼甚多既疲其力又竭其財

此內地之苗致叛之由等語 以上情節雖未可信為確實但有闕現在剿撫事宜應令張廣泗詳查辦理

又據張照等奏稱高鎗火藥久經禁止而生苗歸化首令盡徵軍器今苗寨如此其多則開關時粉飾以及哈元生元展成輩平日毫

不留心地方可見等語 查苗寨軍器原令盡行徵出今竟苗肆逆至此則從前之未盡徵出可知今大兵剿撫苗寨應令張廣泗嚴飭各領兵將弁務期盡行搜徵毋得仍蹈前轍致貽後患

又據張照等奏稱起事之初元展成尚在睦

夢之中地方焚掠州縣請兵且發告示云何至有城社生靈之慮何必有添兵防守之文等語今黔省之附近滇省者尹繼善耳目能周可無他慮至貴陽上下有哈元生元展成隨機粉飾遇事朦蔽且哈元生鉗制文武一切文書送過清平處處有人拆閱密報伊知臣等愚見哈元生元展成實不勝任等語查元展成料理不妥之處已奉

大行皇帝諭旨事畢論其功過且又近奉

諭旨嚴行申飭其哈元生數月以來並無寸效亦欽奉

諭旨密飭在案今張照所奏哈元生元展成實不勝任之處臣等愚見此時正在有事之際未便即行更易應俟張廣泗到後令其詳查據

寶陳奏請

旨 臣等愚見如此伏祈

皇上睿鑒為此謹

依議知道



四七〇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 臣 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大學士朱軾奏稱一田地之丈量昔

報宜停止也夫所貴乎開墾者原為人無恒

業而地有遺利督令耕畜為足民計非從增

益賦稅起見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通都巨邑無一隙未

耕之上蓋小民身家衣食之資皆於是出斷

無可耕可種之地而肯任其荒蕪者其僻遠

州縣間有未盡墾種之處綠山田碗碗旋墾

旋荒又或江岸河濱東墾西長變易無定是

以荒者未盡開墾而墾者未盡報陞賦此故

也至已熟之田有種額甚輕者亦由土壤疏

瘠數畝不敵腴田一畝即古者一易再易三

易之意非欺隱田種者比也惟四川一省從

前屢遭兵革以致地廣人稀而山峻水險居

民廣墾薄收易於度日近經丈量招集流民

安插然逃亡遺徙事故紛然究竟田土難於

一一清理聞多於熟田加增錢糧以成清丈

之名所補於

國課者有限而米價日昂遠近苦之又聞廣西

開墾之例弊竇尤多其最甚者地方官查照

舊冊有老荒田地不論可開與否每畝給銀

一二錢勒令報陞填入捐墾官生名下報部

捐冊墾田數萬畝其實多係虛無因為通行

丈量之舉其將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

報捐無着之數荷蒙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

飭令停止丈量小民得免增賦而前此虛報陞科之

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種小民不免苦累又河南等省報墾田地亦多不實夫地丁二項本屬一例從前

聖祖仁皇帝念生齒繁盛

特命編審之年但查人丁戶口之數不必加增丁銀

著為定例則民間田地正賦既有定額何用苛求

大行皇帝每達

恩免動以數十萬計而江南等省浮糧數百年著為

定額一旦錫除百餘萬若此區區報墾之糧於

國賦曾何加於毫末予臣愚以為不但丈量不

可行即勘令據實自首亦不必蓋凡自首

者謂先經隱匿今據實首出也若以地瘠之

故田多糧少並非隱匿何首之有今若責令

首報小民惟恐查出治罪勉強報陞將來完

納不前勢必仍歸荒蕪於民生

國課兩無裨益懇乞

皇上勅令各督撫將報墾之田逐一查明如係虛

捏即行據實題請開除若獲短文飾日後查出嚴加治罪嗣後若實有可開之荒勸民陸續耕種照例報陞庶為有益等因奉

旨總理事務王大臣密議具奏欽此

臣等看得丈量地畝一事原以清界址而杜侵擾初非為增賦計也而地方官奉行不善瑣屑紛擾或且故為苛刻以示幹濟為自私自利地於是為民而立法已先因法而累民豈惟川粵河南三省蓋大率類此矣荷蒙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於各省督撫奏請丈量時曾降

諭旨嚴行訓飭不令舉行嗣因各省督撫有力奏以為必應清丈者恐別有情由是以聞或准行而現在各省則已蒙

勅令停止至於首報之際所以驗民情開墾之舉所以盡地利法亦未嘗不善而抑勒自首督以嚇詐攤派報墾供其虛捏大吏名為急公小吏兼以獲利此固非法之咎皆任玩法而

不知所以立法者之罪也大學士朱軾所奏殊屬愷切應如所請祈

四七一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奏為遵

勅下各省督撫將丈量一事永行停止抑勒首報者嚴行飭禁其現在報墾之田逐一詳細查明如果係虛捏不實者即行題請開除無得

擅遞文飾若該地方實有可墾之荒地仍令

該州縣官勸民陸續耕種照例題報陞科可

也謹

奏請

旨  
依議施行

旨議奏事據大學士朱軾奏稱一刑罰之不可不恤也栽培傾覆天道之常刑獄之設原以除

奸懲惡為

國家之重務但人命所繫詎可不慎古人稱明

允蓋惟明克允未有可任情肆意行之者

大行皇帝屢降諭旨期於寬嚴得中欽恤慎重之意

至再至三禁止濫刑奏有

明訓乃有一等司刑之官以嚴刻為才能一案到手

不問是非不計曲直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司

駁詰必如此乃可免大部吹求贓私先酌數

目迫以極刑罪案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故生

枝節刻意株連惟道鍛鍊之長希著明斷之

說更可異者凡屬其所定之稿上司若行酌

改必係加重不然則不動一字以為若一改

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

未協豈憚給更以此為避嫌之計實有乖於

執法之義伏讀

大行皇帝遺詔內刑罰禁令之設一段行路為之恩

泣我

皇上至聖至仁善權善述臨御以來一切政教敢

施無非覆載生成之至意請

勅下直省督撫嚴諭有司獄獄務須虛公詳審酌

理原情協於中正如有鍛鍊誣枉情弊立即

衆究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夾棍大枷濫

刑既惡則平心推鞠自無冤獄司刑之官共

凜欽恤之意而刑措可期矣等因奉

旨總理事務王大臣密議具奏欽此

臣等看得明刑勅法原以懲奸頑弼教消萌

所以全愚劣故情實而罪當殺即是生故縱

而姑寬恩轉為害此一定之律八字之條所

以準乎天理中乎人情而不容稍有偏執稍

失出入者况肆意吹求任情鍛鍊置是非曲

直於不論視苛刑殘忍以為能且曰寧失入

毋失出寧從重毋從輕平允之謂何而敢於

誣枉若斯此其處心積慮尤非故為寬縱者

比其將為不善又何所不至也前者

大行皇帝欽恤民命慎重獄獄曾屢降

諭旨訓飭刑官務期寬嚴得中情法允協周詳愷切

至引因果感應之說以喻之而望其加意乃

司刑各官終不能凜體

明訓實心遵奉一應判獄斷案若內若外如大學士

朱軾所稱種種情狀種種弊端皆實有其事

並非甚辭此

國家之重務德教之先資人心所攸關風俗所

攸繫也應請將朱軾所奏

勅下法司並行文各直省督撫令轉飭有司一一

遵照奉行務期虛心實力酌理平情毋要好

毋避嫌毋任意見毋務從隨以仰副我

皇上慎刑恤刑刑期無刑之至意其有深文銀鍊

酷法吹求不顧是非曲直如前等情弊者該

管上司立即嚴奏究處倘有懷私邀譽廢法



徇情故意寬縱者亦即指名舉究至於該上司或故為徇隱或失於覺察一經訪聞或被首告應將各該上司一併交部分別議處可也謹

奏請

仍舊進行



四七二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據戶部尚書史貽直奏稱官員遷擢之宜

循資格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以

唐虞三代家世其官人盡其職良以用人者國

家之大柄而資格者官人之階級也如內閣九

卿乃

天子之股肱督撫提鎮為

朝廷之屏翰風於有位而在

帝心非且下之所敢議至於大小京堂舊例由科道

官員秩滿內陞以次遷擢或在外司道等官積

有年勞對品補用又六部司官有曾經外任由

正途出身者方得循例考選其積體既深者不

論出身並以道府兼掣外官則自司道以下有

大計之條考察之典府州以下有特薦附薦行

取欽取之例並須較俸然後遷除此大較也近

年以來不循資格自科道內陞之例停而大小

京堂或以贊郎參用矣或以部曹躡進矣自道

府兼掣之例停而道府等官不由部堂之舉薦

即聽督撫之題補而六部郎中有積薪之歎矣

自行取欽取之例停而州縣等官營求速化者

朝為令收養陟監司矣在

朝廷立賢無方果有奇才異能自可不拘階級然

天下之士上智少而中材多不以資格限之則

明敏幹練脫穎而出者固不乏人而躁進之士

懷速化之心希不次之薦務為近功小喜迎合

上官以緣飾僥倖者亦自不少其中即有厚重

少文老成守拙資深久者亦莫敢自明外吏之內雖有慈祥悃悃無華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亦無由自見此所以遷擢愈數而獎勵之道未備也巨愚以為循資叙格雖不足以致奇士而可以造中材捐棄階資則倖進者不以為

朝廷獎勵之公而陰喜其進取之巧甫進一階又圖一階得之視為固然不得則生歛望而奔競之風益長矣沉滯者不自咎其才具之拙而徒怨進身之無階政績猶是才能猶是彼何以一歲三遷此何以十年不調則疲玩之習成矣清嗣後內外官員仍一體遵循舊例俟其體秩既優政績懋著循階按級以次銓除果有器識非常才猷出眾盡心撫字治行卓然者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直省督撫仍許破格薦擢以為百僚之表率如此則中材上智並效其能庶尹百司皆得其序等因

臣等議得設官授職貴稱其才叙格循資要歸

於當故資格者所以器使中材而薦舉者所以拔擢奇俊若但循資俸不令保舉固足以阻傑士奮興之氣若捐棄階資但行保舉亦足以長不肖奔競之風是資格與保舉二者所宜並行以收用人之實效也今尚書史貽直奏稱內外官員仍應一體遵循舊制俟其體秩既優政績懋著循階按級以次銓除果有器識非常才猷出眾盡心撫字治行卓然者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直省督撫仍許破格薦擢以為表率等語是史貽直所奏欲以保舉之法行於資格之中實於官方有益應照所請嗣後內外官員俱令論體陞轉其如何較俸推陞之處應請

勅交吏部詳查妥議具奏至於內外各官內果有器識非常才猷出眾盡心撫字治行卓然者仍許部院堂官及直省督撫破格薦舉保題以備擢用可也為此謹

奏請

音

依議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遵

旨查奏事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奏事郎中張文

彬等傳

旨據顯親王將

雍和宮所屬地方枷號鎖禁人犯查明援赦具奏朕

恩各處高牆及九門亦有似此等間罪人犯著將

此摺交與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將各處高牆及九

門所有似此永遠枷號等犯俱行查明是否與恩

詔赦款相行之處一併分別議奏欽此

臣等遵

旨行文八旗內務府刑部理藩院大理寺提督衙門

令將枷號鎖禁人犯開報去後今據各該處陸

續查送前來謹查

恩詔內開除十惡及軍機獲罪隱匿逃人等罪不赦

外其餘自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詔與以前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欽此欽遵

在案臣等查得各該處開送枷號鎖禁圍禁人

犯共一百二十六名此內有原奉

旨遇赦不准援免之哈達等六人及軍機獲罪之蒼津

等三人俱不赦外其餘人犯俱與

恩詔赦款相符謹將伊等所犯情罪分別繕寫滿漢

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倘蒙

皇恩准其寬免此內有黃焜等七人原係擬斬擬絞

及有應追銀兩之犯因在監私開鎖鑰又行枷

號今既寬其枷號其原擬斬絞之罪及應追銀

兩應否援

赦寬免之處仍令刑部照例辦理再此等人犯既蒙

皇恩釋放自應感激愧悔痛改前非倘有怙惡不悛

復蹈前轍干犯法紀者必將原案歸併從重治

罪以懲奸頑應令各該處釋放之時明白諭

可也為此謹

奏

佈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三阿哥年少無知性情放縱行事不謹

皇考特加嚴懲以教導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

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誼似應仍收入譜牒之內

著總理事務王大臣酌議具奏欽此 查雍正

四年二月十八日奉

旨弘時為人斷不可留於宮庭是以今為允禩之子今

允禩緣罪撤去黃帶玉牒內已除其名弘時豈可不

撤黃帶著即撤其黃帶交與允禩令其約束養贖欽

此臣等查三阿哥從前原因阿其那獲罪株連

與本身獲罪撤去黃帶者不同今已故多年蒙

皇上萬念兄弟之誼欲仍收入譜牒於情理允宜應

欽遵

諭旨將三阿哥仍載入

玉牒俟

命下之日交與宗人府辦理可也謹

奏請

旨

依議

總理事務王大臣廣親王臣允禩等謹遵

旨議得山東巡撫黃炳所奏各州縣虧空錢糧約計

地丁共六十餘萬兩倉穀九十餘萬石其虧空

官負有陞遷事故而留交後任者有現在陞任

而未經交盤者有身任職守而挪移缺額者分

別退賠具奏前來查東省虧空已蒙

皇恩着令三年賠補其身任職守而挪移缺額之負

應如該撫所請酌量數目之多寡定其賠補之

久遠多者限三年次者限二年少者限一年務

期如數清完不令絲毫缺額仍令該撫將虧空

各官所欠銀米數目及勒完年限逐一分析奏

明如逾限不完將虧空之負照例從重治罪其

巡撫以下替值上司一併嚴加議處各照新例  
分賠其現在已陞及將來應陞而未赴新任查  
出虧空者亦應如該撫所請俾陞留任仍令該  
撫奏明虧空數目及勒完年限如限內全完准  
其開復陞轉如逾限不完亦照例從重治罪巡  
撫以下替值上司亦行嚴加議處照例分賠至  
新選官負該撫給文赴部另補其有陞選事故  
而留交後任者據稱已陞而現任他省之負應  
着落伊等現任地方追賠等語查定例錢糧虧  
空唯於出結之官是問該負既有虧空該管上  
司因何不行查叅令其前赴新任接任官因何  
不行揭報公然接受交盤苟非上司受賄寬縱  
即係後官徇情擔認責無他委罪有攸歸若因  
一省而牽連他省恐滋繁擾况丁憂事故離任  
之負又將何從追補應令該撫查明所欠錢糧  
如係有抵之項着落後任出結之官勒限清補  
逾限不完照例治罪如係無抵之項後任官曾  
經詳揭有案卷可憑該管上司勒令收受交盤  
者應着落抑勒之上司與出結官照數分賠逾  
限不完均照例治罪再查各州縣虧空有官欠



民欠之分其欠在官者照前所議勒限追賠倘  
有不肖之負混稱民欠額外加派貽害地方者  
該撫據實查叅正以國法如該撫通同徇隱或  
被民人告發或經科道糾叅將該撫一併從重  
治罪其欠在民者應令該撫查明實數分別緩  
征帶征確議另行具奏務期三年之內徹底清  
先上不虧賦下不累民以仰副  
皇上格外施仁體恤官民之至意謹  
奏

十以摺查之大人們請奏的但不使當官也履有不許在任設法  
賄補之令今亦奏中丞根行奏道惟初身詳省不能違先為  
累如此在任賄補不罰小民從何而大且之議亦難先行  
也今將此事下呈示望之於部如不果小民又不得虧空又  
係全人功名故是也事你設法做去不可明查於本年內償此  
為員中必有獲安否則理作民心以生事端將來必亦及於你此  
情之再已將現任他省之員如何便得本省之職為然恐皇可所  
查者固係本省一者情願是及肥者有得望股之既也果有甚年  
職証不確你情使人至問他如果否情若也再不完以全功名不皆  
充者你到奉奉離任以正其亦速便得該如有以等者不須指名  
查開絕去多少之數目方可舉行再本行查辦字下為限九十  
日務未嘗着履是任等人員李元龍等數個巨富令官一官  
必令先果查報了速示見你處大果次果查報不特論

管理三項各款船隻至極複雜

奏為遵

旨查奏戰船事該臣等查得

盛京等八省戰船共有壹千柒百壹拾叁隻

名色共有叁拾叁種雖同省同營同名船隻而  
丈尺即不畫一况各省料價又以地方為低昂

臣部先經行文各督撫將所屬各營外海內河  
額設各項戰船共若干隻某項船於某年某案  
內設立併各船丈尺逐一查明彙造清冊送部  
查核去後據各該省業經陸續造冊咨部止開  
額數丈尺暨修造大修小修年限而各省製造  
之價併製造之年仍未查明

是以臣等將補造風浪擊碎被風漂沒船隻案  
內細查惟得新闢江兩三省補造戰船共伍拾

玖隻內有江南省補造趕造船壹隻長拾丈叁  
尺制寸寬貳丈壹尺陸寸用料價銀捌百玖拾  
肆兩叁錢陸分零其餘伍拾捌隻戰船丈尺不  
一而料價自壹百陸拾肆兩柒分至伍百玖拾  
陸兩不等

臣等即將各省戰船共壹千柒百壹拾叁隻按  
江南省補造長拾丈叁尺制寸寬貳丈壹尺陸  
寸戰船壹隻用價銀捌百玖拾肆兩叁錢陸分  
作為比例以丈尺合算約畧價銀捌拾伍萬叁  
千陸百陸拾陸兩零此其大槩至於各省料價  
低昂之中又多寡不等臣等未得實施相應行  
文各該省督撫將該處各色船隻丈  
尺及製造之價務須逐一詳查速速報部臣等  
謹查

表

閱可也臣等未敢深便謹此請

旨併將各省戰船名色丈尺數目謹繕摺

呈

覽

各省戰船名色丈尺數目

盛京等八省戰船共壹千柒百拾叁隻

其名色有沙船虎船趕繒船戰船炮船巡船哨  
船快船馬船策船五板戰船刷子船唬船快唬  
船吧唬船水船船帶繒船雙蓬船雙蓬船雙

蓬船船船白誘哨船船船十檔船船八檔

船船六檔船船四檔船船兩檔船船四檔十八

架快船兩檔十二架快船船船急跳船船船

各相江海湖灘之險因此制宜名色雖同而大

小丈尺不一其工料亦因此為低昂今將各省

各色船隻數目謹開於後

計開

沙船四省共貳百零陸隻

江南省有沙船壹百肆拾壹隻 各長陸丈捌尺

江西省有沙船捌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捌尺不等  
寬壹丈貳尺至壹丈陸尺陸寸不等

湖廣省有沙船伍拾隻 長陸丈叁尺至陸丈捌尺不等  
寬捌尺至壹丈叁尺不等

浙江省有沙船柒隻 各長陸丈肆尺  
寬壹丈叁尺

虎船二省共叁拾柒隻

江西省有虎船貳拾叁隻 長肆丈肆尺至陸丈陸寸不等  
寬陸尺捌寸至玖尺肆寸不等

湖廣省有虎船拾肆隻 長肆丈伍尺至陸丈不等 寬捌尺至玖尺不等

趕船六省共貳百陸拾貳隻

盛京有趕船拾隻 各長柒丈至八丈 寬壹丈捌尺

山東省有趕船拾隻 各長柒丈至八丈 寬壹丈捌尺

浙江省有趕船伍隻 長肆丈伍尺至陸丈不等 寬壹丈伍尺至壹丈伍寸不等

福建省有趕船壹百柒拾柒隻 長肆丈伍尺至陸丈不等 寬壹丈伍尺至壹丈伍寸不等

廣東省有趕船拾叁拾隻 長陸丈至柒丈不等 寬壹丈伍尺至壹丈伍寸不等

江南省有趕船壹拾隻 長陸丈至柒丈不等 寬壹丈伍尺至壹丈伍寸不等

戰船一省

湖廣省有戰船壹百陸拾肆隻 長陸丈至柒丈伍尺不等 寬肆尺至伍尺不等

炮船一省

湖廣省有炮船陸隻 各長柒丈肆尺 寬壹丈壹尺

巡船二省共伍拾捌隻

湖廣省有巡船肆拾柒隻 長陸丈至柒丈不等 寬陸丈至柒丈不等

浙江省有巡船拾壹隻 各長陸丈捌尺 寬陸尺

快船三省共玖拾隻

湖廣省有快船壹隻 長柒丈肆尺 寬壹丈貳尺

浙江省有快船叁拾捌隻 各長陸丈至七丈 寬陸尺至七尺

廣東省有快船伍拾壹隻 長陸丈至柒丈伍尺不等 寬肆尺捌寸至玖尺不等

哨船三省共肆拾玖隻

湖廣省有哨船捌隻 長肆丈至伍肆丈伍寸不等 寬柒尺至柒尺伍寸不等

浙江省有哨船叁拾柒隻 各長伍丈 寬捌尺

江南省有哨船肆隻 各長伍丈貳尺 寬陸尺

馬船一省

湖廣省有馬船拾貳隻 長陸丈至柒丈伍尺不等 寬壹丈零玖寸至壹丈肆尺不等

裝船一省

湖廣省有裝船壹隻 長柒丈伍尺 寬柒尺肆寸

五板戰船一省



湖廣省有五板戰船伍拾捌隻 長陸丈伍尺五寸至陸丈陸尺不等  
寬伍尺伍寸至陸尺陸寸不等  
刷子船一省

湖廣省有刷子船貳隻 長陸丈伍尺五寸至陸丈陸尺不等  
寬伍尺伍寸至陸尺  
皖船二省共壹百伍拾隻

浙江省有皖船拾肆隻 長陸丈貳尺至陸丈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不等  
江南省有皖船壹百叁拾陸隻 長陸丈伍尺伍寸至陸尺陸寸不等  
寬陸丈伍寸至陸尺陸寸不等

快皖船一省  
浙江省有快皖船叁拾隻 各長陸丈捌尺  
各寬陸尺

水棍船二省共肆拾隻  
浙江省有水棍船貳拾隻 長陸丈伍尺至捌丈玖尺下不等  
寬陸丈伍尺至壹丈捌尺下不等  
江南省有水棍船拾捌隻 各長捌丈玖尺  
各寬壹丈捌尺

犁繒船二省共肆拾隻  
浙江省有犁繒船貳拾玖隻 長陸丈陸尺至捌丈玖尺下不等  
寬陸丈伍尺至壹丈捌尺下不等  
江南省有犁繒船拾捌隻 各長捌丈玖尺  
各寬壹丈捌尺

雙蓬船三省共壹百伍拾伍隻

浙江省有雙蓬船壹拾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陸尺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下不等  
福建省有雙蓬船壹百叁拾伍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陸尺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下不等  
廣東省有雙蓬船拾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陸尺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下不等

雙蓬船二省共肆拾肆隻  
浙江省有雙蓬船叁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陸尺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下不等  
廣東省有雙蓬船拾肆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陸尺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下不等

雙蓬船一省  
浙江省有雙蓬船拾柒隻 長陸丈伍尺至陸丈陸尺下不等  
寬陸丈壹尺至陸丈貳尺下不等

婦船一省  
廣東省有婦船貳拾肆隻 長陸陸丈至陸丈下不等  
寬陸丈伍尺至陸丈伍尺下不等

白榜哨船一省  
廣東省有白榜哨船貳隻 長陸丈  
寬陸丈

吧達船一省

江南省有吧呢船拾肆隻 長五丈至五丈五尺不等  
寬一丈至一丈二尺不等

姑槽船一省

廣東省有姑槽船貳拾叁隻 長肆丈貳尺至肆丈貳尺不等  
寬柒丈至壹丈不等

十槽槳船一省

廣東省有十槽槳船壹隻 長伍丈壹尺伍寸  
寬壹丈捌尺捌寸

八槽槳船一省

廣東省有八槽槳船柒隻 長肆丈伍尺至肆丈伍尺不等  
寬叁丈至壹丈柒尺不等

六槽槳船一省

廣東省有六槽槳船拾肆隻 長肆丈伍尺至陸丈貳尺不等  
寬捌尺伍寸至壹丈伍尺不等

四槽槳船一省

廣東省有四槽槳船伍拾貳隻 長叁丈伍尺至陸丈伍寸不等  
寬陸尺柒寸至壹丈叁尺柒寸不等

兩槽槳船一省

廣東省有兩槽槳船陸拾伍隻 長貳丈伍尺至伍丈叁尺不等  
寬肆尺柒寸至壹丈貳尺伍寸不等

四槽十八槳快船一省

廣東省有四槽十八槳快船肆隻 各長肆丈捌尺  
各寬玖尺柒寸

兩槽十二槳快船一省

廣東省有兩槽十二槳快船貳隻 各長叁丈叁尺至肆寸  
各寬壹丈壹尺伍寸

槳船一省

廣東省有槳船叁隻 各長肆丈玖尺  
各寬柒尺壹寸

急跳船一省

廣東省有急跳船陸拾柒隻 長叁丈至肆丈不等  
寬肆尺貳寸至陸尺伍寸不等

船犁船一省

江南省有船犁船肆隻 各長捌丈玖尺  
各寬壹丈捌尺

以上通共船隻壹千柒百拾叁隻

管理工部事務和碩肅親王臣允禧等謹

奏為遵

旨查明漕船事該臣等查得江南等省現運漕船

共柒千壹百壹拾玖隻

除山東直隸貳省自備船叁百肆拾玖隻外

惟宣州衛肆拾伍隻漕船每造船壹隻只用料

價銀貳百零捌兩其餘陸千柒百貳拾伍隻漕

船每造船壹隻料價銀貳百零捌兩柒錢柒分

案今將各省漕船數目併協運自備船隻開列

於後為此謹

奏

計開

江南省

江安糧道所屬現運船叁千零捌拾肆隻

江蘇糧道所屬現運船伍百肆拾肆隻

協運河南省船壹百貳拾陸隻

浙江省

浙江糧道所屬現運船壹千貳百壹拾伍隻

江西省

江西糧道所屬現運船柒百零捌隻

湖廣省

湖北糧道所屬現運船貳百貳拾捌隻

湖南糧道所屬現運船壹百捌拾貳隻

山東省

山東糧道所屬現運船叁百玖拾伍隻

協運河南省船貳百捌拾捌隻

自備船叁百壹拾貳隻

直隸省

通天貳衛所屬自備船叁拾柒隻俱係協運

河南省

河南省

原無額設糧船係江南山東直隸三省協運  
其修造船隻俱在本省

以上漕船共柒千壹百壹拾玖隻除山東

直隸兩省自備船叁百肆拾玖隻外

宣州衛肆拾伍隻漕船每造船壹隻用銀

貳百零捌兩共銀玖千叁百陸拾兩

其餘陸千柒百貳拾伍隻漕船每造船壹

隻用銀貳百零捌兩柒錢柒分零共銀壹

百肆拾萬叁千玖百兩零

貳項共銀壹百肆拾壹萬叁千叁百兩

零

四七八

和碩果親王 臣 允禮謹

奏為奏

聞事 臣 仰蒙

天恩賜與岳格庄福地今據主事洪文瀾選定興工

吉期擇於本年八月二十五辛卯日謹此奏

聞該 臣 工程內應需金磚一百塊伏乞

恩准 臣 於工部取用又應需架木一千一百餘根亦

於工部取用俟工竣繳還再 臣 復有

請者 臣 舅舅陳進官之子陳昌明白謹慎可以料

理工程事務伊向係愉恪郡王之哈哈珠子現

今聞散仰請

諭旨令其督修至於此項工程一切需費以及補給

民地房基等項共約估銀七萬餘兩 臣 蒙

恩膏壅沛

賜賚頻加復於前歲

四七九

臣允禮謹

賞銀十萬臣於此内存貯銀八萬兩足敷需用毋庸

奏為恭謝

另

天恩事十一月初三日在華陰縣恭接

請矣臣叨沐

恩賜鹿尾鹿肉野鷄等可食臣望

洪恩凡應需諸物皆取給於官即興修之費亦出之

闕叩謝

恩賞臣之沾

天恩

恩飲

德定逾涯量為此具摺恭

奏

照存清行

四八〇

臣允禮謹

奏為恭疏

奏

聞事臣今已至西安臣經過地方見民風馴善聞

閣安堵眾百姓來觀奉使之臣道路相屬感戴

皇恩數千里如相商酌歡形辭色實出於衷心非淪

肌決髓何以能致於斯臣在

庭仰見我

皇上宵衣旰食念切民依臣今奉使獲親熙皞之盛

臣唯舉手加額自念何幸得與充舜之民同在

化育之中也再臣所歷河東鹽池及旗民襟處

之州與汎防墩臺之地以臣鄙陋少有一得之

見據實臚列陳

奏  
所奏欣悅嘉是親覽當中的幸者

四八一

奏 臣於十一月初七日到西安 臣仰蒙

聖恩飲食精神倍增肌膚漸覺生發每日所

服者仍係前方六君子湯毫無增減幸嘉喇嘛

飲食起居俱好恐塵

聖懷謹此

奏

聞

所者羊牯式各各祥到京奏及實事氣色精神深

慰悅以奉命實事此行途中未克思在賢事近來

才德轉下長思不耐難為凡霜之夢聞奏已為少祥今覽

以委信加慰悅何喜之極躬自賀事起行以一二長

秋：安為仰秋

仰天：意拓

皇考：其且後以丁不頓解念况難佛對千里：程楚未離

一保醫：步賢弟丁成辦親進佛事性未以意速所上

相如密表場乃服之朝也可待向幸嘉喇嘛好

奏為

奏

臣  
允禮謹

聞事 臣自入四川界以來聞得督撫不相協睦

以致州縣觀望無所適從又撫臣每稱家

中堂恐嚇屬員而袒護中堂之門下等語

臣及到成都督臣黃廷柱向臣言撫臣任

情率意倚恃中堂之勢且性耽趨襲動致

沈湎臣於閱兵時曾問出兵之員何以帶

傷者少既見撫臣鄂昌時遂言督臣一切

征勦皆屬張大並無其實此皆冒功如自

首將蠻民捏作賊頭耳障亡兵丁

恩恤銀兩各營分肥入己是其冒功可見又

言督臣征勦烏蒙時與其叔有隙督臣所

參布政司劉應鼎即其叔所薦之人等語

及臣到雅州川北道陳緯原由工部郎中

經臣保題者今隨臣往泰寧將鄂昌所寄

書札呈送到臣請示臣展閱其辭皆窺伺

結黨之言臣不勝駭然臣即語陳緯汝寄

字去言我向汝說及中堂與我情分極好

巡撫才能有餘看来總督可疑再巡撫說

總兵趙儒不好我看他是行伍出身粗率

則有之還是効力年久之人未必不好更

言我賞給緞匹等語吩咐陳緯寄去臣向

来以鄂爾泰乃柱石之臣滿洲中第一人

物臣衷心悅服師友相待不意其姪如此

居心其結黨相牽兆端已萌臣不敢黨惡

為之隱諱將鄂昌與陳緯字跡恭

呈

睿覽謹

奏

此奏朕嘉悅院之早已先其不妄似以全公行事何可任財糧  
之重字黃廷柱亦屬奏摺奏有年之負有未察審夫

四八三

奏 臣於十二月初七日恭接

聖諭殊批恭聞

皇上聖躬萬安一如夏秋之時臣捧讀歡忭仰  
服躬於幸史先安如

聖恩念及臣風霜鞍馬及

臣 允禮謹

覽臣奏

聖心願悅又蒙

垂問 臣之微軀臣感戴之忱筆不能述 臣於十

二月二十三日至秦寧見達賴喇嘛其感

戴

聖恩所奏之語 臣到京之日具摺

面奏外 臣初見達賴喇嘛尚未深知但視其氣

宇端莊舉止安定不覺心中生敬也 臣自

西安到秦寧一路平安 臣肌膚較前增長

途中少無疑難之處誠如

聖諭得往來如意也 章嘉喇嘛飲食精神具好

再

聖恩勉 臣以踏三關謁知寂誠



君師之同於

高厚言何大焉臣習氣不能淨盡未得純熟一如時迫

但能以此別是夫自聖元日建日妙  
無疑實可尋也謹

奏

覽奏賢弟一路平安為意朕喜幸之懷筆不能渝神中歲  
月更移人事如舊昔賢弟身稍相滿數千里之外神則如用  
一文室之中即此對句亦對句共慶隆禱何支涉賢弟自  
然領會

四八四

奏臣於正月二十六日在泰寧恭接元旦所

頌

聖旨臣捧讀歡慶又於二月十三日臣在名山

臣允禮謹

縣蒙

聖恩於臣所奏摺內

硃批朕躬如常更覺安好所謂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臣引者唯舉手加額以

慶又特蒙

賜問臣之微軀臣曷勝感激臣於二月初三

日自泰寧起程今到四川羅江縣達賴喇

嘛在四月二十日起程臣前奏臣微軀肌

膚增長仰邀

聖恩特賜欣悅之旨臣今數月以來精神飲食

如一覺以不步何幸以此增力欣悅以手加額中慶喜焉已成健旺之身矣臣謹此

奏

聞

朕料賢弟惟泰寧起身必有奏摺入川有境地之責負

不必奏報而慮未見奏到朕有實動於朕念覽此摺深為

慰悅但奏送之過不能為一完也

奏臣於二月二十三日恭接

臣允禮謹

諭旨

恩賜宗鏡大綱一部臣恭

謝

聖恩祇領訖臣自京來時閱宗鏡錄上函皆諸

是佛奧旨無一字虛設即片言隻字可除執

是去妄然峇帙浩瀚論議廣博求其要領連

是貫處茫然不得臣正在躊躇不能翻閱得

蒙

特恩賜宗鏡大綱臣捧頌一冊如獲至寶前之

謂三開光誠不逾本條文華習仲吉丹未能連貫者已如連珠陳列未得要領者

已網舉目張今臣得少有端緒可以捧持

讀頌矣我

皇上慈心直指以博以約循循善誘不然閱宗

鏡全部如臣者豈唯大費心力且生畏快

之心也我

皇上與諸佛同慈隨機方便臣曷勝志心頂禮

謹此

奏

聞

以選似有默動善心隨手選舉怡然四卷據未用反宿考訂

力錄多祝陶竟保善語以書共後學皆有裨益持以爲報

仲祖保恩浴法一一滴云云

臣允禮謹

奏臣於三月二十二日到西安恭接

硃批得聞

聖躬萬安臣曷勝歡喜之至再臣自四川一路

行來麥苗豐腴雨水調勻及經陝西地方  
西安以西雨皆霑足西安及同華各屬稍  
覺少雨即於二十三日自丑時降雨油雲  
密布甘霖至於酉時臣今在西安看滿洲  
兵丁操演騎射須五六日即起程大約在  
閏四月初間可到京師臣之微軀照前健  
壯謹此

奏

聞

於悅覽

四八七

奏  
補由

臣允禮謹

奏 臣至山西見巡察山西給事中王珣昔曾在蒙  
養齋行走素行平鄙今且有龍鍾之態巡察之  
任所關綦重碌碌飽食之員既無益於生民且  
恐不肖地方官以此為奇貨也就臣所見謹具

摺

奏

聞

奏

此摺另有旨了

和碩果親王臣允禮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署大將軍查郎阿等議奏安西橋灣等處

無庸添設提鎮兵丁其哈密防兵五千名應於

肅鎮甘提涼鎮西寧鎮安西鎮各派一十合共

五千名前往駐防其安西等處止須駐防兵五

千名在陝西督標固原提標及延綏寧夏河州

各鎮派出俱輪班更換等因一摺奉

旨果親王會同辦理軍機大臣議奏欽此

該臣等會議得邊界定議之後巴爾庫爾兵丁

全撤之時所有駐防哈密兵丁前經署大將軍

查郎阿等奏准五千名在案此駐防哈密兵丁

例應輪班更換先經臣鄂爾泰等以換班防兵

若在內地派撥前往則長途往返於兵丁馬匹

均屬勞頓是以議於安西等處添設一提一鎮

兵一萬名各令搬移家口前往駐劄則換班之

兵即可就近派往等因亦在案今據署大將軍

查郎阿等奏稱添兵萬名需糧料十萬餘石安

西屯地不過三千餘石所收糧石甚屬不敷若

折給銀兩則糜費過多且口外別無出產兵丁

無處購買如從內地運供不特過費錢糧抑且

重勞民力况兵丁搬移家口更多糜費即脩建

城堡改造營房等事一切工匠均須於涼甘一

帶催募其盤費口食工價倍於內地且口外採

取木植搬運工費尤甚浩繁臣等愚見與其重

費帑金而兵丁之糧料家口仍費周章不若更

番迭戍既可以省糜費亦可以經久遠請將駐防哈密兵五千名就近於肅鎮甘提涼鎮西寧鎮安西鎮各派撥一千名合足五千令在哈密

駐防等語 查前議安西添設提鎮官兵原以彈整邊陲聲援哈密今查郎阿等熟籌安西出產之米糧兵丁之口食奏請於甘涼西肅安西一提四鎮兵內各派兵一千前往哈密輪班駐防似此更番迭戍實與添設提鎮無異而口糧易辦經費不繁查郎阿等所奏似屬妥協應照所奏安西地方不必添設提鎮兵丁其應赴哈密駐防兵丁於甘涼西肅安西一提四鎮兵內各派一千共五千名俟邊界定議之後暫駐巴爾庫爾兵丁應撤之時再令前往駐防 又據奏稱安西一鎮兵丁除派防哈密一千名外存營尚有六千餘名其駐防之兵須再撥五

千名應在東面稍遠之各標營派撥惟興漢一鎮太覺遙遠無庸調派外應於陝西督標派撥一千名固原提標并各協屬派撥一千五百名延綏派撥一千名寧夏派撥一千名河州派撥五百名共五千名在赤金靖逆柳溝布隆吉橋灣等五處駐防彼地附近俱有牧廠可以牧放馬駝等語 查前議安西地方若添設提鎮官兵即足資策應巡防之用是以無庸另派內地官兵前往駐劄今既不添設提鎮兵丁則安西一帶止有該鎮屬兵七千餘名內又派往哈密一千存營兵丁僅六千餘名自應於內地標營撥兵前往駐防以為哈密聲援應如查郎阿等所奏於陝西督標派撥一千名固原提標并各協屬派撥一千五百名延綏寧夏各派撥一千名河州派撥五百名共五千名在赤金靖逆柳

溝布隆吉橋灣等五處分駐就便於各牧廠收放馬駝

又據奏稱兵丁換班其赤靖等五處之兵二年

期滿可以按數更換若駐防哈密兵丁屯種坐卡須十分諳練若二年期滿全數更換則地理情形俱未熟悉應每年更換一半則一半熟手即可教習一半新兵等語 查駐防哈密兵丁如何換班之處前經臣豐盛額等議俟查郎阿等回至肅州時令會同劉於義等議奏等因在

案今查郎阿等既稱赤靖等五處之兵二年期滿應全行更換其哈密兵丁應每年更換一半則一半熟手即可教習一半新兵等語應照查郎阿等所奏行

又據奏稱統領將弁其赤靖等處之五千兵丁須派總兵副將各一員帶領遊守千把分管哈

密之五千兵丁亦須派總兵副將各一員帶領遊守千把分管其總兵副將更換時俱令督臣

在兩提八鎮內挑選精明強幹之員開列請

旨欽定其駐防赤靖等處之總兵副將於兵丁換班亦俱更替其駐防哈密之總兵副將須一年更換總兵一年更換副將庶屯田坐卡諸事有新

舊大員管領等語 查哈密防兵及赤靖等處防兵均須總兵副將大員統領應如查郎阿等所奏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一員帶領恭遊都守千把分管其總兵副將應更換之時俱令陝督在兩提八鎮內挑選精明強幹之員開列請旨欽定其恭遊都守千把等官各隨標營派出其駐

防赤靖等處之總兵副將以及領兵各官俱於兵丁換班時一同更替其駐防哈密之總兵副將令一年更換總兵一年更換副將領兵各官

亦令新舊相間更替換班俾屯口坐卡諸事俱有新舊官弁駐劄管領再哈密防兵及赤靖等處防兵雖各派總兵統領但大兵甫自巴爾庫爾撤回而總兵分駐兩處必得一總統大臣節制彈壓更為有益應請再派提督一員駐劄哈密節制兩處駐防之總兵居中調度至一二年後或應另派提督換班或將提督撤回只用總兵二員便足經理再令該督提等妥議請

旨

又據奏稱一應軍裝馬駝如駐防哈密者即留在哈密如駐防赤靖等處者亦俱留在原防處所俱令前後官兵交代明白如有損壞者即令各該營添補更換至換班兵丁攜帶行李衣服等項亦甚輕便其督標內原延綏寧夏河州各兵應換赤靖等處駐防者內地俱撥給所車每

兵八名撥車一輛如有不敷照從前所車不敷題定之例僱車接替自嘉峪關出口亦令衛所僱車載送其哈密駐防換班兵丁除安西兵路途尚近即將該營駝馬馱載更換至甘涼西肅等營應令該營各備騾車一百輛裝載兵丁行李送至哈密其換回兵丁即於回空車輛裝載回汛此項騾頭平時加謹收放一年裝送一次計甘涼西肅四處共應備騾四百頭車四百輛應令督臣動給銀兩令該營置備等語 查防兵軍裝馬駝應如查郎阿等所奏駐防哈密者即留在哈密駐防赤靖等處者即留在原防處所俱令前後官兵交代明白如有損壞者即令各該營修補添換其軍裝馬駝應撥給若干之處應令查郎阿等酌議具奏至換班兵丁既無庸攜帶軍裝則所有行李衣服等項自屬輕便

其督標固原延綏寧夏河州各兵應換赤靖等  
處駐防者應如查即阿等所奏在內地撥給所  
車如有不敷照例准給裝載自嘉峪關出口令

各該衛所催車載送其哈密駐防之換班兵丁  
除安西兵丁應照所奏令將該營駝馬就近馱  
載更換外至甘涼西肅兵丁查即阿等請令各  
該營備騾車一百輛裝載往回一年行走一次  
其騾頭令加謹收放等語 查換班兵丁預備  
騾車一年既止行走一次則平時俱屬空閒且  
騾頭非馬匹之經年收放可比若冬春之間不  
飼餵料豆必致疲力減損不能適用一至車騾  
損壞兵丁行走勢必於標營攤派賠累未免滋  
弊今需用騾車每處不過一百輛為數不多若  
於臨時催募似可應用無悞應令查即阿等再  
行酌量可否於臨時催募應用抑或必需預備

騾車即將如何經營收餉並如何准其開報倒  
斃之處一併妥議具奏

又據奏稱應支口糧查駐防哈密之兵現有蔡  
巴什湖墾地應酌量兵力就便屯種計防兵五  
千名連領兵將弁歲需口糧一萬五千石屯  
種收穫儘足供支至駐防安西之兵五千名連  
領兵將弁歲需口糧一萬五千餘石而馬匹照  
依口外防兵之例冬夏俱令收放無庸另給草  
料所需口糧即將所留馬駝赴肅馱運關支其  
各衛所官屯地畝應全交與安西鎮標營兵丁  
承領屯種為伊等恒產即以收穫籽粒供兵丁  
口糧其所不敷照例折給銀兩等語 查防兵  
口糧前經臣鄂爾泰等議將哈密安西柳溝  
諸處官屯地畝撥給各兵就便屯田以足兵  
食再現今巴爾庫爾餘剩糧石亦經臣豐盛



額等議令運回哈密以備供支是哈密駐防官兵既有運回存貯之糧又有蔡巴什湖每年屯種收穫之糧供支自屬充裕其駐防赤

靖等處官兵查郎阿等請將馬匹照口外防兵之例冬夏俱令下廠牧放所需口糧即將所留馬駝令其赴肅馱運雖於錢糧可以節省但防兵馬駝原備調遣行走務期精力壯健若又令其赴肅馱運口糧難保其不致疲乏倘一時猝有行走轉恐未能適用是兵丁

馬駝未使用以馱運口糧查橋灣布隆吉諸處前據劉於義奏報將起運在途之軍糧三萬五千石截留橋灣布隆吉等處備建倉廩收貯此項糧石足供防兵一二年支用惟是數年後應如何設法運供之處不可不預為籌畫應俟查郎阿等回至肅州時令會同劉於義等另行

詳悉妥協定議具奏其安西等處各衙所官屯地畝應如查郎阿等所奏俟本年秋收後令署督劉於義等查明撥給安西鎮標營兵丁承領屯種為伊等恒產即將所收糧石供兵丁口糧以省內地輓運其所不敷仍照例折給銀兩

又據奏稱安西鎮兵丁除派防哈密一千名外其餘兵丁各有汛守屯田之責且設有調遣則駐防之兵既須即行前往援剿該鎮存營之兵止可捍衛巡防不能再分兵力為援剿之用即便算入戰兵數內至甘提標應批戰兵五千名涼鎮標屬應批戰兵五千名其西寧肅州二鎮批派戰兵俱應酌減又回原一提兵制整齊營伍雄壯且回原靖遠與涼鎮接連而寧夏一鎮亦與西寧涼州接連新設之河州鎮兵數亦廣

均宜挑派臣等確核兵勢肅州鎮止可挑派戰兵三千名西寧鎮止可挑派戰兵五千名應於固原就近標協挑派戰兵二千名寧夏河州二鎮各於就近標協各挑派戰兵二千名以足二萬二千之數等語 查甘涼西肅挑選戰兵操演預備之處前經 臣鄂爾泰等議於甘提涼鎮肅鎮各挑戰兵五千名西寧鎮挑戰兵七千名共二萬二千名加意訓練預備調遣等因在案今查郎阿等以安西兵丁有汛守屯田之責不便算入戰兵數內無庸挑派其甘提標應挑戰兵五千名涼鎮標屬應挑戰兵五千名其西寧鎮止可挑戰兵五千名肅州鎮止可挑戰兵三千名其不敷之四千名在固原就近標協寧夏河州就近標營挑派以足二萬二千名之數應俱照查郎阿等所奏行

又據奏稱肅鎮接連口外如有調遣則肅州之戰兵即行出口而肅鎮向未另設城守應請添設城守一營於標營兵內摘派步兵二百名守兵三百名另設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專司城守汛防之事等語 查肅州一鎮地處邊陲現在挑選戰兵原為隨時調遣其城守汛防之處亦應一併籌議應如查郎阿等所奏添設肅州城守一營於標營兵內摘派步兵二百名守兵三百名另設城守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專司城守汛防之事其鎮屬標營兵丁如何摘派之處應令署督劉於義查議具奏

又據奏稱肅鎮為臨邊重地自應重兵彈壓今肅鎮標合計新舊兵共二千九百餘名臣等愚見肅鎮標馬步戰兵應添足三千之數將新募

之守兵即撥入城守營添設守兵數內則鎮標  
三營有馬步戰兵三千名方足以重邊城防守  
壯塞外聲援等語 查肅鎮現議挑派戰兵三  
千名操演備用則肅鎮標馬步戰兵應如查即  
阿等所奏添足三千名之數其現在守兵即撥  
入新設城守營之守兵數內其不敷戰兵令該  
鎮募補足額

又據奏稱前議應留應撤之兵業經奏請將甘  
涼西肅大通之兵全行撤回於督標固原延綏  
寧夏等處挑一萬一千名留駐如口外不設提  
鎮於陝甘兵丁內換班則應留應撤之兵又須  
通融辦理等語 查現今巴爾庫爾應留應撤  
兵丁前經查即阿等奏請將甘涼西肅大通之  
兵全行撤回於督標固原延綏寧夏挑留一萬  
一千名駐防在案今安西地方既不添設提鎮

兵丁而哈密防兵即在甘涼西肅安西等處派  
出赤靖等處防兵即在督標固原延綏寧夏河  
州等處派出則現在巴爾庫爾應留應撤之兵  
自應通融辦理應令查即阿等再行酌量俟準  
噶爾額爾沁回後一面辦理一面奏

聞可也是否允協伏候

聖訓為此謹

奏請

旨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臣巴顏德謹

奏為

題叅事查石景山河堤關係緊要每年派出工部

司官一員監督其事前監督郎中傅爾賽任事

三年毫不經意凡有河水衝刷要緊之堤根并

單薄剝落之堤掣並不脩理止將柳筐秫稻等

件略為擋阻徒存護堤之名掩飾塞責以致本

年六月二十四日中時發水竟將原舊堤峽衝

坍八丈有餘此皆傅爾賽歷年因循怠玩溺職

致使堤根堤掣日就損壞難資捍禦臣等又訪

聞得楊木廠南堤傍向有設堤大柳樹百餘株

傅爾賽竟自盜賣入己石景山下車輛行走有

妨堤峽之處自應禁止乃傅爾賽令河兵攔阻

拘拿多人詐錢三十千種種劣蹟非止一端相

應

題叅請



旨革職交與該部嚴審究擬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謹

奏請

旨

傅爾賽等免革職交刑部審明具奏

廣東雷州府知府臣甘士琦謹

奏為

旨回奏事竊臣自恭聆

聖訓後即將大學士張廷玉所交

旨旨馳費起程于本年正月初六日到粵候至

十四日巡撫楊文乾自閩回任隨將

旨交楊文乾跪接訖入將

旨一封並

聖主口諭于今日下與將軍石禮哈跪接明白

臣查加訪察楊文乾與總督孔毓均並無

不和形跡楊文乾對臣說我如今要到肇

慶去會劉臺將

古意與他看這老人家要到三水縣來接我

心甚不安再三着人止住了尋語臣在省

時又見孔毓均差督標秦將來進費

殊批摺子到省與楊文乾着并送活鹿二隻揚

文乾起身往肇慶去臣亦跟隨體察楊文

乾竟在孔毓均衙門住了一夜次日回省

臣觀孔毓均口氣情形亦並無一毫怪着

楊文乾臣于二月十七日往廣西省城將

所費

命旨交署巡撫阿克敦跪接明白臣即回廣東

赴雷于三月十六日接雷州府知府印信

上任視事以臣愚見看來孔毓均與楊文

乾受

聖恩深重感激涕力同心共勳



四九一

王事訪察已並無不和形跡謹據實奏

聞謹

奏

覽奏已悉

摺奏不係汝職分內事少不容乃汝之禍非汝之福也若見不遵稍有疎漏則噬臍莫及矣慎之慎之

奏為恭謝

廣東雷州府知府 奴才 耳士琦謹

聖訓事竊奴才於七月十五日因公上省始至三水

縣地方跪接

皇上殊批奴才所進密摺捧讀保隆天奴才何人既

荷

重命從違

聖訓焉敢不恭奉榮取恭惟恐奴才所見不透望賜

英及令欽遵

俞旨惟慎為之竭盡心力仰啟

聖主天恩者一利不敢少懈况奴才自同知以至知

府

特恩疊沛均沐

聖裁奴才不事鑽營更何瞻顧但奴才雷州一府孤

僻海隅離省水陸程途二十日公文往返幾兩

月自到任後隨視蓋葺所有僅南亭閣落地佛

葺稅每年解正項銀六百兩外少存養廉然終

不敢絲毫欺隱因奴才接管未久多寡難以預

計俟查核明確自應儘數首出再雷州邊疆重

地城垣已被颶風打壞雖當文安長治之世亦

應修理以滋保障今估計約銀四十兩奴才欲

修無策現在詳請總督撫作何設法修葺葺之

現在暨修拆造戰船共十一隻除領部價一千

二百兩外尚確核不敷銀一千兩有零屬縣不

能將地丁耗羨照例撥出備貼奴才措籌力疲

至於雷地曠土分與大勳其可望不可壘與作

何種植之處奴才自當盡心辦理仰啟

皇上念切民艱之至意具府分與屬縣隨時役石奴

才加謹收貯不時盤查現在並無虧空緣奴才

受

恩最重國報愈堅雖艱難萬狀必所宜然而雷郡如

此情形欲効大馬之勞未竟因地單尉益增警

懼今罪非倍陳仰祈

廣鑒并錄

御批原摺恭謝

聖訓奴才士琦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

奏

此奏為雷州府知府臣士琦代為詳請雷州府有司採辦

第一要緊油等項軍食凡油糧食之案俾其不洗滌

乾淨將未化功在付一係小聖身家性命亦在其中



奏為遵

廣東雷州府知府奴才聶士琦謹

旨密保事今保得奴才胞姪聶運清係候選知州於

雍正五年三月內奉

雍正六年十月

旨保運

命往陝西

奴才親姪素所深知其餘不能深信不敢亂保

合併聲明仰祈

廣鑒謹

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一介庸愚才疎識淺仰荷

皇上特恩屢次逾格擢用洵陞廣西巡撫任重才微深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甘汝來謹

切惶悚謹

天恩調臣

陛見得以日侍

闕且時聆

聖訓始知愚臣前此之荒謬無似如夢方覺乃蒙

聖恩陞授左副都御史臣之感荷實難言喻今復

命且仍任廣西署理巡撫仰祈

命之下感愧交深臣惟有益加敬謹竭盡犬馬之力以

仰報

主恩於萬一再所有微臣感戴至情理合恭摺奏

謝為此謹

奏

旨知道了



庶吉士 日 司 馬 漸 大 為 遵

旨條陳事欽惟我

皇上道叶乾坤治隆堯舜至聖至明物無遺照猶加意廣詢博採

天高聽卑微且至愚極陋豈能稍抒管見於萬一然竊有感激難已者臣

係宗臣司馬光二十一世嫡裔由山西遷浙江世守儒業獨且遭逢

聖朝選入詞苑書生至榮歲叨俸銀祿未萬難圖報敢以素所聞見者言

之一曰端風敦教奉

恩詔內有奉孝廉方正一條大哉

聖言為天下人心風俗計至深遠也且者督撫宜飭郡縣有司敦實為舉

鼓勵寒畯且愚謂當求者為今甲三年一舉果有實行才學兼優者

九卿大臣覆驗既確與制科奏用如博學宏詞例又督學臣向核諸

生素行優劣近皆視為故套應於歲試每舉舉一人其廉生行優者

准作歲貢增附生行優者准作廩生此與孝廉方正相為表裏人皆

務實敦行矣二曰厚民生臣謹讀

恩旨豁免民欠地丁銀一百數十萬至哉

聖心滄肌浹髓有如是之深渥也洪惟

聖祖全蠲直省錢糧而有司奉行未嘗細酌佃戶減租益納糧者皆有產富

饒之家而佃戶三時勤作糧既蒙蠲租宜減半我

皇上紹述鴻業於雍正元年若免天下佃租什分之三既不損於

國課實有補於農民也又向者偶值稍歉即蠲漕發賑但各州縣常平

倉原為救荒而設或因有司那移僅存其名今宜督督撫不時並查

補足至於社會義倉古法有可行者宜多為積儲我

皇上嗣統以來兩暘時若從此享億萬年豐稔之福何待過計且愚竊敢

妄陳者實有以見

聖主養民之至意也三曰重學校夫師儒為教育人才之官每有年老荒

疎濫庸其任今進士舉人皆可任用其進士亦間有就教職者但例

止府教授缺少難得又視為閑散若使進士分選府教授州學正早

異許內陞部屬人皆願赴其縣教諭用舉人各訓導用貢生又分別

恩拔歲副府州學訓導當以恩拔副榜貢充之縣學訓導則仍用歲

貢三年大計每省必卓異兩員又如先儒胡瑗教授學規飭督學臣

頒行學宮責以實效則人才益加盛美矣我

國家憲章究其何恃史張且愚復敢妄陳者又實有以見

聖主教民之至意也四曰廣恩澤我

皇上追封孔子五世此千古未有之曠典至孔氏大宗在浙江衢州府並

蒙世襲五經博士而其家頗貧仰祈

皇上俯念聖商典曲阜一視同仁或令浙撫作何查議擬置田產養廉又



原稿殘損

聖朝崇儒重道而上公卿下而布衣不任理學真儒應使九卿大臣公議

舉名備配享兩廡以昭

聖治至西江為理學淵藪前明吏部尚書羅欽順操履方正戶侍臣張伯

行刊其所著書并請採訪從祀孔庭斯道幸甚七曰悞違遠雲貴川

原稿殘損

恩詔果有居官清廉能幹因公呈誤罰俸降級者著該督撫亦行車異此

聖主求才之盛心也臣自幼讀書稍有志於民瘼竊見前會稽縣知縣王

風來進士出身居官十四年清廉慈惠已選祀典其事蹟可入

國史循吏之傳曾經閣臣張撫浙時薦舉終以承進呈誤不得陞轉此

後煩劇郡縣有廉幹而被忝罰或薦舉而仍呈滯既蒙

新綸閣竊更部宜通查前案督撫宜虛公獎掖勿受資緣勿徇好惡使實

心任事者阻格不前則居官皆知奮勵庶仰副

皇上不次用人之至意也九曰廓新化臣伏見臺臣條奏山陝樂戶除籍

一策奉

旨部議欣沾維新之化臣浙人知浙江紹興府有惰民一流又名丐戶其

弊更甚於樂戶保前明沉錮農工商賈無其業禮義廉恥不相關男

則吹樂捕蛙婦則做媒送嫁少者治淫匪特收壞風俗而不耕不賦

實無用之民也又有入京者前經府尹施世綸具

題驅逐仍不遵依蔓延浪蕩與無知棍徒私暱似倡而不名為倡其在

紹者不下數千戶向北往來若然化外宜令五城御史逐出遶回并

行令浙撫除其丐籍改業為農則前代舊染恙皆漸除矣十四平積

險查江西湖口隸就近處地名蘆九水勢甚險颶風狂濤陡起不意

往往破舟傷人保商實所必由其對面則建靈將軍廟以鎮之蓋蘆

灰之下即蘆窟也向有一老儒立志期另開水道至命其子祝髮為

僧以了此願其蘆廟之石可開港以通舟楫則永避此險歲活人甚

多前經撫臣佟圖勅方欲興作適因呈誤中止又經閣臣白於湖口

關外募武曲港作儀塘利賴頗鉅而蘆尤尚有所待臣昔隨學臣王

思訓閱文難於地方事未能詳悉輒敢附陳仰見

皇上好生如天民饑民弱則積陰之平章遂其時也恭逢

聖人在上百度精詳湛思普被本無可獻納臣實無知識竭此愚悃茲測

管窺責責

天聽難逃斧鉞又新進小臣未諳格式誠不勝戰慄隕越之至且謹

奏

刑部江南司額外員外郎王包括謹

奏為遵

旨條陳事臣浙西下士俸刑曹伏思獄獄固肯無

寬秋審尤關民命我

皇上如天好生

特諭外省重囚亦照

朝審之例三覆

奏聞誠欲恤慎刑之至意也竊查秋審監禁重犯

九卿等官所憑以詳核者惟此招冊而招冊中

所載罪犯情由止期簡明未免遺畧雖欲反覆

研勘無從查悉欺情且請嗣後於原題案內但

審刑去繁文其情節關係所在仍皆獨取備或

冊內秋審之餘得有所據以加詳核則所判情

實獲決可於等項庶幾反覆研勘不至尚協餘

憾此招冊之詳所當詳者也然亦有畧所可畧

者且伏見冊內擬決監候及情實停刑各犯至

次年秋審又將該督撫會審者語九卿會議者

語仍於招冊之後重序列若監禁年久則情

年內外有移連為累積將數十紙閱者徒費心

力於集內全無繁要且愚以為從前監禁久違

人犯秋審之時有疏誤者自當序入者語若歷

審皆同但止註明某年該督撫審擬何項九卿

核擬何項奉

旨著監候咨行在案字樣一切常同之處概不覆序

則案情不繁檢閱良便而匠役板紙亦不多有

靡費似此始覺詳畧之兩得矣至於

刑審招冊請亦照此增刊刑部知照謹隨不揣

芻蕘冒請

天聽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臣謹

奏

臣 史貽直謹

奏切臣一介庸愚屢蒙

皇上高厚鴻恩由侍讀學士

召入南書房行走

特命署理吏部侍郎旋陞內閣學士異數殊榮

寵逾格外自念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任事以來涓埃未報正在跼

蹐不安今奉

上諭以湖北布政司負缺著大學士尚書侍郎

都察院等各舉所知仰見我

皇上慎重人材詢及芻蕘之至意臣雖署事敢

不敬竭愚衷以仰荅

清問惟是臣服官二十餘年循分守拙從不濫

交一人除見聞所及不敢妄陳塞責今謹

將臣所知楊汝毅張謙履歷籍貫開列具

奏此二員俱係臣進士同年向來悉其辦事

俱有聲名但臣一人愚陋之見未可遽以

為憑伏乞

皇上留心諮訪博採廷評庶臣得免濫舉之愆

矣謹

奏

計開

楊汝毅江南懷寧人康熙庚辰科進士現

任通政使司右通政為人誠實小心辦

事明敏

張謙湖廣武昌人康熙庚辰科進士現

任雲南學道操守清廉前任部郎時辦

事敏練

臣 史貽直 王圖炳 遵

旨命查孔子及啓聖公歷代封爵今查山東通

志載魯哀公誅孔子為尼父漢平帝元始

元年謚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太和更改

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

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宗乾封元

年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唐明皇時謚文

宣王宋真宗加謚至聖文宣王父叔梁紇

為齊國公元時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加

齊國公為啓聖王明嘉靖十年改稱至聖

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謹此覆

奏

奏



九卿議奏

臣 史貽直 謹

奏為敬陳武關事宜事 臣惟

國家用人文武並重近科武會試設立好字

辨分別取中所以重技勇而勵人材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顯俊關門旁求若渴連開文武

恩榜又今滿洲子弟亦皆與武試另設額二

十名凡鼓舞登進之方稱極盛矣臣以一

介庸愚偷負銓貳於雍正元年武會試

欽點副考官今年武鄉試

特照校射官旋奏

思命點正考官蓋於武鄉會試內外場已三與

其役其中事宜略知大概敢以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查會試設立好字辨技勇之士無不

畢登故臣等去年得於好字號卷中定其

2010000

高下榜發之後又備賞

殿試讀卷親見我

皇上閱視技勇先後次第纖毫不爽一時中外

悅服凡習武之士咸知自奮誠以武場之

人材必出於技勇也今年奉

命校射其各圍所取技勇頗多可觀及入圍閱

卷則鄉試之與會試有規制迥殊者鄉試

僅於墨卷浮面填註馬步箭弓刀石並不

分別好字稱且等憑文取士但能就其一

日之文章高下參之技勇以為甲乙而究

竟場中所謂技勇者止以卷面所填之馬

步箭弓刀石為憑至於漢仗之馳健與夫

架式之便捷則卷面所不載而憑文取士

者之所無從識別也且愚以為武場取士

專在技勇若但憑文去取非空疎無用即

係勤嚴雷同復舊者既多僥倖擯斥者不

少遺珠且請嗣後武鄉試亦照武會試例

設立好字號則料垣之士不致屈抑而



國家自收得人之效矣抑其請其技

射時深知滿洲子弟騎射嫻熟者頗多聞

中間文滿字號佳卷亦復不少但以額滿

見遺且與副考官臣胡煦登同考諸臣每

為執卷惋惜查滿洲額中二十名漢軍額

中四十名合並仰請

皇上一視同仁准照漢軍例加中二十名則滿

洲子弟益知所踴躍興起矣且為

國家科舉得人起見謹以臣三次所歷冒昧

請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臣史貽直臣查嗣庭臣吳士主臣王傳臣

王國炳臣劉於義臣張元懷臣曹源郊等謹

奏六月二十七日蒙

皇上面發奏摺一件

命臣等會同詳議覆

奏欽此臣等議得摺內奏稱饑民流散四方

其原籍尚有田廬親戚苦無盤費頗歸不能者伏乞

皇上飭諭各省督撫量給盤費再與路引移文

原籍地方官清查舊業緩其差徭等語查

饑民所以流散四方者原由雨澤愆期年

歲荒歉以致就食他方我

皇上愛民如子叠沛恩膏直隸河南山東山西

等處被災地方屢經遣官拯濟平糶截漕

挑河窩賑一切救民之策無不周至故能

感召天和雨澤霑足均見秋成豐稔流民

漸復故土其量給盤費之處已經屢奉

諭旨着五城御史及直隸等省巡撫給與盤費

招集復業但恐日久廢弛應再飭各省巡撫着該地方官量給盤費路引送回原籍

又稱饑民原籍無田廬親戚不願歸者伏

皇上飭諭各省督撫查其可為士者送入義學

讀書准於所在地方入學額外量增名數

可為農者給與牛種開墾曠土俟五年成

熟後起科強有力者或就地准入營伍准

充胥役等語查流民之中未必即有文理

清通之人况各省州縣入學俱有定額不

便紛更若如摺內所請恐致做充流民佔

籍頂冒種種滋弊相應將摺內所請准於

所在地方入學之處毋庸議至各省曠土

已奉

諭旨准令各省本地居民開墾起科應將摺內

所請給與牛種令其開墾之處毋庸議其

所稱就地准入營伍准充胥役查各營馬

步兵丁俱有定額例由該弁挑選頂補關

係汛地防守緝捕之責不便將來歷不明

之人充入再查各衙門胥役俱有案卷文

移錢殺刑名及承辦差違等事例取本籍

隣里親族甘結方許着役令流民並無隣

五〇〇

里親族可查倘有作奸犯科事發脫逃諸  
獎無從踪跡追究相應將徇內所請准入  
營伍准充胥役之廢毋庸議至所稱疾病  
孤幼疲癯殘疾之人應如所請着該地方  
官給與醫藥善為收恤仍責令各地方官  
不時稽查務使得所又稱內外滿漢官生  
有能實心已貲安神各項流民者或

題請旌獎其有微罪小過亦能竭貲有益流

民者或

題請寬宥應如所奏准行但所安插之戶口  
以及所輸之銀米數目多寡不等着該地  
方官據實造冊詳督撫報部以憑查核  
分別引例官生准與議叙微罪小過分晰  
款項准與寬宥倘有以少作多以無為有  
虛捏造報等獎一經發覺將督撫該地方  
官及虛冒之官生一併從重治罪可也謹  
此議

奏

經廷議官工部右侍郎臣史貽直謹

奏為倉糧所關至重餘米之數當稽請嚴考  
課之條以昭勸懲事竊查京通倉內有餘  
米議叙之例所以鼓勵監督儲有餘之粟  
為經久之用法至善也乃從前奸民猾吏  
盜賣侵蝕百弊叢生為監督者或與之分  
肥或覺其欺蔽往往餘米不聞報最而虧  
空屢見被恭白我

皇上駕臨京通各倉查勘之後

睿照所燭纖悉靡遺向來積弊悉皆釐剔通年  
天庾日充而盈餘之米崇墉比櫛尤從前所  
未有巨項蒙

聖訓詳加指示周歷各倉逐一盤閱無不積有  
餘米已經臣等會摺

奏

聞外臣竊思餘米一項宜有成數可稽而各倉  
監督有報餘米者有不報餘米者此考課  
不可不嚴而勸懲不可不立也臣查各倉

正兌米每紅斛一石實平斛一石二斗五升除收正耗各項及給拵丁回空飯米外實餘米四升七合二抄改兌米每紅斛一石實平斛一石一斗七升除收正耗各項及給拵丁回空飯米外實餘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抄此二項餘米向米存貯各倉以

備晒聽折耗臣查京通廠座每廠貯米自一萬石至一萬七八千石不等今即以每一萬石約畧計之即應每萬石有餘米四百餘石豈有一經晒聽而折耗遂至如此之多者又每廠所貯之米三年後准其開除遞減折耗米每石四升二合且又竊以

一廠每一萬石計之則應每萬石減去米四百餘石豈有三年之中而折耗又至如此之多者此皆名為折耗其實陳陳相因有盈無縮所以臣等查者之日大率充實有餘其中數廠估量似乎虧少者逐加盤掣並有盈餘可見折耗之數浮溢至多盈

餘之數豈可不加確核一廠如此各廠可知少者如此多者可知若不報明數目則放空倉廩之後未經盤查之光其中既無一定之數保無有積久玩生仍蹈從前諸弊者乎且仰見

皇上肝食宵衣勤恤民隱近以

畿輔小民乏食致屢

宸衷責虞發粟展期賑濟至再至三無不運撥倉儲動逾數十萬石則是倉儲餘米顆粒皆為

國帑即顆粒皆為民食凡為臣下自應仰體聖主養民足食之至意周詳籌畫且愚以為此

項餘米既為正項斷不可聽其或報或不報以生侵漁之弊請

勅下各場總督詳定畫一之規務令各倉監督於每廠放空之後即將此廠所有餘米開明數目造冊申報倉場倉場咨報戶部存案差限既滿酌定餘米數目課其嚴最如



餘米多者交部議叙餘米少者無庸議叙  
其竟無餘米者交部嚴加議處如此則每  
年查倉皆有數可稽便於核實即各監督  
亦如畫一進行各倉餘米自無顆粒虧空  
法令一定獎賞永清倉廩日見豐盈而積  
貯日加充裕矣謹

奏

奏

籍其人操守清廉辦事敏練臣兩次奉  
命山西審事留心訪問知其居家安靜實屬才  
守兼優之員為此謹

五〇二

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暫署兩江總督印務臣史貽直

恭請

皇上萬安

朕身軀全賴皇上萬安

五〇一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管吏部左侍郎事臣史貽直謹

奏為遵

旨薦舉事今舉得呂文櫻係山西汾陽縣人康

熙丙戌科進士原任山東學道今丁憂在

臣史怡直謹

奏為清漕規以裕民生事臣江南人也謹將

臣所知江南漕規之弊為我

皇上陳之江南例於十月初一日開倉徵糧八

九月間各州縣預點倉書十數名每名銀

送本官銀數百兩然後遣倉書赴糧道衙

門領斛自糧道知府及管糧同知通判各

有規禮俱奢書分送又有不肖衣衿地方

光棍視為利藪從中分肥遂有春元錢公

費錢各樣名色不等奢書領斛到本地私

將斛底拆開放大除舊規明贈之外尚要

斛面加浮所以民間上米每石至加三四

又有漕贈脚費銀兩任意重耗收足然後

給典官稟歸農苛刻小民莫此為甚臣仰

請

皇上勅諭督撫嗣後每於徵糧之時著布政司

會同糧道較准部頒斛式令各州縣倉書

當堂驗領至斛底用鐵皮包鑲四面用灰

補油漆上加花押鑲刻民間上米用此斛

自行量交其漕項銀兩俱編入地丁內徵

收不得另立漕贈脚費名色道府廳官陋

規盡行革除州縣亦不得私受倉書餽送

仍著督撫大吏不時查察如尚有賄囑情

弊立即指叅從重治罪如此則蠹役奸胥

衣衿光棍無肥可分而小民自皆急公恐

後矣臣因

圖計民生起見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臣史貽直頓首

恭請

皇上萬安

復安即由山等處因西博用未詳少多詳後直有  
程用道是名聲况在醉神亦在侯特以等書未竟  
印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臣史貽直謹

奏為遵

旨恭繳

硃批奏摺事奉

上諭凡外省督撫提鎮以及學政司道等官所有奏

摺奉

皇考硃批者俱着恭繳雖批

朕安一二字者亦不可隱匿如有隱匿者照隱匿制誥

例從重治罪欽此臣自雍正六年以來荷蒙

大行皇帝隆恩屢奉差遣疊任封疆中間陳奏事宜所

有欽奉

硃批前已陸續恭繳外其請

安奏摺並奉到

硃批祇數字者共一百件理合敬封恭繳為此謹

奏

※

奏○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臣史貽直謹

奏為遵

旨恭奏事竊臣一介庸愚學術寡昧恭逢

皇上御極之初仰蒙

聖恩台臣四部辦事拜

命之後感極思奮竊欲少效愚忠以備

聖明之揀擇自途次以至抵京之後凡臣管窺之見

擬欲獻之

輔座者我

皇上宸衷洞見莫不立沛

恩綸播之海內

德音甫降遐邇歡呼伏念我

皇上至誠大孝執兩用中以丕顯丕承之心昭善繼

善述之志凡

大行皇帝所欲行而未及行者我

皇上已仰承

先志以行之

大行皇帝所欲更而未及更者我

皇上已曲體

先意以更之固已網羅目張盡善盡美臣雖欲俯竭愚

忱何足裨

聖明之萬一願臣荷蒙

皇上知遇之隆天高地厚敢不竭芻蕘之見抒一得

之愚謹條奏三事臚列如左

一科道銓儀之宜用正途也

朝廷不才用人惟才是與原可不論出身至於科

道銓儀之四衙門向來必用正途者良有深

意蓋六科者古之門下省也有獻替之資有

封駁之任與中書省同居禁中中書實亮天

工六科拾遺補闕乃

朝廷啟心沃心之助所以自古以來最重其選必

以清望居之至御史臺為風憲之司掌糾彈

之任鐵冠束筆整肅百僚必用熟諳典故端

方骨硬之臣然後班聯傲揚有濟濟師師之

美若夫天下人材莫不掌於吏部古者謂之

人倫水鑑苟非讀書稽古簡要清通何以掌

握銓衡陶甄品類又儀部所司自郊壇宗廟

朝聘燕饗以至五禮六樂興賢育才之典靡

不畢匯故所用者必須洞識南宮之故事然

後文章禮樂炳乎與三代同風此四衙門之

必用正途自古相仍良有以也臣請嗣後考

選科道仍取正途出身曾經兩任者考取試

用其吏禮二部司官亦照舊取曾任外吏由

進士出身之員陞補至科道任滿內陞外轉

進士出身之員陞補至科道任滿內陞外轉

之例仍宜舉行以昭陟陞如此則臺省俱得其人可以佐郵隆之化矣

一官員遷擢之宜循資格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陟幽明是以唐虞三代家世其官人盡其職良以用人者國家之大柄而資格者官人之階級也如內閣九卿乃

天子之股肱督撫提鎮為

朝廷之屏翰風於有位簡在

帝心非臣下之所敢議至於大小京堂舊例由科道官員揆滿內陞以次遷擢或在外司道等官

積有年勞對品補用又六部司官有曾經外任由正途出身者方得循例考選其積俸既深者不論出身並以道府兼掣外官則自司道以下有大計之條考察之典府州以下有特薦附薦行取欽取之例並須較俸然後遷除此大較也近年以來不循資格自科道內陞之例傳而大小京堂或以侍郎參用夫或以部曹躡進矣自道府兼掣之例傳而道府等官不由部堂之舉薦即聽督撫之題補而六部郎中有積薪之歎矣自行取欽取之例

傳而州縣等官營求速化者朝為令拔暮陟監司矣在

朝廷立賢無方果有奇才異能自可不拘階級然天下之士上智少而中材多不以資格限之則明敏幹練脫穎而出者固不乏人而疎進之士懷速化之心希不次之薦務為近功小喜迎合上官以緣飾僥倖者亦自不少其中即有厚重少文老成守拙資深俸久者亦莫敢自明外吏之內雖有慈祥悃悃無華撫字心勞僅科政拙者亦無由自見此所以遷擢愈數而獎勵之道未備也巨愚以為循資格雖不足以致奇士而可以造中材捐棄階資則俸進者不以為

朝廷獎勵之公而除喜其進取之巧甫進一階又圖一階得之視為故然不得則生缺望而奔競之風益長矣沉滯者不自咎其才具之拙而徒怨進身之無階政績猶是才能猶是彼何以一歲三遷此何以十年不調則疲玩之習成矣請嗣後內外官員仍一體遵循舊例俟其俸秩既優政績懋著循階按級以次銓

除果有器識非常才猷出衆盡心撫字治行  
卓然者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直省督撫仍許  
破格薦擢以為百條之表率如此則中材上  
智並效其能庶尹百司皆得其序矣

一河南開墾捐輸之宜速罷也九州之內荒蕪  
閒曠之土最多者莫如湖南四川我

國家休養生息幾及百年今且盡成陸海矣此外  
諸省俱鮮不耕之田況河南地勢平衍居天  
下之中風雨之所和會其民秉性醇樸勤於  
力穡自來無寸土不耕其不耕者大都斥鹵  
砂磧之區耳臣聞河南各屬廣行開墾一邑  
之中有報開數頃十數頃至數十頃者積算  
無慮數千百頃臣始聞而駭繼而疑終而灼  
然知其不可行也河南沃野千里安得荒蕪  
田畝數千百頃之多此臣所以駭也惟念大  
臣身任封疆以忠君愛民之心為體國經野  
之計自當圖畫萬全必非一時苟且此臣所  
以疑也及細加訪聞始知所謂開墾者並非  
實有可耕之地不過督臣授意地方官欲其  
多報開墾於是各屬迎合上司指稱某處陳

地若干某處曠土若干造冊申報上司據其  
冊籍按其數目報多者起遷議叙報少者嚴  
批申飭或列尋事故挂之彈章地方官畏其  
權勢莫得歡心詎恤日後官民受累以致報

墾者紛紛其實所報之地非河灘砂礫之區  
即山岡确磧之處皆自古不毛之土非人力  
之所能施甚至墳塋之側亦指為曠地之周  
原村落之墟盡可作疇之南畝旁觀料其  
無成當事恃之愈急又河堤所在當留餘步  
古人所謂不與水爭利者此也一旦開以阡  
陌墾以犂鋤於河防亦所未便此臣所以灼  
然知其不可也日下行之不過枉費民力其  
害猶小若數年之後按畝升科指斥自為膏  
腴勘石田以上稅小民將有驚兒賣女以應  
輸將者不識任事之人何以待之雖十分之  
中或有二三可望成熟者然亦當廣詢博謀  
逐漸經營不宜好大喜功固計後患也又勸  
捐一節乃不得已之策非承平之美事今乃  
令郡縣官長驅車郭門手持簿籍不論鹽當  
紳民慰以好言令其書寫持筆者敢起而不

敢言當官者恬然不以為怪登寫既畢背經隨之能是則為賢員加以獎勵反是則為失

職恐挂彈章且地方官一年數換則勤惰薄一歲數更

國家理財自有公平之大道何至搜索無遺若此非惟大憐民心實亦有損國體臣愚以為斯事所係至大若仍令該地方官查勘則上司意指之所向屬員安敢違之必上下商通互相容隱回護前非其害更甚合無仰請

皇上內降

密旨

特簡廉明公正之大臣撫綏其地則情弊立見而河

南百萬生靈食福無既矣

以上條奏事宜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謹

奏

此摺已議行

五〇七

戶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印務臣史貽直謹  
奏為恭請  
普恩包格陳弘謀

聖訓事竊臣荷蒙

聖恩命署湖廣總督印務擬於本月十三日起程伏

思念楚封疆幅輿廣闊苗民雜處庶務殷繁臣以庸材唯懼不克勝任伏乞

皇上俯賜

聖訓俾臣知所凜遵庶幾殫竭駑駘得以免於墮越

臣冒任悚息待命之至為此謹

奏

兵科掌印總事中臣丘尚志為邊

旨條陳事竊聞古者刑罰之設非以殺人原以生人

周禮有三宥三款之條故成周刑措不用囹圄

空虛宇宙太和漢晉而後不能再觀我

皇上承

世祖

聖祖八十年來之深仁厚澤

御極以來宵衣旰食日昃不遑寃以恤民思以待下

無事不

睿慮周詳而於刑名案件尤加慎重

特命總裁纂修律例每於刑部堂官進見時面剖是

非稍有下常嚴加切責又

勅滿漢司官輪日進摺兼取併聽務期精詳下使有

毫末之真如天好生之心雖克舜不道此臣本

江右庸儒容秋蒙

恩授置科員遠逢秋審幸隨班末按情實而下為緩

決緩決而下為可矜情實者無容異議可矜者

已蒙

恩宥惟緩決一項有初次定為緩決者有再次三次

改為緩決者皆出自九卿公議既改定為緩決

則情有可原萬死中得一生之路自康熙五十

八年至雍正二年俱奉

旨停刑四海已披

慈祥之仁臣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有加無已因思此緩決之人既

異於情實之流仰懇

勅部的定經過幾次緩決者咸等發落開一面之網

俾不至斃於獄中更冀

覆載之恩則固空虛太和之氣洋溢於宇宙間

矣臣習識短淺冒昧條陳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伏乞

康鑒施行臣謹

奏



工部右侍郎加伍級紀錄陸次臣申弋成謹  
奏為流通鼓鑄以平錢價事竊照

京城錢價較之雲南錢價稍貴查雍正五年雲貴總督鄂爾  
泰

奏請欲暫停鼓鑄以待流通部議以滇省每年所出銅百萬

餘助或鑄錢解京或將銅解送京局該督議以錢銅二項

解京水陸脚價甚重不如照常鼓鑄將每年鑄出之錢除

本省搭放兵餉外餘者節留備息錢以作脚價壹串的

費貳錢叁肆分運至楚省兩江川廣等處每串作銀壹兩

交藩司搭放兵餉將藩庫銀兩給發解官帶回以馬米年

鼓鑄工本臣查江楚川廣等省皆水陸通衢錢文易於流

通不致昂貴莫如將雲南鑄出之錢以拾萬串運至湖廣

附覆船帶送

京師可省水脚之費計算湖廣糧船肆百餘隻每船帶錢貳

百伍拾串的計貳千餘船較之糧米止有貳拾餘石甚覺

輕便亦易為力再將廣東鹽販一間併收買洋銅設立鼓

鑄鑄座每年鑄出之錢除本省搭放兵餉外請將錢拾萬

串運至江西附搭糧船解京粵東至江西有水路可通每

串脚價約需伍陸分較之雲南運送甚屬簡便再查江西

糧船有柒百餘隻每船約帶錢壹百肆拾餘串更屬輕捷

而湖廣江西兩省每年解京之餉甚多各扣存拾萬兩付

滇粵解官領回以作來年鼓鑄工本其兩省制錢俱交押

運官送至通州倉倉場侍郎查明貳拾萬串轉解戶部搭

放兵餉或交順天府給發大定兩縣五城兵馬司以壹兩

壹串買易民間其錢價令按季解交府庫陸續解送戶部

以清幣項

京城每年既有寶泉寶源所鑄錢文陸續拾餘萬串又有滇粵

運送制錢貳拾萬串錢文既多流通民間錢價自可均平

矣此臣管窺之見未知有當奉宣伏望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工部右侍郎加伍叙紀錄陸次臣申大成謹

奏為敬啟劄奏仰祈

唐鑒事竊臣前任廣東雷瓊道調赴省城時原任尚書臣趙申

壽奏

聖祖仁皇帝諭旨任粵賞兵撤臣隨往辦理凡山陬海濱得以親

歷故於山海情形略知大概誠恐越職不敢冒瀆

天聽昨午見雲黃督臣鄂爾泰所

奏江南水利事宜奉

旨摺內有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則不可若有

關於國計民生者既有見聞即當據實

入告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何言必納臣不揣冒昧所有一得之愚敢為我

皇上陳之臣查粵東乃山海之區匪類時有地方官極力清

尚來廓清臣愚以為欲竭其流須清其源練粵省地廣人

稠五方操處有資本之民貿易資生無資本之民為傭業

所迫因而聚集為盜臣按時度勢再四思維欲得耳盜善

策惟有懇求

皇上天恩請將礦賦一開窮人得以謀生衣食有賴自然不肯

甘心犯法況為盜賊夫礦賦為天地自然之利一旦流過其中貪婪覬覦皆世間必需之物豈可令其塵埋廢棄不加使窮民聞之得以資助衣食且於兵餉亦有小補焉則甚多誠恐有過慮者曰礦賦一開匪人聚集易聚難散未免為患於地方臣查雲南一省每年廠課歲增數拾萬從未見其貽累地方臣以為

國家善政全在得人誠得其人自能清弊安戩今大礦止許客伍千人中礦客參千人小礦客千餘人聽商民開採按季上課文職委同知通判縣丞抽收稅課兼管廠內命盜關駁事件武職委守備一員帶兵壹百名於大廠駐劄巡查千總一員帶兵柒拾名於中廠駐劄巡查千總一員帶兵伍拾名於小廠駐劄巡查其巡查官兵皆有保甲主餉令廠上再重輪調勞行撥自然樂於防衛其廣東新鑛提鎮四處撥兵數千名差遣希少與其坐而虛餉何如出差効力礦廠既有文武各官彈壓而責成於督撫諸臣留心撫綏礦使自然不敢生事每年所收稅課今該督撫查明實數造冊具題報部或量給休養沿河圍蓋以衛民田再則收解邊庫協助兵餉礦賦一開不但兵民有益

而山海之盜可以潛消然化矣又查現今粵東窮民逃入

川省就食者甚眾此皆憐憫人多謀生無業覓食地都若

曠廢一關發生有賴而窮民必不敢逃逸失所矣臣愚昧

無知就臣耳目所及不敢不為我

皇上敬陳如稍有一二可採仰懇

聖明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五二二

山西巡撫 日 覽 石 崑 跪

請

皇上萬安

朕身既省公請安摺仍由又身此一查尚請查  
請事儘有不以具摺請安

五二一

日 覽 石 崑 跪

請

皇上萬安

朕身你條奏三指息係屬可嘉宜保存心行  
事自大有好處亦不憂懼之具奏也勉之  
况你聲名不著竟敢保條美移此去一切朴  
任吏治勉力學習

五二三

禮部尚書 臣 石 文 焯 跪

奏為敬陳雷見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

宵旰勤民

中和立極固已百及俱修萬民咸治矣乃獨

配不自聖安愈求安下採焉是廣開言路 臣 稍有祈

見敢不為我

五六一

皇上陳之獨惟黃河堤岸敗闕運道民生

皇上不惜百萬金錢普例如增培培現已而河

告成安瀾永慶一切善後事宜亦既詳且悉矣

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派修防額設河兵堡夫

止能修補水清浪高查換雜洞氣穴以及平日

堆積上牛臨險竭力搶護至於堤身一年之內

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侵蝕者堤邊工多不

能禁責諸舉舉兵役是以河防一覽載有潘李

州每歲派夫如高五寸之請而前河臣新補亦

有每兵一名招募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

種免糧歲令如土五寸之議其論說或有不同

而其慮遠思深則一臣向任河南籌計南北向

奔堤工一千餘里約長二十餘萬丈無丈項寬

三丈或四丈不等按丈如高五寸約歲需銀四

萬餘兩合十年而計之共需銀四十餘萬兩若

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十年即應依四五

尺以千餘里堤工一例早接無論偶過異常之

水修防無時即使萬無此虞而早接之堤終須

加增高厚仍前普例興修又需費至數十百萬

不考臣以為與其併修於一時而水先浩費莫

若歲修於平時而可資鞏固似當仰請

聖恩勅下督河二臣體照新補潘李到所議加土分

寸一例酌添歲修者也第州縣派夫細與父經

革除其募丁給田之說亦稍覺紛煩可否即以

臨河州縣應解司庫公用銀兩留充本地歲修

大堤之費倘工段錢糧多寡不同總應督臣通

融撥給如有餘利仍行全數解司每年工竣後

該管道員親行文勘倘過換地印河官首有草

率冒濫等弊即行揭發治罪追賠似亦河工若

後事宜之一法其江南山東等省堤工應否一

併酌添歲修臣才短識庸是否百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禮部尚書臣石文焯跪

奏為請定滿洲司官按司銓補之例以專責成事  
竊惟各部案件皆由司官辦理是司官各有專  
責最屬緊要查漢司官缺出皆按司分銓選而  
滿洲司官則於補放列任之後本部堂官始酌  
量派司司有領簡才有優誦量才授司原期允  
協但官無一定之司則不時調換來往無常不  
惟經手拙業難以交代更恐司官內有懶惰者  
或市圖專簡之司以期偷安狡詐者或遇本司  
有關係之事不肯詳細辦理即冀另調他司以  
圖卸責其中不無藉托規避等弊而堂官任意  
調換亦恐有瞻徇情面之處臣請

皇上勅下吏部行文各部將所有滿洲司官員缺就  
本部司分之領簡酌定司官多寡行文吏部

查明註冊嗣後各司缺出照漢缺之例坐司銓補  
其各屬不法者該部不時查察外如有才具平  
常下屬大司之任者照調兼領簡之例題請引  
見調換如過本司司官出差各人署理將署理之員

到任卸事日期咨明吏部存案如此則部院事  
件易清而人才優劣可見在司官亦知所鼓舞  
莫不勉圖報効矣臣愚昧之見可否採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署馬蘭口總兵官 奴才 石文焯謹

奏為

奏明事竊 奴才 蒙

聖恩署理馬蘭口總兵官事務惟有勉竭駑駘夙夜  
敬謹以圖仰報

高厚於萬一茲值本年軍政例應自陳將所有降罰

案件叙入本內 奴才 雍正貳年署理浙江巡撫

為失察逆書壹案至雍正捌年吏部如何議處

之處奴才在井田屯夫行知自陳本內無憑叙

五一六

入隨具文呈請部示以便遵行准吏部別開內

稱原著巡撫石文焯已經列業革職在八旗井

田効力贖罪其革職之處仍行註冊等語伏思

奴才在禮部尚書任內因退縮才庸奏

旨革任以原品在八旗井田督率効力行走而部文

內則稱已經列業革職効力贖罪與原

旨大相互異吏部並不細心查明原

旨竟將

諭旨任意舛錯奴才理合

奏明至於自陳本內仍照部文叙入相應一併聲

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摺摺

奏

聞謹

奏

署馬蘭口總兵官奴才石文焯謹

奏為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整飭營伍修期操練嚴盛甲馬匹器

械旗幟俱全齊備况

陵寢重地非他鎮可比尤宜整肅奴才於本年陸月貳

拾玖日奉

旨署理馬蘭口總兵官事務任事以後即行操閱查

驗見所存盛甲旗幟俱已傾壞器械不全兵丁

技藝生疎奴才隨經確查始知鎮兵事重地防

不能齊集操練所致盛甲旗幟條康熙貳年及

康熙貳拾柒年由正定府解到共計盛甲叁百

副雜貳拾肆年原屬久遠又因本營向未照

各省提鎮協標設有公費糧為每年修葺之資

所以不能時加修理盛甲俱已朽爛旗幟亦皆

破損奴才竊以

陵寢重地難事重巡防而甲仗安可不備軍容安可不

肅即不能齊集均操亦當輪流更演方不月

皇上優恤兵丁加餉加糧

欽賜生息銀兩有加無已之至意奴才詳加酌議除

現在下汛兵丁輪流教習操演以及各兵應自備之器械鈔令陸續置辦外其急需修整之處甲旗賊火柴鉛子等項無項支辦伏查古北口提標兵丁壹千肆百名每年留存公費糧拾肆分今鎮標兵丁壹千名仰懇

五一七

聖恩每年准撥步糧拾分作為公費再馬蘭鎮標向有總兵官養廉親丁步糧貳拾分奴才一併撥出修整則壹年之內便可陸續修造齊備向後有公費糧存儲又可節年修整庶甲仗常新軍容永振奴才不揣愚昧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謹

奏

其的董行一集達印者無例法印存案

署馬蘭口總兵官奴才石文煒謹  
奏為盡戶違禁苛盤恩兵無知受賺事竊惟兵丁餉口養家惟錢糧是賴我

皇上以

陵寢重地格外施恩有加無已自宜衣食充盈奴才見兵丁隆冬衣服單薄日用亦覺拮据隨加細訪始知歷年積弊未除鋪戶貪得無厭蓋兵丁向有概負父子兄弟承賠及本身借欠者每季所放錢糧原封送去尚多虧欠兵丁依然赤手一切日費與夫承應差務只得仍向伊鋪借用鋪戶又將所還之銀零星借給除短扣外再加利息三四分不等總以一季放餉為期即季內三

五日亦照全季三個月利息盤債則名為三四分而實則加一外矣因飭令中軍遊擊聞英等細查帳目守備千把等員共欠銀千捌百伍拾貳兩零馬步兵共欠壹萬柒千壹百柒拾壹兩零其不負債者什無一二伏惟

皇上明並日月無微不至雍正七年曾奉

諭旨嚴禁舖戶土豪人等廣放營債如有違者從重  
治罪其已經借給者著還本銀不許收取利息將  
此懲債主之貪心以杜暗蝕兵糧之患

天語煌煌豈容竈戶怙息不悛於奉

旨禁止之後仍復私行盤放刻剝官兵奴才查兵丁  
每季所放錢糧不及積欠之半隨還隨借永無

清理再四籌畫除守備千把等員借欠舖戶扣

頭利息稍輕應照還本銀不許收利之例陸續

清還其餘兵丁帳目舖戶數十年來輾轉苛盤

利過其本美止數十餘倍且不知奉法違禁射

利應不准再為償還以杜時餉兵糧之患再兵

丁每季錢糧當放給之時即入竈手並無餘存

今借放積弊既行禁止恐遇有尅婚事故及日

用當差目前無從措辦仰懇

聖恩實撥帑銀伍千兩奴才酌量陸續借給嚴飭得

節日用按季扣繳一年之內將公帑扣清盤充

癸丑年秋季兵餉從此兵丁無遺負之重累而

每季有八已之錢糧家室充裕永荷

五一八



高厚之恩於無既矣奴才才識淺陋是否可行伏乞  
聖主指示遵行為此繕摺具

奏謹

奏

糊塗粉飾後明矣似此出人情乎遂得！奉以何抵海

署馬蘭口總兵官奴才石文煒謹

奏為恭繳

硃批仰祈

睿鑒事竊奴才知識愚陋以一偏之見冒昧陳

奏廣放營債一摺蒙我

皇上寬宥優待

聖慈諄切訓誨奴才跪讀之下感愧交集嗣後務期

盡改前愆以仰報

五六六



天恩於萬一耳為此具

奏謹

奏

五一九

銀白旗漢軍副都統降二級留任以才石文煇謹

奏為欽奉

上諭節雍正四年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朕訓諭諸王大臣所降之旨甚多有留心敬聆者有

聽過即忘記者凡聽過諭旨之大臣着各將所奉之旨

繕寫密封具奏欽此欽遵以才謹將跪聆

聖訓繕寫進

呈

聖訓爾等旗王大臣辦理一旗事務責任最為緊要風俗

不淳人心不正皆由爾等平日不教誨之故爾等與其

在家閑坐何不日赴公所將所屬官兵教以孝弟忠信

不文結匪類遊蕩即至愚極蠢之人未有不感發天良

人心風俗自然淳厚豈以印務辦事教場操演便謂盡

職乎

聖訓從來結黨之輩同惡相濟背負國恩縱一特赦終

必敗露即欲如恩寬免國法斷不能有何改不一心事

朕竭力振勸必致收此惡旨自蹈法網朕實痛恨

聖訓人臣事君只在謹守公忠二字一生便受益不盡不

但自己當身體力行即在家庭間亦當以此二字教訓

子孫使他從小時便明君臣大義長成後或授以官職

自可為國家有用之材亦不愧為家子弟况朕若不

善家子弟更用何人但愚爾等不能教訓子弟成器耳

聖訓凡臣子致身事君一切私情皆當杜絕朕實不解爾

等好識認人是何意見諸事朕為之主張有何畏人之

處可曾見公正之人反不能保其名節者乎

聖訓 臣子事君自應誠敬不可怕懼爾等若無欺騙詭詐

之事有何畏懼之處如心地不能清白懷奸橫詐難畏

懼國法必不能逃如朕之賞罰並非因朕之好惡皆由

爾等自取况朕之辦事從不厭煩爾等肯隨時敬養朕

甚喜悅君臣之分最近最親爾等當面如此畏懼光景

出外嬉笑豈能常存誠敬之心所以常常告戒只願爾

等實在誠敬受福無窮

聖訓 凡會議者原要各行己見使事理歸於至當即意見

偶有參差不妨互相參酌方謂實心盡職朕聞爾等於

會議之時但憑一二人議定即隨同畫押其餘衆人竟

默無一言且不但不以己身不古為耻反將一二建議

之人妄加非笑是誠何心此種陋習切宜痛改

聖訓 旗下兵丁貧窮之故總由不能省儉所致爾等試思

兵丁豈有靠賞過日子之理即賞亦不過目前花費過

數月之後依舊是個窮人如果能平日省儉不過分妄

費何得至於窮苦再入旗兵丁皆朕赤子原要爾等教

養非令爾等作踐若平日並不教訓一旦有些須小過

辱及人之父母豈敢養兵丁之道近來八旗漢軍大人

於秋甲時或無甚獎瑞恭佐領要錢亦未可定如秋甲

要錢得甲之人愈難過矣再爾等近來辦事不過因朕

每日留心政務所以爾等不敢懈怠朕若畧自殿逸爾

等積習依然如舊總之爾等辦事不必畏人抱怨如果

秉公縱有小人抱怨究竟有人稱贊若諸事徇私縱有

小人感激終不無人抱怨

聖訓 朕聞外間風色近日仍照舊穿用若有妨礙實在難

禁之處當日應將所以難禁情由奏明又何必奏請禁

止官兵皆爾等所管焉有不能禁止之理總由爾等始

動終情之故再爾等在外行走見小人生事應立即直

問係某旗之人即向某旗大人說知懲治一兩次小人

自然畏懼不敢生事矣今爾等往來道上難過此等生  
事之人亦只做不見不聞是何道理爾等為何不拿出  
良心來辦事

聖訓爾等辦事只要實心果係實心朕必知道即如操演

一事近來不似從前甚覺懈怠每逢操期大人等竟有

不至教場但聽恭位領操演者間有一二人到教場亦

不過說閒話何嘗蓋心操演八旗兵丁係國家根本休

戚相關爾等須加意訓練方不負朕委任之意

以上恭記

聖訓敬呈

御覽謹

奏

奏為謹

古歌陳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利益兵民之事無一不上聖

聖表如才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道格振用自當竭盡愚忱以仰

報萬一但才任事纔及月餘見開未實之事

不敢冒陳謹以才向在陝西漢中府同知任

內經營屯糧一事懇請

皇上睿鑒伏查陝西興漢鎮所轄漢陽寧羌陽平善

陽四營馬步兵丁共一千九百餘名其支款兵

馬糧料俱係漢中府同知經管每年額收一州

四縣屯糧小麥黃豆共一萬八千四百餘石按

季撥給至期官兵赴郡領支切查各營汛地祇

有漢陽營汛支給迤便其餘三營兵離府城二

百八九十里不寄山路崎嶇陸運甚難即百姓

完納屯糧除南鄭縣附郭其餘寧羌一州及城

固張城沔縣三縣之民赴府倉納糧路亦甚遠

且漢中地氣蒸濕小麥黃豆更易霉爛計算每

年除支放各兵馬糧料一萬二千二百餘石外

續白誤漢軍副都統才石文燾謹

尚制六千餘石陳陳相因虧耗難免今擬

皇上於卹兵民無微不至奴才仰懇

皇上勅令督撫將此項屯糧查核酌議改折色徵收

庶兵使支領民使輸將均沐

天恩於無既矣此係奴才身歷之事實昧漬陳伏冀

睿鑒謹

奏

鎮日銀漢軍副都統奴才石文燾

奏為遵

旨欽陳事欽惟我

皇上德惠海統

存慮周詳奴才等恭聆

聖諭敢不實心體訪以仰副

天恩於萬一謹就奴才管見詳陳仰請

聖鑒伏思向來候補候選旗員有恩赴河工効力者呈明

本旗都統赴工候糧河督驗看如米才具可用咨取  
本旗都統並無過犯及家道殷實印結方留工効力  
近查河工効力人員奉

諭旨命九卿棟選引

見於往候缺題補在案今見河督仍有咨取本旗印結者  
竊意此等未必皆練河務或係外任子弟因年紀幼  
小借此名色為日後題補之計或因積期而違托稱  
効力並不赴工任意在工外逍遙且行查家道殷實咨  
大到旗未免不肖官員又生勒索等弊請嗣後河工  
効力人員遵

旨棟選引

見條注凡旗人經河督留工効力咨取本旗印結者恭行  
停止無旗員不致借端留外而勒索之弊亦可永杜  
矣為此具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續白旗漢軍副都統 故才 石文炳 謹

奏為請嚴承追奉處之例以清

國帑事切先文請追復之系多年未結規由旗下無承  
追奉處之例是以任意延緩或習伏思錢糧首  
重虧空而虧空責在承追故才以為嗣後凡犯是事  
仲係何人任領名下即以該領為承追以恭領為  
督催令其於限內按欠款之多寡派定每年該完  
分數竭力追催變賣完結如限內追催懈惰不及每  
年該完分數即行指奉照外省追催不力之例一體  
降罰處分無該領恭領人人自惜功名稍知儆惕  
不敢徇私容隱而拖欠錢糧亦得漸次可清倘必俟  
年限已滿之後始行奉追雖有處分究於

國帑仍無裨益况哉

皇上鼓勵人材凡標真精能者分宜職即有紀極加級優

典令事關

國帑盈千累萬漫不追結亦應申嚴恭處定例以示懲

戒以才從旗下旗撥起見冒昧陳請可否允協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續白旗漢軍副都統 故才 石文炳 謹

奏為敬陳管見以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大德如天

恩施溥通而於八旗兵丁尤為愛養俸至如今春米價

稍貴即奉

恩旨預給兵米以濟艱困又念無和兵丁或食日前小利

私賣委費致日後有增價糧米之累

特諭各旗火人年屆廢老適為晚諭凡所以保獲窮孀於

鄉人情者固已靡不周至矣故才不揣鄙陋伏已謹

廣

皇仁請於每歲三季放米之例稍為追變酌改四季給發

仍令各旗家諭戶曉毋許私賣務各深遵恪守在兵

丁不過三月之隔即飽

天庾其指播者既無不格之虞其假買者亦無妄費之

患一轉移間而家家共樂安矣戰戰成法

恩澤矣窮究之見冒昧陳請可否允協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

以奉性宜為恭謹不過少壯敢慎而已謹等何不

事以制亦已



尋理正白旗漢軍都統事務張白旗左軍副都統以才石文燭謹

奏為請給火班官馬以備差使以充兵累事欽惟我  
皇上德思澤被

奉慮周詳無事不上屋

宸衷而於八旗兵丁尤加矜恤

於念倍克 才不揣愚昧謹以火班馬匹一事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八旗火班之設原預備探報火燭等事誠

為緊要每旗向設馬兵十名以備臨時差遣滿洲旗

馬五匹蒙古旗為二匹漢軍旗為三匹滿洲蒙古均

有官馬獨漢軍向無官馬每日差使俱係各佐領下

撥發俟免以現值疫疔之馬官貼期緊要之難免

遲誤且一年通計僅馬匹之用需費三百餘兩 才

仰體

皇上愛惜兵丁至意更思火班緊要應請

恩賞官馬三匹以備差使庶公務不致遲悞而兵丁亦

得允值馬之累其買馬銀兩三匹需價二十兩每月

喂馬銀兩照官馬例三匹給銀七兩請新本標房位

支用就俟年終歸入 奏銷冊內一併

奏

開可百允滿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以步伴用石文燭詳著詳議奏聞

奏為遵

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才 石文燭謹

旨保奏事鑲黃旗漢軍叅領張正文人老誠操守好辦事

勤慎為此謹

奏

鑲黃旗漢軍都統臣石文燭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查長鑄營所用漢軍八旗蘇牌頭僅一百一十名兵一千零六十六名其蘇牌兵徒出係在各該操鎗手之內挑補學習而蘇牌頭僅出亦在各該操鎗手之內挑補蘇牌兵之中有技藝精熟者亦不得補放蘇牌頭值而該管除蘇牌兵委為教習之外又別無挑補之路至伊等本位領下還有頭值跳出以之補教到旗則其數年所學之牌刀技藝必致生疎以該管論之則又少一牌刀精熟之兵況該長鑄營所挑各該旗之新蘇牌頭僅等列營本欲使之營東兵丁但未經熟習則於牌刀隊伍之進退開合不知何能營東以臣愚見嗣後有蘇牌頭值跳出請照補放訓練旗之例者該長鑄營即在該旗蘇牌兵教習之中不論甲喇佐領惟擇其牌刀精熟能營東兵丁者即行補放行文知照該旗入在出旗之位領下請領錢糧如此

則蘇牌兵人人念如自勉而於該長鑄營實為

有益是否乞協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鑲黃旗漢軍都統臣石文燭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欽惟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至臣等隨處材愚昧無知火有遠見敢不敬陳查八旗營職摺內俱列奏預職銜其別項奏摺內並無奏預職銜臣竊思奏預一官有專司承辦之責况伊等係經手辦理之人亦應列名具奏臣請嗣後八旗值班九有題奏事件亦照營職奏摺將奏預列名如蒙皇上召見列名之奏預隨臣等跪聆聖諭得覲

天種進禮儀亦可熟習而恭預人品才識之優劣亦莫不在我

皇上洞鑒之中矣臣萬幸末見是百允編伏乞  
睿極施行謹

奏  
以是是向位且存請片法部知道

錄黃旗漢軍都統臣石文燭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查八旗出任外任之員或被參革解任

已經回旗者遇有伊等本身在原任內案件不

清則必將該員調赴原處實對該督撫咨部由

部轉交該撫著差員押送軍務公務難容違礙

該撫即奉法到職轉報預備兵等押送但各省

遠近不一由部給咨起解者則沿途州縣收禁

錄黃旗漢軍都統臣石文燭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查八旗外任官員內有降調革職應回旗

者向例該督撫將伊等家口數目確查清楚遠

自無疎虞若旗員解送不遇於旅店看守恐路  
途遙遠而重罪人犯致有疎失且旗員委派  
出在外日久恐生羣端臣愚請嗣後如有該督  
撫咨報實審之員該旗即行交部由部給咨沿  
途州縣食差按程迎解無旗下兵丁不致遠差  
各省而所解重罪人犯亦不致有疎脫之虞矣  
是否允編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冊送部咨謀查核恐致有遺漏遺留謀人在外  
 情弊可謂既詳且善但進行日久陋習相沿臣  
 每見該員內一官赴任家口極少不下二三十  
 人及歸謀之時該督撫並不確實清查革率從  
 事以致該管地方官員任意徇私將應歸謀人  
 員內除親丁外僕從不過開送三四名八九名  
 不等其餘悉聽奉家違留各處在外滋擾無憑  
 稽察不無奇頓財物隱匿人口之弊臣懇請嗣  
 後凡有應回謀之人員務令該督撫將該員所  
 有家口人丁令接任官逐數查明備造清冊并  
 取具並無遺漏詢隱印結送部咨旗查核如此  
 則責有攸歸而應回謀家口自無在外違留徇  
 隱之弊矣臣愚昧之見是否乞協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請

皇上萬安奴才至愚極陋荷蒙我

皇上特恩以候補道員拔用江西布政使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受事之日即循例詳請撫臣代行

奏謝外伏念奴才之父石文晟由蘇州府同知歷任

知府嗣在山西平陽府任內時值饑荒循職賑濟

遵蒙

聖祖仁皇帝特擢貴州布政使在當日奴才之父猶稍能

報効

國家以致破格優陞今奴才並未有尺寸効力之處

忽蒙

主子不次曠典此雖捐糜踵頂未足仰報

高厚也奴才到任以來夙夜兢惕念布政一官為錢

糧總漕惟有裁酌陋規清查冗庶可以正己率

屬仰副我

皇上愛養元元之盛心稍盡奴才職守于萬一查得江

奴才石成斌跪

西布政衙門向有時節生辰著印規禮以及解庫平頭每年約有四萬餘兩才竊思州縣錢糧虧空之故多由大吏收受規禮以致為其挾制無所顧忌任意虧空因將時節生辰著印規禮盡行裁革止存平頭一項每收銀一萬兩有平頭銀一伯七十五兩此係大學士臣白潢前任江西巡撫時減定查江西省每年額解藩庫銀一伯五十餘萬兩但州縣遲延民間拖欠往往有解不及額之時大約此一項每年不過二萬三四千兩內除總督養廉銀四千四百兩巡撫養廉銀八千八百兩尚餘一萬兩上下之數內又除心紅紙張墊補衙役工食約用一千餘兩延幕書算日食費用約用一千五百餘兩衙門公事往來諸費及應捐俸辦理之處約三千餘兩以才家口眾多養贍薪水加意節省亦需四千餘兩在才受

皇上格外弘恩即此平頭餘剩亦不應添指再四酌度若併此裁去不特以才一時難以支撐亦恐後來贍養不給或致貪贖累民或反虧空庫項不得已



留此以為養無窮清夜抱愁嘗思才未能仰報皇恩之處也惟以才識短才庸祇思兢兢業業供職存此不敢有負

皇上之心以負百姓并不敢以一字虛誑上欺

明並日月之主奴才自問何人叨沐

異數至此倘口後貽誤職守辜負

主恩不特奴才之罪難逭更恐天下臣民以為誤用匪

人上累

聖明則奴才之罪惡固天地所不容而亦難見奴才之

祖宗于地下矣為此披瀝陳

奏伏乞

睿鑒奴才不勝激切惶悚之至謹

奏

以等事朕皆奉嚴旨及此向來等處個個是才不但勉力做一個字在存字款字了不在此明也分是奏謝心甚甚任人一切云其云事得者處至不可能百性不可不聽不聽不利奴才亦以備公用不才不可不事朕時度機而行不保性用你體由朕自然知道有字事勉以圖上進不事小就中上忠

請

皇上萬安奴才於十月初六日抵領

硃批

上諭叩頭跪請蒙

天語諄諄指示奴才惶悚無地感激涕零伏念奴才至

微至陋叨沐

異數拔用雖捐糜頂踵亦難報稱

高深於萬一今復荷

主恩如天

訓誨明切奴才敢不遵

旨實心供職勉勉從事仰副

聖懷為此具摺叩謝

天恩統祈

康寧奴才不勝激切惶悚之至謹

奏

知道了 爾保等 在 領 好 効

奴才石成斌跪

請

皇上萬安

朕母你着實好勉

浙江提督總兵官石成斌跪

臣石成斌謹錄 奏 蒙 聖 旨 仰 祈

奏 降 聖 旨 仰 祈

奏 旨

本 如 實 力 行 之

為

奏 定 公 糧 整 理 軍 械 兼 立 條 規 務 準 實 用 事 照 得

營伍廢弛皆緣整頓之不力軍裝缺乏實因公  
項之無資查關省陸路營伍久經裁廢早已上  
厝

聖懷本提督叨沐

皇恩特調閣下到任以來驗閱木標軍裝器械率皆  
損壞不堪按冊雖有其名臨場實難應用歷查  
往日雖有辦公之項而無辦公之人其弊皆由  
假公濟私使歸已索在今日即有辦公之人已  
無辦公之項其弊皆由矯情干譽不許久長凡  
此皆上負

國恩虛糜廩祿無怪乎營伍彫殘至斯而極也本  
應即為

題奉姑且從寬再圖後效因思提標尚且如此他  
營概可類推若不及早清節實心整頓將廢轉

廢弛漸無底止前此撥查數四據前各將領百  
口一詞會云辦公無項難為無米之炊始有添  
補之處皆係各官捐送等語聞有報存款名分  
糧者又稱為費不貲仍係捐添製備夫辦公無  
項固不能有整頓之期即捐俸一節止堪粉飾  
一時難為久遠之計本提督深難永遠可行之  
法除非勒定公糧隨擬不分營分大小除各官  
隨丁之外統按兵額每兵百名內存留守糧三  
名以充營中緊要公用已經備列清單給摺陳  
請彙案

聖恩命允又恐法三弊生特將條規四則務期以  
濟公俾收實用合就摺具

奏明欵則通行曉諭為此等事所宜詳請辦理即  
便遵照來人於案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公費三名共計存公費若干各日額若干  
于數月定限三日內先具聲明書列呈送并呈  
詳請兩院存查以憑會數

奏報但公端一時不能驟得予候專橫務道該將  
備仍通盤計算現今營中何項應先製備何項  
可以陸續接辦一面先將應製之項定式呈樣  
聽候驗明之日方始照正其他一切應備之項  
或無成式或有式而未能合用者立即分別請  
示頒式遵行以臻畫一總之本擬督為整頓營  
伍起見期爾將情振刷精神立除積習毋任意  
多存以開便德之漸毋致借名色以蹈破冒之  
愆併不得以營伍之公糧而為己身之私費酌  
存之志款而製無益之軍裝業於粘單詳款隨  
列開明今與爾各將情約自今為始統限一年

如能急公承辦依限奉行者即陳實心辦事之  
員自當不吝嘉獎倘或因循怠忽草率完事徒  
費公項而營伍全無起色者定察其素劣錄之  
員立即飛章奏革決無寬假未從旨受

國深恩誓本實心而行實政貪墨之員聞所不容  
矯情之輩尤所痛惡今已有來可收當思立見  
其巧爾各將領務期身體力行本堤督不啻杖  
觀成效也勉之毋怠等因除通行各領協營外  
合就移咨希預費即院察照會鈔施行

計粘抄原

奏條規四則

一冊報之宜審也且查百弊之根起於冊籍之  
蒙混或捏飾情由將無作有或增添數日用  
少報多不有官員往往帶通書吏賄行使徇

者有之臣請嗣後無論大小衙門令其造具

簡明四柱清冊開明某營經制額兵若干名

分聯馬步守款項內該存留公費幾名某月

領銀若干兩辦理某事用銀若干製造某器

用銀若干有無存判即註冊冊內下月照前

開列該營員按季呈報將項將領轉報上司

至年終彙報查其所置何項所辦何事驗明

之後方准開銷其有控歸增添等弊照例處

分冊籍既清而蒙混之弊可除矣

一經費之宜節也且思百名之額兵權通三名

之公用而此三名之餘羨還以應百名內之

急需稍不撙節立見空乏甚名糧爲公事而

設自不當於私處花銷亦爲要事而存更不

當於閒時誤用每見不肖官員有將此項資

錄上司者亦有上司借此藉詐營員者廢弛

營務敗壞官箴莫此爲甚臣請嚴定法程一

切陋規永行禁革倘有前項情弊請照冒銜

之例計贓定罪與受同科仍將原贓追出入

官至於修葺衙署及舖墊供應名色止許量

行添濬不准於公費項內任意開銷總之裁

削得宜緩急攸賴經費有程而冒濫之弊可

除矣

一製造之宜數也大凡軍裝旗幟盔甲器械等

項係營中要用之物務須揀選物料造作如

法方爲有用並堪經久但恐不肖員役希圖

了事草率完工亦未可定臣請嗣後凡有製

造營制責令將備驗明物料方許興工或工

之日果否合式亦令詳備其結存案如有仍



奏為備陳粵西情形仰祈

廣西提督總兵官臣田峻謹

啟鑒事竊臣到粵未久凡地方利弊竊情必疎訪確實乃敢入

告臣查廣西地方多產礦砂如兩廣交界之茅茨山近因防禦

嚴密業已寧息復有桂林府屬臨桂縣之大小江源並接

壤之陽朔義寧恭城等縣之蓮花石等處出產銅鉛礦徒

相聚私採臣已咨會督撫飭令地方文武現在協拿究治

惟南丹土州地方舊有錫礦間出銀砂查自明時開採以

至於今係湖廣江西及本地人偷採近又於附近各山開

有新山水龍北鄉等廠經前督撫提督令廣西近廠地方

官嚴禁油米鐵器不許入廠意在絕其日用自必散去其

立法可謂嚴謹無如此廠與黔省之獨山州黃坭哨狗塘

寨土司連界油米等物俱在獨山州搬運由黃坭哨巖尾

塘入廠日用終未缺乏礦徒仍未驅盡但因廣西汛廣兵

單凡深山幽谷原未設防即附近汛防兵丁亦寥寥無幾

且礦徒出沒無時終非經久之策臣細訪礦廠之弊嘗者

出資本以圖利貧者賴傭工以度日近者時時偷採遠者

源源而至雖聚集多人皆惟利是圖不敢擾民滋事是以

設驅旋聚無所底止除一面嚴行驅逐外臣管見庸愚似

不如明令開採設立廠幹文員駐劄廠地定議作何抽收

併設弁兵彈壓如礦砂未絕則照例抽收至礦盡山空則

利徒不驅自散而遠近聞風者亦絕其妄想矣緣粵西山

場向無

題請開採以致相沿至今但是否可行出自

聖明照察



奏

山西原任河東道其圖奏 正藍旗人官聲好有才情  
 太原府同知徐大秋 正藍旗人有人情人去得  
 理事趙判常 安 綠旗人官聲好辦事  
 去得人老誠  
 陽曲縣知縣青阿立 正藍旗人官聲好人去得  
 平陽府洪洞縣知縣孔傳忠 浙江人官聲好辦事明  
 敏才可理順  
 太平縣知縣劉榮元 正紅旗人青年明敏人去得  
 蒲州知州龔廷燧 湖南人聲名好人去得可以  
 理順治則  
 絳州知州萬蘭宜 江西人人去得聲名好  
 汾州府同知楊廷熊 河南人官聲好有才可平政事勤  
 謹明敏速可稱良吏  
 遼州知州沈紹祖 陝西人老誠耿介辦事勤慎可  
 稱良吏  
 沁州原任沁源縣知縣今因避嫌全欽元 山西人官聲好  
 辦事勤慎可  
 陝西西安府醴泉縣知縣朱炯 綠旗人官聲好有才  
 情人去得  
 華陰縣知縣薛文輝 山西人辦事好人去得  
 江西瑞州府知府劉元時 山西人官聲好人去得  
 新補臺灣府同知王沂 山西人辦事去得

奏為據實陳明仰祈

睿鑒事伏念臣一介庸才至微極陋荷蒙

聖主降恩格外賜錫復昇且以中州重任不勝感佩

交集已逾于三月十八日到豫任事隨即具呈

撫臣石文輝代

題叩

謝

天恩既并又違持

聖主諭旨不敢違誤一字備加轉傳惟是石文輝見

其處激憤愧悔無地至欲復與一切以圖報

効但臣不自聞才識疎淺惟恐有負

聖恩民夜悔：履食虛穿乃自曾抵豫沿途體察民

隱聞視田苗天竟業經秀齊小麥未已吐穗詢

問鄉民皆云積

皇上洪福齊天恩降頒施以致三月初三日大雨甘

霖四野沾足二麥已有七八分收穫可為巨亦

驗視無異今復查秋禾俱已佈種所出之苗甚

是惟於四月初二日雨時又得時雨二三寸

道亦不待雨次時雨秋大有可望

不啻民心大悅共慶豐年此誠

皇上聖養無元歲兆

天和之所致也到任以來即查核豫省府州縣之者

者自似減少且不遺餘力微奉各州府州縣相

察核法嚴查提期徹底澄清不容纖毫短少一

調查有積數另備摺

奏  
開外惟是積存摺目所奉新章各因備摺至今  
尚多無著且正標銀糧庫度均閱  
國幣豈可概其任意逐按隨  
者當道之法已委開封府知府徐樹芬陳州知  
州林鴻道令其將新著

奏  
題奏道各官稟提到省逐一嚴訊任所財物原籍  
產業說明之後仍照新例  
一而委員任所復查  
一而委員原籍復查方于新章有查再查各府  
州縣見違者惟開封府知府徐樹芬才堪任  
使復細察各員誠如

使復細察各員誠如

聖主明鑒多係積摺年久習諸事開業即各州縣  
交代一節據任之員例限兩月查明歸結遵則  
揭恭原所以杜弊宜清庫項者也乃豫省文盤  
冊借有逾限數月至八九月更有逾至二三年  
不歸一摺之  
提置不論竟不揭恭逾限且今現在新限嚴催  
併陸續繳納各府州縣察其才調品行居官政  
績令其仰體

聖主子息元、至意深慮洗腸痛改前非如不能自

撥交并有取檢驗開才具廣考之員立即揭恭  
新不堪客以貽民害至交代逾限各官已經撤  
取各府州縣職名使之知所儆惕作速清理歸  
借銀糧不致虧空而已併乞

聖恩垂鑒至河工事務  
聖詣府州縣控年累日在河干地方諸事難免違  
誤且隨即

奏請河員與地方官各司其事荷蒙  
俞旨仰臣到豫商之河臣經曹筠樞臣石文輝具  
題

奏來欽此臣今查各該地方官辦理河務銀糧民  
事誠如

聖明洞鑒難免遲悞而河工需用銀兩有各州縣徑  
解河通庫內充收給發者亦有自司庫內提解  
道庫并各州縣赴司討領者紛雜不一且文移  
往返亦多播逾時日臣到豫遵將

聖諭周詳并臣面  
奏情由已備細轉傳河臣松申筠樞臣石文輝現  
在會商酌擬之臣交

聖主天高地厚之恩至深至渥即物窮書亦難以  
報効所慮智識短淺不能區畫盡善珠覺日夜

僅休然而一種大為報

王之誠自天稍有一毫心血未盡一事思得首且偷  
安伴或

聖恩寬宥不加譴責耶

天地鬼神亦斷不肯姑容也今日到任半月一切典革

事宜次第竭力舉行外務權暫看大畧數條預

為

奏

聞為此摺摺謹

奏

覽奏朕甚為嘉悅徐以次第勉力為之不可過於

急猛石文俾若此能為你司奏恫同善為之若

少有掣肘不肯振作段悔一點不可姑容一切

直陳朕諫你不是為人進往做的人一點不必

回互樣以國家蒼生有益處至公作為

上天自然是憐的

五三九

五三八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跪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躬甚安你如廣開採辦多於重州隨便進

於未亦忘用之物京中亦宜有亦甚多但不便

費用不必多進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跪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仍思廣籌振國之奇可嘉之至  
這得是朕昭昭付種大也朕亦其你



慶幸不盡就長，以此來分能止意年  
 既長放胆做去你福不可測，永一平安  
 善願之具保在財身之勉之，一善  
 敢能過於深刺又亦願之也  
 任可符他討了名譽原也，年才息不年  
 可共托美內斯，助他亦是他者，未改  
 亦者，傳者，奏聞，就了不也

五四一



河南總督 臣 田 文 鏡 謹  
 奏  
 進  
 皮製精潔，揮而或發  
 其水才成，不多少，亦，用不，了，聖人，少  
 不教，手，扶，問，八，九，月，真，選，於，未

五八六

五四〇



河南總督 臣 田 文 鏡 謹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你，好，有，神，有，考，何，向，未，先，進，到，英  
 亦，同，食，物，器，有，手，任，多，不，妨

五四二



河南總督 臣 田 文 鏡 謹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躬已痊，全，去，神，好，厚

五四三

河東總督 臣 田 文 鏡 跪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躬全無恙以仰天御作康

五四五

河東總督 臣 田 文 鏡 跪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躬是安為朕發以問御好但見奏謝而未明白  
言及近日精神尚好殊感全愈焉可據為奏聞  
以慰朕念

五四四

河東總督 臣 田 文 鏡 跪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躬全無恙以仰天御作康  
情尚全無恙

五四六

河東總督 臣 田 文 鏡 跪

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問精神神形氣健如前初朕之喜慰  
言余亦難批涉難出者幸紀人勇不可逆  
遂肆志播毒一切虛情表懷重了也某等  
謹此訓詞

河東總督 田久 宛 謹

奏恭

進

豫 府 金 百 瑞  
汴 絃 堂 百 瑞  
進 宅 拜 世

方獲獎御旨和服檢修尚未<sup>去歲</sup>成候不違  
股委于此鈔後之領考意非<sup>去歲</sup>獻之物也

河東總督 臣 田久 謹

皇二聖躬萬安

履躬个歲之安在貴古望外皆

上天再造之恩神妙

河東總督 臣 田久 謹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

奏事雍正陸年拾貳月初以日據臣翁招家  
人回至山東濟寧州敬侍

皇上硃批

諭旨到臣臣奏劉永傑留內家

皇上硃批

諭旨如此方是秉公執正之大臣朕嘉覽之伊  
至新任去豫不違可留心訪察如有不妥協  
處即便奏聞但劉永傑突朕如此深恩况人  
少年聰明自然竭力進勉料不負朕可著實

教導他去欽此仰見我

皇上含容廣大

覆載為心人非木石自當竭力圖報而猶思負  
皇上者不但不可以為臣并不可以為人矣至

臣受

恩深重知無不言何敢隱默乃蒙

皇上有秉公執正之

諭臣跪讀之下益悚懼無地但臣看得劉永傑

人本聰明未能誠實即如劉永傑於雍正

元年拾壹月內自泌陽調任蔡澤時臣曾

面加詢問泌陽縣內可尚有隱匿地畝否

劉永傑極言俱皆首報等語臣思劉永傑

既經調任况當此

功令森嚴之際必無隱匿之事矣乃臣於雍正

陸年伍月內查訪得劉永傑原任泌陽縣

任內曾置買監生馮世臣熟地飛項菜樹

拾畝報種止伍拾畝雍正元年拾壹月內

劉永傑調任蔡澤時竟將此地交與伊奶

公陳士勳家人許九照管嗣劉永傑原任

南陽府時即將陳士勳許九擊回於雍正

陸年叁月內寄字與生員馮璋托其遵

旨首報種飛項壹拾伍畝而馮璋因地未大明

止約畧報種壹頃陸拾畝未經全首又有

荒地壹段不知畝數曾否報種在於雍正

陸年伍月貳拾陸日飭司轉發開封府知

府董自起提審據伊奶公陳士勳供稱劉

永傑於雍正陸年叁月內尚有四畝馮世  
臣已責之熟地壹頃等語臣現在委員查  
丈尚未詳覆臣查劉永傑從前在泌陽縣  
任內置產隱種既經托人代首似有畏法

上天自命之心然臣必嚴飭查者欲使其知誠實  
之不能隱匿而盡淨心無用即或一物猶知  
向善之念益堅臣後無欺庶為必誠必信  
以仰報

皇上

天高地厚之隆恩臣查劉永傑從前置產隱種  
在彰德府曹州府曹縣縣人未報種  
自應參處但去年陸月內劉永傑托馮璋  
據首今該縣人代首止其入奏現也其詳  
劉永傑首報不實乃馮璋因未經大明之故似可  
作劉永傑自首完結但事干例議且未敢  
擅便謹據實

奏

聞應否准其作自首報種完結將所置莊地交  
價入官以充公用  
應以不結  
鴻恩出自

聖裁如蒙

俞允臣即准其自肯報種完結以仰副

皇上寬嚴並濟愛惜人材命臣教導之

至意俟劉永績赴任時臣再著實教導時加答

訪奏

閣又蒙

皇上硃批臣奏濟寧州盜案摺內欽奉

諭旨各處已理奏報備悉知之另有諭旨矣欽

此查此案臣奉

諭旨於雍正陸年拾貳月初玖日會同總河臣

齊蘇勤山東署撫臣岳濬嚴審明確實係

宋玖家薇為伊故父原任兗寧道應進虧

空無補與馮侯南等一夥無賴批徒商謀

劫庫又因宋玖弟兄與向允寬寧道衙

役王奎文爭訟分賄伊入虧空一案恐及

州牧高令樹不為追賠是以善及知州妻

女以洩其忿此外審無別項債由合併奏

聞又蒙

皇上硃批臣恭報河東兩省雨雪日期摺內欽

奉

諭旨深慰朕懷都中兩次已得霽足此雪矣欽

此仰見我

皇上敬天勤民保成慶焉

天勤民保成慶焉

至誠感格是以瑞雪霑足各苗滋潤日

京師以至薄海內外無不共沾大有水慶昇

平甚矣

天人感應之理洵不爽也臣不勝踴躍作舞之至

所有奉到展摺奏和理合敬謹恭摺為此

謹

奏

祝



河東總督臣田文鏡謹

奏為查明東省倉穀酌量買貯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雍正陸年拾貳月貳拾柒日據山東提  
塘原永泰齋到刑部侍郎摺沅來字轉傳  
上諭常平倉兌寧道等五衙門及濟青登萊四

府捐米易穀康熙伍拾叁年雍正元年兩次  
截漕易穀據汝奏五項倉穀現存壹百玖拾  
叁萬餘石儘數備地方水旱之用了濟南等  
地方又潮濕倉穀多了霉爛了豈不可惜總  
督田文鏡該奏汝即寫字傳旨意與他叫他  
據實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

皇上天恩簡畀河東總督以來無時無刻不以

倉庫錢糧為重誠以積貯者

國家之大計米粟者生民之大命固當審其

有餘不足之數預備于前又當量其此盈

彼絀之理酌買于後臣查東省倉穀如常

平倉一項截留漕米易穀一項各州縣衛

所分貯監穀一項兌寧道等五衙門收貯

監穀一項濟青登萊四府捐米折穀一項

通計各屬現存倉穀共壹百玖拾叁萬貳

千貳百貳拾陸石壹斗肆升零存價應買

穀共壹百貳拾貳萬肆千捌百貳拾肆石

貳斗壹升零各屬虧欠未完穀共玖拾伍

萬叁千叁百玖拾陸石捌斗伍升零臣一

至山東即清查倉穀確數而知從前派買

尚未得宜是以遶延至今並未遵照買穀

貯倉雖于欽奉

上諭事案內奉

旨山東巡撫印務著岳濬署理會同河東總督

田文鏡將東省應買之穀酌量州縣之大小

均勻分派于今年明年秋成後在本地採買

還倉欽遵在案益見

皇仁浩蕩

軫念民依洵千古未有之

弘恩億載難逢之

曠典但臣看得濟南等處濱海潮濕倉穀易于

霉蒸况查各州縣倉廩亦少若再以數十

萬帑金悉行採買非另建倉廩不能委積

不但盤查難交代難出陳易新難而且

聖明在上大有頻書豐登屢告則倉儲盈餘究

無多用之處即或有備無患多為積貯亦

不致需用如此之多將來恐有霉蒸紅范

之慮倘遇不肖官員更有侵盜虧空之弊

即事後參追已屬無補不知前項倉穀粒

米皆關

國儲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誠為可惜是以

臣在東省時即同署撫臣岳濬議及此案

再四籌畫惟有酌量地方大小議定成數

分別積貯何項應買何項不應買庶不致

多寡弗均又不致紅朽無用而署撫臣岳

濬以臣言為是彼時刑部侍郎臣繆沅一

五五一

奏為

聞事臣竊聞山東濱州地方舊有董姓人家自竹族

聚丁強習為竊盜近年以來雖聞頗知飲跡不

似當年之肆行無忌而習氣恐未盡除若得地

方官嚴加懲戒務令革面洗心均為

聖世良民地方亦應享寧謐之福矣伏祈

睿鑒臣謹

奏

此亦人深得其佳明便似此事其家中儘有紳士  
人物而奏一皆為此等和生習以為常不聞  
非各情小人一編似手研實他才必心空一切榮身  
許者振佳一相機料理以事程恐其真亦涉一  
人多受辱一

五九二

臣田從典臣傳敏謹

奏為恭請

欽賜題目以光文治事臣等才質魯鈍學

術疎淺壘承

恩眷報稱未能茲又

命臣等順天鄉試正副考官榮愧交并惟

有益深冰兢公同天愼擬取人才仰

副

聖天子作人雅化但臣等每見

皇上慎重科目

欽賜試題以故賢才蔚起文風日上茲又

恭逢

盛典伏乞

皇上仍賜四書題目於初八日午前

頒發聞中以便利刻刷印將見光天之下

踴躍思奮益增文治之隆矣臣謹

奏

擬九題奉朕選用

臣田從典傳敏謹

奏臣等恭擬四書九題祈

皇上欽定三題發下以便刷印刊刻謹

奏

論語三題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齊有天下選於眾舉卑陶不仁者遠

矣

情已以安百姓

中庸三題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其斯以為舜乎

○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孟子三題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 君子之守情其身而天下平

五五四

臣 田從典謹

奏臣因順天科場重大謹與學士臣傅

敏具摺恭請

皇上欽賜試題外臣尤有不敢不豫

奏者奉

旨內簾監表之漢御史田嘉穀係臣同姓

遠宗之姪查例內雖未開明監卷御

史如何迴避之條但既係同宗科場

一堂辦事恐涉嫌疑乞

皇上於現在外簾之漢軍御史甘文煜尤

清漢御史汪繼燦楊績緒四員內與

田嘉穀調換一人令其監卷似為安

便謹

奏請

音

其室何妨任卿如此謹慎亦足持  
汪繼焯詢候入內簾

五五六

臣田從典臣傳效謹

奏為恭請

欽定試卷以光大典事竊臣從典臣效荷

蒙

皇上鴻恩特點順天鄉試主考自前月十

三日開卷起晝夜水兢思竭驚駭以

仰副

聖主求賢至意謹於五千三百餘卷內擇

其最佳者繕寫十卷恭呈

御覽但臣從典臣效才庸學淺恐知識荒

陋未能得當仰懇我

皇上俯賜選擇

欽定前後次序以便遵行謹

奏

此敕天事凡未暇細覽大槩文卷

頗佳即依卷末次序好

五五五

臣田從典臣傳效恭

請

皇上萬安

朕躬甚安田從典有年紀的人

不知了勞着臣三場外邊

甚安靜朕甚嘉悅

五九五

吏部尚書臣田從典謹

奏竊思

國家設官分職所以輔政也一官有一

官之名一名有一名之義必使官皆

顧名思義而後可以不愧乎其責必

使官皆觸目驚心而後可以不忍乎

其名是故六部衙門

朝廷之綱紀所為統攝也都察院科道

衙門

朝廷之利弊所由疏通也

聖祖慎重言路於科道等官有

御製臺省箴於都察院復有

御書都俞吁咈之扁額而扁末復有

諭旨訓誡豈非使之觸目以驚心顧名而思

義乎

皇上臨御以來求賢若不及從諫如轉環

猶慮政治有所缺失諸不在言路之

臣皆得以其見聞摺奏此其懇懇求

治之心誠與

聖祖先後同揆矣然而六部職掌所關者尤

在用人行政是股肱之任也臣愚以

為宜使之觸目以驚心顧名而思義

者亦當如

聖祖之於都察院懸扁之例也且今之六部

即周禮六官之職也如所稱天官冢

宰地官司徒以及春夏秋冬等官此

其名為何如名其命名之義為何如

義乎但人之相習而不察也久矣今

若用其名目作為扁額以風示來茲

皇上錫以

御書中之

諭旨則

天威咫尺大義森嚴堂司各官觸於日未

有不驚於心者顧其名未有不思其

義者似亦可以鼓舞作興成就臣品

而使

國家收得人之效也如果臣言不謬都

察院扁額現有款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內閣翰林院議奏

五五八

內閣筆衙門大學士臣田從典等謹

奏為請

古事該臣等會審得候補知縣孟桓代查嗣庭鑽營

求謀一案審問孟桓你與查嗣庭是如何相與

你給查嗣庭的書內云前叨格外之愛殊深醉

飽之德又云承命購求古書得抄冊二十一史

一部專人呈覽等語查嗣庭是河南學院他如

何格外愛你定是他與你通同作弊賄賣秀才

你方如此感激他你纔替他購求古書書內又

稱桓因仁和夫子之召十月初旬期赴都門不

獲走謁小兒孟然年幼無知兼之多病愈加荒

疎料蒙格外曲全茲當遠別專此更濟或有北

發音信便中示下等語仁和夫子是誰你的兒

子孟然你要查嗣庭怎樣曲全他查嗣庭是如

何曲全了呢北發音信又是何事又據韓翠等

與查嗣庭的書內云睢州孟桓真豪傑士也一聞禮垣䟽出即來弟處相商即至少宰處相懇即至陸孫兩選司處催其將捐級說堂註冊皇皇然甚於已事此等肝膽有非令人所能及者竇可為吾道之衛等語積翠是誰少宰并陸孫兩選司是何名字禮垣䟽出所叅何事你如何一聞禮垣䟽出即到積翠處相商即到少宰處相懇即到陸孫兩選司處催其將捐級說堂註冊呢必定是查嗣庭出差貪婪狼藉故托你在京替他營謀料理你一聞恭䟽即督查嗣庭到處鑽營打點衙門通同作弊內外為奸無所不為你將查嗣庭如何託你在京營謀你到積翠處如何相商又至少宰處如何相懇選司處如何催促并你得過查嗣庭多少賄賂之處逐一從實供來 據孟桓供我是河南歸德府睢

州人原任陝州儒學訓導湯右曾做河南學院時我正做訓導待我甚好後我捐陞了知縣到京候選曾在湯右曾家赴席見過查嗣庭因與查嗣庭相識後查嗣庭做了河南學院我曾到他衙門去看他留我吃過飯所以書內有前叨格外之愛殊深醉飽之德的話後來他向我說你有好古書替我留心購求幾部我因購求了抄冊二十一史一部送他是實並沒有通同作弊賄賂秀才的事仁和夫子即指湯右曾我在京時湯右曾寄信叫我來京候選故有仁和夫子之召等語孟然係我兒子是睢州秀才年紀甚小兼且有病不能讀書我恐其荒疎則等輩不能保全求查嗣庭係三等是實並無別的情弊故書內有格外曲全之語至北發音信因我要上京時間查嗣庭若有寄京的書信可以替



他一帶故書內云或有北發音信便中示下的  
話查嗣庭寄書一封與湯右曾我替他帶進京  
是實積翠是劉師恕的堂名少宰是指湯右曾  
選司陸是陸師孫是孫常禮垣既出因查嗣庭  
做河南學院時禮科恭了他報冊遲延我聞得  
此信到劉師恕處與他相商說如今查嗣庭被  
禮科恭了我要到湯少宰處懇他照拂隨即到  
湯右曾處相懇湯右曾說查嗣庭有捐級可以  
抵銷速速註冊方好因此我又到陸孫兩選司  
處說查嗣庭加級文書久已到部早該註冊催  
他們說堂註冊是實原因查嗣庭在河南做學  
院我進京時他囑託我京中若有該照應處替  
他照應因此禮科恭他遲延我在京替他各處  
囑託是實他是本地學院我並無受他賄賂之  
處所供是實等語

復訊據查嗣庭供我做河南學院時孟桓曾來  
拜我因他與湯右曾相好曾留他吃過飯并向  
他說若有古書為我留心購求兩部後來他送  
到抄本二十一史係刪改節畧草稿約有七八十  
本至今還在家中後來他進京時來說順便可  
以帶信我曾託他帶湯右曾書一封他兒子孟  
然要求保三等我因保等尚屬小事聽他情面  
是實做到京中適值我解冊被禮科恭了遲延  
他因我是本地方學院替我在吏部料理加級  
註冊是有的所供是實等語各供吐在案 除  
大逆不道之查嗣庭俟其兄弟子姪俱到另行  
繕本具  
題外孟桓應革去職銜照官吏在京潛住交結者  
發烟瘴地面克軍律治罪但孟桓代查嗣庭在  
各處打點鑽營大于法紀應將孟桓僉妻發遣

黑龍江臣等未敢擅便為此謹

奏請

音

格立然一至者作是施江共積于人乃以非  
今人之可解日異道之術者戒

五六〇

白象坤委比一招或可有有用者輩以便得後集  
洞懇情擇而用之

表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侯 臣田亨坤 為遵奉

上諭事伏念 奴才 幼生海濱營伍及長隨事大兵文

治未諳賦性愚蠢今蒙

皇上天恩格外超擢惟思竭盡心力仰答

高厚克盡臣下之職但到京以來惟有仰答

聖化未能敬陳一得今避方洗心効順小醜悉皆殄

滅奏績成功咸出

聖斷規畫天下如視諸掌此 奴才 下勝懼忭祝億萬

年于無疆矣目今六軍分鎮異地至嚴至儆實

上古所未有者但大兵尚未凱旋糧餉必須預

計雖太倉粟皮豐盈然搬運心須民力 奴才 仰

體

皇仁如一既一里未有不深勞

聖主天心也夫極遠制勝先以元田為務今當大兵

五五九

大學士 臣 田從典 謹

奏為遵

旨保舉事

江部郎中孟孫繩河南人

辦事精細志亦可嘉

六年五月內用山西莫英寧道

所雖近地在在極其肥美善地可耕種者給與

人種耕種之人若以流徙之人審其罪之輕重

是為徵之遠近每人給與牛種令其効力耕種

交種果能開墾盡力種無拖欠者及其期滿免

其身罪准回鄉土如不盡力至於欠種者仍留

耕種再限歲期令其再種仍依期滿免其身罪

亦准其回籍或有願留効力者即將其本身所

開墾之地給與為業免二年征糧以為彼安

家治產之用至三年然後開征伏乞

聖明仁慈軫念遠外細民定為成例俟數年之後丁

口繁聚則分為衛所增設弁目選其壯健給以

軍器按時操練可耕可守保遠外細民皆成土

著庶幾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而荒徽重地又

設一保障則軍需不勞而

天威愈振矣 奴才不揣愚淺冒瀆悚懼跪伏謹

奏以

聞

五六一

奏為遵奉

上諭事謹陳 奴才伏聞政治嚴明須得端介廉能之

士乃能仰體

洪仁布施德澤以被於天下我

皇上神聖文武

天縱英明終今施仁無日不深勞

聖慮肝余勤政出于一片至誠惟恤天下蒼生以極

罷出草木無不欲其自得而今同受昇平之福

遇

聖主之心即

聖主之心即

天地之心也但八旗滿漢臣工世受重

恩然習尚武事吏治而論經義者少今屢蒙

聖訓欽此啟道蓋皆發自修之心必欲一如古道緣

學習未深而志尚未淳忠董之懷識見未到今

日習日進仰瞻教化大成無為而治

雍雍表盛佇見遠超於三代之上矣夫人才者乃

應用之急務也如得其人用之於一縣而一縣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侯 臣 阿 崇 坤 跪

之政行一縣之政行則一縣之民治如得其人

用之於一州一府則一州一府之民治至于大

吏亦然今我

皇上思賢者渴徵才必用但人才未能遽際時日不

可少待也

聖明勅下在京部院衙門滿漢三品以上官員或年

公秉正各將其身保舉所知一人不避親疎無

分文武已仕未仕題

奏候部察其素行審其才能定為等次請

旨選擇則在在得人皆能仰體

皇上之天心而使天下臣民咸被

聖澤矣 如才 不揣愚昧冒瀆悚懼跪代謹

奏以

聞

五六二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侯 臣田 奏

奏為正禮儀以肅誠敬事夫人臣事君之道惟誠

惟敬誠敬存乎內恭肅表於外我

皇上仁聖神明德被天下萬政惟新選拔廉能大興

禮樂今大小臣工咸遵

聖訓已建德萬斯年之人極切 如才 少有知見不敷

隱言茲所陳者昔見有應乘轎入

朝者至外東華門外即下轎乘馬而入隨後不過

三四人其轎則倚皇牆而列尚不敢當官道今

則東轎者竟至內東華門外下轎排列至數十

乘其早晚轎役不下二百餘人喧雜坐卧深未

合於禮且

崇金重地侍衛何等森嚴群臣宜愈加恭肅以表

臣下至恭至敬以明

朝廷至尊至大之體凡一切儀注之中所載者俱置

遵奉行之然可免臣下有失儀之罪如少有失

儀何以明人臣誠敬之道哉况早晚轎仗俱係

無知愚蠢之徒豈可容其群雜

紫金山地即大小臣工雖公畢回歸尚當心存誠敬況臨

朝乎九儀注所定之禮是不容須臾越分如大臣等由當身先奉行使在下之臣工亦知做法習久性成謹遵儀制皆存誠敬則無陛下在遵奉聖訓之中矣叔才下搗愚昧冒瀆悚懼跪伏謹

奏

五六三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侯臣 田象坤 跪

奏為遵奉

上諭事謹陳叔才伏聞開教化之道首以正人心為本正人心當以立法為先其心正未有不歸於教化而成致治也夫人心未有不正者蓋為習俗所蔽耳古云習俗之移人漸不復知有禮

義又云事有下便心或於初今反有妨不必在大致宜申明法令而助成其教化者也何則夫

人心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法足以制之然

後性為是以為恩若有賞而無刑恐惡狀不消

者玩然遂如其性未能盡化今我

皇上至聖至神無微不至精誠動政宵旰深勞凡有

益於天下兵民者無不舉行然在

聖心獨已為未致又蒙頒賜

聖訓務使臣工同歸至善叔才伏觀之今八旗兵民

人等咸知感戴

高厚洪仁人人誠開入化盡生向上之心若再加時

日必至教化大成無為而治建仰賴

聖天子一人之力天下咸知凡有職任文武之臣莫

不自知感愧難仰蒙

天恩已荒憫其以習俗為知未達於道深加寬宥而

令其自取於心而心自正所以向善如此之速

又復敷榮召入而承

天語開明訓導以啟之誠無

天地父師仁德之至恩有養舉孩慈祥之至愛而臣

下敢不違善改悔者亦於奔駭垂矣如有不

思違善者當即棄之如下棄之亦宜置之若也

然竟容於

聖世曾之竟有何益 奴才伏思之凡大臣與職事之

臣如不能奉公守法於己則兵民士庶將何以

視做哉今當士風忠五民俗淳厚正遠向化之

時宜備立法之深意以勸成教化之大功此聖

賢設教以化之道也願下

明詔申嚴訓爵後後大小臣工各當敬誠敬發遵法

未職如一有不慎重責于理按法無教則人人

自動教化大成德為斯年而民俗永歸於厚矣

奴才 不揣愚昧冒瀆悚懼跪伏謹

奏

五六四

奏為遵奉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侯 臣 田 吉 申 跪

上諭事謹陳天六軍者通發衛之士建始於軒轅黃

帝後曰羽林凡有行幸必分班隨值扈從此古

制也今在京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固山下官兵

亦同六軍非獨專以護軍為六軍也故在京八

旗固山下官兵俱深蒙

皇上格外優加賞給於外省官兵不同今

駕幸圓明園有護軍扈從當一應差使而八旗官

兵俱住城中是有身同六軍之名受同六軍之

賞而足未行六軍當行職分之事 奴才 愚昧淺

見為宜當教之令合乎禮請嗣後每翼著都統

一員副都統二員參領四員輪班隨值扈從餘

者在城亦是應差辦事如官每一旗亦選擇其

人謹慎勤事小心明白壯健而騎射純熟者令

十五員分作三班每班每旗令官五員隨都

統副都統當值該班再滿洲蒙古漢軍固山下

兵丁又習技藝今俱已純熟等語亦選擇誠實

六〇四

動謹小心杜健而技藝熟練者一百五十名亦  
分作三班每班每班五十名亦隨軍京常備該  
班可與前軍首亦外又添設一層衛軍使其習  
學禮儀知識法度晚明職分當為之專若此則  
人人盡造大體個個皆得成人無可以察其中  
人之能否其中如有才能者亦可量其才能以  
濟選擇之用如此則八旗官兵咸受

聖主天恩教育洪仁矣女才不揣愚昧曷憤悚懼跪  
伏謹

奏

五六五

奏為遵奉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候臣田興紳 跪

上諭事謹陳女才聞古云用騎貴神速用步兵宜整暇

其用火器要在精粹此一此一定之法也我

國家六軍皆精銳熟練靡不實心効力今

皇上威加捷伐西域威寧化被四海德及萬邦文修

武構

聖德神功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惟是火器一營猶為

軍容制勝之先向平羅利噶爾且皆以此克敵

聖祖仁皇帝深加留意為後日久練純熟遂不分籍

手箭手鎗并為一歷今二十餘年矣今各旗雖

每年尚按季演習而督操之員又不時更換並

無專責雖歸令規矩悉遵

欽定而督員性情恐有遲疾不一則進退

不齊進退不齊豈成熟練其何能以整暇哉女才

愚昧拙見欲其整暇必在專管專管一則歸

全齊俾兵卒人人易曉易曉則遲疾守轍而精

熟熟則公同一心同一心則力齊力齊則精粹

純一自收其効而得其用矣女才不揣淺陋曷

憤悚懼跪伏謹

奏以

聞

雲南道監察御史 臣 田嘉穀謹

奏為遵

旨詳列事 臣 蒙

聖恩差往浙江典試二月起程路見山東地方麥苗

甚薄至江南浙江則甚暢茂四月到浙雨澤不

缺五月出關詢知浙省蠶麥皆豐稻秧及時六

月歸途江南淮揚連接山東沂州鄒城地方皆

有蝗蝻官民方在撲滅其餘東省州縣禾稼甚

盛為城以北稍覺種晚此皆 臣 往來道路所見

之情形也昨於初九日引

見蒙

聖諭令 臣 具摺

奏

聞謹此詳列但 臣 生長山右從未遠行今沿途所見

皆沃饒之土而詢其錢糧火耗不過加一過江

以南每兩止加五六分而已 臣 鄉石厚土薄民

多田少從來錢糧不止加一近復接年薄收米

價未平民生可念減一分受一分之惠矣今

聖恩廣大凡薄收之地遺官賑濟而新任撫藩皆由

特簡自當加意撫字然必得

皇上諭旨嚴飭州縣減損火耗與他省一體民力尤

得蘇息 臣 為鄉里民生起見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清查數隱告示稿牌稿

為立限自首以清數隱以除積困事照得民間

任土作實分所宜然詭寄隱漏

功令其在奉都院奉

命撫楚

陛辭之日裝  
呈上面諭湖南田賦苦樂不均亟應嚴查清理惶惶



天語特凜於象下車以來適加察訪知湖南田賦欺  
隱頗多仰見我

皇上端居

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探厥所由實因豪強於視  
乘犬隱漏迨至全盤復額期屆小民又土寸田  
無一不勒令報陞豪強坐享無禮之利良憫苦  
當無田之賦

國民交病莫此為甚誠今爾等自思斷無隱佔田  
土能長久彌縫保其不欺之理與其僥倖於一  
時莫若全產以應後今並圖清釐又不悉遵統  
以法是以姑寬已往予以自新立限半年自首  
免罪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撫屬紳士軍民  
人等知悉爾等凡有從前欺隱田地務於限內  
赴地方官盡行首報本都院定當代為  
題請免其按律治罪歷年所收籽粒一粟免追仍  
許照墾荒之例寬限三年後陞科此皆本都院  
仰體

皇上寬恤之仁曲為矜全欲均苦樂以甦瘼荒受累  
之窮民一片苦心豈非得已倘敢始終隱恣堅  
不自首一經查出或檢告發陞監追歷年籽粒  
并將田地照例入官外定行加倍治罪斷不輕

昏如或旁人或田隣首告得實即以隱田酌量  
賞給該首告之人亦須據實直指豪強隱漏何  
所詭寄何人毋得挾仇妄控審實併予加倍重  
究本都院言行必果咸宜凜遵無自望騰慎之  
思之

牌為密飭軍照得湖南墾荒一粟歷年既久終  
未清釐強項者久佔無禮之田而窮民以墾荒  
受累苦樂不均竟成鋼獎本都院面奉

聖諭湖南田賦未清飭令查核仰見

皇上均田均賦之盛心臣下奉行易欺怠玩本都院  
下車以來即行細訪窮民之攤累固屬可矜而  
豪強之欺隱尤宜急剪但委員勸丈徒據地方  
終無實效不若寬其既往予以自新已歷出示  
通行在案又恐劣紳勢宦奸棍囊胥以欺隱為  
能事不肯據實自首而挾仇懷忿者反藉此為  
謀孽之端紛紛詰告大非本都院息事寧民之  
意查各州縣經管地畝造冊科糧俱係里書專  
司其事以一里之人稽一里之地有無欺隱自  
可一詢而知特里書人等明知某姓欺隱而或  
畏其威或貪其利互相朋比卒不可破雖屢經  
大勸而委員之精明終不能奸書之橫習伸象

縮西移彼就此百端朦混其象又違漏者不知  
 凡幾而於寧區斷社之小民或口稍溢或跋  
 落未清即指為欺佔以此塞責該委員亦以此  
 糊塗了局殊可痛恨為此牌仰該關官知悉牌  
 到之日即傳該關各里書魁期某日按名點到  
 違者重處其點到之日務於署內別室逐名喚  
 進細心詰問某里共田若干共糧若干有何人  
 欺隱若干其欺隱之田坐落何處令其當面開  
 寫如果無欺隱亦令其面寫甘結倘有欺騙察  
 出之日先將里書加倍治罪餘各里書依法詰  
 問然後放出將報有欺隱之里書留在署內即  
 於次日隨該關前赴所開欺隱地處文勒明確  
 許本主補具首狀寬其治罪倘抗不遵文或已  
 經交出仍恃強胡賴者立即詳報以憑究治至  
 所供無有欺隱之里既具甘結使不必聚文以  
 駁聽聞如此不過二旬之內而一州之田畝可  
 以查勘明確矣該州即將文出田畝數目或無  
 欺隱用結限牌到後一月具報毋得光期泄漏  
 毋得怠慢逾期毋得藉端滋事毋得假手吏胥  
 毋得苟且了局倘清釐得法著有成效本都院  
 即專疏薦舉



皇上自有超擢如不實心辦理及致擾害地方併因  
 循違慢者定以溺職乘奉本都院令出必行實  
 罰不抗各宜凜遵毋負本都院勤懇勉均均

苦樂一片漢心也 速速須牌

以事起之你既有心定何不少代通者官民和你  
 心跡結你再加你身賢者事而勤的至者侍  
 一舉可成此事也了惜因運而不能感此力望早  
 不有早借比中生補賜一予州縣未也能如早  
 察飭未分也  
 者你報勤心切自情公清為事通於大忠財陸  
 重任不材權始微修印一小事不不不事不  
 之也情重詳委孟學官代為未和信信尚未  
 為員以軍事為行一面查開一面印行也得論  
 為與生保者  
 或之、

江西巡撫臣布蘭泰跪

呈

請

皇上聖安

進伏思

朕安聞你例甚不直小工分利以面外

聖祖仁皇帝昔年降此

諭旨專為提鎮官尊勢大若於任所置買田產不

無倚勢霸佔之弊是以有此嚴禁也此後

雖著為例然每見提鎮有疏請入籍他省

者亦多

思俞允至副叅遊都守諸負半由行伍出身自幼

從軍籍其原籍並無片瓦寸土及得一官

即於任所稍立家業者有之買地葬親者

亦有之一旦罷官病故其家口催令回籍

以致無地棲身遠離墳墓情亦可憫我

皇上如天之仁覆被四海仰請嗣後除提鎮大

負不許在提鎮任所置產入籍外其副叅

臣白潢謹

奏今見雲南臨元總兵官林國賢遺本內請

於河南南陽府入籍居住臣兵部不敢有

違定例照康熙伍拾壹年九卿遵奉

上諭議覆現任提鎮副叅遊都守並丁憂休致解

退之提鎮等官俱不許任所置產入籍以

林國賢曾任河南南陽鎮標遊擊將所請

入籍南陽之處不准行現具本送到內閣

遊都守等負解任病故聽其家口隨地居

五七〇

臣白潢謹

住則凡屬武弁莫不頂戴

聖主洪慈而共圖報効矣臣才識短淺竭盡萬

駘不能仰贊

高深之萬一即就辦理事務中有可陳末議者

不敢緘默上負

皇上隆恩可否施行伏候

聖裁臣謹

奏

奏竊臣一介寒微叨沐

先皇帝高厚弘恩拔置尚書涓埃未報復蒙我

皇上知遇獨隆不遺葑菲殷殷以圖治之方

虛懷下問苟有人心者無不感勵激發若仍徇

私懷利隱默不言不惟大員

君恩而自置身於禽獸之列矣從來致治之道

莫要於理財用人謹就現在之人材曾與

臣同官共事者爲我

皇上陳之正卿中如田從典徐元夢居心正直

表裏如一亞卿中如張廷玉阿克敦勵廷

儀行止體面與論稱嘉現象

皇上任用已在

聖明洞鑒中矣再如朱軾端方清介有大臣風

節前任浙江巡撫地方至今或戴李周望

恭守清廉屢任屢驗吳爾太愛惜臉面不

愧清班至外任督撫中如張大有查弼納

臣與同事極曹深悉其才長守潔但甫經

蒞仕官聲尚未確聞而逆料其必能行

皇上南顧之懷陳鵬年楊宗仁楊名時曾什圖

德音聲名俱好以上諸員俱在正人之列

可稱

盛世良臣其安徽布政使石之焯山西布政使

那齊喀江西饒九道陳安策俱辦事好人

誠實恭守亦好有經臣等在兵部保舉者

亦有經臣在江西巡撫任內保舉者呂文

櫻劉公津俱係江西知縣因其做官聲名

好經臣保舉行取到京現在監督京通倉

程事務以上諸員皆有可用之才仍懇我

皇上詳加察訪若名實相符再行調取引

見

聖明一照諸員之賢否可以立辨矣臣謹

奏

五七一

臣白潢謹

奏本月初四日臣進

見蒙

皇上面諭着將好府縣再舉幾員來欽此伏思

知人甚難薦人亦復不易臣再四思維有

江西南昌府知府汪弘珪貴州大定州知

州○蘇霖○弘俱做過○屬官和平勤慎不愧

職守再任江撫時諮訪隣境人材聞江

南安慶府知府張楷江南桐城縣知縣○祖

秉圭○做官聲名好百姓愛戴但供未識面

祖秉圭今補湖廣慈利縣知縣今將四員

再行舉出恭呈

睿覽仍懇

皇上勅調引

見果否堪用自難逃

聖明鑒照臣謹

奏

五七二

奏欽奉

上諭以湖北布政司員缺

命臣等各保一人具摺密

奏仰見我

皇上圖治之殷求賢之切即堯舜之咨岳開門

亮功熙績不是過矣竊思以人事

君乃臣職之當然若知而不舉蔽賢之罪因所

難辭薦而不當濫舉之愆更莫能貸臣前

遵奉

諭旨已將平昔之所灼知者盡數舉奏

皇上不加棄置多蒙

擢用即使若輩盡賢正當令其久任幾年竭力

供職仰報

六一二

臣白潢謹

天恩豈可復爲薦舉以速遷轉此外臣實無灼

知確見之人是以不敢濫舉相應陳明伏

乞

鑒宥抑臣另有

奏者地方百姓之休戚全在督撫之一身督

撫得人自能正身以帥屬伏觀

皇上臨御以來督撫中有不知自愛者俱

慎簡而更易之矣現今之督撫廉正者居多以

下屬員若得才守出衆者固能相助爲理

卽屬中材亦必奉公守法以臣愚見此後

司道守令缺出儘可循資拱俸照常陞轉

若以藩臬大員缺屬緊要卽就資俸在前

者照例

欽點幾員詞來引

見

睿鑒之下賢否立彰

皇上簡而用之亦可收得人之效也至保舉之

法若常行無間在廉正大臣自不易其素

心恐在下小人踰進念切或不免於奔競

請於二三年後偶一舉行方爲有益而無

弊矣臣受

恩深重祇據愚見所及不敢緘默冒瀆

宸嚴伏乞

聖慈垂鑒謹

奏

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世祿謹

奏為遵

旨敬陳事恭惟我

國家定制直省設立學臣考試秀才科歲已週三年更替益歲試所以課諸生平日之勤學與否分等第以為勸懲而科試則專為科舉而設取諸生之一二等者准其入闈而三等以下不得與焉誠法良而意美也乃向來於科考之後復有錄遺錄遺之後又有大狀至大狀則舉前科考之所不錄者無分優劣一舉全錄許其入闈此固屬憐才之雅意然而科考一事竟成具文矣且愚以為諸生於科考之時不能得科舉者多由文理荒疎之故此等秀才小試尚且不能爭先縱得入場亦屬歸於無用况為難求多易亂術文者之日而一時搜羅不到反使真才有遺失之嘆矣 臣請

特旨諭令各省學臣嗣後於科考之時務寬其取數之額而錄遺之時止許提拔異才不得濫收平

翰林院侍講學士 臣世祿謹

奏為遵

旨敬陳事恭惟我

皇上于惠元元凡小民疾苦無不矜歷宸衷誠以天地父母之心為心乃天下臣民所共見也竊惟定例京師五城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

庸之輩將大狀一考永行禁止如此則諸生文理荒疎者亦知奮發讀書以圖上進而科試既嚴則為數畧少主考衡文亦得細心去取務獲真才以仰副我

皇上作興文教鼓舞人材之至意矣 臣管窺之見何足以佐

高深於萬一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至次年三月十五日止每城設賑費酌散給窮民於雍正元年辦費

上諭直隸山東河南連年歉收京就食者多五城  
災所散賑展期至四月二十日止每日各增加銀  
米一倍

皇上加意窮黎誠為極至迨雍正二年連遭重災就  
食之民無多故仍照舊例散給窮民已得飽食  
今年夏秋雨水過多遠近有歉收之處窮民就  
食京城者甚衆我

皇上洞悉民艱

勅令地方官詳查賑濟人與修城工數處伴窮民備

工籍以養贖

聖慮周詳誠無微不至矣但其中能備工作者惟強  
壯之人若夫老弱婦女勢必不能前往故就食  
者尚多且經過數州地方見窮民得粥無多不  
能充飽問其緣故皆云今年因被水災就食之  
人倍於去歲米穀不敷是以不得飽食臣伏見  
我

皇上於念民生瀕極賑濟務使遠邇均沾實惠

皇恩浩蕩無以復加今此就食之民猶未得充飽

請

特沛恩綸照雍正元年之例仍令五城增加米石費

酌散給則就食窮民皆得飽食夫饑則易寒當

此隆冬之際窮民既得飽食則寒威亦可稍却

其所生念者必多矣臣因目擊情形故敢冒昧

直陳此皆出自

皇上天恩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世祿 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 臣 伏查康熙五十三年定例文

生願應武鄉試武生願應文鄉試者俱准其入

場如不中式第二次不准再考遵行在案但武

生止有一項而文生有生員貢生監生三項當

日部覆定例之時止載文武生員字樣其貢監

字樣未曾分晰開載所以直隸各省武鄉試止

許文生員願應武鄉試者入場貢生監生一禁

不准 臣 思貢監之與生員本屬一體天下貢監

甚多其中亦有弓馬熟嫻堪以入選者且現行

定例滿洲漢軍不論廕生貢監有願應武鄉試

者俱准入場而獨直省貢監生限於成例不獲

入闈考試 臣 之愚見似應令直隸各省貢監生

亦如滿洲漢軍與生員一例如蒙

皇上俞允請自壬子科為始凡有願應武鄉試者俱

准其入場其止准一次之處仍照定例遵行如

此則貢監生之有技勇者皆得以自見矣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世祿 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查得自來六部漢司官缺出皆

指定司分掣籤補授六部滿司官缺出則祇分

部而不分司既經補放之後悉臆各該堂官分

派調撥滿漢既不盡一其中又不無瞻徇情而

辭繁就簡避難趨易之弊現今滿司官缺已與

漢缺一體歸於月選 臣 愚以為亦應照漢司官

例指缺掣籤伏乞

皇上勅下各該部堂官將現今額設之滿洲郎中員

外主事等缺照依司分大小確議多寡數目即

照所議之數將現任之滿洲司官視其人之才

具酌量派定司分繕摺奏

聞併行知照吏部註冊嗣後缺出照漢司官例指缺

掣補若補授後或有才情敏練之員而現在事

簡司分者或該員才具平庸不勝繁劇之任而

現在事多司分者該堂官即將緣由奏

聞帶領引

見調補再漢司官從無調換司分之例又恐未必悉

皆人地相宜伏乞

五七七

皇上勅下各該部堂官嗣後漢司官內有應行改調

司分者亦令秉公擬定具

奏帶領引

見調補

命下之日俱行知會吏部存案如此則司員中之才

其優長者咸知獎勵即才力不及者亦咸知奮

勳矣臣愚陋之見冒昧清陳伏惟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稽察抵通漕船監察御史臣吉良臣帥念祖謹

奏為特奏貪婪之劣弁以肅

功今事雍正九年五月初九日據江南長淮衛三幫

旗丁互相候張子英等三十三名告為官需婪

賊等事狀稱丁等輓運漕糧深沐

皇恩洞悉漕弊稽查陋規嚴禁苛派務使通漕弊絕

風清運丁均沾實惠

皇恩浩蕩至深至渥惟丁等長淮衛三幫運官王國

英貪婪無饜歷運三載恠累眾丁今又領兌蘇

江府金壇縣雍正八年分漕糧王運官貪愈

甚毫無顧忌一在壽州赴次盤費勒索丁銀一

百三十八兩三錢八分又支領江安道庫三修

行月等項共勒過帶銀二十兩又支領定遠縣

月糧麥勒銀十二兩又在常熟縣勒船規盤費

銀一百四十二兩八錢又到次驗封扣使費銀

二百零九兩一錢又開兌日共扣大制錢五十

六千七百八十文又勒熟米二百二十七石七

斗又索禮衣五件紅纒二床兩帽二項顯船到

楷榮派賬收銀管班馬國掌家殿二級收通督  
旗丁付証又掌家相公厨子伴當管班眾班傘  
馬夫差書火夫共約通帶銀五十兩熟米三十  
九石九斗三升又頭船劉楷榮指稱沿途使費  
勒米四十八石又指稱運官在次房債年禮等  
項共扣銀五十六兩七錢六分又夫風旗丁四

報乾應給衆丁代完漕米銀七十九兩二錢勾  
通運官指稱赴通投文每丁四錢進庫脚價每  
丁一兩五錢餘銀十六兩五錢運官扣肥通督  
未見分文四月初二日船至鄭家口王運官酌  
碎酒樓立傳衆丁每船又要熟米二石吩咐不  
遵即扣存丁等起刺交卸銀兩爲此公叩鑒查  
積弊恩准審擬恭完等語又於五月十一日據  
十總王國英爲詳明事呈稱今歲領兌糧邑莊  
正九年起運八年分漕糧緣離水次窩遠往返  
一百六十里特運艱難所以公議每丁那借銀  
三兩並送飯米二三石不等於四月二十三日  
接獲松糧道文書應領養廉銀二百兩已早先

預備特錢二百兩與衆丁作抗米之費衆丁見  
有養廉之銀頓起疑似之心兼挾私恨捏造無  
端今已破去理合呈明等情前來臣等隨即傳  
喚十總王國英頭船劉楷榮等到案將十總王  
國英勒索銀米等項并家人管班各人得過銀  
米逐一詳詢已據頭船劉楷榮直認不諱而王  
國英身恃職員以爲獲符不肯全吐實情伏乞  
皇上將十總王國英革職并頭船劉楷榮等有名人  
犯一并  
勅下倉場督臣嚴加審擬以肅漕政者也爲此謹  
奏

32844

五七八 會場議奏

奏

稽察抵通漕船監察御史臣吉良臣卽念祖謹

奏為恭報漕務告竣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等奉

命稽察抵通漕船於本年四月內赴通隨即印揭石

刻原

奉取具糧倉清冊逐一查對多張告示嚴禁額外

需索通州兩壩并裏河各關外河各汛俱經親

身前往晝夜巡查惟期積弊清除仰副我

皇上重運恤丁之至意各衙門官吏人等願知仰體

天心奉公守法今漕白糧石俱已進倉完呈俱經查

驗給發又據各幫運官旗丁出具並無勒索印

甘各結呈查在案臣等每見各幫觀集眾丁宣

布我

皇上天恩俱皆惟忻感戴踴躍回南其於漕務利弊

所在臣等再三詳說就中稍有見聞不敢隱然

敬為

皇上陳之

一頭丁之食運宜公保舉也臣查漕白糧船大

幫七八十隻中幫五六十隻小幫三四十隻每

幫各有頭丁在南則支給行月漕賸等項在北

則經領紅割黃羨錢糧一幫既推為頭油眾丁

自總其指揮向來皆由運官倉選收者得用

其黃綠頭丁既得之黃綠運官遂相為表裏上

則科徵眾財以成一己之迎合因而扣剋公物

以肥一己之身家凡遇領支公費祇憑花賬開

銷運官實其才能通幫受其伎倆即如長淮衛

三幫十總王國英等職被告業經臣等

題奏未

旨革職審擬在案而一切徵派過付皆係頭丁劉楷

榮經手此其明驗也臣思每幫不設頭丁則運

官呼應不靈辦公必多貽誤而每倉一人則累

及一幫責任實亦匪輕若委之本幫林將則干

求請託既滋弊竇若責之銜所餘進而補人唐

求又未易週知臣等再四思維應請

勅下倉場侍郎行文漕督轉飭銜所等官每年於出

運之先格令通帶出結公同保舉一人准作頭

丁料理運務倘有弊端嚴加懲治如此則運官

不得有奇奸徒無從請託在頭丁恐干輿論必

思自惜體面不致肆意侵漁而在求丁則事關

切已苟非平素信服之人亦必不肯輕於保舉

庶積弊稍清而通漕受福矣

一漕船之水手宜用土著也臣查駕運漕船頭

舵水手人等皆由旗丁值覓頭舵各工以船為

業裝運米石責成匪輕不得其人自不敢冒為

值募至於水手去留無定多係臨時尋覓游手

之徒往往藉以托足及至沿途非偷竊米糧即

逞兇生事甚有負罪潛逃一入漕艘即捕役明

知不敢復行擒緝且重船北上尚爾滯留而回

空之時不盡南還十五為羣相携而散既無常

業可安保無相聚為匪伏查雍正二年八月內

曾經欽奉

上諭水手俱擇用本軍

睿慮周詳欽遵已久第清查什軍固無隱漏而本軍

乏人勢不得不仍行值募若不嚴為立法必至

任意濫收臣請

勅下倉場侍郎行文漕督申飭各省召募水手如遇

本軍人數短少務於各幫土著之中擇其有室

家安本分者儘先充運運官審驗土音查對冊

結轉報糧道總漕存案仍各給腰牌一面隨帶

在身每逢三六九日該運官親行查點如有前

項等弊一經發覺除本犯照律治罪外該旗丁

照知情藏匿罪人律議罪其夫祭之領運各官

嚴加議處如此則無賴不致潛踪而擇駕之人

皆得淳良矣

一經紀之充當宜嚴頂胃也伏查石土二壩起

卸米石漕糧頭該經紀一百名白糧頭該經紀

二十五名缺額頂補取具知州印結承充辦事

坐糧廳管轄驗看立法原甚周詳但一經看役

遂視爲本家性左父子親族勾串朋充即或緣

事革退更名而不更姓未久親親後入甚至身

爲生監場名恩兼出官辦事則他人頂冒當甚

而暗中提調實係身充二役不待值債之人辦

公斷難望其動慎而更頭換面盤駭把持竟與

部院缺主事同一轍耳請

勅下倉場侍郎嚴飭生糧嚴詳加驗看務得家道殷

實辦事勤謹之人親身應役如有頂充等弊一

經發覺即將該犯照缺主治罪生糧嚴照例駁

倒議處庶積統敬速而呂某得收實效矣

一席片之交收宜杜包攬也且查督船駕運故

通帶有隨糧席片鋪墊倉廩例係各丁自運交

倉向來開有席店日久間有流徒包攬且等到

通即經嚴行禁革隨據各督運丁紛紛具呈求

借公廩堆貯倉場督臣移咨准借在案伏查交

收席片每當卸載之時租地堆貯常致冒說流

爭或被居民竊取及至催車運京車夫攬頭蓋

非相讓或哄銀入子棄置遺誤或席片上車遺

漏失落種種交乘不一而足且堆貯之地當人

看守起運之際用人官押運丁往來奔走勢難

分身兩顧今雖經倉場督臣度其情勢惟得公

嚴堆貯但准借者不過一時之權宜實非經久

之成法既有借貯之虞其中豈無包攬之人與

其因公藏私情飽無涯之慾莫若原請立法明

查有定之規且思漕白糧石原設有經紀運送

旗丁津貼爾充幾年來未行甚爲妥洽今席片

一項似可照式舉行仰懇

皇上勅下倉場侍郎悉心妥議酌立官嚴二處經紀

四名擇家道殷實謹慎小心之人呂某承充總

計旗丁租地車脚之費酌量減省津貼經紀者

爲定額倘有額外多取即行究治庶運丁林使

而包攬之弊永除矣

一經車之弊宜加詳慎也查經紀運米到橋

每船裝四百袋抽第八袋一袋短少五十袋照

賠車戶運米進倉每百袋作十車每十車爲一

案每案抽銀二袋一袋短少亦五十袋照賠是

立法未嘗不善防弊未嘗不嚴也乃相沿日久

事熱人玩有防弊而適以其弊者備倉監督各  
擬考成豈有不親身抽擊之事而較斛較築不  
無需於齊後經紀車戶遂通同作弊矣如四百

袋中抽擊八袋爾將八袋滿貯足數或再為滿  
貯數袋暗傳記號以備抽擊一經監督抽驗齊  
使人等輒取認有記號之袋公同盤量毫無短

少本官儘其街中以為八袋無虧四百袋中皆  
屬足數殊不知無虧者僅此八袋而四百袋之  
盈虛不爭不知短少凡幾矣臣請

勅下倉場侍郎轉飭橋倉監督如意釐剔勿拘米袋  
之次序勿聽齊役之指稱勿避項肩之聲名於  
袋之可疑者嚴加盤驗即無可疑者亦通十指

抽各袋既有必抽之勢衆使斯無可用之計仍  
令巡漕御史不時稽重則顆粒皆有實數而於  
倉儲不無裨益矣以上數條臣等謹就耳目所

及打其芻蕘之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訓誨施行為此謹

奏

稽察過淮漕船監察御史臣吉良臣馬宏琦謹

奏為請

旨事臣等奉

命稽察過淮漕船於三月初七日到濟寧即多張告  
示嚴禁押運官弁及沿河催領官兵弁各關汛  
官役人等毋許借端勒索苦累業丁沿途稽察  
到淮所有漕政利弊臣等確訪具

奏外查定例糧船過淮通完巡漕御史仍移駐濟  
寧巡察開河一帶臣等擬於各省糧船全數過

淮之後即赴濟寧駐劄但自濟寧以北臨清以  
南中間開運甚多細詢衆丁糧船打關必須加  
添短絛但恐地方尤棍勾通催漕弁兵阻撓撈

勒種種苦累若非移駐臨清徹底稽查務難禁  
其乘間滋弊再查雍正十年八月內奉

旨王五烈等所奏河中石塊木椿抵觸糧船着河臣  
嚴飭河道等官於水落之時沿途查看悉行起除  
以清河路倘辦理疎怠仍有起除不清等弊著  
年派出巡漕御史參奏將該管河道等官從重議



處欽此欽遵在案臣等伏思臨濟一帶開歷既興  
臺庄八閘事同一轍理宜徹底稽查且沿河有  
無木椿石塊抵觸之處非親歷其境難以周知  
請自駐劄濟寧之後仍移駐臨濟俟糧船俱經  
出閘一往通行然後從德州陸路回京覆  
命臣等未敢擅便為此謹

奏請

覽  
旨

五八〇

大理寺少卿臣任夔謹

奏為聖門之從祀既詳先賢之闕遺獨異謹遵

旨特陳仰懇增定以光文治事欽惟我

皇上重道崇儒於

建極之初即頒

明詔追尊孔子五世祖考並加王爵永享燕嘗典禮

非常隆重又於今三月之吉

躬詣辟雍行釋奠禮伏讀

上諭有云孔子道高德尊萬世師表其祠享廟廷諸  
賢皆有羽翼空誕扶持名教之功歷朝遠近不一  
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或有舊缺而  
今宜增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  
同詳考定議以聞欽此凡屬臣工士子無不懼忻  
鼓舞幸際

休明誠千古未有之盛典也伏查闕里志兩無從  
祀諸賢凡史記家語之所闕載盡得從祀惟收  
皮一人著於孟子徧從遺略孔子云不得中行  
必也狂狷又言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可  
見道統之傳中行以下必推狂狷而狂又在狷  
之上孟子既列收皮為狂則其於孔門禮當在  
上次之列史記家語可信孟子且及不足信乎  
或疑事蹟無傳里居不著遂置之不論竊思我  
皇上屢詔直省野樵訪逸凡涿山大澤高蹈潛  
修尚欲表章以垂不朽今載籍具在收皮實有

其人且幸與尼山見知之數未遑，無由止之。  
光十百年來，並無遺憾。又考諸儒從祀之典，明  
程朱子之父皆得從祀於崇聖祠，獨張子之父  
張迪有闕祀典，恭承

聖祖仁皇帝褒崇先儒，恩錫後裔，張氏嫡孫與同程朱  
子之後，煥承

翰紳則推思所生，似宜無異仰請

皇上勅下禮部詳考祀典，均予增定，庶正學益昌道

統，丕振文治之盛，萬世為昭矣。如某臣言可林

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五八一

翰林院檢討臣任際虞謹

奏為直陳所見事，臣蒙

皇上天恩，典試雲南，感激思報，除公慎校士外，凡吏  
治民生一切悉心體訪，今據入境及沿途之所  
目睹，一一陳之。臣抵雲南，見彼處督撫司道虛  
衷共事，業已率屬自去歲以來，風雨調順，米益  
價減，比戶共樂昇平。曲靖一帶墩臺整飭，儼有  
金湯之勝。貴州林箐阻險，往來出入苗彝馴順，  
且四序多雨，不憂暑旱。雖山多田少，出產不饒，  
亦安靜區也。湖廣地沃民務耕作，四月間荆襄  
等處雨澤少愆，五月初一日至河南鄭州地  
界甘霖大沛，霑灑數百里，且二麥倍收，向之逃  
荒外出者皆扶老攜幼歸家，復業。且過黃河見  
兩岸男婦一路歡呼，各有故鄉之樂。且隸地方  
麥亦大熟，高粱暢茂，滿目青蔥。即如鄭永平縣  
虛微有蝗患，一逢時雨，盡皆消滅。百穀豐登，大

有可卜提賴我

皇上宵旰圖治普天之下文武諸臣皆仰體

聖衷共召天和玉燭調而金甌固萬年有道之長於

此卜無窮夫臣謹

奏

翰林院檢討臣任際虞道

旨謹

五八二

奏臣自雲南試事告竣回京一路竊見雲南督臣

高其倬撫臣楊名特布政司臣李銜按察司臣

張謙俱虛衷共事潔已率屬總兵官臣楊觀墩

臺整飭營伍肅清貴州布政司臣劉師恕為官

清慎湖廣撫臣那蘇喀魏廷珍操守俱好布政

司臣鄭任鑰清正小心襄陽知府徐肇顯衰老

五八三

臣任蘭枝謹

奏為遵

旨回奏事本月初九日蒙

皇上面諭臣將江西往來經過地方有所見聞

具摺陳

奏竊臣奉差出京星馳前往江西到即入關

於五月初八日放榜後留心採訪地方利

弊各州縣虧空雖不至如山東山西等省

睿鑒謹

奏

好利江夏縣典史王誠招搖生事正定知府朱

之璉聲名不好民有怨聲臣鷄鳴起身薄暮投

店聞見甚少謹就所聞直陳仰祈

之多然虧空者十有七八皆由從前大吏不能潔已率屬因循積漸所致今巡撫張俸度雖到任未久尚未見有興利除弊之事而不受前禮嚴禁加耗操守可謂廉潔新任布政司石成峨人亦廉靜按察司陳安策才守俱優聲名甚好若從此整頓整剔二三年間虧空俱可填補矣至州縣中有新建縣知縣劉輝祖少年有才甚得民心其臣所經過之處有江南鳳陽府知府費金吾吏治精密居官清慎山東兗州府知府吳蘭杰實心愛民衆口稱頌此二人者可謂不負

皇上簡用者也其餘實未聞有貪黷不職穢跡彰著者臣亦未敢妄

奏至各省年歲江西雨水需足年歲豐收江南安慶府一帶地方年歲亦好廬州府之合肥縣苦旱鳳陽府之定遠縣臨淮縣宿州亦早兼有蝗蝻自徐州至山東一路秋禾茂盛漸次收穫萬民皆已安堵此臣經過見聞實情謹

奏

提督四川學政臣任蘭枝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日接准川陝督臣

咨文開奉

上諭凡內外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記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  
原摺殘損  
繕寫進呈御覽內外文武大吏著自什封進其不應奏摺之負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欽此臣前來四川到任於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恭請

聖訓曾經面奉

諭旨臣僚小臣本不敢援大吏自行封進之例

因蒙

聖恩念係

內廷行走之負許其差人

奏摺理合將前奉過

諭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自行封固

進呈

御覽其應行四

奏事情俱於遵

旨回奏事內摺



提督四川學政臣任蘭枝謹

奏為遵

旨回奏事臣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保寧府考

棚臣家人從成都送到巡撫處帶回請

安奏摺一副臣跪領訖捧至密室啓視內奉有

密封

硃批

諭旨云四川文武大吏官弁吏治如何據實奏

聞閱汝一生名節禍福詳審奏聞臣捧讀再

三不勝陳揚念臣身荷

重恩誠恐識見淺狹不足當

聖明採擇至於是非邪正之辨具有知覺何敢

於

君父之前尚存一毫隱飾切臣自到蜀中所見

大小各官即不勝駭異每一啓口惟有稱

誦年羹堯之功德侈談年羹堯之威權威感

激年羹堯之提拔彼此聯結一氣相通竟  
視此官為根深蒂固萬無動搖而一種恣  
肆無忌之態尤覺不可嚮邇則年羹堯之  
攬權納賄徧置私人敗壞官常顛倒公論  
排擯老成正靜之士尊顯貪刻傾詐之流  
負

國恩而萌逆志其不可容於

聖明之世夫復何辭至今巡撫王景灝上年八

月到任臣在叙州考試聞各官進見即吟

吟將來事情摠照依年公爺在此時辦九

月臣考試印州經過新津地方見新設稅

場巡撫委成都知府李弘澤家人在彼收

稅路人竊竊私議問之知此處年羹堯向

來設有私稅係舊巡撫蔡珽革去今復添

設至本年三月間聞知年羹堯惡跡敗露

遂行撤去由此觀之自非

皇上燭破年羹堯之奸惡不即收露則王景灝

附會年羹堯之處必非一端此可揣而知

者但臣觀王景灝為人議論明白辦事甚

勤即待人接物亦皆坦直不似邪曲暗昧

一流以當封疆之任才實相宜自無不在

聖明洞鑒之中也其餘各官依草附木習為固

然亦難究詰但據臣見聞所及情形顯著

及官聲陋劣尤甚者謹開列於左以備

皇上諮訪臣謹

奏

建南道安定昌 成都府知府李弘澤

二人與草職按察司劉世奇皆年羹堯

極信任之人四川一省官府欲求請年

羹堯者線索皆出其手朋比相通招納

賄賂同己者即為引進異己者即加傾

陷猶陝西西安之有胡期恒金啓勳輩

也即如原任夔州知府程如絲一案劉

世奇迎合年羹堯意煨煉成獄高同李

弘澤令署成都縣簡州知州薛祿天改

造供招逼誘程如絲承認必欲置之死

地上年十二月臣在成都得悉其事

龍安府知府王璣

為人險詐貪殘倚恃與年羹堯有親任

意恣行官聲甚劣

建昌監理廳通判崔鴻圖

性既刻薄行復貪婪倚勢作威官聲索

劣康熙五十七年因盜井衛等處多有

盜井蠻民往來貿易藉以資生崔鴻圖

聳動年羹堯立商增稅剝奪民遂致

激變至動官兵殺傷後立碑禁止永不

立商方得解散事後年羹堯將為首李

時恭等三人拿至成都濫刑處死復令

崔鴻圖於本地方拿獲蠻民捕風捉影  
酷死無辜不可勝數三年之後獄猶不  
解則崔鴻圖之生事滋釁虐害蠻民助  
成年美光之惡亦可見矣

### 嘉定州知州金式訓

少年輕狂縱酒任意凡事悉憑家人衙  
役招搖通賄官聲甚劣

### 巴縣知縣周仁舉

係年美光親戚冒入軍功並無一日之  
勞得缺後年美光着人趕未到任貪刻  
放恣全無畏忌士民莫不疾怨聞前重  
慶知府蔣興仁剖腹身死一事皆因周  
仁舉凡事把持盡專其利知府但有其  
名至公事不能辦應又受上司責備因  
之氣憤致有此事

### 南江縣知縣高士祿

其父高木高原領年美光贖本販買木  
植往來經運多年因將其子冒入軍功  
並無一日効力之處聞年美光常有家人  
至南江私通線索搬運貨財

### 蒼溪縣知縣孫毓松

重耗嚴刑性情暴戾百姓怨入骨髓聞  
舊巡撫蔡珽已填入大計劣貪內因係  
年美光親厚遂得免効以樂至縣知縣  
黃振國易之自此之後益無畏忌

### 成都提標遊擊阮楊景

本係布政司衙門書役年美光愛其才  
巧令充提塘信用無比康熙五十七年  
建昌監井衛所設立之商人即阮楊景  
也在彼處恣行威福剝剝蠻民以致激  
變嗣後由千總陞至遊擊皆出年美光  
之力凡事聽從招納賄賂其成都鄉城





侍

皇上聖明志險隨習不用迎合此項實不能給  
在督撫亦並未有搜尋難為之處如有此  
情臣自不敢隱匿為此據實回

奏所有奉到

御批原摺理合繕摺恭繳且不敢感荷度切之

並臣謹

奏

以荷因年差先有任而言其你及了余類全  
原已陳時會與用夫覆查一摺過中其公考  
其素



五八九

任蘭枝臣楊炳謹

奏臣等蒙

皇上欽點鄉試正副考官所有試卷詳加校閱現  
在分別名次擬於初十日發榜謹遵例恭擬

元魁卷十本繕寫三場進呈

御覽恭請



皇上欽定先期發出以便填榜再順天鄉試第一  
名例於貝字統取中第二名例於南四取中  
合併聲明謹

奏

照摺填榜

五九〇

刑部督捕司郎中臣江洪謹

奏為遵

旨條奏事竊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恭逢

聖世仰荷

殊恩修貢即著沐

九天之湛露時切氷兢竭方寸之微忱惟思靖獻祇

聆

天語敢進萬莧謹陳於左

一滿洲司官宜有專司也

朝廷設官分職與以專責原使事無推諉各盡所長



查漢官自遷授某司之後即專理本司之事乃  
滿洲司官竟無一定司分向有一人而兼攝數  
司者已蒙

皇上洞鑒特奉

俞旨不許兼司欽遵在案然此司之設亦宜禁止位  
位有以本司事繁及設難案件或託故推諉以  
致堂官不得不另派別員竊思刑名重大一事  
之始末即使一人專理猶恐未悉隱微若乃一  
事而更換幾人辦理不惟前後臆見不同亦且  
事難速結且愚以為宜照漢官之例各有專司  
重其才之短長酌司分之繁簡毋得時常更換  
庶人得展其才而事亦無廢弛矣

一現審司官宜有專責也從來精神一而後智  
慮生職守專而後無廢事如州縣之官僅能料  
理一邑之事不能於職分之外更有兼攝也今  
現審司官皆於各司司官內委派兼理夫審斷  
獄訟兩造之是非一事之曲直非細心研究罕  
得其情若乃既辦本司復兼現審則一人之精  
力有限而一事之委曲多端即有長才難於分  
任且請嗣後凡現審司官另設專員辦理庶聽

斷之下可以盡心而析獄之良無難稱職矣  
一督捕刑訊宜加詳慎也伏讀督捕則例凡兵  
丁逃走自行投回者亦應夾訊等語在立法之  
意原因在外日久恐其為匪加以重刑使其吐  
露實情不得隱諱竊思此輩在外果有不法亦  
應俟其既犯然後加刑庶稱平允若於投回之  
日即概行夾訊未免太過更查則例凡自回之  
人免其治罪等語夫既免其罪又重其刑殊非  
皇上矜慎刑罰之至意且請嗣後凡自回之兵丁免  
其夾訊其於我

皇上如天之仁或不無少補也且以微員謹因所見  
敬陳一得可否施行伏乞  
睿鑒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球謹

奏為考試月官之例新稍變通以收實效事

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刻刻以國計民生為

念而尤加意於用人每逢月選各官考試

履歷然後引

見身言書判無不瞭然法至善也但臣見此

年月官摺

奏履歷底稿聯相俾檢隨意敷演率皆預備

不過期滿字數而止臣愚以為月選各官

其新任者初膺民社生官起行所得地方

繁簡難易各有一番籌畫共出身履歷只

須簡要直叙不事繁冗今其詳寫履歷之

後增一條議即日到任若何經理能其目

前之數陳以規其日後之政治至補任陞

任請員于當日地方歷有年所土俗民情

利弊無有不知第有知而未敢申詳者亦

有申詳而或格於司道格於督撫者今既

非其地無有顧畏概令於矚馬履歷之後  
將前任地方事宜詳悉條

奏

皇上採其可行有益地方條即行文督撫查核

奏

聞即其從前之才識可見其往後之理地久之

而各府各州各縣之事

皇上皆已知之過通情隨處列目前無遠弗照

無微弗燭將無利不興無弊不除其職任

地方既有所措置而不致一事之忽畧即

職任封疆亦知所敬畏而不致一事之隱

納大小臣工鼓舞洋屬勉于實心實政而

實效多矣是考試月官之法誠萬世不易

之良規也臣不揣愚陋冒昧瀆陳不勝惶

悚之至謹

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琳疏

奏為進士資在學臣程材不專文藝務農實  
行以彰勸懲事

皇上加意人材增科廣額

訓勵士子

領諭學臣相納之使不令司輝所以待士者如

此其至望士者如此其致士子幸生斯時

宜盡開戶潛修砥行立節以登

皇路而赴呂期乃稍有敗人敗楚如粵西洋州

生員陳維祿效眾罪考如河南封丘生員

王遜等是何積習之難竟如此大抵由於

歷來學臣但以衡文單歲科之故事而不

復問素行之優劣以故試取高第者未免

驟顯俾保者冷者亦無忌憚查學政條約

內載考第廉讓士子立身大節其有敦本

尚實行雖未著者視詞官細加體察取其

本學師生本坡里都詳請中送提學農實

即加獎賞以勵頌俗若有平日不修學業

囑託把持武斷包庇或控送欺誣與成詞

訟及敗倫傷化逆惡影聞者體訪得實不

必品其文藝即行照章等語何以歷來學

臣從未聞衡文之外會訪一優行舉之以

示勸訪一方行無之以示懲是條約不遇

其文而已夫聖門四科雖有文學不先從

行積善未始善未不登且請

皇上飭令學臣果臨歲試文或生員文字固有

筆筆共素行之優劣照例查覈確得實

最優者舉之最劣者黜之另選清冊與考

冊一合報即廉察者知勸不肖者知懲今

日虛勉為良士吳時皆可為誦更美仰且

更有請者監生貢生兩名國學異於諸生

無論科今故官即學區亦不得通而問之

其中或有此類並無的某臣竊以為貴監

辦試既由學臣擬送今無即詳學臣的來

除息地或則正途而外一切情並預費其

素行之優劣仍照條約所載體訪得實分

別動總領移駐博首監並知自更不改  
多事備行可風又治金先與臣職見法昭  
胃味清深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吏律兵三神會議其奏

五九四



詹事府少詹事 臣伊爾敦 謹遵

諭旨薦得原任刑部筆帖式長在係正紅旗人因病

告退今已病痊為人端方能辦事係臣前妻父

謹

奏

五九三

時估指

陽曲縣

小米每倉石價銀捌錢陸分玖厘  
小麥每倉石價銀壹兩貳錢陸分伍厘  
黑豆每倉石價銀伍錢柒分柒厘  
高粱每倉石價銀肆錢玖分伍厘

真丁妻者他府州縣丁約畧相同者

五九五

詹事府少詹事 臣伊爾敦 謹

奏為請嚴金銀出境以裕財源事從來外番互市

止用貨物交易不令在內地市易金銀蓋茶布

綉緞煙鹽等物藏有常產取不竭而用不窮 臣

竊見西洋諸物高價求售所得無算邪羅斯及

諸蒙古部落藏蓄皮貨牛馬等項向猶以貨文

元近來間有現銀售賣伏思泉源雖欲流通然一出疆外誠恐千百年後內地漸少如果臣古可採析我

皇上勅禁凡屬外國貿易禁用金銀則物產流通于異域而財源常裕於天下矣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五九六

唐市府少唐事日伊爾敦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惟私販硝磺軍器例有嚴禁各控禁物之重輕以定罪之大小所以杜姦究而固封守也但各處邊口皆通蒙古地方其間買賣商民以及蒙古車輛駝駝出入者甚眾不無夾帶私販之弊私販不除而謀利奸商貪圖

厚利巧為夾帶如夾底車之類藏硝磺火藥一應禁物出邊者若不專設官員嚴加察拏恐地方守把官并未審有此等之弊視稽察為具文一時忽畧即有漏放或因別有公務不獲親自看查被人後兵丁受賄賣放均未可定日請嗣後各處邊口凡有買賣商民以及蒙古車輛駝駝出入之處或差京員或差督撫揀選佐貳賢員每邊口設立一員專司其事務令悉心盤詰或一年二年一更換如穿獲夾帶之匪類不拘硝磺火藥之劫殺軍器鋼鐵錫鉛之多寡皆從重治罪俾作奸之徒畏懼重法同敢違禁再銅鐵錫鉛已成之器日除農器銅鐵鍋不禁外別樣器皿亦概行禁止出邊如此私販夾帶之弊似可除矣日謹見淺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詹事府少詹事 臣伊爾敦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思居官辦事一官一職

各有專司精心竭力務盡所長總期仰副

皇上因材器使之至意 伏查六部清漢文堂

主事一職論俸用八級舉人進士出身人

員掌管清漢文本章之事者至重之必須

通於漢文熟於清文然後辦事無誤但八

級舉人進士出身人員其於漢文固無不

通曉而於清文或尚有未精者隨堂辦事

而清文不熟辦事似恐有誤 請嗣後六

部堂主事缺出時將舉人進士出身之應

陞人員先令吏部當堂嚴加考試翻譯不

拘資格不濟俸之深淺擇其翻譯之優者

擬正擬陪帶領引

見恭錄

欽定錄用則不惟辦事無誤而且舉人進士出

身之人皆踴躍奮興留意清文矣 臣愚昧

之見是否可行仰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詹事府少詹事 臣伊爾敦謹

奏為懇嚴正印之任以澄官守事 臣伏思吏員書

辦考職出身設此一途原止彼為雜職佐貳使

撤員亦得効力共勦政治但此輩未嘗學問習

於舞文巧於營私罔恤民瘼親民正印實非宜

稱 臣愚竊以九屬吏員出身除現任正印不議

外或已捐正印現在候選者均宜改為佐貳此

後即遇應陞仍在佐貳陞轉此亦澄官方重民

社之一端也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五九九◎八旗大人議奏

奏

詹事府少詹事 伊爾敦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 竊思八旗官員兵丁之家下僕人一經  
逃走不能即時穿獲者必有窩藏之處在京有  
八旗官與兵之家下人家在外近京府州縣地  
方有各旗官與兵之庄頭住居處彼此皆同類  
下人或為親戚或為朋友逃人各處最易藏身  
若不嚴行緝捕輒流日久游回匪類偷竊之事  
似不能免仰祈

皇上勅下八旗大小官員人等令不時將各自家下  
僕人嚴加約束不許容留外人居住若有私自  
容留來路不明之人居住者經本家主查出將

本家人同外來人一并穿送究問治罪倘家主  
不行稽察被差後在伊家穿獲者究問情形連  
家主一同治罪再直隸各府州縣所屬地方有  
各旗人庄頭居住雖有地方保甲不時盤詰在  
逃人匪類假托家主之差飾詞諉混此亦難為  
分辦 請嗣後凡有八旗官兵差家下僕人往  
莊屯或收取地租或查看地畝之事家主先於  
該庄領處具呈申明差某人往某處幹某事即  
於所具呈子上用押該庄領處書為據至所差  
之處即同彼處庄頭報明地方驗看虛實若無  
該領處書者即以逃人穿送解部究問治罪如  
有圖書者候事完回家之日本家主即將原押  
圖書之呈子繳還該庄領處銷如此則地方保  
甲易於盤詰而逃人匪類亦難於隱匿矣 愚  
昧之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六〇〇 ● 該部議奏

奏

奏事府少詹事 日 伊爾敦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欽惟

皇上崇尚節儉

訓諭諄切薄海內外蒸蒸鬻風八旗官員兵丁

親承

教誨至再至三人人實念仰體

皇上教育之至意凡事皆應去奢從儉遵奉定

例而行乃近見八旗官兵之內其於婚喪

之事間有循分按定例行者亦尚有越分

而不遵定例行者浮費太多耗財實甚原

其所以不遵行之故皆因無人專司其事

督責稽察自然恣意妄行惟知外飾虛文

不顧已之力量若不立法禁止日久恐又相沿成習 謹

皇上勅下該部再為議定自大小官員以及兵

丁人等其於婚喪之禮按其職分之尊卑

將應用之物件詳加分別定為成例刊刻

頒行每旗佐領每姓旗長各頒發定例一

本責令該佐領與該旗長收掌曉諭凡遇

有婚喪之事務令先報知該佐領與該旗

長一一照例遵奉而行如有仍蹈前弊下

違定例耗財妄費者許該佐領旗長即行

中報將情題本入交部治罪倘該佐領旗

長因隱不報任其借越或被旁人首明或

經部執題察案出將該佐領與該旗長即

行題來交部議處外並借分之人嚴加治

罪如此則官員兵丁皆知遵守定例去奢

從儉矣愚昧之見伏祈

皇上睿鑒 謹

奏

居事府少居事臣伊爾敦為敬陳管見事

皇上愛養臣民欲其家給人足無所不至臣切思八

旗官兵自家

聖祖仁皇帝屢發庫帑代其運價更過

皇上洪仁廣沛賞賜稠疊而且先期放米嚴禁奢侈

施之甚厚謀之甚周今官兵之中恪遵

聖訓而儉樸充足者固多間有因耗費成習日用汰

侈以至貧乏者雖皆不肖自取我

聖主為萬物之天地父母不無仰賴

恩施格外以為官兵謀久遠之計但國帑雖豐經費

甚繁實不能動正項以富官兵此事之必然者

也臣之愚見自古有鑄當百當千大錢者今取

一錢當百之法計之如銅劬脚價每劬算銀一

錢二分鑄大錢重五錢者每劬可得錢三十文

作錢三千若每歲動庫帑三十六萬兩買銅三

百萬劬鑄得錢九百萬兩即將此大錢在于京

文武大小官員俸及八旗兵丁錢糧正額之外

各如銀數加給大錢官分四季兵按月支如官

春秋二季領俸三十兩者于冬夏二季加給當

百錢三百文作錢三十千兵丁每月給銀四兩

者加給當百錢四十文作錢四千除去加給官

俸兵糧外餘錢照時價發賣行使則官兵一歲

之中受

皇上加倍之賜而庫帑亦不致有虧再祈

聖旨中諭八旗官兵婚喪禮制不得更為逾分服食

器用不得再行耗費九一鹿七扣八扣九扣三

分四分五分重利私債如現得利過本者準算

清楚利過本半若準還一半未及一半者許還

本銀皆令陸續償給如此行之數年庶或可至

殷阜而在

國家亦似有裨益矣臣才識短淺一得之愚自揣

不能通達事體冒昧瀆陳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唐事府少詹事臣伊爾敦謹

奏為唐詢芻蕘以達民隱事欽惟我

皇上體天行健總攬萬幾明目達聰照臨四海

御極以來命文武大小諸臣輪日條奏并令各省督

撫大臣摺奏便宜其有補治體無不立見施行

三年之內九

國計民生用人行政業已有善志陳無闕可補失

况臣愚昧何足以佐

高深臣竊見在京各部院衙門蒙

皇上裁定而得直善者一衙門多至數十事由是推

之天下之大庶事之繁或舊制相沿而於民生

未便或新規宜創而為官吏因循臣之愚以為

欲知民生之休戚莫若下詢於閭閻欲善政之

舉行莫若責成於司牧請

頒特旨令各省督撫布告所屬使草野咸知

皇上求古圖治之至意凡在地方民風士習之宜

轉移水利地力之宜興舉積貯催科之若何定

制息訟弭盜之若何立法行於古而便者或可

復行於今行於他處而善者或可變通而推廣

諭令本處紳耆碩素為人望而諳於時務者

各以實在有益事宜秉公條晰具呈府若縣轉

中督撫督撫仰體

皇上勤求民隱之懷實心妥議酌其可否其事關重

大者奏請

聖裁微小之事即下州縣舉行更嚴土豪之借端滋

擾兼察長吏之推諉阻撓務期因地制宜於民

生實有裨益亟久無弊不事虛名行有成效具

呈之人及地方官吏紀功獎擢竊揣咨訪土著

之人則世居目擊不比傳聞實在有司則各理

所治課功最易而況以

皇上求言若渴之聖衷由臣工而推及於編民自必

下情不壅而舉行益力行見一歲之內大利畢

興上超察週用中之大智誠千古未有之

盛典也臣世受

國恩無由仰報敬陳管見不勝惶悚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11-075

六〇三

詹事府少詹事臣伊爾敦為遵

旨審陳事臣切恐秋審一事廣集羣臣推勘成案慎

重民命與主鉅也

皇上好生如天子議獄用法尤深矜恤恐引例之高

下其手也

欽定律例以畫一之每至法司定案

皇上必矜全於格外常屈法而原情

聖天子之用心誠自古之所未有臣蒙

隆恩拔擢叨列卿班去秋秋審直省招冊百有餘本

始猶日審數本後因期迫日審十一二本間有

十五六本不等者夫一本之冊多者二十餘案

少不下十餘案使急促展閱只泥書辦一唱原

供隨聲落筆情實矜緩數字之中出入民命所

關非細臣請嗣後秋審于各省招冊到部之日

速行刊刷比每年早審旬日則為期寬緩計日

立限日審四本或五六本方能細心詳勘和衷

妥議庶可仰體我

皇上慎刑欽恤之弘慈而鉅典不致視為故事矣敬

六〇四

陳愚昧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詹事府少詹事臣伊爾敦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伏思

國家之要以錢糧為先每有拖欠錢糧之人家道

非不殷實原可完補而不肯作速完補者在旗

或佐領在外省或地方官賄賂情而間有受賄

不嚴加催追以致延延過限至於日久將家產

蕩消而正項反不能完補若不嚴立追補之法

以此使蝕正項酷削民膏之員無以為戒矣

請嗣後八旗直隸各省凡有拖欠錢糧之人家

六四三

道既實與不耗實之處知之切者莫若同族之

人在旗令該位領同族長及族中有官者在外

省令該府州縣同族長及族中紳衿將拖欠幾

種人之家產細加查明公同據實出具保結呈

明上司定限即令出結之衆人嚴行承追其中

倘有徇情受賄任其私隱家產財物者或被旁

人告發或被上司察出題格按例治罪外照該

員虧空數目令出結之衆人合同另賠一分如

拖欠錢糧之人限內正項悉可完賠而推諉不

完者許出結之人據實將推諉情形呈明上司

題恭重加治罪一應家產概行入官如此則正

項似可以速完而貪婪橫取之資亦不能入已

矣識見庸陋一得之愚可否尤協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六〇五

唐事府少唐事臣伊爾敦謹

奏為敬抒管見事臣伊爾敦仰見我

皇上誠求民隱軫恤民災洪仁浩澤有加無已今歲

雨水過多低田見滂我

皇上度博感格幸不大災更於督撫未嘗題報之先

特頒恩旨命勅常平賑濟且以如理家務如愛子孫

訓諭諸臣臣民聞之無不感入肺腑近復

遣官修築城池資民傭工且大發

天儲積粟隨處平糶散賑自古恤災足食誠莫如

聖慮之周詳者也臣竊思日前日給既仰

聖仁未幾田功旋須播種其被災窮黎或有子粒無

資者祈我

皇上初地方官清查實在乏種窮民勦用正項買給

子種則明歲春收可望而秋稼有資矣謹陳末

議伏祈

屏鑒施行謹

奏

六四四

唐事府少唐事臣伊爾敦謹

奏為請懇開田以厚民生事臣竊見遼遠之地每  
 多閑曠臣前歲山西運糧見大同府屬之雁門  
 關一帶曠地開田不可勝數間有耕種不過十  
 分二三且必歲易其地而糧餉之土人云此處  
 田多人少地土瘠薄無力上糞耕一年必得二  
 三年地力始復臣思地曠則落務則收穫自寡  
 收穫寡則民窮而輕去其鄉而田益曠此非民  
 之情耕而實由於力之不足由此類推諸省開  
 地恐亦不乏伏乞裁

皇上命各省州縣查民間種剩之餘地無力耕種者  
 官為檢工本僅民種之令每州縣選其廉幹佐  
 貳一員專委農務若佃種某民之地若干清立  
 戶冊俟收穫之時所償工本之外官民的量公  
 分民以耕種官檢積貯或竟各照本地民間佃  
 種租價以償地主餘悉收之於官除所給本年  
 人工牛種之外別貯一倉歲報其數以備他用  
 如此則有業之家不耕之地皆得收租而土不

曠無力之民定官備值皆得食力而不輕去其

鄉而且民皆樂業則催科省力而

國課無虧更得歲有贏餘以資積貯以備水旱上

勸倉廉之置下增閭閻之利矣烏菟之賦不揣

愚忱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刑部雲南司郎中加一級臣朱崧謹

奏為奉

旨除陳事竊臣以一介寒微初任刑部貴州司員外

郎荷蒙

聖恩作養癰正癘印

恩科

欽照貴州鄉試到考官復陞任本部雲南司郎中夙

夜兢兢無報効本月十四日伏遇

呈上召見刑部堂司官員

聖訓醇醇且等益加悚惕敢不竭力盡心以圖報稱

二十一日復蒙

諭旨令刑部司官分班條奏仰見我

皇上慎重民命激勵人材之至意日本愚昧毫無所

知惟是在部行走將及四年亦嘗留心諸務謹

將目前切要之事敬陳管見以備芻蕘之採焉

臣伏見各部院本章獨刑部為多亦且關係至

重

皇上加意留心間有情罪未當或令再議或令面奏

必至平允而後施行刑部堂司官員固宜無任

不以慎重為念而繕本之時尤屬緊要倘於出

入之處有隻字之訛所關非細伏查刑部設有

滿堂主事六員分管科抄現密兩房專司繕本

各司定稿說堂之後磨對清洪相符即交與堂

主事繕本其清字本章係本房筆帖式繕寫堂

主事磨對而該司滿官不與焉惟漢字本章係

本房書辦繕寫而磨對者仍即該司漢官任之

該司漢官本司之事既繁亦有兼理現審司者

事更叢集苟非兼人之才未免有顧此失彼之

慮應請嗣後添設漢堂主事或於行取推陞候

補候選主事內或於現任內閣中書中行評博

內刑部堂官慎選賢能舉引

見恭候

欽點六員補授專司漢本如致外錯責有攸歸况所

對本章各種刑名無一不有即可為諳練之地

日後在部陞轉任事各司必收嫻習之效諒無

隕越之虞既足以造就人材而於部務大有裨

益矣再繕本章辦舊額設有十四名因此缺清

苦無人接充現在辦事者俱係外崔亦止數人

以致繕寫不繼匆忙之中未免潦草應請嗣後

刑部堂官出示曉諭召募能書之人考究原額

漢堂主事董其勤情務令繕寫端楷粘裁精工

如有辦事勤敏并無過犯者照五年後滿之例

該管官員出結呈堂咨送吏部予以雜職遇缺

即用庶情願効力者欣然從事而繕寫本章從

此益加鄭重矣可否允行伏乞

皇上審鑒勅部議覆謹

奏



六〇八

刑部雲南司郎中理左現審司事加二級臣朱崧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有姻親王○壯○係江南太倉州鎮洋縣舉

人原任貴州道監察御史司丁委在籍為人謹

慎辦事勤練留心政務實堪任用謹遵

旨薦舉為此謹

奏

六一〇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載謹

奏為請將衛所軍屯歸併州縣事竊查直省屯衛

俱設有守備千總等官管轄所管軍地皆散處

各州縣納糧供役往還艱難官與軍戶相去既

遠更役擾害亦無從覺察又有衛所官親赴各

州縣征稅錢糧者科派供應之費倍於正項且

錢糧雖歸衛所官徵收而逃盜命案仍係有司

職掌軍丁之頑抗者每以藉隸衛所不聽稽查

遇有軍民爭訟亦不服有司拘喚貽誤非輕臣

思現在軍民一體並無分別請除邊衛外將各

省內地雜處州縣界內之軍戶一概就近編屬

州縣管轄衛所守備千總等官並可裁汰是否

可行伏乞

奏

皇上睿鑒臣謹

奏

六〇九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載謹

奏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

陛下為臣放心不必慮

臣朱軾臣張廷玉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朕躬願安卿等過勞矣都好麼

執進呈

御覽伏候

皇上欽定以光大典臣等竊見今科應試舉子

人數多於從前闈中佳卷甚多皆由我

聖祖皇帝教養六十餘年我

皇上初登大寶振興文教

加意作人特闢

恩科廣加各省鄉試額數多士踴躍觀光奮興

鼓舞故人文若斯之盛也九月二十九日

准禮部咨文欽奉

諭旨令臣等於

欽定數目取中入榜外其餘有可取好卷不拘

省分不限額數選出另行具奏欽此仰見

聖主格外鴻恩為從來之所未有凡屬儒林莫

不歡欣感激臣等謹遵

諭旨將額外好卷選出於榜後進呈

臣朱軾臣張廷玉謹

奏為恭

進元魁拾卷仰懇

欽定以光大典事臣等奉

皇上恩命典試會闈入場以後謹率同考官悉

心校閱矢公矢慎以仰副

聖主興賢造士之至意今閱卷將竣擬於本月

十二日揭曉謹將元魁拾卷繕寫頭場七

御覽合併奏

聞謹

奏

卿等所取晉卷中文字考異章識名言不  
但優於諸卷近代不可多見朕甚嘉悅二卷文  
意似有經濟者三卷必達理學五理墨勝餘  
卷其七卷列次俱公是

卿二人皆有些微疾保養精神量力為之不可過  
勞尋文章看不及只管奏請展限不論多少日期  
朕皆準卿等之請從容料理方好特諭

六一三

臣朱軾臣張廷玉謹  
奏雍正元年九月初八日奉

硃筆

上諭卿二人皆有些微疾保養精神量力為之  
不可過勞若文章看不及只管奏請展限不  
論多少日期朕皆準卿等之請從容料理方  
好特諭欽此臣朱軾臣張廷玉跪讀

聖諭感激涕零臣等何人仰塵

聖主慈懷體恤周詳至於此極臣等二人自入

閣以來迄今月餘祇遵

恩諭量力辦事託賴

皇上福庇精神俱好不覺勞頓為此恭謝

天恩謹

奏

朕保為二人繁會今覽卿等之奏大覺朕懷  
卿等以程公志之誠自然遊神明之助助識所  
謂君子日幾也朕嘗為欣悅

臣朱軾臣張廷玉臣傅敏臣史貽直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惟躬墨安紳等場中閱卷月餘過勞矣紳  
好麼



臣朱軾臣張廷玉臣傅敏臣史貽直謹  
奏為進呈會試元魁十卷恭候

欽定以光大典事臣等祇奉

恩命典試會闈入場之後謹率同考諸臣矢公

矢慎悉心校閱以期不負

聖主委任至意仰蒙

聖訓周詳

恩賚疊錫不勝歡忭感激之至臣等竊見今科

應試舉子更多於前閩中佳卷美不勝收  
此皆我

皇上振興文教作育羣材兩次開科廣加額數

遠近士子踴躍觀光鼓舞奮興故人文若

斯之盛也又特奉

恩旨令臣等遵照上科之例將額外可中之卷

選出進呈仰見

聖主浩蕩之恩為千載罕遇之盛事臣等謹遵

旨辦理外先將擬中元魁十卷繕錄頭場七藝

進呈

御覽恭候

欽定以光大典至於揭曉之期擬於本月十一

日合併

奏明謹

奏

知道了覽此十卷少不及去年文章於好



0188921

吏部尚書臣朱軾謹

奏為請定徵員銓選之例以重庶職事竊惟

國家建官分職既叨一命之榮各有所司之任我

皇上獎勵人才無微不至凡係佐貳離職等官皆許

薦舉卓異引

見擢用一善不遺寸長必錄此即唐虞三代立賢無

方之至意也臣查徵員內如縣丞主簿二官有

替理牧民差違劾勞之責今吏部雙月選班一

陞四選四選之中二捐二應其應選者皆係四

五十年前考授職銜之監生據各省造冊送部

與部冊多不相符即冊籍對同而現在頂選之

員已在八旬內外豈能遠赴別省劾勞供職間

有年非老邁者按其捐監考職之年不過四五

歲甚至有在未生之前者情弊顯然勢難選用

若不行挨選而選近年考職之員既有權越之

嫌又開僥倖之路徒滋種種弊端臣請將考職

監生暫行停選

勅下直省督撫行文各州縣通查康熙五十年以前

考職之縣丞主簿願赴選者取具里隣親族及

五人互結地方官核實加具印結申送巡撫衙

門出題嚴加考試擇其稍通文義年力未衰者

造冊送部俟各省造送到齊吏部酌量選法具

題請

旨倘有頂冒代考情弊一經察出即將本身及互結

之人皆革併將扶同保送之官員題參重處至

雙月應班二缺現無可選之人查捐納出身之

學正教諭訓導五年任滿者改補縣丞主簿其

人由生員加捐已歷任途五載以之任教職固

不堪任縣丞主簿則較他項捐納初任之員為

少優且經巡撫選擇保送此中未必無可用之

才今歸單月改補人多缺少未免壅滯請將此

項人員除單月照舊補用外並於雙月五缺內

選用二人暫頂考職監生應選之數俟考職監

生開選之日仍令專歸單月補用是否可行伏

乞

皇上睿鑒

勅下九卿議覆臣謹

奏

外坤產事科道詳議長委

吏部尚書臣朱載堉

奏為請廣移封之例以光

孝治事竊惟

國家封贈之典榮及所生恩至渥也臣伏查定例

凡出繼之子孫許以本身妻室封誥移封本生

父母及本生祖父母其止封本身者亦許移封

其父又雍正元年十月內兵部題請武官移封

祖父母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思祖父母之於孫與父母之於

子恩深義篤本無二視所有本身封誥可以移

之父母即無不可以移之祖父母今武臣既蒙

特恩准其移封則文臣事同一體我

皇上至仁大孝錫類推恩薄海內外無不觀感興起

咸欲伸其報本之私臣請自後凡四品以下但

封父母及本身妻室之文官有情願以本身妻

室封誥移封祖父母者皆許移封未為定例至

八品以下各官向例止封本身不封妻室是以

移封止及其父夫封不及妻固微員之分當然

而移不及母則人子之心未愜臣請嗣後八九

品官竟准封其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如此則不

待呈請移封而微員皆得全為鳥之情矣至教

授官止九品學正教諭訓導並無品級然職司

課士體統在州同縣丞之上且蒙

皇恩俱以正途補用懇乞將教授照知縣例封文林

郎學正教諭照縣丞例封修職郎訓導照主簿

例封登仕郎學正教諭訓導止封父母不封本

身

軍恩尤為廣被又定例凡封贈母止封嫡母生母繼

母不得概封竊思嫡繼雖別而人子愛親之心

則一旦有繼母生母並存者一堂託養相形之

下為人子者何以為情可否仰邀

聖主格外洪仁凡有三母者俱准給予誥封此尤足

以明恩義而勸孝慈也事關

封典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軾謹

六一九

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軾謹

奏為奏

開事臣蒙

皇上差往江浙查看海塘於十二月初九日馳

驛出都二十六日至淮安府所過地方在

在吹曲飲蜡巷咏衢歌熙皞之風遠邇無

間山東自德州至泰安州十四十五連日

瑞雪積五六寸不等泰安以南大沛甘霖

入地六七寸歷詢土人俱云霑足之至麥

秋可望十分豐收江南地界雨雪尤加調

勻萊麥青秀高二三寸許米價山東小米

每石五六錢麥子八九錢不等淮安所屬

大米每石一兩至一兩二三錢不等又聞

蘇松等府及浙江米價俱平二省海塘潰

口皆已修築完好臣於二十七日在淮安

坐船徑往浙江時值歲除臣奉

差在外瞻依

闕廷不勝犬馬眷戀之至臣謹

六一八

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軾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朕躬是安你母因你甚闔家皆平安如意也

奏

晚紳之奏亦以他者奉奏實恐朕懷德

上奏

皇考在天一重賜佑耳

六二〇

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軾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朕躬甚安仰惟聖體好

六二一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朱軾謹

奏為恭觀

聖孝之純誠請昭萬世之法守以明天經以正人

紀事竊惟三年之喪練而祥祥而禫歷二十

六五四

七個月而闋此禮制之通乎貴賤者也後世以日易月肇於漢文帝然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不悅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是短喪之制不自漢始矣自漢以來歷代帝王有欲行而中阻者有行之而不終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盡其實者古制不復相沿已久我

皇上至仁大孝超越萬古自

聖祖仁皇帝升遐之後迄今二十五個月齋居素服

每朝夕供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

梓宮瞻拜

陵寢慘怛號呼一時萬眾感泣不能仰視即綜理萬

幾之下偶有感觸輒秋歔流涕哀不自勝羣

臣日侍左右仰瞻

天顏無不吞聲哽咽竊謂我

皇上居喪之禮歷三年如一日考諸史策實所未

有伏查古禮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

之神而享之謂之吉祭今雍正三年二月十

三日服制已滿情無窮而義有節應請給祭

太廟即吉釋哀至中外臣民感念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三年以來深山窮

谷之中無不哀思戀慕過容八音并瑋

勅諭順天府尹直省督撫遍示黎元舉行吉禮

並使天下之人慨然於

天子至尊三年居喪盡誠盡禮無以復加由是觀

感興起民德歸厚於萬世風化名教裨益非

小矣抑臣更有請者中庸云期之喪達乎大

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則服制之始本自下

而達乎上也今我

皇上純孝性成躬行古制而天下士民居喪能盡

禮制者絕少皆緣草野愚昧積習相沿伏乞

勅部遠選儒臣考訂古今釐正五服之制勒成一

書昭垂永久至民間喪葬一切越分違禁之

事應嚴切申戒通行各直省一體遵守則我

皇上孝治之隆備遠逾千古而禮制之脩明長垂

萬世矣臣謹

奏

六三二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加二級臣朱軾謹

奏為

聖孝彌隆於千古典禮宜昭於萬年事竊惟喪服

以期斷三年為加隆然二十有七月之中苦

練若祥若禫儀文以漸而殺誠以歷時既久

人子之孝思未易不匱也至若前喪未除而

遇後喪是謂兼服兼服之難三年有加為日

益長非仁孝誠懇之至安能持之不懈又中

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然考經傳所載但有諒闇之制而母后

之喪其文不具迨漢以日易月後之帝王間

有欲復古制者往往有初鮮終至行之母后

尤為僅事矣欽惟我

皇上聖孝純篤遠邁百王當

聖祖仁皇帝服闋之時將近

孝恭仁皇后大祥之候臣前經奏請於三月內釋哀

即吉當蒙

皇上面諭朕尚有

太后喪服在臣民固有不同朕於所生何忍二視朕

非有意違循古制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臣仰

親

天顏慘戚復聞

聖諭悲摯不勝感切迨後諸王大臣累疏懇慰而

明旨屢頒反覆曉諭不允所請仍齋居

養心殿素服蒞事觸緒生悲感念

孝恭仁皇后即復追思

聖祖仁皇帝痛楚交集久而彌深在我

皇上至性所發全不自知而羣臣親聞親切徒有

愛

主之忱無能仰慰日復一日計至除服實歷三十

五個月矣無論古來帝王所未有即史策所

載士大夫居喪亦未聞有盡哀盡禮初終不

渝如是者也今八月二十三日為

孝恭仁皇后服闋之辰臣謹按通典趙怡議云二十

七月之後乃得禘祭徐逸議云凡喪終則吉

而禘蓋吉祭之義本以釋服昭告列祖凡三

年服除皆宜有事於禘請照前

勅部擇日禘祭

太廟以告終喪至天下臣民雖已遵奉明文舉行吉

禮然而

聖主之痛傷猶切則朝野之感憤未紓仍請行令

順天奉天府尹及直省各督撫出示曉諭以

慰輿情且知

聖天子身居蕪喪竭誠盡孝直歷三十有五月無

殊一日尤足以維持世教感發天良也抑臣

有不憚再瀆

宸聰者誠念孝為百行之本原喪為一生之大事

而愚民無知失於僞野士大夫又徒襲虛文

不能如禮臣前奏請編輯喪禮而九卿議以

會典律例現在通行未經覆准臣非敢固執前

說也伏思我

皇上以天子至尊居喪守禮歷久不懈凡茲愚賤

豈不聞風嚮化而習俗相沿無能自革則所

以齊之者不可不講臣現蒙

恩命總裁會典律例凡服制喪儀等項止能舉其

大綱恐臣民遵守之下不無闕畧竊謂乘此

觀感興起之時可為返樸還淳之會示之以

禮正在今日經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記曰

禮反其所自始是禮之所生要不外誠孝之

六三

臣朱軾謹

心推而廣之懸於明堂通於萬國况禮樂百年而興樞之三代盛世如出一轍我

皇上至誠至孝善繼善述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允

宜折衷定禮畫一遵行以昭同倫之治臣不

揣冒昧并請

特勅禮部遴選詞臣蒐輯吉凶賓嘉諸禮文精詳

考訂因時制宜務期簡當明切令臣民易知

易行勒成全書頒行天下昭垂永久蓋惟

聖主之純誠有以感動萬民之天性更得

聖朝之禮制有以範圍百世之人心從此民德丕

厚普天昭於燮之休世運日隆比戶皆可封

之俗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奏為請定鹽法事竊鹽政上關

國課下資民食官引擁滯則

國課不克鹽價太昂則民食未便二者之弊往

往相因總由私販充斥之所致也私販多則

官引不銷商人不能獲利因而高擡鹽價小

民苦鹽價之貴相率食私而私鹽愈熾弊端

展轉不可勝詰臣思近場數百里內販私者

梟徒賣私者竈戶也數百里外販私者本地

奸民賣私者鹽商也故欲清鹽政必禁私販

欲禁私販莫如杜竈戶鹽商之私賣臣請

將各場竈分屬鹽商使預發資本協同竈戶

煎晒儘數收貯仍令厚恤竈戶使樂為之用

如此則商竈一體休戚相關在場之鹽不屬竈戶出場之鹽無非官物矣 至商人額掣之外又有夾帶此商人之私也然商人賣鹽完課額課止有此數苟能按期全完又何必責其所賣之是公是私乎惟是分銷各有地界領引限於定額有戶口繁而引鹽不敷者有引鹽多而地方不能盡銷者如屬一人所行之鹽固可通融貿易若各有疆界則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即不免私買私賣之弊矣又貯鹽必於郡縣城郭及通衢大鎮車船擔負分運各處有食本境之鹽轉運偏艱食隣界之鹽道里偏近者小民何知公私違禁趨便情之所必至也 應飭管鹽官會同督撫行令地方有司逐一確查按照戶口增捐

引額務須多寡適宜并詳酌水陸路程之遠近使就便行銷毋使豪商爭奪霸占其有地界交錯難於分別之處或歸并一商或公同發賣庶越境私販之弊可得而除矣 抑臣再有請者商人必家道殷實挾持重貲不惟轉運裕如亦且自愛身家重於犯法近來有種棍徒本無貲財插身認課既得牟利任意奢縱錯營交結貽害衆商而正課反多拖欠應令管鹽衙門逐一清查嚴行驅逐不使為良商之蠹此則拔本塞源之第一義也 至鹽價賤則虧商貴則累民宜令該督撫同管鹽衙門核筭鹽本若干正課雜費若干運脚若干一切費用外贏餘利息止許若干按季出示曉諭通知毋使任意加增我

國家生齒繁庶倍於往時鹽價一定銷鹽日廣

六二四

臣朱軾謹

商人獲利益饒而民間食鹽省得一分即受

奏恭請

一分之福矣臣之鄙見如此但因地制宜酌

量變通非可拘執成見懇乞

皇上萬安  
程訂在安坤外序了過考至

皇上勅行各督撫及巡鹽御史悉心體察各抒所

見恭請

聖主睿謨酌定不易之章程永為萬世之利賴伏

乞

六二五

臣朱軾謹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奏

奏竊冬至前一日天降瑞雪至十二月初一日

等經過地方積雪八九寸不等臣已具摺

聞今於初二日晚住宿三河縣地方恭聞

皇上親祀

郊壇駕出午門雪霽風和比

聖輿回宮旋復大雪臣欣聞野人倚頌不勝懼忭伏

惟我

皇上敬天勤民虔修報本之大祀誠敬之至上格

天心瑞雪應時優渥沾足已屬希有之盛事而正當

聖躬對越之時共瞻大造融和之象協氣必流五雲

呈瑞保佑中命無以復加可知

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臣未差在外不獲隨尊臣拜

奏

丹墀惟有北望惟勝遙伸九叩為此繕摺恭

奏臣不勝踴躍惟忭之至謹

奏

願以禱後時

上奏

皇方在大之重委依本紳等竭力贊襄輔弼洵和

實行之所發履實慶幸焉

臣朱斌謹

奏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恭摺

皇上發回怡親王同臣

奏摺除邊

諭旨公同據實

奏

聞外臣恭請

聖安一摺蒙

皇上殊批

詢及臣好臣捧誦

恩綸望北叩頭恭謝

天恩不勝感激涕憤之至再查京東一帶

地方負山面海源泉灌溉之利較畿

南有加若開溝溝渠引流種稻於民

生甚有裨益怡親王仰體

皇上愛民至意所到躬親相度回環審視

時歷三四月不遇四十八里今二十八日始過

豐潤縣地方統俟勘畢回京繪圖恭

聖謨指示至地方蒙

皇上多方賑恤萬民得所到處感頌

聖恩合併

奏

聞臣謹

奏

詳製履歷

臣朱斌謹

奏竊臣兩次繕摺恭

奏均蒙

皇上御覽殊批臣望北叩頭捧誦不勝感激欣伏

念哉

皇上軫念民依時履宵旰

至仁至誠之所感孚休徵協應茲屆長至今節萬方

稱慶而天降瑞雪優渥沾足豐亨有象黎庶均

蒙樂利臣受

聖恩尤至深至厚偶出郊圻不及一月屢奉

恩旨無蒙

賞眷稠疊臣膺茲

隆恩彌深感愧謹繕摺恭

奏臣不勝瞻仰之至謹

奏

以香會慶年過一季履深欣悅

臣朱斌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隨侍親王查看京東水利工程往還不

過一月蒙

皇上賞臣貂帽名裘一切貴重禦寒之衣臣頂戴

天恩雖行冰雪之中不啻春暉煦煥今復蒙

頒賞手爐一座巧製精工實平生之所未見謹什葉

供奉滿傳家之寶世世永戴

皇仁於無既矣又屢次

頒賜內府嘉味皆人間希有之物臣望北九叩恭頌

感激歡忭之衷非可名言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 再雪後天氣甚寒農人云冬寒則戶口

免凍餓海峽地土凍厚春融土膏茶湖最長木椽日

下大小米價相同每石值銀八九錢不啻粟米

果蔬比常年較賤民氣和樂太平有象合併

奏

聞謹

奏

深慰朕懷恭摺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

臣朱軾謹

奏雍正四年二月初二日恭接

皇上御批摺子臣跪誦

恩綸望北叩頭不勝感激之至 臣隨怡親

王於二月初一日至永平府城次日

大雪至初四日始霽沿途雪足二麥

定可豐收到處農夫稱慶至所過連

安深州各村莊流泉噴涌可種秔稻

之處甚多且地勢高阜無水潦泛溢

之患現在派官確查經理俟到京繪

圖陳

奏請

旨臣謹

奏

臣等懇請保全糧辦因情主協力代賑以此

美政也朕實不勝欣嘉焉躍以奉 聖訓力

旨勉

臣朱軾謹

奏為臣隨怡親王查看京東水利工程運河東岸

及蘄運運柳等處長堤俱已修築完固濱河居

民感戴

皇上弘恩安居樂業惟寶坻以南積水滙於七里海

是秋不免淤溢今擬於舊口開河導入北塘口

其塌河洶及窪兒港之水亦由此歸海更為有

裨益俟勘詳具

摺臣等謹將詳具

奏請 再十二日夜天降瑞雪臣等經過寶坻縣及永

平府所屬地方積雪一二三寸不等據土人云

最喜雪後無風無雨點滋潤土脈誠明年二麥豐

登之兆也合併

奏

上奏 關臣謹

奏



臣朱軾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順安十三叩

山陵即日回鑾矣是日會後和日候一疏未悉

平安以表



臣朱軾謹

奏臣隨怡親王查看京西水利欽聞

聖駕請

陵仁孝孺慕之思至純至篤一路和風慶雲扈極

鑿與而仰輔億萬赤子欣瞻

皇上龍駕歡聲雷動臣不獲扈從

警蹕無任瞻仰激切臣前具摺

奏請

聖安俱蒙

皇上御批臣望北九叩跪請不勝歡忭感激之至

月十六日怡親王由安州前往安肅等處臣由

從池坐船往北運河合并

奏明臣謹

奏

覽



臣朱軾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順躬慰安二十五日回京矣紳好序



臣朱軾謹

奏為恭

謝

天恩事

臣奉 命隨怡親王查勘水利由天津歷靜海河間等縣昨

初四日至任北之新中驛一路人馬平安

皇上洪恩比在京更覺強健乃兩次

奏請

聖安

恩綸整齊諄切伏念

皇上宵衣旰食日理萬幾乃以微臣偶出都圻上履

聖懷

殊批望北叩首感激無地為此恭

謝

天恩所有水利情形容俟勒單隨同怡親王陳

奏

不勝瞻依之至  
開坤金念深慰朕懷仰查和通了

臣朱軾謹

奏竊臣隨怡親王查看河道自天津至交河一帶

近海濱河低窪之地可營稻田之處不少現在

督率各官隨地經理至沿途播種秋麥甚廣俱

已萌芽出土正月三十日得雪三四寸不等

地脈滋潤又可廣種春麥農民歡欣踴躍感頌

皇上浩蕩洪恩各處米價每石九錢至一兩一二錢

不等麥價每石七八錢不等連日東風和煦運

河凍解舟楫通行合併

奏

聞臣謹

奏

奏

臣朱斌謹

奏稿臣奉

命查永定河道自永清縣地方循堤而東一路舊河已涸新河暢派雖水勢素猛然得遂其就下之性自必順沛安瀾且河道寬廣縱伏秋水發可任游行兩岸居民莫不感頌

皇上洪恩歡忭稱慶其新築堤工尚未如式現在督令上緊加修務於麥汛之前完工臣經過地方麥苗青秀高粱豆穀早種者出土二三寸不等各處雨水俱已霑足糧食價值自初四日透雨之後日漸平減日下小米每石九錢至一兩一二錢不等地方寧謐閭閻氣象和樂臣於十一

日抵天津新開稻田濬墾井井儼然南有風景稻秋已長二三十寸晝便可收揀合併

奏  
閣臣謹

覽此奏欣集懷幸不勝所履幸不辨以此光榮乃名聲望外也若此神聖開闢而不封深信也惟以手加額感謝

上天神明  
原值：無你再

臣朱斌謹

奏為恭

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臣跪接皇上御批臣奏摺並

賞給內府貴重食物臣望北九叩恭領伏思臣蒙皇上隆恩至深至重備出郊圻屢蒙

恩諭  
覽仰蒙聖恩  
頌賜稠疊臣感激之衷不能名言臣欣聞

皇上於十七日

四宮一路和風慶雲

孝思既展

聖懷休暢臣無任歡忭踴躍十八日京南一帶下雨今歲春分內雪了河約有一寸農人謂開凍時雨最為難得到處人民熙皞樂業臣查北運河堤工仍往南路隨

怡親王酌議於初三四到京具

奏  
奏合併

閣謹具摺恭謝  
天恩臣謹

覽

太子太傅內閣兼吏部行走 朱軾等謹

奏為請

旨事據辦理糧餉工部尚書韓奇將核減員銷侵蝕

軍餉之覺羅折爾金等奏請交部嚴審並賠等

因前案 查例內侵盜錢糧數滿三百兩者

斬監候人例內侵盜錢糧重至死者本犯照

擬正法所侵錢糧將妻子勒限一年追完限內

不完者妻及本分家之子并不犯家口財產入

官等語覺羅折爾金等承辦軍需恣意侵蝕至

數十萬兩之多大干法紀除將官錢糧私自借

送與人各輕罪不議外應將原任潼南道王全

臣革職與已經革職之覺羅折爾金胡仁治俾

澤漢彭振異何廷圭張梅呂登琰蘇赫烏

爾呼大股達禮俱照例擬斬監候秋後處

決范仕佳王光堃亦應擬斬已經病故母



庸議各名下應追銀兩除各冊開出有抵

請追各項銀兩應聽各該處分追外其餘

銀兩行文各該旗該撫查明伊等的屬有

官職者俱行革去係旗人解部係民人行

令伊原籍巡撫若在陝者行令蘭州巡撫

俱嚴行監追仍著落伊等家產勒限一年

全完解部如限滿不完照例將本犯妻子

家口入辛者庫財產入官至韓奇係總理

軍前糧餉之大臣凡錢糧出納銷算皆伊

專責乃一任屬員侵蝕虧空至數百餘萬

之多韓奇同作禁軍不查明奏奉具

奏不過欲將冒銷錢糧之處推諉屬員

而伊從中取利俾得反得脫然事外甚屬狡

詐及

皇上欽差查辦韓奇復通同徇隱仍不據實陳

奏湖廣已甚迫將身並職除但名下應  
追得過損規限一十八萬四千餘兩勒限  
二年嚴追外其各員應追虧空銀兩現在  
勒限分追如限滿不完米係家產盡絕力  
不能完者俱著落紳奇賠補如紳奇不能  
賠補將伊拿交刑部照侵盜錢糧例治罪  
今將覺羅折爾金等各名下應追應抵數  
目開列於後恭呈

御覽俟

命下之日交與總辦之王大臣覆核具題臣等

未敢擅便謹

奏請

旨

計開

一冊開革職布政司覺羅折爾金應追核成并  
得過肅州軍需銀六萬六千九百四十兩又  
應追所解平度臨鞏鞏寧集寧處軍需核減銀  
一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四兩八錢五分零  
又應追得過耗羨捐規等項銀三十一萬六  
千四百八十五兩五錢九分零共銀五十  
三萬一千三百兩四錢四分零 內除從前  
請追鄂海等各名下銀八萬二千九百四十  
兩應聽各該處查明勒限分追 又舉報請  
追房產變價目已折變銀一十六萬五千四  
百六兩七錢九分零其折爾金目已折變銀  
兩應令紳奇連行解部其舉報房產應令該  
旗即行變價交部 至折爾金公捐及自己  
盤費等項銀一十五萬一千七十八兩八錢

綽奇雖稱應聽甘撫查核但事關錢糧豈容恣意盤纏花費無庸查核應仍着落折爾金

名下追賠 折爾金名下實應追銀二十八

萬二千九百五十三兩六錢五分零 再據

綽奇奏稱折爾金得過捐規甚多止開出一

十九萬餘兩其餘多得銀兩並未開出至所

發甘涼等處軍需既扣尅如許其所發平慶

等處軍需自不止扣尅六十兩又折收草價

腳價銀七十九百餘兩或係折爾金侵蝕或

係地方官侵蝕並不據實舉報請將折爾金

并伊子及幕賓蕭地庫官王士本喜辦石天

恩唐作正家人銅鑄徐亮魏二并原辦草束

之守備柴桂揚繼周十總李樸井瀉知縣白

璽等一併交部嚴審應令綽奇將折爾金等

一併解部會同宗人府嚴審究追

一冊開草職蕭州道胡仁治應追核減等項銀

四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兩七錢零又應

追未到米石腳價銀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三

兩零二共銀五十一萬三千八十一兩七錢

零 內除從前請追等項銀二十二萬九千

四百七十八兩九錢八分應聽各該處查明

勒限分追 又舉出京中房產變價銀三千

兩應令該城速行變價解部 又現今請追

運戶拖欠銀七萬七千四百八十八兩應令

甘撫勒限嚴追解部 又已經交庫銀七百

五十兩應令速行解部 又舉出房產估變

銀七千兩應令綽奇訊明坐落地方報部變

價 又供應案內未領銀五萬四千一百六

十八兩四錢綽奇既稱聽甘撫查核應俟該

撫核奏到日聽戶部查議 至給過綽奇捐

規銀一十二萬四千餘兩又給過總督布政

使捐規八萬餘兩此係苛派官生之項不應

抵補胡仁治虧空應向得銀之綽奇等名下

追出入官 至公捐業內請抵銀三千兩亦

不准抵補 胡仁治名下實應追銀一十四

萬一千六百三十六兩三錢零

一冊開革職甘山道傅澤溇應追核減并軍需

虧空銀二十七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兩七錢

五分零又應追巴里坤官駝接運腳價銀七

十兩二共銀二十八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兩

七錢五分零 內除從前請追解餉官短平

等項銀一萬二千八百三兩四錢應聽各該

處查明勒限分追 又房產估變銀一千餘

兩應令該旗作速變價解部 又現開運戶

欠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兩零應令甘撫

勒限嚴追解部 又現開各處借欠銀五萬

三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又各例官生掛欠

銀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八兩零此二項銀兩

應令綽奇將欠銀人等姓名籍貫造冊送部

勒限嚴追解部 至給過綽奇捐規銀六萬

臣朱軾謹

奏臣欽奉

諭旨謹將所知賢員開明履歷

奏

聞

原任監察御史王恕。四川人。康熙六十年進士。

由翰林院庶吉士歷陞吏部主事員外雍正三年六月內回籍今已服滿尚未來京。該員為

人誠實辦事勤敏實屬賢能之員。臣謹

奏

六年四月用湖北糧道

臣朱軾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雍正六年四月內滿發舊疾荷蒙

皇上天恩命醫調治

軫恤倍至復奉

恩綸俾臣子朱必增離任來京調理數月以來臣疾

少減然時愈時發元氣未能驟復今本月十四

日復奉

諭旨大名府知府朱必增奉京服侍伊父母伊奏稱

調理尚需時日不能即回原任大名府知府員缺

著章培基補授今朱必增前往交代清楚即行回

京欽此欽遵伏念臣以犬馬微軀荷蒙

皇上天心軫念無微不至

生全之恩天高地厚臣聞

命之下不勝感激之至謹具摺恭謝

天恩。謹

奏

特心詢得保、自然愈不必忌於不效



六四一

臣朱軾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朕去卯以廣如急問表



六四二

臣朱軾謹

奏為奏

聞事竊今歲直隸各局所種稻田十分豐盛高至三

四尺一本有八九莖之多早者已經結實可望

全收至高梁穀粟現在刈獲豈倍於尋常又

聞各省秋成俱登大有率土豐亨之象自昔稱

見臣思及此收穫之時令有司勸諭百姓加意

撙節則時蓄饒裕永享盈寧之慶矣再聞邸抄

知西藏渠魁已獲餘黨歸誠不廢官軍一矢此

皆我

六四三

臣朱軾謹

奏為

聖德光昭慶雲呈瑞事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

進

萬壽令節雲南地方有慶雲呈瑞連朝燦燁五色續

紛榮光煥乎九霄麗彩周於四郡欽惟我

皇上純仁至孝體百順以迓禧開誠布公勤萬幾而

地吉是以諸祥駢集萬福來同茲者慶雲之見



皇上至誠感召天和而

慶雲周詳德威遠播邊境寧謐萬國黎庶共慶樂利

臣告假在寓恭聞盛事不勝踴躍歡忭之至臣

謹

奏

跪聞得江蘇蘇州府先年

適當

聖誕之辰又在壽星之域既依方而耀彰復應候以  
行華蓋我

皇上躬膺天保萬年永頌升恒錫福宸區四海咸臻

仁壽洵從來希有之上瑞非尋常嘉應所可比  
也伏念臣每荷

聖恩諭以天人感應之理斷然不爽臣敬聆之下中  
心感悅頻年以來仰見

聖德之與

天德事事同符逆覺

天心之與

聖心時時相應臣既熟聞其理之必然復快觀其效

之叠見不勝慶幸惟忝臣謹恭摺奏摺敬呈于  
朱必增貴

奏臣無任懽欣踴躍之至臣謹

奏

覽乾坤以有移其志

六四四

臣朱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自夏間感發舊疾數月以來時愈時發

屢蒙

皇上天恩遣醫調理

垂問諄至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復蒙

天恩命內大臣佛倫至臣寓所看視臣以犬馬做輕

上履

聖念高厚生成有加無已感激之忱名言莫罄為此

繕摺恭謝

天恩臣謹

奏

覽坤泰謝和道了

六七二

臣朱斌謹

奏為滙陳下情仰希

天鑒以安微忱事切 臣 江右微賤家

聖祖仁皇帝洪恩歷遠左鄰御史裁

皇上御極之初

召見養志殿

持賜養志遠分過量

隆恩異數原摺殘損千古希有自念身事

克終之若得被心背之膏常懷感奮思竭悃忱而知

識短淺無能無稱清夜們心愧揚交并乃蒙

天恩普秩宮傳兼領銜旋踰政府前後蒙

賜御書匾聯詩扇以及房舍衣帽米麥銀兩殿尼古

玩之類稠疊便善難可枚舉自 臣 祖父以及 臣

子俱蒙

恩加寵命超授官資闔門恭懼罕有倫比至 臣 母在

孫堂

皇上錫原摺殘損仁

親灑金帛備極優異金幣米飯賞奉有加兩次

予限省視 臣 抵家之日恭戴

恩華深望引望聯族原摺殘損為衆觀瞻無不為 臣 懼欣

慶幸也及 臣 母身政蒙

欽賜諭祭遣木省大臣行禮又

特賜 臣 母喪費并 臣 路費銀四千兩 臣 抵家後復荷

弘恩遠施膏春 臣 屢次措謝俱奉

殊批慈諭至仁至慈捧讀之下雖木石亦為感動 臣

素有弱疾

皇上每見 臣 氣色稍減無面如

思撫違醫調理

天厨體原摺殘損隨宜頒給又

諭 臣 量力節勞不得銜首寒暑 臣 偶有一得必遊適

格

獎賞凡所以持全微原摺殘損之身名體恤微 臣 之私計為

臣 誠慮夢想之所不能到者無不上煩

睿念集布

洪慈一一非微 臣 之所克當也 臣 每因

奉對家

皇上不以臣庸木無識常開示之以理道之淵源政

治之體要舉前聖前賢之所未發昔莫不洞徹

精微直通間奧裁培授命義無

君師遠能望成德同

天地並垂原摺殘損極陋而得仰托

洪鈞原摺殘損

系戴日月甄陶頓覺心地漸有依據從前識解實多

根謀原摺殘損臣於恭聆

天語之下時復幽輝指趣竊見我

皇上躬綜百王之治統妙異羣聖之心傳體用兼該

道法一貫自擬幾度務布德施仁訓飭臣工忠

撫兆庶悉皆本之以至誠行之以大公遠弘唐

虞之治以錫海內臣民之福以培億萬年昇平

之慶臣區區之忱喜躍懼忤方期殫精竭慮仰

稟

聖誨庶幾稍有開明爰供職分以上答

高原原摺殘損於萬一不料於雍正六年四月間臣所患舊疾

陡然加劇隨荷

天恩疊達良醫

諭令意心林以孫期痊愈永杜病源

持者原摺殘損著臣于大名府知府朱必階入京侍養履蒙

詢問病仍

諄諭備至

特遣內大臣佛倫至臣寓所看視

聖心之眷顧愈重微臣之感悚愈深日望積疴之去

體得以時近

天光重承

訓勸而數月以來服餌多方暫亦復起咳嗽時發兩

思無力原摺殘損動輒喘頭上痰積更生夜間不能安

寐

論非重地臣不入直已屆一年雖蒙

溫旨仍外除派俾臣從容調理勿期速效而臣上念

班職原摺殘損不可以久虛下思職事不可以久曠傍徨

欲踏原摺殘損食不寧萬不獲已敢請日慈

聖慈許臣解退庶臣心稍得自安臣受

恩深重迴出尋常犬馬猶知慙主疑在疾病支離之

中何思遠

聞廷致乞

天恩許臣即就邸寓開門調養倘邀

皇上如天之施痼疾者痊則從此蕪高獲厚無非報

國七年凡有可効力之處 臣高某策勵誓始恪勤

朝夕馳驅消埃之效以伸葵藿之懷長瞻

雲日之光華永沐

宵宵之雨露以乞 臣之懇款微誠不敢不披瀝於

聖主之前若一伏乞

皇上慈鑒 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 謹

奏

覽神委以持序未嘗暫廢復數論命事地不可久懸懇請  
許返闕表情詞既切神才具優長而好端端老成練達  
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欲倚任今滿患款嗽之症自可從  
容調理持其病牙尚未漫久學士身用二月現今閣中有  
大學士張廷玉薛廷錫西人辦理皆老練敏辨當願委  
以侍必深寬懷澄慮不以事物嬰心自然出謀許有功漸  
次平復以無服之服懷令若以未入直仍處及內閣職  
務然失心匪懈去足卿之誠而思慮終繁殊有安於  
沙穽之道不惟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仰體朕心之於念  
也朕特以端抱病多時特遣內大臣前往有祝謝於內  
大臣之有力疾呼謝符致紫多甚先等輕次日清夜寒

六四六

於之時天幸宮門謝恩是其地朕心之不其打其深為  
未楊朕和神委作拍詳舉動信極小心是以過時以來一  
切似俱服食之物未便致以妨物正所以其神之安也聖  
神之遠慮也嗣後宜依遵朕前時加服養等引中和  
嘴善轉攝印受朕恩與小兒多拜臨於病體力  
宜卿年尚未甚老若詢攝育方自勉全愈乃朕心力  
之成至多此時不必解退陳情川是特予書河等  
賜卿甚未釋情之至意

臣朱軾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臣摺奏為滯陳下

惴等情十八日 欽奉

御批覽卿奏以積病未痊暫廢起輪靡重地不可  
久曠懇請解退調養情詞既切卿才具優良品性  
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資倚任今  
偶患款嗽之症自可從容調理待其痊可向來漢

大學士多用二員今閣中有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兩人辦理實無曠缺卿當順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以事物嬰心自然藥餌有功漸次平復以慰朕之殷懷今若以久未入直仍慮及內閣職務雖天心匪懈具見卿之惻誠而思慮紛縈殊有乖於調攝之道不惟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仰體朕心之軫念也朕昨以卿祀病多時特遣內大臣前往省視聞卿於內大臣之前力疾叩謝禮數繁多甚覺勞煩次日清晨寒冷之時又來至宮門謝恩是轉增朕心之不安於最深為未協朕知卿素性拘謹舉動倍極小心是以近時以來一切飲饌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賜正所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嗣後宜恪遵朕諭時加頤養導引中和節勞靜攝即受朕恩眷亦免其拜跪始於病體為宜卿年尚未甚老若調攝有方自然全愈為朕宣力之處甚多此時不必以解退陳情用是特予書諭旨賜卿其悉朕惓惓之至意欽此竊臣因乞假

日久跋涉不安具摺懇陳下悃蒙

皇上恩旨褒嘉適量著臣時加頤養節勞靜攝

諭慰諄切至仁至慈捧誦之下雖木石亦為感動伏

念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自昔希有今復以天馬做龍備

蒙

軫念至於飲食調養之節密生

聖心

天厨溢饌令臣隨宜領給

恩頒佳味稠疊頻仍又

諭臣嗣後

恩眷免其拜跪臣恭讀

硃批感揚交并不但臣仰戴

高厚凡屬臣子無不感

聖主如天之德優恤臣工有加無已至於如此也臣

惟有遵

旨靜養務期全愈以仰副

皇上軫念之至意再

硃批奏摺魁

恩賜臣什襲寶藏傳之世世子孫奉為拱壁且俾知

臣身受

聖恩至深至重也謹繕摺恭謝

天恩臣不勝感激之至且謹

奏

皖州奏謝表

六四七

臣朱斌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三月初九日臣遵例自陳

奏請罷斥十一日奉

旨卿敬謹端莊老成練達簡任機務正資料理著照

舊供職該部院知道欽此伏念臣江右寒微至愚

極陋遭逢

聖主不次超擢游歷崇階

異寵殊榮無以復加茲當

考察大典自揣才庸不能勝任據實陳請退斥以

安愚分復蒙

皇上天恩特賜褒嘉著照舊供職且聞

命之下不勝感激惟有竭力殫心驅勉供職以圖少

報

高厚之恩於萬一耳謹繕摺恭謝

天恩且謹

奏

皖州奏謝表並聞諸醫奏聞臣在外不才收功且素難

深為欣悅且加主靜全均攝且也

臣朱軾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履躬甚安入夏以來更覺好御好度履蒙  
時常慈念可保養身體會期速也

臣朱軾謹

奏竊臣蒙

皇上天恩矜卹時垂

詢問

天厨饒饌頃奏頌仍臣飽飲

恩膏感激之衷難以名言比日以來仰體

聖訓加意靜攝神氣似覺清爽雖痰核尚未全愈而

咳嗽稍平飲食有加一月之外可望痊可皆我

皇上照育生成之隆恩也臣不勝感激之至謹

奏

欣悅見之但體弱宜加增精神充祐外臣自勉以功夫可移心  
謂君德厚保一瘥身不亦足於亦致

臣朱軾謹

奏竊臣自夏初感發舊疾蒙

皇上天恩命通政司右通 臣冀棟等診視調理令諸  
履時事向神已如神今臣身全愈雖痰核未全消然無大  
症皆愈咳嗽漸平頭項痠痛雖未全消然無大  
碍臣曠職日久急欲瞻仰

天顏而冀棟等以元氣尚未全復必俟立秋後方可

出門臣屢蒙

聖恩軫念感激之私未可名言再臣家人南來江西

以皆

江南早稻已熟十分豐稔山東及鄆沂一帶高

天  
社之豐熟亦皆秋成其豐稔亦皆  
梁穀黍稷尤豐茂異常合併



奏

聞臣謹

奏

覽

六五一

臣朱斌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春間感發舊疾荷蒙

皇上天恩時切軫念

命通政司右通政臣翼棟太醫院臣劉裕鐸等多方

調理至六月中諸症俱獲痊可臣隨繕摺

奏

聞蒙

皇上硃批朕時常問卿已知卿大愈令覽卿奏愈慰

朕懷當靜心多調養數時立秋後有旨方可出門

遵旨行欽此欽遵臣跪誦

恩綸感激無地今自入秋以來內症時愈時發頭上

痰核稍覺堅腫又蒙

聖恩命太醫院臣李楷診視復荷格外

洪慈令臣子朱必楷來京隨侍調理

高厚生成之恩有加無已無微不至臣聞

命之下不勝感激之至為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覽  
脫胎養謝知道了不世矣於甲辰靜心調養漸漸自然產此  
矣全在時時侍服有方方多門不才勉強行走

六五二

臣朱載堉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惟念開坤精神素已其非惟其悅

六五四

臣朱載堉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惟躬皇安併外厚相先在遠惟其悅

六八〇

六五三

臣朱載堉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惟躬皇安併外厚相先在遠惟其悅  
力而行之不克勉強若履一於不不愛念已  
荷惟禮王未矣

六五五

臣朱載堉

奏恭請

皇上萬安

惟安法相見矣

六五六

臣朱載堉等謹

奏臣等蒙

皇上命考試貢監本月初柒日於

天安門外出題考試東公校閱照例分為五等

取州同壹百壹拾捌卷州判壹百陸拾柒卷  
縣丞叁百捌拾伍卷主簿壹百陸拾伍卷吏

目玖拾陸卷恭候

命下交部註冊緣係微員試卷未敢進呈

御覽為此謹

奏

呈知道了

六五七

臣朱軾謹

奏為變通社會之法以裕積儲以廣

皇仁事竊積儲備荒之法無過社會之便我

皇上屢詔督撫勸民舉行直省各欽遵在案願臣猶

有請者愚民難與慮始必因其情而利導之斯

不待督勸而鼓舞從事矣

查律有迎神賽會之禁所以防闖爭節糜費也  
然禦災捍患原有神功秋報春祈載在祀典禮  
云迎貓迎虎詩稱以迓田祖即迎神之謂也當  
夫年穀順成民氣和樂以四時勤動之身嬉遊  
於方社燕樂之會閭閻姻媿村酒社肉互相慰  
勞此太平景象盛世所不禁也今各州縣地方  
數村之內必有一廟不論何神俱稱一方保障  
是即古者里社之制也合數村之人共祀一廟  
謂之廟會有會即有會銀秦晉富厚之鄉會銀  
多至數百兩以上其小者亦不下數十兩南方  
神會張燈縣彩雜戲具陳士女觀遊諠填衢巷  
即僻遠零星之村落亦必擔壺挈醴祀神之餘  
聚飲極歡而散所需費用或生息於平日或公  
飲於臨時皆一呼百應踴躍爭輸富室無所惜  
貧人亦不以為苦臣以為此等風俗正可以  
為積儲計請

勅地方官通行曉諭凡有神會之處皆易銀為穀並

為酌量儀制節其浮費逐年止用息穀十之五  
六遇歉收之年則停止祀事將本利給散社內  
窮民秋成取償所祀之神悉仍其舊但增置八  
蜡神位紼散遵照社倉之制典守亦仍其舊至  
臨期斂錢及無會之處令於秋成按戶酌量斂  
穀生息小民崇信神道而嬉遊徵逐又人情所  
樂趨明示之以祈報之文而隱寓積儲備荒之  
法此可行之處處無不通亦垂諸久遠而不至  
廢棄者也  
再南方聚族而居之鄉必有祠堂祀其先祖或  
捐設祭田或斂銀為會以供祀事亦勸令以銀  
易穀節省浮費留餘積以待荒年散給族姓之  
貧者秋收借本免取利息廣仁人孝子之思為  
敦睦親族之計不惟備荒有賴而風俗亦漸登  
淳龐矣

以上二條但著為令民自樂從無煩官司經理  
而村村自饒積儲縣令以時巡行各鄉即於社  
廟或祠堂宣講

上諭因察其所儲之盈虛不許胥吏過問致滋擾累  
至社會亦聽民舉行或并入神會或另為一局  
悉從民便臣為積儲起見冒昧陳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已

奏

奏為請華里書里長之獎以清錢糧以省民累事

伏讀

上諭百姓完納錢糧當令糧民戶到官不許里長

甲頭巧立名色欽此仰見我

皇上體恤民瘼之至意臣查巧立名色無過浙江之

里書江西之里長浙江徽解俱任里書江西之

南袁等府則用里長徵收官自起解二者俱為

民累里書多係地方棍徒祖父相承掌管一里

糧冊銀米聽其徵收州縣官胥並不過問但責

令按限彙交扣除餘羨外仍允發填批督其起

解彼既不能無費因而需索愚民每正銀一兩

勒要使用銀一二錢不等甚而飛洒錢糧朦混

影射為害匪淺至江西之里長以一甲僅九甲

十年輪充一次花戶不完止比里長銀數短少

耗羨不數亦惟里長是問且守糧守倉累月經

年曠農失業而胥吏之需索以及一切公事之

措辦不一而足大抵每甲丁糧多者不過數十

石數十丁紳衿衙役又皆推卸止責令里民承

充實為苦累以上二獎屢華屢復總緣二省買

費田地多不過付錢糧花戶不用本名或較人

并為一戶以致冊籍不清難於查比是以信用

里書里長臣請

勅兩省督撫嚴飭州縣查造清冊按戶發單催追抗

者提比本人將里書里長勒碑永禁如有故違

者立即題參治罪庶錢糧不致拖延而里民亦

得樂業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奏為請定虧空之罪以懲劣員以清帑項事查舊

例虧空那移之罪擬流徒五十兩以上滿流不准折贖但近日州縣有虧空二三萬者明係恣意侵蝕乃或巧借名色捏稱那移以避重罪臣請除五千兩以上至一萬者仍照現例擬議外其一萬兩以上至二萬兩者應發邊衛充軍二萬兩以上雖稱那移亦照侵欺定擬統限一年追完免罪如一年限滿不能全完完至三分以上者再限一年二年完至七分者又限一年若一年完不及三分二年不及七分三年不全完者除所完之數照現在未完之數治罪如虧空三萬兩者已完一萬即以虧空二萬之罪罪之那移之罪視所虧之數而遞增則虧者知懲又視所完之數而遞減則完者知勸於錢糧或少有裨益也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吏部三法司議處

奏為請禁提解耗羨之弊以澄官方事我

皇上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生為念直省大吏亦皆

仰體

皇仁潔已愛民然有未及詳審行之過當者如提解火耗一事查州縣徵收錢糧羨餘雖不能盡除然必隨時酌減以寬民力如積年民欠累萬盈千正項不能完納安得誅求餘羨又或歲歉不至成災無蠲免之例正課既不可缺耗銀自當盡省况有田畝久荒及逃籍累賠等項雖在豐年奚忍額外加收今提解火耗定限每兩若干不許短少是使良有司不得窩撫字於催科矣再州縣中豈無砥礪廉隅之員自按額提解火耗亦不得不如數徵收司道府官豈無不受餽送節操素著者自有公取分撥之例雖卻而不受亦為他人中飽因而隨眾收受清濁無分而廉員短氣甚非大臣鼓勵屬員之道至提解之法不一有儘數全解仍分給養廉者最大州縣

不過給銀千兩而止大州縣事既繁難用人必  
多幕客家人等費不止五六百金今止領銀一  
千兩又不免撫藩經費之扣剋實數不過八九  
百兩何能敷用又有每兩提解一錢七分存三  
分爲本官養廉者此又於中小州縣不便夫衣  
食不足而責其爲良吏在平日淡泊自守之士  
尚以爲難況有司賢愚不等必致額外私沐枉  
法婪贓爲害不小此法初行原爲賂補虧空但  
山陝二省實有以空無着之項暫時權宜補苴  
原非得已若他省虧空不如山陝之多又非有  
無着之項何用闔屬公賂如果賂補虧空應即  
題明某項無可着追某人家產已絕應於某項  
內捐賂今並不題明謂之賂補不足信也至若  
現任虧空之員即免其參處亦應勒限令其自  
行補完何得累及闔屬使無辜各員整其地方  
所出爲人賂墊而虧空之員反得優游事外保  
全身名何以示懲且此風一開將來或有假捏  
虧空希圖解銀者亦未可定種種弊端實爲未

便懇

勅直省督撫有提解耗羨者速即查明應賂之項將  
已提之銀儘數完補不得先私後公嗣後不得  
藉口提解仍嚴禁州縣重耗擾民如違立即參  
處庶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外坤禧奏

六六一

文華殿大學士臣朱軾謹

奏臣於八月十二日自京起程二十七日至山東

德州地方驚聞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臣哀悼迫切慟不欲生隨由陸路

星馳來都二十八日至直隸阜城縣接吏部咨

文蒙

皇上天恩着臣回京辦事欽此今於九月初四日到

都叩謁

大行皇帝梓宮臣不勝悲痛之至臣謹

奏

奏恭

都察院都御史題督河南山東河道

事此等題獻王係王通存遺君且以情體厚以開進  
物對名望多不遺清如失體

奏 道 以 桶  
米 粟 以 箱  
馬 粉 以 箱

奏為遵奉

上諭欽陳管見以購採擇事欽惟我

皇上有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無一特下以

吏治兵民為念允所下

諭旨周思詳慮無不盡善盡美獨聖不自聖復

勅諭廷臣各行所見具摺條奏以備採擇此誠我

皇上安愈求安治愈求治之

脩慮也竊臣以竭忠為腐材蒙

皇上深恩重念臣係明代後裔

正監輝漢軍副都統侯且來之建疏

據 粳 以 箱  
選 粳 以 箱  
麥 錢 以 箱  
蒜 米 以 箱



特沛優渥授以侯秩以表春秋陳爲誠千古未有之殊恩歷代希逢之

職典茲又蒙

特恩令且管理正監旗漢軍副都統且何人斯得

邀如此

隆恩實稱難頂難以報稱下撫鄙陋敢陳一得

管見少盡犬馬報効微忱且竊思八旗滿漢佐

領實於外省州縣相同凡戶口田土以及丈量

田地承造刷空并座取丁憂起復文結稽盜匪

類等事在外係各州縣經理在內係八旗佐

領雖管其佐領一官實八旗之專員我

朝定例之初人少事簡每佐領所管不過二三十戶

至多不過五七十家迄今八十餘年生齒日繁

每佐領所管之人不啻數倍于前而事務亦百

倍于往昔矣外省州縣凡申報文移供辦蓋印

信至八旗佐領例凡具報存查檔卷並所出

甘結供條白片止於姓名下書押在

圖切人稀事少則可今生聚蕃盛事務浩繁若無印

信誠恐日久難免奸狡之徒從中抽換挖補之

弊此事甚有關係臣不揣愚陋冒昧責陳伏乞

皇上應否勒部將各旗滿漢佐領如外省州縣領格

印信凡一切文移供辦蓋印信若以八旗滿漢

佐領職多難以過於查各領職身未早有承上

接下之責凡各佐領申報之文必由各領中轉

或領格奏領關防凡一切上下文移俱全奏領

鈐蓋關防庶杜抽換挖補之弊以成信案此係

臣管窺之見可否施行伏候

聖裁謹

奏

蘇紳張泰

正監漢軍副都統等後具奏之疏

奏為遵奉

上諭欽陳官見以購採擇事欽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凡有關於

國計民生雖至纖悉靡不整刷周詳區畫盡善凡

內外臣工欲効一得之愚總冀能出於

聖明灼見之外且至愚極陋荷蒙

聖主深恩畀以繁務重任謹陳一得管見少盡犬馬

微忱夫

國家養養兵丁原為防禦奸宄護衛民生須漢仗

壯健弓馬嫻熟庶可以防患禦侮而兵之所恃

者惟有夫領錢糧以資養贍必須禁其浪費方

可濟其實用至禁止奢侈已蒙

聖諭醇醇自應人人儉樸風俗運淳矣至八旗佐領

持正秉公者固有其人恐其中瞻徇情面者未

能盡行核改如兵丁之中或病故或年老告退

自必于壯丁內挑補每遇有空缺則不法之徒

百計鑽謀多方請託而該管佐領祇知瞻徇情

面同額法紀持弓馬嫻熟漢仗健壯者並不保

送其保送者查係鑽謀請託之徒得甲之後計

一年所領之錢糧尚不足償還酬謝之利債往

往得應領之米石或價糧費以補不敷之數此

乃相沿積弊所當亟為剔除以肅法紀者也且

愚竊後各旗壯丁除有志讀書冀圖上進下領

披甲者概其自便不許借端勒索挑選外其餘

壯丁并養育兵箭手把軍該管佐領逐名帶至

公所各旗旗都統副都統公同驗看試其技勇

覈其強壯每佐領或挑選十名或二十名令其

抽籤掣定名次遇有甲缺按次補教其請託鑽

謀之弊不禁可以自絕廢兵丁支領錢糧得以

實用身家漸臻疲實自應感激思奮而為

國家出力報効矣臣不揣鄙陋冒昧陳伏候

聖裁謹

奏

此查各旗取酌情形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等侯爵奏遵跪

奏為恭錄

聖訓敬呈

御覽事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帶領本旗甄別年老佐

領甘國標引

見蒙

面諭都統奚爾良此人為何事叅他擬奚爾良回

奏此人年已六十餘歲因他年老故爾叅奏隨蒙

面諭你們七十八的俱不年老如何以他為年老奚爾

良你辦事甚是糊塗復蒙

皇上問奴才此人實是如何奴才回

奏此人雖六十餘歲但為人誠實辦事勤慎復蒙

上諭此人辦事既好應將李淑德的叅領放他但奚爾良

雖胆小細心而辦事糊塗嗣後你務要盡心辦事以報

朕恩不可像奚爾良草率欵此奴才跪聆之下惶悚無

地惟竭厥駑駘以盡犬馬微忱雍正四年五月十七

日

召入衆大臣面奉

上諭今大人官員年未至歲數坐車乘轎者甚多實屬惡

習若不禁止改過將來滿洲必廢弛騎馬之技但今天

氣暑熱容過此暑天立秋後除六十歲以上並有殘疾

外務須嚴行禁止改此惡習爾等不可視為泛常雍正

四年六月十六日為具奏八旗公議白什春佐領蒙

皇上召進八旗都統副都統入

勤政殿面奉

上諭查爾等所議甚欠明白整佐領半個佐領之處總未  
分晰朕於補放正白旗此等佐領時曾降諭旨亦應引  
入纔是但朕荷

聖祖傳此大位惟秉誠敬勤於政事一時不敢懈怠一事不  
敢踈忽自朕御極以來屢經訓諭令爾等各宜誠心輔  
朕莫尚虛文奈爾等竟不留心不過徒尚虛文此乃爾  
等負朕至誠相待爾等之意今查每議事並不合情理  
蓋因班中現有王子老臣其王子之心乃云現有衆人  
我等不必先議其後進大臣又云現有老臣我等何須  
先語彼此觀望又有一宗大人本身無才自己不言而  
反謂從公議論之人專主事件若此如何會議今朕將

六九〇

爾王子大臣等觀其品類察其性情分爲三班尖圈並  
點點者前排議事圓圈者後排議事凡會議之事如限  
二十日之限者前排議事大人限十日後排議事大人  
亦限十日前排議事照依限內會議定稿與後排王大  
人會看如所議相符卽照所議定稿啓奏如有不符之  
處各另議具奏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諉而且亦各能  
出其主見學習者亦得學習矣卽將此爲例爾王子大  
臣等如果仰體朕心遵朕教訓各秉至誠不惟朕可加  
恩卽

上天亦必降與爾等之福也雍正四年六月十七日奉八  
旗年老驍騎校分別領

賞蒙

皇上召入王子大臣等

而諭爾等所議甚屬差訛觀爾等冊內止擬撰分開寫竟

未論功其年久遠征者反落下等至於所造黃冊朕於

頃刻閱完隨將舛錯差訛之處俱查出折角爾等將片

刻可清之事辦理月餘仍無頭緒豈王子大臣等實在

不能料理抑或漫不經心爾等雖不肯以實心輔朕亦

當仰思

聖祖養養之恩爾等大臣嗣後務要改換此風各宜造福慎

勿造孽中秋日

召進文武大臣於

正大光明殿

賜宴畢

上諭爾等皆受

聖祖養養深恩六十餘年今朕繼登大位惟賴爾等實心輔

助但自阿其納塞思黑等朋奸結黨風俗大壞爾大臣

等務要盡去私心誠心輔朕彼此共相勸化將朕之訓

諭詳細告誡爾等管轄之人使其人人共知如此改換

風俗乃大清國萬萬年之福爾等世世子孫亦共享無

限之安榮也雍正四年九月十六日蒙

皇上召進下五旗都統副都統入

乾清宮面奉

上諭爾等務要實心辦事斷不可存私心更不可濫交其

濫交之人如本旗下有一事出其鑽謀之人即百計營

謀請託若不依允恐傷情面若依允必致顛倒是非爾

等以後務要各盡其心以盡厥職雍正四年十月初二

日禮部奏請

皇上萬壽陞殿行慶賀筵宴禮蒙

召進諸王六部九卿並八旗滿漢都統副都統面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手不停筆日以繼夜並無一刻之暇

事件每有權滯如

皇考臨御六十餘年日理萬幾事無大小隨到隨結每日中

即止並無一事之錯亦無一事之悞仍有餘閒時為騎

射此朕萬萬不及

皇考即古之創業之君亦實不能

皇考每歲巡行邊塞校獵彈壓地方朕因阿其納寨思黑等

密結黨羽不守國法故不輕意遠臨邊塞之地而無知

之人反以朕不臨邊塞者為是此皆無知之輩偷安自

便不知大體之論此朕不及

皇考也

皇考神武天授超越千古衆蒙古見之無不驚畏此朕又不

及

皇考矣

皇考聖體康強春秋已高猶不減壯強之時而朕之精力又

不及

皇考矣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

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

黨懷奸賣緣請託欺罔朦蔽陽奉陰違種種惡習朕素

所深知是以今日宵旰憂勤為世道人心長久之計禁

之不得不嚴訓之不得不切非好爲辯論自取煩勞也

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將諸王大臣

召入

養心殿面奉

上諭禁止兵丁服色一事其閑散人等原不曾禁止應隨

其便至於應禁之披甲人等近日朕聞得公然違禁穿

帶爾等衆大人並不實力稽查只圖虛應故事但爾衆

大人每日在街上行走必然遇見披甲人違禁穿帶服

色者就該嚴加訓誨詳細關導不遵訓誨者若係本旗

人應嚴加處治若係隔旗人應將本人暫交與堆子上

人再查係某旗某佐領下人令他本旗大人究治如此

則人人皆知儆惕自不敢身罹法網爾等大人全不經

心禁止之初將無辜之人混拿日又竟置之不問以致

披甲人等公然違禁穿帶豈是爾等衆大人辦事之實

心嗣後爾等衆大人務必嚴諭各叅領各叅領嚴諭各

佐領並駝騎校等各佐領駝騎校等詳細關導嚴加訓

誨披甲人等如此耳提而命則無知之人自然不敢違

禁穿帶風俗漸次還淳如今年朕禁止披甲人等賣米

並不許放印子錢故衆披甲人家計甚是從容爾等衆

大人務要實心辦事斷不可以爲虛文以負朕求治之

苦心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將王子並八旗都統副都

統

召入

養心殿蒙

皇上面諭爾等衆大人凡事並不實心俱係虛應故事只

皆受朕之恩澤無窮矣欽此謹將奴才恭記

圖一時欺哄完結每在朕跟前故意裝做惶懼之狀而

聖訓敬呈

在外行走竟致坦然爾等若果實心輔朕不惟爾等目

御覽奴才惟時時跪誦事事遵奉以盡奴才犬馬微忱為

前享無窮之福子孫必致昌盛即爾等祖宗墳墓亦不

此繕摺密

致斷絕香火雍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將諸王大臣

奏

召入

養心殿蒙

皇上訓旨滿洲大人好處是在血氣滿洲之不好處是在

六六六

小器只圖自己做好人並不銜束兵丁爾等如此行為

其在下兵丁何由得好爾等嗣後凡管人之處如當管

者即嚴加約束不時教訓日久自然移風易俗兵丁好

即顯爾等之好而於國家實有裨益即爾等之子孫亦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臣李德全謹

奏為逆奉

上諭敬陳管見以備採擇事欽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衣旰食時時以四海為心念念一

夫失所薄海內外罔已慮無不周情無不悉矣稍恐

聖慮所未及復

六九四



勅諭廷臣各抒所見具摺條奏以備採擇實從古憂勤惕

勵之主未有如我

皇上化育之聖心也臣仰蒙

深恩實捐肩頂難報以報稱不揣鄙陋敬陳一得之愚少

盡犬馬微忱臣伏思八旗兵丁所賴以養贍者惟有

應領銀米其所領之銀例係按月支給無庸置議惟

所領之米每年三次開倉計四個月一給此定例也

但近來生聚日蕃所關米石其人口少者可以足用

如人口多者或偶遇婚嫁之事難待關米之期必致

借貸雜買其中不無所費臣愚惟有變通一法庶可

接濟臣請嗣後將八旗兵米定為四季開支求為成

例一轉移間則兵丁不致有借貸雜買之艱窮矣臣

不揣鄙陋冒昧瀆陳是否可行伏候

聖裁謹

奏

六六七



戶部江清吏司郎中加五級朱士俊會舉  
得易州知州彭人瑛小心敬謹忠厚誠實品行  
端才亦有說  
雍正四年七月陞九年二月冊保是府知府

奏

六六八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臣朱成家謹  
奏為遵

旨條陳革欵惟我

皇上德同履載明並日月

御極以來凡用人行政紀綱法度莫不酌古準今詳

求盡善而尤加意刑獄欲使明罰勅法輕重得

中以漸臻於刑措近又奉

命刑部司官每日條奏

欽恤詳慎益期

恩無不周明無不照以副好生之德臣備員郎曹愧

無一得之愚可贊

聖化臣竊念刑名重地獄中最宜嚴肅

國家定例每月初貳拾陸兩日放各犯家口進監

探視此

聖朝寬大之恩恐各犯久竊獄底寒暑疾病失宜得

其親人爲慰濟以轉念不致輕斃傷生也乃人

犯既多來往雜沓未免有奸徒滷入假作探親

傳消息甚且說局哄誘謂寬其罪人犯希圖

得免墮其術中控騙招搖不一而足臣請嗣後

設立號簿責之提牢官員嚴飭獄官禁卒止許

人犯至親備膏三四人載名簿內每逢初貳拾

陸日期親身對簿按名放入探視其餘冒稱親

故問雜人等嚴行查禁如敢卒吏賄縱一經

察出嚴行治罪嚴奸此不得滷入而因圖肅清

矣臣愚昧無知安陳淺見不勝惶懼之至謹

奏

六六九

臣水廷威內試奉

上諭奉旨廣東學士原任江南學士教諭康熙

六十年遵例捐監知縣於雍正二年三月到部

投供七遺依違無不遵赴至十一月吏部出示

奉

旨揀選人員發往陝西原選至在部十三日見

各大人公同揀選十五日引

見奏

上諭旨交吏部帶往陝西分跪除

聖諭命毋庸帶往原由請託情節聲明伏乞臣一介

實微勢位懸隔無路攀援何敢請託蒙

皇上格外恩憐選錄遺與原督臣再奏克無怨亦

無德也至五年查所行事跡臣到陝日淺無從

得知不敢妄陳爲此特摺聲明不勝惶悚戰

懼之至謹

奏

六七〇

翰林院編脩臣朱良裘謹

奏 臣 遵

旨舉得拔貢生毛韶芳江南山陽縣人品行端

奏 方才猷明敏 臣謹

○

六七一

刑部四川司印中加二級臣朱倫瀚謹

奏 為 遵

旨條陳事伏惟我

皇上至聖至明日理萬幾無微不至於刑法之保

深 慶

聖心欽定律例慎選刑官每遇

題奉審理之案件單請有未編印奉

硃批改正等奉

○

聖諭指示存後輕重合宜情法得當此誠如天好生

之德刑罰無刑之至意也十月十四日蒙

天語訓誡勸懲倍至日等跪聆之下惶感無極復蒙

諭旨今且等各具條奏且難至愚極隨仰沐

聖恩條員刑等敢不洗心滌慮少竭駑駘愚思報稱

謹以所知所見為我

皇上陳之且伏思凡問刑斷門遇有審理案件其始

也訊究情實其結也按罪引斷具有成法可遵

然推性不能合宜者皆奉行之不善不可不至

有以策之也大凡罪囚初執鞠時情之虛實難

辨未若而事之大小則有可見之端如其事屬

細微所犯原輕不過質對研訊而罪自可得如

事大情重犯者又多譎辯問官于此非刑無以

得其實情然亦須詳慎用之乃有不論所犯之

大小科罪之輕重一味嚴刑希圖究案斷獄之

誤多由于此再罪囚既經審明定案出罪一歸

最為緊要宜引一定律例不可有所出入且制

律例原俱有正條律所未載例以補之但有犯

法之人即有應得之罪故凡一切言語履皆重  
律則所關相符罪狀下即接以某人應擬此罪  
如無正條方用比擬乃有許承祀已引正條罪  
狀之後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入之相  
沿已久習為常套如果法輕於情則不當引輕  
罪於前或屬情輕於法更不可擬重罪於後物  
既引之以輕後復入之以重似將律例為可移  
用者夫引律例治罪之虞暴定於此而又益以  
不便照此又求深入之語苟恐治獄之人性情  
不一事亦每有說似若各以意見為之其間輕  
重出入豈能合一況今律例大條無不詳載正  
引比照皆有明條一語存形所關匪細查律例  
所關斷破條內載以不得重刑不得故出入人  
罪明禁雖嚴而奉行未得專一如審理刑刑在  
刑部諸司捕有回堂可以酌議在外問刑衙門  
何能一心體恤雖內外有遠近之分而用法必  
期其畫一以宜畫為定議凡於審理之初問官  
先須辨其事之大小罪之輕重罪在何等者不

應與訊罪必至於何等者乃詳矣訊其刑部初  
審之案該司官遵照定議查核情節回堂方准  
用刑在外問刑衙門除遵照定議務加詳慎仍  
令各該上司不時查議再查詳後出罪之虞務  
須確引一定律例不得仍用不便照此科斷其  
情止於此者引罪亦止於此情或過不及者引  
罪亦以過不及之恰當處擬之若法無以加情  
不可過皆不得以意斷此案臣下愚之見今遵

上諭胃味條陳改折

存整理

奏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加一級臣朱國極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伏查八旗入

朝會議

國體攸關今八旗會議之時都統副都統等齊集

依次而坐於筆帖式外即內擇聲音清朗文義

通順者跪一膝於地讀所定之稿如有意見不

同之處即互相商議令外即書寫盡一政定然

後畫題固已班次秩然紀綱整肅矣但每讀至

稿內稱述

上諭之處外即起立宣頌

天語煌煌八旗大臣仍復列坐而聽殊失臣子事

君之禮臣思會議稿中稱述

上諭雖非特頒

諭旨之可比但既宣誦

上諭九為臣子者自宜起敬起畏側立恭聽何可仍

復安然列坐自蹈不恭之失也臣請嗣後八旗

以及部院衙門凡係會議之處其稿內有稱述

上諭者外即書辨既已起立宣誦則會議之大臣俱

應起立敬謹恭聽俟稱述

上諭已過方可仍復依位歸坐庶於臣子事奉

君上之禮無闕而

國家之紀綱亦愈覺整肅矣伏祈

皇上勅下八旗以及部院衙門一體遵行為此謹

奏

國子監司書 未前奏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欽此

皇上重道崇儒起隆千古誠敬實做乎天人仰雲胡

端於闕上 備員

國學實切秋章 竊有請者 伏見

文廟供奉

至聖先師神位懸掛博學醇儒著法物及金鐘玉

磬等項最為緊要查得 衙門前後地面窄濶

若乏人防護倘有疎虞深為可慮現今所有廟

戶十二三名祇供洒掃

啟字啓閉門戶之用向年舊例巡捕三營原派有

兵丁六名在衙門內廟牆外晝夜看守於雍正

六年該營以兵丁在便冗煩不敷委撥將六名

撤回 恩廟內藏貯祭器樂器關係匪輕舊例

派兵六名防護猶恐不敷今將撤回疎屬不便

可否仰祈

皇上飭諭九門提督仍照舊例派兵六名再加增四

名共得十名看守巡邏始於

聖廟重地防護益嚴仰承

皇上誠敬之心永垂無已再 見得

初建廟碑碑身俱遺刻碑文碑額俱遺刻篆字惟有

新建丁祭

御祭詩章碑碑額上不見有刻字樣與眾碑式殊

異 伏思

聖廟中建立碑文乃係萬古為代之所瞻仰為永垂

不朽之盛事豈不合式恐貽為缺典伏祈

皇上飭諭翰林院撰擬篆刻字樣仍着

武英殿刻字匠摹付廟義刻碑額則碑式整齊完

全且與

宸翰流輝於億禩 又見得

案聖祠兩廡從祀先儒周程朱熹之父碑位字樣

俱稱先儒某父惟先儒張載之父張地於雍正

二年欽奉

恩旨准入從祀其碑位獨書先儒張地名姓列之四

人未為畫一據 愚見以當一體改書先儒張

氏之位以昭

皇上崇重師儒推及先世之盛典日職奉司業因見  
事關典器不揣愚陋即冒昧陳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六七四

兩子監司業日木蘭奏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日查得張家口外四十七軍站  
馬駝從前俱照例准其四成制錢支領錢糧去  
年十二月內總理軍站大人先什圖條奏將馬  
駝四成制錢概減去二成給以二成銀錢改  
議奏准行在案日伏思

國家在邊大軍迫則之秋驛站上凡一切緊要軍  
情不時往來飛馳非素常事簡之時可比若使  
以此二成制錢錢糧萬一遇馬駝疲瘦加以軍  
務浩繁一時接濟不及則於軍機大事關係匪  
輕日請除現今所給二成制錢錢糧照常添補  
馬駝外復備用出一半二成制錢錢糧差月鮮

送交與總理軍站大人先什圖令先什圖嚴查  
軍站內果復有馬駝疲瘦不堪應差及制錢者  
即動此項銀兩買肥壯馬駝添設伊所買過馬  
駝并用過銀兩數目令其造冊報部查核一年  
內若動用不完其所剩銀兩令先什圖核貯湊  
入下年錢糧內及駝船用軍事軍便行停止再

查

命住坐站人員俱係積勞初力之人內有情愿幫助  
馬駝者亦令其添設在站伊等各所幫助馬駝  
數日一概查站員外郎一報總理軍站大人處  
另行確查記檔俟大軍功成凱旋之日總理軍  
站大人與管站員外郎將坐站人員幫助馬駝

數目細加清查造冊

奏請交部議叙如此則軍站馬駝充足而於軍機  
大事無無稍遲耽誤之慮矣日庸愚陋識狀祈  
睿鑒為此謹  
奏

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臣冲安  
等謹

奏為七曜同躔萬年嘉瑞恭請

陛殿慶賀事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欽天監

監正明圖等既稱推得三年二月初二日

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

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此誠亘古

氣運之隆又值春陽開泰之候皆我

皇上至德格天嘉祥應象臣等繪圖恭呈

睿覽伏乞

皇上勅下史臣永垂典冊以光萬世等語奉

諭旨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初二庚午

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宿躔營

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為從來未有之瑞應

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行于天

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曆元可坐筭而得然古

稱高陽時五星聚于奎營室宿躔娵訾史書皆紀以為祥蓋

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

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為德化所致朕

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

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

出之君為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曆數綿長錫

祚垂光至于今日觀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

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

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

民共慶之所奏着付史館并頒示中外該部

知道欽此

臣等欽惟

皇上

德合乾坤

功弘位育



朝乾夕惕盡敬

天法

祖之誠心

肝食宵衣行教敦寧民之實政

八風應律歲功叙而玉燭調

七政依時庶績凝而璿璣正故于

御極之初元即見四方之豐稔嘉禾岐麥遍滿

隴阡以至

孝陵之著草感

聖孝而蒙生

內苑之佳蓮應太和而並實及二年

躬耕帝藉天田之內產三穗四穗之嘉穀不可

勝計兩載以來嘉祥上瑞固已史不勝書

今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五星

會于亥子丑一方聯絡晨見宿躔營室位

當嫩營臣等謹按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朝

日月若連璧五星若貫珠然歷考史冊所

載五星同宮者間一有之類項時五星聚

于營室漢高帝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宋太

祖乾德五年五星聚于奎其七政同在一

方會于一日者惟帝王世紀載帝堯時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自帝堯至今四千  
餘年于我

皇上御極之三年二月二日庚午之晨始復見

之夫二月正陽和布令之時宜揚陽德之

候也晨見為昇明之象而又于午日合

景命乾剛之位實亘古難逢之大瑞此皆我

皇至上德神功上格

天心所致乃

皇上聖表謙讓以福祐歸之于

天以瑞應推之于

聖祖仁皇帝臣等謹按周頌振古如茲之疏云王

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言上天報以嘉慶

之事其應甚速也又王充論衡云皇瑞比

見隨德是應又漢禮志云恢廓祖業功德

愈盛則天瑞並至珍祥罕見唯

皇上以

天地之心為心以

聖祖仁皇帝敬

天勤民之治為治所以

上天眷佑七政呈祥極千載之奇逢接中天之盛  
事此天人交感之理有確然可信者也從  
此九有清寧兆民安阜星辰協順日月昌  
明上弘

六七六

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臣冲安  
等謹  
奏為  
天瑞實為亘古難逢再申虔懇請行  
慶典事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臣等以七曜

聖祖六十載蟠際之豐功下開  
國家億萬年綿長之景運

皇上之萬壽萬福

上天已顯告貞符矣臣等幸生

聖世得覩殊祥恭請

皇上選吉

陞太和殿羣臣上

表慶賀以昭萬古昌隆之會以申普天懽  
之誠臣等合詞具奏伏祈

皇上俯允臣等不勝踴躍虔懇之至為此謹  
奏

皇上陞殿慶賀合詞具奏奉

硃批諭旨據奏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  
聯珠為亘古難逢之大瑞請陞殿慶賀等語

朕惟

皇考六十餘年敬

天勤民始終如一是以

上天中眷至于今日觀此嘉祥在

皇考為福鍾善慶之餘在朕躬為迎迓

天庥之始惟有兢兢業業竭力盡心永久如一以  
仰答

上天之眷佑以克承

皇考之洪猷期與大小臣工矢誠心而敦實政陞

殿慶賀不必舉行但念

天瑞實固

皇考而致應遣官告祭  
景陵以昭嘉祥之自應行典禮著該部議奏欽此

臣等伏讀

諭旨仰見我

皇上聖德謙讓大孝尊

親以七政同躔之上瑞為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敬

天勤民之所致遣官祭告

景陵臣等恭請

陞殿慶賀未蒙

俞允臣等伏思

聖祖仁皇帝威德神功燭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

之

聖君我

皇上繼志述事德洋恩溥為以聖承聖之

聖主是

上天眷佑

聖祖仁皇帝之心即今日眷佑我

皇上之心凡嘉祥之呈見為

聖祖仁皇帝之瑞應即我

皇上之瑞應也况日月五星同躔共次歷稽史

冊為四千餘年所未見在

聖祖仁皇帝為福鍾善慶之餘在

皇上為迎迓

天庥之始是今日之嘉祥

聖祖仁皇帝致之而我

皇上承之也我

皇上孝思罔極以此為

聖祖仁皇帝之瑞應遣官祭告

景陵

聖祖在天之靈必大為豫悅我

皇上陞殿受賀為

聖祖仁皇帝受賀也且天下臣民遭逢景運皆在

皇上建極錫福之中

皇上陞殿受賀為天下臣民受賀也臣等為此

合詞再申虔懇仰祈

俯賜俞允臣等不勝欣忭願望之至謹

奏

向無益商州縣每年有地棍賄買益院引票指明某州縣任意抬價霸賣謂之軟包益政之弊莫壞於此合並聲明

臣美克謹奏貴州一省自康熙四十年以後提督未得其人兵馬驕弱遇有苗探案件輕兵深入每致挫敗上下掩飾文武互蔽既非一事亦非一日而釀此弊者劉蔭樞張文煥兩人為尤甚耳即定番一州歷年舊案皆不可問此人條奏略得梗槩請

於明通關增兵防守亦是一法於事當行但貴州武備以訓練兵馬申明紀律為第一要務謹奏

驛站錢糧一條但當令督撫分別衝僻永定章程即於錢糧大有裨益若一槩裁減而不論年歲之豐歉物力之貴賤如何可

行即如陝西自用兵以來惟驛站為第一累事草賣四五分一束而部價一分料價五六錢一斗而部價一錢未聞因此議增何以一槩請減明知其稍有餘羨正留此有餘以均苦樂以濟公事自古驛遞之速未有如今日者至於八折六折之說乃市

井之談國家事體務垂久遠此等字樣何可以示大眾也謹奏

裁革驛丞一條當令督撫查明驛遞之在本州縣域內者則竟歸併州縣裁去驛丞亦可以節省錢糧若一槩裁革且無論驛遞之整理廢弛其權在驛道而不係於微

員人之賢愚不等驛丞典史內亦儘有可用之才不得一槩抹煞即如川陝兩省一州一縣所管地方或四五驛者有之裁去驛丞歸併州縣各驛支放草料工食登記往來蹄件旗員則用家人漢官則用長隨其侵扣誤事亦未必盡勝於驛丞也謹奏

X 07 007 R 2

六七九

山西布政司連肖先到任以來將貯庫銀兩取出十萬打下滴珠入已勒索庫官庫書庫子銀共二千一百兩打平比舊加增家人門包各色人役規禮俱要加倍聲名甚是不好按察司高成齡居官端正吏民感戴河南按察司張保辦事不甚明白見典史微員皆拉手問好又將本衙門衙役分上中下三等每人勒索銀五十三二十兩不等胥役更何忌憚我

皇上勵精求治宵旰勤勞若此等管理通省之大員臣既有所聞敢不具奏伏祈聖主再加訪察施行謹奏

六八〇

太保四川陝西總督公臣年羹堯謹奏  
臣回陝路過山西因巡撫德音差人來說伊在關中不得面會是以臣寫字與伊並抄寫



六八一

諭旨寄去四月十九日行至禹康地方德音親來臣將山西一切事情開心見誠與之詳說並五臺縣供給喇嘛作何料理之處亦詳細告知臣見德音神情不甚了了臣雖回陝未嘗一日敢放心於山西也今既蒙聖主俯念晉省民生撫藩悉已更換臣自當遵旨儘臣所知明白寫寄諾敏連肖先二人俟寫就一面寄送太原仍一面錄呈

臣羹堯謹奏渣克旦於其親族素不照顧惟出格懼內而其妻則原任山西布政司森圖之女也渣克旦貧窘時仰藉衣食於森圖其可藏匿財產者止此一處伏祈聖裁作何查追廢不致於漏脫至渣克旦仍留陝鎖拿交臣審追為便不必解入京城又

七〇七

增一番見聞

聖諭實為明透也謹奏

森園日今進給銀序一案以業於德德其亦不  
能進上也等保以原看查充先果有考及其表若  
再作還理及印進審不嚴等語其表原有論眾及  
打表者有詳待理時奏聞朕自有道理

六八三

河東盜政廢弛已極臣再四籌算若不參

破終難料理是以詳奏此摺以臣愚想

聖主即將此摺發令九卿公議使人人知題奏

緣由省却無限閉言也臣冒昧謹奏

具奏已載於九外矣

七〇八

六八二

署理西安將軍印務宗室公普照已於六  
月二十一日到陝因山西雨大多走數日  
今已署事臣自當逐件明白說與竭力料

理以報

天恩合併奏

聞

六八四

即中佟智向在西寧為大將軍所信用後  
因其招搖過甚遂疎遠之及大將軍保舉  
理藩院各官內無佟智之名佟智憤怒揚  
言大將軍亦無如之何蓋從前實有一二  
拉繯之憑據故也至大將軍移駐甘州又  
復與佟智體面雖不似從前而佟智之藉  
勢招攬仍如前日至其為人見小利而必  
趨遇小強而即折臣在四川即知其人理  
合據實覆

奏

以今去矣了去仍不招搖使等語奏准觀此人尚有用  
鳴爾弼隨帶家人甚少伊有謝

恩指子臣代為附進謹奏

臣羹堯謹奏劉家劉常所捐銀兩原係臣  
子年熙未曾辦完之事因本人不肯領回  
此銀臣前在京

奏明奉

旨准其捐輸修城之用臣謹繕摺奏  
聞謹奏

已訪神孫奏

臣兄年希堯署理廣東巡撫仰遵

聖訓發奮効力兩次給臣家信胸襟見地迥非

某處有於此年夫  
往日誠能生明原非虛語今蒙

聖恩實授巡撫除具疏恭謝

天恩外即當遣人前往廣東專致家信共相勸

勉以圖報稱謹奏

臣子三等待衛年興叨蒙

聖恩給假三個月隨臣回陝因今年入夏以來天

氣甚為炎熱臣妻抱病月餘暫留年興在署

八月內始能到京銷假伏祈

恩諭管領侍衛內大臣暫寬限期免其奏奏則臣

父子均沐 已省了不拘限期明奏奉恩後

天恩於無既矣謹奏得旨用他處

臣所奏告假翰林即四川庶吉士董新策

已於七月十五日具摺

奏明此外再無他人謹奏

原問的即其人

臣美堯再奏武備為天下要務整理兵馬固督撫提鎮之責而將弁得人又為整理武備之要務臣前遵

旨具疏所保叅遊都守十六員除遊擊王嵩暫留督標辦事遊擊張元佐留川辦事外其餘十四員惟憑

聖主陞用他省皆有可觀又臣向在四川即聞川陝督標中軍副將田峻之名去年臣至巴里坤見其人材壯健年力富強愛恤兵丁料理營伍實為難得之器且十年口外從無營私之事若以之陞補涼州總兵必能勝任兵馬事竣再令到任遊擊王嵩現

有卓異在身越缺二等與例相符若以之陞補督標中軍副將臣獲枚臂指之效而標營自此不愧為通省之領袖矣臣謹據實奏明伏祈

聖恩特諭施行

知道下少待點大休保所請部

臣美堯再奏原署直隸巡撫趙之垣奉旨准其回籍料理賠補伊叔任內虧空今趙之垣到省見臣云已措備銀二十萬兩求臣代懇

天恩就近先交西安藩庫少遲再當交納等語臣近日始知其家自趙弘燮身故之後其

姬妾家人各將細軟轉盜藏匿趙之垣此次回籍盡力搜查僅得此數其餘財物或可措變十萬兩若令運送保定不特腳價多費而其家人皆不可信倘有疎失又是

一事是以望恩甚切可否准其交納西安藩庫臣移咨直隸

巡撫報部抵補虧空伏祈批示以便轉飭遵行謹奏  
已有旨諭部矣



臣夔堯謹奏陝西全省惟甘州蘭州雨未  
霑足涼州少旱其餘各處不時得雨麥秋  
收成皆有八九十分不等目下西安一帶  
麥價甚賤臣正擬回省後於西安延安兩  
府多買小麥俟秋收易穀以為積貯之計  
至於各省吏治民生容臣儘其所知陸續

奏達修人事以迓天和此第一要政臣敢不

竭盡心力仰助

高深以圖報稱耶謹奏

大德假豫前者延信奏曾涼肅十分年景覽此奏  
他處尤勝則收成可知矣官之欣悅之至

臣夔堯謹奏海防宜嚴兩冊他議所謂有  
害而無利船頭增濶目下似乎便民而慮  
及久遠則端不可開  
聖諭誠明且確也此事以廷議為是謹奏

臣夔堯謹奏用人不迴避本省在教官則  
可在雜職則不可也教官多讀書之人而

其所管悉係生員即有苛求誰肯甘受師  
道尊而不預民事是以可行若雜職微員  
其中豈無才品而出身既多卑微所辦皆  
民間瑣細之事即非本府聞見所及若以  
貪利之人又熟悉其鄉里之貧富長短百  
姓之受其利者一受其累者九善求多而

獎求少仍用舊法為安至於赴任之艱窘  
可以不問而歸籍無力者則有現行之  
例皆督撫藩司查實資助亦現無流落異鄉  
之人謹奏

所編公通之至官後此不巧矣

臣夔克謹奏貝子允禔家口目下尚未可  
來俟進勒涼州莊浪賊番事情將完之日

臣具摺奏

聞然後令其西來為妥至禁止貝子之人不得

逸出必有印文開載人數指定處所乃許  
行走

聖諭甚為周詳俟貝子允禔家口到日臣自當

宣

旨遵行謹奏

臣夔克謹奏提督岳鍾琪之子岳濟蒙

聖恩令臣酌量或文或武於陝省遇缺題補臣

與岳鍾琪面商並細看岳濟材質儘可以

文職補用但初入仕途惟佐貳事簡可以

學習行走俟陝省有同知缺出臣當具疏

請補也謹奏

查此子老成持重實堪親甚說他好先業大有可望

大兵進勒賊番之事月內可以告竣伏祈

勅令貝子允禔家眷起身西來並

諭部行文凡貝子允禔一切隨從官員人等不

得任意遠行臣以便遵行也謹奏

王景灝所辦軍需現在上緊造冊西寧會

盟事畢臣帶王景灝同至寧夏經理二三

日伊已無事俟臣奏報西寧起程摺子到

京伏祈

聖主發旨令王景灝赴京

陛見正其時也臣之起程大約在端陽前後謹

奏

查弼納之為總督臣時刻留心凡有自江

南來者云伊做官並無不好處但江南江

西二十年來未得一出色督撫地方事務

當整理者甚多惜查某無此才也人言大

率如此臣於此時不能定其優劣謹奏

者可行事宜得開隨便再對條陳尚化者

臣美堯謹奏查克旦跟隨貝子允禵之在  
陝西一切行事惟伊言是聽地防官吏以  
及各營伍受其需索今既不効力又不悔  
罪且信教逆或解不審擬以仍其事有在  
已將所有貨財轉移藏匿之故耳人既奸  
頑情復可惡是以具摺奏也謹奏  
交與保備巧相機活動俟休回奏到奉  
旨

又據何廷圭供出京城得伊銀兩之人謹  
開寫呈

覽此事應如何辦理伏祈

批示以便遵行臣美堯謹奏  
貝子允禵家眷不知何故至今尚未到陝  
謹奏

臣美堯謹奏貝子允禵家眷於七月初六  
日至西安臣因其跟隨之人與太監等於  
山西之平定州水頭兩處打傷民人臣嚴  
諭其辦理家務之杜賴六雅圖兩人若於  
陝省如此狂為即便鎖拿問罪決不輕恕  
又此次貝子家帶來銀兩頗多皆用大鯨

了矣人做了反事  
鯨匣子裝貯極堅固而託言食物究不  
能購驛夫也再額駙永福臣叫至署中其  
衣服藍縷面目病瘦細問始知合貝子家  
上下人等無不作踐永福者呼為奸細其  
所與飲食脚驛皆不堪已極蓋將有致之  
死地之意殊為可憐也謹奏

若果凶中實屬可憐也覽奏朕甚惻然  
紳意中好如何懲處好但永福其祖孫無  
知  
聖祖乃其祖孫父子大貝主大事出時他一  
二者恐免種得其利用之故行前並未保  
眾於朕處他若恨怨其岳情真不諱如何  
恩皆不明由可也

六九七

臣美堯謹奏前永福到陝之日臣因其並無家奴臣遣一人尾隨前往今據臣所遣之人稟報到來云永福於七月二十四日行至靜寧州病故矣伊有一子二女伏祈聖恩嚴飭永壽與其家人安三加意照管否則萬難保全也謹奏永福身死今在何處等語

六九八

臣美堯謹奏臣前與永福相見時備細問伊五六年來允禧之女或三五日或十餘日必與永福尋鬧角口無些微夫婦之情是以此次西來永福將其一子一女留於家中而格格止帶一女在此臣已行文與貝子允禧令將格格留住西大通不必隨柩來省至永福之子女應交何人撫養之處容臣面

七一四

奏明珠合家備細情形再為施恩亦易事也謹奏見由再定

六九九

臣美堯謹奏臣前開寫何廷圭所送各處銀兩之摺蒙聖恩逐條批示臣凜遵聖諭分別料理外其有於京中問者若無所憑據難以發旨臣謹具一清字奏摺呈覽若已經發旨則臣此摺可以不用矣謹奏已有旨美堯摺未用

11 28923 32684 47

七〇〇

噶世圖原自武職出身其人才性只可副都統非侍郎之選若

天恩優渥或禮工兩部不甚相遠兵部似不可也至其所辦奏銷與此無干一切冊子俱已現成惟採買價值當日原係上下講明供應十四貝子等三十餘萬噶世圖自用

以及官吏分肥皆出於此今欲核減而銀已用去是以一時不能完結若陞補侍郎則無所恐懼悉照原講貴價報銷矣謹奏

七〇二



蓋此次用兵所最重者馬駝火藥兩種耳恩准所請此外更無難辦之事矣九貝子現住西大通臣已留人在彼監察若少有不安以及別有可慮之處臣自一面奏明一面搬移不敢一刻忽略也謹奏

臣羹堯再奏臣前往西寧料理軍務雖有御塘凡事可以不時奏達而西寧去京較之

西安更遠

聖躬起居伏祈

天恩但有批摺即使臣得知此是臣心第一要事再臣自任川陝以來深知捏造訛言莫

有甚於西安者署撫臣范時捷為人老成

持重明於大體臣既遠行似應於此時將

伊實授巡撫以資彈壓伏祈

聖主准允於地方實有裨益也謹奏

七〇一



臣羹堯謹奏明年勦滅西海賊棄之事臣另具清單奏摺伏祈

聖恩俯照所請則一切軍務機宜遠防沉地皆可無慮臣之所以不請調京城滿兵者路途遙遠所費錢糧太多而防既不嚴又石帶領滿兵殊難得人徒有其名於事無

臣羹堯前奉

密諭取用羊羔酒查此酒產於汾州府屬之孝義縣每年於十月製造彼處連年米貴賣者甚少即有亦不甚佳今覓得四罈因止一種難以進呈臣新得藏香九束確係扎什隆布廟內所製之佳者又兼以白噶吧

朕正受怪你行委恕不怨不兼有行委辦得好香葡萄等物以足八樣非盡好物使人不

覺耳臣謹據實

奏明再進呈飲食等物以潔為要臣因市賣之酒終不愜意已覓得上好匠人俟到十月於臣署內依法製造另當專進此次奏單內所開秦酒即羊羔酒合並聲

明謹奏

知道了

臣羹堯謹奏從前虧空錢糧人員之子弟勒令辭任一事現今部文已到紛紛離任藩司詳請委署臣是以有此摺奏伏祈聖主或將臣摺發部或下在各省督撫等處查辦持旨嚴飭省無限交代案件錢糧以還原奏未臣虛合併奏明

沿邊百姓為賊番騷擾受累實甚且雖已委官齎銀查賑又得

上諭頃發慈示實安撫邊黎之至計也

羅卜截丹畫自敗回後未嘗不欲遠去而搶掠揮漢丹進之時以為西寧唾手可得是以不惜馬力往來馳騁侵犯內地及其

敗歸而馬已無膳茶烟炒麩所餘無幾其部落人人抱怨伊亦惟恐有意外之變凡三十人放一頭目晝夜稽查防逃散耳教拉木胡盧在柴達木之東不及二百里凡蒙古所云木胡盧者皆絕地也止有進路更無出路三面避風為過冬之處或奔伊

里或入西藏此歧路也近有自西藏來寧買賣兩起沿途行二千餘里不見一蒙古蓋羅卜截丹畫之意若我兵此時進勒伊之肥馬駱駝尚可携千人遠適若來年青

草出時我兵進勒計算我兵到彼伊馬已  
得草十餘日便可逃脫是以傳布遠近

於閏四月進兵使之不動而竭力籌畫  
務於來年青草將出之前十日大兵啓行  
賊即能逃亦不過三五親屬而已其部落  
不能不為我有也此皆臣數十日各處探  
訪奏對之實情伏祈

聖主勿以為疑也 今方不難也

自肅州口外以至布隆吉一帶地方肆行  
悖逆者現有庫勒喇嘛巴素臺台吉諾爾  
布台吉圖虎爾台吉公丹晉又有阿爾布  
坦之妻父阿爾薩朗台吉共六家近聞阿  
爾布坦自北川敗後亦前往布隆吉矣  
孫繼宗兵力止可防守布隆吉而柳溝所

靖逆衛亦金衛一帶兵既單弱又乏謀略  
之人是以再三嚴飭令其固守勿得擅動  
而守備胡上才無知輕舉以致頭身殊可  
痛恨今巴里坤所調兵馬已到一千四百  
而到來之日恰達孫繼宗與賊打仗不謀  
而合大敗賊眾臣已行文獎勵錄其功績  
他別有移兵事于日再會赴任

聞

且聞其兵來甚為窮苦復傳  
言賞給每兵銀三兩以鼓其氣現在彼處之傳  
言等語三人語深其不謀今伊等行文到  
臣要管彼處兵馬此舉不可不為慎重  
端臣已行牌調其來寧効力理合奏  
廣成令回奉御說有旨說與他們不然白中保  
看他們若回國時與伊等說與伊等不  
臣不能任其去使伊等力若他們去伊等  
與策王書稿在不即不難之間一人有  
一人之地步臣前次所與書信並向伊前  
次使者所說之話口氣前後相合臣於事  
有濟臣知此次與之書物為有益也謹奏  
肅州口外驛路已斷亦拿衛無事現今行  
文飭令補安塘站謹奏

臣 夔 堯 謹 奏 蒙

聖恩揀發八旗官馬與口外官馬各二千匹令

恒德阿錫魯等解送寧夏臣因寧夏道單  
時書係忠厚書生止令率其屬員牧馬而  
以喂馬之事另委洮岷道黃焜署寧夏同  
知即廷槐辦理即廷槐於公事用心竭力

之人也但阿錫魯給臣書信內稱門生臣  
已不勝駭然而書內備叙口外雪大馬匹  
所以疲瘦之由臣料此書必有緣故隨批  
令即廷槐細查稟覆今將其原稟附呈  
御覽恒德阿錫魯等既帶餘馬而當此用兵之  
際糧將有騰者得價售賣殊為可恨

以書據著明奏年下嘉喜比有奇效誠感夫  
聖明在上而若輩之習氣仍然如舊此漸不可  
長且此馬不能濟進勒之用臣已遣副將  
王當侍衛博爾都爾綽前往挑選可以上料者  
一千二百匹大綫總率至西寧檢喂不  
以備添換其餘已令黃焜等分別料之多  
寡喂養以為將來補賞官兵之用理合據

聞

實奏

阿錫魯所送之馬瘦小不堪生馬駒子甚  
多又奏

通盤查典議改看查議度實一乃思一極  
玉於阿錫魯減所謂不愚不移者也  
更不思也

臣 夔 堯 謹 奏 羅 卜 藏 丹 盡 之 事 連 次 接  
清漢字

上諭臣皆一一稟悉九月十九日河州探來信  
息云羅卜藏丹盡尚在掉漢丹進營上駐  
劄俟黃河水凍然後回巢等語此其驕橫  
膽大之明証而因以知其今冬尚無志於

西藏也且現今兼程前往起程日期除另  
疏

題報外俟至西寧相機行事斷不敢輕忽大  
意略有定局即當繕摺詳奏以

聞



臣美堯謹奏前奉

聖諭令臣於兵馬起程時叙入邊

音緣由奏來以便發部存案臣是以擬

旨一段添入也謹奏

已深為素矣請候

王天岳依以稟請音已

臣美堯謹奏九月二十日臣起身西行時

奏摺已封又接到署河州副將岳超龍送

來稟帖臣繕寫不及謹將原稟封呈

御覽稟內稱呼與臣奏單草率之罪伏祈

天恩寬宥謹奏

奏摺原身違辭不耳在道於山上留心

臣美堯謹奏臣以駑鈍之才荷蒙

聖主委任料理西海事情又復

洞悉軍機關係重大給臣撫遠大將軍印信自

今法令得以盡一調遣得以無悞此大將

軍之事也臣敢不竭盡心力圖報萬一俟

貝勒延信遣官送印至日另疏恭謝

天恩臣更有請者凡大將軍無坐名

勅書者皆加署理字樣人亦因署理而輕視之

西海之事數月可完臣凡有料理軍情之

處竟以撫遠大將軍官銜行文於事誠有

裨益合並聲明以

聞

請奏是已術計去

西寧總兵黃喜林竭力整理營伍深為難

得其人材漢仗實是出眾伏祈

聖恩賞以孔雀翎子誠其氣增其威以便彈壓

邊方也臣冒昧謹奏

此奏未刊已有旨了似此相符合不不知者多少於了真  
大考不戰者且深討生事一生一良報也惟有互相勉力  
和休生以是已其因示以利益果生同種後也

臣 羹堯謹奏 臣自十月初六日抵西寧見  
鎮標兵馬甚屬不堪此前任鎮臣王以諫  
罪不容逭也今總兵黃喜林自秋至冬雖  
竭力操練惟鳥鎗畧有可觀弓箭尚屬生  
疎臣所詢之西安固原兵馬未到而西寧  
南北西三面皆連西海各處隘口甚多臣

因嚴飭將弁加意防範十月初二日侍即  
常壽帶鎮標兵一百名於初九日至羅卜  
藏丹蓋營上十二日羅卜藏丹蓋帶兵五  
千同常壽起身十七日至地名火兒離西  
寧不及二百里傍晚下營賊將侍即常壽  
之兵冲散奪其衣服行李十九日且得報

即遣鎮兵六百名前往南川防守此兵未  
到而賊兵數千已將南川看守隘口之兵  
一百名冲散進至沈中堡去西寧四十里  
與鎮兵遇鎮兵保守堡內尚在相持侍即  
常壽竟無信息其所帶之兵有帶傷回西  
寧者二十日又據西川報來羅卜藏丹蓋  
帶兵前來侵犯鎮海堡彼處原有鎮海營  
兵四百餘名并西藏撤回之察哈兒兵四  
百名又西安滿兵一百名鎮海城高且堅

足以固守臣亦飭令官兵賊來侵犯毋得  
輕與角遂謹守以衛地方北川亦報阿拉  
布坦溫布領兵侵擾北川臣已先發鎮兵

并北川營兵共一千名協同防守西寧城  
高堅厚現有鎮兵助以民間鄉勇即賊兵  
抵城亦萬無失悞且臣標及固原兵馬即  
日可到臣自當相機調遣應援但西寧鎮  
兵既多不堪而連年歉收差遣不絕兵丁  
貧乏之至近處調遣則可萬難進勒深入

臣是以添調蘭州撫標兵五百名涼州鎮  
兵二千名寧夏鎮兵一千五百名并行文  
四川提臣岳鍾琪即出口過黃河先剪羅  
卜藏丹蓋之羽翼與西寧會合致討又恐  
其逃竄赴藏臣行令駐防又木多總兵周  
瑛或領兵進藏或往達木堵截并行行文  
爾納領兵二千再調巴里坤綠旗兵二千  
至布隆吉令孫繼宗帶領彼此會合由噶  
斯至柴達木要其去路臣所以整頓清野  
慎重示弱者以鎮兵既不足恃而馬匹疫  
瘦即大兵進勒隘口宜防况賊馬正肥去  
來便利若計不萬全所關非細此必四面



聖慮用敢備細以聞

合圖分路撲勒後至臘月下旬必能成功矣恐煩

西寧鎮兵不堪之虞目下且當忍耐未可使大眾知之也又奏

聖主交發該政嚴加懲處自此人知畏懼可以懲一儆百若處分少有不確亦不足以服此輩之心臣遣官於寧夏挑選馬一千二百一十五匹牽至西寧臣逐一驗看內有恒德所送馬一千一百二十五匹雖不  
及然喂至四五十日皆可備用阿錫勇所送馬二千匹內僅選得九十匹牽至西寧

乃之度小已極而九十四內止有兩馬許人騎者則錫勇之器在寧夏則同議此已說之馬匹亦不敷

臣莫克再奏此番西海作亂蒙古西番顯行悖逆猶是意想可到惟西寧周圍數百里之內一城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執械率其佃戶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搶擄焚燒無所不至察其根由蓋每寺皆有喇嘛二三千以至四五千名不等藏奸納污已非

一日即臣摺內所稱初家寺郭莽寺兩處皆有搶掠民婦在內而喇嘛之箱櫃內婦人衣鞋不可勝計殊堪痛恨惟張家呼圖克圖所住之郭隆寺少勝他處是以加意嚴持馬理合附奏以存案以備內日此

聞

臣前在京時有請免陝省三厘三合銀糧  
 一件又川陝出征兵丁賠補倒馬一件奉  
 旨今臣交於總理事務王大臣處候有  
 恩詔添入今為日已久事關追徵而滇省出征  
 兵丁倒馬現已奉  
 旨免其賠補且不敢不再為奏明也

臣美堯謹奏西寧情形自十月十九日  
 至二十七日內外人情洶洶不安臣以兼  
 程先來原未帶兵而西寧本處之兵賊人  
 所知侍即常壽到彼怯懦不敢一言又西  
 寧城內城外漢番狃子嘯不時與賊通  
 信是以敢於恃眾深入各處隘口分路並  
 進其圍南川西川北川也每處有賊二三  
 千人以勢驅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燒燬  
 民間積聚軍殺搶掠財物其未受蹂躪者  
 西寧城外十餘里各處守城官兵見賊  
 攻城施放鎗砲而番子在前賊兵在後打  
 死番子每一處城外堆積數百尼魯特之

死者則不過十分之一外夷內番肆行劫  
 掠遍地皆賊百姓赴城告救者日數十起  
 然亦奸良莫辨既加意撫恤外示鎮靜有  
 能拿獲及殺死番子一名者賞銀五兩十  
 兩拿獲尼魯特一名賞銀三十兩殺死一  
 名賞銀十兩又暗使人招撫近番出示各  
 村曉諭稍稍寧輯每日有捉獲放火番子  
 及送來厄魯特首級亦間有生擒者且按  
 數賞銀問明口供即行正法內有班珠兒  
 台吉家之厄魯特一名揣朱克因其所知  
 之事甚多現在看守二十一日且激勵將  
 士遣救南川之圍沈中堡一戰頗稱振作

但圍雖解而賊之狂逞如故二十五日四  
 更發兵一千九百臣親送至城外申明紀  
 律宣示部伍西川鎮海堡之戰天贊我也  
 以西海之精銳五六千人而羅卜藏丹蓋  
 等目觀我兵爭先奮勇鎗砲咸利殺賊六  
 百餘人並打死羅卜藏丹蓋家之厄尔克  
 台吉臣遣官往驗血跡五百餘處其不及  
 帶去之賊屍一百六個是日賊退關外我  
 兵撤回西寧二十六日晚有賊千餘人  
 來至鎮海堡城外搶取賊屍又被守城官

兵放砲打死六人內有明楚克王渣尔家  
之和碩氣台吉賊於是日遠遁百餘里矣

二十七日下平於西寧東關內拿獲奸細  
二起狃子漢人各三名皆平日貿易口外  
今受羅卜藏丹蓋之銀來探我兵信問明  
口供即已正法二十八日二更且發兵三  
千親送出城令其前往北川救援蓋北川  
去西寧九十里受圍日久恐羅卜藏丹蓋

敗歸併力於彼是以多發兵馬二十九日  
辰時我兵到彼連戰連勝而賊已奔竄矣  
自賊人蠢動以來西寧四面隘口既多惟  
東面係我來路十分緊要不能不分兵沿  
途防守其南西北三面每一隘口守兵三  
五十名既不濟事悉撤回原營各處探報  
星飛火急而我兵惟養精蓄銳斟酌妥確  
乃敢一用查則綜覈軍務夜則分班守城  
臣之未能就枕者已十一夜矣自捉獲奸  
細三戰三勝人心大定將士鼓舞一切賞  
恤繫于從厚非威不齊非惠不勸且知  
聖主於此等慮不以臣為過費也臣之秉性取

七二五

為張大之詞而十數日之西寧情形必先  
奏明者將來大事安定所以料理此地者  
正須經緯百端也臣身面借瘦精神照常  
伏祈 聖主寬懷勿為臣慮謹奏  
神天佑保平安如意之外亦無微他及也

臣夔亮謹奏西海貝勒色卜騰查爾投降  
之事所以遲至半月始行奏  
聞者蓋蒙古畏威好疑而臣於受降一節非十  
分斟酌不敢信以為實也色卜騰查爾部  
落向住西川口於十月內避匿遠去十一  
月十五日伊來寧見臣諒認罪投降外伊  
之女自八月內捕獲丹達送還貝勒聽其  
改嫁者色卜騰查爾務要送臣服侍為妾  
蓋惟恐勒殺以此試探臣力教以不可而



伊惶恐之狀不可名言 臣不得已許以事  
平之日自當從爾所請至十九日又遣其  
女來寧叩見臣厚賞之而去二十七日伊  
之部落始盡歸原處兼有往勸策冷公等  
來降之說臣知其投降是實是以於二十  
八日乃敢奏  
聞也謹附奏明  
對着的呈手一葉所書如是

七二六

臣美克謹奏堪布堅泰為人極其詭詐竭  
力為羅卜藏丹盡用而探聽內地消息接  
濟賊人口糧自知罪惡重大是以其所屬  
部落來降而堪布反與羅卜藏丹盡相依  
為命以緩須臾之死耳臣細問其所屬之  
韓爾濟亦如此說謹奏

七二七

再捧漢丹進之塔喇卜坦情願改其衣帽  
隨軍効力臣已傳  
旨獎勵並賞與書倫馬褂一件伊十分感激鼓  
舞或可得其力也謹奏

七二八

臣美克敬請  
諭旨此番兵事與將來完結情形悉已  
洞照無遺臣字字凜遵自今雪大草枯非用兵  
之時惟巡察邊境安撫番民整頓兵馬籌  
畫糧餉俟來春青草將出時趁賊馬瘦合  
兵進剿為萬全之舉羅卜藏丹盡上達天

理下失人心此數月內伊等黨羽中或有  
他變或當乘機招撫以孤其勢以及將來  
大兵出口留兵防守臣惟步步謹慎不敢  
少有忽略恐屋

聖懷合先奏明

心身不遂其性不遂也保塔卜圖等全而為之

七二四



12060000

七一九

臣美克謹奏西安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酉時下雪起至初四日辰時止深一尺有餘現據各屬報到得雪者已千餘里天氣狠冷節候甚正明年春麥萬無可慮也謹奏

臣美克謹奏臣所製擦牙散先儘現有者

封

進俟來年規技萌動再當多製並原方錄呈御覽謹奏

和通了擦牙散留用

七二〇

臣美克謹奏十二月初七日據讀硃批奏摺內有應回奏者謹遵條陳奏

西寧附近之僧番人等近已安定十之八九率眾來歸者亦多皆令其造冊認納糧草各安住牧惟塔兒寺再三化誨不肯輸誠仍聚守少邊示以兵威便可完結

聖諭 郭隆寺與阿爾卜坦翁布交好誠如已將其坐床喇嘛達克嗎呼圖克圖拘

留在城目下且無事也吹拉克諾木氣現隨羅不截丹蓋前往教拉木胡盧賊馬已獲今年無違獲之能矣黃喜林勒減僧番所帶之兵係三千名

四川提督岳鍾琪前曾遣人來寧臣是以知其所帶番兵馬瘦且裹帶止有四十日口糧臣心十分懸念本月初七日河州署副將岳超龍所遣探信之人報到於十一月二十日行至哈拉什哩地方聞知川兵不遠先遣一人報信臣即令副將宋可進帶兵一千五百名並茶米炒起牛羊前往迎接去訖

臣所調集之兵已到西寧者督標一千三百名固原一千名寧夏一千五百名西安滿兵二百名尚有未到之督標兵八百名西安滿兵三百名除現在分防各處隘口西寧城內以及北川共有好兵五千名西寧本標亦在此內阿爾納尚未到布隆吉計算時日還未能到惟前次所調之巴里坤兵二千名至今亦未到布隆吉已行催五六次不能令入無所不想也

恩頒皮馬褂十件已傳

旨賞蘇丹黃喜林達勇王景灝彭振翼宋可達

王嵩各一件尚存三件以待有功者

此次用兵蒙

聖主委任專重毫無掣肘現今一切力量俱已

足備惟有一面料理附近借番一面喂養

馬匹以待來年進剿至於莊浪涼州永昌

一帶被賊騷擾者且已委官一面確查一

面賑濟事完另行奏報至馬匹無庸再添

地方所產草料亦不能再供添馬之用米

糧一項任用多少皆不得誤且於今年夏

秋以私財於各處買米三萬石故也

阿爾泰兵馬二千移駐巴里坤一事以理

論之調為是有備無患也以時勢論之似

可不必巴里坤駐兵者防策王也勦滅西

海山所以瀚策玉之逆謀其使者留至西

海事有定局再遣回策此第一妙策俟其

使者過去再將阿爾泰之兵撤入口內也

川省用兵不多既已奉

旨撥解五十萬兩而岳鍾琪所領兵馬既已到

陝自當取給於此恭現所請之銀暫且不

必其所奏修城一件竟動正項錢糧但料

估須與臣會同核定或不致多費也謹奏

臣美克謹奏岳鍾琪自川來陝因統領兵

馬恐有行文之虞是以將提督印信帶來

今至西寧去川寫遠明春進剿與料理邊

防一切善後事宜未可限以時日而四川

全省兵馬豈可無人統轄臣查護軍統領

那沁現在成都應將提督印信臣於此處

遣官送往今那沁暫行署理明春勦賊事

關重大凡係滿兵皆阿爾納總統而彼現

有協理將軍印信岳鍾琪總統漢兵伏祈

聖主頒發將軍印信一顆存貯臣處俟進兵時

交給岳鍾琪掌管則滿漢兵馬各有總理

總統既協而大功可成矣至定西將軍印

信從來不甚順利臣不敢隱伏祈

聖主另發一顆則西海之事指日告竣謹候

旨遵行

岳鍾琪到陝精神壯旺其所領漢土官兵

法度森嚴急集糧草出城迎之不勝受

美謹附此奏明



臣美堯再奏侍即常奏所奏羅卜藏丹盡  
求要丹仲之宰桑巴忒馬達什位政哈什  
哈此人乃丹仲家第一得力之人插漢丹  
進携其妻子家口數百人又必欲得此人  
而除之是以巴忒馬達什情急逃至松潘  
目今現在臣臺臣在四川伊常往來深得

其心臣所以留此人者欲用此人以誘羅  
卜藏丹盡也理合先行

奏明 仍任其子玄子思係可憐

再駐劄又木多之總兵周瑛効力心切未  
識大體招撫得尔革一事提督岳鍾琪具  
摺奏明奉

旨令與臣會商極妥而行

煌煌天語洞如觀火蓋無故而收一大部落必  
啓外藩之疑今羅卜藏丹盡之母果因此  
事行文與常壽咨移到臣已行蒙古文  
書回覆託謹將來文回文抄呈  
御覽 此事亦不得理

臣美堯敬讀  
諭旨內有沿邊番細必屬內地地方是平靜西海  
永遠之良策數句臣既中心凜服又不勝其  
駭異臣與岳鍾琪兩人皆留心十數年方  
敢領有此見而我  
聖主臨御萬幾一年之間川陝邊地情形洞如

觀火片言扼要籌造之策盡於此矣查自  
西漢設立河西五郡以來歷代之兵未必  
盡強西海亦未嘗無棄而守土之臣一線  
孤懸亦能保固疆圉撫有斯民者蓋五郡  
邊堡土著番狗原屬內地即以西寧而論  
設有四衛無事則為我編氓受其租賦有

事則為我藩籬資其捍禦遠禁互市近稽  
奸宄千百餘年不能外此法也

本朝自三藩平定以後招撫西海者商南多尔  
濟河南達等不知大義惟圖利已虛張外  
勢之聲勢費百萬之帑金猶賞無休貢

賦未聞以數十萬之番狗委而棄之於蒙  
古歸之於喇嘛以我赤子為棄佃戶以我  
民人為棄爪牙若所謂禪師國師者領我  
印信聽竊調達納覓田壩西寧一衛奉我  
政令者方圓幾數十里耳所幸

國家威福太平無事內無可改之舉而天不佑  
莫十九家台吉地醜德齊無傑出之才

管狗苟以至於今而猶福薄者自作孽矣  
發達者其禍淺焉羅卜藏丹盡之作亂於  
今日

聖主無量之福也臣受  
恩深重委任既專勒賊之事小而安邊之事大  
勒賊之事易而安邊之事繁自當通盤籌

畫來年夏秋勒賊事畢一面奏  
聞一面會同岳鍾琪料理川陝邊地以為久安  
長治之謀至於喇嘛一項臣凜遵留意外  
作十分興隆黃教之詞內則設法清剔奸  
究之計不致蒙古藉口也謹奏

臣美克再奏蒙古性情惟強是懼此固無  
足怪者而掃漢丹進部落素稱強大不應  
易敗至此或羅卜藏丹盡因其所遣使者  
自側亡阿喇布坦處回來不令人見捏造

說言惑亂恐嚇皆事之未可定者臣現在  
飭令西寧總兵黃喜林將鎮標兵馬預備

若羅卜藏丹盡止於如此仍按兵不動以  
俟春若敢干犯內地則一面堵禦一面  
飛報到臣親往調遣剿殺雖深冬亦所  
不顧今先遣達爾前住河州安頓掃漢丹  
進部落並查其如何打仗如何散散此外  
有何信息俟其詳悉報到臣一面奏

聞一面相機料理謹奏

臣美克謹奏兵馬久駐口外一旦撤回心  
意懈弛此萬萬不可再用者西藏撤回之  
兵臣到西寧親自看閱量留若干以備調  
遣若不可用臣亦令其盡行撤回耗費無  
限錢糧待其整理衣服器械添買馬匹喂  
養應壯而我之大事已畢不如撤之為愈  
都統席倫圖既不受人節制又不能約束

官兵自柴達木退回揀漢施羅海屢次給  
臣文書要撤兵進口臣嚴切移咨終不肯  
聽今已退至丹噶兒寺離西寧八十里此  
五百滿兵馬匹器械既已不堪驕不受制  
又不如撤回原處量留西藏之兵之為愈

也用兵無法令徒足以搖動人心相率效

尤而已臣受茲  
委任不能不專擅行事伏祈

天恩寬宥臣冒死謹奏

想保在在否否不行處以之待大將軍印信仍保從  
在保否直科行城了

七二六

臣美堯再奏滿洲蒙古兵馬應撤應調者  
已具清單奏摺惟是西藏撤回兵馬器械  
情形實為疲敝所喜者察哈兒人甚可用  
是以選留四百名額駙阿寶現有胸脹之  
病其兵馬不願與西海之人打仗公策旺  
諾爾布人固忠厚管兵之事全然不曉是



以一并撤回都統席倫圖駐劄揀漢施羅  
海七十日移營五十二次日以放鷹走狗  
為事離家未久已買三蒙古婦人語言輕  
率舉止粗莽實令人無可指教是以臣不  
敢令入講此而止今其管領先鋒四十名  
也合併奏明 萬是共謹奏

七二七

臣美堯謹奏阿寶額駙與鄂尔多斯兩事  
臣謹遵

旨而行謹奏

朕使鄂額爾素有許多差錯古步皆口傳訛他  
矣到時方可着他幫保辦理



七二九

臣美克謹奏從來唐古特之不可倚信者其種類性情貪而多奸偽而好詐自陝省用兵十年以來青海西藏皆有輕視內地之心是以羅卜藏丹蓋肆行叛逆如康金勇阿爾布巴等固不顧丹蓋之為藏王然合西藏之人心皆不信我兵之必能殺賊以此充快也

也因見周瑛鄂賴俱已到藏勉強威武以飾觀聽其隱衷固甚怯也連賴刺麻遣使到臣為羅卜藏丹蓋和解求寬此不過兩度討好時端之見聚族而謀乃有此使非連賴刺麻一人之意也再連賴刺麻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其人皆都好利一切委放

各處堪布碟巴惟圖些須銀物任人指使此人若在西藏終不免於有事且與羅卜藏丹蓋最厚即丹蓋之必欲占拉又布之妻以為小妻者亦因此結為姻姬籍為西藏之內投耳來使回日臣已令連勇家編只作連勇之意寄信與索諾木達爾扎今

其親來請... 設法藉留之以安西藏此亦大有關係也

臣美克謹奏... 臣美克謹奏西寧通事送書與羅卜藏丹蓋到伊駐牧處所相待有禮伊見臣書再三持看又與其辦事之人商議數日而後發此回書雖其言未可盡信然已有善完之機且自當相機遣人開導仍一面速行偵探整理兵馬斷不敢因其柔辭緩我機宜

謹奏... 數日以來口外威傳諺噶兒兵馬已到此無影之談而羅卜藏丹蓋以此暫固衆心恐將為遠邊之計我馬既不能追惟得為不知彼亦不肯遠去此間情勢如此連擾西藏賊斷不能知之最確合先奏明

臣美堯謹奏固原提督楊蓋信自辦事涼州以來仍踵從前陋習不特營伍未能整理即將備千把亦少振作之狀但提督既係大員非可輕易轉移而臣於整頓兵馬之事不敢一日放鬆實無處可以安頓此人

是以因循未奏今揚蓋信既丁父憂臣

奉勅旨有旨楊蓋信前因補掛千步戰者此人平素延信薦臣人其在兵機謀上又無造詣即奉勅命即命公等速行督率已具其疏題報伏祈傳的人大率以一種命務因循再探了

聖主准其照例回籍守制

京州總兵印務現有 贛州總兵宋可達洮岷協副將黃起憲兩

人皆能署理或出自

聖旨或令臣遵委統祈

睿裁施行

臣美堯接准部文敬聆

聖旨令在內在外諸大臣將阿爾泰巴里坤兩路作何撤兵作何防守詳議具奏又接富寧安移文知側亡阿拉布坦使者已來雖未知側亡所奏若何然既遣使來恭順可知西海之事若有善罷之美俟羅卜藏丹

盡悔罪飯誠臣遵奉

訓旨再將額爾德呢掃漢丹進安頓原處會盟而歸內地年成各省豐收天人協應皆雍

正元年事也

無量之福於此聲端臣每一念及喜躍欲狂伏

祈我名臣惟將此一點封城

上奉旨以科天祐見 聖主將側亡所奏使臣得知來年與側亡家會

盟之大臣踈難其選以臣愚見協理將軍阿爾納爾再得二人為之副庶幾可當此任

臣圖報心急不自知其言之越分統惟

聖慈垂宥臣美堯謹奏巧不押先已懇到保將軍名聲不致有礙臣等事與臣等因議大集以體保查便一為向湖學士一為到部統行

臣美克前在京城議及側亡之事蒙

聖主洞悉情形無論其使者來與不來我們儘力為固守邊疆之計舍遠守近以逸待勞此盡善盡美之策而亦舉國之所仰望者也今其使者既來措詞柔順正可藉此以為完事之局臣聞側亡左右並無親信弟

臣美克捧讀

諭旨籌慮周詳臣與策王書物乃有益無損之舉謹擬一書稿繕呈  
睿覽至於羅卜藏丹蓋之事若云  
聖主不知豈有此理知而不言似有別情天下事如

徑此次遣來之使者根敦乃其最近信之人到京之後厚加賞賚留至正月緩緩遣歸亦不必遣人同往但與約至明年或夏或秋於適中之地遣官會盟則大事可了至於羅卜藏丹蓋之為人固不足取信於側亡然西海之向背大有關係滅羅卜藏

丹蓋則西海定而側亡之異念亦從此息矣為今之計莫急於自強兵事不修自強無暇也伏祈

聖主俯納臣言乾斷施行

朕意欲兵部一不羅卜藏丹蓋一事其意就平羅卜藏丹蓋不保他意不保平但平羅卜藏丹蓋人息存他得計於天於乃意不日有大變也

聖主之豁達大度開誠布信彼魁之技正須以此潛消之但立言要得體耳策王使者回巢之日一切

旨意下完然後告以羅卜藏丹蓋無故與兵殘噬同類屢加化誨恬過不悛又復恃其頑梗犯我邊域大將軍公總督年美克三次

發兵殺伊二千餘人現今逃匿教拉木胡盧地方我不忍發兵滅伊俟其悔罪親來我仍赦伊命若終不知罪青草出時合兵進勒伊到困窮之時或者逃往伊里去他的部落你們竟留下把他送來你們那里若有地方把他安下也使得這件事情所

以說給你們的緣故因此此番作亂指稱諱噶兒有兵同他行事這不過是他自己作福要教別人落不是小孩子的見識你們果然有兵來我們豈有不知道的吗臣

之愚見以此諭之殊為光明正大也伏候  
聖裁 以未至與朕相會大略以此定了未人的  
亦二月初間會也

肅州口外現今尚有賊人出沒俟阿爾納  
到布隆吉之後兵勢強盛乃得安靜策王  
使者且俟來年開印後遣之回巢為安也

臣美克又奏  
若以情形仍開辦歸款對了有攻亦全一  
讀以今想不即已利事也平靜矣

臣美克謹奏策妄使者所帶買賣交易之  
事臣已寄信與綽奇並令地方官知悉酌  
中辦理不可太過不及也謹奏

是

臣美克謹奏 臣之左臂患已全愈數月以  
因前百一脈亦發漢字指所及竟無痛感  
來並無辛苦之虞是以無此疼痛但臣  
之兩目繼寫摺子非眼鏡不可而鬚有二  
十餘根全白者心跳之甚非臣之敢不自  
愛實以十六年來封疆任重未嘗一事敢  
留餘力目今晝夜思念惟願早得近  
不進呈策王策版之有益五復速方與仰事於策王

聖主左右

君臣團聚摩項放踵亦所甘心西陲重任臣定  
精忠一貫不能久遠有荷  
况你主此考勉地方策王受先朝你進未必天下不  
聖恩待臣如此所有衷曲臣又何忍隱而不告  
疑保之舉印使是的主意人不必加你功成身退之論  
我君臣存心在此形跡考你一箇中右考榜樣此大有方好  
聖主賜臣一言以定臣心臣料理兵馬事竣若  
但保原不為此履亦保知既你近信之便是在外之若履  
洞為情考朕其甚輕重用你你受朕以此知過諒你亦不思  
辭勞也若策王有代你任人即將印控中計議朕想  
亦莫可代之人備月年策王親來親臨凡朝中有言切要  
之政保朕以不若三四年來你進未徐圖若臣若未述這  
舉方是至理你此奏朕若新許寬心之懷但朕生手摸  
不會心相共之發提之你也不見忘事定你身然未京  
的候你待了代之人君臣面議就著美履現在主策大  
樂為策王用心保原身心履自然保你而請的

臣美堯謹奏策妄阿喇布坦之光景感

恩畏  
威極其恭順一切事情指日可定臣之回書此  
次可以不必且亦無可措詞不如不寄之  
為愈也謹奏

奉 聖 旨 依 議 欽 此

臣美堯謹奏策王喇卜坦使者回巢此正  
其時臣已遣侍衛工格將書信禮物於甘  
州等候凡陝西所屬沿途地方已遣官預  
備豐富又令蘭州按察司彭振翼親往肅  
州買備有騰駱駝馬匹在彼料理使者出  
口但岳鍾琪統領大兵進勒且夕必有佳  
音伏祈

聖主於臣此奏到京後少待十餘日則西海之  
事便有定局並可斟酌  
臣論策王使者於事亦甚有益也謹奏



臣美堯至西寧竭力探訪今年春間羅卜

藏丹蓋遣人至側亡家約伊發兵同擾內  
地側亡云小孩子家知道甚麼也不曾經  
過中國的兵馬利害我因為發兵到哈密  
走了一走惹得他多少兵馬在我周圍住  
著十來年不肯歇你要動兵憑著你罷等

你得了大地方大城池到那時候我自  
有話說我是不動的等語此一段話幾處  
探問相同亦可以知側亡遣使息兵之意  
羅卜藏丹蓋無故作亂之心矣此賊不滅  
兵事未已也謹奏

臣美堯謹奏十二月十九日三更侍即常  
壽到來其大略已具清字奏摺而常壽見  
臣極力感激羅卜藏丹蓋與堪布不殺之  
好慶語言顛倒受辱無耻羅丹等在傍聞  
之皆怒目切齒而常壽恬不為怪非親王  
王爺不開口也以臣看來羅卜藏丹蓋等



作亂以來三敗於西寧大敗於布隆吉漸  
已窘困而常壽又代為之謀以為如此便  
可休兵求為脫身之計乃得送歸耳臣是  
以一言不答於其話完微以大義責之而  
常壽乃通身戰慄云羅卜藏丹盡此字乃  
衆人商議為緩兵之策俟青草出時將往

西藏又似與聞其議者如此之人辱  
國實甚臣因其粧作痰火之狀令其閉門養病  
用兵所關重大不利有此等人共事也謹  
奏 十九日常壽極言羅卜藏丹盡人尚  
強馬尚肥二十日見臣又極言賊勢疲敝  
詰之亦無言可答實不鮮也又奏

七四〇

臣美堯冒死再奏臣兄希堯家人烏蘭太  
聖恩准所奏今至臣署蓋恐其有累臣兄官  
聲也今臣兄差人包程到臣處寄來家信  
言詞十分激切臣細問來人臣兄因此家  
人寢食俱減倘憂抑成疾臣將抱終身之

此人今到查未得休矣了少個因保之標實他這不是先是你  
委了理了先不但不氣感而後致想打你腰里我此臣下此內  
聖恩批允臣仍令其回至粵東以全手足之  
在彼處各不便不致受其苦命在彼處不致受其  
誼臣不勝悚惶待  
思之至 你只管與你兄弟信去其言上不知何所聞命  
以年如一標法你故等不事者我管數个先言上恐切第  
已思恩行自皇上上日不從連弟前性以今送回京後此  
以法此有何苦已思恩兄弟就着了弟在可不必慮其不與共

臣美堯謹奏正月初三日臣捧接

聖主諭旨並發下周瑛奏摺二件其摺內所奏料理甚為妥當然為人臣者實心辦事理應如是乃蒙我

皇上獎許備至愛重有加凡懷才抱藝之士誰不奮發共勸至治臣又安忍不仰體

聖衷加意鼓舞以收干城之效臣已遵

旨代批兩摺所擬批辭另繕呈

覽知州趙士魁修蓋營房捐助馬騾臣亦行牌

獎勵並許其事平之日送部請叙臣又行

文川撫臣蔡珽雲投臣郝玉麟凡一切接應周瑛之處不時留意毋得遲悞所有西

海前後情形臣詳叙告示一通以蒙古字

唐古忒字漢字三樣詳寫遣人送給周瑛今其張掛曉諭於西藏一帶之人心事勢大有裨益也謹奏

興漢總兵所屬地方臣細加搜查並無潛藏匪類之處總兵武正安出兵不過五六月便可回汛綠旗規矩添一署印之人斷

不能不少有所累周瑞侯臣不知為何人以臣愚見不必遣員署印之為愈也如有意外之事臣任其罪謹奏

臣美堯謹奏今年進勒大事凡有當照應者臣必料理者臣不敢一刻懈忽理合一面行文聞亦明知

聖主不以為煩然臣於事之未嘗完結者若逐件先行奏達拜摺之後仰念

聖主候信每至連夜不能成寐直至某件某件

皆有定局又復奏明乃能寢食如常此臣所以竭力料理而未敢逐件預奏之原由也今捧讀

聖諭籌畫西藏與巴尔喀木卜隆吉一帶機宜

臣知

聖主因進勒一事無日不經營計算謹將大槩

情形逐一奏明

臣遣人出口遠探聞羅卜藏丹盡欲携其部  
落前往穆魯烏蘇由彼進藏一則大衆牛死馬瘦不能遠行再則各台吉恐羅卜藏丹盡遠遁大兵出口惟伊等是問是以

用力攔阻不令遠去今於正月初八日阿爾卜坦翁布班朱兒拉卜坦吉及扎布羅卜藏插罕側冷端住達什端多布朋楚克王渣尔吹拉諾木氣伊克阿拉卜坦九家共遣宰桑七名各有文書給臣皆叙說堪布人回蒙賞文書茶葉我們並無異志為

羅卜藏丹盡逼勒行事今當如何之慮早賜明示等語前此貝勒色卜滕扎尔公側冷等來降之時情事不必悉述明知伊等情事不必悉述信息相通故待以體面分給炒麵茶葉使之聞之也今九家遣人來寧而色卜滕扎尔等亦於初八日來寧叩賀新年臣又將岳鍾琪帶來

貝子拉文布之子二人挿罕丹進之婿喇卜坦其人係中噶兒心甚明白皆傳集臣署與之酒飯開誠盡歡告以九家使者前來而公諾尔布云此來恐有詐臣厲色責之汝等皆固什汗子孫今伊等人來欲求生命汝當幫助而乃出此言耶於是色卜

滕扎尔等皆代為叩頭請罪臣又各予重賞隨令九家使者進見慰勞其大衆而令色卜滕扎尔等八人帶領此九家使者於其下處許其私自說話乃知此使者之來羅卜藏丹盡不知也臣發給回文令九家親來准為開恩即於是日賞其使者酒飯行就了這先差者未者

茶緞遣之出口其使者至於淚下而去臣料月內必有的信九家未必全來而三五家之來必有之事也若九家全來則羅卜藏丹盡勢孤必將遠遁臣一面羈留九家各台吉一面收拾精兵四千兼程進勒撥喇卜坦聞時說話云羅卜藏丹盡斷不進

藏其人馬力量亦必不能前往伊里惟噶  
斯之西南有羅卜藏丹盡所屬西番此其  
退步也蓋喇卜坦之前妻羅卜藏丹盡之  
姊是以知其情形臣今喇卜坦口說地名  
形勢畫出一圖又令丹仲家宰桑拉又布  
家宰桑隔別問說皆相符合似不大謬也

西藏之人好疑而心不齊所恃者康金勇  
素與羅卜藏丹盡不合且其兵強而足用  
臣已兩次行文與郝玉麟周瑛鄂賴並密  
寄書信告以進勒之時令其加意駕馭康  
金勇使之出力羅卜藏丹盡若果於二三  
月敗逃進藏馬瘦路遠及至到彼即周瑛

之兵可以擒之矣似可毋庸添調即添調  
亦趕不及也

羅卜藏丹盡聞知西藏已有準備或逃往  
巴尔喀木一帶亦未可定巴塘之西北察  
木多之東北地名官朱尔乃羅卜藏丹盡  
所屬西番之一大部落現有伊之蒙古碟

巴在彼管事臣已令副將張成隆設法誘  
擒或令得尔革之番兵前往勒殺即令得  
尔革管轄其地蓋得尔革兵強素與羅卜  
藏丹盡不睦也又貝子拉又布現在類烏  
齊之西北地名充布前有信來若羅卜藏  
丹盡逃至喀木情願帶伊番兵三四十名

跟隨大兵勒殺以贖前罪喇卜坦所屬西  
番在拉里之東北地名中巴達魯伊亦情  
願出兵一千跟隨大兵進勒臣已行文與  
拉又布准其効力贖罪跟隨副將張成隆  
行走即令其宰桑持文回去矣喇卜坦亦  
遣其宰桑由松潘前往中巴達魯預備番

兵跟隨提督郝玉麟行走以上情節俱兩  
次行文專人送給郝玉麟張成隆令其彼  
此照會張成隆所帶兵少又行文調霍耳  
得尔革兩家番兵共二千名令張成隆帶  
領以壯聲勢以上實情均不盡述

卜隆吉一路事情有兩件難處兵馬未到

臣早已行文與巡撫綽奇料理口糧草料而兵馬到後至今尚未支給若非王景瀨預備築城夫役之口糧運水車駝之草豆暫為那用事幾不可問矣雖曰賊蕪斷路而肅州辦事平時全不留心惟聽何廷圭一人指撥近准綽奇送來奏銷本稿已成

七四三

千古奇文臣知阿爾納所領官兵之馬題  
豈但何廷圭一肅州科舉軍營俸以下一  
人任其草作之步也臣意欲將何廷圭調離  
肅州則將來之綽奇或有免罪之日再  
阿爾納給臣書信附呈  
御覽其意見猶是蒙古習氣臣已詳細致書反  
料得肅州又恐其受降不情已行文令其凡  
不者夫竹運進意河肅州開在年門待命  
職守門一面亦教各保其地地方封鎖其  
有來降之台吉將本人由內地送至臣處  
以待會盟為之開釋俟至進勤時臣當行  
文應於何處者截何人領兵留守若干  
酌其兵馬力量而用之以求無誤而已  
下用人之際一切俱不說破為是耳謹奏

臣查克謹奏吹卜仲呼圖克圖即郭莽寺  
坐床之喇嘛也阿爾卜坦班朱爾拉布坦  
羅卜藏掃罕茂克札布四人侵犯新城  
高古城等處口糧皆取給於郭莽寺而阿  
爾布坦翁布圖我北川時吹卜仲遣其寺  
內之卓臣藍占已統率僧番助逆圍城迨

至且遣總兵黃喜林勒滅郭莽賊僧之日  
吹卜仲率其僧徒數十人潰圍而出拋石  
亂打幾中黃喜林面上黃喜林怒極連射  
四矢斃四喇嘛皆洞胸穿腦而吹卜仲死  
於此四人之內矣至於小阿爾卜坦犯我  
新城殘殺民人其妻工格太其岳阿爾薩

小阿爾卜坦乃其弟三弟等乃乃乃乃  
明台吉犯我赤斤靖遠一帶地方  
一降耳既深悉其行事詭巧是以於新城  
等處拿獲奸細賊棄悉已正法而獨留四  
人嚴禁西寧為將來阿爾卜坦証也謹奏

臣美堯謹奏二月初八日大兵進勒至十  
 四日夜間奇冷異常川映各營兵丁內有  
 凍壞手脚已成殘廢者二十九人凡出兵  
 陣亡帶傷與口外病故者統俟造冊送部  
 例得邀  
 賞惟此等致成殘廢之人無例可援臣意

欲量給賞銀之外仍准臣宣  
 旨令各該地方官每人每月給米三斗以終其  
 身計每年多用銀不過百兩而  
 聖恩之所鼓舞者寧僅千萬人耶伏祈  
 批示以便遵行  
 此以方為朕永遠料理事之大臣也

臣美堯謹奏郭隆寺賊僧臣因其坐床喇  
 嘛現在西寧而數月以來未敢顯有惡跡  
 是以加意看待俟西海平定再為清查分  
 別給與度牒便可收事而無故自作其孽  
 聚眾番土一萬餘人抗拒官兵自辰至申  
 提撥丹岳鐘琪密告臣云自三藩平定以  
 來未有如此大戰者彼眾我寡彼逸我勞  
 彼在山上而我仰攻將士奮呼以一當十  
 直至一千有餘之惡狼喇嘛悉死於當陣  
 而後退次日又復搜山勒捕計兩日所  
 殺賊屍六千二百有零川映官兵所帶腰  
 刀皆巨所遺者砍缺三四百口可以知此  
 天地神明之威也

聖主賀者不獨消除內患威震遠疆也如此慶  
 戰終日不食而三軍踴躍無絲毫懈志少  
 加慰勞皆云這算得什麼還有羅卜藏丹  
 盡大事在後呢夫食祿受職義無所辭而  
 荷戈之武夫人人心中皆知仰仗



聖主恩威樂其事而不知疲且等敢不為  
聖主賀耶禮附奏以等向由費亦人力之所能行心  
聞

人止行正事正理正印或正神傳利海不不不不不不  
小張家呼團克團我身我身我身我身我身我身我身我身  
前移往大通河北之龍龍地方彼處並無  
不用學一數村人刺殺七百餘人若  
其情認其他們以竹王情以竹王情以竹王情以竹王情  
其在彼恐賊借等藉此號召番夷又生事  
端容且探實作何料理另行奏

聞  
進勤日期未能預定將軍印信伏祈  
頒發馳驛到寧於事有益也謹奏

臣美克謹奏此次進勤賊香山深林密賊  
勢既眾而險隘憑高且之料理此事較之  
進勤西海更為加謹自岳鍾琪以下至千  
把總且皆再三誠諭務必慎而又慎山內



山外各路皆有馬塘步塘信息不時往來  
恐煩

聖懷故不詳奏今十路官兵已有五路遇賊大  
樂皆遣人詐降以誘我師打仗七次皆獲  
全勝已滅賊十之三四小張家刺殺已為  
我備但山內所有賊人或郭莽寺郭隆寺  
餘刺刺麻並西海各台吉所屬之賊番頭  
緒繁多統俟事竣將前後各路勤賊情由

稟叙一摺奏  
聞之為便也謹奏  
善覽捷奏

臣夔堯謹奏自勒減郭隆寺賊僧之後臣  
恐其餘黨復生他事遣人不時遠探現今  
俱各安靜蓋其所調番兵皆各處湊集者  
經此大創之後潛回巢穴是以目今無事  
然此等番賊皆附近莊浪涼州地方俟西  
海平定自當相機勒撫務期妥帖不留後

患也至小張家呼圖克圖聞已搬往雜隆  
地方雜隆在大通河之北二十餘里大通  
河北所有廟名朝天堂住居喇嘛二百餘  
名臣於正月二十三日令塔兒寺之喇嘛  
伊什格隆曾與老張家喇嘛同學經者又  
丹噶爾寺之喇嘛達爾漢格隆等共六人

持臣用印之西番字文書叙說此次進勒  
郭隆寺僧番之緣由並請小喇嘛來住塔  
兒寺兼與用印白旗凡小喇嘛所屬之人  
即以此旗招撫之二月初八日喇嘛伊什  
格隆等回至西寧據稱正月二十九日行  
至大通河即有番子百餘人將伊等捆綁

馬匹衣服文書悉被搶去反覆曉諭置若  
罔聞此賊番聚處去朝天堂僅一二里耳  
是夜喇嘛掙脫一人奔至朝天堂與寺內  
喇嘛說明傳集眾番云此係大將軍差人  
若加殺害則此寺不保說至再三乃得解  
放朝天堂之僧人送出伊等兩日而回問

及小喇嘛下落皆云不知而伊什格隆等  
於彼處私探云雜隆離朝天堂尚有二十  
餘里小喇嘛現在彼處此種番子約千餘  
人恃其山險故敢抗拒阻臣現今設法務將  
小喇嘛請出若萬不得已俟進勒事畢相  
兼若心平以先將番軍押回不令其擾他  
機用兵亦必使小喇嘛為我所有決不歸漢  
這一個難處不保信以明圖之說其大友社堂明理人  
信心者但求去滿於以遠第不能保其必留於小喇嘛  
此後患也謹奏  
奏摺朕批未諭朕未你看朕恩喇嘛落人于彼  
先有此一論不使借端生事也



臣美克謹奏自涼州以至莊浪西山所有番族素稱克忍去年搶掠新城張義堡高古城一帶地方蒙古居其二三而番賊居其六七但用兵之事有緩有急方致力於西海之逆賊與西寧附近之僧番是以未暇及於涼州而揚盡信自到涼州以來情

形未諳臣不時曉諭西山番族其暫且安靜耳乃又復橫肆如此不得不調集民兵官兵略加懲創雖殺賊六百餘級終不能安帖臣已撤行文武官弁嚴加防守捐發銀兩以為民兵口糧俟西海事畢再為勸撫乃得寧極也謹奏

臣美克謹奏西海逆賊自相殘殺人心慌亂此

天與之機會斷不可悞而臣又遣人遠探賊以會盟為名倚強吞弱將於三月初間并力遠適是以決意進勒所有精兵六千一切齊備若步騎兼行且恐緩不濟事選馬六千不但地者即以其教多於何備備辦官乃神助也

每人一馬兼程前進出其不意口糧帳房火藥鉛彈另有駱駝驛子馱載但出口之後自東而西先至阿爾卜坦温布家次至班朱尔拉布坦再次至吹拉諾木氣再次至明楚克王渣尔再次至羅卜藏丹盡家臣已行令分兵三起自北山繞過同日攻

打阿爾卜坦温布等三家使其彼此不能相顧然後再至明楚克王渣尔家二月初六日探得一信朋楚克王渣尔已與羅卜藏丹盡對敵未知確否然朋楚克王渣尔乃貝勒色卜騰渣尔之妻兄也其納款已久不敢與我兵抗拒者大兵至彼若羅卜

藏丹盡西遁臣已備有空軍肥馬一千匹臨期以精兵換馬追捕所以止令其追趕五日者蓋追至七八百里則羅卜藏丹盡即能逃脫亦力窮勢孤無能為矣以我大兵收取西海部落區查番夷料理遠勝為久安長治之計事孰有大於此者臣身膺

重任機會已到何敢遲悞若必以羅卜藏丹盡一人之獲與不獲論此兵事非臣所料於清字奏摺聲明及此者亦惟恃有聖恩之深厚也臣冒昧謹奏

再此次進勒日期且已塞行阿爾納今其  
 加意准備而不調其前進者其馬匹尚瘦  
 卜隆吉附近之賊俱未平定未可輕動也  
 若西海事畢兵威遠震以臣愚揣卜隆吉  
 一帶賊黨可傳檄而來臣美克謹奏

七五〇

臣美克謹奏羅卜藏丹蓋狂悖作亂事關  
 重大今既已平定一以明西海叛逆之罪  
 再以消外夷蠢動之懷且固什汗子孫受  
 聖祖數十年煦育養養之恩一旦舉戈內向此  
 聖祖在天之靈所以赫然震怒而默相我  
 皇上命將出師聲罪致討以成此

元年即位第一武功也意當以此行的古言本朝之獻俘之例但此事乃  
 聖祖遺功在著行著現文註據  
 廟垂示史冊臣原欲即將吹拉諾木氣等解赴京  
 城但以獻俘之禮大將軍有受  
 賞之例內外諸臣將必以臣為不知足是以  
 遂巡未決擬於一二日內請  
 旨遵行今既蒙

聖諭令臣議奏臣是以一面具摺一面遣官起  
 解并將臣愚衷附奏以

臣美克謹奏西海之事現已告竣臣先遣人於涼州莊浪所有番賊地方凡屬險要隘口與出入路徑皆已踏探得其詳細俟岳鍾琪旋師之後休養半月整頓兵馬一鼓而滅之計算月日卜隆吉之事彼時亦有定局臣然後將安插家畜牧服西番料

理喇嘛添設營制各善後事宜一面具疏請

旨 面會盟辦理斷不敢少留餘憾致煩聖主西顧之憂也理合先奏以聞

但係一番安插心事現請  
羊喜山等處之番主  
心願一點上層自出保保



臣美克謹奏涼州莊浪一帶賊番恬惡不悛臣前已

奏明俟大兵凱旋休養半月即當進勦今於四月十五日臣已調集漢土民兵一萬九千名今奮威將軍岳鍾琪率同前鋒統領



蘇丹等分道進勦臣於西海大事止用兵六千而此則三倍有餘者番賊不過數千人然恃其山險道路叢雜且以大兵全勝之威滅此而絕尤當謀出萬全現今四面合圍十路並進一月之內可告成功矣先此奏聞伏祈

聖主弗以為慮也謹奏

此事其理得時可見掃清青海尚多餘力以此  
以外勇健以之乎但三十路不和相防可以懸懸若  
其難難者所費者不過三千臣所與們起為與勝  
得者過於程事先其不復不知何了說與他們只圖  
美全矣想矣  
上層自然一例賜佑也



臣美堯謹奏此次進勒番賊自將軍以下  
至兵卒感

聖主施未有之恩備極辛苦無有倦色入山以  
後無尺寸平廠之地日則單衣夜則重裘  
以二萬之眾登高陟險轉戰五十餘日始  
得平此數百里之惡番然後知山林之戰

惟以字為疑之外字難地全也  
聖主可以無慮矣謹奏

大將軍以下兵卒以上此等勤勞忠勇宜且  
古之軍閥亦有不但照之禁字即  
聖祖在天之靈倍加光明矣乃有滿字上論之計  
外特在插先哉其保者

臣美堯謹奏川省自用兵以來凡有徵調  
土司民人或貼防隘口則有口糧鹽菜與  
額外賞需或輓運軍糧則給炒麩催價與  
綿衣皮襖計日久遠則准其換班以均勞  
逸臣於本年正月又復捐銀一萬二千兩  
委官齎往自打箭爐以至入木多不論漢  
土官兵較其出口遠近每人三兩五兩均  
勻犒勞是以十年來川省土兵竭誠効力  
無不奉令恐後俟明年各路兵馬撤完之  
日臣當擬一  
上諭密奏  
頒發使推醫左衽之流亦知

聖天子憫念於九重之上於事誠有裨益若此  
時止賞土兵則官兵未免相形若並官兵  
而賞之則恩施頗數來年撤兵又將何以  
慰勞之耶謹奏



七五五

臣美堯謹奏此次遼勒西海因晝夜無行既不及搜查各台吉所有財物而大兵未出之先聞各部落將所有細軟埋藏者甚多是以凱旋之後計所獲銀四千有零金一百零六兩驢馬騾馬五千有零羊六萬餘隻駱駝三百餘隻我兵往回五十日惟

駱駝未有傷損馬騾九千餘匹一則因追奔逐北行走迅速再則因出口十五日以後漸不得草乏棄倒斃者十之七八今現將所獲馬匹分給各兵喂養恐將來撤兵之日仍不敷原領馬額雖為數無多尚望聖主施恩免其賠補至於金銀除口外賞給効

力蒙古兵丁外尚存二千餘兩所得羊隻令人牧放俟將來川陝各路兵丁回汛之日給為口糧惟駱駝三百餘隻瘦小不堪有名無實已令下厥俟過夏秋再為區處其餘舊衣碎物隨得隨即分賞無足記莫也用兵事完惟查核財物最有關係臣於

七五六

此固能自信亦仰恃

聖主於此等處無毫髮疑臣是以不復具摺明奏謹繕寫大略附此以

聞  
雜音的古準今攀性引例：委在保特小心矣已  
另有旨諭神行矣未

臣美堯謹奏臣遣人於北川口外探信行三四百里不見蹤跡惟沿途收回阿爾卜坦溫布所棄之六七十歲蒙古男婦一百餘口衣服俱已剝去殊為可憐又阿爾卜坦溫布將其部落內之三五歲七八歲之小孩子或兩三個或四五個以破舊包裹拋於河內死者甚多慘毒已極即此一端天不赦伊也阿爾卜坦溫布班朱兒拉布坦等現今已逃往不哈地方西寧至彼五百里羅卜藏丹盡又復移住柴旦木其家

口輜重俱已搬入噶斯之南山內柴且木  
至南山須緩行六日此南山內有水有草

乃往西藏大路傍之一與區當年某王遺

車陵敦多布先至此南山內養馬半年而

後取藏往來之人俱無知者總兵周瑛大

約正月內必至招地合併附奏

再奏者內地人民不見兵革已久此次羅

卜藏丹蓋顯行悖逆陝西通省為之震駭

臣出示通行曉諭後今已安定近有人自

河南山西來彼處訛傳甚為可笑臣隨將

西寧勦殺番彝川兵到處戰勝布隆吉大

敗賊眾各情由行文山西河南巡撫令其

出示曉諭以安人心理合奏明

奏為呈請西藏事宜一示

七五七

臣美堯謹奏查河西一帶地方惟涼州莊

浪四面皆係羌番孫繼宗向為莊浪泰將

熟悉番情頗能駕馭自奉調出兵以後附

近番賊漸次跳梁以至於今孫繼宗涼州

總兵材也用於他省非其所長俟布隆吉

築城完日以田畯調補新設總兵而以孫

繼宗為涼州總兵則人地相宜駕輕就熟

目今先加總兵銜以鼓舞之伊必感

聖主特恩踴躍立功也臣因涼州營伍廢弛已

極大為番彝所輕非素有聲望於此地者

不能彈壓獲有成效耳謹據實奏明

呈好

七四八

臣羹堯謹奏正月十一日臣遵

旨將常壽即日鎖解西安監禁抄其家私有銀二千三百餘兩暨衣服等物查明賞給劾力官兵其兩妾並家人男婦俟開印後部文到日解送伊本旗都統查收自康熙五十三年常壽來寧辦事其所用度先係通

省俸工後係巴顏錢糧十餘年來不下五六萬金今於其家內抄得歷年自西寧送回銀兩置買田產簿一本此事應如何辦理伏祈

聖主批示遵行

省旨諭神

臣羹堯謹奏 臣前接富寧安來文知策妾使者於正月十六日自巴里坤起身臣即行文與綽奇令其於肅州預備款待來使並安頓所帶買賣等事今復遣筆帖式一員馳驛前往傳諭各地方官照前料理並行文與山西巡撫諾岷亦令遣官於所經

過之處加意預備謹奏  
甚好去歲料理的少過預於了你的量  
小耐他們

臣羹堯謹奏貝子允禧近雖不敢顯行多事而正月二十七日其所遣戈什哈巴牙拉八兒阿敦達五丫頭增壽三人以買草料看馬廠為名前至河州地方文武即時鎖解到 臣一面將八兒等監禁一面行問貝子近據貝子回文自認不諱貝子所

有之馬不過三四十匹些做草料西大通採買足用而遣人往探邊隘其意難信臣俟羅卜藏丹盡之事稍有定局即親自將八兒等夾審或初次遣人試探無有別情亦必奏一其意必如此是并議處庶足以儆其將來其家眷亦稍遲兩月從委以此此間之事皆可清楚臣

當奏明請

旨勅令西來未晚也勒世亨兄弟兩人不時令

家人裝扮於西大通城外探問事近又  
以等依前六人將此間探問事近又  
買民房十餘間故意使人聞之若將終身  
焉此其山鬼伎倆也謹奏

七六一

臣羹堯謹奏貝子允禧遣人前往河州一事臣現具摺奏伏祈

勅部速議發回以警其後再原任涼莊道何廷圭已到西寧臣即宣

旨將伊鎖拿其外省各處產業臣已查問明白於八日前遣人兼程移咨各省查追諒無

走漏之虞惟有伊子原任刑部員外何錫田現在京城其兄會各處捐納銀兩皆在何錫田手內臣於此次發摺之便雖帶有順天府府尹咨文令其查拿然此人向來交結太廣伏祈

特旨再行嚴飭順天府府尹速為究追庶幾神

奸巨蠹不致漏網也謹奏

臣此處所存奏事黃皮匣止有兩個伏祈聖主將存內者檢發備用謹奏

不但番府尹另有許多人料理此事更番祈祈  
者與何日錫去冬大監稽覈已行交拿解  
矣矣何廷圭此人亦生人亦實不容諱者

七五〇



臣美堯謹奏貝子允禔之為人外柔詐而內險狠西大通之兵民尚未得知但見其不短價強買食物又不出門行走竟似守分之人是以不說允禔不好此目今情形若稱為賢王普樂感激臣實未有所聞其跟隨允禔之官員人等雖無生事之虞而

一種不知畏懼之神情殊不可解再西大通原有千總一員額兵六十名其餘一百四十名乃自西寧鎮標撥來貼防者小人無知易於買哄而堡內地方不大房屋湊集難以稽查終非久遠之策臣欲以地方形勢為詞具摺

奏請改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額兵二百名另於堡外建造營房四百餘間以居兵弁則堡內堡外出入之間一目了然不特楚宗在彼便於約束而貝子允禔亦無所施其誘惑之計於事似屬有益伏祈

批示遵行

臣美堯謹奏貝子允禔近日常行事務光景頗知收斂臣此次路過西大通未曾見面蓋自臣奏秦之後恨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貝子允禔有何行事之虞臣皆得聞知也惟勒世亨吳爾慎兩人接臣十里其語言神氣

純乎詐偽而已臣惟以大義曉之令其感恩悔過亦明知有人使其見臣來探口氣也謹

奏  
極努力固宗室中之逆賊其大花白也其父子亦不敢也

臣美堯謹奏 臣與貝子允禔從無書信往來凡有行文與貝子允禔者伊之回文片子即裝於臣之原行封袋內發來今查有臣之原文五件允禔之回文五件一並封呈

御覽謹奏

臣美堯謹奏 貝勒延信於二月二十九日已到西安 臣與叙話之間問貝勒當日在雙山堡遇見貝子允禔他說到京裡不肯磕頭的話我忘記了貝勒是怎麼樣以大義責備他的延信略遲了一遲答 臣云我不知道 臣云貝勒當日到甘州向我說的難道忘了嗎延信答云我並不知道 臣見其執定不認 臣亦不復再問謹據實具奏

聞

他不必就難了 爾你二人若服之而朕亦難明矣 不必向他推問了 延信去一處訪以言且惶

臣美堯再奏 阿爾納所領兵馬 臣已欽遵 聖諭行文 阿爾納速至布隆吉將彼處所有兵馬統行管領相機行事 謹奏

臣莫克謹奏去年所請之士默忒鄂尔多斯山西大同兵馬沿途行走惟馬觀伯領兵整肅臣兩次行文嘉獎勉勵之若士默忒行走則不及山西之兵而鄂尔多斯全無紀律馬匹不堪已極據延信驗看回稱鄂尔多斯缺馬太多現有之馬雖喂至四

月亦不濟用西海軍畢臣將士默忒鄂尔多斯兩處兵馬先行撤回矣謹奏  
臣指奏行請永昌副將劉福宗領兵前往

卜隆吉一事蒙

聖主俯念永昌地方緊要恐其兵力單弱誠無微不至之慮也臣於去冬行請西安撫

皆兵五百名貼防永昌此指內未曾聲明是臣遺漏之罪謹奏

臣莫克謹奏蒙古信佛而不知佛法之本源其見地行事終其身為佛教之罪人而不知改若得聖主為之宣說嚴加誡諭是亦震聳警曉之一大機會也 臣蒙

聖主教導固深知佛法原不因此為明晦而治天下之道不能不於此以施駕馭外夷之法俟西海事竣於善後事宜內臣另有一摺料理沿邊喇嘛寺廟使蒙古無所藉口也恐塵聖懷合先奏明

臣莫克謹奏國家之事莫大於用人而人品之清濁邪正較然兩途一正人起用而羣邪為之斂跡一匪人得志而君子為之懷疑好惡取舍之際士習民風每視此以

為轉移所謂不疾而速不言而喻其關係孰有重於此者如江南按察司葛繼孔聞

其人原係不孝為名測進的別業自壯有處其已陞侍讀學士其人少年時卑污下賤

及入仕途鑽營備至士大夫之所不齒而

原任福建巡撫陳瓚薦之於

聖祖皇帝臣曾具摺薦陳瓚之清操因此一事臣詢他處其後何天德到又有任用他別處與陳瓚絕往來矣若葛繼孔者不可使汚名器更不可以玷清班又廣西巡撫李紱不過謂其貌看之志亦欲用也所查是

保奏原任翰林徐用錫為書院教授天下未竟然此已即同榜舉人臣知之甚悉其人奸僻陰險外質內巧原任大學士李光地薦之於

聖祖皇帝用為翰林招搖作樂無所不至李光地

又復密劾乃致罷黜斥革之日合長安士

夫無不仰頌

聖祖之神明此人斷不可以為官况教授生徒居然師位乎臣與此兩人皆無嫌隙亦無交

情若知而不言則不忠之罪大矣伏祈聖主乾斷以清吏治以正人心臣美克謹奏  
此方是已有銜集

七七〇

臣美克謹奏四川夔州府知府程如絲被  
奏一案

聖主原發上諭一道並御批臣摺一件臣已遵旨與巡撫石文焯恭看遵行理合奏聞謹奏

知道了

臣美堯謹奏四川巡撫蔡珽近日為人性躁而酷刑居官聲名甚是不好重慶府知府蔣興仁剖腹而死夔州府知府程如絲因楚民買鹽勒要銀兩打死多人以致湖廣總督楊宗仁行查程如絲自縊而死臣止聞其大槩未得其詳俟蔡珽題報兩知

府身故本章到京之日伏祈

聖主特簡大臣前往湖廣之夔陵地方會同楊宗仁提取家人執法查審便可得其實情此兩知府身故若蔡珽以病故捏報臣不與之會題也合並奏明

臣美堯謹奏臣前奏四川夔州府知府程如絲自縊一事臣遣人查訪今已回陝程如絲現在任所因去年楚省乏鹽入川私販者甚多該府阻截私販以賤價勒買復以貴價賣給楚民或收價而不給鹽或因楚民不買該府之鹽而私買川商之鹽者

乃竟聚集獵戶衙役以鎗砲打死楚民前後共數百人以上于天地之和是以商民有自縊之傳說臣亦有不實之奏也臣現已行文川撫令其查明會奏至重慶府知府蔣興仁剖腹之故蓋蔣興仁居官尚屬自愛自見巡撫以來無一好言相待凡遇文



書告示皆長篇痛罵而去年秋冬當面以忘八蛋辱之以致該府憤激自甘非命也  
臣謹奏  
四川布政司羅殷泰居官為人誠如  
聖諭不可以為巡撫臣竭力誠飭猶是勉供職守之人以不更易為是謹奏

臣美克謹奏蔡珽之在四川一舉一動臣  
 皆得知其言語行事與當日在翰林時截  
 然兩種以當時言其大才皆屬手病臣每念及此通身汗濕悔臣之不  
 識人矣以私廢公臣自信今生斷不犯此  
 然未至於已甚臣亦不肯以上  
 聞人才難得而督撫大吏頻頻更易非地方之

利半載以來臣深知蔡珽於川省無益前  
 具奏時擬欲剴切言之而川省現有兵事  
 換一上手恐致遲悞且現在彼處之色尔  
 圖精神衰憊布政司羅殷泰打平太重辦  
 事不及那親忠厚無才人也蔡珽以五千  
 兩餌之彼受而不却不可以當重任此外  
 有能勝川撫之任者西安按察司王景灝  
 布政司胡期恒皆優為之而目今皆不能  
 移動川省局在邊陲漢番羌夷紛紜錯雜  
 非虛心明敏之人未易言治蜀也此臣所  
 以忍而有待之故今蒙



聖恩下問臣敢不據寔以對惟懇

聖主少待數月則川省可得一好巡撫臣亦得

以放心矣謹奏

應奏時奏不可悞避崇慶府存亮補溢奏未嘗有  
 此理時比若現留中候黃少才到未一二並無人審理  
 殿奉逆將就在八候者還在不用之這但巡撫才不  
 得

臣美克謹奏虧空解任一事臣於雍正元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有條奏臣平日奏

摺皆係六行惟此摺字多繕寫七行今蒙

聖主特旨陝省官員暫停解任

浩蕩天恩臣復何言惟是江南糧道馬世炳向

在川省辦事臣得其力為多而打箭爐一

路進藏兵馬隨軍輓運兵糧此一人之功也若不蒙

聖主授伊今職臣幾無以對此屬員且其父未完河工核減銀兩伊以糧道羨餘二年可完若竟解任不特此銀無有完期而此難得之才具永無効力之路深堪憫惻於公

於私臣皆不能不叩懇

天恩特予留任使得奔走圖報不啻臣之身受殊恩矣臣冒昧謹奏

易委斯不難不奏願未獨他已有旨部中記矣

七七五

臣美堯謹奏二月初二日蒙

恩頒賜荷包四個寶石四件以為岳鍾琪黃喜林武正安宋可進佩帶但此次進勒尚有副將王嵩紀成斌二人臣不得已將臣所有之小荷包兩個各裝寶石一件添給二人悉傳

旨令其佩帶前往以鼓勵之武正安王嵩宋可進紀成斌因其進勒亦傳

旨令其帶翎合並奏明

平安九太乙錠治病甚效伏祈聖恩再行頒賜以備軍中之用謹奏

臣等 平安九太乙錠又出於未備用懇同九不我於末

臣美克謹奏 臣因奏明賞給四川副將張  
玉紀成試書倫馬褂二件蒙

聖主諭旨此二人朕亦聞得若可以賞翎子以  
獎勵傳旨賞他帶若帶翎的特多了又不辨  
輕重處則寢之回奏欽此 臣知

聖主萬事周到所慮無不詳盡 臣用兵以來仗  
禮若大是尔之功即朕之功尔之功即朕之功  
聖主之賞罰以鼓三軍之氣每戰勝歸營自副  
也他日不保全你印朕自是月不保也  
參遊守以至外委兵丁凡有奮勇効力者  
皆酌予賞賜以獎異之凡有違犯軍令者  
皆申明紀律以懲治之至於

賞給翎子既關重大而綠旗官兵亦視此為最  
榮之典 臣已斟酌可帶翎子之總兵副將

武正安宋可進王嵩紀成試俟有進勒的  
期然後傳

旨准其帶翎以鼓舞之其有益於軍務不小也  
伏祈 聖主俯賜 聖主所賜盛甲並宣傳



溫旨岳鍾琪跪云

主子待我已十分了我將如何做臣子纔好眼  
保決直傾不復能再出一語 聖主之恩誠所謂淪肌浹髓感入心脾矣謹附  
奏以 聖主之恩誠所謂淪肌浹髓感入心脾矣謹附  
聞經不至於此者皆傷倫故保之華當此是也

臣美克謹奏 遊擊岳舍琦此次隨征戰陣  
勇敢衝鋒破敵之材也其胸中才識至於  
副參則滿其量矣 臣問岳鍾琪亦如此說  
謹奏

提督岳鍾琪年三十九歲九月二十三日  
戌時生謹奏



臣美堯謹奏臣自用兵以來西寧地方雖  
間有微雲而地土未得透潤不能不晝夜  
懸念今於三月初二日巳時起至亥時止  
積雪六寸人心安定農事有成正值西海  
事竣之際所有邊地教寧之狀寔足以上  
慰

聖懷臣謹附奏以

聞

此等

上蒼憐不忠誠明未昭感者朕寧喜幸不盡  
江西亦先稍旱二月二十二日接惠大雨河水  
皆長稍解不似山西山東初三日得透雨他省  
尚未報到其可喜幸者

臣美堯謹奏 臣恭奉  
欽賜奮威將軍岳鍾琪并從征將士  
上諭二道因三月二十八日岳鍾琪凱旋進城  
臣禮應迎接官兵即於郊外大兵齊集之  
所宣讀  
上諭自將軍以下至兵丁免冠叩首歡聲雷動

當此追奔逐北遠征辛苦之後一聞  
上諭而三軍之氣踴躍百倍臣料理軍務十年  
勞勩未嘗不見有如今日者也除另疏恭  
謝外謹先具奏以表去者之願負心之人  
自已不感大焉之主矣難理不實疑人你是知朕者了將朕  
之心不特既詢毋待等朕此言皆不心的合他等知道

臣美堯謹奏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獨於  
內地之土司有因時制宜之法而無一勞  
永逸之計蓋國家每當開創之初掃除羣  
孽廓清疆宇不暇及於深山阻絕之區而  
承平安定以後所以待土司者羈縻駕馭  
而已或因小事而懲治之或因大事而改

土歸流者亦有之若果能畏威守法俯首聽命亦斷不肯勞師動衆收此荒山僻壤無用之人即各省土司種類不一而性情習俗大槩相同間或出一克狠鴛鴦之人亦不過於其同類中恃強欺弱劫掠為事終無大志耳惟有內地之無賴流氓略識

文義或曾犯法無處藏匿竄身於土司之家或為主文或為管事百般教唆魚肉土民無所不至誠有如條奏所云者殊堪憫惻也臣今擬有

上諭一道嚴禁漢奸約束土官如是而土民之受福者已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至於改土

設流之說必待其罪惡彰著而後可行若以此為令則兩廣雲貴湖廣川陝七省之土司人人自危彼亦世守之祖業誰肯束手就戮萬一有漢奸乘釁而煽惑之所關甚大不能不計及於此也謹奏

七八一

臣美堯謹奏官兵所借錢糧臣遵旨現在查明造具清冊俟造完之日一面宣旨准免扣還一面具疏奏

聞並將細冊送部查核至卜隆吉所有官兵俟彼處事完再當宣旨免其扣還另行造冊送部其始終未有行走

者自當分別不得濫予豁免以啓倖恩之念謹奏

是

七八二

臣美堯謹奏黃叔琳一案兩淮商人賬簿內北費五萬之事臣遵

旨設法套問沈竹至再至三始據伊說出前後情由臣謹將沈竹所說之話另錄一單進

御覽謹奏

七六〇

● ● ● ●

此事已蒙著矣將沈竹照部交連之費  
未悉但在路上有官若者他物是保的干  
係著官之差的當人押運未況此事他亦  
幸甚大罪說明與他打背來

七八四

● ●

副將潘之善乃營伍內厨子出身昔年  
聖祖西巡施恩於潘育龍令送一子任入充侍衛  
而潘育龍即認潘之善為孫送進後補  
一武夫又吃酒不小事報成大事遂致用  
兵不休者此人實開其端也臣前年踏勘  
沙州富寧安遣伊會同臣往臣得深悉其

七八三

臣美堯謹奏二月初二日臣接准兵部咨  
文即令標下守備高勉押送沈竹於初三

日由驛進京交投兵部謹奏

朕不言過此人必違大律你尚理其改後仍了  
造就此人罪深悉者今應朕言矣

●

●

●

不堪今次領兵至卜隆吉全無紀律縱兵  
攜帶器械搶掠附近客民草束五萬餘斤  
又搶官草五千餘束硬燒官車五十輛官  
木數千根漸不可長孫繼宗苦口相勸而  
潘之善怒氣咆哮但此時非可奏劾執法  
之際臣以彼處大員太多西寧官不敷用  
行文調其來寧將來斷難寬恕卜隆吉一  
路漢兵現有副將董紹祖孫繼宗臨期以  
總兵李耀副將劉紹宗益之儘足調遣臣  
謹密奏以

聞

凡有不妥者再不可姑容以候事

七八五

臣美堯謹奏西寧正在用人之際千總馬忠孝招撫上下白塔功績可嘉臣已宣旨令其照舊擊品級辦事俟有缺出再行題補

上下白塔地方臣因其新經投順已分兵二千名駐劄彼處一則防守邊汛再則就草喂馬可保無虞也謹奏

七六一

鹽政之人乃敢以  
上請也至沈廷正近日破格出力是為可喜若加以道銜管知府事以鼓舞之是又格外之

聖恩矣謹奏

七八六

臣美堯謹奏河東運使一缺臣去年原擬以榆林道朱曙孫調補因其初任外吏且少待以觀其才守而一年以來臣深悉其人矣其於一切事情言之娓娓可聽而行不逮言非有意推諉乃其精神心加不能耐煩劇也且過於怕窮臣每資助盤費而

七八七

臣美堯謹奏臣近日聞得福建鹽政因商人無力轉運將鹽商悉行革退交地方官辦理而奉行不善以致通省無籍小民人買鹽私販而私販夥內又有恃強爭鬪奪鹽傷命者甚多此事關係重大臣理應查實乃敢上

伊以榆林清苦意致為之索寞此不可以任運使者臣所以斟酌再四務求有益於

聞而往返數月恐至別生事端臣冒昧具奏伏祈



聖主密問福建督撫確是如何情形寧可不似

臣之所聞之為幸也謹奏

此等朕先亦有聞聞過需保他則奏：某不似此今見此  
奏懇再審切問他分：恰好皆保保奏指素人在京因係  
特備保奏指書某保肩

臣美竟謹奏西海蒙古與陝西四川雲南  
沿邊地方番子若不趁此機會料理妥當  
斷斷不可然各處情形通身大局統俟臣  
斟酌具疏奏請施行今因  
聖諭所及數條略為陳奏則邊地形勢亦可得  
其大槩

查得括括腦尔巴尔喀木衛藏原係唐古  
特之四大國圓什汗逞其克慕奄有其地  
西海地面寬廣便於游牧喀木居民稠密



饒於樓糧以此兩國分諫其子孫自洛龍  
宗以東喀木之地納漆巴於西海各台吉  
者也洛龍宗以西衛與藏之地布施於達

賴喇嘛班禪者也即磔巴噶龍所云十三  
萬唐古特布施與達賴喇嘛亦只就衛地  
所屬而言若并藏與喀木而計之又不止  
於此數也然則洛龍宗以東當為四川雲  
南所屬因西海之悖逆而取之數十數萬  
之唐古特於水火之中而登之祗席其詞

嚴其義正非取達賴喇嘛之香火田地所  
得而藉口者也臣具疏時尚有兩條施恩  
於達賴喇嘛班禪以明扶持黃教之意  
查此次擒獲蒙古與投降者其中罪惡輕  
重不等若羅卜藏丹蓋阿爾卜坦溫布班  
住爾拉卜坦吹拉克諾木氣藏巴扎布達

什端多布此六家罪大惡極其部落中之  
強狠與我對敵者悉已誅鋤所有老幼婦  
女斷無再留西海之理臣當宣  
旨分賞此次出兵之滿漢官兵分頭押解沿途  
量給口糧以全其命以散其勢若照察哈  
兒料理每年所費太多不得其力也

查：潘至西寧由口外行走二千餘里其  
水草風土甚為薄劣若牧人內地安得如  
許兵馬為之防守而神漢丹進無慮安頓  
且丹仲所屬地方亦甚寬廣不若將軍夏  
涼甘肅以北賀蘭山神都一帶所有圍  
什汗子孫如阿寶等移居其地既以分插  
漢丹進之勢而陝西北面沿邊可增膏腴  
之地十數萬頃於我邊民大有裨益至神  
漢丹進所住地方此一大灣子內南有松  
潘北有河州首尾受制之區居此地者終  
無能為也

查西寧北川口外由上下白塔至巴爾施

海至大通河至野馬川至甘州之屬都口  
五百餘里上厚水清草豐林茂燒不盡之  
煤伐不完之木畜牧之美合西海數千里  
計之無有逾於此者此前代軍東衝曲先  
衛兩衛之舊地也因此一番復為內地裁  
涼州永昌甘州南山各隘口零星無用之

營汛設一總兵於大通河北名曰大通鎮  
則甘州直走西寧不特涼州莊浪永昌永  
無夷患而西寧亦無孤懸之慮百世之利

也古人開河西五郡以斷匈奴之右臂外  
有大黃山天山以為之限內有涼甘肅以  
為之防使其不得南北馳騁耳今天山以

南既為夷有而卜隆吉一帶又為所據是  
夷居其三面而我居一今悉與更定大黃  
山天山之間直至党色爾騰有一蒙古散  
入我界即擒拿正法則肅州以西計來川  
常馬兒河源等處膏腴之地不知其幾千  
頃也又不僅赤斤靖逆等衛新集戶口得

以高枕而卧矣謹奏

覽奏朕覽乃之派逆夷但藉以大力順軍  
畏之極在

上天之佑佑再此一番平賊年惟恐而過分至  
在仁愛者有一心輕信你河不可皆獲你心既  
得朕心的

臣美堯謹奏料理西海松潘巴塘中甸以及卜隆吉涼甘肅沿邊一帶地方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臣已逐條與岳鍾琪籌畫擬有疏稿俟卜隆吉事竣會盟有期臣一面奏請一面辦理惟蒙古更改服色一件既伊等所不習而口外無人之處陽奉陰違顯

有關係且與漢人無有分別難以稽察奸究暫且不必若編立牛錄則第一要務也謹奏書山去札薩克編牛錄山山好雅等其臣與岳鍾琪四蒙此按在任合宜辦理曠典實為過分寧復更有希冀但接准部文岳鍾琪之封公與臣之精奇尼哈番皆無世

龍字樣而精奇尼哈番亦無等第書寫官衙莫知所從伏祈

聖主明諭部臣以便遵行謹奏

臣美堯謹奏王景灝所辦之事悉已料理清楚伏祈發音給臣以便行令赴京王景灝既蒙天恩擢用其所遺西安按察司員缺緊要臣看得洮岷道黃焜乃黃國材之長子也人甚明白而且老成較之伊弟山東巡撫黃炳

則兄勝於弟多矣伏祈聖旨以黃焜陞補西安按察司可謂得人再寧夏道單疇書人忠厚而操守平常上之調補洮岷道事簡之處人地庶可相當而寧夏道員缺則以奉旨發陝候補道員之董新業補授或出

特旨或令臣題補統祈聖裁謹奏

臣等查秦川陝兩省將弁經此一番用  
 兵行走學習將來可用之人甚多俟秋間  
 諸事大定臣始能指名開列某某留陝某  
 某可用他省也宋可進生長西北熟於邊  
 塞外若用於南贛非其所宜臣曾親至其  
 處

地三省交會非有將才者不可也雲南總  
 兵閔光緯缺以漢中副將馮允中當之河  
 南總兵吳如譯缺以副將紀成斌當之皆  
 能勝任廣東總督定為要缺若熟於彼處  
 考得陳履泰等係於湖上選本時提不可西安  
 情形而又能整理者非范時提不可西安  
 巡撫若以布政司胡期恒當之寔能休養  
 幸與辦理軍政事宜至誠或備尤加勤勞不  
 的胡期恒大舉元氣皆關係重大若蒙  
 聖恩如此擢用臣另當開列可膺藩臬者奏  
 聞惟是西寧地方窄小大兵不宜久駐諸物漸  
 貴時症漸多俟會盟事畢臣由寧夏回至  
 西安清理積案其一切經理番夷事情非  
 旦夕可了者臣量留漢兵三四千名令岳

鍾琪以奮威將軍彈壓料理無不妥貼計  
 算日期不過四個月臣可回署然後令范  
 時提赴京面請

聖訓前往新任伏候  
 聖裁仍祈  
 批示臣以便一切留心備辦也謹奏

查蘇州尚書其人思用將才情古得辦等語  
 真古之股命他併海國倍運但凍一平大有  
 李維鈞同時在京股命於於川同  
 議要事接查蘇州尚書不其他相干一事條奏  
 且力持巧言藏數者聲譽未私凍等語其  
 人之功績未嘗與他議諸是個赤心人未敢私他  
 就其性與於口直其人用得的命了慶西巡撫  
 未是好的



臣美堯謹奏前發兵進勒郭隆寺賊番之日臣巴密囑岳鍾琪有老張家喇嘛骨殖在此寺內當為留心及勒賊事畢岳鍾琪細問擒獲之僧人始知老喇嘛木塔係銀皮包裹為達克巴呼圖克圖剝取銀皮塔已破壞臣令王景灝將老喇嘛骨殖移來

老喇嘛達利是慈寧的今既得了信供對重和塔暫層西寧城外廟內將來為之製塔掩藏更若行於寺內則遠近亦在寺內不可不請安放塔爾寺度幾穩當也臣因此將達克巴呼圖克圖捆縛又於其住處搜出銀三千七百餘兩隨加刑訊據供遣人剝取木塔銀皮並派欲眾僧銀兩俟大將軍放我回寺便往遠處居住等情是實如此賊僧

誠所謂窮兇極惡之徒臣是以於取供後即將賊僧正法其銀兩亦入官充賞矣再阿齊奴木汗罪惡最重解到西寧之日臣原欲將伊即行正法一則因其所屬三百餘人自去年六月始終從羅卜藏丹盡為亂者並其兩婦人皆未有落臣令其

遣人招來近已有信二月半後可到西寧俟其到來擇頭目之兇惡者殺之其餘分賞軍前有功官員移之內地再則西海事平之後務須整頓兵馬預備周到將現有之掉漢丹進額爾德尼額尔克托克托奈索諾木達什等並先投降後投降與進勒

擒獲之各台吉卜隆吉一帶謀逆之各台吉齊集會盟處所分別功罪施行賞罰或除或留安插部落區畫番夷清理中外乃能了此大事若阿齊奴木汗者於彼時殺之未為晚也至

諭旨下問吹呼圖克圖臣未知此係何人遍呼前考九家名者高遠有初村諾未信皆言問亦無知者伏祈批示以便查明覆奏也謹奏

臣美堯蒙

聖恩諭臣接見蒙古人等不可恃勇疎忽臣凜遵防備時加保重斷不使有意外之虞也

臣美克謹奏達賴喇嘛使者係本年二月十六日自藏起身四月十五日至西寧其前後給臣書信三封皆寫月初一吉日而不書某月想亦如內地泛言朔旦吉日耳謹奏 喇嘛文章原難解

前者小張家喇嘛為眾番僧引藏雜隆地

方恃其山險林密任呼不應岳鍾琪領兵到彼四面合圍再三曉諭而眾番亦自知不能抗拒始將小喇嘛送出隨將彼處番眾准其投順並未傷害現今小喇嘛左右有沙昆九人俱係唐古特內有名者與喇嘛不認的一個人言曰喇嘛係是下既逆與喇嘛多事皆服事老喇嘛舊人而多

那侍的一人喇嘛所伴之物皆是人道大喇嘛之子惟藉小喇嘛為名騙人財物今年二月間臣遣其入山迎請小喇嘛遂不知逃往何處是向在京中於各處瞻仰

天顏數次並深知

聖主禮重老喇嘛之事惜其人無大知識每問至此處但叩頭不已亦無所言臣又問小

喇嘛尚能記憶前身之事否據云我四五歲時恍惚記得一二件今不復記憶矣此言亦善藏拙蒙古西番每借呼畢爾漢以聳動大眾今既為我得亦可省却無限葛藤也謹奏

臣美克謹奏此小喇嘛年僅八歲且與坐談移時而目光四顧應對敏捷其行動語言皆坦然本色不必其為老喇嘛後身而確係善根不泯再來人也惟願其良緣厚福得一明師教而成之亦黃教中有用之人矣謹奏 若未生後不要送到京近京住下

請旨

臣美堯謹奏鄂額自藏回川是其疎忽處今既回藏且聽其在彼料理周瑛之兵俟會盟後行文撤回暫駐裡塘彈壓計莫撤兵文書到藏亦已七月正其時也至駐藏探信之員外常保須至明年青草出時撤回乃可耳謹奏

山西巡撫諾敏居官行事盡心出力惟此次條陳所謂智者千慮亦有一失部臣駁議甚為周到此斷斷不能行之久遠者若欲防守道路但使各墩汛原有之兵不致廢弛斯亦無慮矣謹奏  
臣蒙

聖恩所賞精奇尼哈番求給臣妻所生之子名  
年斌者俟臣

陛見到京具摺奏懇時伏祈  
聖主勅部施行或出自  
特旨施恩更為榮耀謹奏

臣美堯謹奏西藏撤兵之後令康金為往來兼辦西藏阿里克事情臣與鄂額會同酌議於四月初二日具摺請

旨未蒙

批發今撫遠大將軍印信於四月二十四日遵旨齎送回京所有前摺議奏之事伏祈

批示臣以便叙明奉

旨緣由即用總督印文行知總兵周瑛遵奉料理臣謹奏請

旨

因滋庭後所以未摺發已有了

臣美堯謹奏西安將軍印務俟臣與蘇丹同回西安之日即當傳

旨令其署理仍具本叙明奏聞以便發部謹奏

天下衛所各有不同若改省內地之各衛所與州縣所管地方參差錯雜其弊不可

勝言臣原擬回省時有如此類者三四條具疏請

旨施行今既有此奏伏祈

聖主特下明旨除邊地衛所現無州縣可歸與有漕運之衛所民軍各有徭役仍舊分隸外其餘內地所有衛所悉令歸併州縣事

既畫一官民兩便若部議所見甚小且未

查舊案滇蜀兩省曾經裁減衛所誰云不便也謹奏

河東益商輸粟領益一事臣詳閱舊例此可行之於豐年富商庶幾獲其利益若連年之延安榆林米價騰貴每引輸粟若干

殊難定數且河東益商多至五六百家拖欠歷年課稅大率皆空拳赤手之人輸粟行益斷斷不能兼顧此奏非今日之急務也料理益政籌畫積貯統俟臣陸續

奏請或可少裨萬一謹奏

臣美堯謹奏原任江西巡撫王企靖原自願捐修城銀十萬兩後又送臣一萬兩臣令其將此十萬兩悉交西安藩庫理應俟卜隆吉築城完日再為

奏請撤回然其人老病無子而居官原少勝於王之樞張連登兩人是以臣具有清字

奏摺伏候

聖主勅部施行謹奏

傳旨著他如素他出此力儘了了三詞科天

臣美堯謹奏寧夏城內地勢高低不平而  
 局面窄隘當日原有添設滿兵之議  
 聖祖仁皇帝親至寧夏觀其形勢是以中止至今  
 房價未清也臣遣官細勘繪圖斟酌惟於  
 寧夏城北百步許建築新城既壯觀瞻兼  
 合形勢其衛所現徵糧料除供支綠旗外

止可議駐滿兵二千名臣現已委官前往  
 料理合布隆吉新城與寧夏滿城兩處官  
 兵衙舍等項總以張連登王企靖王之樞  
 許兆麟等所捐銀兩儘力節省必能竣事  
 也至應撥何處滿兵如何配定官數事關  
 重大容臣會同蘇丹另奏合先奏

聞

寧夏精壯為保此定多少官員對保們保議東  
 權兵用滿州制多却中差未亦以有以學議定  
 侍機求做兵志

協理將軍阿爾納來文為兵丁借銀一事  
 若俟請時便小字應考以是料理何為  
 旨恐致遲誤臣冒昧擅專如此料理伏祈  
 聖恩鑒宥並將臣清字奏摺  
 勅部存案臣美堯謹奏  
 摺留衙部

臣美堯謹奏律例館  
 遺呈名例一套  
 聖主以垂示千載之事務當詳慎  
 特命臣再加查看臣悉心斟酌其應更正者粘  
 有浮簽十四條謹將原書密封呈  
 進謹奏

臣好履再拜仰祈

臣美堯謹奏考試時文三封共二百四本

臣逐一看完其有改擬者八本遵

旨另封寫明仍入原封內呈

進惟一等內之名次先後臣亦略為更改餘則

悉照原擬次序大槩此次原擬等第皆加

意從寬並無屈抑之文合並

奏明謹奏

臣前

奏請以督標中軍副將田峻陞補涼州總兵

兵馬事竣再行到任以督標後營遊擊王

嵩陞補中軍副將於軍務大有裨益蒙

聖主批知道了少待數天依你所請諭部欽此

臣理應靜候但現今所調督標兵馬已委

王嵩統領前往用兵之事委署與實授不

同用敢再陳伏祈

聖主即賜施行

以字未言已有旨了所復請者亦未

臣美堯謹奏臣自去年回陝以後凡有奏

摺蒙

聖主批示者內有交臣辦理事件臣不得不寫

全節在內以便得的事不至在這樣小冊上寫

其略節以防遺忘至於他人奏摺蒙

聖恩批示發與臣看者臣一字不敢抄存悉皆

陸續封繳即有應錄寫曉諭眾人者立等

曉諭之後其錄寫者即焚燬之今蒙

聖主諭及於此臣不勝悚惶之至謹奏

臣美克因甘州軍需所請錢糧太多行文  
查明軍前人數甘州尚有跟隨十四員子  
之二等侍衛一員三等侍衛一員獲軍校  
三員獲軍十名甲兵五十七名拜唐阿十  
名匠役八名此皆不在甘州大兵數內既  
已留彼無事而此九十人一年所用錢糧

計三萬六千七百餘兩若輩何功糜費庫  
帑至於如此臣已移咨貝勒延信一面咨  
部一面撤回仍行文與巡撫韓奇此後草  
料照依時價不得多開或可節省錢糧不  
止一倍也謹奏

此等錢糧不列事徑有丁勇心成法算涼  
費一舉裁汰也

臣美克謹奏國原提督一缺委人署理於  
事無益且蘇丹駐防將軍村也於綠旗事  
務非其所長

聖明洞照纖毫不爽以臣愚擬寧夏總兵揚啟  
元人品端正厚重寡文且隨趙良棟進勦

雲南之舊人也以之陞補因原提督人地

相當其寧夏總兵一缺則臣標中軍副將  
王萬整理營伍嫻於軍旅以之補授寧夏

總兵仍暫留西寧幫辦軍務俟西寧事竣

再赴新任甘州提督路振聲已成痼疾且  
他令其弟在甘州外城督辦軍需可謂不  
不知顧恤兵丁念其父在軍前此時不便  
因科官爭受者甚多他不知其病自服藥  
開缺請命其弟受命大將了兵手微之問人且不見  
初亦以後開缺一節具

令岳鍾琪暫行兼攝甘州提督印務駐劄西寧

辦事西寧亦甘州提督所屬地方也蘇丹

則仍令署理西安將軍印務以省臣心力

統祈

聖裁即賜施行謹奏  
所開對人具全服委皆已滿詳矣記出獄大聚幾時  
刑索

臣手腕已愈自然不勞八分臣妻病已漸愈臣夫婦何人叨荷

天恩如此臣垂注敢不竭力調養上慰聖慈臣子年熙夙承不勞

明訓學習辦事不敢徇私臣將來得有肖子皆聖恩之所賜也臣不勝感激懼忭之至

臣美克禮奏五月十一日西寧會盟之事除額駙阿寶外凡西海所有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無不畢至自申明正法八人之罪宜積條約十二款送宴犒賞一切進退跪拜始終成禮肅靜安詳亦從來會盟之所少也此內惟額爾德尼厄爾克托克托

奈十分歡喜惟不料及以三人行而為一捧漢丹進強為說笑恐懼實甚蓋羅卜藏丹直將犯內地之前凡所捨

神漢丹進之馬悉遣送還是以合西海之人有伊爾家暗裡勾連之說而其所謂之唐古特又皆為我故內地無怪其如此其餘助逆之輩初傳會盟時疑必盡行誅戮而又不敷不來及申明罪惡止此八人餘俱喜出望外大聚西海蒙古經此一番畏威而懷德者十之五六其畏威而不知懷德者其勢已衰而岳鍾琪之威名既重現留川陝之兵四千名悉係精銳又西寧鎮標之兵亦因此番教練實有慣戰之精

順兵三千人彈壓調遣莫不足用此萬無可慮者也惟卜隆吉作亂之六家除貝子阿拉布坦台吉阿爾薩朗已正法外尚有公丹晉台吉阿爾卜坦台吉巴素太台吉諾爾布合此四家不過一千五六百人既不敵犯我邊界又戀其住牧之舊地不肯遠去若不遣兵搜勦或擒或竄終是未了之事且亦知噶爾丹非能了此之人而現在就近所有之大臣求其平和而不任性者又覺噶爾丹為少勝也總兵孫德宗副將劉紹宗兩人才勇儘足完卜隆吉之事臣



是以親至固原再三諄囑噶爾弼令其到

彼專心委任此兩人而不掣其肘則卜隆

吉之事不過致中可以告竣矣臣知蒙古

兵馬不可多用而又慮卜隆吉所有之漢

兵不足調遣臣以彼處馬廠窄小為名行

令噶爾弼到彼撤回查哈兒巴爾虎兵一

千名而調甘州喂馬預備之漢兵一千名

今總兵李耀帶領前往卜隆吉蓋漢兵馬

少滿兵馬多以此借詞耳俟噶爾弼報到

之日臣另具摺奏

聞發部存案卜隆吉共有滿漢兵六千名力量

有餘無足為慮也謹奏

八〇九

臣羹堯謹奏 臣於五月十二日起程自西

寧莊浪中衛以至寧夏一帶村堡水田旱

地有吐秀者有結實者皆九分十分之收

上者若不以見明彰感原亦人悲皆為善也辦營了

聖諭京畿內外接連得雨十分透足臣謹讀之

感服 下如釋重負天人既已協和

聖祖天仁不忍更習大勇之君父之和人再

聖衷自必舒暢誠無不格如響斯應

君 臣交勉仰答

洪麻此固不敢須臾或忘者也至於臣之微軀雖

添白鬚數十根而精神如舊左臂全無不

痛惟左腿止能騎馬二十里必得略為休

息然後可以再騎然肢體之累無足為害

上層再不加發物保你安主福未主孫也誠國宗平矣

聖恩垂念不敢不披實以對也謹奏

程者不以此是誰信報慶三字也此在據實印朕躬

好手二字亦不忌欺你

至美克謹奏用兵之事惟勸與撫兩條而  
 西海作亂要必先勸而後可用撫者蒙古  
 性情畏威多而懷德少也阿爾納自到卜  
 隆吉以來其意惟在姑息是以至今不能  
 完事即當陣所獲賊人子女臣行令分賞  
 官兵者伊仍責與蒙古而以價銀分給眾

人又所取賊人口供皆代為捏造好言且  
 所遺蒙古官兵各處搜捕賊匪惟知取索  
 賄物而彼處坐坐筆帖式不知因何緣由  
 凡係孫繼宗報臣文書不為遞送近有自  
 賊中逃回漢民侯得林馮奇英二人據侯  
 得林供稱公丹晋台吉諾爾布巴素台等

將歷來搶去漢人五六十名盡行殺害許  
 侯得林以宰桑配以好女人令其來探我  
 兵馬羣現在何處速往党色爾騰地方回  
 話等語孫繼宗請於五月十二日發兵搜

勸而阿爾納又必欲遲至十八日乃始發  
 兵臣接伊等報文知其不能勝此重任不  
 伴一程程即知其事知之已遲計其難

若因其患病而更替之臣駐寧夏一日料  
 理已畢於二十三日兼程前往固原凡軍  
 機進止臣面說與噶爾弼令其到彼遵行  
 統容臣至西安逐件另摺奏明大槩卜隆  
 吉之事易於完結  
 聖懷無須過煩也謹奏

卜隆吉為其抗拒推原不辭但西海勢定青海  
 等行十二條其最難一即帶控部屬之素察今此等  
 內地西海印此一班降軍未定其內素察不過畏  
 威勢力不能支持耳今卜隆吉者為未定大兵已許  
 多若軍之反為亦當留心但朕不知會黨誘誘人  
 群也情形如何也大信不確確在不在朕恐不免為  
 亮果此日所望厄爾未否陸續奏聞

臣莫克謹奏西安按察司王景瀛奉

旨令其馳驛赴京

際見已於六月十三日起程約在本月二十七  
日令其解前赴任

聖主自必令其速赴新任但邊方重地以彈壓  
為先務而川省向日兵民之於撫提每視

翎子之有無以為

委任之輕重伏祈

聖恩於王景瀛

陛辭之日准其頂戴孔雀翎子以便料理封疆

臣既有所知不能不為  
奏請也謹奏

臣莫克謹奏小張家村麻現在出痘今已  
十日痘甚平順臣已留人在此看視俟七  
月初旬再行起送蓋內地炎熱恐伊出痘

後身即不更也謹奏

臣莫克謹奏臣之左腿膝腫隱隱作痛昔

已三年矣今年立夏時行走之間不甚得

力自西寧以至寧夏固原頗覺疼痛今回

署十餘日除辦事外每日得靜坐一二時

而腿已如常微於行動時不如右腿之有

力耳此勞苦所致非有他患因蒙

垂問復敢詳對至河東鹽查鹽庫一事必須親

往目今天氣甚熱而行程頗遠門案件亦須略

為清理俟七月中旬乃得前去理合一併

奏明謹奏

漢臣們撥言捐納之益蓋而身之進而廢之  
捐者不待特奏聞

臣美堯謹奏延綏鎮總兵李耀已於卜隆  
吉撤兵回汛所有署理延綏鎮之總兵李  
如栢臣現在行令回至西安隨臣學習數  
月再當  
奏明委用臣謹奏

聞

知道

臣美堯謹奏羅卜藏丹蓋收集敗亡之餘  
孽各處逃避雖目前無足為慮而西海之  
人怯而多疑留其養成羽翼則生事端終  
非善策臣在西寧時已與岳鍾琪再三商  
酌預備整齊俟至七月下旬令黃喜林王  
嵩帶領精兵三千前往勒捕一切糧運皆  
已區畫停妥為期不過三個月此事可以  
告竣也謹奏  
臣們相後不行好

臣美堯謹奏臣自西寧起身回省之前兩  
日副將紀成斌自桌子山回臣見其病瘦  
氣喘問之蘇丹始知其連次遇賊皆在山  
林陡峻之處伊棄馬步行奮勇先登以致  
脚指流血後復感冒抱病臣給假一月令  
其調理賞以藥餌等物而未敢宣

旨令其赴京者恐伊著急難以速愈今聞其病

已痊可臣於六月二十二日行文給岳鍾

琪宣

旨令其赴京俟紀成斌到省之日臣一面給咨

赴部一面具摺奏

聞以便發部存案也謹奏

臣美堯謹奏羅卜藏丹蓋收集敗亡之餘  
孽各處逃避雖目前無足為慮而西海之  
人怯而多疑留其養成羽翼則生事端終  
非善策臣在西寧時已與岳鍾琪再三商  
酌預備整齊俟至七月下旬令黃喜林王  
嵩帶領精兵三千前往勒捕一切糧運皆  
已區畫停妥為期不過三個月此事可以  
告竣也謹奏  
臣們相後不行好

32/2851

西安理事同知一官係審理旗民事務最

關緊要前臣在京奏及此事蒙

聖主問臣汝有可保題之人麼臣對云有又蒙  
聖諭俟此缺出了再定今理事同知傅瑞已陞

刑部員外此缺或自京中揀選或臣於此  
處保

題伏祈

訓示以便遵行

臣與常壽咨稿並給羅卜藏丹書底及  
傳諭西海各台吉抄稿共三件附呈

御覽

爾之前在京時朕忘記了前此朕已保選稱一個好的  
將保但非朕保和一人僕他利未若不思再家產開開

臣美克謹奏臣自固原平涼以至西安沿

途所見田禾茂盛小民無事有熙熙皞皞

之象上為... 聖主慶豐寧下為... 不人人... 勞若若... 天地... 聖恩何以... 初三日... 自當次第... 聞惟寧夏... 寧夏之... 上諭諄切... 涂天相條奏... 奉行之人... 不父息健... 朕必念及...

聖恩何以... 初三日... 自當次第... 聞惟寧夏... 寧夏之... 上諭諄切... 涂天相條奏... 奉行之人... 不父息健... 朕必念及...

聖恩何以... 初三日... 自當次第... 聞惟寧夏... 寧夏之... 上諭諄切... 涂天相條奏... 奉行之人... 不父息健... 朕必念及...

聖恩何以... 初三日... 自當次第... 聞惟寧夏... 寧夏之... 上諭諄切... 涂天相條奏... 奉行之人... 不父息健... 朕必念及...

聖恩何以... 初三日... 自當次第... 聞惟寧夏... 寧夏之... 上諭諄切... 涂天相條奏... 奉行之人... 不父息健... 朕必念及...

涂天相條奏一件於事可行若果有實心  
奉行之人可收效於十年之內也謹奏

不父息健... 朕必念及... 朕必念及... 朕必念及...

臣夔堯再奏臣與王景灝兩年辦事之暇無所不談其於河工不算熟練今年春間臣曾將西安布政使胡期恒留心河務四川按察使劉世奇三十年河員允稱諳練之處

面奏而未敢及於王景灝也今次朕因記不遺法三則已旨詢問

上諭云王景灝知河工事務此必有人保薦臣

去年在肅州運糧委王景灝總理其事伊天性爽直不肯徇私未免有碍於三道而無隙可乘聞何廷圭鑽求張鵬翮以河工舊人薦王景灝使其去陝彼時張鵬翮之子張懋誠尚在西安揚言此事臣聞之不以為意今則不覺心動若保薦王景灝出於他人臣願甘冒昧妄言之罪若係張鵬翮保薦則臣不能不服何廷圭輩之深謀巧計矣臣上賴

聖主垂照凡有隱衷悉得直陳伏祈天恩示臣教臣臣不勝幸甚



原呈張鵬翮奏內朕已考其保薦之由亦未聞  
轉之由今見其奏已詞辭不諱矣今歲是閏河決  
朕甚憂其所以有前議何抄手你自然和道不懸  
步手憂也

天恩神明之福依南北分務提未成大業全保每度  
考其情形抄中自亦得知朕意深感  
上蒙之深欽

皇考聖祖皇帝憐幼也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事  
舊心仰若我

大任在重臣不之第二月片以此等之奏朕當嘉之  
事一皆考如此不可因煩擾而致息定為保亦有  
過難之念自然明之教道你放心

臣美堯謹奏何天培為人老成持重謹厚寡欲此臣所素知者上年臣遣人於蘇州刻書歲底回陝臣細加查問知何天培居官並無不好聲名但理煩治劇非其所長若令久在蘇州恐難保全蘇州巡撫實為東南要缺臣謹據實以奏

西大通城內貝子住房一所外小房八所以為跟隨人等居住城內原有兵民房舍城外止有民房臣因此處向有千總一員防兵六十名除分汛外在城兵少臣用價將城內民房全買於西寧鎮標撥兵一百四十名合成二百之數悉住城內容示千

不學叫允該員多傳好善不傳不詳貝子此兵千東而秋保存其他反長統者有不該以兵心時中四月總留心看守此添撥兵丁之事少選臣以邊汛兵單酌量添撥為詞具疏奏明

發部以便存案貝子住房圖樣一張附呈御覽西寧並無畫圖匠人粗率之罪伏祈寬宥臣美堯謹奏

長知選了



臣美堯謹奏南坪壩番子之事原不甚大且與兵鍾其情因此一事不敢不於各處留心自上年九月以後松潘以東之土司如

雜谷如大金川小金川等類彼此互相仇殺時時有之而雜谷土司恃其地險人眾聚集土兵漸有多事之狀臣等遣人探聽大略相同此事頗有關係不敢不早為籌畫臣查署理四川提督那親尚未熟悉番





即便給咨回旗仍宣明此係

聖恩非督撫所敢專擅築城之事則另派地方

好官辦理也 臣美堯謹奏

是秦疑行事時之類刑大弊福符不能接符也

八二六

臣美堯謹奏用兵之事莫大於賞罰而賞罰之行尤必以至公無私乃足以鼓士氣而服人心也此番用兵有始終其事者有獨當一面戰勝攻取者有料理錢糧轉運供支者有經管馬駝勤勞倍著者臣於平時悉已登記檔案今西海平定

聖主既有從優議叙之旨自將軍以下至兵丁

臣自當分晰等第造冊送部但臣與岳鍾

琪已蒙

恩施曠典賞溢於功其餘大員正在望

恩之時

聖主俯念及此又恐効力有淺深則施恩有輕

重下問於臣臣敢不據實開列以仰副我

皇上功懋懋賞之至意

議政蘇丹竭力辦事剛正服人自西安至

西寧管領督標固原兩處兵馬所過秋

毫無犯休養馬力料理有法所以兵馬

遠行二千里不知疲乏西川之戰督標

八二五

臣美堯捧讀  
頒發上諭周詳胞摯實能感動人心但此次番

藁作亂邊民受害者惟莊浪涼州永昌古

浪四處所屬村堡其甘肅州地方賊未

到也目下正值上納糧草之時是以臣冒

昧竊為增減數字即通行曉諭以慰民心

謹奏

增的數字是好事和你商酌的

之功居多。蘓丹之力也。經理守城事與會勒郭隆寺賊番自岳鍾琪出口後留守之滿漢兵馬皆蘓丹一人管理。臣與商辦軍務服其老成練達不愧議政兩字。若按議政之例應給以拜他拉布勒哈番。若曰從優則當加倍伏懇。

聖主念係舊臣破格施恩實足以賞一勸百也。總兵黃喜林用兵持重勇於大敵凡有征勦皆伊先往親冒矢石此次最為深入殊可嘉念似應給以二等阿達哈哈番。按察司王景灝料理兵馬錢糧既無遲悞亦無妄費辦理卜隆吉寧夏兩處城工

織悉周到不辭煩勞此次大兵行走迅速而蒙古燒荒千餘里馬駝無草何以成功。王景灝與西寧道趙世錫設法運草三十餘萬沿途隨軍接濟此自古用兵於塞外者之所未聞。酬其功績不在黃喜林下也。

侍衛達爾自有事以來竭力圖報晝夜守城凡有竄情皆伊一人審問登記其勞苦既已倍著此次出兵前驅深入似應給以副都統職銜仍予一拜他拉布勒哈番。

副將宋可進王嵩紀成斌馭兵有方勞於戰陣其殺賊之功應各給一拜他拉布勒哈番。

主事諾穆渾奉令會勒莊浪賊番已經著有勞績辦理清字奏摺文書從無錯悞因其長於喂養駱駝是以此次大兵進勦凡有駱駝皆伊一人總管一切行走

不致遲悞此軍中要務給以額外即中不為濫也。

總兵武正安會勒郭隆寺賊番與此次出口隨征量其功績給以拖沙喇哈番。總兵周瑛雖無戰陣之功然勞苦異域安定西藏人心動合機宜似應予以拜他

拉布勒哈番

提督郝玉麟領兵彈壓察木多招撫中甸

唐古特似應予以拖沙喇哈番

以上十一人若蒙

聖主持旨施恩允洽衆心至造冊送部議叙時仍將伊等造入蓋綠旗叙功之例斬首二

千級叙功一等計算此次用兵斬殺番藪可以加功十等然銜小者至都督僉事而止即銜大者至左都督加餘功幾次而已諒不能於

聖主額外之恩更有加也至甘州卜隆吉所有領兵大員亦當開列然其事尚未完結俟

事竣之日臣再具摺密奏也謹奏

八二七

臣羹堯謹奏王景灝到來所傳可否仍令

緝竒料理肅州軍需之

旨容臣少遲另行密奏外臣前摺奏請

陛見一則犬馬瞻戀私衷再則歲逢大有軍威

遠震萬無意外之虞今王景灝傳

旨令臣斟酌奏來臣於此事通身計算無此須

不放心之處伏祈

聖恩密賜批允臣以便料理案件到期踴躍趨

覲

龍顏也臣羹堯謹奏

朕實想卿但有些意見今歲不欲卿來明

歲朕服滿

聖考三周年卿未可仍同朕到

陵寢以盡至禮其屬兩後今歲臘月有

祖妣太皇太后遷葬一事朕必親往所以三周年

不便又到彼以思此一難好况賴

天地神明之意我君臣俱在寧寧素性常知安好

以神相照必會由一般也雖然此朕大禁之意主

見尚未定

臣美堯謹奏王景灝到來云有令四川副都統赫色回京之

旨臣恐其記憶不確再三詰問伊云初一日復行請

旨亦是如此臣再四思維或彼於法喀赫色兩名字記憶未明之故謹再請

旨伏祈

批示以便速寄信與王景灝遵行也謹奏

朕錯記矣他原辦的請旨朕皆言黑色名字可俾字與他着法喀未京

臣美堯謹奏八月十四日四川提督岳鍾琪移咨到臣已於八月初二日撤兵起身目下此事已算完畢但丹仲部落據稱漢丹進造冊止九百戶據丹仲舊軍桑等語送冊內有二千五百六十戶而唐古特不在此內臣素知丹仲為西海強大部落自必以軍桑之冊為實窺據漢丹進之意不過以戶口繁多恐為所有未免涉尾大之嫌故隱匿不肯造入而此不入冊內之戶口日久必生枝節臣現今以息事為主止據稱漢丹進所造具本送部俟明年會盟臣自當相機料理完結合併

奏明

不料雁卜歲中件又生此事真不知如何今將建議者不另的才相機辦的妥善而行第一所他件歲月介歲兵已撤恐慶為特未不能拒罪卜歲其意也再身一不可定擇便其盡之心近口情可擇便其詳息屬可嘉難思日後有保謀遠慮者且下日可以臣圖之朕幸以此謀在保就近相機廢力少學特瀋

臣美堯謹奏孔廟從祀千古盛典  
聖主俯念臣之讀書有年並將臣所議

特發九卿一并參酌務求允當此不特

崇需重道發潛德之幽光而臣之獲償素志實

世世銘心而不能忘者也今次

頒發議單臣細加體認大槩持論平正而確未

留心於前賢之書者且元儒趙復一人斷

宜增祀臣是以有復議兩條繕呈

御覽臣美堯謹奏

此摺未到九卿已擬將趙復入祀矣臣以此未敢  
再摺

臣美堯謹奏臣前在西寧時叨蒙

聖恩以孔廟從祀一事下問臣於倉卒之間既

無書籍可以查考而記憶不能詳博略據

所知繕寫密

臣美堯謹奏臣懇請

陛見一摺蒙

聖恩詳悉指示

睿慮周到臣敢不仰體

聖懷無如一月以來心神已往實難強忍且時

奏迄至今日不能釋然蓋大典所關千載一

時而臣之奏對不能有所發明則生平讀

乃漢之論者未嘗不於辦事之暇載稽往事

指之滿口議其未定者亦未嘗不反覆考訂謹撰從

摺參看一摺繕寫呈

覽又附有從祀補遺一篇則九卿之所未經議

及天固留此以待

聖主發潛德之幽光者伏冀

留覽而兼採焉臣美堯不勝幸甚

於夢寐中在

八三四

七八八

帝左右瞻戀之私不能自解兼之陝省有四五

件大事亟宜陳奏早為料理臣於九月二

十四五起身十月半前到京十一月半前

陛辭回陝一切妥便臣東望頂禮秉誠再懇伏

祈

聖慈俯允臣不勝激切之至謹奏

所奏少壯懇切履實不思阻抑也九月二十四日申時上好日辰奉宗陛凡路上不必兼程過此方酌量而行

八三三

臣羹堯謹奏小張家刺麻出痘已經全愈

九月初三日臣已差人接至省城現住廣

仁寺內擬於九月二十日遣官送其入京

俟將到京城之前自必先行請

旨遵行理合奏明謹奏

臣羹堯謹奏臣所辦理鹽茶兩項內有商人傅斌代舊商王若綸完銀一十八萬五千兩又因本年用鹽甚多正引不足行銷臣以印票運賣接濟得銀五萬兩又因變賣陳茶定價每封三錢今多賣銀共二萬兩又拿獲私茶該犯情願贖罪交銀八萬

五千兩又原任總督鄂海未曾收完之靖邊榆林兩同知捐規銀六萬兩以上共銀四十萬兩於西安所屬買穀二十萬石甘肅各屬買米麥六萬石於延安各邊地買米六萬石以備不時之需其餘剩銀兩則當解往西寧以供修城之用臣曾面

奏俱蒙

准允但積貯與邊城為戶工兩部緊要事務今

米麥已經買足理當具疏

題明以便

發部存案或將以上各條逐件聲說或以臣

陛見在京奉

聖主發內帑銀四十萬兩交臣帶回陝西以為

買米修城之費如何措解伏祈

聖訓指示使臣遵行再益茶兩事儘臣籌畫全

不累及商民於正項外尚可生發銀二十

餘萬西寧一帶新築邊牆營房似不須動

用庫帑俟來年事完之日將以上各情節

統叙一本具奏更為簡妥均祈

批示臣庶有所遵循也謹奏

也  
查據該員題本令天下督撫知悉已存心辦事

八三五

臣羹堯謹奏桑成昂人說是臣家人其事  
有因臣父有得力之舊家人名孫七者住  
於海子東南之青雲店臣家祖塋在彼故  
也孫七前妻病故續娶之妻桑成昂之生  
母也時已八九歲桑族無人養於母舅之  
家因其生母在此時來看視臣父念其姿

稟相貌令其讀書至十五六歲文理清通  
做人妥帖臣兄亦常令其幫辦事情繼因  
其生母病故臣年已二十決意稟臣父兄  
令其自去掙扎不可輕待即其未做官時  
臣每與坐談竟日胸中無些微芥蒂後選  
授四川知縣歷任同知知府居官可愛而

委運松潘進藏兵糧兼濟陝兵原名孫成  
昂臣為題請復姓此誠

國家人才誰敢復有家人之見是以臣在京中  
竟未奏及實係遺忘今蒙

垂問桑成昂世世之幸也臣謹據實以對

臣美堯謹奏今冬各省督撫

陛見一事原在可行可不行之間即欲停止亦  
朕無不可至於南平霸賊番乃新經歸附野  
性無知因築城駐兵敢於搆肆今川陝之  
兵已到彼處而賊番並未抵敵棄寨潛匿  
臣已行令整齊兵馬踞探的實設法擒拿

首惡仍一面招撫無辜不妨少遲時日務  
殺戮為一勞永逸之計俟有就緒另當奏  
聞臣斷不敢踈忽從事也謹奏

臣美堯謹奏新補甘肅巡撫胡期恒已將

西安布政司任內錢糧交代清楚於十二  
月二十二日起程前赴新任矣新補西安  
漢軍副都統金無極亦於是日起程入京

陛見再巡撫范時捷遵  
旨的於雍正三年正月初三日起程

陛見寧夏將軍蘇丹的於正月初四日起程  
陛見理合一併

奏明謹奏

臣等在行公履意陛下最貴者意不為君他們  
同未

臣美堯謹奏原任西安布政司胡期恒與  
諾穆渾交代之時司庫應存銀一百四十  
七萬有零俱係實貯並無虧空四五日內  
查點抽兌即已清楚然後出結授受臣不  
敢不據實以

聞謹奏  
陛下不信此論但凡事不出明去未好



臣羹堯謹奏肇建豐自四川考試回陝臣在西寧聞其沿途目稱奉

旨着伊查訪官員賢否殊失謹慎之道是以臣面奏及此然無指名確証不敢遽以劾奏謹奏  
再訪少有不慎奏

臣羹堯謹奏臣於去年十一月內見山西

巡撫諾敏時據伊自說我的病服藥調理

大約十餘日後可以辦事臣目觀其語言

明白兩手有力似無大碍是以具摺

奏明及臣到蒲州時聞其病較前加重然終

不知其確實故未敢再奏也謹奏

臣未必以等處保息多事平正謹

臣羹堯謹奏平陽府知府董紳係臣之表

妹夫親情原甚踈淡而表妹亦已病故多

年臣自京赴川路過山西始與識面後因

董紳解餉到川數次臣知其為人謹慎自

愛初見若似不及而熟悉晉省之土俗民

情且為嗜禮蕪克濟之屬官最久而無一

苟且之事臣是以薦之實非毫私意謹  
據實奏

聞

臣羹堯謹奏邵陽縣監烏一案屢經化誨

不得已而遣兵前往未射一箭未放一鎗

除拿獲克犯十五名解省研審此外並無

殺傷平民一人若果有殺傷平民之事眾

耳眾目萬難掩飾臣情願甘罪斷不肯下

庇屬員上欺

聖主謹據實具奏以

聞

有花時捷与保字保字回字其也

臣美堯謹奏 臣與范時捷相與幾二十年  
因伊署理甘肅提督印務正貝子允禵駐  
甘之日威權赫耀任意行事而范時捷獨  
能守正不阿屢經挫辱未嘗改移及巡撫  
西安操守廉潔辦事謹慎非獨臣一人之  
私言實通省官吏之所共知 臣之所以薦

范時捷者職此之故今捧讀

聖諭范時捷之奏對光景 臣原不能料及於此

但人才難得伏祈

聖主念其已往之居官另加試用或不終為廢

棄之人也 蘇丹年紀雖有而精力尚強 臣  
平日與之閑談皆勸勉出力並寧夏滿兵

事宜此外並無他言 臣謹據實奏

聞

臣美堯謹奏 臣遵

旨 寓與范時捷回書一封 附入匣內呈

進謹奏

附于通書內

范時捷說你復人崇獎 今你此字中言他被人  
崇獎 今朕去聽你言 復人崇獎 此言不究則被保崇  
獎矣 若聽范時捷之言 即法會朕聽之 則  
則朕被范時捷崇獎矣 此事你二人中自

有一人被入崇獎 尔等復人崇獎 不過

壞一者 更法者 到不可用 尚不可檢 片而更

人 朕若被人崇獎 則天下政務行 爾

等未必能為伊 爾之事 也 此事你必充

明 報源 後奏 朕必明此事 朕不許 你

若不能徹底 詳明 此事 朕被保崇獎 而

可保崇獎 朕亦不許 不越 天下人之指 禱



川陝總督年羹堯字寄原任陝西范  
巡撫凡督撫之待屬官各有所見不能  
相同惟就事論事似為合理金啟勳之  
終身為人我如何能保他但於我任內  
三次做屬官不要錢不悞事我若說他  
不好却使不得至於邵陽一案金啟勳  
帶領兵馬到彼天色初明遠遠將兵  
馬擺列自己率同知縣並衙役人等於  
夏陽川堡子外傳集彼處一連五個堡  
子內的頭人曉諭明白百姓即將歷年  
為首之田慎綁縛送出百姓又引了衙  
役到堡子內將為首之人悉行拏獲事

畢便已撤兵馬往來秋毫無犯並無  
殺傷平民亦無畏懼自盡之人即此克  
犯十五人之家屬亦皆全在今閱來字  
惟恐或有欺蔽又令該知縣周文澤  
細加查問並無因兵馬到彼而投崖跳  
井懸梁之一人貴院所言或係風聞之  
誤金啟勳於邵陽一案實無罪也專此  
寄復

三月十二日年羹堯寄

臣美堯謹奏二月十三日由驛齋到

硃筆

諭旨臣敬謹開讀既不勝其恐懼又不勝其愧

報臣與隆科多同受

天高地厚之恩皆不能自己保全又同受

聖主委曲保全之恩乃上不信

聖主之推誠下不守人臣之大義更不通前徹

後思想保全之樂境慮及抄沒如此行徑

顛倒錯亂殊堪駭異亦不知要

聖主如何宣示而始肯懼惟樂從也臣賦性粗

愚無所較長於人然區區之誠惟知感激

天恩謹守臣節益加奮勉以圖報稱斷不敢作

如此舉動有負

皇上用人之明謹奏

可愧

臣美堯謹奏三江口之謠臣向日未曾聞  
知謹奏

臣美堯謹奏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

罪了若是

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

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

慢的給

主子効力若是

主子必欲執法臣的罪過不論那一條那一件

皆可以問死罪而有餘臣如何回奏得來

除了飯命竭誠懇求

主子臣再無一線之生路伏地哀鳴望

主子施恩臣實不勝嗚咽謹冒死奏

聞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聖訓

此女奉詔

皇考聖安之禮已各及矣朕屢聞不勝悲慟汝輩  
皇考聖恩不泯擢用至優兵官延接乃道雖異地經理故  
倭亦為切務汝輩當以寧心實政訓練苦存和祥兵  
民以副委任勉之

謹

奏為遵

旨

奏

聞事雍正四年九月十六日欽奉

散秩大臣公 臣 參

上諭朕敦導諸王大臣訓言甚多有存心聽記者亦有出而

忘之者凡聞朕訓言諸臣各述所聞訓言封奏再如拉

錫等輩退大臣職銜亦許奏聞如有能漢文者即以漢

字奏聞不須緊急一三月內亦可臣等係於雍正二年

恭逢不次之

洪恩日聆

聖訓皇皇

天語總是六經奈 臣 性愚蒙遺卷猶多未能仰述萬一臣不

勝惶恐戰慄之至謹具

奏

聞

臣 仰述

聖訓一章

書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朕昔侍

聖祖仁皇帝每聞政事可宣諸外者有問必告不可宣諸外者

有問必以不可告之實語之

朕終不欺人欺人即走欺心也惟此一誠宮闈近侍非賜與

不私接也朝廷大臣非政事不私見也內外絕迹中立不倚所行所為惟

上帝鑑之惟

君父知之今至斯位始知為君之難乃思千古帝王為治之才

迥出尋常萬倍其時勢有不同而規模大小之或異皆

自憂苦中來豈好樂而易為之歟彼腐儒無知妄肆機

評千秋者史竟為確論可勝歎惜且汝大臣所為小臣

不知小臣所為百姓不知而區區辱下以小知小見又

豈能度君上之治哉方知千古帝王之所為定非爾等

辱臣之所能為然後歎仰哉

君父實千古大聖人

朕事事欲法之難夙夜小心猶恐不逮乃至祭祀當敬不敢

豫要其福時雨當降不敢豫期其獲實時當勤不敢豫

稱其治賢否當擇不敢豫必其善但一誠其心仰答

聖祖在天明命汝等諸臣憂

朕勤勞

朕非不惜此身念付託之重當有為之時日月如流年華不

待終不敢虛度此身故當萬幾每自忘倦敬仰

皇天眷佑而形體日豐無萬幾自有是非

朕無私心遂得其正又何奇特汝等一念惟誠汝亦能之果

能一誠愚昧者自然得明柔弱者自然得強故曰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

臣仰述

聖訓二章

朕昔在藩邸躬事

君父凡為臣子之道身體力行而辱下奏對曲直當否皆悉知

悉見歷歷分明故從來不喜譽辭有以譽辭進者即愧

其而欺也凡為大臣是曰是非非曰非一出乎誠不當以

奸回之心巧何人主喜怒苟益于國家以一言而獲罪

雖死猶生也苟損于國家以一言而受榮雖生猶死也

不知是存心初於利害百計謀身自不知恥日趨下流

風俗人心大有所關若頌則古有之矣大抵心體本虛

善惡易變持變惟敬敬立而克誠私欲無間未有不自

小心中來者猶思當日於

君父之前奉一

嚴旨必反諸心務求已失既得其過愧悔交集痛不欲生奉一

溫旨亦必反諸心務求已得既得其正喜不敢過猶恐放心以

致怠忽恒存斯敬念不遠豈第拜陛之上對爾等臣

即深宮之自處亦然也今觀爾等大臣奉

朕明訓當下知敬明日則否此事知敬彼事則否怨忽歲月

苟且了事不然則私意妄度遂致帝宸皆由敬不恒存

中無所主事事怠忽不能誠矣但願在廷諸臣心惟一

誠盡作阜慶樞契

朕總非克肖之君而唐虞風化自在日前如各懷奸偽妄作

是非朋黨由興難

朕一人欲為克肖之君其奈諸臣何

臣仰述

### 聖訓三章

朕思當日朋黨之患皆由人心多欲好私風俗違流氣類威

應轉相附和顛倒是非禍由斯興終於極亂雖明辟在

上不少加辨即入其惑故唐牛李之黨結而後有此輩

清流後之濁流之慘歷考前代說惡治天未有如阿其

邪塞思黑者當戍子之發憂及

君父兒為臣子痛不欲生彼止熱心肆行狂悖一則私結大臣

顯謀儲實一則私交近侍陰謀大位而允擬允誠同惡

相濟惟我

聖祖明如日月早識奸兇秉春秋之大義絕父子之深恩天威

如在遺痛難忘若斯背逆設遭歷代之君未必姑容於

一旦

朕猶望其違善後勤誥誠思教優加奈種種作孽不可枚舉

及至惡貫滿盈神人共憤公是非於朝廷皆曰可殺公

是非於天下皆曰可殺

朕遂回未惡之間各遭天譴自受冥誅實從寬示或致國法

未彰其黨羽之首如阿爾松阿鄂倫岱等不思我

聖祖教養乃祖乃父之洪恩不思不孝甘助逆黨互相延譽煽

惑眾心亂臣賊子之謀人皆切齒違天忘本之惡罪不

容誅

朕猶委曲導之垂涕諭之望其改過至於再三不少加悔而

黨羽之結堅如鐵石肆行怨望固罪渠魁以警其餘又

如隆科多并美克登固才大用加之殊恩其行私不法

爭樹黨羽

朕以股肱之任深憫其非屢示大義不知自反乃輕重各抵

於罪爾等諸臣果有其才

朕不惜殊恩如無其才須誠一心奉

朕明訓但願在廷諸臣相率公和切莫私和誰無親戚誰無

朋友在公言公在私言杯酒之間論及朝廷或肆誹

謗或相請託綢繆因結若必生死賄賂惟欺朝不保暮

恩反為怨各相仇讐朋黨私交安能長久其行難隱其

事終者在廷諸臣胡不公和事關朝廷各無隱匿行闕

自身相規以正風俗由此而解人心由此而和豈第爾

等諸臣之福即國家之福也

朕將以正人心變風俗俾爾等改過自新勿作罪孽自取天誅

臣仰述

聖訓四章

正白旗護軍統領兼理四川提督事務那欽寅錄年美

免

朕屢降

旨詢及那欽覽彼回奏不敢非年美免一字如此附勢無恥

之人有玷功臣之後凡爾在廷內大臣暨侍衛等皆歷

世勲舊當體其行傳

朕命以辱之召

養心殿

諭之曰凡爾在廷內大臣暨侍衛等皆歷世勲舊之裔

朕命乃祖乃父身歷艱難勸勞國家從戎

太祖

太宗克成大業承我

世祖

聖祖開太平之治栽培教養世享安逸志乃祖乃父之艱難帶

勤四體不知稼穡唯仰朝廷厚祿飽暖是好飽之不已

又思美食暖之不已又思華服飲酒縱博歌兒舞女以

夜繼晝當者驕奢者效尤天良既喪全無禮義坐困

泥塗不自悔反怨朝廷志我先勲錄用新進

朕承

四聖在天明命敢以天爵天祿濫加不克負荷之人凡爾在廷

內大臣暨侍衛等果聞

朕明訓心生愧悔感激涕下發勇猛志自有自克務使貪淫

之風私欲之習內外交絕親正人講學問思爾先人克

艱從善承我



四聖洪恩功載旂常名標竹帛皆歷考其實行非以天爵天祿  
妄加匪材

朕仰思

四聖創業垂統之艱難宵旰勤勞克有厥念猶恐不逮因念父

乃祖乃父益瘁國家俾爾等世祿世祿鼓舞教養特其

改過自新果能心惟一誠奸偽不作朝廷之高爵厚祿

不錄舊人豈川新進凡爾在廷內大臣暨侍衛等聞

朕明訓或能遵善

朕必知之或不能遵善

朕必知之

朕無求知之心善不善悉皆爾等自取

臣仰述

聖訓五章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引見勲舊世裔於

乾清宮奉

旨凡年二十以上能文者月給銀米就即學習不能文者月

給銀米八兩當差學習凡十五以上月給束脩讀書於

家待年聽用

諭之曰爾等皆歷世勲舊之裔各專一乃心志敬聽

朕明訓其永世勿忘

朕念爾先人從我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承我

世祖

聖祖開太平之治風化教養稟忠獎善之典歷歷可考爾其子

孫其克肖在汝好學其不克肖在汝不學人非生知不

學何成學以成才才以行學凡爾等勲舊之裔才不才

學不學有關國家氣運其果學也不獨榮及爾先將見

霖雨蒼生佐

朕明良之化豈惟唐虞三代頌美於前實我大清無疆之福

如不學也不獨辱及爾先其以世祿世祿濫加不克負

荷之人非我大清之福凡爾為學其文武各由爾志

志之所向其成也易

朕無私恩因才設爵其果有才堪甄別能為縉紳之冠者乎

朕必用為尚書其果有才堪守護能統豹尾之班者乎

朕必用為領侍衛內大臣用不當其才才不當其位終以敗

事及抵於法爾其嘗嗟曰何不念我先人勤勞國家

八四八

內大臣公臣今條等

朕固念爾先人不敢以天爵天祿妄加匪才俾爾等好學量

才致用爾其勉之屏居終日言不及義如水就下流將

無涯禍福無門惟人自取當飢也誰不飲食於口腹不

敢過當寒也誰不衣服於形體不敢過法則惜福其或

食之不足又思美味衣之不足又思華服輪奢淫佚禍

將自及爾等須服

朕明訓善惡惟心惟爾克厥念知有所擇不逾三年難惡必

明難柔必強

朕尚念爾先人忠於國事褒獎之典施及後人爾豈不念先

勲肆播諸衆徒增口實不如學爾先人克勤克儉忠於

國家爾勿憚煩詢諸舊家僕從豈無一二老人及爾祖

考之行敬以學之其或告爾先勲爾則憚煩不願學焉

終以何成

八〇〇

謹

奏為隆科多身受殊恩負

君誤國欺天罔上悖理乳常不忠不孝種種不法凡

為臣子無不切齒而請誅我

皇上惟天地父母之恩勉之教之曲宥而感動之聞

者落淚隆科多以禽獸為心全不知悔即以慧

德所告名應國識之一事隆科多回奏內本始

則悖慢無價不敬之罪深矣則預例錯亂欺

君之過大

皇上仍惟天地父母之恩謂臣等係曾奏隆科多或

於鑿委以致詛咒腰鎮之術懼其狂悖豈保全

之臣等致遵

聖諭嚴訊並蓋其鑿委四兒所供三十年前令侍婢

韓姐投替者張姓張二十而以紙包隆科多夫

婦之髮生服八字宜於舊居井中是實隆科多

鑿於第八鑿其侍妾處入母訓顛倒亂案致元

配若人証書云北離之某姓家之索其刑於案

甚若不堪問矣隆科多於父之喪故令鑿妾迎

送

天使公其命婦使向母飲恨而後又令醫妻

隨班命婦出入

禁門重前對馬此人避道毫無忌憚其於黃絲請

託如其存理松阿馬西某隆科多聽其指揮不

遺顏色甚或呻吟小疾隆科多躬親醫藥痛不

欲生以致奪去母之誥封凌勞姑之侍妾因嫁

女而昏夜送衽會傳太甚由治病以婦人親

道士禮儀何有甚最可恨者當

皇上御極之初鑿鑿四兒招致塞思黑太監誘起榮

鄭瑞演戲於家隆科多若不聞也臣等一一訊

問四兒盡供是實隆科多承

皇上殊恩身爲大臣不能正於家篤能正於朝不能

孝於親焉能忠於

君履考其行爲二百載之春秋無此除惡三千條之

科律實犯先誅臣等聞家叩首懇乞

皇上天恩除惡勸善將隆科多四兒嚴交大帥以正

典刑臣等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

奏

八四九

工部尚書內大臣公臣奉俗等

謹

奏爲感正嚴於醫妻假夢寐以欺天神人共憤國

法難容事隆科多醫妻四兒供其夫曾夢已居

官爲祖宗所斬但臣後有人骨一具須全高僧

遣送方得無虞隆科多即以所夢之由奏聞

又以刑訊四兒將隆科多贓銀轉運藏埋之處

四兒供除察察避來之再無有轉運藏埋之

處因將玉柱上錯又加刑訊四兒如再不實說

定將玉柱與你面前立斬四兒供說如有埋藏

的銀子情甘死罪如有人告首出時情甘割罪

今日

皇上這樣嚴旨若有嚴銀我也不敢撒謊並無藏

埋轉運之處是實問四兒多既無有藏埋豈無

些少藏埋之處四兒不供不加刑訊四兒不供

臣四員分巡四處

聖慮淵深洵非尋常淺識所能窺其萬一臣何敢復  
容置喙但臣愚陋之見不敢不效為我

皇上陳者切見浙江湖州一府接壤太湖恐有逃盜

遁入之處况其幅員遼闊南道福建水陸兼塗

閩省臺灣雖有滿漢御史而隔海難兼內地且

其地負山襟海恐有奸宄藏匿其間此二省者

似亦宜遣官巡查此外則江西長江上下兼通

吳楚而鄱陽湖水亦屬巨浸不無匪類或亦宜

在稽察之省他若直隸則東西南北天下之通

衢山西陝兩則秦蜀邊關西南之要路均屬繁

要地方惟奉天民俗近朴且船廠等處業有科

道等官協理稽察辦事不用另置臣愚敢祈

皇上於江南等四省巡查之後或俟若有成設次第

將浙閩江西直隸山陝此六直省酌量可否差

官不為定例斷自

宸衷臣不勝戰戰悚惶之至謹

奏

之故四員俱說怕事也之故入易於藏埋以害  
王柱故不敢有人問莫非怕有人設法害王柱  
廣西見供如不設法害王柱就是一二百兩銀  
子也無有藏埋之處如日後有人首告出來情  
甘殺王柱又以刑訊四見供說這就是我死中  
求活的實話再無有一點藏埋是實

鴻臚寺少卿臣 呂謙恒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伏見我

皇上雍正三年八月

上諭安民必先緝盜不可不嚴行稽察或挑選賢能

官於湖廣江南浙閩山東河南等處令其專司稽

察盜賊並巡查驛站煙墩網經部議奉

旨浙閩且不必派官前往江寧安徽共派一員湖北

湖南共派一員山東河南各派一員隨遣滿漢科

八旗火器營大人議奏

奏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臣 匡名世謹

奏為

關事 才至恩至迺荷蒙

聖主特收才到部統如此隆

恩誠難仰報今稍有知識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 於八月十五日呈廣壽橋炮場親看炮

每仁 才中出高使 才非 才思 惟每炮出十出

才人藥可謂不多但放炮之人必須平心靜氣一出

必得一出之益又何必十出為足數請將前後每逢

放炮之期每位改為五出 才非謂給子 才無過費

也 才敢有傷人門海口 才無知是非可苦伏祈

皇上奉鑒施行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臣 匡名世謹

奏為 敢陳管見事 臣以廣惠仰沐

皇上天恩清埃莫報今有大馬一得之私敬為我

皇上陳之伏見八旗漢軍各佐領下開戶戶下之人說清

者多以致遇有主僕分爭告訐之事即查考檔案亦

難取信尚有明係旗下家人間之則冒充民籍管由

其本主於開造壯丁之時隱匿不肯全報或令家人

住居他處使佐領不能清查善之則云云已開戶或

云並非是我家人惡之則又告稱戶下住姓而然 臣

清嗣後八旗漢軍各佐領下所有戶下之人皆令其

本主據實開報若有本主念其服役多年或曾經出

力欲令開戶者即具呈該恭佐領處呈明該旗大人

查明戶部將開出情由年月註冊戶部給與執照方

准為開戶如有不經由各該管官再私行開放家人

令其冒充民籍以及隱匿不報者許該管佐領等嚴

行查出具報即將本主并假冒民籍之家人一同按

律從重治罪若該管官通同隱匿作弊一併議處如

此則主僕無分爭之端而旗人亦不敢濫冒矣 謹

之言是否乞協伏乞

肅裁為此謹

奏

傑白旗漢軍副都統臣匡名世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凡有益於

國計民生之事無不出自

宸衷博施中外至周且備矣乃後

孜孜採訪詢及窮巷臣雖駕下稍有見聞敢不竭盡愚衷

為我

皇上敬陳之查得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凡有錢糧應行文

戶部交納者亦有應行文刑部轉咨戶部交納者臣

等見該謀將應交銀兩咨文過部竟有遲滯兩三月

尚未交明而部內又不早發回文該惡交報之人以

此為寬限之計或承官之人借此作挪移之法種種

弊端實由於此臣請嗣後凡有應交各項銀兩以該

轉咨文到部定以五日限內查收俟收明之後必於

五日發給回文知照各該處如遇部內事忙務於該

轉咨文到之日即行文約一定之日查收至於由別部

轉咨戶部交納者亦照此例咨行戶部如此則一應

交部銀兩無不至能迅速滯而不肖之徒亦不得藉

與糞生矣臣知識愚昧倘有見聞是所允合未敢擅

便伏祈

睿鑒為此謹

奏

此奏是法神儀奏

吏部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元年歲月初十日奉

上諭朕前日下旨留下少卿壹缺其次應陞人員爾

部查出多開幾員請摺具奏欽此查鴻臚寺少卿

員缺品級考內開由內陞按察司僉事陞任以

上無人方以京堂翰林科道誦官大理寺寺正

行人司司正陞任以上貳項又無人方以內陞

掌印給事中給事中監察御史以原品改補等

語今止內陞監察御史崇讓堂人改補其餘無

應補應陞之人再查侍讀侍講諭德純馬原有

改補京堂之例相應將侍讀吳孝登等恭摺具

奏

旨甄別之查等漢御史肆員請摺為此理

奏請

旨

計開

侍讀吳孝登正紅旗進士

侍講王國棟鑲紅旗進士

侍講馬陳陝西進士浙江學差

侍講王傳江西進士

侍講吳棗江南進士

左諭德彭維新湖廣進士山東學差

洗馬楊萬程正黃旗進士

監察御史秦國龍山東進士

監察御史須洲江南進士

監察御史湯之旭河南進士

監察御史單嘯嵩山東進士

吏部謹

奏為奏

閏事雍正元年正月貳拾日奉

上諭錄紅旗漢軍阿達哈咨三等侍衛趙弘濟正

白旗漢軍外鷹上拜唐阿監生胡鉞俟外省督撫

來時交與帶去照伊品級補用欽此欽遵在案今

湖北巡撫那齊咨已到或將趙弘濟胡鉞俱交

與那齊咨帶去此內或令查人前去之處請

旨為此謹

奏以

聞

南汝道員缺雍正元年十二月分推陞雲南沅

江府知府張嘉頤尚未具

題此缺可扣

右任道  
傳員缺八題、均請補江邑補重而報道南汝道缺持候

補人員內揀選八員引見於全仍看引見

嵇曾筠遵

旨將隆昇程元章張坦麟汪潞平日經理海塘率謬

之咎據實查奏其從前草率循築工程之督撫

容查明補恭并稱海塘工程浩大正在需人辦

理之時隆昇辦事尚勤程元章操守尚好汪潞

為人謹厚張坦麟會計亦明俱堪策勳後效請

仍留辦事以贖前愆等語 查隆昇等辦理海

塘意見不合貽誤工程已經奉

旨議處在案今嵇曾筠既稱塘工正在需人伊等尚

堪策勵等語應如所請隆昇程元章汪潞張坦

麟俱准其留工辦事効力贖罪倘仍敢偏執任

性或有意遲延暗中掣肘互相傾陷以致債工

害民之處嵇曾筠即行據實奏

聞可也伏候

諭旨

知道了



正紅旗漢軍都統三哥伯日李 枝漢  
奏為敬陳營見事伏乞我

皇上日勤政事無間寒暑凡有庶務

圖計民生者無不舉行蓋善周至無遺我

皇上猶聖不自聖下詢多亮且敢不敬陳營見以備

採擇查八旗兵餉身月關領供在各各佐領家

中文故誠恐日久解地無如兵丁只預一時有

餘不惜重利借貸或有不肖預預係保借私扣以

及減少色數均未可定且請嗣後關故兵餉各

旗各佐領於戶部領出餉銀當日包封齊集各

該旗公衙門內都統副都統親臨查閱倘封平

允按名數給則減少色數私借私扣并一切借

奏之禁可除倘兵丁內有好高業費不顧身家

之人亦可細加教誨并交該管各佐領等嚴加

管約無不負

聖仁愛養兵丁之至意且管親之見是否允備伏乞  
聖鑒施行

刑部河南司郎中加一級紀錄四次降三級留任臣李易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日 欽得原任刑部督捕司主事臣張○考為人

誠實辦事勤敏係山西解州夏縣人由進士出

身現在原籍守制謹

奏

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臣李紱謹

奏為水鄉多盜亟宜防緝事日於康熙五十

九年典試浙江訪聞蘇州太湖聚賊甚多

不時剽劫回京後改任副都御史日覺揭

帖稽查盜案即擬

奏聞旋因罷官中止雍正元年正月蒙

恩起用三月改回都察院即將康熙六十一年

揭帖稽查計天下直省盜案止共一百五十件而統太湖之修蘇松常鎮嘉湖六府盜案多至二百一十五件六府中嘉湖二府止二十一件而蘇松常鎮四府多至一百九十四件是盜之多莫過於蘇松常鎮矣查案甫清旋奉催漕之

命仍未及

上聞冬月回京至兵部衙門辦事復將雍正元年盜案稽查天下直省共九十七件而蘇松常鎮嘉湖六府共六十三件六府中嘉湖止七件而蘇松常鎮四府共五十六件尚不止半於天下歛惟

皇上勵精圖治以靖盜安民為心雍正元年案較之康熙六十一年遽已減半是盜漸息民漸安矣然

皇上治愈求治安益求安

聖諭諄諄嚴盜苛禁諱盜併正竊盜之法庶不求其詳盡聲臣苟有一得敢不

八〇八

奏陳竊惟天下之盜固當盡得盜多之地尤宜加意今太湖之盜尚多去歲蘇杭等處小民飢寒易生盜心難

聖慮深遠已將安徽所買之米接濟蘇杭而太

湖盜根未除尤恐易於煽惑敢請

皇上睿諭督撫多方防緝殲厥渠魁散其黨類

庶免一時竊發之警以紓

九重宵旰之勤臣謹

奏

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臣李紱謹

奏為請改正印捐納以杜虧空根源事竊惟

國計莫重於錢糧而弊端莫大於虧空十

數年來內外臣工競言庫帑之虧各切補

苴之策然卷其流未清其源弊終不得而

除也蓋庫幣之虧由於捐納之濫捐納一端似利而實害似益而實損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在請開捐納之人強詞奪理謂捐納取之富家及官員子弟無害於民有益於國其實富家捐者十之一而奸民捐者十之九清官子弟捐者絕無而貪官子弟捐者最多奸民也捐據他人之銀捐一已之官比得官而負債已累累矣貪官後用庫銀為子弟捐官子弟得官而父兄虧空已累累矣到官後勢必竊庫幣以還債負補後欺而虧空無算矣上司知其虧以揭恭嚇非則竭力以奉上司而虧空益無算矣卒而暫時彌縫猶恐上司易人亟使節以捐澄而虧空愈益無算矣此以庫幣捐陸則庫幣日難交盤而上司既受其厚饒因仰勸後官收受雖定例許揭報抑勒熱身入仕途孰敢取怒上司莫不隱忍接受於是捐納者虧空即不捐納者亦虧空而虧空之弊遂生生而不已轉轉而無窮矣

且虧空之弊積重難返而捐納之銀有名無實除戶部收銀虛冒猶少其餘款項大約難稽往聞奉省積貯之例當時止收折色俟米價既賤買補入倉管捐之人使數大半其充不肖者將捐銀花費併賤米亦不買補至今然可追賠又聞山東積貯捐銀四百餘萬石原收亦用折色每石收銀一兩以上乃僅以三錢存庫為日既久併三錢而無之足捐納之銀

朝廷未嘗得毫釐之益而虛費此無限之名器橫添此千百侵欺之奸人以為害於庫幣也今西帥未罷軍需孔亟捐納之例似不容已然戶部及西安阿爾泰三處捐官已多捐者漸少其為利也甚微而捐納人員紛紛選出庫幣之虧將日新而月盛其為害也甚大且去歲任都察院奎虧空揭帖自康熙十八年至五十三年直省止虧空銀八百餘萬兩米穀一百九十餘萬石自五十四年至六十年二月直省乃虧

空銀九百一十三萬餘兩未說二百四十

二萬餘石捐納之途漸廣故虧空之業漸

多今天歷二年所選捐納之人愈眾則所

虧空之業亦愈多若不稍為變通將來

何所底止且愚以為道府以下州縣以上

正印之官凡有錢糧職掌者皆不可捐請

將現在捐納候選各官除佐貳雜職照常

銓選外若道府則改為同知照品加以數

級知州則改為州判州同知縣則改為縣

主簿亦照品加以數級在

朝廷未為失信而錢糧可免侵欺其有才守

秉廉迪出尋常者許內外大臣保舉仍以

正印官陞轉以示立賢無方之意庶捐納

一途無害於吏治無傷於庫帑雖常行不

停可矣且為虧空起見冒昧

奏陳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八六二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愚昧粗疎慙尤日積徒深惶愧莫知所

為乃蒙

皇上天地之恩屢加赦宥不即處分令臣前往廣西

協同督撫提鎮諸臣清理土司礦徒事務止聞

命自天感

恩無地天賜駑駘捐糜頂踵痛改從前僻謬之愆少

効將來涓埃之報除一切施行事宜俟閣臣抄

發

旨意到臣詳細體釋繕摺恭請

聖訓外謹先趨詣

闕廷叩謝

天恩臣謹

奏奉

旨知道了



八一〇

工部右侍郎臣李致謹

刑部雲南司主事加一級臣李渭謹奏為遵

旨條陳事竊臣直隸進士由中書科中書舍人於雍正二年閏四月內臣部堂官保舉蒙

天恩賞放今職臣到部以來仰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洞照弊端無不釐剔盡善又屢蒙

諭誠以明慎用刑之至意

皇上好生如天欽恤民命誠曠古所未有也臣至思

枉陋有何識見足以上副

清問謹將管窺三條為我

皇上陳之

一檔案之攢造宜有責成也臣部科抄現審事

件完結之後皆立檔案送檔子房貯庫但遵

行既久習為故套有數月尚未送完者亦有

一二年尚未送送者事件日積騰寫愈難以

致攢造潦草掛一漏百遇有應查檔案者往

往殘缺不全難以查檢竊思存貯檔案原備

稽考我

皇上慎刑愛民凡有檔案皆足垂法萬世且

聖諭煌煌嚴飭交代文案臣謂攢造檔案亦宜定以

程限俾各司按季攢造二本鈐蓋堂印一送

檔子房貯庫一存該司如逾限不造完及遺

漏事件者將該司官查報承經承責如此則

檔案完備而文卷瞭然不致有遲延疎漏之

之弊矣

一筆帖之翻譯宜有專員也伏查臣部筆帖式

一百一十餘員翻譯文卷自可案無留贖但

兼通滿漢者甚少且有枝文送稿值日雜項

差違常致借端推諉翻譯遲延我

皇上日理萬幾宵旰不遑各部事件俱全按限速結

臣部刑名總匯之地尤屬緊要請於筆帖式

內挑選滿漢兼通者每司派定員數專令翻

譯稿案免其一切差違其翻譯勤敏者量與

議叙如此則勞逸均而勤惰分責任專而辦

事速矣

一各司之貼寫宜有稽考也伏念胥吏朋好法

當嚴禁我

皇上澄清吏治革除缺主而奸書靈徒固已遁跡潛

形但各書辦名下皆僱覓數人代寫文案名

為貼寫此種人徒既無年限又無保結盤據

各司招推擅騙無與不作不可不嚴加裁汰  
 臣謂宜定以額數大司書辦每一名准帶貼  
 寫四人小司書辦每一名准帶貼寫二人即  
 責令該書辦出具連坐甘結若作奸犯科將  
 該書辦一併治罪其有熟諳律例小心勤慎  
 者俟書辦缺出臣部堂官選擇填補如此則  
 功罪明而欺吏皆知鼓勵額數定而積虛無  
 所潛藏矣以上三條皆臣管窺之見倘有可  
 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八六四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此啟恭摺

皇考聖安之摺已具及矣朕履殿而惕入之中夜思受恩深  
 重界以專閫書守其恭

天該嘉獎汝皆抄誠官力不改初心副委任勉之



八六五

特授雲南鹽課道 臣李尚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至愚極陋維兩任部印毫無報稱今蒙

特旨召見

溫諭諄至感敷無地謹披以雲南道員惟有竭盡勞貽以仰報

高深於萬一但實員無謝

見之例臣蒙

聖主特檢故敢冒昧奏

謝為此謹

奏

八六六

進

戲論

以凡物由大向小三種物三善和物不亨

胡	昔	鷓	參	龍	藏	荷	茶	露	瓶
華	藥	蛋	笋	菜	香	茶	露	瓶	
貳	貳	貳	貳	貳	壹	壹	壹	壹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浙江巡撫臣李衡奏

八六七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入夏以來更覺暑氣併增伏望聖體萬安

浙江巡撫臣李衡謹

八六八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你了全家香

浙江巡撫臣杭州臣李衡謹

未叩請

浙江總督官運撫事駐劄杭州臣李衛謹

呈上聖躬萬安

朕躬甚安如仰祈天恩山園春欣悅賜烏帽留中甚中  
神乎慶會不才勞仰言者

此指  
珠批恭請

訓示

奉

旨下錄

未叩請

浙江總督官運撫事駐劄杭州臣李衛謹

呈上聖躬萬安

朕女近日常中風多覺半甲而不服御以奉到甘  
霖大霽觀而批覽有勝秋悅特賜坤和山陝三省  
本皆奏利三月初九日一幸日連降通雨惟是季秋

未叩請

浙江總督官運撫事駐劄杭州臣李衛謹

呈上聖躬萬安

朕躬甚安全委矣仰祈

者望是時仰祈

天

社之垂佑者一併海和

兩江公使督轉提鎮便屬異料亦有用者皆係保年者何也  
江南不道是發報風信不過是行詐而子保高梓自是光會  
貴川決而度而次方及兩江也如直隸官更皆屬可矣夫  
素行不實云云天下若信不得其人者何信也若得信力  
作原以中法未真其據且下安全朕望其保保耳



八七二

浙江總督管地撫軍駐劄杭州李鴻章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敷金盒大女夫坤極厚

八七四

浙江總督管地撫軍駐劄杭州李鴻章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女已全愈夫坤厚... 才臣執事內外... 臣服安勤心... 奏家利事... 遂未特請

八七三

浙江總督管地撫軍駐劄杭州李鴻章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謝賜... 朕安謝賜...

八七五

浙江總督管地撫軍駐劄杭州李鴻章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朕安謝賜... 朕安謝賜...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縣委辦事不西浙省請安不西浙省

浙江總督官地撫事駐劄杭州李由謹

摺為啟事

上諭事雍正六年閏月約三日交劄州地員臣由謹

解又求准向舊總督臣兆熊回照會准之部查

雍正六年閏月約三日內交出漢字

上諭查道州應通行直隸亦有分給該道應照施行

等因得行劄以：案以以：跪請

上諭之內若凡文武官員皆經西來

諭旨除不能記其者俱得開首一一詳細開列月日

一同繕寫進呈御覽內外文武大夫若自行封進

其不應奏謝之員著封回交與該上司轉奏欽遵

在案故才於雍正元年正月間將恭日蒙兩廣

總督臣孔說司為致奉

上諭事案內保送進京候旨日期係在日刻部候候

宜月初候日在

前奉于引

見案

恩賜免食開計步前流

奏叩請

皇上聖躬萬安

履委保定不西浙省請安不西浙省

直隸總督臣劉世明定府李由謹

卷八

乾清宮奏

旨問出身履歷又奉

旨問爾是正江吳人與德魯瑪琳是同鄉

奏是同鄉又奉

諭旨當日瑪琳保爾漢仗好象有才能爾沒有其

麼才能有何好處只管奏來回

奏奴才毫無所長並沒有好處如何當得起才能

今日做官乃是

主子格外之恩又奉

旨問爾族內有甚麼人回

奏奴才族內沒有甚麼人是小戶人家奉

旨朕尚疑心爾回去告訴總督元龍向朕督董榮棟

合詞摺奏又奉

諭旨爾是旗員不該綠旗漢語漢音學旗下漢人

操不來又不肯你練操操法往往供不爾口不可

回去要著實勉勵做官任前走策

恩賜盤費銀各兩欽此奴才謹記在心跪候聖旨

年正月前於昨日到京慶賀時而奉

諭旨傳與兩廣總督臣元龍向爾月約恭日到老州

還將而奉

諭旨傳與提督臣董榮棟臣元龍本年歲月檢閱日

到潮州任事自當欽遵

聖訓勤加操演勉勵做官以副師教

尚學之恩孤萬一也奴才不願

奏懼之身違將守徑向奉

諭旨賜寫封固呈繳潮州總兵臣尚榮棟領

奉

聞

巡視北城江南道監察御史加四級臣李璿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山左廷儒至愚至陋奉

命巡視北城日夜冰兢惟恐墮越無以仰報

弘恩凡有一得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查五城正指揮職居六品為知縣陞缺其副亦係七

品官有命案盜案之責有散粥糶米之責有承辦內務府

並各衙門事件之責與民最親而事最繁稍不得職貽害

匪輕去歲一年之內五城司坊官掛彈章者有張縉等數

人皆因初選特備例選授未加揀選之故也臣愚請嗣後

正副指揮初選將照州縣例揀選引

見我

皇上重聽天縱無微不至一經

聖鑒優劣立判犖毅之地不無裨益矣再查每城一司兩坊五

城共十五員所住之房皆極密嚴每員多至三四十間每

月租銀不下二十餘兩合計十五員每月三百餘兩一年

約三千餘兩司坊派於總甲總甲派於烟戶此等陋弊由

來已久雖經五十二年臺臣具題議革又另立名色仍前

科派以為房租之費請嗣後司坊所住房屋應照京官例

捐俸自贖如有仍前私派民間者一經查出立刻奏究從  
重治罪庶於民生不無小補矣臣從地方起見芻蕘之言  
應否可採伏祈

庶鑒施行謹

奏

巡視北城江南道監察御史加四級臣李璿謹

奏為州縣有大小之分人材有長短之別仰祈因地選授以

免曠官以收實效事欽惟我

皇上聖德同天無一事不加意精詳無一物不永求真安念州

縣為親民之官每選引

見必分別澄清良以安民莫先於察吏察吏惟重乎才守無

如才有長短缺有大小未可一槩論也大縣錢糧之多差

使事件之多常兼四五小縣而倍之小邑偏僻每不敵大

縣十分之二三為司牧者必人地兩宜方得各展其能稍

不相當為害匪輕與其貽誤於既選之後何如慎重於方選之始但銓部執守成例按缺選人其地方之大小人才之長短皆不暇計也雖引

八八一

見特我

皇上洞鑒其詳每因人地而調移之寬之謂者什之一二未謂

者仍什之八九臣請

勅下直省督撫查明各州縣分列大中小三等錢糧四萬以

上者為大缺三萬以下者為中缺一萬以下者為小缺具

題定例吏部每逢選期不論雙單月俱於初十日早為議

官將應選人員酌定數目豫請引

見我

皇上明並日月一經

聖鑒人材高下無微不至分為上中下三等俟二十日截缺之

後各按地方之大小三等掣籤免其再行引

見至於江蘇地方有最衝最繁錢糧最廣者或

特用武調補又未可以成例拘也臣愚昧無知謬陳管見愿

否可採伏祈

齊整施行謹

奏

浙江巡撫臣李鶴齡伏啟

請

聖主萬安

朕安不必為朕過慮任做官聲名好勉

；但前任布政使任內少有外議論然亦小

過也亦不畏懼

浙江巡撫臣李鶴齡伏啟

請

聖主萬安

朕安若所奏兩澤奏各等情朕甚

喜伏中皆亦等封疆大臣暢達民心

感天和氣之形於也勉之慎之

八八二

浙江巡撫 李鶴符 伏 啟

聖主萬安

朕安於新政倚仗賴

天地之蕃佑仍不圖者干安懼雨綢緞兵

民業業一切平安山意地

江南副考官著日誥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臣李蘭謹

奏為進

旨回奏事切下介庸愚蒙

皇上天恩點為江南考官

陛辭之日跪聆

聖訓命臣於所過地方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

留心採訪據實陳奏臣恪遵

諭旨隨處留心謹將見聞所及逐條開列恭呈

御覽

一年景收成江南麥田約有捌玖分收惟

山地稍旱其餘交德甚大有高至肆伍

尺者山東麥田向亦覺旱自叁月初叁

日大雨之後肆月初叁日及肆月貳拾

捌日又連得大雨交德甚好約有伍陸

分收直隸麥田惟任立縣雄縣甚旱不

過壹貳分收其餘俱有伍陸分收再江

南江浦縣駱駝嶺地方見有蝗蟲山東

汶上縣東平州東阿縣莒平縣高唐州

恩縣德州聞得亦有蝗蟲俱係初起尚

不能飛各地方官正在打撲

一米交價值江南地方大米每石價銀壹

兩貳叁錢麥子每石價銀柒捌錢山東

地方兗州府以南交每石價銀壹兩貳

叁錢兗州府以北交每石價銀貳兩貳

叁錢小米每石價銀俱壹兩內外直隸

地方交每石價銀或貳兩叁肆錢或貳

兩柒捌錢不等小米每石亦壹兩內外

據各處百姓云今年糧價較去年較一大半百姓極容易過活

一錢糧火耗江南州縣下江加壹上江加

貳山東州縣惟兗州府濰陽縣對國英加肆其

餘俱加二直隸州縣惟河間府獻縣元特加

肆其餘亦俱加貳

一官員政聲兩江總督臣奎弼勸實心任

事操守甚好安徽巡撫臣李成龍老成

歷練江寧巡撫臣何天培亦實心辦事

但行事不免有無心之失却能虛心受

言聞有不當處即行改正學臣法海公

明寬厚士心悅服江蘇布政司臣鄂爾

素人剛正有清名聽斷動輒尤如意於

人心風俗安嚴布政司臣董永艾不過

收管錢糧未嘗留心民事州縣解費每

壹千兩外加銀叁拾柒兩肆錢道臣徐

克瑛人平常龍江關稅聲名亦不好

江陰縣知縣臣葉紹芳臣於閘中見其

人年老糊塗濰陽縣知縣臣劉國英人

老有病步履艱難百姓多怨

一運河情形臣於肆月貳拾壹日至韓庄

閘見長淮衛四帶正在過閘甚覺淺濶

閘待糧船自叁月貳拾伍日過起至今

止過肆百肆拾餘隻據閘官賈煜云自

韓莊閘以下得勝閘張莊閘萬年閘俱

缺水自韓莊閘以上至夏鎮柒拾里亦

多淺灘各閘柒捌日方積水壹板放船

壹次又韓莊閘下有微山湖臣見淺夫

正在挑濬湖口倘引入內河亦可濟上

肆閘之運臣又於肆月貳拾玖日至德

州運河閘臨清船已過貳拾玖隻河之

深處有陸柒尺淺處亦有叁肆尺寬有

伍陸丈據百姓云前叁日河水自長今

又下大雨水長壹尺有餘濟寧船俱可

以到來臣沿河者去至城北伍里老虎倉地方見鷄心灘形如棗核高出水面約柒捌寸長壹里寬丈餘南邊水窄不能行船北邊稍寬僅容壹船再肆里有玖顆楊樹灘較鷄心灘相似兩灘雖現在挑挖而每灘止叁拾名夫未免緩不濟事且據百姓云此係開巡河御史要來者河方興工挑濬也再山東運河藉資泉水其有本源微細者猶當導之使流若滕縣臨城驛之王古泉兗州府之靈泉寺諸泉上流水勢亦好但任民間築堰取魚取水灌園下流便覺微細

八八五

戶科給事中 李蘭謹

奏為請

勅封正神之先世以崇祀典以植綱常事竊惟天地之正氣靈秀所鍾而忠義之英風淵源可溯從古以來忠貫金石義重山河福

國庇民歷徵神應如關帝者固其正氣獨伸抑亦稟承有自也乃四海九州窮鄙僻壤皆知廟祀關帝而於其先世闕焉未詳祇緣漢志失傳遂致後人莫考欽惟我

皇上教忠勸孝崇德報功

特加封孔子五代王爵併增諸賢從祀

殊思曠典千古未有臣愚以為先聖之高曾固已獲邀

異數則明神之祖父似應並沐

洪仁竊見關帝聖蹟圖誌一書所載居世系甚詳

內云關帝係夏臣關龍逢後裔祖諱審父諱毅

世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以春秋傳家代有潛

德於康熙十七年士子于昌因蔭井得磚攷知

八三二



名氏表其先堂勒為碑記臣伏念朝帝祖父世

德清芬詒謀忠孝而其姓宇遠蹟歷今數千年

沉埋井底幾就湮沒幸逢

聖朝乃得昭顯今又恭遇我

皇上振幽出滯表揚潛德千載一時萬靈協應敢請

特頒勅諭

命禮臣酌議追封俾福

國庇民之正神得邀

崇恩以扶兩間之正氣以植萬古之綱常似於祀典

名教均有裨益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力紳議奏

八八六

戶科給事中臣李蘭謹

奏為大學之人材日盛士子之需養孔殷仰懇

聖恩

特沛洪仁以資膏火事竊惟篤志勤修流品自正而

儲才待用大學為先欽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道洽政治

親臨講席慎簡師儒而尤

加意正途增立進士選班停止各省捐例育賢登俊

之方遠超千古海內士子觀光於上國肄業於

成均者固已日盛一日矣而監臣尤能仰體

皇上教思無窮之至意嚴束士子分班講習按期考

課將必有束修砥行之儒應運而興以佐

聖世文明之治但臣思各省貢監來自遠方必使膏

火無憂而後進修有力雖其間不無家道殷實

之人而單寒者正復不少一心以為學復一心

以求食兩念並營志以紛而不專終有不安心

於學者而苟且趨附之習未必不積諸此也臣

愚以為外省府州縣學各有學田以贍窮儒伏

乞

皇上鴻慈照學田例將近京官地賞撥太學數十頃

即以田中所出之利

勅令監臣擇其篤志勤學貧無力者秉公分給抑或

照各部院月費之例令監臣將應給膏火之士

保送戶部每月照例支領其有不遵學規虛糜

餼廩者仍不時覺察叅革庶勸懲交嚴教養無

至而士子皆得專心肄業勵志純修矣臣伏視

皇上重道求賢養士之恩勤逾格外不揣愚昧敬陳

管見仰祈

睿鑒施行謹

奏

八八七

江西等處水宣布此使司督糧道副使李爾謹

奏為遵

旨恭繕

聖訓仰祈

睿鑒事雍正元年肆月拾壹日奉

特旨校為江西糧道於本年肆月貳拾壹日恭

請

聖訓蒙

皇上天恩召入

養心殿跪聆

聖諭曰江西巡撫張律度做官好布政司常德

寺等做官亦都好漕務關係重大爾是初任

官到地方上要以安靜為主不可更張更張

則滋擾於國事不惟無益而且有害費金吾

做官好朕所以陞他爾到任凡事皆當照依

他行且要實心任事不可徒務虛名費金吾

所已革者爾固不可復增若別立名色設法

巧取是沽名釣譽又不如明明貪取也爾宜

八二四

勉力勿負朕委任至意人奉

諭旨 朕降度廉潔清正人很好但須實心任事

不可失之因循罷軟然他亦並未到此田地

爾將朕此旨下與他欽此欽遵於本年佳

月拾伍日到任除恭將傳交撫臣

諭旨密宣外所有臣面奉

聖訓日夜在心敬守勿替相應遵

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摺恭呈

御覽臣不勝惶悚頓越之至謹

奏

奏為欽奉

上諭 奉 諭 旨 欽 奉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開奉

上諭 凡 文 武 官 員 內 先 前 曾 經 面 奉

訓 旨 者 其 不 應 表 摺 之 旨 仍 月 日 俱 一 一 詳 細 繕 摺 呈 報 毋 違

臣 等 謹 將 欽 奉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與 該 管 上 司 轉 奉 旨 欽 奉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特 致 旨 欽 奉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周 士 道 鄭 五 等 叩

謝

天 恩 蒙

皇 上 傳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訓 旨 你 千 總 傳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先 到 務 要 交 兵 民 勉 力 效 勞 又 奉

訓 旨 總 理 國 事 朕 做 官 俟 好 你 們 也 二 人 做 官 朕 討 來 自 然

起 擢 若 不 好 朕 的 王 法 亦 不 肯 容 諱 蒙

恩 賜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諭 旨 於 難 正 志 年 來 月 日 到 任 受 事 以 來 准 有 志 切 冰 兢

操 練 兵 馬 竭 盡 先 馬 效 勞 謹 摺

聖 訓 日 夜 在 心 敬 守 勿 替 相 應 遵 旨 一 一 詳 細 將 年 月 日 一 同 繕 摺 恭 呈 御 覽 臣 不 勝 惶 悚 頓 越 之 至 謹 奏

奏

川難去人一事所對惟有先冠帽者俯伏認罪以  
未原保奏慶新恩不必復去

未

協理山西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元直謹

奏為密陳揣摩迎合之弊以辨志佞以期實效事

臣新進之小臣也位卑而言高疑於僭矣雖然

臣荷蒙

聖恩拔置言路又親聆

訓旨脫懇詳明諱之以大公至誠之道倘復有所瞻

顧而不肯言有所畏避而不敢言則是上負

主恩下曠臣職不獨臣心知愧臣罪亦已難寬伏念

皇上總理萬幾而分任其責者羣臣也以臣所見竊

謂諸臣有寧不可破之陋習曰迎合曰畏憚

皇上以為可無一人敢言其不可也

皇上以為不可無一人敢言其可也久之而事有不

然情形畢露則輾轉諉過而已不可諉則免刑

謝罪而已是非得失置之不論功名富貴苟且

自全以此任事於

國何補臣自今歲二月受

命為御史即早夜孜孜擬劾一得之愚而相愛者皆

聞而戒之或曰此非討奸之事何苦為之或曰

言而得罪悔無及矣以我

皇上之聖明仁厚而衆口同聲以言為戒臣心竊怪

之久矣及臣協理山西道事三法司會題廣東

楊以寧一案有

旨謂楊以寧行同兇棍不當先擬杖流而該部遂引

光棍為首之例擬以斬決左都御史唐執玉以為

不合乃改監候又御史馬躍龍一案有

旨謂馬躍龍情罪可惡該部遂強引贖龍奏准之律

擬以大辟蒙

皇上駁改然後擬以杖徒臣乃知向年陋習所謂但

恐站不住者此風固未嘗改也且不獨刑部六

部蓋莫不然也

皇上務平允而諸臣務深刻苟免徇私愛賄之路以  
為保全功名之計不知其心以茲

皇上為何如主也此尤臣所心竊怪之者也至於天  
人感召之理如響斯應

皇上之敬

天勤民精誠感格凝休過福不卜可知然古純臣之言

曰在官不奉祥瑞是以唐虞之世禱遊鳳舞而  
不以為賀漢唐以來賀祥瑞者往往見識於史  
冊是以小臣惓惓之愚忠竊謂諸臣違違充舜  
之君不當比之漢唐以下之主也臣愚駭性成  
不通世故竊怪迎合畏蕙之態何以久而不改  
倘謂衆人皆是臣議為非而外間又謂上有

聖主下無賢臣與臣所見不啻而同此臣所以耿耿  
於心萬不能釋竊願我

皇上思所以懲創而激勵之也夫上智下愚不多見  
而中材之人皆可轉移朝班多骨鯁之士則懦  
夫亦有立志矣九列無折檻之風則百爾相與  
敲手矣

皇上宵衣旰食無時不與羣臣相接見孰為忠鯁孰

為佞諛就其奏對所及與其任事之誠偽當不  
難熟察而詳辨之直則嘉之諛則斥之忠則進  
之佞則遠之將見人人愧勵爭自奮勉奉朝皆

輸誠報

國之臣史冊紀明良喜起之盛是臣所大願而私

心耿耿日夜為我

皇上期之者也臣不揣愚陋憑臆妄

奏不勝惶悚待罪之至謹  
奏



奏

陽理山西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允直謹  
 奏為漏稅病民乞設法以杜奸弊事竊聞科日邨  
 尚志有條奏蘆溝橋等處需索餼錢一摺且以  
 為其言是矣而未詳也夫餼錢其小者也監督  
 之官既無分身之法一任所役人等恣意刁難  
 或以少作多或以輕作重有謂崇文門之一斤  
 未必敵西什庫之八兩者有琉璃瓦為美玉敲  
 器指為古玩者連勒之狀不可枚舉以此奸商  
 愚民畏其刁難往往甘心行賄以飽奸索奸索  
 既飽雖有應稅之物一舉放行小者道旁謀說  
 私相授受大者先期打點設法飛渡所得明金  
 有十倍百倍於餼錢者

公帑之入十無二三私案之入十且七八

國家有收稅之虛名而小人恣肆斂之大欲此中  
 情形由紳士夫以及市井細民未有不洞悉  
 者特以賤者既不得言而貴者狃於迎合最愚  
 之陋習明知而不敢言此奸弊之所以容隱而  
 久不除也且嘗早夜籌畫思其源委一由於衙  
 門之太遠一由於胥役之太賤太遠則行旅畏  
 守候之苦太賤則貪利無自愛之心臣請於各  
 門出入之路各設收稅記稽之員內而候補部  
 曹外而候補府廳者皆可照通商監督之例差  
 委暫理過缺仍選初不改銓註之常品秩稍專  
 決不貪錫錄之利倘仍有息惰失察通同婪贓  
 者依律科罪擬實首者原職充實不肯者按  
 受同坐如此則漏稅之弊可杜而課額日增需  
 索之弊可除而行人遠德矣且疎庸淺見敬効  
 愚光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協理山西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元直謹

奏為敬籌徵收之法以便小民以平銀價事竊惟

錢法流通所以便民而銀價貴賤實與錢法相

為表裏錢太貴則民間日用有所不便銀太貴

則封納錢糧有所不便我

皇上洞悉民情允換利錢者每銀一兩不得過一

十之數斟酌貴賤之間立為允當但需銀者多

責銀者少則銀價騰貴持有官法所不能禁者

且竊見北省小民一切日用交易無非用錢至

以錢易銀則價值增減或頭輕重銀色高低種

種非鄉民所知因而里長有包攬之弊銀行有

刁指之弊官吏有侵蝕之弊據其所由摠坐徵

銀不做錢之故且存四萬盡各州縣衛所皆有

起運有存留起運非銀不可而存留項下如官

役俸工驛通工料兵丁糧餉並一切祭祀修理

雜用之百事皆可用錢且請令該有司各酌

每年存留之數以為徵錢之數凡小戶錢糧多

不過五七錢少至三分五分者並許以錢代銀

折算徵收立其銀價數目今於一月半月隨時

查估每銀一兩折算正項耗羨定價若干俾小

民如數交收以備存留支銷之用而紳於大戶

熟舊徵銀以備起解司庫之數如有折價不公

借端苛索者該上司不時訪查奏處如此則鄉

間小民零星錢糧易於交兌其便固不勝言而

民間需銀之處既寡則銀行無所借以居奇將

銀價不期平而自平矣若江浙以南民間日用

一切用銀及各省銀錢錢貴之處並可不用此

例合並聲明且易先愚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協理山西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元直謹

奏為律例無私奉行各異據實

奏明請

旨事伏惟戒

皇上睿慮周詳慎重勅諭事無大小務歸平允近復欽定律例頒行天下俾中外臣民悉歸於蕩平正直

一道同風之治臣等恪遵奉行豈容一事兩例稍有異同臣自今年三月內奉

旨稽察錄紅旗漢軍虧空伏查八旗題定條例凡侵

欺錢糧及挪移二萬兩以上者本身及子孫並

發遣極邊烟瘴地方充軍雍正六年十一月奉

旨嗣後旗人虧空銀兩應發遣極邊烟瘴地方充軍

者俱著入庫者庫欽此雍正七年二月內

上諭旗人犯軍流罪者亦照漢人之例發遣此例定

於雍正四年八月朕特令寬其期限於雍正六年

四月為始始令分發邊行若其犯罪之時在此例

未曾通行之先仍照舊例完結欽此臣等稽察虧

空處欽遵辦理將一切侵欺挪移該旗副都統

流之犯俱交與刑部照舊例治罪完結久經奉

旨依議在案近有錄紅旗侵欺冊內之五總祖光煜

奏明將伊子交與刑部照舊例治罪而刑部與該

旗互相疑詢或應治罪或應入庫者庫不敢定

擬移咨到臣以

上諭甚明理應欽遵辦理等因咨覆去後又見錄藍

旗葉九思之子葉子桂亦係從前舊案該旗以

前者庫奏結竊思錄紅旗之五總祖等錄藍旗

之葉九思等均係虧空錢糧開擬軍流之犯雖

旗下奏結者則入庫者庫經臣等奏結者則交

部治罪彼此輕重實為互異倘臣等所奏無誤

則錄藍旗以新例議舊罪之處似為不合倘錄

藍旗所奏無誤則臣等奉行錯誤將應入庫

者庫之犯交部治罪之處理宜檢舉改正且一

念愚誠無所回護不敢以己經奏結之案因循

杜絕任其異同謹據實啟

奏請

旨遵行謹

奏





已有會議行一事未辦一事未決

奏

署寧山西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李元直謹  
 奏為請詳窮空之例畫一定議以昭法守事伏查  
 八旗題定條例凡侵盜錢糧及挪移二萬兩以  
 上者俱發邊極邊烟瘴地方充軍自雍正七年  
 二月奉

旨之後凡旗人犯軍流罪在雍正六年四月以前者  
 俱應遵

旨仍照舊例治罪乃臣細查刑部議罪之處種種互  
 異提非一例有正紅旗門應增一案經刑部題  
 明以鞭一百枷號兩個月完結知會臣等在案  
 有鑲紅旗李繼謀一案現在刑部定稿將李繼  
 謀擬斬監候妻子入牢者庫會同三法司畫題

在案有正藍旗劉肇元一案刑部議將劉肇元  
 之子發遣極邊烟瘴地方充軍應否無妻發遣  
 咨詢臣等在案竊思窮空之案侵欺為重旗人

之罪雖責為輕今同一侵欺之犯重者擬斬監  
 候妻子入牢者庫而輕則以加責完結彼此懸  
 殊一至於此臣輟轉思惟不安於心伏念臣忝  
 為耳目之官又司稽察之任不敢以已經交部  
 之事因循推諉任其參差竊聞刑部所題充祿  
 寺顏伯一案非道限不完之例以鞭一百枷號  
 兩個月議結奉

旨交與大學士等會議在案但念窮空案件在旗在  
 部不相知會者甚多倘祇從顏伯一案酌議定  
 例恐此外互異之處未經入議仍未畫一且愚  
 以為宜將八旗題定條例及前後所奉  
 諭旨並八旗刑部新舊窮空案件議罪之處一並彙  
 齊會議畫一定例永遠遵守則  
 國家有不易之章程而中外無漏網之累吏兵臣  
 管窺之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奏

晉掌山西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元直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查檢閱天下秋審冊冊多以

賄盜姦淫致成命案臣仰體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竊以為刑罰者懲之於既犯之

後法令者防之於未犯之前再四籌畫千慮一

得敬以芻蕘之愚為我

皇上陳之

一賄具動稱舊物宜根究也賦牌斃子等物奉

旨嚴禁已久而舊牌舊斃往往有犯明係仍舊製造

時時盜賣不犯則公行交易有犯則搜捕備

物情與顯然臣請嗣後家藏賭具者不論究

整零碎並令登時銷燬倘仍有私藏在家者

雖係舊物亦然違禁製造之律從重治罪則  
賄具無可藉口而根源可杜矣

一無憑之口供不得濫叙也查命案叙供多構

被傷之人情有可惡或有意圖其有意竊姦

等情以致聞者忿怒因而致命以此叙入招

供得從矜緩安皆一面之詞毫無憑証使被

傷之人不惟含冤無極又且身積惡名殊可

憐憫臣請通行曉諭其有情由可惡登時喊

敘証明其罪者照常叙供倘於致命之後還

一面之詞為脫罪之地者一罪不准叙供庶

幾解敘於生前不致濫供於事後

一拿姦之律宜詳定也臣竊見民間相傳捉賊

得賊捉姦得假為有功無罪之事是以小民

無知往往新首報官目謂姦男今皆問擬重

辟恐鄉愚不無恚悔臣請嗣後拿姦之案除

旁人擅訊及挾讐爭姦別有情節者仍照謀

故之律開擬外倘果係骨血生親身從玷辱

門戶起見再三訊明毫無別情者俾得從輕

議結則其溢和警而自莽血性之夫不致與  
兇惡同律矣

一 一事而罪宜從重論也查賭博其溢盜竊之  
律雖無重條而以此致成命案則與尋常開  
賭者不同且請嗣後因賭博急爭及盜竊其  
溢致成命案者並從重典不得引議決之例

庶幾人知畏罪奸徒敢欺

○ 分轄之村莊宜歸併專轄以杜奸竇也查天

○ 九卿議奏

下村莊市鎮一地或屬兩縣大者或屬三縣  
如富強富強富強私鑄燒鍋等事每擇可東  
可西之地恣為不法平日則作奸犯法毫無  
忌憚有事則關文未至早已遠颺且請將一  
村分隸各縣之處擇其戶口多而道里近者  
歸併專轄則奸究無可藏匿而有犯無所逃  
避亦清理地方之一策也 以上五條皆臣  
檢閱所及一隅之見其中有無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八九五

陝西平慶道程察司奏事於十九年九月

奏為

音奏聞仰

奏事竊以才至惡極陋蒙

皇上隆恩擢用平慶道才於五月初七恭摺

天恩之日蒙

召至養心殿面奉

訓旨家念才庸庸臣世系

訓誨教誡當思破格擢用之恩愈做好官以仰報如

父後改變亦非必常感感慮以至誠無欺方可

事

君報國才敢將英魂時時警惕又奉

諭你若如有地方上事該詳督撫的竟詳若不行你

具摺子交你本王子轉奏欽此欽遵才自願

何人查辦

恩檢實場

家輪船及外物

陸恩英嚴到實結心惟事無巨細遵遵

聖訓實心實事以仰報

珠恩於萬一七十前抵平慶道任地方利弊正在清

查因奉總督去鍾琪行委會同岑夏道董新某

查勘岑夏新築八新城工術署營房有無浮冒

果否堅固如才一路查訪但聞人言藉藉怨聲

載道云從前估計城工原未詳細而經理督修

者人皆冒昧從事假公營私所用木石磚瓦磚

丁等項件件累民即如磚瓦一節發銀令空戶

陳萬言馬文俊郭俊卿陳成智等承領燒窯陳

萬言等因貪現銀資本逆受而不辭燒出磚瓦

僅敢取用應領工價絕大遺送及至城工告竣

多燒餘剩之磚九五十餘萬向郭蘇嚴世傑不

肯收受而空戶陳萬言等以此等磚瓦皆係本

命燒出今若不收工本工價從何賠墊寧夏道

方又恐發賣違料約在空做工人等上十人因

任嚴世傑公館叫喊不罷嚴世傑不得已與各

空戶減發價值將所存磚瓦送令陳萬言等焚

青還公即擬違冊內以為節省餘利但所存磚

瓦民間違房可用者儘可逐漸變賣至所存城

磚二十七萬餘塊若照城磚價值又有則民間

不肯承買若減價則所存磚瓦已照原價售出

將來虧少價銀從何賠墊空戶陳萬言等控道

控府控縣皆不准理誠恐有碍多官遂致空戶

陳萬言等怨恨無窮無從伸訴皆工官負不公

不法違累小民莫比為喜又據釘一項岑夏無

從購買發銀令岑夏三衙衙官前赴山西採買

及至運到岑夏而所運衙署營房俱將廢木作

釘塞青一時逆將買來鐵釘不肯收受責令原

買人變賣還銀岑夏違方十三四萬的鐵釘得

難銷違送私送而郭蘇嚴世傑家人銀二百兩

方肯收受又加重秤稱每百勒加重四五十

勒取買之人賠累難堪寬抑美斯所存鐵釘十

三四萬的現存岑夏各衙可查但新運城工衙

署乃萬年永久之事何得用木釘而不用鐵釘

又以節省違報用上管私不獨累民而且誤公

至此已極大聞運城工總未速相科估確數

遂致花費錢糧多買物料現存細小木柱通作  
大木開板以為節省餘剩自取奉公之佳名而  
分年夏寧朔兩縣故存費費而難不肯收受而  
督工之而鄭縣移行費收之文題於半夜過去  
使兩縣無從推諉但所存細小木柱價值無異  
而收銀價值三十餘金道累官民皆稱上司其  
不實於經費此以至於途間訪聞之事及至寧  
夏而縣皆為痛訴至靈武城垣外面用磚包砌  
裏面與城頂用黃土堆築虛鬆不堅一種下  
雨則浮土隨水而下漏城坑陷日今如此則將  
棄之垣頽自可立見西見駐防將軍希伯亦極  
言所築城牆甚不堅固必須內外磚包城頂亦  
用磚鋪底可堅固此希伯之言原屬永久之計  
但內外與城頂俱用磚砌未完工程浩大多費  
錢糧也才理聖朝者所見州縣城垣大半土築  
明壞亦少皆因用石灰和成三合土用各處行  
比磚城更堅以此才愚見不用磚城頂上則  
土四五尺厚用灰土加厚各處即可保固則此

包磚者錢糧可省而堅固則一也再此才查各  
各衛署多係木釘則透閣之所聞似確至衛署  
班崗架由窄無運完全皆可居住惟營房史亦  
不堪木料不經斧鑿不用釘并不用燒索條  
條不過是搭蓋平透而已其甲房每間寬一丈  
家二寸深一丈二尺步甲房寬八尺二寸深九  
尺四寸俱高九尺八寸均係平房蓋透牆柱細  
小椽木又小而樑用草簾一覆遮蓋上鋪薄土  
遂致上漏下濕不嚴風雨若蓋土少厚則木柱  
細小不能承載所以下雨時每多坍塌矣丁家  
一間被毀傷者有之據將軍希伯云各兵丁有  
力者將衣物變賣少為修補堅固無力修整者  
亦大瞻居住各聽天命且四圍俱係土墻下脚  
用上築起上蓋方用土垣接砌木柱既如墻又  
不堅無怪易於坍塌訪聞寧夏土人云如此等  
房一切木柱磚瓦工價每間多不過四五兩今  
查冊報繕算每間直開至八兩內外營房如此  
成工可知既買鋪大半錢糧人不肯實心辦事

如此官員實難姑家以寸金角時兵丁勇場所  
修城官首盡皆思罵如此要緊事情城工大事  
而彼督修各官如此營私結謀以寸不敷不壞

實

表

關伏使

皇上乾斷以為款詐營私謀公不職之式再以寸金

款修官員已經嚴易起初估計者係現任四川

巡撫王景瀾其次督修者係原任潼關副知縣

廷相廷後接件者人任而之所知所隨世朝而

鄭維和蘇嚴世傑所以彼此回護相部各不齊

實心料理且查從前題請建城駐防不過粉飾

軍機現某等聽原未從長計議所以最妥業之

撥軍向去商定兵餉可以司庫解交糧庫心須

地方備貯軍是一歲所收之糧庫止可供半年

兵丁之需今添此三千滿洲官兵既未定海運

之撥運又地方所出有限訪問各衙門積貯米

石無多倉中所存止有雜糧兵丁糧草一日不



可缺之舉目前最要緊之志務以寸金地極

石支神能其作何善計撥運也至將軍衙門中

各衙門之總制書役及心紅紙張本役工食等

項俱未議定一無章程則和從前留留從事竟

不備審周詳則始事之官亦難免草率之故矣

以寸金地城工營房皆破營私毀制關係匪小

所以其留

表

關伏使

皇上應鑒施行理

表

已爾你務軍司夫將以招情由盡情查明  
詳著他們如何辦理查開原自亦足理理  
查屬了查知道了差務以去勉力奉公

陝西蘭州按察司 以才李元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 以才元英 賦性庸愚材質萬難七年州牧

原無寸長蒙我

皇上格外天恩以知州而擢用監司越陞數等已出

以才望想之外到任未及三月復蒙

皇上特授臬司

隆恩異數至矣極矣此以才之受

恩深重也竊於二月初四日得接 以才胞兄 佛保家

信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旨特授湖廣鎮遠總兵又 以才之子 佛保 繼與胞兄

佛保為子者於十二月十七日荷蒙

皇上特授佐領伏思 以才胞兄 佛保前以蘭州撫標

遊擊輪流引

見蒙

恩特授大名副將已逾逾分之榮任未幾蒙

授總兵重寄而 以才之子 佛保 方在弱齡更荷

天恩授職是 以才父子兄弟一門均沐

皇恩浩蕩珠榮錦疊犬馬而五知恩以才人性能不

感泣思奮但徒有感激之心而無以自勵則虛

語於

君父之前益深深謹惟有文相勤勉必思整頓履

安敢地方必思屏絕私情正己率屬立心立行

無欺無私以實在之事而副感激之忱始終如

一不違切志庶幾上報

皇上殊恩於萬一所有感激血忱既格於成例未便

呈請登摺伏

題然至性至清末矣之良實難運抑用數語摺望

閣下首恭

謝

天恩伏乞

睿鑒謹

奏

以恩為不知感深非才不似聖恩一物則化另  
為有或稱其德薄之人不能承守者身身身  
將利恩恩者權者原即其感恩國報者益於  
社稷養生也若不是將恩移心程程皆矣則英華  
紫不寄漢軍其滿州打破財一之者少不知因





此以功可惜功身身命命人品保身之隘安去  
得才為榮勉之難才也其作亦多少有不  
道性之不及可惜財財之保小矣慎之

陝西蘭州按察司 七十字元英現

奏為

奏

開事本年十月朔十日布政司理保革職因新任布  
政司孔毓璞未到巡撫石文輝委令 七十 署為  
代理隨於十月二十八日體保送到交代冊籍  
其才逾一查核除現存庫銀九十八萬餘兩無  
較量收外尚有借支銀六百萬餘兩其中款項  
況難體體不清難非體保之便險而實係體保  
體況接定才前又為速歸才後以致庫項無著  
與使盜錢糧者何異 七十 若再因循怠玩浸不  
指案不持上負

聖主天恩即七十才大為本心亦覺自負至體保所以  
安心體況者不過因事屬前任即有未清尚可  
卸責殊不思

國勢攸關萬望接交伊死仰沐

聖恩所以致體重任乃竟扶同欺隱一任庫項虛懸  
各將誰護皆因甘肅十餘年軍務官吏通同來  
機款最甚且庫簿庫別俱屬改造似此司庫不  
清惟甘肅為最矣今七十才通項清查每過一事  
必宜究其張厥而月以來亦不過懂得十分之  
三四其餘未清之項甚多尚在清查道目前任  
巡撫石文輝離任而署撫事莽拙立拔任之後  
旋即封印雖將無著與未清各款面為回明俟  
開印後詳報核

奏

關

一七十才查出虧空傳工銀六萬二千餘兩並冊  
庫收貯各屬捐解傳工銀三十二萬餘兩自



應俱于原題案內報銷還項全止有還項銀  
二十六萬餘而其六萬二千餘兩既未還項  
亦無存貯是以獨報虧空以才細查此項銀  
由因甘肅有出口供應原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將甘肅巡撫每年所請發現數萬金

內動用後時布政司折銷金進巡撫私將

俸工代為供應以致虧空雖保既未查奏及

奉部行查而以甘省收通俸工並無從那代

為支歸將來徹底清查具虧空銀六萬二千

餘兩前任司著各司以及歷任巡撫均難辭

後同之咎至此此外尚有各官未完銀十萬餘

兩或係已徵未蘇文條借銷另元均屬正項

不特原任應追即接任之員亦難辭咎

一七才查出虧空加增銀四十五萬餘兩查此

項銀兩係解送奉銷實在項下奉部存貯司

庫候支撥餉之項今查庫內並無存貯項係

虧空以才細查此項銀由原係已經借給各

驛而批報實在者及奉部文候撥兵餉而前

督通江際泰與彭振基陸保又不符原借原  
領之官奉完止為私議私和虛文並未扣完  
現今人無可扣之項以致造報實在省竟成  
無著將奉查查明由別原領銀之前詳道回  
呈瑞及私議私和之江際泰彭振基陸保等  
均難辭咎

一七才查出隱匿耗羨銀二千六百餘兩查此

項係年羹堯任內加收火耗抵補虧空之項

前經奉

帝行查乃以司庫現貯之銀雖保還不呈報且查庫

內又止存銀三百餘兩其為花銷可知司庫

尚且隱匿而各屬之遺漏不報者定多七才

現在清查務使毋隱

一七才查出侵隱督署銀一萬四千餘兩查此

項雖係折解金陵款之項但雖保並不查奏

總其私款存庫以致在庫錢糧竟可暗中侵

盜與守之責實所難辭以才細查此項銀兩

原因各屬有已領而未全給及已解而無大

此皆皆謂之者齊雲並據整日又或多此項

研詳從不違却是以原其年久銷領無人使

可私取此項實屬落座大獎若將庫

簿刪改一次便無不少竊恐直者應庫皆有

此皆不備廿五為限

一以寸查出借支庫口銀二十萬餘兩查此項

內浮另獎實不一而足即如開銷欠債一項

實屬虛假蓋軍興以來運送餉項供屬額設

斗車公冊內開報者乃另雇人夫拉運餉

而額設之口實之不用不過因用車則似

無開銷而用天則另需工價耳似此原夫拉

薪之事甘若實所未見未開控違冒銷練可

銀其皆目前折百金者用虛此既事性會

發銀扣項任聽下屬虛捏而雖保據洗按文

概置不問以致數十萬錢糧虛懸十有餘載

所當徹底清查以除積弊而庫項底歸有著

一以寸查出借支沿途銀三十六萬餘兩查此

途供支料單原應核實報銷收回折百全庫

此既等會國扣項並非實發銀兩各屬因而

浮冒是以軍需已經罄銷而此軍從未運卸

內中冒領銀兩之員既不至逃而領銀不數

者又另核以款司庫懸項而州縣倉庫

亦藉此掩混不消所有因有朦混之空謹保

實所難辦以寸又查此案內有病故深州同

知范仕性冒領銀兩甚多至今並未查還且

訪聞該員家屬回伊犁州本籍之時帶去現

銀十二千餘兩各軍需以及此案所得

也因范仕性丁康熙五十五六七年承辦

軍需時價賤賤買銷獨多又與折爾金事通

領銀甚易是以得去如許銀兩現今止留一

老病家人在此據案而伊子安住揚州州州

重賞即去歲滿州查軍需亦止據伊家人

開報在口六萬餘兩並未報出實財似此盜

帶之人概一酒庫項何日得清

一以寸查出借支扣價銀四百兩查此項原係

康熙五十五年運糧御賞今因奉州赴司請

項司庫無銀水才查完帳由始知所算金庫

止庫則後扣去此但司庫總經全憑庫對庫

簿今庫內一屋出庫簿人可私改司庫帳

輕憑何查款況此項脚價四百而止係泰州

一處未領之項再當日運糧不止此案即此

案亦不止一處其間冒破者尚多現在查

以清銀契

一水才查出私捐未完銀二千八百餘兩查此

項法于康熙五十二三年因安撫流移私將

**原檔殘損**

州縣倉儲

題明止今各官捐解司庫今歷年以來各屬並未

完結而州縣倉庫已將動用之項開除總經

關係似此擅自動用予前入私自開銷于後

雖保並不查察任其陳流殊屬職守而各州

縣倉庫亦一清之處亦正多矣是以水才

特為揭出

以上各款水才復開印時詳報督撫但司庫股

項既難積與又深恐未清之處正多水才

聞各處倉糧更為沈雜現在逐一清查如未

能查完應俟孔敏理到日即行移交并將所

查情與水才當面說和今其再加查核再甘

肅驛站一

**原檔殘損**

過規禮易均情面而夫馬之缺少飛瘦皆置

不顧營私悞公莫此為甚水才現在通查後

查有確數另當詳報督撫合併

聞此已

聖主庫照謹

奏

司倉不特未公料何價報少務解徹底清查務使  
未覽一字

田賦考年昔另看村舍主近既未封進只將得比

村舍自用

朱

陝西蘭州按察司 九十年元英疏

奏為

奏

開事欽惟我

皇上至聖至明政無不舉弊無不除百爾臣工惟在

實力奉行仰副

聖治然法久最易生弊而善政更須善行如估撥兵

種或法也若相沿而不察滋弊無窮丁歸地畝

善政也若舉行之失宜攸關非細故才深沐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凡關係通省事件無論所管與

非所管均當時刻留心細加體察謹以時下所

聞并聽見所及不揣冒昧備悉陳

奏

一估撥之例宜為畫一也竊查甘省估撥定例

將本年額徵糧石估撥次年共食每於九月

間先為估定報部次年照數交款又聞甘省營

驛歲需糧五十六萬餘石而每年額徵糧石有

四十九萬餘石每於本色之外約估折色比例

行之已久惟是規規照存章程不肅其每年某

州縣應撥若干并應交何營兵馬多寡遠近之

間總無一定皆聽每年的估以致營吏作弊上

下兵手竟成編習如州縣徵糧原有定額則估

撥兵糧亦應有定數今甘省估撥有詳額糧十

分全估以及止估四五分不等其中或因糧貴

之年則并兵推恐折色為之營求多估或因糧

賤之年則并兵又樂得折價為之營求少估再

州縣中有因糧價甚貴營求少估以便私積漁

利亦有因倉儲虧空營求少估以便卸新偷蓄

者又有不肯出給規禮則奸營故為十分全估

貼以違誤兵糧之重營使知畏憚者是以每於

估撥之時則州縣營汛紛紛料理以求各遂其

私竟有議至數十兩及數百兩不等者而奸界

惟以所得之輕重為去取此皆不拘多寡之弊

也再州縣倉種除支款本處管轄學級外如有  
 多餘剩量撥附近管汛原應按計運送以便兵  
 民兩便今甘省估撥或遠或近或撥或不撥皆  
 無定準其中有因倉近撥遠以致費用更昂以  
 及百姓者有因穀于遠運私由營員講明折價  
 勒徵糧戶者又有將州縣倉儲盡行估撥而使  
 倉無餘粟復有將州縣倉儲顆粒不撥令其陳  
 陳相因者州縣中一經打點皆得各如其類若  
 稍有不遂即深受其累此皆不撥遠送之弊也  
 此等情弊皆由甘肅管糧書吏俱係西安府之  
 雷平孫人伊等父傳子繼把持盤踞舞弊作奸  
 牢不可破竟與結黨人在六部者無異伊等既  
 一味營私購官利己又有不肖官員勾通串合  
 竟以  
 勾計倉儲民主兵食為若輩鋪張生漲以自利  
 蘭州雖有所聞然無案可稽時時留心必能  
 得其大概查雍正二年開倉奉部文令將兵糧  
 業公撥定畫一違冊報部永為定例嗣經前任

布政司傳德以甘省非他省可比稔悉實至  
 今仍照舊習舞弊如故是以以才愚見何謂將  
 州縣額徵之多寡與登記之遠近逐一計算定  
 為某州縣應撥其數若干而中或估八日二  
 或估九日一俱為畫一以定章程永遠遵守每  
 年奏銷不得增減改易至於估撥所剩之糧以  
 及舊存在倉積定民火等項或二年或三年統  
 為計算共有若干即撥放一年折色之數毋庸  
 再請撥銀如此則撥放有定數不折有或現項  
 即可除似於倉庫兵民均有裨益至書吏年久  
 則昇生是以有不許重役懲缺之禁今此雷平  
 書吏亦應逐一清查如遇五年及重役懲缺等  
 弊者即驅逐回籍另募本地殷實農民充役庶  
 倉儲之弊不致再萌方可永遠肅清矣  
 一切丁之法宜加詳議之備查功丁之法原因  
 無產窮民仍載丁額未免滋累是以將丁改功  
 入地畝使有產之家均力完納則賦易完而民  
 不擾良法美意莫善於此矣

皇上仁育萬方恩周遠地均丁之法先經江浙舉行

次及直省或驗帖然莫不歡聲稱便公此才見

甘肅舉行此票則有與他省似同而實異者蓋

他省均丁則以本州本縣之額丁均入本州本

縣之地故原額仍無增損小民自樂輸將合甘

省均丁則不按地故止按通省額徵銀糧通計

合算每銀九錢零每錢九斗零攤入一丁額徵

多則攤丁亦多額徵少則攤丁亦少以致各州

縣有比原額多增至二三千兩者又有比原額

減少至千百兩者有減少之州縣雖似予從輕

其實有產之家仍屬有增無減而多增之州縣

因額額本多既將本地丁銀均入備為未及後

益之以他州縣之丁銀方合九錢九斗零攤入

一丁之數夫以通省均攤似屬平允然細按歷

年賦役定額或因地土之肥瘠或因戶口之繁

多寡有漸所歸併州縣仍照原額者其也丁數

輕於民丁其也糧實重於民糧此皆因地制宜

原有輕重不平等之慮今均丁之策不將本地之

丁均攤本地之額徵而竟以通省之額徵按地

攤丁是輕者愈輕而重者愈重矣毋怪乎紛紛

其且以為均丁之不公也痛惡哉

皇上錫燕松之澤輕免積年之逋賦仁且善政相洽

字內即均丁一法原屬

周仁至治惟以奉行未善致將州縣原額混淆增

減似非所以廣

皇仁而副

聖治也雖云均丁之法總在有產之家彼既多田何

難供賦然以本州縣之丁銀令其按田輸賦孰

至難之民亦以為分內應得若以別州縣之丁

銀令其代為輸納則至厚之民亦以為額外多

徵即如江蘇一省蘇松之額賦原倍于常額其

均丁也亦只就本處均攤未聞以蘇松之額丁

均入常額即此類推似可概見今甘肅所以通

省均攤者惟原其故因甘肅州縣中有極少丁

多者若只就本州本縣均攤則額額少而攤丁

過重是以沈于通融之說不復詳議也查甘肅

以二三分之節丁錢入六七分之種戶仍無過  
 多之處況查甘省地多種少如有餘剩節丁即  
 就本地近報開墾種未墾科並所有熟地未經  
 報種之戶均攤則有地者不貽隱種之咎而無  
 種者免交空丁之累一舉而兩得矣且此案奉  
 部以本年為始奏屆開徵之時冊籍更改未定  
 自二月至今其無產之民有已繳丁錢完納者  
 地方官欲終回則不能欲使隱則不敢所有已  
 繳丁錢至今尚無著落似應通省查明以歸公  
 項今年甘肅錢糧實有混雜不清之處莫異同  
 一均丁也就其處均攤則章程不易可以酌定  
 集徵今就通省均攤既額繳之混淆復較重之  
 區無以平至愚無如何敢陳執已見惟是仰見  
 皇上宵旰勤民之至意雖四海同風需若一夫未獲



大小臣工均當就事論事細加體認以副  
 聖心今均丁一事關係通省民生設使甘才不敢以  
 現在舉行之案有所疑難也

以上倉種丁賦二事原非甘才之責然所關如  
 此不敢不據實一併

奏  
 聞伏候  
 聖主睿鑒理

早仍什慶未令見解保此充等再珍德已甚矣  
 履其操之股步一舉後請作用時自宜之益身不  
 能身在德已身公福至既頭怪之不及為事  
 慶之身步而內外臣工再不健強出者履身不解  
 可憐履其體

陝西蘭州按察司 七才李元英跪

奏為恭

摺

硃批事竊 七才前以愚才復舊純荷蒙我

皇上天恩遇事教誨以七才犬馬無知有不頑廉

懦立七才前

奏信極共糧井人丁歸併二事復蒙

聖訓諄切七才跪讀再三仰邀

天地之寬愈切原稿殘損一自今以後惟有益無初心

眷勉雖事斷不敢怠勤終志有負

萬厚洪恩所有奉到

硃批理合恭

摺伏乞

厚鑒謹

奏

原稿殘損  
已奉奏行用至下 七才謹  
持奉不知如何依正也

陝西蘭州按察司 七才李元英跪

奏為恭

摺

硃批事竊 七才前具摺恭謝

天恩實由感發寸心不能違抑胃味陳

奏仰蒙

皇上天恩硃批訓諭嚴善切教誨周詳七才跪荷

之下感激涕零惟有懇記於心朝夕點讀一遍

使時時警惕以為終身之戒庶不負我

皇上訓勉之洪恩於萬一也所有奉到

硃批理合恭

摺謹

奏

七才謹  
你別身事不為處是日六不為可事不為程一不中  
勉之慎之



陝西蘭州按察司筆職留任 叔才李元英跪

奏為

奏請

奉裁事竊叔才元英 至愚極陋家

皇上天恩用至集司三載於茲兢兢業業研求律例

以期用法平允奈情偽百端未能體察德微每

多擬議未滿是皆智識短淺所致也哉

皇上至聖至明每於定例隨事參酌改訂精詳而從

前所定少有極重未滿者莫不一一更正如才

管窺臆測豈能仰贊

萬深而倘有所知不敢不備陳

聖德查定例凡有以財行求及既事過錢者審實皆

計所與之賍與受財人同科此嚴定行求既事

之例使貪員無從受賄清本滋源實為至當不

易惟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書額勒和布題定賍

戒等之例其間似有輕重失宜查完賍戒等定

例內開勒限一年如實犯死罪將侵盜挪移等

賍果能盡數通完將死罪人犯比免死或等例

再減一等發落其軍流徒等犯俱免罪等語此

指到空錢銀審實侵欺挪移等賍起見予以完

賍戒等重賍在錢銀也今官吏替得枉法不枉法

賍皆獲一例充賍戒等以寬未得其平况所完

之賍即係所得之賍並非已資是與贖罪之條

反覺輕減况查律載以財行求枉法者計所與

財主賍論若有遲難就易所枉重者從重論官

史因事定財計賍科斷既事過錢者罪止杖一

百徒二年是定財者計賍科斷包括枉法不枉

法至實犯死罪而止至以財行求既事過錢比

諸定財者其情少輕故律以徒罪而止今定例

以財行求既事過錢與受財人同科而受財者

猶有吐賍戒等之條比行求者既失其財復聞

其罪永無自新之路不無重者輕輕者重矣是

以完賍戒等一條仔細較量似未平允以枉才

愚見除侵盜挪移等賍事開錢銀其賍必重若

再加倍必致不能完納應仍照前例毋庸更改

外所有官吏以及無怪人等凡受財者既以既定罪其罪理應入官若止完原贖不准減等必得加倍充納始如前例充死再減一等發落軍流徒罪皆充與贖罪之例彷彿至以財行求及玩事過錢者其情輕于受財之人而受財者既有加倍充贖之條亦應開以自新之路許以照行求就事過錢之贖勒限一年內如數交完亦得免死再減一等軍流徒罪一體寬免庶幾輕重合宜情法平允此定例之似應酌更者也再有所監之空設越費之虛糜吏互損益以收實用者查郡城必有州縣附郭一切命盜重犯皆竊禁于州縣之監而所監原係虛設禁卒徒費錢糧徒自天府有統轄三三十屬者今已將天府分屬直隸州制解審之命盜重犯已屬無多而附郭縣監儘足竊禁除省會之區既係通省解審復有秋省會聚府監似宜仍留以免人犯擁擠其餘外府監獄及有監禁卒均宜裁汰但

奴才更有請者每見繁劇州縣犯衆多而額設禁卒鮮少每每不敷看守以致重犯乘間越逸奴才愚見莫若將裁汰之府監禁卒分設于州縣其實在簡僻之區額設已足看守毋庸增添外其餘酌量州縣之繁簡而分別加增則虛設者得收實用而輕刑仍無糜費且禁卒既多輪流看守責成史專防範益密似亦慎選監獄之一道也以上二條奴才管窺之見冒昧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裁施行謹

奏

陝西蘭州按察司筆職留任奴才李元英跪

奏為

奏

聞事今有甘肅料理遺藏官兵并委用人員一切事

宜謹據所聞所見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

一山西河南西安甘肅所買運銀騾九千頭皆由

蘭州經過奴才時嘗看見原屬社健可用其牲

過地方俱係平頂庫銀預備支應今有平番縣

屬之沙井鹹水河碾伯縣屬之老鴉堡西寧縣

屬之平戎堡等處應備料羊人欠俱皆缺少又

騾頭至鹹水河既無料草又無槽廠且轉送收

管並無一人以致數百騾頭盡行奔散解聚官

紛紛具報

一騾頭解到西寧係臨洮道盧官保驗收其應用

料草槽廠等項則係西寧府江洪預領銀貳萬

兩支應令聞騾頭到寧遲至三五日始為驗收

其未收之前江洪不給料草解聚官兵需馬

自行喂養亦有不能喂養竟至餓者至驗收

之後並無槽廠皆圍放于軟場空地之內每日

不給粒豆僅以整束長草拋灑地上且涓滴之

水亦不得飲以致騾頭踏踏萬狀竟有奔遠四

出者西寧城中滿街盡是官騾喇哩查算騾數

已少數百頭矣現今奴才在蘭城拿獲官騾二

頭訊係西寧路拾者已經報明仍解赴寧

一本年三月二十日總督岳鍾琪移咨此無奉鶴

立內稱西寧軍需必須大員總理已經

奏明咨請赴寧等語文到之後奉鶴立于四月初

六日自蘭起程而西寧道府等官皆以迎候村

至該事觀望並不預辦齊全及至奉鶴立到寧

各處兵馬騾頭已雲集矣一切事務俱至臨時

紛紛忙亂奉鶴立終日怒罵先因教場內騾頭

奔散鞍唇口袋拋撒滿路特西寧府經歷黃恩

榮杖責後領拿西寧縣何得麟又因收過騾頭

息少數百行官騾之臨洮道盧官保保馬改道

義忠疾決費欲林賴為駁却輪動阻而止股那

翰三吏進院面言莽鷓立許以公同代賄驟頭

始解雖督率甚嚴無如兵馬出口之期甚近只

得草草送兵出口即于五月初十日起程回蘭

一原議運送口糧四個月所有未起驟頭皆如數

俸解今聞止運三個月村一個月改為折色其

折運銀兩未知作何報銷但口糧既經折給則

運辦之未起驟頭鞍馬俱置不用亦未知作何

完結

一運扶驟頭需用鞍馬共九千副原係陝甘兩省

各辦四千五百副今聞延撫齊錫立批出四千

五百副改布尾為毡尾西寧城中紅白毡片一

時取盡但養鷓立移咨總督岳鍾琪則稱陝省

鞍馬洗滌不堪以數改換需費而岳鍾琪又以

陝省餘尾現在保堪應用何至盡行改換或係

甘省鞍馬不堪故為惟部致彼此有紛紛之論

一慶陽所知所卜墮前後寧夏兩知府從前巡撫

石文輝因其才具庸常調蘭但調蘭之員例應

給咨赴京引

見帳卜墮係山東人與藩司孔毓璞親戚孔毓璞見

其年老遊鈍未便引

見控詳卜墮委辦軍需後軍需事務請咨赴京其育

卜墮安坐慶陽並未承辦軍需一事而齊錫立

明知而代為咨部

一蒙

皇上發到甘肅以用知通判州縣試用各員如有缺

出理應委用今藩司孔毓璞違迎巡撫齊錫立

將齊來甘肅効用之朱亨衍署理固原州又委

署惠安堡通判以李敬德署理固原監茶同知

又委署平涼縣以傅樹棠署理莊浪同知此三

官者奉

旨令齊錫立帶來効用酌量題補之員今並未遵道

効力一事到蘭後即預委署而且一官兩印至

試用各官均批蘭州即今馳往西寧備辦軍務

及至事竣回蘭又不即委署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李元亮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伏思恭領一言為旗分中重要之職凡承  
 上接下一應事件及操練兵丁稽查屬員均有  
 責任必得精明才幹之人方稱其職但臣自蒞  
 任以來於屬員中時加察看雖循分供職者有  
 人凡預行保舉恭領時往往難於選擇臣查滿  
 洲旗分與漢軍旗分恭領均係五缺而滿洲旗  
 分應陞恭領之人員較之漢軍旗分應陞恭領  
 之人員數目倍多選擇必易請嗣後漢軍八旗  
 預行保舉恭領時如該旗有堪行保舉者仍行  
 保舉外倘該旗一時不得其人行文本旗滿洲  
 都統以應陞恭領人員內揀選才能之員並加  
 具考語咨付一人與該旗漢軍都統帶領引

見憲否註冊出自

聖恩臣因恭領在得人起見不揣愚陋冒昧陳

謹

奏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李元亮謹

奏為敬陳未議仰祈

睿鑒事臣伏思祭祀之禮誠敬為先擇吉致齋皆所以昭

其敬也哉

皇上恭遇

卯祀大典事慶誠凡隨祭之臣自宜仰體

宸衷愈加敬謹終是前並隨

皇上祭

太廟時見諸臣已集兩廡之下猶有恣意用火喫烟者夫

壇廟重地如此舉動殊失恭敬之意兼非戒謹之道且請嗣

後舉行

祀典之期

勅令將儀科道除行禮時照常查察外其於文武聚集

典禮未行之先在班內亦倘行稽查一應與祭官員務令

歸班靜候如敢有仍前褻慢喫烟之人立即指名糾

參交部議處如此則儀整心誠於

祀典益彰嚴恪矣為此謹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奏為敬陳末議仰祈

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李元廷謹

庫鑒事伏查內外大小文職衙門俱設有經制書吏

專用文義承辦稿業五年役滿考職取用經行

已久誠不易之規也至於武職衙門無分大小

祇於兵丁內擇其僅識字義者名為字識以董

其事因其不由經制遂無從滿錄用之期加以

日事簿書於操演不能兼顧技藝又非所長武

途復難選後以致終身應役積久弊生且思制

將以下事務輕簡猶屬為若提督總兵武職

籍全者或即制一鎮均為封疆大吏體制攸關

凡

題義事件以及兵馬錢糧補匪緝盜等項案牘繁多

關繁案重兼有督撫會稿亦屬緊要必得熟諳

文移之人方能於事有益且請嗣後武職衙門

除制將以下仍用字識外其提督總兵衙門仰

懇

聖恩各設書吏數名召募家道殷實曉暢文義者以

充其役每名仍照字識之例給與名糧五年役



臣

奏

皇上睿鑒施行謹

滿移送該省巡撫索諾木與文職衙門役滿

書吏一體考職發選在彼既指事宜又圖上進

自必盡心辦理而提鎮衙門之一切案件亦可

得人任使矣且愚昧之見是否先備伏乞

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一級臣李元福謹

奏為遵

旨條陳事切臣一介庸儒忝登甲第重荷

聖恩補授今職雍正元年八月內繕寫履歷自叙四

世同居時蒙

皇上垂問褒嘉惶恐無地益加敦睦以昭

聖化臣弟曹五孝五建福建巡撫黃國材欽奉

恩詔選舉孝廉題請在家養母復蒙

賜允臣母子兄弟俱受

厚澤深仁雖竭頂踵難報萬一近奉

15267 a 30 /

上諭准臣部司官條陳伏見我

皇上堯仁廣被密德重華好問察通使小臣得獻第

堯唐虞之世何以加茲臣才識疎淺不揣冒昧

敢敬陳之臣部現審事件原係各司自理經於

雍正元年十二月內題設現審司託各司派出

滿漢官各十員輪流兼理法已稱善臣思職責

專司刑期詳慎司官各司其事又辦現審非關

勦務實難兼顧蓋現審之事由直是非必細加

質訊庶可得情若專心於此未免顧此失彼則

該員本司案件又恐停贖以致遲誤臣愚以為

現審既設專司似當特設人員以供厥職或請

皇上特簡能員補授或令堂官就本部揀選題補定

以考成果能實心辦事審理情詳不次擢用以

示鼓舞由是官有專司事無廢弛莫不爭自奮

勸以副

皇上慎刑至意且戶部之技會考府原同詳慎起見

另立一班現有成驗臣部刑名與錢穀並重該

官之創正可相仿再敢行管見伏乞

聖裁為此謹

奏

九〇七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等質本疎庸性復愚陋自服官以來毫無

報勤恆以素餐為恥乃

聖主洪恩陞授甘肅按察使自揣菲材不克勝任正

滋恐懼茲於雍正元年拾貳月拾肆日接到

和碩怡親王大學士張齊來之字內開雍正陸

年捌月初叁日奉

上諭各省藩臬有強其具摺奏事者亦有本人未曾

奏請具摺朕遂未嘗降旨者今思藩臬乃地方大

員應准其各就所聞所見具摺陳奏且即此可以

觀其人之居心辦事爾等何寄信與甘肅按察使

李世倬伊若有陳奏事件初次具摺差人交門上

奏事人轉奏嗣後從何處轉奏朕再降諭旨可也

欽此

命之下不覺感感涕零夫臣等家累世深受

天恩且才至微至時辱蒙

恩擢按察使雖指為頂踵實不足仰報

恩擢按察使雖指為頂踵實不足仰報

恩擢按察使雖指為頂踵實不足仰報

皇恩於萬壹今又重荷

異數准<sup>奴才</sup>具摺奏事

聖恩愈渥圖報愈難惟有益矢勤慎實力辦公以仰

副

聖主勵精求治愛養庶民之至意凡有見聞即具摺

陳

奏外所有<sup>奴才</sup>感戴<sup>誠惶</sup>忱謹具摺

奏

謝伏乞

睿鑒謹

奏

著汝本門恪親王轉奏

甘肅按察使臣李世倬謹

奏為奏謝

天恩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臣接到和碩

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寄來之子內閣雍

正六年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各省藩臬有准其具摺奏事者亦有本人

未嘗奏請具摺朕遂未嘗降旨者今思藩臬

乃地方大員應准其各就所聞所見具摺陳

奏且即此可以觀其居心辦事爾等可寄信

與甘肅按察使李世倬伊若有陳奏事件初

次具摺差人交門上奏事人轉奏嗣後從何

處轉奏朕再降諭旨可也欽此臣聞

命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一家累世深受

國恩且臣至微至賤屢蒙

恩權授至按察使雖捐糜頂踵實不足仰報

皇恩于萬一今又重荷

異數准臣具摺奏事

聖恩愈渥圖報愈難惟有益矢勤慎實力辦公

凡有見聞即具摺陳

奏外所有<sup>臣</sup>感戴<sup>誠惶</sup>忱謹具摺奏

謝伏乞

睿鑒謹

奏  
知道了以後奏摺交汝本門主怡親王轉奏

3208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皇上陳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奏為敬啟事  
刑部奏使臣李世行跪

滿恭處亦不能折服其心以請嗣後  
此等是為不足為七年監之至  
刑部命監案件初泰限內前官承審止有原限之

半與或泰限內承審未及查月者接任官仍照  
定例從限壹個月審結如初泰限內前官承審  
已過原限之半查泰限內已過壹個月者接任  
官准其從限兩月限滿下結即照例泰處庶為

照精寬承審各官等以詳悉心計若至連限泰  
處彼亦心悅誠服矣

查行求過付宜與受財完職之犯查例減元也  
查壹切以職入罪人犯定例查半年限內完職者  
原擬死罪減壹等又減壹等發落徒流等罪寬  
免釋放但其中有以財行求與說事過錢兩項

均與受財之人查同定擬彼受財者於限內完  
職即得按例減元而行求過付之人反不能並  
減元者為其係似此承審者知備見似曾又係似父一系  
遊寬典是向查計職科罪而按例則照似未平  
一物未得法者不能釋放一查父子相承以行求過付計與  
未不能似此父係會易是子今也固是子不為限具不  
者應與受財之犯查同監候如壹年限內職銀  
是元不使似承分存一慎一也

全完



嚴請減刑時對向非過付之犯查例並請減免如  
 實年限內職銀未完或應監道或應遣配亦與  
 受財之犯實例發落若行求過付人犯有於重  
 年限內情節按照原出職銀之數折半完納贖  
 罪者該督撫查明先行  
 題請照例減免其與受財之犯查例監候如此  
 似情法兩盡寬嚴並濟矣  
 查盜案疎防職名宜定限開揭也查地方失事  
 必須文武協辦方克有濟是以文武疎防職名  
 例由按察使查取文職以肆月限內揭報巡撫  
 題參武職以陸月限內揭報總督  
 題參文官於失事之後查報各上司嚴飭即選捕  
 勒拿賊匪如屆限無獲嚴檄催取亦即將尚兼  
 統轄各職名揭報請參惟武官既非按察使所  
 轄自是呼應不靈且因例限寬詳而疎防定例  
 又不開揭遲延往往袖手旁觀希冀捕獲獲盜  
 地方失事又或疎防處分各法對酌省且據案參後多係揭  
 以免議處是以任情開應及至職限揭報不到  
 恐係一得仍舉例行但內主武職揭報遲延後案引子  
 無憑開送總督即以按察使查揭不力咨參議

准開揭報不實力於未盡力於盜案一節請嗣後盜案  
 長案  
 發覺其疎防職名以失事之日扣界文職定限  
 叁個月武職定限肆個月揭報按察使存案俟  
 屆限時叙明會否獲盜詳報督撫具  
 題聽部核議如逾限不報詳按察使查體開具遲  
 延職名徑揭咨參照承查遠限例議處如文職  
 逾肆個月武職逾陸個月仍不開報職名亦詳  
 按察使詳請  
 題參照玩視盜案例議處如此則文武官職名自  
 必早為開揭不敢耽限罔顧而武職亦不敢耽  
 視自然差與協捕緝獲盜賊無充虞分似於盜  
 案實有神益也  
 查楚民為害蜀地之嚴名宜嚴也查川省地處  
 邊疆土人匪本蠻習因昔邊流賊張應志殘殺  
 之後本地人民稀少田地荒蕪故計外省人民  
 入川開墾近年以來田地開闢戶口繁行已成  
 樂土矣惟是人民眾多奸狡易生而其間刁猾  
 異常為害地方者則惟楚民為最甚宜無論山



城亦邑河隸家無別處皆自楚人凡屬奸盜行  
兇唆訟以及控官振吏批讀罷市宜切下法之

以保原素是者勿都獲者  
事多屬其徒若不分別懲罰臨官治非淺鮮  
請嗣後蜀省地方有楚人犯事應治以罪者除

人命強盜及罪該軍流仍照律例擬斬外其有  
竊物騙財唆訟硬証佔田奪婚酌酒賭博等項

凡事干地方欺凌良懦者初犯照本罪加罪壹  
等懲處再犯治罪之後將伊本身妻子遞回原

籍收管限以伍年或捌年之後若華如果畏法  
自新不敢違司封盜令巡撫查明具

題得此此例庶立法森嚴司預知所悛改而淳樸  
之風漸可復矣以上肆條不編郵阻可否

探擇伏惟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甘肅按察使臣李世倬謹

奏為敬獻易禱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仰蒙

聖主知遇昇以刑名重任復荷

殊恩准令具摺陳奏敢不殫竭微忱以副

聖意謹就所知數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接審案件之限期宜稍寬也查定例承

審

欽部事件限四個月命案限六個月盜案限

一年初限滿日不結以遞延咨恭即于限

滿日接算扣限四個月審結如初不結以

另結不結

題奏接任官于本限內展限一月若二參限

內前官已承審二三月者接任官以到任

之日起扣限四個月審結但初參限內有

前官承審已經數月則剩限無幾二參限

內前官承審已過一月則餘期甚迫而接



任之官僅得展限一月未允大促且于審  
 案不無草率即至限滿恭查亦不能折服

其心且請嗣後

之奏不是議見甚屬早臨之至

欽部命盜案件初恭限內前官承審止有原

限之半與二恭限內承審未及一月者接

任官仍照定例展限一個月省結如初恭

限內前官承審已過原限之半二恭限內

已過一個月者接任官准其展限兩月限

滿不結即照例恭查庶為期稍寬承審各

官得以詳悉辦理若至逾限恭查彼亦心

悅誠腹矣

一行求過付宜與受財完贖之犯一例減

免也查一切以贓入罪人犯定例一年限

內完贖者原擬元罪減等發落徒流等罪

寬免釋放但其中有以財行求與說事過

錢兩項均與受財之人一同定擬彼受財

者于限內完贖即得按例減免而行求過

付之人反不能並題寬免是同一計贓科



罪而後例則異似未平允且請嗣後凡貪

贓案內有以行求過付擬罪者應與受財

之犯一同監候如一年限內贓銀全完

題請減免時將行求過付之犯一例並請減

免如一年限內贓銀未完或應監追或應

此奏更屬可笑似此善柔偏無知誤見居官

違犯亦與受財之犯一例發落若行求過

行事入贓汝父之說然矣汝若不能除心之蓋

付人犯有于一年限內情願按照原出贓

父子私水私心以為得計亦難強之使復但恐

銀之數折半完納贖罪者該督撫查明先

行 將來未必能如汝父苟全無恙也固思不可負

德不可忘也百慮而東公為之俱之勉之

題請照例減免其與受財之犯一同監候

如此似情法兩盡寬嚴並濟矣

一盜案疎防職名宜定限開揭也查地方

夫事文武疎防職名例由按察使查取文  
 職以四月限內揭報巡撫  
 題奏武職以六月限內揭報總督  
 題奏文官于失事之後一經各上司嚴飭即  
 速捕勒拿贓賊如屆限無獲隨將蒞統  
 轄各職名揭報請恭惟武官既非按察使

所轄自是呼應不靈且因例限寬舒而疎防定例又不開揭遂延往徃袖手旁觀希冀稍獲獲盜以免議處是以任催周應及至臨限職揭不到無憑開送總督即以按察使查揭不力咨奏議處非惟冤抑實亦無益于盜案臣請嗣後盜案發覺其疎防職名以失事之日扣算文職定限三個月或職定限四個月揭報按察使存案候屆限時叙明曾否獲盜詳報督撫具

題總部核議如逾限不報許按察使一體開地方失事文武疎防處分及例已文按察使無異遲延職名徑揭咨察照承查違限例議處如文職過四個月武職過六個月仍不到按察使然恐開送遲以查揭不力咨奏殊未允開報職名亦許按察使詳請此一節與督撫無涉的具疏題請可也

一楚民為容易地之懲治宜嚴也查川省因昔遭流賊殃殺之後本地人民稀少田地荒蕪故許外省人民入川開墾近年以

朱惟楚人最多凡屬奸盜行兇受訟以及控官挾吏扯旗罷市一切不法之事多屬其徒若不分別懲創貽害洵非淺鮮臣請嗣後蜀省地方有楚人犯事應治以罪者除人命強盜及罪該軍流仍照律擬斷外其有竊物騙財唆訟硬証佔田奪婚酗酒賭博等項凡事干地方欺凌良懦者初犯照本罪加罪一等懲處再犯治罪之後將伊本身妻子送回原籍收管限以五年或八年之後若輩如果畏法自新令巡撫查

明具

此條所見是已有諭旨從部頒發

題停止此例庶立法森嚴勿頑知野悛改矣

以上四條不揣鄙陋可否採擇伏惟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

湖北布政使臣李世倬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父李成龍在東病故蒙

聖恩令臣在任守制准給假治喪于雍正十一

年十一月十三日莖親事畢即赴

闕叩謝

天恩荷蒙

召見

聖訓周詳不啻

高天厚地銘心刻骨感靡涯旋即束裝于雍正

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回任茲奉部文蒙

聖恩授臣為湖北布政使聞

命之下惶感交深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說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乃蒙

皇上既沛留任之

殊恩復

昇旬宣之重任受

恩愈渥報稱愈難臣惟有益加奮勉實心辦事

以仰報

天恩于萬一耳今已領復文憑擇于雍正十二

年二月初六日起程赴楚俟到任後照例

詳請撫臣具本

題謝外所有臣感激微忱理合繕摺奏

聞伏惟

睿鑒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切記朕面訓之旨勤加省察到

勿去懷不可復蒙汝祖汝父之故智是與非禍與

福在汝自為慎之勉之



刑部廣東司郎中加一級日掌王理設

奏為遵

聖

旨條陳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無日不以民生休戚為念

而於刑名一事尤歷

聖懷誠以刑獄者民命攸關用法務求平允即非庸

庸然憐之盛是以

溫諭臺下戒飭再三如天好生之德誠曠古所未有

也臣一介草茅由縣令州牧歷任今職荷蒙

國恩涓埃未報苟有所知敢不為

皇上陳之巨愚以為刑部衙門監禁人犯宜分別罪

之輕重也且查在外衙門審理詞訟惟命盜重

犯方行監禁其戶婚田產以及口角細事或有

罪止於杖笞者或有無辜枉被拖累者一舉不

得濫行監禁如有將輕罪無辜之人濫行監禁

者該督撫訪聞即行奏處蓋以牢獄至重一人

在監則其父母妻子無不驚惶畏懼而且獄卒

凌虐多有不堪及至審明無辜釋放之時而其

家已不可問矣是則輕罪無辜之人枉被囚禁

豈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至意也且請嗣後刑部衙門承審

事件惟命盜重囚及情罪可惡之人方許監禁

其一切無辜之人及輕罪人犯罪不過於杖笞

由外詳却者全原詳帶審在水衙門控告者若

取保候質一舉不許濫行監禁如有將無辜之

人及輕罪人犯濫行監禁者本部堂官查出即

行參處如此則承審之官不敢濫行禁羈而無

辜受累之人及輕罪人犯咸沐

皇仁之浩蕩矣臣庸愚無知冒昧陳言伏乞

睿鑒臣下勝戰慄悚懼之至臣謹

奏

新故直捷三七營副將 李如柏 擢奉為叩請

聖訓事竊 介庸況至惡極陋何蒙

主子天恩賞准

乾清門行走今後

特放三七營副將 賜蓋火馬之力不能仰報於萬一伏思副將

無請訓之例 何人乃敢冒昧恭請

聖主格外訓示但 恩殊無知所守之地附述

皇陵非奉

聖訓指示恐朝夕無所遵備伏乞

皇上矜念愚拙俯賜

訓誠保 有所恪守則感激無地捐糜難報矣為此具摺謹

奏

理

奉為敬陳管見事竊 介庸況至惡極陋何蒙

聖祖仁皇帝天地洪恩捐糜頂踵難報萬一後蒙

皇上隆恩疊沛數年以來寸長未効今有一得之見敬為表

皇上陳之奉管為難能為督撫擬請分所當然而進退人財

實乃

皇上大權之所在使用一人而曰某人之奉為陸一言而曰某

人之保題是

天恩出自

皇上而美名更歸陛下矣況美名所在學利權之保題人者即

不好利安知不亦思即不亦思安知不亦思即謂心實難

他惟竭盡忠誠為民社地方督伍起見而被其保題者未

有不感其恩德者也以為大計軍政激揚之重與所保

河工保舉考功之定例使明無家輕為更易除死之外豈

可過缺混其保題乃

皇上特是今復遇有應題補之缺實是保題之人不加顯其

才德才德全在任也倘誤用庸人則力何事得起天下

一缺而開列數人不作其人知奏請



皇上于衆人中優補一人備任選之人不得異議好聲譽便  
身如沙則碎體水則摧下竹如石則於天下合  
天下公道分鼎步  
明皇太后人之首敢而智無後無保題之虛名文則官升

此如威嚴  
朕以重德信個大臣之身非是將官亦暗全威嚴  
皇恩而致獲念更夫若保題一人方用之時與此用之後而人  
而不畏朕持柱鎮身者此理可通焉其納諸  
如高某人之保題則保題人者其子好名害利市是則

朕惟不威福之大臣一職而再說故耳大臣能為  
北書之十四各一十此其非故也惟不此其  
年其先陳神身不道教之年到分日其福也  
朕子得無名物一如伏祈  
福月利也若也時在大臣者自保重譯節耳非性  
聖上其聖地作其此得理其  
了捷之步保少年武夫亦不足謂之亦能及因此  
朕以重德信個大臣

皇上聖安  
朕女聞你吃痛任時若如此大受於其自暴自棄矣  
若惜自身可憐下年若功名人品

恭請

錄宣化府等處地方制將先總兵官加一級紀錄一次 臣李如柏謹跪

錄宣化府等處地方制將先總兵官加一級紀錄一次 臣李如柏謹跪

朕安 勇奏一僧出才皮神後

皇上聖安

去歲巡撫臣李成龍備伏款

請 主于聖安

朕安賞你翎子華是保主于替保討的保者  
和任的功名身官都保你主于的好處保者依  
着保主于放胆祀去王修身移悔不忍將你  
王于勇不保保德表負了朕恩壞了保主于  
的臉面少將朕聲名有礙你自己想一想就  
了感着保你處分朕自登任以來用人行政保  
自然有身目的若等勉力保个十成官仰報  
朕與你主于若徒在保主于面前叫苦輕請官



指聖感服年日不能卒紀也老丁你的見還了  
自己感主又不預備已新富戶房不預備  
做一個中色也持共人言勉之付種大吏事云  
下新款姑答賢是不能辦一件事也作不素了  
勉之服此第之持守待保少其人又不少有上  
客有<sup>與</sup>陰去美自取超身之持身事以博孝為  
上切不可持此等名宜務以有神而容之

九一七

翰林院庶吉士臣李光燾謹  
奏 臣伏見我

皇上隆道崇經追封孔子上及五世尊師之  
典誠莫以加矣臣竊謂孔子而後至宋  
周敦頤實能逆接孔孟之傳程顥程頤  
復昌明之至朱熹而集其成聖緒絕學  
淵源相繼

聖祖仁皇帝既升朱子於十哲之班而周程諸  
在從祀之列臣竊願推廣

聖意似應以周子二程子並預升堂隨十哲  
後將見儒術益光而海內人士彌思自  
奮于

文明之運矣臣草茅新進不識當否伏乞  
聖裁為此具  
奏

八六四

九一六

安嚴延齡叔才李氏龍所伏敬

請

孟子聖安

朕去冬內奉嚴官聲名中平雅多金龜後臨  
而布身柔動之名朕念

皇父於十年任用付強容不敏勉自新自此以後  
亦仍然拘情款款中神與經謀錯著國法  
身形悔之不及特論



工部尚書加一級臣李廷選謹

奏為濬別郡守以清吏治事臣竊見親民之吏莫如縣令而

為縣令之表率者莫如郡守蓋郡守果廉縣令雖欲貪而

不敢郡守果勤縣令即欲惰而不能伏遇

皇上臨御以來興利除弊暨明選公毋於引

見之時察其優者孰加

賞賜而山東等道省知府一缺

皇上親加選選

訓誡諄諄則受

恩者自必人人思奮即報

皇恩矣獨是各省之郡守有茲任五六年者有十餘年者其中

之治行超越群輩自守者固不乏人而為人平常者亦慮庸

碌者亦復不少臣愚以為知府茲任五年以內者不議外

其五六年以外至十餘年者令吏部開摺註明歷俸年次

奏聞

皇上每省欽點一二人輪流引

見歲以為常察其治行超越者留京優擢群輩自守者著回

原任而為人平常庸碌最遲者勅令休致庶吏治澄清而

於地方大有裨益矣臣愚昧之見是否可行伏候

唐穉臣謹

奏

工部尚書加一級臣李廷選謹

奏為致奉

上諭奉初陸日奉

旨湖北布政司缺遺教日以來思維不得其人將此

缺六部都察院滿漢尚書侍郎大學士等各保

舉一人欽此臣查據遵

旨將臣所教知者舉出一人

河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朱剛臣任兵部侍郎

時未滿為今部郎中臣曾等往安處寄奉人明

白操守好

上諭或亦有堪別任之員令臣等開列於此臣遵  
旨所深知者舉出四人

翰林院侍講阿靈阿 同 臣 運米阿靈阿敬等

前大辦事勅取宣府駝隻不要費用操守好

候補知府許國斌 臣 往河南膏兵同試飲肥

鄉知縣臣過郵部聞其居官物敏操守甚好

廣東南海知縣丘瑞 臣 聞其理項活劃育守

有才後以捐陞離任督撫復呈請

題現留京任

遼安縣行取知縣喬子漢 同 臣 運米御事勤

慎操守好再

上諭有茂于國政之事進諫朕躬之語永此臣亦開

寫欽此恭惟

皇上嗣纂鴻圖精率臣守克仁舜孝曠千古而獨隆

高俗湯勤邁百王而首出用人行政統中以運

萬幾剔弊釐奸盡聽以勅百吏此操維新之治

猶垂下問之勤足欽海岳之高深懼之涓埃之

俾臣 臣 謹

奏

九二〇



談部議奏

奏

工部尚書何廉理續紅旗漢軍都統等摺三次 臣 奉水陸陸

奏為遵

旨條奏事 臣 八旗虧空案內開報抵兌原為家產

不足完官故准其以私備作抵切見開報之人

多有脫卸之弊端而承追之官亦有僅呼之因

執 臣 謹將悉見敬列二條恭

呈

御覽

一雍正六年八旗已入黃冊具

奏之虧空其能完內有以私備開抵者臣當日准

開抵免之時自應查驗文契如果中保確據

押印是憑方為准信且旗人開欠多屬旗人

又何難於未准之前咨喚通旗當官一鞠將

來自無推諉乃承追各官只據一面浮詞任

總無懸契券遽行入冊其條苟完及至

奉准咨通多有不肯承認此咨被覆展轉遲延例

限將逾尚無定向日皆從前承追各官並不  
實心辦理及都統等不行詳慎之故也且請

將已入黃冊內開報抵兌銀兩如有推諉即  
着兩該旗傳喚兩違公同質明如果借欠是  
實而欠員之人巧為脫卸者除將銀兩勒限  
嚴追外保官員生監交部照例議處係開散  
交與該旗重懲如開欠是虛除將銀兩照原  
案勒追外仍將各開之人從重治罪倘開欠

不實之項果不能完即着落原准入黃冊之  
都統副都統並原保之叅佐領按股分賠并  
請嗣後承辦此項承為定例則承追之官不  
致朦朧辦理而推諉巧卸之弊端屏絕矣

一八旗承追虧空除侵那訛詐婪賍等項並情  
理可惡者照例嚴追恭處治罪外其分賠認  
捐及開欠私債抵兌者例應勒限催追但其  
中有資產能完者自應照限追完不容少有

補滿至所欠之人實無家產止有俸錢錢糧  
者若一例依限勒追恐所欠之數多於俸錢  
則定限之內安能完補迨至限滿之際礙於  
成例勢必查奏一經奉旨則併無俸錢錢糧

愈無可抵又心駭回令原開欠之人完結其  
原開欠之人如果能完則當日承追之官又  
安肯容其開報私負以抵官項乎一經展轉  
兩落空虛是徒有勒限之名而終莫能完補  
矣且請承追雜項銀兩除有抵者按限勒追  
外其實無家產止有俸錢錢糧者不必拘執  
原勒之限着該旗按其所濟之俸餉分年扣  
抵咨部完結則原項不致虛懸而承追得其  
實濟矣

皇上睿鑒施行

以上且補淺末見是否可採伏乞

工部尚書仍兼理賑恤兼道軍部統籌務紀錄三十二卷永隆謹

奏為遵

旨條奏事 前月見署理浙江巡撫印務觀風整俗

使蘇任和疏稱浙江海塘浦兒覺等處塘址冲

裂又東塘念里等處草填塘部請改石塘又

泥烟墩等處從前未修各塘俱冲塌數處先後

估計工料共銀四萬二千九十六兩零請撥前

案業經 部議覆

奏准照數撥給并令各員上緊堵築並此外如有

續塌工程飭令修估毋致貽誤在案 伏思海

湖為患已歷多年蓋湖信始起謂之湖頭湖頭

已過名曰快水其間波浪掀騰則泥沙隨漲及

至湖信平退則此地之泥沙隨波逐浪已積於

彼地矣是地之高低既莫能知其定向則水之

來往亦莫可測其源流苟非人性與水性相孚

則今日堵築明日坍塌必致糜費錢糧而塘工

恐未能堅固矣 愚以為度其遠近審其機宜

莫若以熟悉水性為先欲得熟悉水性之人則

莫如從前辦理塘工之舊員為善也請

勅下確查自康熙五十四年修理海塘起至康熙六

十一年塘工告竣原在浙省辦理塘工同知以

下大小各官如有現在投供候補者乞

命往浙省過缺題補如已經陞遷及另補別省者除

大員及正印有司供有錢糧刑名經手未易輕

動毋庸調補外其任職雜職等官今於兩省照

伊品級衙門對調若因公降革無罪者今赴浙

省塘工効力果能著心任事准予開復酌量題

補統令作速赴浙協同現在塘工各員加意堵

築修築務令堅固則熟悉水性者既有其人而

現在辦理未久之員亦得藉以措授久又供能

熟悉庶塘工可少坍塌冲裂之患而錢糧亦不

致虛費矣 臣等謹見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盛京工部侍郎李永昭謹

奏恭請

皇上萬安

陛下名日利威京實心任事一切辦理固祥履其  
壽之所請速德系感素協同輯祥之奏已請神

準行矣



工部尚書臣李永昭謹

奏為敬陳厥丁之疾苦仰祈

睿鑒事恭惟我

皇上聖神慈惠視民如傷凡民間之休戚無時不切  
宸衷蓋惟恐天下之百姓有一夫不獲其所也臣任

盛京工部侍郎時親見厥丁之疾苦敬為

皇上陳之部屬下五品佐領後三讓所賞有七畝一

為黃元厥壯丁叁百叁拾伍名供應

三陵並

宮殿黃元龍津走子均或奇物深應供之甚難路  
遠運送難數亦可勉強供使一為恭崇深壯丁  
壹百名供應

三陵大小祭祀並

宮殿及五部應用木炭並無額數且運送繁多近  
優裁或半隻壯丁甚為艱難一為灰厥壯丁壹  
百陸拾名每名除交官灰應用外兼修

三陵並

宮殿俱取於壯丁並無額數壯丁甚為艱難一

為缸厥壯丁叁拾玖名供應大缸大瓶大盆二  
盆三盆馬路靴黑砂碗等物係應供之甚難路  
遠運送難數亦可勉強供使一為幕厥壯丁玖  
拾伍名每名額定支文幕貳拾伍兩尚有御器  
之筆簾藏菓博子奇物拾捌件及

三陵並

宮殿需用大龍簾香殿於壯丁年歲久遠近日

三度及

產葉地方所存無幾故著取壯丁甚為艱難一  
為作于取壯丁案松陸各除父官作于應用外

宮殿所用作于亦無額數且路途遙遠難數一為

給賦壯丁壹百參拾名舊例許令創給以配黃

先油水惠用其創給原有舊地方後因伊等貧

判另移新地方以致土提攪亂自慮然伍拾伍

年停止首壯丁自備取兩探買供用每名每年

文給參拾伍兩發不能應逃亡間有壯丁甚為

艱難以上七縣除察炭廠有官牛外其餘六縣

皆自備向還其所耕田地仍按地輸納草豆與

平民無異故壯丁等皆苦之伏祈

皇上勅下

盛京工部侍郎會同

盛京戶部兵刑四部侍郎會同會議詳細確查宜

定期數者定其額數宜清草場者清其草場舊

額所用牛隻酌量優給其備用給納可否仍令

向舊地方創取設所傳微細自愈於備取保買

或創足一年之數即令未官封開候次年應創

之時再令創取其設前另存創取之地方兼行

禁止凡此數廠事宜皆宜所親理是否可行

皇上至仁至明斷自

聖裁臣仰禮

皇上勤恤民隱之心欲以

上聞也伏祈

皇上睿鑒為此謹

奏

茲神德奏



正部尚書臣李永衍謹

奏為請慎掌印之選並定辦事之員以專責成事

伏查各部院司分例有掌印尚書一員辦事尚

官向無定員自雍正元年奉有

諭旨每司止用部中員外主事各一員不許兼管別

司誠為杜絕弊端之良法也臣仰體

皇上澄清吏治之意竊以為有宜加國家者則掌印

之員不可不慎選而辦事之員不可以屢更也

蓋掌印為一司之領袖必詳歷練精勤者方可

兼綜衆事今由堂官派委未始

宸定或致輕忽貽誤又或屢次更換易滋弊端即以

部而論四司皆有錢糧關係或承辦在前而

不復稽察於後或貽累在後而早已規避於先

似此弊端勢不能免臣請嗣後每司揀選掌印

官各一員必擇歷練老成公明勤慎之人堂官

公同議定

奏明引

見若部中內實無其人即於員外主事內揀選堂

官公同議定一體

奏明引

見令其掌管倘有更換詞補亦必

奏明如此則各司不至屢次更換而責成得有所

專矣至於辦事之員不時詞換較之屢更掌印

固稍有差別而其弊亦未嘗不同蓋人無間切

之心則苟且推諉雖有掌印賢員不能取相助

之益矣臣請嗣後每司辦事官員除漢官原有

定缺應照新例於該員得缺到任之後試其應

否詞補另行

題請外其滿官分司亦令堂官公同揀定酌司分

之大小稱其才而同之其最繁者於部中員外

主事各一員之外或多或少派一二員俱皆吏部存

案如有更換亦必咨明吏部如此則人人無趨

避之違事得熟悉之效矣臣愚見如此是否

宜行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工部尚書臣李永福謹

奏為請定武臣之制以勵軍伍事伏念從來國家

文事必飭武備承平日久漸即安逸自前古皆

然哉

皇上秉乾臨御以來凡天下提鎮之官自總兵以至

副偏裨遊守備無不加意遴選即下至千總墩

職亦必引

凡試其藝而用之整飭軍伍留意武備至矣蓋英

誠自古所未有也惟是在外舊習相沿已久似

有宜稍為更變者凡天下提鎮係封疆大僚暫

時出入坐乘肩輿以肅體統壯觀瞻可也至因

公出路亦宜令其乘馬蓋可因之以習勞也至

於副將以下以至參遊都司營頭守備近日相

習成風出入亦皆坐轎古云身先士卒早以養安

處逸習慣之身而欲一旦賣之身先士卒必不

可得之效也且輜夫必用數人必取於營

伍此葦原非守分者而又借將主輪夫之聲勢

其於民間必多事其於隊伍必強悍既曉此數

人之操演而又不安靜守分不知不用之為愈也臣請

勅下直隸各省提鎮自副將以下等官一榮騎馬勿

許坐轎著為定例駑馬之勞習久成慣安逸之

性自然消磨無論有事即要處弁亦不至是

驕勇豫廢費不負我

皇上留意武備整飭軍伍之

聖意臣才淺智昧迂鄙之見未識當否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秦奴才保薦

奴才李 未忠 跪

監察御史現在江南稽察錢糧伊拉齊前在

養心殿造辦處與奴才一度當差見其為人謹慎

操守頗好才亦敏捷今稽查錢糧盡心料理

辦事明白堪勝布政使之任

前任河南南陽府知府今陞江寧糧道劉永鏞

奴才在河南時聞其在滎澤縣聲名甚好後

見任南陽府辦事勤敏刑名諳練操守亦優

堪勝按察使之任

以三人分別保舉朕深和者原是好的任前永鏞尚未  
知更向房路侍侍骨向上請未有才更少微於不似伊  
拉齊辦事



奏為恭

新授湖廣鎮寧鎮總兵官奴才李德保謹

謝

天恩事竊奴才於雍正五年正月初六日接到正定總

兵副付內制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蒙兵部副

付奉

旨姚文玉准伊所請以原品休致姚文玉員缺著直隸

大名協副將李德保補授欽此到奴才欽遵隨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

謝

恩託伏思奴才等貽下質至恩極隆既無寸長足錄復

未報効項埃家

聖主隆恩自任陞參將留甘肅撫標遊擊任輪流引

見荷蒙

皇上天恩特授大名協副將

天恩溫諭教誨菜飽奴才榮選赴任正在竭其芳思盡

心營務未有寸報復荷

聖恩界以總兵重任聞

命白

天威激涕寒水才自分何人查家

天恩高厚過分踰極但總兵職任封疆鎮軍為水陸要

地恐難勝任陳懼實深伏求

聖主垂慈俯

賜恩准水才星馳赴

京陸

見跪聆

聖訓俾地方營伍事宜知所遵守矣水才不勝惶悚之

至謹

奏

水陸要地恐難勝任陳懼實深伏求

新授湖廣鎮軍總兵臣李佛保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到正定總兵劉付內閣雍正五

年正月初一日家兵部劄付奉

旨姚文玉准伊所請以原品休致姚文玉員缺

着直隸大名協副將李佛保補授欽此到臣

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寵伏思臣驚駭下第至愚極陋尚蒙

聖恩界以總兵重任聞

命自天威激涕寒水才自分何人叨沐

天恩高厚過分踰極但總兵職任封疆鎮軍為

水陸要地恐難勝任陳懼實深伏求

聖主垂慈俯

賜恩准臣星馳赴京

陛見跪聆

聖訓俾地方營伍事宜知所遵守矣水才不勝惶悚之

奏

允再祈請京察臣見再赴新任可也

隴州湖廣鎮軍鎮總兵官紅翎五寨司

奏為

奏

聞事竊奴才任職軍細查營伍苗情所有確知確

見不敢不據實具

奏查鎮軍一鎮專為紅苗而設自康熙四十二年

題准紅苗被剝歸誠督撫臣前後條陳善後事宜

非不周詳緣地方文武官員積習相因其實奴

才盜掠時有地方未盡率誼即如

題定民苗不許結親一事奴才細查不但民苗結

親即兵丁內亦復不火若徹底清查過於急迫

恐滋事端又

題定漢民不許居住苗寨一事奴才細訪附近麻

陽縣尋處民人遺留苗寨者甚多此等奸民勾

引苗人劫掠偷盜練索為非均皆貽害地方除

現在咨商督撫臣酌議嚴禁稽查務期首先杜

絕苗人聲息及添防移汛事宜概不敢請

奏竊奴才壹荷

聖主高厚隆恩敢不悉心籌畫慎重度量以期得當

不揣冒昧環議變通之法敬為

奏

聞查近年以來光苗未結命案尚有一十一宗其餘

犯人趕牛等案不勝枚舉奴才雖屢飭將備勒

限擒拿其如紅苗照得巨測一經起殺偷盜事

發便藏匿密著深寨恃其地勢險峻抗不服拘

營員即欲入寨擒拿恐干擅動官兵之愆以致

命盜案件累年沉痾故舊苗事既犯而法不行

益滋玩愒故尤者實多觀望者亦復不少在在

因循何所底止請照從前勦勦之法擒拿各案

積兇以彰

因憲以清其源如案件兩樞未經緝獲者并窩隱兇

苗之寨奴才酌其寨穴之大小遠近派撥官兵

壓臨勒令擒拿若知畏法首獻免其勦除交有

司照例究報倘敢負固橫肆情衆逞兇不服拘

拿者直搗寨穴掃除積惡其無辜別寨不得株

連獲者治以軍法附近隣寨如有助惡黨

接者一並勤剪蔓草既除積案可清則面人震  
懾

天威自必欽哉矣女才未敢擅專輕舉仰遵

聖訓差令家人家封禁前督提臣應行應止聽督提臣  
以等身任察明督提臣法刑理者越分使不得  
主持從長計議理合先行

奏明再鎮軍鎮管伍廢弛亦非一日即如去年官

兵李復游謀正業內燒燬田家村等四十餘處

其間是否對敵延燒抑係官兵放火焚燒行查

尚未確覆又有于德劉志在遼河地方發言放

火搜李索詐民人銀三十餘兩前獲銀兩刑罰

將魯喚置而不問此雖非女才任內之事但邊

地重鎮全無紀律若不整頓嚴肅一洗積習恐

弁兵日益偷暇女才何敢稍過謙恐明知故縱  
錄多不修職事女才宜努力女才宜言行相副  
已經咨報督撫臣嚴查虛實女才為邊地情形

起見冒昧具

奏伏乞

聖主睿鑒再女才於正月二十一日

陸見出

京索

聖主擢前任鎮軍鎮總兵官董家台摺

奏二扣四事

今女才逐條查

奏欽此今女才確查明晰一扣三筆另具摺片並

錄

繳原摺先行

造呈伏乞

奏鑒又蒙

聖主今女才下與湖南撫臣布爾恭

諭旨女才於三月十五日至長沙府原領

聖諭下與布爾恭布爾恭跪

謝

聖恩將情由自行覆

奏女才理合

奏

聞再兵燹鎮總兵官劉業澤做官聲名實屬不堪但  
身才資稔不待量據奏訪披身者湖漢澤澤不得他  
已蒙  
履者有承嗣保額不烈

聖恩令其休致母容女才復行陳

1000

奏所有 如才前來

御批奏摺一扣理合一併恭

敬伏乞

聖主睿照謹

奏

覽

原摺內

奏借銀時較平價借散四營兵丁並將現存急款  
存七裡三接濟兵民一事 以才竊查借銀奏借  
夏運減糧必須現銀交納兵丁之銀雖遇減價  
究竟無濟銀草鋪處為山產米無多商販不敷  
者實少至於邊荒舊例借藩庫銀兩買穀時當  
於青黃不接之時接濟兵丁夏秋二季米折加  
運十年之後將所存急款源源接濟此事實有  
益於兵丁

才乃駐任臣的才自是亦在借藩庫片兩月係  
身系作命的主係對的界智提商呈摺內  
者道以日例不和以例在何處

奏

原摺內

奏於乾原二應應徵秋糧內的量撥給賞苗一事  
如才查康熙四十二年紅苗歸誠頭納秋糧一  
百七十六石零此撥給鎮鎮軍兵糧之項向來鎮  
道會地與賞苗日各各捐悔銀牌花紅行之已  
久今董家台積於的撥兵糧之項以作賞苗之  
用甚屬錯誤且鎮鎮軍四營共存空糧二十五  
分原作每年分賞苗日之用以苗日熟悉苗路  
起撤苗人各營派遞有牌拿先苗事件用以抽  
總引路故設有苗日名色將空糧按名分數但  
未得至如才尚恐不肖弁員借名虛冒現在確  
查酌量以期得當理合附

原摺內

奏所進苗匪苗寨開學校推廣一事查紅苗

自歸誠以來設立義學僅其入學

題明已久究之竟無請書苗人其人查苗生能外

服一人近復軍械局任尚係苗人此外實係附

近麻陽縣民人買苗籍入學况苗寨甚多遠近

不一即貴以開學校徒恐亦不能有效也才不

敢不據實直

奏

將以事京知印付知是

因憲以清其源且未敢擅身已差人密封票  
此等事宜自應呈稟督提會商料理豈可越分  
商督提且應行應止聽其主持從長計議  
自專  
理合先行

摺充以彰

奏明再鎮軍營任廢弛亦非一日即如去年

官兵拿獲謝祿正崇內燒燬田家村等四

十餘處其間是否對敵延燒抑係官兵放

火焚燒行營尚未確獲又有千總劉忠在

遠河地方聲言放火獲拿索詐民人銀三

十餘兩前獲鎮辰州副將魯巽置而不問

此雖非任內之事但積習亟宜洗滌并

某公實力為之絲毫無庸藉口但須言行相符  
兵不可騎縱且何敢稍避嫌疑明知故縱

湖廣鎮軍總兵臣李佛保謹

奏為奏

聞事竊日抵任鎮軍細查營伍苗情所有確知

確見不敢不據實具



已經咨報督撫臣履查虛實理合奏

聞再與陵鎮臣劉業溥做官聲名實屬不堪但

已蒙

若有貪婪不法官擬請准奏聞功世身之應詳

聖恩令其休致毋容臣徒行陳

服於地日另有所聞爾領罪不起也

奏合併聲明謹

奏

覽

九二九

張學淵廣羅軍駐劄五寨司總兵官臣李鴻藻謹

奏為

奏明事竊臣於本年四月初八日具

奏欽遵查

覆借銀兩一事臣於本年三月抵任通過鎮軍

地方雨水連綿米價陡長臣惟恐糧三之說不

較接濟糧餉愚昧之見以借支庫銀實較貯倉  
接濟兵丁誠以有益仰蒙

聖主慈恩令臣詳酌與督提商量臣今歲身履親歷五

六月間鎮軍地方天色晴明備接置檢校未大

登收成均計十分以每石一兩九錢五分之米

價日今八月內已減至一兩零二分今歲兵食

可以無缺再鎮軍現存倉穀六千三百餘石今

歲四月間減糧與接濟兵丁並行已較足食且

請嗣後青黃不接之時為一兵食有缺臣隨時

咨案督提臣照今歲除糧三之外將存七錢石

詳酌借資接濟兵丁於秋餉內還項一轉移開

兵丁可無缺食之虞至此項倉穀今歲還倉息

本已共有七十石即年息奉出糧石漸多是

即逐年減糧源源接濟之項毋庸再借司庫銀

兩且從前未能見及於此界味議

奏借銀兩時有益之處實無他可容且不堪戰慄

惶懼謹具

奏

閣下呈

聖主將前任總兵官董家台摺

卷二和四事

今日重

奏欽此臣於本年四月初八日具

奏一和三事尚有未經覆

奏原摺一和今確查明晰另具摺片

進呈并恭

繳原摺伏乞

睿覽臣伏思前據臣董家台身受

聖主不次起擢之洪恩並不實心報効於任內虛冒名

種需索勇員土司銀兩存庫軍裝一任虧缺諸

事況延捏飾妄

奏罪實難違且所知既確理合另摺

奏

閣下臣查得長陵鎮原任總兵官劉業澤於任內貪

婪枉法虛冒索詐種種猥跡昭著且訪聞確實

另具摺

奏所有臣前來

御批奏摺一和摺片三摺理合一併恭

繳伏乞

聖主睿鑒謹

奏

九三〇 該部嚴察議奏

奏

奏為

奏

鎮守湖廣鎮軍鎮副五寨副總兵官臣李鴻傑謹

聞事 伏思最近該處總督官兵首重糧餉無慮次

重軍裝齊備至於私索繩送羅同職物凡屬臣

子自應潔已奉屬以期圖報乃前任鎮守董東

台歷任以來除出名親丁食糧六十分外隱操

虛冒名色令家人頂食空糧一十五分做充名

數逸來

查歷任副都統時始分發四營頂補董家台獨不思係

薪外家

皇恩浩蕩准予親丁糧餉

澤及米家實難報稱尚敢虛冒空糧深負

皇恩又仍缺存庫旗綿盛甲一百六十五頂副都統行

臨庫點驗時據中軍遊擊朱國佐稱自前鎮臣

戴良弼任內拆變遺沉缺額未補除臣勒限該

將儘補進貯庫但董家台歷任將及二年此等

軍裝一任虧缺因循苟且不為備查勒令暗補

明係物充泥延只圖取悅屬下四營派銀六百

兩難任時以作贖錢查差兵丁彭明呈三次向

水明司土司彭華托需索銀三百四十兩苗馬

一十疋似此董家台身受

皇主不次起糧珠恩並不實心報効私令家人占食名

糧旗綿盛甲一任缺額惟知取悅屬下指事泥

延以致兵丁技藝生疎營伍廢弛臣所知既確

不敢壟於

上聞謹

奏

九三〇 該部嚴察議奏

奏

奏為

奏

領守湖廣鎮軍鎮副五察司總兵官李傳保謹

聞事且伏思吳陵地界楚蜀邊近土司總兵臣職應

至正已率屬悉習自守以仰報

皇恩於萬一乃有原任吳陵張臣劉業澤自抵任以來

除規丁食糧六十分外所結八營每營虛冒空

糧三十分漸聞聲名不好陸續發出頂補尚存

空糧四十八分迨至今歲雜任時始令家人郭

永泰魏文俊得銀責補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內

拿獲吳陵監商秦安生私販川鹽隱匿不報索

詐銀兩本城紳士勸求停贖銀二千兩入已假

名罰銀二百兩修德教場又劉業澤任內於所

轄八營每營扣取公費銀二百兩並未公用使

蝕私索又違

例携帶伊姓劉興謀於任內私項馬兵五姓姓名

皆備把總現任施州營千總事竟不汰汰又劉

業澤九獲補馬步兵丁無不勒索贖銀自七八

兩至十一二兩不等皆郭永泰魏文俊經手又

劉業澤向容美司土司索取苗女一名現在為

妾大子

法紀又服家人選

例仍稱堂官郭永泰魏文俊二人九遇補放千把

總及領受到付皆索規禮銀二三十兩不等似

此貪婪索詐違

例獲官虛冒空糧服家人索賄貨賣名糧不法

已極臣訪聞確實理合

奏

附註

奏

九三三

廣東肇慶副將駐劄肇慶府城奴才年某功說

奏為

奏聞本年捌月某拾叁日總督部王爵某奴才

護理韶州石圍鎮兵部隊奴才查得韶州府屬

之曲江原崇昌營將與湖南地界相連又查

連州曲江原崇昌營將與湖南地界相連又查

山盤嶺歧路崎嶇匪徒易于混雜自一應防

各日匪人散處各山坑谷之中自使  
 山西不食不遵王化不納賦糧去髮其匪性  
 性成每於冬春之時自山坑谷民牛畜  
 財物皆與匪人共其難指其別竟盜  
 賊有申發覺者皆入往山甚難訪緝且匪人先  
 曾射擊行劫兩地至今僅記猶未全獲此  
 地少所以下特而盜風所以不息也奴才護理  
 總兵印務以來更加察訪地理情形匪人踪跡  
 已得其詳業經頒飭撥送守千把外委帶兵遊  
 究此性彼回後職下經不過暫時防禦得以平  
 寧然盜賊之害終無底止擬故申報上司進兵  
 剿除而匪人又無改悔之機亦恐有傷天地好  
 生之德若不設法招徠以入版圖豈有版中之  
 地而容此不化之徒人倚山靠石番為民害謹  
 此機情陳

奏明

聖主天恩勒行督撫轉飭該管賢能有司毋得虛糜  
 故事差查業衙役希圖了局務必親身進山將



至子恩德宣佈勸化深誠猛類果能馴順聽招均要

一山一山查明戶口盡令剃髮截入圖冊律其  
 各從中之殷實浮樸者去克徭日計其約束村  
 徭苟有匪人為匪即按名報官拿究則將徭日  
 重加獎賞以示鼓勵倘或徭日徇庇不首亦將  
 該目拘拿究比務令解出匪徭然後釋放假使  
 匪人不聽撫綏勢必冰遣官兵裹帶行糧毋得  
 驚擾地方同有司逼逐山坑聲言若不從招定  
 行剿滅然徭人多畏或不懷德如此聲張自是  
 舒誠向化不數年可以化頑梗為良民矣奴才  
 查實謹具摺

奏

開謹

奏

廣東大臣不成大臣官弁不成官弁多不成身  
 民不以民一切吏治或政刑名或教誨盜賊  
 凡皆不才何暇整理務種也後抄任製人  
 整理者世等武臣多不才起於大吏功生事

廣東肇慶守副將臣李連功謹

朕安地方所有差委要事件在官左亦人來委者事  
可委一事不必定責在官左亦人來委者事  
又家不令孫李以官左亦人來委者事

廣東肇慶守副將臣李連功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安

地方上遇有應行陳奏緊要事件只管差人齎  
遞若無可奏聞不必勉強責賅趕速使康  
盤費何益凡奏須密之又密不可洩毫洩露于  
外努力做好官以圖上進莫負朕拔擢之恩  
勉之

戶部左侍郎臣李周望謹

奏為請嚴御班會議以勵臣職事

皇上勵精圖治凡趨詣得奏事件日夜

批覽無不殫心極慮臣查周詳乃

聖不自聖猶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是即古帝

王好問用中之意也凡與會議諸臣自應

考古証今審時度勢求乎理之一定不易

酌乎事之久遠可行況思細想復相參互

質方謂之秉公會議近九御班上往往前

後奏差到班者僅及其半未能齊集公同

詳議每逾至數日而尚未其稿亦或未經

到班而補行查題稿恐不無疎畧殊負我

皇上特命九卿至意臣請嗣後凡呈稿御門時

原下

旨意先期抄送各衙門會議之日卯辰二時辦

理本衙門事務各赴班齊集是日除奉

特旨交出事件辦理外如各該衙門有啓奏緊

要事件不能取齊或分滿漢各一員到班

庶而不道誤至事之宜緩宜急應照前

旨遵行勿待邊廷亦勿待等率他在臣子誠敬

居心虛公合議乃可共稿其類其中如或

另有確見意解不符未能盡一且愚亦不

妨而議並陳切不可以一二人之言違爾

密同附和致開朋比之漸此尤臣子之所

宜痛戒者也伏惟我

皇上睿鑒頌示俞旨則班聯整肅在廷諸臣自

益深祇慎於政治斯有裨益矣臣緣會議

事理所關甚鉅為此繕馬恭摺謹

奏

九三五

戶部左侍郎臣李國望謹

奏五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湖北布政使員缺着臣等各保一人繕馬

密摺封固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圖治用人其難其慎至意雖古帝王之辭

門額俊何以加茲臣謹敬擬一員開列於

後

開歸道仍帶監察御史陳特復雲南進士

特廉守正歷任俱有聲名才亦練達又

諭臣等有所知別任可用之人亦着另行列入

臣謹就所素知者另擬二員開列於後

奉天府丞喬雲名山西進士人老成穩守

好前任戶科著有廉名

行取湖廣房縣知縣候補主事王璋福

建舉人才猷敏練人亦有守現派倉場監

督謹此仰遵

俞旨繕馬密摺恭呈

奏

戶部左侍郎臣李周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三月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李敏李周望副庭吳士玉俱着以原銜充經筵講

官切臣周望自顧庸愚寸長莫効日切悚惶茲蒙我

皇上授臣以講經重任

恩遇有加銘感難狀惟有益勵慎勤恪盡臣職以仰報

高深於萬一而已為此具摺恭謝

天恩謹

奏

奏恭謝

皇上聖躬萬安

惟安行去至二摺恭謝謹奏

臣李周望奏揚願謹

奏為遵

禮部尚書降五級留任加一級臣李周望謹

旨保舉事舉得現任直隸保定府北路捕盜同知雷

之瑜湖廣安陸府沔陽州人為人誠實辦事有

才臣謹

奏

六年五月內奉  
旨已用雲南永昌道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奏為教陳管見事  
臣惟我

皇上日理萬幾晝夜不遑一切內外大小事務無不盡其善永成千秋定訓臣竊本庸愚止就一得之見為我

皇上陳述伏思康熙二十二年編設漢軍火器營時每佐領下領催二名馬兵二十名教頭布二名每標協領一員參領一員章京十員驍騎校十員每翼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管理八旗又不時令操是以馬

槍頗覺熟練至三十六年將火器營歸併於弓箭營之後雖每月定期射箭春秋二季演放為鐘其間操演未免間隔以至鐘箭俱不得熟練今漢軍每佐領下馬兵有三十六名不等此內撥兵十名學

習為槍其餘足可以當差今漢軍之旗牌與滿洲之長槍合為一營操練應以馬為安有分選退各莫不若將漢軍之火器營撥行設立將旗牌歸併於火器營一同操練亦不必另添協領即令現管旗

牌之參領章京驍騎校等兼轄仍照前每翼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不時訓練如此則營伍各有專責操練不至間斷而馬槍旗牌俱得以熟練矣  
應請旨准行伏候

聖裁

八旗統會稽書局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臣 李 林 奏 謹

奏為遵奉條

奏事 臣 伏見 裁

皇上愛養官兵留心營伍未嘗一日忘而於八旗尤深作養之

隆恩 臣 仰體

宸衷 欽以管見 冒昧 具

奏伏思八旗漢軍正泰領等俱論其年俸行走遇總兵官缺出八旗開列十員遇漢軍副都統缺出照各翼所出之缺每旗開列二員惟副泰領一缺止候正泰領缺出准補

及外省備領泰領亦開有列名除此則准轉之處甚少 臣 祈請嗣後將副泰領等亦照正泰領之例遇有副將泰將遊擊缺出論其年俸行走及兼銜之大小於八旗內揀選十員開列具

奏 恭 錄

皇上選用如此則外省營伍可收得人其實效而探員亦知鼓舞上進矣可否准行伏候

聖 裁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臣 李 林 奏 謹

奏為戒諭兵丁以習節儉事 臣 伏見

裁

皇上為教養八旗兵丁屢加

恩澤惟恐一人失所此誠

天地之心無微不至矣竊思八旗兵等

每於春夏間天氣和暖一切衣服用度較之秋冬諸凡可以節儉但其中有不肖兵丁不思遠計將每月所關之餉銀隨得隨用不知積量每至秋冬間必致窘迫 臣 祈請勅下戶部嗣後將八旗兵等之餉銀

於二三四五六七此六個月於餉時應關三四兩者俱每月按名扣留一兩自八月起至正月此六個月按名增補一兩開給如額僅則給五兩馬兵則給四兩而各該管官員再行嚴加戒諭教以節儉

則兵丁春夏所得之餉不至浪費而秋冬之衣帽柴炭等件亦不至艱窘兵可否准行伏候

聖 裁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奏為遵奉條

奏事欽惟我

皇上勤勞政治晝夜不遑而於八旗諸

事尤加意留心惟恐事務冗雜日

久必至遲延

特命八旗輪流當月此誠盡善盡美于

古不移之定制也

伏思一切文

移俱以印信為憑而當月旗分有

傳行八旗會稿

題卷之責且未完事件必須交代下

旗若止以白文往來恐檔案繁多

其中倘有遺漏舛錯亦未可定

請

勒部頒發關防一顆今當月大人輪

流掌管凡一切行文檔案俱有印

信可憑而日久稽遲亦甚為不便

奏可否准行伏候

聖裁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奏為敬陳管見事欽惟我

皇上勤勞政治首重得人無論大小官

員莫不因材委用業經取長此誠

愛養人材之

至意也

天恩凡有一得之見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

伏思各旗武官內辦事當

差之處用人頗多

請嗣後各旗

捐納候補候選人員以及貢生監

生內有年方壯健情願改文就武

者准其具呈該旗大人驗其方馬

人材查其素行如果可用令該旗

大人帶人引

見恭候

皇上選擇特選中之人咨行該部准以

對品補用如此則有志上進之人

得以力助犬馬而旗下亦可收得

人之實效矣為此謹  
奏可否准行伏候

聖裁

九四四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臣 李林森 謹

奏為歸旗壯丁仍復逃回請嚴查辦

京以重防守事 竊思廣東協定

兩省駐防兵丁俱係三藩舊屬蒙

聖主不殺之恩仍賞給錢糧在彼處披

甲防守凡有病故及革退者除有

弟男子姪現披甲外俱照別省定

例差官獲送來京歸旗之後更著

伊佐領安插令其得所

皇上之私恩同於天地而此輩俱當仰

體

聖心安若樂業乃竟不知

私恩私自逃回者十有八九夫私逃之

後明保仍回本處客隱寓藏該佐

領雖遇有逃歸各節在案而此輩

之親友現在彼處當差者甚多至

相隱匿無人查拿臣思三藩逆屬

不肯歸旗逃匿遼海地方似有間

保伏祈

皇上勅令本省將軍及該管官員按名

逐戶查拿解京仍交與該管佐領

安插如再逃回必從重定罪倘有

隱匿不報者照隱匿逃人之例治

罪其該管將軍官員等俱照失察

逃人之例議處如此庶現在駐防

者不敢互相隱匿已歸京師者亦

不敢再萌妄念矣 臣 本愚無知慮

否准行伏候

該部議奏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奏為請清查屯地以嚴約束事伏查  
國家定例以來於近京五百里之內  
設立屯地令八旗人等居住每一  
丁給地三十畝使之耕種以習勤

勞而資衣食其惠甚便昔仍給與  
錢糧無事則力耕有事則衛戈此  
固即寓兵於農之意又每一旗之  
人其所居屯地在近京之東西南  
北皆有一定各立有屯標什庫以

目指察以掌傳喚故凡在屯居住  
之人雖去京城數百里之遠無不  
可以備知而一有差違無不可以  
應時軍集其立法之周詳實可謂  
盡善盡美矣迨至當日繁後小戶

因衣食不足偶迫窮窘不知遠計  
竟將所給屯地輕賣與人其富家  
大室則又不知節儉爭事奢靡子  
孫不知稼穡之艱難亦至漸就凋  
落所有屯地均不能守為舊業夫

以有產之人尚至貧窮及一旦無  
產則更何以度日此八旗之所以  
窮者日甚而屯地之居住亦遂日  
至於無定也蓋居住原為有地地  
既賣去自然轉徙他所因至各旗

之人交錯混雜不復再能分別如  
論屯地原應住在京東者亦竟住  
在京南原應住在京西者亦竟住  
在京北相去本旗應住地方或遠  
至數百里其屯標什庫雖有應指

察者無從稽察雖有應傳喚者無從傳喚相習成風以為故常於是并退廢官本操原無也地原應在京城居住者乃混託探下地居住之名竟買民地民房安閒故縱

在外居住酗酒賭博歌舞宿娼無所不為姓名為該探人員而該探全然不復查轄其敗壞法度不可勝言矣甚至外官人員希圖隱飾資囊多在涿州等處買屋居住故

即一涿州境內八旗之人已無不皆有竟又成一暗集八旗之藪其中即有外任虧空者因本探地方原無產業詭寄飛洒過置房地產意身掩厚資令該管官員莫可查

道為彼受累此種奸猾無賴實屬尤為可恨總皆由借地居住名色積漸使然不知探下居住之地原係閒散並非官員即係退廢官員亦必原有在伊分撥之地地儘

許居住並非無地之人可以聽其自便借五百里內為名混行越探居住也且請

勅下直隸巡撫於各探之地并州縣民人地方逐戶按查有非本探之人越探居住者限三個月逐歸本探地方居住其本探原無之地擅買民房民地居住者亦限三個月逐歸京城居住其產業令其自行報明存案原主有能取贖者具呈

照原價在官取贖如原主不能取

贖則仍令買主管業收租但不許

私自違人在彼種地居住如此則

各旗分原給有屯地之人可以漸

優此後雖有窮者地既無可棄

自將常守為業而八旗人等皆佳

伊應得屯地地方稽察亦易傳喚

不難其京城應當差使者無所歸

避匿幾日漸充實而奸猾無賴之

徒虧空錢糧者并無所容其詐偽

聖裁

八旗神統總奏

九四六

奏為遵

旨保舉人材事今有現任副廣黃州府

副將李○武○原係本旗奏領歷陞

五年六月內

此職盡職安分辦事勤勞臣所素

奏伏候

皇上睿鑒聖裁

九四七

奏為凜遵

諭旨密行保舉事竊臣遠處屬材躬際

盛典凡見聞未切者不敢瀆

山東青州府知府臣李根雲謹

陳查有原任貴州大定州知州推陞奉天府治中

蘇○蘇○者由雲南丙子科舉人兩任司鐸游歷

州縣論俸推陞奉天府治中未幾到任即以丁

七年十月用恩南知府

艱回籍至今尚未服闋候補查伊歷任清白諸

練老成洵屬賢能恭職之員臣以伊原屬梓里

知之最切故敢冒昧陳

奏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謹奏

聖主右文之世凡一應經傳書籍史宜加意愛惜以

訓

文明之化乃小民無知不鮮鄭重或將無益招帖粘

貼巷口或發賣家屋物件多用殘書包裹一經

風雨飄搖遂將聖賢字跡等閒棄棄其筆雖微

所關則重但相沿已久非奉

諭旨嚴禁積習恐不能除伏乞

皇上勅下各該管地方官榜示嚴禁廢草野皆知詩

書為重即片板隻字亦得見重於

聖朝矣臣為遵

旨竭愚冒昧陳請不勝惶悚伏乞

皇上聖鑒理

奏

大理寺卿加參政臣等敬啟謹

奏為請禁焚燒字跡以肅文風事臣伏見

皇上御極以來朝乾夕惕凡諸大綱大紀節次舉行

率土臣民鼓舞歡欣仰瞻

治化臣愚極陋何能仰贊

高深謹將管窺一得之見敬為

皇上陳之臣竊思天下之人生逢



翰林院編脩臣李清柱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切臣家世受

恩至深至重茲復仰蒙

特旨命臣為江南副考試官感激涕深勉加策勵所

愧材穢淺劣無能報稱於萬一謹說臣管窺之

所見及者為我

皇上陳之

一道路經江南滁州關山嶺見其嶺勢頗峻向

來全用石塊滿砌路面歷歲既久石皆光滑

其嵌斜處稜角又極鉅利驛馬過此殊覺疲

頓切念嶺路高陡過而必無從濬原可不須

砌石或於臨崖窄處累用石塊墊覆其餘路

面悉將石塊除去只用山土平填倘有坍塌

亦易備葺似無煩過費工程而於驛馬行人

均有裨益矣

一道路經山東鄒縣聞孟林之內恭奉有

聖祖仁皇帝御製碑文表

皇上御書匾額臣謹奏心敬謁頌

典禮之渾灑瞻

當日之光華微臣曷勝欣忭因歷觀兩廡見其從祀

諸人自孟門弟子而外又有周告不害漢趙

岐唐韓愈宗孔道輔明錢唐之位臣仰惟

皇上躬膺道統於

文廟從祀之典詳審至當永為萬世之法在孟林

自非

文廟之比然

豐碑巍煥

巨榜昭回每春秋有司致祭則雖孟氏家廟實為

朝廷祀典所關臣查趙岐著有孟子註詁韓愈極推

孟子以之從祀固為允協若若不害未嘗受

業於孟門且其持論頗與孟子不合似不應

在從祀之列至孔道輔錢唐兩人從祀之由

臣細考錫文詳詢廟戶後以孟林之建始於

道輔而錢唐復為重脩遂乃躋陪兩廡長受

俎豆恐屬過當似亦應行改正以肅祀典

以上二條係臣司堯之見官疎陳

奏伏願

聖裁臣無任悚惶之至謹

奏

九五〇

翰林院編脩臣李清植謹

奏臣恭遵

諭旨薦舉得候補知縣莊宇陽福建漳州府南

靖縣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為人端勤明

敏學問亦優臣謹

奏

九五二

翰林院庶吉士臣李海寶謹

奏為遵

旨陳言仰祈

睿覽事臣西學鄙滿驚始下賈列當德吉士之選夙夜懷慚想

論思獻納之英中心向往茲選

皇上廣開言路採及詩非難在微臣亦宜速白伏念臣才華不

競迂拙是將不敢飾浮詞以罔

宸聽惟陳管見而抒一得竊惟行政莫先於用人而安民實由

乎察吏則大計軍政其最重矣彰善癉惡宜變迪也我

國家三年大計五年軍政撥濁揚清法至善矣但文官有無

緩人民之責或并有防守城池之司國本所關命脈所係

若論八法則不惟貪者酷者容留一日而兵民地方受一

日之害即不謹浮疎皮較年老有疾不及之員苟且尸素

亦必貽禍營生營地營務釀成火患如康熙六十年臺匪

竊發皆由不肯官弁所致其可鑒矣然則弱穢劣員容隱

寬緩俟之三年五載貽害豈小耶雖各省督撫提鎮間有

察處然亦寥寥無幾終不啻大計軍政之虛列者多也臣

思官之貽害於地方頗痛之已中子司禮有症即治危可

立安若積之既久雖有良莠元氣已傷請嗣後將督撫提  
鎮重加嚴飭元文武官員有犯入法之條者立即題參不  
心假三年以示休寧不必待五載而滋緩肆如有遲慢容  
隱以及失察庇徇避我

皇上訪聞或科道糾劾即將該管上司從重治罪則奸佞詭隨  
之輩不容於

盛世而才德優長操守廉潔者則必並奉年深方知確實過  
大計軍政之年督撫提鎮開列本官事績薦舉卓異斯積  
弊消而吏治清屏軍樂而萬國寧矣若夫督撫提鎮部院  
堂司誰直誰枉孰正孰邪哉

皇上至公至明立舉立錯罔已漸次推行無容瑣瀆矣臣讀書

清班未遑庶務僅憑庸見冒昧陳詞上干

天聽俯賜包涵則幸甚矣臣不勝戰兢惶悚之至謹

奏

鑲白深蒙古剌都統水才李鴻德謹

奏為敬陳犬馬愚忱以備

聖明採擇事敬惟我

皇上勤政愛民至誠至切舉上

聖諭教訓臣工實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道也水才

愚備重夙夜難安但有一得之愚無不獻之

君父以圖報効於萬一謹錄見聞二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為議政所開重大理應極密防微事水才伏思議政大

臣所議之事均聞

國計民生軍機事務自當加意森嚴無容輕忽歷來議政安

於未定之先聞或有聞聲息關係非輕水才謹請

聖明裁奪或行

嚴禁議政大臣兵部察理或應依照八旗派出御史二員稽察巡

視則機務自得森嚴而政事永行秘密矣

一為清除俗例推異

聖仁事水才伏查律載開墾成陽定有保辜之限蓋因民命相

聞况加於他令京城與外凡開墾傷人各該地方官軍

無分輕重即將兩邊奪拿如遇重傷之人則用門板扛

抬先赴該鎮碼頭到次赴西幫總對街門掛號然後

解送交軍統領衙門簽名聽審備應各部拖累無期殊

不知其人傷痕雖重而生氣猶存一經搖撼輒移失於

調理或旋風傷常遭致命而下手之人必至抵償是一

案而傷二命皆由理問各官懈怠之所致也 伏乞

抄下法司公同定議凡有開巡或傷分判傷痕輕重如傷重不

能動履者禁止挪移勒令即時調治某理問衙門審官

親詣其所驗看傷痕俾被傷之人得全生命而下手之

人不致抵償則矣

皇上好生之德普施於無疆矣伏乞淺陋愚忱不揣冒昧陳陳

伏乞

睿鑒核擇施行以不勝悚懼之至

九五三

錄白旗蒙古副都統 伏乞 李淑德謹

奏為

旨察陳事切 伏乞 至隨至應祈蒙

皇上天高地厚殊恩日夜兢兢仰思報効敢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明察秋毫諸凡吏弊澈底澄清已無遺事且

十受任方初見閣未及察達理次條陳又不敢然然就現據

將 伏乞 素音所知稍伸愚悃以備我

皇上採擇於萬一伏查八旗漢軍在職現位候開奉重難設官

守章第一員向保本旗大人伏乞 更換下常從無查考之條

相沿日久漫不經心偷安怠惰以致炮位錯誤不堪並病損

傷不備似於軍務甚有未宜伏查各旗馬籍章京俱係列名

引

見欽點實地現任乃

國家重器軍務攸關其職管章京尤宜採擇何得只憑該下

大人派委現所用人員多屬才品庸劣 伏乞 恩見懇請

皇上於萬歲少暇時各旗管軍地職章京全其引

見一經

奉覽暨至五分併請嗣後此等缺出察行引

八九八

見補救處軍器重地得人而各旗該管大人辦事咸知警惕矣

謹具

奏

開才不勝惶悚之至  
八種清吏

九五四

協理正白旗漢軍都統事務鑾黃旗漢軍副都統奴才李淑德謹

奏為恭錄

聖訓敬呈

御覽事竊奴才荷蒙

聖恩於廢棄之中授為恭領於恭謝

天恩時蒙我

皇上垂訓云漢軍專恃鑽營喜過聲氣此乃不堪風俗甚宜改

悔朕自御極以來但逢爾等漢軍舊家子弟每每深加教誨

改此惡習果能遵照奉行自有好處况爾父向任都統時自

有許多規奉之人從爾輩職之後門庭令落必無一人與爾

來往當知交結總是無益楊崇仁高其偉等孤介特身強進

重用楊崇仁死後徒加格外寵榮年羹色怪科多懷私結黨

皆違國法臨身爾當勉力做官諸事心存誠實仰體朕用爾

之心不可懈怠 又於陞授奴才副都統恭謝

天恩時蒙

聖訓云今用爾為大臣爾若隨班平常辦事即係有負朕恩務

須格外効力仰副朕特用之意事無大小總要實在如有疑

惑之事爾即面請教訓朕自教爾凡爾同事之人及爾親族

爾須傳朕諭旨令其改化風俗大凡辦事不可怠且只須漸

加教誨自有成效爾當用心勉力 又於八旗公議白什

吞佐領時

召八旗都統副都統入

勤政殿

面諭云此事所議甚欠明白整佐領半佐領之處未嘗分晰朕

於補放正白旗此等位領時曾降諭旨亦應引入朕荷

聖祖皇帝傳此大位惟秉敬誠勤於政事一時不敢懈惰自朕御

極以來屢經訓諭臣工令爾等存誠補朕各宜實在莫尚虛

文似此竟不留心總無實在乃爾等負朕至誠相待臣工之

意和查議事不合情理蓋因班中現有王子老臣其王子之

心乃云現有衆人我等不必先議其後進大臣又思現有老

臣我等何須出語其老臣各相觀視不言更有身本無才當

場不語背處妄談即有一二人從公議論者反被不肯之人

誇以自專多事紛紛見解不同之所致也今朕將爾王子大

臣等分做三班定爲前議後議朕觀其品類察其性情分定

班次凡遇合議事件先令前議兩班成案後議王子大臣再

行的議如前後相同合議其奏如有不同各將已見奏開總

要爾王子大臣等仰體朕心遵朕教訓各秉至誠不獨朕可

加恩

上天必加爾等之福也 又於查奏八旗年老晚晴校分別領

賞事時

皇上立將進呈黃冊折角

召入王子大臣

諭云爾等所議甚屬差訛爾等冊內止擬旗分開寫竟未論

功其年久遠征者反落下等爾等所造黃冊朕片刻閱完即

將舛錯差訛之處盡行折角豈爾王子大臣等實在不能料

理乃爾等漫不經心將此片刻可清之事辦理月餘仍無頭

緒爾王子大臣等雖不肯實心補救亦當思

聖祖養之恩朕惟願爾衆大臣改換此風各相造福慎勿違孽

又於原任副都統額爾儼補授熱河總管時

召入八旗都統副都統

面諭云額爾儼用爲大臣雖則實心辦事不該任性作爲據其行

事即行革退小人必云朕將實心辦事之人革退若令在任

小人必云朕將刻薄之人容留大位使朕兩無是處昨見審

問石文彬之事任意動刑因此革職但伊尚有出力之心今

復授爲熱河總管爾額爾儼當洗心除慮補改前非安靜則已

若再多事必加重罪爾衆大臣亦當知朕本心朕非刻薄之

君惟以至公理政爾大臣等除却私心凡事公辦不但與國  
家相宜卽於爾等自身大有益處當遵朕教訓各宜慎省

又於公阿布蘭安具奏摺事時

召入八旗都統副都統

面諭云朕之待下惟有至公從無欺虐人罪之心亦無必加恩

寵之意總在爾等素日居心如居心果正朕自加恩倘居心

不正乃自招國法與朕無涉阿布蘭素日居心不善故此鬼

使神差妄行摺奏信口亂言爾大臣等從此各當勉力諸事

自正本心時加誠敬果係實心辦事之人朕一見卽能深悉

爾等倘若不信遵朕諭旨勉強試行不到月餘自有成效

又於中秋日

御正大光明殿

賜宴畢

面諭文武大臣云爾等皆受

聖祖養養深恩今朕雖登大位全賴爾等輔助自阿其納等結黨

明奸擾亂國政風俗漸至不好爾大臣等當盡去私心敬誠

稱朕各待公正共相勸化將朕訓諭告誡爾等管下之人使

其知忠得能改換風俗乃大清國萬萬年之福爾等世世子

孫共叨無限之安榮也 又於刑部奏駁直隸盜案本內

將賊人萬首與例不符具奏時

召部屬大臣八旗都統副都統入

養心殿

面諭勸廷儀高其佩等云當日李維鈞原報盜首賊人該部行

令嚴擊並未駁稱不應賊人作首今李維鈞前具題忽加駁

語前後不同若從前錯悞亦應自行檢舉何得任意朦混倘

李維鈞再將前後不同情節具題爾部何言答對歷來各部本

章朕必加細閱從無壹字疎忽凡有錯悞朕每深體其情不

發內閣傳喚該部大臣躬親教誨朕如此虛心爾等總不實

心辦事爾文武大臣等何不勉力盡心分別利害既為大臣

當舍小利而就大益莫避小害而罹大害各當相勸洗心公

同輔朕不獨朕躬有助爾等好處自多 又於史禮部

農

旨錯誤

召部屬及旗下來臣入

養心殿

面諭云朕所降之旨如爾等不能明白即當面請指示即朕降

旨不合亦當奏聞改正何得任意造作揣摹懸擬反將朕旨

鑽作差訛况朕之辦事從不取煩爾大臣等如肯隨時入奏

朕甚喜悅朕每日惟以辦事為樂若逢無事反覺鬱悶常常

告誡爾等何苦執迷不悟若臣之分最近最親何用悚惶驚

懼爾大臣等當面如此作為背逆豈能常存誠敬之心惟願

爾文武大臣等各存實在公誠立心向善作福無窮即爾等

父輩教訓爾等不過如此朕自即位以來屢經訓諭爾文武

大臣各將訓旨摹寫密奏等因欽此欽遵謹將奴才恭記

聖訓

溫諭繕摺密

奏奴才不修惶悚之至

九五五

奏為敬陳修開疏水之愚仰祈

聖鑒事欽惟我

皇上孜孜求治宵旰憂勤芻蕘之言必加採擇又見我

皇上以北直興行水利大益民生南北同風稻黍齊獲普

天率土萬載一時

高厚法思素餐恪位愧無一得之愚仰佐

治理悚惶無地因思奴才昔年備員江南松江府同知

於康熙四十六年跪請

聖祖仁皇帝上諭以江南省之蘇松常鎮四府浙江省之杭

嘉湖三府皆係水鄉均資水利誠恐旱潦不時應度

地建開蓄水灌田支河港蕩疏浚淤淺俾其厚既行

令督撫確察其未除浙江作何舉行奴才係隔省之

員未知其詳不敢陳列外而江南之蘇松常鎮四府

浚河建閘之處差委奴才恭摺入

署都統事副都統奴才李淑德謹

九〇二



奏

旨准行於六十一年告竣准銷在案伏念東南為窪下之

區百水總匯之地溪湖潮流清濁單受相隔數年豈

無淤塞而常鎮之益河老人京口等關官民船隻牲

來如織擁擠碰撞豈無損壞地方官員若不仰體

聖慈時加挑濬修理則前之所費金錢漸歸無益不幾有

負我

皇上殷殷圖治之心乎應否飭諭工部照案轉行該省督

撫細查除河開如式者不計外其有水淺開濬之處

乃已成之局現應作何酌量疏修並每年如何修理

可垂永久逐一詳加妥議題覆則東南百萬生民益

頌

皇仁於億萬斯年矣 奴才 受

恩獨重但有所知不敢緘默為此謹具

奏

九五六

開併將原式河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採擇施行

正白旗漢軍都統臣李國雅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欽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宵旰圖治凡有裨益兵民者無不勞費

莫衷治理咸宜而儲

孜孜下詢博採芻言臣少有漢見敢不敬陳臣伏思旗

下一應事務惟印房辦事人為最要

皇上殊恩准於領催兵丁內挑選四人送吏部考取二

人移送各旗辦理滿漢文義俟五年滿無過咨送吏

部以部院筆帖式補用甚屬有益但八旗漢軍一應

奏章俱係漢文非文理優長者不能辦理今八旗筆帖

式年滿考殿在通 臣請嗣後凡考取八旗漢軍印上

筆帖式由各旗咨送通曉滿漢文義領催兵丁內考

用一人由文生員內考取一人咨送該旗通曉滿

漢文者令其辦理滿漢行文文生員令其辦理

奏章俟行走五年無過一併咨部補用其考取之文生

員遵照部院無品級筆帖式之例每月賞給一兩錢

糧每逢鄉試之年仍准其應試如此則旗下一應滿

漢文義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矣臣等跪請見是

光緒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謹

奏

九五七

奏為叩謝

天恩事竊奴才至鄙且陋因進摺子蒙

聖祖仁皇帝聖恩以奴才為字好召入

內庭溫旨諄切留在粘竿試看行走今蒙

聖恩賞賜藍翎又蒙

聖恩以守備補用伏思奴才何修得逢

盛世邀此

寵隆惟有禱竭駑駘以仰報

皇恩於萬一年為此恭謝

天恩謹

奏

奴才 李景恭跪

九〇四

九五八

奏為據實陳明事竊臣查總兵壹員管

領守備於年歲皆否舊據實陳明事竊臣查總兵壹員管

聖恩賞給親丁糧陸拾分儘足以備養家口今紹州總

兵名下除親丁之外多食糧拾貳分請展所由



謂前任總兵官家口長隨家多故舊有長隨控  
 拾貳分進致標下中左右各營遊擊於應食拾  
 伍名之外亦各食長隨糧參分參營守備於應  
 食捌分之外亦各食長隨糧參分上行下設習  
 為故常令軍家口無多其長隨工食供於親丁  
 項下是給債可足用致參營將備多食之糧皆  
 有長隨頂食兵數不差但能依時操練而糧  
 制官兵並容虛設所有親兵名下多食長隨糧  
 拾貳分並持備各名下多食長隨糧共貳拾柒  
 分臣已公同營將招募健壯如數隨營並操應  
 補汛防兵單之地以資營伍少有裨益矣理合  
 據實具摺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他比等不過盡職中一末節第一申明行齊  
 將才大義者則使信勇莫敢令身丁如知生  
 計不才原費至於分省再者請監不遺餘力  
 察訪器匪不才察解除律以上對修乃比大身  
 一齊責其首才對分分招捕修或由被賊打  
 進射伴器械細事仍逐列奉陳奏也勉一既於  
 大臣皆勉大者速者奏區一則深小事不謂存  
 存何皆了者某切存抄抄走率小一付然在  
 心也勉力

張守備劉守備等地方官軍營武備訓練府城守備  
 奏為福州宜設城守以專責成以功勞遠事功日  
 益設鎮之地既有城守一營或都司兵守修其  
 地方城池倉庫駐紮訓練餉運各一切差遣  
 是其專任今福州即以日勇右營兼理城守事  
 該營石營所管黃德孔源等駐紮地繁多兵不  
 敷用即如火燒山龍喉前每年輪派新糧兩標  
 千把帶兵百名酌防其為汛費兵單可知甘不  
 今看守城池倉庫等項難解餉運各差是一兵  
 責其重從一官責其難任皆覺備枯且每極清  
 帥唯右營兵不足隊因差使繁多兵數不齊故  
 也且日標保捷對之兵非軍城固重之卒適有

調遣下兵用此夫城應請為設城守一營守備  
 置員把總查員守兵數百名給會守糧使專任  
 城池倉庫差遣等事餘出右營兵丁專事操防  
 補盜嚴營新修而營邊均矣且新設官弁兵丁  
 應於本省開明糧營式法藉補糧餉舒提舉  
 行即日所款擬及陸至各標糧務會藩司外理  
 全具摺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如果日言可採仰祈

知郡議履是行理

來

署廣東潮州總兵官李萬全

奏為備陳礦徒流患將來仰祈

聖明勅法窮治永靖邊疆事竊見廣東產礦山場恒

潮州之海陽縣屬仲坑山上一處也若惠州屬縣

居多如永安縣之鳳凰山海豐縣之羅壘山歸善

縣之白馬山長樂縣之鶴底山長樂縣之睦賢山

河源縣之客坑山皆左右相環嶺路四道路徑皆

連餘山遠隔身非經履未能悉舉但查礦山所產

銀銅鉛錫不一雖曰天地自然之利然利所在人

必趨之業之不廢患漸隨之故凡礦徒盜挖上極

崩崖下窮深谷盡是好厓行徑其中多有依山村

落人家之叢強尋一窩匪外方遊手好弄羨為必

夫趨則同而竊機于是起蓋軍卒羅列槍械費有

盈千累百得費尚費山失利東機竊發大則喘

聚攔掠小則錫犬廢軍官兵追捕此輩長于穿林

叢徑一見隊伍板蕪裹石懸崖以停避有勁疎雄

師無可施展之地將欲荷戈對壘之難也又查

去年九月內礦徒曾亂聚百里等在惠州永安

縣屬鳳凰峰聚攔礦叢地方迄今未有盡獲

文武已罷降幸此其明徵也又前年九月內惠州

海豐縣屬礦徒各裹紅巾攻劫梅嶺墟市伍拾餘

家屠戮之慘更擄人口押挑劫賊歸山地方之責

但以招安莫免恭罰雖是彼以戴頭露尾之礦賊

更為明目張膽之強丁而被害之家依杖父殺兄

之泣吞聲妻嚇女之聲無處可伸若非

皇上明見萬里已將此等礦賊仍發列光奏示不知效

尤何所底止又查此輩相率結伴由漢省江西之

上猶崇義等處前住是而之桂東桂陽開採經有

江西巡撫公文稱株廣東砂夫經遇甚多或每日

伍陸拾人為一起或數百人為一起不爭皆已

頗就足質然前住湖廣開採俱係廣東之和平龍

川長樂與河源永安等縣之人相連四通皆可

取道上游龍泉徑至楚南桂東桂陽已有移會交

界禁阻且署潮州鎮協隨即通行所屬井旅示曉

諭引導各回安業並無窺見其來觀此必惠州屬

縣礦徒可知此宗月內承獲督臣相玉麟密札到

奉有

上諭廣東舊有礦徒因惠州等處嚴禁偷挖此輩聚  
無業一聞湖廣桂東桂陽則試鑛砂之信跡聚  
行接踵而往桂東一縣約有民巷千人散住于寨  
前大塘等處守候日久至于與衣胸口或有偷竊  
變日者今桂東已不准開採恐此種無賴之人不  
能復歸故土流散各地衣食缺乏以致別生弊端  
加意防範善為遣發其經由江而南贛粵處亦令  
地方官密心稽察并廣東督撫將此礦徒令該州  
縣曉諭引導各就生業安插勿準逆黨毋使滋蔓  
擾害等因到王欽此仰見我

皇上深惠元元至意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故令地方  
官善事出備田藉安插各為良民誠

充身之心為心也乃此輩前者公行逾越由江西而  
至湖廣已有數千人今回廣東又何寂寂明係各  
自潛形匿影散入故居仍復鳩集盜挖漸至流急  
未可知也夫此輩結伴遠行已頭跪足群充砂夫  
是無恒產也既無恒產豈有恒心勢必以故習生  
運山徑遂先潛住于惠州香縣山場之大地人家  
在地方里甲備佑未有不耳聞目見者得有州縣  
密心地方嚴行保甲稽查出入必不敢冷灰煙燃  
兄保甲之設十家一保甚見成效一家富庶此九

家者誰敢共相徇隱竊于達生之際故欲清幸礦  
徒必先嚴行保甲亦必督撫飭行府縣出示家喻  
戶曉窮治以法絕其機端至有該地僅丁巨族以  
及紳衿豪棍接濟糧食仍機偷挖因而明北州縣  
遣委佐貳等官實力查察逐月格取近山鄉村並  
無窩客前項礦徒盜挖鑛砂耳籍呈報該地方官  
加具印結轉報督撫察驗如有挾同徇庇辜寬一  
併法究無礦徒無托足之地良民獲安堵而居山  
無伏莽之虞也在于雍正元年由廣東督標右營  
恭將任內經督臣孔毓琇委臣等率兵搜捕龜蓋山  
場奸匪以至長寧各山頑惡礦徒混患之弊竄止  
餘年優荷

聖恩推臣廣東石壘總兵復又改調左翼水營署湖  
州鎮營惠州地方急經足跡因見產礦之山疏遠  
海道最苦最好以重受  
固患深未暇難研知而不言罪在于欺言而不實罪  
在于同我

皇上用臣彈壓地方實以取臣為哉臣謹將摺奏請  
勅法窮治伏乞  
睿鑒施行

以查其為可嘉者有旨清

委為陸營請改水師擇外無以衛內事之虞見潮州

地方枕山環海最為衝要巨鎮離潮百里所屬黃

岡柘林大城所東界等汛擇連開懷理要關項故

設制將查員都司查員守備軍員千總軍員把總

副員總共額設馬步散守兵丁查千歲百員名分

為左右營營都司轄之制將統之以制將駐防黃

岡城汛香中調度于大洋深山諸處而不知柘林

查汛尤為要也查柘林係而澳海通第壹關頭門

戶據瀾海三路上游前年廣盜往開略由此出閩

魁紀廣亦由此入汛對面汪洋萬頃颶風突來警

不可通柘林乃極衝也宜不可不設各陸防操戈岸

上又汛隔界之港海海門靖海諸處亦皆陸步海

濤陸汛之外兼設水師屬而澳總兵轄誠有以接

其勢矣若柘林為南澳濠海勢角不改水師必致

呼吸歧分倘通警急陸不能捷于水徒有放炮虛

張解是有防海之名而無捕盜之實也宜急以仿

守柘林陸汛左營守備請改柘林水師守防海澳

配造船隻快捷哨風隻船隻并現在之河

船隻更與共大小戰船制更分泊柘林會館港口

之場好澳而充仔與氣水汛配兵哨巡于閩粵交

界海道不與春秋會哨外洋之制將船定額每隻

配兵肆拾名船每隻配兵貳拾名快哨每隻配

兵壹拾伍名通共船兵壹百伍拾名其餘照次分

班仍防岸汛兩得水陸兼資實用如遇春要東南

風驟時陸師可防內地奸匪出口遇秋冬西北風

起時水師可截外洋剽劫盛岸如此內表而外自

靜然為海疆計者水師之設每慮人地不宜水務

不諳以潮州之兵皆土著之人慣于海者居多至

于千把皆土著也可無更張止選調熟識水務守

備查員足矣徐如制將轄管都司及石營守備千

把弁兵仍照專防陸汛依山附海分布守禦山海

兩得其宜矣欽惟

皇上天威遠播雷至治罪隆之日臣何敢昧於管見故

臣也聞貴岡柘林瀆海等要汛果見外而南澳孤

懸海島四面汪洋內而柘林阻隔查濶閩海毗連

皖皖無背甚屬要區請宜治安計其深遠僻處等

于采濟者也仰請

皇上允宜改設水師更于北營開矣謹繕摺具

奏伏乞

奉鑒施行

言：督目的情形：

廣東省城守備處方官總兵官此致未詳到廣州府城守備處李真堂詳具

奏為

因怨一毫莫報

君親永享難安切懇

皇上惟臣而難効力軍前事處臣生自西涼壯我戎

伍哈塞地方身經及土備悉形勢自後隨天津

總兵官臣潘有龍被補祀總兵官來拾餘載以

至今職叨受

兩朝養養深恩更荷

聖主特擢隆遇太平

盛世日殷無田食職倫安捫胸殊愧茲當西陲用

兵之日實臣久馬場誠之期臣雖行年陞拾有

載雄心不老壯骨猶存量雖城鞍臣敢自許况

臣已有經歷邊外今使投閒內地不遂臣心我

皇上美以取臣為我臣固効邊陲此志不自今日錄

雍正初年同由韶州右翼總兵臣調任廣州左

翼重無木幾於飲車

上諭華督臣郭王麟臣臣管理潮州鎮守使臣

潘士藩臣臣潮州屬閩粵接連海洋相連臣有

督地邊隅口岸之責未敢

奏請効力逆回道

吉以噴州副將蘇福署潮州總兵臣行即事回任

廣州仰荷

皇上福德齊天地方幸報正臣矢志遠陲奮身圖報

於萬一也臣自雍正元年改月內喜觀

天顏而承

聖訓隨瞻

御書充食資全健韶皮銀兩若此

高厚之恩捐糜難報計今深戴瞻

天仰

聖休慈獨切叩乞

皇上允臣呈馳赴

闕跪懇驗臣早力併請

指授方畧俾得遵循臣不勝待

命之至臣謹備摺呈家人奉承恩 齋捧

奏

聞仰祈

睿鑒施行

但能勉職守其軍前勤身何甚不亦

工部右侍郎臣李鳳翥謹

奏為請嚴溺女之禁以重人命以除陋俗事欽惟

皇上仁同覆載思浹乾坤上下恬熙人民樂育

聖世生靈益復浩繁頃者恭讀

諭旨以京城育嬰堂一區收養孩穉字弱恤孤

頒賜扁額白金以旌善舉復行文各省照京師例舉

行仰見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無微不至普天率土賴以生全

者安可紀極也臣查南省有溺女之俗而江西

為尤甚臣生長江西見聞最確大抵無知小民

每謂女生外向無益本宗如有撫育之勞長有

遺嫁之費貽錢耗力未免為累是以貧者生女

即行湊溺衣食粗足者或止育一女餘皆湊溺

以致男多女少男子有終身不娶者其故實由

於此况男女皆屬骨血取諸其懷而致之死地

殘忍已極似此惡習非請

旨勅禁斷不能除伏乞

勅部行文江西巡撫并南數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多

方勸導如有不遵即加懲責其實在貧苦不能

養活者該地方官仰體

聖諭勸募好善之人於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處照

京師例設法收養務期生全則陋俗永除而

皇仁益推廣於無既矣伏祈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工部右侍郎臣李鳳翥謹

奏為奏

聞事竊江浙之杭紹嘉松等府鹽梟率領多人連舟

重載販賣私鹽全無畏懼大抵賄通胥役否則

公然拒捕營兵捕後貪其利而避其害通同故

縱即奉文嚴拿但將海濱携匿步担趨食窮民

鎖解解官虛應故事為日已久現今各州縣所

挈勢匿荷担之鹽犯甚多每縣監禁多至數十

人未經發落天色漸熱鬱蒸成疾監覺者不少



臣思携筐安担不在禁例且罪不至死殊為可憫反使的確鹽泉益無忌憚臣請

勅下該督撫會同鹽臣行令地方官務必查拏的確

鹽泉按律究擬其餘沿海負擔窮民有司官但看鹽勸多少如果非臬即行薄責釋放則鹽政可以肅清而貧民不致枉累矣再浙江地方人稠食衆如杭嘉湖等府多種嘉麻出米甚少又無常平積貯即有截留漕糧但在杭州不能遍於各郡惟寧台等府有常平倉穀亦以連年歉收發賑已盡臣思克湯之世不無旱澇之虞倘豈歉不齊何以為計臣請

勅下督撫行令該地方官設法建倉預為儲積庶幾

有備無患至江浙山東文武各官聲名最優者浙江將軍安泰督學何世璠兩江總督查爾納江蘇布政司鄂爾泰浙江糧道新陞江蘇按察司張楷著山東布政司博爾多俱清正廉明軍民相安理合構實陳明謹具

奏

聞

九六五

奏為恭謝

天恩事切臣自歸日初四日蒙 旨 欽此 臣 等 謹 於 十 日 奉 旨 欽 此

恩賜珍奇裝寶已蒙 旨 欽此 謹 奏

京行次良鄉縣 臣 家人 日

京恭 齋 回

味批奏摺復蒙

皇上賜 臣 藏香伍束到 臣 即跪 跪 承 領 謹 奏 等 因

聞叩頭謝

恩祇受訖伏念 臣 何人斯慶膺

異數感激無地 臣 謹 誌

聞跪謝

天恩謹

奏

奏臣張持正屬實員姓名開列於後伏乞

睿鑒

江西南康府知府范弘德

順德府知府范弘德

順德府同知曾述堅

正定府冀州知州范文國

順天府密雲縣知縣薛天培

正定府藁城縣知縣閻克然

正定府樂城縣知縣梁 芑

以上六員係于廉潔才敏斷敏

正定府獲鹿縣知縣王持正

順德府南和縣知縣李 英

以上二員辦事幹練官聲亦好現委協督前州遵化州大

差如果勤能任使限在後復也邊

旨題請調補外其餘六員仰祈

皇上於直省中選有繁要員缺

簡備實於地方大有裨益理

奏

太常寺少卿加一級李鍾英跪奏

旨密

奏事臣聞孝為百行之原是以良臣資事父以事

君而古訓求忠臣於孝子誠以倫常之內必其

大本既立而後其才其力乃資深而足用也伏

見適年以來督撫間有保留屬員在任守制者

臣竊思章服者

國家錫世之大權守制者人子思親之至性今使

留任持服令其人而果出於奪情也者彼且獲

苦枕塊猶有餘哀遽令食稻衣錦照常辦事難

恪遵

聖旨即其心必有踴躍難安者是因不應以

朝廷榮寵臣子之曠典而俾身歿者轉有遲迴不樂

就之心竊疑其近於輕夫名器矣今其人而或

出於黃線也者彼於天親之重尚爾忽然則其

貪位苟謀自無復顧忌縱令鈍有才力不過益

以恣其狡詐已耳如此之人緩急亦安足倚賴

乎哉

皇上本至德至孝宅中建極

臨馭之初

御製

聖諭

廣訓全書

頒諭天下臣民首篇

敬孝訓旨周詳諄摯薄海內外悉賜昭然興於孝矣

督撫重臣宜益思弘宣

大化一遵同風如復姑息屬吏曲示恩私俾其人克

忘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儼然居乎民上似失

化行自貴逝者始之意尚得謂以實心奉行

聖諭

廣訓之書耶此於風教似鮮裨益嗣後應否停止皆

撫保留有服屬員之處謹陳愚陋伏俟

睿裁臣謹密

奏

九六八

大常寺少卿加一級臣李鍾英為

旨密

奏事伏惟我

皇上明日達聰勤求民瘼剪莠一得即放

褒諭揚善惡量宏履裁獨是

國家典章明備實越前古

皇上精一執中繼志述事三年以承宣

詔書以申諭

採廷議以參詳獨隱鏡深鴻纖備舉詔有違善而俟

敷陳但臣坦直陳言有不敷規避者竊思湖廣

江南二省境內各有兩巡撫兩藩司兩臬司因

地方遼闊止以一學臣考校奔走之日既多則

慮該學臣迫於部限不獲從容披閱單策或未

能盡披蒙

聖主特恩於湖南江北二處生童俱各增設學臣

加意作養已經奉

旨遵行在案今陝西一省地遠晉豫近光

神京其境內現有司巡撫兩藩司兩臬司地方廣

屬遠潛仍僅以一學臣親查歲私二試奔走日

多竊恐該學臣亦迫於部限不獲從容披閱單

卷或不能盡核也臣愚以為此方人士諒無不

延頸舉踵思均被

深仁者則凡甘肅撫臣所轄府州縣衛各學生童應

否比照湖南江北二處新例恭請

皇上特降

聖旨增設學臣一體作養以鼓勵單寒之士臣聞議

治體謹陳愚陋伏候

聖裁臣謹密

奏

遊適安康中外禔福照則

盛德彰矣

大化洽矣

皇上之精勤誠至矣近者冬至以後天氣殊寒值

皇貴祀堯進舉行典禮臣恐

皇上悲悅之餘

宸衷過瘁或於頌養之道未計適宜伏願

皇上天懷寬譬怡情調攝以奉天時臣自忘疎戆謹

奏

臣李鍾英謹

奏遵奉

聖旨將沿途聲名甚好官員姓名開呈

齊覽

太常寺少卿加一級臣李鍾英為恭請顯慶

聖躬事伏請自雍正元年以及今茲

皇上有衣肝食日親履政是以三中之中民神悅豫

今聞

河南開歸道使時夏

湖北布政使鄭任鑄

湖南巡撫魏廷珍

廣西總督孔毓珣

廣西按察使白洵

廣西蒼梧道張若霽

廣西提督韓良輔

以上官員俱聲名甚好內原時員鄭任

鑄定員係臣進士同年查並聲明恭候

皇上查訪至沿途州縣有才品端正辦事勤慎

者壹並開呈於後

今聞

河南遂平縣知縣佟國芬

湖北江夏縣知縣趙之璋

湖南衡山縣知縣葛亮臣

廣西荔波縣知縣蘇潮

廣西西林縣知縣孫來賀

廣西泗水府同知林兆忠

以上諸員俱才品端正辦事勤慎內葛

其臣孫來賀二員係臣進士同年查並

聲明恭候

皇上查訪且侍從微員輟收妄論大小各官行

臣李鏞貴 臣陳守節謹

奏倉場事務關係重大

皇上親閱各倉洞悉利弊 臣等敢不實心辦理期於

倉糧有益前條奏中未盡之言敬為我

皇上再陳之晒颺折耗米壹項原與旗丁無涉南漕

抵通路經數千里不免水氣潮潤即有好米不

必晒颺入在倉中亦有折耗更有奸丁途中偷

賣起卸時潑水發漲及攪和砂土等弊所以必

須晒颺方可入倉收貯向來不肖監督每石得

旗丁銀陸錢壹半給銀壹半折貨將此項米石

報作長米通計每年進米叁百伍陸拾萬石不

等若各倉盡報長米約有貳拾餘萬石可得銀

拾壹貳萬兩倉場總督各倉監督與夫倉場衙

門戶部雲南司各倉書辦攢典均分其利遂將

潮濕攙雜之米混收入倉不久霉爛甚至勾連

大通橋監督將此項米竟不進倉即行賣去彼

此捏報得銀分肥短少愈多歷年好監督如張

坦麟呂文櫻劉公津吳隆元等皆不肯貪利報

長今 臣等矢公矢慎務期剔弊實實監督亦必

不敢捏報但不將此弊革除著為定例後來仍

蹈前轍倉糧不無虧折矣

參升捌合照米壹項旗丁交米有欠即將此項

扣除必須本衙本帮歷年全完無欠者方准照

給但給米時不肖官役往往勒措使費旗丁實

得到手每石不過值銀肆伍錢今量給價銀或

經倉場衙門給發或交戶庫給領旗丁既沾實

惠倉糧亦得每年增益若將此米聽其在南先

扣則交米進倉一有短少無可扣除若將此米

仍舊照出不但旗丁不受實惠更有不肖官役

乘此夾帶偷盜

以上貳條乃倉中第壹大弊臣等再三訪確方

敢條奏但以從前積弊已數拾年不便指參九

卿未經身歷其事所見不無異同會議已貳拾

餘日屢議不定今各倉現在興工修造厥厓河

已開凍去歲凍阻漕米不日進倉八旗應放甲

米又將及期正在需人料理因九卿尚未議覆

臣等不敢題換倉差恐滿任監督觀望不前有

悞倉事臣等日夜悚懼伏乞

皇上諭令九卿速議具奏仰候

聖裁指示俾臣等得以遵行為此繕摺密

奏

奏

九七二

翰林院庶吉士臣李應綬謹

奏為遵

旨條陳事竊惟經學為儲材之本課吏為疏通之原

士習為風化之倡何謂經學五經是也古者有

十三經今之取士專以五經為定五經之重於

天下由來尚矣故士必窮經而學有實用哉

皇上聖神天縱建中立極於雍正元年

特開恩科大典凡為士子者無不懽忻踴躍志切觀

光後上承哉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之深仁厚澤經學脩明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但士各專一經童而習之至老未明

其義每過科年僅擇題日冠冕者摹擬成文至

多雷同勦襲於聖賢書理概置弗問臣請通

勅各考試官凡場中衡文勿得專看四書文字務

須經藝兼明始許入彀否則書藝雖佳概行不

錄庶將來經學昌明我

國家亦收實用之儒矣至於從縣為親民之官古者三年考績歷任久近定以五年七年為準謀吏謹嚴仕途自然疏通我

皇上勵精圖治加意用人遇有才能出衆者即越次起用風示百官此誠立古來未有之

良法但初任之員驗者確實久任之員賢否莫辨國家雖有三年大計之典安知計典所薦果係能員計典所黜果即不肖臣請道

勅各省督撫大臣凡薦舉官員務令矢慎夫公勿扶已見勿徇私情再做古制每三年中請

皇上特簡巡按官一員據實考察兼訪民間疾苦利弊如此則賢良登進不肖勸勉共相鼓勵於

盛世仕途亦得疏通之法矣若夫士習為風化所

關庠序學校古聖王所以造士也蓋士必習端

九一八

而後學正學正而後品醇但其間人品端方學問優長者誠有光於士林有裨於風化其有不顧廉隅不立品行往往身列青衿行同市井此士習之不端風俗亦因之而壞也臣請通

勅學臣並勅各省教官不論一鄉一邑中有士之賢者固當嘉獎有蕩檢踰閑干名犯義者許照功令嚴加劄懲如教官不行誠飭者一同議處庶士習端而中外慶同風之化矣臣邊徼鄙儒固識忌諱仰承

天語垂問謹以經學吏治士習繕寫進呈伏乞

皇上睿鑒採擇臣不勝戰慄惶恐之至為此謹奏



江湖北州府專陞州城總兵官 臣杜森跪

奏為敬陳勇荒事竊臣遠都廣惠府蒙

皇上天恩昇以封疆重任碌碌素餐涓埃未効茲有事關營伍

者不揣庸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水師營伍最宜操練開合變化法貴精純如壽陵鎮練

前後兩營係屬水師 臣抵任之時詢問該營將備戰船如

何操演水面如何結陣臨敵如何衝打四時風水如何審

度該將備率多北人未習舟師應對廣淺及觀操練不過

駕船江上交又三過槍砲三排能事已畢尋營如此他營

不無類是耳 臣愚仰懇

皇上俯念水師需人請照雍正五年三月內欽奉

上諭挑選陝西兵丁一百名前赴浙江教習弓馬之例

勅於浙閩水師營內將熟諳水操兵丁揀選數十名起送赴楚

分發各水師每營三名給以禮餉教習水軍操演如該丁

材技可用一例考後十把庶江河皆屯勦叛戰機不成慮

設而保固捍禦臨事均收實效矣

一湖廣鎮協標營考後千把每一缺出例於本標調取升

去臨場考試遴選二三名咨送提督提督於中又考二名

轉送總督總督再加考試方補一人其鄭重名器固屢且

切也惟是湖廣一省區分南北路遠遙兼之峻嶺崇山

中隔洞庭之險每考一缺必需二三人遠送提督又轉總

督跋涉數旬盤費不貲在得缺者叨受一官之榮而同考

者已累多金之債甚有同考數次而未得缺者則連負終

身衣食窘迫又復往還艱延久曠汛守公私均未便也

臣籍隸陝西竊見陝西考補千把之例總兵連人咨送提

督提督驗准咨明總督即行請劉資按此乃體卹弁兵之

善也今湖廣省分南北湖山險遠千把之考當亦可為便

通也 臣愚請以湖北二十四營千把考缺專隸總督每一

缺出本標考定二名徑送總督總督考補一名知會提督

卽行請劉資按湖南二十四營千把考缺專隸提督每一

缺出本標考定二名咨送提督提督考補一名咨明總督

請劉資按如此則南北弁兵赴考不遠盤費無多汛守不

曠是亦兩利之道也至於新任總督提督到楚之時其南

北各標武職等官仍應聽候總督提督通行調試以觀優

劣分別陟陟庶千把員缺考按得中而詳官論材事亦均



協理河南道事山西道試監察御史加二級臣杜清謹  
 奏為請嚴京察之典以勵官方事竊惟園政務在  
 得人而人才難得賢愚錯出是以有勸懲之法  
 查外官三年一大計京官六年一考察此向例  
 也但考察而定以六年實為過遲各部院衙門  
 分理庶政一官必有一官之職事一職必獲一  
 職之實效其材識分優絀志行分廉污辦理分  
 勤惰有一試而即知者有屢驗而後知者亦有  
 一人而前與後異轍者至於年力之衰健又屬  
 顯然若非勤加甄別保無昏惰闒茸之輩蕩闕  
 收檢之流曠職廢事貽官常羞也乎夫卿貳之  
 大僚在

聖明自有裁定其展司百職濫叙之責則在堂官雖  
 不時可以舉劾然或碍於情面或庇其親故且  
 有一街而數人同官彼此共辨敏可以益純明  
 可以掩昧又必待六年之遠堂司更易新舊受  
 置陞選推遷則情而原可互徇親舊樂得相庇  
 所謂考察者安在耶是則六年考察之法徒存

其名而於鼓勵廉材趾步幽明之道毫無與也  
 臣以為京察之例亦宜定以三年今值外官大  
 計之期正當舉行京官考察之法請  
 勅在內各大小衙門各將所統官員逐一秉公會同  
 甄別凡有不稱職者分別輕重  
 題請察議毋徇情而毋庇親故務保現任之員皆  
 得其人庶官方嚴肅人知上進事成就理可以  
 共裨  
 聖朝邦隆之治矣臣芻蕘之言無裨  
 朝政謹據愚見遵  
 旨封固呈進臣謹  
 奏

翰林院侍講學士兼內閣侍讀臣 覺羅吳邦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惟各省駐防旗員兵丁原以  
 守要隘而資捍禦所關誠甚鉅也伏查各省駐

防官兵多寡雖殊而其子弟讀書能文者在在  
有之且來京應試入學中式者亦不乏人但駐  
防之地武備乃其要務必使人人熟習弓馬兼  
多技勇斯為上策臣愚以為欲令武備修而文  
事不廢則宜令其就近應武試嗣後除奉天等  
處併直隸駐防官兵之子弟照例來京應試再  
各省駐防官兵之子弟習武者仍聽來京應試  
外請將各省駐防官兵之子弟習武者令其就  
近在該省學臣處考試視應試人數多寡以定  
武生之額即歸該處教職管理其武生暨兵丁  
習武舉業者或文生監願應武鄉試者俱令在  
該省一體考試酌量人數多寡以定武舉之額  
即照京師中八旗鄉試例另編字號以便分別  
取中倘歲試鄉試初次舉行應試者尚少則先  
少取以示鼓勵待行之既久應試者多再令

題請定額至武舉會試不第者該將軍都統揀選  
註冊過本處馳騎校缺一併

九七七

題補其武生有情願食糧者聽伊披甲隨旗操演

仍令該學臣歲試以施勸懲如此則不煩遠涉

自得上進將人人感激奮興相率而習騎射務

技勇研究兵書戰策講明步伐止齊庶武備修

而文事不廢其於防守捍禦似覺更有裨益矣

是否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臣謹

奏

謹將各省駐防官兵之子弟習武者令其就近應試

奏

聖

朕安你好麼你向來官聲名好到極頂朕去去  
好好愛惜你的老身不多，於朕少勞軍力

禮部詳議禮部等處地方總共官左都督帶餘四一次其美性道

恭請

聖安

朕躬甚安靜中內外安靜雨情乃喜開保珍  
健履甚欣悅特頌

宗人所齊恭和一級臣吳安謹

奏為請嚴百僚班次定位以肅

朝儀以昭大典事竊惟階資品級在廷秩秩之班

聯拜跪趨踰群臣恭敬之典禮本遵我

皇上體乾立極端拱垂裳百僚班次正宜整齊嚴肅

同敢隕越所以昭敬心勵臣節也伏查

會典所載每月常朝期及大節齊集滿漢文武諸

臣生班各有定位前後序次分明

皇上陞殿鴻臚官引文武各官由東而入分翼排立

鴻臚官贊排班各就拜位立贊進贊跪行三跪

九叩頭禮畢各復原班立禮有定制儀章難紊

乃每見朝賀大小臣工於排班時不盡依拜位

排立越次挨擠參差不齊積習相沿殊失臣下

恭敬之誼若非嚴定處分何以肅官常而昭典

禮乎伏乞

皇上初下禮部嗣後凡遇朝賀鴻臚寺官引文武各

官入分翼排定其東西站立之位悉照

會典所載常朝生班次序某官應立某班至

皇上陞殿各官即依分定班次逐行排齊各就拜位

行禮鴻臚官逐班查檢不許一人前後攙越如

有不照班次定位混行拜跪者糾儀御史及鴻

臚寺官即為指參嚴加處分以儆怠玩不恭之

愆由是而拜位不真禮儀秩然遇朝賀之期各

就拜位行禮官雖多而愈彰其整齊值謝

恩之時各就拜位行禮官雖少而倍著其嚴肅則

朝廷之典禮才彰臣下之敬謹益勵矣如果臣言

可採決已

皇上初部施行謹

奏

### 該部議奏

九八〇

宗人府府丞加一級臣吳梁謹

奏為請嚴募劭德之法以振吏治事臣竊惟天

下之百姓分理於天下所州縣之官官務待夫

百才有守者官之募客尤必需夫品行端方匪

徒踏線簿書者始可以膺民社而者循良所州

縣若所用非人或偏執已見或拘泥陋習或逢

迎趨非或殘刻助虐甚至勾串家人精通齊復

作獎營私官聲固顧此等募客貽害地方不小

九二四

若夫品行端方者絕去已私熟弄吏事經常不  
易者期本官奉公而守法時地懸殊者期本官

通變以宜民相助為理賓主無間一府之募如

是則一府受其益一州一縣之募如是則一州

一縣受其益使所州縣之募盡如是不大有裨

於治道乎然而甚難其人者蓋募客之品行本

自難齊亦無有以鼓舞其志俸其心耳前讀

聖諭令督撫薦舉募客於振興吏治之中為愛惜人

才之意立法最為妥善臣愚以為督撫薦封疆

之任所州縣實親民之官其延致募客亦宜分

別賢否設法勸懲者也伏乞

皇上勅諭督撫凡所州縣官各極明所用募客某

某詳註年貌籍貫或不再為更換者令即申報

不許隱匿新任所州縣官投遞履歷冊內即為

照開明悉如所州縣官有潔己愛民善政多端

例應薦舉者募客某某果勇捐與有或督撫詳

查確實即於薦舉本官疏內附名具

題表嘉錫于被以

恩禁如府州縣官有囊政屬民劣跡彰者法當參劾

者幕客某某屬同惡相濟督撫詳查確實即

於參劾本官疏內列名附錄嚴寬重治無少姑

息夫幕客之姓名盡詳報於督撫則各官之休

戚各幕即不得置身局外自為寬假而督撫為

衆參劾之疏復附為附參於疏內上達

九重天禁大辱感恩昭然則幕客之優者斷無不並

加鼓勵謹始慎終幕客之劣者斷無不共切畏

懼洗心滌慮如本官有不肖之行必為多方勸

阻朝夕共著本官亦不得恬適而不惻則勸懲

幕客其於吏治未必非戒貪污慎職守振本塞

源之一道也至於幕客與本官竟見不合任其

辭去本官不得強留如幕客才具平常本官另

延別幕亦不許幕客懷憤有控挾制誣詐並從

來法立契生命並聲明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九八一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臣

吳震謹

奏為查摺請

旨事查本衙門檔案康熙六十一年前學士臣

陳世倌任內接到禮部劄開本部會同九

卿議覆侍郎王景曾等條奏科場項冒一

疏如有直隸項名冒籍許令具呈自首改

歸原籍奉

旨依議欽遵遵行在案後聞張弘人原籍河間

府肅寧縣康熙五十六年科考入籍順天

府昌平州學令具呈改歸取有同鄉京官

印結等因到臣衙門臣接任考試遵照部

文將張弘人改歸肅寧縣學冊在案本年

四月臣考試昌平州學突有點冊無名之

張弘人求准收試臣隨檢部文將伊改歸

寧陵由當堂給看該生茫然自云並無其

事臣以稽實錯誤例應地方官稽查令其

赴該州控告去後今據昌平州知州詳稱

本州生員張弘人以神手遮天等事控告

肅寧員頂之張弘人又稱查甲辰科武榜  
現任侍衛有張弘人之名聞肅寧縣籍貢  
等語具詳到臣伏查文生有准入武場之  
例進行已久武肅寧棍徒在部具呈詭名  
頂替文生冒入武場俸中亦未可定臣職  
司學政若置之不問致令奸棍橫行儒儒  
冤抑殊負

皇上命臣飭整學校之意今據昌平州詳稱頂  
員之張弘人現任侍衛其情弊虛實亦難

懸斷謹繕摺恭請

聖旨應否令臣據實具本

題恭聽地方官提審究擬且現在奉

旨試畢出院入覲

天顏不敢擅出考署為此具摺請

旨伏候

皇上勅示施行謹

奏

自應具本題恭似此頂冒之弊若置之不問所  
司者何事耶

奏為請

旨事伏念臣一介庸愚仰荷

皇上特恩畀以視學重任自上年四月

陞辭出京歷試八府中間屢沐

聖恩屢承

聖訓陞遣賞給悉踰常格臣于非斐又蒙

欽點庶吉士優渥過分銜慮靡涯臣每與士子

講學論文宣揚

皇上作人雅化備述

聖學高深

天恩浩蕩切望人材蔚起膠序振興仰應

盛世文明之運又慮年力向衰不能盡瘁抒忠

報卷

高厚私衷激切常至涕泗交頤今五月臣在通

州歲考順天監屬生童於二十八日辦理

已畢二十九日即入京城貢院定期自六



月初三日起節次考試八旗滿漢文武生

童約計月內事竣伏查學政定例學臣按

臨闕防嚴密除校試騎射不便出署臣自

陛辭出京已踰一歲今咫尺

闕廷迫欲恭請

聖安跪聆

訓誨又恐有違成例不敢自便進止徬徨莫知

所措伏懇

皇上俯鑒愚誠准臣先覲

天顏再辦試事抑或定例宜遵亦求

御批准臣試畢入

覲庶犬馬依戀之心得以少安為此具摺恭請

諭旨臣不勝戰兢悚惕之至謹

奏

此時不必試畢出闕臣

從旨順天等處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臣

吳其謹

奏為請

古事伏念臣一介庸愚仰荷

皇上特恩昇以視學重任自上年四月

陛辭出京歷試八府中間屢沐

聖恩屢承

聖訓陞遷實給悉踰常格臣于北堂又蒙

欽點庶吉士優渥過分銜感靡涯今五月臣在

通州歲考順天闈屬生童于二十八日辦

理已畢二十九日即入京城貢院定期自

六月初三日起節次考試八旗文武生童

約計月內事竣伏查學政定例學臣按臨

闕防嚴密除校試騎射不便出署臣自

陛辭出京已踰一載今咫尺

闕廷迫欲恭請

聖安跪聆

訓誨又恐有違成例不敢自便仰懇

皇上俯鑒愚誠准臣先覲

天顏再辦試事抑或定列正主亦足

御批准臣試畢入

觀庶犬馬依戀之心得以少安為此恭摺請

旨謹

奏

應遵例先行考試事畢出閣陛見可也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吳翼謹  
奏為請加八旗原增額數以廣

皇仁以弘作養事臣一介迂儒荷蒙

皇上特恩視學畿輔於七月內按考八旗滿洲

蒙古漢軍生員盡心閱卷擇其尤者照例

選拔貢生其餘優等佳卷亦多人文極盛

仰見我

國家壽考作人英彥蔚起八旗被化尤為親

切以故文風彬郁日盛月新而八旗士子



近復沐浴

恩膏給糧免差得以安心肄業無不歌頌我

皇上樂育振興倍加鼓舞但臣查學政定例直

省各學廩膳增廣生員府學四十名州學

三十名縣學二十名而順天府學為首善

之地廩增各八十名今查八旗童生入學

額數倍於外府州縣而原增額數不但不

及順天并不得比於外府州縣似乎為教

太少仰請我

皇上勅下該部將滿洲蒙古漢軍生員俱令比

照府州縣之例各加廩膳增廣額數不特

中外膠庠均平一體而八旗寒畯亦益以

廣被

皇仁感激思奮矣抑臣更有請者向來選拔貢

生漢人俱得分班補授教諭或由教習考

授知縣及選官後一同科甲列為正途例

得考選科道等官

恩至渥也今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雖選選拔

從無補授官職之例仕進無階深可憐憫

伏乞

皇上一視同仁嗣後八旗拔貢或比照舉人之

例或另議優叙之法俾得同登仕籍則八

旗士子人人篤志向學共感

洪慈於無既矣臣仰體

皇上愛養人材之至意敬陳管見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九八四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吳襄謹

奏為敬陳滏水利弊以達民情事臣按臨畿

南經過南和邢臺等縣沿途壠麥菁蔥田

禾穎秀風景與南省無異詢之居民皆云

聖天子御極重農勸耕地方官吏興復水利通

渠開溝設法澆灌又連年叨荷

洪恩雨澤霑足五穀豐收小民得以優游隴畝

盡力耕種等語臣遍歷順德廣平等府

公務之暇咨訪風土因知畿南有滏陽河

一道為利最大近被磁州建閘遏塞上流

其為害亦非淺也臣按滏水發源河南彰

德府之磁州流入直屬各州縣合諸水抵

天津入海凡廣平順德正定河間諸郡之

米鹽芻豆無不藉以轉輸沿河之地畝田

園無不賴以灌溉而且河南山東之百貨

運載船戶脚夫資以養活者不可數計自

邯鄲以達直沽農商受滏水之利由來舊

矣不料磁州之民倚據上流攔河建閘橫

截滏水以致河乾地裂苗枯莫救每歲商

賈不得已釐金買水磁民益踞利藪填塞

加堅涓滴不漏自三月上旬種插需水之

時集眾閉閘至八月中旬秋水漲溢壩閘

齊開下流時遭湮沒臣每遇順廣士民訴

說磁州建閘截水之害情詞激切無一刻

不仰望

聖明洞察民隱立法以除積弊也臣聞邇日直

隸撫臣欽奉

上諭遣官勸農稽查水道滄水利弊自必留心

籌畫臣以承訪輿論不敢隱蔽具摺呈

奏伏乞

皇上勅諭直隸河南撫臣會同勘議酌定日期

輪流放水特委河員專司啓閉俾田疇得

以灌溉貨殖得以流通直屬萬民永沐

聖主恩膏於億萬世矣為此具摺上瀆

宸聰謹

奏

知運了保不知才開建自何年道便喜開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臣  
吳襄謹

奏為敬陳滄水利弊以達民情事竊臣按臨

畿南適歷順德廣平等府公務之暇咨訪

風土因知畿南有滄陽河一道為利最大

近被磁州建閘遏塞上流其為害亦非淺

也臣按滄水發源河南彰德府之磁州流

入直屬各州縣合諸水抵天津入海凡廣

平順德正定河間諸郡之米鹽多且無不

藉以轉輸沿河之地畝田園無不賴以灌

溉而且河南山東之百貨運載船戶脚夫

資以養活者不可數計自即即以達直沽

農商受滄水之利由來舊矣不料磁州之

民倚據上流攔河建閘橫截滄水以致河

乾地裂苗枯莫救每歲商賈不得已釀金

買水磁民益踞利藪填塞加堅涓滴不漏

自三月上旬開閘至八月中旬秋水漲溢

始滿開齊閘下流時遭湮沒臣每過順廣  
士民訴說磁州建閘截水之害情詞激切

無一刻不仰望

聖明洞鑒民隱立法以除積弊也臣以來訪輿

論不敢隱蔽具摺呈

奏伏乞

皇上勅諭直隸河南撫臣會同勘議酌定日期

輪流放水特委河員專司啓閉則直隸萬

民永沐

聖主恩膏于億萬世矣為此謹

奏

知道了但不知澄陽之開建自何年題便查奏

以聞



九八五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吳其謹

奏為遵

旨奏明事

皇上隆恩視學畿輔雍正二年四月錄送文武

御試事竣出京而奉

聖諭令臣留心地方事務不時摺

奏臣不揣愚昧於本年六月以河南磁州建

關壅塞溢水一事具摺蒙

御批知道了但不知此關建自何年隨便奏聞

欽此臣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如日月照臨無隱不燭臣從前

並未查明年月粗疎已極不勝惶悚近訪

得此關建自前明萬曆十五年有碑紀載

今年二月又建新關一座臣思上流建關

益多下流勢必益涸但兩省地畝均藉溢

水灌溉今建關日久未便毀除宜於需水

之時設法流通上下均沾其利伏乞

皇上敕諭直隸督撫從公酌議或限定日期輪

流啓閉或照減水填之法於關上分水下

流不許加板遏絕并請委撥河員專司其

事庶兩省居民共息爭憤畿南千里永沐

皇恩於悠遠矣臣為此摺

奏伏冀

皇上睿鑒謹

奏

九八六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日吳翼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臣家人齋捧

欽賜荔枝一瓶到正定府臣出郊跪迎至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庸陋屢沐

皇上天地高厚之恩拔擢頭加賞賚無算每荷

隆恩輒感激戰兢莫知所措茲以具摺恭請

萬安仰蒙

御批復



頌珍果色分赤玉昭

聖德之當陽味沁瓊漿屬臣心之似水

御香遠馥瑞露偏多豈特適口為禁自覺捐軀

難報惟有彌堅清節益砥廉隅竭養之

餘生荅

栽培之大德為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和近丁教等生於不肖者正身主其不可袒護此  
臣亦非此語也幸連不暇自存辱奉命在案查考  
下皆不能別別明忠忠完府不能相備也臣私也  
惟知不及夫勉之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日

吳翼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臣家人齋捧

欽賜荔枝一瓶到正定府臣出郊跪迎至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頌誌伏乞 聖 旨 俯 准 屢 沐

呈上天高地厚之恩 宸 庠 類 加 賞 賚 無 辱 毋 荷

隆恩 輒 感 激 戰 兢 莫 敢 仰 措 茲 以 具 摺 恭 請

萬安仰蒙

聖恩 從

頒 珍 果

御香遠縹緲 露 偏 多 進 侍 適 口 為 崇 自 覺 捐 軀

難 報 惟 有 湖 生 清 節 益 砥 廉 濁 竭 葵 葵 之

餘 生 答

栽培之大德 為 此 繕 摺 恭 謝

天恩 謹

奏

爾等督學之任 教 導 士 習 是 乃 專 責 惟 當 以 端

嚴 持 正 為 主 切 勿 涉 於 偏 袒 姑 息 如 張 廷 璐 之

牽 連 不 能 自 保 向 日 虛 譽 何 益 當 下 實 害 難 免

皆 由 不 能 甄 別 賢 愚 不 克 寬 嚴 相 濟 之 所 致 也

雖 悔 無 及 勉 之

九八七

奏 為 恭 謝

大恩事竊 臣 庸 材 末 秩 荷 蒙

皇 上 隆 恩 拔 置

禁 近 官 階 屢 晉 賞 賚 頗 加 奉

命 視 學 遭 際 光 榮 固 已 感 激 無 涯 萬 難 報 稱 矣

前 於 正 定 考 著 接 閱 邸 抄 仰 見

皇 上 加 恩 會 試 舉 子 正 榜 之 外

特 賜 閱 卷 中 式 臣 第 三 子 吳 兆 雲 列 名 續 榜 不

勝 驚 悚 本 月 初 五 日

殿 試 傳 臚 復 蒙

欽 賜 第 二 甲 第 二 十 一 名 進 士 臣 聞 之 感 激 戰

懼 莫 知 所 措 伏 念 臣 子 兆 雲 幼 齡 茹 苦 與

臣 出 入 相 依 者 二 十 餘 年 文 業 粗 通 倖 叨

甲 第 父 子 銜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日吳兆雲謹

恩縱捐糜頂踵實難仰報臣不揣愚昧謂臣子

私情不敢於

君父之前少有隱蔽伏懇

皇上俯念臣子賦質愚懦吏治未諳若得讀書

中秘俾臣衰老餘年得與朝夕相依共效

駑駘少備驅策臣父子有生之年無非報

恩効力之日耿耿愚忱并懇

皇上寬宥矜憐不加重譴則

天高地厚之恩生生世世感戴靡窮矣為此具

摺恭謝

天恩臣不勝感激戰慄之至臣謹

奏

知道了

九八八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吳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雍正二年十一月現在歲考保定

府生童接閱邸抄見臣子兆雲荷蒙

皇上欽點翰林院庶吉士臣悚惕戰懼莫知所

措隨於考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欽惟我

皇上泰運維新

乾綱獨握

崇儒重道綜千聖之心傳

籲俊求賢綿萬年之大統廣開

恩榜慎選詞林嚴薦舉於卿班試藝文於

御殿小臣新進仰希



聖度之包容多士彙征早荷

皇慈之拔擢臣于北堂天資庸闇學識空疎

邀

高厚之恩附列清華之選一門膺

寵千古希聞伏念臣哀邁無能遭逢非偶親受

聖人之教謬承

明主之知查沛

洪恩曲全名節每懷

天語輒凜愚衷茲復父子沾榮敢不犬馬効力

臣惟有實心奉職不敢萌纖毫欺罔之私

令臣于奮志讀書庶少答

大造生成之德孤忠自矢沒齒難忘為此具摺

恭謝

九八九

天恩伏祈

睿鑒臣不勝感激戰慄之至謹

奏

提督順天守備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吳良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家人齎

捧

欽賜哈密瓜一枚至保定府臣跪迎進著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願訖欽惟戎

皇上德合苞符

恩同恬恃

頌上方之異果與手充嘗

渥天府之瓊漿洗心益潔念

隆恩之方至驚

異數之頭來豈惟口腹是甘實懼涓涯莫報

寵榮已極惶悚彌深自不勝感激屏營之至為

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知通了

九九〇

提督順天府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吳表謹

奏為請

旨事臣蒙

皇上特擢視學畿輔本年四月錄送御試事竣

出京向奉

聖訓諄諄告戒臣夙夜兢兢惟恐隕越今考過

順德廣平大名正定保定五府現在按試

河間伏念畿輔近地與外省不同臣感戴

天恩亦較諸臣倍切茲遇雍正三年

元旦令節普天同慶萬國來

朝臣近在河間適當封印之時少緩校閱之

事願向在廷諸臣趨蹌拜手一體

慶賀況臣自離

闕廷幾歷周歲莫得瞻仰

天顏跪聆

聖訓庶犬馬依戀之忱藉以少慰伏乞

九三六

皇上准臣來京

朝賀寶為

恩幸且不勝懼忭待

命之至為此具摺恭請

聖旨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今歲免禮不必來京



九九一

從督順天等處學政司副官送右注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英義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二月二十日臣蒙

恩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此在永平考署具摺

恭謝

天恩奉

御批覽奏謝知道了勉為之欽此又蒙

天恩賜臣蓮心茶二瓶臣家人恭捧到署隨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庸陋遭際

聖明視學以來深懼顛危屢蒙遠轉忠踰常格

復蒙

皇上特賜訓言并頒異味日何人斯叨茲

優渥恭承

聖諭仰體

聖衷無非勉且公忠勤且勤恪臣非木石無知

敢不犬馬自効惟有竭盡愚誠整飭學校

水鏡自矢以仰副

聖主教育人材至意為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知道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義

恭為恭謝

天恩事 臣按試永平府於二月二十九日抵署

接閱邸抄見吏部補授侍讀學士員缺一

疏奉

旨吳義轉補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照陞補翰林

院侍講學士欽此 伏聞

命之下感激悚惶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 臣猥以庸愚邀叨侍從際

盛世文明之運受

聖人教育之恩恪守

訓言勉司學政深懼隨越時切戰兢乃蒙

皇上栽培曲至有如天地之生成

軫恤彌周不啻父母之顧復踰等遷秩破格

垂恩巨感極涕流莫知所報惟有竭盡愚誠力

行教化倘得文風士習漸次轉移不致負

聖天子振興學校之意 臣雖捐糜頂踵何所愛

惜為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跪覽奏謝知道了 勉為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義

奏為恭謝

天恩事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接禮部到付

頒發

皇上欽賜

聖諭廣訓一本

御製朋黨論一本

上諭一本到 臣永平府考著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 我

皇上治協重熙

慶流交泰廣

聖祖覺世膺民之訓由錫無疆歟

御製同心一德之謨寅清共勵

明徵定保發君咨臣儆之艱難

建極敷言期大法小棄之翊贊

昭垂萬宇若日月之著光華煥揚千官儼風

霆之行渙汗臣竊心翰跪與手迴環

恩綸下逮於儒臣

賞賚得同於大吏自偏微分深慙

天寵之逾涯士競求觀成謂曰榮之已極從茲

宣揚

誠諭共凜援私植薰之非忠刊示膠庠期得正

士端人以報

國普天率土人人懷敬靡靡序之心久治長

安世世遵正直蕩平之路臣謹奉為至寶

傳及于孫不勝忻幸感激之至為此具摺

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和通了

九九四

臣吳襄謹

奏臣於雍正三年九月初二日恭趨

圓明園入覲

天顏荷蒙

恩賚感激懼忭情不自已嗣是歷試畿南至冀

州考院家人齎捧

欽賜御書福字到署臣謹出城迎接望

闕叩頭祇領訖家人傳奏事雙全奉有

口勅不必特來謝

恩俟有摺奏再來謝

恩臣今試畢畿南六郡五州前往永平近瞻

闕廷益增依戀謹繕摺恭請

萬安并申謝悃臣自按試以來經過被滯地方

所見全活黎庶萬口歡呼咸頌

聖主好生之恩踰於覆載臣攷史冊自古救荒

從無善策蠲賑失當徒博虛名我

皇上以愛民之實心行愛民之實政一聞災祲

宵旰焦勞稽核有方施受無弊精誠上格

甘澍應時遍野菁蔥麥秋在望此皆我

皇上保民如子之心多方軫恤俾百萬待斃之

飢黎咸獲再生如逢樂歲

聖慈溥洽曠古未聞且自慙庸拙無以仰贊

國計惟有嚴飭諸生不許阻撓賑政偶有犯

法立即革懲此皆仰遵

皇上寬嚴互用之訓再四申飭以故諸生少就

約束得免罪愆至於畿輔水利昔人亦嘗

言之輒皆畏難中阻我

皇上睿識乾斷超越百代準今酌古毅然舉行

不惜帑金不勞民力條畫盡善功在必成

民生樂利遠及萬世惟是北方之民性拙

而惰謀生之策既不究心治地之法又多

惜力兼以近京腹地佔頗多居民佃種

原非恒產一切培壅耕耘率多苟簡人力  
不勤地力益瘠地廣而收薄實由於此且  
闢旗屯莊不過家人經營假若租戶力  
勤地沃收穫漸多則窺其有資暗行需索  
或加增其額租或奪換於他戶以致勤農  
亦惰熟地亦荒今水利既興旱澇有備民  
自樂於農業然必治水營田之官專司勸  
農賞勤懲惰其地界租額悉屬稽查上設  
規條下勤職業將見茲歲豐厚倉庾充盈  
西北諸省仿而行之東南輓輸亦可漸省  
固本寧邦之術平天成地之功一舉兼收  
萬世永賴矣且遭遇

聖明沾濡

德澤樂利維新慶幸曷極謹

奏

知道了可奏是詳不料及此而舉行者



提督順天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震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正月十二日 臣家人齎奉到

欽賜

御書福字硃牋一幅 臣正按試冀州隨出郊跪

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兼三立極

敏五宅中

淑氣含春申錫無疆之周祜

條風入律弘敷聖用之箕疇歌單厚以維新

莘孔皆而多益乃以

勅幾之暇猶

勤染翰之施卿雲偕湛露齊飛翽與翔鷺交

集輝煌

睿藻燦爛

天文臣何人斯叨蒙

異數三元瑞色光連聖沼之波一字嘉徵香繞

霞箋之彩擊來

丹陛揭日月而常懸捧至書帷比球琳而增重

皇慈遠渥愧承受之殊難

帝祉方隆訝榮施之已極惟有益懷精白耄齡

長沐

蕃釐世勳駕駘奕葉仰沾

景福為此繕摺恭謝

天恩臣無任懼忭感激之至謹

奏

覽



吳襄謹

奏為稽實之項宜嚴改歸之滋弊實甚請  
旨飭部停止以清弊端事伏查定例祖父入籍

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者准其  
應試康熙六十年部覆原任刑部左侍郎  
王景曾等頂冒寶科場之大弊一疏議得

從前直隸項名冒籍進士舉人貢監生員  
以部文到日為始限兩個月內許其具呈  
自首申報禮部查明改歸原籍肄業如過  
期不行呈首被人告發者照革文送刑部  
其項冒與受之人俱比照假官例治罪併  
通行直隸各省照此例遵行本年十二月  
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查冒籍改歸原籍以杜絕頂  
冒不知此例一行頂冒更甚即如江浙楚  
豫等省童生進學人多額隘較之北方其  
難百倍今准其改籍改姓移咨原籍注入  
學冊勢必通同作弊以甲頂乙南北更換

情同販賣又准直隸各省照例通行以致  
各省貢監生員紛紛混改莫可稽查甚至  
同省異府同府異縣里居密邇亦令改歸  
竟以僻地之窮矜頂與大邑之富室止憑  
一紙呈詞早已功名入手朋奸舞法滋弊  
無窮伏查奉

旨欽遵之例原以兩月為限今自康熙六十年  
至雍正三年禮部仍准呈行咨明與議定  
之例自相違悖若非奸棍營謀胥吏朦混  
何以兩月之限行至四年猶不止息且請  
嗣後童生應試入籍二十年以上照例收  
考如順天之大宛兩縣文武童生責令有  
司審音原生保結入籍有據始准錄取其  
已中式之進士舉人照遠省紳宦不許寄  
居外籍之例永住京畿不得假託回籍蓋  
邦畿為

帝王之都萬方歸極與入籍他處不同正宜士  
子日多衣冠日感仰末

聖天子之德化若令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已經

入籍者一概改歸禁其子弟就試亦屬偏

私狹小之見况改歸不已頂替叢生冒濫

名器為害實大伏乞

皇上勅部遵守定議不得任意行咨其兩月限

外已經咨改之人作速行文原籍逐一清

查履歷取具地方官印甘各結報部存案

庶頂替之風少息而冒籍之弊亦清奸胥

神棍無所施其伎倆矣伏懇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九九七

內閣學士臣吳良謹

奏曰欽遵

諭旨舉出刑科給事中臣劉運謝江南進士素

行醇謹辦事亦明白據所知密摺薦舉

仰祈

皇上睿鑒謹

奏

九四四

九九八

內閣學士臣吳良謹

奏為請定拔貢

廷試之期以昭盛典事欽惟我

皇上勤求至治樂育賢才視古帝之闢門額俊

規模益加宏遠

御極以來登明選公增科廣額保薦屢舉內外

悉荷甄陶考驗類行微末均邀采錄凡所

以弘開賢路鼓舞振興者無非欲得人才

以脩舉百職嘉惠萬民而收用人之實效

也至於拔貢一途慎選文行兼優之士

國朝定制與科甲一體擢用從前或十餘年

或二十餘年始一舉行我

皇上加意作人廣求俊乂每逢六年選拔一次

皆送到部聽候考驗現在到京貢生仰荷

聖恩校試等第悉令引

見一介寒畯得以仰觀

天顏寵遇之隆從古罕觀又蒙

皇上隆恩量才任用其肄業太學者設立課程

厚給衣食登進既踰於常格體恤復極其

周詳一時山陬海澨之士莫不感激奮興

交慶遭逢之榮感也臣愚以為選拔之制

既經定限六年而

廷試之期亦宜預定月日緣各省道路遠近

不同學冊報部遲速不等現今拔貢到京

者不但各省參差即一省之中亦復互有

先後先至者不免守候為艱後至者恐以

遲延規避皆由未定期限遂致不能齊集

臣查考貢舊例以四月十五日為

廷試之期其一切事宜備其

大清會典最為慎重伏乞

皇上勅部詳議酌定

廷試日期通行遵照嗣後每逢六年直省選

拔一週令學臣先期起送貢生依期赴京

如有學臣違誤限期及貢生臨考無故不

到者一併定議作何處分如此則試期既

經畫一到部不致參差合十五國之貢士

至期雲集於

闕廷禮臣照例恭請

皇上欽命大臣典司銜校試其學業驗其材品

分別次第恭候引

見恩加選擇從此仕途日廣人材日興諸生成

奮於功名多士益充其經術而

聖朝掄才之大典永昭垂於萬世矣臣自慚愚

昧敬效芻言不勝悚切之至謹

奏

內閣學士 臣吳襄謹

奏為酌定考試童生之例以專責成事竊惟  
 府州縣考試童生乃士人進身之始理應  
 慎重但府州縣官有逐日應辦之事無暇  
 專心閱卷或至假手幕客任意去取革率  
 完事以致童生視為具文不遵約束濫冒  
 混擾百弊叢生皆緣守令案牘紛煩間或  
 差委公出而試卷多者動至數千實不能  
 分身辦理專一閱文也臣查教職為學校  
 之官課士衡文是其專責我

皇上振興文治慎選學官列職膠庠者悉由進  
 士舉人恩拔歲副貢生出身又經督撫學  
 臣驗看考試文理明通似可專委以衡文  
 之任請嗣後各州縣考試仍赴州縣報名  
 造冊印卷各府考試仍由各州縣申送至  
 考試之日該府州縣官照提調官例該教  
 授學正教諭訓導官照考試官例封鎖考  
 院嚴緊關防收卷時揭去名簽彌封卷角  
 交送該教官秉公校閱酌定去取仍交該

府州縣官折號填案如該教官評閱錯誤  
 及有徇情受賄等弊該府州縣官查明據  
 實詳報各上司審究叅處且令學臣於按  
 試時閱童生試卷之優劣以驗教職學問  
 之淺深分別勸懲以示鼓勵如有府州縣  
 考居前列而院試文理不通者該學臣照  
 例提查原卷詢明濫取情由一併  
 題叅如此則守令有分勞之員得以專辦公  
 事教職有衡文之責益知恪守官箴而童  
 生於進身之始亦不敢視小試為具文混  
 冒徼倖致啟浮澆之習似於官職士風均  
 為有益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臣吳士玉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竊臣自京師歷山東中路江南安廬

鳳以抵江西凡經過地方官負賢否亦留

心咨訪但多得之傳聞未必盡能確實又

行路匆匆未及訪聞之處尚多至江西闡

中十三房考官除鄰省教官一官外十二

官皆本省知縣辦事優劣一一深知其省

城大小各官亦得其為人大概臣謹就前

後見聞所及為我

皇上陳之直隸涿州知州楊永斌聞其有才幹

民多感激阜城縣知縣王游善用滾單催

科有法景州知州胡春老成忠厚民亦相

安山東德州知州陳尚武詞訟皆着兩造

自拘到官即時審斷民無拖累滋陽縣知



縣劉國英會黜無厭民怨沸騰鄒縣知縣

千斐民亦有怨誓江南宿州知州董鴻圖

勤于民事捕蝗有法合肥縣知縣李司槎

辦事有才廬州府城該縣獨力修整完固

不費公帑定遠縣知縣高澤引城樓倒塌

不堪政務恐多廢弛其各處大吏地方口

碑大概說好而兩江提督查弼納直隸巡

撫李維鈞聲名尤為超卓者也江西房考

官有安仁縣知縣李登瀛鄱陽縣知縣李

汝霖寧都縣知縣李治國三官皆才具敏

練辦事勤謹宜黃縣知縣胡虞繼瑞金縣

知縣任灃俱能識文字而胡虞繼較為勤

恪清江縣知縣魯宗懋亦勤于辦事有永

豐縣知縣黃文虎上饒縣知縣倪見龍永

寧縣知縣張曉三官俱嫻惰糊塗似非州

縣之才而張曉尤不識文字臣又訪聞李  
登瀛李汝霖二人居官俱有操守李登瀛  
吏治精勤民安盜息李汝霖能釐奸剔弊  
但過于嚴急李治國亦能革除一切陋規  
但到任未久此三員才守似皆有可取者  
惟

皇上垂意察訪之李登瀛係臣壬辰科分房所  
取素識其老成忠實今居官盡職臣不敢  
以避嫌隱默有虛

皇上清問合任嘉明江西巡撫裴緯度操守甚  
好為人亦長厚布政司石成斌小心刻苦  
辦事精勤按察司陳安策居心慈祥斷獄  
矜慎驛鹽道孫蘭必亦兢兢自好南昌府  
知府汪弘珩聞其有能聲南昌縣知縣李  
蓮人亦去得進賢縣知縣溫儀為人忠厚

能體恤民隱惟新建縣知縣劉輝祖才力  
似不及聞欲調他處小邑未知曾否調去  
南昌提兵官楊長春老成歷練聞兵民亦  
相安都司汪文鑑似亦穩當其餘武弁臣  
未經謀面無所見聞也伏惟我

皇上澄清吏治明見萬里四方大吏俱洗心滌  
慮氣象已煥然改觀惟

皇上時加提撕警覺自然大法小廉吏治蒸蒸  
日進隆古臣智識愚闇謹就一時見聞冒  
昧瀆陳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臣吳士玉謹

奏為密陳經歷地方情形事竊臣蒙

恩典試江西由山東中路江南安廬鳳至江西

省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程歷直隸河間景

州至東省州縣皆云秋成有八分新年正

月行徐州一路麥苗已出土有青色但因

連年歉收去歲被蝗自徐州宿州定遠俱

設廠賑粥合肥桐城秋收三五分不等亦

賑粥潛山太湖有六七分秋收入九江之

德安等縣云僅三四分秋收及至三月二

十五日臣自江西起程則南昌九江一帶

時雨霑足麥苗茂盛歷湖廣之黃梅及江

南所過州縣二麥青蔥彌望東省州縣以

至直隸處處皆然大約春熟皆可十分收

成蓋自江西至京三千二百里野無荒土

道無流民熙熙攘攘太平有象此皆我

皇上優勞萬民感召天和致此豐樂之盛也惟

江南之舒城合肥山東之汶上東阿俱有

蝗蝻初生如蒼蠅大易撲滅耳直隸所屬

州縣及東省東平州以北六州縣夾道栽

柳兩三年後鬱然成林矣至于各處烟墩

臣隨路細看直隸地方五里三里不絕今

添設營房山東一路舊存基址多半攤塌

今方修築亦修營房入江南界徐州宿州

俱無烟墩今正在築造桐城昔山等處向

有烟墩只是土堆今亦修築亦修營房惟

入江西境所歷九江南昌地方絕無烟墩

亦未見築造也臣又竊思道途之守望在

墩臺而都邑之環衛在城郭就臣所過州

縣城垣缺損者甚多如江南之定遠山東

之東阿直隸之良鄉獻縣俱應修葺而江

南潛山縣城垣周圍僅存半截上邊俱已

毀去詢之土人云係明末流寇拆去修安

慶城此處僅剩基址至今未曾修築此似

地方一緊要事伏祈

皇上敕諭督撫撤守土官商議設法修築其餘





定額宜容虧缺莫若以丁銀加于田畝之中一縣通計田地若干丁銀若干按畝均攤大約每畝所加不過毫釐在有產之家不覺為苦而窮民家無寸土者得免追呼其物故逃亡之徒不致貽累孤寡上不虧朝廷之帑下可甦窮黎之命為國為民莫便于此如行之海內其利甚溥臣竊見直隸撫臣李維鈞前曾題請已蒙

聖恩准行伏祈

皇上教諭江西撫臣通查各州縣田地丁銀之數酌量均攤則數十百萬窮黎善彼

洪恩于無既矣

一蓬民宜亟用綏靖也江省多崇山峻嶺與浙閩廣東湖廣接界向自兵燹後多不耕之土今田之近水者皆已耕種而高原深谷荒廢甚多各省流民因有可墾之地接踵而至租賃開墾種麻種靛種薑種烟此皆無籍流民福建人更求每當春夏之

時所在百十成群潛居山谷無妻無室棲身無所斫竹結茅蓋為蓬廠住居一處此蓬民所由名也及至布種收穫有去者有留者鳥獸獸散無所稽查往往聚眾為非聲氣聯合其勢日甚一日若不豫為之計恐養成癰疽心為地方之害然急之又恐生事端須防患于未然使隱然消弭不可以無術也臣愚以為蓬民雖無籍之徒其所墾之地必係本處土著之產莫若責令本處地主查其來歷取其同鄉甘結報縣存案今地方撫甲每月稽查出結間或縣官親臨點名如隱匿不報或來多報少者即拘地主與摠甲一體治罪此一法也其所墾之地必不相連一處或隔一里或隔二里令其蓬廠即在所墾地上搭蓋不許一處同住以分其勢勢分則力孤力孤則胆怯此又一法也其有收獲歸去者令摠甲地主報縣銷案其有情願久居者編入保甲照土著百姓應值徭役如此則來去

現在踪跡分明易于稽查更擇一善良者  
立為蓬長加以恩使其統率蓬民知所  
約束即欲聚眾為奸彼此互相牽制不敢  
一時猝發此又一法也要之防閑責于嚴  
明而包容務于寬大隨時制宜有治人而  
無治法伏祈

皇上宸諭撫臣善為調度使所屬州縣用心綏  
輯庶能為地方消未形之患而閭閻詠

長享安樂盈寧之福矣

以上二條謹就所聞真摯竭愚悃惟

皇上恕其迂疎俯加採擇謹

奏

奏為敬抒一得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惠養元元以社倉為有益民生之事屢降

諭旨務俾民間踴躍樂輸量力儲蓄誠我

臣吳士玉謹

皇上阜成兆民法良意美之至計也查雍正二年  
九卿議設社倉事宜果內輸納米石按數給  
獎有好善不倦年久數多捐至三四百石者  
該督撫奏

九五二

聞給以八品頂帶又正副社長擇端方立品家道  
殷實之人果能出納有法十年無過亦給以  
八品頂帶等因可謂體恤周詳極鼓勵獎勵  
之善矣乃數年來各省社倉多有名無實民  
間輸納多勸諭不前推原其故蓋由輸納米  
石多係殷實之家其中不無材堪器使念切  
報効之人每以輸納數多一經頂帶無選用  
之例又無准捐之條終身無由上進是以寧  
少輸而不肯多輸且有今年輸而明年不輸  
者臣請嗣後輸納社倉米石有至三四百石  
者照議奏請給予八品頂帶仍令布政司出  
給執照年底彙報戶部咨吏部註冊准其  
以本身應得品級於營田墾田事例加捐即  
用應陞如此則既開之以上進之路益足鼓  
其勸善慕義之心民情鼓舞自必踴躍樂輸  
矣至社正社副各省多於鄉民選擇充當往

往謹愿有餘才具不足且耕作之輩各謀身家豈能視公事如己事而實例又在十年之後民情易生怠玩亦恐日久滋弊查朱子社倉事日原令鄉官士人有行義者經紀其事請嗣後正副社長俱於家道殷實之舉貢生監內慎選人品端方才可任事者令鄉里公同出結保舉承充倘有徇縱侵蝕等弊分別究追如果出納有法奉行無過為鄉里所推服是即鄉舉里選中試有成效之士畀以一官或能稱職並請五年期滿不心給予八品頂帶令該地方官申詳督撫驗看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如此則伊等既有入覲

天顏之榮又不至有需時十年之久自必悉心經理勉力奉公社倉之實效以狀

國家之人材益奮矣臣才識迂陋敬抒一得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臣吳士玉謹

奏為敬籌足民衛民之術以抒一得事竊聞足民之道莫善于社倉衛民之道莫善于保甲二者人亦嘗言之然或苦其難行而目為老生之常談或奉行不善欲愛民而轉以累民欲安民而適以擾民此皆未講求其措置之方以期于盡善而無弊也臣竊嘗深思詳慮務得其切實可施行者謹為我

呈上陳之今夫地方有水旱之災饑民嗷嗷待哺難緩須臾幸而縣令通詳上司委官勘驗果否成災然後具題報荒部議請

旨往逐動經時月誠莫若社倉之預備于民間即日賑給甚便且速但良法美意在人善于舉行一則里民之貴勸諭也蓋社倉為好義之舉捐輸洎出情願非若徵比錢糧可定以額數勒以限期倘以官勢臨之則義舉戾成苦累大不便于民情夫縣令乃

親民之官痛癢皆關一體宜隨時隨地勸諭開導使各村各里齊知鄉田同井之義務躍從事不必限定捐數聽其多寡隨分或十石五石或一石五斗積少成多臨以待賑一則倉廩之宜權寄也積穀必需藏貯之所一時創行建造穀倉帶將安出或于寺觀閣房或于家祠空室暫借封貯俟幾年後設法蓋造以垂久遠一則委任之務得人也縣令董其成衙役不許與其事紳衿不得擅其權一或擅權與事則侵蝕銷耗百弊叢生宜擇村中耆老殷實之人令其專司出入縣令給印冊二本一繳縣署存查一付耆老掌管凡捐戶之姓名捐穀之數目逐一填註冊內以杜朦混猶恐浮冒不實縣令時時臨倉據冊查盤其弊自絕一則出入之當酌量也秋收成熟指穀進倉春夏米青積穀借給一出入務將確數報官倘年歲欠豐或賤價平糶將

銀收貯買穀補倉若遇水旱大災即發穀賑救按名給散實惠均沾如是則以本處之積穀賑本處之饑民無俟詳請之煩民困立刻可蘇臨荒足民其道莫善于此乃若保甲為弭盜之要務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從來盜賊竊發起于土著者固有集于外來者更眾外來之盜賊非一時猝至平日必有土著匪類勾引連絡彼得有所栖止若無窩盜之家豈能憑空而聚巨觀盜案見于章奏至有六案發覺而盜首皆此一人者豈非窩類情熟互相容隱俾得屢肆其毒乎故弭盜必先除窩而除窩在嚴保甲凡民間十戶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為總甲每戶門首懸一木牌男婦張口生理何業左鄰某右鄰某開寫明白甲長則總十戶之姓名懸一總牌于門首總甲則統保甲姓名彙成一冊名烟戶冊以備縣令查點總甲之外更立一稽查盜賊旗

逃之人名曰練提每月朔日提甲練提赴  
 縣具呈結得本里並無盜賊撰逃匪類之  
 徒甘結存案若有富匿匪類與面生可疑  
 之人并許逆行充奸淫賭博之屬許提甲  
 練提報縣立提本人并左右鄰分別懲究  
 如遇盜賊逃人緝獲先問其富家姓名即  
 提本人嚴訊并提兩隣提甲練提治以隱  
 匿不報之罪如此則人相儆而戶相誡盜  
 賊無托足之所豈能勾引藏匿相聚而割  
 竊哉至于查點保甲斷不可委佐貳之自  
 徒滋騷擾必須縣令親詣各里逐戶稽查  
 兼諭以安分守業孝悌忠信之義以覺愚  
 頑一歲兩次下鄉定以正月臘月此時農  
 功方陳正宜行之令鄉民環聚觀聽亦轉  
 移風俗之機關也若夫馬快卒以捕盜實  
 乃募盜之原汎兵本以防盜實乃藏盜之  
 藪縣令平日尤宜約束嚴明使其不敢以  
 身試法自無縱盜毒民之患夫保甲嚴則  
 富家絕富家絕則盜賊清擁衛良民而使

安其居其道莫善于此以上二者提在有  
 司之善于奉行伏祈

皇上勅諭督撫大吏下其法于所屬州縣俾斟  
 酌地方情勢各以實心遵行勿狃于積習  
 而忽視為具文勿急于見長而責效于旦  
 夕行之一二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臣仰

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至意謹竭管見冀于  
 民生少有裨益才識迂疎不勝惶悚謹  
 奏

一〇〇五 工部左侍郎 吳士玉 謹

奏為遵

旨薦舉事 臣舉得本部營繕司主事 魏 繹 係山  
 西大同府蔚州人由舉人揀選知縣奉

特旨以部屬用該員為人明白辦事勇往勤幹  
可任謹

奏

一〇〇六

臣吳士玉謹

奏為勵實學以收實用事

皇上加意作人慎重科目疊

之路兩科之釋褐者既遠

復有記名人有先行錄用或

或即

授部曹凡應舉之士旬日而登仕籍者比比

也取之博而用之勤所以重科目者如此則

應科目而待舉者可不厚自刻勵以仰副

聖主旁求若渴之盛心耶謹查會典云課士之法

頭場為體後場為用蓋首場試以四書五經

之文所以崇經術也二三場試以論策表判

欲其通知古今造於世用而文之散體駢體

亦具備于斯也乃應舉者雖間有通才而全  
場文之淹貫者實不易得風聲迫促每于經  
文章率完篇成為習慣其後場之論策表判  
又往往罕通大義未曉時務更或昧于捷頭  
款式不知體裁臨場惟憑坊刻濫本轉相倣  
倣以致勒襲雷同之弊屢經申禁終不能免  
夫經術之不明政務之不諳體式之不知一  
旦而登仕籍求其明體達用應務有餘也難  
矣揆由士子平日不務實學相率為庸陋時  
文以僥一時之倖而為主司者亦從短中取  
長僅加意于首場三藝以定高下而不暇更  
求其備也臣伏見

皇上特命大學士諸臣審定鄉會墨卷選本刊列  
頒行海內習舉業者皆得奉為金科玉律知  
所適從矣竊謂將來科場墨卷其經文後場  
亦應照例選列以示程式凡臨場坊刻之時  
務表策一概嚴行禁止庶士子知三場皆有  
實學不敢萌僥倖苟且之思臣嘗奏請以選  
刻墨卷付之鄉會試考官如或臣言有一得

可採請

初令考官於選卷時并選經文後場一體附入  
似更美臨無遺臣又伏見

皇上允臺臣請令學臣科試必用經文一篇蓋為  
士子應舉地也查向來錄科卷面例標四書

經論策表字樣請

初學臣科試時於經書外兼出論策表判一題俾

士子各見所長不拘篇數則其平日揣摩必  
皆勉力從事于實學而臨場自不患其空疎

又何至有勒襲雷同諸弊乎再查會典開載  
督學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

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等書責  
成提調教官課令生儒誦習講解務俾淹貫

三場通曉古今等語今海內士子恭逢我

皇上御製

聖諭廣訓暢呈極之數言示會歸之有極凡化民成  
俗之要修己治人之方靡不畢備遠近學宮

皆已頒發兵民人等皆已遵循伏請

特勅直省學臣恪奉廣訓萬言勒督各該學教官  
課令士子朝夕講誦即以會典所載諸書疏

一〇〇七

通謹明俾皆意喻事曉訓行恐後不特為立  
品勵行之先資亦早裕淹貫三場之根柢也  
將見通經學古明體達用之材胥於是乎出  
修之於身則為實學措之於事則為實用庶  
不負我

皇上重科目以勵人才之至意矣謹

奏

臣吳士玉謹

奏為廣敷文教以鼓人才事竊惟鄉會兩科  
取士俱以制義為首是八股之文士子精  
神才力所畢聚而風會之所關也習舉子  
業者揣摩于平日而得為于一旦鄉會試  
中式之文人皆傾心拭目爭先覩之為快  
久矣我

皇上加意作人光昭文治

特開鄉會恩科復補行鄉會正科廣中額搜遺  
卷迎避官生並加採錄二年以來異數頻  
加群材競奮而考官皆蒙

特簡登明選公從來未有又

允臺臣所請以鄉會墨卷

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彙選進呈復

命大學士等重加審定惶惶乎洵文教之極盛

也願臣之愚竊有請者海內舉業家幸際

文運光昌之會鼓舞奮發欲得鄉會中式

文誦習者不啻飢渴而禮部彙選必待鄉

會試俱竣之後墨卷流傳一時未能及遠

似不若即以選事付之考官為便且連夫

一科之風氣考官所倡導也一榜之文藝

考官所究悉也請嗣後各直省鄉試主考

揭曉後即將中式卷錄出會同學臣拔其

尤者詳慎選刻交順天府丞及各該布政

司與鄉試錄一同解部進呈一面各于本

處印發會試主考揭曉後亦即將中式卷

錄出會同禮部翰林院詳慎選刻與會試

錄一同進呈一面即行頒發如此則鄉會

榜放中式墨卷即時傳布流通海內舉業

家皆得親覽誦習以慰其飢渴之思作其

鼓舞之氣游壤窮鄉末學後進咸知稟承

一〇〇八

則做翕然同風而文教之宏敷遠暢靡有  
紀極矣臣叨蒙

聖恩嘗備負典試竊見風會之隆人才之衆興  
情之鼓舞奮發故抒一得以備採擇不勝  
惶悚之至謹

奏

內閣學士行走臣吳士玉謹

奏為謹酌考職事宜以杜頂冒以清弊源事竊

臣伏見我

皇上宵旰勵精勤求庶政治道愈備採納愈殷務

令事各得宜物各得所無論鉅細按期規畫

盡善臣謹就芻蕘一得為我

皇上陳之



一各省吏員宜照遠近省分就近考職以杜頂冒也本年四月內廣西布政使張元懷以遠省吏員亦有熟悉案件尚屬可用之材而五年後滿每因家貧無力不能赴京考職情急懇照歸農請照考試教職之例聽撫臣齊

### 集考試等因具

奏經吏部議覆准令廣西等遠近六省就近考職奉

旨遵行在案查省分雖有遠近不一而吏員均有貧富不同遠省中不能赴京考職者固多近省中貧而無力者亦不少其情願歸農者服役多年不能仰膏微祿効力一官情屬可憫其不愿歸農而又無力赴考自必百計營謀託人代考甚有以服役在官之名為射利營私之計頂責與人赴京考職者在督撫備例給咨先期報部在內部據咨狀考勢難稽查假冒頂替種種滋弊臣愚以為給咨赴部易滋弊端就近考試可杜頂冒請嗣後各省役滿吏員除在京書吏并直隸一省附近

京師仍照舊例給咨赴部考職外其江浙等省俱照廣西等遠近六省新例令各該撫每年齊集考試所考試卷封回送部與在京考職吏員試卷一體較閱分別等第仍將品級執

照一併咨發其各省考試時務令嚴行稽查毋得虛應故事倘有假冒頂替託人代考等與事發照例分別議處如此則近省之貧而無力者不至頂冒滋弊而吏員之材有可用者皆得自効寸長矣

一監生考職其不能應考者宜照常平倉例就近捐納職銜以清弊源也查各省監生每年例由國子監及各該撫取具文結咨送吏部考授職銜歷來頂冒代考積習相沿雍正六年八月內經吏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勵廷儀條奏監生考職照科場之例

欽 點閱卷官自定於首院考試並請照八旗佐領及各省廩生保送童生考試之例令出結京官赴場識認以杜倩代頂替之弊法至善也但立法固期除弊而絕流莫先清源各省監

生中文理優通者十不過二三文藝荒疎者十常七八既苦於文藝荒疎不能赴考復深

巧令森嚴不敢倩代而考試時又例取同鄉京官印結令其赴場識認在京官有親肯於素未熟識之人冒昧出結則雖親身到部多有不得與考者是以雍正六年定例之後赴部考職者不過二百餘人部臣不得不

奏請暫停考試此外雖有捐納職銜之例而道

路隔遠者又以微末職銜憚於親身赴捐一過包攬則所費浮而又難以憑信遂多觀望不前且請嗣後監生考職除文理優通情愿赴考者仍照定例考試外其文藝荒疎實在不能考試者請照常平倉捐納監生之例即於各該州縣按其品級定以穀石數目就近

交納捐授職銜令地方官出具倉收布政司按季造冊詳報戶部換給執照仍知照吏部註冊以憑銓選如此則捐職既便倩代頂替之弊自除而於倉儲亦有裨益矣

一〇〇九

以上二條謹竭愚懇深慚管昧倘有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謹

奏

奏為遵

旨密陳事竊查雍正六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諭官有罰俸案件有紀錄者例准抵銷無紀

錄者雖有加級不准抵銷但紀錄既准抵銷

降級案件則加級亦可改為紀錄抵銷罰俸

嗣後在京八旗武職官有罰俸案件如有情

應將議叙等項加級改為紀錄抵銷罰俸者

著准其改抵惟特恩膏加之級不准改抵欽

此欽遵在案是八旗武職官有已蒙

恩旨俱得以加級改為紀錄抵銷罰俸矣至於

文職各官其在直省外任者事務殷繁降

臣吳士玉謹

九六〇

一〇二〇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臣吳大文謹

奏為遵

旨舉薦事今舉得候選知縣嚴洪係浙江湖州府烏

程縣人為入誠實辦事勤慎現任水利營田効

力謹

奏

六年五月

命往河南試用六年六月內奉

旨以直隸沿河知縣遇缺補用六年七月日直隸知縣



罰案件甚多不應令其改抵而在京部院等衙門文職官自罰俸之案尚少非若外官之比如有加級而無紀錄不能抵銷罰俸則部院司廳各員及小京官等需俸祿以給養贍者未免內顧之虞臣請

皇上普被恩施嗣後在京文職官自有罰俸案

件亦照在京八旗武職之例除

特恩賞加之級不准改抵外其有議叙及捐納

等項加級情愿改為紀錄抵銷罰俸者准

赴該部呈明該部即改紀錄註冊將罰俸

之案抵銷如此則該員所加之級俱足以

濟一時緩急之用而全俸可食內顧之虞

可免在京文職官負均沐

皇恩於無既矣如或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特降諭旨勒部施行謹此密

奏

一〇二一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臣吳廷樞謹

奏為遵

旨密陳事欽惟我

皇上軫念民休勤勞宵旰民利必興民害必革固已

福被蒼生恩流四海矣但有積習相沿因循未

改者臣仰體



宸衷下訪民隱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見各省大小衙門遇有公事需用物件

無不出自民間在潔已愛民者給發官價採買

仍不累及小民而貪鄙之員則恣行科派凡一

應工料食物器皿等項有一項設立一項總甲

支值官府名為當官所有需用之物票著總甲

從各舖刻期即繳因而總甲串通奸胥蠹役以

當官為名從中漁利或借端多派運回私室或

指官嚇詐婪財入己即發官價亦必低潮折扣

十不償五奉法小民惟有隱忍更有甚者百工

技藝傭工人等多係貧苦之家缺一日之工即

少一日之食而官府固恤民艱凡工作匠役亦

必設立總甲派定當官某月則某人當某衙門

以次輪轉伺候督工則呵叱鞭笞工食則遲延

短少因而總甲胥役設立貼差名色其有不敢

赴官者勒令出銀幫貼官符一出差役紛馳魚

肉小民莫此為甚臣請

勅諭各省督撫嚴飭各屬凡有需用務必依條持價

現銀辦買凡有工作亦必量工計食隨時給發  
若有仍前設立當官名色以及各項總甲以滋  
民累者立即指名題參從重處分并令各衙門  
勒石嚴禁以垂永久如此則弊絕風恬民皆樂  
業矣臣不揣愚昧敬獻芻蕘如果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內閣大學士補奏

翰林院編修臣吳其震謹

奏為遵

旨保舉事今舉得本年批選

命往江南候補教諭吳○泰○聖○池州府青陽縣人

丁酉科舉人為人居心誠實見事亦明係

臣同族謹

旨據實為舉謹

奏

一〇三

翰林院編修臣吳廷熙謹

奏為遵

旨舉薦事臣舉得藍生辭○措○係浙江湖州府歸安縣

人為入誠實亦有才能謹

奏

一〇二五

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秉正謹

奏為遵

旨薦舉事臣舉得現任雲南廣西府知府周瑛○係

紅旗漢軍為人謹慎辦事勤敏為此謹

奏

一〇二四

廣州左翼副都統降一級留任臣吳和譯

請

皇上聖鑒

獲長峰奏：摺中

一〇二六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加二級臣吳家駉謹

奏臣欽遵

諭旨保舉得湖北黃州府教授彭士簡○湖南衡州人

辛丑進士年力強壯才守並優臣謹

奏